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一〇三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9 787533 306151 >

EB25/01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一〇三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開本 52.625印張

1997年7月第1版 199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

ISBN 7-5333 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一〇三冊目次

集部·別集類

嵩陽集七卷

〔明〕劉繪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三十七年方顯刻本

..... 一

王氏存笥稿二十卷

〔明〕王維禎撰
杭州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三十六年刻本

..... 六一

天山草堂存稿六卷

〔明〕何維柏撰
中山圖書館藏清沙溶何氏鈔本

..... 二五八

大司馬鳳岡沈先生文集四卷

〔明〕沈良才撰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藏清鈔本

..... 四三六

陳文岡先生文集二十卷

〔明〕陳棐撰
山西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九年陳心文刻本

..... 五三七

嵩陽集七卷

〔明〕劉繪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三十七年方顯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嵩陽集無卷數》提要

嵩陽集序

余以丙辰歲數嵩陽劉大猷別而東之三易星序
往如迅颺長器玄子由所製稿驚言焉余惟弱齡
同嵩陽筆硯兼斯鄉薦列而被提掖之好不可以
辭也序口淳濛已披業雲宜興風什微眇麗音互
興漢魏晉李唐以來諸名家之外無濫選焉蓋常
寂在中則言焉必應應而非會則雖高不行矣此
其詩賦之所以泄於天而未易強也

明興化軌弘宣釐胡元之靡而詠意潛溪正學文貞
以迄李何馬呂王浚川諸公各為一時鴻業傾企
云嵩陽慧心妙悟洽覽淵開雍華苑之榛莽綜往
哲之上乘孕瓊吐璣流敷采於綸局而論事有掀
髯之激枰彈權近補蜀之重慶守民士救寧遠有
烈勲竟以觸諫蒙抑於富國焉歸而卜清曠之宅
耕汗腴之墟課厥二子振藻之暇鑿坏結巖棲心
俗外風湍露壑營瀟暢情雖誦老驥志在千里每
舍蕭理孫扼腕之咤而喜客以敵樂佐酒懸炙迄
舟握聿揆詩而宜袁則白傳晏元獻通脫開雅之
風致也故負逸氣者有真放而專精文字之業者
必矚於不朽嵩陽之發為賦若詩若雜體也或以

欣鉅平戀

廟朝或以有所鬱結而通其緒或以撫景訓物而發
傾倒之真要皆應而會者至其辭之精博而俊敏
也如旋波移光靡類賦理翠黃緒白騰驚迅驟如
芙蓉噓紆之津緝錦艷艷以悅人如瓊堂閨室之
與六瑚八羽之為貴如連牙握節指顧騎士而屈
盧之矛水犀之甲咸錚錚以條理此蓋嵩陽之餘
與諸作者相為競名嗣徽矣然其洞觀林蟻八達
之軌極意五嶽奇域之外而杏非感足申脰顧軒
慮輕之傷則所謂求平大道而無所寓焉者非邪

余曰古人遭時則以功達其道不遇則以言達其
才故否泰不窮以嵩陽之才之繼而當燕越七轡
之會若辟命而起將借功於練畫者非尺蠖可量
矣而嵩陽無是念也他文集若干卷曰薄遊耽耕
一時取適之所為作也故為序

嘉靖歲在戊午夏六月之吉吳皋瑜時撰

嵩陽集

汝南劉繪著

賦

燕臺賦

覽天都之赫奕快飛龍之重葉肅文修而武據覽休
命兮優渙幸函夏之昌運綴文物而曳蹠瞻玄枵之
上樞挂北斗之葉葉與王之瑞寶已徵冀方之神錄
乃接猗彼高臺置金煌煌昔耀伯業今表皇疆懷茲
盛圖徘徊四望瞻乃遺跡雲湧榛荒憶賢王之樹怨
悵孤立而寡與慘先烈之崩塞卧棘塗而匪處嗟召
公之開國推經營之洪緒中心怛怛夢寐豪雄弓旌
載馳車馬四通千金駿骨冀羣乃空擁篲清塵烈彼
賢風劇辛自南轅轍自東驅羣策而來聚連突騎以
耀武跨營丘以涵憤破七十之櫟櫟拓漁陽之廣輻
握玄王之靈宇威秦楚以交臂遂亢名于前古迺今
神帝肇基功績莫比九有一衷胡越伊邇邁千載之
黃唐陋一隅之黑子若乃瀾池巨海南峙恒山拖以
遼左遮以桑顏搜江淮之漕渠距宣大之複關北臨
代以俯趙南控夷而攝蠻趙符不足表瑞燕王何足
為艱武格長安文表伊洛制佚周令法彥漢約鑠鑠

倚崑洞之靈羽兮抱清心以逍遙金火之秀質兮
矯雲雪於烟霄性高潔以不羣兮騁逸志於廓寥
世塵之淖滓兮寧鳴陰而避囂於是雌一雄射精
千年飲松丹水食于芝田聲必唱和飛相後先驚風
迴首流霧竝肩翻曉月而共步凌夕氛以雙眠纖趾
踵其逗節霓裳顧其踟躕乃若擇幽是栖遙翔乃集
角睐而依翫影斯立紫蓋交橫丹矚駢戟風綰難加
雲羅罔及於是朝蓬壺以飡霞暮青田以吸露飄然
一舉千里迥乎而無驚驚今夕何夕子何來斯金衣
慘澹玉羽披離鳳踰吊影龍躍自羈刷無宛轉頓乏
權奇墮龍胎于欄檻滯天步於階街嘆落落以分形
苦悄悄而不偶聽松風以側頸窺雲空以躡首依巖
擇以歛機印綠苔而停趣豈海風之播盪阻健翮以
難還度九華而墮月雲瀾瀾以間關抑挾仙之見惠
乃暫謫于人寒去玉臺之遠絕望帝閣而難禁態倖
倖以自矜魂推推以誰伍吮黠黠而不鳴翅脩脩以
勸舞風冷冷而入帳月盈盈以當戶肯卑鷺鷥之栖
梁而失鷓鴣之玉樹于斯時也今歲無華表之歸巨
君斷射的之箭飛雲縱轡其無踪渡海傳書而難見
吁悲哉曠士不逢世寡知心寤寐靡靡修素襟

池戲翼有類斯禽當輒嘯歌誰懷好音

榮樂賦 併序

昔潘安仁八徙官至博士未召拜辭居洛中自
謂拙于仕宦時以輕軒御母游于郊野賦閑居
以遂情焉夫岳也誠樂矣獨注意于巧拙是猶
問于求仁之旨也何則鳥乘風而遠翔木向日
而含忻是故宦達榮寵非人情之所樂趨乎君
子視之或時違勢沮志願耿耿不然則于居正
之義枉尺而直尋于是抱韞玉之美抗千仞之
節甘貧賈道以自適豫若遭明時風休濤清朝
野一情賢能稱官苟負才藝足以自見孰不欲
畢耳目之用竭當年之力外襲珪組之華內顧
同胞之育哉繪生六齡殞其所天太夫人鍾撫
而守之愷悅貞素懷天諒之志訓繪登韓應龍
榜進士十又一年叨拜太守領重慶府應賴金
章丹朱其輪可謂榮矣巴渝風土與洛相通白
魚青笋供朝夕之養園囿池亭宣伏臘之和樂
亦無有之也於是履素慎饒以宅天符屏營典
章以待進退巧也拙也又莫庸心論之即於感
王陽叱車七馬轉轍神由遠負立吾行悲賢哲

用志信有所居詩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此作

賦之錄也其辭曰

仰景光之濯濯爲妙簡之名英媿直哉於禁閤恐關
爾於連城竊高賢之遺矩潔清箴以規行惟尸素之
難脫而何巧拙之取爭也若乃跨涪陵之滙濬據渝
人物教富澤媚士腴江吞山抱天府名區城若踐華
而峨峙池乃曰河而帶紆俗尚勤儉好樂瞿瞿小爭
大讓風雖肝肝庶士秀異纓機髮譽駟軒擣詞垂虹
天衢至於七葉引紹十人來車閭閱冠冕赫奕厝塗
紫閣青宮調元重儲馮蕭前振舉劉校駟門無離賓
士
家有賜書雍雍循循化衍政餘市絕署巷詒門之惡
楚之探九梓鼓之虞豈非稼穡之樂土文教之上都
哉爾其井絡之所會岷梁之所函重壁右翔峭劍左
駢來鳳亘其北登龍橫其南銅鑪石洞魚鹿明月汨
汨涵涵瀟瀟浹浹求其喉而捏其顛于東則龜停馬
駢凌錦挾僊陰朗變態軌勿軒巖于西則武陵溫湯
縉雲遊蘭三峯五桂八面九盤經營緯經界益遠迤
歆斷復連批龍古衝厥角珎珠碎瑪瑙風濤前坻瀾
埼崿沸隆隆馳閃爍巨靈奔揚呵漂滄沛帆搖競風
雲梳下瀨溢鉅於其內橫石銅柱苦竹黃華必滌研

磅瀟瀟研研呵嗽於其外其中則睨姜子之水渺茫
公之淵汲文士之井挹孝女之泉爾其背冬向春雪
消冰融潏潏澹澹浪浪渙波漭漭天池窺地坎激洛洙
之源瀉星之沫海棠漱其湛澍桃花夾其湧決赤
溪縈其沆瀣黃洲瀦其激洄於是登樓望望憑軒駭
瞶目受流金耳納鳴玉沉澹澹漫練披錦綉朝旭
丹夕霞暉綠葭掩蔚芙蓉芳紅藥翠樓瓊瑰琳
琅露漙漙兮微蕙風冉冉兮蘅蕪波瀾瀾兮半塵烟
森森兮荃菰其上憑鴈文鴈聯飛東虞鳴鸞鸞
鳴鸞鸞玉翻波而翔泛交青羽雲而歌鸞鸞
士
燕於晴沙鷗鷗啄花於陰渚其下鰓瀏青紋鱗鱗朱
縷下口水羊橫角江姑鰕鮑鰕鰕鰕鮑鮑南莫不沉
淫乎葭菼戲唼乎菰蒲安翔乎濯菴徐回乎莞柳若
乃梁麗沙棠三翼五樓黃龍青雀鷁首鴨頭奔馬闐
捷驚爲迅浮巴郎擊節渝姬沸謳蓬窗掩映楫緩繞
柔苗襟綵袖有疊相酬絲竹五白行罰唱籌方是時
望者氣溢觀者神揚歌與并會或低或昂劉琨適趣
以長彌王繁消憂而四望宋玉無勞於蕭瑟庾信何
暇於懷鄉厥土則西有墨井鐵冶鹽池油蘇花粉寶
竹骨脂降香麝金漣漫陸離墊江蘇薰自然文綺大

足花簾旋生寒颼于南則有苦藥解毒草而靈異黃
心爛木蓮以歲幾獵人忠州之鹿江童冷水之龜
稜南川之竹九節長壽之狸朱洞買丹砂於巴市常
助懸壽杖於江湄冲虛煉室而畫舉王帽食瓜而解
尸厥田則披雨决雲隄騰鑿蜜脾錯晚流池香瀟
禾油油而向燠來漸漸以垂秀蓄有開緒泄有滄溟
陽無旱暵陰無漂覆宋均遠山陽之螟飛曾恭仲中
牟之雉雖西門何灌鄴於前史起無引漳於後其林
藪則藍英繁素莖當翠苞樟丹房陳枿木蘭桂胥
仁頻松杉挽檣籬籬箭刺天排雲於東中山之梨
不取范陽之栗何倫神壓鳥禪之選筍過淇河之新
枇杷冬花林檎夏句莫不畢具於其北遠而陸摘黃
巧水持朱萼荔支傳芳於涪水龍眼披耀於江津近
則鄧橘懸乎丹掌山櫻倩乎絳唇棗比弱枝之美
穠李陋鑽核之珎石榴難誇於大宛葡萄不數乎西
崑其園池則鮮蔬奇種纒屬并蓮蘇葢葢莢莢
莖華蕙薺合采采菁菁中乃有藤薑迸紫須瓜脫青
椒花分蓋于水溫蔗漿寒列于磁甕白芋包玉而切
臠丹藕削雪以飄馨若乃廊舍相乎安宅堂宇同乎
雄圖澄清華光翠疊雲扶歧翼鳥華勢甲七都左塗

山之觀石金碧之臺內則館接招賢而閑蓬外則寺
倚潮音以崔嵬虹橋鶴室窈窕中開彩光繡華灼爛
徘徊蕉園碧露之湛渥荷亭丹水之縈回中結高樓
雅麗盡裁名曰奉養孝思涵培紫柱方從綠軒圓材
藻井穀絡芬疏綺鏈溫清却乎炎凜并敞避乎風埃
爾其和匝蒼琅瑞拂赤撈澹陰釋而涼輕霽景西而
暄薄蘭氣霽乎庭闌芝烟颺乎帷幕太夫人盥漱清
暇飲食燕樂年逾七十康惠令德目炯炯而涵明髮
皤皤以尚澤猶能釋杖升梯逍遙層樓仰觀山岫俯
瞰江流闌闌周覽乎巴里煙火極目乎渝州已而出
重局離密房蔽輜軒被玄裳下內階升中堂於是漿
室洒庭簾垂几授童女稱觴孫子獻壽烹兩穴之鮮
注安居之酒霜蘂露葵白薤青並芳烈滋壺甘旨盈
缶聊舞舞以盡愛日并喜懼而祈難老於是飲人進
曲雜以下里琴瑟和鳴笙鼓間起乃為歌曰亢音兮
交綺沓雲兮華梁青鳥兮欲下歡樂兮未央已而禮
設三爵舞以巴童鄭雅異宜矯捷春容乃為歌曰蘭
旌兮霄露桂旂兮凌風魯侯兮燕喜邦人兮與同太
夫人乃却觴離席載色載言義方諄示慈訓重宣克
正爾表式澄爾源遠行媒媒戒德昏昏喜無政詒怒

無刑克勿揭標以招指勿忝生以自淪務先施而崇
廣恒淪淪而續孫於是退服教以嘿惟結丹寸而浩
想窺原本之正性聖真亮以無罔培苦心之素靡奮
薄羽以邁往取明發而有懷聊隨分以色養無祈父
之憂恤非執子之忱愴歟天地之一瞬慨安樂之難
仗娛人倫之至足從天命之所嚮亂曰協氣涌涌瑞
符煌兮含蠕而生欣觀陽兮迢迢天庭鸞雛翔兮焚
焚靈沼招翠黃兮才愆分陝勉懋減兮修幅飾標紹
賢良兮鄙人有母樂且康兮小臣戴德歡費唐兮

龍舟賦

考荆楚記云屈原以五月五日夜沒於汨羅人爭
以舟相拯是曰競渡後人效之以樂遂為成俗
巴渝猶甚往往有溺者不止元微之與岳陽刺
史詩謂此為里中遊我白不寓夫民有棄性命
而恣淫樂與危人命而競之者豈政之良也哉
用是鎖舟嚴禁復詰之以辭

矯矯玄鰐游波江渚或飲或吸或掠或拒方轉族于
玄洲倏飛凌于紫嶼鼓翠鱗以引敵搖赤睛而覓偶
巴人之子袪服楚薄彼雄尾據爾靈首漁子泗夫
百人為侶隨千頃而滅沒祈一時之咲語於是靈鼓

既作風旗載颺發謳鳴樯金煌煌飛廉為櫓馮
夷為檣蛟蛟親而遠逝天吳望而深藏若乃峴峴
礚礚或暗或明激雷噴雪石齒崢嶸利機已發滿鏃
乃迎避險危於一寸以舟師之令名至於懸濤逆波
滿汗滿沛水石相雜磷磷湍湍爰鼓柁以刷蕩快爭
先而逐隊煙濤沉湊孰知所屆青虬駭兮合還白蛇
駕兮駢羅風雲擁兮飛杖雷電搏兮騰蛟既觸機而
關怒各投浪以穿波其却者咄咄以自縮先者謹謹
而亢歌一時恣樂遑恤其他號呶兢兢流連不返載
胥及溺河水洸洸龍亦不能負神亦不能挽民之蚩
蚩云胡自矜噫噓嘻巧士死藝烈士殉名一有所嗜
貪而忘生孰察夫險不可以詭技不可以馮惟茲巴
民勿徂汝行

玄湖賦

繫往步之南征濫揮筆於東關鮮曲忌以先防憤時
俗而輒發既僊跌於婉嬖亦孔戾於黃髮踐華脫輻
濟河無梁迺紆羣情懷悅帝鄉豈不邁歸中心惶惶
瞻彼羣英毓茲盛世百工充街俊徒揚柁猥于陋材
伊胡云計長林半葉大鵬一羣披初服以載道尋天
中之故廬揖親戚之吊問啓荆扉以爰居惜平力之

強仕嘆離索。新蹠笑刀錐之莫競。寄餘景于當金。
快南畝之傲在引舊壑。而加疏環流北野曲。抱城隅。
長堤外。遠內闢。蒸蕪西臨。閱武東倚。舞雩彌望。煙水。
三里迴紆。濶黍數尋。潭潭訐訐。澄如靜鏡。濁如屠蘇。
直似注矢。曲似彎弧。慕小人之學稼。匪騁志以恣娛。
於是投以嘉魚。赤尾白鱗。網子高塘。拾種漢濱。浪花。
劍合波影。校新供賓友。以薦盤奉。慈闈而入饌。巨觴。
盈尺。輕飭若片。或跳鋌舟。或搥歌扇。於是乎葱林棲。
還卉木。崢嶸或分根於江左。聊移幹於上京。若乃桃。
如武陵。可尋去路。柳若灞曲。不繫離情。蓋追蹤乎漢。
陰之拙託。志於山陽之名也。於是乎靈羽遠翔。後集。
高鳥倦飛。知還昆雞。連翩翼翼。玉雅和韻。關關童子。
仁愛丈人。清閑利幹。不發羅絲。罔攀滄洲。啜藻丹渚。
栖管行行。隊隊離離。斑斑何止。於白鷺羣飛。柳外黃。
鶯竝坐。花間已若。乃流景易於伏臘。停態變於昏朝。
時亦鼓風楫。盪雲橈。散野航。轉輕舸。發擢歌。聞笙簫。
宛轉逶迤。迺遙遙。希搖霧葉。舸拂烟梢。抱瞿瞿于。
歲晚。樂親友之道。遙其中。則畫以壘畝。引以渠川。通。
以瀼溜。界以井田。茅蒲被雨。襍梗凌煙。種以黃茂。杭。
杜乃宣望雲。卜其兩候。占星定其康年。二頃已踰諒。

免蘇患負耶。不理愧比。賴賢中則綠蘋迴澤。翠微分。
屏牆以丹榿檻。以紫刺。既蕭蕭于微戶。復窈窕于蘿。
扃中則構堂五楹。頤以于野。匪匪匪匪。匪匪有巨厦與。
物同春。而忘言狂者。後以重簷。隔以明農。務茲穡事。代。
食是共。重抱小渠。後壘高樓。石磴迂盤。騎望四周。爰。
啓北窓。乃見龍仁。蕭蕭白拂。鬱鬱松楸。疑目裂肺。交。
面涕流。迺名依雲。痛徹伊幽。南有芙蓉。開軒可翫。丹。
葉凝星。白英飄霰。疎廣陂之泓涵。漾萬燈以光炫。壘。
石爲橋。欄楯皚皚。綴松爲坊。葱蒨采采。張公書之。小。
覽崑海北。則吁。矚野曠。木黍參參。先葉竟畝。足免負。
擔。東亘百步。數畝爲池。園以芙蓉。縹緲陸離。穿中央。
以蜜架。聳草閣。而注經九家。纂述四傳。重訂文分。今。
古派別。渭涇集羣。箋以雕蟲。隨管窺於慕齡。西亘百。
步。方里爲圃。雜蔬分畦。平原腴腴。栗奴千樹。橫以芋。
田。亭以芋栗。白芋蕭然。全收未貧之句。取諸杜陵之。
編。中開箭道。花壘連綿。柿林在下。丹葉鮮鮮。上有高。
臺。柵竹結宮。秋冬習射。大書懷忠。鳥號抱月。白羽催。
風。海潮避鏡。天山挂日。惟心之未散。懷寸丹以永。
終於是。種葵百叢。五色籠密。美瑤華之夕卷。謁精魂。
以傾日。松亭在左。栢亭在右。布桂成林。列柰作園。籬。

菊含芳畹蘭競秀秋馥郁于風軒夏流蔭於雲霄若
乃經閣之西辟有二景孔喻為山孟譬掘井井則質
管萬竿脩然中開碧梧月胃紫柰煙迴乏深宮之水
玉邁道渴之黃梅山則基盤磊磔峯削琅玕尖學熊
耳平肖馬鞍綠鯨噴溜玄鷲樓巒飛峭巖于風顛穿
曲洞於雲端若乃射圃之東西疇草堂歷杏雨之鳩
度桑煙之坊鵲鳴喧兮浣水雞犬鳴兮紫桑茅結馴
鶴之樓竹構紫雪之堂鶴曰羽仙聯袂在梁鹿曰角
友吻吻雲篁鶴無翠籠之拘鹿免金鑣之防任遠心
之去住隨野性而徜徉堂中之設雪霽雲銷披烟蘿
而棲息搦彤管以寄興破花鳥之深愁詠郊園之清
勝樂琴書之逍遙匪抗歌以宣驕賦歸田兮自適銘
北山兮誰招北有彌臺接彼雲隈想胡羣之夜走振
林葉之清哀南有龍山九日登高招松菊之舊朋追
戲馬之賢豪假山之右草堂之左迺立兩亭盤桂鏤
鏤左有桃蹊右有杏林紛縱橫其小逕客追隨而難
尋從茲合還雜樹重遮有亭盡宜携酒無徑不可通
花若乃凌舟盡日上下遡迴夾岸亭子參差滌泗或
曰種瓜及期而芸或曰穫稻銚彼黃雲或曰桔槔引
水九臯或曰舴艋漁子輕刀或曰野雲快其飛揚或

曰秋水嗤彼望洋波中酒巖雲帘輕飄水而木汀雪
鋪可消若夫緝柳為帷蟠花為櫺松栢為牖蔚為
叢琳琳絀絀鬱鬱葱鬱可以憩好事以適趣遊嘉
客以從容者也噫嗟哉時明進拙伊誰悲兮歲月悠
悠將焉為孤忠懃懃莫我施兮耕鑿力食敢恣弛兮
斷疏種魚聊自怡兮懷古人兮縱逆侈勝跡兮堪噫
宣佚樂兮詒虞誇豪華兮未戒惟於陵之安貧兮香
絕景以孤鶩若矩季之持鋤兮乃遵法而閉門嘆魏
賢之伐檀兮委河干而願遺慕海翁之爭席兮甘樵
悴而息機靡休糧以絕粒兮瞻四方以安歸不稼穡
為寶兮藉前修而庶幾惟湖取名何言乎玄或曰城
北水德淵淵或曰菊鬱窈窕幽然或曰沉澹知白守
玄呼號隨意樂意在焉

嵩陽集

五言古詩

感述二十詠

其一

丈夫抱靈寶逸志起嬰年
紫電矯鳳傳青天
濯心窺正業覽古思悠然
伊誰託喧卑嘆孤鶩
杖策登宛丘驅馬伊洛川
伊誰託喧卑嘆孤鶩

其二

被褐曳明珠結髮遊大梁
高臺臨曠野懷衣嘆莽蒼

燁燁范叔子名耀乃罹殃
側身入函谷危言干秦王
靖蛉避黃雀四海朝咸陽
六合炎運伯圖直微霜

其三

西北聳高關聖人握乾符
常山巨鳳垣巨海環龍圖
三關屯虎豹萬國車馬趨
羣孽列瑣闕英賢步高衢
彈冠見王貢結綬有蕭朱
誰開中閣宴桃李紛俊徒

其四

赤日照中宇流靄岐夕氛
衆息不報主七尺亦何云
麟袍焚蟬翼持被空香薰
大厦高雲紅棟蠱誰復聞
聾俗者誰子負茲舜與文
賈生乖絳灌西涕成交紛

其五

天苑散雲羅俊羽望一目
但恐鵠與鸞高翔常蹇蹇
良裘集羣腋夏屋匪單木
周公嘆已衰漢相亦難復
巧匠班拙工奇士守常祿
不見白駒賢長鳴逝空谷

其六

流黃映華月秋階動涼颼
織婦當機泣蟋蟀鳴且悲
中使目北來鼓枻如風馳
中原百役起野草多變衰
峽江釐巨材天府竭珎貲
國乏十年備當軸憂在茲

其七

哀鴈過北渚悲鳴驚空絃
淒淒東園士中夜號且宣

高原絕青草野燒流赤煙
兒女蔽惡木婚姻不見憐
乏賑出內帑皇澤濫九淵
誰建太平策焜耀中興篇

其八

黠虜連年發跳踉狐塞間
邇來逾驕驍傳箭飛三關
馬逐胡風急弓隨漢月彎
腥魂汚易水烽火徹燕山
主上憂兵甲赫怒張龍顏
如何射虎將空持寶刀還

其九

神功廓玄塞旋頭暗無光
聖王肅古典六龍閱戎場
周文獵渭水漢武校長楊
鼓振三邊氣旌飛六月霜
赤符宣廟略黃雲開朔方
微臣識陰甲天子正當陽

其十

天威示不戰聖德慎佳兵士無冠軍勇帥慙破虜名
具裝悉朽煩精菁匪文盈枵腹驅頽騎落落散空營
陰山飛妖虜蕭條慘龍城積弱久不勁鳴盛遠神京

其十一

屯牧日蕪沒儲胥歲無積可憐大司農會計亦孔索
哀哉經國老賡感寡籌策公羊致天燭劉宴傷國脉
雜費乖常經冗食清尺藉公家劇然清暮金防私入

其十二

日出上東門照見夸毗子丹敷耀玉羈賓從如流水

短舞醉狹斜長歌淹北里鐵意碎珊瑚內盤送厄厄
黃金盈私積白骨過公庭煥朝躋蟬蟬忘暮死

其十三

漢軍分南北李唐肅府兵二家稍近古強幹蕃枝輕
聞自土木變神機列三營勢途苦紛役號令難申明
困廩日以虛軍弱懸空名將軍虎節深防梟獍鳴

其十四

西京都兵制南北各分藩如何列細柳復出昆明原
飛狐問何注霸上連棘門勢散易為制合聚生驕喧
霸文敵郊牧良家宜招近剖符持旌籌計議難與論

其十五

英賢重銅墨妙簡寄羊城王麟迹赤縣繞繞百里驚
伊何藉詒惠苞苴計私羈兕虎亦束帶換偷牽長纓
倖尉狎獐列群羊苦號鳴鹿哉挾冊子兀兀談治平

其十六

翡翠巢珠林歲徒王堂陰鳴鴉苦交結姻婭託知心
獵食向千里那計虞羅侵孔鷺迫幽棲孤鳳揚哀音
破柱嘆司隸埋輪良足欽奇士傷婉孌涕泗沾衣襟

其十七

明星夜有爛起坐空長歎燭煌煌五色豈慮工程難

精衛填巨海可憐摧薄翰采采驕榮子氣象誰能干
當面不交語一言那結歡惜哉際昌景英緒空漫漫

其十八

虞庭遠四害商室傲三風聖神垂衣裳明目達四聰
亮彼台衡老三代天帝心恒側顧精誠伊誰通
士人有密友腹心託王公利害焉可保大節存匪躬

其十九

短狐彌當戶猛獸刺其側黃熊向人咆魃火黯無色
氣結不能申我憂亦孔棘海潮如雷奔一矢挽難力
翠鳳矯靈羽驚懼擬其食借劔攀琅干碎首乃為職

其二十

富貴薄秋葉勲藉飄浮雲市兒逐刀維死士流聲聞
涼予學大道雅志續斯文人生有三事首在酬明君
覽化體自然時異行藏分嬌家恥榮達瑩瑩去垢氛

梁園

皇風肅名都河山紆舊疆高閣俯三川洪波隨雲翔
姣服媚妖女寶劍儼金裝王孫青絲騎鈎帶盤錦囊
擊鞠垂楊下走盧長楸傍左手挽繁弱右手揮明璫
高鳥墜花間金彈遺銀床少年侈嬌榮四望如環牆
蕭條夷門道曲池委榛荒華屋重文雅經書輕典章

河清表聖瑞騶虞屬文明宛洛萃英秀鳳羽飛梧岡

春日東華道上

灼灼上陽花熒熒照高林薄翰綴鳳掖軒蓋隨車音
畫漏咽宮水曙鍾飄城闌浮雲起西觀鵲鵲搖層陰
牽連各揚袂惠愛欣合簪扶桑耀朝日靈羽鳴丹岑
睇寵良所慕天工懼難任顧予蓬壺士白首傾葵心

七盤山

迢迢嶺上路嶺高路多盤一盤坂詰屈峭石森嶺岷
夏水結潭井竇乳觸巖巔再盤徑逾仄飛蘿挽無力
四盤夾戰攢度鳥鮮停翼五盤緣懸技都廬生憂惶

磊砢錯馬骨長藤巢飛梁六盤望累累安足跌齒亡
井幹騰長筵雪構號蒼兕七盤鐵織垂時見羽人窟
揮手碧雲端萬壑披如髮仁人四喻途哲士避勃率
傷哉岐路悲踟躕此嗟咄

咸陽橋懷古

步上咸陽橋悠悠渭河水亂石清波中破板白沙裏
高渚應七星修岸通千里長樂已煨燼茂陵亦荒蕪
關道象天漢侈麗悲滯圖金梁斷煙徑王柱委墓區
紫宮照烏鼠蕭條白雲孤枯楊聊駐馬寒流咽啼鳥
愁響磬溪曲間俗過東門飛熊與牽大芳奧伊何言

固原酬總制劉松石先生

碩人信遠邁殊度屬秦清薄海倚鴻禧窮髮與駁聲
三命嚴簡書一身敵長城謀猷方召偶節制桓文輕
虎賁儼油幢龍戰開荒庭先聲貴不陣攻心識上形
神弩威萬里轡車壘千營春秋明簡稽禮樂觀陳兵
丹宸靡南顧編裳甫東迎席煒將相業景鍾末勒銘

華嶽篇贈王翰林淮野

鬱鬱紫微峰峯岩嶮人掌金鎖懸丹梯世人爭攀仰
浩邁慰中好關河非遠道投駕祇華陰聘望紆幽抱
金峰披翠雲玉井吐光氛樹帶蛟龍氣岩低鴻鴈羣

奮策登天阻振衣凌風馭玉鯨
素青絲丹蓮憶金荷
引索薄層霄翻飛瀟塵慮

冬至日贈康對山先生

元冥司玄冬玉璣指北陸驅車度九驥朔風吹蕭蕭
蟪蛄鳴且悲木落百草腓懸車啓丹谷濛汜揚英輝
花鳥受榮采霜霰含精晞瑞鳳起岐陽翩翩呈華衣
梧崗乃戀戀婉婉欣來儀四海快瞻觀羣鳥爭相依
所患失其鳳中道自傍徨戢翼極遠岑高鳴向朝陽
焉得有儔侶上下相迎翔慨然和九韶明運開景光

長安夜與任中丞談兵

人生有良姿逸緩莫可樹青陽走神駒迅逝焉能顧
何況支離材啾然思遠趣力短心有餘振翼滯前路
摧落末王悲第沾平子賦蕭相奇准陰安石值王傳
達士奮百世誰能躡高步已無千鎰璞空垂五石瓠
彎弓射撓槍壯士有餘怒抑劍叱金虎髮指那復懼
此志諒覺非今是恐頗慕躋道學精研丈人示弘度

曉望終南

終南亦何有白雲多英英層峯巨壑來魏然臨咸京
中有太一洞窈窕清籟生嶸嶸古石竦關關春鳥鳴
紅泉石乳溜金甕丹光紫經年行人跡翠實懸空青

我欲往從之坎壈不能行
道遠道遠傷我情
那能奮飛去脩然學長生

藍田

出車東門坂悠悠度藍田春風吹繡簾紫氣凝飛泉
良璞伊何處耀彩當何年杳然已希澗懿茲芳華傳
焉得溫潤質獻之明光前朝堂重敷蒲宗廟陳瑚璉
砥礪亂瓊瑛伊誰辨姪妍造化良愛寶沉秘不自縣
神工肯旁搜地靈豈徒然

霸陵

藍田鳳凰塚云是漢文陵陵上鬱松栢四圍山峻嶒
下車拜轡首攬衣不敢登亮彼賢聖君玄契道惟深
豈以四海主一莖惜百金籌計非所言中懷在黎元
躬默三十載瘡痍洽水恩人言事黃老此義諒未曉
卓彼舜禹心動為天下道

四皓墓

赤帝肇靈運群策翕如雲大命已有集芒碭浮龍文
會朝非羸氏飄然懷席珎為言避嫚罵絳灌非我群
風雲已不投交結向儲君仁柔與訟達伊誰為可親
戊思古人者豹變應難馴展轉芳緬想悠哉商南津
商南道中贈同年芑可宗

穀穀山苑花青青河柳枝之子蠻方來遭我中路岐
及爾喜同寮兄弟還怡怡彼硯商山道促促難解携
羨爾顏色好風塵不能移無因沽斗酒聊醉春英厄
想此白石上僕夫苦難隨昔我客長安相聚忽相離
子適荆門道我西經遠隨瀟湘隔紫塞萬里長風吹
長風吹暮雲飄飄不能追登車各惆悵雙鵠矯雲涯

謁韓文公祠

胡風吹中華淫霧蔽日月天網已傾圯世人爭披髮
賢哲懷大猷怒彼狂瀾逐四天宣徽音大義揚庭發
矯矯此龍鱗奮舌叫閭闔精誠貫白日君門冀能達

具錦乘內詒帝心履不察萬里斥炎方關嶺多詰屈
瘴厲不可聞路斷河梁沒峽深煙火稀凝寒侵肌骨
險阻我所安君心何時豁晶光暗濛汜長暮焉所識
天念忘谷礎嶮巇詎可憐護傷任縱橫霏雪諒難遏
嘯歌過中谷金石振林末丈夫抱浩浩艱危胡能奪
下車窺中唐長松垂清樾緬然懷斗山凜凜寒生髮
一時雖夢夢千載乃常覺生氣滿秦峯耿耿增雲物

送靳子愚養病起任南陽節推

矯鳳不可招靈虬誰能馴神物抱逸氣變化俱性真
曠士力逆俗迅拔凌千尋躋莊志逾僻軒輊迹弗倫

矢心疎榮名馳道諒自珍一朝謝幽棲牽絲即舊新
屈尚不復忌遠顧伊何因荆湘潔自快捧檄為郎
曼容事薄遊廣德聊從人如使親心悅莫教長官嗔
抱利試南征靖共以為貞夙孚期無負大勳昭子臣
舒侍御得謫西歸

于南一世才弱齡屬脩望撫時發長嘯奮舌欲宣暢
兩曜開靈景三正裁時亮魏觚應難施吳鉤慮怒仗
連鷄走鳳羣騶牛偕騏尤達人識治運詎能動中況
具彼英賢資志完道焉喪率予不偶時訂想激高唱
戰華中堅白翻飛為子帳玄精照狂中感念託淵諒

契侶重此離明時資引倡

給舍胡甥汝觀得告歸省賦此為別
晨風吹玉池華星度數闕慈詔被小臣稅軼從此發
頻居殊好惡倉別俱嗟咄嗟何足陳骨肉在天際
懸絲隨自牽薄羽聽孤揭流雲翔太行黃河杳超忽
子歷南山懷余覲渭陽德瞻親諒貪趨去舊寧易割
狂夫有迂心向子屢成訥訥意獲深夷度而須察
海天軒次寒雙龍還相拔

川南雜詩五首

其一

勾芒運衡紀玉盤已束遷谷風扇明庶江虹帶
一鳥百聲囀叢花十朵連岫雲住朝蓋石溜撥春絃
鴻迹遺汀渚龍角喪海邊至人翫造化且爲流景延
好醜脫陳迹悲歡寄惘然避方獨縱邁容冶不自憐

其二

分珪重連城江關阻且長揚舲烟波澤牽絲歆蒸鄉
梯懸鐵織屈坂折石磴長緣不負山行換偷畫暇傍
巖新眩我目妖蛟噓毒光戒御無引忱野性還徜徉
睠彼雲鴻侶逍遙天漢翔所志託廖廓豈其戀稻梁

其三

九華春色曉三殿御烟浮霓旌飄五鳳雪戟擁千牛
鳴珂過豹尾搖筆轉螭頭辭賦甘泉奏羽獵上林遊
揖遜齊諸公趨踰先列侯王節傳荆國銅符下渝州
蓬根自無定含情悵別流

其四

春江漾連漪紅彩涵夕霞綠蘋逗翠葉紫萸揚丹華
弱蘭搖微風流馨飄輕沙沙深没人足中林且停車
王睢灼錦綺雙雙行啄花遊子去故國豈不懷室家
空勞九飛魂摧摧斷天涯

其五

朝登青城嶺日夕望林中榛莽被曠野蕢草繁蘭蕙
木妖結霧暗岩孤嘯火紅虎蹄印中達鴟鵂慘高墉
逡巡夏禹宅涕泗蜀王宮安能如飛鶴一啖高春空

成都寄楊升菴太史二首

高臺憶宋玉上林揚馬卿子雲吐鳳飛太冲雕龍成
四客侈雄麗西都躋上京東阻巫峽絕西望峨眉橫
岷梁蘊華秀劍閣懸空靈山川盛往迹曠士應迭生
恢論挫天藉毫纖橫世名慙子真文藻西來伊誰迎
雲津無狗監泥濁難飛聲拔足躡錦里去去訪君平

又

君平如可問携手凌晨纒朝遊白距宅暮陟不周巔
瓊臺造三素瑤華照九垓寄言披中忱歷歷陳世年
如何世所棄如何世所憐青天忽作雨白衣化爲玄
開心無隱訣住世妙真詮翻飛下翠閣長跪謝居仙
居仙者誰子金方自然妍

聚聚花

陽嶺冒春色陰岩繡奇葩一種不辨名輕盈映蒼華
折來細把翫柔芬如蘭芽借問行路人云是聚聚花
結實比玄貽含藥炫丹砂握中轉嬌麗泣下成咨嗟
可憐瓊瑰種多少混泥沙繁枝雜密葉閨艷王侯家

巫峽便寄孫季泉太史

楚女朝作雲洛妃夜凌波名姝豈再得佳期恐無多
寒漏咽銅壺華燈掩絳羅三星光在戶恩情如之何
一朝消息隔雲車遂不過錦箋無一字沾襟淚滂沱
自知舊緣在會當成爛歌姁娥未奔月牛女還渡河
感懷

梁苑盛繁驥結交傾名才吐睢論世務吞吐黃河迴
彈劍燕趙間長歌響清哀豪俠三河集慷慨五都來
攀花醉鄴館折柳度叢臺歌向漸離和懷爲田光開
逸氣排周漢文翰驅鄒枚平陵飛鵬翼快劍馳龍媒
迷途既已遠卑性終難裁中年解玄理莫與時相乖

邊警

龍庭慘陣色馬煩收戰功塞塵揚惡擾海草煽腥風
骨積胡沙白血濺河水紅夜虹吸蒼角書星連紫宮
三將誇射虎七校爭飛熊犀渠摧寶劍金羈照鐵騶
陣侶張陳結死交脫逃同天洞天驕脇戰填關火胸
男兒抱陽魚落地心即雄肯容旋頭舍年年耀秋空

渝州便寄京師一二知己

蜀河澄千里奎縷爛五星裡宗周典盛品禮漢道平
龍戰秦凱捷鳳儀協頌聲精一配上帝治朗冒群生

幽谷拔茅茹貴園走弓旌伊周既陟華賁鮑相推名
企踵莫可道長慕通精誠遠臣守孤節攀龍流芳馨
嘉州山中便寄同年劉給事

丹谷轉陽鳥壁天易重輪一山行未盡倏焉成朝昏
松雲多變態花露不常存素中諒坦夷朱華俱飄淪
陽會不易覲雲衢復耻喧西來冒荆棘北望阻輶轅
匪時無良托咨余不工言

秋日餞劉節推領漢州牧

置酒臨長川張樂憑高樓丹峯緋雲日樹木清以幽
倚蓋望龍華漢江遶東流矯管和巴曲悲瑟激齊謳

華車歷修坂逸馬駘輕輶罷此歡宴會須臾成繁愁
徘徊岐路間停轡戀匹儔睠彼同官情義分金石投
采采芙蓉花芳豔難久留異鄉別契洽安能不懷憂
金風被江草陽鴈鳴中洲衷腸所可訴氣結不能周
攬衣陟高岡從子將西遊仰觀雲氣滃俯聽江聲浮
鮮劍欲相贈徘徊聊唱酬咨乃新明牧去去勿夷猶
暮節難重持久要須終求亮哉懷門闕詎肯懸交游
送姊丈胡希堯分教斷水

文人楊子雲草玄涵清芬韜精契黃理吐氣凝紫氛
獻策明光啟譏道滄水噴一官豈能羈逸思何離群

北發太行道南渡湘潭水黃鸝弄風去冥鴻千雲起
携月上魯臺九澤寒煙開石柱挂層雲十年孤鶴田
東泛大江波乘興擢清幽羽客尋赤壁童冠浴黃梅
飄然淮楚間優氣流渥顏手揮龍驤曲目注鳳凰山
周將憚拘束連峰托高躅雪堂攜玉函竹樓泛醴醕
山鳥語花簷疏神清且庶飯擇首蒼菜腸列水晶盃
夜夢程伯子朝逢蘇子瞻贈爾玉華簡一笑意氣間
步光飛鐵英小試何須驚玩世魯連子博古鄭康成
傳經收楚考大雅流金聲

贈素菴張先生

王樹留僊禽華池法芙蓉物類各有托性質天所殊
皎皎脩姱士離垢耽清居傲載河濱田棲遲山陽廬
觀化而無名窺象識太初俯秘玉女論跼受黃公書
守旃諒已堅悲絲意何迂餐露浥圃只醉月翫方諸
雲去山心澹冰消水意舒梅軒契周史蓮社結長沮
無瑕齊內外不淄一毀譽晚探岐伯術芝桂引年餘
洪崖雙叅顧安期相吹噓而余契芳潔抱經玄已除
望氣識大隱匏繫空躊躇

嵩陽集

汝南劉繪著

五言律詩

曉入左掖

九華初唱曉鳴珮入雲宮漏轉千門月鐘飄五夜風
飛旌清漢上交戟紫虛中聖主憐詞賦誰當一薦雄
天壇候駕

霜鐘傳紫禁綬騎繞嚴城樹拂星河靜花連炬火明
寔旌迎鶴駕月羽候鸞行夾道千官擁精禮協聖情

沙河行宮

金堤蒼靄動複道玉華連殿敞從雲住臺高借日懸
勝岐臨鳳嶺象洛引龍川花鳥忻宸賞含輝侍御遊

夜宿沙河簡省中諸兄

離宮披漢時陵寢盛規模控塞紆天府臨畿翼勝區
西山通關近北斗逼城隅畫省誰為賦千年識聖圖

紅門

闕宮含夕照山暗半松陰霧館羣峰動風迴萬葉吟
馬嘶龍澗遠人度鳳園深轉壑排天上瑤京咫尺臨

紅門晚眺西山蘭若寄翠禪師

丹梯拂玉繩驚頻俯峻嶒月色連三殿嵐光度五陵

花壇應說法竹院已燃燈何日天台路開尋出僧

北山望黃花鎮

憑高臨漢北天海送邊愁一線龍沙路三河孤塞秋
匈奴當漢縣碣石接秦州誰報關西將狼烽早盡收
扈送 敬皇后梓宮

僊車繞翠微煙霧護靈衣映日龍旌象翻風鳳羽飛
阿湖還舊劍星漢識支機已曠板風遠昌暉曜紫闥
贈谷秀才

才老名逾重身貧意獨狂匣琴暗流水寶劍鬱龍光
夜月劉琨嘯秋風宋玉傷何時謁聖主吐氣賦長揚

老僧

生來窺覺路少小竺峰遊梵久忘塵語禪枯澹俗流
遠公傳偈訪謝客寄詩酬行處山精避於龍挂杖頭

王喬洞

叱馭恣探歷僊巖近驛程曉壘漫石髓丹壁潤瑤精
窈窕含雲影清虛應水聲無因得真訣向此學長生

聞許八丈默齋射獵號西山中

遙傳貴公子校獵黃河湄十年心復動西逐白雲馳
山驛寒更暗嚴關宵柝遲星軺連夜發同醉岩川危
觀許八丈射獵

曉天霜氣歛獵騎縱山圍曉漢風鷹急黃沙月
雕弓花外滿玉勒草頭飛向暮歸程遠旌旗映落照

又

空林寒角動朔吹滿山樓紅逐晴園斷烟隨夕帳收
仙郎葱玉騎公子翠雲裘不是閑弓馬平生抱壯猷

訓閭太守

年少風流客銅章重漢官車連花騎舞門擁雪枝寒
鍾鼎傳先世文辭聳大觀姓名御屏上早晚入長安

武功縣酬康對山二首

杖策武亭下蹉跎二十春西來亦何幸猶見謫仙人

酒載黃山郭車迎漆水濱丈夫感知已轉覺意相親

又

著書西巖下宿無人世喧五雲辭魏闕三逕俯周原
習靜猶招我迎賓乃出門瓊瑤未能報心醉若為言

對山召飲別業

楚客居還信幽人日日憐東原啓新賞西澣敞春筵
鸚鵡花間醉鳳凰曲裏傳周行如肯示相見詎徒然

夜宿瓦雲驛

蕭蕭煙柳晚車馬入山關驛舍寒燒燭征衣夜拂塵
竹風疎弄葉松月近窺人白髮高堂遠連宵入夢頻

宿白水驛思老母夜不能寐

天涯遊子遠日日計王程紫塞三秦使白雲萬里
有養叨微祿無才起令名慈闈曾義訓忠孝仗平生

襄陵王郊迎置宴

春日平涼道光輝散野晴王人來北極帝子候西城
煙外龍旂影風前鳳管聲內家雍禮度樂善美太平
孟春廿八日韓王祈雪有應夜宴西書堂

隔年才見雪帝自王家頓使三陽候仍飛六出花
春輝含地脉瑞氣合天涯延賞朱門裏寒霄醉紫霞
雪夜與繼善王子對局

瑞雪舞春筵探釣夜不眠閣中逢帝子局裏對神仙
醉興頻浮白枯思已入玄梅風挫絳燭鸚鵡任高傳

平涼道中簡張太參

春風連朔氣城角動邊哀陣鴈雲中沒征人塞上來
空山無草木落日有塵埃眺聽俱蕭瑟玉關何處開

曉發鄧州望太和峰

新月分林影微星落野津穰城千里舊成角五更頻
慢捲山前霧旌旆陌上塵依依傍岩谷遙見武溪春

晚渡小江口

日暝江色淡沙軟浦花繁素沫流龍窟深潭遠海門

賈船月下渡漁火浪中紅
渺然去無因一問源

方山

振策凌崇阜蒼蒼氣漸寒朝散啓巖壑秋水送江干
石路雲逾碧霜楓葉盡川將覓仙宇望望見瑤壇
別常秀才

千里意相合十年交欲全選哉管鮑子緬想思悠然
心遠誰知己才疎我自憐解携告明德三賦白圭篇

礪溪

大道與時會高年出佐王渭城感熊卜牧野奮鷹揚
礪上風雲護澤中星斗藏千秋經此地猶自仰龍光

春夜酬魏年兄

梁臺一日會兄弟百年情雲路參差隔江天魂夢清
風塵飄洛浦花月醉咸京相見忽相別勞勞嘆此生

夏日遊崔後渠先生山莊

黃閣久虛席青山暫借閑世情多拂意村酒且開顏
野鶴翔雲外風蟬響樹間蒼生應有意早晚望微還

送友人下第歸秦中

樺子成名易高才縱步艱三年春色去萬里此身還
開閣誰知己登樓強破顏可憐蘇季子踟躕度關

巫山

翠積推空水戟排遠天峽陰穿日半峰缺補雲全
夏雪凝如玉冬花繡若錦對茲靈地何必挾飛仙

鷗

青天一片雪泛泛點江雲度影迴華清心遠垢氛
偶然隨鷗侶定不亂鷗鷗野老忘機久照翮對夕曛

五言排律

贈同年孫季泉學士

東壁司文盛南郊獻賦亮辭弘原博典學古出名家
皇覽搜三輔羣書富五車綠承宮佩草紅奪殿袍霞
看合芸臺霧清除王案瑕珥紹傳七葉寒鳳驛三枝

六

談行情俱失孫龍辨自差曠懷窮惠子恢論屈田巴
雛鳳聯丹宇神駒奮渥漣綸紹世美麟閣擅清華

壽家宰許松翁二十韻

泰階聯壁映靈寶八龍生橋梓司喉舌鴻鴻沐寵榮
擎天標王柱含景駕精弘潤黃河秀出關紫氣紫
姬公延下士蕭相覽時英報主傾衷素憐才出性成
烏臺曾吐氣鳳閣早蜚聲節比朱絲直心涵水鏡清
裴王遜西晉許郭竝東京閣有狂生接門無曲士迎
納言借八座進善肅三旌大旱甘霖注層陰照日明
抑邪裁踪競扶正拔幽貞上省操彤管天曹理玉衡

夙聞通德論久著大臣名揚劔來淵略驗此儒上仁
公孫紛逸馭子姓列雌雄冠俱供騰英髦欲請纓
稱觴琛列宿曳履輝長庚靈杖優元老皇恩溢八紘

崔都尉山亭十二韻

達人懷散逸高抱契幽虛誰識公侯宅能同隱士居
竹蟠珠藥戶茅葢王草廬翠檻斷靈藥瑤牕置道書
潘桃牆外艷陶柳井邊疏離華濃堪握畦花錦可鋤
談經迎禦寇著論接潛夫進酒投甘果加餐摘細蔬
織松園闌苑壘石多蓬臺上鳳皇曲篋中鳩寶符
恍然似林樾只不見樵漁曲徑常時掃門多好事車

七

上大司馬蕙堂院大中丞王浚翁四十韻

徽降文章伯朝鍾清貴身一生慕慷慨半世落艱辛
豺虎叢中立鸞鸞班內親遐荒投竄屢宣室召還頻
釋褐參金館讀書近玉旻席分仙偶膳盤試內池鱗
清切文名重雄強諫道伸功曹方入楚團練又經秦
峻秩益蘭省徵書耀棘蒸官聯青瑣地直寓翠華春
獸錦三司憚貂璫七貴曠聖王開道泰賢俊啓幽屯
茅茹登天府仙才叩帝閭星宮賀將略象闕肅臺臣
機務兵樞重王章憲府新絳袍依日月蒼佩動星辰
井鉞挺青海參旗勁紫宸夜明許上策傳明邁朝紳

幄筭遠陞朝彈御府真龍蛇開廣鵬鵬避風塵
議論能專席半神迥絕倫玉羈飛綠駟金鎖聖朱麟
松節干雲遠葵心向日貞四夷通職貢百辟儼官箴
名姓傳殊域風聲動要津國威疏地紀王侯俟天人
方召朝端瑞臯夔廊廟珎汪洋懷有道瀟灑量無垠
倒屣延才俊開軒問隱淪門徒常執扇座客半懸鶉
沉滯須連接英豪藉巨鈞嗟予共中土邂逅之良姻
歌鳳常相憶登龍未有臻志同王粲傲身似馬卿貧
籬落觀紅樓野塘誅白頻一朝幸有遇四顧契無隣
願入鸞龍會羞隨燕雀馴喜公憐後進接席沐芳晨

簪履投嘉會盤餐備下陳青雲思有附名業竟何遵
冬夜西安魏太守招飲薦福寺十二韻

絳燈耀南陌花騎轉東林清鐘開持性疎鐘動覺心
化城連塞障香閣倚城陰地接昆明近宮前繡嶺臨
洞門穿水曲欄楸入雲深界外宮舍盡塔侵
月來金鏡朗星落火珠沉醉劉郎吟鉢吟
玄風悟證果惠露滌凡心
四禪安寂歷五夜淨蕭森
武關道中夜行

迢遞關千里昏黃嶺萬重成樓觀其角野寺送殘鐘

絲遶含林色微涼岸容竹林無月照花谷有
野燒推飛影影照深潭幽藍鳥還傍嶺人
崖通常妨墮峽深或急衝峭松方見觸怪石忽相逢
鼙鼓傳陰壑旗幟度夜峯樹邊窺虎豹澗畔出蛟龍
塵暗征衣袖寒生佩劍鋒四圍高嶂合數點小星從

石鼓關

鳥岑懸石鼓峽隘隘關危青磴千盤泉綠鱗九折磻
風霜凋篆古苔蘚紅文滋露濕傳聲歇山深應漏迤
淵淵陰戰發岳岳鬼二奇虎咆嚴殿夜龍蟠澗雨時
雷驚鞭列缺風亂聲鳴或棟立堅如鐵枝低脆若絲

飛崖帶雪戰峭壁曳雲旌何用勞關戍天兵橫嶽巖
迴文一首

回山王母宮迴文二十韻併序

回山古回中也世傳莫武覓仙王母降蟠桃瑞
鶴焉今其上有王母宮云夫黃帝時龍綬王駕
駿金母事傳且久矣余登回山雲峯合沓石壁
嵒岈下瞰涇川雙鳥縈紆而分派環山迴邇而
交峯俯城郭於巖峽眺林泉於清渚信一靈境
也乃展拜層巒祈老母壽考王涇州載酒相隨
登閣而飲且命八童為瑤池之舞適天宇朗霽

春氣襲人為迴文二十韻紀之取回山之意而

作云

焚香合殿遶勝景得遊觀瀟水岐迴夾塞烟接遠巒
分逕川原抱俯巖山郭看粉榆亂鳥下栖禽老龍蟠
沅動水搖綠聲披霞駐丹旻文五色麗石厓萬岩攢
熏閣蘭煙細觀臺玉露溥羣仙擁羽蓋彩鳳挽鳴鸞
焚棟飛文畫薛苔障錦幣芸階緩淨界桂闕肅空壇
勤禮瞻真象肅儀仰玉冠敷薦祈親壽永言頌國安
鼓傳幽谷節度散淺灘盪盪霧暗漠漠夕輝寒
聞樂天空轉泛危仙路盤雲洞瞰飛鶴竹亭迎舞鸞

士

十

薰旌望香者玉珮疑珊珊芬林快賞暫遠駕逸攀難
欣向花前舞醉從酒後謹醺醺晚上閣日暇盡餘歡

丑言絕句

京師九日寓省中

碧蘚侵丹砌疎桐掩夕扉天街披素景驚見北鴻飛
都門送別

燕山橫壯氣易水動悲歌送子金臺下愁看白玉珂

新月

晦魄光初露山河爽氣通常看朔日後欣賞九秋同

曉出潼關

四海已銷無曉關險亦平征人車馬出不曉曉鷄鳴

月夜望華嶽

玉鯉空懸釣金蓮何處開丹峰未作霧儼當夜珠來

秋夜登重慶澄清樓

排樹含雲態搖江動月華不堪楓葉落秋思黯三巴

江陵與王給事泛舟

風雲翻夙志烟水治餘情已得抽簪綬何須變姓名

荊州

吳蜀貫長津中原控八垠英雄曾困踣驕望一傷神

夏日翫晉帖

士

七

碧硯水浮香華箋玉色光揮毫思妙畫披帖寶鍾王

午睡

逸志有秋鶴雄禽拂劍花翻翻俱蝶夢何必翫南華

園中

暇日窺荒園清居愛澹蔬臨渠常自灌肉食笑謀疎

自歎

無力競錐刀浮名鶴一毛年來營計拙香飯飽蓬蒿

竹塢

檀藥淇水竹婁約浣溪花古今同一賞清興更無差

七言絕句

元旦早朝

銅渾氣轉開光日玉律陽回樂舞年萬國銜書同獻

壽百蠻奉曆松朝天

省中酬李都諫柬兩

洞戶清輝柳色新泥書朝捧下星辰省中染翰花生

筆池上鳴珂玉作人

報國寺送客

烟飛弱柳寺門開身著朝衫騎馬來送客片時經厭

苑那堪候吏便相催

訪李吏部中麓不過

士

主

春風幾度客京華每過尋君不在家日暮垂鞭獨歸

去宜春苑裏見梅花

趙總兵卿見叔

搏兔鷹睛勇冠軍金鉞隨鴈度寒雲可憐白髮馮唐

老誰為飛書叩帝關

印山

常咲田文哭雍門不知生死是朝昏黃泉到處英雄

骨只數印山幾種墳

函關

寒雲四繞舊山河古樹平沙秋鴈多躍馬馳車陵谷

變不堪飽眺一悲歌

銅雀臺

英雄橫槊弄金杯翠殿新粧甲夜開妙舞清歌雲雨
盡銅臺却咲是陽臺

黃梁廬生

幻術曾傳巧懾人呂僊漫道出乾坤世間縱有凌虛
客揔是黃梁夢裡身

龍門

嵐蒸霧雨蛟龍走水湧波濤日月迴吞吐星河天上
轉輾驅雷電地中開

士

主

冬夜宿山中獵家

千里紅塵拂客衣喜從借宿到荆扉山中氣暖還居

洞銀燭傳杯雪兔肥

長安除夜酬寶方伯

紫微僊客喜常攀幽鳥寒花官舍閑天府河山今夕

見洛城風日幾時還

吳武穆廟

天將霓旌虜氣寒可憐神勇自摧殘細看陶侃石門
事常使英雄泪不乾

晚唐荆川六首寄京師一二知已

其一

文章年少尉三禮校鉞今特爭五戎未施奇策傳玄兔空抱精誠貫白虹

其二

鷹蹕當年染玉毫山中較獵挽烏號英魂一夜歸何處怒湧江湖百丈高

其三

要馮三表繫繩穹軍務勞心力窮銅柱未能標塞北玉山忽自墜江東

其四

游談少小說井羅雙鑠會稱老伏波丈夫志氣常如此鵬鳥鳴時奈爾何

其五

欲從帳內應非熊羞向山中作卧龍身世漫隨胡蝶夢功名不上景陽鍾

其六

遠騎龍馬經雲谷復擁樓船下武林可憐未有封侯骨虛破平生射虎心

嵩陽集

汝南劉繪

七言律詩

早朝贈蜀中李舍人

絳闕龍光燭太清玉階仗馬繡雲縈
烟花萬井連星館羽衛千廬繞禁城
雞樹影含香霧合鳳池波晃月華迎
仙郎託諫兼高唱文藻爭傳似馬卿

省中餞王給事使平涼兼觀省蜀中

分曹喜接紫微東諫獵封章誰與同
雞舌近含雙闕下鳳音遙出五雲中
崆峒花發迎新節劍閣鶯啼指

故宮羽主只今方側席莫將袂服戀春風

春日早朝值雪

端笏晨趨鵷鷺行仙風吹雪逐青陽
西山集霰摧天仗東觀飄花裊御香
色奪苑梅爭鬪白寒侵宮柳怯舒黃
侍臣共仰龍顏悅曙館抽毫詠歲康

贈驍將口占

旗入寒雲繞絳畿功名三十建高牙
結交勇士多分賞恨減匈奴不問家
指紅袍翻虎穴獨騎白馬出龍沙
射鵰幾度鳴鉦後邊月昏黃玉嶺斜

送內江趙編脩使山東因歸觀省

紫苑僊郎氣作紅手持鳳節出關東梁山馬主雪初
霖汶水帆回花欲紅勝事應遊宣父里秘經還訪魯
王宮劔南二月風光好莫把嚴程任轉蓬

初秋錢都諫童宮諭張司業諸公倡和走筆訊
之

薦文有客賦長楊錦帙還宜秘苑藏月殿三花傳玉
藥星宮五色報雲章芙蓉水綈澄江影薜荔風飄粉
署香共荷聖朝無闕事相將染翰沐恩光

京師秋夜話周尚文總兵舍中

不信將軍貧得骨寒燈秋帳夜虫吟胡奴遠適非關

戰死士終歸不為金虎略常懷清塞計犀渠重業報
君心九重召對傳恩渥弓劍光輝動羽林

塞上 五首

其一

漢家節使向金微五路軍書日夜飛白羽朱纓徵上
將大旗雲馬急重圍風高絃響驕胡騎月暗營空死
士稀誰挽金戈還耀景凌霄峰外振皇威

其二

文皇天馬歷龍沙朔雪胡塵避翠華黃霧北開玄幕
帝紫霄南望玉衡斜軍中殺氣凌遠塞外游魂隱

暮笳回首斷門氛殺暗數看佩劍拂霜花

其三

昏黃塵色暗雲中都護軍前戰壘空魚鳥未銷青海
箭斜狼盡引黑山戎驕兵嘯月常袖刃上將宣威未
挂弓馬永憤傷梁鎮死飛狐壇樹泣秋風

其四

黃河套內漢垣長十二金城接朔方菟塞迢迢連沃
壤龍旗曩曩成風霜向來妖虜通種懷只遠榆關空
戰場西北甲兵誰可論還期上策出朝堂

其五

虞聖當年逐犬戎火篩款塞兼華風越珠南入爰方
爭宛馬西來絕域通中國正逢周道盛君王不數建
元功東都今日脩車馬還見興師六月同

天壽山

寶殿陰陰松桂繁蔥蒼佳氣轉晴原四圍翠嶂環周
寢百道靈泉遠漢園金館花明開鳳女璫臺竹密長
龍孫祥煙盡日飛丹宇萬歲千秋帝宅尊

漢江晚渡

岸夾樓臺花霧暝近看沙燕撲蘭汀連朝雨氣飛雲
夢一片春波下洞庭湘竹堪憐煙有香江離不見草

青青鳳歌人去扁舟遠漢水多情風自停

渝州送別駕周子東擢工部員外郎

清華官屬大司空入掌輿圖職事崇黃綬
吏亦符櫓有素絲風柳煙隨馬青門外花露沾衣御
苑中誰道風流何水部恩波已滿蜀江東

九月渡瀘寬陰雨興懷寄曹白山劉初泉二學

憲

牂牁南下水悠悠楓落猿啼一繫舟山雨不知秋思
苦江關還向夜郎遊雲寒洛浦鴻來少樹暗巴渝人
獨愁為政風流方忝竊西都文藻藉曹劉

士

晚泊漢陽谷謝內翰走簡

四

雲移漢口樹依依倚欄長吟見吏稀楚地樓臺連苑
迥吳宮花鳥隔江微片帆自任風波去獨鶴遙冲天
漢飛尺牘江邊問訊鳳林詞客憶玄暉

夜宿吳市寺

燈暗雲門鎖碧岑清機獨發夜陰森赤虬座上聞空
樂白象壇中轉妙音迸水浮花泥淨院疎松冒月動
幽林香衣繫寶誰人識一悟方超前後心

寄友人江干宸勸赴京師就選文學

綵筆當年藻思雄功名羞謁大臺宮向來進士驚孤

鳳老去閒心逐野鴻雙眼合穿千卷畫一袍只在萬
山中絳紗青屣諸生席更使儒林重馬融

成都鹿鳴宴贈王解元續宗

歌聞湛露綺筵開遙拜恩光日下來香齋瑞除遊月
宇花圍繡幄近蓬萊群公高唱標薇省才子新詞擬
玉臺六朝有玉臺詩體露詔方巡金馬地雄文先薦五雲台

中江道中偶寓華藏寺

香闌何年結翠岑浮生暫得此追尋飄飄松樹千花
散寂歷寒空孤磬音山鳥下階窺淨業竺僧留偈說
冥心溪邊莫訝喧聲鹿候吏催行近竹林

士

重慶演武殿呈夏兵憲

五

森森羽騎漢軍營今日巴江已洗兵劍閣雲光搖綵
幕雪山寒氣上危旌桓伊笛裏關河遠庾亮樓中風
月清上將由來稱不戰談經時得引諸生

二月過秦嶺

秦雲日日障層巒漢使蕭蕭過七盤水隔仙巖尋不
見烟迷鳥道去還難青春木放花枝動碧間空餘雪
氣寒千里那能瞻洛浦遙遙一鴈度長安

二月商山道中

遲日空山有客行日光山色轉新晴峯前行陣看春

鴈樹裏笙簧曉曉驚雲葉全隨幽洞迷桃花半隔山
溪明此中便覺逃名好

海印寺會同年月中和趙翰林大洲作

銀燭花宮夜復清同臨鴈塔憶題名百年勛業看人
立四海豪雄一日情烟散香林人盡醉漏傳絳闕月
初明最憐士鳳文園客一陽陽春少和聲

春日 聖駕謁天壽山扈從

乘陽二月開宸駕綈騎雕戈擁六軍鸞輦九衢隨鳳
管花迎八馬護龍文朱旗半映西山日翠仗全分北
闕雲扈蹕從臣誰獻賦羈雌應愧入鵷羣

琵琶

截得龍門一段桐響含清角與仙通鳳頭軸轉分三
象龍腹絃調應八風怨比湘靈添寂歷和如綠綺覺
空傳誰家樓上吹羌笛愁聽那堪明月中

春夜與張壚山對酌和韻

曾向岷峨識王麟子領渝州時曾千旄此日駐淮津
燈前咲語文章客天畔飛來骨肉人重義不須投白
壁衰年却喜和陽春知君不久趨宣室時張君以同
駕應憶滿第一病身

秋日懷傅中丞少麓子功功部議攻予公在

四海無群苦自離龍驤豹變失風胡衡陽文士極
英蕤市春風竝玉羈識面先從通藉日憐才曾向考
功時衡書幾欲遙相訊霜冷湘潭鴈度遲

送山東羅生赴汴謁西亭宗尉

燃藜雕閣慕高賢梁苑征鴻忽隔年刻集奇文應足
卷注經箋筆到何編銅池舊鑒漂雲墨金埒新開靜
管絃共道齋居迎客少曾生問字却堪憐

莊上閨家童習射自嘲

呼得奚童弄弓矢獵心應愧白綸巾常年躍馬真無
賴負氣談兵亦絕倫塞上勒銘非我事花間取醉自
由身六句健臂還穿札今古者英得幾人

有感

橋下青衣膽力麤于今烈燄徹紅爐道心與衆同春
意達士知子非懦夫莫道閑爭傷雅量願令好日不
權娛十年利劍光藏匣一任無因投夜珠

醉中口號

酒力才勝三四盞酒中天趣我知真劉伶元是文章
客李白終非麴蘖人萬頃滄溟稱大量一腔元氣
長春只從晚結花神約日日滔滔自在身

玄湖送徐太守龍河

片片浮雲伴客還，知心語罷淚成斑。共憐宦路從人後，却怪才名滿世間。醉酒直拚傾北海，看花如夢度春山。知君勝有及時興，莫向江門久閉關。

陳生時雍贈箏謝之

慷慨當年擊越鉏，疎狂今日理秦箏。錦囊新解朱絲直，寶匣重添玉柱明。高調正宜花下曲，煩音不耐醉中聽。焦桐綠綺非無意，別鶴離鸞怨未平。

七言排律

秋日燕劉中丞池亭泛舟

遙山合浦遠華堂，濟葉寒莎映綵航。三徑烟蘿含暮

景，一川霜菊媚秋光。旌旗未度青溪曲，簫鼓先傳紫嶼芳。觸轉松風迴玉勒，約開蓮霧盪牙樯。石當陰竹垂雲影，樹拂菰花滴露香。忽覩鑿渠歸樂圃，乍窺雕磴透芸房。峰霞入酒深相感，瀑水沾衣濕不妨。薜荔爭鮮牽舞袖，芙蓉故放送流觴。白鷗驚去衣新侶，玄鴈飛來續舊行。染翰臨池逢逸少，裁詩紀勝有應場。堤邊籍草全蘭采，林內攀枝半桂芳。訟府經時真潦倒，習池取醉甕徊翔。

嵩陽集

汝南劉繪著

七言古詩

鴈門行逆重侍御按山西

鴈門屹屹擁金城，苑塞迢迢列王營。峭崖直上翻來井，舞關橫絕控幽并。萬壑懸梯鷗翼息，一夫抗戈鷹騎北。天柱峰高競虎踞，黃河浪捲連龍勒。單于飲馬突河傍，狼烽夜照通漁陽。右樓風鳴塞草脆，銅鞮霜本鉉強微。箕神羽邊書狀，直橫嶺風雨疾。犀甲將軍天上臨，鴈衣直指臺中出。少年拔筆氣凌霄，日

獵黃山射海潮。白馬雄談摧悍將，青龍寶氣懾天驕。星宮武庫動金鏃，七德龍韜運九重。紫燕嘶嘶頤苑白，金力挽足司農鴈。行歷歷隴頭分菟，笛飄飄寒外聞。雲黑騶鳴朝度絳，月明烏繞夜陵汾。七校援旌爭決戰，五官懸檠如飛電。日舍還教挽一戈，天山定復傳三箭。元戎號令轉金微，御史風霜肅武威。皂囊奏入明光裏，漢道靈昌振九圉。

春夜省內寓直

月轉周虛映宿光，烟飄漢署引僊郎。初持御府黃門被，已接天衣侍女香。憲前鍾報即長樂，戶外燈懸是

建章銀浦初飛陂南館羽林堦前睡已滿司隸典英
入禁齊丞相留對歸家晚珠箔高牽動關鈴金鏡
懸傳漏板聲觀魚盤雲半遮龍池鳴咽火全斜澹
晴空遠度風盈盈芳樹暗藏鴉露滿天街應輝柳
迴上苑想飛花丞相清切連華屋夜深尚剪芸窗燭
起華離為諫獵章袖裏並和陽春曲天長地久煩
年萬國歡騰仲御建共道韶音博士奏還聞亦膳大
官傳方愧小臣空食祿明朝宴會賜金錢

盧江別趙舉人小洲

秋風展漢白雲消秋江濤水紫楓飄翠中奏曲清遠
怨陌上行人歌且謠月華流影度中峰桑葉隨人落
上宮將詔芍藥花難就歌賦將龍調未終歡極下悲
黃鸝散情多莫作白頭嘆連鑣未解凌風臺把袂重
登却月觀的的流螢點曲地啼啼別鶴彌羈雌凄雨
侵朝分北葉寒風一夜轉南枝梅館停雲識已晚蘭
舟隱浪去忽遠嵐氣霏微獨駕歸波光明滅空延卷
祥鸞欲自覆棠陰孤鳳誰憐在棘林離懷難盡蜀山
澹交思無言巴水深芳芝已醉同居味早梅願托
來心

出塞歌贈固原總兵魏時

將軍出塞擁節鉞風高雲鳥天山發陣前俠少爭先
鳴馬上歌童俱勁卒萬隊旗翻玉塞雲六鈞弓抱金
微月鐵柱泉邊秋水清賀蘭峰外黃塵沒西夏前年
虜騎多夜來渾脫渡黃河爭見信陵持虎節還看魏
尚橫雕戈天兵斬獲汗成雨匈奴枕藉血生波殘月
紅城胡騎哭雄風沙井我軍歌緩轡歸來仍射鵰星
暗轅門照華燭錦屏繡幕舞迴榆翠管紅牙泛醺醺
犒賞戰士給胡馬執取蕃奴呂胡曲素士燈前擣蒲
喧美人帳底琵琶促天明賀客稱羨同將軍醉酒不
言功捷書入報龍顏悅歡錦雕弓出九重壯年三十
立功業絕域萬里偷精忠佩印封侯拜天子蒲萄

宮裏宴春風

汪生篇

南陽汪生已白首春風逢我出峽口夜解青絲携玉
壺長揖為勸山中酒自言少年氣冲霄文藻琅琅稱
射鵰獻書未能干氣象江湖書劍空飄飄高陽酒徒
已落魄慨慷平生重然諾豪雄四海半結交黃金逐
手那能惜只今破座身已貧北走燕關西走秦梁回
彈鋏向當路青雲天上無故人我聞此言三歎息汪
生起舞氣指髮天子臨軒網俊才那知文士老被褐

王戶侯

少年百夫長，抱劍氣英英。臂挽烏號弓，手一發萬月。
白羽鳴生射，虎更射鵬。鵬中結客臂，橫馳金鞭揮。
霍起寒霧王，驍躍騰飛騰。騰飛騰，騰飛騰，騰飛騰，騰飛騰。
報主心無貳，萬里橫行不論功。千金自解酬知已，風
雲杳杳名未興。向使，向使，向使，向使，向使，向使，向使，向使。
國士憐君如李陵，大夫立志在年少。登壇事業誰能
料，君不見終車弱冠取封侯。關門老吏何足道。

秋夜荊州同年交王郎中携酒來月泛舟

渺渺滄江萬里澄，浮雲盡歛大微清。水瀉寒流天一
色，星連白露夜無聲。寒流白露交相映，湘瀾沅沅開
天鏡。三峽冷冷濤浪遙，五溪森森氛埃淨。竹影交侵
潭月移，花香不斷浦風吹。江光山色相吞薄，春去秋
來空寂寞。莫春透金堤，綠草萋萋秋涵錦。水丹楓落洞
霜冷，玄鴈歸渚蘭汀。並任芳菲曉沉孤嶼，留殘月昏
伴寒潮送落暉。錦纜牙樯去無已，王孫棹入烟波裡。
玉蕭吹徹玻璃宮，輕搖歌扇香風起。年少詞驚丹鳳
林，碧水常流錦繡襟。羅縵自聽滄浪曲，擊盃時對芳
洲吟。濁世喧喧俱可嗟，何如江上臨丹霞。朝發清苑
折楊柳，暮橫龍笛落梅花。更聽靈妃揮寶瑟，還逢神

女贈璿華敬看天上支磯石，歲而明河一泛槎

送童宮諭內方得告歸省燕呈廖洞野學士

金門蒙客稱辭宗，揮毫吐出秋霜鋒。氣臨華渚寒金
鳳，手接天潢鏗玉龍。洞庭水滿溢春雲，鴈度湘沅憶
舊群。平旦飛章辭魏闕，東春彩服訪江濱。都城三月
風日好，群英祖帳留芳尊。別思難裁易水濱，歸心已
逐荆門道。華車寶馬趁芬芳，承恩萬里生輝光。柳
花飛旂千絲繞，花撲征衣五色香。海內鉅人玄素子，十
年不見知何似。若書鹿門攜長松，行吟楚澤綴芳芷。
平生交誼君最深，此行應訪向陽林。滄海明珠應並
耀，崑崙雙劍還相尋。

屢聞邊警不平為滅胡行呈一二知己

玉關十日暗塵封，漢兵鼓行滅狼烽。銀甲照耀十萬
重，蔥海波翻驚玉龍。玉龍橫絕長城外，六鰲撼折崑
崙峰。赤符急天文，白羽麾神軍。星逐雕弓月，風隨鐵
騎雲。雕弓鐵騎祁連度，胡奴夜哭飛狐路。將軍伐謀
動鬼神，健兒轉關開烟霧。左賢落馬血濺草，冒頓勝
挂陰山樹。河魁戰不歇，赤光搖列缺。左拔燕支山，右
斷桑乾絕旗影。翻迴瀚海波，馬蹄迸盡天山雪。春風
射斷交河水，紅波尚帶匈奴血。壯士揮戈氣吐虹，金

鹽授鉞成天功黃風夜吹旋頭死七十二星環紫宮
八千萬歲漢道隆天迴日轉淨華風

胡山歌贈李中麓少卿

岱宗氣東奔靈秘吐胡山紆迴未可斷奇魂向中蟠
芙蓉秀色搖空碧一峯去天不盈尺陰雲飛石鬱冥
濛嶠嶂傾崖掛海東眼前星光何瑣碎掌上日色忽
瞳矐星光日色互相耀緒氣燒峯海若笑扶桑枝邊
鳴陽飛大槐樹上天鷄叫倚峯杳杳望蓬萊望見威
宣節使催仙客多留人馬跡神工幻結金銀臺巍如
虎踞垂三足窈窕更看有中麓萬年石上繡紫茸千
尺巖邊下黃鵠紫茸黃鵠出荆榛曾有山家此避秦
曲溪半似武陵路幽崖時有上皇人上皇之人李北
海精英蓄洩幾千載雲霧床頭護秘經星辰筆底搖
光彩近來知心託李侯我欲從之向章丘伊呂之事
不可見且當與子駕海凌峯汗漫遊

送王經歷赴榆林

君不見玉關連日羽書飛為報驕胡不解圍雲沙壓
塞動宣府烽火連營照武威將軍虛左推任俠豪士
借箸籌兵機旌旆搖搖出鳳京日光塵色壯君行玄
漠飛霜開玉帳黑山乘月動金鉦長驅已見嫖姚將

畫計今傳阮瑤名少年我重孫吳略常憶臨戎度沙
漠持籌遠捷左賢歸轡弓仰射天狼落只今送君氣
轉騰始覺雄心未銷鑠我有龍文寶劍名湛盧欲得
單于頸血塗雪花片片未曾試把君仗之西擊胡立
功豈必上麟閣不報君雠非丈夫

送顧聖少遊蜀中便寄渝州諸君子

天涯飄泊閭閻客仗劍萬里還西行秦姬當壚作吳
曲為君勸酒春風生高歌壯遠遊三杯與君別飛馬
遙衝劍閣雲征衣直拂峨眉雪空江畔芙蓉萬壺披
雲松歸漫巴渝水聊醉金碧峯棠溪花正艷安居酒
復濃城中士大夫多豪賢客中相見應相憐畫舸美杯
送明月古臺搖筆凌飛烟倘憶往年一相訊殷勤為
我傳芳信離亂中原尚有子兵戈滿地雙蓬髮塵海
萍蹤無定居夜魂巴峽幾凌虛秋風送客腸應斷莫
怪山人嬾作書

長歌贈張壚山

張君十四著才名橫筆風烟動錦城二十射策明光
殿天子稱辭似馬卿憶昔江州識君面綠鬚
相見關門老吏嘆終童金閨學士迎王粲
悲秋風羨君文藻爭春艷輶軒遙度碧鷄山清政曾

留白馬縣只今重義酬知千里俯仰意不辭
華繡照顏色把臂宛如初逢時泰山卑兮意氣高
周事業歸誰曹我今灌酒日欲醉世上萬事如鴻毛
白玉塞黃金關丈夫聲名須早著心緒千層巫峽波
相思一片峨眉月

張琴士歌

四月黃霾日日飛郊原秀髮歷漸稀遠城羽書書夜
急黔首半化為赭衣予頗憔悴為時恤荷鋤溪畔百
憂集空心一片捲白雲手撥山嶽不能食嗟哉張生
何處來抱琴直到幽篁臺長揖強我聽一曲調絃促
軫情神開急張緩閒發慷慨忽忽小閣生風雷曲罷
逸氣昂眉起高談世事如流水泰山平地反覆間風
塵遙隔湖山裏自言年少恣遠遊東走橫嶺西梁州
足跡恨不徧五岳蓬根上天那復愁絳羅吹笙歡可
留綠楊蹴踘踏芳洲天竺到今只如此一十二運知
誰收有酒且醉高陽子勿令感感若蜉蝣我聞此言
坐長歎倒心迴腸解塵絆乃知江海多達人彈鋏朱
門擁風听嗟哉張生吐氣若流虹風雲不聚荀荀宮
疆固多少無賴子橫槊躍馬立功五陵豪客自落
魄琉璃匣劍鳴霜鋒寄言綰組握珎之人慢矜侈教

逐豈必皆愚蒙

琴士名子雲
酬阮司訓見

劉郎湖上百花開城中車馬旦來波光乍起飛鷗
渡柳色遙依歸鴈臺桃花流水望無極鳴鶴伴絲
相催邯鄲歌裏輕霞落武陵源中醉仙客水蘭舟橫
蕭管繁弄杯卧見楚山碧阮翁學儂不住家天台採
藥飯胡麻夜逢僊女贈蒼珮朝謝諸生捲絳紗已見
流泉飡玉乳何須叱石問金華碧山此去孤鶴親翠
逕遙知最桂新文園肺病遇冊訣常駐煙霞洞裏春

陳副郎素題野道士卷

問道海山翁因識野松子海山妙化機野松遠元理
海山八歲通僊靈二十便欲學長生三十安裾金門
裏傲岸調笑排公卿薄遊不厭平生志飄然五嶽烟
霞情世上繁華已絕迹結交但有二三山客野松原是
箇中人白雲相邀意俱適人傳野松性氣豪我見野
松論亦癖七尺長軀不識字自誇通籍仙都吏濟北
橋邊過至人但覺耳目與人異石山到處倚長松破
袍那復知春冬座上拂衣談白馬手中擲杖飛青龍
君不見魯連能射聊城箭子房一舉人不見古之

僂半任俠世人那識東方情噫吁嘻世人那識東方情

西峽寇警 升序

予使秦中還宿西峽口夜二鼓火光入驛舍中
人聲驚呼乃汝蔡襄鄧飢民流竄西奔蒿碕
本來掠西峽旋趨下村去微明有三五父老來
謝曰微使君是夕吾舍皆空矣予登車慨然為
寇警篇

西山盜寇斂斬木居民周防夜上屋小兒牽爺無處
藏月暗荒牆婦人哭予亦周章出四望雲沙慘淡
風颭郵亭破壞關吏走燈滅床頭睡兩僕嘔啞人聲
風雨飛炬火相維照山谷兵戈鏖鏖動地來綠林橫
厲連呼速飲衣挾策坐空堂俟彼來時一相告王人
行李甚蕭索惟有書卷三五束那知盜兒亦良心竟
夕不肯來相觸大呼無得驚使君隨捲旌旗向林麓
東方日出驅車行但恐居人見傷毒居人兩兩向我
言此輩原不事屠戮入市逢人不攫金但取衣袴將
食啄我聞此言深咄嗟赤子弄兵非所欲官兵追捕
日困急釜魚但免須臾活誠看阡陌白沙空村居強
半逃亡屋去年大水漂廬舍今春麥苗雨不足釋鋤

賣犢向四方不能回首戀骨肉一身已自填溝渠何
心更念相殘極安得會圖報明光痛哭使彼相生育
招安須有富青州北海冀君來司牧鴻鴈嗷嗷適故
園黃鳥無食他鄉粟太平黔首服王德紫閣老人語
王燭

雙龍劍引寄武功張進士兄弟

添水之濱躍兩龍雌雄變化騰霜鋒九天挽轉玉芙蓉
妖氛六合潛其蹤太乙神人燭紫焰六丁駕爐揮
精豔崑崙忽劈瀑布飛冷光射天入太微二十八宿
暗王宇雷驚月走墮桂蠹風胡靜卡不知名湛盧錯
魚何敢伍決雲神物豈無主芒碭帝子遷應取

雙鶴篇贈張年伯用初唐體

五嶺淖風埃三山結雲色億宇參差紫翠連瀛洲靈
秘黃金飭神人開宴敞晴暉雲女星官下紫微龍鳳
樓中羣瑞集日月曜前雙鶴飛雙鶴飛來擁軒蓋絳
纓比翼祥空外暎月昏過華微峯薄雲映入蓬壺會
丹頂金精轉玉翰綠縹緲紅采照雲端靈鳳共止珊瑚
樹瀝露相冷翡翠盤珊瑚翡翠特相宜雙鶴弄影向
瑤池蓮花臺上朱鸞共芝草田中青鳥隨朱鸞青鳥
常相向洞簫纖婉鳴負吭蘭庭桂旂引翔翔瓊殿誰

宮同和唱此時上帝御丹臺此日羣僊捧壽杯續續
閣闔天花落縹緲青蒼像樂奏天花仙樂歡無已更
看雙鶴連翩起短舞長歌寶樹前稱觴獻壽香霞裡
自言前身是浮丘麻姑與我來同遊桃實三番見玄
圃桑田幾度迴滄洲千年一住人世間萬里恒山今
又還待得靈雞俱矯翼六翩翩朝帝關

嵩陽集

賦

陽春賦

汝南劉

者

元冥敷紀泰始受籙皇皇后帝景命永穆瑞應蒼精
化肇東陸今茲下民云何八穀咨迺凍餒克爾育
伊若爾德靈煦載附蒸蒸皇皇既震既煥惠物無擇
洽彼九隕咨汝惟欽司命有肅帝乃諒日協時乘厥
嘉辰其日在虛昂中是辰耀心光於中曉闢皇路於
左神握太德以披甲揮斗耀而指實繫太皞之微踵
任勾芒之重臣乃冠三春領四時統百官均四海五
氣順布八卦列形噓炎井之微焰解天地之增冰扇
條風於陽谷迴玉衡之華星持絳符而當冬振蒼珮
以昭靈於是宗伯啓儀羣工表列東郊聯事升茲玉
帛朱鸞候乾丹龍弭節灌於泰壇贊臭昭晰彼皇
夏淫於函澤各操休氣牲牲於潔潔縮江茅以醴清霽
方鼎而飄烈披繡幕以遙張擁翠旗而高揭香輿轉
而續紛寶騎馳而蹀躞秦姬隊舞以疏如邦重元歌
而飄雪奏黃帝孤竹之管彈嫺后靈和之絃鍾考九
龍之震鼓擊雙鶴之鸞燦都荔之芳焰陳晚蘭之華

鮮珠繡絲纈玉燭焚輝霞飾綃戶霧敷雕房綺花
彩琪樹分行若乃仰瞻霄路疑睇天門非烟非霧
鬼若神乍有乍無或飄或淪恍惚見帝赫森有曉駕
豐隆莽招搖旋日轡揮雲翹馳風馭鳴雷稍碾星渚
疊紅橋派霞綵宵烟綃牖明為其睇隊纖阿為其燭
輶載露潤其輕翳綠雨灑其塵颺帝乃御彼皇恆爰
駐飛軫摩后輯瑞星七政度度六節氏引關
逢齊軌困敦調鞠迺道以和序獬魚祭而應
候柳梯簇而鼠去麥苗齊而雉鳴梅杏翦其丹英拖
桃回其緋秀也而倉庚載鳴索芭登伏鷲禽禪化玄
鸞歸復矯飄飄而曳虹焯焯以吹霞洋洋津其分
葉桐艷艷其綴華谷風搖搖澹澹協氣涌涌亨嘉發
英乎有象洪浩乎無涯于時人神欣慶品彙用休百
禮既至萬籟和柔凍餒載興苦若咸瘳揚爾不陟振
爾陰幽鵲云調綏履諧儔士女騰懽幼艾優游融
融洩洩至玉浮浮士交佩于澤圃農借耒于田疇工
談技于闌闌商賈會于方輞公卿助藉以習樂保介
乘參以思操聯環以諧貧之俱周閭閻既睦封疆孔
脩陳迺遷篋置迺置罍灝氣沕沕靈澤橫流油油熙
熙陰陽相嘔分列鳳章炳煥龍吟文華錯采懿德

消鋒燧于青微絨金泥於熬丘榮鏡朗于繼照玄
感於六幽委哉愉哉載歌且謠孰強孰弱孰知孰愚
造化迴乎乳象靈蠢浴于宏休一元正始于寰宇三
皇重御于神州也亂曰高陽攬轡辭參中實寶耀景
標瞳矓羣物開朗四鴻蒙野馬氤氲搖丹空星座雲
官下紫宮赤麟翠鳳昭皇風義年先日欣昌隆
九苞 井序
九苞者繪當春蟄蟄之作也繪托身黃野野野
楚調追思靈均沉鬱而汗湧宋玉秋心之蕭瑟
于迴轍躍
皇與神志曠朗當茲春和流澌發響谷鳥和音觸景
鳴籟寧無殷乎趾躔辭繁思不敢竊比二賢其
連遇汚隆則同節而異撰也風詠暢懷作春毫
絳霄
毫余懷際此正陽兮闕獻歲之嘉辰企北斗之東御
兮洽六合之鴻春察羽籥之闐緝兮舉羣芳以郁芬
余思親九陽之麗兮融洞覽而無垠雲泱泱以滿秀
兮風蕩蕩而搖魂踊余情於絳霄兮披靈暉以迴露
挽豐隆之駕兮拂招搖以凌厲挾紅霓之雄雄兮俯

沈茫之何際飛銀浦而雲邱兮欣嚴子為我占之
河鼓之邂逅兮驚顧余而延之左宿于玉梁兮窺瑤
林之春華復想彼支石兮躡萼萼之仙莎綴護萼於
漢渚兮爛奇服與同葩推珊瑚之玲瓏兮披萬樹以
凌霞神禽奏音於丹頤兮翻赤鳥之歛塵倒纖阿以
旁引兮走姮娥于方諸霍露歷兮耀甲飄電旗兮明
臧控算尾兮掩挽槍攀華蓋兮招巫陽旦夢于龍角
兮夕宿于房周容此春空兮聊茲相羊留秀句于井
幹兮弭節乎天梁持玉衡之靈杓兮醉帝壺之三漿
睇八紘之融融兮匪纖縷之蔽也曠光景以流電

甲

四

何陰霽之忌也歎曰雲棲暝暝飛轅兮星宮翹翹
隱默垣兮列缺搖蕩奮當藩兮天蓬垂翼河梁翻兮
哀余惻惻悵天門兮

蒼丘

宅余懷邀彼東陽兮探九陽之靈居何蹉跎而自殫
兮垂俊翮以委隋瞻轉桑之廓景兮馳精魄而邁蓬
陽侯濫而橫波兮渺阻吾之前路遂不能駕此八龍
兮截天河而飛渡邊蒼丘而直往兮殆心跡波靈臺
弗決旬以投駕兮湯道遙以飛步望羲和之飄盪兮
或藉余以順風攀扶搖而岌岌兮倏兀萬以上乘飛

廉迺疾驅兮紛五色之斑龍適東華之顧余兮嫵然
指我以翠宮歷崔嵬之嶙嶙兮息若木以幘幘左窺
湯谷兮見丹光之瞳朧右盻瀛海兮分霧雨之溟濛
玻瓈爛兮靈鎖開青鸞舞兮翠翹迴白澤冲兮蛟虬
窟屈氣接兮金銀臺大桃實兮累葉扶桑華兮搖搖
孔鵠吸兮歷歷天鷄叫兮嚶嚶紛總總于青陸兮塞
蕙庭而藉之班陸離于遊渚兮紆余轡而下之歎曰
飛柱棲稜霧濛濛兮咸池湯湯爛爛兮文騏既駕
飛豹從兮長人吐舌錯牙鋒兮血趾沾履瞻先行兮
帝閭輝輝燁燁于望兮

甲

五

銀闕

西極兮銀闕璇璣兮瑤臺三澤兮赤波十平兮靈崖
花燿兮燦燦升吐兮斑斑白華兮蒼韭黃實兮樓栴
葉兩龍而上兮凌不周之顛使四鳥而遊兮飛歷乎
霄淵左顧於小華兮坐箭筈之翠林見鳳巢之巢景
兮卵雜色以縈文鸞驚向我鳴兮鸛鳴和之以巧音
綈綈藏裸以躍兮黃獸舞而嬉嬉穿曲淵之皎皎兮
采璆琇之爛爛升玉壘之層輝兮結素霓以為幔老
童招我以前兮笑而飯我丹粟拍長琴雙飛兮中途
贈我昂昂轉逢天虞之帝妻兮向月渚而遙浴曳青

碧雄黃兮釋厄黃之流毒拂白柳之瓊絲兮攬靈風
之首也晞髮于津眉兮附玉甲之蟠也田覽月氏諸
域兮關吾心之西牖也柱竹杖于崑崙兮顧不足以
紓吾之恫也歎曰威蒙迢迢越海外兮黃馬扁文騁
異態兮常羊之坳飄雲蓋兮軒軒岸我我不我賴兮心
漾漾兮流濁淫魂慌慌兮遡丹連結憤鬱兮滯雲耕
懷九招兮偃長旌

炎洲

奄懷兮八海何為兮怛怛憺憺兮不憚焉薄兮南征
曠懷兮六漠迢迢兮屏營迅舒兮飛臂直端兮長翎
炎洲兮煥彩橫連兮赤城丹鳥兮前導祝融兮遙迎
欣願兮鵲山徑渡兮流英邈邈兮諸毗堯光兮金靈
羽峰兮揮秀浮玉兮搖瑤渤海兮曲嶠丹穴兮焚焚
朱國兮八萬赤水兮迴滌孟涂兮啓余冥寐兮先行
瞿父兮不死導我兮長生相如兮珠藟一飽兮丹菁
湯窺兮砂林週遊兮鄒亭神人兮二八赤肩兮火睛
霞衣兮烟縷星冠兮霓旌挾子兮志覽投轄兮海汀
攀元兮四照披葉兮桂榮解余兮栗烈流艷兮崢嶸
歎曰蒼梧鬱鬱懷舜靈兮桂林八樹暖余征兮翠巖
鑒遠未息爭兮伏行人語多徃徃兮一身三首松吟

吟兮海草蒸蒸上世盈兮撫軼燎寤巡前衛兮曙
感感易經營兮

關風

奄懷兮關風問路兮崐崙憤憤兮焉適誰謂兮長
氣曠兮旁迫稍越兮摧靡婢媛兮如蛸元厲兮安
九老兮憐予扶我兮玄車啖我兮石膽五芝兮相如
采菱兮翠水碧落兮舒徐獲馬兮青津馳兮駒駝
繞日兮三匝實掣兮六虛沸空兮冥海弱水兮靈
風山兮空響元洲兮綉彩書牘兮燭除赤豹兮
綴花兮如輪千頃兮三桑照耀兮絲木十洲兮飄
甘華兮鐵葉白鶴兮降翔欒桃兮碧李丹雘兮沙棠
立單狐之絕峰兮倏投足于泐水方躍馬乎涂吾兮
又休氣于青綺開幽景于微簾兮庶極吾之宣朗也
逸鄧林而下兮過快風響之馳騁也臨鷄弭之颼風
兮顧不是唯吾之塵鞅也浴液女之靈秋兮尚不足
洗俗之塗壤也歎曰維龍之峰截青冥兮相柳之董
淪血腰兮雪片如席飄水城兮玄纓蔽空集廣庭兮
一手一目散嚶嚶兮黑水如漆凍人骨兮僵臥如登
誰能權兮挽我輕輶旂載東兮我思關關遊霞映兮

綠園

登縣園兮望繁花之離披洞綺寮兮疏寶樹之靈曉
窺霞牆兮渺不知其所神山玉海兮錯錯桃與落
款若梅李之煌煌兮垂琬琰之旖旎紛珠貝之奇譎
兮察名卉而不知週薪檀十運兮揮陽花以爲離叢
離岸于桂露兮儼摩尼而凌翠翻朱藥玉帳兮層蒙
迷其所如拒花縣于日旁兮照提羅之萬面赤柳颺
雜采兮宵鷗猜于瑤臺琳瑯于析木兮然縹緲之
歲寒班醴泉之雲草兮蟠祖洲之金芝綴天花于玄
霄兮恍飄乎縹緲若芙蓉之萬朵兮於凌室以參差
剪諸與于青碧兮挂黃聖于瑤枝烈星精之樹兮燭

瑤池

聖哉絳壇兮環洞壺之芳津招屏仙兮飈天風之清

礪華之灼灼環藍松百丈兮拂丹龍之秀縹翠栢而
花如鏡兮爛五色以揚輝天雄吞江珠兮飛茯苓之
赤絲若菊英而金莖兮湛藍露而如飴飄落蘇之流
香兮似旃檀與辛夷抹青蓮蒲昌兮墜桂露于月幃
余既好此衆芳兮結玫瑰以爲衣絳濫埃於垢景兮
色儼都之華滋歎曰開明之西蒨琪樹兮鈎吻烏喙
雜華路兮翠蛇所蟠伊誰住兮孔雀之巢時較度兮
陰草萋萋飛塵烟兮曉波瑤池訪玉像兮

珣星冠霞旒兮班涌涌之鳳麟龍宮而鼓兮繞九
之流雲媒王爲兮偕曼倩而遨遊造父假我飛轡兮
凌虛子而相伴東王父挾神駒兮登天廡之飛立鍾
鼓青羽兮邀韓衆而且留訪王公于紫雲兮問我以
丹鉛之漿遇黃翁于白海兮同洗髓而含光吸玄天
黃露兮播芬帟於道傍脫布龍下鴻蒙兮問離朱與
方明太帝受以都茅兮歲一片而休粒仙伯與公兮
衣芟荷而瑤緝洪崖及玉精兮偃佺飲以甘汁北郭
駕辟邪兮子晉吹玉笙也長房戲壺天兮飛真飄翠
旌也居房去紫海兮谷希化星精也擁王母而升車
甲

九

兮玄鸞奏以春歸之音太真捧靈書兮元女將以玄
父麻姑唱春波兮白鶴和以落霞之琴雙成進瓊膏
兮青雀灌以日津我竊石膽及丹黃兮榮吉光而東
馳食仙堪于玉盤兮卷寶箴而懷之嘆曰十洲登海
懸玉屋兮馮虛倒景空思服兮糜石壺丹亦有毒兮
西面之客驚人目兮代毛反骨伊誰能兮韻精派神
向帝城兮

帝城

緊大夏兮乘天墉馳九光兮叩青童假桂女兮躡霞
蹤越翠殿兮薄陽陵六天迺兮遊瑤空抱虬珠兮飛

月宮翻太丹兮曉靈風如：曲兮紫府通謁上帝兮
高穹窿爛通陽兮搖瞳瞳振靈黎兮撞九龍扣霜條
兮響璫璫駕浮梁兮騰砂紅黃玉礎兮金玲瓏網輔
純兮鬱青蔥兮桂堂兮靈香濃海燭熒兮肺燈紅寒
六冰兮活井封鼎鎮橫兮五城離火合兮獸光融
坎陰摠兮赤乘龍兮良位兮真飛蓬列星方兮巨木
峰披翠隕兮班玄賦散瑕丘兮布犀龍由平邪兮穿
瓊甃經北阿兮尋朱陵麗娟睇兮凝青瞳窺明離兮
華帳中抽金鏡兮流精鎔披端幕兮照衆聰薦蛟覺
兮漁冰溶枕玻璃兮雕黑玳蛟姬盈兮紛流儂耀藻
屏兮薰蘭叢上無蓋兮闢羣蒙連鈞影兮空林櫬渡
虞淵兮飛鰲艘奔雷室兮環七重八千歲兮氣復乘
歎曰天柱之折西北傾兮圓嶠千辰誰復通兮神九
不熟香難乘兮載我長春棲黃中兮帝哉皇興什遺
蓬兮

皇輿

帝哉皇輿之韶運兮宣景夏之鴻風奄哉四表之重
華兮關海外之溟濛於上皇之攬御兮協五三而載
興登雋朗于華陟兮絳纓珮以垂紅懸軌夷以紹駿
兮熙洲昌而郵隆奄已哉五德敷寰中兮難繹莫之

孽也龍法承景闕兮冀乎其誰昧也侯欣余之慶際
兮遊春皇之玉闥也既天表之玄穆兮扈翼華與瞻
蹕也又嘶鳳於四方兮極神皋之靈縣也宅哉適此
故疆兮陶先緒之嘉林值皇澤濛濛兮暢九域之廣
春渺棲身函夏兮復夢遊于八天覽靈景之曼葉兮
跨三神于天津仰協氣之昭晰兮合符瑞于乳宮奠
八柱而馮翼兮煥西儀之祥辰第妖散斗樞兮文曜
萃于蒼井風電休天連兮亘長漠而回晶列九壤之
版章兮坤脉沕涌而無響燦玉林金園兮叔寶呈其
精朗岐禽羣于帝園兮招北沼之翠黃玉恭海運波
兮鑄銘鼎于昆荊肇靈宮龍紀兮啓辟推于明堂櫟
丹冥青微兮獻共觴于邀方聯咎高于紫陛兮橫恭
蘇于馬園簪古冶于碧帳兮遠武陽于外除安妃嫔
星房兮似佳乍而不御昆吾耀炎精兮新鉛刀而誰
顧杜衡細申枏兮天馬聘牛飛步璫璣映寶璫兮魚
目難得而虞周爰商鼎列庭兮又何品乎康猷余問
靈氛卜吉兮將大觀此九區控青虬紫燕兮飄層塵
以凌霞余已登紫閣之峰兮南抵于蒼梧訪金仙于
峨眉兮跨空同之翠丘溯洪河萬里兮攬此中嶽之
靈居將浮海入天台兮息九華與匡廬沂金瑣連江

兮駐雁蕩而跨三吳收春意于丹宮兮同點六而
嚳招魂手歸來兮又何思乎閑虛棲此杏花蒲葉兮
愉玄混而與俱逍遙雲鹿海鳥兮識相相與遠遊
茲洪範天彝兮尋遺軌于孔周頌昭夏雷門兮浴風
日於皇義歎曰龍圖流胤鳳曆昌兮春嚴滌蕩埃中
陽兮範器懸鼓潔泉香兮矢文時夏胥樂康兮春絃
琤磬雲漢漢兮列耀秀華都荔芳兮陶浴休氣霏煙
廣兮惠爾百姓介昭明兮六呂載歌擊奎麗兮解彼
長劍借允升兮我歌且謠著丹名兮

晚鐘賦 用庚子山體

西窓落月汎餘輝清夢初回漏刻微曙鷄欲翼啼欲
歇候雁高翔殷漸稀麗譙鳴鐘報曉曉點點歷歷微
重閣初疑楊柳樓前度忽覺梅花池上住出金屋之
麗華入蓬簷之幽素送寒江之孤舟歷陰原之荒墓
輝明月以搖空雜長風而入樹緩如澗水之流急若
秋霖之怒緩緩急急相適來棄臣離客中懷摧飄飄
半逐鹿盧轉颺沓全隨城角哀攬短後而興歎拔昆
吾而飛腕喜永夜之向晨窺明星之有爛明星爛兮
空自憐紅顏去兮愁雪顚咲壯心忽已易慨銘熟其
誰傳歌來鳳而自伏望九龍以遙懸

琴操二首

綠水曲

杏雨紅初散楊烟綠半消日上金柱麗風迴繡帶飄
含情聽燕語泣淚惜花嬌流瑤波影裏明月蕩輕桡
雙燕辭

綺井披金彩沙版散瓊光老池窺繡幙宛轉弄雲裳
撲絮風前逐牽絲日下翔水晴沾羽暖花落漆泥香
只言永比翼誰期中斷行江天去寥瀾海路望微茫
堆飛吊孤影雌語摧中腸徘徊憶桂殿悽惶戀杏梁

樂府

元會曲

青陽初協律燕極儼垂衣木德舞彤陛雲曲奏金扉
新鶯別殿轉玄鶯上林飛的樂含花萼霏微帶香輝
丹旆傳龍節青丘轉鳳旂八風調玉品萬歲御昌輝

鈞天曲

帝筵三殿缺大酺九衢同仙膳調丹鼎神樂應黃鐘
陰陽含曆管風雨間笙鏞三兮協激羽九變識旋宮
絳霄連線少日觀接幢幢朱鳥飛燁燁翠歌舞融融
新芳薦華旦芳甸發文章八埏欣麗騰琴調播靈

春律曲

春光九十日一日莫虛過雪映疎梅影風雜早鶯歌
蘭橈戲雨沼玉騎踏香莎名姝調麗曲飛觴莫厭多

鳳臺曲

清夢通華館仙音徹絳霄飛人
不見一片彩雲飄

洛陽陌

歌鍾遶鳳城士女雜春行挾彈誰家子意氣俯咸京

折楊柳

笛裏敲初歇歌中怨未收陌頭楊柳色莫遣入高樓
花飄朔雪綴繁華暗塞烟浮一枝何處寄搖落亂春愁

春江花月夜

古

夕江涵晴色疎星漾碧流仙郎拾翠去玉女抱珠遊
紅芳帶迴舸綠英逗曲洲潭明桃大艷沙白柳相收
百枝鏡影亂千葉箭波稠香連桂蠹墮輝散雪霏浮
欹釵牽碎玉沾袖矣沉鈎撚花遙望月嬌澁麗華羞

對酒

仙藥傳多誤姦方良獨嘉三漿擬膏味九醞薦瓊華
常將不平色一斛借流霞未問量深淺沾唇興即賒
舞娘方蕩盪俠子慢矜誇陶亮綸巾側王戎如意斜
莫教虛竹葉空遺嘆桃花百錢聊挂杖何必臥隣家

大堤曲

淩水遶大堤堤上花紛紛相期不相見愁望陽臺雲
君非遊冶兒妾非倡家女黃鵠洲前分終作雲邊侶

芳樹

芳春媚上園歲華紛瓊柯艷艷揮飛轂盈盈映舞羅
沉香飄乍遠清影散還多絳臺被素華綠池遊丹莎
文禽徘徊飛舞枝兩婆娑蛺蝶繞綠萼輕風隨僕僕
少婦麗新粧空閨傷如何玉腕拂長絲寶簾懸雙蛾
愁看玉驄繁忍見雕輪過欲醉蒲桃酒還悲楊柳歌

東門行

洛陽有豪客題柱天津道彩毫輝玉匣白馬揮金鞭

古

上書謁燕宮批鱗疏萬言六龍迴光景一字華袞宣
蒼虬已寒骨黃雀尚聯翩許身委輕塵報主傾微涓
握步雙闕下直氣凌飛烟白雲遶丹篆黃竹照綠綺
口談朔漢事魂馳龍庭前彎弓射旋頭勒石登燕然
排論武安罪飛薦嫖姚賢危駭度長楊吐鳳隨甘泉
北斗暗光彩東華搖星躔紆綬震韶璫驅馳避簪蟬
待詔聽金鑰承恩侍御遙秋風起西陌弱葉飄東阡
振衣辭魏闕關關別洛川懷惶抱驚字慘澹揮絃絃
灝氣撫流雲英辨藏深淵往日黃口子來與白與堅
點紫醉春酒瞪眼窺青天

紫駟馬

削竹搖金鈿，曳練照明璫。色逼桃花紅，蹄散塵泥香。
方思騰瀚海，聊且戲垂楊。驕嘶索客去，美人空斷腸。

五言古詩

春歌

玄轡辭窮紀，青旂引上春。鴻鴈賓東序，魚鱗祭芳辰。
祥風吹派漸，渙渙冰花新。雲滋澹晴岫，嬌鳥爭鳴晨。
園池啓初賞，聊茲隨蹄輪。綠葩耀曲塢，紫蔓榮飛津。
素捐歎塵薄，廣陌咨飄淪。花霧繞行車，款段驅東閭。
愿同擊壤子，嘻嘻披荆榛。魚龍開色象，皇風播九垓。

春日居玄湖築舍并理樹藝四首

其一

槐綬榮世載，蟬纓耀重輝。清德鮮厚遺，況值中葉微。
嗟予奮薄羽，臨風忽乖違。披榛理前緒，逐塵得所歸。
鑿渠廣舊陂，結牖開新扉。力薄丹腹少，規陋構架稀。
清耳驚傳曲，燦目化成圍。榮途杳相隔，誓與青霞依。

其二

蒼精耀丹谷，翠芳紛綠堤。雲龍落嘉辰，星鳥懸晴曦。
誰謂玄湖水，彷彿高陽池。綠雲披縹緲，碧波漾彤氐。
斬茅葺松閣，編荆護花籬。舊館聚蓮渚，新軒蔚石坻。

鳴鳥一般去，忽覺神理怡。避喧悼已晚，養僻諒在茲。

其三

架竹學紅橋，疊石似閭丘。凌旦水烟薄，亭午花竹幽。
中有一草閣，雜樹雲陰稠。微風動前渚，潛響蘭馨流。
持坐理冥思，寂庵無所求。玄溜常在目，皓髮何須愁。

其四

少伯營海洲，列禦居鄭園。人生非羽化，棲遲焉無所。
藤蘿遶林帷，蘿豆牽戶宇。匪云事高尚，聊茲免悽苦。
太澤穿鰲空，槍榆託蜩羽。物類各有安，造化隨其取。
栢梁與銅雀，轉瞬俱塵土。達人知止足，寄身聊為處。

日月不可計，凡原豈有主。歎茲渺然軀，天地迺逆旅。

二月中於玄湖田課耕五首 李陶體

其一

旧典勤龍畝，元亮理常業。緬茲曠達人，俱自操耒鉞。
老妻享豆黍，稚子或為饁。飛燕銜浦泥，遊鰭喋洲葉。
赤立與枵腹，胡能將歲月。矧茲三辰開，青龍按東節。
城柳拂長絲，山杏迴紅頰。萬機欣向燠，嘉苗思將浹。
帶星呼亞旅，傲載向阡陌。莽莽林鳴曉，鷄興然情神豁。

其二

海霞熏朝旭，溪烟蔽桑榆。布穀鳴前村，東來聊啓塗。

刈草飼牛飽炊黍啖耕夫土解落英散犁深苗根疏
龍風澹人情林霧飄遠塵偶就田家樂漸與市交疎
清陰挾書策常得古人俱遙謝徐孺子芳軌曠能驅

其三

播穀在東菑嘉苗疏且立甘澤零及時穿膝亂流滄
喜有二仲來濁酒對策笠黃鵬柳外鳴白鷗常飛集

其四

昔我蹢躅人拙宦經嶮阻蜀江渡魚龍泰山客鳥鼠
瘴癘常在途崎嶇懷楚那知旋故疆栖息安樂所
桑麻鬱中林薑芋理吾土除彼水旱妨優哉慰寒暑

其五

洛陽款二頃成都營聚桑英雄慨殊勲同茲生理忙
所幸籍前底負郭紆舊疆陂田稱膏沃渠澤遠流長
嘉會租人耕坐令隰畛荒躬親收穫多那復辭塵鞅
榛莽已云剪狼莠俾無敵食碩士所鄙但願充積倉
國租諒有資賓祭皆胥康東山吐明月高詠伐檀章

春日酬陳東阜陳豫南同見訪玄湖別業

疏池蒨城曲結宇構林窳荆扉聊卑棲樊籠借舒嘯
忽聯德星輝中駕共歌咲乘茲舞雲興薄言賞高抱
載酒携艷姬流音發要妙盤桓欣暫憩徒倚忘還眺

蘭葉飄羽觴竹皮映簪帽牽枝黃鳥飛披瀝芳蘭
憶昔同朝籍金紱列華耀方思崐閬遊服色殊常調
未營戴河車且撥玄湖棹高懷無世情悠悠契所好

桃李園觀少年整翫

鬱翠交北渚穠華照西園乍疑廬山曲忽似武陵源
綽約誰家子三五來相喧行歌還蹴鞠綺錯紛華軒
遊霧羅衫矯擗風繡袴翻轉勢思遲迎停態相輕騫
緩如明月度壯比驚波奔艷姬攀珠樹疑暍擢芳魂
素襪凌秋波丹靛炫朝暉宛宛穿雙鳳采采散晨鶯
見雙鸞綺豪華傳帝帝行躡聲軒韓蕭直衍英技墨

七

子入雜言說齊蘇辨騁紀漢班史存練材習軍墨鞠
歌戲花村日暮南陌上擲果當車繁即君貴適意豈
必遊金門

暮春邀張一舜臣崔八節之僧會友泛舟

醞酒招四鄰驚舫泛漣漪永蘭香氛浮撥蕪文葉披
笑歌淹芳渡擗蒲聊為娛素襟亮已宣赤衾伊誰吐
咄我座中人短髮俱遲暮聚如水上漚散若花間霧
修然漱高香羣情豈能顧翹思高駕人父驕儼丹輅
朝遊金馬門夕據承華路摘文照玉玉策勸懸銅柱
而我何優游青陽欲飛度

春日觀芳才書含露花車

海草無人采，潤花空自妍。草堂香露結，花媚金珠鮮。
海邊自帶謝，幽谷常凄然。東風吹玄圃，五色競取憐。
碧石煥丹砂，朱欄凝紫烟。剪美擬瓊瑰，陸枝比瑛瑛。
玉孫點文錦，玉姬裝華鈿。稱觴戴霞裏，上壽花臺前。
物生貴有託，孤根難纏綿。絲未能值上苑，幽芳還自堅。

春夜同郡守馬公泛舟

客與賞心適，湛澹湖波停。已倒城臺影，復含花樹暝。
歌響遠振葉，權轉暗分萍。遂漸全和曲，宿霧半成屏。
汎觴如亂羽，醉言傾醪醑。數旌遠城曲，六馬駐雲巖。

山

十

疎薄之何告，姝子還留替。吹笙想浮丘，鼓瑟憶湘靈。
劉琨欲嘯月，馬期思戴星。絳燈夾岸去，迴照孤鶴汀。

月夜登樓詠懷

河漢披高樓，徘徊聊四望。美人守春閨，惜此明月光。
狂夫去交河，如彼參與商。自稱龍額貴，豈念孤鳳翔。
春風隔亭障，殺氣迷沙場。雁書竟無還，關路阻且長。
蘭膏委曉沐，羅縠掩空牀。月朗星逾淡，風高雲乍揚。
非無金盞酒，醉言試仙方。良會難再得，塵景謝容芳。

園亭自酌

憶昔黃頭郎，扶帝升雲陔。觀趙國，虜服登犬臺。

世事多反覆，誰能輕塵埃。成敗如翻手，或作或為。
逐兔向廣北，疾足終能先。白日馳且挽，黃金去復還。
丈夫重富貴，胡不為執鞭。春風吹笑語，且醉飛花前。

春夜同固陵王明府夜高臺

絳燭朗春宵，樂賢情亦翕。齊侯歡意盛，祭子雅懷哉。
客坐罷雜戲，凌高臺。矢集未覩繁弱，張但避忘歸。
勝筭較奇偶，競巧訝銖粒。祈爵各奏能，賜灌欣升揖。
風激梁塵飛，氣踊蘭膏歛。仰射攻三關，漢楚爭先入。

春日園亭讀書一首

疎園籍春華，幽構鮮人跡。開函覽羣經，晴戶照丹冊。

甲

十

孤懷夢心煩，將景氣乃適。棲神古人編，無令自消晷。
執戟閑上簫，中郎座閒惜。豈若短籬中，常羊任朝夕。
愧無竹箭散，欲接蘭陵席。非聖不能陳，雜子聊披擇。
子云博典墳，舌強庶免譎。晉書載仲堪每云三日不讀書便覺舌本開

雨後理園蔬

曲圃度靈雨，蔬甲含新光。輕烟散芳畦，暄景流荒塲。
萋草單屨鏤，致種慙佳囊。拈蔬鄰鷄去，潤膏土蟲傷。
諸葛不可斷，周顒蔬未長。葵似輞川徑，芹比青泥坊。
未采盈檐綠，已想和羹香。煎葉堪漱齒，含芬聊濯腸。
誰云野蔣好，終無家蔬常。幸晚抱甕出，細履曳雲涼。

杜牧晚晴
折盡園而細管

聽鶯 五平五仄體

花巖飄微風柳谷散宿霧嬌鶯初調音老鶴心走頑
簫聲如流漸笛聲似泣許方驕西園聞忽轉北隴度

五言律詩

初春蘭喻大定之陳三公美并遊春諸公

凌旦尋春霞莫言花未開仙人碧玉館
一醉連歌去千金買笑回風光已相待數遺曉鶯催

采桑

淇水初搖影叢臺已作行柔枝
少妾停春線嬌容點靚妝烟中披帝女公子炫華裳

舞女

聽絃隨奏節翹袖候歌散調鶴清還媚學鸞嬌未成
風迴腰柳折塵暗鬢花傾舞竿蘭蕙噴橫波似有情

月季花

綠刺含烟鬱紅苞逐月開朝華搖曲沼夕葉壓芳臺
能開霜前菊還迎雪裏梅踏歌春岸上幾度醉金杯

王生棄妾

甜果偏生蠹嬌花却易撓鳳管才同調鴛池已別波
傷心非色改沈想是見多將死窮鸞鏡悲吟換馬歌

花前與智上人對酌

芳園逢大士把酒說生涯智種慙春亭
渠流極底葉風散席前花抵樹疑甘露何辭醉碧霞

月夜舟中聽燕道士彈琴

花月逢仙侶停舟鼓太和飄飄綠水曲
卓女何情杜田父空淚多一彈能洗耳何必潁陽波

花下聞鷄

傍階遙引敵度樞忽猜羣觸刺牽鈴索
羽翎金距合如灑玉冠分九勝虎鳴去雕臺亂熱氣

答僧人移種芭蕉

靈根帶絳沙拂樹翠旗斜露詭支公院
莫言披伽葉還想細雲花何須驚鹿夢已覺悟三車

薔薇花下聽鄰笛

窺妝羞楚女剪彩笑吳宮捻翠偏紫霧
葉嬌才半綠花亂不全紅未待銀箏送先令玉聲空

無題

寶曆辭春館清心訪道家綠素沾法雨
暫歇陽臺夢遙尋漢水槎武陵憶劉阮洞口桃花

五言排律

草茵

結縷龍堤上分紅
白露溥乘葉微風
偃秀妍無絲還勝
錦不磨自飄烟
縫合鴛鴦侶先瑩
翡翠連暖如七寶
帳軟似八蠶絲
不是憐佳賞相逢
又隔年

花下觀岳翁胡西泉年八十為人扇上作小楷
雪絲飄絮歷紅彩
湛丹青花片銀箋
拂池波朱麝焚
誰言步鶴駕還寫
換錫經王瑩依華
檻趙臺燦繡屏
羊裾未倒難班扇
欲流螢不假玄鳩
助能傳顧允靈
飛蟬腕運柱變鳥
目含鈴六角偏增
價七華更蔚龍
紅牙斜據霧白綺
細編星角蟻分金
錯曉蚊耀翠翎
八行同寸札三馬
妙陶型籀誦方韻
藝妍弄莫辨形
齊豫留悟私毋教
得同聲齊豫母教
絕技通仙骨方
精益永齡據鞍誇
矍鑠握韋嘆飄零
松桂深相結北
山吟勤銘

元宵燈下與蘇州吳人對局

踏迴明月影歌轉
落梅風蓮炬分華
席揪枰映絳蕭
紅披龍甲耀寶犀
屬行雄即墨城圍
解甘泉烽燧通
白瑣飛直道玄石
罍方量緹騎聯春
苑錦星散夜空
荆卿氣自歛王
封思逾工善作
虛三綱能爭格
五功相達閭閻
客一似狹邪中

春臺夜嘯

潛氣丹宮起神音
方谷輶威層迴雪
調冰四逆雲
悲似啼猿峽清如
轉鳳槽短吟飄嶺
霧上管振林華
允塞征鴻送龍城
胡騎並止弛玄箭
管慢轉轆轤
恨飲春庭淚散沉
楚澤騷

春夜與陳四負外談玄十二韻

至道還應咲強名
非自然見聞原有
畫伎倆竟餘傳
已識真依假須從
白養玄微陽懸線
縷靈照返燈燃
朱紫非真果笑渠
乃慧蓮烟寒方不
滅沙熱却無緣
丹鷄瓶中躍神蚕
簇上眠不須雙鳥
追定遣四蛇纏
踵息封金叔華池
徹玉泉豪雄能擺
脫辛芳回然面
要識安期應同魯
仲連史記謝通善
安期生言以
誰為之仲連廣
仲連仙非斯人而
一元離大化五
鍊空
延年

嵩陽集

汝南劉綸著

七言律詩

郊春事

謾道平沙行幸年青祇絳節轉雲旂山梅岸柳丹霞
裏桂楫旌綠水邊花繞舞行迎瑞日鳥隨歌曲度
鈞天誰將勝事遠傳遠為報風光似洛川

春日郡守吳公少竹枉駕玄湖留小宴

烟霞溪上潛夫住桃李園中潘岳歸
高飛驚捲
柿林驚故轉迭行盃不勞白社開民瘼賴有彤襜濟

世才登覽莫辭崖壑過寒花幾處待君開

種竹

新移脩竹長琅玕曲檻周防早晚看疎葉含風猶帶
綠南枝映水不驚寒烟深暗養龍吟調醉後偏宜鵲

尾冠殘雪半消明月上幾回開步詠幽蘭

送慕容吳祥雲赴三關趙總戎幕下

星門昨夜耀龍文上將橫戈正立勲應塞不傳青海
箭漁陽新鍊水犀軍碧幢夜嘯樓前月赤誠
外雲遠客莫辭千里去滿堂珠履喜迎君

人日同房汝勤劉汝望二兄出遊郭外

白髮逢春解惜春况逢此日更相親玉羹雜菜青絲
細金縷纏花朱色新陌上爭梅飄絳雪苑邊藉蕙拂
香塵杜陵逸老江湖興談笑何須巧巧人

三月三日偕客泛舟玄湖

桃花水泛映朝曦度柳飛觴翠鬱披旌拂遊絲雲外
繞櫻凌青翰斗邊移鳴儔意氣同蘭葉豔女嬌歌轉
竹枝文藻空傳王謝盛山陰誰復接芳儀

春日詠懷八首

春日曾看漢苑花長安自古盛繁華九重日月懸天
府百二山河繞帝家共道秦侯來上谷誰憐賈傳客

長沙孤城此日高臺望鳥轉花飛空自嗟

烟浮五夜轉長廊寶燭庭開萬箇光鴻度金衢遙和
雪花迎玉女漫飄香鳳書不見傳青瑣龍劍空思借
上方共愿一枝沾雨露獨隨幽草咽含芳

涼州二月然泥傳正是嫖姚出漢年王塞雲橫愁轉
鉤金河月冷斷鳴弦健兒戰骨黃沙裏安騎摧鋒青

海邊聞道飛書不論賞將軍灑淚度祁連

銅符萬里赴渝州巫峽巫山今古愁落日啼猿驚客
夢桃花白雪湧江流遙思洛浦情何極相別巴人愧

子遊回首功名烟浪渺黃陵灘上一層舟

蘆溝河畔晴塵氛，疊鼓鳴笳禁裡聞。
北口烽烟通朔氣，中山戍甲亂胡羣。
關門空鎖漁陽月，戰騎誰驅孤塞雲。
安定城頭雙砲在，揮戈尚憶石將軍。

十年點桂聽朝雞，烏馬相依官邸微。
親着彩衣權畫錦，遙懸丹詔下丹闥。
鳳凰臺上恩波濶，豺虎叢中志願違。
日暮青青原上草，空將淚送春暉。

滄蕩春遊傷客情，緋桃弱柳正愁生。
西湖花鳥蜂塵暗，東海魚龍日夜驚。
象齒明珠應斷絕，羽書弓甲亂縱橫。
漢家恩澤如天濶，玉匣空埋玄菟城。

黑龍洞口暗江雲，毘頭寺裏淨香焚。
山中毒草能生瘴，夜半妖禽不忍聞。
披裘疊雪爭部落，抽刀腥血澣衣裙。
曾將嘯叱風雷起，飛草相如檄蜀文。

春日谷同年魏大參焦憲副見訪玄湖別業
行吟澤畔一閑身，水竹幽居無四鄰。
塵海幾年分雁侶，烟村喜遇看花人。
門同座主情逾密，二公同于俱王翰林房取路隔雲山夢入頻。
杜酒正饒紅杏塢，弄波重醉曲江春。

絳紗籠白牡丹

隋家夜藥未知名，直到開元入上京。
帳外香魂疑度影，檻邊素質似含情。
紅綃偏映瓊華色，彩電遙添雪

月明今付今年蜂蝶道，不須來往苦經營。

春初東郊小宴值雪

芳菲翠苑散珠雲，玉馬翻雲素靄繁。
入綳幃時燕濕沾金縷，暗啼鶯紫蘭砌畔。
綃初合黃竹叢中，花未成莫待揮毫歌郢調，且聽豔曲醉飛瓊。

麗人

秦姬小字杜蘭香，春豔粧成照杏梁。
咲點山櫻初綻絳，燿含翠羽半分黃。
飛裾怕看蟬腰折，轉扇驚聞鳳曲長。
指下慵彈碧玉調，眼前不見侍中郎。

古意

芙蓉浥露別君難，錦帶雙分金井欄。
雁字幾行滯遼海，龍旗二月轉皇蘭。
鴛鴦火機上腸應斷，楊柳歌中曲未殘。
慢道春風吹苑塞，可憐明月鳳樓寒。

春遊下莊野寺迴文

年華慶賞快羣芳，野望遙亭客路長。
烟帶綠楊垂露井，日翻紅杏舞風牆。
聯飛霧陣雁橫字，泄漏春聲鶯轉簧。
絃管醉花迷靜院，遙開籍草徑飛觴。

七言排律

春日遊張莊壽安寺

浮葉神功事杳冥，逸禪靜業未難成。
自疑胡蝶原上

夢却與沙蟲苦細爭乍親飛輪鹿世隔不須談傷慧

心生西巢海鶴留人話一樹山梅款客情曲水連連

熊耳秀連唐面壁飛霞常控馬鞍明馬鞍明中山名終連吐

艷搖沙界青火含光照化城長明燈空鏡條通陰瘴

曉疎鍾先報夜峰晴標點點香名香偏細塵拂寒松

風自清洗鉢池中諸水淨彈琴圖上萬山鳴用宗少

老僧日暮還相送直到溪邊不問名

歌行

陽春歌

蘭林繡戶照輕紗銅池淥水散流霞鳳皇樓外度仙

家丹殿光搖寶樹花寶樹花風飄揚橫汾燕鎬慶韶

光風歌雲曲轉洞房靈卉含輝沾雨露西連若木東

扶桑

水開打魚

曲沼縈玄洲層城遠細帶聊傲八節難白樂天驕敢

云七里顓玄湖周回二月淥流漸春魚上水外魚上

孤停溜碧波細人頓弓扣船歌晉書夏赤鰲沉沉龍

盤樂翠鱗管管觸橫羅騰細出水如飛劉琨詩魚如影

侵波又五浩脫掩翻濤似擲校佩事百餘入罟網

漁濤千頭注艇仍揮霍還將半放綠蒲汪莫令盡覆

青莞薄憐生豈意昆明珠漢武以齊性却識濠梁樂

雷市何須阿堵多文祖寧教滋味薄安得池波通小

海錦鬚銀甲常飛耀

春日飲西郊得李太常寄雪詠百篇喜而賦此

默苑韶華映綠池鳴鶴侶醉瓊庑為報李侯寄書

信芸函遙贈鄧中洞開絨繡紛銀礫燦春情已逐胡

山馳胡山下中麓子棲身海畔寒芳芷素節冷玲琅

玗寒肌膚婢婢冰姿美珠璣綴丹谷寶樹照集舞

震謝客聯迴風陳王情懸思此日理幽蘭還似當年

和黃竹赤囊繞續輝玄緒散輕霏文漸渙曲沼墨氣

橫重幃堅凝漢使節沉澹曹人衣華滋圭璧潤湛澌

雲虹飛一片楊花飄唐亂幾枝梅蕊開芳菲方追薛

客金門集忽念征人玉塞歸斷閣春宵斷飛夢遙蘭

千里能相遠誰言東莞雕玉龍慢道甘泉吐白鳳憐

予冷落傷歲華雙鬢滄浪點素花免園淒涼摧齒牙

含暈豈敢爭春葩夜魂幾度凌海涯龍波蜃氣遙相

遮情繁絮思結麻夏虫常自侈蜉蝣空吐噓絕調仙

才思李白豪吟冰柱愧劉叉

暮春射獵銅井山中

風落路囊河柳青烟消火井間花零片月掛霞掩銀

鏡雜雲飛來披繡屏繡屏開翠帳起吹兒搖鈴山
紫雲維彩霧中雕騎香埃裡古冶裂玄纒中黃批文
兒卓頭一點鳴鏑來蛇弓抱月廟筋開紅怕蓋馬卷
由去白羽摧風蒲子四手柔弓綠花開騁灑毛濺血
金鞍冷崖前錦雉墮飛翎天邊白雁無留影更有雄
鷹據上轉白雀黃頭月兔愁月兔愁素霓收春星散
林壑夜渚帶山樓稚童牧豎歡相顧野兔封狐嗔不
留竹籬層結臨丹壁旋旆笙歌鐸八澤解腥燔豹醉
獵徒臥夢長揚子虛客

春日寄李中麓藏書歌

山東李侯濟南師書名滿閣誰能知五嶽精靈懼將
遷昆明老龍還見遺北斗文昌有光護南正玄篇無
人窺搜求八索虫魚朽補完六籍彫殘後銅板玉匣
辨古今天祿石渠吞八九碧函朱籙芳彩棟綠雲翔
輻軒豈能構廣內鹿難藏內家傳秘室外家領太常
劉歆七略外則太常太史內則丘中一紙青霞裸帝
廟內秘室又云中麓領太常卿丘中一紙青霞裸帝
前小書丹錦囊青霞米丹錦囊用七略分奏憚劉尉
一目能收因恭即中麓子起稷下麥花翼葉動西夏
搖筆窓前絳雪飛開談座上珠泉瀉公孫已自屈雕
龍田子焉能爭白馬憶昔待詔奉公卓臺即錦綬綰

銀魚周室柱史應再出楚國倚相那得如公卿折節
問奇字 天子巡行載秘書用唐太宗稱只今聖德
應玄卷七十二君應莫先侯家代宗諸秘典弘詞慎
勿著封禪

綠雲篇 并序

天桃詠賢榮首叙樂柔美結好均樂贈情雖美
刺殊慮而辭詞婉思均只尚焉自屈平寒餽之
託宋玉高唐之夢迨陳思洛神靈運江妃志咸
有寄頗滿悽馬觀妓之作自晉潘岳金谷集傳
有有女篇宋齊以下若鮑照謝朓江淹柳惲徐
鍾度信諸名家百餘首雖艷族芳詞為可美然
但流詠情景而諷義俱滅矣親賢遠色聖訓昭
然古之賢豪得志而富貴雖或治容連屋然謀
與持正亦知國風好色不淫之意丁巳立春日
諸客邀遊東城偶觀春事喧喧有羣妓數十綰絲
欄琳華英投果于時路客目逆變重調咲春意
燦如也余感元亮閑情之思子美飛人之篇略
述微尚非敢移神沉靡申終奏雅也

東城樓湧漾綠雲流鳳花翠曉賦芳洲雕臺望遠遙
繡閣披暄霽初鷓鴣轉尚遊遊人思將殢鳳嘴銜霞照

綺羅龍鱗映水度笙歌度笙歌隔絳河麗人連帳踏
香莎飛絮飄輕迴丹霧靄靄明璫射綠波乍疑分隊
驚鴻起還似聯翩驚過裊風流雪搖纖弱照水攀
枝美婢約高花就手絳流蘇細柳牽衣紫翠暈紫翠
嚳挾飛僊豔睇轉冰圈含情巧倩朱櫻嬌妖容假面
瑤華鮮窈窕身腰稱靡曼肌態妍顧步花移影回語
麝凝烟媚媚輕肩翻彩鷁盈盈束骨斷金鐏芳鬢金
粉辨新粧秀項瓊英繞練光鈿分翠羽眉橫黛塵拂
檀煙少更香歌搖九華扇宛轉明月見舞隨七寶帳
縹緲蓮花漾穠灼炫芳菲淺澹媚清輝行雨挑心如
田
楚女凌波遠態似洛妃楚女洛妃爭嫵媚巫山伊關
望不遠但思作對洛人間不願孤冷隨蘭麝繁華處
景羨長安夾道飛甍繞合歡寶氏朝造調錦瑟梁家
宵宴舞金盤錦瑟間金盤雜珮堆琅玕五夜淹歌迷
下蔡千金選妓買邯鄲傾豹腦解熊璫曲已忘窈
華姿信可食宋妹城媚淹北里朝朝暮暮絲絲起碎
粉銷蘭為君孔千秋萬歲常如此莫瑣樹陰屢華銀
事象管去誰家綠珠樓下塵碧玉井中沙佳人留芳
節徇亂生蓬麻魯國男子自有持蔡女悲涼夜雨時
驚鶯比翼戲芳池黃鸝雙棲共一枝縞衣已羨東門

詠綠雲聊賦東城詞

聞喻京兆吳舉自金陵移桂植家園以詩代書
遙有此訊

君昔乘驄躍上蘭燕京五月風霜寒抗疏直入排闥
闥垂紅倒挂摧琅玕此時六龍迴光寵共肩孤鳳鳴
雙輪西登峨眉灑冰雪回塞天漢傾雲端一朝繡斧
去溫室赤城文藻炫霞日擁門豪客意盡歡拂座英
僚氣轉遶白鶴高飛官舍閑五松秀結層嶺出東園
公子花石鮮西第將軍禮數賤綠雲搖華古臺上明
月送酒滄江邊滄江遠雲物改風流六代沉光彩垂
田
事遷藉英雄人十年尚有勳名在勸君莫看謝公屐
早為蒼生振長策勸君莫羨彭澤柳葵心直向酬
明后暫將豹霧養南辰旋見龍光依北斗嗟予風塵
落海涯烟寒大澤悲龍蛇可憐年少不平氣空隨秋
草暗塵沙君才幾倍嵩陽子雲衡況是馳天車商家
豈梅正須待淮南小桂安足誇
伏劔行送陳兄豫南赴留都中府參軍
蘭皋八月淨烟氛草瘴澶洲結陣雲丹宮按劍分龍
節翠帳鳴鉦驅廟羣旌旗北紫嫺嫺將樓船南擁伏
波軍雲沙黯黯江色寒風霧曉曉漢月殘七校橫戈

開樂浪三軍躍馬擣倭韓洪書云別有文園客才

名振華籍金閨請長纓幕府揮天策年少學書諍絕

奇雷場蜂劍光琉璃氣薄飛紅吞瀚海夢隨明月轉

幾支蛟吹島霧生蜃吐海濤驚衛珠開雁陣函犀控

龍營丈夫志欲旄頭滅莫遠匣中空浴鐵彎弓射落

東海潮回旂踏遍天山雪南北河山洗戰塵鋒銷凱

奏萬年春彩毫誰撰昇平頌還見甘泉吐鳳人

七言古詩

春遊篇

洛陽公子惜芳春綠水青霞照玉人綢帶雙金鑲

細青驄半紫障泥新繡帶青驄過漢水桃花隔面歌

敲起翠妝拂袖水雲中玉管調箏花霧裏絲幔爭飛

百尺樓香簪轉礙三條市三市歌舞歡何極二八妖

姬去無力自矜儂妃醒睡魂翻咲海棠少顏色海棠

顏色艷方開却訝西施帶酒回寶瑟銀箏滾下社探

鉤六博醉章臺章臺客散日將暮藤橋別引武陵路

彩燕偏迴蹴鞠場嬌鴛故轉鞦韆樹蹴鞠鞦韆晚

烟攀花折柳慶韶年人生適意春應在豈必宜春平

樂前

元夕同雜賓觀里中放烟火

銀漢低回度月華瓊鈎寶柱綰燈紗宛轉紫烟隨

騎徘徊照影逐香車飛囊遙思如平樂曲巷相逢似

狹斜百枝然火龍街燭七采綵纓鳳吐花鳳花龍

光雲陌響重艷女連歌席荷蓋亭亭葆羽翻芝幢渺

渺蘭輝燁鴛鴦閣上舞龍仙翡翠屏前淹醉客樵金

疊鼓轉層臺絳火銀花雜苔乍見朱塵連霧捲還

看薰燧亂星回赤燄忽掣金繩斷丹洞齊燃玉環開

綉室百文靈虬繞撲撲行行熱蝶來紫蝶飛飛散簾

箔流螢的的穿高閣雷影迎前霹靂驚瑤光綴後天

花落珠葉波上浴奔鯨龍珠樹底翻丹鶴暮瘴熏時

解麝膏殘霞剪斷飄芳霍麝膏芳霍夜將闌夢迎劇

戲幾回看鐵鉞爐銷歌曲轉銅荷溜滴舞衣單鶴飛

玄渚星河沒龍口流珠雨水寒遙思內苑鰲山起噴

烟射火春霄裏千旗萬隊遶西城地轉天迴連北里

豹脂熊膽脂無休寶炬輕烟散五侯羽林雲畔龍媒

集繞國園中鳳蹕留翠焰金砂長夜宴火桂炮鸞拂

曉收魚眼挂燈半明滅虹梁霞縷黃昏微燄華富貴

目前歡却笑嬌嬈補天裂可憐劉向只窮經夜月春

風不繫情翩翩公子嘗相問草閣裏螢誤一生

楊花篇

飛樓綺陌春風狂內苑一履蘇合房秦姬吹簫悲圓
皇趙后繡被雙鴛央玉手爭團金釧膩羅衫翻厭朱
黃芳乍隨彩燕未央宮又逐遊絲灞水東却嘆山
寒破白還憎園杏暗飄紅一教江上只清曲天涯望
斷離燕綠公子莫教魂自迷飛雪漫漫愁宋玉

春白紵歌

正月僊姑閨春巧輕衫新剪吳絲繞着上偏教身手
宜含笑揚眉雙鳳小雙鳳雙飛向舞筵流歌泛曲雜
春絃嬌聲齊上綠雲遙搖驟蹻足飛纓鮮鳥音亂入
清歌裏花片飛來長袖前荆王半醉日將暮館娃匿
匝爭湏御重裂脰唇弄夜珠蘭宮莫放芳華去

春思寄李楷勳一元

綠池蕩漾采幽蘭翠鳥朝飛暮復還曉霧輕紫芳樹
思東風暗落瑤華頰細草萋萋迷去路飛雪片片度
春山春山新駐旖旎客金星食昴揮天策橫海飛絲
欲釣龍倒日扶桑搖挂席只今投足下三宮合掌南
辰暗光奕用楊億匣裏靈虬且自蟠夜冷莫教斗間
碧別橋三山斷去來神龜吐水重滌泗南洲桂樹向
誰攀北渚香荃只自開聊憑黃鳥好音寄何時同笑
青霞隈

月夜賞花偶觀少年射鴈

西園皎月照芳華綠酒瓊樓恍恍恍紗蕩漾飄英雕砌
滿晶瑩流雪曲欄斜離離塞雁分雲隊數行啼歷天
邊至宛轉留聲作陣飛參差顧影排空字側坐紅衫
俠少年擎杯挑妓騎捷獵自稱猿臂多天巧十五學
射羽林前搖鞭直向蘭臺轉飛箭常教楊葉穿醉看
北斗似連珠起取身邊繡發弘虛鳴先散聯翩翼斷
侶還驚後影孤一聲鳴鏑海鷗起雲中不見焦銅矢
電影輕搖加素翎應隨陽鳥芳階裏漢渚羣飛去
電春星點澹散悲切鴻鵠思聯雲外歌杜鵑空染花
間血華岳岩荒風霧寒長門凄冷音書歇當軒俠子
意氣揚綠沉猶自挽空張未言錦瑟娛齊女慢道輕
絲說楚王瑤光曉映碧玉欄露華零落黃金盤此時
豪客俱驚叱此時豔女坐長歎流商激羽夜未闌歌
聲合省飄雲端吊鴈賞花情態別人間信是有悲歡

美人燈下奪紅箋

吳宮鸞褚嚙猩血豹髓燃花流絳雪班娘十五春情
切雙雙競向芸函揭步搖翡翠斷流蘇朱櫻笑破顰
嬌咽夜闌春冷繡屏圍淡風彩燕雲裳縹五絲繫命
心欲折莫教一段香霞裂沈郎三月春信疎陽臺路

遠芳絕流塵倚鏡空
輕搦無箇說鉛華暗滴湘波寒無限愁腸剪秋葉

寒食日觀表弟鍾二走馬

金埒烟消芳樹開春風曉度漢上堂
翠柔中去俠客揚鞭花外來玉勒青絲擁綺雲
翠絳關馬嘶珂氣轉逸竹披練曳綬橫出驕驕期追
激電光青虬爭比流星疾常堪別有紅鬃客羅袂丹
纓映芳陌迴響環不輕脫蹴踏突出然此撥
奏刷景羞宋鶴綠颺吹斷紅霞薄一吼塵飛揚葉
四蹄浪捲桃花落半線駿前誰得先一日教名遍宛
洛金鈴咸響箭鋒長而戰那復顧驪黃王門烟起海
水揚願借龍媒驅戰場

山莊有媼得石九碎之流隨一握如臂綠色嘆
之覺下墜痛醫不能識

山靈夜走飛烟碧柳谷出石風回春脉脉白驤青裙
山長蘇學採苓松花落處驚九石疑是仙姬乍弄珠
博采冷澹瑩光澤錦雲駁落石駁如錦
紅銀星閃爍交機白玉斧輕開怪叵測一團瓊液絨
綠色南部新書云有石色如琥珀丹出難組未足誇

絳雪玄霜似不得入掌初浮絳蜜香嚼喉信覺龍胎
食美石乃五明宮中寒水沉下丹四通書謂五十倍
空聞生氣力萬山人墮穴中仙云飲持向山醫問
藥名華佗不見無人識手檢方書空自咄常山瑤匱
誰開蘇鐵仙石不博物從今愧茂先稽散由來恨優
骨但守芳心扣玉壺芙蓉江上窺明月二句用說海玉壺記事

艷歌行

翠楣淚日映香軒綺閣雕雲錯象筵縷金細縷九華
帳雜繡斜鋪七采瓊絲羽分黃開燭燭明暗含艷綴
珠鮮步出璇闥還自息手揭簾鈎半藏匿沉花美影
撲蛾輝編香濯髮盤鴉色嬌盼澄澄淨水華微津頰
雙顰蟬翼金鳳穿樓曳彩梯玉鸞銜花墜紫泥欲攀
秦女空中去怕遣仙郎魂自迷仙郎出入披香殿飛
鸞乘驄人共羨鷄舌噴烟近御林嬌頭弭節分宮扇
勅賜龍盤綉登弘雙鞬血鵲金僕姑建章楊柳無全
葉長樂金鞍有的願頭上貂蟬仍世胃腰間寶玦垂
花綬銅山借寵許鑄錢玉榻承恩親割袖碧桃花葉
覆井欄暮暮朝朝作合歡鴛鴦實帶為君解臨絳錦
瑟為君彈滄海桑田隨變改願騎雙鳳彩雲端

燕歌行

春風二月轉燕然關下榆葉半成錢百丈蒲桃泥
露千條楊柳窄寒烟都護分兵此上谷將軍受律列
居延任俠從來輕歲月綰帶一分消息漢連錢驄馬
錦障泥天涯去去隨起忽平原門下擁明璫韓嫣帳
底噴蘭香不惜流蘇駕共結但教信誓恩情長人生
能得幾歲華流塵弱葉堪出嘆盤龍鏡裏春顏變飛
鴈林中鄉信除但似南陌蓬根斷不復東園桃李花
夜寒露下井梧濕征衣微寄難相及流黃機上歛雙
蛾手擲金梭亂絲蕊可憐舊日石榴紅顏色慘澹無
香薰塵暗雕窗嚴霜沐只恐歸時夢見君空餘一段
陽臺夢夜夜常隨薊北雲

家棋歌贈廣平曹起

少年好劍更好奕草閣交談半方客天涯落魄問誰
名聞智爭先相絡繹年來嫌慢百事廢玄洲日與鷗
鷺對門前苔花嚴齒稀盡把歡名付此輩朗山家忘
吳祥雲漁陽陳真已從軍我門下吳堂結交陸學士
吳堂正陽人陸學士三子絕技應空羣儒生微言
家計疎夢中著勢皆成書與人對局醒時紀其妙
老千餘勢好事者羽林但說蔡千戶當場慣使雙
車北地曹起新有名桃源出手皆能精象棋譜有批

亢殘局三百勢傳自山東李少卿年少江湖任意走
市兒俠子爭相候連蕩花費不住錢身上藍縷一無
有竭來覓敵臨花前憐客分賭開疎簾拂袖輕迎不
著意恍如黃鸝搏風烟欣然一嘆發清機伏子藏兵
箕不違已籌步卒無堅壁更訝將軍幾出圍雲車霹
靂電下掣砲火交加霜倒飛暗失一路眾皆嘆湏臾
格先見竊妙橫擊奪稍人所駭車騎轉將誰能料吳
即當局但搖首被窘輸籌坐蒙諸雄不必排戟龍沙
垣健不必飛鏑平陵圍今觀春曉曹子臨局意使我
鷗鷺意氣重飛翻

初春自對池上梅花

臘轉龍洲變晚吹春回鶴沼漾流澌楊柳樓前寒未
去梅花池上暖先知蘭火輕薰漏水咽瑄塵碎暹緹
風歇晴暉捲漢宮雲凍色猶飛秦苑雪熬烟盈盈
映綺霞綠渠片片綴瑤華仙姿占盡三春艷冰葉能
開一夜花一夜花開春風早年年攀枝寄遠道香骨
難同淇上枝霜根未比江干草梅澁初疑巴水遙
藍還似揚州好月華小曉照黃昏此際猶堪憐素魄
願隨松散鳴琴奏不逐班姬舞袖翻佳人且莫催絃
柱一枝西施色如土玉鏡臺前暗綺羅金谷園中罷

歌舞此時惟有嶰中筠一聲吹入武陵春月明清曲
誰能和還想河陽作賦人

明妃詠

仙姬遠嫁別朝元侍女雙扶辭至尊隆顏降色親迴
碩矯臉橫波欲言遠行不為嫁胡苦一去無由報
漢恩羞束髮雲付翠鈿強回粉露掩紅蓮雪色如颺
徒自嘆花光堪摘抱空然后宮佳人絕代奇朝朝暮
暮不相宜自是蛾眉妬國色莫把花容怨畫師胡兒
引上渭橋路萬里來河從此去白雪凝成孤塞山黃
沙壓盡龍庭樹夢中幾度長安城烹羊湔酒未能傾
四帷義蠟皆胡語一機琵琶猶漢殷當時記在昭陽
殿日待承恩還自怨金縷千重此際來玉門一望何
年見黑水東流不復回丹心南向未成灰若得君王
留一念願將雲雨度陽臺

從軍行

秋草滿地代馬嘶海霜凍天胡雁迷龍庭月冷流殘
角鷄鹿雲蒸暗鼓鼙白日關前鴉鵲集黃昏道傍兒
女啼將軍函犀出燕甸俠少投繯去鄉縣受脰先過
細柳營彈詔思擣葡萄宴烽火西連胡塵起別有單
于渡遼水七校爭傳舉百營五官盡道開千里燕領

雄才滄海瀕龍媒戰騎空山裏仰天歎息淚橫流
弘五欲射旄頭悲歌易水雲垂地長嘯胡天月滿樓
井陘獻計已不合齊門叩角誰見牧老上繁組心未
已肯都靈鼓願頭酬彈鋏歸來氣欲振登壇誰繫黃
金印卽卽郢城中老蕪頗淮陰市上輕韓信十載王門
咲曳裾三桎拔劍自躊躇水邊玄甲耀日景掌上龍
文衡斗墟長揖幕府托燕將願借聊城一箭書

五言絕句

春意

芳條拂岸翠花片染泥香寄言遊賞客風雨亦何妨

天桃

迸砂含艷葉飄飄殺弄芳枝若梅東君意還乘少好時

賞花送客遊江南

喧笑攀花會悲歌悵別期明年賞花處只恐動春思

水上落花

艷分隨弱浪香散裊輕烟未可憐飄泊劉郎此過僊

美人剪綵花

綺閣方金谷珠幃似上林吳刀方頃刻造化托芳心

茅芽

香拂珠纓細光瑩寶釧新若將連茹拔執手好相親

春扇

丹鷁分麾少金蟬入袖頻莫言恩寵薄情熱新相親

酒後

披襟扶趙女岸憤謝王郎柳葉嘶驄去桃花滿面香

女蘿

孤枝含露澹弱葉柔風輕憐道能攀附原多寡悲情

池上梨花

素霧香魂暗凌波素質嬌可憐疏雪影半逐香烟消

六言

曉夢

碧草遙連翠帳微低拂金瓶澹澹窺雲水底蒼蒼

攤樹天邊

衣香

新錦叢臺千里吳羅荀令三旬客子緼袍何似江離

自初芳新

席地小酌

明鏡空搖碧水輕羅夢長丹沙烟拂袖遙低柳香過

松上飛花停權輿歌此處倚樓吹笛誰家醉後舉觴

咲傲白雲飛盡天涯

七言絕句

客至

一種春愁對落花玉奴強自撥琵琶門前剝啄歡迎

丟急搗雙環月免茶

郭外

風前拉客看山藥雨後分僅護海棠却咲野人無箇

事四時風雨為花忙

晚觀海棠

胭脂闌艷映斜陽含咲分明試晚粧繡幕正憐妃子

醉綠窗暗度返魂香

月夜權歌

月午波寒靜水禽驚初夢驚雲林揚舫只詠滄浪

去迴誰誰為浴雨吟

點點啼紅春碧桃花喧咲

綠衣踏水西風春點髮龍紗咲語頻莫訝剝即看不

慣雷聲遠處寸憐人

舟中獨舞

河陽勝事似淮南仙妾凌虛作合歡上客不須催脫

權試看水鏡照青鸞

春初遊前井汲鯉魚長尺半放黃河去

玉井烟沉春水潌錦鱗放去快雲蹤臨流却咲係思

逃只索仙方救白龍

泛舟夜聞城頭長笛

山陽一去少知音楊柳城邊傷客心夜靜偏來溪口
上權迎疑是水龍吟

湖上望月

海嶠烟消湧玉盤清光正照百花灘古今多少關爭
事冷對春江米往者

玉鏡涵空淨不塵滄江一片水花新莫言自在春霄
上桂蠹蝦蟇却惱人

續錄

哀貞女詩

并序

主

貞女世代不絕孫氏先夫死以矢其心言則勇
而貞志則堅西昔且懷密從容行出傑士所難
史傳無聞蓋宇宙奇節也覽事使人愴怛曰為
百韵哀之

丹府星宮瀾瑤臺選長層城華瑤錯阿閣藥珠裝
嫋婉七龍舞靈籙五鳳將月娥承露液星女注霞漿
象翟隨金母禕榆侍玉皇禮冠搖翡翠文帔曳琳琅
玄靚依仙侶襍纖照麗章乘鸞尋素里跨鶴失天鄉
淋止目昭景昌暉已發祥崩沙占晉室行雨宛高唐

皇胤追周妙哲嫵嫵漢嬌方圓懸日月倫匹肇陰陽
天漢飛鳥鵲人寰效鳳凰神妃臨洛水帝女渡河梁
包鹿終偕吉標梅願托良仙緣從許氏塵夢托劉郎
緒悅師儀爾施衿妙訓彰尚柔易作則不出禮為防
寡酒能供自授衣誠戒涼流襦朝華玉漿積晚薰香
儉作綈綌勤令種稔穰翠鈿終瘳式彤管儼金相
顧史心偏切載詩義獨詳蘋蘩調內壺絃誦理中房
野饁邀欽羹晨清思媚菱結心操婦櫛束髮侍君牀
雙帶期同綰兩釵誓作行戾戾甘韋布負載厭糟糠
投簪蒙山裏齊眉瀟水傍同車欣射雉理釣欲觀魴
之子從黃鵠夫君似樂羊懸弓驚燕雀弱冠出瑤璋
孝友緣天姓中和醜道常靈蛇入合浦神馬騁康莊
茂業辟維積華標玉宇翔袖心探月露操翰湛玄黃
藥苑開葩藻詞林挺豫樟盤盤聯屈賈綴彩掩班揚
論道于時春投書欲自勵雌雄雙劍在濕燥七絃張
志大無知己才高空擅場黃科竟偃蹇玄草但棲遑
阮籍窮途果江淹恨賦歎傾心懷樂教攬泗怨昭王
慷慨傾三盃結交盡五方黃金囊裡罄白壁櫝中藏
正學悲慷慨言嘆杳茫服儒端法象析理辨毫芒
桑樂甘願巷習傳及孔端朝開應自快夕死足為慶

珠墮明猶媚蘭銷味轉芳憑貧終是美滿短晷云
 數盡知全運貞堅嘆未亡人乎心引恍天只意能量
 遲患憐哀被遺孤夫可望輕塵誰倚托匪石獨悲傷
 瑟瑟凄風入冷淪清露凝金刀思偶驚夜杵伴寒螢
 百折摧肝斷九升勞夢侵浣沙悲鄂渚斑血灑瀟湘
 赤雁對書冷朱鸞掩鏡光緋衣時漬淚進藥每先嘗
 心事清如水盟言皎似霜人生分已盡身死意何妨
 別恨河山冷春殿天地荒狗夫淚決裂念母復彷徨
 伯氏文章顯君門俊采揚題名遊畫閣擢步出長廊
 兩露恩多浩蕩雲志已償鳴鶴傳禽施冠弁聳軒昂
 田
 經學攻三絕雄才負一匡薦紳推雅重台鼎僊趨踰
 寶誥先榮孝金車更錫康慈闈終有額名開見綿昌
 耳節幽波遯塞衣濛汜滄庵君忘白水早遊待玄堂
 不得躬安厝聊為導輜輶寒帷漠漠燈暗著煌煌
 並旒經南浦聯鑣度北邱未須啼杜宇所願結駕夾
 旌露人憐惻青霞自頤頤高堂多福祉幽路足徜徉
 修禪清釜紅靈樞郁蔥棟呈媯補西極精衛塞東洋
 秀氣衝霄府香魂逸帝驪青車辭白距排節抵丹陽
 侍女遙迎旆體成咲捧觴青虬歸遙未豹駕騰驤
 溟沼重歸駐支磯更東粧雲霞朝聚綵牛女夜成裳

天上風霜操人開鐵石腸微宛知婦順心剖見臣剛
 陰道呈華夏妻倫翼紀綱梁懸仙夢路毒飲然芝湯
 御翰題真媛泥書表洲姓一時稱卓絕千載誌難忘
 著論清譽遠陳風薄俗懷建安舊編繡潘令賦悽惶
 斷臂丹青列露筋琬琰光國華流朗潤世寶吐精芒
 日本刀歌
 海東百鍊金虎神持屢蛟螭注避津五精黯黯連赤
 鏤三尺鉅鋒輝綠鏤紅衫半挽青絲掣光流禹穴千
 年鐵眼底搖幌噴寒泉掌上宛轉飛明月漏影常含
 鍊骨腥繁光尚帶夷魂血浴井冰凝炎焰消沉沙夜
 田
 臨土花飄初發新硎起結綠編宜雙鑱縮蒲稍只今
 文德敷中夏組紱名王沙塞下笑春闈前陳赤刀首
 蕭苑裏歌天馬海邦萬里靜倭韓年年寶器真長安
 品服已經開樂浪將軍遠見轉華蘭玄菟城遠玉匣
 暖鴨綠江頭秋水寒
 燕駟馬
 赤虬翻錦鬣白羽耀金鞍流影城霞滅吹風山葉飛
 橫出休屠陣能空左角圖但令君一顧麗血向金微
 劉生
 銅雀響玉營殺虜度龍庭代馬血中躍吳刀掌上鳴

醉過平樂觀嘯吹羽林兵憑空託姓黎火照殘經

催胡甥汝觀赴宣府兵憲

白豹關前鐵騎迎看君今日事橫行傳聞烽火通三
輔莫遣軍書出五營寒角曉吹邊月暗霜旌夜拂海
星明早將塞上風烟淨北望雲鴻報楚城

朱廣文見寔同僚來訪玄湖撲悶

春湖水泛柳含烟滿眼春光掩可憐嘆語欲尋花下
侶逍遙忽見吏中僊海棠開艷真如醉江鶯飛來又
隔年求友正宜歌伐木才高莫著絕交篇

偏

搖曳高空一羽輕年年何事向南征雲邊結陣經秦
塞海上衡書度漢東風雨一聲客魂斷關山幾度月
華明上林繒繳須應避萬里常懸江漢情

玄湖春詠集卷終

刻玄湖先生春詠集

嘗聞笠江浦公校士中上錄我嵩陽先生文歎曰此
回嶽英靈也先生氣節文章表著當世固不負所知
矣其雅韞藻思時有吟詠鏗鏘宋麗與李唐較璫璫
天寶詞考所謂河嶽英靈者首響格律相頡頏於異
代則蓋信公有玄鑑焉然平日所著詩賦藏篋不多
示人性恬曠蕭散喜登覽歌游雖居要秩觸劾半衡
略無絀絆逡巡之責年四十歸田即興親厚作會和
為宴樂每云山林快意之日以十數計遊樂居七讀
書居三即可謂塵世明化矣其瑣瑣酬應生涯皆漠
然者耳得失欣戚不必較也里中燕集亦不操翰當
人甲寅以來遇春和多偕客携壺郊遊行三五十里朝
出暮歸談笑盡日無景糾懷間發歌詩顯及同門輯
錄成帙蓋十之二三也謀之長公玄子手書錄梓以
傳題為嵩陽先生春詠集夫舞雩歸詠知為魯氏暮
春之樂仲尼喟然之歎意深且遠不可窺也顯兄弟
事先生有年蓋陶陶春風中矣其與諸子追從杖屨
但備童冠列耳若先生大意予小子何能以知云
嘉靖三十七年歲在戊午孟春穀旦門人玄顯撰

嵩陽集

無卷數 浙江朱彝尊家藏書亭藏本

明劉繪撰繪字子素一字少質光州人嘉靖乙未進士官至重慶府知府事迹具明史本傳是集首賦次詩次書次疏復以詩賦殿後而不分卷帙蓋編次未定旋作旋刊明人文集往往多如是也其詩局度頗宏整而乏深致文不加修飾暢所欲言如春秋補傳序云古之注經者務簡後之注經者務繁古之注經者務簡而經益明後之注經者務繁而經益晦六經之注莫不皆然而春秋爲甚持論頗爲平允至劾夏言一疏但以不戴所賜香葉冠激世宗之怒則非諫臣之體按明史夏言本傳稱賜香葉束髮巾言謂人臣非法服不受帝積憤欲去言嚴嵩因得問之至言得罪下獄帝猶及前不戴香冠事据此則繪是疏或當有所受之歟

王氏存笥稿二十卷

〔明〕王維楨撰

杭州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三十六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王氏存笥稿二十卷》提要

王氏存笥稿序

世稱三秦多豪傑本其山川絕奇自空同李先
生以論著高一代華州槐野王子接跡而起兩
人者皆人傑云王子拜南京國子祭酒入關省
封樹會關中大震王子殞于家嗟乎王子產二
華之隩區所云嶽降不虛矣而地圻山崩與行
會豈非地紀絕而人傑委邪余同王子舉進士
爲史官日聚著作之庭獨與王子語合退朝輒
三三集前席

相與就舍持文墨議論中夜不輟以爲常有故
則走監子挾策進之務相攻錯瑕瑜不掩乃若
揚摧古今得失即王子所膾炙余率有味乎其
言使余不當於心則王子業已彈射之矣王子
爲文法司馬遷詩法漢魏其爲近體法盛唐尤
宗杜氏少陵居常好深沉之思務引於繩墨必
結構中度而後脩辭初王子屬辭藻麗學士往
往稱之及其治業益精夫彫敝尚玄素聞者謬

諤持可否兩端王子執余手語曰衆言淆亂示
且不能自堅使余壹意脩古而無卻顧者公之
力也薦紳大夫乞言王子者日益衆王子不喜
卑論必求合於作者之軌然後受簡書之嘗與
余約曰文章不朽盛事乃今酬應不給無所發
明何以徵後世願擬古詩篇目與公共賦之務
竭精殫思一當漢魏比就業相與定其是非他
日成一家之言則以是載首簡中庶幾有足徵

王氏存簡稿序

者矣乃王子即世余竊恐其所著書不存乃今
得其遺書簡中無所失獨無所謂擬古者有志
而未就惜哉要以所存者徧讀之亦既足傳矣
余不敏惡能定其文顧王子有成言不欲倍故
爲之哀次得文若干卷詩若干卷曰存簡稿則
王子所自名云爾陸曰余觀作者之林其長短
較異即能屬書摘詞而聲詩不振抑或以近體
取重古體拙焉尺有所短寸有所長非虛語也

獨空同先生得其具體王子與之後先入室皆
得擅場即關中多材賢此兩人者豈易得哉王
子既博學多識與之抵掌論事四方疾苦九邊
要害又可坐而策之曾不得終其天年功用未
起命也王子質行載本傳中不具論論作者之
志如此 嘉靖丁巳五月既望

賜進士及第資善大夫南京禮部尚書友人姚
江孫陸謹

王氏存簡稿序

序

刻存簡稿叙

余自有識以來即聞海內有王槐野氏玄覽博辯善爲古文而其人奇偉不群慷慨有大節私甚慕之迨入仕奔走塵途愧未識其面去歲抵京忽報槐野沒矣頃之濫役關中過華山存問其家亟索其文讀之果與昔聞不異因信槐野人品之不孕當如其文之不凡也携入省把玩不忍釋去方事校錄適李翁先生自數千里外

刻存簡稿叙

以其善本至繁祛類析益復精粹矣遂檄督學李子校之西安劉守刻之焉刻之者何爲其可傳也曷爲傳之嘗聞君子不知其人則視其友不詳其行則考其言昔蘇子美沒後其友歐陽子叙其文而錄之蘇氏之文遂盛傳於世何者天下固重子美而尤信歐陽子也今觀槐野之集又追子長詩擬老杜體裁格製迥邁時輩而其大意率多右正嫉邪揚熾刺惡時決冒臆以

豈不平曲爲引譬以發奇思炳炳鏗鏘聳人觀

聽直所謂擲地有聲入土不蠹其視子美信足並駕齊驅矣迺李翁復爲之叙錄東集馬譬之梁瓌泗磬楚鐵吳鉤雖然並陳而辨識品題之者則博雅君子也人有不信其爲希世之寶者哉然則是刻成使天下由是知槐野人品之奇由是知李翁友誼之篤文獻足徵而古道不沒其於風教亦或少裨矣夫寧獨以其辭而已耶

刻存簡稿叙

嘉靖丁巳仲冬之望

賜進士第巡按陝西監察御史蘭谿鄭本立書

叙

王氏存稿目錄

卷之一

序

南宮奏議序

武舉錄後序

思惠張翁輓詩序

制府奏議序

少華贈言序

刻河垣稿序

鈴山堂集序

順天府鄉試錄序

姚母六十詩序

陝西奏議序

榮壽錄序

潘襄毅公文集序

卷之二

王氏存稿目錄

序

贈黃食事兵備遼東序

贈趙長沙序

詩峰羅先生歸淳化序

恕齋先生還華山序

贈傅大夫守廣信序

贈西洲趙先生序

贈鄭一山序

贈方庄趙君六載考績序

豫內篇贈秋崖戴子之保州

贈督學李大夫序

贈侍御齊公再考序

贈青岩胡君督學江西序

贈諫議趙君使歸省觀序

送大司馬鳳泉先生歸宜陽序

送柳濱先生赴平涼苑馬寺序

贈山東右使芥山陳公序

贈張雙渠序

贈太守胡公兩臺先生序

卷之三

王氏存稿目錄

序

贈南京吏部尚書朴溪潘公致績序

贈大理卿盧公應詔北上序

贈石洲張君擢守建寧序

贈濟南太守項君序

贈少司空橫溪歐先生考績北上序

贈南京禮部尚書端溪王公入賀聖壽序

贈南京禮部尚書端溪先生考績序

贈柳州太守小江毛君序

贈別駕梁君之延平序

贈少司徒芹山先生考滿序

贈東穀先生考績序

贈大司成見滄茅公奉召北上序

贈大中丞須野張公巡撫貴州序

贈大理少卿方厓趙公北上序

贈監察御史濯溪間公還朝序

贈南京大宰儼山周公序

卷之四

序

南京吏部尚書致仕兩洲王公七十序

王氏存簡稿目錄

壽大司馬督府太華何公序

贈七十翁都督孫先生序

壽方田李翁八十序

壽八十翁白泉先生序

壽西洲先生胡公七十序

壽封監察御史東村張公序

壽劉大夫父母竝躋七十序

卷之五

序

壽太夫人孫母九十序

壽教母鄒太孺人序

壽汪母楊太宜人序

壽張母陳太宜人序

壽太孺人張母六十序

壽俞母袁太孺人序

壽潘夫人六十序

壽沈母程安人序

壽太恭人許母八十序

卷之六

記

王氏存簡稿目錄

核邊記

西嶽廟新置齋所記

潼關衛脩學記

卷之七

行狀

封軍人劉母甘氏狀

昭勇將軍陝西都司指揮僉事張軒張公行狀

亞中大夫長蘆都轉運鹽使司運使渭川東公行狀

狀

贈禮部尚書謚文簡西玄先生行狀

太孺人馮母狀

卷之八

誌銘

明浦城簿東丘余公墓誌銘

明王孺人趙氏墓誌銘

明處士王公暨配碩人石氏合葬墓誌銘

明安陽縣丞致仕半山郭公墓誌銘

明四川道監察御史雙洲嚴君墓誌銘

卷之九

碑銘

王氏存翁稿目錄

明尚寶司司丞致仕洛原白公墓碑銘

益壯先生墓碑銘

明贈徵仕郎南京戶科給事中懷雲萬公墓碑銘

卷之十

傳

孫忠烈公傳

王太史傳

卷之十一

祭文

同鄉祭馬西玄先生文

同鄉祭呂涇野先生文

合祭呂涇野先生文

合祭張陽峰先生文

合祭王太史文

祭王太史夫人文

祭王戶部母太安人文

祭趙侍郎母太淑人文

祭王太恭人文

祭王太恭人文

同鄉祭太恭人王母文

王氏存翁稿目錄

祭叔父王次公文

卷之十二

祭文

祭叔太東侍御文

祭劉隱君文

祭甘經堂文

祭龐太師人文

祭孫通府文

祭胡宜人文

祭南恭人文

祭王允衡太史文

祭先考贈君文

祭盧太史孺人文

六

祭趙宜人文

祠堂成祭告文

祭外舅半山公文

祭前山先生文

合祭孫太夫人文

祭趙宜人文

卷之十三

雜著

雪難釋

葉母還金跋

乞恩送母疏

咸寧令齊子像贊有引

大司寇若溪先生顧公像贊

卷之十四

書

答王序大書

王氏存稿目錄

與孫錦衣書

與張龍湖學士書

與呂侍御書

與劉嵩陽書

與曹侍御書

與元峰表編脩書

答趙大洲同年書

答許少華書

與侍讀郭東野書

後答張太公書

五泉子說

王母太孺人述

與程松溪司成書

七

與孫季泉官兄書

答王堯衢書

答襄陵令尚子書

答南姜臬書

與嚴東樓書

與周石崖曹即書

答牧庵坡同年書

答韓苑洛先生書

與孫季泉官兄書

與魏明瑞諸子書

與蔡谷汪太僕書

奉大塘王先生書

奉王麓泉先生書

答督學喬三石書

與少參黃雨田書

答孫推官書

復鄭撫鳳泉先生書

答李司諫書

答同年陳平岡書

答故給舍陳文岡書

王氏存稿目錄

復普州大然張子書

卷之十五

書

答司馬韓苑翁書

答余文獻書

與馮子山書

與韓庵王舍事書

與何太華書

與太谷司馬書

與鮑思庵中丞書

與郭龍潭書

與許仲貽書

答少司承盧涑西書

答李東岡書

答嚴內翰書

答苑洛韓公書

答苑洛韓公書

答韓苑洛司馬書

答王御史書

答宮詹王三渠書

八

與楊南洲總制書

與河西園觀察書

與喬三石書

與劍門趙侍御書

與孔文谷書

與許中丞少華書

復姚侍御書

奉訊東谷先生書	答王石谷給諫書
與殷兵備書	與趙兵備景仁書
答張太守元洲書	答何總督太華書
答孫侍御書	答喬三石大叅書
答趙監察書	與賈巡撫書
駁喬三石論文書	答閻祭酒書
復山西閻提學書	與馬谿田先生書
謝元宰嚴介翁書	謝宰輔徐湖翁書
謝宰輔李渠翁書	與太宰萬治齋書
與都督陸東湖書	與少司馬真雙江書
王氏存稿目錄	
與宮允尹洞山書	與內翰林平泉書
與內翰林澤峰書	與趙郎中子樂書
卷之十六	
與西坡劉公書	與平田管公書
與張太微書	與胡蒙谿書
大宗伯後贈孫公書	大中丞東洲屠公書
與東豐悅書	與郭宮庶東野書
與衡撰郭泉南書	與大宗伯歐公書
與南吉士叔後書	與唐倫撰小漁書

與浙江巡按趙子書	答姜介事書
答教祭酒書	與孫監察書
南吉士叔後書	與王給諫子儀書
程少宰書	與孫季泉少宰書
董編脩書	與趙太守書
孫都督書	與康礪峰書
與郭東野書	與孫仲泉書
奉大擴王先書	與全九山書
與南陽谷書	與孫季泉書
與孫季泉少宰書	
卷之十七	
王氏存稿目錄	
五言古詩	
贈羅太史使梁冊封四首	此以下俱京稿
贈余駕部之南都四首	
贈汪氏赴瑯琊四首	送人之南陽二首
寄謝氏四首	與汪仲子別三首
贈謝子今大興	贈汪子
慶源堂為許氏作	世芳樓為松翁相公作
為介翁元宰題三瑞圖三首	
贈衣生督兵守鳳陽三首	此以下皆都稿
蘇子磯次韻三首	

七言古詩

贈孫伯泉畫菊歌并序 此以下俱京稿

錦江行贈陸子使蜀 相逢行贈艾少叅

石鼓殘文歌

贈劉少叅赴楚守 顯陵

對雨篇

對雨後篇

東海篇送劉太守入覲 宋稿

卷之十八

五言律詩

大風 此以下俱京稿

同館寮宿院中

王氏存舊稿目錄

別舍第二首

俞侍御父母雙壽

贈潘使君赴汝寧二首

送盧子士泰陵祠昭聖太后

留別諸同館四首

慈恩寺納涼用郭東野太史韻四首

立秋夜坐有懷三首

兩齋宴郊壇徐奉常院二首

送駱太史謝病歸湖州四首

七夕宴集和陳太史

陳子詩期七夕宴集忽雨渝盟憑依韻嘲之

七月八日夜集陳子館

聞蟬

陳威碗宅同年會和孫李泉太史韻四首

廣德寺送別陳子

送趙明府赴長州

送陳子侍父歸嵩山

詠孫氏第雪獅二首

月夜孫李泉宅見過

冬夜孫李泉宅對月

冬日過孫伯泉錦衣李泉太史因而留觴紀贈一首

和袁子詠雪之作

初度二首

王氏存舊稿目錄

贈王樞中太史移居四首

齋夜同彭孫歐三大史

中秋過汪氏二昆季玩月二首

贈李侍御按雲中二首

秋夕孫子見訪和韻

壽蘇陳試屏許孺人兼贈諫議得告歸侍二首

雪中東隱舍江子

贈劍軋孫伯泉都督

送葛給事以使冊封歸河西二首

送人之金陵

上元壽傅姓太孺人

平日送郭主簿之江都二首

送內兄選士郭子歸省二首

寄齊侍御

王至齋居

送孫生疑入吳成婚

雨中郊寺送郭子

慈仁寺集鄉中諸友

華學士之留都

中秋集汪尚寶舍和韻二首

白食事入賀

聖壽却還山東

贈許氏二首

送王司成之南都二首

沈光祿謁歸以政望先大夫兆

申進士今分宜

秦維介宰孟縣

王氏存稿目錄

主

寄贈可臬宗兄司訓

送汪子

贈徐推官之西安

輓許相國夫人二首

送李明府之任蜀中李父故為御史

贈陳憲使之江西無訊謝許二丈二首

還闕二首

寄家書二首

寄東氏妹二首

五日登昆盧閣同王趙二子二首

予既還京會無錫王子亦至因簡二首

寺閣同諸子和楊司諫韻四首

立秋書懷

聞蟬

秋日閒居二首

贈龍湖張公之留都

春晚見白髮作

聞鶯次趙比部韻

孝烈皇后輓歌四首

人日作

春日寺集和尹氏二首

賦得天寧塔贈別胡青岩同年

郭氏莊游次洞山尹子韻二首

南浦舟次韻

贈閔氏提學山西

有客二首

贈羽泉劉君等瑞安二首

寺中訪喬三石大參留宿二首

王氏存稿目錄

高

西溪亭上分韻得屏字二首

此以下家稿

熱

鄭亭賦別限韻二首

齊夫人昨雙壽二首

書趙撫臺母七十一首

春夜必草堂飲趙大洲限韻二首

暑雨

寄周石崖江七峯二曹郎

美人篇

夜投乾州 此以下行役稿

渡河用時韻

王喬洞

望朝川

過湘子祠

秦嶺過文公祠

商州別舍姪吉兆北歸二首

度秦嶺

除夜書懷 此以下皆都稿

元日喜雪和韻二首

早春過端溪宗伯宅留飲次韻二首

早春王錦衣宅集諸舊游次盧君韻二首

春日遊靈谷寺次韻

贈南衡童子泉州之任一首

王氏存稿目錄

五

悼內為項氏作

哀妣為項氏作

張戶部母六十二首

卷之十九

七言律詩

雪晴 此以下京稿

夜雨偶得窓字

迎恩宇次王太史韻

病告馬尚寶彭翰編許吏部茅殿撰携觴枉別

和黃子九日感懷之作

齋夕有感和大宗伯張公韻二首

長陵恭謁

康陵陪祀

沙河道中用王太史韻

祇後山陵憇道觀

奉和介翁相國誕孫韻二首

初度

小至院內對月簡諸同宿

九月二十八日過袁太史詠堂內菊用何氏韻

卜居

冬夜過林太史宅

冬日朝天宮道院和韻

乙巳元日

凌進士父冊雙壽卷

立春日賜宴和宗伯徐公韻

王氏存稿目錄

六

正月十六日冊立敬妃侍班和韻

送李御史之南都

夏日同諸文學登都城和孫季泉韻

答袁子吉中見貽因次其韻

贈李付君樂隱公

京館守歲同舍姪吉兆

曹侍御以使便歸觀太夫人

曹侍御使金陵

冬郊侯母北至

贈陳太史奉其家君還蜀

贈袁太史使南陽便且還越用舊韻

贈嚴太史使太梁用舊韻

贈方崖趙年兄之南都

秋赴郊寺同曹王二客夜遊用空同先生韻

九月十二日黃太史宅賞菊次韻

贈李給事移官南都 聞警二首

聞笛 秋思

贈張憲使之閩中 贈蔡使君守衡州

送晁太史使梁次董太史韻

壽介翁相國七十

春日邀諸同好登晁盧閣和洞山韻

王氏存簡稿目錄

十七

五月五日寺集

夏日同教尹二太史留客部朱憲使郊寺讌集會

大雷雨是時朱得除督閩中學快暑滯行余爲

紀述二首

六月三日作 立秋

秋夜呂沃洲胡白湖周吳峰枉過對月二首

贈秦太史使 徽藩便道歸越

贈朱太史使 楚藩 元日

人日飲汪戶部宅次韻

功德寺遊眺

宿碧雲寺偕同遊諸子

西溪亭上次劉太守韻二首 此以下家稿

寧山寺

移山潭同舒大行游讌用韻

原州鎮西樓松石公讌集用韻二首

原州魚池秋泛用三渠宮論韻二首

臨潼初度

冬日同三渠宮論曲江鴈塔和韻二首

至家貽京邑同好次韻

北窓

王氏存簡稿目錄

十八

送柯獅山自秦移鎮河南

五日和可山戶部韻

洪門留別周給事石厓 此以下行役稿

旅館獨坐

和大宗伯王公至日見贈之作二首 此以下歸都

登鷲鳴山寺

大司寇顧公以詩書見留作詩自紀因和答之

人日盧通政宅宴集用韻

春寒

南中立春

烏龍潭上亭子飲用韻

宴烏龍潭上朱氏亭子次韻

登清涼寺後山次韻

贈雙石葛子守河南郡

卷之二十

五言排律

瓊翰派輝樓二十韻 此以下俱京稿

忠弼堂二十韻

贈別胡青岩同年二十九韻

送別宮贊吳年兄省觀十二韻

贈介翁元宰十二載考績

王氏存簡稿目錄

七言排律

贈吳學士之南都次介翁元宰韻 此以下俱京稿

贈教學士之南都次介翁元宰韻

五言絕句

望雨四首 京稿

春意二首 此以下留都稿

題項侍御雙節卷二首

題項侍御歸休卷二首

七言絕句

苦熱行十首 此以下俱京稿

次韻答陳子鎔筆

老將行贈孫伯臬都督二首

贈劉今赴湖陽二首

贈王相陸氏之楚四首

贈單倅之潯縣二首

朱杜句問訊季臬孫氏疾二首

王氏存簡稿目錄

王氏存簡稿目錄

干

王氏存簡稿卷之一

左輔王維楨著

序

南宮奏議序

上即位之十有五年制度儀文漸已還古乃復欲創未有起未振備一代獨偉之觀然典在禮官當是時介給嚴翁為宗伯始也而宗伯明經術習今昔之故然又達情與權明年丁酉

皇太子生天下咸悅遂請正號東宮順眾望定國本從

之其年會議討安南稱不貢也則計以為且須文告不聽

王氏存簡稿卷之一

則伐之無違勤兵于遠戍戍

上欲尊稱

文皇帝為

成祖

獻皇帝為

睿宗必附之朝又舉秋享

明堂以嚴親配諸大議皆下眾恐乃悉議如禮咸以為難

已亥

太行章聖皇太后附顯陵

上痛其為條悉事宜展孝思焉先是二月

大駕幸承天以南附故宗伯從計畫甚夥具大符條中其年

太享殿肇工殿取明堂之意而異其號制則頗采部議用

之又言官以故禮部侍郎薛瑄從祀請下議未一罷之翁

言獨多瑄辛丑

宗廟災

上趣有司更起之則告費鉅民困宜順變緩圖以安衆心許之是歲也安南聽始謀果降乃奪國號貶為安南都統司給印如禮部議壬寅虜大入寇山西恭將張世忠與遇戰死之白為立祠旌忠勸餘者將由是奮勇去不更來其秋上詔宗伯為大學士兼領禮部如故癸卯侍郎呂公楠

王氏存簡稿卷之一

卒于家請謚與葬不報呂侍郎者有道仁人也翁疏列侍

郎美其衆願得請比崔文敏公甲辰

宗廟新復從古制采翁論也凡此皆見南宮奏議中翁在

南宮所進牘且千數不具論乃論其者故宰相得燕見

天子召對他即大臣不召翁為宗伯乃數入召見與宰相

比言多所匡正其事故莫為傳獨取取在人聽觀者如此

刻焉王維楨曰余聞之故老云仁哉

孝皇帝當乙丑選士也松額于天額天界其才裨國用者

是時嚴翁應選中大念誠好賢乃丁之賢豈可常哉乃後

禮令

天子興知其才委任焉遂竭忠盡智若此惟盛世典章定藉用明往代莫比焉傳稱好賢之利不于其身于其後人信然哉語亦有之樹木者茂樹穀者肥小言可以喻大而人君惟在樹人

鈴山堂集序

自植承乏翰林好覽當世之作者顧其籍不盡有若數歲乃始獲鈴山堂集讀焉鈴山堂集者今少師袁州介翁嚴翁所為詩也夫明興百八十年矣而作者代起猶之震盪變爛乎域中然問之學士或予或否揆之今昔或合或離若斯集者寔所希遠觀也夫古者今之範也君子之

王氏存司稿卷之二

言也非法不道故吏而傳今夫公輸子天下之巧人也若釋規矩而自創則拙此道明于弘治之間于時作者數人興而鈴山在其中故其奇扶異博者能之望出幻化才者能之然法以約是二者非好士為力弗至也凡鈴山之作者且焉是故言出而人誦之鈴山故與空同李氏交李詞尚法亟稱之語在漁石唐翁序中植既讀鈴山集乃後又會長老先生習鈴山事者論道之也初翁重刊稱神既入詞垣即用才顯名乃復即謝告返故所居鈴山之東堂而繹筆焉蓋七年往也予是書日以達詞日以昌述遠而名顧近處深嚴而朝士大夫慕焉學乃游兩都歷數階迄今相且四十載餘矣為言

累百千澤溢而流貯廣而發要自鈴山始也故總其凡繫之鈴山號曰鈴山堂集云歲乙巳植得請且行從故事即辭于相舍翁手集授之命曰歸序矣始翁居山中有日者談公貴翁拒之詩元無蔡澤輕肥念不向唐生更問年見再集中由是言之當是時翁于詞篤矣弗以富貴消厥志也君子立言而垂不朽者誠非易哉嗟乎弘治時士先實後名用本達末然又安安于退養之節如此云

武舉錄後序

今年庚戌天下貢武士于京師維九月官嘗會試屬廣至有司以

王氏存司稿卷之二

天子命且舍而逐虜俄而虜遁比十月有司復以請乃試臣維植濫竊璫而典是役事竣亦宜有序序曰臣自守官吏局得以賸稽秘書拙尋往賸賸于近事則深嘆國士之難焉昔我

成祖之都燕也虜酋徙慕而北絕數千里猶尚以為有計之患與師窮追至南望斗杓而還當是之時士大夫以狗國為榮保軀為辱猛氣英聲振于殊俗矣正統初虜復入寇賴二三駑將銳身與戰虜遭創奔去竟不更來綿歷而及弘治正德數十年間即有烽煙猶之驚電颺風倏起倏滅士大夫以為不足憂於是上下戈石交與時恬嬉日

有餘快斯視軀重矣

皇上神武輝赫同符

成祖自嘉靖來虜尙嘗敢窺關南頃緣邊候稍懈奄焉擁入奄焉竄逝彼杖鉞登壇者豈少乎卒莫有摧輪而答其背者則信乎徇國之難也臣當據卷品士時則仰

天祝曰是安得徇國之士而叔之哉誠嘆之也夫保軀之與徇國不可同日語矣士不免蹈此者何耶士有三北不識形便與敵相迫者北金鼓之聲在耳弗審利害者北拙騎射者北如此則保軀之士衆而徇國之士鮮矣臣以故按依舊令偏主射技射中多者即文不副射叔之文而能

王氏存稿卷之二

五

陳形便指利害射又中者亟叔之凡以冀徇國之士出不至爲奔北保軀者等爾夫臣之于君譬則手也夫手上以脩而下以脩是鎔錙傳體則搏而扞之臣奈何獨自保哉故壁壘盈郊烽火相燭臣不謂懼勤奴壯健日厲兵馬而謀南向臣不謂憂臣所懼而憂者惟不得徇國之士奮距先登倖名王執貴人連綴而獻之臣闕下爾誠今在叔者有若人焉則豈惟臣宗社是倚亦臣之所大幸也臣竊凡皇上加意遴選思得猛士以寓托之末始一日釋下懷臣今叔者若干人劍斷割則知利上驅使則知賢苟稍稍任用斯辨之矣今有賣珠于市者華其楨而中亡珠質人以

爲美携歸而啓視之則喑然嗟焉臣懼其與是類也惟任之哉惟任之哉

順天府鄉試錄序

今年乙卯順天府鄉試題我

皇上龍飛之第十二科也考試官諭德臣維楨侍講臣煒皆以

上命至同考試官進士臣復臣漆知縣臣孔墀教諭臣應和臣樞臣梅臣棟臣大魁臣成式皆以聘至監試官御史臣冀臣俊皆以

請至其諸執事人衆則皆府尹臣耀府丞臣鏗辟至而臣

王氏存稿卷之二

六

鏗則職提調董一切簾內外事先至諸臣咸至矣既分之而各執乃事矣臣乃進提學御史臣馬三才所選士及諸曹六館所選士三試焉乃復加志掄選錄雋者一百三十有五入焉士既錄簾內外諸臣始相見乃喜而相慶曰嗟乎良哉選也藉是可以報

天子矣然臣維楨顧有懼焉今者臣手錄以臣獻之

上也色勃勃而不能持足盤盤而不能前誠懼之也臣聞之往古士有才賢而不獲進有司罪無赦進矣而才賢者不果効有司之罪亦無赦何者不智之故也今夫所貴乎樹木者樹松柏也其次樹桃李松柏可材桃李華悅人所

不足不任風雨然不與荆棘倫矣即若不意松栢化而爲桃李桃李又化而爲荆棘持是以譙河樹者則樹者口噤莫爲應彼其初固嘗植之也夫樹人亦類乎是者臣恐其或類之也故懼臣關中人也頃者臣自關中來而渡于孟津見有轉大木于河濟者前呼與譁後皆應之木翩然如馳焉當是時也即有齊謳郢調吳歎越吟與夫激羽流商之孝截雲下塵之曲悉末之用矣臣以此則嘆以爲修言無當而繁華沒實故今校諸生之文則直擲大指而棄其雕蟲蓋竊有悟于轉大木之事也既行而及燕趙之間則畿內地也在昔燕趙之間猶多奇偉倣儼之士今其人已

王氏存稿卷之一

七

往其聲猶存也臣乃頓步躊躇于境上者久之即其人雖不純于先王之道然以効節不顧身盡公而不徇私固亦有是多者焉今此諸生以誦說詩書稱引先王則人人能矣今之受事而奇偉倣儼之氣如彼何故臣猶願諸生之慕之也今國家建都于燕四方奉贄納貢之臣繼屬而至其諸齒角羽毛百物珍異皆御府所餘常山在其右遼海在其左厥形險固造物者故設此以作藩垣又國家所有然所貴者唯獨節士之幹與忠義之腹耳異日者諸生誠養有節士之幹而懷忠義之腹則臣且望下風而拜之非拜諸生也拜節士與忠義之夫也臣列在交戟之

內最久竊觀

陛下之神明

天授之也即如一日之間

國家之大議凡幾其大事凡

幾然事皆炳于

前知而議皆成于

立斷諸司

上疏而得報者咸抱踧踖吐舌以爲弗及今此

諸生豎儒耳豈能奉奔走哉然臣私以爲世無粹白之狐

而有粹白之裘所求者博所取者微也若是則臣乃敢以

諸生

進矣而卒慮乎奔走之或後也故事士既錄順天

府有宴宴諸生諸執事皆在焉臣將挾持前說須詣宴所

王氏存稿卷之一

八

一一爲諸生道之且因以爲勸焉而先以謁諸同事諸同

事曰夫勸也若是而止歟於是臣應之曰諸執事亦嘗聞

里父之離乎千里父之離其子于客位也爲之具三加著

誠詞備矣客曰且更有加乎里父曰無以加也曩吾父所

以離吾者固若是止矣今吾所以勸諸生者固吾昔所受

于先達先生者也錄將

獻臣宜有序引其端乃謹具其

始末如此云

思惠張翁晚詩序

思惠張翁者昌黎國工也年九十卒詩矣子爲太醫院判京師諸大夫常與院判若游者咸爲翁詩之院判君將歸

而輦翁之寢欲令執紼者歌之以送往於是稱輓詩焉夫詩者述也觸事含情不能直宣則歌以送之昔者田橫死北門人悲之比及葬焉雖露蒿里二曲以送之曰薤露者言人命促迫也曰蒿里者言賢愚同一坏也至今喪家傳習之號為輓歌歷千百稷未之有易也茲輓翁者雖祖沿故體而更造新聲第寫其情不嗣其音何哉橫之死可悲焉故歌者聲苦後死者等橫因歌送橫之曲今翁以壽終以子貴於人情志願足矣則何悲乎固不得直襲舊曲也余讀其詩即繁如零露散如墜瓊總之頌德咏年之指無二軌也夫情之感人猶之風之著物也春聲嗷嗷秋聲蕭

王氏存稿卷之

九

楚所值不齊則音隨之變執一律者難與論詞膠古道者難與語化惟連曲識變者能解也諸詩最稱院判君世其業傳上池禁方諸大夫多千之要以明翁有子故輓者弗得遺也昔公乘陽慶善方數私以教大倉公不傳之子孫謂後莫可嗣耳慶年亦九十死死而目弗瞑矣翁卒矣誠何歎哉其詩之平宜詩之乎

姚昨六十時序

侍御姚子一日過余舍余生姚子姚子從容問余曰夫詩者何也曰志也思之而動人之志者也言喜則雖言怒則憤言美則改容言苦則口容鼻酸不能已已故曰詩可以

興又曰序者何也夫序理也諸家語各自出然雜置序者整齊之約繁總要明其指歸詩三百篇得卜氏序之三篇一軌也姚子蹶然起坐再拜致詞曰昔在丁未壯游年六十諸與孤交者居多才士皆為母詩之顧獨序無今先生曰序理也願有以理之姚子即持詩觀余盡讀之則口容鼻酸不能已已夫母年六十也蓋苦哉六十春秋者云游當與其君子姚其士皆也纔二十九歲耳侍御君兄弟皆幼而又無厚產游傷之絕乃蘇已奮曰吾且振姚氏後竟不令逝者無聞乃力自作家給費視諸子獨侍御君異賢令學舉子業及歲甲辰余舉侍御君為進士母游

王氏存稿卷之

十

崇年五十七矢盡不踰閤夜不休績盡五十七年如一日也苦哉苦哉凡此皆具在詩中是動人而侍御言尤悉焉王子曰子感姚母事乃因稽占人之迹而明其志云昔豫讓當市智伯矢智氏亡讓為報仇毀形變聲卒與同亡乃已此非謂貞士奇節耶程嬰為趙朔客則朝其王也下官之難嬰不能與乃抱孤兒匿山中何其怯也其後趙孤長復為趙氏立後乃知嬰弗與者密所重在此也設嬰與下官則趙孤絕即博虛聲矣蓋哉讓所為必亡者智氏無後嗣所為報智氏者不得一亡足償之矣故讓為必亡者非獨勇也無地也嬰弗亡者非獨怯也欲有所立之也大臣

事主與妻事夫其義何異哉姚言士卒游第痛甚不與俱
竟能成侍御君振姚氏後令貢士名揚則程嬰之志丈夫
之樂也顧今詩中則莫有發此者余故徵取與比類焉今
士談奇慕節者曰吾誠不愛吾身遂徑往不顧卒或顛踣
自隕尺寸未堅此匹夫匹婦決一朝之憤自填溝壑者為
耳其視姚母不可同日論矣夫愛生與輕生殊途然皆非
也苟得所處則皆是也若姚母者以太史公法論之得稱
曰是然其識深遠矣

制府奏議序

總制陝西三邊軍務有若松石先生者今晉大保列司徒

王氏存奇稿卷之一

。

士

移官南京云先生遊邊越四稔若所發堅若所鴻謀威戰
於議中原州兵備副使滇南李君乞集于先生所刻之居
無何李君去會東山紀君至刻始竣事遂稱制府奏議云
議蓋凡五種君子觀之有五評焉評曰輕車踰險強弩貫
札增陣拒衝浚塹成襲胡戰弗克胡守弗堅若言邊備校
古宜今威戎扞虜則南仲之謀也顧惟餽餉屈乏進有後
憂夫烏獲猛矣使榜腹而操束薪且弗勝也况抹十鈞若
言邊備雖精竭慮危陳慈諭則荷亮之忠也虜寇我圍為
憐其軍小入小挫大入大剽逮乎庚子之捷百七十年僅
此一觀若言邊功概魂奪膽埋威生氣則衛霍之勇也功

雖細必錄罪雖眇必罰實非瀆濫罰非近苛若言舉劾獎
猛勸良策驚磨鈍則小白之公也今者

天子嘉止勞士紳讓其美三陟頌其德四域派止聲炳乎
煌煌赫焉盛矣先生遜弗處也若言陳謝却名如釋辭能
如捨則淵岳之虛也門人王維楨氏聞之曰夫五言者確
矣無遺厥本乎乃遂申曰予觀松石先生殆執誠體國不
二其德者乎夫九信而一違難以語誠始守而終渝難語
不二故誠百嘉之宗也不二萬事之紀也君子而有所樹
立無務于聲色無愛于顯赫兢兢屹屹奉以終身然後稱
于世而列于不朽之堂矣先生之制軍也惠敵若解恤士

王氏存奇稿卷之一

。

士

若子苦顏悴形人皆信之年踰六袞服官三十餘稔乃愈
益約躬勅度長養却慮戚戚焉惟社稷之大計是圖靡情
志焉諸葛武侯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先生當之所謂誠
不二耶所謂不朽所謂本耶李杜世茲偽士皆務華標而疏
于實蹈群然絲土舟而行江河也不慮其殆如先生者
豈非鮮哉愚昔祇後西土獲謁先生于轅門乃遂徧觀管
械親聆規畫咸鑿鑿如集中所云未始飾情張偽以炫已
震代也嗟乎誠哉紀君以便來徵序愚具所論復且綴曰
先生姓劉氏楚之麻城人也竊聞之其遠祖在唐宋朝有
官經畧有官制置今先生以大司馬兼都御史制軍務實

統兩祖之榮華世之休矣語云將相無種其不然哉其不然哉

陝西奏議序

侍御雙溪張公有陝西奏議一帙刻之臬司傳之大夫士或問王子奏議者何曰人臣將

天子之命於四方四方有事條而

上聞

天子曰可則行否則止故奏議者啓

宸聰而達幽遐者也稱陝西者何雙溪接陝西條聞者陝西之政他無與焉稱陝西志專所也刻而傳者何序有之

王氏存稿卷之一

主

涇野先生曰範後之有事西土者也範者何爲其辭辨也爲其當也辭辨當者傳乎夫聞幽昭故格之在辭樹大濟艱本之在直言弟中款謀弗投機奏于

天子天子弗聽弗聽弗敢行由是志抑靡究變日益滋是故鄭人脩辭周士好謀一時稱之後世傳焉是議也狀淑慝則循聲而得貌陳利害則披文而見情述因革則繼委而易感談天人則懷惻而難忘厥識玄玄厥論秩秩讀之若嬰燕與不寐之懷焉斯其辭不亦辯與議中皆鉅事而其建事也執符於往度參變於今規劃正於中席會通於衆論章章綽綽恢恢煌煌卒之威揚振紀靈挾豪摧關以

西籍是底寧斯其畫不亦當與故能有奏輒可隨試隨效凌駕往昔作法嗣來今之君子寡見其備美或又曰漢賈子非一代之英與乃其陳說治理豈不辯且當耶乃竟字必于文帝焉何也時也賈子不幸而丁漢張子者幸而丁聖明也然張子賈子之耦與蓋賈子挾練達之智張子抱閱偉之才張子忘壽於禍福之塗而賈子恒較情於功名之會智配才敵識不可同日語矣然張子嘗語子曰我生惟身耳身錦者君所賜也顧榮華節則賊身之道矣嗟嗟烈哉奏議凡若干首張子示予予少華之館問序王子曰而辭辨而書當而又節挺可傳

王氏存稿卷之一

主

少華贈言序

少華贈言者贈龍坡劉子之言也劉子將赴關祖者爲言以贈稱少華志治所也昔韓侯朝周周人爲之賦梁山即景抒懷練物道致有餘感焉贈言既集王子誦之感作序序曰詩者言乎言者志乎然根之動矣夫美劣區材則欲惡殊情純批判政則悅悵異向迷欲昭惡闢悅章悵則言與焉故曰言者志之華標情之外際文以宣之斯謂之詩今說詩者脉脉而興客客而吟冷冷而發鏗鏗而嚮則嘆曰詩在斯詩在斯夫脉脉客客意也冷冷鏗鏗音也其興其吟其發其嚮孰使之耶動於志也惟動故

音惟音故詩風嘯而葉切端激而瀕語物亦有然而况詩
哉載親贈言者數十輩有昵留有愴離有述征有覲來
有鴻篇有短韵有浩曲有切嘆夫若是景景也然昵留愴
離根乎悅政之所乎也述征覲來根乎欲才之所感也鴻
篇者廓此者也短韵者約此者也浩曲者廣此者也切嘆
者戀此者也潜格默化縱發忽吐靡由要取不属意必諸
君子之動于劉者厥惟深哉今夫春淑氣載敷萬感咸鳴
而或則離離或則喃喃或則啾啾或則恰恰何弗同耶然
逐氣衡和宜靈暢序則諸鳴者一焉知此可以親贈言矣
客有曰先生陳詩宋風以考民俗察治道今

王氏存稿卷之一

。

主

天子稽古甄治上下其績劉子持是言往其殆最乎王子
曰劉子才而政令問上徹即不詩猶最况爾爾哉

榮壽錄序

榮壽錄者錄趙母太淑人言也太淑人有子曰洪洋先
生爲御史中丞曾少司馬鎮撫關中在關中而會太淑人
七十壽於是關中君子暨諸鄉君子咸有言稱慶賀
數百章大要謂厥母厥子咸中兩而祝之正生之至
長安也先生出以示王生王生曰夫錄有諸君子之言矣
然非諸君子之私也語出民間詞者米之被以華績著之
篇什宣之咏歌奏之堂下凡在錄者咸真放實吐公唱直

和匪昵于比周匪倚于權愛嗟乎難哉夫齊民之言可畏
詞人之言本乎齊民者可感夫民無歸情不善爲口德我
則悅悅則欲久欲久則祝而又欲久其所親不者反是余
嘗讀華封之頌並時日之怨至髮色嗟嘆轉徙嗟吟爲人
上者豈可不慎夫詞人者筆擲風誼章聞物情故愛之言
溫惡之言厲美之言繁刺之言絕君子觀之爲愛爲惡爲
美爲刺循文省念感由是作詞其可少哉余自訪藥山澤
再易歲年乃往往與山澤人遊山澤人問余曰今撫我者
誰也曰趙也有趙者誰也曰太淑人也山澤人舉手加額
仰天祝曰大人十年淑人萬年至客客不已余感之有詩

王氏存稿卷之一

。

六

及得觀茲錄總其言率根愛標美溫如擊玉繁如雜絃乃
知衆願既集君子始文誇不涉誕頌非違群故曰錄有諸
君子之言非諸君子之私也先生曰夫吾以錄爲諸君子
之言也吾猶不知非諸君子之私也吾且謀之梓王生
曰錄梓行將有畏焉將有感焉何以故祭夫愛惡之情能
弗畏乎究厥稱頌之始能弗感乎苟民有憎嗟七罕善述
即於親戚上三錫曰張五鼎謂之曰榮壽去榮千里矣去
壽萬里矣先生避之遂用爲序而附余詩於錄

刻河垣稿序

河垣稿者今關中提學憲使與祝謝君恭議河南時作也

謝君入關時屬余歸在華下得見謝君謝君遂出今稿示
余余又以觀華州守胡子胡子好詞重有慕于當世之作
者乃輒取而刻焉嗟乎胡子可謂識詞之美矣乃余則悼
其志焉夫謝君白下豪雋人也往在翰林恒與余相朝夕
甚焉余睹謝君不可窮以詞時詰之以事乃謝君能章
道縷縷分也當其時戎馬漸生矣設令不跌或引而昇之
重權肅曹丙魏之業豈足論哉後謝君既出在外七八年
而虜患愈益甚其時問所能排難解紛之臣至汲汲也乃
因而進者數十人而謝君不與斯其故余難言之矣今稿
中詞云九遠信云廣脫輟將焉馳不可悼哉不可悼哉夫
王氏存稿卷之二

七

君子之學將以康世保邦為也不得則托文以明其志故
余讀謝君募兵行則慨然壯懷焉夫驅生民而就死地所
重在實先生以耀威為務所戒在器成敗之機觀乎操筆
所急在將而謝君詞皆具焉世徒曰謝君詩人耳淺乎睹
矣刻成胡十持以訊余若謝君詩當若古人誰何之右余
以為謝詩冲者似韋柳然秀俊者過半蓋自大江以南其
所崇尚習効皆若此矣若謝君者又矯矯著聲者也

潘襄毅公文集序

夫近世以來凡官人蓋棺則集出蓋塊然塞平域中矣然
觀者或厭其繁至欲得祖龍之火燎而滅之為其繁朱紫

之章而亂其是疾憤之語也非過乃有若襄毅潘公集者
則焉可滅弗彰也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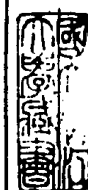
今上御極之二十年潘公方以都御史使在外督米木之
役其時洛陽孫公為副使分董其事甚理忽而坐誣奏収
焉孫公扣心抱痛不能自明也乃潘公則為上書白其事
上竟為釋之書略曰若如所奏則罪當歸臣不在孫副使
即不如奏亦宜罪速誣者示諶口之戒嗟乎壯矣夫利害
之臨灼如炎焰彼其不阿指反舌以重夢臣之咎斯亦優
矣矧引為己責而脫之罪乎故余讀潘公集至此則慨變
色起坐極嘆其難焉夫所為貴言者謂其可訓世教也有
王氏存稿卷之二

六

若此則安可滅弗彰也潘公之子曰都事君者愛其先
大夫之遺業不傳傳或弗逮遂乃板行而以序謁余曰先
大夫詩若文在斯願因門下著之夫詞人之詞其指沈洋
幻化而靡有住者恒為有道者所裁彼其歸又以一門奎
矣乃若潘公則道德之準而節士之儔也徒以詞人比觀
焉可哉都事君若不忘親志不負國克續其休者余故並
著之焉

王氏存稿卷之一終

王氏存稿卷之二



左輔王維楨著

序

贈黃僉事兵備遼東序

天子踐祚之二十年虜酋大入寇太原其明年復入更進趨利守臣不能禦今得志引去

天子怒悉法守臣有司奏自今緣邊置守咸以西北人承之謂西北人忠敢有濟遇難不回不專以習邊云當是時秦人爲刑部員外郎者二人蒲子仁伯黃子叔卿于是遂用仁伯爲山西按察僉事二子有友王生維楨謂黃子曰王氏存稿卷之二

仁伯同晉性然且及子居無何遼東兵備缺吏部遂以叔卿請疏曰臣觀虜寇首郤再得利甚鉅今聞守不至然性貪意必寬覲得所欲夫遼東者國左臂也北隣東胡虜如要約東胡合兵內嚮則禍中遼東遼東若守虜既阻於西復阻於東勢不絕漠而北不得也然本任人臣謹擇可者其若黃員外爲僉事以山東衝備遼東寬則聽訟儲糧練兵課勇急則從軍擊胡逆來遮往如此則官省而政一事豫而變消於計使疏

上乃詔僉事往舉職虛如吏部請然黃子深中篤厚衆心附蒲子皆備有猷受事輒立二人者性行雖異於今拜咸

稱王生曰余聞諸道人云漢掠在虜者率安土忘歸其能

者返爲胡攻漢問之則謂漢賦法繁重人無寧處而胡俗自便以故苦漢而安胡不嫌有德不近逆節夫胡至犯夏用夏制胡夏化爲胡胡何制哉是故隆城淩淩易踰也利剝長戟易折也卒不得恃誠欲保境攘亂與造緒紫唯在愛養拊循哉唯在愛養拊循哉其時蒲子使在外乃即使所拜僉事不得與語獨以語黃子諸與黃子游者多謂王生言是黃子秦之咸寧人咸寧人有何氏許氏並爲都御史歷歸有靖虜材乃因黃子而感及二氏黃子先爲工部後歷刑部皆有狀不著著今所以命官者云

王氏存稿卷之二

贈趙長沙序

嘉靖七年中關中蓋備有三俊云同州趙用章長安張安世臨潼王是時清江教公曾學閣中試此三人者優特置第而爲翰林中丞張安世伯伯上同舉進士第乃爲章獨不第已而授職司除爲長沙別駕用章爲文崇古尚氣不厭卑逐庸鄙取媚時服以此累試有司弗合然其人卓犖臨道順命即下第即除別駕其理不爲戚也舊爲諸生既有名會詔今天下咸選士貢大學乃用章既爲是之時西安

太守危溪夏公大器用章貢勿應不聽辭謝曰夫人成名
微鉅豈不有命哉既貢復爲舉人其達票如此史王子者
華州人也故與長沙交惟長沙忍即棄第不待詣長沙責
焉詞甚且長沙戰然曰往無論已業已拜官第論官于是
王于爲論官夫官者觀也謂居上者爲下所觀也又觀者
視也視人之則以律已也又察也反照內省既有而後發
之也然有序焉必有觀已而後能觀物必善觀物而後可
以爲觀故軒組一也有華有弗榮階秩一也有貴有弗貴
何以故視厥官不問卑峻不論遠滿咸稱光國不祇其官
即係籍華懸托景青雲君子學位矣長沙離湘大內視

王氏存奇稿卷之三

王

有本其所以游類才豪名碩履蓋多有而現容嶽嶽弗懈
以弛睹焉以此三者皆有合于觀之義余信其必能官
也長沙得余言謝至再以其言告張子任子及嚴子三子
淨微余言爲贈嚴子同州朝邑人在朝邑稱才因善長沙
嚴子爲余說長沙太守即故守西安號夏危溪者夫危溪
故識長沙越十年乃復爲僚嗟嗟人生會遇且有數矧功
名哉矧功名哉

壽峰羅先生歸淳化序

羅先生者淳化人也故有四方之志則上諸生二十年不
得通乃嘉靖甲辰以貢如京師歸而游于洛陽由洛趨

于衛觀于鄴歷于趙薄于燕已稅駕于京師先生行遠道
不爲苦志意頗恢恢大也子曰公棠時爲考功主事諸與
考功游者咸謂先生于考功所生定客謁者問所來詞甚
悉先生輒應曰予秦人也不言秦自余見洛之俗修其民
淳其政宜質衡之俗仇其民保其政宜忠鄭之俗蕩其民
俠邪其政宜約趙之俗靡曼其民爭末利其政宜章燕之
俗與趙同其民亦同其政不宜大振以近京師一大肆口
能妍姪與壞仕人畏之客謁者咸起拜驚嘆稱羅先生以
先生非一方士也居無何入太學在太學乃遂與齊晉楚
魏吳越人游乃又知齊晉楚魏吳越諸俗及其政宜當是

王氏存奇稿卷之三

四

時松江徐先生爲祭酒講先生之治經術之要乃又聞政
本在誠心無務威嚴而先生爲人故篤中溫厚及論天下
政俗命益辨客聞之嘆曰於乎 國制令天下郡縣各置
學造士有司選士之材者貢于太學卒業乃始論官授政
非直慎乎是以廣聽睹裨智術也今觀羅先生如此法之
立豈不誠善哉夫士窮居足不踰州閭之中目不越堵墻
之外欲以辨天下事難矣乃若羅先生苟待士卽四方信
所往安弗宜哉居久之先生上名吏部以選次未遽令先
生歸待之考功君固留先生謂貢除吏卑勞莫有大表樹
章顯卽待次謂何且予貴足以貴吾親願留安養吾不

忍吾父更道路也先生不聽曰兒不欲平勞我胡不大表
樹章顯夫表樹章顯志也苟有志率能因分自致何必尊
官哉且奈何以汝貴奪我志其歸我無留考功君乃具車
治裝戒僕人下言先生歸而友人王生紀其事

恕齋先生還華山序

恕齋先生者華陰人也華陰接華州七十里而近先生有
子曰子德子德未第時與華州人王維禎者游嘗論述家
世于是上生詳先生蓋自其子子德云楊氏之先在漢世
最顯史稱四世五公是也其在近代或以科香或用貢升
冠帶詩書至奕奕不絕於是關中論故家著姓咸推較楊
王氏存稿卷之二

五

氏而楊氏赫閭中矣恕齋先生既為士自以為紹累世之
業而當其後則勿予絕乃發憤即讀書華陰山中年二十
而名立三十則學愈富五十而志不渝遭運之衰屢試有
司輒不合意天第歲癸卯先生且老始以貢入京師是時
仁德舉世為御史而王生為翰林供奉謝先生於子德
所先生為嘆曰吾聞君子進退有極貴適其志余年六十
性為頹曠易下曠易易所傾識者鮮耳居無何先生後去
京師還華山去謂子德曰余傷自上世以迄于今常顯功
名上誦述之則余自子德

明天子方隆有道之治余亦不獲為汝為御史職得論庶

政糾官邪明法信道作輔弼耳目之臣余去與世遠惟汝
則無隙先緒矣慎旃哉慎旃哉子德以其言言王生王生
曰於戲自舍夫徇貨曲士徇名彼不極不返世人非之而
故蹈之公久困得脫輒棄官不仕退老巖谷以全其性豈
非達哉既去又以官助其子夫梁鴻龐德自隱其身乃併
携其妻子不見徑情滅義賢士少之若楊公者逝不遺君
克明大義者也于是泰大夫在京者數十人咸嘉斯事謂
王生典紀載官序序曰公初投牒禮部旋即辭去部大臣
高之謂子

上得賜冠帶朝士榮焉其還時如此

王氏存稿卷之二

六

贈傅大夫守廣信序

傅大夫為工部郎中三年諸大夫游者乃往往稱大夫為
大夫之為人也能而不伐其而不爭嘗坐獨客中客多出
高論澆相謂下獨大夫端坐帖聽不和一語然于客言則
中度滅否有識別焉乃其色則沉幽湧穆不稍見也豈古
所謂溫恭君子哉大夫得稱于縉紳間以此選上吏部為
廣信太守客曰廣信舊城賦史維楨詰之曰諸稱廣信善
厥職者索觀也客曰詩不云乎溫溫恭人惟德之基夫震
猛而暴抗者自性不親也士大夫不與也不親不與化是
用尼夫隰下而水趣之矣若柔而人附之矣況溫且恭將

無僻政政之不僻人咸以欽必信其來際占其今維楨曰
然客言是矣毋猶觀其外遺其內哉廣信實沉毅乃所謂
善厥職者諸大夫君子顧弗惜也廣信爲郎吏猶問學不
怠凡政俗之異得失之理經權順逆之宜今昔是非之鑑
譬如淵谷百物異聚予私嘗探究之至不測也及觀其行
事不矯不隨不執不却不爲利回不爲勢却以此兩者窺
廣信知廣信沉毅不直溫恭已也初廣信守缺吏部以大
夫請補疏略曰今天下吏治紛紛靡矣淺者困施懦者陳
網安望其就順理也夫廣信東南之劇部而舟車之走集
也誠得沉毅之人以使之應至不竭抵至不挫則廣信治

王氏任司稿卷之三

七

臣程品郎署中獨傳氏可吏部論與于合子復申曰夫日
月藏精則人昧晝夜矣虎豹常峙則人廢樵蘇矣故閣極
啓疑疑者易叛強甚于懼懼者難輯能沉能明能毅能馴
政之要術君子所珍于其往以告禁野傳大夫號禁野諸
鄉先生聞之曰彼史論傳氏守廣信甚理親是道也寧獨
喜一因哉廣信往六月而王生復次前語以諸鄉先生意
致之稱曰贈云

贈西洲趙先生序

夫山東政博多文學士至于今益彬彬盛矣乃濟陽則
有趙露泉氏趙露泉氏者刑部大夫也刑部主法理乃大

夫即善法理問嘗爲級籍翰人復多予之大夫年三十其
焯然著能如此豈不謂才哉山東人曰今趙所由才者不
其父西洲公教也趙以故迪訓早奮至今歷有名然西洲
公固豪奇士也有司校文論材率嘗冠其邑諸生邑諸生
自以爲弗逮下之乃數試輒阨不第及露泉第乃嘆曰兒
不負予而予負先人矣先人蓋督西洲公學益勤懇云嘉
靖二十三年以出身選貢就序天官天官試其文奇之除
爲參封知縣既往其年刑部君亦擢陝西按察僉事史楨
者陝西人也因謁相見見之僉事君論州縣吏勞劇有狀
念其父在登封于是楨面伏其孝既又曰所不能奪登封

王氏任司稿卷之三

八

志者則家君從此異有進取以追光先大夫此勞刺其心
也楨聞之無益欽焉乃述之陝西諸宦人稱曰孝哉西洲
公乃欲以光其先人語曰不知其父觀其子西洲公方未
遇名彰縉紳間豈非以僉事君謂即僉事守道不渝求見
在位如此其所樹子者毋即其所自樹哉予信其必光先
有推下也然光先理博說在孔子顯揚名及孟子事親
守身諸中今不備論孔孟皆魯人其教傳天下後世生其
鄉者有厚獲焉趙氏固有厚獲者哉夫僉事君告且之
官言直登封僉省親禮陝西諸宦人以僉事君故議有以
贈西洲公于是楨任其事焉書者不實實有不溢一詞焉

贈鄭一山序

嘉靖丙午秋詔華州守為南京戶部郎中守姓鄭氏州人王維楨聞之竊嘆曰鄭君得遷予蓋有慨于

聖德之大聖度之弘云予幸以侍從復出入禁闥竊聽睹天子之行事典居即處深宮養有密然遠念蒼生關四海也誠用兢兢乃脩祀祈福勤勞夙夜既又念百官之或怠弗若乃申誠訓示指期咸恭命令勿抵于罰百官亦罔不祗肅以率庶幾上下一德之象矣乃癸卯春坐從祀

宗廟諸臣間後至者

天子怒讓司儀御史以為百官怠御史匿不聞是時鄭君

王氏任司儀卷之二

九

為司儀乃率御史倂後至者悉左遷調澄城令尋從令徙守守由御史歷州縣獨惴惴念

天子之威日為宇下撫衆求稱

上四海蒼生之意是故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矍然矜志御物焉循循煦煦鮮有過舉于是部使者賢之上書言曰按察中察吏治誠無若華州守最者守不援而事集吏日而民服之始守任御史堂用矯矯名即罪謫外服靡有懈弛世間遺賢固寡奇實可收幸得比守于斯二者稍從拔擢後有異即功低可隨效使者代至為守告一指天子察言者非阿又嘉守之懲往而勸事也今從今徒蓋

弗追往事云夫仲舒膠西屈平沅湘彼二賢者竟抑滯不揚矣以守所遷值校之大哉

聖德弘哉

聖度邁古帝王遠矣始予得告歸里里中長老若管君輩咸來評視問鄭君安罪譴予既為口其狀以為鄭君譴非罪嗣鄭君承遷驟且行諸長老又以予知鄭君宜為贈乃遂與群往而應言曰鄭君鄭君其猶龍邪夫龍化物也能潛能見能小能巨上下四方靡向弗神君為御史知御史在執法即弗徇為澄城令知今職從守即若命為華州守知守在安民即與順治體因勢便政與時遷局方一節之

王氏任司儀卷之三

十

士所不能究也即由此而部寺而公孤宜亦若是是故達人大觀測性命之原哲夫識時神變化之道

端方居趙君六載考績序

方居趙君者余同年進者也為御史事

今天子初使江西已乃使貴州又使南京車凡三出咸有功歸命于

天子天子以為能志之留侍中勿更遷於是趙君之名顯

闕下今諸大夫論解治貞亮之士能自鉅重立國事者皆稱曰趙君六夫儒者攻先王之道而祀家所貴濟當世之

務以批憲正法明結竹守空言有署量不任如膠舟不渡
木驕不駕國家何幸焉若方厓君者誠非易哉初趙君自
三使還既六年挾六年牘將趙謁聽

天子考會鄙人楨造趙君謂趙君曰昔臣將對君必從友
謀擬得當然後入蓋慎之也君今考即如

天子按牘問御史使三邦三邦各有狀劾明胡以臻則君
安置對趙君作色前舉手曰即如承問即對曰臣使江西
蓋清戎驅逋逸者歸之伍亡沒者薦補之夫軍既苦凶危
而饑食歲復不給以故逃臣于其遺檄有司厚資裝令堅
其去毋反顧至則守畢夫貴州者夷方也臣使按貴州觀

王氏存稿卷之三

士

俗制令取所不畏畏之間復警犯文諭之不聽再諭乃竟
聽家習羊馴服役比于編戶臣不敢峻威急縛市傷

陛下懷遠一視之仁夫益公家之利以自潤而又滅其影
在法母使臣使南京勾檢積案摘其辜坐之以懲邪者不
以私匿不以舊黨罪者若千人夫仕所以食君之祿君使
之入食其財與食其官臣臣以故痛絕之對如此三言當
不惟于是罪然嘆曰趙君達儒哉乃事事各底于理明日

趙君

天子如所擬對自中再與遇慎與論今且復先王之威安
事而可趙君曰嘻華繁矣未睹其質也宋儒言治尚尚于

秋天上上于唐虞遠而不可即之奎重而不可舉之需易
如拉霜輪超尺級比猶其末鮮成事焉夫先王之治之所
由盛者士衛力務効與鑲脂刻冰者異也誠人衛力務効
也今之天下即古之天下何弗復哉何弗復哉

豫內篇贈秋歲戴千之保州

乙巳秋虜衆犯大同勇士王千斤與戰死之王千斤者磁
州人儒幹多力嘗持千斤器移數處不為疲間舞鐵杖躍
馬行市中市中觀者咸異之以為雲長不死敬德更生也
虜數至我軍避不與接易之王千斤見虜則趨而前奮杖
揮霍千自格殺者數十人會虜圍千斤不得脫遂死然虜

王氏存稿卷之三

士

固壯千斤死而環其尸相視齟齬指蓋自是亦小懲少寇矣
戴千秋歲之為兵科都給事也塞薦千斤其言竟見効如
此夫千斤者一奇也士果若千斤若也庸詎憂胡患哉今
策事之臣輩口簡卒擊胡夫卒不從天降不從地出此來
乘衆而陣莫能快聞又安所選之哉往戴千言兵累十疏
其其大要謂訓練儲積兩者豫內而務本也下蓋容嘉
尚之焉孔子論足兵乃首足食足食能且夕游哉因天之
時順地之利時而調度計而散斂令大飽千伍妻處于室
若此乃後救之戰也有向輒克今邊卒短絀不掩形機要
不克口老幼聚處土園一室之中相傾而泣乃貴之提虜

乎夫賁育至猛使楊服而與強女子聞則女子勝故馬足
芻粟無論胡代皆以致千里也士足衣糧無論強弱皆以
任干戈也驅頓兵以却勁敵非勝算也十人出而七歸非
完事也故務在豫內今

主上下明詔議征討惟憂邊隅未寧民生未遂故云不謂
廣威斥壤以夸示四夷也若憑

主之威以急功持空拳而以茫茫決事是為國家顯飾美
名而暗啓罅隙也戴子諳于斯理今別駕保州保州控扼
三關外障胡虜內護京師亦講武地也于其往言之莫其
概于中懷俟得柄則釋而施焉欲予言者祁州太守陳子

王氏存簡稿卷之二

。

十三

及倅王君也與戴子為僚而王君之子與陳子併予皆同
計偕而予與戴子又同進士於戲戴子負才而敢任非早
卑名實者其謫外而抵今淹泊也予莫之究竟矣

贈督學李大夫序

余既在任聞中蓋嘗訊求先大夫之風切有嘆于弘治之
舊焉弘治時

天子用醇朴為政其下化之七無靡業亦無庸儒於時關
中敦本好脩之夫翔集

閣下以莅政則恭其能以典文必博其趣默然者乃為有
草連連者至以決事猶之西施匿妍利劍藏鋒豈必章顯

之哉夫重者鮮召而鉅者難持乃關中先賢隨所界予輒
任焉持焉邁往不沮可謂篤信君子矣斯言也武功康先
生為余指陳甚悉茲特記其略云而武功又言治沿教興
導之有本教由人立施之貴宜乃遂稱引李空同之在江

西劉西陂之在晉許少華之在楚三君者皆關中人並用
督學顯名余恨不及見李君乃猶幸見劉君許君又因習
其行事武功言皆信云然劉君許君皆起正德中乃無異
弘治之烈者以育于弘治間也自正德訖今關中人士代
興遞作彬彬焉稱盛矣其敦本好脩之實視昔人何如也
嗟乎余難言之矣以今睹于涇陽李予豈亦一時之奇而

王氏存簡稿卷之三

。

十四

弘治之所謂賢耶李予者幼穉厚育人也或與言政或與
言文李予不為嘵嘵辯而中成具焉嘗曰器貴藏神忌露
亮李何言荆璞亡矣嗟嗟茲為李予哉李予頃拜山東
事往督學語余曰夫督學教也而治繁之然本之在我矣
重茲我負之鉅茲我持之子寧毋助之乎余謝無有同請
之乃述其所聞康先生之言曰夫空同之道主在伸士節
振萎言卑也而故令高常也而故令異今去江西數十年
其徒誦說不休斯謂強毅有立者也至若劉君謂寬乃故
則涵而育之久之品裁進抑士有服詞罰不倚朴勸不
善有平格之化焉楚人追論許君之教澆曰絕倫然究其

指乃謂嚴則無犯繩則無枉通則不開審則不譴舉此四道而楚人未懷之矣殆明哲君子哉劉官至大司馬許御史中丞空同竟止副使夫以空同之才稍自抑以徇世其勳名不可道矣余既以應李大夫且白諸鄉大夫之祖李予者具列今昔令得以觀感焉

贈侍御齊公再考序

齊侍御者海東人也其方近塞而與東胡隣其俗尚飛纒走馬其人講干戈戰陣之事禽敵封侯之業乃侍御用文顯豈非士所謂兼才者邪始舉進士除蒲城令會胡居西方者寇邊邑大掠去今為蒲城理城郭選守卒而時時論

王氏存稿卷之三

十五

制狄之技無長于炮火利于五兵已又調咸寧是在嘉靖已亥庚子之間邊將有私其策勝虜者於是秦之人第知咸寧人良令也而不知令更武也既為侍御持節按山西山西苦胡患者連數歲聞侍御來百姓相謂曰意廷我者必齊侍御至果以為大創之餘無用密法痛之乃捐舊賦寬獄訟扶傷舉仆與百姓復始久之定乃始明法中令鉏有司之為厲者山西大安至檄諸邊制狄之略大聚言繕甲增兵制器三事具若為今時所講云侍御出入中外凡六年及此考臺大臣考侍御者皆上考最稱練識兵謀足當異時一向之寄寒暖固知臺大臣非溢言矣考之

年為戊申是秋虜謀謀犯宜大虜謀者言宜大牆新城又峻不得絕且約犯遼東曰自遼接前無牆往得縱語聞侍御因脩前議奏曰臣今竊聽胡謀窺遼東遼東界虜力稀不能獨應必借援他軍夫虜歲入歲援歲費胡馬三返而倉帑已虛費雖耗而害不息非長計也臣願接宜大而東因山為障其平地築堵高與山半即虜至不得直犯可省調集供奉之煩且令負糈處者倚而耕作牛羊故縱靡患侵軼此則暫費永寧計便而利長可施也及陳增兵制器率詳備委折茲不盡紀焉士大夫傳其疏皆避之侍御固執才然謙溫不欲居人右聞人譽則引身退退如弗勝於是

王氏存稿卷之三

十六

士大夫益賢其為人王維慎曰夫孤子語孝賢夫論步口言之身不能行之二者非也能行之而獨能言之齊公是也今人望連帥方鎮力求勇任略無遜詞謂垣赫尊重得意也乃不省主權而安所措設若齊公者豈非鮮哉

贈青岩胡君督學江西序

夫以胡君督江西學者則斯舉豈不誠甚當哉蓋人材之識拔在宰相升進在銓衡其風厲陶成則實隸學政者賴之故此三列者咸各得當斯足矣奈何患世乏才哉日胡君拜新命諸曾與胡君同中祕者皆嘉樂之頌說之固信有所感非私而已也初胡君在翰林年甫踰冠時蜀有二

俊其一則內江趙君乃胡竟遷給事中去翰林非其當也
豈固命坐彼不坐此哉其後十餘歲胡君忽而仆已又仆
而與漸微漸引始歷今階命頃抑之爾胡君能與競乎今
胡君齒髮逾壯神凝疑定矣夫士至定其神將安投弗善
也胡君少而負奇恒以爲人臣委質而出苟肯戮力進取
安事弗濟故往往諫司輒有所論駁以明已志然本無他
腸如世俗獵名自炫之爲於是執事者追論之賢其人拔
爲諸生師表誠擇其常也亦命且達哉鄙人楨關塞間人
也塞間人十出九講戈矛戎馬之技乃楨濫典筆劄之役
則時時就胡君考訊載籍推探至竅既勞數犯寒瘴火達

王氏存司稿卷之二

十七

下若庸則復與講戈矛戎馬之技小折大創之略頃胡君
爲士者師矣余第執手嘿嘿不能出一語私謂其當積者
可施余安禪之哉顧獨以胡君故則慨嘆甚焉夫古之人
能當其任位則其有則何言命雖級而升殊尚立談而貴
尤人則何言命時之所予序在鴻鴻俗之所否滯在塗泥
則何言命非無命也所由自致命弗能格也唯上專言命
於是君平之肆客常滿座主之下聲動太安術家主權
脩上墮守自漢迄今若是矣胡君順命而又好脩其可觀
之哉胡君作命時宰相則袁州嚴公銓衡則四明周公亮
其事宜傳述久遠趙君謂余曰世罕司稿者之責乎勿

今缺逸焉可也

贈諫議趙君使歸省親序

夫使者將

天子之命行將藩國其威儀車馬甚都也今趙君以給事
居青瑣中稱貴近使已歸而抵桐城邑大夫且迎之郊趙
君至里門下車步入家升堂拜其父母其父母見之懽甚
出乃見邑大夫去乃持觴上壽其車馬在門外笙竽在庭
內里人睹者嗟羨傾慕通相誦說則趙氏光寵矣趙君父
曰一竹老人母曰汪氏有五男子四人者皆傳先業治農
奉二親獨給事游在京師恒念以爲二親春秋各八十老
正氏存司稿卷之二

十八

矣不得省奈何輒歎容傷神焉爰得乘傳將歸也忽淪淪
扶矢一竹雖隱在林間然故爲儒以不獲伸志休而治理
法象罔猶欲聞今

天子處聖絕倫九卿百司皆奉驅使令行若馳威斷若神
老人問給事自且悉之給事別家幾年矣兄弟五人者聚
會以次問農桑則飢穰相代也穰之歲即有惰農田亦入
飢之歲即有力大半放不可得凡人皆因天苟非特第
能捐畚安禪也趙君歸而抵家與父母兄弟晤言其大都
皆此矣昔相如使蜀其威儀車馬至以赫視臨邛榮觀外
家史獨不稱其家慶云何則行不遠趙君遠甚爰還報命

見漢帝盛言通西南夷無所用願罷之余又壯相如能為國家止戈定紛非詞人比也今趙君使楚楚事有不便者幾何種何尤最鉅趙君善詞攬采而記之即若還而報命有詔召問楚事則趙君有對矣一竹老人性方嚴自趙君少而教之正以故給事在中無姘姘之行亦無矯飭之節顯名

闕下光施父母略無累其心此大益父母年不用丹砂華父母躬不用綺繡者也趙君且往以其情語友人關中王生王生為擬論之如此然王生有母老在關中今守吏局不得省望趙君往竊感愴脉脉矣

王氏存稿卷之二

十九

送大司馬鳳泉先生歸宜陽序

鳳泉先生者宜陽人也天性忠鯁少而講匡壤之略所居官多在秦之邊鄙凡虜情兵狀皆明知之聲名甚顯今

天子之二十九年先生為吏部侍郎其秋虜騎入關南京

師震恐先生受

詔督營兵以拒虜先生令士皆出郭而陣收郭外民皆入城民皆以私藏隨虜守十餘日竟不獲一物而還於是

天子賢之頃之

天子更兵制令十二營兵三分之一如舊制為三營而設戎政府及總理佐理之官二人遂以先生為佐理官當是時

先生奏罷中貴人不得預戎政又罷勲臣不勝任者二人兵浸浸振焉由此

天子器先生愈甚而會兵部尚書缺

天子手批先生為兵部尚書先生自以遭逢非常思傾身以報之既拜乃遂條治兵五事上之疏入

天子忽下詔讓先生先生恐即上書納印綬遂罷而歸宜陽秦中人宦在京師故若先生之門下者凡若干人咸退

而送之郊臨別吏楨進而言曰先生且休矣少選之頃

天子且復召先生起矣自楨進竿供奉之班立在交戟之內竊覩

王氏存稿卷之二

二十

王上之英明獨斷論功不問其咎錄大不按其細蓋自天地剖判以來未嘗有也在昔經國之臣有所謂楊石淙氏者其人如龍又有所謂王晉漢氏者其人如虎龍所在淵

龍其為異

上始皆斥之矣後竟皆徵之且方其時諛者在側而二氏復進京蓋觀昭曠之道越拘學之見不奪十三至之口前世能有之乎語曰玉剖而良桂伐而芳言士不遭跌其節未見也故夫有非常之功者必有非常之議有非常之議者必有非常之謗謗久而益銷功久而益著暫不勝久則

謗不掩功而跌者卒奮彼其姘姘耐時捨社稷之長策徒以自固其祿位者豈少乎然一跌竟不復振

主上棄之如腐鼠然誠見其莫有賴也故模願先生且休矣召者頃復至矣先生歸宜陽既二年言官復奏之欲以爲兵部尚書未報若有須焉先生前所罷中貴人遂著爲令不得變所與共事號總理戎政者其人驚悍先生故嘗嫉之卒陷于大辟其明年先生之子王子儀選爲給事中

有司以爲子儀名家子年少有大人風

上因乃拜之今天下傳先生在兵部疏凡幾種獨至讀罷中貴人蹶則皆變色嗟嘆以爲難能焉疏略曰今國家之

王氏存稿卷之二

三

所患者惟虜所最患者惟社帛振臣以爲斯二患者非深患也所謂深患者唯在中貴人典兵權耳夫今之國營即漢之北軍唐之府兵宋之禁旅所以衛京都備不虞至重矣其分設中貴人監之者謂其防擁蔽總之以厲兵其營應其令中貴人監之者謂其防擁蔽總之以厲兵振威而耳乃者則馬來臣調團營兵今出城擊胡而十二營半空見卒人罷弱不任旗鼓夫卒至罷弱罪屬之文武二臣不得解矣至空無人者則乃中貴爲之耳外語藉藉咸切有爲論錢脫更之弊是本用監軍反用害軍矣可痛陛下即若不赫然立罷之則歲月既積消耗甚假令虜

踵前智復射一矢千關下誰與驅逐此可爲寒心者也夫刑餘之人典在傳公車之命供掃除之後耳令其參列璽

場固已虧體而况于作霖邪臣聞久服之裘必敝常用之器必缺請罷中貴人勿使更濫戎機亦保軀善後之圖也夫中貴人既罷則什伍克實即于什中選伍于伍中選一置其儲饒時其練習即可得精卒以精卒當強虜何患哉臣故曰二患非患中貴人典兵權深患也臣又親在營諮將徒善竊難以効賢臣欲調諸邊名將久處行間諸機宜之略者每當各置數人而罷今之善爲客者則李廣在軍而舞車之徒出王翦開壁而超距之卒齊所以攝外夷安

王氏存稿卷之三

三

中國祿舊耻伸新威計無急于此者臣誠憤胡騎志在忠

陛下故縷縷如此大僚萬之尾必中其蟻臣豈不恤顧今戎事坐而益壞矣願察愚惻降咫尺之詔定萬世之規臣不勝大願此疏初下時諸大夫見之驚曰古之言落多才名不虛矣

送柳濱先生赴平涼苑馬寺序

王維伯曰余嘗復平涼境云知平涼苑馬寺事平涼在重梁復頗間游帽室至寺務甚簡又幾大夫綜之乃命蓋開寂幽曠且日循故事集掛衙署命坐呼茶茶已輒排退坐

私關內吟臥自如興至則約與蹕空同理觴咏如此悠悠
率用爲常然志士勞人恒不樂就其所即就思去如蹈坑
溺中若曰士僻狹散比之隱夫人云寺少卿柳濱先生者
固世之所稱志士勞人也自辰州才晉今官自姚安才改
辰州自部郎才刺姚安而發軔崛起則自吾華序始官
遷歲凡二十更可謂志士勞人耶論者咸稱今遷非先
生樂就而先生以赴平涼道華州顧靡有弗樂於是王生
欽之賀之以先生綜馬即說馬爲贈夫莫險於山踰之在
馬莫遠於天下至之在馬故馬者免險而到遠者也擇地
而蹈不任險遠毛即奇無稱焉有馬於此西超河華北路

王氏存稿卷之二

三十三

幽燕南依淇池旋越七澤赤汗血流逸足景歷歷四表弗
病此其骨與氣能常有哉然又夷塗平坂讓馬爭趨文輶
繡轡讓馬爭服東顧西顧石粟讓馬爭秣仙仗天閑讓馬爭入
煙水之陲奔奔之野抑首甘心不一悲號顧焉故彈力任
使自心安過非獨君子馬亦有之先生笑曰嗟先寧論馬
而管論我我倦游人也茲赴信適於是王生又說御夫世
稱造父爲周王御八駿日行千里周游八極人咸惟之八
駿信善馳能一騁千里哉惟御者節其控縱時其奔徐察
其休否不竭其才遂千里至也蓋自里一息千里十息八
極可周急警疾鞭以速必到崇朝而終放脫駭駭何休力

愛健御者之法也授開投散儲精需晉官家之度也先生
又笑曰嗟先寧論御而實謂我我倦游人也安能千里先
寧蓋余字余自學于先生而任官先生執余手而喜曰吾
識子在童駒時茲服在

帝輦且飽馳驅乃何憂哉馬即望平涼去

贈山東右使芹山陳公序

今上御極之二年拔天下願俊不怙之士爲進士用以康
世輯民乃得廣陽芹山陳公舉第六時傳陳公本舉首榜
卒乃條易稍後余童年聞之往余以使過鄴見後渠先生
說與此合余以是蓋亟慕公云其後十九年芹山爲陝西

王氏存稿卷之二

三十四

按察使以參政守慶陽來既三月言按察平者謹者不愷
者詳確不莽莽者無辜且死復生者奸回巧脫而竟繩于
理者私白不使傳禁右縮趾初憚而末服者乃日至余耳
是時余告在里間而欽之私竒公雅好文才頗又法理如
此居一年巡按御史顧川張公列疏薦按察略曰臣觀所
謂陳按察者固所謂願俊不怙之士哉乃其刑不究既實
實哉道路臣賢之不甚異有若吃吃卓樹不爲婢媼如時
封利自黜臣誠獨重之且今天下所鮮豈能者哉立者雖
耳按察初以魏科震天下逮今亢蹟騰輝益茂昔聞付士
如此蓋千百可一二人恒言舜臣五人不相爲能若按察

實無才歷試當効臣言非阿也他薦者多類此無何山東右布政使缺員上以按察往補若曰按察薦又仁能活人即能養人權使布政責之養以觀其蕪王維楨曰

聖天子夙夜憂勤計安元元者慮至纖微矣乃今閭閻數困凍餒一不熟即殍述相望余田處亦值再熟既輸公賦即聞比閭作啼號聲今齊與秦豈異也患在下崇侈而去約上急徵而忘緩不則何困余竟見芹山必告之既芹山以趙山東道華州維楨以境內士又所宿好既謁送之郊乃芹山即於邑論民疾苦廩祿在肩間如談人蹈湯火憫不即一引手拯嗟乎此意芹山先得之矣余能有告哉夫

王氏存稿卷之二

三五

康世輯民使天子之澤濺覃洽露先山東而遂天下芹山公任之矣芹山昔提浙學明通作人遂有茅衷二士魁選名世既分麾慶陽虜使不犯累至今秩乃又爾爾御史稱其蕪才且云幼後言繼是而往卿寺公孤參贊和變靡試弗功不獨謂今昔也余亦以爲然芹山道華州在二十年冬明年春余修別日約始作序致之

贈張雙渠序

雙渠張氏者字重卿州人也與予同進士者蓋州州四人焉翰林侍讀張寶人禮部郎給事中李仲西兵部主事許仁大張重卿四人者皆賢士也然予于冲和而介李

子真靜而亮許子方嚴而固張子沉默而辨獨子疎鹵么廢稿幸附于諸君子之末出入朝省督珮相摩至相親也居十年仲西調理于天雄重卿謫倅于華州而仁大亦退卧于漳浦銅臺之側漸風萍散矣宦踪岐路庸距有恒哉始人有僞爲王璽章者竟捕得人事聞

上惡之乃並罪有司司者可十人悉從外補于是張子倅華州夫以內外輕重異也以階秩崇卑異也以物情飛沉異也乃張子一視之往往在青雲張子固未始沾沾喜也既乃微羽亦未始戚戚憂也在職滿歲人不見其恙色念詞稱之者以爲淵懿君子也而張子固藏智蓄照與之商時

王氏存稿卷之二

三六

政校人物能章章道焉子往來鄆下每晚洪川廣野水流而不消山崇而不峭風氣渾麗鬱在人目若張子者蓋其鍾靈然哉予告在里張子特能過予予爲說雜而總要之命說曰命者令也猶之四序寒暑數既逮而弗可移也數者時也行乎命者也故洛陽才而斥廣川賢而遂命片命遂即才賢矣論實廣國命竟封侯前岸弗歷英布命當王即而不廢謂天定也鴟鵂惡喉而冲霄鸞鳳德輝而栖枳寸苗秀于高山喬松伏于深谷所值殊也雀或變蛤雉或成蜃此造化之神微而詎測哉夫物殊而所受于天者一也是故君子行法以俟命委心以順時說已張子慨然曰

子言命毋謂我哉吾業已安之矣居無何檄至遷判寶慶府邦之士大夫凡數十人群而祖之野予重有感焉夫以湖海之契散合之跡十年數易往事既逝來驩如何乃于張子行進及時昔辟游之雅有感于今日者如此

贈太守胡公兩臺先生序

夫學者誦說詩書稱述古昔蓋人人能矣至起而試官乃輒悖其所習違道而悅上敗度而事私者不可勝數也以余觀於兩臺胡公豈非近世之所鮮古人之所貴哉夫立官而昇之威者所以制暴非令其遂私也有所司必有所監者所以禁邪非令其妄悅也古人之法如此而近世之

王氏存詩稿卷之三

主七

俗如彼余慨然有懷焉華在關中稱善地又當午道關中諸使者過太守踰禮逢迎倍於他所則大喜不則怒去遂得罪初胡公之蒞華也吏具斯事白胡公曰事上固有道以道得罪何怨乎卒弗聽關中民好閭而重觸憲而吾華左其民富者以千金不死有金不答凡此前守皆有之自胡公至富人探錢徘徊公門下不敢入犯者悉論如法廉聲震於部中由是觀之胡公之治幾古人矣近世能兩之哉然胡公楚人也往余在京師楚人有為余言胡公者云胡公少負才結學乃克路一第楚人皆為屈之至其真志勅躬服先王之義迪詩書之訓雖獨醒之大夫未有增於

是也今茲在官果若此楚人言固信哉世恒言楚材余又親睹楚材最多夫楚何以多材也楚有衡岳之峻洞庭之雄天下稱形勝者莫先焉故孕於物則為樞柁杞梓以棟明堂鍾於人則為真廉俊傑以裨盛治各往往而見若胡公者華人皆異之不獨植一夫云爾也故古之人取魚必於河取妻必於姜正謂是耳窮鄉下邑彼其所見不越乎咫尺之間求以稱奇著世有乎余嘗究論駁才之道有四以擇地則獲售以任子則崇德以尚節則吏飾以表賢則士奮四者舉而治化美矣然擇地任子則銓衡大臣之責至尚節表賢部使者之宜有事也項之監察御史有蔡君

王氏存詩稿卷之三

主八

者按華下見胡公異之乃移檄華下表太守甚多褒詞大抵皆余言之所具云太守同官解子登子侯子咸共持檄具儀儼然造太守如御史指稱賀太守不敢當請辭三君同請許之獨植之官道華下觀其事適囑然而嘆曰夫賞與等而不肖雖唐虞之治舍是無術矣故駢騁不與龍驤同是而別之則其材見矣苟窮不與蕭艾同臭而別之則其芳遠矣治不賢不彰士不表不振觀於胡公則他諸君子其亦有所感也夫其亦有所感也夫

王氏存詩稿卷之二終

王氏存稿卷之三

左輔王維撰著

序

贈南京吏部尚書朴溪潘公考績序

夫朴溪潘公者蓋古所謂社稷之器哉初潘公爲戶部尚書時適鎮守任史苟輩從之游知其爲人也潘公簡重寬博而又明於大體口遂遂不肯舍一詞及與商政事則不惜咎咎定之久而全可鑠石可泐公之詞竟不易也舉之所任不與衆趨毀之所歸不以智免推所包納則滄溟木爲廣泰山未爲高也棋私以爲潘公長者足可負社稷重

王氏存稿卷之三

不宜持未鹽之技責之且不宜離

人主左右俄而有詔徙爲南京工部尚書斯其故余莫之究詰矣昔一年潘公又改南京吏部尚書又一年而棋以從守翰林至南中而中緒紳大夫之倫咸藉藉一口譽潘公大抵潘公長者社稷器如小千之所稱者云夫度節之未集集之在才紛難之未理理之在智至於厭厭人心鎮撫國家則藉之長者故求才者智者百人而一大才大智千人而一若欲求長者則萬人而一何者其器彌大其薄彌寡也故昔鄭莊句謂木實不實天下之長者彼固低辨乎此也不亦潘公獨不直有鄭莊言耳設有言者

天子方篤念社稷求非常之人潘公必徵徵而暨額貌察志意則必拊髀驚嘆以爲見潘尚書晚其所聚嘉拔置恒情不飲揣百舌不能間也潘公之蜀曰考部何君者棋之友也棋嘗具是語告何君何君亦以爲然有頃潘公爲尚書滿三年當書狀授

闕下聽

天子攷將行何君與其寮七君者來過棋爲棋詞云以贈潘公往於是棋乃言曰夫楚璞誠珍然必剖而後信焉止蘭誠芳然必佩而後親焉潘公誠長者今往亦必身見

天子乃能自異不見不飲異前日之南徙是也夫策士挾

王氏存稿卷之三

二

術以千世主彼固區區耳猶然守宮門莫幸一見主之類色彼益謂兩相接則淨言止況大臣乎雖授百狀不博一見也

贈大理卿盧公考績序

今爲

天子守三六令天下惕然震肅不敢作奸觸網者則主在刑部矣至平法論當昂之非重罪之非減則又於大理責之焉故棋嘗念此兩司者不可無長厚謹重之人夫法火也煬者失則橫焚故曰昔王慎之六頃歲大理寺卿欽有司言南京大理卿盧公考績

上乃召還補之盧公固長厚謹重治南中缺稱平徼至南
中南中人呀然惜失之且以頌

天子之明旣燭賢者於數千里之外也夫寬精不化則生
澍不降人有抑情即天有鑑氣爲兩省擇人安得不云爾
哉大理丞趙公者棋同年友也與盧公爲寮前盧公未召
時趙公嘗過棋棋從容問曰今斯大理非漢所稱廷尉者
乎趙公曰然漢廷尉張釋之公墓之不棋欲爲之執鞭獨
恨乎不同時也方其爭犯蹕罰金時實以批人主之逆鱗
何其殆也乃張公法視泰山身視鴻毛出身衛法法植而
身榮卒令聲施后世臣主俱顯榮哉榮哉趙公見棋爲執

王氏存稿卷之三

三

鞭說嘆之因漫問之曰子中史官古昔史家衆多子其孰
鞭於誰氏之門乎曰春秋春秋孔子之刑書模視其書且
下拜不直欲執鞭也其爲書天子之所罪孔子因而罪之
天子之所罰孔子因而罰之要在明一王之法抑人心之
邪而已乃若魏攷之撰魏史牛弘之撰周史此二氏者意
所欲賢則妄益好詞意所欲醜則曲加執行斯皆輕弄筆
端恣情高下設其人尚在吾道達之不與揖焉趙公凝睇
視余者久之辭去少頃盧公之檄至以吉日戒行南中冠
蓋傾城出送盧公於江上之旗亭其時雪水江大泛溢旗
亭上望趙君嘆曰夫水之道危舟之道安彼有機髮之

子狂而蹈溺非舟人之事也既人在舟中歟而颶風吹浪
視側舷鏖舟人不爲相風挾拖令執宣所何以稱長竿三
老子超君慨然曰子且舍是今盧君斯須且別去考并贈
言代軒之義子安得竟已慎應之曰唯唯今而有諸公今
余言安得已然卒亦不能舍頃者之言也

贈石洲張君拙守建寧序

夫仕宦而至領郡國歷大守益赫然顯盛矣顧獨以建寧
令石洲張君性非計也余私竊咨咨慨噫之焉今天下坐
戎馬之驚渙歲以來騷然靡敵未有寧所又時有水旱之
虞民人流冗道路輕徒易挂即若青齊汴宋之間燕趙之
王氏存簡稿卷之三

王氏存稿卷之三

54

分西至秦北至晉此十數郡者何嘗卒一歲無事哉然唯獨江南完在江南又唯獨閩中完甚建寧於閩又稱完郡蓋浙南漸遠漸遠漸安也以彼其所即今一長者行能治之乃何必張君往也若張君者固宜在青齊汴宋之間無趙之分秦晉之境譬猶病瘵而逢倉公苦寒憊而得利刃也豈不便哉夫張君者蜀人也負才略慷慨爲南京浙江道御史南中縉紳大夫之倫多稱之余至南中見其人親睹其行事上征便閩家利人民其伏奸竄竊自法征事猶之去腐置木蚊蚋不就也假令張君得備專制之權揀要害之衝不以州府固其志苟其才其德足以建寧當與古

昔案集方執而爭馳抵足而論烈乃令守一郡不能見張君奇而又遷之完郡將益靡有見余奈張君何哉先王辨官論材所從來久遠矣

祖宗時或以御史遷都御史或從郡守轉六卿長者若此類者往往而有彼固謂其當也他悉置勿論近世之官人次合賈僑積同累績次不及不進累不謝不伸雖有賢者懷拯拯之志挾此持之能亦引時進退莫敢自効誠格於調也故賢者或若白首始躋大官比其時且蹉然衰矣待日十舉十當今不能五若是以謂信名者非可哉故時過而種雖後獲一物不生老至而官雖有賢者鮮克立功張

王氏存稿卷之三

五

君方壯歲能寒暑忍渴饑蓋四方上也不及其時界重權大業徒令尺寸進如侍庸人焉余恐其績效不睹者再冉至矣張君辭其察性建寧其察八九君第莞莞視張君笑一日其察鳳竹徐君為余述其事余問徐君笑何以徐君嘿不應余謂之曰今張君擢如此凡在事幾何年矣徐君曰系六年滿矣且欲考而仙此余呀然嘆之語曰南

道如虎陸官下府非虛言哉

贈濟南太守項君序

項君者人也越人號稱多士曰文法吏事而項君益復羣萃於南郡京刑部郎中有聲籍甚南中獄得從

君評者咸稱曰項君持法平不苦索我不有項君我筆其卸究終矣初項君起嘉靖甲辰進士也當是時余奉校士之役舉項君君來見與之言則數稱引先王誦法孔子與世俗殊絕私以為項君竟所至當列儒者之林豈謂其今為理官而介介若此也夫劍之為器也利斷割辟妖魅可謂神矣方其藏匣中飾以寶玉錯以采繪君子佩之固燁然可親也而出之則見神也此足以贊項君矣項君在南郡且六年與海內士大夫游擊柔謠俗究偏人情明所與除振廢之道難易之節士大夫與游者多稱之項君余遷官南中項君間從余語久至更僕總之物物中窺肯

王氏存稿卷之三

六

也其言曰夫今憂世之士率戮力防胡若以為胡寇不至則戈馬休聞中國帖定此謂抹時未稱要略也方今所患不在羯胡而在中國夫大江以南姑無論已至若淮泗之疆多水澤萑苻七瘠而人稀其俗慄悍少年椎埋攻剽閭里不相非急則伏于澤中山東嶽尚綺靡家務相高其地通漕舟楫鱗集遠方之貨至富人爭市以博利利多則酒徵樂歌舞雜進連日夜不休其子弟習之卒而衰息不耻作奸以放情而不閑於禮也趙地故多健兒工騎射國有戎興召其徒可濟緩急然人鮮厚業官家不為恤帳去而為益夫水鍾成淵盜聚成殃此弗可弗計也先王之

穀河南尚存蓋古梁周之域其城與山東壤界俗轉
相染市坊少年尚鳴絃擊鞠以爲歡不治其生業卽有呼
易走爾燕近趙俗與爲一晉上最齊而俗尚織當其民力
本治生不可成以邪奉人然而好義又險塞之邦卽有患
特用九涅日開坐困一月而十夫可制之此諸方大較也
夫風俗所易所難所宜興除所宜振廢悉責在司有司
近民易識其故故府貴之縣縣有聞白之府而府者交相圖
何變之敢生今不憂中國而專意僑胡於計左哉白倫胡
來中國之靡敝不可勝道此人人所睹也獨奈何末之講
也若數月頃君擢爲濟南太守其察歐氏金氏兩君者就

王氏存司稿卷之二

七

余請曰公固雅禮項君今且請濟南矣亦將有以益
項君乎余謂之曰吾無以益項君余嘗睹項君言論如彼
其當事情也誠使項君因俗效實平視其果應卽與上
記所稱頡頏川渤海此一賢者止職可也吾無以益項君然
項君與歐氏金氏兩君皆處也披腹腹示之不肯令已獨
賢名獨歸以此兩君德之爲請余言其力焉語曰君子藹
芳無在而非好也則項君是乎

贈少司空橫溪歐先生考績北上序

夫自明興以來泰和歐氏用科第起家者數十人焉此
數十人者皆天下上也各以才德相告其鴻業勛名俱著

於竹帛於是天下言世臣者咸推穀歐氏而泰和門閭遂
寔然稱海內冠矣鄙人植產在閭中童子時卽聞泰和名
慕之及年既壯而進

闕下見今橫溪歐先生先生方爲儀制郎中也睹其容益
益如也已而考其行履羹羹如也皜皜如也因竊謂周世
尹氏之卿而漢任石君之于非私之也彼固謂其賢賢相
肖不欲墮其家聲又安肯負於國乎若歐先生者斯固其
倫類也其後十年餘先生官至南京工部侍郎矣余鄙人
植通以徒半翰林至南中先生風貌稍蒼然改舊矣其行
履愈皜然若荆王之豹脫於石也余鄙人誠咨咨嚔嚔之

王氏存司稿卷之三

八

馬夫崇臺有基巨木有初實王在前則智士眩侈戎召衆
傑之才卒乃不得陟千仞之丘須明堂之用者此虧毀
遂短折也司空大官六曹重地寧可以倖而致乎當是時
洛陽人東谷孫先生爲工部尚書孫先生方履質直而歐
先生精潤修潔兩公者行不同類甚相敬也一日歐先生
治行將赴

闕下告滿以贖視孫先生孫先生謂植守翰林典紀述之
事持歐先生贖就植請著之植于贖書三披則前尹應天
市君十七今二工部書者十三而之曰輒輒而成三年績
也例得考焉植既從孫先生得贖書二工部者如彼人從

南中人得所謂尹應天者如此於是遂為者曰南中人稱
歐先生尹應天時適早其後價湧貴中人至竭金寶分臥
溝渠蓋及矣先生則發度焉而活者甚眾也歐先生他所
修復甚夥不具論即若振窮乏起僵仆此之為德深厚矣
主上受極元元惟一夫之失所至動懇也今歐先生以廢
上庸所且者正無失所其取何階寵異之哉夫甞生與吹
枯其難易相絕千里矣論功者宜殿最之母今謂哉歐先
生有兄曰南野先生今為大宗伯侍

天子左右歐先生行且見宗伯公出牘相視且問慎所云
者當之不也宗伯公慎故從之游蓋璣璫博大有休休之
王氏存荷稿卷之三

九

度為歐之賢自身所睹者繁如此其不及指者有登在其
耳何眾也人言歐氏宋大儒歐文忠公之遠裔也有詩
審爾則歐氏門閥又不獨自

今朝始矣所從來者久也或曰芝草無根醴泉無源非然
哉非然哉

贈南京禮部尚書瑞溪王公入賀

聖壽序

自慎侍令

天子且二十年益見諸方之

聖壽序

誕節至於是從東南來者以舟從西北來者以車至則于
旄雲擁帆檣鱗次煌煌車集于都門之外及

賀之日內廷之臣入諸方之臣以次入而又由蠻夷之君
長陳方物効貢贊者綴立於諸臣後焉班定則咸稽首拜
舞如禮連呼萬歲者三聲放放起於楯陛之間徹於雲漢
之上此其中禮文曲折植不低具而悉然大槩若此矣今
禮部尚書王先生自南京往也固循舊章修恒敬耳至語
萬壽則

主上自為之矣南京戶部侍郎有陳先生者故嘗與王先
生為寮王先生有大德陳先生過棋索棋言贈王先生聞
王氏存荷稿卷之三

十

棋言若此乃輒前而問曰子謂

主上之自為壽有說乎棋應曰有之方今四海之內萬事
之紀可謂稱極治矣乃

主上愈益慎蓋內定其神而外理其凡雖危殆之兢業矣
加焉京師者合五方之人以為聚其困於疾至可痛也則
濟之醫藥狂人坐無知抵法者屢恒原而赦之雖黃帝之
仁大禹之惠災加焉然黃帝之年數千歲堯舜成過百歲
禹百歲咸稱悠久此數聖人者徒各具一德猶然壽命若
斯今

主上蕝之矣推數循理觀之即萬年不啻也故曰

主上萬壽自為之美陳先生肅然改容舉手而贊曰然哉然哉已又曰余聞

主上謂款天帝修禮百神蓋皆敬謹之甚今茲

萬壽則天帝百神固有祐乎棋應曰有之夫既數身玆符

矣往年外郡獻白鹿項年內苑獲辰有雀百群翔舞於壇

上夫白鹿者百祿也雀羽族最壽者也此告之矣於是陳

先生乃嘆之曰今茲

萬壽

主上自為之天帝百神又祐之吾屬諸臣誠蹶蹶忼然

竟莫之裨徒令王先生以舊章往耳棋應曰誠欲裨有之

王氏存稿卷之二

士

惟諸臣加之意焉且壽之義有三夫壽者厚也言人君施

德累仁厚自培植其年綿綿而未已也又壽者受也言天

帝百神儲祉降休人君受之至壽考也斯二義者棋前所

謂者是矣又壽奏也言人臣各遵其職効其業以奏功於

君前若用是以弗勞遂乃益笑進曆迄無窮也棋今所謂

諸臣宜加之意者也今夫執事之臣衆難說不能具即如

陳先生乃司計之臣也王先生乃秉禮之臣也自二先生

在事何嘗一日不慨於中何嘗一物不隸於理若是則

主上奚勞焉今諸執事之臣皆二先生若皆不以勞其

主上是即所謂裨

萬壽也而安云求之裨十餘種列在詞臣主在奉筆札之

役不能為家効咫尺之勤誠秋毫之愛乃今徒以其名附

王先生徒亦循舊章俯仰敬耳則固有慄慄之懷焉則固

有慄慄之懷焉

贈南京禮部尚書端溪王先生考績序

禮部尚書端溪先生者開州人也姓王氏初嘉靖壬子之

冬而棋以守南京翰林來也于時六卿之長則見有五人

焉五人者兵部則桂林屠公吏部則徽州潘公禮部則開

州王公刑部則長興顧公工部則洛陽孫公此五人者要

其行餘雖殊異然志意皆質直不遷於流俗不沒於藻績

則棋有慨慕之懷焉明年癸丑春而潘公以秩滿赴

闕下者棋遂贈之詞稱潘公社稷器非米鹽之餘諸公見

者皆然之於是棋因而徧請諸公以滿期言棋職在紀述

當畫為諸公書之乃屠公則既以考矣唯王公則今歲七

月顧公十月孫公十一月棋得之則輒前而賀公曰今而

諸公位皆在尚書非輕眇矣比既滿考皆得贈及三世履

其千朝廷之所以遇大臣者益甚厚矣諸公其幸而熟

圖之哉若無何而屠公坐有念疏歸許之乃棋嘆息者久

之以為其為鵬舉也橫絕四海而若之能羈也夫宦寓物

也既歸其主則耳目手足悉為己有矣自屠公告而去兵

部不補而以工部孫公攝其事俄而海上之警至孫公聞
乃即念江海通流若卒至奈何則日夜畫計守南京也諜
者見南京之戒備預兵威設寇遂不來棋乃遣孫公賀曰
今日之政徵公銳身為圖則誰肯然者公即欲劾屠公鴻
鵠舉弗可得也頃之七月而王公滿期至藩公前為吏部
尚書告滿乃改為兵部尚書適而來孫公歸兵部印其寇
仍留海上王公於寇雖非其職事然甚憂之請在南京臺
省之長貳凡若干人咸嚴燕進避聲譽俟寇之定於是王
公且行而赴考也以書止諸執事令毋解禁急憂國之心
諸執事既已不能飭王公乃授簡於棋鶴之曰夫別者情

王氏存同稿卷之三

三

多故觴之令醉醉而令忘之也送者義重故詞之令宜宣
而令播之也子其詞之而以送王公於是棋乃逡巡低回
喟然而嘆曰夫今天下風俗蓋靡靡敵矣本之雕巧者勝
藻飾者多也幸而有王公者在焉吾猶其見古人也王公
之為人也其志潔故其履步其性朴故其德厚魯國之處
子未為脩漢廷之周勃未為重也平生幽默而罔躁焉然
語及當世之故矯偽之行則輒變然而顧蹶然而起即若
肯肯按劍振乎無敵於前也語曰白璧不雕明珠不飾王
公其近之矣夫流而不可還者風也成而不可變者俗也
即欲變之今還期不失先民之舊則王公者固宜寧其之

哉

贈柳州太守小江毛君序

柳州太守小江毛君者故禮部尚書三江毛公之元孫也
三江毛公居禮部時當今

上即位之初歲有

詔下廷臣議所為

尊崇大典未定因將辟秦漢以來諸儒之議而祖其意於
唐虞三代之上蓋義起云毛公前與諸臣議弗合乃疏歸
久之議既定所與共定者咸至大官進公孤之任焉向今
毛公且勿去立頃之而擇其是將必至三公然毛公不少

王氏存同稿卷之三

五

須也由此言之彼三公位尊重矣乃不能奪毛公之執何
其介哉當是時小江君方童少不甚詳其事然獨計毛公
所善關中人章巷彭公往來之跡尔入南都為余道歷歷
馬彭公時為兵部尚書其為人剛方不能濡忍見邪僻之
人顧獨數過毛公家每過未嘗不移日也其所論悉邦家
大計至不當意所則輒大呼志忿焉左右皆廢語曰蓋桂
同味授任一器則二公謂矣小江君之父曰浣亭君嘗為
思州太守任思州數歲徒以夷方之地圖藥物歸無他裝
客或訛而問焉浣亭君謂之曰夫先大夫官尚書非眇小
矣歸之日宅不西益畝不東拓予其故沒世俗之好而遺

先大夫之辱乎矧又有嚴訓在也嗟乎峴岩之王產無弗
良丹穴之雛毛無弗異以余觀小江君口刺刺誦其先世
事若荆客談其所藏璞以爲珎卒之善柳州何疑乎初小
江君得柳州也其里中士見官在南都者總之十許人期
相約而造小江君賀小江君辭謝曰不敢也自吾大父以
射策魁天下又列在六卿長大榮矣然大父每一拜命輒
惕然懼不爲喜諸君獨奈何賀柳州邪其謹畏不矜若此
夫小江君大吾人也今大倉世家有二氏焉其一毛氏其
一王氏者今詹事主簿王君振菴之家也主簿之祖曰司
馬公司馬公之子曰都憲公都憲公之子曰刑部君主簿
王氏存前稿卷之三

五

贈別駕梁君之延平序

今南都諸省皆稱開曹而管仲尤甚余以守翰林來且半歲
過矣則竟日第塊處乃涉取莊生籍讀之及至論海鵬快博
事則輒撫卷嘆息焉夫鵬之上博也乃至九萬里高遠矣是
鵬之能也然非藉扶搖力則徒屈伏海澤即不能極而遂至
九萬里也鵬從伏海澤不動斯與凡鱗常羽殊乎由是觀之
客游南都乃往征苦之者非薄之也彼固有所抑也翰林孔
目有梁君者廣東人也爲人沉毅瑤瑰有橫馳四方之志乃
亦寓在此余苦問甚則恒要梁君過與談焉梁君謂余典義
詞請所爲詞何從余慨然謂之曰今吾方厭是而君顧欲鮑
之耶揚雄有言壯夫不爲蓋其技雖能令完壁殘巨木腐
王氏存前稿卷之三

十六

雄既老始悔之所貴君子者固在棟明堂充主璋之用耳誠
無雕虫爲也吾方厭是而君顧欲鮑之耶於是梁君默然一
日梁君復過談其鄉珠璣翡翠上人涸池而採不恤沒頂歷
木而求不憚風烟若是其險難也余爲之惻焉夫珠璣處於
淵翡翠巢於林斯二物者去人世遠矣乃二工必得之而謂
其珍異絕非庸庸也賢者投於澌僻而不用即珠璣翡翠弗
若之矣君有言而海上之盜與梁君請余今茲且安出弭
之余笑而詰梁君曰往君慕詞而請爲之今盜與能以一
詩退乎夫天下有卒然之變而未有卒然之功有卒然之
功者蓋謀定而後動物貴於靜者也夫鵬伏於海而君

具至乘扶搖則橫馬今諸公在事謂江南為極樂國無慮乃不講于批擣之術警卒傳則失之余美筆札人也奈何越他人職而言于戈事乎父之梁君擢延平府通判檄至余過梁君賀馬夫珠璣貴而廉賈躁翳翠盛而貞姬惑乃自古嘆之矣何者物尤而欲不可止也君子之黷貨者亦若是耳梁君苦二物之見求其不以自斃其躬明矣乃余以曹署故既已賀復此迭之云於是梁君避席再拜而謝曰產在東南隅足跡未嘗踏四方不知關西先生之論謬謬如此茲往固鞭驅前矣顧獨無奈別先生何念先寢寂守孤邸耳梁君既去有華亭何君者代其職未至至則余王氏存簡稿卷之三

有與談者不寂寂也

贈少司徒芹山先生考滿序

少司徒芹山先生者故掌以疆學能文著名海內乃今領度支筭繕錢主軍國之需背所習矣乃先生固能之先生既得還南京戶部時會大司徒缺而先生掌其事以為古者稱効賦於京師命之曰灌輸以言繩繩繼繼如水之流未有絕也于是移檄諸道令各以歲賦入而責治粟之吏甚劇諸道得檄讀其文肅然敬憚之既半歲賦皆至如期惟恐後今南京倉庾穀粟充溢露積于外御府諸藏皆滿稱富國焉皆先生之勞之所致也先生之言曰小人之道

猶潦也潦于青則青潦於黃則黃君子之道猶龍也上下風雲逐時而數變是故先生常栖文於大士門連即化寧為奉常為禮樂因而明堂報稱而沉於末位未始以為戚也乃今矯翼而列于大僚未始以為訢也於是緒紳大夫之徒咸翕然一口稱先生以為先生猶龍也既先生掌戶部一年餘會倭因侵泰海上橫甚當是時工部有洛陽孫先生者攝兵部事乃躬自選卒將發而禦倭而按尺籍半虛見卒率疲弱不任干戈孫先生情苦之乃以白芹山先生卒空纂太倉粟請圖之芹山先生方纖纖務節縮聞孫先生言乃遂上書曰臣聞養貓所以捕鼠而不捕之貓弗

王氏存簡稿卷之三

十八

養貓大所以吠盜而不吠之人弗畜焉今南京官至咸食太倉數百萬石之奉乃一日有急能從軍者不滿十之三四其不飽者顧若其六七是居此六七中者固不捕之貓不吠之犬也馬用食乎臣願于其六七中汰其最甚者更募壯士以今省粟奉之此管子所謂開塞通變國以不乏者也臣嘗問倉曹粟所支幾輩可數年之資乎然其間又且有水旱之虞戎馬之警費不領于常費以爲愛馬犬國家有萬年之圖願効萬年之慮要其道惟在罷冗散之役減浮溢之費而已臣請益餼賑民之肉索山海者詢民之盜賣賣則名號濫贖罪則刑律弛以爲非又計

且害治故弗言先生書奏蓋四事其他三事不具悉其
其蓋財者書下南京九卿及諸司集議之時史植不在
中久之史植遣先生所謂曰亦嘗有以秦越人之決疽聞
于先生者乎大秦越人之決疽也不令疽人見切照照然
以手拊其背卒而一痛輒已之今先生言法去蓋財者則
決疽之類也夫計未發而今蓋者知之則多懼已發而今
蓋者備之則多沮故昔之蒙榮柄事恒美奇務神其蒙好
術之名而弗辭非卑卑也豈事有不立也先生然余言嘆
之先生之司屬若千人服先生教既久頃之謂棋曰今大
司徒缺久而不補即若補必吾芹山公也已而調工部孫
王氏存稿卷之三

九

贈東綬先生考績序

今南京戶部尚書東綬孫先生者前爲南京工部尚書而
攝兵部事其時會倭因發先生請所振舉皆可明且節
國難余私爲記之六始倭因來侵海上也其不過數百人
微眇耳海道以書白兵部先生書陳其情時爲人若
而又暮夜先生立呼大草草駭聞于

上當此時客皆謂先生疏大連且須之以觀其定先生固
不肯居頃之諸道書旁午至或一日十數至上海言城陷
太倉言城樓燬嘉定言城被攻甚殆賊衆兄者至萬人其
伏兵不知其數先生傳書令諸大夫徧觀之客前言先生
疏大連者乃皆造門下謝言先生識賊狀睹後事我等弗
及也頃之有得賊喋者白云賊且欲窺江上不但已先生
懼遂集諸守臣謀之有人前曰苟必欲發兵固須請乃可
耳先生自言者言者奉首退不敢復爭先生乃言曰春秋
之義先發後聞謂倉卒之變生也獨奈何守膠柱之見而
不顧急難乎于是自爲令分軍爲六道出屯戍要害處而
王氏存稿卷之三

十

各置一將領之而又爲之懸賞格申罰科既已定乃剋日
行宣言曰有來撓吾計者吾奏之不則與若俱伏矢石之
下毋令誤國而徒自泯沒也其日兵遂出乃請糧於戶部
戶部予之當兵出而行都市中卒皆練甲金戈光燭雲日
父老觀者咸拊手嘆嗟以爲老且死乃如此睹何其盛歟
兵出可十日所而倭因皆回舟不來先生禦倭凡三疏其
二疏事既已斷乃後奏爲翰林王生曰夫從古以來才
之士非少矣然事每不立者坐有病四焉事勢奔迫利居
其二害居其九笑較分明而怯心生焉此病一也獨智之
慮最不及睹而駭議隨之自信不固制于唇吻而遂止此

病二也太阿倒持授他其柄動發舉事未見福端先嬰禍
首此病三也投機之會間不容髮而遽巡猶豫未有所決
譬之臨道踟躕坐失千里此病四也斯四者固債事之根
蹠才之路也余嘗持是以驗天下之士百不失一而孫先
生獨無一於四者此大計所由定大事所由成也在昔正
德之季年嘉靖之初襁也傳有樂平喬先生者而又有儀
封王先生者二先生相躡而為南京兵部尚書南中人至
今稱之以為當其時江南保障東不在海北不在江在二
先生之身焉由今孫先生觀之令與二先生出同時當興
足立仕同地當比翼奮皆所謂上應四七下乘五百之運

王氏存稿卷之三

王

者也豈可數數見哉孫先生攝兵部時南中人咸事顧禱
顧先生為兵部已而改南京戶部非其望矣南中人甚
嘆之孫先生自為尚書蓋遷而滿三年當致臨行王生送
之曰吾欲上書明先生之概乞改上授職以答下情惟人
以我為越俎而阿私好也吾欲纂述前事寄勒石室而身
在江表懼人以我為賣正而奪形管之職也故私獨記之
吾且欲謁歸持持而載之名山今後世有知者求馬先生
昨以我為無益于公也二部者蓋陽先生見余記語人
曰彼王氏記東徵先生事信然夫然東徵前為戶部
而值財用也嘗歲益巨萬之資以給之既改南京工部

又復省財至不可勝算凡此皆大政乃皆遵而不錄何也
王生聞之慙已自解曰夫合浦之珠網者詎有窮哉則書
有遺錄焉固也

贈大司成見滄茅公奉召北上序

夫見滄茅公為南京大司成既二年久矣乃者

上念之召之還於是南京紹紳大夫之徒咸儼然造茅公
賀焉夫海鵬扶搖讀者奇之鶴唳而上高堂則觀者翹首
彼其意非徒慕之也固亦有所為也在昔戊戌之歲茅公
嘗以射策見

天子

王氏存稿卷之三

王

天子覽其策為置第一其所條對累萬言大抵皆國家大
計迨于今十有七歲矣當其策擬于

主心言既有驗而適少召之邪日欲以備三公之列也夫
董子對策論天人之際極矣一遷江都而竟莫之返曹生
言治安之要漢廷公卿皆不能及而宣室之後不復再見
此二士者才非不雋言非不良乃所遭非其時也由今茅
公觀之可謂五百而一會十年而再遇者矣方今

天下聖德光昭比之日月靡缺可補然青齊之郊患水不
收河南南陽以南未一斛萬錢夫收苗恤危以安元元此
王上所軫慮也茅公即往而為

閣下有如

天子使中貴人問茅公道所從來安所見聞具上之茅公由前道往不得諉曰臣典在養士斯固未嘗理也夫蔽主之明而塞其澤匿民之殃而重其困此人臣之大忌也昔茅公對策時指陳利害不知有何其具也豈今日領略之邪語曰美服人指美珠人估言求之備也故余隨諸大夫後賓茅公禮既成復此望之云茅公為人篤中而自信識大體口不好辯而白黑分明常稱以爲仁人出而應世待體不可不弘御物不可不厚聰明戒于太察嚴威戒于太峻一一而聽之雖善學者必取寸寸而較之雖善文者

王氏任司稿卷之三

三

必差其在太學所養六館之士蓋數十人至衆也靡不頌茅先生之德者因其股肱利豁人告見之乃相扶也語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蓋謂是乎茅公嘗與余游石城山中其時三月矣而桃尚未華茅公訝之而問故余謂草木期雖至猶須日暴之乃發耳今四向連峯雲霧恒覆其上見日最難桃欲華能乎故得日苟先梅常較臘得日苟後桃乃失春斯未足訝也余嘗食橘而比茅公指所食橘謂曰是物一度江卽變而爲枳矣余以爲物善變者非眞性也若而松栢在江南如是在江北亦如是有異狀乎茅公與余故同官翰林茲之日又同游南都茅公每過余未嘗不

移日也其所論對汎引旁徵者至不可勝原然余獨記桃橘之事其他皆忘之則信乎華子之病忘也茅公且行而辭諸大夫諸大夫趣余言贈茅公初余往賀時業已有言望茅公矣更益之不能雖然有松栢之喻在夫是所以贈也

贈大中丞須野張公巡撫貴州序

今

天子念貴州在萬里之外其地險遠其俗半雜夷難治非得博大通方之士以使之則不可以往今有司上可者名有司以張公之名上

王公存司稿卷之三

三

天子然之爲下制諭張公張公得制其時爲南京通政卽以其事問貴州人而貴州人將南京者甚少又以問客嘗將貴州者而愈少乃就翰林王子問焉謂翰林典在史局按輿圖知其方者譜牒知其事宜令言之於是王子受令而以爲愚者畢謀智者畢聽古之道也乃爲之言曰夫貴州諸夷既已受制稱臣比于內地久矣忽而豪暴者興輒敢干紀者公知其故乎彼有所恃也蓋其地多山而山又峭峻蜿蜒回互自爲城郭山下激澗千尋環之如帶據之成池夷所居固必依此爲固彼寬則聚首糾衆劫掠之患急則閉關拒敵不發一卒不射一矢雖有百萬之師

翔而不敢進誠格于險也

高皇帝知其然諸夷既降乃因其故俗官之于貴州置省廣遠內地之壯士實其中若曰夷安則與安夷動則與定也公今往撫其地但仰求

聖祖之指千二百歲之上而法其意千萬分之一則得矣大以

聖祖之威兵甲之力其剪剪若草菅耳乃不滅斯種者非港而不能舉也以爲西南夷至衆而斯種頗內屬將因爲扞蔽內省也戊轉輸之勞而外禁侵軼之患故第以漢官命之不純用漢法治之也間者東鉞大臣苟揚國威不講

王氏存稿卷之三

五

前事如雲南沅江之患上以虧天家之重下以啓他夷之奸此有識之所謂外也夫古號貴州爲鬼方者以其人誦詐變幻執之無從搏之不得有似于鬼故名之也謂御夷伏爲羈縻者以言拘之不拘譬猶之羈馬之首縻牛之鼻其事相類也然馬雖受羈不能不蹄齧牛雖受縻不能不抵觸其性然矣顧公察羈縻之義鑒鬼方之稱視如馬牛母與鬼較而幼雛者于威之計僕聞法緣俗立順其俗卽所以行其法威忌時作當其時乃可以明其威彼諸夷相望自其恒俗方其信信而爭之際兩不相下則竟必相屠然畏死亡惡親戚亦固有之適此之際公若遣一介之使

奉咫尺之書馳入其境以示爭者剖判是非曉以禍福令

各罷兵彼之聽之將不俟詞之畢也僕竊觀大臣之體與

小臣異事小臣競一節持一行卽得托名于賢者之林大

臣則問安社稷保封疆不耳公傳大通方人也而又奉

天子之命詔其日夜孜孜思所以安之保之者如饑求食

寒求衣固甚具也僕言胡益于執事哉顧獨念幕中一肉

則推食無餘膏賜不饒則超距之才不出兵患輕動動亦

有期士患弗疆疆亦有道惟公財察而熟慮之母忽或語

余曰張公故嘗使滇南道貴州失誠諸地形悉其政俗今

而問非不知也聊爲之耳於是王子愧之曰吾失乎吾今

王氏存稿卷之三

五

則燕人若矣昔有越人將渡河燕人從傍而指越人渡處比入舟又刺刺然語以漿柁之事甚具已而問之越人也燕人竄入岸蒿中不敢出越人入蒿引燕人出而謝曰吾嘗操舟而子言之誠過爲吾謀則忠矣張公其以越人之視燕人者視我可也

贈大理少卿方厓趙公北上序

方厓趙公者蓋與蒙溪張公同治大理之事爲僚焉兩公者之治南中獄也其志寬而不急其法平而不頗今南中人戴兩公之德至望空祝拜卽欲一日而致三公夫所可博而求者官也不可幸而獲者名也故余每與兩公會則

輒揖而賀焉誠謂其難矣然而趙公居大理既七年不調張公自入官歷此且三十年亦不調余因是則謂然既嘆之以為聲名華身之具亦非身之物也才賢者策足之路亦習是之席也當是時南中有日者劉生善言人祿命其諸淹連短長皆豫決卒之皆驗人皆信之劉生嘗為余言大理本趙公頃之當選卿張公少須焉若竟兩公至則皆鳴玉珮蹕金闕抗跡百僚之上揖讓

人主之前吁錄哉盛乎若有頃趙公果遷而為大理少卿如劉生言由是觀之數有必至理有固然孰能違乎哉君

王氏存同稿卷之三

王

此理之固然者也宜淹者不能激而速速者不得割而短此數之必至者也懷之背命也故負才賢者而不聽則失其所以有美聲名者而不聽則失其所以美既余往賀趙公乃並持是語語張公兩公皆號然大笑之然劉生以言趙公故其由益售上爭要間命焉趙公現瑞有大略而不務為名色之益常稱以為君子病不得志既得志病不盡能其欲脫身以建公家之急固素所盟也公趙公且博博上矣不帝金頂即且城中水之印橋外制之權矣願趙公乘此盛時効能畢智視盟而行今澤施宇內功彰萬里之外謨烈輝光傳于千世此又非命之所能拘也趙公

在南中以同年之故獨時時過余余恒引劉生言趙公必

至大官建大業乃趙公額退退不肯任則誠其謙乎然亦過矣何也釋駟耳之乘即不可以請千里奔車諸之劍即不能以劫匹夫非匹夫強而千里遠也亡據故也夫士欲建大業則安可不取大官乎從古以來有道之士思欲安內懷遠扶社稷尊宗廟者蓋以百數才智之士挾策抱奇胥時而監帶晏之烈附五百之踪者蓋以千數馳說之士志于藏三牙一堅白繫危結繩將以動人主之聽而伸其臆者蓋以萬數然往往坐命困不得致通顯儼大位卒泯焉罷之其能如其志者榮此三等各不及十之一二固知

王氏存同稿卷之三

王

大官者乃策勳之利器致遠之上駟也趙公何淹而不肯任乎故余謂其過焉劉生談余命不立以為竟授機無成徒早博白首耳不如去之山林快也若無何余且將歸矣而會趙公赴新命之北而與張公等數十輩共送之語余其情謂公咸謙余信劉生言大為驚乎余故嘗誦楚辭其漢司馬李主之論其語率切實無事實以為古人當指耳而今乃真信之矣又焉也

贈監察御史澤溪閣公選 制序

夫御史者奉

天子之命以按視部中苟其持三尺箠直察其所謂損下

殃民者論而罷之卽所謂承用

詔書聲名歸之矣御史閻公既得命按應天讀

詔書嘆曰噫嘻今有司鮮有不損殃民者也卽有之亦百一之獲耳今其既損既殃而必繩之法是法徒雪其憤無裨于傷也有司警民吾警有司是上下遞相警無已時也何益夫療病者貴治其原不在巫祝安民者貴防其蠹不在威刑于是乃行而諸部中部中有司或其度不能免者問閻公來輒先期解印去矣及閻公至顧且不問有司乃先問百姓便益與之圖于是六郡各條便宜事上之閻公閻公則因六郡俗制六令大之而朝覲之儀祭祀之

王氏存稿卷之三

元

費細之而供億之繁燕會之節靡不犁然著井然分爲令既具乃卒爲著犯令之科甚嚴乃先下太平令試行之便不當此之時有任公者守太平奉令如閻公指行之三月凡省費若干金果便而有驗于是閻公乃下寧國令次下池州令次下安慶令次下徽州令次下應天令御史行臺在大平城中故令下以遠近爲序久之諸郡咸報便上省金數而六郡之氓遂皆安枕田廬亡有狗吠驚擾之患矣閻公出行部所至父老拜伏遮道頌功德車不得進至中道宿馬鄙人閻公之故交也閻公遺鄙人六郡令鄙人觀之既遂乃報閻公書且賀之曰今江南號稱沃土百物之

所出有司得江南循之甘醴之程鯉魚之額未有弗歷者也江南因于有司循之樹披其枝體腋其膚未有弗病者也夫人情病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將恐有不逞之徒緣間而起爲國家憂僕竊私念之今公所制便宜六令嚴如峻防蜜如結絲侵之不能過觸之不能亂有司欲殃民得乎有司不爲殃則民安民安則寇賊熄寇賊熄則惠化溥洽上下恬愉有司不及罪臺吏不見威如此則至治之風光于一時傳于後世眞所謂揀時之勞臣識體之通儒也卽今有殊絕賞過加于公身公不爲溢然可以顯茂異而厲具臣顧廟堂之議非遠人所待豫聊爲公明所當耳

王氏存稿卷之三

辛

閻公往嘗按河西河西之宿靈大猾皆以正法伏辜莫有遁者威稜甚著視今按應天其體大槩相類而措置不同昔倉公挾醫而行游四方術隨地輒變顯名于天下閻公亦云閻公按應天旣一年得代將還報天子鄙人繁官白下不得身與別以書送之曰客由北方來者皆言燕趙之郊多鐵人市或撤肆者齊以南人相捕而食烏至于梁宋益苦伏尸枕藉行人皆掩泣過矣若此者誠可懼也僕也思西域之異香返伏尸魄然而道遠不可致思辟殺之術將以扶鐵人濟侵虐而海上之神人不來萬塊然坐而嘆之幸今值有公顧公不能化百身以

採萬靈唯得以尺牘陳困厄之狀公今往而登文石之陞
涉赤墀之塗矣唯圖所得爲者可也閭公才廣而氣直志
高而節堅其平生慕汲長孺袁盎之爲人也以爲苟利社
稷違恤其他一時措紳大夫之徒皆稱之號爲千尋劍
閣以閭公蜀人也卽取蜀物比况之耳語曰大國多良材
大海出明珠信然乎信然乎

贈南京大宰儼山周公序

儼山周公者吉水人也吉水當永樂正統之間故多學聲
顯名之士至於今既百餘歲矣乃始有周公出焉賢者之
生不數其難如此周公方爲都御史守南臺也其時關中
王氏存翁稱卷之三

王生守翰林亦在南中諸曹率皆傍簡而力逸得相
從論議故余每睹周公之論則輒歛衽嘆息以爲難能非
缺之也今

天子加意治理驅策任事之臣可謂至焉然而品物未盡
遂風俗未盡醇者則咎在有司矣周公曰不然夫有司遂
物猶有之令遂者有司變俗猶有令之變者彼夫蚌胎親
月月滿則充磁石引鐵鐵赴如拈此可以觀已中原之盜
既平也南中諸臣咸共相賀以爲無事而周公獨下邑以
爲歲有水旱吾既不能必歲有司有良惡吾又不能必有
司斯兩者益之所由生也則惡得無憂此老成之遠圖固

士之極虛非沾沾之智所能窺也周公論事常依大體忱
慨其諸米益細碎曲計小數卽可以見長取譽周公無素
而弗舉焉余觀從古以來苟稱願治之朝則何嘗不諭才
其才者亦盡奮然往往坐掣頓不前何故哉豈才者之各
邪周公曰均之有過才者過半論才者過亦半周公凡與
余所論說蓋累疊不可勝記然大要在明大略爲才賢遂
萬物變風俗數者而已既余守在翰林典記述之事有臣
若此缺而不錄則余之罪也夫于是火序所聞著于篇藏
之中箚峽上石室焉周公狀貌甚臞若不勝衣然其中屹
屹如泰山莫可摧奪胸空洞若鑑矣賢不肖較然從外視
王氏存翁稱卷之三

之則幽幽默默爲一槩之觀而靡有別異也余既次其言
乃并著其人云居頃之周公擢爲南京吏部尚書南中士
皆頌曰卽安得周公爲真吏部乎夫謂真吏部者謂北吏
部也南吏部第操空印不得有昂抑進退有似于假故頌
者欲其真耳周公前守臺中與周公爲僚者曰沈村史公
聞頌者語爲之嘆曰難矣哉公之吏部乎於是王生謂曰
夫君子所謂難者豈謂其官難哉謂其時難耳夫江河之
趨鬼神不能及時世之遷聖人不能拘故按圖而移柱者
善曲者也酌俗而制事者善世者也車轂行千里而不滯
其軸自若也聖人應萬變而不窮其道固在也故曰聖人

不朽時變是守若其智不足以權變道不能以綱維徒持一節往即行之上世且弗達矧今之際乎周公以治易起家明于從時之義聖人之德則何憂吏部難焉周公自起家九幾轉而積至今官成有功德可紀述士人稱者甚衆然皆莫若史公詳卒之余別有論撰茲不具而悉矣

王氏存簡稿卷之三

王氏存簡稿卷之三終

五

王氏存簡稿卷之四

左輔王維楨著

序

南京吏部尚書致仕兩洲王公七十序

兩洲王公者安福人也爲南京吏部尚書且二年一日忽嘆曰吾年六十餘而猶此車轍也日月不相貸而役役弗休如知止何哉吾將歸吾將歸乃上書稱老乞骸骨不報頃之南京兵部尚書缺復徙公爲兵部尚書南京兵部得叅機務其權大出六曹上報至公愀然曰吾形神夢寐皆山人也寧復視事哉爲書且復奏會有

王氏存簡稿卷之四

一

詔許公歸公於是吏部尚書致仕云夫

明興百九十年矣俗以漸流而靡法以數變而弊

天子念老成重舊故具責之事而返其初意甚篤也以故

九卿大臣用請告謁者輒得罪坐謂規避懷翔視之心乃

公謁歸遂歸

人主不疑固其悃悃章徹誠感于君心非偶幸能獲也公歸三年而爲嘉靖辛亥臘壽七十公弟大原先生時以微起復爲都御史居內臺不得爲公壽嘆之會公中子拜南京光祿寺署丞便道歸壽公先生將因署丞致其志乃投簡於門人楨令詞楨執簡佇思者久之以爲先生詞人之

雄長也先生即欲申兄弟骨肉情則宜自文之顧又假他人手口哉乃茲以爲我而我叨史職典紀述之事論廉夫貞上進退完毀之節與

聖帝明主知人善使之故意先生欲序其大者以傳永久是乃所爲壽也於是序曰往公貳吏部余蓋親睹其行事云賓客詣門門者亟通延之入與坐甚恭或用私請第應曰共以白太宰言私者不更來竟吏部不聞其陰庇一士陰入一物也公儀狀魁傑峨峨班行方爲太僕少卿時

上常視朝而兄公貌奇之私問之則王少卿也已又得其前典選司有名錄是重少卿竄引竄拔遂歷兗峻縉紳王氏存奇稿卷之四

之屬咸稱之曰

天子知人其爲上下所予如此昔人謂得時則駕御風而行公蓋是乎今歸而安福山中猶之抱完壁收遺劍既獻而復還已試而弗缺頃歲以來此一觀耳矧又其壽云云也按王氏俱出姬姓其後世分散四方不可悉舉惟在安福者獨盛以治春秋起家冠冕佩玉奕代不絕公兄弟今最顯者柏壽公既具乃復懷德家世猶亦有遙其本之

以矣
大司馬督府太華何公

何公蓋嘗有名于嘉靖之初以會都御史巡撫大同府所不敢窺大同已而廢歸居關中然何公才高頗自負以爲脫國有兵事且更復問我我卧未安也客從關東來言東陽輯寧烽燧不燔何公即喜或有警輒愀然動容若將持重界已也居十九年而爲嘉靖庚戌虜酋擁衆從薊州界入殺掠數萬人而去烽火徹于郊關

天子蓋憂之甚

詔薊州置督府公卿大臣謹擇可者以聞於是大宗伯徐公果乃言何公已何公徵至

天子信宗伯言陞何公右副都御史尋進兵部右侍郎以王氏存奇稿卷之四

三

薊州兵屬焉或言今何公守薊虜會必不侵薊則西寇紫荆東犯遼陽必有之莫如取三鎮悉屬之何公則東西三千里俱安枕無事矣於是何公奉

詔領三鎮初何公之徵入也縉紳之徒故聞何公名咸造門下請謁座客常滿客問計何公頗道之客見者輒自以爲不及也何公歷時年尚壯盛公其髮斑斑矣客曰天祚國家厚令何公駐顏可也何公既詣鎮薊州巡撫都御史吳君兵備副使王君皆輒以事白大崇言什伍虛耗塞垣不守也何公太息焉乃遂奏募兵築邊及分區列戍數事上皆允之於是東接山海西連宣大亭障星羅旌干林立

蕭蕭千緡金城矣是時辛亥春也及夏而諸鎮防秋之兵四面踵至悉聽何公計何公則論較要害部署兵將所宜計定下令曰不如令者付之法其遼陽紫荆兩鎮遠各以檄告設備虜酋往來塞垣下徘徊瞻顧不敢入既秋八月虜酋度計困乃遣使上書乞脩貢職比三衛

天子不許許金幣市馬且示羈縻因以見我之廣大富厚焉是時屬有收禾稼登塲馬不糞野長老頌德童叟歌謠皆以爲得何公晚令昔年虜入而罹禍慘也於是英君王君相與謀曰在昔有周有秦凱飲至之禮彼尚謂功成振旅也今何公在鎮不動衆不血刃而境內宴然如堵於古

王氏任司稿卷之四

四

人且難焉其涓日持觴壽之宜卽爲約書移兩鎮兩鎮報書如指兩君因問白何公何公曰未也往虜之入也云三衛有導者大三衛者薊州之藩蔽虜東道之咽喉也誠與虜通謂之近憂急之則自撤其防寬之則長姦滋患奈何會有請征三衛者何公列狀具陳其不可卽其罪不赦第隄其道者示警足矣頃之何公果得其導者二人俘于朝

天子嘉其捷疾言効乃進秩候于龍光天人也兩君曰昔白欲壽何公曰待之卒不離次將不釋戈也兩君之樂乃奏在近者歸伍遠者歸鎮各與勳乃進上

閒暇兩君率諸從事部下者持觴觴何公何公曰諸君幸今日樂乎故前爲壽也吾且有萬年之憂四馬夫三衛本狼子以人畜之終難一邊人降虜者多則我衆滅彼衆增二募兵實邊非攻戰之資三遠道微卒疲于奔命蔑吞虜之氣四夫圖目前之急而遺久長之利非計也何公且觴且論至酒罷未已月餘王君以書抵史植述其觴之日何公語植乃嘆曰夫人苟以就功名不慮其遺難於來者衆甚也乃何公獨念萬世計古有社稷臣至如公近之矣何公爲人精研有數大破計然之策家居身所致貲數十鉅萬一起而謀定疆場若此人生退不免于寒餓進不能取

王氏任司稿卷之四

五

尺寸之勲安可比丈夫哉植何公之里中士也相知特深故云而吾又嘆徐公知何公非尋常見哉

贈七十翁都督孫先生序

夫孫先生官至都督蓋貴重尊顯矣顧獨念其負才卓犖不得策勳于萬里之外書名于竹帛之間不出都城門竟老則余有慨噫之私焉孫都督餘姚人也父曰忠烈公忠烈公伏節而都督君以其故補錦衣千戶已乃中武舉第一累至今官大孫氏世文學而都督君用武興餘姚人言都督君自其爲士時卽善馳騁彈射之技常引弓出野飛鳥走兔不敢過其前斯固天之所建非人能也都督君之

李第曰宗伯君者與余同年舉進士其年嘉靖乙未也其時都督君不亡舊學輒出所賦示余余心大奇之然未肯下也至睹其講兵略論要害猶之泉涌梓蒼百結不一則誠竊謝避之為語人曰今孫君得杖鉞柄事韓白衛霍之業豈足道哉久之孫君但自府中遷不令出在外則論官者之拘也孫君呼鄭君為姻家鄭君為置酒在遊者其衆酒半孫君挽六鈞方與客較射更十數耦矢連百發不少倦時孫君年已六十往矣其健若此彼其力不能挽疆材不能絕衆乃顧杖鉞登壇者何也庚戌秋虜酋大入為患都督陸君乃言疆守之利因表孫都督習弩事教弩騎年

王氏存舊稿卷之四

六

而學舍者數千人皆燕告成事遂上書稱老乞歸 天子不許於是孫都督仍復居府中夫駢駢伏櫛則千里之能隱矣鳳凰在野則九仞之覽絕矣今孫君視此兩者奚與也故余觀孫君有慨意之私者也今年辛亥孫君七十歲矣鄭君以余故遊其園中又于孫氏至深謝余言壽孫君余謂曰聞之孫氏兄弟念其先大夫忠烈公事自至其誤日則輒欲感威動茲往恐不肖任鄭君曰固也願乞一言往於是主生乃言曰鄭君知劍乎夫劍數試不缺必折斷之匣中則悲鳴然其精且其光完時閃閃射于斗牛之間若孫君之氣肝膽令得與天敵遇誠不愛其軀孫君能保而至七十不也孫君以

不試故壽然非其志矣夫人生由童觀至百年直酒史耳所弗朽者表堅也世有豪傑之才困厄而不得伸合抑白首者何限哉余味嘆孫君老乃鄭君固壽之意各有主謂也

壽方田李翁八十序

方田李翁者臨安人也其子稱晴山君者為黃門給事黃門君居京師翁在其鄉相絕逾萬里黃門君念之蓋咨咨悄悄有不能奮飛之思焉其言曰我何以官為哉吾翁年八十老矣云晚露易晞冬曦易下即吾翁能百年由今相距至之無幾何所可須而補者名也不可待而續者年也朕吾上謁得如請歸也造吾翁膝進一卮吾快之若越鳥

王氏存舊稿卷之四

七

呼林代馬舞風焉我何以官為哉會有時忌不得輒言歸憂在其色方田翁聞貽書誠曰即今念吾越在萬里而不得壽母亦謂侍几席者情相為遠萬里者神相絕乎夫父子也者同氣而異息一體而兩分者也折之不斷遠之不隔天下有次於上者有光於下物不相連然觀兎絲者以為揆岑其本也鐵石其質而磁石引鐵蚌與月遠而盈虧應月何者精通氣乎而勢弗能格也今吾庶幾郎者在懷志意樹勳庸以輔翊

人主固神所注情所鍾也能之而神悅情暢矣不能則神困情悵矣由此言之几席非獨萬里非遠也且吾既

方今 國家有事邊疆壯士皆赴行間冒矢石而吾不任
戈有財者皆散貲貲費而吾道里遠不能負囊索給半
穀之食郎苟出一策博一効吾計誠悅吾情誠暢也安用
念之學女兒歛歛思歸寧哉黃門君以其言當罷歸計第
西南望再頓首用所為壽者始黃門君在翰林與余善余
亦重君抱奇沉篤非世俗之儒一日君持翁書示余且道
平生余甚賢之賀曰是父是子因遂悉翁為人云翁居里
閭不為苟同不為特異里中父老約為經會經會者講演
佛偈集眾來聽以化導善俗也翁從之至約入公府白事
則不往曰官豪自有法禁何用下干上家蓄稍贏即以振

王氏存稿卷之四

八

宗黨之念至盡乃已人問之曰甚愛大費多藏厚亡翁蓋
習用老氏之宗指焉凡世所謂華艷靡曼之好翁須禁弗
重以故既八十而筋力強固形神益溢也方士言服砂辟
穀可能鍊形益算皆偽妄術而翁殊好之配孺人葉少翁
一歲今七十有九聞其強與翁等豈翁得真術而與其服
之耶審爾則赤松同輩並非之事或有之矣然今翁始所
以壽者誠不坐此也

壽八十翁白泉先生序

始植童子時則睹記里中長老若葉字叔翁父字席翁司
訓管翁其年皆八十先太公時七十三翁首與先太公游

三翁過太公太公必為置酒酒中各道平生展心曲未嘗
不捐天日以為證也然司訓翁特達恢廓有容容之度故
其年竟兩翁過焉接是以來物情大變右巧詐鄙長厚見
勢思傾見利思奪陰行不軌而飾容誣善者不可勝數也
於是早折急摧往往而見樂不能延方不効異蓋三十年
若此矣乃今睹白泉先生年八十彼何嘗采藥好方如他
所為然其神灼灼其骨屹屹蓋信有先世之道焉白泉先
生者司訓翁之季子也少時號為管季子有才名乃竟不
中科嗣其父官先翁以通家子與先生交先生官罷歸則
時時張樂命觴與里中故人會極歡而醉乃先公不獲預

王氏存稿卷之四

九

會中先生未嘗不念之嘆之也先公嘗稱管先生外轂內
寬其為人譬若驚風曳電燐燐冥冥頃之光霽則萬象不
失里人以為確言未嘗嫉人之有里中富貴家皆非輕中
物務在信命樂生無苦於志而已若此八十年如一日也
先生會中客若思軒閣公正菴張公南園劉公皆年七十
余以先生躋八十羨之要里中士就而勝先生其日果觴
數百先生拜伏酬酢不怠不亂人言先司訓翁如斯之年
未能若先生強則先生年且當過司訓翁用理卜之也一
日三公問偵曰若我等意何如白泉先生書植應曰同之
曰安識其同余嘗入華山谷中望岩際老松古柏蓋數十

章高者千事大者十圍問之山人則乃處幽生遂樵斧不
及以故率性任其龐龐也今而諸公居山林皆能自遂
其天無傷於性故決壽同末也嗟乎變詐者伐生之斧也
伎害者滅性之波也除詭者促歸之崇也嗜欲者焦命之
火也凡我同黨慎戒哉

壽西澗先生胡公七十序

西澗先生者楚之承天人也從其子華州太守來游關中
而余小子適以之邇便道歸華下得見先生于官邸則先
生者蓋間然有古豪士之風焉先生曰吾自發承天而北
也則涉襄鄧歷商於徘徊于紫芝之岩念四皓高舉不以
王氏存稿卷之四

十

世故滑其中何其大哉已乃踰秦坂陟連峰頓轡於希夷
之峽倚竹嘯慕者久之以為時苟不我與則長卧其中足
矣而况以保壽命之源也自余聞斯言則甚敬禮先生以
先生非常人也太守召曰家大人蓋嘗為士而竟乃弃之
云為士時負才氣謂功名可指取已數不偶遂退而栖于
野暗世之貴人輝赫顯盛儼然起倏然仆則太息曰我道
固是也嗟乎若先生者豈非古豪士之遺哉夫冀將重祿
賢者欲遂其志之思也然福種而禍伏慶至而中隨則君
子有隱憂焉故或醉而獨醒寐而長吁因之泯越精神卑
減年數蓋往往然也是非造物者除其厚其所受

而薄其所享亦貴人自從之耳即如商之四皓華之希夷
彼其視富貴等浮烟耳故世人莫究其年司命不制其升
也今先生追慕二道人而嘆之毋亦自擬其似耶先生今
年七十歲矣往從先生使者言先生歷商嶺蛇徑盤紆過
者十休而去砥下至險艱矣先生跨馬登降疾於快翼矯
健如此及登華山也躡絙捫蘿乘危而不怖竟覽而如歸
若斯之氣假令應時護衛策名巖廊之上驅馳萬里之途
其勳烈可勝道哉故余常論國家取材之路宜廣舉業之
外更設數科則賢者畢收今士有挾倜儻非常之才不閑
於筆劄應對之技卒至含抑白首竄伏岩穴浪浪脉脉若
王氏存稿卷之四

十

胡先生類者豈少乎余其憚之焉太守君聞余言關當世
之故人情之要請書於頃之太守之察解子輩子侯子三
人者來三人一口稱太守本其父母其備母孺人長先生
二年而健與之敵余乃曰今君曹所謂備者供養其也太
守治華華之民恬甘不擾威德太守廣令祭於關中蓋什
伯供養矣此謂顯揚其親壽之而不用詞樂之而不用觴
者也三子曰雖然茲我輩壽也固須觴而詞願微一言往
余謝謂曰前太守請書余言者即可云詞也

壽封監察御史東村張公序

東村翁者侍御雙溪先生翁也雙溪按關中兩見春暉恒

客容令翁弗置洎代歸關中能文之士咸聲諸歌咏佐以
壽翁於是有頌德者有賦節者有述榮者有紀榮者有爲
康者有稱後者有擬類者有借祝者其頌德者曰生輝王
良海渺衡芳允矣君子範我家邦賦節者曰組可斷腰不
可折胡不歸去來二頃足田五斗非傑述榮者曰煌煌多
錦口中有煌煌燁燁章

天子有詔何以詔之爾子克肖紀榮者曰風軒水榭月館
雲亭花開酒進興至琴橫拓三蹊而命侶達萬物而同情
寫康者曰顏亦赤髮玄玄形鏤鏤鰲鵬駕黃鶴遊碧天
稱後者曰子如鸞發孫如蘭茁國之居珍匪徒大其閥擬
王氏存翁稿卷之四

十三

類者曰解組潛乎達生周乎鹿門乎浮丘乎其翁之傳乎
借祝者曰鶴之集於彼若亮鶴之飛搏彼扶搖鶴之來千
歲一朝鶴之侶安期王喬雙溪之道華州也以其言言王
生王生曰嗟備矣夫八言者言翁翁自爲壽也予有四言
者言君君所以壽翁也雙溪雙溪白四者何也撰南山之
頌耶修東海之詠耶歌瑤池之桃耶賦漆園之椿耶王生
曰南山崇虛東海飾瑤池述怪漆園肆評子將稽諸理
焉爲聞之君子之孝其親也在朝則樹節在使則樹勳百
年樹德百世樹名去節以植紀勳以經世德以淑躬名以
彰先盛人之極也親之心自弗忘者與翁翁弗忘者與

安矣有弗久者與凡雙溪之履四者具焉故曰克壽翁也
翁今年五十有八厥配封孺人少翁一年雙溪君歸也春
酒既必合燕稱觴歌舞在庭亂以八言恢乎天壤曠乎今
昔其有幾哉其有幾哉

壽劉大夫父母並踰七十序

劉大夫者燕趙間人也仕於華爲才大夫大夫能詩其詩
傳者千里燕山樓外暗幾年萊綵夢中披又曰目斷雲爲
舍心疑鶴是翁史王子開之曰嗟大夫戀親哉孝哉蓋自
是知父母俱存云他日見大夫而問父母年曰七十偕問
行曰不肖不佞父早孤色事祖母既老罔攸懈克懿內相

王氏存翁稿卷之四

十三

維德之行我母有焉問亂曰不肖伯魏仲舉人鮮李太學
生爲三子有六孫孫稱曾者一尚未艾也王子曰嗟吾聞
劉氏詳而得觀道者三焉三者何大腴土豐穀廣淵長鮪
今以其年七十也蓋並生於成化間耶是在淳龐之際矣
可以觀世易稱視履書載祥善言天人之會也乃劉協率
而齊者非哉者培之與可以觀感昔王氏以二郎昌閔實
翁以五桂起譽夫其樂何如也茲英甲駢與前輝後燿爲
無憂者非耶是故志暢者神適精凝者形固可以觀養
故曰吾聞劉氏詳而得觀道者三焉既而大夫例當朝
詣王子而告曰吾幸矣入覲于王歸道于鄉爰登我堂以

趨以踰有詞侑觴惟吾子之章其母諒於是王子者為歌
三疊以介二人壽為瀛海之歌曰瀛之水兮浩瀾瀾仙人
下兮光陸離駕青鶴兮赤虬導翠羽兮朱旌自闕兮瓊閣
瑤草兮金芝千年逝兮一日坐扶桑兮猶夷為太行之歌
曰有蟲者山廓而寥兮鳥飛不度言薄崇霄兮蛇蜒盤礴
屹不可搖兮君子有屋勢相朝兮吸露餐霞匹王喬兮為
叢桂之歌曰有桂有桂兮當戶君子有酒兮胡不日歌以
舞爛品英兮成三秀虬枝兮惟五薦芳兮宜風含光兮戴
雨醉卧兮樹間夢恍惚兮月宇歌已大夫曰旨哉瀛瀛乎
可以壽矣夫歌瀛海者大也言乎福非詩謂川之方至者
王氏存稿卷之四

十四

與太行者高也言乎年非詩謂南山之壽者與叢桂者昌
也言乎胤非詩謂松柏之茂者與手其歌已沾沾喜三四
謝王子輟然曰大夫詩人哉達比興之義矣

王氏存稿卷之四終

王氏存稿卷之五

序

左輔王維相著

壽太夫人孫母九十序

今年孫夫人壽九十歲矣傳曰九十曰耄言老至而衰謝
及也乃夫人極強健矍矍然有啖桃食丹之容而屹屹乎
有鶴停鵲峙之狀茲其故余小子能諭焉正德末逆濠構
謀思逞不軌東南之大勢蓋岌岌殆矣乃忠烈公出抗膺
奮氣力折其角投一身于危易宗社萬年之安此之為德
固與三光爭明兩儀參大非眇小矣夫天之道猶酌也忠
烈公既伏節天其或者挹彼不足注此今有餘特報之乎
夫壯士入而虹見一言善而星移天人之際應若掣若矧
于忠烈公乎余言非謾哉夫人有三子長曰郁督君次曰
尚寶君次曰宗伯君三君者皆當世顯名士也夫人自失
忠烈公歲至其所哭日則輒捷開感動不肯舉觴三君固
請舉夫人謂曰請舉觴云何云壽之夫人曰夫我也安用
壽為方先公伏節時我固當俱唯獨以若曹故乃忍而至
今每念一逮若瘍者不忘痛德者不忘呻也乃顧欲壽我
邪語曰器重難負恩重難酬吾家自先公來荷
天子恩至屢矣今若曹各既其官舉其業上之効咫尺之

王氏存稿卷之五

一

勞謝

人主之惠下之光孫氏之問以無墮前人之問我固樂焉此謂不飯而飽不飲而甘又安用暢邪宗伯君與余同年最善爲余道之如此余以夫人閨閣者流乃持大義識事情疑然有古節士達人之樂則知忠烈公者天爲宗社生以定東南之危而夫人者天爲孫氏立以振忠烈之後自有宇宙來所生男女何限若此二人者非漫出偶合也三君念忠烈公業往而幸夫人在年九十最高矣獨奈何重違母指闕踏堂上壽之節乃從諸孫子羅拜堂下固請不肯起夫人令曰起乃遂舉觴婦人外人以幣來者誠勿入

王氏存稿卷五

二

於是薦紳大夫之徒諸與三君游者約曰聞之孫夫人壽誠不入外人幣即不入固往於是皆往其日會六月大暑汗馬相屬至日中不絕煌煌哉京邑之華觀近世之希邁也先是而有大夫十七人過余舍言且造孫氏願介子之文往而十七人中言乃有兩端一曰我等吳人也宗伯君昔擢士吳中我等與焉夫有德于我者我固圖祝之也一曰宗伯君爲祭酒時教法嚴士籍而成名者甚衆乃夫人私勸之令寬曰恤其情我等不能忘將亦祝焉余小子莫曰夫鼓弄園則花放鵲呼臣則雨來神從所欲福鍾所頌始余以孫夫人之壽也獨天祐之也乃今紀十七大夫語

則頌禱之口亦與有助矣嗟乎人不天不成人不困吾故著此今砥行脩名之士得以考覈而孫氏之芳當世世傳焉

壽故母鄒太孺人序

今高安益有兩學士焉兩家事種種每多奇異余爲記之云兩學士者筠泉吳君夢坡敦君也吳君敦君同舉進士又同官翰林出入朝省最接君摩與是弟不殊夫林雀共枝則啄宮姬等色則妬物情之類也兩君生同土仕同館而情義交通翁翁焉豈不謂奇哉往是君之母當八十也時吳君在東朝則大息曰我安得吾母而歸及其

王氏存稿卷五

三

誕日舉觴焉已吳君俄遷庶子視南京翰林院事是君取道遂得歸今年春吳君復入爲翰林學士仍視院事天子復以故君代是君之學士是君拜命喜曰吾歸矣吾壽吾母有日矣母之壽八十也夫兩君得歸皆會其母年八十而南北兩院之職通着奏校焉異哉異哉吳君爲人方應堅正不能爲姘媚猥瑣之節固介石君子也若夫敦君則茫無根柢究其所抱則法漢爲陸恭山爲平馬然兩君並有顯譽任士大夫間而七大夫又知兩君之踴躍于前也昔以是君之母之壽也余以是君之母之壽而兩君而榮爵國戚其母其母自有其母姓鄒氏古邾

手之遠商也其國有賢母大孟氏之門而教子三遷者不知母何世徙高安人不知母何以聞孟氏之風能通儒術達官理馬大仕宦之道與農賈異夫農春冬子郊秋荷擔而入以用舍為務者也賈子逐利千萬里之外賈巴蜀則以錦歸賈荆陽則以金歸以篋笥為務者也儒者辭親而起家廟躬而事主困倉倒不為羞篋笥空不為屈以脩身為務者也故農姬喜殺賈姬喜皆儒姬喜脩今教君歸也顏色筆粹步趾不失度鄒孺人見之將卜其子能脩也嗟哉乎可知已初余等與教君同館者凡三十三人及今放君行在祖道所者僅十人焉十人中姚江孫母年九十王氏存翁稿卷之五

四

四明金君母八十餘鄒下郭君父母俱各六十廣陵沈君母七十又幾余母六十又七或在京或在鄉其親在鄉者又惻惻感動焉

奉養江母楊太宜人序

太宜人楊者尚書卿七峰汪子之母也汪子先為戶部郎中嘉靖癸卯

天子臨更折宗廟廣庭且才者親教後而育之成於汪子改其節以事其母其勞苦功多有自其母汪子從內遷衣異之乃汪子問不飲肉請其母曰夫肉外皆王臣也臣亡釋焉

上念之不可竟拜今官初汪子請外莫便歸為壽母所其情隱人莫有知者汪子負才績學為詩清亮微婉嘗作曉雲對月諸什愆愆然有北山白華之致世之甘榮晚位遂以弁髦其親者何眇小也今年丁未太宜人六十有八汪子得使荆使將歸而壽焉即甚喜且行則以告其友楨因問曰古人稱壽由千至萬以迄于無疆有之乎楨對曰吾人之壽不論百年故百年日期稱壽而至無疆者証也然則魯頌曰萬有千歲皆壽無害者何也謂名未也天地間至久遠者獨惟名物莫得而害之故身脩則名立名立則親顯今距魯且千萬載而脩公有壽母傳繹繹不休頌

五

王氏存翁稿卷之五
所指此也今夫持祿而養者祿去而孝衰戴對而懼者爵移而榮絕是故君子抗節潔行非以市榮也脩詞殖學非以釣奇也脩身求名顯親是固而已今子讓爵如釋遠利如感而既益以文今特推節士才卿必引七峰屈一指嘆之曰誰哉而有子若此自置其身于高等而宜人之名因以章灼保而大之引而不息即千萬年無疆可也於是汪子笑然曰言壽無疆者如此乎吾歸慶親畢即具以告吾二季二季者兵部主政心泉君也汪子方山君也兵部以副大司翁後進士以安食皆得侍太宜人而長兄稱春谷君者為南京太鴻臚卿在官所三君十行咸俾語曰深

山大澤龍蛇出焉宜人國寶

壽張母陳太宜人序

太宜人張氏有三子而顯者二人二人者習戶部主事
子且戶部郎中少子戶部司國計掌財利出入自二子在
官身處脂膏而未嘗自利於是人號之二介又以其兄弟
同貴間稱曰二張云郎中君曰余等所無汙于其署本吾
母太宜人之教也自余等相次食公家太宜人既沾恩誥
又高年矣乃唯練裙襦豆不作貴人態卽固時時進綺穀
置重肉太宜人輒麾之不以御已誠曰凡官所爲邪者未
有不始于家人欲大而好侈無窮也若等無以老婦故令
王氏存稿卷之五

六

傷丈夫之節郎中君模與同年舉此故得聞而主事君亦
恒以語人於是人知張氏有令母或義其言比之敬姜曹
媛齊軫云宜人本姓陳家在揚州揚俗故靡又貴家易致
華盛乃獨兢兢于慎約之道以刑家勅子固當與兩君烈
烈也丙午歲太宜人年七十時從長子養在家而郎中君
使大同給餽餉助主事君以枯賦使浙江皆莫得壽其
母後二年而爲戊申兩君各以使事成還戶部相見歡
不能休痛定主事君曰仕者在浙而值太宜人壽其日吾
捷聞然坐不自知其涕之盈于襟也郎中君曰吾于其日
蓋思泣顧伶節于他時誠恐在石窺君勅以爲或休我軍

概而私憂也當是之時大同卒倚澤得其期索餉郎中君
拒之必待期乃其言誠不以私傷公大觀有見哉有見哉
兩君約謂若更得使者即取道歸壽太宜人補所問慰所
思居頃之郎中君果受

命催財江西而道由鄆里得以壽太宜人時與郎中君同
年舉者初三百二十人越十四載而在京師者止二十五
人是二十五人者皆知太宜人者也又知郎中君兄弟念
其母太宜人不得見今使獲見且壽之也則相與謀賀而
槓爲論壽其事謂曰夫壽者厚也上孝厚德其次厚養今
張氏兩君興而太宜人之德因以草灼恢恢綿綿傳聲靡
王氏存稿卷之五

七

已其壽之矣必歸而稱觥乃始云然則攬轡叱馭之倫非
哉顧歸而稱觥張君以爲遂其念深矣

壽太孺人張母六十序

太孺人張母者都諫張子之母也張子仕爲今官既十年
而日侍

上左右者三載法曰三載考績最者子之

思於是張子未

制封其母爲太孺人張子惟其是年戊申冬也而太孺人
留居家不在都諫所其明年都諫乃爲製室三陽被辭出
東帶凡四事各一楮葉而封題其上曰此三陽被辭之一

金錯朱文視他更異飾中貯

制詞則獨誠使者負之有背往今歸涇陽僻缺之太孺人
事具將遣會其姻選部羅子至見之因以賀都諫切但在
容不為悅羅子曰吾唯解君之悅也而未解君之恨都諫
曰今茲吾母正六十而吾在官無得壽之家故以怛也一
日羅子過楨而具以語楨曰嗟張子嗟張子即若而言則
扇枕者是而叱馭者否矣則舞班者是而斷裾者否矣夫
孝權細大無論違依吾將舉其能子而大者有六焉受國
委任出力効績今主有成功則忠惻之子也利害故休毀
譽故亂一意奮往必就天下之事而不反顧則強幹之子
王氏存稿卷之五

也言中儀的國論羅之人士聽之亦以為然則奉公之子
也耶私請畏公非寧仆無悔不倚而立則植公之子也博
辯文麗道古今事務自不失一措之甚可施行則懷奇之
子也手其柄則行不則籍之而藏于山要其竟得名與行
者等則好脩之子也此六子者不在親側不省朝夕立朝
事職乃皆成斯之名名成而親顯矣彼之扇枕舞班者何
眇小也今張子好諫疏每入

上輒嘉納國人無弗與者奉人生不始如而張子蓋無有
所謂不矯不比奉公而位身者也予而看是足事親矣必
而稱號以進邪且臣所生以奉其主君設爵號以顯

其私凡事君者亦為親也而謂休者得違者款邪項之羅
子以吾說說張子張子大悅而詣楨謝楨謂之曰今遣者
抵涇陽太孺人矣

制積而視之已乃發冠帔袍帶積而服之而君之長子侍
太孺人于家為開堂布筵請太孺人升於時宗室親屬持
竿進假賀者充庭光光大矣假令君不立朝不事職能令
其親有是乎張子益大悅

奉壽俞母袁太孺人序

夫俞子之欲其母孺人之壽也豈異于吾哉夫父母皆教
人子皆愛然子之愛母獨濡濡重者何也父之道嚴母之
王氏存稿卷之五

道慈教莫如嚴慈者所以成也是故其重之也俞子家在
冀州俞子既為貴門給事於仕宦得意矣乃恒戚戚弗懌
吟吟嗟曰吾今獨母老獨奈何連之即其年輩其母孺人
來明年戊申俞子以孺人誕之日觴于京邸為壽而有賀
者二人來憲院問子比部趙子皆俞子之友也二人者因
首事合諸泰人見宦者俱之賀史樹與在賀中前賀俞子
望為稱稱說母孺人既失其先大人獨齊力教子也恨不
一日就之晚吾忽忽動心焉往吾母教吾業既操而束之
恐生傷間復息之既與息之防其大逸旋復勞之乃知俞
此當於俞若此矣自吾細惟母勒母謂傳記見嗟桃長年

求其益竹之事其說誠謾不然然吾欲吾母長年益竹則亦猶冀幸為求而嘆之也曰庶以報吾親今俞子于吾其情豈異哉吾列在侍中與俞子並立交戰之內恒與語善之俞子博達弘衍習識當世之故其論退在萬里近在垣堵畧舉窺會細達米鹽洋洋纚纚周弗中子聽也靈州古朔方之域俞子生長其間其談兵戎愈益當然言務詳慎候間不躁動實投士亦以此多之俞子曰吾莫之敢縱也吾母之教爾也於是人咸謂俞子有母矣周子趙子當賀時與衆稱俞孺人年七十又五矣而健於壯婦焉壽乎壽乎史氏前曰夫榮靡所施於身即年迄百歲乃親自為壽王氏存稿卷之五

奇潘夫人六十序

潘夫人者今南京兵部尚書樸翁潘公之夫人也潘公初為戶部尚書已徙南京工部尚書已改南京吏部尚書合之為尚書滿三年以滿告于

天子天子嘉之詔封其配方為夫人故其家人遂稱曰夫人其外人亦稱曰夫人云是年嘉靖癸丑春也居項之潘

公復敗南京兵部尚書南京兵部尚書錢之寄務在保障舊都任最重潘公自告歸道其家會改官而又值有海寇之急乃遂以單車來不以夫人從辭曰吾不顧家矣頃之寇定潘公之甥曰胡生者來省潘公潘公見胡生曰胡生問胡生曰今樸翁先生來不以夫人從者何也胡生曰往先生凡之官夫人未嘗不從今固且暫耳戶部以前不可詳已方先生在戶部時夫人從先生造公所夫人則下紼自持自鑰也既先生徙南京歷兩部夫人皆從以夫人在得一意治官焉于是槓乃喟然嘆曰古稱夫人者以夫者扶也有相扶之義焉稱妻者以妻者齊也言與君子齊德

王氏存稿卷之五

十一

也今自潘夫人觀之彼于斯二者奚愧焉胡生曰夫人吾微之名家子也其端慤莊嚴蓋其天性而先生又時時取易傳上九孚咸之義教之夫人服其教乃愈益加篤以故其家肅肅然也槓于是竊有感于當世之儒焉夫六經之道始于脩身中于正家終于治國士而治經具斯三者乃得稱儒今世之儒者方其困而治經如賈求售不顧其素精與否及既通則輒棄去不啻敵筭蓋往往然矣若樸翁先生者豈非上古之遺教近代之真儒哉且先生治易既已施之家吾又欲其用之國今海寇猖獗與一創者何也由士卒不奮也所以士卒不奮者由感而不申也誠自

先生申之庸詎憂海寇哉胡生謝而去及秋胡生復來言曰潘夫人今年八月六十歲矣願因門下一言將歸而稱觴進之於是胡乃謂胡生曰夫易有之矣其言曰有威季如終吉終吉者長久而不咎之道也余觀僕翁先生岩岩屹屹如南山當吾前吾不敢易彼其年吾能卜邪即夫人亦云世恒言鹿門龐公之壽昌與其配偕至于今美之彼固乃岩穴士耳猶然亦為難矧如潘氏均榮並盛白髮相望垂垂至老豈不由難乎哉僕銘先生少夫人二歲竟所至皆百歲人也從後觀焉乃知鄙言之非謬矣

壽沈母程安人序

王氏存簡稿卷之五

上

程安人者南京禮部主事沈子之母也程安人非沈子母沈子母曰張安人程安人繼張安人而育沈子沈子失張安人時方年五六歲也故今事程安人即若其所生母云沈子舉嘉靖庚戌進士其年虜騎南侵烽火達于京師有詔問群臣擊胡計策能者令上之當是時文武之臣集于闕下者數百人衛士為列案案上置筆札令能者書而沈子前直取案上札奮筆書言擊胡事甚憤切靡所顧忌既退或謂沈子曰此得無遺安人憂乎沈子笑曰吾母固知國恩必受明年沈子拜南京禮部主事之官道其家常奉程安人與俱入南京沈子太父為重慶太守至沈子

王氏存簡稿卷之五

上

盡食祿三世矣然無厚藏沈子又舍業分給其宗黨親戚而厚飢其程安人所生子以順適其意而後已又薄然沈子每食母必務洗腆而自食一菜脫粟之飯常熟人言曰從古以來獨稱閭閻王祥之為孝者非特謂其二氏能也謂其母繼耳乃今觀沈禮部事程安人即二氏河讓焉居有頃程安人思歸沈子即遣人奉之歸明年倭寇犯海上海上邵縣悉遭毒螫卒無有出一策制之乃沈子上書言寇所由來又言寇所由縱人見其書或吐舌色動而沈子顧弗懼頃之沈子復上書奏請俸六事月餘聞中人王子聞之見沈子問曰子果再上書言事乎亦大數遠矣沈子曰然有之吾所為上書者非托媒于口舌之間以博顯榮獵好爵也亦非自恭所能以愧當路諸臣也前吾母在常熟由常熟里大會董董百里餘寇既已殘大會得志矣必且窺常熟吾所計任免大倉于難耳大會定則常熟可安枕吾母可勿憂于是王予聞然而嘆曰烈哉沈子之所為其親者而遂及其國而不恤特指而其目越組之嫌茲其志非卑卑也其志非小也其志非獨善其身也其志振舉當如其書言則其志如室語者和予鄙生聞塞聞人也自結髮時雖從軍衛國富世之務以為功名者將出而何地拾也無難進于今二毛生矣何嘗有只尺幼哉惟其

老莊之術習爲循嘿善守而微福也獨念母劉年七十高
矣而僕又獨子古之豪傑垂功名于竹帛間者何限固未
有愛身顧私作一捷之獲者也卽僕不愛其軀獨奈何不
顧親以故濡忍而至于今吾今對沈子愧汗淫淫下及于
踵足矣吾望沈子庶幾瞻乎千里不相及也又有沈子之
鄉大夫若光韓錢君等數十人造余館謁沈子母程安人
今年五十一歲議且欲壽顧先生文之王子用曰夫余安
能文乎古之文至馬遷絕矣其論賢人既尚孝謹而又重
材能其記國士既石急難而又貴慎固其言反覆沈洋莫
得其端而其指卒歸之勸誠令睹者各以其似覺然懼而

王氏存稿卷之五

十四

自失勵而益進乃所謂文也余安能文乎錢君等請益固
必得之于是王于文焉然去昔人云云之指遠矣

壽太恭人許母八十序

太恭人許母者石城許君之母也太恭人今年壽八十高
矣更益二十年卽滿期稱百歲人矣然恭人頗爲康和不
少家余竊必之卽百歲不常也當是之時南郡縉紳大夫
之屬故帝與石城許君者乃咸相期約而造石城君家賀
石城君而請太恭人出拜之石城君曰余母平生事神
諫而今乃益信之矣帝諸家人曰夫敬神則欲之而有福
不敬神必拂之而有咎以爲人生壽考壽考固可待而

求也乃今余母之年至若此夫安得弗信于天而賀客
與大異之以爲太恭人言神道乃其素信之道通焉太恭
人固燭千萬物之情而識其故不宜以閭閻之流品觀也
當時賀客中有關中王生而王生有母年七十留在家不
肯出在外王生方圖所以壽其親者而不得而會賀石城
君因問之曰今君之壽太恭人也其道奚若石城君輒問
之曰子之壽子之母也其道奚若于是王生乃言曰吾方
數圖之而苦未之遂也吾欲涉崑崙訪瑤池謁所謂西王
母者求其桃懼西王母不誰何吾而吾不敢去徒令方朔
每得驚嘆之耳吾欲躡鳳皇造麻姑之泉引滿而歸而

王氏存稿卷之五

十五

人又言近市多醉醺而顧遠者泊味何止哉因復止焉吾
聞海上多神人有禁方禁禁人長生不朽日欲往而值
曾游海上者止余母行以爲蓬萊可望下可近卽且近風
輒引之而去蓋希事也昔人此二計者亦何乃忽記
日月之華沆瀣之漿服食之可以還童然思欲御風登
衆覽羲和叩望舒期遂所請而快吾志而天開有虎豹守
之陰霧杳冥而迷上征卒不得至以此觀圖下可得第盼
盼望西雲再拜焉甚苦石城君聞余言而謂曰子所
言者率震俗難効其卒不獲固宜今余亦欲壽其母因也
自余母本常而屏居里中里中故舊親友盤旋下外

索而足焉太恭人所嗜獨飯梗蔬荷耳而梗得之田荷得之林太恭人誕日每舉觴則子婦進履諸孫羅跪凡在內屬以及其日來賀者蓋履相接臂相摩也太恭人嘗行游象園臨亭臺視花竹則余必從而奉襟裾余所為壽者皆因也以故恒取恒且無棄志之圖無歛望之事于是王生乃遂操其事賀之曰夫世人皆以先生負廟堂之器而伏在里巷以為子邑不知先生快之若此也即令先生更得志脫衙門之厄乘堅策肥翱翔四方奉太恭人與俱太恭人有此樂乎先生即欲以其吳產遂所耳能之乎古人有言有天適有人適夫仕宦者適人之適者也至如先生可

王氏存簡稿卷之五

十六

謂得天適矣吾誠慕而嘆焉吾謀且西歸吾弟直華山下華山谷中多黃精其前有池產巨藕吾將來之而食吾親以求末年蓋亦謂所因所能而易獲者耳吾前所圖云云者果誕而未可遂也

王氏存簡稿卷之五終

王氏存簡稿卷之六

記

核邊記

左輔王繼模著

天子念三邊之氓數罹虜害歲誠邊將慎防無令虜入即入奮死戰一創害止意至勤懇矣然終不止此非直敵勢盛也敵在時怯而罰不逮功罪淵而法未之彰也嘉靖己七月二十三日虜兵二萬餘騎結營邊外三營兒河甚近謀復入寇覘者以報榆林總兵吳瑛瑛即以報總督兵

王氏存簡稿卷之六

部侍郎張公昕明日瑛與副總兵李琦併將兵出榆林榆林巡撫都御史張公子立主糧餉即檄所至給軍食時總督以防秋往花馬池聞即發所部將往花馬池者四將軍往擊之瑛故狡智多算度虜人必自寧塞營塞則遊擊將軍張鵬分地伏寇彼自當我即往必與虜先鋒遇接戰乃與琦故回遠出乃並波羅堡又並威武堡又並清平堡遙遙進不與賊兵直乃二十六日虜果由寧塞營營牆擁入張鵬不能禦賊進之初虜人寧塞也以爲旁有伏軍顧慮不敢前及至清平城池四望不見一人遂揚揚而進

虜虜圖琦急琦度不免殊死戰延經連擊將軍龍登固原
遊擊將軍葛宇咸以總督遣適至而分守延綏西路參將
楊銳亦領兵來與兩軍會成奔掠琦虜見兵集多度不勝
解去琦得免琦而中賊矢一所殺虜亦數人瑛鵬軍不知
所往陝西總兵王綽寧夏總兵李義與登宇軍同遣以為
賊犯所自有當乃故逗遛後登宇期登宇以二人同遣不
至李琦方免于難又甚恐乃與楊銳等各領兵不擊賊行
但依險自保而已於是賊益狂馳趨利直抵園林驛岔洛
川諸處縱兵肆掠亂如沸湯蓋踰保安犯安塞未至延安
僅百里耳民居此所者以為山谿險峻虜故不能到不為
王氏存稿卷之六

備而諸將又不為遮截突以故虜得極意恣暴盤留十
餘日而去至八月七日復自所入寧塞營穿牆故道出亦
不見我軍一人虜出邊有司籍虜掠男女四千四百五十
有四馬羸牛羊十四萬五千二十有四殺傷男女一百七
十有四其蹂躪四隊燒燬室廬劫取衣資糧餉不可數
計蓋自庚子固原之難此其尤慘者也諸將懼以為為將
今內地殘傷若此罪不敢乃交相約莫如饒庚子故智部
各偽為虜首各為書偽稱賊得虜首者下級罪如此得釋
遂者將傳近者而結謀定成 恭報總督隔遠不為察而
撫臣雷同不肯發外當是之時巡按御史曹公行部次慶

陽慶陽軍今寇三百里而近聞之大憤絕惡諸將於是上
書劾諸將曰臣今觀將不擊賊而善脫罪

陛下即欲令安邊胡得哉夫寇至不擊彼且謂將偶怯怯
他同有強時至聞吾軍以誣功脫罪將輕狎眇小以為若
竟不我戰歲侵月掠無有休已邊圉之弗靖坐此耳今八
將軍軍今二萬餘人視虜衆亦相當竟令虜得意去此亦
可曰衆寡非敵耶定則愛命惜幣耳有如此不知無有
請法之其詞微連撫臣獨不建總督有以也書至

天子使給事中鮑公往視之驗如御史言不飽公還報
天子怒詔捕下吏治七將軍咸論如法總督撫臣亦皆不
王氏存稿卷之六

有惟李琦以與賊戰少有功獲賞焉事已曹御史名大顯
於此人稱曹御史以為彼將師者皆有倚苟有軍輒辭曹
御史責諸將諸將不得解此其忠義心誠格于上下無疑
阻也史雖煩瑣告在鄉間其事甚凡謂可懲往示將為記
始末如此而聞中人又言曹公明法立斷不徇習容容

宗室惟痛者熱害人也諸人父子婚其尸無驗監司復以
上令即訊不服歷十三歲而曹公至一訊輒服 奏置上
法他若明任世英之誣害梁孝章之冤仲曹公之枉折周
宗萬等五人之疑其在刑口死者獲生滯者獲去此非自
制軍之勿照磨之鏡者耶可能也予觀曹先生之

不振矜先物乃行事顧若此敢任人誠不在外厲哉

西嶽廟新置齋所記

西嶽廟置齋所者潼關兵備副使何公訖廟功而禮起者也嶽故有廟祀嘉靖己亥巡撫陝西鈞陽任公聞其事於天子天子曰新之乃何公則受檄而任事蓋昇諸良者公慎之申畫示勸篤謀務成于是闕宮穹閣裁闢修廊宵宵燿燿奕奕堂堂視嶽比雉而埤麗矣何公曰費縮初美飾加往模幸無負已又俯俯思顧而嘆曰嘻闕哉而不齋所耶令祀者奚止夫祀以昭禮齋以萃誠無所無齋無齋無誠無誠無禮無禮無祀竟使可闕耶命作之于是革陰王氏存簡稿卷之六

四

知縣唐寅主簿周雨成應命至問費公曰于廟矣問役曰于廟隙間址曰于舊凡以屬知縣簿乃知縣簿慎之又申畫示勸篤謀務成咸公式所遂底績何公曰備哉夫蒐如者神廟者安焉翼如者所祀者止焉雨雖密水而禮不廢備哉故曰置齋所者設廟功而禮起者也時西岡有王氏子者墓嶽百里而近嘗與客談廟事輒稱公有三憾焉客曰三之何王子曰夫五嶽之崇也次之五閭隆禮三公比祭則虞周已然而屋而祀以增以飾沿代相承未之有改也今廟新且所不借古乎改壞蓋上堂闕數管與數攝祠外亭是拓今所望堂而疎重門之外改樊與何陳代同

謀矣不洞制乎歆神介趾祭人達願也乃孔子曰我祭則受福究本則慎齋云是故染牲非分泆璧非潔神之祝之

視精明之德焉齋之謂矣不明仲乎故一作而三鑑具者是潼關之能也日公過微記其言之何謝而不居已驥然曰夫所齋也然有興道焉王子曰典何以曰以山夫山嶽蓋直如雪嚴潔如昂三峰英如出雲雨殖百物有請輒答澤如惠如閭如德人考似通士覽玄至則有觸焉者矣觸則悟悟則興興則沾戀棲遲而弗忍去則所其有助哉王子曰公言之吾泮泮矣况至者乎何公返遂醵所言刻之石為記公名整浙之山陰人正德丁丑進士今擢江西右王氏存簡稿卷之六

五

參政沉毅而幹勞伐昭宣不但于新廟置所云

潼關衛儒學記

潼關衛學初正統四年建夫衛肄武而置學焉蓋欽才教教俾之親上嚴長之義明已乃講干戈戰陣之事則化濡而兵強故學名論文而實武之裨也學故在衛東成化十年以避水患徙今所在西徙之時主者苟就聖廟制儉止三夫屋卑而陋他宜有咸缺自予遊京師凡四度潼關見學輒嘆焉當是時指揮姚勝祖掌衛事以為姚力且百舉顧獨後此問故則主在兵司嘉靖二十一年日明同君至於是後謀脩學遺學左右十餘家約官地償之過當弗計

制乃拓改殿兩廡崇廣皆倍昔始有靈星門有啟聖祠
鄉賢祠有名宦祠有神厨庫有敎官衙有號房又於其外
橫街暨二坊東扁曰才全文武西曰道備聖賢分區布位
增無創有周君之用心如此功且卒周君以憂去會姚指
揮亦謝事諸遺木石狼籍而莫爲理二十三年休寧汪君
繼賄之嘆惜焉詢功未卒者于爲露臺爲葺明倫堂爲泮
池學遂完美無缺當是時徵汪君來念遺緒斷周君勞瘁
廢二十四年予以告復如關望學恢煥燿燿日快心焉
已見渠水遶城中民就其門汲輿人曰是即引瀆水自南
門入折流而注之泮池又北折而達于黃河則汪君爲也

王氏存稿卷之六

六

于是又賢汪君嘆焉是役也費金三百九十兩有奇取諸
脩水關之餘者同君嘗請撫按趙公劉公殷公浦公咸可
之乃興是二君者之備關也選兵籌食慎費削浮乃此獨
務修者重道而有才苟不可更襲也予抵家汪君按部華
州遂問記且勅以訓衛之學皆大訓坊言備矣予能有加
哉無已則申其義夫聖人之道親親長長而已兵凶戰危
又視其親長輕焉武由之不報其爲教也使之誦詩書
焉以明此也習干戈焉以衛此也不問之夾谷之會乎
陳揮兵立折強主出身以保其國之好以還鄉里
所謂習祖豆人也故治亂殊遭文武異用兩設互發之機

而歸治莫踰乎聖人故曰聖人萬世之師也諸士子親于
坊瞻于廟誦于學寧無感發而振勵之乎周君名相癸未
進士汪君名尚寧己丑進士並副使周君役指揮姚勝祖
經歷王仁汪君役指揮孫墳千戶王輔學既成法皆得書

王氏存稿卷之六終

王氏存稿卷之六

七

王氏存簡稿卷之七

左輔王維柏著

行狀

封宜人劉母王氏狀

西夏人劉君思唐為山西按察提學副使居無何其母并
宜人卒于家計至劉君號哭頓地絕復蘇者數四越明日
遂西觸暑候跋大行皇皇望塞行北入關于容摧毀幾於
立骨而華州有王生者劉同年舉者也聞其至吊焉劉君
痛伏地第目視王生淚淫淫不收已再拜言曰噫傷哉母
計母之亡也蓋面瘡云瘡八稷安乃一發輒至此唐宦
王氏存簡稿卷之七

能逮有侍也罪其何贖又曰唐奉慈訓乃獲忝從大夫之
後苟沒先德之幽懿不以章顯罪也不滋大哉予尚筆而
聞之以播於是蒐集新故口授王生王生次其事為狀狀
曰其宜人者寧夏人也父某處士宜人生而凝靜機穎不
類凡育十歲既解女紅女紅絕人家人竟日不聞笑語聲
處士公憐之撫其背曰兒貴徵種種他日其落誰家年十
四歸劉氏質養公公易其少或不諧婦職乃宜人顧甚諳
事公之父母愈益諳而公及父母罔不悅宜人質養公費
維揚家事悉以備宜人宜人慎出入戒門倚操井臼躬組
織凡及勤劬迄無懈怠人喜曰有婦如此吾家殆昌

千碩人蓋宜人姑云碩人常病累三年不愈宜人左右侍
時時供湯藥問嗜欲夜號顛天請以身代死碩人念之疾
革握宜人手而頌其典後於是族黨鄉閭咸皆宜人孝
子副使君生甫七歲有異質時督卷公賈在外宜人自為
孫師驅之學比督業愈厲或脫簪珥市奇書讀少間輒起
之曰汝父悔不學就賈今辛勞百倍占貴幾何唯汝固其
勞貽悔邪副使君休其言學遂為弟子員有聲乃辛卯
舉鄉試明年壬辰舉進士又被選為庶吉士讀書中秘書政
戶部為主事授吏部進員外郎擢今官提學山西不數十
年榮名華品徑擢而超躋謂非宜人之教之功而何邪宜
王氏存簡稿卷之七

人雖品流州閣未諳書史頗識理道灼事機初副使君在
中祕是時宜人來就養每聞中祕士至必訊里氏聆談對
已謂之曰兄交盡海內才宜善結虛資增所未有向僻處
一隅欲此俯仰今副使君循其言遂有聲訓林既副使君
為戶部奉宜人還西夏時之京延弗思行宜人曰第行
矣無若身念但汝治性耳語曰不直防伐下治人將中之
道若性剛方不有允合於人乃後為吏部峻潔自居異已
者除摺之竟出為今官而宜人豫見之矣其達如此副使
君始有山西之命私念二親垂白不欲赴乃假道歸省白
狀

上未終養意其無庸人同止之怒曰以爾草茅寒賤致身
金紫君則主報萬一豈顧私情邪往哉其勿我之辭又曰
人才難得進退之際不可不慎與其誤爾寧誤入副使君
奉其言往至則標塗樹準旄德晉良崇實左華地通刑遠
至夫酌進退平賞罰大抵皆宜人所云居六月風教大行
嗟嗟宜人爲古之士女邦媛者非邪嘉靖庚子五月八日
宜人卒卒之日首孫潛屬曰遺語爾父尚慎展力克官顯
宗光孝恨老身不及見爾嗟嗟傷哉宜人人生于成化癸巳
八月八日迄卒春秋六十有八初封宜人乃後封宜人時
曾養公亦累封奉直大夫員外郎雙白並榮每歲時宴會
王氏存翁稿卷之七

烏紗繡服程魁霞帳欄爾相輝及人傳羨嗟慕同爲累德
訓子者勸馬子一卽副使君娶郭氏義官德女同宜人封
孫三長潛讀父書侍宜人終娶周氏指揮佐女次渥渥俱
幼渤聘陶氏總兵希阜女孫女一許聘都指揮保固子某
宜人性嚴整子婦至成立有過恒向床不貸諸孫皆由撫
視雅嗜儉素雖貴猶服布裙之末至賔賔孤則油油如
也人皆謂養福種德殆逾百年而今已已哉副使君之西
也將以某年某月某日卒宜人某年城南去別祖塋之次
王生曰余狀宜人劉母事未嘗不辭席三嘆而致仰云
無謂已卽爲事病姑三霜不愈足稱至德庶幾並茂於家

既昌天之報錫赫哉按察賢豪天與振之啓之又孰非宜
人者後祿未量光先名世彼處士公者非常曠矣不聞以
播執悉其遠筆之如右

昭勇將軍陝西都司指揮僉事蔡軒張公行狀

嘉靖辛丑八月一日昭勇將軍蔡軒張公有子曰安世者
以應襲中陝西辛卯省試安世有同年友曰華州王生屬
謁告在里安世以書抵告泣謂余曰先將軍已矣然有大
勛德焉不列諸墓石莫以托弗朽茲將走使洛陽請吾師
歐泉先生銘知余者子也知余斯知余父矣幸爲狀毋辭
於是王生援次來疏按事操筆爲狀曰公諱鵬霄字圖南
王氏存翁稿卷之七

蔡軒其號也上世直隸揚州府江都縣人曾大父英自州
渡江從

高皇帝取天下庚申事定授指揮僉事世襲居六年

上恩詔英曰爾隨朕起兵歲久勞多當封之爲侯英辭曰

臣年老子孫薄福卽指揮足矣乞勿授

上賢之賜緋袍金帶留侍京朝英傳拜拜初慶陽衛尋改

西安後衛奉

高皇帝命平雲南會昌府勅作

上賜刀及家人二戶恩之夫拜者蔡軒公之父也軒

有十一人曰煥曰

文皇帝與詔煥隨侍煥無嗣敏得蔭其官敏稱長者有器度是為公父配周氏以天順癸未閏七月八日生公公脩軀通臂豐腴踈髯面如紫玉目若朗星正視不見耳聲吐如鍾尤精騎射壯力年十五襲官初將兵守寧夏已戍中榆林已推衛金書已又陟掌衛事並能舉職効才一時寮佐咸推伏其及公由是有名

敬皇帝時北虜擁衆入寇大將軍武安侯檄公應之公率騎兵二百遇敵滿受堡公曰衆寡弗當也殊死而已令諸軍下馬馬盡入堡步戰移日公督擊愈厲忽一虜朱甲青驢揮刀突來公率壯士許朱三直前斬之朱甲青驢者蓋王氏存翁稿卷之七

五

何長云虜懼遁我軍無傷事聞天子壯之賜白金彩幣若干是時他將兵孔壩溝者全軍皆沒坐免者衆人以是咸服公勇而公益有名少傳達恭楊公者

敬皇帝時來總制三邊事徵公幕下客兵略建圖畫計山川夷險之形登奇正分合之勢炯炯在日楊覽而奇之大息曰大將才也欲大用不果後環慶地方弗靖有才總制者知公疏公守備環慶陞署都指揮公事至即懸賞募兵招商賈度庠城繕飾城陴峻浚又奏歲增銀帛時稿士卒環人安之寧夏貢番諸路兵今寧夏公諸將曰賊

據城不出黃河伊邇可引灌使下河患不可測矣於是令善渡者若干人夜率河船盡使不得南賊聞船卒度不免乃內自相殺公因攻之約諸將協應賊遂平事聞天子降勅褒謝賜白金若干兩及紅金虎豹衣二襲陞都指揮同知公以署職加級辭不受居無何擢掌陝西都司事都司事故聞相踵莫之或振公憤然曰不振不立於是制姦剿寇著令布條咸斬斬有實軍吏謂編無敢犯都司稱治久之蜀中盜起流擾漢沔湘洛間橫不可撲或有薦都司者而大司馬幸彭公亦檄公督三省十九路兵將討賊公即督三省十九路兵將討之渠魁廖麻子喻老人

王氏存翁稿卷之七

六

相繼授首俘賊以萬計公亦親斬六級其時論功第一有王給事者來紀功諸將滿紀功率旁門入獨公入紀功中道王啣之乃獨擢公功弗上又分六級三陣同事者皆晉秩公止得賜白金及金衣二襲論者憾之又平關中盜斬獲千二百有奇又平洛南盜洛南盜黃山孫則使難其勦向公念曰此無漢南陽兒故事耶公曰可二十日擒此使才十九日孫大服又平平山盜擒其首田迪遂監收餘黨歸屬冬雪沒後馬跌傷是公以是不出居數年今

天子興復起運奉公總總事公

大得志於時楊壯之嘆曰孰謂庶將輝尚可用也令代巡
諸邊乃即覓公掌寧夏都司事不報公曰今之仕宦者余
知之矣不蹊徑率貶折爾子終不能蹊徑貶折宦而愧於
志楊公去遂杜門謝事後中丞王公御史楊公王公連疏
薦之竟不出公才氣卓犖屢著勞伐人謂三錫五等之
階起足可至即公亦自謂非僥倖人下也乃顧連蹇阨塞
不獲大效顯融堂李廣不侯數信奇耶抑時值鬱吹而公
操絃邪嗟哉公之得謝也日惟課園觀書絕口世故歲時
家廟展祭畢坐堂上令兒孫及家衆羅拜堂下訓以內政
甚肅生平不疾卒日猶三飯如常得年七十有九先公守
王氏存稿卷之七

環時夢一老人皓首龐眉兩手捧紅羅襖公且曰與公約
之得八十尺末稍不足人咸謂壽徵由今觀之信有數邪
公慷慨峻爽絕機械論事可否而裁琅琅傾聽好稽古昔
說先王與言運旨超悟自得即章縫之士猶或后焉余同
年渭南有劉子文甫臨潼有任子伯玉葉遊長安與安世
交因獲見公為余道之如此而安世又稱公為指揮總中
軍時有太監劉雲者鎮守陝西肆誅求賜公為附公面折
其非法數事執不從劉怒令無藉毀其宅又忿害都司時
能立判寃訟當道有滯獄皆以委之無弗得其情者此豈
非常方自負數達不苟者哉公配周氏大興尹均文村妻

人加贈淑人白氏清潤大恭行順兄良女皆先公卒其婦
德母儀各載大史康公及總戎楊公兩誌中繼室周氏書
州憲副封君純女子三長才即安世次楊哥次賽哥女愛
姐皆勳俱白出才娶楊氏榮祿大夫參議那站女早卒又
繼焦氏中奉大夫儀賓洪女孫男五壽齡至兒吾台巧兒
皆勳孫女二長聘胡守備隆子應襲指揮使靖次聘劉守
備應襲指揮同知天敘俱楊出安世以是年十二月二十
一日葬公兆在咸寧縣光泰里龍首山王生曰人亦有言
種木自莖種德自昌余觀英軒公宣力王事迄老弗倦又
讓田於伯仲二氏用統可謂為倫教理者矣有子如安世
王氏存稿卷之七

當哉夫長安多文士才卿士生其間者尺寸無譽大徵先
生詞壇之鉅師也乃往往稱安世不輟口鳳泉先生擅聲
當代慎與可往校士長安即首錄安世安世遂有名塞關
中矣安世博學負奇氣不欲以武顯虛蔭幾念年不蒙上
解賦能不作今人語偶時階用當必凌跨時曹柏光先葉
所謂偉男子哉英軒公且卒耶日視曰吾有兒才後復何
慮語曰知才莫若父信然哉余謂劣且知公未嘗樂為此
論俟命世作者幸焉

亞中大夫長安縣志卷之七
公諱漢字子長號龍首山人五月十一日生嘉

靖辛丑十二月二十四日卒得年六十有七歲卒之一二日
呼其子泰屬曰我死即銘我必王氏子狀我而可言至再王
氏子者翰林檢討王維楨也公有足弟凡五人曰周七品散
官曰魯兵部車駕郎中公兄曰郊監察御史曰野刑部主事
公弟而車駕公者王氏子之外舅也故悉東氏之閭諸東氏
之伯者皆莫先于王氏子王氏子將辭里之官裴君皇路門
求止曰先生去即誰與狀先大夫乃述先大夫易簀之言悵
悵於楨者如此乃楨竟不得以脂車辭遂為之狀狀曰東氏
之先蓋蓋昌人有韓良惠者仕為商州總管值紅巾亂
城陷死之於公為高祖事定高祖之配鄧携其子驥走居
王氏存稿卷之七

九

華州不去遂世為華州人驥子昇博學有文以貢為商河
縣丞驥公會祖昇公祖也昇有子四人舉進士者三人長
思忠四川按察兵備副使次思誠吏部考功員外郎次思
恭兵科給事中而渭川公者按察公第三子也按察公配
薛恭人而生公公生之夕恭人夢樂聲洋洋自空中下導
一綠衣婦盤捧嬰兒降恭人寢所謂恭人曰此與若子公
生而天性孝友寬額非常年十一按察公卒于官公扶柩
悲號自蜀及家間數千里不替此長窳窳帝典刻厲有
志者曰夫余冠簪之貴而書史之業也先大夫沒棄空室
以婦乃余兄弟不自甘其命延累老母其行頗見先大

夫于地下乎弘治癸丑車駕君謁試禮部公從之至京因
受無錫泰公之學無錫之學主理公既休泰乃遂即其京
之慶壽寺僑寓卒業嘗夜不寐樹書自焚食惡未盡鮮意
洽性恬和不自知為貴家公子如今之藉梁肉縱厭飲者
久之學大益曰吾可歸矣歸遂為學官弟子有名會遂巷
楊公者校士華州覽公之說曰何物英俊而究理若是乃
優之首拔置正學書院書院萃三秦之才乃三秦之才亦
靡不推轂東氏矣戊午果中鄉試高等當是時人謂公進
士可一捷而公亦以探囊視進士乃五試有司竟不合意
非命哉正德辛未渭川公始就遠吏部授直隸池州府同
知語人曰吾母老矣奚必第能養吾懼羅家之先師也阜
妻稷為成煒煒若是從何第出哉夫貴自樹立耳至池州
會池州造黃冊同知督造黃冊之法甚繁招戶附籍收九
百一十八戶男婦二萬三千二百二十二口大稱增益劇
賊劫七起攻陷劫掠流薄江湖吳楚間勢如烈熾莫有敢
禦同知曰聞七死戰義夫死守乃照漢民兵得壯丁數千
人各陣于東鎮關口維維山等處虎據守斷絕賊
路賊以是不犯又石埭章仁等處兵謀賊患且不測賴同
知計乃止賊率駐紮常應縣人同天龍者連結王浩
八聚衆行劫衝突任方同知分兵千人討之賊潰而歸事

十

樓廣並通夥邪等處下令曰賊來直前力戰有後者論死賊凡數十遇輒敗倒遁三月賊遂平此卽介冑之勇衛盧略不能踰矣人常言書生書生豈謂池州公哉而又有糧長柯瑞者匿金于盆覆葡萄其上稱獻葡萄而中實金公覺之發其事而坐以罪民于是有冰清之謠又有程文寶者劫殺人而匿胡三隆所捕者至文寶買捕者顧誣指三隆爲劫縛于官文寶獲賞公察三隆有冤色而文寶卽應口吐實三隆得釋人服其神由是三吳數郡之政咸稱池州而池州之聲蓋衆景騰薦牒矣甲戌改鎮江府同知同知治鎮江一如治池鎮江之人戴同知一如池或勒像王氏存笥稿卷之七

于石祠之家同知之政大抵察民隱剔政蠹戢豪右斥姦
究故所至咸戴云丙子陞南京戶部雲南司員外郎庚辰
陞本部河南司郎中員外郎故有廉聲寧藩之變部議齎
金募兵諸當行者輒辭不往獨員外請行已又返其美金
太司馬喬公聞之嘆曰殺焚東員外不可能也乃疏薦之
武廟南狩天兵百萬員外以輸餉不乏
欽賞白金二十兩絳幣二疋表其勤撫焉既爲郎中奉檄
清查江西錢糧得五百萬石宿弊一洗滯費心神遂以疾
乞歸而作太僕人長于宰貳二年而爲倉督甲申遂即其
家陞江西九江知府九年卒有洛文廟之功辦海賊之

誣毀淫祠以正俗殄渠寇以靖難等事丁亥改南昌南昌
視九江倍劇知府優優理之如一如無事時有鎮守黎太
監者怙勢張威誅索無忌獨不能干知府知府見之傲不
理遂拂衣出會錦衣使者至意將干知府太監聞之爲錦
衣言曰固且止東太守爲人剛直犯之不可屹屹如此歲
大饑出粟救餓他郡悉來就食不爲禁曰均吾民也奈何
分彼此邪活者數萬人於是巡撫陳公巡按徐公秦公咸
薦知府爲九江兵備副使會當塗弗悅不報戊子陞長蘆
鹽運使運使一年釐弊通貸商人貳之爲勒石頌德庚寅
上疏乞致仕侍親略曰臣母八十有五歲矣而又喪明艱
王氏仔哥稿卷之七

能就養臣日夜思之緣厚籍國恩未忍言去即使母壽及
百年計得侍才十五歲耳矧人生驟驥飄風也臣願得歸
願
陛下恤臣私上許之歸一年而太恭人卒哀哭骨立卧土
草于樞側大冬嚴雪未嘗知避嗟乎孝哉運使婦特諸兄
弟獨御史公在御史公有同樂園在城南華山之隈公亦
治園西溪建四望樓樓敞然亭榭友革臺鑿空連池景色
靈勝並稱兩絕二公者皆命中戡酒和歌交歡鄉人傳羨
嗟泰比之二疏二疏者辭景知止克享餘齡者也御史病
卒運使痛悼於邑竟致疾卒此悲哉配武氏處上義之女

封宜人內政整嚴視公克儷側室趙張又克式武余先配
東孺人每往來公家爲余道之男子三人長祭大學生娶
里人薛尊周女次即裴州學廩膳生員娶華陰咸貢生楊
晁忠女季栗與祭俱先公卒女子二人一嫁爲知縣王君
替子謙卒又先一嫁爲隴州河南參議閣君欽子生員司
繼祭有四子璠璣璵璶有子女各一珣柯葉繁茂振說
詭謂非天之報德人邪壬寅某月某日裴將葬公華麓先
塋之次告余期余問裴曰翁昔何著裴曰有仕優則學稿
不自弃稿閒居雜興稿凡三種又問何故曰書室中大書
知命安分寬舒忍耐八字千壁意蓋自謂而并訓愚王氏
王氏存稿卷之七

十三

子嘆曰東氏固多聞人臚仕君渭川公并鄭亭公皆稱有
道鄭亭在工部余往往從游今既沒乃日想見其爲人渭
川公有裴英妙稱奇足紹弓裘振門閥意鄭亭亦富有備
昔余欲收鄭亭而不獲乃今狀渭川故因狀渭川而輒思
鄭亭不置鄭亭諱實字希大號鄭亭官至工部郎中給事
公之子爲渭川從弟二公者魁偉莊毅而中復坦蕩而渭
川公軀滿七尺偉加鄭亭面如紫玉坐立如山見者儼然
起敬余既次其事而併著其貌俾世世有述云

贈禮部尚書諡文簡西玄先生行狀

西玄先生者綏德州人也姓馬氏諱汝驥字仲芳其先山

西臨縣人有諱仲謙者宋李兵亂避地綏德因籍故馬
氏遂爲綏德人五世而至東吉東吉生震震生永盛永盛
爲宦宦生顯顯生煙山公馬氏自煙山公始讀書爲儒
而煙山公數奇積學竟不第以歲貢爲夏縣訓導陞萬全
教諭教諭生四子長汝駿配党氏出次即先生次汝驥次
汝驥皆側室王氏出教諭後以先生貴贈中憲大夫通政
司左通政党王俱贈恭人先生之生也爲弘治癸丑九月
十九日煙山公在夏縣學其父夢有月墮廊宇中取而抱
之懷覺異之以爲子得必顯後煙山公自萬全寄書携先
生歸綏德先生尚幼乃即善舉子業讀書一見輒誦而又
王氏存稿卷之七

十四

即知聲律吟求之學試于有司有司異之稱馬生以爲年
少而奇非常人也乃正德庚午舉鄉試丁丑舉進士已選
庶吉士尋授編脩號爲才子能詩然先生爲人沉毅有大
節乙卯中 武皇帝且南狩諫者輒獲罪後歸莫敢諫者
先生曰即畏罪未爲

宗廟朝廷所乎乃奮氣抗疏率諸同館士六七輩赴
闕上之疏出先生手切直言巡游有隱憂伏櫬不可

天子怒而疏

闕下五日已又杖之諸士皆悉謫外而先生調澤州知
州澤政多上府上率聽用邪小果侵民利澤人苦之而不

能行禁也乃因事稍懲其左右不法數人為餘告誡暴止
又王以書來請私好答使者去已即投書積中封之所
請或干法得什又使將謝乃首使者至積前答取書還之
實未發為報曰法誠如是吾安敢低昂徇情乎後書不更
來陵川今萬者斯人也害人人怨之應得狀議且黜今有
巡按御史者以親故為解甚力不聽竟致于法咸聲震
于部中辛巳

今天子即位錄前諫者忠詔知州編脩如故澤人舉泣
而進之以百千數而前王以禁不得暴及投書不發者
亦郊祖頌德焉曰馬先生民之父母國之正人也其年

王氏存稿卷之七

十五

天子用吏請旌忠加俸一級名由此益顯癸未會試為同
考官以觀才氣取士多類已乙酉

武宗嘗錄成有纂脩勞陞脩撰明年母王卒歸三年煙山
公并卒先生連哭其父母至嘔血毀形制起陞南京國子
監司業尋改比監司業會

天子幸太學先講官坐講官辭而正

賜文綺而司業摩于祭酒不得有所規箴然諸生固知憚
馬先生先生持重有儀度居數載陞南京通政又三歲為
南京國子監祭酒于是先生慨然曰自予為司業固嘗念
諸生善逸絕之今與諸生約庶幾行耳期勿犯犯必罰

如懸格不解其所約有犯踰跼勒考課德行肅威儀數
事今制太學生出散諸曹歷市出戶視人不得越而捷
者或因貴闢說求越疾出不聽即斥及故抑奪之曰以懲
求者蓋自是太學之教彬彬循循多可觀云庚子禮部右
侍郎缺陞祭酒右侍郎當是時少傅嚴翁為宗伯宮詹松
江孫公為左侍郎而

上興禮樂創制度諸大典更起不絕諸公日聚講議而先
生治覽群集習識今昔故遇可言則問若如鄉平居視之
顧恂恂若不能者嚴翁賢之又嘗苦其詩愛重踰等居久
之嚴翁拜相見

王氏存稿卷之七

。

十六

上馬侍郎賢

上山是知侍郎因其官加翰林侍講學士寵之而先生
故病肺為詩知愈益工自始仕至今未嘗一日廢書不絕
皆勞瘁心神由是復病會又哭其內子彭彭惻惻不能平
淳卒癸卯十一月六日也年五十一

上聞札下內閣問故嚴翁其志而對

上悼之為遣官致祭護柩歸

勅有司營墓加

贈尚書以其德優謚曰文簡陞祿為官生皆殊渥也
今不死得與會歟起佐

于是馮氏子陳氏女皆以自名家子相當且本擇對相與
協和甚篤也南溟公既壯有大志恒以爲人生而幸爲男
子當勉自堅植奈何憑依姻籍甘兒女子同也即父官充
州外家運使一如無有孺人自寧外家歸亦絕不道外家
富貴事於是南溟公得堅決績學一時流輩咸出其下楚
中號曰斬下生斬下生自視一第可摘取即他人觀者亦
以爲斬下生非池中物也乃試有司十往十返卒不售且
老乃時時嘆憤欲罷業弃儒孺人因間問曰君嘗言楊椎
坎塲梁鴻不遇君自謂孰與二氏才南溟公曰此古賢者
我安能如之孺人曰誠弗如彼二氏者卒俱困又何嘗君

王氏存稿卷之七

十九

也至憤憤如此且東隣之子未齠而字西隣之子老而垂
髻亦各信所命也而君欲罷業則業之尤矣其奈命何南
溟公是之意乃解及嘉靖戊子南溟公竟應貢入南京國
子學孺人從是年子大理君舉于鄉南溟公既卒業携孺
人歸而雷厓翁卒南溟公坐待雷厓翁病被病亦卒孺人
哀欲死有嫗勸曰嫗無甚哀長子天馭未第可視其第李
子天駿未立可視其立苟令二子如願足以慰死者何徒
鳴嗚摧崩効窮無歸者爲孺人感其言收泣理殯下葬
年甫廿歲也至乙未大理君果中進士第李子亦爲邑
生孺人泣謂李子曰今而父在者快足矣居無何進士

除爲評事已又改御史明年御史奉
詔往督南畿學是時會

天子覃恩孺人得封如今號乃即函

制詞具法服便道歸斬拜孺人上制與服爲壽已奉孺人
入南京有頃御史出試士辭孺人孺人誠曰汝今出行進
退權苟安一櫛去即終其身不復錄進固宜審其尤愼所
出手御史唯唯御史嘗試未半忽念動輒歸視孺人孺人
怪御史何遽以我歸令士待試者望自後御史出竟事乃
始歸今吳中士出其門既藉仕版者百餘人頌御史之教
勤敏公精以爲凌跨後先焉孺人之訓成之也居三年孺

王氏存稿卷之七

二十

人思歸制御史疏

請奉以歸又三年

詔起御史復南畿學孺人從已御史擢大理寺丞孺人
以生長南方不諳北土固不肯與大理俱來大理來則時
時念其母使使問興居者趾相錯于道比進少卿孺人爲
書報曰兒臣漸達老身幸益強其母吾分公家念也大理
手報喜乃庚戌二月計至云孺人以正月四日卒矣大理
俄驚仆地左右呼持之乃蘇則大恸曰母乃爲我誠強何
遽卒也計者曰元日尚開闢是諸族子入拜與諸越三日
偶眩卒實無病大理起爲位哭哭無休已時於是同年友

王生維楨弔之因勸止勿哭計所為舉大事者大理遂報
哭坐楨且追述孺人始末甚詳其大者曰母孺人歸時及
事其曾祖母陳祖母羅兩母咸悅母孺人後兩母且卒咸
又稱曰賢哉婦昌吾家者是婦也母孺人之母也華氏華
氏之父方伯之弟翰林華氏因通孝經小學二義即用以
教母孺人方數童時母孺人教數稱二義加訓戒焉言訖
復大哭楨勸之不為止楨歸居數日大理伏在苦塊介其
門人黃門張君中舍郭君某君三人者來為詞曰為孺人
行實大理公素嘗口列始末在君耳矣願君條為狀將請
當世顯名貴重者銘楨以為狀者象也苟得象言一而足
王氏存稿卷之七

三十一

乃擬其狀而近象者著于篇族名家來為孺人生成化壬
寅五月二日卒之年壽六十有九歲生二子三女長子娶
張氏季子娶馬氏今為大學生女一存者嫁為生員張儒
妻其二早亡凡此法皆得書附于後

王氏存稿卷之八

左輔王維楨著

誌銘

明浦城簿東丘余公墓誌銘

東丘余公者崇德縣人也名信字公悅以嘉靖庚子六月
十八日卒卒十二年而其孫田舉庚戌進士謁其座主王
子曰東丘者吾大父也葬未有銘今幸得見先生願先生
銘並以狀來狀則田同年侍御馬君為之按狀則東丘公
者蓋卓然有古達士之風焉狀曰東丘公父曰樂耕翁母
曰舒氏生三子長曰仁次曰信次曰東丘公公生而機警

王氏存稿卷之八

。

六七歲時即嶄嶄露頭角樂耕翁愛而命之私語舒曰昌
吾家者季子也彼二子者竟且賴之甫十歲而樂耕翁亡
舒涕泣曰教季子學卒吾君子之志而季子好讀書一再
誦輒記年二十八為縣學生而舒又亡季痛二親鍾愛懼
學未有就貽二親辱服既除乃辭其二兄出從名師游焉
既三年乃歸暴名乃就司試不第再三試又不第是時
東丘公已逾三十或說之曰大鼎翠嶺越而貴章甫入魯
而售者物固有所遭也以君之才而數此不第君何不從
都下試且微者視網不獲則從其處爾奈何戚促守一梓
也東丘公然之乃遂應例貢入南京國子學因圖就南京

試其時四方抱藝之士雲集白下間東丘公名成郎訊探
取之皆服以爲出其下郎東丘公亦自以爲四方士今來
集者莫予若也比試又不第竟歸當是會二兄相次卒又
皆無子兩家事無巨細悉來晤公公應之不爲厭兩嫂各
有女已嫁兩嫂聽女每出其燕饒女公亦不問已乃割兩
兄產半分與兩嫂女夫家而兩嫂則竟曲爲供養不少傷
其志凡此皆以勞費心神學遂廢于是余氏兩兄雖亡無
助而蓄積田產轉振振起東丘公以身專任故也其後東
丘公年五十餘始來謁選吏部除爲福建浦城縣主簿主
簿裨官歷于長吏不得自屈伸而簿固有才巡按御史廉

王氏存稿卷之八

知之乃檄簿督八縣通簿往八縣通應應而完項之浦界
礦盜發殺人斷行旅長吏觀望莫誰何御史復檄簿平礦
盜簿設計禽其魁數十人餘黨解散盜平簿在浦五年一
物無所取獨勞勞奔命無休已時而年又漸高其苦之日
忽嘆曰夫仕卑者不辭勤苦不羞踰伏効一命之職以五
斗粟也其尊者積歲年望秩至老白首不肯歸以顯名
大爵也今吾產足自給終老而簿郎勞足筋骨祇爲他人
刈薪供炊耳自不得受計且格在下僚郎錄之無人振拔
吾何以簿爲哉夫鳴鶴九尺鳴鶴一枝各適所志也即日
解冠著山人衣白買舟歸其年戊子也歸三年卒

郭東丘公壽六十里中衣冠與公結社爲觴咏交者相約
持肴酒咸爲壽公其日宗族親黨餞接于九浦之民有持
其邑上大夫文徒步上壽者諸客咸驚問故壽者曰夫自
今簿去而後簿來也浦之民始知簿去而無簿矣以故相
議而遣吾壽東丘公老而好奕以爲奕勝敗之數不可豫
擬或始完而卒缺或先笑而後患有類乎宦之道焉故奕
得之在早見先收官失之以欲晚而不知止也故常對客
奕以喻指東丘公好辯有和與議天下事每爲之毋先事
言成敗利害與脩短興仆也卒之皆驗如其論云客或談
科舉事則嘻嘻笑曰夫此道吾固已誦之矣命也大命也

王氏存稿卷之八

夫吾平生最苦業卒不得意吾以族吾子孫學有命者若
數歲東丘公卒年六十有九以生于成化壬辰十月五日
比卒年得今數云東丘公其先歟歟後徙崇德彭和橋安
丘里不知始所徙者有六世祖顯忠生朱銘米銘生慶慶
生瑞是爲崇耕翁世以貨椎鄉里崇耕翁好施東丘公亦
好施嘗折券以寬債人爲屋以居其流無歸者故今余氏
子孫悉系焉盛矣子三人曰懷忠娶趙氏曰懷孝娶沈氏
皆明農曰懷恕太學士娶鍾氏鍾氏再娶沈氏獨懷孝早卒孫
男三人長郎進士田娶胡氏次郎鍾氏鍾氏再娶徐氏孫女
人適胡洋一許聘曹應科曾孫一人公初配費氏繼配

徐氏德清徐銀臺女也公子孫改公降卜西安丘將以某年某月某日啓費氏窆共公丘藏焉史王子方受狀而田忽以憂歸既一年田走价京師問策所為請者史王子曰夫人死者形不死者銘銘曰彼材可梁斷為楠志遠途促隨騰蹕千里之步空爾學孰高者丘突嶽嶽其巾藏者楚之璞宰木蕭蕭烏剌啄

明王孺人趙氏墓誌銘

王孺人姓趙氏西安前衛人也夫曰平石公生子曰鶴事今上為給事中初平石公往來賈江淮間三歲中率三歲在外不得教鶴學而鶴少惟馴人資甚美乃孺人自持家王氏存稿卷六

事教鶴學孺人誠篤曰大女之績也緣分而日治之則大帛成安有疎懈成器者乎鶴奉教唯謹學既十年而舉進士是年甲辰歲也進士守次給部念其父母乃遣使往迎父母而平石公又往賈江淮乃獨載孺人來進士郎復為晉抵江淮請平石公六孺人自其家至而平石公賈方快不來有頃進士校行人奉節使朝鮮而留孺人京師以其婦周氏作比歸納孺人檢視司中惟皇華集數卷及夫時未帶圖書而已孺人問曰夫何事集者何也鶴曰古者遣使臣則歌皇華之詩今皇朝朝鮮歸還使臣故漢書稱之夫贈言何謂以行人為言蓋然也

米霜句義解說之孺人則大喜稱曰兒今教志若此不直揚名異域且與邦家增重矣明年行人使河南便道奉孺人歸長安會平石公亦自江淮來行人日日為稱航謹燕居無何行人當還報命乃請與父母俱平石公倦將又以官所局促固不許孺人乃遣平石公侍兒與行人如京師又明年行人遷為給事中給事中有論白

上輒嘉納平生逡逡謙溫口不道人短至搏擊姦邪則貴近弗避也孺人重愛子常以為憂居三年而孺人病給事中方謀歸孺人而病漸劇遂卒給事中伏于舍苦哭甚哀既歿則念平石公獨在家年老懼聞訃傷其心乃郎復遣王氏存稿卷六

五

使問慰之給事中余所舉士然又同關內人孺人居京師余母劉孺人嘗與相逐母劉謂余曰今見王孺人端雅莊嚴殊不類婦人固宜其子若是也卒而母劉為傷之給事中將扶輿歸葬乃杖而東門請余銘投以狀狀稱孺人生弘治壬子十月二十九日卒嘉靖庚戌十一月十九日年五十有九初有三男子其二早夭給事中有男胤吉聘舉人黃勅女有女許聘張四維給事中泣曰母卒時戀戀二孫最苦矣墓本下長安米塔里葬得吉嘉靖三十一年二月初八日也銘曰維趙氏先世有顯人王父岳岳作藩八閩本家鹿邑來遷于秦彼大父者氣亦大振比及孺人家

休未泯誰謂閭處識達群倫誰謂不學君子克臣出入京
鄉翟弗朱輪有輝載路或嘆或珍南山之立鈔乎嶠岫孤
魄歸是子也傷神傷神何為曰春二親生不恒借沒役一
身嗟乎過矣萬有終藏千秋萬歲隻者竟雙

明處士王公暨配碩人石氏合葬墓誌銘

王處士者華州故縣里人也諱時任字澤氏其先世居州
北石孟村以石孟徙故縣自諱能者始故縣郎唐鄭縣州
西南望形隱起為陵林煙藹鬱占謂宅者蕃子孫且貴其
後能有五人其一興學刑名從

成祖皇帝北征駕還錄功擢為金吾兵馬首領遷涇州吏

王氏存簡稿卷之八

六

目先娶宋氏生子來以歲貢為靈石主簿繼娶趙氏生三
子是為處士母繼又娶梁氏又庶鄭氏又生三子合七人
處士於倫第四趙之殂也吏目念處士幼抱置姑氏所姑
氏養之比長績學習文試為增廣生增廣生有領才奇氣
工書畫遂名紙所造即科第可指取乃性好酒一飲輒引
滿大醉乃已一日醉忽中風枯其半體由是業廢然竟不
以故斷酒而飲酒醉後關歌肝肺如有所憤識者曰處
士以疾阨令志不展其怨之矣正德十五年八月四日半
疾卒年五十八耳處士有子四人長克輔早死克輔有子
戶部主事克亮克亮有子克立其家皆其配石氏出

石氏號碩人碩人在室以端嚴自持為父母愛子及嫁為
王氏婦也事繼母法庶庶母鄭生念碩欲一敬不息二母
賢之常稱之內外親如姐五六常性行各異與朝夕無怨
議者謂且盡為之禮處士卒碩人痛若至疾遂督諸子咸
抵于成諸子若婦見碩人必整容侍側顏色進退碩人
視之亦不以其故解嚴里人曰振王宗者石也嘉靖二十
三年壽八十一歲以七月十日卒卒之時戶部在官計聞
且謁歸友人王維祺走弔以別戶部杖拜哭已乃輟慟蹶
起曰云往府君葬也固欲志不遂然念之今母啓府君封
以祔誌則以累子又拜哭既歸使使以故代州太守楊南

王氏存簡稿卷之八

七

淮氏狀來微予婦戶部同窮達甚善恨生晚不幸不獲拜
處士其行履則曰長老傳聞者甚衆大較為人尚慷慨立
然諾接人即踈微咸適其意不限畛域遇貴人凡族顧新
薪不少降令狀亦云辛卯之歲子與楊氏得拜碩人于戶
部家是時予三人者皆舉人碩人已貴兄之衣不御綺言
儀致樸子歸以稱之母與妻狀稱碩人及見孫男女凡十
一人王繼主甸王當王山王俞皆男儀何戶部子儀那孺
人出聘孺生東希穆女何無堂張氏出聘聰運官高漢女
雷田俞亮子馮氏高亮女雷氏子亮亮子亮亮子亮之中
子俞惟嗣生一女孺生吳宗道子建勳戶部五女適

渭南李光先一適生員郭光裕父進舉人一適張騰江李
張號鉅富一適靈寶儒生許倅父默齋御史中丞一適蒲
城馬某父升連武昌府通判於戲盛矣處士雖不及見後
世若此然今談者孰不追曰王處士子孫也葬得日為卒
年某月某日與之誌且銘曰貴不干躬以貽厥後德卒用
昌維天之明兮我我佳城千彼舍肯峯回水洋惟地之良
兮生也同室卒也同窆二魄偕康維人之光我言則傳而
石既堅于萬斯年曰處士阡

明安陽縣丞致仕半山郭公墓誌銘

吾外舅安陽縣丞半山郭公以今年六月五日卒于家其
王氏存稿卷之八

子曰岱者走介京師以書沅告曰嗟吾父竟生前疾不起
矣且卒張目呼岱曰若銘我則累壻王大史連呼曰致意
致意四言言訖瞑于手書驚迷戰栗書失墮地拾復讀則
大哭已為伍再三哭歸槨之北也郎其惟與公別公疾且
稱已何謂其至是也痛哉痛哉公兄第二人稱鳳谷公者
公兄也弘治中督學范恭楊公試華州士公及兄咸踰高
第遂登公嗟嘆之稱曰今二俊乃何處東氏子東氏者指
副使蔡軒公之子今顯者四公時為上有問聖也然郭氏
母實蔡氏有同昨第蔡軒之子若車駕公都運公御史公
刑部公所四公皆郭氏為兄弟按墓上上下下然則公

早達二俊乃愈益發憤增脩有誌願其曹至大比則數
困弗利鳳谷竟用貢為滑縣丞公丞安陽當其時與郭氏
齊稱俊者又有管白泉氏後亦以阮塞為瀘州學官里人
語曰無為嶽嶽盡觀管郭言負才氣不大售也初公之貢
于太學也諸海內才蘊之士無虛數百公與游皆輒敬伏
之久之司成趙公聞遣子來從曰郭生關中才也從之當
益其雄在安陽六年丞歷于今不專制大施所司皆米鹽
細務一主輒了乃日為韻誅有所抑鬱不平盡泄之詩又
為教民誦數十章咸刻文從質今易晚安陽人崔後渠先
生者以文章議論高一代鮮許可見公製每當之公既高
王氏存稿卷之八

九

自負恃而守彰郡者又鄉里後生故嘗尊禮公今為下吏
勢絕公亦于于遇之少謙畏容竟以是中傷之遂致仕歸
歸之十年為嘉靖丁未卒公諱從禮字以行本蒲城人曾
祖瑄以棲霞縣丞歸過華州樂其勝晉上遂為華州人瑄
子璽璽二子長曰繼開喜主簿次曰繼驛承驛丞二子長
從義號鳳谷為滑縣丞者也次則公滑縣二子山為寶慶
通判岳為太學生公一子即俗書類體有名籍禮部儒生
而又有岫者為江都主簿於公為從子郭氏蓋世有衣冠
云公三女俱娶者長嫁生員魏自脩魏父知縣次嫁生
員東夏夏祖吏部考功郎中皆碩人宋氏出宋氏為從娶

知縣李公傑女傑方賢俗有三子祐之一尚在抱郭氏雖
世祿祿入隨費亡子孫立業故官罷輒窘自公謝歸而
管白泉氏者亦從還二人者倡里中長老約為酒會旬
六七舉不舉日公女千家俗及孫為勸觴間送諸女為具
食用客禮接之因遂竭資然公竟不以貧故戚懷訴訴如
也恢恢如也人與居多親愛之亦每急人之難不言人之
過其甥故代州大守楊南淮氏取溫厚以廣四字狀公德
信哉疾比卒里中弟問者接于尸公生成化九年五月
六日距卒年七十有五卽用卒年十月某日葬在滑縣
公右植既奉遺令次其生事始終銘曰矯郭翁兮噫位
王氏存稿卷之八

噫
卑才崇今噫傑者固窮今噫此屋舊蓬今噫彼棟隆今

明四川道監察御史雙洲嚴君墓誌銘

監察御史嚴君者朝邑人也名天祥字叔善以所居望仙
觀在洛渭水之間因號雙洲嘗稱以為人能脩潔其躬
比于洛渭斯可謂上矣以故嚴君脩謹平生無涉錦繡行
儔然若處子云嚴君中嘉靖甲辰科進士除為山西絳縣
知縣既而徵去錢不著于身去之日父老道遠留
者以千數嚴君持法不假借常約束吏胥竟嚴于去後
不敢縱以此自誡之己酉選為四川道監察御史告

月嚴君忽辭職不樂或問嚴君曰君官御史何不樂也嚴
君應曰官御史可樂今且責我以能官樂乎吾亦有所覽
觀思慮夫鴛鴦鳳鳴各有其稱皆著其能吾將奈何是以
弗樂也久之嚴君病嚴君父曰堯輔號直庵母李氏第天
祐舉人嚴君生而孝友六七歲李嘗病罷食嚴君跪而進
食不食輒泣食乃起一日天祐病嚴君身奉湯藥夜三起
問之惟恐其弗聞也嚴君病在京師直庵公聞乃跨馬馳
來視病留天祐事其母李是時六月大暑嚴君相見泣曰
意翁何觸熱為也兒病固無害殆傳者誤翁耳尋問母李
及第天祐語刺刺惻惻淚數行下移時不止直庵公居月

王氏存稿卷之八

上

餘而嚴君病少間歸既歸乃復遣天祐來視而嚴君病忽
劇遂卒天祐不及訣才數日耳天祐撫棺慟哭曰嗟天手
吾兄何負而遽令至此乎嚴君配曹氏無子有二女皆幼
皆隨居京師天祐乃扶柩載嫂若女俱還以庚戌三月十
日葬嚴君于望仙觀之東從親新兆也其後一歲餘曹氏
生哀毀亦卒天祐落其窆與嚴君合焉初嚴君且卒也曹
氏提二女伏牀哭嚴君亦哭有頃誠勿哭徐言曰吾視吾
第厚吾弟視我之甚謹必不令若等無依也吾死而還骨
于家其告父母以天祐之次子允恭為吾子立之于是直
庵公竟與立如嚴君嚴君舉進士時余識嚴君于稠衆中

敬之既嚴君爲御史病卒余與長安人王給諫子臯偕視
棺殮哭之成禮然後去已而天祐至遂請王給諫狀其兄
之行携而同乘吾門乞銘公卒不能應去越三年而余遷
官南都便道還華下天祐渡渭造請者三泣曰先兄所不
瞑目于泉下者獨公先生一言耳幸以慰死者而絳縣人
又言嚴君方在絳縣時恒以終至身縣道經傳說祠側嚴
君必入拜徘徊瞻望頗有曠世相感之思焉一日復過屬
有急不得入拜憇其側短亭中坐見一青衣持檄伏堂下
白云傳丞相要公嚴君謝不往顧左右賜使者食左右實
無所見以爲嚴君作鬼語然不敢詰第應曰食使者矣嚴
王氏存稿卷之八

上

君乃語二青衣還報傳公異日者竊我爲御史乃往笑言
訖就寢頃之寤呼左右大驚汗出述夢中事左右白云白
未寢時有之非夢也嚴君默然識左右勿泄卒而從行者
始傳其事由是觀之嚴君甫爲御史輒辭不樂者蓋斯
念哉彼其稱憂不能言者托說也嚴君生正德甲戌十二
月十六日卒嘉靖己酉十一月十九日年方二十六耳父
一許字樸氏一又太孟重可傷悼焉乃爲之銘曰人生而
良惟神亦慕其靈嚴君清望上路傳跨箕箒最樂煙霧翔
翔九虛以遊以娛波以聚弗知嘆息驚顧杞梓俄摧驂騑窘
步我解以文刻置諸墓有來視者茲石可銘

王氏存稿卷之八終

王氏存稿卷之八

十一

王氏存簡稿卷之九

左輔王維楨著

碑銘

明尚寶司司丞致仕洛原白公墓碑

洛原白公者常州武進人也名悅字貞夫其先洛陽人後徙武進若採菱港白公不忘始故號洛原白公大父昂刑部尚書父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其治官民皆有大功德于世語在其傳白公都御史之長子生而負俊才好文詞十二三時都御史與客問報扎咸出其手客得扎稱善以爲都御史能而不知子洛原子爲也都御史卒白公以其王氏存簡稿卷之九

一
蔭補太學生補二年而爲嘉靖壬午白公舉順天鄉試推蔭與弟又十年舉壬辰進士除戶部主事當是時白公父行皆大官皆器白公重之而白公又好士如饑渴故所與游非其先世交則海內知名之上也白公故嘗開闢中廊杜有主太史武功康太史兩公者皆家居慕之乃求使入關謁兩公兩公見白公與語皆大驚喜留其家數十日乃發別而之平涼使所道型北地北地故空同李氏家而李氏客于梁死之白公念當世之文所能復古昔者由李康諸人仍始顧獨不得見空同乃停輟來惟徘徊瞻顧有愴然之思焉其好士如此好遊王家以外已又還郎

中復使江西乃遂登龍虎山奇之聞其東即武夷不遠乃卽又放舟登武夷諸峰白公詞調既逸而又善晉人書兩使還出紀游詩數十篇一時見者未嘗不種種稱絕也白公爲人恢廓而好義與人游其人當于已心卽解劍捐佩以贈不爲惜卽心內所弗合亦陽浮慕之不終拒也白公以此聲名益顯然亦以此招忌賈禍居頃之改儀制司郎中會天子開立東宮爲置官屬

詔有司選補白公補左春坊左司直其年

大駕幸承天歸而按劾從官未至者言官中白公于是白

公謫未平府通判久之轉南京後軍都督府經歷已轉南

王氏存簡稿卷之九

二

京吏部驗封司郎中無何復謫河間府通判復轉戶部主事又一歲改尚寶司司丞白公自登第至爲尚寶侵尋二十年官不過六品而尚寶又閒曹不得有建立恒簪簪不樂明年庚戌遂病其秋北虜犯京師百司震駭白公以閣內日引賓客入與計擊胡白公狀貌甚臞至談天下事則踴厲憤發有萬人獨往之氣自十年來棄去文詞不理時時習騎射訪燕趙少年俠客與之游人多惟之及至庚戌乃始知其非謬也白公方其父都御史卒時白公甫弱冠也謀危白氏者蓋縱橫至白公挺身抗之卒無害則沉殺有謀自少已然非獨今也又明年辛亥病篤乃卒

諸還司承為江西按察司僉事未拜俄又遭論乃遂以司
丞致仕云白公有五男子長子啓常禮部主事既且卒起
而振襟端坐謂禮部君曰吾白泰大夫乙丙之裔也歷千
百世而顯者不絕自吾上一世並著勳名于竹帛之間而
吾卒墮沒至此度平生歷歷無覩于前人豈固命哉小子
念之其慎所為補吾闕也語曰書掣肘驥絆足則我乃似
之矣言已悽然遂卒是時公配楊宜人在前諸子咸跪伏
牀下問家事竟不一語及白公第代廢怡者為雲南廣西
府太守是年亦致仕且歸禮部君將扶櫬還葬武進持其
外親錫山吳太史狀謁楨請表泣曰今葬須仲父廣西翁
王氏存稿卷之九

三

至吾翁兄弟殊相愛也既葬則計立石墓左以告來世願
子文之且道其翁遺令若此初白公游關中時余方家食
未之能交也迨余官翰林始與往來甚數則白公者固揭
然有古豪士之遺風焉不直工文詞也乃坎壈終其身
不知造化何以生又何以抑耶白公墓在芳茂山初郡御
史華烏龍岡也地卑有水害白公患之後母何淑人卒乃
徙都御史合淑人葬芳茂山而白公即自穿塋其側葬焉
為室仰臥其中曰斯吾返真處也蓋平遠故余以爲
復系之銘曰登彼梓材當國推斧再興
壁而碎有珠而散不若乎士則悲嗟

予黃壤不如能緩爾軀英英白公舍抑訖死結為雲虹蕩
為風駛靈車上征爰叩帝閭願情道故帝也慘魂還歸九
原冥冥冥冥山鬼獨笑伏于林薄公不為禱玄宮是栖胡
死胡生我念則齊齊之實鮮前莊後白人其何徵者之繁
石

白公生弘治庚戌十二月二十五日卒嘉靖辛亥四月二
十日年五十四初配邵氏贈宜人繼配楊氏封宜人有五
男子長啓常禮部主客司主事次啓京格州府學生次啓
詹次啓吳次啓河有五女男皆娶名家女女皆配名家子
孫男子二人孫女一人

王氏存稿卷之九

。

四

益壯先生墓碑銘

益壯先生者朝邑縣人也字伯信名朝重姓王氏以嘉靖
十六年丁酉八月廿九日卒年六十五其年仲冬九日葬
與其配孟公於是有渭北先生誌葬四年而為二十年辛
丑其子三策始鑿碑隧道刻表表曰先生蓋兄弟六人云
自貴顯余聞者曰朝雍氏山西按察僉事曰朝塗氏進士
知縣曰朝弼氏今知井陘並郎中君子而先生長郎中君
名益起進士拜戶部有聲配安人上官氏生六子而顯者
至如此雍有子三省又繼進士歷知府三省又有子傳舉
鄉試於王王氏以科第榮關中關中雖鉅族無能先王氏

乃先生顧獨為太學生不顯不表曷知者按先生氣磊才
豪涉博識遠然困于草野無功業可述而固有大志初為
縣學諸生謂諸生曰若等即視我不拾一第衆謂其狂已
諸先生才於是諸生盡嘆服出先生下即先生亦自謂諸
生莫已若也弘治中有遂菴楊公者校士關中稱先生奇
之名起乃累試科不第先生則大言曰此一鄉士不足以
為天下士於是棄業走馬趨例貢入大學為太學生結才
盡海內而諸海內才亦靡不以天下士與之名大起而先
生則見他仕京師者或直窺或媚升士夫得塗善人辟易
乃竊自念曰嗟是可尚求進哉即返歸時在正德中歸遂
王氏存稿卷之九

五

郎其居南洛苑泊村子卜幽構室陳几設闌日偃臥其中
几攤天文音樂字韻醫算占驗等書時復將目消暇興發
則獨走洛濱弄渚淺歌冷浪曲徜徉雲沙煙木間倦歸復
臥視世之聲利泊如也鄉人嘲曰懶遂號南野慵夫居十
餘年而令今

上改元盡反正德中事黜辭晉良士咸思養而王氏諸科
第某譽崇輿顧又動忽憤曰吾郎老然終不可負明時際
世美語云失之東隅收之桑榆遂下帷懸燈盡取故舉子
業肆其力刻厲倍少為文轉突駢奔放妙俊人筆於是又
更號益壯奮人而人亦咸壯之呼曰益壯先生云及四年

大比先生笑曰此非吾時耶趨漁石唐公選名又起比試
忽疾作不竟十年又趨京闈試又疾歸竟不第或曰益壯
數奇又曰物理乘除中則乙酉彼諸王則戚其然乎其
然乎先生既既寒弗售乃始著書見志本蔡氏律呂新書
作私解測天驗人是神治理泰之 朝行世他詩文十數
種藏於家不傳聞其旨率悼命憤時有靈均長沙之遺悲
夫始三策及華州問余表以季父井陘君來井陘君說先
生孝母安人之亡也廬於墓側朝夕拜之泣有鶴至徘徊
如伴侶弗去郎中君恍惚好言事謫置雲南乃徒步送之
還無恙怨色郎中君白人稱孝子有司屢欲表坊又

王氏存稿卷之九

六

微鄉飲賓止不應吏所謂砥立名行者非耶先生善美其
衆業其誌不表表第其大者按誌王氏其先大梁人有諱
善者避元末兵亂如朝邑占籍由是子孫遂世為朝邑人
曰聚者洪武間舉人材為局大使生斌斌典史典史
生郎中君而有先生先生生成化癸巳三月七日娶於孟
又娶於高孟卒有二子長郎三策次三獻 女三策為士
先生病革三策自刎股和藥水飲之非其孝之報哉王子
曰孔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余謂其言蓋重傷時俗之倫
六自風之末也然則三策之自刎其謂述而懷奇砥行之
夫母令聞而無聞者則來余其謂乃今既表先生而

又繫之銘俾世世有述其辭曰瞻彼洛水有龍載與孕之
凡幾比比霄登一龍何偉光光有曜雷雨不逢田中獨爾
爾鱗其困爾靈則神雲乎使御澤我八垠邈以碧落瞻彼
廣野竟仆春墟觀者涕下化為華虫得補衮衣化為龜蛇
得上羽旂死目不瞑我願則達田草蒼蒼龍也未慨

明贈徵仕郎南京戶科給事中懷雲萬公墓碑銘

懷雲萬公者雲南臨安衛人也名祚字天錫父曰昂號雲
軒居士居士卒時懷雲公甫三歲比長則問其母王曰吾
不審我父何狀母王謂之曰咨爾父其意氣超脫自絕于
塵垢之外似雲其手神靈盈高品也亦似雲故號雲軒懷

王氏存簡稿卷之九

七

雲公立自是見雲來輒悲愴不自持乃遂以懷雲為號云
懷雲公其始祖曰中中本江西南昌人也洪武初中為南
京天策衛指揮僉事已從西平侯沐英征雲南有功於是
西平侯留鎮雲南中陞都指揮同知亦留守臨安遂有
詔令中子孫世襲臨安衛指揮也中生前實生二子長曰
城城亦以軍功陞都指揮僉事次曰珊珊生俊俊生雲軒
居士萬氏以武蔭非其序不得官故懷雲公自曾大父珊
至其身皆稱處士不索見而懷雲公現奇怕竊自嘆曰夫
爵祿者人主之所予也弗予弗得功名者運會之所遭也
弗遭弗立至若砥脩仁義借武國人則山之吾何俗之靡

靡也于是移自振飭耻隨世浮沉常居落落見人有不善
輒遠之如賦其不善者望見懷雲公亦輒避匿不與接也
年三十八歲而卒在正德己卯年葬于回隆原祖塋之左
馬卒時有四子其一子天錫文全文彩文光皆尚幼其配賈
雖婦人然丈夫志也懷雲公且卒顧賈抱諸兒前謂曰度
吾平生百舉一無逆天今其數止于斯乎語曰善種者必
發吾賈者必售有諸兒在天其或者昌吾之後與雖然絲
琴則織不就教散則業不工子其視諸兒各因其近似督
成之賈第江唯唯卒之後如其言教諸兒持門戶甚謹距
懷雲公卒十九年而文彩登進士第文全號克家男文光

王氏存簡稿卷之九

八

為諸生又四年而為嘉靖辛丑而賈卒年六十歲當時
進士君以富順知縣徒跣歸偕其兄文奎第文光即懷雲
公墓之右以母葬焉于是臨安人稱萬氏為德門以其
善積又善教也其後十年而進士君以南京戶科給事中
滿三年赴

闕下考考既乃遂上書曰臣聞先生之教其奈先河謂水
所從出也其室先廟謂宗所由興也臣四世來皆伏在草
間不見及臣之身幸值

明主簡拔辭材置之諫司臣得豫其其中名冠簪列在
大夫之後可謂榮矣而臣父若母生臣教臣學臣故得至

傳

孫忠烈公傳

孫忠烈公者餘姚人也名越字德成為人沉毅有大略而與邑人王公守仁錢塘人胡公世寧同舉于鄉正德丙子孫公以都御史巡撫江西也會寧庶人宸濠反孫公伏節死人至今壯之云宸濠者執掌多知人也好生事不靖街人有幸生者揣濠知其指乃為妄妖言誦說濠濠喜厚賞術人因以其言起陽春書院以當王氣濠由此乃為反謀王氏存簡稿卷之十

焉濠府中宦者劉吉南昌人李士實王春皆阿濠計曰大王即欲有所為可先請復故護衛之奪者以嘗上指幸許即有兵其他以漸圖之是時正德甲戌也天子變都督錢寧樂官臧賢兩人擅權用事濠遣人賂兩人為矯詔復護衛如故濠見計遂為謀及茲甚而士實等因言安福人劉養正有才略知兵濠乃召養正而養正為安福語說濠濠大喜日夜集言士實春養正等四人與計謀乃招納四方有罪亡脫之男力材之子各數十人為求食居處諸司頗皆覺知然憚不敢分也是時濠方為河南

布政使而胡公世寧為江西副使公乃除上書告其濠聞即復遣人賂兩嬖人因遂陷胡公謫戍遼東為濠憚觸眾憤不便乃復開館延士為講聖人之學明已能好善禮士若此也關中人故江西提學副使李夢陽者以詞賦高一代罷而寓居大梁濠使人請陽春書院詩其飾詐要名如此有頃孫公自河南遷江西觀濠安夢之乃進諸司計曰即濠發奈何當是時適濠使許公達管南昌部中乃孫公即又喜而令許公陰圖之而自下檄部中無城者亟築無糧者亟蓄無兵衛者可罷練丁壯於僻治遠者為泰立縣治以便約束于是進賢有城安義有縣縣各有兵

王氏存簡稿卷之十
皆有制如令濠念孫公毋一令出咸為已備又懲胡公世寧往事意孫公必有奏乃置人要路密詰之由是孫公凡七奏皆不得達奏略曰夫濠乃藩王親為宗室至富貴矣乃今所為甚威之虐中使府中皆京師者趾相錯于路此何以故也詔陽賊凌十一問合四吳十三者吏捕之急濠賊數十西山賊中為不守時大賊賊安川平鎮守太監輩皆由江西之使濠為別時辟左右密囑畢直言之大家囑畢直言之結好非濠王所宜有也其他顯罪甚多不止於此矣可憂慮者其後孫公見奏格益沮度濠且且事多矣兵有健兵

布政使而胡公世寧為江西副使公乃除上書告其濠聞即復遣人賂兩嬖人因遂陷胡公謫戍遼東為濠憚觸眾憤不便乃復開館延士為講聖人之學明已能好善禮士若此也關中人故江西提學副使李夢陽者以詞賦高一代罷而寓居大梁濠使人請陽春書院詩其飾詐要名如此有頃孫公自河南遷江西觀濠安夢之乃進諸司計曰即濠發奈何當是時適濠使許公達管南昌部中乃孫公即又喜而令許公陰圖之而自下檄部中無城者亟築無糧者亟蓄無兵衛者可罷練丁壯於僻治遠者為泰立縣治以便約束于是進賢有城安義有縣縣各有兵

器于他所益復下檄諸郡設兵備焉止德已卯言官言濠不軌也

上遣重臣往徵奉議衛按其事濠恐乃召吉等四人謀曰今使者來即訊我乃翁事敗矣不如遂反四人曰然因共定計迫壽濠之次日鎮巡諸司咸入府謝晏濠乃伏賊兵于殿內諸司拜未畢濠奮膺高足立露臺大呼曰方今天子巡幸在外太后召我監國汝等云何孫公抗聲對曰既有詔請出

詔令衆觀之濠見孫公不可奪素亦憚許公乃以問許公許公曰是安得此悖妄之言乎吾有赤心豈從汝反耶濠怒叱王氏存稿卷之十

三

賊兵縛孫公許公孫公奮臂推縛者指濠罵曰汝賊且不見天乎天無二日吾豈有二主哉吾死一身耳且見若種之斯滅也濠怒甚縛者持銅錘擊折公臂曳公及許公至惠民門外害之其時同謝者或從或默濠立即偽授劉吉太監令提督軍務李士實國師王春劉養正俱偽授軍師焉令人詣兵局取兵無有乃括民間農器炊釜造兵器歷二十日始就濠乃從妃婁氏宮人百餘人登舟趨南京又留兵守南昌遣所親婁伯之橫峰招兵道中遇賢者知縣劉公源清殺婁伯而濠兵先鋒攻安慶者又不敢下濠其憂焉其時巡撫贛州鄒御史王公平以行部道聞變乃即

駐節吉安移文遠近令各以兵赴義于是諸郡練卒一呼響應居一月兵集數萬所過供餉未嘗乏絕則皆孫公前爲之所也于是吉安太守伍公文定製孫公及許公木主于文山祠率所集兵以文哭之諸軍皆感泣因遂督兵至南昌擊破之兵入濠宮人留宮中者多自縊死濠駐兵王家渡聞南昌破悵然曰大事去矣我安適歸矣于是泣下官兵遇濠于樵舍風逆官兵戰不利俄而風順王公令實茅于舟順風舉火濠兵焚溺死者無算妃婁氏赴水死濠易舟挾宮女四人而遁官兵追及濠投水淺濠不死遂併宮人執之劉吉李士實王春劉養正皆就縛而凌十一閔

四

念四吳十三等脫而至安義安義人縛三賊獻俘事聞天子念濠懿親不欲加誅令自裁諸與濠通謀者皆以輕重伏誅李提學答濠詩有規詞免罪其入濠府中謝宴默而不能抗義者皆滅死謫配居無何而

殺皇常葉群臣不及錄孫公今

天子卽位首褒孫公贈禮部尚書諡忠烈

詔江西爲立祠賜額曰旌忠公與許公並祀之廕子堪錦衣衛千戶世襲公配楊氏封夫人公赴江西時不以夫人隨公死報至楊夫人哭之哀其時昧旦天剌然忽斷炯炯若日見者諱曰天眼開矣以濠就擒日考之則此先未擒

一日事也子堪徒跣赴難至而凍已擒伏公棺哭之乃更治棺殮落棺公面頰若生異香蒸蒸自棺中起江西人大詫焉以為鬼神不欲死之也初孫公至江西治縣舍得古鏡戶深溝中皆刻二十有八字其文曰光運扶日月心感天揚顯忠獨難完天不世內靖斯以昭明半畫奇怪觀者多不識後孫公死好古者以意辨之其文乃著焉孫公自始仕歷七官皆有大功德其在國史中孫公三子長堪今官都督僉事仲子堪尚寶卿季子陞吏部左侍郎三子者皆天下士也豈天於以報孫氏哉胡公世家深藏後復官卒至兵部尚書王公守仁封新建伯

王氏修司稿卷十

五

論曰夫孔子不語神非無神也有之而弗語之也世傳弘治壬子浙之文場中夜既半場中人見東西立巨人二人衣緋一人衣綠合言曰三人好作事已忽不見是年孫公胡公王公遂同舉卒之寧濠之變胡公發其姦孫公折其氣王公平其難三人相次成功二巨人告之矣豈非神哉夫奇現非常之士不可恒有之皆天常意也後脩職立一節者豈不謂賢以扶世端能哉

王太史傳

王太史者無錫人也名立道字世承舉進士已選為翰林吉士是歲

天子躬御文華殿設策問進士乃得選者三十人而關中人王維楨在其中時李文康公在內閣月試吉士凡兩而顧文康公典教習李公文尚溫夷爾雅詩婉切乃憇中文即溫夷爾雅詩婉切適與泰合一試輒冠吾曹再試再冠又再試又冠如此至五而顧公又數數稱譽之由此名顯楨竟試與憇中同案憇中見楨作至閣次則恒獨居後為嘆之已規曰子第易子手即可前不易不前也乃楨固不易其後憇中授編修楨亦為檢討憇中既為編修列史職稱曰夫太史之官立為其志一代之故集古先之鑒也乃吾今守其事矣隘而罔識闕而弗脩如職何于是

王氏修司稿卷十

六

下僻遠居盡括古墳霜刺取今事大者皆陳記客時過其門每見其下捷也蓋自其為士時日坐一小樓連數旬不下即宗黨造者莫得睹其面則耽嗜讀書其天性也後十二歲為嘉靖丁未太史自告起還翰林相見亟稱殿陽宋叔之文粹固須法詩談唐張司業劉隨州以為質而近及索其自作讀之果皆似敬之予亦出作觀太史太史矚然曰子自昔固不易而今乃如此太史為人靜定沉篤歲世俗靡靡之好既乃賸故邸復健門著述如業時不暇居無何太史病肺積說之輟業已寢其向霜白兩頰銷縮骨瘦瘦出又說之歸太史于是遂疏歸太史號亮獨項改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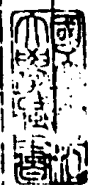
樵語曰脫吾疾瘳以請而得走錫山也將廢片代林子海
 之側群樵人徜徉足終五年吾每與雲霄冠佩絕矣疏上
 未報而太史卒即十一月二十四日也年三十八耳父
 曰九岩以禮部郎中自免家居太史居在京師遇一果一
 肉之珍不輒食必函致九岩公為書訊其親必盥手焚香
 乃始書書就含涕封至不勝其孝如此與人交雖簡嘿
 合然心依忠厚得一善必揚之人過則口沒後不忍道一
 詞也是皆足不死乃顧死天道誠遠哉太史美髭髯垂幾
 及臍貌廩而骨清日者咸指為奇將穹致顯融綿綿久也
 今若此則人相石室之篇誣邪龍胡張公者太史舉主也
 王氏存稿卷之十
 病數自來視卒哭之哀曰王生好讀書竟坐是死諸大夫
 聞者咸為慨惜曰才人死矣始與太史同選者今在京者
 千人既會哭其邸櫬還又送之郊踰年而櫬為伴傳太史
 有二子一孺人唐氏出唐氏東州太守有懷公之女荆川
 太史之妹先三年卒王維楨曰余甚悲太史亡而靡有憾
 焉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太史病且革予入省其臥內
 見側案有劄取視之則自記病起加減除日次予問記何
 為以白吾親令寬之勿繁戚病予也會又
 孝烈皇后薨太史自枕上加素冠曰即日死猶為朝
 臣安可以病廢儀嗟乎由二事觀之孔所稱道者非耶

死可哉死可哉世以壽命終者豈少乎若其罔罔泯泯也
 誠何以死哉

王氏存稿卷之十終

王氏存稿卷之十

王氏存稿卷之十一



左輔王樞撰

祭文

同鄉祭馬西玄先生文

天眷

皇朝

聖神聿起篤生哲人爰作

帝使於燦我公降命上玄秀毓崑崙瑞應奎躔託景風雲
結知九五九五嘉樂需汝霖雨白日忽匿梁木易顏長駕
促塗吉望凶來

王氏存稿卷之十一

天子曰咨喪我股肱殲其畔理福善無徵邦無筆士有
吟嘯矧我共域而不斯品厥初薦奮爰集石渠疏留八駿
氣奪萬夫批鱗逆怒摩出守淮陽匪理誤川歌毋太微
重煥古士再征賈歸宣室刻付承明穆穆薛離邪祖髦士
公其之標立景附乃無銀毫乃領留均兩都並蹈六館
咸執惟

帝懷賢遠公酌 闕以夜惟寅五禮遂發

帝曰休哉無秩示輝朝臨南署林對北屏謨勝泰階見毗
克載雲城兩絕昨心竟背長沙悲鵬曲卓悼賢聖恒厄
異世同塵倚歎先生身因遺時學弗問世外若溫炎中實

貞厲比夫踰閑恭人許紀于前古今于俗寧臨至其潛機
玄意旁流無際既獲應物雖隨亦清是則上智無明末塗
罕何何與先生切紉為膏為臣具於凌閣震肆海雷雲宣
聊窺妙道寄遺編瑤瑤接於世謝執鞭文明之代作者
犁然大雅既逝朱瑟絕絃猶歎先生體潛聲耀數短道長
何如浮影蘭死存香

帝念前猷考謚增職隆章寵數光照中域輻軒宵戒丹旄
飛飛遣此皇局玄室是依開阡京兆龍石高里臣義君恩
紀歎終始嗟嗟我上形厚且麗奕世百賢長發有祥迺今
武功修文高陵挂劍渭南藏舟上郡辭殿四氏接零關河

王氏存稿卷之十一

漸盛悲鄉謂運相視連如祖公于郊停驂景夕高城愁入
隣人夜笛於乎哀哉

同鄉祭呂涇野先生文

嗟乎先生歿矣五星隱曜太華摧峯泰人加涵海內寡悵

嗟乎先生少綜經術壯侍 明廷號弊列政美籍

天聰天聰乃連遷賈長沙太息流涕萬事參差登移留都

瞻天彌遠益保朴忠誰意旋反

聖恩忽逮有

詔賜環試于成均昔于謫人與貞則履跡不移履履立
致侃侃陳詞于道誠合于俗則臨于人所休一夫或謂遂

去

帝側俾成南曹來若太山去如鴻毛先生曰吁我當往矣
上書白老報曰歸止歸止丘樊畢景是圖萬方念之猶俟
來蘇昊天不吊大星俄殞賢公弗壽聖言安準嗟乎先生
道可康世文學其餘志厄途窮倦而著書著書孔多羽翼
宜尼宗朱斥陸學者以師假令先生年得耆耄遇倖旦夷
將勅勳旂常安號討索也嗟乎先生歿矣不致者名後生
無聞何若無生某等鄉邑後學瞻仰在茲奪我著鑑同情
共悲特念歷爵 闕下負土無從詞不盡哀聊寫深衷

合祭呂涇野先生文

王氏存翁稿卷之十一

三

休矣西土是有呂公身歿名立太華空同淑質自天少敦
貞素年踰耳順厥應彌固今德既昭而詞孔宣闡經翼聖
往紹來傳聖道維何忠孝是止公實踐之有言匪侈始公
魁世人稱溫飽公志弗存食貧甘老解組歸來卿曹右職
高扉匿影環堵荆棘詩讀羔羊孔稱淵憲今故相親曠世
同券有計欸聞哲人其萎群紳用悼

天子曰咨講筵故從卹典示慈道鉅數奇

帝念在茲嗟嗟呂公言方著蔡行等瑤瑛如春之盛如砥
之平濠汜俄及霖雨公情國亡其賢士喪其程某等稽案
新悲莫不臨木瞻深室遠有詞載恤

合祭張陽峰先生文

於乎先生今德純懿如玉隱璞不暴其光而揮衆目書貴
欽若詩誅柔嘉公也蹈之譽徹金華

天子曰咨惟汝子留位既崇矣厥心乃懷中興之治外攘
內修論思密勿以贊

皇猷旦與異姬蕭曹佐漢今古勦力膚功咸燭洪川中濟
有杞斯摧莖必和英而失其梅頃公拜

思佩玉煌煌朝替駢趨賀公于堂榮枯倚伏則莫可准慶
者出間吊者旋軫事聞

九五若曰噫嘻感今追昔罷朝撫髀早參經緯末典邦禮

王氏存翁稿卷之十一

四

帝聰以闢王制逮起運逢好文大昌厥詞賦成奪席奏入
稱奇一朝奄化萬事俱盡死生定數智者勿論公達幽明
瞑目長畢乃今之人思公罔極百身願贖九原不作國中
休梓賢士悲聞靈輅既成餞賓在門合此京室湘山望奔
騎吹喧塗旌旆蔽天

皇錫異數以象生前有傷公者旅體孤征德人不嗣視天
冥冥嗟乎否否天道忌完既貴既壽公其用寬

祭王克爾太史文

王子之行賢者之倡也乃遠五月而疾三十八歲而死
朝大大聞者無問識與不識皆為之涕今華山重有傷焉

王子操儉慎微客以名其德然亦以是煩其身病且創恨
猶瑣屑米鹽之問少恢恢大也雖然伯牛之洪也隆然瘠
矣顏氏子之弗迂怒也溢然天矣此又關人哉夫命猶幅
尺也杆抽既定能益而長乎王子獨奈何若曰作善以
速殃勸躬而戒性天如是冥冥也非然哉非然哉

合祭王太史文

語曰寄珠于人求不越宿藏劬千匝化不踰年其王子謂
乎王子負器而需時蓄才而善閤乃其光益灼灼見也斯
與熙乘之珠斷犀之劍異邪則天固靳之矣而弗能收之
邪嘗觀夫東下之波與西逝之鳥即彭殤等死耳顧獨念

王氏存稿卷之十一

五

賢者天才者促繼之雖奇施之未逮悲夫昔賈生早萎李
賀弗廷君子曰既賢之材而又夭之促之天其謂何乃今
王子又異異于兩生云人恒言有不可詰之天今王子若
此豈非不可詰者歟

祭先考贈君文

維嘉靖二十八年歲次己酉十一月丙子越十二日丁未
翰林院脩撰王維禎謹治酒脯果蔬設在旅舍祭于 贈
檢討考君之位曰孤今者叨沾
新命遷秩脩撰矣 國制翰林九載滿得陞二級孤以
資進非由望擢也始者教孤令任一職効一事言至今

存矣孤奉之弗懈勉勉在位奈疎園浸細何夫詞命之道
關國華來庸詎可疎園浸細能也比茲九載至孤捫心惶
悸解纓待黜會

詔以例遷大哉

皇仁真不棄敝惟矣故事由脩撰而又進浸顯浸重且昇
之艱孤于詞且未良又安能肩其鉅也我母先是還里權
脩考君祀孤殆將歸而掃高萊矣人生進不害宦又退不
明孝則亦所生甚矣孤久懷斯念因之申白可不云何夢
以通諭欽哉仰哉

祭王太史夫人文

王氏存稿卷之十一

六

王氏有赫厥惟太史休矣碩人寔天作比作比伊何等芳
齊美如圭儷璋將衛和正太史溫溫崇樸去侈豈俗之移
雅道是止朝士翕然稱曰君子皦皦令名軍獨文似碩人
相之克順克理解解齊肩動符前軌媚于士夫專愛姑妣
令德允戒勿六纖綺碩人之生名崇貴里凡也班生翁為
孟氏懿賢既其內成備爾乃歸于王閭譽遠起 帝
制有嘉受旌幽後幽後載揚從以錫祉吉曰何期慶吊相
而大命奄忽職此淑姬考祥元吉人皆信之仁賢不祿毋
載空詞節榮太史悼往傷離形匪世隔誰哉予宜比目失
次連理摧枝匹翼亦用云胡勿悲應掩遺容蛛網虛帷物

不毀故而人不追雅積等四海之人太史同池太史既處
于戚在茲生非金石誰能勿萎或彭或殤造化小兒晨旭
夕沒春卉秋腓理無久視達者不疑碩人克明安此長華
欽德將祀冠裳有秩

祭王戶部母太夫人文

荷歟阿母振王氏宗何以振之子戶部公戶部太公隱德
隆中太公之先奕世朴冲爰逮戶部矯矯奮庸則安經國
蕭何銅戈朝簪籍甚里門崇崇伊誰敘者阿母之功太公
則倡阿母柔隨太公中殞阿母峻持長男戶部驅事宏詞
中男力本勉旃小兒三男屹屹月旦稱徽赫赫戶部卒顯
王氏存簡稿卷之十一

七

斷機被卷眷德八秦介社行有板輿御有嘉旨假云辭堂
戶部推豎豈不考終痛我今姓某等戶部與游識毋于子
匡闔著誠大家趾美仁族卹孤邦媛同軌月落在天其輝
不死毋也云云遺芳在里戶部既奔爰即總帷締誼伊沮
望齊在茲

祭趙侍郎母太夫人文

於赫趙氏實生司徒茂功淑問以翼
皇圖昔茂秦服戎寇洛陽內困給饒利害洎更趙厲保重
洪猷以紆權施經陳靡靡運卒使戰士飽奮誓其忘軀
猷猷矣賴

天子曰俞既乃訓俗阜財稷視憚孤循行勞來定機運
秦人德趙何以效吾趙有壽母有祝有呼呼曰阿母若子
我蘇祝曰阿母千歲是逾人士作歌爰採謠歌作者萬言
一言非誣群言既集子序以傳誰謂比周而德用宣趙從
度支

昭佐晉邊板輿于邁遂子翩翩無何訃至月沒雲遷悼今
唱往實用惻然我聞阿母誕膺溫惠容止靜專仁逮宗戚
德隆譽延泉源水本令子象賢恭穆仁厚視則問憇胡不
永永副我祝篇豈云弗壽謝彼千年予繁金閨母家澶淵
吊阻臨木望蔽遙阡將使附誄目斷情連尚圖石室令德
王氏存簡稿卷之十一

八

祭王太夫人文

於錄王氏厥維藩公藩公載興夫人以崇夫人伊何藩公
之母刑家誠子既順且矩藩公率之蚤屬雲遠脩能嫗節
仍倡厥嗣大道既隱末季靡靡如脂如膏俗移志徙矯矯
藩公砥柱橫流信道委命寧沉毋浮孟遵仁義爰念斷織
駿聲用章母訓是力昔在辛卯遂于千泰我等諸生子與
閭閻舊德允懷日月不滅母也計聞相告悽切豈不壽考
猶謝百齡豈不榮茂我願未終各陽北坂薊野望遙綿誦
無從焉耐桂椒詞以寫之將之雲南蘭姜珠沉恒馬惻嘆

祭盧太史孺人文

賢豈必壽促延惟命孺人吳傷靈輻既戒遠此京室迺彼齊疆嗟哉盧史休茲今匹盍爾云亡偏輪不轉雙翼不飛盧曰予殃孺人歸盧遺貧飭教人言孟光既廬歷顯一綜內治一秉官常官常易修內治希邊廬也二良靡實弗宣如彼宮鍾有聲載揚倚荷蕙蘭春爲茂草秋萎嚴霜廬曰悲乎豈忍霜露所懷舊香漢濱遺魂荒忽邂逅交甫不忘矧茲同欄以歌以泣痛於蒙莊有僧來集采盧之哀酌孺人觴於平孺人生不踰閼冥魂于邁焉識故鄉丹旌在途依方南指魂兮與翔

王氏存稿卷之十一

九

祭王太恭人文

世傳閔損王祥爲純孝者謂其母繼而難事也乃茲恭人寔宗伯公繼母宗伯公事既孝而恭人性復慈豈非古人之所難今人之所易哉宗伯公之母亡遺有六男子恭人顧復隱軫即如已出彼閔王三氏之姬不能安養孤而況其六乎難矣難矣恭人卒于家計至京師宗伯公擗踊震悼痛若弗勝彼其中誠有所不可解也宗伯公哀有間則數恭人之懿行幽芳焉曰恭順貞淑事在躬璧完而珠輝蘭芬而月皎也夫女一德稱善乃茲衆休咸會即古大家美多焉嗟乎月沒留照蘭死存香苟爲珠璧淵沉愈光

恭人逝矣何在何亡

同鄉祭太恭人王母文

緊中憲君厥初作僊是維太張張也云歿李箴來歸令德雖明張有六孤李爲鞠之若離于腸或世儒冠或號素封疑疑光光中有次公姜貳秩宗

天子稱良秩宗德李曰孤等立母氏扶將初李嬰疾秩宗顧禮庶幾無殃其若命何殞先黃髮未秋忽爾訃來自里訃矣秩宗皆決形喪是耶非耶頃之訃定一哭輒僵我曹鄉人趨而就吊勸慰萬方秩宗曰惜悠悠長訣予阻殊鄉念曰已哉且乞

王氏存稿卷之十一

十

聖典榮施黃壤秩宗輟泣伏苫草奏徹于

九閼維

帝曰俞降制如求瑤劉煌煌意喜恭人德則爲鳩嘉問銜芳彼何人斯不字遺孤霜野彷徨芳臭俱流有言之嚙行頌而揚秩宗于歸大陸開金慈魄永藏有司奉

詔祀庭有楚左猪石羊靈車載恭人降階陌觀者堵嚮互美通傳以榮以人訃莫能當我曹縻茲紼謳未由回首秦疆秩宗爲位群來酬之爰申斯章

祭叔父王次公文

日值上浣而月仲春桑梓任憶客來自秦余忻坐客客語

遠巡次達叔氏災丁其身是邪非邪情驚意嘆無幾承訃
語合來賓手訃嗚咽母也愴神室婦在侍泣下沾巾幼女
何知雙睫津津哀莫酷斯天胡弗仁既奪余父叔亦沉淪
崩腸刺骨腹轉車輪俯踏厚地仰叫高旻生有夭殤叔也
七旬壽則壽矣奈失所親疾云大刺醫技罔伸五日不寤
千劫長泯差差我祖行備且醇二父承之兄愛弟馴我年
弱冠卽罹苦辛叔也視之既篤既親嗣脫于厄忽躍風塵
爲教寔繁勉矢良臣豈不思報石粟則貧撫今憶昔曲曲
難陳靈遊何所我繫陸循末由登木瞻雲惟羣叔有四男
屹屹振振兩我呼兄稱席上珍二季積著或號千緡環過

王氏存簡稿卷之十一

十一

其家釀酒割鱗問欲以事靡令弗遵卒哭之悲感及比隣
計我詞畧詞畧志真存來致哀蕪葬是詢胡兆之下我言
可循城南古丘鬱乎嶙峋左夾右壘土匪常倫二父厝之
翼挾股踰千秋萬葉有亨無屯往余卜茲既則荆榛垣墉
外繚佳木墓墓墳計額

帝將私以論歸從嚴魄歲屬良辰沉沉九關上謁懼損乘
間入告有懷竟申先慈治喪捐貲賜銀匪物之貴斯念誠
寅

王氏存簡稿卷之十一

王氏存簡稿卷之十二

左輔王維楨著

祭文

祭叔丈東侍御文

維嘉靖庚子華嚴叔丈東公卒其年十月十有二日將奉
公窆焉而史官王維楨者公故女姪婿也以先期與有辭
辭曰我崇我有我載我酒縞帶練袍醇公振所公氣豪絕
公性慷慨英魂不流瞻也如在嗟惟嚴公卓哉炎爰聖華
而生肖華而立侃侃者輪矯矯者風光邦震代急電長虹
乃世弗諧懸車特早歌觴永日丘園娛老人言龍卧公曰

王氏存簡稿卷之十二

一

鴻冥遙岑孤杪弋彈何驚巖月溪花青娥白紵彭澤徜徉
東山宏與閱年六奏笑口常開袍峰多角庭擁麟胎而壽
而昌有先有後江東王謝關西韋杜言念貴游建節鳴騶
百歲如矢樂不備憂所差公者俊鳴逸馬孰安孰危孰多
孰寡所差公者俊鶴鐵翎逸騶窮步空羣蒼生竟阻避焉
進惟晉陽驅車淮海攬轡都亭理輪行行者避可謂無具
者哉胡惜妻孥成此七寒雲不為霖慈慈在山嗟乎仲尼
天知子與不過杜甫窮愁李廣失利或海或桑或帝或吐
星輝日轉又短寸長數也何常而奚為嚴公傷哉乃亂曰
化而往者同耶令而終者獨耶嚴嚴者華耶百千萬禩附

與不朽者公耶

祭趙宜人文

嘉靖庚子仲冬 誥封太宜人上黨趙母都氏卒于渭南
族所共子四川憲君扶輿東還道出華州華州人王維楨
官翰林檢討定與憲君同年進者也誼關世好情傲生芻
美敦菲莫申以蕪辭解曰巴竹甘笋錦水鯪魚子兮克孝
手轉潘輿大家逐子于渭之里寶瑟俄沉雲髻條起劍門
何在路澤已遙養弗從志數也爾逃川嶺盤盤言歸言邁
素輟丹旌路人用喟宵猿畫鶴雪館風難孤魂獨子有淚
如溝予也秦人毋適晉族三徙成名爰知令淑令淑已矣
王氏存稿卷之十二

祭劉隱君文

嘉靖辛丑之秋劉隱君西野翁卒其子華州刺史龍坡公
間計絕復蘇者數四已為位以哭華州人王維楨者官翰
林檢討惟時謝在里取昔人七哀之誼布奠抒冲欽風
咽德爰託告于茲文辭曰蕪余好此奇遊兮適東極乎蓬
瀛覽金臺之故墟兮託姓先之殘愴往者既不可跡兮
延佇而悻悻翁適產於此而廣先左兮洵好修而繼聲

驥子千萬里兮恐燕昭未之曾致執蘭棹玉難品挂而羅

砌兮視十叩其不常謂一代之替組兮形拘拘若桎梏侶

安則而挾奏門兮遂平分此閑堂朝瞻髮于扶桑兮夕吸

瓢于沆瀣走浮丘而避深兮倪龐公而下拜誦皇王之御

宇兮風湧穆而熙洽信老安而少懷兮徧谷野其相狎爾

其歷寒燠而七十換兮更四帝而化之洵堯舜之遠民兮

揆巢由而亞之苟令德其孔章兮又何必結纓冕也彼乘

軒而竟為鶴兮非斯世之所鮮也素顯融而弗復兮諒嗣

彥以取償瞻倪仰其何恩兮縱偃蹇而相羊白日忽其不

淹兮是俄及乎崦嵫少微掩樓而靡尤兮菊渝節而頽枝

王氏存稿卷之十三

空瀛島之沈寥兮紛鶴然而賦哭余豈不知古稀之洵笑

兮彭彭猶謂之感仰高漢之茫茫兮下泉雁之嘯嘯傷

令子之樂樂兮值風雨之瀟瀟懷旅魂之宵宵兮夜之

秋秋灑雙涕之浪浪兮隨東派而悠悠恨余小子兮亦休

明而鍾墓大既不獲承顏兮又重以殊路念伯夷之抗行

兮附馬遠而聲施休太史之遺則兮握彤管而敷詞亂曰

燕有隱君曰西野兮德弗罹于萬里馬兮既壽且祺世

其休兮佳酒椒醑其其兮里股弗微兮

祠堂成祭告文

自伯駘年兄考君祀先諱然惟于設考君好學聞禮以為

庚八祭于寢也考君既歿而仕禮得立廟祀先然故字句
隘計拓而當之未能也嘉靖庚子年改宅稍敞留地一區
于堂之左擬廟乃損却宦游未就禮稱君子將營宮室宗
廟為先乃損茲顧後罪其大哉丙午損復告還始立廟於
櫛之虛所製四楹座遷各主于其中起新模舊孝思焉損
按典記自大夫以下不列祭及高祖之文又士祭自祖禰
則止謂澤有淺深斯制因隆殺云我高祖按察君始遷華
始野寢啓王裔科第詩書綿至今世滅哉先德寧忍殺之
弗祀曾祖次公我王父父而王父庶子也我考君王父長
子也稱宗王父不得禰次公而考君為宗子寢得祖次公

王氏存簡稿卷之十二

四

考君往已祭之損又考君之長子為繼禰小宗小宗固得
祭三代也逮祭高祖凡四代而損不為禰也古者代為一
廟制備而象幾今廟止一楹閣藏四主即祭寢者猶必及
之而况得廟乎禮殤與無後者祔食于祖考制則各因代
祔今屋隘更置他几不得而天者孤者又苦無依也將取
歲首終畢人生歿之義以元月腊日為位招祭之又萬物
本天人本祖始祖弗祭如情何乃竊古制以冬至之日為
壇祀拜之歲一行其廟祭以四仲之月舉忌日腊日並舉
自餘俗薦則損毋別故則于考君奉先倍孝能為之不為
典嗟乎自宗法不講祀典久湮即學士大夫甘白類于野

人今廟制度儀法未盡符古然由是得以合先追遠附于
食不忘報之義仰冀諸慈冥翼咸相憇王氏宗庶廟祀永
永矣

祭甘經壁文

謂壽必賢而公靜淵顧不得年謂仁必嗣而公孝植孝子
乃置謂才必達而公崛拔臺幕不越謂天從人人言恂恂
轉災其身謂理御數吉人儉受于何則厚謂聖言信不啻
或順否茲蹈彙總之天遽默默巫咸不測古今皆感回也
弗延鄧攸絕傳匪公獨憐有概在旅仲容斯舉征日煩暑
汗馬塞塗送者傾都或悼或吁秦蜀形親我等故人視衆
王氏存簡稿卷之十二

五

惜辛祖美蓮詩以當別庖以當饗詞

祭外舅半山公文

歲秋八月有伴來詣計而乞銘主翁納箋子曰叱乎駸果
不制昔也何健今也何脆豐饗遺老盡飲宵繼彼皆泥類翁
獨揭厲嗟杯中物人曰綿世積而爵壽翻以連斃位不當
才休且飯耦因寬醉鄉遂有無際狀楊氏為載弗漏細誌
擬其祭以視來裔東門之在送車雪雪或緇而謳或醉而
祭余望其人奈何饒繁神奔跡四西顧沾袂日下東來天
門永閉悲離傷絕恒若受割既以銘歸貽書何憊以用以
祀有亡焉計

祭屈母太孺人文

語曰深山大澤能容巨物其孺人謂邪方臘之尉內江也內江盜起城且陷今永悉亡匪獨尉乘城拒守孺人從後持之若曰夫死官身死夫者即古烈士之風何以加焉今侍御君在列異異屹屹有斷鯨立極銜石填海之意斯固壯胎非凡種能有也孺人雖處在閨閣然識達事理也侍御君始為潤州理獄多平反萬口歸明則孺人其本平昔人謂陰德與後仁者永年今孺人年八十七而卒又有子如侍御君旁乎兼之矣某等鄉人承訃踵趨尋茲置王氏存翁稿卷之十二

六

真寶仰休嘉而下拜焉

祭前山先生文

維嘉靖三十一年歲次壬子三月甲辰二十六日戊申門下士卷生王某謹紉毛剛鬚絮酒蘭香致祭于大恩師姑丈前山先生之墓曰往慎之京時先生猶伏在爨上不謂其今歸即九原也先生歿十五年而始葬葬時植樹在史局不得與緇流列歸乃由許路舉孝未則怡然感懷焉植自弱年即就先生學先生若如母成子視之先生所督教期與我者咸鴻鉅之業非常之事以今諸世所復何如先生者也結王哀其師位於墓前植九拜之草植才驚下不建前

英欲圖隻言申寫之安能哉世俗如先生樸人情好煥而先生晦凡此皆足範公傳後而先生自為誌述之亦自信其當無愧也晉陶潛人語自語即歸歸而有餘快至老且卒手勒祭文述平生之樂君子以為達乃今遠先生持兩見耳世何有如先生者也植憶思往訓則為之悵然高雅又為之喜二念橫胸非詞未展聊陳悃悃實不盡萬分一也尚饗

祭孫通府文

維嘉靖三十一年歲次壬子四月乙巳二十七日己卯里中後學王某謹戒香醴致奠于故懷慶府通判默庵孫老

七

王氏存翁稿卷之十二

先生之墓曰先生歿二十四春秋矣子大亭竟不能歸先生于土尋而厥配孺人亡植小子蓋怛然痛懷焉先生方為介直周觸忌諱固猶者之高蹈孔門之道賢也乃官際不幸卒而其嗣又阨寒窶甚此何以解也傳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先生者以謂善人非邪植自任衣冠即暗記先生行履被其時先生已拔俗獨立莫有耦者物遂連移俗因化改抵于斯會人能行先生下風者哉植小子為先生之節而閱其遺教上以為之購置其配而合定萬年之宅焉小子誠重亡友且思諸大庭之痛非以大亭故也神其鑒之

會系孫太夫人文

夫世稱姚江孫氏為鳳林夫人為丹穴者蓋謂其所產異也今諸君翻然振奮燁然照世矣余等以為此非獨所產異也固誠有教誡之力焉在昔逆藩之變一時甘心者豈少乎乃忠烈公獨死之當斯之會夫人益痛之甚即何難于一決顧諸君未立乃忍而至今今其年九十餘高矣語曰死有輕于鴻毛有重于泰山其在孫氏可謂兩得之矣余等又惟下官之難程要不死竟以振趙氏後彼固丈夫行耳則何異焉乃若夫人蓋并黛之流品閨閣之淑媛也固未始有稽古之學博學之好也乃卒與同其志世豈有王氏存節稿卷之十二

祭胡宜人文

維嘉靖三十一年歲次壬子九月庚戌朔十一日庚寅右春坊右諭德掌南京翰林院事王某謹成牲醴香帛致祭于胡宜人張氏之靈曰人茲春杪我車西還有笑胡伯華聲載宣所錄我沈覆昨止人最通暢已澤而鮮悲歡倚伏節月代遷爰及此孟脩爾慨然我訊胡伯白內子焉內子頃職戡戢勉旃沉疴既久自憂余前奉貌英豐余色美

妍若無何頃有言吾箋上池不効西毋來延我奔胡伯胡伯涕洟悽悽百語一語一憐祀事孔脩往爾治還蘋藻在

淵孰薦于違言已而泣我勸且堅慨恢大塊合載億年或天而折或邈以綿生不由吾去豈吾索在昔達人謂世虛船不哀殤子不慕彭殤公何為者有淚迸泉胡伯戒輔載逝者旋引綿領城送車盈阡我特道左臆想目暇往也素輻來而翟駢所以胡伯別意旌懸生不踰閭安識山川或降或升丹旄導前萊笱何咽愁雲停翮如怨如戚茲理實玄嗚呼噫嘻彼妹者荃祐而存香榮為絃縱何死何生芳與嬋娟榆柳誠茂詎此北君我今祖亡有詞載篇靈察文王氏存節稿卷之十二

義諒鑒吾虔

祭趙宜人文

奕奕大趙門閭難如王考司牧露冕赤車三傳逾振蔡筆王除鳳兮罕儼艱哉相於有姬曰半人亦曰鳳應鳳之求栖于後芳雅則比其以和以倡月旦有評維趙之祥厥詳惟何祀事孔勸顯繁任豆神保丰欣豈不儉德孝養慈芬翁姑慈喜愛用大君大君碩碩載將于其縣寺稱平後趙前于趙入自外舉業以疑若也何如余也有大高堂鬼瞰妖夢幾千石為符符有自成單單後世日之狂瀾生孽萬首切切

夫君送之止于郊關魂遊形留癡立不還不還奈何爰即
君詢逝掩一柩一訣長泯吾屬勸斯乃返其輪往哉宜人
翻翻駭駭

祭南恭人文

猗歟南氏二鳳翩翩元方既殂諸孤眇綿誰則振之仲氏
最賢爲授弓裘以世以傳有嫂嫂其慰者疇前仲氏揖戶
恭人捧筵飲之食之既誠既愛室無二語歡無際挺產有
一雛鳳毛比娟恭人視之與孤同憐出必問往入則白還
豈不踴膺之策之鞭仲氏初筮式游于燕恭人既從內事
忘牽宋郡掌平屬道實連逐君子邁遠詣世緣夫君倦游

王氏存簡稿卷之十二

。

十

勅功代邊驚車言歸隨以履新恭人拜嫂叙離鳴咽諸孤
班謁拊頂摩肩當此之際雛飛刺天晝直金門夜檢芸編
恭人念之爰遺素箋八行珠綴總之勉旃忌哉天乎虧物
之全天平忌哉奪人所便夫君悼之影隻形偏陂岳長歌
淚若灌川嫂氏拊牀呼神叩玄彼胡未末此獨斯年諸孤
環哭踊地地穿生不由胞痛若七鋌厲書告哀即君在然
夢邪貝邪骨解魂還望雲長奔秋風與旋峽猿吟嘯河水
戢戢即于斯時肝腸百煎迫及門閭親者駢填伏木一叫
震雷破顛翁也持之勉止語回嫺歎金母翁乃彭錢郎君
聽翁且泣且言臂不忌疾倚祀倘存西禮白帝南禮上元

東禮木公北禮星垣四禮誠畢意且返魂禮如罔効爲示
惠原我夫十洲求丹問門一梓形變粒粒體溫仙人閨惠
惠若或援諸皆弗試坐飲厚坤言已忽仆情極聲吞積乃
恭人卽君之姻親也義托葭莩承訃廢餐泊得曲折春朝
罷鐫江離可薦驛道愁煩官繁敢脫執紼空論使來會葬
授令飛輓日毋輟連足毋滯跟遺書舍人蔬剪家園牝牛
羊豕取具山村左羅五閭右列三盆物儉而順意則良敦

王氏存簡稿卷之十二

。

十一

王氏存簡稿卷之十二終

王氏存簡稿卷之十三

左輔王維楨著

禠著

雪灘釋代陳子作

雪灘山人者峽江人也關中陳子與山人同官每從山人游見山人瑩表淵中弗激弗渥乃甚禮山人問山人曰公奚雪灘稱也山人曰余蓋依峽水之汙而家焉岩虛境寂則泉聲瀑峽而落延漫平川席展鏡澄又雪時墜玉飄綃彌難慕峽風噓之塵月輝之動山人則棹孤舟蕩漫淑光溢波映目曠神怡山中人訪余者輒亦舟從于是灘之上

王氏存簡稿卷之十三

遂呼山人曰雪灘而余亦自謂雪灘云陳子曰則矣今且官大夫雖隱就列廼猶嗟雪灘必製故傳何也山人曰余愛其時如鸞斯下焉如鶴斯集焉入沙脉脉拂澗冷冷布機凌波而不爲縞微裘行岍而不知寒雖余脫跡灘上而神若昔終不以大夫廢吾稱陳子曰嗟雪灘山人耽勝矣吾爲山人關厥義大雪澤物也冬窮雨露故序序以著功灘隱區也時值早乾恒分流以濟渴是故同雲始降者以廣潤也靡引弗達者以若望也君子觀于雪于是虛明以象其體氣飽以肖其氣勢乎我輩則單以澤宇觀于雪于是蒙蓄以大其源鑑澈以含其用時乎我特則溢而流

下山人者雪灘之思思者勝也苟緯斯義則思者遺矣山人矍然曰遐哉理乎子之論也始余于灘之上卧如哀以偃以仰而已矣狂如孟以觴以梅而已矣放如猷以往以返而已矣茲若而言余將謝所思而余稱終不欲廢陳子曰稱聽山人然雪灘非山人實無當

五泉子說

東南之水不可勝記唯海爲最大次若太湖太湖于古爲震澤其水延漫浩淼未可津渙既溢而流則區分支別爲號不同流嘉善者稱五涇馬五涇有薛子之居在薛子以居其濱因而自稱曰五泉子居三十年始爲仕仕而政體

王氏存簡稿卷之十三

有沿革物情有常變人事有順逆若是弗齊固各有則薛子居學既久諸物咸具仕逾十年自有振矜表樹之業以百指數皆能因政植體不怵于情不詭于衆有定執焉于是人衆五泉子然又或惡五泉子稱使不利于是五泉子不得久在內謫居外服而五泉子得衆不以我爲賢也即得惡不以我爲不肖也爲駕部郎中貴重不爲忻也迨出典牧守不謂抑爲戚也于是王子欽焉爲說五泉夫五涇之水分逝各足流日夜無休已時非以太湖爲之本哉不有則絕然望海遠不直達徑奔不必經九華之山三泖之及幾折而後至于其中而幾幾其偶會不識或使蛟龍徙

其害尤景失其觀固亦有之然竟歸于海何者以水之志必于游也夫水之志必于海人之志必于極則何異哉然不蓄不洩不達不激不奔水之道如此五泉子之行寔此與類故予欽羨嗟異非私之也五泉子曰於乎予稱五泉安能若子說且予安能底于極乎于是王子申之曰夫水之道順逆必至海唯人亦然乃子舉不為有惡不為懾在內不為忻出外不為戚誠有合于順之道矣夫順而往焉弗至哉馬弗至哉

葉母遺金跋

夫葉母其可謂難哉夫士習書史之業講聖賢之則也然

王氏存稿卷之十三

三

猶不免金感即不為感則又振物矜有釣勝希前宜彼以就此均之貪矣夫葉母者筆黛之流閨閣之英固無所謂習書史之業講聖賢之則也顧有此還金事然又非賢名非餌世嗟乎難哉司馬氏好稱良史至為已婦立傳啓貪人心謬甚若葉母者可以傳矣

王母太孺人述

太孺人姓劉氏配先君文菴公先君生一子曰維楨楨年二十而文菴公即世初文菴公教楨治舉子業甚力恨不旦夕就功名非劉性醇慈念孤兒不欲勞弊精神不問勤惰顧禱于鬼神謹每晨興焚香屈膝仰天祝曰天子我王

有世德至吾兒孤矣天庶其祐之比楨貴母劉敬神愈篤以為兒成人神相視力也初王氏業替也會又值歲饑楨持故紵衣易斗粟來僅僅朝夕隣有娶婦餓且死母劉收養之至損直之半以給曰即饑甚吾能活隣婦天獨忍斃我乎于是聞者皆賢劉謂代餓婦報劉者必天也嘉靖

丁酉蒙

恩詔得封太孺人文菴公贈翰林檢討徵仕郎如楨官楨為具翟冠製錦袍進母劉母劉額涕泣曰汝父安在誰令種之誰則食之一再御輓箱之後楨數冬進紵夏進穀皆箱之不御曰吾美此第非性所安耳癸卯歲壽六十泰俗

王氏存稿卷之十三

四

父母六十始壽子孫為入諸內外親禮置酒大會稱觥祝祝詞是歲母劉從楨養京邸缺不舉越二年乙巳母劉念家思歸不可得楨為疏請于

上乞送與歸許之今年壽六十加三歲矣歸且入諸內外親禮置酒大會稱觥致祝詞衆公卯缺事夫楨所祝願吾母者即南山不啻也顧猶悼往觸懷念吾父焉母與俱也而章志揚光訓孝勸德則惟大人先生立之信俾氏有述云

乞恩送母疏

臣陝西西安府華州人由進士授今官臣故貧年二十肯

父獨母劉氏躬拮据之勞教臣讀書自蒙

甄錄以來臣母凡兩從臣就養京師每于大官分飢得具

嘉旨大庾常祿得易穀紵以奉親悅體則何者非

聖恩哉顧臣母離背鄉間乎踰四給懷憂致疾歸心甚切

始臣有一弟三妹父既歿弟及二妹相次夭折獨遺一妹

嫁為儒生妻甚困臣母痛死者聚著于心不可解而嫁者

又離隔久每有感觸淚輒數行下然念臣濫竽在列狗祿

代耕和言歸而心欲之抑鬱既久心火上炎乃齒痛如城

不可忍兩頤墳起形神損消至減常食之半臣憂之為致

醫藥母乃曰我安病但令我歸家見我女兒可自愈顧安

王氏存節稿卷之三

事醫藥乎臣聞之五內動搖亂如紛絲痛母有懷不疾發

詔同脩

大明會典職在纂述天者標提綱要次者刪定舛複斟酌

損益皆心為之臣之方寸今為亂矣猶能操鉛槧守職業

哉今京師距華州可三千里中經黃河風浪太行盤紆此

路故稱難行重以杪秋霜露被徑跋涉險阻必臣與俱臣

母始歸之便臣查得本院脩撰沈坤編脩高儀等往以還

恩給允放臣與臣事體相同伏望

皇上憫臣私令得比于二臣送劉回籍依限前來供職臣

母子志遂諸礙俱釋真有所論著之版策以釋舊業答

明恩臣亦故有癡癡盤結心脾氣平則伏一觸輒發至不

任念甫就館局有操勞之嫌不敢言去今臣母既懷歸如

此臣又憂惶甚即若不歸臣母子危也伏惟憐察臣不勝

感激仰祈之至

咸寧令齊子像替有引

此咸寧令雲汀齊子像也雲汀初令蒲蒲人德之乃募工

擬容用志弗忘辛丑之冬雲汀獨公游及華蒲父老越數

十輩浮渭奔謁念往泣離持圖以獻若曰考公似者嗟乎

王氏存節稿卷之三

召稱去思張傳遺像貌代音微滋爾輟響乃如雲汀所獲

詎可言今無古人哉余乃惻懷時政欽厥令美爰製四韻

式闡孤芳贊曰傷視彼民雲汀之志民用不傷雲汀之事

彼奪者誰失此人龍爭公弗復察公之容最顯星體依稀

克肖秋原春煦顧英失妙瞻依有托無論一毛求所似公

麟閣丹青

大司寇著溪先生顧公像贊

有我其冠而袍則未脫年時鶴版狀訂計彼執者誰姓顧

系吳司寇是職仁者是乎何以緝仁績隨吹枯訟牒盈萬

一寃則無維昔卑卑樹聲有堂公遺澤世德惟千代遠

風微蒼鷹為徒豈惟蒼鷹更號曰蒼鷹非張罪鉤棘仆軀
氏生時重眇于葭草仰天冥冥不聞我吁籲帝帝遙沉沉
紫極孝娥竟枉越父輒拘愆和干咎

帝德良孤以水以旱崇當其區茲孰為者深文之夫於美
司寇穆穆鉅儒爰究經術古訓是模欽之恤之嬰孩閑華
彼孩彼詰我原我蘇飛驚走駟念與之俱輕脫犯蹕重用
鞭蒲茫茫大楚亢極而坐召祥導和既沾既濡誰謂偶獲
懼惕似乎黃口宣頌楮衣去流物亦類感省樹集焉於美
司寇魁顏巨顙馮馮大腹并峙江湖孔曰仁壽斯言匪迂
陰陽終吉今古同符茲年似耆杖不用扶眉秀華蓋目矧
王氏存詩稿卷之十三

號珠疑疑欲立矯矯起趨唐生在側警額罪罪算數焉極
彭簪可逾余言罔誕微之斯圖微斯仰斯脉脉動吾

王氏存詩稿卷之十三終

王氏存詩稿卷之十四

書

答王序夫書

左輔王維楨著

過渭再辱光遇舊好復修愧汗欲下抵家即同掃榻奉迎
會有他妨輒止乃勤使人將餽兼及翰論至自引抑如此
僕甚感之昔在草茅孤陋寡儔狐鼠側目獨公念在攻王
定交五十里之外寺窓燈火借計風塵所在追隨乃遂驥
附不托廁名張詠之後其時談者咸健羨傳慕至云二子
有古道焉迄今二十年間離合毀譽屢變及然并婦逐

王氏存詩稿卷之十四

臣終懷初筮非敢佞也執事高俊奮庸有時顧以顯抑伸
困起憤增戚至有西施之喻斯蓋并黨之流爭憐妬僧之
云耳非執事所宜有僕甚訝之昔者鮑叔既顯夷吾因執
二人者雅相善也乃後夷吾一舉柄國鮑子以身下之夷
吾亦晏然當之不疑不怪相引相推名顯諸侯功在天下
此兩賢仁傑之芳也積愚不肖遠謝鮑氏而序夫之才鞭
驅管仲然又負正心之學所愧慙者惟共求砥礪趾美前
人期不愧始卒之誼以有光士人之談如是而已人有告
者曰子貢結駟原憲閉門則曲士小人支離環道者之言
勿之惑也勿之惑也方其學之微填委不理談竣事嗣

告相將遠遯期棹雪一來慰我風歎如何如何北去擬春
初始發兼旌行困我不得所處以所欲知故喋喋如此

與程松溪司成書

使來在翰教併書賜館誼之篤如此公抗身服義講聖賢
之業亦既有年今得擢化柄造多士矣諒所廣厲指發者
宜不在言語間將誠有所立非作虛車如世儒已也今世
學士崇華亡實往往為治道累高者又飾怪依玄一物不
究托號于內脩自掩寡陋又害道之甚者大學天下之賢
士皆集焉人挾一技名一長翬然不齊于世各得以効其
用至其抑揚剖正咸就實才不蕩不偷以裨治助化于門

王氏存稿卷之十四

二

下有厚望焉積秦之鄙人也曾之咫尺之能因淺末之習
愧商髦逾壯壯有村立顧能寤寐宵夢思一砥磨即又不
可得嗟乎河清難俟人壽幾何將終焉已矣積慕松溪公
非在旦夕即不識顧其于接旨竹篤恩惠者乃敢進說
如此南中縉紳多間得致力所事每因談口輒有奮飛之
想縛上官守奈何

與孫錦木書

恒木詞垣木品祇以通家故遂辱接引而踪跡往來持白
恒情竊念公行游湖海暨立中朝閱人殆千百輩乃顧取
一王生予王生文又器王生豈能有取邪厚私昵之不知

其過哉公家兄弟皆賢人君子交之不獨以其文也頃歲
以來休戚隱軫之情比于骨肉今歸順老親願誠甚喜然
令郎生關絕高侶還復疎困則親又甚戚也行日奉愛深
重固以著于心不具論論今離懷如此惟大篇寵行增我
故憤在途擬依韻答之竟因頓未能俟抵鄉廬卒所欲言
載之冊書乘鴻起便上之虛

與孫季采宮允書

頃歲以來公所與積談對觀磨者皆由衷至情故積傾腸
瀝膽言無曲理物無隱情至曉曉也賴公照察不罪狂迂
顧加賞音此交情與古人可比論矣積從事文辭積有歲
王氏存稿卷之十四

三

年乃多抵牾弗合至復自疑頃值季公持格衆之見稱爲
正路令勿改服因遂自信肆力邁往矣而季公又頌說浮
實令聞者側耳此所謂登高而指故見者遠順風而呼故
聽者廣有憑藉也季公尚才妙悟世所希睹積欽慕希聲
什伯恒情故常常欲見之今歸得親親願誠甚喜然同調
離折寔情中抱信知吾兩人者皆同也茲旅次趙州矣回
自京國頓成天涯追往悼今無任惻惻行日初擬今寓了
諾而所遇盡重主欲留一日不可得又行路困憊竟令
大計抵家須志定即闕之不虛書成宋母來言孫老
人入山一載意當致謝語作爲傳報堂下弟維積頓首謹

告

與張龍湖學士書

惟損秦之鄙人也。又不幸不獲廁門牆之末，乃公念秦人
 諒直驅而之道，甚易故為接引。至與孫趙二史等愛孫趙
 二史門人也。損即庸不若所望。然固咸知遇之德。今茲謁
 歸實重母志，不欲奪自令鄙生駭遠至，教益匪疎。固且奈
 何。行且望鄉山矣。同甚喜。然回首北雲，則又於邑甚也。損
 仕宦十年，愧碌碌無以榮吾親。頃奉人撰歸鄉里鄉里人
 見者，且謂鄙生賢重。王氏宗以鉅公之言在也。篇中論壽
 盡天地萬物之理，揭千古未聞之奧，皆玄言可傳。顧所冀
 王氏存稿卷之十四 四

答王亮衡書

楊州別駕來示翰，後成陳誦神馳。兄能念及故舊，遂因別
 駕得悉。動定言直，其結綢繆。頃年以來，事變紛然，言弗可
 盡。乃知高世江濱，嘯歌雲月，即不能竟脫塵網。然亦不
 之自得也。第以老母客久，念歸。然謂告扶侍而矣。以
 二十一日發京行。十次趙州，通旅草草念一。律
 中曲如此。傳

講學去文辭不理。此近世道學自護其短之巧術。乃公
 奈何蹈之。第于茲致力雖極，間與未臻。以能蹣跚昔人馳
 聲作者之壇，則未之逮也。西風順幸，惠嘉音不盡倦倦。

與呂侍御書

鄙生慕沃洲之名尚矣。乃今親沃洲之面，私其論吐與其
 在事弛張之畧，咸當官不華簡而易行，行為成績乃知沃
 洲固經國之大儒，斯文之巨擘矣。今世學者侈言無驗如
 畫餅膠舟，不濟于用。俗士見其若此，遂指而訾之。世忌論
 學以此也。僕以為論學如問途，所貴能行至之。不倦今交
 游中若趙大洲者，高自標植，庶幾于道而夢波敖子沉毅
 王氏存稿卷之十四 五

淵嘿若重溟深谷，靡珍弗聚。鄙生獨私切敬事之，恨大齊
 弗類，不能遽教子。故教子實有闕才絕藝而一不恭見。今
 人稱教子為篤厚君子，而不知固畧士翰卿也。鄙生于流
 輩中，稱最下。顧能景慕賢哲，竟行所表樹，即如已出，亦念
 世不可無才士大夫而才士大夫在世，齟齬者十指而九
 此其故難言之矣。今鄙生既歸而教趙昉君與公時出入
 游從其所，陳說相參，令上令先王近，振時艱，正座快聽。出
 門可行，即俗士曲意求指，安得乎白聖人沒道散在諸書
 求道而不讀書，猶入闇室，謂色也。僕前年逾壯，望道逾迷
 自訟不學，故至此。今擬退休，若谷蒐羅，往籍採稽，世故求

所謂信古振今者即未能伯仲時髦亦庶幾無忤于俯仰耳竊又慮五斗相迫後就宦轍則此言虛車矣嗟乎白日易夕近波難返四十無聞聖人弗畏沃洲諒軫此念久矣幸蒙景光各圖今名不盡倦倦

答襄陵令尚子書

在京見客數稱襄陵之治以為有古循吏真同惠愛之節而無近世虛恢浮夸之習乃私竊嗟羨欣慕謂方今俗尚若此有一人抗迹獨樹非所謂大夫哉此抵鄉域望襄陵益通有聞蓋與昔令乃知君子無患莫已知患在可知聖人之言非虛哉今甲辰進士官晉者三五公皆以節勝

王氏存簡稿卷之十四

六

用能名而嚴子在絳年少特立人無敢以書生易之比屬賢豪皆嘉會希逢齊雲江觀風城中不宜泛泛榮視已也歸來守園廬懶似叔夜未始作書通問四方乃勒使使厚將越國枉訊其不遺故人如此僕本鄉里當需乘時奮庸應冒詞垣久縻公憐憫憐憫休老親念兒孫能享榮懼干榮谷乃促請告春來折筭林間采蘭山曲現願于志兩遂俱得矣執事私所好念延千里追放道今直受蒲紙誠破間寂寂中腸酒至會雨薄寒即發日進之其堂不欲惜公惠也條山阻絕瞻思徒勞若五斗相迫抗顏再出聚首雲霄論心青瑣不盡不盡

與劉嵩陽書

重慶距京師幾千里公守重慶備閩兩給而華聲飛照如此此足石積勞五六歲者乃知亭傑應世如懸動雲流域不能隔年不能限也往往在瑣閑若所論建諸疏一時談者以為難能既又取重慶與理此以長孺守淮陽之故事詎曰本直思伐乃自古記之矣前年趙太洲還館為言嵩陽視民慈與物異直內則如彼服外則如此龍化虎變此通方大儒也衆人信之楨今謁告在里會姜泉南大夫之任相見與別托致夙積如此大夫泰之望士守南宮行名累資七年乃復此調究本與兄事體畧同今往保寧他日課

王氏存簡稿卷之十四

七

西南政最則兩君者稱伯仲矣向負一時贈行唯域絕風乖到今稽諸姜泉行又卒卒不及嗣圖寄往且意公在郡遠思家吟方駕臨川幸枉我數篇當擬羊何遂和之也

答南姜泉書

昨赴會渭南接過非分而令郎賜谷先生者益復推公之愛愛之念古人體非其任則避之乃夜遂奔歸非謂聞令厭賓客也小阮來傳及翰教春念滿紙因知西征在即上青天觀錦水則音問近也何云蜀道難行初擬為言中贈乃諸俗率因思之竟了無佳句不若草草就懼謹奉襄陵令同補之所謂台山高峻不若台同鄙勞使分遣

節序向著惟慎旅為道不盡倦倦

答曹侍御書

使回奉翰教因知按部及鳳翔所過更新至讀邊事三疏
摘發伏奸奮不顧身之義犯怨凌危為國明賞罰正功罪
背智巧之士所聞同卷古諱言千祿飾之世者乃公抗節
識之即令此屬有泰山然國是既昭衆議咸歸亦可以懾
往愚懼未萌矣楨聞今之邊事其弊若此者窮本則自庚
子八月之捷始降虜膏血塗草野而益爵佩印者皆隻輪
不出一矢未遣之人乃楨痛心數年思得一士追論之不
可值故今睹公之白大計每用擊節嘆慕非私之也使言
王氏存寄稿卷之十四

與嚴東樓書

去歲臘月二十四日翁少以三聖廟碑造京師為立約必
至而吏趙州人慮或便道逾于家令倍質言復念吏性醇
謹當不及楨于罪今作來顯持兩序往也誠前太翁老先
生之命乃磨鈍為之施于前集之下萬能一增埤哉楨讀
即集過畧窺概致乃陳而後入今見序者皆誠實所行固

溢一詞為傳信耳若夫抽遂標鉅明作者之志著大臣之
節則有諸先生之言楨安能更替其間所謂賢者識其大
不賢者識其小也一序二月就一序三月就一序且發而
當使者病念非此莫可使者俟其起乃遣因令沾滯渝盟
如此每念一及輒用汗悚稿至幸為楨請太翁老先生施
裁割并百拜有松謫才薄識不任驅使即如奏議中為條
計數百序獨撮其巨者他不能該具有漏言脫章之罪矣
東樓公更為楨謝焉瞻仰台鉉卑散踈逖之夫不敢輒通
惟有耿耿

與元峰袁綸書

王氏存寄稿卷之十四

九

抵家既三月然元年過半華山見歸人顧若色喜乃楨顧
不能吐一詞答山靈也坐此無詩元峰君者詞場之飛將
朋儔之雅徒也鄙生屏居離索往往夢夢比來積句盈箱
天上翰音能從西風下山中手聖之聖之湖海交游如吾
元峰見於兩君厚者寔鮮故今在家恒展兩君贈言讀焉
若與兩君對者春入疎窗獨有希古尚友之志為兩
君所予然力猶弗逮兩君不欲之今竟成章哉遇見於君
道此若見李杲君當更有與覽者不再及

與周石崖曹郎書

草野之人雲霄分淺今歸乃故其適自承昆課農之餘則

坐室中讀書無耳竊念 國家養士十有年矣 之能鉛刀之用乃退守 國若此即誠私願大足如 一飯者何然又以職領史氏若采風輯事不限朝野乃今

關

聖帝明王之大美弗述忠臣節士里謳巷謠風俗政化之所漸成而弗傳若是者罪益且重召益且深慎於是懼乃思左氏虞卿之所為以為庶幾哉無漸于天地之德矣顧隘聞短技即如前志百振未有一舉祇立空言終與草樹同朽爛矣或謂楨曰子四十而不試後無幾矣即曰陳言安施也乃笑而應曰我且作年計在山中子青吾四十試

王氏存稿卷之十四

十

平離隔遼絕同人之戀彼此共之秋交鴻使幸惠德音

答趙大洲同年書

公所貽書載祖所和詩三章有嘆羈旅之致若緣鄙人與者詞林遷官故事循甲次今守止遠又奈何欲往又公故嘗求佐成均造士以報

天子有缺即直矣往殆非計也家郎擲書于門內廳去問之附孫比部行遂銜蹶而逝不得訊乃翁動息歎其邇來且兩月益困人間事去來斷續真有已時往日言能踐與否可陳下哉憂城故大無時有造非徒騰口說與朝夕甚憚成乃甘作溝中斷矣第此非不置言也幸致

區區

答教夢坡同年書

今伏華山八月矣然若歷朝某天上故人時能相憶否塊處僻壤寥寥無從念未嘗不在諸公間也夢坡博博厚古之長者損跡固煩昧本非等埒公乃結為知己私有砥磨而楨以兄事心師之不與貌昵面恭者類也在家為親朋數海內賢人君子必取公出一指而醴泉兄剛正質直雅所敬瞻與公相伯仲故兩兄者我念更獨甚也七月申申候見醴泉兄為道惓惓

王氏存稿卷之十四

十一

答許少華書

往奉華牘稱以喻志意隱而詞微情傷而旨痛顧世無知之者讀之為大息焉夫君子之行不同而志各有寄陶之酒阮之琴稽之鍛王之耽意聲樂謝之遊揚山水人固謂放浪形骸間畧禮法矣夫數君子者皆當世所謂賢人也彼其始豈不欲為矜矜之行用世之徒哉時有所不可乃退而就此故琴酒鍛樂山水六物者數君子之寄寓乃其情深遠矣惟公壯歲慷慨然而不汚與修而不寒當是時自謂曾參不殺慈母相信蕭曹丙魏之業行可力致此其志豈不貞固哉旋乃蒼蠅肆點黃金邁錄遂令非

孤憤殷浩書空樓牛馬于南山荒楚于澤畔百篇不錄二
肯被放斯足悲矣孔子曰遇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言雖賢人猶不免也於是境殊則志遷勢則情鬱故且昵
近異物假借蕩懷免憂生之嗟耳亦石陶之酒阮之琴希之
銀王之聲樂謝之山水皆寓也而知者鮮矣今謀人國者不
務亮志憐才濟時紓患專乃索細微拘寸朽遂使全璧受疑
合抱見斥公由是不復奮矣始爲之大自若此也強胡數爲
邊害執事者講武遠才人正懼也然今日用一人焉不能輒
去之明日又用一人焉又不能又輒去之官頗易而勛難患
漸深而莫之謀棄何者用者非才才者未用用者飾名用之
王氏存稿卷之十四 十二

者信耳也往檢從朝士間爲論真才誠可此難解紛者三數
輩不嫌以私其鄉聽者色駭而意拂以惑于讒口也不見公
五六歲矣傳言故嘗一疾疾已乃盡謝諸累葛其反初容髮
光光好也意或天祐國家故乃除誘止衰禪之願精須用若
此得告在家僅八月部檄輒還不得淹臥丘樊遂不能驅馬
曲江乾岡之間外接顏色一慰夙昔聊布款曲式答芳訊見
太華公爲道維柏倦倦

答韓苑落先生書

自洛水南行渡渭抵下八捕百里然迥野荒余即快騎
必竟日詣所止此亦百里也乃翁輕涉遠道枉訊敝廬

感激萬之恒情又抄冬嚴寒冰河雪徑此宜居堂奧帷帳
中猶有侵冒矧茲外出使者來諭知還居無恙心乃始慰
奉教南轅且淹不發謂以期親故惟翁重抱沉痾令分國
念植爲國之典形軫慮亦復戚戚今國家大計莫鉅于防
胡治兵顧惟防胡者多擊胡者少治兵者多知兵者少以
此兩多併此兩少此虜小入大入狂馳靡憚南踐太原西
掠華池慘惡稔毒詎忍言哉執政大臣若圖其詎者則必
入告

天子詔翁選取大司馬尊號昇之坐有成功可睹見此非
臆想私諛天下誠大人才誠衆以指校數與翁能埒者幾
王氏存稿卷之十四 十三

半楨發擬在正月下旬蓋屢下屢易沾戀慈闈擊不能斷
無亦去父母國之道宜爾哉自省淺細卽就班列萬無一
裨幸終教無甚貽鄉國羞至望至望

與侍讀郭東野書

不奉光儀忽經再臘歲序易流若此南中之役詞垣榮事
乃公以李泉君爲楫足稱聯璧江都薄郭岫以書抵楨因
知還楫北向而簿言兩君並施非分之春甚感奉之以楨
故也矧楨越在天末垂纒可知頃客京華則有楨說山中
錄美善以爲適所希觀見倘不獲報楨一悵心焉何敢如
何僻處丘園動息甚適杖中部檄趣入然五十經年安能

堅守故山征期屢下未即北首誠獨念割樹之難耳此惟
東野數公諒之他人弗之知也定計開歲戒輶所謂芳
姜王孫歸也歲宴卒卒無得備簡諸兄幸為囑言莫取懶
慢坐遠人焉張雙渠者邇徑赴湖南瀕行留書一函揭一
端具有封識謂便以致東野君竊謂義不可久宿而翰中
所云或有弗可指者輒用先往有懷縷縷欲候向盡

與孫李泉宮允書

抵家不十日即為新歲遠客新歸會又此逢倥傯可知盡
正月親舊往來不絕至破二月始訖事當是時亦思即事
書情續歸來之句能乎頃復念身有兩序之役業立債必
王氏存簡稿卷之十四

十四

至倍之不可乃謝客拍俗閑關二十日皆就起二月望畢
三月五日已竟使飲發發言漢且開博施置賓客矣夫即
觸口語乃止今知前聞從罷始與之往雖淹節月渝初盟
本非有辭志也夫兩序者咸據有說實因溢一語序時讀
兩集數過乃為之刻而傳焉知我罪或何有是矣今亦不
得鮮也夫公愛弟之甚稿至幸審訂中裁焉貽來兩書具
得之其和篇獎子隆重繼絕不已焉客使子與其讀之欲
以見知己之難耳既受冊不若一言我罪而然深衷非
假節可并厚望豈辭能宣此往即泊操及陳故要求定
百年之盟焉老親朝夕將家林甚誠然見之從宦便復操

眉曰兒奈何又欲違我志願乃引太夫人老伯母為解毋
乃曰孫母憤且子孫滿前即王旅猶家也我安能比孫且
屬相為孫氏書時其言老婦敬訊之也親領若此損終能
甘為割俗事哉嗣當計圖見節中諸丈為道悵悵取序與
諸丈觀亦宜此懷書往王姓者故隸人遂去以官役入京
師因附之

後答張太谷書

張生回具悉屋烏之春感戰何已北征蹉跎去鄉之難如
此矧又有背受患連數月未平可奈何只今強欲出門念
破後月即失期吾兄養恬斗城之陰遽蓄真探由此益懋
王氏存簡稿卷之十四

十五

行子誠嘆美焉賜來濛濛集讀至再周先是得少華翁
集近併二集更讀之乃皆婉麗秀俊與大徵翁集各立門
全若以名世而傳來則一而已可謂接轡錢郎合券陰何
者矣積才性驚下鮮兼識之乃冥搜之鑒然竊觀先民有
作率非形索象模必積思累紀既已得意會神乃後成章
本朝作者空同老翁聖矣而人復猶却數舍蓋空同有神
矣無方之用有精純不雜之體讀一篇詩見一事首終雖
縱橫奇正弗一其裁而神理大同也府塘瑣瑣弗一其形而
溫栗同也至若倒插頓挫之法日少陵善用之者空同一
人而已學者未睹其大體雖讀以空同為古市美比

之割膚歟乎空同富才神能自作古假令與李杜二豪並生同代二豪當約為兄弟補所未逮增所未能故官格失金不可疑陶朱也良驥駢足不可謂相肖似也空同生李杜先不為李即為杜若李杜後空同生亦必不為空同豈可謂本杜掠人美哉方勿勿求行李也覽藝有觸輒出數語恨不與公接朝夕得窮論討實是非紙上言不多嗣當更布許有大珠贈行人瞻佇不至轉增悵懷對山先生集及諸書并應慮思有成事即馳一介抵領幸呼與之吾慕深溪翁有年載不幸不獲接面晤時為道惓惓

與魏明瑞諸子書

王氏存稿卷十四

十六

此征時諸賢遠役特遠憶曾繼繼若謂失所親者猶自念吾子若曹突禪哉獨驚言不諱督學甚力與平常軟語款款者不同乃慮諸賢或苦之既甘意聽從人復沾慕若等可與進道矣修業體要往與諸賢面指無餘誠釋思踐之即隔千里猶咫尺也不學而徒予之慕即日聚首猶千里隔也山人在山甚便乃復遠親遠游每念一至即欲挂冠休來為省訊併請命迎養又不欲重違親志聽意所安而已

與谷公汪大僕書

鄙生植以今孟夏還京在客中奉命會江都諸舍親郭

氏家人即南乃即附言答謝能徹乎不曉昔同侶比入更復落莫乃獨得七峰君與晤顧慨舍隔遠不能數晨夕若往年至一相過輒移日夜過殘漏而所談述砥磨者毫咸憤世故與盟志論文期以各勉勿二所謂可與知己言不可與他人道者也君侯積望二十餘載他多辭列樞要總東堂紀而君猶徒倚兩寺雖號稱崇鉅然終麗間曹徒今經略之蘊鬱弗即彰此其故雖言矣舊說西施浣紗江濱越君見之好而載歸名以傳言西施色灼灼殊衆莫有及也當其時豈桃李之容守閨閤者何限不至江濱不與越王遇父母兄弟以為貞女而越王弗知也取此可以明世

王氏存稿卷十四

十七

事矣植泰人抗厲自信不能浮沈上下與時殊乖而老母還家權悅留不肯比今獨客守官每念一至輒欲納綬經往尋又止然萬無母子隔絕理竟擬山中人矣南望江天懊不能羽翼見露寫心曲惘惘

與郭龍潭書

功名謂之會會者聚也謂聚必有散譬諸賓宴有飲三爵輒即去者有留連終夜斗落參橫尚猶未歸者若此者視主人意耳主人意非留連客三爵去矣仕宦行藏大略類此公任官銳精當午道之衝事集人悅頌聲在口乃遽令納綬執事君子不計惜才如此公獨奈何此正三爵之喻

也公故胸次脫落不繫世故今歸當微芥蒂不矣予說城南山谷幽邃可卜築買磯俟子歸違親遠游非區區志也

奉大橫王先生書

乙巳冬十一月楨謁歸踰一年丁未春又入京師前來歸時

上初以翁領節鉞今填撫貴州而兩州翁亦在部數見翁言有便附書申訊無何楨遽歸含意未伸今且兩禩念到輒汗悚若受譴詞負責收也適郭念憲赴貴州道述夙積便因致之或門下有以亮區區也貴州漢西南夷也漢竭財力鈍士馬而有之乃後至馬援而定蠻俗効貢比于內

王氏存稿卷之十四

十九

地考馬援定夷故事在順俗與治大犯則創小犯則略不與犬羊爭勝此若汲寒泉止沸湯就湏臾之效貽數百載之安今苗族橫戈掠境固彼恒事至煩請 詔命將驍動連壤之師張聲氣而挫其志以爲我可惠中國中國備我方逆苗竊發直用一將帥之力十日之勞可以灌荒總毒額湖廣貴州各接二境之有司兩伺莫先聞故至此門下前在職方號稱識略過人而沈毅廉慈又足附衆死士卽戒此何有權分十二省事牽于內制卽伏波更來莫有効也審時相機約兩國之師戮力直前以批難而解紛此惟門下勇哉之耳今爲中國患者不在西南在北狄西

南之丘豫期可收北狄之憂歲謀人作奏功之日未見夫制狄與苗匪苗叛則不服服卽不叛狄乃不然去來來去不可要結不可盟信言邊事者紛集如卽口以成事實績鮮睹孔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楨安敢論擬之哉以門下吾師也有雅知深矧言之繁穢勿計遂載緒紙上

與許仲貽書

久違懷戀可知今兄遭罹厄困諒自不聞此事初出卽人固駭視愕聽以爲極變至異君子當世效用所恨無柄人得柄又巧伺竊窺美不爲彰加無爲有物情世路至若此可畏哉可畏哉今吳中兩才謝與槐氏許石城氏並著

王氏存稿卷之十四

十九

時名乃皆以鴻漸之翼墮于燕雀或曰忌又曰數也此兩言皆然也石城挺嶠然之標鮮阿俗之行以是人言相及金惟堅故鏢王惟完故微瑕得指也望遠不能爲情幸爲道保愛以俟後社副此悵悵

奉王麓泉先生書

乙巳冬謁歸行及潯城而使者奉翰脫追至屬侍母不得抽身奔謝今年春乃單車還經井陘顧又聞以新命南矣往返並左值念之汗慄然京數使申罪乃輒阻鬱鬱如海今陸審理更謂若此則楨度井陘關岩樓維縶權示行客而費百萬計乃聞人不捕關險固可保獨追慕我

公防禦輯理之略徵卒儲備之歆有問輒能口其行事母地險在關天險在人耶公偉度弘識能肩大任重湖南屬平壤不得久輟執事者將取節鉞之權授之非以門牆私好軟語相媚也陸氏者故倖趙州往年道趙州與識知其為人也尚友好吟又辯達恭抑今作洪王客甚宜然又或為嘆屈之

答少司承盧涑西書

入京不及與公晤計相距才二十日耳悵恍之甚南中故稱早濕北人將其土言不便者十九於鄙人之見以為男子生而墮地天地四方皆所有事陸人快舟舟子苦騎各王氏存詩稿卷之十四

二十

皆所習也客久習涑與土人奚異大學賢士所萃公今儼然川師道臨之不直諸生有造即于身有深裨焉何者自我入詞垣十有三載日獨與其儔匹游與儔匹將不得作操矜色率啞然聚蹙然散而已固未有上下相持之分言動相觀之節也又即言過矣尤動過矣也今者一人身千人視語脫堂戶偏國中傳而誦焉以此知有惕厲之益崇德之功焉鄙人慈以人士攻業入官所貴致用上以報天子下以驗所聞歷山川踐四方可以廣瞻識區區守宰視老伴靈魚不得効尺寸能謂儒何以公之南也鄙人局功慕之顧公年踰四十猶作筆大撫公身跡驚危不持

乃復趨時執班誠所謂淵迷子也瑣瑣概于公心至勞訊及感刺心脾贈詩竟須奉致使還先此附報金陵佳山水不諫有篇能任牧不望之侯之

答督學喬三石書

楚人為楨言楚地遼闊先是諸督學者往往巡試未半輒遽去自三石公至陸轅澤檄所歷殆百處士經數最者各當素有服有詞非強毅精明之士弗可能也頃奉華牘述所跋涉亦與此合楚人言蓋信僕習弄翰墨雖積年懼竟眇疑纖今惠諸篇律體總軌于杜有冲遠深厚之致焉安及之哉安及之哉頃歲復讀三百篇以暨騷選終于李杜王氏存詩稿卷之十四

二十

諸家之作其短言不雜夫人睹之矣彼鴻篇鉅什繁累數千百言威標擲擲一意貫徹譬之月園千樹而同光風谷百岩而共輝何者以本之初者一也蠅蟻不與蟋蟀齊鳴輪輅不與駟車並服厥悖殊悖泣笑別音詩之也也乃君何方切理萬事配景以是求真又失之隘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且通變合道之難也三石公研藝深確洞照玄機立而能權者耶陸機之言曰非知之難行之難也僕冥昧庸庸不可與知焉從之適有便幸或必以告將指南而視之恨恨

答李東園書

離之數歲而前一晤欬又以憂去感念如何嘗讀漢史見
東方生置陸沈之言以為調語取今吾兄觀之信非宕
闊世自驗之謂也士人平居忘期自表見不宜俛首人
後此一跌折足壯圖盡灰何者知所願之難伸也近世若
此者往往而有憤賭之慨且嘆焉彼山林幽寂蟬蛻塵垢
之士既不能從而驅馳世路環轉指隨又喪所本性功名
之際可不謂難哉是言本為東岡而設懼人以為我為托
寓也冬寒且襄大事哀勞交埋幸攝重自保懷懷

與少參黃雨田書

矣中得自開原所貽書以使阻不能報乃後公有山西之

王氏存詩稿卷之十四

三

命計且脩訊若無何又以憂歸鄙懷竟不及展因之迤延
到今愧悚愧悚開原東北窮邊華夷交市易生弊端稍步
或乘弗備藥之往往得意自公到鎮結案浚縣增屯置堡
一切防胡之策靡不委具而又禁奸威暴令與夷人市不
得生事啓禍故浹歲以來東北安堵境上無一遺矢之擾
不煩廟堂之憂者誰之力也今年伯老先生以詩終行于
若此又以詩終何恨哉數與東人晤談遺愛頌遠賦有仁
口一詞輒曰黃公德節而才略非山人也此豈可倖獲哉
公于國為勞臣即于親為孝子七人生世渺寸長非能脉
脉作麻人即日侍講閣朝夕自謂為孝距孝節里矣

安厝有期遠道不得聞縻而不得効執紼之後謹修詞具
幣令表第走長安代致區區惟亮千里之忱而恕其後焉

答嚴內翰書

便來尋及翰教宛宛如對甚慰因使復知跋涉遠道經歷
節月可謂勞于王事者矣然衡湘勝區好奇之士每思一
往而莫之至今公茲役躡衡山浮湘潭弔三閭之遺踪招
二妃之游魂亦是云瞻廓胸臆埋翼吟情者矣羨之羨之
平生謂別離人間恒事殊不介懷于公特效沾戀豈真有
不可解于心者耶公茂才修思一時修詞之士咸願結盟
不獨區區一鄙生也

王氏存詩稿卷之十四

三

答孫推官書

不奉光儀數易伏臆懷望如何客自南方至者輒道廬州
理刑之治以為嚴不涉苛明不迫察平恕威斷兩具而相
為用今時之為理若此者蓋十指不一二屈也僕聞而嗟
羨者久之乃公氣本深醇蘊之敦大之量精明之志以故
一試輒効如此今臺諫並稱關人春夏之交意必徵賢以
充厥任故事被徵者率滿三年始得與今公在官雖未及
考然聲實蔚起不與庸庸伍豈得用何例何哉僕自昨爰
還京自葉仁園就塵網落髮逾壯身跡向卑即碌碌遂行
何為也鹿革鴈渚終其本性亦竟須臾耳使持翰觀到並

越數千里來也高誼乃如此況知勤苦獨坐席不
暖一食再吐哺昔賢成立往往由是彼優游養逸不勝負
薪之人公家何賴哉尚冀慎德保終一志弗懈先副知己
悵

答苑洛韓司馬書

余司封至獲奉翰教因念合體嘉勝彌倍昔時爲慰而司
封又道說服翁之訓甚多自性命經術以暨星曆音律諸
所論指種種頗聽謂今所聞冠平生願以司封尊德慕善
乃翁遂以與進故聲聲如此往翁疏歸不許定

上眷留春首節議取翁備閣輔之選非養養者蓋傾

王氏存翁稿卷之十四

二十四

上意因以推之耳即不真拜然士論與鄉矣鄉里衣冠在
京師者日漸落莫而楨徇祿奉親乃老母又苦遠遊求去
因不可奪竟當願志即楨止計則馭歸侍終所願欲減非
自棄明時私亦有當賴也南北邈絕奉教末由司封回附
申卑悃猶不盡底衷也

復巡撫鳳泉先生書

在昔西事興乃楨移心獨念其謬又惟首事者之狂悖雖
典司筆札不練世務不略利害之實然常稽覽往古論泰
漢之失咄嗟恬適主人以爲何其迷哉而自觸禍於大古
與今不甚相戾古所不便今亦不便乃情有大任重之君

子不當用狹識淺聞之士丁未夏楨幸侍翁之教于京師
乃本願與歸兵禦胡之累則固甚壯之矣其後到鎮休干
惟人出萬不得已之言其疏縷細不議明獻便計而指在
難圖於時睹者咸識之乃翁參稽今昔熟較利害以故云
然楨讀其疏亦中爲胸臆惟究稅駕之事顧性常懸直不
能作軟語書去恒以越俎爲懼幸翁亮鄙生之心本効忠
言嘉鄙生之論頗灼伏機賜札褒答稱爲知己楨愈切愧
懼流汗至踵稿又聞虜候寧夏之虛陡擁數千之衆入寇
乃我兵以九百餘人禦之極而至千驅市人以充張疑示
多此危道也賴翁威聞幕北素有練士之功督戰之能寇
入不移日引去假令堅壁挑戰不肯去我兵實少將奈之
何大家人之業上翁不偏兄弟同心不私其戚則家道成
各立使國事已而不恤他人之害則國事壞故兵在協議
二之則非也今調集之兵成功者鮮何也養不得用用之
者非所養上下不相信而氣不奮也燕人之馬令楚人乘
之馬悲鳴號矣安責行千里哉夫敵兩家立而各計勝也
我能意胡胡亦能意我然寇所犯往往出于不意守隘
配寨築垣列堡皆意也胡虜人掠邊郡項歷上載一魚中
戍所意此吾所以不能勝也翁習司馬便宜之法又才猷
適變生測勝算使得名微聖上假之都護之權大將之任

王氏存翁稿卷之十四

二十五

必能令三軍中士感憤爭死諸鎮守臣戮力無二此非植區區一人之私言誠亦屈指數名豪指方一二屈即難之惟保愛爲國須時樹勳仰瞻仰瞻

答苑洛韓公書

乞休疏至在列諸公皆以爲 治朝不當令林岩之下

有伏老佚賢咸共掣頓不使得遂豈有司覆疏

上果不可即翁誠病憊奈國論人情何禮大臣三辭而后

退人君重去大臣必遲留未決者存體兒而肯有德也斯

道久未睹乃于此日復有之隔絕不獲申慰竊惟爲國如

食作典刑以副輿望眼饑

王氏存翁稿卷之十四

二十六

答李司諫書

今公向南中得遂所私非沾沾貴近者頃歲惟見公與余

封部二人耳燕州矣所誰能棄熱而抱冰也封部至道公

聚有古昔賢豪之致鄙人桢俞益奇之曲士徇細故終末

節度大德不可果乃競競與自固耳至傲儻非常之人則

遺俗抗行不可比兩猶之神駿飛黃不受繮鎖顧必知我

者乃能異之老子曰世知我者希殆謂是也植于一再陪

即尚其爲人必以爲非恒行者今踪跡遠絕也頃與封部

別甚念之誠慕誠戀非作軟語浮好効時能度也植聞塞

間人也少讀書石隙行及司馬樓直之書壯乃遊觀周泰

漢唐之墟則嘆以爲昔賢表樹訖茲傳而不滅追考前事

非奏凱戎旅則建置大議者也乃私心翫美之既釋褐有

官則守在筆札又鑒近俗以學非其領談非其位指爲越

俎誼之賈譽每啾啾敗壞之風講遂絕不在手口而所考

探訂華不出章句聲律之間率治世之末事碩人之餘技

其能者以爲舉職而職實不在也且國家初置侍從文學

之臣謂徒筆札應對已平植今年四十有三矣上之不能

白事見効奮軀批難如古之一夫下之數墨行間又不能

懸解妙達涉足作者之途即所謂末事餘技者亡之恒嘿

自循省汙至濕求念無狀引去乃空食官廩十五載曾不

王氏存翁稿卷之十四

二十七

如一儻實不得輒罷休將待時典効又慮年徂謝志減氣

磨與夙期不副茲言由臆發業對封部論之以奉鼎札予

我之詞乃此抒懷士人相知不貴早古有傾蓋輟合者矣

故今有所不以隱幸財察之

答韓苑洛司馬書

數承翰貺皇懷難任就使獲謫台體嘉豫倍于曩時天之

佑人國必故助安老成而如此乃茲論中顧自引奔謝固

圖歸休則聞者弗信之矣且老臣裨國在然望伏惟煥邪

猷謀論議足以定難而解紛彼勞勞竭走奔命効力于耳

目手足之力者斯一命之士之職也昔鬻子之對文王若

以臣捕獸逐麋臣誠老矣或坐而策事則臣尚少此可以今日喻幸徐計之以從人望且翁位歷八座于身誠尊重而其先猶中舊號于九泉之下聊須歲時苟值國有嘉慶得以假寵先人亦大孝之成也植蒙被逮訊輒此申酬竊附不隱之義然又以進止之道主斷任獨卽骨肉不能與而況鄉里後生乎今姪已去京滄源丁公甚優之又此附報

答同年陳平岡書

鄙人第舍猶在舊巷與東野比居每念吾兄一出五載董董兩移皆以序遷非超歷有赫追往悼今言之相視悽然王氏存稿卷之十四

天

春時嘗共東野專詣執事君子慕兄淹屈有歲宜從振拔東野曾以寓告不也抵今又更二時仍守舊服執事者不聽嘆之嘆之植竊以仕路如沙實以扶鎖之則敘通而明抽杖則塞此知命君子所以由大道俟大數也鄙人年四十三矣久塵詞苑尺寸未効竟擬作山中人矣他何恤哉唯獨憂歲候寡嗣將恐鄉里指為絕世兄其謂何聞五載間卽有五丈夫此喜萬之加官乃知兄脫絕世之請矣仰之羨之書來稍以貺惠在禮為過併報謝

答王御史書

今公所按地卽古桂林象郡之域其民雜僮僮其俗點悍

不可理然公至則順習就序矣今日廣西大事終坐征苗用兵耳然苗非可以旦夕破一再舉平也攻之不克守之不可久釋之且休則益其輕且教之恣此其中固須密術神智若昔良平之爲計乃始戡定如願不然則彼見沒林箕之中迅如驚雷謫如鬼魅利刃長戟將安所用之直時邊將喜功俘一虜獲數級奏謂得計嗟乎此直可明已虜耳非所以示大創抑虜心也吾崖沉謀大智能爲國家解千萬禪之難而輯和其民人望之俟之語比監司于鷹隼者謂其善搏擊也乃今廣西之政不專尚搏擊尤必賴倉桑高手既鉞砭之隨發劑之斯批抗帖危之上計也植西

王氏存稿卷之十四

二十九

答故給舍陳文岡書

今公再遷不離有司有素膺之勞形役之苦然視三閭大夫長沙大傅則有閒矣彼兩賢者既往遂不返其土以爲遺物不問曰者

天子遣公往疏治有司問所任今作何官其念之矣雖猶寓寄于主人惜終之竟也其問郡志則見公之

居積繁富焉又多自發臆見不樂常故而體例新異與史家頗殊乃意主刪洗遂去古律度弗顧失志中往往思祛胡正俗風念未盡展故云方今務在擊胡而正俗次之今上黨郡虜黨大入掠殺其境內公往守其上鴻材鉅畧防禦之固澤人誠賴之而又能正俗明日秉大權弘美化則著卜泰致可知也鄙人益淺細一無表見細懷高風慚汗流洽

答宮詹王三平書

今起公于野士論噴噴以為邇所希睹亦無不頌聖德之明相度之公者可以觀人心矣昨李上舍回已具

王氏存稿卷之十四

三十一

斯事計微左右植黨孤植恒謀西還茲公既復青雲當需其至則投謁往耳部客既到發勿淹久在曲江耽心難斷古有志急公家不告妻子者矣又聞歲或起大儀于時公為宮府大僚若來不及事倘煩

聖問持何為答言一惕然今吏部虛右堂不補意或有居功名之會疾趨競逐有道鄙之然遇合有期得失有數期過數達雖聖賢不自振矣誠如野所習勞佚殊性然地勢既異性亦隨遷每聞乃公者不似少貳或當食奉詔輒吐哺往往至勞苦久之又安也斯乃公須臾事耳固宜先事而退也

傳曰大臣者小臣之表也况值

主上勵精國家多事大臣躬匪懈之節則小臣志執掌之勞矣三十年來士林計數盛德雅度者必首逮公故去則人惜之來則人樂之至則酬

主知答群望當知有懷而積猶吹啁焉黠効中惘為秦人光寵耳昔有二人渡河而一人再三呼曰急渡者後一人者業理楫先登矣則僕說實類此也悚恐悚恐

復貴州大巡張子書

貴州試錄至畢讀之則諸製皆洗削陳體言半往昔所未道者僕竊以為必公所創定非他手可能也序云天將開

王氏存稿卷之十四

三十一

一方人文之運必有

聖哲之君為之嘉矜而振德之可謂頌而非諛華而有實矣仰之敬之貴州僻在一隅彼其人文不得與中原埒者非其地不生才坐生其地者拘于陋俗于習不睹所謂文者云何其焉用文於是乃甘自夷而世誅夷之矣歷古以來迄今明興而茲方之文始漸以著夫制鼓之未有弗舞者也今錄序中能發斯旨與鄙人之雅意合故千錄吟吟不待以他好奪者誠愛之也惟按圖牒見貴州部中列有九溪十八洞其俗夷也而屬于漢國制治因其俗以綏之也有不服用漢法懲之以威之也設有桴鼓之聲

侵暴之事此醜類恒性要在宣諭防制之耳樊鍾千群咫尺之檄可定不當輒動大衆煩調度至以急告京師也麻陽之役不戒于初輕動師旅遠頓三省之甲于境上繩結蔓連而不可解足以鑒矣我山旣以振人文于此而又能定夷情于彼令文武咸効之則奉天子詔按行萬里還而歸命誠抗顏無雙矣鄙人楨本守詞垣與之校品藝術宜也乃復說及武略與公爲西南息未萌之患講鎮壓之策念局才未効而言苟獲用功不必已雙人不能移跬步而善談慶忌之捷求捷者安可棄也僕說正此類公肯棄之不

王氏存稿卷之十四

三十二

王氏存稿卷之十四終

王氏存稿卷之十五

書

答司馬韓苑翁書

左輔王維植著

今翁釋領歸里也凡懷公家念者咸以爲國有老成輟中以之其且固引去而不歸其此其言非不然第論大體不識時變耳公今在靜居中終日追數百嘉靖來所登進大臣幾何人能如翁歸幾何人則可知達人之稀有末路之難圖也故植每見翁乞歸疏至輒以爲宜者此也翁位不滿才官不究施海內人士共嘆之他時當有爲明其志者植雖與紀載事頗疎謫爲下不能識遠表鉅爲先達重也慚負之至去復何云

與楊南潤總制書

丁未之春幸獲謁公于蒲抵今又三年所矣歲序逝遷而傳者言公之體力精采強固如舊時一無少損天之庇祐人國乃故願老成而需于用如此頃南京本兵闕有司以翁名

請報不可取他氏代之士論以爲時非之才才者非在草野以故之也植聞其言是之竊又嘆天下之務至繁一夫不能兼長必有所偏乃今之士人人自賢物物皆其略無

引躬讓能之風此老成慎重之才湮沒而不見非朽而無聞也日者施洛韓公致仕歸人惜其去者十九獨賴以為韓公歸之宜夫才之試也猶寶之售也既售不償乃恒暴任外客傍觀者心則宜匪而畜之韓公審于斯機故輒掉頭去不顧可謂上智大勇近時一觀者矣翁居河山之間百年逸游盡日開口而笑即裴公綠野白氏香山其風槩何多此焉樵華下人也孰知切慕每謂君子苟立勲名于世即安樂卒歲可也

答余文獻書

自去冬抵今凡兩獲嘉翰手讀之意指標格咸有踔古絕塵之致方今修詞之士充溢宇內若取與九龍埒指亦不三四屈矣顧所論僕者不中僕之謂語曰知向易知心難

王氏存稿卷之十五

信夫信夫僕關以西人也從古以來所產無材上智驟驟可數而一隅偏能之賢則不可勝道矣夫庶材者與之傳經稽理則博引而約歸與之摘管摘詞則宏深而與衍與之應世効用則措注中窾十試十功與之介冑即戎則制馭有術士出死力以扞外患與之校古錫則倫擬殿最足令死者竄驚生者伸伸與之論考方域山川險阻風俗易移政化軍容及之用人妖計害言之校則使種當實下矣也斯教者僕未嘗擅而聞有一獲即自謂中人士則之

若僕者不可勝追矣夫兼材之人猶大將也偏能猶偏裨也故大將秉鉞偏裨分麾各審所長也古以高爵處兼材庶位置偏能偏能之人不敢妄躡高爵自信所具也五味各一嗜五色各一章群才各一宜其致同也僕竊自循省所具與所任相背遠甚僕所任者筆札之役詞章之事然此非可易易言也必博蓄如帑高覽如陟法守如畫機同如九才決如弩神通變化如雲烟禽魚離合隱見不可測擬乃始擗管登壇千夫辟易矣僕自歷詞垣十有六載攻之不入覓之弗獲間一撰記山夫抄竿野闢耳非大將之律也故曰所具與所任背也僕有一獲則應世効用是矣

王氏存稿卷之十五

任者既非具者又不獲効乃偷食大庾飽鼠伍僕其赧焉大効用非難事木之殫厥心耳彼射石沒羽揮戈回曜非駭異也殫心之功也僕者髮半改惟是心獨亦有廉我者視今所具易今所任者在庶位假之柄擢責之算數因言求試計歲考官僕誠為下然亦澁膽斷筋往矣如是則慚退神靈悚却而體快夫然此志又難以語人獨嘿嘿臧從終日閉關忽與王生相語遂次弟及之乾唇以自明披腸以見襟王生是之公從王公得聞乃獨弗是論辭風刺滾滾上直日卒歸勸沮其言曰古有終身憂卿心冷如水始謂僕有熱熱思事不謂知僕者大僕自結髮時

者見其子持志養氣之論執守以爲鵠旣幸通籍金閣叨
班主府之有以茲所愧者才不副授位不量能故時思
乞職効川與得一當以報

天子寒熱誰計哉夫留厚豪華災青之數勢驅威喝殃咎
之門也僕何以焉本無異懷又觸疑喙乃今回腸反始守
此初服感九崖之諭也

與河西間監察書

客自西來者輒道河西百姓嘆以爲得公曉向使前年大
校有公在彼中民命十全可也河西距京師六千里遠
法弛自昔已然而持斧使者往往又收安靜不擾之譽以

十八行司稿卷之五

爲示遠當如是也夫京師腹心也四陲手足也手足有疥
鮮不能忍必療之平而後止治遠有異此哉公負才瑋奇
力萬萬大自僕所交游能與等峙者指亦不三四屈也河
西有隋業頽俗非賴公振師之其誰乎人言公在河西窮
歷其京險涉嘉峪車轍所至便有甘雨嘉禾茂遂士馬騰
躍此豈傳儒遠巡之夫可能哉亦亦誠懇懷效効之耳今
歲寇東方大將不保謀國之臣爲之廢食且復慮延西此
卒公執筆而臨之驅策將士爲民抒患望之望之舊開海
西寇與秦和親甘州居有熟番皆稱隱憂公躬涉茲上其
便宜之略豫徙新之議當安所出此所謂社稷計萬世

圖也惟留神無違鄙人家在秦隴倚公非細矧又蒙被使
問固謂里有賢者須一禮之顧僕非其人也且悚且感使
回附謝不盡十一

與馮午山書

要首得公途次書督僕爲狀甚力而石渠張子時時又過
督之乃七月一日稿具即手遞石渠氏而石渠云適有使
使即亟致之未知其能達不也大抵孝子之念在顯親揚
名故其親之微言細故一無或漏誠不欲沒也而詞家之
紀事傳信則固欲實而不浮類而不駁何者五味各一嗜
五采各一色五德各一行自大聖以降未有一身而兼總
王氏存司稿卷之五

五

諸行者也况婦道內子乎以故其繁言獨擢其鉅者例編
而實錄焉謂可傳而信也吾兄詞人之雄長豈以今狀爲
養養哉僕與在筆札猶慚薄技點胡爲患又安能謀誠所
謂其臣也公夙抱朴忠召才現偉今之制虜者計當安出
議者孰是讀禮之暇慮必逮此春歸鴻便幸惠教音

與喬三石書

春本曾且啓一通併會試錄一冊托楚使在臺史周共奉
所者致之門下計在必達顧久不奉報音則私有疑焉奈
伯尊官微垣重地自他事得之誠足爲榮至以屬若僕則
猶循調序遷非超然有補古昔所以處賢者不足拘也

乃者點胡入塞而從主與我軍俱陣于郊畿斯固百年未
有之變也而一時任事之臣竟有出一奇發一矢以與
敵為難者于是

天子怒甚罪諸任事者乃遂徵召舊人用之何太華末鐵
鉞士論何以為重少華許氏嗣主坐而待除二君者皆
天下士不獨鄉里稱賢也獨趙景仁者負氣大家自登第
二十五歲矣尚令抑首人下鬱鬱而不得申其共憤之文
之當有便安所也猶自嘆泰公方其無事時他則摘發細
故率從擯弁一直有難即引使當前焉然細人者固治平
之弊廐而危急之樂石也言之大噱公挾才瑰奇明習當

王氏存稿卷之十五

六

世之務即令擁節登壇可以坐却胡騎制勝千里顧時無
知之者獨曰喬君詞人之雄長耳淺乎睹矣僕分于時無
裨又未嘗學頃乃驅之校武上茲何異借明于昏也錄成
不得匪飄幸門下鑒觀指示焉

與穆公上命書

往奉翰翰歸即深卧藏屏人事都絕此青人鑿坏之意非
所通于世俗之情也自孔子不可與為歡同爵而三閭寓
言志忘獨醒夫既已去國為山澤漁人矣併與其山澤游
者絕同母乃其臨乎大江以南望而歸士有散車廐馬
毀三木者郭里中傳其言以為異者皆上俗靡焉

人派之一人持之斯一人勝萬人也大都尺寸之士度無

他立抑情堅忍欲以釣奇自通方大士觀之則眇小其矣
公在江南稱正士才卿即今塌翅休咄天風與便當更冲
舉既不遂流幸勿矯亢大過與競競尺寸者伍也頃者點
胡躍馬直闖郊關士大夫咸用為憂公固懷千年之慮者
計將安出且嘗安貧為臣未得以江湖解也今有三人行
賈渡江失舟所載俱沒二人者哭貨亡竟倚圻毀瘠而死
一人掉頭不顧去復積著數歲貨既具仍賈四方遂營利
十倍稱大賈焉夫仕宦之業猶賈也士之為彼二人哭者
眾矣若此一人者鮮也公其為此一人者博采會同令他

王氏存稿卷之十五

七

日仍遊四方應萬變可也且士非執德之難執德而弗固
者之難彼局促若轅駒落莫若稿木不可望千里至一葉
視也僕關中人也關中地瘠而俗樸即欲釣奇安所効之
故僕卒為庸衆人無以奇見至所謂學大賈積者則又自
慙亦亦似婁人子一物不具見四方客來未嘗不汗沾衣
也凡此事有難言悉托之喻唯省存勉圖焉聞咸鴻順願
聞報音瞻思區區爾故凡略矣

與劍門趙侍郎書

今公貽僕書滇南漢水維處書世業正公所能居談
任他氏吾不知其能來也日者江左人塞而縱至阻我軍

俱陣于郊畿斯實百年未有之變也

天子神武憤欲興師大創而今有司各獻計求所為擊胡便者于是募軍遣八使而燕趙齊魯諸路紛紛出矣督稅遣六使而江南諸郡紛紛出矣選銳遣四使而沿邊諸鎮紛紛出矣獨兩廣遺蜀坐征苗之役得免他皆有舉夫虜僅一入而海內咸動乃所謂應敵之兵不得輒已者也然其中且有隱憂謂募軍則恐強民所不欲督稅則恐累民所不勝選銳則恐什伍空虛虜謀者知之而抵隙為患斯三事者惟在諸使者審視機勢妙裁之備操斷以往不可也顧僕典在文史不獲與大議之末欲前而告諸使王氏存稿卷之五

者復用越組為懼念公抱謀國之忠扶批難之才即身處遐域心實懸于闕下斯懷固同乃為道遠若此滄夷自漢以來時通時閉國家鑒于往代因俗立官苟今安和不接即止不純以中國禮教法制備責之也以故自九十年帖然祗定亦嘗少有侵軼置不與較言馬羈牛索走獸畜之誠取中國之治治之人何待言羈縻也公雅稱瞻覽深識派輩推較久矣且既歷茲境益諳委曲苟今漢不悅夷夷來撓我我制之有嗣脫漢或首事挑怨難又為國家開一兵隙僕實憂焉故傳緘衣使者持斧威臨以肅境內然當斯之時又涉斯所止須解網與民便益此所謂柔

速能通以安王國者也夫水激之而飄石轉聞者其然也惟公念察毋坐汙誕自塵土中與公交今十有七載矣中間離合合離至靡常也茲不言私款者豈忘之哉獨公家計重爾南風若便幸惠教音

與何太華書

頃公甫歷

關廷而聲輒震灼者此豈有宿交密契為之鼓弱其在我又豈當卑詞降色為之招引人固景附之哉寶缺出匣睹者動容饒覽滿地過之弗顧輕重之情異也頓辱在鄉曲之末私嘆有翁慨若此人情又若此異日勳伐立可奏王氏存稿卷之五

九

効謂大畧已著而吉徵先見也自翁赴鎮後嗣至者素素凡與晤言者退而咸有軒輊彼其人固善招引者又有為鼓扇者而後不為動世有大道物有大情誰可強哉從古以來豪傑舉事務先正紀綱明名分其次拊群心定約束故功成名立而士附也今翁足躡壇上而首正四事他人所選懷顧盼其較措手者乃翁一舉而定此其所謂奇男子也荊州一路為長千二百里乃悉委翁而恃為扞蔽苟一隅失守百城之勞奔之無用誠知調度部署各有方畧然地形遼遠兵力稀少提襟見肘理所必有翁不于此時進疏往跡明陳後事使成敗利害之勢瞭若聚米他日如

匹馬綠崖注坂而下亦我之青無解也常持此計白之三
渠公三渠公亦以為然大抵盛名難居重負難勝貴育能
任千鈞行百步未至咫尺而氣逆足頃人弗勇之矣今士
大夫所注望于翁者非庸庸也固將引韓白頌牧之績相
比埒焉惟圖之念之少華翁既到物情上望當為君侯之
亞他氏弗能逮也謀國者擬取昌平經畧之任界之界爾
則兩翁相為羽翼而邊疆長無憂也而子感翁之知聞其
言即思七奔顧憚于自進不如毛遂之列卒賴翁力呼取
聶子則應聲至矣過臘倍寒塞上蓋甚車騎遠涉苦辛可
知幸加飡飲厚衣裹副此惓惓不盡

王氏存稿卷之五

與孔文谷書

語曰白頭若新傾蓋如故昔誦其言乃今信之矣僕鄙野
謬末人也上時常為下陳乃公一見遂引與同游解顧示
坦披肝見懷僕實依戀嘆伏之焉且僕于公何嘗有夙昔
之緣乎而之舊哉乃接遇若是意其中必有以者而僕自
省牛驥殊才鍾正不同量固莫能合者則復吟吟愧訟
之矣世俗所尚威儀貌尺寸之間最下者乃公高標闊
步去流俗何啻千時法與沃洲呂氏言以為文公公理奇
設若不困于例今得大展而盡其能爾所望之業豈
淺哉唐以來極政也極多故乃之威儀也止于不欲

厄塞也 國家監于染庸著令世守莫之敢變而才豪之
士間亦坐止頓矣歷秋及臘有指擗樹而不得舒思見君
侯一按節之又不可得且虜薄鄰感而莫之能控誅之猝
變猶似也既去而議所為挫乃逆相甲乙各持白黑未有
抗身奮舌息衆黨而定國是者前事已然後事奈何此僕
拊膺痛腸弗能少寧者也且議者疑也固有舉措可者半
不可者半則議之謂議之則是非決矣今胡騎侵軼明明
知強我兵倒戈明明知弱強斯摧之弱斯振之何議之為
師泊即善聽然楚學並奏不辨其指慶忌即善捷然塗徑
多岐不審其適今

王氏存稿卷之五

。

士

天子方銳情戎畧圖以大挫虜鋒而謀議者若是此僕拊
膺痛腸弗能少寧者也夫國有危急而衆共憂之是何忠
者之盛也比及任事而後相推轂又何讓者之多也此觸
目激衷至廢眠食引紙搖筆不覺煩贅諒公不以爲誕謾
也計吏將輪剗至臨人取報爲卒卒不能即予適便具謝
附之愚聞亦歸鴻雁而幸也

與太公司馬書

僕恒私謂以公器能令提三尺劍即可臨制萬里驅虜若
驅羣羊今復徵選上車馬以當萬里事或而歸即以所
自徵選者委之練習則其間必不肖自是則馬賊是和平以

孫陽試駿王若馬無適焉公將家子平日所睹記熟矣因知所徵選者皆猛士也頃者改除全部始待物望猶未之奇也若欲見公能事必襲昔人築壇之習推轂之榮使手足無礙內顧寡虞彼其時乃全雖出囊矣不直端賴露也僕守官詞垣平時不能著藏山之指國有危急又不能會請纓之累每念一至汗流浹透重袍矣日來叨役校武殊背所學乃拾他人咳唾湊泊成錄今函而致之門下幸為評教勿弃捐也使將翰劄到取報甚速有懷不盡十九仙眷休嘉附此以慰

與許中丞少華書

王氏存稿卷之十五

十三

今翁為陵園守吏矣邊疆守臣能拒虜勿入則內地寧翁亦坐府中不得豎奇揚烈也假令東有薊州之警西有居庸之難緩邑地重

主上關情所藉以保衛者翁也倉皇告急計將安出楨以事責諸國變洎早見傳聞紅門以內若若曾獲其徑道可通往來者甚衆衆鏃削垣戢山斷澗親要害最甚者則請置戍守之又必躬涉險阨從親降聖斯區裁得體而設施弗誤也近世宦情苟待官所輒用為悅不則快快此無他計便要聲利也昌平誠非薄部吏星稀人士皆知之然亦可以養終即完名大臣身任疆場豈得顧私顧哉諸陵還

卒逃匿居半與國營之兵同勾稽補伍修集條散無裨實効與國營之兵同法嚴則波瀾喧口然竟不為患寬則苟安一時而有卒然之憂斯兩者相去遠矣不可不審也且事固有難難在時勢耳至權度時勢者人也卒談之難坐不為理可乎河決川潰崇堤無功固矣然守河者竟宜築隄語曰憂國如家言共憂之無詳畧也惟翁保持是心而已翁有聲當代甫離岩穴而遽領兵符

主上之所垂注縉紳之所具瞻非眇小也彼魏野重階者豈少乎能揭休光震聽觀者幾何人哉楨辱知且十年所頃奉翰訊輒布悃曲以見企佇言中與否安計也

王氏存稿卷之十五

十三

與鮑思庵中丞書

往翁持斧關中歲無幾何而萬姓繫思若將百年乃者杖鉞驅車再尋舊轍關西父老扶筇望拜繼屬不絕楨即不睹其事直以舊德卜之當知其有是也決歲以來旄頭照在幽朔故西陲甲卒稍得息有茲復徵選驍健自離分地遠赴戎行壯夫既去望望空陳脫今虜譟者待知擁衆闖塞而入何以應之此不可弗憂也翁愛養元元不蹈湯火自松石劉公以還此為再睹願令邊伍既缺則抽補之議不得少疑借募之令不得不下此議行此在下則關里騷動誠諭慰藉消明定危自翁能事但惟早圖豫見之耳往

秋虜騎薄我城下一時愛國之士抱憤思振若將有膏肓枕戈之謀者比虜解去更復悠悠左稱方右舉圓匠師操斤而莫定措手尋及開歲塞草漸青歎意之聲如昨俱起因思陳湯投劍而叱延壽延壽不辭矯制之罪竟立郅支之勦兩子戮力揚威萬里況萬人一心又豈憂擊胡哉積典在筆札不宜越俎言事顧倚柱之嗟終非甚迂厝火之慮每塵風夜鬱而弗洩懼成痞隔以故不恤狂癡為翁布之日者談吉函聽者信而謝之君子言事聽者置不理此馬遷感而作傳以明涉世之難也來謁者為表第薄儀將忱具在別格併異然存幸甚幸甚

王氏存稿卷之十五

復姚侍御書

近聞公行部至商州逮捕大猾若干人故皆民間宿蠹眾口稱快聞于旁郡度不能免皇皇竄避者不可勝數斯可謂真御史矣前案閣中者第慈悲大禪師耳非所以禁奸戢暴振紀綱正風俗也寧夏失守為虜創殘若此之慘杖鉞者不得辭止若矣今公既查稽明允不嫌少遲况寧夏屬遠寒哉往年延慶有虜偏部使者某子匿不以告及告又不情本之護情撫鎮而遺念生民也今疏列殺虜萬人掠去畜產三萬餘堵上政官以嘆公正直堅實大破情套不諱私肥去時並萬里外僕人謂三邊中七各戍分地

尚不能支胡乃今復應徵選壯士既去營壘空存茲安匪細近在眉睫不可弗慮也見鮑翁當持此議圖之思庵勸直敏達與之同心于事必濟毋謂我誕也王子皇給諫在憂服中貧不能治郡惟亮察存念焉奉翰札加崇溢有祗增慚汗然愛國耿耿矣時事紛異八守一說不歸于是沒尋及于今日寒草漸青胡奴南望奈何奈何

奉訊東谷先生書

去歲後承翰制及所著書凡五種於時夏仲惠翁適得却暑諸書則坐立觀之不知其夏日之末與炎歊之侵也既見熊子因屬意使計托報謝而熊子自言頃之當以使還

王氏存稿卷之十五

。

五

身可謂繁帛之鴻已熊子不得還乃遂遐延而及于今非餘說曲為解也古之賢豪得其時則行不得其時則退而著書即稗官小說無開體要苟常事實亦其志之寓也近世撰述塞于宇宙然多是非任情褒抑蓋有國家系風之官不立聽暗既狹則諸牒安托於是懷私忿世之倫藉是援告而洩不平之抱至有詞相滅千古家垢者矣今翁所著殊不蹈此一人一事成富實不華影常依貌譽必隨聲異日開局紀事慎即標是往矣熊子嘗談翁言平而神爽豈射矯矯如馬應以為有異術植謂不然第平願讀浩書空此皆佛影在腹即日為大還不能澤其貌也惟翁

脫去榮名等之類。元四肢百骸。認爲已有。固所謂戰勝而肥者。無異術也。自植所事數師。漁翁卒于逆旅。松翁正于首丘。逝者長畢在者阻絕。南望雲空。不任悽迷。晚嘗事鳳泉翁。而鳳泉翁項持兵柄。值艱危。與棲木不殊。乃知江湖海鷗。弋人徒慕。千仞高覽。若吾師者。鮮矣。積澁竿詞。曹十有七。裸笈咫尺。食類之舉。往劉稱爲虎視。一時聞之。面熱內慚。汗出而食不下也。熊子今春始得還。竟以書爲爲訊。江湖無恙。馬錄幣二種。伴往聊以見區區耳。照入幸甚。

答王石谷給諫書

不奉光儀。十易伏牀。瞻憶如何。頃緣國家講武。秦人乘時。王氏存稿卷之十五

徵奮者蓋數人。乃獨不達。公世固有知公賢者。顧猶泥於舊例。以爲破調駭衆執事之臣。縮手而不敢舉。徒止嘵嘵之爾。自何許兩翁入內。與談及者。並往往稱惜。然無奈執事者何。僕所眷眷于公者。尤萬恒情。顧公之在在下。陳即力前爲鼓說。無能爲公錄。兩重漢廷。徇監空號。知已此湘潭放士。不免悲吟也。僕自信他日不能効時。委用思早自解歸。乃牢被樊籠。不得脫側。望西雲時。悵悵項將上謁。固圖請告。荷幸如願。當共結廬太乙山也。往來翰示軫念。可知附此謝私。

與殷兵備書

潼關控制三函。是極要害。今得公領之。河南山西傳檄可定。關以西將安枕臥也。僕錄華下家被休。澤視他邦。最先又敢甚。恒私切感念之。馬適關城。指揮姚勝祖使者。便附申區區。姚子有才。堪堪僕思得有力者。一薦引之。以効今日之用。然卒未有遇也。顧其人頗尚氣。好可能成姚子者。公也。幸無棄之言。說復恐喋喋。惟亮在。

與趙兵備景仁書

余將趙白樓者。故鎮保州。時曾與識。向今十七年所矣。中間興仆仆。不啻三五。乃茲復與與公協理戎事。其大樂可睹。已爲人多算。且便捷了達。時中機宜。而公按瀝奉職。王氏存稿卷之十五

答張太守元洲書

允公歷兩郡。咸有異稱。今領大名。益復籍籍。此非可緣飾炫耀得也。十七年來。一時同升之舊。浮沉流散。不可勝原。而故交更變。或少得壯。或壯得老。間一相見。驚目操手。有餘悽矣。人言公當以爲最。來也。寄函致因。使使慰之。天恩

相見感歲轉益惻惻也僕今年四十五春秋夫人人生而斯景猶之注坂之駿脫轡之矢望衰暮斯須耳夕日易下覆水難收我輩幾何而尺寸未暇辦念一至汗未嘗不決流及此也今奉考終已倚馬待訣乃領不遺且與幸與公晤問所去留士人奉寵充位莫有求見即大舍鼯鼠耳我今誠似之以故春春舊鄉者雖賢路也齋書使者還取報卒卒附言并謝芳訊須面更布之

答何總督太華書

茲讀公疏分布兵馬拒守險塞相地要縵為兵疏密算數既精條具又晰他即百輩不能得此一也至謂增調民兵

王氏存稿卷之十五

十六

防衛 陵寢益見重本慮天之意言既中窾自宜聽發今內地諸司備于

聖諭之嚴凡可彈患批難者輒投足下為之無慮有謀復未遂也且虜酋既與開馬市矣抱帛牽馬曾未旋踵即殺掠恩信難結難縻之說竟非可恃獨修戍練練武士乃我長計亦我本業以公之肝膽自足威奮諸將以公之威令自足鞭驅三軍填來邊奏應端內地莫弗知見所言偏折群指而笑之部將有嚴是計來獻者勿聽植觀今日虜勢騎于往歲若更大使帶營不已有念

宗社痛人民一臣者出守危騎端伏延請罪此所謂後突

也惟先見早圖者免為使言公身歷崖谷食宿於草露之間甚勞苦矣今諸司皆愚胡皆曰幸何老守北門無忍故公思欲上寬

上憂下答士望誠不得不汲汲也有病於此經營十數皆無功主人不問焉謂至主人曰幸君以一劑謂扁鵲能生死人也今士大夫所望公者猶乎此前時一二浮言猶之朝煙霽霧條忽流散身為大車必受重載如口無有拭目者多也數承翰翰創稽而未報詎有他賜意必亮察大抵位重則樂言不前其言重耳惟留意詳覽鄙說更親後事所至則賴乃何氏之忠黨也

王氏存稿卷之十五

十九

答孫侍御書

使來奉翰制復乘使事勤苦殊費心力比他省不同且以見南北民俗猶夫氣候以治北之術治南是羣狐裘而市之楚也今公得所以治矣通者從謀臣議既開馬市虜前旋復入寇疏言胡騎在塞下者號四十萬計將大入至騎暴矣初謂市馬可馴摩反乃示怯招寇由是觀之務實者先自勝歸慮者祇自誣耳今年胡騎早集於昨歲一月數復倍之迨臣告急郡民驚往之制愈急怖易以推助私量我兵猶謝書時所報來旗之雄師人之危寒恐懷即如駕海觀濤升木被風顧未有一奇能舒目前之憂

欲走未可也讀公條十二事種種中忠越在萬里心乃懸

于
關下古所謂純臣邪嘆之賀之待防秋期逝諸鎮咸軍吏
圖青報以明忻慰之私

答喬三石大叅書

往接嘉翰璧贖貽乃使歸殊遽不肯少須取報今其使再
返始附書謝焉諒不坐爲怠也公鴻才通方不可以一隅
名即自引謝不能於戎事而世固予之矣且所謂治戎旅
者豈必勦捷若虎善騎射角臂力哉識機達變爲中不欺
視公家如私乃稱將萬人統三軍者也此歲講武一時驍

王氏存稿卷之十五

二十

雄踞屬之士蒐羅甚置然兵不稱壯何也駕中不欺視公
家如私者鮮也公于斯兩者咸有之故僕推謂可恃以能
振積弱排紛難者此也方今馬市既開虜首旋復入寇則
盟誓不可恃信未足結獨有戰耳而戰又難卒以語百
策皆收而一効未睹謀傳虜騎屯塞下殆四十萬朝夕且
入將奈之何此之爲憂知公固同之也使言公或以賀
萬壽來也果爾則待對有期矣東望海雲可勝延佇

答趙監察書

沅江之後撫臣不惟始卒不第勝負莽莽趨之至方
伯徐子及於難此法所謂無算而輕動者也且徐子身爲

左轄未有咫尺之書相命戎馬之務素非所諳威聲未洽
於蠻土而才略不逾乎中人獨何所負而投軀湯火也今
公疏中區別二千情罪犁然如丹石子即百口不能解今
徐子有知當作鬼語自怨悔也往僕致言于公以爲熟計
所爲撫者誠慮其意之變生攻之增毒也乃今果若此矣
且夷種劫殺相傾滅倫奪柄固其恒事自

祖宗來苟值有罪必問詞服即置不深文苛責焉非縱之
也謂夷狄禽獸其類一也育禽獸者宥龍之而已能馴之
必不逸乎逆酋那鑑刃兄妻嫂無道之極不可肆赦此以
中國之治治夷狄紀綱一統不宜二理既彼稱名兄死以

王氏存稿卷之十五

三

蕩舟失水亦其昧于罪罰匿情誣譴即因其詞稍責之令
國家無赦過之典西南有瘴癘之師此謂治以夷狄而包
以天地計之上也乃不戒微火拖薪自焚未覩其情輒入
我師繫頸不得而反刃先著其身則鑑乃負固方命先奔
之世必不肯爲雲南在萬里四面環夷創鑑不痛莫以
示餘例寬之乎百王不聽公計徐子不告而往其失皆業
不救今欲治之何由密圖詳計毋謂前悔京師播紳
之爲得讀公疏者咸謂稱稱公之平江賊輕趙監察不
可慮瓜期且逮又爲之嘆僕以公位重任事最甚即一日
不代固必銳身致命竟不遺難於公則也徐子幸得卹典

朝廷憫其死亦以顯諸臣之忠若接漢事證之非陳策動
絕域議者猶以生事啓釁不錄其功徐子坐狂莽遂至勤
國家不可得已之師貽 君父萬里之憂稽彼較此則徐
子者維繼父譴可也

與賈巡撫書

關中人望翁復都撫之任始能榮被休澤如渴者思飲寐
者問旦乃今果諸所領知翁即有以答之也今外服諸司
各攝一職唯撫臺總統焉固須完德兼才不規近小乃可
服衆志監大猷也乃翁方嚴敦大種種有之視聽通于千
里之外而圖畫每達乎百年之遠自植所交游睹記誠未

王氏存稿卷之五

有比踪者也初關中設撫臺也

天子念此邦邊鄙蕪之戍務殷殷每以內臺左右都御史
遞往其時體重其後頗存之頃歲以來臺公務譙約畢減
驕從下同諸司此優于振矜者然非所以別等威也植以
爲昔之人有食一肉脫粟之飯與一介之使自隨者皆
察于小物未遑乎大人之親也大臣擁節保衛人民隸境
內者果以我之故安堵不擾盜賊止息水旱亡憂此其福
澤廣乎矣即今以千戶食我日陳從我可也聖人之教先
廣大而後精微孟夫子不嫌後車之盛傳今諸侯彼其申
固自以爲當也本人戴翁將各獻美芹扶車較以報盛德

即辭欲自卑減不可得以凡事必正體貌而後功緒成故
植于此借論之唯留神聽覽不加之罪幸甚幸甚

駁奇三石論文書

鄙人所撰述竊自知陋以視他人率皆兩設故以授公誠
謂能指迷發昧今不乖所適也乃今所稱予我者一非我
所有不副本初就正之意與他諸面護者未之或殊即公
自以爲業已命之然不能令僕信也何也今海內翰卿墨
士彬彬然興矣其擬則史遷之作者不可勝數往往藉格
襲詞猶之畫臨粉本書摹法帖求一毛之似幸半體之同
以爲奇絕固未有駝葉陳骸自標形神者也劉稱僕云第

王氏存稿卷之五

三

取其指不襲其跡此神化之道僕安能及之而設以相加
也文章之體有二序事議論各不相淆蓋人人能言矣然
此乃宋人刻爲之宋直德秀讀古人之文自列所見岐爲
二途大文體區別古誠有之然固確可岐而別者如老子
伯夷屈原管仲公孫弘鄭莊等傳及儒林傳等序此皆既
述其事又發其義觀詞之辯者以爲議論可也觀實之其
者以爲序事可也變化離合不可名物龍騰虎躍不可羈
鎖文而至此即遷更不皆其然乃公亦取之加僕何言之
易也晉人劉勰論文備矣條中有錄載者正謂此耳夫金
錫不和不成器者固不會不文其故一也文之不易言

也若是僕安能及之日來誦覽大撰數篇總之整雅婉密
厥初營構布置費心力矣因取遷史較之則遷乃疎幽矯
健門室雖殊而要妙均也自僕繹思遷史累年褊然或
由本以之末或操末以續頭或繁條而約言或一傳而數
事或從中發或自傍入意到筆隨思餘語止凡若此類不
可毛舉竟不得其要領乃今觀公之撰如此則作者自命
可也何必古同哉且公少時即好習古文詞到今猶辭云
未能也而僕習之又最晚重以性質學識並謝上才豈克
有造哉嗟乎已矣初計出城得乘間一語比山游復以賞
眺妨焉然中曲念之幸承劄諭聊此布復自游歸便爾多
王氏存寄稿卷之五 三

答閻公酒書

使者未至之十日已有
朝者乃今見使者僕誠有悽然之懷焉且公受檄既逾一
歲而不之官即苦疾病用亦須力為咫尺之書抵相知者
今達當塗白所以留滯鄉園之故又請所為京者自陳使
宜安在如此即無今日可也乃慮不逮此內地諸人借聽
于流傳之口輕信意下或以為病或以為坐有所觀波瀾
喧口因以啓疑疑而觸公論此諫臣之疏所由也疏但駁
公庸簡書之程不為時自陳未始一語相戾則平生之聚

可知矣顧獨不能為君子諱昭昭之失此其中誠自致
未可嫁尤于別氏也自僕交游海內之士不可勝數然獨
以公為難能固謂其方應堅直彈脫于塵囂之外嚼然而
不汙疑然而不可下也異日紀綱風俗竟必賴之乃惟一
意直行少回却之顧其蹈危機何疑哉蒙禁立事斯際最
難大體既堅而委折亦未可略夫黃河豈不稱雄流哉九
曲而達之海也君子之居世亦若是而已今公歸栖涂水
之上然士論竟不忍釋羽毛若其鯁言鴻鵠不扶搏也僕
天性愚騷甚不諳于時俗稅駕何所私切憂惑有頃且投
劄夫矣聊以埃間便耳使回附言中後德之披為胸臆
王氏存寄稿卷之五 三

復山西閻從學書

往龍泉港君自京而返晉也其時屬倥傯不得且咫尺之
牘乃因梁君致懷音諒梁君有口得徹之也晉大夫游京
師者稱說君侯為人師表有軌度可事諸生翕然從之彼
苛求備責岬然首尊大令諸生視之若鬼神冥冥莫測其
所向何以作上類指迷塗也君侯若詞林十年與我曹共
脉脉中操乃今一出而遂振聲名若此假令沉滯則今則
猶復脉脉也能有未見哉故古鏡不磨誰將其光洪鍾既
叩乃知其音斯兩者可以喻君侯今昔之故矣鄙人念詞

林舊事皆老死筆硯間自度即老死無能成一家語欲脫
棄改圖顧方今講備虜之策唯戎馬是尚而我材甚薄焉
不能任荷史之役統偏師之權事兩持而靡主賜一日而
頻同與故人道故直披情襟也且人生得為男子又得為
官人荷是立功勳無論何所亦可較外內輕重哉詞林諸
同年漸見序遷終不離筆硯君侯所建堅固衆人歆艶者
哉使來本翰制益信在事勤苦乃猶不忘宿昔千里遺訊
情誼至篤厚矣感謝彌襟書不盡意

與馬谿田先生書

不奉光儀蓋十有五年矣然念未嘗不之也在京師時客

王氏存稿卷之五

王

自關中來者輒道翁之精神完粹筋力強固殊不類高年
人積甚喜以爲邦有老成後生之典刑在焉乃今歸華下
望三原百里所不能撥冗往見則悵悵有遠欲之恨矣仙
居人大司寇應公與翁至深植臨發以書來屬令致之今
附使往夫友朋之義歷四十年如一日若應公者非流俗
中人也三石喬子爲植言三原連雨今不知禮其境內長
者則宜聖伐木之事信有之矣植因嘆關中自有武功鄠
縣高陵三原數老以來海內之士翕然影響見者傾悅未
見者慕慕此其盛時也乃後武功高陵修文地下郡縣老
而喪明獨翁壽且康寧然不能免乳犬吠豈數盛衰使然

哉植每念諸鄉先生思一追躡前蹤然望塵不及輒復輟
步又以數值其衰非卽生一人獨興能振之也頃來世務
益紛拏若大江風濤斯須殊狀乘軒非樂若居非戚也植
自顧爲下竟無裨補故往往有引躬之志獨無奈何不敢
陳也亦伺間便歸耳若翁別有教指將以圖聽之至望至
望

謝元宰嚴介翁書

維植竊自比况其輝光不逮魚目其材下與騫馬無異焉
以故藏身末位不怨久淹量所具也乃承門下見贊至璧
爲虞淵之珠迷辟之驥一時聞者皆駭之迨于今日竟以

王氏存稿卷之五

王

門下之知振拔遷徙而翁又欲自明其志當植別時遺之
詩直爲公車掄國士還因雜佩贈夫君夫雜佩示好植業
已受而服不忘之義矣至稱謂國士則恐懼思逃焉在昔
榮榮之興以備論辨則坐上計今疑者立斷止者立往
以克任使則揚威萬里之外青勅竹帛之間以嬰患難則
不受軀以爲義不二志以敗名以任托寄則山中之狐不
交來之主竟聖斯四者皆國士所由稱也植度即努力
下此爲一卒之必缺所望誠懼而思逃非漫語也今
下此爲一卒之必缺所望誠懼而思逃非漫語也今
下此爲一卒之必缺所望誠懼而思逃非漫語也今
下此爲一卒之必缺所望誠懼而思逃非漫語也今

于留院可謂樹一士矣則念不在玩華食實然欲材大反
固有之損安能如之哉往者留院者則宋二公而翁詩及
之期與同慶夫二公者皆國士皆明珠神駿植米之能追
也大抵翁所風厲擬注植者率鴻鉅之業非常之事不量
不及策使馳之植感其言懼傷其志輒復有駁駁邁往之
思焉今植淹在里中從吏還附言中謝才翰懷抱十一耳
若無何去抵南中更圖修候門下盡所私焉

謝宰相徐淵翁書

植抵家一月所驛使以邸報見乃知翁始以今日入政府
蓋甚晚矣聞里百姓思蒙太平之福不知太平所用而士
王民存翁稿卷之五

天

大夫知之故自翁入政府乘軒而過華下者不可勝記然
皆一口稱快之焉今天下包四海之外以爲家三十年來
靡有草澤之呼干戈之事可爲太平矣然值虞孽百問自
缺無以卒應則太平久也夫器久而不徙則壞法久而不
振則弊頃數歲間

天子督責臣下思以振弊起墮而政府二老又將而成之
酌而舉之固已章章修復矣乃今又得翁配等之渡江河
犯風濤益梓倍榮未有弗濟者也夫宰相位絕百僚之右
至尊重矣然今時有三難稱至苦焉

天子明平群臣莫能及而思有以裨益之一難也事下中

書責應於斯須得失輕重關焉二難也造膝之言庭臣不
得聞廷臣所得聞遠臣又不及知而擬議轉注易動唇吻
三難也此三難者又不敢以告人故曰至苦也今翁爲宰
相尊重且親而服至苦之事矣植愚以爲必宰相服至苦
之事然後四海蒙太平之福也自有唐魯宋植恒得侍門
下竊睹翁之行事與其議論實陰裨

人主之德而不自明也梓至之求未虞之變交樹于前而
一動未有誤也蓋且寬且謹且語且默具長者之風焉私
以爲沾溉既久可益尺寸乃今忽而有南徒之微不憚遠
行實重違教若曰北人多苦南中故託浮言以盡本情則
王民存翁稿卷之五

二十九

植懼之矣邸報中有介翁薦疏有翁辭疏咸各自引抑父
相推重卒而歸明于

人主則自虞廷以降此爲再貽安可不賀從吏還附中區
區例不得前達也始植發京時翁既歸之又過而送之已
又賦詩贈之蓋至勤矣夫北歸里中困于俗冗不得爲書
謝茲方中賀入敢言謝涕抵南中更圖焉

謝宰相李果翁書

今植從南中本之門下推引之力遂令塵冒若此植竊
自伯念慮有咫尺之能未見于世斯階之能自取之也乃
門下贈詩顧其爲詞詞雖重而與植同姓者二人解刀

倒屣之事爲此彼二人者皆現理非常之士卒之祥不有
呂榮能光蔡植度竟老不能副所望故每一請贈輒慨面
然內慚汗出而食不下也君子所患患不自明植性愚
雖不可移易而淺中狹度有解便發於觀相公之德廣若
九垓涵如重溟不見所喜安測其怒乃知大造生才營之
陶治大小異器不相効也植安能若所望哉今歸在里中
其苦俗等幾欲爲書上門下巾謝輒罷之茲從吏還附展
悃私若此始植得從時本圖徑往坐老親念家乃引車歸
即欲發去會方大暑怯而不取戒僕夫且滯頓望秋非耽
吾土重去也歸而道洛中有留滯之事不敢實聽意必有
王氏存稿卷之五

三

能述之者南北地均第俗人視之異耳此亦其一驗云

與大宰萬治齋書

維植秦之鄙人也不習當世之政又未嘗抱咫尺之能祇
緣稟受上風久遠直不易政府以論人爲職遂引而置之
國上之列斯蓋十年所失項者門下信政府言已復米之
襲口近世變與若多遙同門下殊信之遂上書奏各令
復今中鄙人植自省無常也宋人有寶燕石以爲王者同
客索而視之掩口笑謂宋人曰此乃燕石也非上也蓋
宋人之識不同客若或燕石以王國以惑宋人植今者類
之矣由是言之士人出而應世無患其才患不遇知我者

故苟獲遇則宋人之寶石也苟不遇則周人之掩口也功
名之際騰抑淹速顧所遭何如耳豈非命哉此乃植自訟
之見故以聞于門下諒不坐謂誕也金陵名勝甲于大江
之南而翰林又開曹斯之南徙實則蟬蛻塵垢仙遊洞府
顧復有厭南中者何哉語曰水濱不渴蓋田易染盆世人
之見大都若此矣始植得從時本圖輒往坐老母念家乃
引車之西南中固植所願游也夫士之赴功名也譬則飲
也待士之道猶酌也滿者挹之虛者注之欽皆至索皆醉
歸主人以羹粲何者平之所致也今門下持衡以待天下
之士近不遂騰遠不久抑淹者非疎速者非昵天下之士
王氏存稿卷之五

主

稱平如一口固未有厭南思北者也鄙人植竊慕門下之
風最久頃幸謁者與入乃復去之甚有缺然之懷以故効
其愚惛仲知遇之感焉西來過洛陽車留而不待前旆三
日乃遠舉在行者皆病困今老母連延不肯南征懼復有
洛陽事蓋非直憚蒸暑也夫行子在途亦貴所遇矧功名
哉今老母年七十植四十餘人微兄弟之聯棄土之息母
西與西母不南植不得獨南此本情也方今正隆暑不欲
勞親犯海苟望見秋風草草與俱去從吏還附牘令白門
下惟留神省覽幸甚幸甚

與都督陸東湖書

鄙人植獲與公游且二十年其所以傾心仰重者非獨以私好故蓋誠有公家之念焉天下萬事其始亡命壞之已而大猾起亂之禍遂以成不可解結乃從古然矣自公爲司隸閭里之俠不敢掉臂行四方亡命悉奔竄出境都城雖廣萬姓雖衆門無伏奸人不觸禁前此爲司隸者植未之聞方來者未可再也庚戌之秋虜騎環域而掠至紛紛矣城中人帖定卒無一犬敢夜呼者巡徼素嚴威令素伸也故植竊嘗謂公以事

天子守三輔既若此矣假令得領節鉞專征伐猶當揚威萬里之外書勳竹帛之間顧 帝毅之下不可一日無公

王氏存稿卷之十五

三

孔子所以嘆才難也今者植徙官南中南中清虛幽僻之區甚與願諸顧所勞勞于中者外之胡虜木城內之豪猾或伏此惟公等加意毋貽

聖主之憂而已初鄙人發京也辱公既賜之又復過而送之眷別之怆良非薄矣感嘆感嘆鄙人今尚淹里中念老親在行不任炎燠且坐而里秋人言北客苦南中非鄙人意也鴻鴈起時行子當與俱順毛易托幸惠德音

與少司馬鼎雙江書

鄙人植竊聞先生之名舊矣恨不得見及睹世之論學者率空說無事實高子秋天行卑于考池植以爲此篇

且陰壞天下之俗安能陶士風哉頃歲以來幸獲上謁門下接其論議而稽其蹈履實有木之實學振代之通儒也乃悟稱植所詣者皆假名號以漁奪勢利孔子所謂紫奪朱也則聖人且惡之矣矧區區之樞心哉先生之論主在務廣大乃能包藏天下之物而就其功然此統學者範圍耳至欲整齊條貫振起頹墮誠非嚴毅辨達之士靡有就也故廣大之德譬則海也嚴毅辨達舟楫以濟之也不有舟楫海固善溺人島中所產人安從得乎植少時習科舉此釋褐守在詞曹遂徙而攻賦頌之事居十數歲戎馬至千郊於是復獲方略論戰守蓋行年四十餘而業三徙矣

王氏存稿卷之十五

三

前二業者皆致身之具由今觀之何異敝笱末徙幾于國家求士之指然猶念淡中狹度議在因事者劾計日等功缺廣大之意如先王所箴誨者蓋不敢自誣謂無也鄙人所見亦謂方今之務固必嚴毅乃能立事辨達乃能審幾蓋天下萬事紛紛弊矣勢有必至理有固然客乃舍而不講鄙人誠憂之若更復示廣大拓範圍是公怠弛藉口混沌比類也聖人之學本之心術必考之事功其學始著故大學要之治平中庸微諸位若公固抱奇然而非起五日不寤之號太子無稱也先生之學先性情而後功業者鄙人之論以爲極功業者乃能盡性情而後功業者

途耳先生常言鄙人疆項不肯提今之言又堅持矣頃聞
照胡不忘內侵則計將安出先生昔守平陽旁不犯平陽
境者用嚴毅辨達為治故也願且緩言廣大亟述平陽故
事與諸君即得上計又安事微議臣慕奇士哉別來僅兩
月念未嘗一日不在先生之左右誠有所慕重非私而已
也久客初歸人事劇于蠅毛從吏還草此申臆拜謝臨岐
眷眷之情時方憚暑不敢南圖且坐而望秋以老親在行
故也洛中留滯其事難具悉又言之動心故弗以聞

與宮允尹洞山書

二十年來凡公所遇損者率兄弟之情休戚之義非若他
王氏存稿卷之十五

王

人謂徵逐修外體而畧中懷者也損今者南徙本非意
望中事獨以公為私交立名譽不顧其實人信公言因為
損重卒之令有是拜所謂誣石為玉指鷺為鴻何以充主
璧極南北也愧之愧之公贈別之章獎予又濫觀者賴旋
其私然以詞高調古至竟日怵心復有為相者云在題
品必非驚下鄙人自省何有也初得拜時本圖南邁望老
親念家遂引車之西何暇途次多瀟灑秦相距不滿三
里既月餘始達敵廬可以信行略之難也久客初還人事
劇于蠅毛從吏歸卒卒附言中謝城門阻道親手遂分寄
自是南北東西渺渺絕矣獨奈何不沾總歲日下快甚不

能攀鞍去荷望見秋風即先鴻鴈南矣我家當華山下誠
樂此中亦有苦既歷心未斷則淹頓未可也

與內翰林平泉書

自僕與吳中士大夫游吳中信多才彥至其渾大堅朴之
賢由僕所賄識者則公一人尤焉竊竊窺一二事皆他所
珠傾九轉不能湏臾守而公植踵于地不少奪移即在古
晉且稱絕矧李俗末流哉僕涉世奔奔不能固吝不知公
誠何謂時時接引于其中諒有合而僕自省亡有也僕今
者南徙本以諸公推轂之故諸公尋故事許以詩贈而公
不首事先登他公之什安為媒哉望之望之僕今抵家五
王氏存稿卷之十五

王

十日矣久客初歸人事劇于蠅毛念發京時公所眷眷于
僕者實為恒情此誰能忘之哉從吏還卒卒附言申謝初
得從時本圖徑往乃復以老親之鄉念奪之何悟途次苦
瀟灑秦相距不滿三千里既月餘始達華下可以信行路
之難也日下怯暑且爾淹頓荷望見秋風即戒僕夫南矣
于時征鴻甚便幸惠教篇不任翹跂

與內翰吳澤峰書

語曰人之相知所貴知心豈不信哉往年鄙人與足下游
第微逐于館局之間修飾于節文之細足下固斷斷謹朴
所謂見其貌者也頃歲以來足下以鄙人可與語乃時

時顧問一過未嘗不移日也則澤峰君者蓋若芝之伏養
正之隱璣內誠有餘外示不足僕今觀其深矣嗟乎今之
俗煽播聰明者非少譬猶膏火久則竭焉與足下不同年
道也鄙人涉世養不能周容顧獨幸于足下世其稍
有合邪何若若此也發京時辱詞林諸公之義至重而
足下且萬之至與抑與罷若輩同體此之為情鄙人未有
當也恐汗恐汗久客初歸人事劇于蠅毛從吏還卒卒附
言申謝始鄙人南徙本圖南邁乃復以老親之鄉念奪之
何悟途次苦遊燕秦相距不滿三十里既月餘始達敝廬
可以信行路之難也以或足下所欲聞故畧道之詞林故
王氏存簡稿卷之十五

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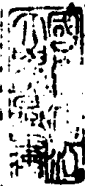
與趙郎中十樂書

里中末冠在學師者非少至僕所與深者獨足下耳非以
足下有私于僕誠念朋友之道衰矣卑動微遂簡體貌比
休戚一不相聞若足下所視僕者皆骨肉之愛問編之德
故今別兩月隔千里念未嘗不東北馳也足下砥行好修
顯名于天下然當不償不令抑數歲矣僕不能為知已推
教益力弱也中間幾至而失榮歸而辱者不啻二三此殆
造物者主之耳當是時足下恰僕有二心不念風好僕非

敢如此也其菰菰植于中遠芝蘭隱于茂草所居不同其芳
臭殊矣足下即不要好爵祿權要人固重之今僕所耿懷
者獨謂足下甚抑而又久淹且令分應領一郡猶得伸手
足終年抱獄聽官長論駁宜鬱鬱不樂發仰天之嗟也歸
來僻處絕不見邸報意銓司必有異調以素望卜之也僕
今坐塵囿中思欲解脫南圖然又憚暑老親不任蒸溽且
坐而望秋非淹吾土重去也歸時經洛中洛中主人留三
日乃遣其事難具悉且言之能令聽者動容故弗論僕發
京時足下戀別最切今老親亦感尊堂太夫人之愛語及
飯喫焉臨書屬僕道謝通家之情有若此者未之數見也
王氏存簡稿卷之十五

王

王氏存簡稿卷之十五終



左輔王維柏著

苦

與西陵劉公書

頃從州中吏符接鼎新軸與贈儀三至相念愛感愧汗
流及踵自抵家來日坐應淵思欲修記者比幾竟以他年
乃茲顧勤軫念若此此所為感所為愧也軸中詞若多假
借一非鄙生所當其云至旋調羹即且歸之三渠先生先
生雅量有容兼四海之外以為懷固相器也鄙生積植
性愚慙不能忍不平之事淺中狹度有觸便發竟安能若
王氏存稿卷之十六

所望哉今天下漸多故矣而戎馬之務最殷密勿之所圖
意與諸同之所經營率皆是方然道傍之謀清言感聽中
制之權絀効不卒今任事之臣視解印綬快如脫蹕以此
乃知翁退栖岩林屢仰自如乃思神之陰庇人世之完福
也人言公年已七十矣而精力強固精神秀健即少壯弗
逮謂天欲倚而致太平故然積以為非也本之去累釋負
乃能顧葆若此假令今日尚獨有位則憂危勞瘁將不知
作何狀老嚴之論在定神中一語言是靜也世不能忘我
而我乃忘世此老嚴所以長生久視而不滅也翁聲價著
甫久矣又位蹟入年事益高矣夫福壽兼隆如此

亦極矣安臥而逾百年理可卜也翁之才誠足擬定禍難
杆公家之急顧時未可耳翁洞窺宦機故一去不掉頭士
論高之故積數申之為賀焉目前所睹記彼其人求為漁
樵而不可得也可畏哉可畏哉積南園在秋仲其淹吾土
而不即發者憚煩暑耳使來其儀將謝且請後至之罪埃
抵南中更修所為報焉

與平田管公書

自歸里中日坐應淵幾欲修訊而卒未能乃茲顧勤長者
軫念貽音惠問頓手書愧悚汗下交頤謂不往反勞先之
也爾中修詞之士自近世所睹記不為少矣厥製皆稱焉
王氏存稿卷之十六

矣至其行履嶙然拔跡于海塗之中諸學士大夫蓋未嘗
不推轂翕也乃茲所為詩又閒雅冲幽若此豈孔子所謂
有德必有言邪揆諸賜至集三復矣他家皆臨帖字模粉
畫耳獨翁自吐習腕技寫情性所不能離者古人體裁耳
以傳久遠者自有定議誰能私之乎積澹筆詞曹久矣
卒未有煩然顧樂稱作者之美埃抵南中更欲綴一言于
卷末明修詞之道音精不貴多其詞傳世以人不以言也

與張太微書

自歸里中日坐應淵幾欲修訊而卒未能然念未嘗不之
長安中也頃從長安人得會朝夕出入甚詳蓋世態物情

自昔翟公已然此類閣所以鑿坏而遁陶潛因之託酒而
逃也少年時翁與何許二翁號稱長安三才今二翁岨興
震代作社稷臣縉紳之屬咸推轂倚重自引以為不及獨
翁伏在丘園不見所長蓋世無知者耳脫有知者出校而
置之高位界之重權則所發謀舉事濟時效功豈果若二
翁下哉才畧誠堪矣顧天有大數人有大命多少奇偶遂
相萬也則何怨乎僕又以祿位名壽此四者皆人之福天
之加厚于物者也天道忘完而貴缺人有一于四者即足
矣今翁有文名世蓋千古之事不朽之業也行年已六十
餘矣而提筆伸紙數千言立賦其健如此即百歲不啻此

王氏存翁稿卷之十六

三

翁于四者之中身具二福視凡夫倍矣又能兼祿位有之
乎因造物所靳也由華下望長安未二百里甚近顧義不
得往未以申夙昔之抱僮來臨候門下明所為依依者如
此也南園卜在秋仲向非炎節發去久矣坐此淹吾土耳
以翁或欲知附白之

與胡蒙翁書

往從張太谷氏得公集誦之益慨然有感于近世之作焉
古稱作者謂創制立言自明其指也今好古之士苟幸微
名往往襲而用之何可謂立言者哉故有自立俗格
竊奪古書者則尸祝之傳告也既擬其體復擬其語者則

莊生之胼胝也僕觀公詩屢出已見三首昔人未吐之語
所謂因情隨體陳致以稱作者非利也僕事南園詩詞考
俊即古之作者不能抗也僕仰高風竊笑顧獨不從一面
以快心焉今幸枉轡而還關中又望長安不得往玄指正
論固學步之子所欲聞也阻不相近奈此情何僅來申候
明所為瞻切者如此無何且發而趨南中既至更圖問訊
茲草草未之盡也

大宗伯穀齋孫公書

鄙生植自濫詞曹侍光儀且二十年所矣然又以鄉先達
西玄公之故重辱接引植恒竊數天下之長者能降體推

王氏存翁稿卷之十六

四

誠聯後進以隆忠厚之風本嘗不仰公至變色嗟嘆之也
植今者南徙蓋非意望中事獨賴翁素教兼之謬獎聽者
不察因為植重乃此振振誠恐碌碌無聞貽知己之羞不
直感德已也發京時曾數自往謝而謁者固辭乃以卷留
門下請一言以寵行色又自留候吏一人令守卷馳追任
途且行且待而追者不至乃知候吏謂主人往遂怠不終
事令植不得懷寶而西本之亦已罪也植坐老母念家今
歸華下所憶憶于中者獨不待翁一言耳若無何且發去
計秋孟可抵南中自此平昔南中事當更與翁信與而
走請參畢此而後歸

信行路之難也申謝稽于今日生此惟亮在幸甚

大中丞東洲府公書

維楨關西之鄙人也不閑于詞賦之業而又不達于當世之故顧獨好慕天下之長者故常門下數見之誠有所感慨非私而已也今天下風俗頹古昔茲矣趨時者為賢雖有衡蘭化為蕭艾大風東至物未西靡者也獨翁抗身岩廊之上梓柱頽波之間固所謂李葉之孤標搢紳之鉅範也楨每一造謁輒自嘆喟以為邦有老成風俗即弊猶當賴之振復而私幸得待朝夕亦幾無罪不謂適至之倖突爾南遷摩如昧子昔月而走騷途鮮不仆矣近世少俊

王氏存詩稿卷之十六

五

崛興遂高自矜睨前無哲人其亦不勝乎天地之大數也楨家在華山下問山下老人云其先下父稱華陰谷中生松栢高十尋大十圍者常數十章今其山章童矣今樹有稱高大者曾不逮古之十二三嗟乎物產若此人亦如之氣完而滿物盛而衰其大數使然也楨慕長者之風甘蹈形跡之嫌至數造門下者職此故也前輩後輩豈相及哉始楨得遷時本圖徑往坐老親念家乃引歸日下正皆快而不敢問僕夫且坐待秋風來也從前書令上門下望明今昔之懷如此臨發枉寄車馬費遠征人豈真有所見謂不宜捐弁之邪感之愧之人言南中非北客所

宜比客往者多苦之楨之意殊不然也

與東體忱書

自入南中數求便使托致區區乃竟不可得形跡誠踈至其意則甚懇也是下負清才實學以博一第不啻拉朽乃顧再踈如此嘆恨嘆恨然士之遇即賈之售皆欲其適時欲其選會足下亦惟勉崇舊業以俟時需會而已渭南三君同科登第邇所稀睹此又關地氣論也人言王華峯守吏部不肯歸必請一官乃已斯計亦未為失五泓孫子道山西省其父宦所歸時幸致區區之忱焉老親不甘南中水土諸侍人皆思家乃遂與歸因附書托申慰鄙人自涉

王氏存詩稿卷之十六

六

世塗二十年矣厭厭倦游日下且圖請告獨未決其能遂不也

與郭宮庶東野書

去秋九月在家臨發之一二日待順天試錄乃卒卒讀一過則其嘉嘆以為抵南中當為言致賀既入南中却徘徊顧慮有懷不得輒達遂稽而至于今乃足下不唯不罪更復惠問到僕若以僕為知己眷眷依依比于骨肉僕誦之太息焉夫自交道衰厚薄視踈數敬怠關散要也蓋往往然矣僕不肖僻在江介凡與足下倡者盡顯貴聞人乃獨結念于不肖去恒言千里矣適見邸報夢坡大人以太常

卿掌成均矣乃是下猶被舊衙署詞林位望誠重而爵號不益其如情何哉昔潘岳官序能寒自歸數奇且謂之拙則足下亦若是矣卒之拙者勝也自僕居南中彌歷九月漸與水土習矣賴老親居未幾何每食輒減一器形神損消僕為之懼莫知所圖會從兄以壽老親至因并與俱歸家人在侍者皆力疾從獨僕乾乾守孤邸耳遠茲塵暑氣鬱蒸令人喘息不休西望華山中有玉泉石室恨不羽翼飛去坐飲其側仰臥其間也顧嫌于季下不敢言耳竟須有言時也偶值風便聊布中曲頃之更有請焉

與翰撰郭泉南書

王氏存書卷之六

七

初僕入南中南中縉紳大夫之錫為僕稱南中錄美好與僕所見甚同隋和之寶世所稀觀見之未有不驚且嘆也僕居南中久與水土漸習獨老親居未幾何即不習其水土乃輒早歸家人在侍者遍病漸與靡有脫者僕為此懼盡遣之從而夫迄今獨僕一身在耳江海飄孤鄉念時發第嫌于季下不敢言耳頃之常有請也自僕與足下別且一歲餘矣乃猶守舊衙不肯徙何也京兆李公至張厚惠問眷眷鄙人若此久而不得便因稽顙報忽而便卒卒布私實不盡中曲也

與大宗伯歐公書

客自北來者輒道門下今日受

聖王之知者甚深而眷倚又甚焉夫從古以來豪桀抱奇思欲自效者豈少乎然苦不遇竟徘徊而靡所如今門下可謂良遇遇矣誠知

上德光昭靡闕可補然為蒼生計則甚費思慮傳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則門下之謂矣頃聞之暨儒也聞汾頤蒙百問百缺往在京師時以其間造門下曾博牛言片語之益乃今遼絕遠不相及是益之孤而重其愚也有足不得至於前有耳不得食其語則惻惻嗟焉南中諸省事簡咸以其興發歷諸勝區此其故事也楨居南中歷九月

王氏存書卷之六

八

稱久客矣彼諸勝基置未始一著履其間斯非其興淺固有所分歧也初楨南超也奉老親與俱居無何老親不習其水土飲食減形容變思歸乃與之歸諸侍者皆遣之從斯不以顧親欲耳比既歸道楨榮在旅每念一至痛若創南中勝區盡高臺崇城登之祇以沾遊子衣耳故求日塊處不歷一奇坐此也楨受性朴直不能飾虛詞偽狀厚給長者故今倒賜布之亦以門下知我甚也私復自度年之安所長見並不能疾當引去且楨有先人未畢之事積三十年缺然尚莫之圖且南中為卑樸不敢言少

三之百更有言焉惟後之

與南吉士叔後書

先是半月間且有中祕選竊以為里中士今在第者固皆俊奇然如公尤華華必在選中無疑俄而報至見公列在高等私心蓋喜之甚同州馬先生有聲有日乃與公偕出入足稱聯壁當僕讀書中祕特孤獨而靡所與其苦之唯兩君協心邁往不嫌于相下可也故事諸館人相聚率談幽奇消末日如此以為常至本業則廢之既而散館分曹服事不得理故業則大海以為前玩愒也僕抵于今二十一年矣念及猶復悔之固謂時壯歲耳又所與遊者悉海內才乃不相砥礪而事汗漫令顛毛種種竟成腐儒河清難

王氏存齋稿卷之六

九

與唐脩撰小漁書

侯逝水不還老冉冉至矣奈何得報之二日會客親柳子北上附此布悃柳子獨馬來告輕齋因不以幣往當圖嗣申僕自送老親歸家人在侍者皆從惟獨孤影在羈旅之子日夜思歸而又有先人之宅兆未遂改厝卜之今年為吉期少選且欲疏請遂所私也

頃見邸報凡朝廷所以郵勞臣者厥典甚備而足下為先人伸軀揚休者亦甚哀切第主弗可加矣仰之賀之嘗考本朝大臣得諡文襄者公至漁翁老師才四人正法勤學好問曰文因事有功曰襄斯兩言者漁翁老師實

有焉可謂斯名稱情者矣僕自童年即侍漁翁老師之教

恩德最深厚乃不能私一語以紀其盛誠甚懼焉卒之不可已也奉委校漁翁老師集迄今未復非有怠也乃去年還里里中人事沓冗既入南中老親以不習水土思歸又謀送老親歸家人在旅者並病連與未有休已又遣之從老親歸坐是思慮紛披不界所圖遂稽而未終畢耳惟足下有以亮我也綢惟侯芭閣發中說之指是師言而門人傳之也則僕既叨為門下士安可竟泯默乎幸毋為怪當此之時私計足下當發而在塗今比部王先生北來或與之遇因附區區若此竊念漁翁老師有百代不刊之勳

王氏存齋稿卷之六

十

坐澹如故乃幽抑至卒且將終焉忽而足下岷興本表陳情酒淚叩關於是上為之感悟悉從其請令先人瞑目志士壯慨南中縉紳大夫之屬咸咨咨以為唐氏有子且以嘆天之所以報善人者顧有遠近未或差忒也僕日下將計請揭營改先人之兆果遂所求則歸時日隔操手何時言之於邑每憶令弟先生負才不售殊為一見為道倦

與浙江巡按趙子書

頃聞使節抵越中乃即值海寇之警其軀東將領論刺勇怯悉當實不諱若是則乃

天子所以遣部使者意也若部使者雷同不肯進腸論事則黨與成于下人主孤于上耳目塞聰明蔽暴骸累丘山而

上不知冤氣蒸雲霧而主不見從此而天下之難起矣僕甚為憂之夫天下猶家也家大人克家嚴矣乃諸舍人連衡以詐家大人久之家計損家大人廉知之則罪諸舍人遠其罪舍人時家計已莫之裨徒令其家大人苦耳夫為人僕而詐其主與為人臣而謾其君者則何以異焉今海寇之來也於越中既如此於吳中又如彼此人人所悉也彼二三君者乃倒心反舌宣為謾語期惑亂聽睹此為身

王氏存齋稿卷之六

士

名謀則完矣顧獨奈何百姓之殘毀何今公家財賦專倚東南其在東南獨浙之杭嘉湖吳之松江五方乃居最耳適遭創者正坐五方五方因敵財賦不出公家之用乏百憂因之而作非細故也侍者持寶器不謹則怒而叱之令加戒人臣守封疆不謹顧與之文其咎亦輕重不審之甚矣僕觀今日封疆諸臣獨王君思賢可耳其健憤發足以激壯夫其腹腸洞豁足以親士卒突至之患即不能一剗後事之効要之且半收也昔王君在薊門其時總戎何公者亟稱之以為萬人之能何公之才海內無兩乃稱王君如此意必王君實有之也公見王君直引大義感動之傳聞

中生言人臣之道貴勿欺而已王君本赤心聞吾言當然失顏愀然變色蹶然起坐躍馬杖劍所向無前矣語曰風不激不鳴士不激不成此類是也往公按雲南會有沅江之變公竟與定之今按越越復坐寇援微公則孰為蕩平之共僕嘗嘗公為大醫倉公馬所至輒解藥囊瘳病者故曰倉公之門多痿痺非其遭逢使然也固身所當者應若此耳不奉顏色五易伏臘有觸輒念之然即今得相面所與談亦止此其他岐黃離舍之悰人情二毛之感皆屬私況不以聞足下目前皇皇極焚溺為

天子恤蒸庶保東南且不顧其家奈何云交好哉

王氏存齋稿卷之六

士

答姜金事書

自鄙人入南中客為稱足下賢者蓋數百然未有驗也居無幾何而海寇至所在大城寇小城陷靡不得意然唯獨海鹽完問之海鹽所由完者則足下在城中握帷帳之籌而又有湯參將者與之効力僉驅乘城拒守寇嘗三圍海鹽每圍厚集數重則任必拔然竟不能一中而痛之準則足下之智略勇力彰矣今他城皆若是則賊鋒挫必遁賊見他城悉懷軟不與角獨海鹽仇以故致至圍傷之奉常鄭公海鹽人也為鄙人道之甚詳故鄙人信客前嘗賢足下者果有今驗非謬語也初氣發上海也上海今懷印

亡徒竊門聞無人邑中人見令亡立盡奔竄如雲雨散
焉賊入以素所聞二大姓盡掠其財而去殺傷數百人已
而今還寇復至今輒復亡寇過縣門仍無無人乃始排門
入吹火燒廨宇門樓皆空前上海民亡者甫還寇復來
不及避皆伏在鋒刃積尸萬者丘陵早者餘潤為之不流
比三至而邑中室屋空寇擄虛囊去矣夫寇三至上海輒
得意及三至海鹽皆燥辱乾喉而歸則信乎足下之賢有
力也大倉被創在上海後大倉人為鄙人述其事尤可扼
腕方賊艦泊海口時才數艘耳其登岸薄太倉城者且不
滿百人太倉守臣怖于猝至則股栗不能持乃掖而乘城

王氏存稿卷之十六

主

守臣從堞間望見賊鋒橫厲頃更而逝矢左右皆笑之其
有以事白者第睨目視口噤禁不能語頃之稍定則又扑
擊施威用蓋其阻若是則大倉奈何不殘今大倉三關皆
化為灰劫大倉村落皆為羅網則區區之遺矢守臣故也
或言遺矢者為甲乙或謂乙久之當有真歸矣當是之時
設令足下備大倉且不啻守海鹽其智略異也今寇留海
上累三月餘矣諸公賢有力者第能嬰城收保不及百姓
士創然蘇與寇一創者也其不創寇者有說曰馬夫兵不
素習將不知兵一也我聚附賊益賊之智而張其膽二也
巡視憲臣權拘而封疆遠權拘則不在統轄者不聽封疆

遠則緩急不相援三也封內士大夫生長江南不諳兵謀
然好鼓蒙沮事執役之臣往往搖于邪說休于後患有作
輒輟之四也斯四者寇所以敢犯久留橫行而莫之遏也
以余觀今日之勢參彼已之形寇欲去則去不欲去則聽
之卒無可奈何至為異日計則鄙人有策三焉而練兵卒
等軍食不與也三策者以巡視為巡撫開府十浙之省中
而以巡視為帶銜以福建附屬之既已正名巡撫則藩臬
有司咸聽期會軍餉民兵咸聽料理遠近發成聽區分
於計便此一今疏請置總兵參將是矣而未指其總兵建
牙處所愚以為當置之閩越壤接之界海道之衝而諸本

王氏存稿卷之十六

西

將列此分屯于海上者散若星羅會若蟻結有警則督所
向分戍參將擊之賊安得登岸然非大破恒調力伸軍威
則軍吏不肅士卒不為奮此二江南法網之弛特其乃仕
者率用寬和為治故至此夫嬰兒好弄家大人不痛呵之
不止况取民乎誠取軍法幾不執之民則誰其通夷而跨
海不枉三尺將以鋤貪暴之吏則民又誰其甘心棄業而
化于夷也此三至若練兵卒等軍食之兩者固稱要領則
既立撫臣撫臣自舉之既立總兵總兵自舉之此謂既其
根而枝葉自庇者也凡今是越兩地戰卒皆閩閩好騁子
弟也彼其醉呼于市中舞榭以示力一見勅敵即奉首鼠

矣不足稱俠客乃驅之逐次適足損衆明怯今會人抵掌笑耳非計之得也頃聞寇兵爲舉條而東條而西不可得而制要之城市爲是下令曰有警至卽入收保近者歸城遠者也結幸不使重傷而已若欲創賊今憚不更犯則異日徐議之耳二三君子未可徒夸詡誣世以博哲人之笑云王思質者鄙人雅所禮重人也其才智敏速腹腸廓落足以立事功顧親事之日淺無以應卒然皆慈蕩賊虜不使寧是亦一奇也他口雖咄咄不能左王公之計乃王公顧若憚者歟奴効兒女子爭言墮于相勝豈蒙禁任事之樂哉彼言平巢蔓延者此昧子語耳有識者不與理也

王氏存簡稿卷之十六

十五

凡本居爲巢次舍爲壘今王公所焚蕩者賊壘也安得稱巢王公不持是爲解乃輕擊豪首驟詰禍因祇以播怨深讎而已是不自明也若見王公爲道區區如此云使以嘉餽見卽荷擔取報遠此答焉因念鄙人摩公家錄且二十年矣歲年筆硯間幾尺寸之功方今天下之患北絀下胡南困于倭乃不能効請纆之志竟有戰之役第堪處空談猶之孤子言孝雙人論步辭說雖詳終非已能有也甚愧之思去卽忍不能去將臨髮益頽其時可望建立不歟初鄙人入南中蓋與老親俱老親居五月不習其水上輒先歸澤澤有從鄙人登岸守孤邸耳少選且亦上謁去矣

此屬私兄以足下或欲聞附其之

卷教祭酒書

初得公成均信輒有書上抵公計必達之然所白者主在辨人材進良抑僞以返敦本之風而已此雖公能事而僕猶云爾者謂敗鼓之皮公不亦亦藥籠中宜有物也僕居南中第塊然獨處往來甚稀日惟舊故之思適奉翰札若以僕妄持孤篋益務不可下之節者僕非敢若此也僕猶夫故吾耳顧於南中不宜且南中亦不宜干吾以故人取其近似者以爲名曰仇厲守高也且僕雖直朴略受性已定猶僕之貌脩幹廣額昂首掀眉揚眉闊步皆造化陶

王氏存簡稿卷之十六

十六

治不可移易古之挾仙術者能脫人骨不能易人貌卽學者惟因性而道之因似而成之不能折強爲弱及陽爲陰今公員僕勿高勿卑擇中而居之此乃休戚之情骨肉之痛懼其僇仆故望之若是僕書三嘆焉亦嘗有以里婦之効望聞于公者乎昔有姬曰西子者里之姣好人也一日西子病心疾乃捧心而顰焉觀者益以爲醜其里婦之亦捧心而顰家人見之詫曰此固吾家婦也奈何俯而化爲鬼也今公僕守舊素仰不投俗好猶自稱人變之則化爲鬼則家人駭矣僕仰死下鄉也古人在弦曲鉤之風取收在策歷有驗驗僕謂之矣夫觀竟不能矯而曲或其

司命主之江河在前故驅昧子路也僕雖白者流期直其說而不下念俗與性違性不變竟將俗而垂者獨立獨立必搖聖人貴見機所以避伐木之殃華山若洞足栖吾軀渭水清流足濯吾纓竟托之末畢矣彼其當軸匡世追還古昔則有諸公在焉僕藉是得安枕百年幸尤甚也唯勉策効時慎交景光至懷至懷

與孫監察書

去冬十一月入南中而吏部萬君以公書抵鄙人並有清貺萬君且言公所眷鄙人者甚篤誠甚感焉乃遂訊萬君以公之戎政云何萬君具數之一一皆可嘉嘆若久之

王民存寄稿卷之十六

七

江西士夫在南中者咸噴噴譽之當此之時公聲名甚振赫南中縉紳之倫無不知有孫清軍者尋得邸報以公代徐君按是乃江西士夫即又為吳中士夫稱賀吳中瞻望旌節若旦夕至會海濱助勸莫肯督之一戰益思公來採垣聞既至吳中士夫乃自相賀以為得正人將必上

書

閣下明功罪信賞罰威靈益而固疆域也唯公圖之以副吳中之望而已初鄙人奉公書也輒欲修報已復念天上故人坐當書甚衆豈有至不至則疑怪生焉乃竟皆罷之斯固鄙人隱衷亦賴公能昭察之不疑怪也鄙人今獨

旅在斯先是老親居未幾何不習其水土思歸乃遂與之西室人以下皆從唯留至親一人以共朝夕茲謀又欲歸省曹公叔而客懷又惡南中川嶺雖佳勝未始往眺臨可以見宦况矣日下即計請告退依華山畢菽水百年之願自古以來未有背親逐祿得稱為人者也會晤無期聊此代面所未具者嗣陳可也

南吉士叔後書

是月初忽得榜自見公鬼居上第喜甚甚蓋荆璞數獻而今始獲售也僕又以造物乘除不爽毫毛且以尊翁老先生之才即坐致公孤何有焉乃不竟所至輒令謝歸謝

王民存寄稿卷之十六

六

歸未幾時而公遂振起夕秀不脫則朝華不披其理固若此也自入南中求一便人托殷勤乃卒不可得而公向惠覽雄文藏在前中末由以達以今視之則即得魚即遺為荃蹄可也南中山水佳麗人事清省僕甚安之頗風土水漿北人不習老親殊不樂此從行者遽病遂起皆思歸僕睹其若此恐非安處長久之道令家兄與長兄三人者來旦夕且扶老親西去從行者皆與俱以順其欲慰其心既去則僕乃獨旅矣君子出而進至離奔骨肉猶往還不數為人少選之間亦投去矣不可坐我以託設也此時尊翁老先生底渭上已久待敝谷回思附書候之且因

為賀焉初南中二署之置論而未定也有祁黃門者先為
休寧推官與尊翁為寮嘗從傍力抹之而蜀士夫橫加口
語不肯捨竟罹于咎疏去十日所共事始傳于外而僕又
新旅脉脉不敢吐一詞此不可不謂數也僕以蜀士夫力
能排保寧太守令不得至公孤不能抑保寧太守之子令
不得舉進士也笑之笑之且尊翁官路四品年及六旬此
亦其可歸期也矧又有公振其後笑口恒開卽百年不啻
任今關中若君家者能有幾哉鄉里衣冠居南中者絕少
懷抱不得展瞻憶光範不任神馳

與王給諫子儀書

王氏存翁稿卷之六

元

今者足下入瑣闥補夕郎踐清近之班矣假令太公先生
不釋兵柄依然大司之位足下能拜此官乎不也僕以是
識天道乘除不爽毛髮多寡修短之間泉益惟均古人不
美空賢而稱玄成者何也謂其能耐續也是下溫慈冲粹
稱者若出一口而又少讀父書習識當世之故今其言事
靡弗中者銓衡於是號水鑑矣僕居南中久水土漸習獨
老親至此不習思歸輒與之歸諸不習者咸遣之從抵
今惟僕一身執紼守厥邱耳故山不得往而南將諸人又
踪跡越絕行懷未由中為之惻然少選之頃欲遣使上書
請告退俟親側卽畢百年之願至則幸公遂之也往歲為

序迄金未就坐旅抱甚惡惡言之不文不足以揚大人光
祇以暴陋而媒笑耳以故甘重得罪不辭焉適屬草萊未
定期在九月中致之洛中得便更具一草致都下也頃來
羽書四馳所在告急獨且奈何僕欲作華下逸人矣然猶
不能忘國難不欲入漆室女鄙我也

程少宰書

今館中諸俊得翁以為之依歸異日者策勲効用顯聲名
于當代則是科第赫然稱首矣翁講聖人之學主在正心
術以出治功不端而于文詞律律之間非弃之也意以為
技詞病道舍臺損神在昔楊雄身自為之乃復悔之曰壯

王氏存翁稿卷之六

子

夫不為可以鑒已往植在館時日所誦習率皆聲律文辭
之技至于今猶然有道之士又任吾往不肯覺我之非夫
孔嘆逝水靈悲染絲蓋謂其弗可還也植於是有所惋惋之
懷矣館中諸俊始一出門駕車卽登覺路不眩于南北何
北幸歟南中頃有海上之驚諸大夫咸罷游眺廢倡和徒
憂之而使患官書可以信誤世者果文詞也方念天下之
患南既困後北之苦則中而橫加以梁宋之盜蓋甚紛擾
矣翁以社稷為己責慨然可知且欲舒目前之急宜何為
謀翁富有上計幸早出之海內之所瞻望者非淺鮮也若
以問植則比之俗乃不効一割萬事付之時髦踪跡托之

舍鳳俛仰宇宙無任汗顏通鴻臚石子告北上因候起居并具中悃若此惟亮在母坐爲誕幸甚幸甚

董編脩書

僕不肖所與游者盡湖海之士當世之英也至語知己若足下深者誠無幾何頃承與翰顧復感推僕言僕故有者僕不敢居言僕必至者僕度竟老不可幾號爲知己者誤猶若是則信乎知人之難也南中諸省皆聞寒疾諸大夫皆役其力攻詞章之技僕見作者雲繭錯如綺繡而我乃蕪穢不理欲以並驅作者之途難矣以此遂弃舊業罷之足下期我以冥會勉以極超是策跋驢走千里責燕雀

王氏存翁稿卷之十六

王

而爲鳳覽非其質矣足下賦財瑰奇而又高蹈古人之軌二時操觚之士皆謝以爲弗如下之今足下所推引僕者實足下身自有也僕安能望哉頃聞邊關告急梁宋之墟又多白刃當斯之際則空言固功雖有健筆不如缺斧乃知投硯勇子本有超曠之兄非徒與於激也今宇內多故司馬之法置而不講則患安從彌願足下念之風毛正順時惠德音懷豫

與孫李泉少宰書

當夏之季南宗伯上先生之北也附具一札展區區之況并以賀君家世史上接龍門司馬之芳他咸亦具焉王先

生既發十日所客有言太夫人卽世者僕聞之以爲太夫人健甚且不止此已又謂今之年殆已近百歲矣此百歲

中身所享目所睹者咸快欲之極歡命親之盛事要當以日准月以月准年所謂百歲身千歲祿也仙人行游雲間久且厭之猶欲下觀人世若太夫人者乃或厭人世而上遊雲間者邪諸君勿過傷此哀中有至榮今之海內未有兩也居頃之吳博士以公苦次書至覽詞其哀楚當此之時猶念夙昔不廢投報則惓惓之誼誠兄弟弗若也已而此部邵君以公使楚還書至中督僕竄易傳文也與苦次書語同往僕作傳時亦甚費架搆今雖欲頌易然意脉卽

王氏存翁稿卷之十六

三

案必更作之乃可耳且駁僕傳訛者有三有貼說在其行間僕南來時倅德適檢司中忽失之煩公更其貼說以示我我將因之而刊其說也夫史以記事以服當今信來世僕之言不足傳且無虞來世然亦欲服當今乃遽遂引却而至勤往復坐此故也公其念之貼說果於舟中得之卽以歸使者手當如公令以傳托陸子致之姚江焉僕自老親返于鄉意翺翺如懸旌而靡所栖薄凡歌詠之生由情性也旅況若此安能出無情之語哉前附王先生書業具此指私計王先生至日而公已去京書必不得達茲爲快快今公使郵稿必善郢中曲故稱寂和而公往又屬雪期

固益助之高也。在今當伏塊請慙之時，不敢請獨見。既畢，喪猶欲一見之也。公之仲子小史於其別時，令宗誰氏詩律或慙甚，不及刺刺語。然家承有素習能誥之也。僕無子，然見他人有子如無子，今公有子而信有子也。違久情多，不獨如紙上云云者，公亮之不。

孫都督書

任南中客有傳太夫人仙遊者，諸大夫咸以為榮，謂其老而多福也。適奉公訃，哀楚不自持。若欲無生過矣。僕觀今之世家，固未有等埒太夫人者。邈求而上，惟西王母之半差勝耳。然王母獨以壽稱，而太夫人之子孫繁盛，顯赫

王氏存節稿卷之六

三十三

昭灼當世，假令王母而在，猶且健羨，謝謂弗及。有母若此，為其子者，誠甚榮之。今其亡歿，誠甚哀之。然未可過也。公昔云家庭議歸，淹歷十年，竟未果。大以為恨。此孝子之情也。事既往，不可復追。聖人之教孝義二者而已。妾伏夫子依母是也。顧世網糾纏，不獲直遂。獨且奈何？公以憂故謝事而南，以其印佩公子。茂才蓋志在擢，痛顧榮祿，良得之。良得之奉命督傳，僕愧汗之甚。第所為延，歷歲月，頓不即。易昔以失原駁，貼說未知所定。處煩公更其以示我。我將因之而刊其舛也。太夫人觀山楊子渡，過相將非遠。法不得擊舟往，何以中望滿之忱哉？其有不珍之帛，端以一

介行稱曰：充祖道之奠焉。幸與火之木，前達諸幽杳，庶幾鑒愚之忠誠焉。

與趙太守書

去冬當僕南趨而在塗時，乃即聞公領保定列三輔長矣。私計既抵南中，當問便托致區區，不謂諸在行者一入南中，遽病遽與未有休已。老親見其如此，殊為不樂。又水土異習，每食輒減。舊時一器，乃思歸乃遂，與之歸其在行而病得起者，悉遣之。從私念糾紛，問遣却廢，以故賀書不至于公之前。坐此由也。乃茲顧承嘉訊，故懷沾沾，不異曩書。僕豈有作求焉？方老親居燕京時，得數與尊堂太夫人會。

王氏存節稿卷之六

十四

因遂忘其家及居南中老親追念，為歡輒悽然。愴容焉。茲云尊堂太夫人念老親不能置，不知老親固念之甚也。僕獨子而老親年又甚高，乃今分之為兩，其奈情何？既已決計請告而中原路梗，怯不敢使使上書，有頃少定當令馳去。私願果諧，雲鴻海鶴，吾未之肯下也。且僕頓即頽暮，狀貌精神，誠若六十歲人者。卒之安所効立，不如早自竄歸，退依親側，畢菽水之私，既不能進親之壽，與金母並埒。然以度百歲則有餘矣。君侯適年又身具完福，其於胸中，靡有芥蒂。幸茲樹勳烈，用訓明時，至望至望，且作若下人矣。度自不能僑荷一二，知已有能，坦然興嘆，然懷者又何

必聲名由已出也具有不珍之格附申前賀與贈惟君
並往詞既弗良而修諾又後恐愧恐愧

與郭東野書

近得邸傳見公晉位宗伯崇鉅矣異日者與鉉之司將以
次廷登焉前例可徵也自有是開南中縉紳大夫之徒咸
一口稱之以爲宜然君子豈可以不務素哉僕以老親歸
久神輿俱西今所存者形耳頃之且欲適志不復懸人間
事矣獨惟同館諸人猶多滯滯未起豐城求新戟鱗于望
苑古新高平胃足于史局閩縣困于成均德州厄于納言
此六君子者皆以卓犖之器伏于積薪之下白日易沉河
王氏存奇稿卷之六

與康礪書

近得邸傳以公領詞林事至晉秩學士蓋甚貴重矣明日
端揆之席將以次廷登焉前例可徵也自有是開南中縉
紳先生之徒咸一口稱之以爲宜然君子豈可以不務素哉
僕以老親歸久神輿俱西今所存者形耳頃之且欲適志不
復懸人間事矣獨惟同館諸人猶多滯滯未起豐城求新戟
鱗于望苑古新高平胃足于史局閩縣困于成均德州厄于
納言此六君子者皆以卓犖之器伏于積薪之下白日易沉
河

吾爲大海明珠談者傾悅願見非一人不直區區爾也
奉大擴王先生書

自楨入南中無幾何時即聞公晉秩司寇都人咸籍籍頌
傳以爲且當不冤焉楨得之甚喜然不值便抱臆不得申
久之奉有弗翰來祇益重楨罪耳其後每見令器長公則
問北去人有不長公輒辭以爲無有因遂蹉跎而抵于今
尺書不至唯門下幸以亮區區也方今天下之患北結于
胡南困于倭若是者何也不直卒弱力纖亦將事之臣未
也如翁旣負宿望又諳兵謀誠使執事君子疏請于
上授之節鉞于南則海波立澄于北則塞鋒坐銷可也願
王氏存奇稿卷之六

與孫仲泉書

使者自蘇州回忽得公子翰則訝焉以爲胡翰而在此乃
後從東橋公知公得太夫人計即不安于家乃遂徒跣涉
江海北走齊魯之鄉流大而卑卑故兄弟同伏愧次也僕
爲之嘆息焉頃聞伯泉有主哭痛不制危殆談者皆陽之
大有父死忠有子死孝則又奚恨焉故僕爲故人家則掩

快爲世教重則大書志所幸也東橋公言太夫人以是月中納之羨門乃遂與同館諸人約遣使齋持中絮酒之忱誠令及期至由白下望姚江非遠然我不得往緬憶執紼此情奈何往受令爲忠烈老先生傳今復更定具在別函中惟執覽之毋罪淹怠可也

與南陽谷書

越使過南都以鳴翰見其審倦倦之誼僕今羈孤在此形影對日夜惟故山之思非薄榮祿誠各有所懷也日下方遣使上書請告乃當遣者忽困瘧不能往須其起則馳矣旅抱甚惡仰見秋鴻南下則輒唾之以爲吾方恨其不得

王氏存奇稿卷之六

三

北汝又胡爲南也於邑無聊之中因追往事以告從史閣試每歲八月二日開始其試文欲穩順典實始欲死且清新二者具乃令本式若高等往亡不利不爾則違體叛度曲奏難妙聽者弗悅也公誦說古昔高蹈漢魏以來作者之蹤其素所慕向也宜退而就矩抑之使卑異日者既解緣龍不受鞭驅乃辨要津策高足未晚也鄉里馬先生好古士也見時持是言之固不啻不奇好古之甚亦幸今之人亡有戴鴟冠躡珠履者時不同也斯足以觀矣僕自結髮而好古文詞迨于今且老猶不能望古人之門併與其特好違焉兩不得則一不就嘆惋嘆惋作書時屬病後諸

同好者不能力展區區幸白郅田孫先生書孟先生母以爲罪鄙人念未嘗不之二君前也

與全九山書

六月中吳使之燕既已附申問訊之私計且必至適逢鄴客云公得侍太夫人前且三月餘矣私計前書不得達以日月錯迕故也爾者倭舟橫驚瀕海諸郡悉無安枕之期公歸而省侍頓恤其私不知有他此孝子之情有道者之行也乃僕羈孤江表離背北堂逐一官之榮而遺晨昏之事將猶謂人乎每念一及照照魂銷頃之且欲往矣謂公同懷故飢白之焉老親明歲滿七十今太夫人已八十餘

王氏存奇稿卷之六

三

矣皆所謂事到之日短也僕將歸而采下澤之蘭歌白華之曲公家在海上聞海上距丹丘不遠苟華與神人遇得禁方授長生九子願分以遺我我持之西也

與孫季泉少宰書

僕今既渡江而徑還關中矣乃三月中有長女之訃至老親再三督僕歸其書曰我老不能遠遊汝可解官來就我也僕得書惻惻不能忍朝夕則輒治裝且欲掛冠去而會有移官之檄來此其便歸計遂行此五月望日也且行之一二日而人事倥傯不得取寸隙爲書報知已今知僕消息既渡江逾淮矣從車上念故人今往且將悠悠越絕可

塵不得達可但已耶乃頓轡山亭迷近日之況與引身之
故如此云在南中既聞伯泉翁已納之壙中矣尋又言未
也果誰然乎僕不能充執紼之後又不能撰黃鳥之篇愧
歎誠甚焉見仲泉翁為道憐憫旅人草卒無及別格也計
三年不奉瞻對夫積愆莫由展紙上語十之一耳悵悵悵

與孫李泉書

僕自南中歸且將白首華下與松桂老矣乃上書不見省
而部檄督赴官甚嚴仕宦牽絲不能一割而決乃今又復
驅車出谷與青雲之士共翱翔焉非其志也僕觀世撫已

王氏存詩稿卷之十六

三十九

度卒之安禪旋且返我初服而已吾兄醇德厚養一出當
為縉紳之表執政諸公方擬虛端揆之席以待焉鶴鷄一
枝鳳凰千仞則亦各迷所圖焉耳唯足下夙戒行李居有
頃驛書至矣白不奉顏色帆歷四秋然忽忽若經朝暮唯
鏡中容鬢非復故時浸淫乎向衰颯矣明年僕滿五十稱
半百人矣蒙泥漸逼而尺寸無閒每于中夜聞寂剪燈孤
坐有慚憤之懷焉昔人有持寶劍不售者則亡之他境謂
劍不售且得禍僕靡有重持即不亡無傷然糜鹿之性終
難調豈非敢効百舌反覆以誑惑故人也今當古士古有
美質又肆力于學當有遠近僕見之以為鍾氏之玉樹

不啻也顧入京未幾何時乃即有秋賦之役役事既訖即
人多人事擾擾也不得與吉士君語第從吉士君頗悉足
下起居耳海寇暫息知足下得安枕玄廬其紀事抒情之
作必盈篋笥能無以遺知音子邪僕在山中一年但日事
逍遙游不理筆硯久矣乃今八月舉一子此清心養氣之
明効也念足下恒為僕軫勞之慮附此以聞茲役草草
告成事以言美則未也錄一冊附奉覽教

王氏存詩稿卷之十六

四十

上氏存詩稿卷之十六終

王氏存稿卷之十

左輔王維模著

五言古詩

贈翟太史使梁開封四首

自爲京洛客曲居城西隅軒車避不來之子恒相須今朝
就我辭云望大梁趨春春游子情惻惻居人吁斷蓬處田
中風舉而天衢世途多乖別非徒泣楊朱

其二

四牡駕朱輪征夫出幽疆久旭耀寒圻觀者盈路傍借問
此何爲

王氏存稿卷之十七

皇帝南顧將山河盟帶礪一札綰十行威以金錯函策以
錦盤囊直之當帳執所重在王章但軫靡及懷焉知使者
光

其三

行行歲暮時及汴河河春風吹綠波廣樂沸通津導入
梁王苑鴈序如梭賓禮重重遊大梁年繼續陳三爵木六
已授簡何殷會半賦鴻篇小酒各宴坐客咸避易主
君前日中馬嘶生落千秋雨復振

其四

梁園非不樂王程正欲留解維竹館暮還前亭酒醺涉

百餘城城城表黔黎一哀因徭租耳來愁鼓聲翹首望君
門君門隔雲霓太史采風人間言良酸嘶停車遲不發奏
草惠載題

天王本弘仁覽之重凄其

贈余駕部之南都四首

我后洽文德宇內富英彥迅才蔚雲興馳輪若飛電意
氣凌風騁暗者咸驚羨我聞歐冶氏鑄之經百鍊至道樞
淵玄沙窮金乃見張衡才何逸十稔成二撰茲茲君能探
余心誠結絕

其二

王氏存稿卷之十七

吾愛南州子懷瑾噉冲素纓冕填九衢茲爾厭馳騁擊舟
遠南適高踪時能附黃鶴異凡嗣四海隨飛翥焉能同燕
雀依依梁間慶炎江書歌蒸清芳困每寡願子慎行泊勿
云匪躬故

其三

望其行已即迂棹忽而西問君何爲者戚親重我悽超里
瞻喬木別久感故踐行行造堂前見而情復迷顧瞻同中
衫被服爛雲霓承歡安可極簡言難罄含涕仍辭問悲
風爲酸嘶

其四

艤停陟鍾岫眺奇俯吳疆故宮莽荆榛清淮流未央千年
王氣還

皇祖重開荒岩城依虎踞飛閣擬龍翔十載心恒往楚辭
詎能忘莫君愜登賦枉我大夫章歷歷陳今昔慰茲念所
當

贈汪氏赴瑯琊四首

初景照城關垂楊蔭廣陌孤鳥遶樹鳴旦出送征客感物
愴離乖遂往思羽翮各天從此始喟然叙疇昔

其二

時昔比廬舍跡適情復深懼譙共晨夕誓此連枝禽子也
王氏存寄稿卷之十七

參楚歌我乃嗣秦音人生悵雲雨誰能堪別襟

其三

別襟一何悽驅車一何速清晨發易水夕稅琅山麓志七
無卑業富國在慮淑君其政所司雲錦被林谷

其四

林谷鬱以紆有亭峙其巔昔者酩酊翁樂此著十篇前瞻
滄海流仰捫青雲天說哉佳游區非子今誰宣

送人之南陽二首

鬱鬱雲中關夾道遶朱樓駿馬臨前驛美人佳故遊頓轡
趨明光攝容禮九廟揚明訓聖哲我同寔立

其二

白水產真人卧龍起南陽運還風歟火事去星無光予心
企遺躅子乃歷故疆贈離兼信古援筆申此章

寄謝氏四首

首夏與君別杪秋忽速茲天道有變易世事安可期孤鴻
暮南適嗷嗷聲何悲感物惻我衷各天悼乖離謫謫金閨
遊夙昔相追隨譙婉非恒情結義良在斯驚飈吹飛蘿條
爾東南馳安得肅肅羽奮飛從所思

其二

爲金寧免錄抱王崇其身賈生豈不美棄置湘江濱仲舒
王氏存寄稿卷之十七

遷膠西三策禍之因賢豪恒屯蹇娥眉召妬嗔之子投臨

海抑鬱志不伸古來多悲憤非爾獨沉淪蓄德固無匹揮

翰亦絕倫令名既勿虧得失焉足陳

其三

佳人邈難即言在赤霞峯高視天宇外長嘯揚采音前臨
滄海波云是桑麻林神理悟變化何浮不有沉幽懷自茲
釋仙侶相追尋朝騎白鹿遊暮采瑤華吟倘遇雲中翰願
以遺同心上言結永好下言保芳馨

其四

煌煌京洛內羅列十二衢中馬交橫馳繆冕首鴻儒日出

照門關馬佩紛來趨於心懷我友滄海滯其軀世故多局
促族遊寡歡娛閒居免憂患言念故里問我當返初服避
世甘愚鴛子富振羽翮重來望聖園人生各有因不見分
飛兒

與汪仲子別三首

翩翩雙鳳鳥比翼青雲端芳池不獨飲竹實必俱餐何意
相背飛遠今乖所歡我有絲絳琴聊以暫自寬絲桐感人
情肘之哀孤鶩推軫置之去逍遙步河干中有並游鳬戚
戚念彌損

其二

王氏存稿卷之十七

五

飄飄子行過暫如快鳥飛豈不戀同胞所念在庭闈向期
榮朝還今已六年歸升堂視白髮懽懽極轉歎歎抽身勅中
厨辦膳膳以肥發我昔時箱被我五紋衣一舞忘顏開再
舞自安適樂莫期日樂遠遊今悟非

其三

還子無苦顏人寡懽趣宛馬東道來西風常及顧予也
衆鄙人謬習從章可會值好文昨凌風偶駕詩人路豈不
廉用州非所慕華嶽崇堂遠將歸就松樹其下簞蓑茶其
上棲白鶴歸與依吾鄉足年而保素

贈謝子公大人

騏驎信千里發跡在跬步卑卑栖棘羽織之凌雲騁子也
毛骨殊相要終天路茲焉暫行後願言慎所務絃歌武城
化彈琴卑人附桐鄉頗遺烈河陽蔚花樹平生藎固奇古
人良可慕陋子計微細達夫修遠度今名苟不虧折腰安
足顧

贈汪子

迢迢東南帆地將赴舊京洪川無滯楫况乃奉王程西顧
望楚天白雲忽而生以茲感人腸游子安得寧政棹遊彭
蠡沿涯采蘭英簡書豈不具念此二人情何如絕裾子遂
逐但榮名

王氏存稿卷之十七

六

慶源堂爲許氏作

赫赫許氏宗尤作一何侈里門擁丹戟殿庭接珠樓高陽
謝多才富相懸趾美矣宋諒自端云自哲祖始哲祖昔未
達懷瑾栖第甲開堂羅詩書自軒執素梓得宜不嗟卑莫
以貽孫子嗣者既雲興既雲興故前靡已息陰堂志植對食必
念宋三徑扣往規舊構神今地制改理無違代遙跡逾起
豈伊輪奐就於斯祖是似榮榮新宮荒荒玩之示訓理本本
水有源來世其敬止

世芳樓爲松翁相公作

三代紹神聖賢哲應時作大公既龍喬嗣公亦鳳雛鳳躍

在天池懷里眷昔閣前臨函谷關俯睇弘農郭長流紫綠
澗遠巖嶺連導其崇望自延跡阻興焉託獨往憶前入宦
成謝羈縻中園遂偃仰顧已嘆今昨抑心遠故榮年悠寂
以冥苦薛昌綺疏雲霧侵珠箔朝林誠奮劇夕原信寥廓
曩眺愜真趣今賞成虛諾振衣一何有
君王恩非薄

為介翁元宰題三瑞圖三首

品物燦殊形至德合一軌軌一氣斯觸形殊類則似伊昔
嚴園竹亭亭鈴岡趾蕭蕭霜雪幹倚倚東南美主人伏欲
興靈籙閣玄理七節屈蛟伸岐枝雙翼起祥鍾兆果符跡
王氏存詩稿卷之十七

七

石瑞竹

喬悟同揆雙後伶倫遭裁之必宮徵既舞阿閣鳳亦躍天
池鯉熙化豈求調律今在此誰謂嶺谷管復當楚山裏
煌煌白卉內芝也擅其神檢圖誠弗爽召祥亦有因倚此
負鼎翁佐

帝康斯民斯民既已康

皇情豫見親閣曰延恩名界之楚城關其域木閭時有芝
生輪囷俄而炫役興識者嘆嗟中書者表木德亦香象龍
鱗綺錯非一色微理見古人譙譙君子志將瑞懼蓋振上
以謂乾造下以謂坤珍

石瑞芝

四運無停軌迅商萬妍謝盈盈池中萼灼灼長安舍孤莖
翠白持雙蒂紅相射芳流匪因風光深不減夏觀者摩朝
暫一顧一驚詫借問此何為靈根結其下氣合株乃連精
通色無亞何異同心人駢肩而並駕古人云此華服之能
羽化美人玩不采但對持杯竿玩之有真契朝吟繼以夜
右嘉連

贈吳生督兵守鳳陽三首

初陽照中壁有客款我門問客何所之駕言趨
帝園腰佩金錯刀羽旄豎戎軒意氣無江湖轅馬望路奔
王氏存詩稿卷之十七

八

張君辨豐饒神光躍厚坤願子策高足慰我思所存
汎舟越長江行行屆陵宮陵宮一何麗樓觀鬱雲虹崇
巖翳松栢金闕羅熊能將軍中夜起仰天天無風回寢殿
林頭寶刀挂雌雉但令四境謐時願開元功

淮野山盤曲雄兔交同閭躍馬徵徒出觀者盈路傍矢發
不虛歸左右整雙翔就巖石火炙鮮呼金觴還車意未
已試巧登穿楊後禽立所欲聊以娛時康

燕士磯次韻二首

泰生期久榮上父嘆日暮始圖進不得終稅賦無趣伊余
斷約安敢六附隱憂此清江流前種春桑樹四節逝不

居忽改芳杜園之慕幽人與訂良晤天外狎鷗群雲
中躡仙路所嗟多羽翰萬甲安能去弱冠事遨遊廿年承
雨露恩恩未酬檢薇蕨非故驅逐將如何徒令髮髮素

其二

旅愁苦未央日夜相糾錯雖云厠纓冕何異坐窘約散步
出郊圻候登川上閣波長情既延景電跡仍泊目隔江雲
卷意屬者禽落祗今卿思馳轉覺衣帶闊行止嗟誰尤悔
各亦自作王喬履塵劫屈平嗔蘭薄往哉無淹軋夫矣有
飛鶴窺窺三山秀靈樞五丁鑿且其同懷子相從負所采

七言占詩

王氏存稿卷之十七

九

贈孫伯泉畫菊歌并序

慎所為畫菊歌者辭首句促才藻繁撰視古作者相距
殆千里然以發抒花態則筆情則自謂十九有中矣
大畫之道與詩通也神情句會意象隨其心手應接則
態度弗乖古亦有口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伯泉之謂也
若中無我植臨景寫其真則葉葉體幹即定色相
不浮詩亦若是而已故其品未始無法泥法者
臨弗學弗自自其有之也來注情篇什則
請期遂其情也書以謂見公主與

惜夫爭道而得其意已又觀公孫夫人舞劍而得神俊
慎之童昧闇劣惡敢自託於古人然於微類觸長之道
因甲求乙之術則竊所學焉為念通家骨肉之誼有投
必合之情報吐新識欲秘不得使語諸人人則自延誕
責此其因哉歌既勒卷用備箇中一物且令觀者知西
國鄙生有此崇嗜與看花玄都之傍異矣若其為伯泉
傳聲於不朽則以侯賦落英之才繼東離之致者大衍
厥辭極非其革也新著薄人有言不得具然物理亦止
此伯泉其謂何

畫菊自有孫伯子眼中菊花無顏色千葩萬葉出愈奇鄭

王氏存稿卷之十七

十

老王丞掩不得鄙人重菊尤重孫初乞一揮挂無軒霜天
搖落群芳盡錦石峰嶺數樹存坐觀立玩忻還訝紫艷金
英爛相射恍恍如遊目谷叢歲疑疑傍東離下東離甘谷
香難尋畫手千年祇見今細葉疎枝秋嫋娜含烟帶露氣
蕭森吁嗟伯子之菊胡爾殊少日致品自 共分畦列植
繞山墅朝吟把采夕對壺一吟一醉情相悅使欲因之向
點綴濡毫拂絹花神愁生色真機造化泄名筆今餘二十
年長安門閣踏將穿瓜步一出連城賤尺幅持來萬戶傳
伯子勳氣真傑然與此畫中霜幹究相似已知勳甲收
人蒙况親丹青惟

帝里東園繁華李共桃才看綽約條飄搖南渚芙蓉雖稱
絕娉婷可耐秋風高三花總不煩君手煩君更爲菊之友
紫蘭翠竹團清泉天寒歲暮相相守

錦江行贈陸子使蜀

君不見濯錦江中錦爲水形勝冠絕西南州遠勢逶迤作
字轉清波歛澹帶花流蜀女濯錦錦爲燦水之音異殊足
嘆安得臨流一玩之令我胸中生錦瀾錦瀾星橋萬里餘
使君今乘駟馬車平空夕訪相如調草閣朝尋楊子廬楊
馬千年俱已矣只今惟有錦江水君飲江水餐江芷期君
文章亦如此人言君行解網羅君行猶自費吟哦峽樹時

王氏存稿卷之十七

上

聽啼血鳥渚風搖蘆竹枝歌歲晚看君西南驚到時雪滿
錦江路江頭得句應念余江中鱉魚幸無數

相逢行贈艾心齋

艾子別予幾載長髮柳色千更代邇來復走長安陌相
逢杯酒俱感慨予今老昔朱顏子亦四十鬢且班向來
形容不自得何況茲子反覆問君不見漢家五侯堆甲舍
車馬紛紛候門下草堂閣中揚子雲閉戶反遭時人罵又
不見斯非結交難矣余雖昔時非有名一知龍利防傾
軀背向艾子不顧盟人言人言此言不虛也其歌起
五陵豪俠非今此言不虛也其言已冉春宿

昔意氣不沉淪要路朱門絕調謝窮巷往往中輪是時
東北有胡塵要子請子致其身吐膽傾心有大節蘭芬金
斷豈常人歡遊未極復分散大梁遙指黃河石若歸大梁
憶長安子望黃河生嗟嘆黃河森森與天連正月雪消注
百川我乃持戟帝座前安得同北黃河船

石鼓殘文歌

我聞宣王石鼓史籀筆文辭簡質字銘利歲久剝落踴
昏讀有往往恨弗備頃登注君堂見此更惆悵形書失真
事之微中興勳蹟隨彫喪於乎文武已歿成康往幽厲冉
傳姬祚衰田事不講武威弛宣也英英嗣其基岐山之陽

王氏存稿卷之十七

上

願且乘我馬可驅車可馳召從百辟修典典左騶右駢各
有儀君王太輅七日出旌旆凌亂天風吹駛駛騎射競馳
巧喧聲振山山爲披汴水湧水魚淵淵選徒擲網又一時
事能從臣奏大成安諸若石勒其銘銘從風烈紹先世要
令千載垂鴻名人言禽龍古有滅彼秦皇上無無解微仇
內侵蠻夷侮我或不揚萬事壞請君定古篆遺編參訂闕
文禪之全賢聖作事固可傳外爲諸君書論精妍

贈劉少參赴楚守 照陵

先皇昔時來龍龍龍龍龍方是山中其後龍沙塞
聖母遺風即任庶常當當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

君所賴我

皇見不移同室同穴古有云嘉靖己亥二三月

大駕親行觀陵開闢門地直新啓前橋爲掃山突兀歸
來始發梓宮舟五月江平非人謀使者還報京未已更詔

置吏守其丘茲止藏業俯南州下峰路虎上盤蟠金粟之

山何足數黃帝橋陵未可儔中有桂樹枝相結雙棲鸞鶴

將九難自從置吏十年周開臨虎豹茂松楸崖頭石鏡光

閃爍山鬼驚避聲秋秋君此去百不憂伏臘虛還俎豆

張但奉衣冠時出遊亭碑築時功德在閑別首蘇謙蟬蚪

我聞利庭以南郎蒼梧隔岸有廟帝女孤千年班竹猶含

王氏存稿卷之十七

十三

忘一水盈盈不得俱只今二聖共一山翠華雲軒相往還

夜深風起萬壑間空珊珊響珮環君也聞之動心頻鳴

呼君也聞之動心頻

對雨篇

西山黯黯雲氣黑日落未落帶雨色夜深亂鳴九衢喧轟

雷壓城雨翻盆曉未驚出奔門前屋後屋溜如注樓頭

鐘鼓不聞傳但聞王溝澆澆波濤聲此時

上御集靈臺獨坐龍顏紫雲閣半明危張山亦歇左右爭

進萬年杯君不見大麥回時小麥青社鼓聲中民樂生

對雨後篇

熱市雨餘花如簇買之百本植屋後晴日亭亭一株立餘
散地垂不茂朝雲靈靈野風漸歷前雨既足今雨又推寬
看花意轉噴立者自立仆者仆我培植費主人心我堂不
好翻增隨雨兮雨兮澤何厚脉脉相對移清立

東海篇送劉太守入朝

渭水湯湯流言歸東海東我送劉大夫臨流的酒筒大夫
東征氣磊磊聽我爲子歌東海東海天闊萬水窟萬水東
奔誰能改誰能改赴海門萬水灣環此水尊風雲盡吐蓬
萊氣蛟蜃宵蟄日月根日月蓬萊光相映六鰲穩載波如
鏡島樹鬱鬱聞鸞鳳樓殿人不道鯨鯢橫島中十二樓樓上

王氏存稿卷之十七

十四

集神仙絳節搖搖紛閃爍霞裳兩兩劇聯翩霞裳絳節數
不計共向鈎陳朝王帝水底龍吟蕭自吹雲中鶴唳曲新
製一曲世所希王帝朝來啓王雱王喬從此登仙籍方朔
今回近大微劉大夫觀天子萬水朝宗宛相似君不見皇
家車書八表同皇居正向海濱起君行會到東海濱蓬萊
雙闕玉嶙峋天子見之用爾作近臣不信試看王喬倫

王氏存稿卷之十七 終

王氏存簡稿卷之十八

左輔王維補者

五言律詩

大風

長安正月暮，強半烈風吹。苑草寒仍細，城雲晚更馳。翻空朝勢壯，入樹鵲巢危。不惜摧楊柳，傷心桃李枝。

同館寮宿院中

話久輟青燈，宵寒擁翠絳。枝鳴宿鳥動，影暗光升人語。雞聲盡風庭，雪氣增夫若。莫問夢多懷，寐未能。

別舍弟二首

王氏存簡稿卷之十八

猶是離鄉淚，那堪別館更離腸。回分手處，被憶共賦時行斷。鴻雙叫征鴻，馬獨嘶。歸言好消息，聊慰倚門思。

其二

爾去伴春歸，鶯花撩亂飛。到知無市虎，行擬訪庭闈。骨肉他鄉淚，奈麻故園金。遙遙日征騎，入雲微。

俞侍御父母雙壽

龐德無聞子，梁鴻祗令妻。何如越江東，終事總能齊。鵲鳥形雙老，兕洲影並栖。獨令宿臺史，日夕望雲霓。

贈潘使君赴汝寧二首

使君分部所，山水似宣城。寧見千人望，板橋五馬行。吟知

齊對岫政想，卧為聲薄領。馬能累由來，謝馳名。

其二

沒贈猶為郡，黃公終賜金。但愁微拜日，無奈借留心。舊直摧檻新鞭繞，贈音嗟子傾。蓋晚相望意，何深。

送盧子上 泰陵祠 昭聖太后二首

帝英為姬周，王如作速當年稱。二聖此日閉重丘，雲慘蒼梧文風悲。玉殿秋侍臣，瞻切際風輦必來遊。

其二

仙窠金龜海皇心，白露圓秋行嚴帝遣。夕奠降靈燂鍾鼓，空山應霜天宰木。雖知君懷舊德懷，斷關難言。

王氏存簡稿卷之十八

留別諸同館四首

湖海知名日，雲霄結侶時。相依憐玉樹，贈別把松枝。何地同看月，因風好寄詩。文園歸卧客，萬里幸相思。

其二

忍別金門袂，却憐共直時。聽鶯穿柳苑，歌鳳倚花枝。長凌雲氣長吟伐木詩，浮踪難自定。延佇有深思。

其三

蓬轉何須嘆，星團會有時。為言天上侶，莫折道傍枝。劍在輕分袂，囊空感贈詩。病來吟力減，報爾愧清思。

其四

今帝過炎武鄒枚盛一時雲龍遊遠漢梧鳳在高枝苦抱
還山癖愁吟繼閣詩莫將司馬薦病失倦文思

其二 慈恩寺納涼用郭東野太史韻四首

地偏人不到曲砌偏苔磯自愛尋真入何嫌與世違辟房
閒白羽藤樹掛緇衣毒熱愁無那蕭然一坐微

其三

五月亦何爽東林不傍村微風寒石榻濃木蔭溪孫余是
驅車客茲為避世軒無生如可學捐珮未須論

其四

野外煩囂絕城中車馬紛偶來問問社不是故離群淨院
王氏存荷稿卷之十八

依風色將心憚日曛徘徊松栢裏香霏北風飄

其四

日暮不知去棲禽啼滿林僧沾微月返星向曉樓臨眼寒
由來性遲到自和吟明朝又城市愁見土上鷓鴣

其四 立秋夜坐有懷三首

為客三看月開情獨此宵葉辭風裏木半轉漢邊杓折水
嗟時序張燈共寂寞鄰人吹短笛不帶旅魂銷

其二

去年當此日葉下不為寒鄉月當樓照蘭林伴我啼樓
竹外披露附軒西京洛關山絕秋風憶故樓

其三

塞草秋應茂胡奴欲犯關寐從今夜廢弓有幾人學霄漢
誰謀國華夷只限山書生空肉食自報月中顏

其二 兩齋宴郊壇徐奉常院二首

愛此赤松家今予清興賒玉童調白鶴金龜閱井砂水潤
臺邊露花迷洞口霞何當謝人世即爾駐年華

其三

主人憐客情歌管步虛聲始信仙家別能令世慮輕青鸞
樓竹院赤石映霞城猶自牽纓冕將無誤此生

其二 送駱太史謝病歸湖州四首

忽謝金門直吉尋碧海清明時豈無意旅病苦傷神白髮
愁中長青山夢裏真知非鷗鷺侶暫與群離鄰

其三

挂席下遙津行行指越林菱歌醒旅夢鮑胎稱鄉心千里
秋水孤舟夜月吟和人渾不見霄漢有知音

其二

何處采芝客松岩與石町一蘇司馬病重注子雲經舍外
湖光白雲中成岫青客來時問字不待卧深荷

其四

家湖水上海仙山萬不為公一門清淨解世情
湖光白雲中成岫青客來時問字不待卧深荷

風葉下遠渚暮雲低望行舟杳津樓舊路

七夕宴集和陳太史

匹今宵會言尋隔歲盟同惟存在此競巧句難成雲似
山鬟月疑玉珮明填橋鵲共去恠底樹無聲

陳子詩期七夕宴集忽雨渝盟迺依韻嘲之

仙筵即共賞風雨却寒盟不及雙星信河梁約竟成生今
佳節邁空對客燈明惟宴誰家第笙歌急夜聲

七月八日夜集陳子館

仙媛方怨別仙子復尋盟天上鵲橋斷人間燕席成杯含
孤月白河間二星明佳會知難數酣歌盡漏聲

王氏存稿卷之十八

五

聞蟬

客居不傍樹蟬響曉遙風帶月流虛院和砧入暮空驚心
寒不遠爲客思無窮忽墮雲中影替替又寒鴻

陳戚碗宅同年會和孫季泉太史韻四首

俱起脫荷裳聯趨傍日光十年霄漢客七言詩金帶興遂
燕歌發未携御案香猶思曲江舊春水遠

其二

今遊已北地來聚復何時共綠香花伴齊公飲木許淹杯
忘景夕陽唱且雲移無限事誰當送別期

其三

仙曹錦繡裳仙體玻璃光歌起雲停戶簫鳴鳳在堂梅風
遞苑樹蘭露裊爐香不盡追攀意何言暮色蒼

其四

一別十年去百年能幾時殷勤醉後語慷慨座中詩城晚
霜笳動歌闌錦瑟移相看嘆踪跡萍海渺難期

廣德寺送別陳子

俱是滄京國獨憐尋故山鄉心因子劇別句對僧刪枯沼
風荷咽空林夕鳥閒前程愁欲暮乞與一燈還

送趙明府赴長洲

春擬到蘇臺江流面面回東風一夜發曉樹萬花開虎岫

王氏存稿卷之十八

六

傳名壤牛刀試異才公餘若問古吳苑盡蒿萊

送陳子侍父歸嵩山

阿翁懷舊隱子亦繼鄉園無爲嵩門外歸塗白雪間身溫
寒夜席衣學古人班明何嵩山曲步觸好駐顏

詠孫氏第雪獅一首

豈自條邦至疑從崑崙生風毛翻玉屑日彩盪瑤精踞地
如思奮看人似欲鳴情知非信有臨視意頻驚

其二

入庭真足詫何物爾崢嶸現狀明雙眼奇毛絳六美衝風
寒徑壯不月夜猶明雖在暗除寒氣有風橫

月夜孫李泉見過

君有主猷興余慙戴千家過逢乘夜月門館靜雲霞行擬
來人少詩憐古意賒同聲今復幾莫便轉歸車

冬夜孫李泉宅對月

今夜華堂月盈盈坐玉臺影流疎竹動光滿一燈無城笛
關山調君詩合浦珠不歸非漫興此地可忘吾

冬日過孫伯泉錦衣李泉太史因而留觴紀贈一首

寄辭雖吾癖談奇即爾過杯香雙桂映雪齋二鴻和太史
元稱馬將軍舊姓何徘徊不欲去天地此吟窩

和袁子詠雪之作

王氏存簡稿卷之十八

七

天風吹白雪來伴玉人清身似柳梁苑歌應繼郢城亂飄
梅閣重輕繞竹牕明最憶袁安舍期來倒數觥

初度二首

母也彌六旬余今半世人猶多三徙媿未老五雲身觴酒
米蕪市水盤具海鱗朝來稱慶地今日可相親

其二

少小從文墨于今只故吾徒然游鳳沼未是探驪珠鏡裏
容顏換域中風漸殊碧山有舊業將擬著潛夫

贈王樞中太史移居四首

抱水村連戶宮梅近拂牆氣侵琴劍濕風卷竹蘿香虛閣

玄經就閑門碧草長雖然住霄漢何異在林塘

其二

寂寞唯孤室豪華自五陵門喧裘馬過樓望海雲凭愛竹
呼君對遺書向友微不須愁夜讀自有金蓮燈

其三

昔作城臨屋今樓市接門多君不擇地得道自忘喧車馬
朝天路蓬蒿隱吏軒可言渾掃却時有問奇煩

其四

歲宴春將起邊庭青草生官閒長繫馬柳細早啼鶯鄉物
吳王劍臣心漢士纓更憐芳調令竊有結鄰情

王氏存簡稿卷之十八

八

齊夜同彭孫歐三太史

微微寒燭盡晤語向深宵千響秋驚宋同心暗祝亮意虛
覺露下桂落想天高漸見雲低戶應催萬壽謠

中秋題汪氏二昆季玩月二首

孤月明無際繁星淡不輝只疑金鏡轉却道玉盤非氣溫
浮雲斂光含白露微無因生羽翰萬里但瞻依

其二

謝庭欣得月長夜坐忘還歌酒耽燕俗池塘印鄭環情香
依桂樹聞笛憶關山車以南鴻度君心江漢間

贈李侍御按雲中二首

青聽白玉環之子向邊關影度秦乾水日寬句注山防胡
身佩劍平實石成斑霜氣因君早寒威八月間

其二

年年此戎馬望望半空村陰火寬夫氣秋霜使魂背人
鴻入塞行部驚隨軒白簡無嫌數安危在討論

秋夕孫子見訪和韻

美人今夕至明月故徘徊紫帙秋螢點鄰機寒女裁驚心
時序晚淹坐鼓鍾催俱是他鄉客堪聞北鴈來

寄蘇諫議母許孺人兼贈諫議得告歸侍二首

嶺表無黃葉年多不記秋但知霜入髮曾見海為時跨鶴

王氏存詩稿卷之十八

九

身同健兒能意竟離獨憐游子遠霄漢望歸舟

其二

歸舟遲海入應慰倚門心絲袖重演映芳園五嶺尋水恩
將錦浩獻壽耻黃金唯有白華曲傳來清別音

雪中東隣舍注子

君爲南楚客我乃西秦人舊聞元惠舉今苦更卜隣坐看
簾外雪調憶鄧中新興全用字易無愁種桑津

贈劍與孫伯泉都督

寶劍藏年久匣中綠光色金剛未許一日爲君貯青海
傳傳箭天山駐五王何當持此去萬里靖邊疆

送葛給事以使冊封贈河西二首

搖珮辭宮直分珪向塞衣冠星使帶礪萬年盟雪路
遲春草天山少早當榮主福好客除道送校生

其二

星海與崑丘迢迢壯故州人從青瑣去鄉得錦衣遊首藉
衙天馬河源汎月舟歸應折榴萬里致同儔

送人之金陵

君行辭北闕予意慕南邦龍虎雄蟠岫烟花錦夾江春聲
聞凍浦暖日透船窗最是來潮便無緣鼓棹雙

上元寄傅母太孺人

王氏存詩稿卷之十八

十

漢京燈夕至今節俗繁華春酒新浮蟻名媛舊夢蛇邦傳
三徙訓宴倚五陵霞印此勝上母無勞羨富家

午日送郭主簿之江都二首

午日有蒲觴留君詩帝鄉酒醒大歡宴刻太念何長臺駿
元稱隄棘鸞却負香不能推後芳名遠

其二

直泛長淮盡開窻見廣陵王區朝市客高車夜船燈擁岬
人騎竹常宮子飲水無言不得意

送內兄選士郭子歸省二首

郭子歸省士如書童自舒名遠上河清客軍書客

鄉心發長郊去馬徐遙通函谷外白髮倚門問

其二

送歸殊自嘆十載住長安旅跡同飄梗征人獨采蘭天遙堤柳黑鄉近岳蓮丹孟老應相問惟貧似伯鸞

寄齊待御

南國得交早因君五月霜威傳江客遠書上漢庭長塞北仍多事天涯憶舊行何時歸柱下高輪動嚴廊

夏至齋居

節候忽如此端居感慨心城雲有大度宮樹起蛸吟便覺年將半那堪暑遂侵所思在虞帝南吹散瑤琴

王氏存詩稿卷之八

十一

送孫生銖入吳成婚

去矣秦淮水南風蕭蕭新身遊吳帝苑人擬孟家親鳳管臨臺發鶴山引眺頻六朝文物舊未可廢推論

雨中郊寺送郭子

東林君且住急雨淋征衣愁說恒河漲思看佛日暉情人頻勸酒釋子解忘機但道沉冥坐鄉山定哀歸

慈仁寺集鄉中諸友

春來不得意秋至尚騷擾鄉思浮燕館客道別成難近來逆水峰宴坐夕陽西世事唯堪醉青尊為傷情

華學士之留都

君王正圖治學士乃南轅春度長淮水星分太乙垣馬遷元石室方朔本金門即見徵還日懷書十萬言

中秋集汪尚寶舍和韻二首

高城角夜流高宴獨豪遊醉度霓裳曲清吟落葉秋霜將月皎皎思為客幽幽可那南樓笛聲聲共隴頭

其二

本地月華流全勝天柱遊蟾蜍臨水靜風露滿庭秋寒鵲驚枝繞鳴蛩破室幽關山未歸成此夜倚樓頭

白金事八賀聖壽却還山東二首

閭闔九重開衣冠萬國陪象隨人共舞鳳逐樂舞來僊醴

王氏存詩稿卷之八

十二

其二

聖盤露山呼遠殿雷夫君亦至止金鑑錄須裁舊是含香吏今為攬轡臣來知戀北闕去擬慰東人海氣騰浮紫郊情憶獲麟遠遊空復志送子重傷神

贈許氏二首

石城許氏之遷南奉常也王子總馬又嘆其成童歸也詩並有之

居家鍾阜下

聖祖舊邦畿不消官舍千門瑣到知仙足侶行差近為歸書日驅車馬相如倍有輝

其二

許子手所好言難戀不窮才華今謝眺官舉舊山公卿月
隨行李王風速去遂南公有詞賦莫不附雲鴻

送王司成之南都二首

帝謂樂能教南離此奉恩蒼龍辭漢關白馬度吳門道以
先生重名令學者尊舊賓勞

容想博望欲開固

其二

敢云鳳是侶十載濫同池交愛那能道行旌不可隨堂留
倒履處途望看鞭時南國見春草知予千里思

王氏存詩稿卷之十八

士

沈光祿謁歸以改塾先大夫兆

原生慕京兆孔氏疑防山大孝今誰繼憐君此日還沾衣
辭漢署走馬向江關若到悲鳴處佳城在此間

申進士令分宜

申生子所獲少年懷遠心手持循吏傳言赴楚江潯敢謂
張華識相期必子琴彈來無自苦世上有知音

秦維倫宰孟縣

河陽元勝地之子去來軒花樹吏官路高聲入縣門孤城
已非舊事尚追前使方名續前腰未足論

寄贈可泉宗兄

峯歲淹經術長途阻看鞭逢人惜白髮得宦耐青氈上諭
推臣鼎諸生仰鄭虔思兄若春草徧繞泮池邊

送汪子

山城芳草歇臨水菱荷生節換羈心感山回客路橫同人
違上國天子在西清萬事憑誰語悠悠悵別情

贈徐推官之西安

故國君為理歡來却自嘆秦人今好訟漢法本從寬三面
羅應解重關路亦難須君按轡入百里到長安

輓許相國夫人二首

相國能扶

王氏存詩稿卷之十八

士

聖夫人勸好賢令名追解珮峻業至回天何悟飛霜月遂
成殞萬年國門丹旌去清淚萬人懸

其二

泗水函谷接青蘋歲歲生歸魂今日駕鵲豆向來情行望
胡笳慘入鄉鄉緜緜橫為詢王鶴何日返雲軒

送李明府之任蜀中李父故為御史

名家周柱史才子漢郎官去望星隨轡還知鐵戴冠棧花
驅駟緩江月照琴寒萬里曉直勝無歌蜀道難

贈陳憲使之江西兼謝許二丈二首

繡斧江遙入白雲官衙能平持漢氏法威者恭公稱山雨

城常暗浦雲波自澄亦知文賦客膝間幾回凭

其二

謝子猶垂翼許君復縱鱗高賢無下位遠徵有孤臣南轅
同人折東門把袂頻因君聲二子離思不堪論

還闕二首

許身已南山歎爾謁天關猿鶴堪深怨冠簪亦舊班海元
群水滙辰自衆星環聖世誰能隱移文不愧類

其二

西人皆好武吾亦罷論文昨向南山下時隨射虎群趨朝
寧徇祿在野每懷君肝食憂邊切阿誰請入軍

王氏存寄稿卷之六

十五

寄家書二首

母念今逾切別來夏又殘時驚流水逝日作倚門看有客
傳消息爲郎憶考槃應知非漫語貧賤故能安

其二

客心殊不樂千里獨長安夢寐還家樂風波涉世難跡危
偏信卜虛童欲辭官悵望西飛鳥何由附羽翰

寄東氏妹二首

萬里游真倦向來依故廬寧親迎衛女設餼釣河魚奔詔
身仍遠思家意不歸班昭有念早生男兄書

其二

危途親更隔獨客意偏哀信遠憑良翼詞悲敘大雷畏人
將宦薄懷汝覺神推何日雪堂共重泉詠絮才

五日登昆盧閣同王超二子二首

應赴東林賞榴花故國同況今辰不住可使色成空載酒
諸天上撥蒲津界中安閑人未醉憑闌思無窮

其二

滄流不入渭西嶺故遮秦本博樓中趣翻傷增裏神停杯
看去鳥落日下同人支遁休慳馬急將入暮闌

予既還京會無錫王子亦至因簡二首

金門仍侍朝聖代敢逃堯以我猶懷隱知君勉赴招陌塵
王氏存寄稿卷之六

十六

袍色化世故道心消何似滄江畔白雲閒自謠

其二

華嶽吳江口雲天萬里遙相違憐宿昔相見復今朝缺判
終同墮鴻飛不異霄振歡斗酒置爲爾脫金貂

寺閣同諸子和楊司諫韻四首

紛紛京洛客此地幾能游氣爽秋疑早林深晝亦幽觴綠
逃暑舉興爲慕空留可道危樓曉猶須上上頭

其二

陰晴誰可料朝霧晚爲開簾櫳衝空逝江虹截雨來霞
心懸閣身疑到天台遊蹤味却知不覩亦異哉

其三

居峻望逾迥浩然生遠思山無雲斷處塔有鴈來時繫足
青猶滯傷神客自知十年塵土裏初服蓋為緇

其四

樓中客未返樓鳥已松篁興在情餘照空冥識妙香鍾聲
侵檻急杯影接雲涼惠遠休憎飲陶公嗜醉鄉

立秋書懷

故園當此日一葉下深閨萬里勞親念孤兒作客悽身將
天共遠心與火俱西昨向秦關別春風草色萋

聞蟬

王氏存舊稿卷之十八

十七

上苑無窮樹微吟抱一枝風回聲故迴雀繞跡堪危清飲
垂天露寒哀向暮時羈人愁聽汝獨坐正多思

秋日閒居二首

千里逢秋客閒居感慨中宦跡巢林燕鄉念下江鴻院靜
蛩偏響霜寒木漸空遙憐故山桂鬱鬱白為叢

其二

窮巷深仍僻應門午未開知無問可客不是草玄才復跡
荒庭沒秋聲遠樹來誰識朝惜只擬臥空隈

贈龍湖張公少留都

春寒吳天渺風帆石城下可奈物望跡遠軫

皇情何日迎周旦前身是孔明岐途無限意忽立暮雲生
春晚見白髮作

苑日柳全綠庭風榴欲然不知何處雪吹向簷毛邊把鏡
光堪妬傷神客獨偏十年成底事惟取百憂煎

聞鶯次趙比部韻

千幰春遊減掩扉客罷迎居深將旅感驚作故園聲
和風斷得群遠樹鳴向從家柳聽不是此時情

孝烈皇后覽歌四首

大聖今誰儼長辭久益哀暖鶯晴淚墮夏樹淒風來風聲
宵空備零露曙已頻猶思少翁術見貌上瑤臺

王氏存舊稿卷之十八

十六

其二

範內留芳訓扶天有駿功仙遊知路鳳
聖念為當熊玉珮虛無果蒼雲悵望中宜春花照眼淚灑

舊時叢

其三

暖候親舊舊今朝誰採桑六宮齊下淚萬葉為誰長苑草
春猶綠寒車昔竟藏返魂日無相空有月以香

其四

卜勝開金殿客向水抱關在成十隊力星照九泉潯騎吹
晨風壯龍曉夕露斑都人瞻遠處疑是武城山

人日作

人日陰晴半燕山，獨望時晴當免天。北陰豈有災危天，遠道難問春歸口。益悲西南渭川沙，六洋快漁師。

春日寺集和尹氏二首

處處春光接客愁，殊才閒言尋息心。侶遂到望鄉臺見鴈，翻增恨此名莫道才漫看諸妙樂取醉藉蒼苔。

其二

長安少年子春來，日日嬉城南無數。花柳偏含滋走馬尋香入逐芳，載酒移舟衰令可笑。向此亦棲遲。

賦得太平塔贈別胡青岩同年

王氏存稿卷之十八

九

平郊曠千里，孤塔突青天。集三秋鴈危開，百丈蓮望應。收楚蜀勢已，歷幽燕。徒倚吾愁上，離魂會渺然。

郭氏莊遊次洞山并子韻二首

曠野迷木秦，閑流不辨谿。問途行復立，入里北還西。谷遠疑禽舞，園深詫虎蹄。上林雲在眼，獵地豈應栖。

其二

像事村村似河流，曲曲分明巖句外。只許鄉谿中三伏，連遊客百禽。各占最管纓，聊此日在。翠是吾蹤。

南浦舟次次韻

呼舟當力進，波靜日仍輝。惟有回風作，虛公幾路歸。白鷗。

來故狎青鳥，望何微。出浦聞相近，吾將遂所作。

贈閔氏提學山西

晉壤胡沙接羽書，歲歲聞登壇。誰練武擁節，子論文道向。河汾重秋來，烽火動自嗤。簪筆者翻欲學從軍。

有客二首

有客談農事，凄然傷我心。風回青失墮，日轉赤流金。處處神巫問，哀哀寒婦音。燕誰還報語，帝憐已桑林。

其二

單于款款塞使者，急能遑果得蒲梢馬。何言少府錢沙場，元恨并炎月更生。煙願假將軍，劍山山為出泉。

王氏存稿卷之十八

二十

贈羽泉劉君宰瑞安二首

得邑東南畔

皇心念遠人，微求深到越。山海近連閩，九曲神仙窟。三年撫字身，政成知有慕。潛度武夷津。

其二

南國余真慕，湖山每按圖。空來情漫切，君去意應殊。秋浦平開鏡，霜林豔抹朱。過家潮正壯，還是子胥無。

寺中訪喬三石大參留宿二首

遠客來千里，息心仰此宮。世途已白髮，池館復秋風。慷慨苦其動，留連夜易終。朝來聞過鴈，翹首共遙空。

君自梁園至予依燕塞居臺金事已往范雪賦何如俱抱千秋感因停五夜車紙須謀一醉率爾脫錄魚

西溪亭上分韻得屏字二首

曲水園青帶回岡抱翠屏
翠屏猶在仍廢樹鷗鷺自寒汀霞覆千年樹風翻十月萍
少陵何處問從何白雲亭

其二

暮倚溪山曲悠然見晚屏
水風醒酒向野火辨魚汀坐下忘機鳥行吟浪跡萍
良遊天亦縱明月故亭亭

熱

院深風不度火鏢井猶溫
林密翻包暑蚊多故趣昏何方

王氏存詩稿卷之十八

王

無五月明發問孤村蓮洞涼如許
蒼蒼不可奔

郵亭賦別限韻二首

春館寒猶峭霜旌愈嚴萬入遮去馬
一斗候虛檐顏色暗浮閣風光翠入簾
翠君真失計彩筆漫重拈

其二

暫雨閣河客相看幾餘神恨無端
暮日漫說馬回輪三壘杯前曲雙旌盡裡身
自茲懷遠夢夜夜逐行塵

齊人戶父雙雙詩二首

七上八辰及帶光
昔日無人同
今昔異時
齊人戶父雙雙詩二首
送仙下笙鳴野鶴趨何當
錦城月幾見海波恬

其三

雙挾藍田傘登堂酌碧醪
海雲回彩服春色醉仙桃健擬千年頌祥看五色毛
懸知曉拜日白髮兩刁騷

壽趙撫臺母七十二首

生當五月望戟府夜猶疑
北斗輝瑤樹南風沸錦絃健跡榴開坐笑指桂輪懸
司馬因將祝十回伴母圓

其二

自製稱觴曲膝前趙倚樓絲雲停白雪烏府勝丹丘蒲酒偏宜夏雪培
不受秋長生吾有須其奈野人謳

春夜於草堂飲趙大洲限韻二首

王氏存詩稿卷之十八

王

窈窕歌今夕留連及曙鐘
殘星低北牖片月墮西峯歡向樽前劇思於別後
重高標遠嶽似萬仞削芙蓉

其三

幾載天涯別今宵此聽鍾
昔游慚二妙新興等三峯宿鳥窺燈起春雲貯院重
明輝錦江曲相憶採芙蓉

暑雨

風雨清涼暫慰心
切斷虹坐看雲入岫
卽有暑侵宮河朔遙難去
嘶嘶事亦空人言暑氣轉深濛

寄周石崖汪七峯二曹郎

懷人情不極日暮且公堂
望盡長雲影那能鴻鴈來

宵並直署草曉同裁應嘆離居者逍遙華岳隈

美人篇

美人樓上坐曲曲度成章能駐行人騎難窺傾國粧問年
逾二八下嫁待春陽不比巫山女朝朝赴楚王

夜投乾州

旦發暮還輟荒林已宿鴉前旌明野火遠戍咽樓笳行漸
初星密愁深曲徑斜風塵疲道路瞻想五陵霞

渡河用壁韻

挂席東西望茫茫萬壑多估人輕七尺漁子犯層波岸闊
迷青漢風生怯綺羅蘭橈且莫進欲聽濯纓歌

王氏存詩稿卷之六

王喬洞

古洞名空在何方王子喬無因聯白鶴真愧擁青袍雲岑
金丹竈心傾碧玉簫招尋非異姓僅爾下烟霄

望朝川

昔貴人安在嘉名尚朝川我車不可到野立重依然山有
題詩野溪多種林田勞生空碌碌何日此攀緣

過湘子祠

山深行不極澗水鎮相隨已係遊人意忽逢湘子祠花路
十月龍鶴動九天思仙駕憶借翩翩遊所思

秦嶺過文公祠

萬里南遷客千峯昔此停時不可度猿夜若為聽道在
翻能重名高故有亭松門吾下馬瞻矜涕雙零

商州別舍姬吉兆北歸二首

鄉念吾方切商山汝又歸相看愁對酒臨別更沾衣望極
白雲迥岩空紫芝肥他時遂初服此地更須依

其二

汗血渥洼種苞毛丹穴兒一鳴誠有待萬里同須期歧路
情難盡人離老易悲向來遊宴地竹樹獨離離

慶秦嶺

未曉登崇嶽已窺海日明雲從車下起人在斗邊行天險
王氏存詩稿卷之六

分秦塞神謀度漢兵却思千載事感慨不勝情

除夜書懷

怕說明星出愁聽夜漏殘窮人家萬里新歲若為歡漫使
梅樽開徒教柳媚開東隣蕭鼓競曲徹又更端

元日喜雪和韻二首

今年今日雪四望四方同卜歲豐應至竟終酒未窮飄將
梅苑失符與石欄崇郭調能歌此千春直到公

其二

不雪愁皆甚既雪亦同然不雪愁者猶自困雪愁故擁
蓬門斷偏增玉關望遠望金馬路道訪吳公

早春過端溪宗伯宅留飲次韻二首

南風吹北馬去去自爲雙
楚國空留鳥鹿門虛美麗暮雲
迷遠岫春棹響空江不是公能款
朝朝卧北窓

其二

喚酒期同醉杯行亦玉雙

主逢今日聖俗轉古來
鹿旌抱風吹雪春光柳拂江
更言梅樹好一爲拓南窓

早春王錦衣宅集諸舊遊次盧君韻二首

離懷不可道醉裏爲君申
跡是蓬飄野情均柳望春
立期五侯第復見十年人
我音鶯能解啼聲故故頻

王氏存奇稿卷之六

王五

其二

自我今來此年光感逝川
適行初雪裏忽對早花前
風雨春能幾容華向亦妍
平生悔斷酒杯到不虛傳

春日遊靈谷寺次韻

自嘆南飛鵲臨風遠樹三
幽巖期獨往竟日只空談
野色牽遊騎塗歌盡未藍
直依龍伏處花雨亂春潭

贈南衡童子泉州之任二首

看君如健鶴堪翅
荒樹飛往事那堪問
初則幸不違吳歌
送越客蒼嶺駐軒
後會應難料離觴
且暫揮

其二

去住俱爲客悽悽獨愴神
浮生已衰白京洛尚風塵
采藥臨滄海乘槎釣紫鱗
茲情終未已訪爾到南閩

悼內爲項氏作

得意今如此閨中孰下機
舊臺塵掩鏡新錦浹沾衣
夜月烏偏喚春風蝶自飛
誰能少翁術爲爾致容輝

哀妣爲項氏作

寂寂佳城闕萋萋宰木稠
不將青鳥至知與白雲遊
留誠諸姬頌遺孤萬戶侯
檢囊能贍在涕下可能收

張戶部母六十二首

令子今如此九能志已酬
名通漢閣籍身逐楚江遊
懽得王氏存奇稿卷之六

王五

其二

湖間鯉丹思海外丘慈顏
誠可駐猶欲泛槎求

瑤池浴日外蓬島扶桑東
仙姬誰能見今朝忽此逢
鬢絲霜共白桃與面俱紅
歲歲華堂宴驚簫下碧空

王氏存奇稿卷之十八終

王氏存簡稿卷之十九

左輔王維撰者

七言律詩

雪晴

長安二月雪花飛五日陰陰此放暉
淒氣不隨雲霧散輕冰漸向午風微
苑餘寒峭鶯聲遊野徑泥深客願違
聞說城南富花樹今朝能得幾芳菲

夜雨偶得寫字

夜雨瀟瀟亂客意決渠新水瀉春江
暗浮花氣使重幙遠度天風慰萬邦
坐聽竹前沉玉漏行吟簷際把銀缸
自憐王氏存簡稿卷之十九

疎曠無機事宿鳥依依出樹雙

迎恩寺次王太史韻三首

郭外尋幽百慮閑林邊簇騎五花斑
泉鳴鳥哢俱成調日看雲一破顏
好句當春仍碧草豪游憑閣且青山
直須酌酒酬佳興重見山翁倒載還

其二

幽尋直愛抵林閑入機花句亦閒
不用談禪追白社自將澄性駐丹顏
風回鐘梵流三界地湧烟霞白一山
座上預愁朝市外卧雲看月暮忘還

其三

悠悠雲葉伴僧閑寂寂風花點地斑
境僻誰能來野步池空吾欲洗塵顏
九衢車馬喧青巷十載神情寄碧山
暮倚佛樓遙送目塞鴻江燕爾知還

病告馬尚寶彭翰編許吏部茅殺撰携觴枉別

病裏驚看諸妙過愁顏此日暫成醅
九宵躡步聯簪珮三徑歸心自薜蘿
戀別頻沾燕市酒博歡翻罷渭城歌
他時論賦休推引為報相如只抱疴

和黃子九日感懷之作

白酒茱萸九月來却驚烽火照燕臺
愁深漫發離邊菊病久聊停客裏杯
霜何雲霞當畫起風城鼓角繞天哀
幾回王氏存簡稿卷之十九

自灑長沙涕萬古空思飛將才

齊夕有感和大宗伯張公韻二首

史散庭虛暮色佳過淒風急雪聲春
柯坐深金闕催鐘漏意激青燧對嘯歌
槐月龍雲微映牖花渠明水漸盈科
朝來忽問東郊事東望千峰滿日曠

其二

雪裏寒宵寂寂堂中清思安玄朔
廊曲樞輿流霧嫩柳初花下朝白髮
一燈前開書唯有暗頭燈

長陵朱謁

文皇陵殿傍居庸覽盡千峯壯此峯石經蒸雲蹲虎豹玉
泉含霧卧蛟龍舊京想像明王柝窮漢淒迷破虜蹤埋劍
藏弓元勝地晚來時望紫氛重

康陵陪祀

塞上猶傳八駿名帝丘今望赤霄平千峯雲起旌旗影萬
木風多劍槩聲王殿香煙浮俎豆瑤堦星斗燦冠纓雍歌
聽徹人歸畫獨立泰宵百感生

沙河道中用王太史韻

曉日平郊遠色分皇家千嶂抱諸墳沾花車騎香聞露過
水冠裳潤帶雲繡綺斜翻丹鳳勢回沙細擁白蛇文詞臣

王氏存簡稿卷之十九

三

預喜瞻依地寶篆空碑七帝勲

祗役山陵憇道觀

山程迢遞漆雲沙仙苑幽虛貯彩霞輿爲吹笙聊駐馬桃
如索笑故開花芳房漫倚燒丹甕瑤水空憐泛海槎此去
蒼梧猶道路乘風欲借紫轡車

奉和介翁相國詠孫韶一首

年來每作生蘭意此日懸弧遂所惟系出龍門應續史思
浩歌詠早傳官庭中王樹書長擁掌上明珠月並完款客
宵開笑國客七星耿耿動人看

其二

無言雙髻爲郎日竹見重開戲綵惟三葉燕山今發桂九
霄漢閣舊還宮華經鄭綰傳雁遠駭骨鴻毛長漸完未駕
已知千里步能飛會向五雲看

初度

子月簪梅正欲舒他鄉杯酒對寒廬冠裳十載依天近弧
矢茲辰閱世初鏡裏窺顏驚老大雲中獻賦愧吹簫西瞻
舊業蓬峯下歲晚黃精好自鋤

小至院內對月簡諸同宿

海東滿月上金規風後寒光湛王垺出檻新梅渾失影當
堦老鶴淡無姿宵深霜露侵偏劇節近星河望欲移坐待

王氏存簡稿卷之十九

四

嚴城樓觀曉擬看雲物共登危

九月二十八日過袁太史詠室內菊用何氏韻

秋杪今登袁子堂主人耽菊似陶郎深依北牖長留色近
撥東籬故帶香節遊燕京還勝霄霜飛朔塞入寒鄉向來
花樹看皆盡唯有金英殿歲光

卜居

由來卜築避天街此日幽棲意更諧無客蓬蒿從滿徑有
時鳥雀自馴塔雲中歌鼓五侯第寒上旌旗千里懷閉戶
著書未得傍人休擬草玄齋

冬夜過林太史宅

北斗高城欲壓欄
路月明去不妨
莫世衣冠月太史
驚人詞賦漢長楊
交將海內如君最
跨馬時來學鄭莊

冬日朝天宮道院和韻

歲暮桃花開不稀
洞靈仙子跡非微
朝來謁帝迴金節
雲裏迎賓泥羽衣
地勝真疑夢海入
書成不欲換鵝歸
晚鐘蕭颯三天靜
細聽南華悟道機

乙巳元日

白霧陰陰欲壓天
今年元日異常年
簪纓朝退沾猶濕
梅柳春遲凍未妍
起節軒車交紫陌
臨風樓閣落朱絃
愁予王氏存荷稿卷十九

五

正甯成孤坐
杯酒盈觴爲罷傳

夢進士父母雙壽卷

少從高隱傍滄江
老得嘉聲重海邦
沙上鴛鴦栖每並
庭前玉樹有成雙
白雲盡伴幽人室
明月宵隨釣客艖
卽此長生堪預卜
未知蓬島問仙幢

立春日賜宴和宗伯徐公韻

上林春到暖何偏
遂有歸鴻幾度還
氣早乍融城上雪
蓮開初散禁中烟
萬知送酒歌能至
梅爲看花放故先
此日承恩予忝竊
十年簪筆未稱賢

正月十六日開立敬紀侍班和韻

漢宮班氏奉恩偏
遊盤從車許接連
遂以鴻名傳玉冊
卽時龍節導爐煙
日臨長信雲相映
花發宜春暖獨先
借問侍臣誰紀勝
賦成唯有馬卿賢

送李御史之南都

前年憶爾在鍾山
夏半今年謁帝關
立傍苑葵心共赤
憂深對事聲先斑
擬將解珮酬燕市
忽漫擊舟下潞潯
安得從君使南去
鳳臺同眺白雲間

夏日同諸文學登都城和孫李泉韻

帝城今得倚崔嵬
可那權多采角催
不去與憐天上侶
食涼忍罷掌中杯
風建蕭颯霜疑下
霧縈陰森晚漸開
時向王氏存荷稿卷十九

六

建章宮北望通天
隱隱見高臺

答袁子告中見貽次其韻

予若畫長鄉思紛
閒居君亦嘆難驂
伴人惟恐常依壘
抱樹孤蟬自作群
越鳥謳吟真有調
玄暉休沐未能文
多君持贈明珠似
每玩慙慙到夜分

贈李封君樂隱公

丈人高隱古梁園
脩竹蓬池今在門
日向明時共抱藥
却因公子強乘軒
黃河東望烟沙渺
迴闕遙瞻雲霧屯
亦氏懷恩情漫切
任公辭約意存

京師守歲同舍姪吉兆

旗夜張吾共子天涯明正元朝高城哀角勝俱斷故
園竹林望獨遙悲劇卿傾杯索物老來羞青匣中刀休將
勦蹟虛相擬春伴同歸興已饒

曹侍御以便歸觀太夫人

老去離多愁正繁翩翩游子忽歸軒歡來不用忘憂草倚
處今爲下馬門饌鯉幾年違道路盤瓜七月薦家園却思
緡芥仍王役遮莫建前舞袖翻

曹侍御使金陵

西北烽烟年更劇東南民力日堪哀採薪早上寬租疏按
案猶思撙節才王氣金陵千古會大江雪浪九天回亦知
王氏存司稿卷之十九

遊覽非君志追隨能無上鳳臺

之郊侯母北至

至後今年真可憐劇時寒月有和州梅香早動周京路柳
色先歸朔塞天千里隨春應未苦雙眸望遠勿潸然不將
王馭還鄉國却使潘郎此道還

贈陳太史奉其家君還蜀

苦憶滄浪作釣翁將歸今子

帝恩洪驛車直到花溪口險惡虛驚機閣中天關劍門元
向北江盤巴字盡趨東未應使逐綸竿往莫學還來侍漢
宮

贈袁太史使南陽便且還越用舊韻

予住終歸華下堂君行旋作殿中郎人間岐路腸堪斷馬
首春花日漸香桐葉遠將度字國宛丘今識漢皇鄉憑高
好望南征路楚越通波一鏡光

贈嚴太史使大梁用舊韻

梁王城壓大河隈臘盡清聲入殿來正憶生槎人忽到同
游春花鴈初回倒池淥竹明新色媚客金甌出舊杯作賦
不辭頻授簡亦知君是馬卿才

贈方崖趙年兄之南都

十載承恩侍

王氏存司稿卷之十九

帝閣封章四海奏曾稀漢庭賈誼名何忝春水吳舟志却
遠寇盜關南擊鼓急烽烟塞下羽書飛時危愁劇君仍遠
回首江樓定濕衣

秋赴郊寺同曹王二客夜遊用空同先生韻

朔雲胡鴈急秋風野寺蕭蕭落木中鷗客悲深誰共語上
方僧定自開宮寒憐酒伴依依至月里朱樓閃閃紅莫評
盡遊宵未徹三千世界本無窮

九月十二日黃太史宅賞菊次韻

此日此堂花尚開驚人佳色對持杯醉攀高枝吾三嗅笑
逐良朋歲幾回節移風度更落霜中寒蝶難倍却思

桃李芳非日盡向秋前沒草萊

贈李給事移官南都

南園宮城千載舊北風舸舫九秋餘兩都青瑣俱仙侶四海蒼生有諫書遊雲塞鴻依渚下經霜江樹入看疎杳然鍾阜情真往不得從君遂所如

聞警二首

胡騎能過獨石戍燕臺百里接烽烟豈無大將曾推轂却使

明王自額天五夜竹宮遙想拜一時軍帖劇聯翩定應風電驟氛祲餉士虛糜少府錢

王氏存詩稿卷之十九

九

其二

雲中猛將真難犯來馬千群欲復東郎恐漁陽容得意幸聞上谷敢臨戎心誠動悲筋裏伏甲洎防險塞中夜襲邊村憐青歲至今鬼哭何秋風

聞笛

寒夜高樓玉笛哀天涯羈客思難裁關山萬里惟看月霜露孤庭有落梅怨鶴愁聞雲裏下不能疑自海邊來誰能吹向飛狐塞一遣胡奴斃北回

秋思

城上悲笳斷客情關山龍水總牽愁連太白西南吐水

下東川日夜清木落潭邊綠草生清風月坐崢嶸秋風異域今俱阻翅首高雲雲氣征

贈張憲使之關中

關疆萬里盡東南漢使宣威使去騰騰雲霧尚積早春江柳色先含山徠見節移深樹水怪驚戈徒別潭若到越王臺上望

皇朝無外海同涵

贈憲使君守衡州

楚鄉春至即炎風去馬遙衡歸塞鴻媚客柳條臨路待到官蠻谷爲君通嶽形倒看清湘水桂樹高攀赤帝宮聞說

王氏存詩稿卷之十九

十

五峯峯並峭何當詞賦與爭雄

送見太史使梁次董太史韻

候吏前途負弩驅當朝使者果誰如春風花柳笑行騎盟誓山河有制書豫土天中元大國梁臺世遠只殘墟流傳好賦風猶在今日何人著子虛

壽介翁相國七十

律回斗轉春仍起天地茲辰初降英佐帝義和元日御輿殷傳說不足精八閭頌金宮花赤顏老神凌海鶴清自足仙翁應世無勞言歲問唐生

春日邀諸同好登吳山閣和洞山韻

我向君曹意不疏芳時嘉約可教虛便從淨界看花放已
得春風隔夜盟歡劇共拚樓上醉悲來偏濕檻邊裾天涯
游子秦川客細看西雲片片舒

五月五日寺集

今節今朝逢五日東林呼侶且持樽野氛新暑臨庭劇宮
翊親臣拜賜繁樂山上方聲寶月傳宣中使促金門十
年待詔吾情在不會何時奉

主恩

夏日同款升二太史劉客部朱憲使郊寺讌集會大
雷雨是時未得除督閣中學快暑滯行余為紀述

王氏存簡稿卷之十九

上

二首

市遠林深身自微城居六月旅遊稀能驅汗馬臨中野共
坐空堂蔽其非過院雲霞看變趨時雷雨罷仍飛人間
萬事誰堪問但醉醺醺莫渡歸

其一

江行六月名美自有客停機滯五陵匣劒囊愁倚臥佛
樓櫺塔寺同登雲巖初未光落雨曉果魚紫鷁騰轉眼
清秋南望長山色誰能乘

六月三日作

西山碑元與天參同水城隔岸浪湧風起湧池感轉放雲

來炎郭毒愈含虛傳吹黍名燕谷實有蒸波類溪南華獄
高寒清滑隔故鄉回首欲抽簪

立秋

閏夏逢秋氣自淒風城吹葉過沙隄紅頰鏡裏能恒駐寶
劍天涯亦暫雋榮動此潛悲此日山青雲白憶吾樞勳名
老去終何有野望行歌好杖藜

秋夜呂沃洲胡白湖周吳峯枉過對月二首

今宵冠蓋忽填戶十載京華只索居才薄敢言時輩棄與
來聊與故人舒秋城吹角聲偏壯月院看星影自疎已報
殘更促車馬尚呼餘酒立躊躇

王氏存簡稿卷之十九

上

其二

好月長安共此亭涼秋夜氣滅飛螢光中樓閣瞻俱出醉
裏乾坤已獨醒喜有酒船泊中聖愧無玄草與談經明朝
太史應占奏紫極宮西客聚星

贈秦太史使徽藩便道歸越

千里桐圭將

帝命萬年嵩嶽壇名邦過時諸縣春除道館處三花曉映
寬漢使孫弘元第一足留季札本無雙

心遠役真憐汝未許迴機滯越江

贈朱太史使楚藩

枚生詞賦昨洪日司馬車從使蜀年千古風流今再見九

重
恩命許誰宜出都怡值青春伴入郢應歌白雪篇况是楚
王能愛客醴觴日日爲君傳

元日

陽回此日逢元會城雪融融光燄霞萬里越棠班

闕下九重春色到天涯委庭烟珮俱沾柳退食椒盤自頌
花紙恐和風吹草綠早邀胡馬度邊沙

人日飲汪戶部宅大韻

秦國回首千山隔楚塞牽心萬里長氣早相蘄抽暖渚春
玉氏存奇稿卷之十九

十三

遲雅柳勒寒塘酒杯今聚聊同醉霄漢年來耻並翔懷土
依依不歸去祗緣

明主是虞唐

功德寺遊眺

勅寺百年湖水清渚花汀柳尚秋芬花迎鳳簾閣前事柳
引龍舟想瑞雲馳道遙遙還驚顧行宮寂寞下鷗群太平
遊幸仍

今主波上重看五色氣

宿碧雲寺偕同遊諸子

秋不處處皆搖落入寺松陰靜不稀斜日鷓鴣寒共宿上

方僧定夜相依爲談夢幻嗟人世却望雲霞滿

帝畿匡濟于今公等在吾茲擬結碧山牢

西溪亭上次劉太守韻二首

代遠空羣高士跡橫泉亂石自成文仰吟鷗鷺驚寒吹動
興笙歌駐暮雲四海詩名誰落落千年蹊徑轉紛紛九原
如起司功老野水輕撓欲共群

其二

溪光寒浸千峯影霽氣霽蒸五色文上客有懷惟對酒孤
亭無主但流雲沙鷗野鷺看還下水管風簫聽正紛不用
登臨深懷慨勝遊天地幾同群

玉氏存奇稿卷之十九

古

寧山寺

山除勝集神仙侶野色晴有錦繡文松老天風巢鶴塔
高響日鐘烟雲回廊四起笙歌滿峭壁千重木葉紛莫把
昏鐘促歸騎天涯明發又離群

移山潭同竹大行游譙用韻

山空暫駐寺帶節波霽光搖碧簾文幾度笙歌喧極浦白
年踪跡嘆浮雲仰人鷗鷺飛還下驚吹魚龍靜又紛况是
三峯晴對眼憑高欲去人

原州鎮西樓松石公譙集用韻二首

天清塞閣散秋庭木落山空殺氣先千里登臨吾慷慨萬

年疆宇此喉咽雲移沙磧邊烽靜日閃旌旗海色連老將
論兵渾不懈酒中猶欲弄龍泉

其二

危樓真倚白雲間霧縠陰陽合萬山地險胡塵空絕漠天
遙漢壘接重關杯前劍罷笙歌起塞上年來虎豹閒壯觀
平生今更幾坐升海月不知還

原州魚池秋泛用三渠宮論韻二首

碧池池閣浸樓臺錦纜浮漪鏡裏回放興兼設深佳樂快
人簫鼓漫傳杯旌旗倒映龍蛇動關塞遙看屬驚來莫報
鯨波催避岬座中今有濟川才

王氏存舊稿卷十九

十五

其二

夜深燈火繁池臺歌管留懽未擬回十里烟花雙放舸瓦
年天地幾銜杯八波星斗帆前動驚吹危鷗島上來笑指
滄洲生遠興醉吟巴曲愧惟十

臨潼初度

辛丑仲冬月二日吾今三十五年過潯將車馬驅塵海立
有文章盤綺羅再冉松雲供閑度揮輝梅日傍人和他鄉
杯酒難成醉來杖屨山平故阿

冬日同三渠宮論曲江馬和韻二首

江上白雲四望來江頭鵲鶴亂徘徊
空堂廢苑憐今到珂

馬宮袍憶昔才野迥風高悲塞笛吟涼日落喚石梅爲依
佳侶淹歸興徙倚南樓望斗台

其二

野寺蒼苔有客來野塘無主客徘徊
乘風齊上青蓮界見句終慚白雪才
溪午林疎時見鹿月明香細但聞梅
豪平消歇悲前代共祝昇平禮上台

至家貽京邑同好次韻

饌魚親捧自河隈盤筍深從春谷來
徐庶辭劉心始慰王陽將蜀馭初回
家建自賦南山什旅宴曾陪北海杯
豈即貧歡忘故侶時於夢寐覓群才

王氏存舊稿卷十九

十六

北憲

憶在京華今五月炎雲赤日意難降
朝迴汗馬愁相逼關望仙盤屹自雙
消渴馬卿辭石室避人漁父戀滄江
休言簪筆還中秘已足風林卧北窻

送柯卿山自秦移鎮河南

年來烽火徹秦關募士徵兵不暫閒
地重祗須馬異守節移難借寇恂還旌
旗龍遊三河木斧鉞花迎三室山
秦關舊傳多俠客知君定訪夷門關

五日和可山刀部韻

河院手朋記昔遊任公到興全不秋
多無澤雪後

獨望嶺酒送等車馬十年人北滯少狂幾日水東流欲憑
絲綆添長壽只向滄浪老釣舟

洪門留別周給事石厓

共衝丹詔下雲端千里追隨興渺漫岐路烟花牽別緒誰
筵歌管駐征鞍風催漢節三湘遠春向秦關獨客寒此去
相思何處寫前程華月擬同看

旅館獨坐

院靜春深畫掩扉孤琴雙劍自相依愁花片頻吹樹入
夢鄉山忽采薇八駿誰應迴玉輦一官空自負斑衣向來
燈火成何事悵望遙天歸鴈飛

王氏存稿卷之十九

七

和太宗伯王公至日見贈之作二首

天涯此日逢長至踏閣登臺欲往來閣里卿雲浮
帝閣臺憐梅樹發山莊思將嘉瑞頗書史傳有新詩忽到
堂陽長如翁還並進吾歸擬被芟荷裳

其二

毛生逐麋元非贅賈子憂時却類狂千古高名吾愧汝日
年舊業水連陸陽回早動堪垂釣身遠梅開自照堂強欲
不歸終未補太平

天子本垂裳

登鶴鳴山寺

石城曲抱萬家窠西嶺峭崿忽北山地接時浮蹲虎氣江
遙晴指閭龍灣世移吳武還蕭寺僧住空林却
帝關近信客遊馮覽勝非因體佛故躋攀

大同憲顧公以請告留作詩自紀因和答之

由來報主不知身老念丘園叩紫宸遂有絲綸催吏印虛
今後鶴歸歸人丹心詎逐頭顱改白眼頻看世事新井道
千公能種德高門駟馬復須論

八日盧通政宅宴集用韻

他鄉節序偏愁客杯侶樽豐且任狂花柳山中從自發乾
坤醉裏即吾莊虛勞淹興深投轄自愛聞歌不下堂忽憶
王氏存稿卷之十九

大

關山征戍者寒遙春阻一沾裳

春寒

春入寒多疑北斗柳凝梅凍說南邦亦知天意高難問可
那愁心鬱未降欲起蛟龍翻閉塞將飛鴻鴈那依江暖風
何日吹冰破東流東海湧槩雙

南中立春

此日江南昨劇北天涯遠處寄行蹤自憐命未煩消骨幸
值春風初滿竹應節正當花欲放還將舊寒雪猶封未聞
吹黍驅寒散快里遙天音轉重

烏節潭上亭子即舊祠

上上足跡不微釣時常見五雲飛至今龍去波仍漾傳
有跡可尋故種春動龍龍德尚徙向來妖孽計全非孤亭
客莫道堪堪萬里河山一飯衣

宴烏龍潭上朱氏亭子次韻

故鄉此日杏帝營基水泰山萬里程族食魂驚時屢改春
潭客到思俱清避人孤鷺惟依渚競賞千花故傍柳酒罷
空庭還獨立中天滿月照人明

登清涼寺後山次韻

山危風急寒難住延賞要賓合有亭面面鎖雲看總自變
凄涼柳待誰青改寫空宇生春色聽法今朝悟性靈日暮
王氏存稿卷之十九

踟躕非戀酒自憐寒暑漸如星

贈雙石葛子守河南郡

此日憐君始謂符廿年世事幾榮枯驚心險路容真改得
郡賢聲望不孤撫字朝廷虛上考封疆天地據中衢只
今臘盡行春促新水急江好放艫

王氏存稿卷之十九終

王氏存稿卷之二十

五言排律

左輔王維撰著

瓊翰流輝樓二十韻

聖帝九重居競競念不踈頻徵黃閣策時下紫泥書謀鉅
關元化夢深至里問同王全屬旦衛國獨賢遂府異蒙求
我譙將問起予片言雙璧重一札十行餘賜賜期調燮援
槍計掃除密章輪細出雄藻翰橫舒歲月龍綃積江天目
閣虛非同八詠建欲取百籤儲雲日明珠拱風煙閉綺疏
形成疑翳翠勢峻等匡廬網拒穿筌雀芸防蠹字魚華墨
王氏存稿卷之二十

裁錦繡玉匣剖璫璵璠虞典安天下義文啓治初永存沙變
海長惟斗臨墟鄴氏藏克棟張華載滿車誰云伊可羨須
信此難如余也生金微欲來瀝石渠才微慚校簡貨散額
遺情強擬高樓作終然謝大夫

忠弼堂二十韻

傳說明殷道蕭何淵漢圖從容宣室對密勿合宮謨髮以
憂時曰肝如抱日朱遂今歌
帝德無復論兵符甲第營南紀君王春老儒費多分少
所家就擬蓬壺地改督卿門高千氏俱風庭交畫戟奎
翰映雅樞號本沃心定恩緣許國敷榮棄翰一字壯觀走

千夫地擅山川勝星分牛斗區時時湧雲霧耿耿照江湖
豈不牽清夢其如奉紫樞 廟堂憑柱石棲息阻紛榆漫
為龍閣沼虛因鳳植梧徑應蘭蕙橫林任鶴猿呼在昔澄
環堵寂寥守一隅草玄名輝赫未白志唐虞閤閣今如此
輝光古所無豈如原憲陋一室竟操撫

贈別胡青岩同年二十九韻

已借勞半刺吾為撫吾膺輒泊湏言命凄涼枉負能上書
客甘竊彈缺志誰矜憶昔君初奮於時我亦微曹分青瑣
聞龍瀝金蓮燈詞客追游密 熙朝瀚海澄無憂不盡展
有遺魚逾增一一文如錦人人直似繩誰非為赤鳳不復

王氏存稿卷二十

。

二

惟青純交惠河趨海世途谷作陵蹶蹄千里駿場超九霄
鵬事去同心戚身危烈士懲幾年今會商四海爾良朋亦
結人間古如傷折後肱尚憐詩俊逸紙覺念凌競對酒悲
兼笑酣歌止又與宦踪浮未定物理反難憑榮及乘軒鶴
機歸倒臂薦薦更別吳舸遠還登羈子虛中餓漁翁
江上層屈伸千古有行邁百思凝太史周南久東方漢關
仍征寧甘自弃雄或似人稱報燧頻年急情胡幾將曾私
惟有短劍早恐至堅米判快情非苦問如憤弗勝陰符今
日事大道向來弘揭藻時應緩策勳勢可乘羽毛長好在
三慮不審騰

送別宮贊吳年兄省親十二韻

今我思歸阻憐君得詔還嶽蓮空悵望江楫下潯浚自作
東園客常瞻西楚山海雲偏墮淚宮酒只摧頽鄉念鶴依
樹朝看鷺去班采蘭行訊谷釣鯉必臨灣權安時時啓鐸
情去去聞門非向來倚來有古人班捲此負傷臆安能共
賜環孤鴻沙草裏萬事酒杯間秋杪人堪別霜殘柳亦攀
他時問踪跡竟擬卧柴關

贈介翁元宰十二考績

今

帝昭虞典諸司職念敦名歸仍核實功懋不遠恩上宰當

王氏存稿卷二十

三

孤軸依栖在九閭歷年十有二觀化簡為煩舟處河無險
早時雨滿原赤東恒灼灼白髮為元元風至還前古馬令
獻大宛未須踴躍契茲已正乾坤秩滿逾將懼階崇豈自
華伏庭何踴躍素最亦頗繁總仗 垂衣力重看拜手言
請能回日鑒 詔即荷命過是幣勅中使加茲出上鐸憶
從初開閣若此執事隆三楊後稀聞四考論翁今老
鳳沼
主乃拱微垣 廟議未定重寄 聖也擒胡方 德學暇念
仁園

七言排律

贈吳學士之南都次介翁元宰韻

聖祖開都據上游高依鍾鼎俯長洲貢來萬國帆常滿館
禮諸賢意最優不獨層歸人恰會亦緣才集政俱情當年
風起歌直在此日龍移鼎自留君去定應詢故事職存端
合記春秋尚聞朝暮三山外王氣蒼蒼鬱未收

贈教學士之南都次介翁元宰韻

廿年擢手肯蘭蕙此別天涯各自分余向岐塗脫寶鏡汝
從六代竟遺文豪華往事東流水王氣今朝鍾阜雲之
國可能忘滅虜徵兵到處說空群離筵塞角偷傷抱沽酒

王氏存簡稿卷之二十

四

軍城只解聽行柝已達還岸立非緣千里獨懷君

五言絕句

望雨四首

三月已不雨四月可奈何紙疑東海畔猶有抱冤娥

其二

堂北鳩空喚堂南風漫吹火雲與珠淚相對共垂垂

其三

皇天不可問海水若爲傾豈待八公術吸壑雲雨生

其四

昔聞子雲語至誠金石開今皇聖極好雨幾時來

春意二首

春意今朝動鄉關萬里遙客心共江柳日夜絲千條
江上梅初發魚龍窟未開不愁花不爛只想聽風雷

題項侍御雙節卷二首

陸柏何年有雙驅連理枝清霜十月重寒色自藏絳
雨露凄心感春華九原上可憐雙蝴蝶飛飛兩相向

題項司訓歸休卷二首

座上一龍青歸來雙鬢白請看項氏身何似趙城壁
橫琴臨泮水楚月與淒清但願如期耳非要伯氏名

七言絕句

王氏存簡稿卷之二十

五

苦熱行十首

五明長安熱更偏黃塵赤氣鬱相連九龍只在昆池裏何
日爲霖洗碧天

其二

莫把祝融怨太驕紙綠平地有狂飈吹來暑氣千門滿火
谷湯池無處逃

其三

十二街頭不種槐行人何處避炎埃中木槿空無數明
見花間暮見堆

其四

赤日煌煌愁大晴轉看天外火雲生風師不為驅煩暑塵
逐驕雲繞鳳城

其五

海上三山寒色開丹梯何處陟崔嵬道人晝卧洪爐裏赤
脚蒼崖夢往來

其六

西山窈窕即蓬臺雪館冰巖五月無相看咫尺誰能到浪
說東溟遠泛桴

其七

貴家列宴午風斜洞啓重扉不用遮此日交河防虜戍翻

王氏存詩稿卷之二十

六

翻金甲度龍沙

其八

露下金盤碧玉清中官朝日進承明君王養得千齡壽病

渴詞臣空復情

其九

天子邀涼敞玉扉天風吹動紫雲衣微臣願保王躬泰帝

座南頭着繡幃

其十

上古虞帝卽我君金微一曲村南薰招來灝氣天中滿歌
散愁襟世上聞

次韻答陳子鎮筆

彩毫勞贈子雲家綺思玄情詎有涯持去應爲羽獵賦
來時拂漢宮花

老將行贈孫伯泉都督二首

十五卽騎生馬駒未能三十飽旂符誰言甚髮今非壯引
臂猶開五石弧

其二

孫子談兵故有名李家飛將慣專征形容不入麒麟畫贊
髮空憐霜霰生

贈劉令赴潮陽二首

王氏存詩稿卷之二十

七

劉子別予向潮陽燕川九月已飛霜尚聞海樹津津綠更
有山花處處香

其二

縣樓望海海雲生仙島茫茫無限情但使丹成似王母無
愁危鶴不逢迎

贈王相陸氏之楚四首

七洋洋浩楚國城章華堂上鼓鍾聲君王不是耽游宴醴
酒朝朝爲揚生

其三

之天南曉不遠隔年梅柳已多姿春來花絮紛紛起絕

勝梁園雪裏時

其三

王人不性皆幽居竹園危池信所如
即使好仙仙亦得淮南肯發枕中書

其四

鸚鵡洲前水濛濛黃鶴樓頭四望空
千載懷人堪作賦陸機詞調本來工

贈單倅之濟縣三首

美人并除辭欲西眼看黃綬轉合悽
當年自負凌雲翮何悟今從枳棘栖

王氏存詩稿卷之二十

其二

秋句輕霜菊未殘維觴泛菊駐征鞍
問君何事衣裘重明到琴堂白雪寒

其三

縣郭南連瓠子河漢家障口鎮無波
只今汎濫憑誰撻試問淇園竹石何

集杜句問訊李果孫氏族一首

多病新須唯藥物此夜照眼句已成
知君苦思緣許瘦昔集杜句行

其三

年過半百不稱意辭身愧比雙南金
形神寂寂其辛苦日暮聊爲梁甫吟

王氏存詩稿卷之二十

王氏存詩稿卷之二十

九

王氏存簡稿跋

余觀大宗伯孫公所稱祭酒文章法司馬子長氏其然哉今之不能子長文章者曰法自己立矣安在引於繩墨即所用心非不濯濯唯新是圖不知其言終日卒未嘗一語不出於古人而誠無他自異也徒以子長所逡巡不為者彼方且得意為之若是其自異爾奈何欲自掩於博物君子也關中故多文章家即祭酒在著作之

王氏存簡稿跋

庭且三十年為文章其用心寧屬辭比事未成而不敢不引於繩墨也且三十年為文章其用心寧屬辭比事未成而不敢不引於繩墨原夫法有所必至天且弗違者乎巧者有餘拙者不足假令祭酒為文章其微辭美事一不得其所置豈揚雄劉向所稱實錄者也大宗伯又言祭酒與比地李獻吉氏接跡而起以為祭酒事則是稿也海內學士大人

長之為文章而引於繩墨宗伯有力矣乃御史鄭公按陝以西諸郡稱米風使者還且

奏之則又謂攀龍在左輔有祭酒於文章往往紀列國家大典而抵掌談四方疾苦九邊要害奉胡言胡奉倭言倭即欲聞時政不亦輶軒所載者哉乃若其詩則大宗伯所稱李獻吉得其具體矣吾重傷著作者之志因并錄焉攀龍得以具論二公所取祭酒者如此也

王氏存簡稿跋

嘉靖丁巳十二月朔

賜進士第提督學校陝西按察司副使濟南李攀龍書

跋

王氏存笥稿二十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明王維楨撰維楨字允寧華州人嘉靖乙未進士
官至南京國子監祭酒明史文苑傳附見李夢陽
傳中千頃堂書目載維楨存笥稿二十卷又全集
四十二卷今全集未見傳本惟此集存乃其友餘
姚孫陞所編也前十六卷爲襍文後四卷爲古今
體詩陞序稱其文法司馬遷詩法漢魏近體尤宗
杜氏朱彝尊靜志居詩話則謂七律滯鈍五言有
句無篇今觀其集彝尊之論爲允胡應麟又稱其
文矯健勝其詩亦不盡然

天山草堂存稿六卷

〔明〕何維柏撰

中山圖書館藏清沙滌何氏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天山草堂

存稿八卷》提要

天山草堂在河南古林莊即今小港明禮部尚書何端恪公講學處也何維柏南海人嘉靖乙巳進士改庶吉士以監察御史按關上疏糾劾嚴嵩致解京廷杖削籍為民當逮京時士民遮道號哭維柏意氣自如賦詩有孤臣尚有生還日聖德真同宇宙寬之句回粵闕天山草堂講學聞發陳白沙諸論四方從游者甚眾隆慶初年復原官累遷南京禮部尚書卒謚端恪公在嘉靖朝直節與海忠介齊名故天山草堂其名素為世節草堂遺址後建有古林先生祠康熙間以祠改建是岸寺宣統元年番禺梁文忠公即庵由湖北按察回粵曾與汪景梧丈孝襄丈文訪天山草堂遺址集賢于寺旁隙地建復祠宇仍顏曰天山草堂並築一室名曰節庵讀書處蓋景仰其人歆以自況也又以天山草堂面臨珠江並建一小樓取春江水暖鴨先知之意名曰鴨知樓南海羅海田翁繪有天山草堂圖此為一時韻事但當日欲求天山草堂遺稿渺不可得考順德羅學鵬刊廣東文獻凡三集獨無天山

存稿粵中藏書家如巴陵方氏碧琳瑯館南海孔氏藏雪樓皆無何端恪公遺著著錄汪景梧文徵尚齋集鄧和蘭公奏議跋云彙開南海何端恪公有奏議十卷版藏鄉祠兵燹毀去此蓋得之耆老傳聞說者謂天山存稿散佚久矣余數十年來搜藏廣東文獻遺著亦無此書乃于癸未秋八月間順德鄉中有故家書散出往西關搜訪竟得天山存稿殊絲關舊鈔本其格紙書口刊天山存稿沙溪何氏家藏按沙溪為何端恪公鄉祠所在此存稿想藏于祠堂後乃散出此鈔本乃清初何氏後人根據明萬曆閩刻本而鈔但當時閩刻本已多有殘闕故每卷均有缺字或缺頁並有在目錄中注明闕本原闕知此書在清初已不易得況歷二百餘年祠堂所藏本又復多蛀殘蝕已甚余乃鈎剔殘編先複錄一過然後將殘本重付裝訂庶幾存稿猶可展讀其原已殘毀者悉仍其舊守不知舊闕之義云

民國三十二年夏曆八月徐信符識于南州書樓

天山草堂存稿題詞

徐信符

訪書喜得天山稿盡近綴橫塗彩新滿腹深醇經術氣一腔忠憤歲寒身難從浩劫微遺獻但對殘編友古人為問節庵讀書處冰霜許結後凋鄰

又疊前韻

啟向鴨知樓上望天山圖繪喜猶新文章炳炳垂千古氣節稜稜萃一身忠介同風推此老白沙遺緒賴斯人迷離雨雪楊茅宅空谷楚然德有鄰

四庫書目提要卷一百七十七 別集類存目四

天山草堂存素八卷

明何維柏撰 維柏字喬仲南海人嘉靖乙巳進士改庶吉士授監察御史坐劾嚴嵩延杖除名隆慶初復原官累遷南京禮部尚書謚端恪事蹟見明史本傳是集文六卷詩二卷文集中有講義語錄二種皆以白沙緒論為宗其詩亦多講學語蓋維柏嘗從陳獻章游也

按四庫存目天山存稿原為八卷文六卷

詩二卷今此本文六卷俱全有文無詩其詩二卷想已佚矣

過古林莊訪天山草堂

何東禮

伍家村裏一莊偏深柳秋庭認講筵古壁天山留遊蹟空階風月印心傳鯢鵬奮翮三千士獬豸藏口二十年獨惜此廬終大憶江陵良相亦妨賢

遊天山草堂懷何端恪公

吳道鎔

名節乃道之藩籬江門學脈一綫遺卓我何端恪後起能相師安南之征召寺役逆蹟屢疏批丹墀願可學咸端明邪媚安足道老奸首孽屬分宜江陵賦壽男兒豈不心許能教時情所自致自奪之愛人以德君子事天經地義何委蛇江陵情公曰天經地義夜光按劍亦依事一笑歸卧珠江湄釣臺風月夏無塵天山林木寒有枝吁嗟乎江門學脈一綫遺卓我何端恪曠世誰相師

訪明何端恪公天山草堂故址歸舟過石

幾殆羊伯兄季留金文皆有詩率詠簡

金

汪兆銘

草堂久閑寥鳴琴想林側
釣磯憑葭美推徑松槐游目恆幽曠
聒耳遠

塵墟妄意一登覽抗華僅咫尺豈期歸航暮幾
遭石齒齧植立自強項傾壓將覆額快意徒須
史危機倏不測阿兄賦詩篇篇寫猶惴惴李史
不謂然游詠貴自適陳義各有當賤子必躬責
吾儕蟲塵字分當蟄王室跬步忘險并玉碎竟
誰惜會須逃空谷長鑣斷岑朮俯視人間世風
波非所識

跋

故向從先志于天山得之自閩遊廣
者亡論旅宦咸稱先生按閩時洗冤
賑荒全活億萬及抗疏被三亡民遮
勸哭蒼蠅蔽空尚謠載道真足動
天地而泣鬼神同門遂謀錄以請先
生曰吁昔閩中行事皆余分也被逮

養首

而士民之哭留誠古道之存出驛而
蒼蠅之蔽空則偶然之值爾余以切
友獨忤坎軻幸賴
明得放田里然猶愧無裨二國雖有
浮譽於民間奚足齒錄矧余何人諸
詩謠何事若此蝶遂傳匪徒無徵
不信見之者將駭且笑或從而媒之

原缺前半葉

卷首

謂言滿天下漸失陽明本旨何
也獨知必良。知是獨其揭致
良知者特以救末學之離云爾
致良知固慎獨功也今下學未
脩便欲超悟誠敬不立驟語圓
融清談懸解脫畧戒律無異翼

人說金其疾更甚於支離矣先
生嘗曰此學固甚易簡而反躬
實踐不厭為難此心本自靈明
而慎微御危幽暗易失故復天
闕諸友以中庸首義真聖賢心
法慎獨二字工夫緊切更無別

卷首

路剩語不就上智中人皆可向
進得力余讀此釋卷嘆曰嘻淵
哉激乎只戒慎恐懼一念發育
峻極之神三千三百之禮包涵
已盡誠意格物存體工夫一以
貫之舍此更無下手處天山集

得諸巡海龍濟堂山房語
性命學術經綸之蘊剖析元奧
典則昭明言近而指遠以憲章
乎先王之精時發為聲詩六冲
澹雅雅趣味天出洋子心源
之流行也若其潛修密證深造

卷首

詣極則生之所獨得有不盡
於言而人不可言求也俾受
永當存乎吾人昔人謂辭不待
贊余小子不敢贊先生之辭而
特識其所學之大以質諸海內
同志云

萬曆十二年歲在甲申七月既
望東海後學顏鯨頤首拜書

卷首

士君子處世事君身忠事親完
孝完名全節俯仰無忤斯謂之
完人其所挾持者大且遠也
吾師古林翁筮仕讀中秋書改
柱史按開飛甍下忻佳奸械收
自京先生家難正志不少挫屈
其愛親憂國之誠觸目呈露出
部日閩人無軍民少長男女振
轅涕泣如哭私親先生過化存
神可徵其概矣伏覩里巷念餘
足不抵公府晚年公用

臺端天下受其賜德望
兼而有之蓋山川完氣鍾於先
生故其樹立如是謂之完人非
耶重獲遊門牆得窺先生昔記
歎曰覽此編而君臣父子兄弟
友朋之義隆矣夫不第令伯之
表者非孝子不為目之表者
非忠臣讀先生之記不涕者則
於五倫何如也因請翻刻非特
以見先生大概耶與天下後世
臣子友朋共切景仰歸之大道
云已前

門人蒲凝齋題

刻天山集小引

夫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蓋自昔譚之矣雖然德其本也何也君子成德以為行不則霸功焉爾有德必有言不則詞章焉爾我

師古林先生夙稟英穎金純璞完髫齡志學匪由師授居嘗誦法唯延平答問一書一旦讀乃至禮卑之句恍然悟

曰君子之道要能期于易簡而效法夫天地盡其華復何求遂搏揖心志濯神明去健羨靜養山中前後垂三十年既出復潛恬不干進而德器蚤成蓋其為學也主之以見大無欲之志行之以莊敬持之之實崇之以默坐澄心之功嚴之以內敬常存外邪不入之守純之以盡誠忘己立本自然虛圓不測之

養以上邇鄒魯淵源故其建述盡閑遠之規持論得正大之體險平齊順受之數上下諷忠愛之蘊進退合出處之宜日用語默動止之曲折周旋家庭鄉黨之應務薄海內外搢紳大夫士之交際悉本一真誠觀之者未接言論先聲中服當道知己虛心承詢民瘼大繫惟據理直述不一二轉語往來能使人勇於從善政令犂然條順當乎民心則子惠之下究誰之賜耶先生所居戶外之屢常滿遠方有朋日輯權懽政聲幹濟當世者纍纍相望則教澤之流所被豈無其自耶一特有志之士毋問識不識咸願一聆警欬以慰其嚙嚙慕悅之心因感省而激進者甚多至於先達濟案一與緬析耿緒未有不順心受益竊聞謹

幸者時而發之為文辭也結言極韻荒其鴻裁不尚詰贅草甲新意延思淵而旨味雋水氣昌而論議侃剴格正而風力道峻識遠而條畫詳確凡治亂興衰剔蠹振利鑿工可見之行非雕龍霧縠者比至於詠情性之真明天人之際闡忠孝之幽酌儀禮之文審經權之辨究性善之旨弘一體之學裕乎化之原雖言章章殊乎一皆根心得之誠微發道妙之運用辟萬鈞之洪鐘無錚錚之細響已夫是以不要成功而功在國家不落言筌而言足正訓其殆德成而上二者時而出之耳向非性本天成而克養之大易臻是哉烈自丁丑樞燭燕邸非久南旋是夏徂秋日侍天山草堂同門聚萃質問之暇若羣飲江河未足

也。茲請夙搆詩文，俾得紳誦。先生曰：昔白沙絕意著述，而吾師尚言哉。輒有訓答稿，輒注削諸君，亦求諸心已矣。馬用文之會鄭生，用淵黃生，橫洗生效羅生，汝儒輩各出所嘗手錄若干，因懇先生令子崇亨、崇慶、崇京出所敬藏若干，復遍蒐旁輯於常往來者，稍稍比彙，裒成編帙。命曰天山草堂存藁，庶不散逸於

什伯之餘，所存僅僅一二耳。曰一言幾于道，千百世之範型也。曰章章讀已，又章章繹於心，而體會諸其身，則見君子之教人也微，而其入人也婉。學者循其言，真可以入道也。孟子曰：待文王而興者，凡民也。若夫象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烈質庫志荒，遍參三十年餘，茫無所得。蓋待文王猶不興者，其下凡民也。

益遠矣。頃服勤與月，獲瞻先生廣衆淵居，恭敬固逾閭庭內。邕穆嚴肅，極諄諄之聲，不下臧獲嘔喻之色。益篤交歡，曾歷從心而不厭，不倦竊終身賣志而未敢及。莊誦是編，不自知其曠然思遠，然覺躍然如蹶者之復起焉。蓋誠有味乎其言之也。因偕鄭洗諸子暨敬吳子正理、閩陳子良節輩請校而序之，用以興

乎四方同志間有慨然豪然自命者，即不藉是姑取而印證之，不亦可乎？先生弗俞。少川鄒君進曰：能自得師學者之嚮往也，與人同善君子之公心也。如以文而已，則今之修詞名家者，比此虛車之餘，將焉用之道在干心。匪言弗明，匪言弗傳。匪傳弗遠，顧待之謂何矣。昔陽明先生觀傳習錄而自言曰：無意得

得此一助由場生觀之其為未悞者之
助要不特一人焉而 因與贊襄授之
梓人

萬曆歲在癸未中秋吉聞南劍州之順昌
門人楊烈百拜撰

附錄廣府誌

何維栢字為冲南海人少遊三小庠見同舍生臨祭
而譔輒多進以為屬己於皆與之慕慕山樓泉石之
勝負笑讀書其中時湛文蘭霍文敏亦山樓與語多
所然契如靖年卯舉于鄉乙未成進士選庶吉士尋
授御史疏止汝河功德二役省費百萬再疏罷征安
南極論毛尚書伯溫專情非禮上多嘉納未幾謝病
歸西燕常與劉樸王漸遠陳敷來往未論學復補御
史出按八閩值歲大穰多所賑恤存心殷勤萬計
因條救荒十策著為令是時人師履乎一栢維栢首
發萬里之志于林甫盧杞上震怒遣官逮繫所過士
庶遮道攀留繞騎持之益急諸生大罵維栢謝曰此
予慮定而後發人臣之義自當如是河哭為速至幾
死杖下則削籍歸屏居僧舍聚徒論學隆慶改元復
原官赴為大理寺少卿俄遷左副都御史協理臺務
徐少師公楊少傅博甚望之大政多所裁決尋以憂
去萬曆乙酉拜前職無何轉吏部侍郎前後請脩聖
德勅聖學以自正多切中 少師張居正道也

情求議保留書并諭和之對曰天經地義何可
廢也語淵見忌出為南京都司書次潞河港乞骸
骨歸角十丹罪過避名以關天山書院聚講發明陳
白沙宗旨薦紳之士即皓首猶北面弟子列如尚書
參政、憲陳五德尤以勲節著聲海內云卒謚端
恪所著有易學義禮經辨大極圖解天山存稿及編
課子言行錄傳於世弟維禔登進士庶吉士遷禮
部主事、崇寧以廕歷南京右軍都督府經歷

古林河先生天山草堂在稿上錄

卷之一

奏疏

、順人心以回天意疏

、責令大臣陳情終制以植綱常疏

奏為乞恩給假歸葬前母疏

奏為患病不能赴職懇乞天恩放回調理

以圖後報疏

、獻愚忠陳時務以備採擇以保治安疏

、慎脩聖德安內攘外以隆中興疏

、乞恩追贈前母疏

、欽奉聖旨事理亟行禁約疏

、勤聖學勵臣工以成治道疏

、哀庸患病不堪供職乞賜休致以安愚分

疏

、自陳不職乞賜罷斥以肅風紀疏

、懇乞聖明飭勵羣工慎脩實政共圖中興

治疏

奏病曠職 恩休致疏

七例陳情懇乞 天恩俯賜祭葬以光泉壤
疏

申明風憲事宜以重臺綱疏

星象示異乞 賜嚴點以回天變疏

南京禮部尚書懇乞休致疏

以下俱開稿原調

題請量行蠲免福興漳泉四府縣錢糧疏

題請地方災傷捐貲賑濟事宜疏

恭巡海文武各官失事疏

恭禱建轉運司各官疏

恭福州府掌印官駐跡疏

議立社倉疏

議請李延平從祀孔廟疏

卷之二

地方事宜

按閩賑荒事宜 為請中辰正月

奉咨制府劉公條議 戊辰八月

約里中 公條議保寧事宜 三官道各衙門

擬立嘉桂勸善議

天山草堂存稿卷之一

古林 何維栢著

門人 葉夢熊輯

廣東省
中山縣
館刊

奏疏

順人心以回天意疏
嘉靖丁酉疏入彀征安南并蘇冰河功德二役

五月二十日該內閣輔臣侍示 聖諭今日寅時

上天示戒于謹身殿雷火為傷朕切感懼致招在朕

心以也諒其各衙門大小官人俱要思盡厥職如果

周國家大計各自勉勵行臣伏請於此見

卷一

陛下優然悟脩省之 亦此也又聞善言求下省之

實以對天命此 陛下之誠心聖心也為臣子不能

上體聖心以其實告於 陛下是欺 陛下者也是

欺天者也且不敢不盡愚 上學術粗淺不敢效漢儒

徵驗之說以誑 陛下特以為今日急務莫先於順

民心而已美國之所保者在民民之所天者在食民

失其所天則怨怨則逆氣乘之逆氣成象則天為之

怒而災異生焉故明辟戮於天人之故則急莫於節

一己之欲以得天下之心消未萌之怨以效天地之

和夫愛不虛生故以德禳月見數年以來災異層出

水旱虫蝗之厄日蝕地震之警四方疊奏 陛下所

得而知也至於民受其慘物失其依居者多赤色死

者填溝壑流離困苦有司實惠不至無所控訴 陛

下不可得而見也財之所生成於人力秋毫之入皆

民膏血 陛下所得而知也至於農事艱難未獲而

償饑弗得食下民輓輸辛苦萬狀勞弗得息 陛下

不可得而見也 陛下下位以來遇災則有賑遇赦

則下恩至渥也然則止 不能上承德意和款百

出以貪汚侵蝕之吏一下小民流離

幼穉室盡罄民野至愚豈得不思此 陛下不可得

而盡知也又况近日督邊糧者以糧草告竭督工程

者以銀兩告竭九形諸奏軍博之章議此公用之困

陛下所得而聞也至其工作所以耗竭之故與夫

邊軍渴望之苦 陛下必不得而知也百姓困於

下公用竭於上州縣征稅之苛上供殆盡內府糴

之積日漸消耗况此有邊虞之備南與問罪之師中

有土木之役八之有展出之無貽古人所謂以有浪

之財。慎無窮之浪者。及今不為之計。則雖有志者。亦無以善其後矣。謀國重臣。及是時。正宜舉民之疾苦。論時之利害。度事之可否。量勢之緩急。一以實告於陛下。使得備知天下呻吟若此。公私窘乏若此。天下事勢可否緩急。又若此。則將惕然而懼。翻然而思。誓猶屠人。執無罪之牛羊。將剖殺之。以市其利。屠者雖安死者甚苦。使陛下親見其屠迫之狀。號呼之聲。則必急為之停。而不忍視。而况親見斯民困苦之狀。而視其斃也。豈忍哉。陛下之必不忍也。

卷一

三

臣等今之義者。不以言而謀國。入臣某某等。敢私相附和。倡為如賊之說。走但知固己寵幸之私。而不為陛下惜天下生靈之命。但知濟陛下今日之事。而不為國家顧後。言無窮之計。謀國之臣。若此。可謂欺公誤國甚矣。陛下宜懲飭之。以為鑒戒。夫天下若人身然。今有羸病之人。神昏氣餒。手足不能動履。名醫以治之。尚恐其不起。乃復加之藥。楚則立見其死矣。天下之勢。何以異此。人心國家之命。朕也。今財盡不能勝其求。力屈不能勝其役。人心洶洶。

然致越而不敢言。然而不敢提。訪者。陛下十殿年恩威。有以畏服之。爾如使賦額。而後猶敷交作。民窮而無告。其勢不為大盜。無以自全。遇事力深內患。復起。即如漢武輪臺之悔。噬臍莫及矣。此志忠士臣。所以終夜不寐。臨食而莫不能自己者也。五子之歌。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言慎之不可不早也。夫止患於未形。則易為力。防難於已然。則難為功。故臣私心懇切望陛下。今日脩省之餘。留神於斷萬機之中。可者為。不可者為。輕可者為。本何者。求酌緩急之。

本

四

臣等所利。聖之詳矣。天命之微。審安危之繁。亦在乎思之而已。夫勇其所當憂者。謂之仁。仁其所當已者。謂之智。為其所當為者。謂之義。陛下康建宮宇。以備規制。安南之役。以誅不庭。天下臣民皆知陛下之不可已矣。皆知理勢所必為矣。然且嘗推之。夫能舉為獲之任者。必責育之徒也。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雞。出而語人曰。吾力足以舉百鈞。是謬也。今民力殫。才竭。公私交困。可憂之時也。工役之繁。師旅之興。莫大之任也。以可憂之時。勝莫大之任。是猶責。

一難之加以勝焉。獲之重也。人皆知其必不能矣。故
願陛下今日為其所當為。己其可已者。爾夫
兩宮之建。與山陵之役。所關至重。勢實不可已
也。至如沙河功德二處之役。則在所緩矣。夫力能舉
則併時可為。且何敢冒死以阻。陛下但近者該部
覆題沙河之役。以七百萬計。則功德之改作。亦不下
二百餘萬矣。至于占都御史毛伯盛議處征南軍餉
亦須四百萬。此皆大約選度之謀。乃若工程雇倩。侵
耗私弊。則有會計所不能盡者。軍門牒賞日期。久近
則有意外所未之及者。往者納粟之例。所得不過百
萬。尚不足周年之用。而天下已嗷嗷然謂陛下輕
爵以獲利。所獲不足以償所失。事之至此。可謂極矣。
今復以千百萬之數。責取於困極可憂之時。且恐雖
有聚斂之臣。亦無所施其術矣。為今之計。莫若罷沙
河功德二處之役。併力以圖兩宮之成。至如安南
之征。且未論其利害。直謂財力不足。恐大事一舉
勢不可止。民益困。用益窘。而師尚未成。於此之時。將
何以給之。夫財非神通鬼設之在。而不足其勢尤厚。

數諸民。民不足則去而歸諸盜。此戶而之盜。竭內以
事外。智者不為也。聖人舉事。貴於萬全。欲以圖成。其
於謀始。且望陛下再以言思之。亟寢前命。取回
差出諸臣。以罷南征。則民心不搖。天心益享。內憂不
作。外患自消。寔宗社生靈長久之計。順人心以答
天譴之至意也。臣待罪言責一得之愚。不敢隱諱。臣
不勝惶恐戰慄之至。

黃令大臣陳情終制以終朝常疏

臣本月初六日伏讀聖旨。元伯溫着在院管事。臣竊謂陛下傳大臣可謂主矣。然猶有未安者。朝廷舉措。大臣出處。天下觀之以為法國史記之以傳後。誠不可不慎也。臣以為起復一事。關係國家。章甚重。連日揣摩。不已於言。伯溫素行。且不盡悉。陛下知其能足以委重。故援金華之例。起於衰絰之中。天語叮嚀。勢不容緩。伯溫感激被命。亦不敢再辭。忍情赴道。以副而至。蓋實厚報。陛下而不忍傷知遇。

之隆者。此時情事。實不獲已。今者多賴聖明感格之誠。停止安南之役。六省生靈。既各遂安。告之願。獨伯溫一人。不得以慰孝思之情乎。夫天下未嘗無父母之人也。三年通制。達之貴賤。而皆然。人子至情。雖加一日。愈於已。故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以自奪親之伯溫以國家大事。奪情起復。猶可言也。今既無事矣。則當乞恩求退。終餘服以報於父母之懷。願乃延留朝署。苟且日月。不能以情事懇求。是可計自奪其親者矣。然臣觀伯溫之所求。陳懇者有二。則

一則感陛下之隆恩。已有昭著。而不可遽違。一則以泰山在病。所當諱避。而不敢於輕墮。故隱忍以自殉爾。夫諱避乃一時之私情。人倫實萬世之常道。故苟舍德於公所。內不能以自盡。則非所以為子。進退無據。外無以累於君。則非所以為臣。大節一隳。前美盡棄。故臣願陛下保全伯溫之節。廣錫同類之孝。責令陳情乞終禮制。臣春間曾聞伯溫陳辭。本內云。七月二十日服闋。則是守憂之時無幾。而報陛下之日甚長也。如陛下矜其人子至情。令其暫回原籍。以至家之日為始。補養者。雖病之時。以足三年之制。畢事乃起。一如常例。則天下皆知陛下善以禮導其臣。大臣能以禮律其身。無為後世譏諸。昔富弼有母喪。韓琦言起復。非感世事。富公竟不可奪。仁宗卒從其請。天下後世咸嘉其君臣賢明。共由以禮而不恃。如使伯溫今日果於自奪。而不亟請。大臣不以為非。小臣不以為言。則天下後世謂陛下聖明之時。猶有此事。伯溫身為憲臣。猶為此。則胥效成。朝循私風。倫將無所不至。六異日國史演之曰。大臣起

復自陛下今日始知豈不可深惜哉臣日夕痛心
以所關至大一念至誠不能隱默謹具所以伏乞聖
明裁斷

卷一

九

獻愚忠陳時務以備採擇以保治安疏

臣愚慙不敏心直才疎誤蒙 皇上儲育列職臺諫
茲者奉 命巡按福建一年已滿心力徒竭無補地
方虛辱 明命愧負此生多矣甘心罪戾夫復何言
悚懼之餘尚祈寸進除地方利病興革事宜及各屬
文武大小官員賢否實迹通侯再加詳覈次第條陳
外所有得之見聞積之計慮舉自一隅可以達之天
下言之淺近可以資之治理關係世道汙隆民生休
戚謹登為五事齋沐昧死為 陛下陳之其間有不

卷一

元九

詆諆冒瀆 天聽據事論事觸忤權奸者日非不
知言出禍隨然於生死利害之際籌之屢矣竊觀今
日之事勢實切中心之隱憂臣既叨言責兼有守官
身立公朝時非穿食感義循分職在當為鞠躬盡瘁
情難自已揆之善道似昧明保之義律以致身非當
容然之日區區血誠尚利 社稷則一己禍福所不
暇計 陛下俯察 臣言若有纖毫沾激臣輕則甘受
譴黜重則濡首就戮無復悔憾儻蒙 聖慈詳察翦
亮將非之言頗切曲突徙薪之計 清燕之暇從容

賜覽勅下所司備加酌議上請裁擇施行則天下幸甚生靈幸甚

一慎遷擢以責成功臣聞設官分職使之治事所以為民也為民所以為國也故官必因能而授任事必責久以成能是以官脩其職民安其治而君逸臣勞天下治化可坐而致此君人任官之要道百王所不能而易也迨觀歷代季世主權不立威福日竊舉措列置而賢否混淆神奸者憑藉得計或一歲而屢遷慎守者為引無階歷多年而不動

卷一

以大臣不法小臣不廉官徇利而行民被虐而上侵下謾國乃滅亡明君英辟有鑒於此知國之所保者在民民之所理者在官知官必久而後政可成也故限之一定之年以為之資人之才不可槩而同也故酌之輿論之公而為之望之可以待異才也必久而後行望行而衆心服資所以致中人也必久而後徵事徵而政勳著我聖祖立法垂統官惟其人不少輕授任惟其久不苟遷擢列聖相承恪守此法是以政治昇平民安物阜然

而法久人玩苟且遷就趨習之弊日漸不同至于今則又甚矣一官無缺衆討紛如善地有闕百計競取是以升之不審而奪之亦亟遽之太驟而更之甚輕力弗濟者則避道而久淹計足行者何詭遇之不獲或一歲而屢遷或數月而驟改或未任而即更或無故而易地電掣風馳東衝西逐耽民務為苟徇視官職若置郵數年以來愈趨而愈下夫此因而進營計倖圖貪鄙奸巧之徒姑不待論即如志在事功心存民瘼者不久其位則不能

稿

卷一

十一

其志旋至旋易雖有良法美意莫可底叙且其更代之頻煩日月之延閣吏胥上下緣伺為姦與夫往來送迎之勞供給泛應之費比然而即行者則又以物宜人事之營辦脚力盤費之需求汙者率以為常才者亦所不免新舊煩費動絀千百金夫席捲甚至掃空民之膏血吮吸靡遺國之命脉緩急何恃是設官本以為民今則反為民病昔也為官擇人今則為人擇官國紀日縻關係至重不思益國而力效之臣恐民無休息之期而陛下

所以責成圖治日益非矣且如各處巡撫重臣以一身總我民之務地方係安危之寄其責甚重是以拂不會不除代不至不去蓋慎重而專責之也近來陞遷太驟遠近頻易輒不問其職事之稱否人品之優劣亟予而亟奪之漫改而漫代之比經言官陳列蒙 皇上勅下該部責之久任慎之推余矣至於在外府縣以上官員在布政則有錢穀出納之司在按察則有總憲明刑之政在守巡各道則有兵戎刑獄各領地方之責守令親民承流

卷一

十一

司牧所繫俱甚不小官必慎所選以昇之得人任必責之久以要其成功縱不能如國初久任之法亦當申飭而做行之如蒙 勅下該部參舊法詳加擬議將天下南北直隸十三省大小見任官員通備查覈除有年資已深居官稱職者查照常資陞用有德望素著才能異常勤敏功著者訪覈公實不拘常資權用外其中才之士歷任未滿或雖有令望未徵實事者今後俱宜一體限以一定之年責以經久之任任滿而稱者照資陞用未滿而

賢聲卓異者亦必俟之以責其成比滿則超資擢以優其進或賢聲雖久年資亦深適另轉一職者亦必待其新職之滿方加陞改任俱以到任之日為始計算守常者遠不逾九年之久卓異者近必足三年之期事任滿覈考而加遷毋旋任未久而遽擢如此則官有定志無懷顧望之私事可責成皆切圖報之寔平治天下之道實不出此伏乞聖明詳察

卷一

十三

一禁朋比以彰公道臣竊觀古今史載凡公道昭明則治理日昌私黨下植則國紀漸替是治亂之幾彰彰可睹且無暇遠舉謹以今日時事論之目昔置身內地則知國論之不定近歷外省益驗法紀之不行其所以不定不行者大端有三曰黨與勝之也曰賄賂奪之也曰囑託徇之也夫法者人臣不得而私也受之天子者也天子不得而私也受之天者也人臣能守法而後朝廷之法信朝廷之法行而後人君之勢尊故天下之惠莫大於國法之不行使臣下有所撓莫大於公道之弗彰使

私黨有所奪宋臣蘇軾曰黨與互進氣勢一合豈
惟臣等奈何不得亦恐朝廷難奈何矣自今觀之
道揆不彰法守日墜同己者顧庸異己者斥謫下
得以干援於上外得以糾結於中遂得以關節於
近朋比茹淫根深蒂固是以內而竊法權奸得而
順指以濟其私外而貪蠹小人有所恃賴以縱其
欲賊奸則露彰而付之有司雖情真跡顯然或畏
其依憑氣焰或忌其黨比朋黨遂為之曲意回護
屈法徇情致使事同當而不問法可行而不行逾

卷一

古

時越歲十犯多累及之若彼至此妨下民並無
赴愬之門是使天下之人畏臣下之私黨甚於畏
陛下之公法臣待罪言責得於見聞六六年來日甚
一日此朋比之可憂者一也臣望陛下躬諭中
外大小臣工恪遵國家憲章如有黨同伐異附
和兇奸違法欺公者在內聽科道在外聽撫按指
實奏奉送法司從重究治仍飭吏部都察院
今後差除還補除在東另議外其在外巡撫巡按
並按所在及布按二司掌印正官守巡同道俱不

得差除還補並同一省之人司道貨缺改代署管
及會同勘事者亦並宜異之二司各道官同省者
每司只可各一人多不得其過三八每府縣正佐
官各不得過二人而查委會勘等事亦宜並異之
如此則黨與不羣弊難易辨執法鮮廢嫌之避下
屬寡望風之園官司免扶同之弊竟具有伸訴之
所希以正細於此之勢故今之弊不得不如此也
戒獄達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彰
也臣嘗覽載籍歷涉中外以比于今貪墨之吏無

卷一

十五

時無之矣未有甚於此時者也昔也或始謹而中
變卒至而即縱誅求之急昔也或勸己以畏人今
則公恣俗堅之公法度罔顧廉耻頑志苞苴之行
雖古不免然多在闕威之流縉紳士夫猶恥為之
今則為之而不耻矣昔也或伺於昏夜今則白日
公行矣昔也或以言十今則動以千計矣昔之貪
也無耻心而有懼心今之貪也不畏刑而且淫刑
所以然者非他也以陛下之法不行也何也夫
奸吏巧計易行錢神一通反息為白數年以來有

犯賊而見問內刑承權之而遷去有問結而革職
內則以不及而調用事方被發則誣陷之書已入
賊贖未追而訴辨之詞已至故使訊法者未終而
此禍得計者幸也而益縱如是而天下之吏何所
懲而不貪如是而天下之法誰其為守如是而
生民荼毒之苦何時可已此可憂者二也臣望

陛下嚴飭吏部申明舊去重職吏之款嚴行贖之禁
凡在京又武大小官負有接受贓私并在外官有
差違入京送贖行賄者請事衙門拏送法司問理

卷一

十六

切責科道等官今後悉心採訪但有實跡即時指
實劾奏毋得觀聽顧忌隱避仍勅下都察院轉
行各處巡撫巡按等官各於按屬官負有貪汙顯
跡者必須從公親自究問仍行司道等官會叅明
寔務求公富毋縱毋生應提問者即行提問應叅
奏者作速奏明道問官延遲回護聽撫按官叅
奏不許徇情容隱其各犯贓官負事發聽從公問
不許裝誣強辯今後部院等衙門採訪天下官貪
賢否須得詢公論詳叅事實在外恭以撫按等官

舉劾章疏填注考語一一對證查訪有無異同定
其黜陟去留誠為公當其各官間有私相投遞揭
帖是皆懷挾私忿妄捏撫拾以求決已計者絕不
可憑信各該衙門不許接受以杜陰害緝陷之奸
違者各治以罪都察院仍行十三道掌道御史今
後除軍民人等陳訴冤枉地方利害與章俱照常
審覈准行外其各處官吏已經撫按法司等衙門
問事贖贓奏訴者俱照例將奏詞立案不與准行
犯人同過回問違違者亦治以罪如此一以絕其

卷一

十七

墨囑新復之計一以免地方干運重累之苦官邪
仕進皆知所耻畏而陛下之法不為私黨所奪
矣管子曰禮義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
亡夫囑託者乃無禮義廉恥之大者况所關者則
又甚不輕也囑託一行偏黨立見以之用人則紊
衡鑑之公以之聽訟則枉是非之實以之立事而
事壞以之行政而政舛公道之所不明民情之所
不平也今之內外臣工多有沿風踵陋顧行耻
或效利而乞哀或徇情而干請或於其所親愛而

求以愚底之或使其所專責而求以變易之敢犯
公議求挾己私河從者則虛譽矣賜忤臣者則鐵
鑊立至位均則切反報之國勢殆遂肆中傷之計
自非守 陛下之法重於愛身鮮有不為其所奪
者此風不熄則日寢月盛上援下河而民無所措
手足矣此可憂者三也 願 陛下勅下吏部都
察院申明憲綱不加嚴飭詳核 上靖備行內外
大小文武官實今後若有徇情囑託及聽囑託者
囑者聽者事小清輕皆降級內者調外外者調邊

卷一

八

情重無賊者各罷黜犯職問罪吏部都察院撫按
糾道并在外按察司等官但違違盜竊奪犯職從重
加二等受囑者亦行許首發免罪如此則行者有
所畏而不致以干請守者有所恃而不致以阿從
而 陛下生公之法不為臣下所徇矣此三者各
從其類其實相因以生望 陛下察臣之言切中
時弊 勅下所司備議施行於以清未形之惠保
治安之道實不外此伏乞 聖明採錄

一作人才以鑒警因臣聞天生一代之才自足一代

原缺第十九葉

年亢陽匹夫憤憤六月飛霜近歲竄逐之人豈止
匹夫匹婦之倫得不逆和氣召災沴乎 願明慈
軫體而深惠之仁宗嘉納其言於是以主誠待羣
臣開公道以收善類超羣不及於公卿輟朴不行
於殿陛昔之斥逐於外者相繼召用以故當時賢
士匹休踵美協成嘉治後世尊之曰仁三代以下
之君至今得為首稱 且嘗自二臣之言歷觀古今
治亂之機莫不由於君子小人進退分數之多寡
乃知人才有益於國家而振作長養之機在上而

卷一

七

不在下蓋人之才也成之甚難摧而壞之甚易今
夫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
人主之威非特雷霆萬鈞勢重非直萬鈞之士以微陋
幸而委贊策用感義盡職效力圖報乃分之常其
間有背公懷利沽名植黨自干憲度者是則法有
所當加故刑行而人足勸乃歸志切於為民事專
於報主心圖謀其無他跡或類於過舉中才之士
本難盡美欲加之非夫莫無辭恒不計其心事之
是非人品之美惡輒按其跡而遽致之謹其左右

權奸之言又乘間而中傷之是人主之怒愈激而
機陷之計易行是以威加勢壓輕則或置於死
或置之廢棄重則或繫之柱牯或斃於鞭朴嚴刑
峻法見者屏足聞者酸心由是而當塗之士則莫
不依阿諛渙承望競逐或趨權以求合或阿諛以
希容其視天下國家事如越人視胡人之肥瘠漫
不相涉私談則徒懷太息事至孰肯圖維而志士
逢適則或以傷弓之鳥畏入於繒繳或以不容遭
棄終老於巖穴或以微罪見逐竟鬱於下僚此人

卷一

二

才之所以日之世道之所以日降災戾之所以日
甚生民之所以日蹙古今理亂興衰之故歷可鑒
睹此忠臣義士所以扼腕憤嘆而不能自已也我
皇上以嚴明馭臣下以仁愛澤萬民歲當大辟 皇
上慎恤刑獄恐有不當屢以傳嚴德至溫也推是
心也則臣下罪不至死 聖慈豈忍加刑其有執
而杖之者正以示警使之省改已爾但以威整免
視身非鐵石有不辜者輒即暴死則足以致災召
戾為水旱為沴度為地震為星隕誠有如宋臣之

所謂非匹夫匹婦之冤而已也夫今不圖臣忍天
下後世得以是而議 陛下之仁 陛下乾剛獨
御燭奸嫉邪憚懼如某貪佞如某鄙庸如某皆敢
斥而去之至明斷也然而數年以來任職官毅未
見日登於理士之見利則逝職便則奪頑類畏耻
集詬亡節阿合者家顧庸觸忤者遭譴罰天下士
氣湮鬱弗宣待用人才剝落殆盡臣又觀九卿等
官各舉遺逸極部皆疏名 上請遇者起尚書唐
龍張潤都御史王大用等頗慰時望然而向所舉

卷一

二

者多以黨與見疑而未用所未舉者則以邀疎未
周而不聞是使沉滯者登用無階在位者鹹默是
競誠有如唐臣所云者夫今不察臣恐天下後世
得以是而議 陛下之明且望 陛下愚且所述
李安期色極告君之言俯察微臣對非之見知國
之所損益者在士則培植之使有成難成而易陳
者人之才則長養之使不傷今後凡臣下有違紀
者則付之法司議擬 上請明正其罪則威不愆
而人心畏刑不煩而士志服毋遽杖責以傷天地

之和異日筆之史冊恐為 聖德之累仍 勅下吏部會同都察院將前後諸臣所舉遺逸并歷年各處撫按所薦地方人才及查內外大小臣工有以微罪細故見在禁誅者逐一從公查覈分別可否疏名開列事由 上請裁奪或使之生還或以時錄用仍將一二竊法權奸嚴而斥之以絕其私門之黨則公道彰明而士心日勸各安其位各脩其職居常皆靖共守正之臣濟慶有捐軀仗節之士 陛下端居禹拱天下可得而治而所以治

卷一

聖

燕翼之謀者益悠久無疆矣伏乞 聖明詳察一熟奸邪以警臣工竊惟相臣執政與國體同任用匪人則憑藉靈寵擅作威福植黨罔上懷奸誤國君子必被其禍生民必罹其毒天下治亂升降之機全繫於此臣謹按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嚴嵩陰懷叢毒貪鄙狼詐濫行禮秩久賜物議忝竊宰執大拂輿情前後諸臣白簡之所擢數皂囊之所鳴攻既詳且悉然而尚玷元猷未道顯斥任重而惡愈熾人畏而不敢言此非

聖嚴明威故為曲全之者哉良由嵩之為人柔慝奔阿外弱而中奸巧佞諛詐言滑而行端慧捷足以文其非機深莫測其際 陛下得於接見或覲其動趨動給順承足託則量其或不敵為惡故始則姑而用之繼則信而任之又以大臣任重體尊未可輒以人言斥罷故委曲保全 聖度恢弘臣何敢不將順若以事無大關涉所利在嵩而所損不在朝廷所惡在嵩而所憂無預社稷則臣亦觀聽之而已何敢冒死以瀆 天聽但其所係害大

卷一

廿四

禍深且當言責義不容默夫執宰重臣且姑存大體不必指摘細事直論據大端自可備見其惡傳曰媚嫉之人進諸四美不與同中國是何如其嚴也惡其妨賢病國也書曰臣之有作福作威其害于而家害于而國人用側顏僻民用僭忒何言之甚也臣僭而民侵不可長也嵩自秉政以來藉寵而懷奸盜權而植黨阿附汙合者則援之以進用守正忤己者則擠之而敗斥雖恥之惡不報纖芥之嫌必復無辜善類每被中傷平時物望動罹譴

黠貪夫黷客多出其門牙爪腹心分居要路致使
外而憑依小人有憑其貌像快舉以縱貪內而附
趨鄙夫多聽其順使濟惡以黨害恩市私門氣焰
中外天下徒知畏嵩之奸黨而不知有朝廷之公
法此其嫉賢害正作福作威懷奸蠹國嵩之罪大
也前歲諸臣奉 旨 廟議嵩陰主邪說將以誦
惑 上聽傳之中外士論切齒仰賴 聖聰天縱
明物察倫尊尊親親樂不敢犯其說遂獲及檢討
郭某至京得其順指遂從而倡其議太僕寺寺丞

卷一

廿五

某又從而附和之幸 聖上洞燭邪奸明命震赫
下旨云這典禮自有裁制再有輕議奏擾的等問重
治欽此某既奉 明旨乃敢故違軌又陳奏及為
之廟解以進觀其 廟解之詞有曰桓僖親書無大
功德而魯不毀故天火之逆者天災豈無從始是
何言也逆天悖倫是可惡也孰不可惡也某小臣
也 廟制大典不許再議若非嵩陰主要結於中
則某邪悖不道之言安敢以屢奏再擾等問
聖旨尊嚴若非嵩維持庇護於上則邪某違 旨

上之罪何得以倖免然其某之情狀而嵩之誘導
遂之奸居然可見向非 聖上明健中正洞鑒羣
枉則嵩幾誤 陛下於千倫數典而天下後世以
陛下為何如主嵩之悖逆欺罔其罪又大也原任副
都御史某年老衰庸拜跪艱扶已不堪用嵩乃力
薦之 陛下速之使來秩之貳卿而不用以事
已洞見嵩之誑矣今任通政某貪鄙小人罷黜已
久乃潛投京師厚資鑽嵩納而奏之既而得而
用之夫明運取舍闔世道之隆汙一時舉措係萬

卷一

廿六

代之瞻仰嵩之欺罔引進匪人朋植私黨固其鄙
夫患得患失之心無所不至其如天下後世謂
陛下聖明之主乃為其誑惑豈不可惜哉此嵩之罪
又大也且跡嵩之所為大抵其嫉賢妬能如李林
甫其陰害忤己者如盧杞其藉寵寵納賄積如鄭
注其與近習盤結如元載其詐悖懷毒如史嵩之
在廷臣工有一於此則宜亟在誅絕之科况身兼
衆惡罪浮四凶豈可高居獨參之位臣疎遠孤立
與嵩絕無纖芥之然今首論其惡則禍且不免恐

經生以希微評之譽且愚竊謂自古奸權當若
察議不早必至誤國追鑒往事未嘗不痛恨於林
甫諸人也目擊時憂心懷忠憤與言出涕不容自
已仰望 陛下俯諒民心詳察臣言盡取前後諸
臣論劾章疏參考其罪狀始末乾斷雷厲將當
亟賜嚴誅其某責全致仕某某亦逐仍行法司鞫問
以為奔競無耻遠 旨欺罔者之戒庶內外大小
臣工俱知惕懼感服奸黨畏避而公道昭彰法紀
日振而 聖治清明此實 宗社之福也伏乞

卷一

廿七

聖明詳察

一勵憂勤以脩內治 臣聞寇虜之患雖帝王之威所
不能免水旱之災雖堯湯之世所不能無要在禦
之有遠則外患自弭脩之有豫則內變不作是以
自古明辟獨觀萬化之原思圖治安之實情之廟
廟自可以運之天下行之中國自可以運之四裔
故可以祈天永命徵閔令譽施之後世悠久無疆
歷觀古今天下治亂復世盛衰皆在於人君之一
身可不深長思哉 陛下所居者堯舜之位也所

治者堯舜之民也即位以來未嘗一日不欲以堯
舜之德澤天下然而今日之民未被堯舜之澤者
其故何哉書曰慎厥終惟其始詩曰靡不有初鮮
克有終 陛下登極之初憂勤圖治未明而視朝
日中而聽政篤意聖學納諫求言聞無遠之殿
扁曲風之亭咸恭默之室弘九五之齊以此而事
天享 帝以此而奉 親臨民行之十有餘年百官
庶士肅肅法守四方遠通顯顯沾化且尚時伏軾
奔則見父老欣騰思見德化之成及臣登十四年

卷一

廿八

進士改庶吉士讀書時以朔望得預朝班恭觀
天顏未嘗與期及候法駕躬祀 南郊宴御慶成
廷筵講學以時舉行未嘗廢輟然而臣民追誦昔美
已云漸不如初至于今則又月異而歲不同矣
朝儀久曠國紀多廢 陛下每切憂民之言而天下
多有失所之民 陛下時屢勸政之令而百官多
有微怠之政致使按度未熟而化理日窒取舍倒
置而公論不明堯直公行而官邪異警黨與漸成
而威福日熾是以數年來官失其職政失其理民

蒙其害物受其殃遠庭多警震動京師且江北諸郡則罹水潦之慘江南各省則被旱魃之災關陝以西則有地震之警浙閩江廣瘟疫流行民多夭札歲歉民饑流離困苦山後海寇在處竊發四方奏章疊見屢閱內憂外患併于一時仰伏

聖武明威生擒逆惡醜虜寒膽可為無事然不可不慮也今之進說於陛下者孰不曰天下已治安矣邊境可無患矣四方可無憂矣殊不知軍民嗷嗷仰哺人心洶洶嗟怨流亡之數已兆意外之虞

天山集

卷一

十九

可憂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繆戶夫未雨而治牆蓋思患而預防矧今災屯已形苟不亟為之所將見憂不在遠境而在中國患不徒手足而在腹心元氣耗竭百病交乘眾志不固邦本動搖事至而方為之圖勢逼而迨為之悔蓋太晚矣臣望陛下察目之言惕然警勵大奮乾剛俯觀今日之時事進懷初年之盛事美歷監古今治亂興衰之由圖惟宗社生靈長久之計惠百姓之困若流離則求所以安戢之恩水旱之災故則

仍則求所以祇應之恩人言之足畏也則求所以順衆之恩天變之足懼也則求所以時保之恩人才之空乏也則求所以振作之恩耳目之壅蔽也則求所以開導之恩士儉之蠹政也則求所以遠放之恩寇虜之未戢也則求所以安攘之恩陛下之天下受之祖宗則求所以光大之傳之子孫則求所以培植之恩以祈天永命脩勵中興之或非但為陛下今日計也所以為聖子神孫萬世詒翼之計也昔者宣王感脫簪之諫奮然勵

天山集

卷一

三十

精周室所以中興武帝下輪臺之悔惕然悟漢祚所以復振是八主一心轉移之機遂能去危即安轉否為泰古今所謂明君賢主多在於悔過遷善以成其所以大過人者如此況我陛下正當春秋鼎盛之年慈遜始終典學之志則中興大業將起漢而並周矣臣敢以憂勤終始之說進為伏乞聖明詳察

慎脩 聖德安內攘外以隆中興

隆慶元年十月

臣以迂愚蒙 陛下召用叨受今職感激趨赴入侍

明班得親 天顏納諫受言事從至當經延日講學

務時敏羣工在列濟之蹉蹉奏事永 旨莫不祇慎

大臣奉公小臣守法苞直不入請託不至盡洗往昔

恣貪黷之習清平景象臣謂此出竊幸遭逢風夜

矢心隨分盡職以事 陛下固不敢以言塵瀆 天

聽但觀今時事尚切億憂有不客己於言者仰惟

陛下踐祚之始正世道維新之會固宜天心克享災

卷一

廿

害不生化行俗易奸宄不作中國尊榮外藝賓服副

致歲治願今有未盡然者臣自外來江淮南北百姓

罹病艱苦萬狀官府威信不立上下不相維繫民志

頑獷軍逞驕悍士踵澆訛以下凌上以賤辱貴法紀

凌替漸不可長此至畿甸雲雨雖災傷稼紀廬餓餒

委野加之遠方州郡山首海醜尚多竊發頃者上鑒

東犯永平僉蒼西躡石汾荼毒之苦慘不忍聞至于

臨城虜官百十年來實所未有將弱兵疲腹急何恃

虜情巨測後患當虞日竊為 陛下憂之夫當此內

憂外患之時正奮勵警惕之日故臣敢以脩德安攘

之說告 陛下每於講讀不徒聽之以耳而聽

之以心將所說經史咨析疑義務稽帝王脩德立政

之方古今治亂興衰之迹以為法戒又於大臣中有

才德可資啟沃者推舉數人俾與講讀諸臣或輪次

入直或以時 召見以脩顧問要知心何由而可正

身何由而可脩家何由而可齊國何由而可治天下

何由而可平內治何由而尊嚴外寇何由而制服講

明而力行之及退居宮中擇老成謹厚內臣諸人服

卷一

廿

勤左右崇獎聖躬俾游處有常度幸御有常節則出

入起居固有不敢聰明睿智皆由此出以此敬 天

法祖以此用人行政無不可者每日 朝講之暇請

御便殿與執政元老高確治理將中外臣工所題

奏事務振其關係重大緊切要畧裁確施行仍 召

部院大臣詰問所司如進退百官當何以久任責成

以熙庶類責之吏部銓養會計當何以量入為出以

經制國用責之戶部憲章典刑當何以品秩名分以

端習尚責之禮部詰戎禦暴當何以簡練兵以安邊

控逮責之兵部刑罰訟獄當何以明允欽恤而使民
不冤責之刑部水利土木當何以興革嚴行以節紓
民力責之工部貢備需度當何以振撙法紀以風勵
天下責之都察院其餘職掌悉付所司 陛下提挈
大綱時賜叮嚀則百愈加警勉和衷協衷爭相磨濯
以趨赴事功如有怠玩及不當於職者言官據事論
劾使不敢肆况近日當事大臣多有誠心體國堪隆
委托正人布列足備任使但臣子去留無常後先職
見或異 陛下宜及是時將天下國家機務悉心共

卷一

廿三

為圖理以預桑土綢繆之防且 皇上春秋鼎盛正
當憂勤惕勵未明求衣日旰而食苟非隆冬盛暑不
宜暫輟 朝講兢業以理萬幾不可旬暇自逸
益天下安危生民休戚人心向背天命去留皆繫於
陛下之一心 陛下之心正則發達見遠以正
朝廷以正百官以正萬民天下莫敢不正此古帝王
所以安中國而撫四裔以成中興盛治者用此道也
伏望 陛下詳察

此例乞 恩追贈前母疏

臣由嘉靖十四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十六年正
月除授浙江道監察御史蒙 先帝推恩照銜 頒
給封臣父某如自官臣母馮氏妻勞氏俱封孺人惟
前母陸氏未得預贈臣以筮仕卑微不敢陳乞時念
前母尚安厝淺土此例陳情回籍遷葬後以病家居
至二十二年五月遷葬九月差往福建巡按二十四
年六月內以言事被 詔逮 恩賜為民跽伏林壑
二十餘年自甘迂朽絕意世榮頃蒙 皇上簡召

卷一

廿四

歷今官臣感激驅馳同母前未供職比至復遇 恩
典臣父得贈中憲大夫大理寺左少卿且母封太恭
人妻封恭人而前母尚未之及且竊念子於前母以
母視之所生之恩不同以父推之因心之孝則一况
且父素稱前母事太父母賢孝語嚴輒泣下臣自童
時即往讀前母家事前母舅如母舅歲時忌諱記事
我母奉之惟謹由臣父母觀之存歿愛敬合同無間
乃今貴賤名稱大相懸絕臣母子之心實有不能自
安者故敢此例陳情上懇 聖 先廟恭政業盛舉

士蔡昂與近日尚書黃光昇侍郎王本固徐綱等及
中外大小臣工九乞進贈前母者俱蒙 准賜頒給
臣與諸臣情事相同體例均一伏望 陛下俯賜矜
察 勅下該部查照先後諸臣事例一體 准給前
母應得 誥命則親心協原配之宜 聖德廣錫類
之孝而臣母子款私情亦獲以慰矣臣無任懇祈激
切之至

卷一

七

廣東省
中山縣
蕭開山

勤 聖學勵臣工以成治道疏

臣聞人臣盡心為國當以帝王之道事其君
心為民必以帝王之治責諸己蓋帝王之治本諸道
帝王之道本諸心帝王之心本諸學帝王之學本於
上下交而後成臣嘗觀古昔盛時君臣非自能神聖
也其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君以此責難於其臣曰
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臣以此責難
於其君至於成湯則有若伊尹太甲則有若保衡太
戊則有若伊陟祖己則有若巫賢武丁則有若甘盤

卷一

七

文武則有若呂散成康則有若周召上下君臣交相
儆戒不敢荒寧矣成此學以臻大道運諸心以達於
政富是時內則百揆四岳外則州牧侯伯莫不同心
一德以欽厥職百工庶政惟和六府三事允治德普
天下聲施後世自是厥後教弛道湮人心陷溺君不
知所以盡君道臣不知所以盡臣道徒以智術相事
使功利相征逐挾法制以把持天下而籠絡斯民其
相與有為者又不過隨世低昂幾慮於章程法守之
末以致力於補偏救弊之方所謂脩己治人之理天

廣東省
中山縣
蕭開山

德王道之要不復講求其間英君如漢文宗仁有可
學願治之資而不過其臣聖賢如孔孟周程有妙學
輔治之實而不過其臣君君不過其臣則不能以成
其學而達之治臣不過其君則不能以行其學以濟
夫時自漢迄今道汙治陋極矣肆惟我皇上淵機
溫文寬仁慈懷綢服大賢敬承先帝遺詔以推廣
德孝信任輔臣以幹旋世道日就月將遜志時敘節
戒佚遊固矢矩度法行近習教肅宮闈恩威出自淵
衷取舍裁于宸鑑納諫從言懋昭帝王之度謙虛弘

大山年稿

卷一

廿八

載

允裕聖學之基大小臣工夙夜祇承三公輔政協
德和衷卿士大天靖其法守衆正盈朝奸邪缺跡上
下際遇之隆時運昌泰之會二千餘年實所曠睹敬
而守之帝王事業可坐而致然且竊慮之難得者時
保時者幾幾然者學蓋天命無常理亂安危相為倚
伏今雖時泰運昌然幾微謹畏之不存則患荒之所
自起上下儆戒之不垂則變故之所由生况人主一
心攻之者衆善惡好惡世道汙隆國家興替所由繫
不可不慎故臣敢以交脩進學之說進復列君道臣

道今日所當盡之責以告陛下伏望聖明詳察
一曰盡君道人君一心萬本原君心正則天下治而
享國長久君心不正則天下亂而天祿永終故曰
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昔殷高宗宅
憂三祀既免喪弗言羣臣諫曰天子惟君萬邦百
官衆民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臬令高宗悅
而言乃命傳說曰爾惟訓于朕志爾交脩于罔予
棄予惟克邁乃訓於是學于古訓道積于厥躬旁
招俊乂列于庶位股肱惟人良臣惟聖故四海之

大山年稿

卷一

廿八

載

內咸仰高宗之德而享國五十有九年稱爲盛治
陛下諒諫不言恭默思道同符高宗時者
先帝服除即吉正可言乃雍之日臣伏望陛下鑒
高宗允懷于茲之心及今可與諸大臣言每日視
朝之後請御使殿宣召元老講論經史道理以
爲政治本原問台九卿各衙門大臣問以職掌責
令奏對凡有嘉謨嘉猷悉以入告及于中外羣臣
有學術純正德行老成堪資啟沃者舉十數人或
隨時召見或輪次入直朝夕納誨相與講求帝王

心法以達天德率由帝王治法以弘王道 陛下
恭己淵默靜理化機則自深宮以至大廷莫非戒
懼脩省之地自旦與以至晦息一皆憂勤惕勵之
時思平天下之在繫矩則公好惡以欽厥止思喜
怒中節由於慎獨則致中和以贊化育思帝王一
日二日萬幾不可以太康則必如堯舜兢兢業業
戒逸欲于有邦思天祿永終由於四海困窮則必
如舜禹相告戒罔淫于佚以執厥中思后從諫則
聖不可惱于酒德之愆則必如禹之惡旨酒而好

卷一

十九

善言思君臣歲有一德則必如湯之不適聲色以
惕于克一思君子有大道惟命不予常則必如文
王望道未見而視民如傷思王者所其無逸則必
如周公之戒成王先知稼穡之艱難乃可以保文
武之業而無失此皆君道之所當盡者臣望
陛下以此而責成于己毅然行之則協德率憲享國
永年匪惟無俾壽美于有商而都俞喜起天保卷
阿之盛可復見于今日伏望 聖裁

一曰盡臣道高宗命說有曰惟整乃僚罔不同心以

臣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蓋人臣必
以道自盡而後可以道事君必交脩于下而後可
以責成於上故曰后德惟臣不德惟臣臣觀由漢
以來人君不能致治安民寔由臣僚不能治道臣
正有負于君無論前代即 先朝事可為近鑑

世宗先皇帝聖智英斷足大有為使得賢臣同心輔
相則嘉靖殷邦可致盛治顧曲學偏夫職時競勝
黨同伐異奸權專政逢悅諛惑比周盜肆荼毒生
靈天下若及歲矣晚幸 先帝悔心延賢渠惡一

卷一

四十

二元輔維持幹旋而勝負消長之機亦艱且危我
皇御極二年以來人心轉淑世道改觀然承酷烈之
餘四海困窮未甦災異奸冗未息職思其故實原
於此調元葆泰正在此時今卿士大夫忠清敏慎
守正奉公大異往昔迺精神志意未孚通於上下
法紀軌物尚縻滯於多方羣邪庶邑踵故襲常所
督責者簿書職守之末而開誠布公之體未彰所
計量者體貌勢分之常而貪謀大同之誼未協紛
更則於浮議寔意衰於彌文事未盡一或此是而

彼非政之遠圖多朝行而夕改且奸僻包藏伏深
憂於莫測乘間抵隙隱機檻於無形慮遠祭微責
於定志上致下澤貴在同心伏望 陛下勅諭內
閣輔臣中飭中外大小臣工共圖同心盡道之實
每朔望 朝畢輔臣即出與九卿各衙門長佐會
於公所廣集思揆政論道各將掌職事摘取重
大者實証訂確當付所司施行上關君德及今昔
機務所當變通釐定者從容商議協求經久乃以
入告九卿各衙門之長每五日堂事畢率僚屬干

奏一

聖

後署坐論職事當否有無急玩比護互相救正著
侃執恬終及欺罔奸私即當聲責繼以恭治俾人
知警畏事赴事功其在外撫按與司道郡縣長六俟
朔望之會以究軍民休戚以察官吏賢否事關
廊廟亦即以入 聞司道郡邑之長暨乃僚屬亦做
五日之會忠告規勸節用愛人盡心脩職有不恭
不恪者有常罰如是則大夫師長不敢逸豫而切
於憂勤中外遠邇不敢欺玩而一於畏敬書曰百
官脩厥后惟明明文曰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

司以公滅私民其永懷是上可以匡正君德下可
以康濟民生臣言若迂實切治理伏願 陛下俯
賜詳察切下公卿大臣及時裁酌期必在行交脩
定志與道致治所繫不細伏乞 聖裁

奏一

聖

慈仁勤勵事工慎脩實政共圖中興盛治疏

臣聞天人之微運於無心而感於無象惠迪吉從之凶惟影嚮惟言凶不偕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自古以異時至治世或不能免此固適然之數然天心仁愛人君熟寓警戒至意不可不慎察也我皇上睿德天縱聖學時敏尊信大臣作率羣屬中外法守顧然効職君臣相得官府一體漢唐以來少如此者因宜大化均調日臻治理乃有未盡然者冰雹雷火星殞地震水旱之警四方奏報皆至頃者淮河泛濫浙

卷一

四十五

聞者條初七事上陳 睿覽伏望 皇上體文王望道未見之心切視民如傷之念忌天意不可忽察民困所當矜軫給臣工亟致脩省之實共圖保泰之機臣今所言固樞廷愚或有一得堪酌 聖擇乞勅所司議擬可否 上請裁行臣所未言并諭羣臣各思職掌務摠所見恭酌 上聞則明目達聰而光被四表好問則裕而建中於民萃天下之中和致位育之盛治帝王盛德大業可復見于今日臣不勝大願一專責成以敷實政古稱知人惟帝且難天下百司

卷一

四十五

庶職非一二聰明所能詳察甄選上官考語以為進退但所考註類多漫忽託詢訪於任使借耳目于左右毀譽徇情開報與實以致賢否混淆舉措易舛官非其人民失其所叢怨召災寔由於此益緣法守未一難以責成治狀詳稽乃可底績古之觀人必察其行事專且久而後論定今欲論量百官必先專責內外長吏以考覈屬官為首政以當否多寡為殿罷在內部院省寺司有苑監長佐各察所屬在外部縣縣一縣之屬知縣齊共廉佐及

州縣之屬守巡各道察所轄府州縣之屬二司之
長察其僚佐及各府州縣之屬撫按二院察各司
道府州縣之屬務在詳覈職掌填註事蹟能否分
別上中下三等開報確當毋得含糊兩可苟且塞
責各官考語下列長吏姓名以脩稽行進坐之法
凡註考不采事實輒肆浮詞宜上而中宜中而上
宜下而中宜中而下錯二人降一級宜上而下宜
下而上錯一人降一級後以此連降錯十人以上
罷職不叙古之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能非以

卷一

四十五

積日累勞也今考屬官必考其職掌以稽政事之
失得按其境土以察民心之從違司銓衡者人才
有無周知考覈有無當否涉黜有無枉濫司民社
者祿庶有無樂業丁口有無逃亡田里有無墾闢
司錢穀者會計有無明當收支有無侵剋錢糧有
無完欠司教化者庠序有無振興士習有無崇正
節義有無表揚司戎務者兵壯有無克練營堡有
無疎虞盜賊有生發司刑名者獄訟有無冤枉因
因月無無不職讀有無完造司邦土者城也有無

完固水利有無興舉橋梁有無脩理司臺省者論
列有無公慎糾察有無明當風紀有無振興肅及
諸衙門所司職務不拘兼專一一覈實能否分別
等第照款開註如職事備舉衆心戴服者為上考
政事能脩民無怨言者為中考政事民心半得半
失者為下考或無考取者罷斥不叙失責專長吏
法嚴違坐則考覈不敢怠忽可悉人品之真是非
無惑浮議可得治狀之實實罰進退自然公當百
工庶屬益勵進修此官人安民關係治理伏乞

卷一

四十六

聖裁

一廣辟薦以弘大公昔周以伯同為太僕正命之曰
慎簡乃寮毋以巧言令色便僻側媚其惟吉士則
周時為官長者皆得自舉其屬其餘百官大則委
宰臣叙用小則聽州郡辟薦廣所知於各舉以啟
衆正之門協金謀於大同用布至公之道賢以彙
征官無伴位用康庶事甘剌蒸人治理休明率由
是道其後循襲易轍計日冀勞廢周漢之選規狗
魏晉之陋否昔人所謂百僚萬品惟惠斷於所司

勳薄呼名可受成於一吏無惑乎賢庸雜進巧
混容蠹政殃民名灾病國歷代相沿勢極難反更
化善治幸際昌時近該本部中題通行撫按查覈
屬官有貪污不職亟行題劾州縣員缺許推佐貳
及教職相應官員具奏陞補遠近景從蓋有維新
之漸矣但未覈詳定覈實薦舉之法今宜倣周官
太宰之職歲終全官府各正所司受其會計聽其
致事而詔於王在京部院省寺司府苑監在外撫
按司道府縣各衙門長吏詳覈各屬上者考於內

卷一

四十七

表薦可當大任者若而人中考者可備資備用者
若而人下考者於內可亟行追治者若而人備稽
各所職堂事蹟開註論列俱於歲終類報吏部吏
部以百官之成質于 朝廷凡內外重大員缺即
於所舉員內叙用其循資遷補於稱職中平內叙
用京堂員缺即於題缺之日具達應司會推衙門
長佐各舉相應數員開報吏部吏部擇所舉多者
數員備歷治蹟 上請下輔臣裁行其內外官六
年三年考舉率藉此為誅賞是予奪之權係於吏

部而統於朝臣體勢專一而不撓賢否之實責咸
長吏而協于食謀公道大同而不偏又必條定賞
罰格例視所舉多寡為陞獎階級蔽賢不以聞及
以不肖為賢者覺發即連坐亦通計所失多寡為
罪重輕各長吏有不公不當在內聽部院在外聽
撫按查覈撫按舉劾恭究不公不當部院即行查
恭若部院查覈恭考察及該司照陞不公不當聽科
道官隨事論劾是謂賞罰嚴明不敢不盡心以稽
覈是非詳寔不敢不守法以布公如此則 朝廷

卷一

四十八

之上不出戶庭而周知天下之人才不俟苛責可
盡得人才之實用官脩其職政得其理民心用安
天意可得此執簡御煩平治天下之要道也伏乞
聖裁

一慎陞擢以懷永圖臣曩見有司長佐不二三年多
陞王官竊以為舛今貳銓部始知候選掇冗員缺
有限曠滿歲時未膺錄用故為騰併以冀疏通益
緣聞納途廣干進門多不問行檢止較錢幣清時
舉均納途廣干進門多不問行檢止較錢幣清時

正定漢室白手操先積勞踵後仕無因各懷苟且之私官以律成愈肆賂慝之欲苛政甚於虎狼膏脂吸於逆納昔人謂肉醫瘡瘡未愈而膏已寒擊嘆時事何以異此目今同事諸臣曷嘗不激中太息顧未能議處者蓋以用人理財各有職掌輸粟鬻爵起自漢廷但始時條級簡約未為民害自後費侈例繁決民蠹國永訛襲陋流弊無窮頃因言官建白該部酌議停止一二益委曲調劑矣然銓格循仍行品雜選積冗未汰宿蠹尚滋夫

卷一

四十九

國制用在權利害之至重連體微貴慮中機之終始民之無所寔由官邪官之失德彰而寵賂橫厥所貽祇緣利誘上之所誘為下之所趨創之所導則法之所難禁臣望 勅下吏戶二部集羣臣議通查通歲納例所入若干見任緣例中外官員若干每年廉薪需給若干禁以一考兩考論量每官始之所輸終之所得大約相當與否至其倚法虐下所入何嘗百倍是陽取而陰予得一以償十使朝廷實鬻寶之名下民罹剋剝之苦豈國

若此非計之得也然司國計以歲需為急而又安敢遽議罷乎說者謂姑就今例再行酌議庶加之通授益以察註界以內外各衙門所屬散秩不授以親民之職通授者照階論叙優免身徭添註者查年上選隨行銓職考滿無過亦得此 恩夫祿取其貴優從其身榮及其親人必遵奉上納如或不然則 聖明經制豈無遠猷蓋足國不在于然財而貴于節用之 勅所司通數天下月牛歲輸及度支寔數通融會計以爲經制臣聞古者大臣

卷一

五十

於歲杪五穀登入然後制國用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蓋每歲所入均析爲四而用其三每年餘一則三年之餘三又足一年之用以此所以三十年而有十年之餘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此古昔君臣相與定爲中制以慎長久之圖書曰漢乃儉德惟懷永圖蓋謂是也漢文帝欲爲露臺召工計百金曰百金中人十家產也遂止不爲以天下大君猶爲天下惜百金盛以財者民之命也文帝志切憂民務其儉以謹

度不為財以害民故衣綈履章後宮及不與地集
上書囊為殿帷德至儉也至其於老幼廢讓儉賑
以佐百姓每臨令下父老扶杖仰觀德化是以百
姓又安天下富庶幾致刑措治化成原其在圖鑑
可為世法者也伏乞 聖裁

一議調謫以廣進條有司官員或以不及或以浮疎
或以誑誤而降調者類多處以偏遠被謫之官苟
不能自信一遭擯斥輒自敗損規謫所為陷途以
民市為獨拘才者輒漫思自輕不肖者益肆恣用

卷一

五十一

忌昔人所謂以罪吏改選方是謂惠 以遠信
州下邑何負聖仁而獨受其愆似非悖哉平施之
政也又外官有才堪繁見任偏僻及堪治簡見任
繁劇撫按只奏更替固有明例以巨愚觀之猶屬
未安夫縣有大小而廉寡皆吾民也民得賢令如
赤子之戀慈母襁抱年方幸悅安吾遠思奪之
他手況一經遷調新舊迎送之勞不免煩費移彼
趨此之政未即感孚或治行上稱初者皆失似非
愛民之體之道也伏乞 勅下再加詳核今後降

謫官員只論事務煩簡勿得通謫偏遠宜處以近
地庶幾誑誤者能策勵表見以大都新之機不肖
者有所畏忌少戢貪穢之虐及於撫按所請更調
未可遽從須慎加詳察如見任煩劇而才力不堪
起送赴部別用或查所轄地方見有相應員缺具
奏下部酌量填補若簡僻賢能必久任俟滿以責
其成覈績起遷以優其進是使謫寓激勸之機調
用無紛更之擾則遠方吏橫催之苦偏邑蒙惠澤
之終矣之治理得益不亦伏乞 聖裁

卷一

五十二

一嚴追治以警貪貽本部見行事例官員貪貽職
為民不謹罷職勒令帶回或有查追賊私先治酷
虐法亦詳矣但間行於卑雜而每忽於崇要貪
極酷多止罷職故易於放縱而貪得無厭敢於
作惡而淫刑以請遲最惡名失含冤致早欲求化
理愈不可得伏望 勅下部議恭酌法例通行各
該衙門遵守今後內外大小官員考註輪劾貪貽
顯著者不獨限官統職所關賊私除風聞指坐不
追外其納賄枉法出付明証及侵剋科歛逼抑求

索入己者還行違併入官伏讀隆慶二年 詔書
內一款凡官負犯有贓私者務行提問的寔名下
贓私盡行監併入官又該大學士張其條陳內一
款守令貪污顯著者不必引例發遣但將所犯贓
私嚴行追併押發各邊自行輸納完日發回原籍
為民此當遵照舉行者也所開酷虐除因公聽斷
依法拷訊避追致死不坐外有懷挾私仇而故禁
故勒平人及故出入增減人罪與決罰不如法因
而致死者各照本律糾斷查得據律項言謂官吏

卷一

五十三

因受人財及法外用刑將無罪之人而故入以罪
及本有罪之人而故出脫之各以全罪坐之若增
減人重罪至死者坐以死罪此宜查照擬斷者也
凡此二端合再遵行申飭遵守如各衙門長吏何
縱不肯覺察問官吏避不行覈追及照本律糾斷
者在內責部院在外責撫按查察究治如查察不
當悉聽科道官糾劾必如是而後法可行也法行
於違賊吏則人知貪之後累而不取肆以奪民之
財法行於心結吏則人知利之當讓而不放遂以

戕民之利則庶乎求少息百姓得遂生養刑罰
日平下民得措手足二者亦安民保治之大端也
伏乞 聖教

一均要職以通壅塞凡一六軍民利病地方休戚官
屬賢否人才得失各項緊要事務必此方之人親
見親聞乃能周悉其休戚利病賢否得失得以
上聞者必此方之人預聞共事乃能詳達今得條
陳地方利病軍民休戚者科道之職是也居是職
而以此方之人則一方耳目壅滯疔痛痼疾不相

卷一

五十四

干涉是使地方之事不偏而不舉之弊矣訪之武
官員賢否地方人才得失者吏兵之曹是也居是
官而以此方之人則稽察弗周是非美惡且使偏
遠巧宦得縱恣無忌有比而不周之嫌誠非聖王
弘不忘遠之仁成大道為公之治也乞 勅下部
議今後銓選科道兵曹原屬員多每省多者三四
人以可一二人吏曹分職原有定限今當再行酌
議添設主事二三員以克各省一人之數庶備勇
弘通而治防易月新濟同情而無憾得達且使見

任地方官屬才而詘者可以表見勞而廼者不敢
綴銜擬之政理實有裨益况以通省添一二員屬
似未過為榮重臣之心蓋專為各省地方軍民計
爾齊一之要是在今日不可不加之意也伏乞
聖裁

一重王官以資職導 祖宗成憲每王府設有左右
長史其屬有審理紀善典簿典膳教授奉祀典贊
工正及郡王教授等官所以翼事宗室職輔導以
崇宗教實非田畝往小威重斯任以優其進今則

視為閒散藐若贅疣以有司冗員兼職及前邊之
士悉投於此是以王宗之屬頗為擴斥之區遂擢
皆至候代淹期皓首窮途棄如敗屣以茲職業最
難法守課悠宗人蕃衆動多踰越固有約束疎虞
害良無所顧忌甚非所以恪遵 祖憲推敬宗親
者也嘉靖八年大學楊一清題將王府長史等官
俱許考滿序遷該吏禮二部覆題奉 旨長史等
官果有才方可得與各衙門官一體推遷推用誠
有見於王官之貴重也當事者莫究其理未見遵

行殊可父急夫官不重則不振政不嚴則不恤崇
而導之其操特在轉移間爾今王官不稱固考舉
去之矣其職而賢能者不宜一槩淹抑當遵
先帝明旨與各衙門官員一體叙擢示進取之塗以
作向上之志責當修之職以重輔導之權則凡遷
補於此者不自遜忽監司長吏咸知敬重各有司
官員亦不慮此為逼逐窮途者冀保慎不敢遽虐
下民而銓選二屬均當培植王化肅清吏治 哉
元元誠一舉而兩善也 伏乞 聖裁

申明風憲事宜以重臺綱疏

臣萬曆二年九月內奉 旨起用着以原職協理院事臣謹檄赴京供職將一月矣日與左都御史臣右僉都御史臣高確臺憲宜關繫治道弘綱要領固尚多端欲舉今日之急至切易知易行者恭酌深見貪謀大同條為心事開坐 上請伏乞 聖覽裁斷施行

一慎選授竊惟御史之職內則協議國政繩糾奸邪外而巡歷州一省生、休戚庶屬賢否皆繫是御

奉一

五

史其任為重故必從術允明正大操持端肅嚴慎風猷練達未成然後可以稱職 祖宗朝選授多以進士舉人監生拔其尤者其時三途並用惟其才不惟其貴乃後途仕惟重甲科近時行取推官知縣及行人博士等官考選行人博士固多賢才但未經歷外任選置科省科之察案聚晤凡參駁裁議可以協衷而確御史出巡居寡聞之地曠僻之機若不稽其履歷而輕授以新進之人則疎繇之患呼跡乘之見固老成方現在石百

司庶屬承望下風敬思恩恩視為重輕臣恭請御史選當慎者以此請以今將行取到推官知縣及選拔其尤者置之臺屬庶差委巡察可以得人伏乞 聖裁

一克委任 國初是授御史多至百十餘員缺十員以上即當請補此時員缺太多差委不敷各處巡按無人於管以致曠官廢職況近日四方水旱盜賊災變異常其所以督察羣屬以為消弭安民之計全藉御史及原授十三道各有專掌以備朝廷

奉一

五

建白恭敷彈劾之任所以中外臣工端趨向正紀綱繫不細今各道止二三人而兼掌或甫任而輒更臺綱惡體日益隳墜臣等目擊相去太息良由選授員數既不足又連經考察嚴調遷改多一二年來兩次考選不滿十人無怪乎積弊叢生今次行取推官知縣等官選授雖多六不過二十餘人然行新任試職未得學道未得巡按再需歲月曠益甚臣請 勅下吏部於選取推官知縣等官之外再於南北各道寺主事詳事等官中

為訪選并各行兩京各部寺堂上官廉察庶屬凡
端勤公慎風談素著小當御史選者舉各三四員
聞報吏部都察院再加訪覈力行改選二十餘員
以備目下巡按堂道各項緊急委用或云選改恐
改嫌滋競臣等以為不然堂官舉之部院覈之若
有不公不當言官得以指摘論劾後有不職負舉
者法重違坐夫臣子視天下事當如一家同休共
濟惟才異用惟急是圖豈分彼此且負殷克足則
誰權不辨南北是宜繁簡易制察視量力委任相
稱視之不問不答循序拱默大相逕庭伏乞

卷一

五十九

聖裁

一嚴考覈御史試歲滿日應遷還京必詳加考察條
例禁嚴恪為導守執不畏慎但法久人玩因循容
隙不肖者實遵行寔臣等奉職無狀所致今後特
為申明試職必於一年滿日方行考覈必守正奉
公通曉法理練達政體方准留任否者送部改用
差出在外必責令該道及河東道掌印御史周昇
博訪巡歷察否分別殿最還京之日會同各道互

相保結臣等細加嚴覈有無推奸避事私過犯
等事方敢具題回道管事果有違犯必指實奏究
若考察不嚴保結不當事務分別輕重連坐降黜
如是決不敢再放充阿縱以負陛下美伏乞

聖裁

一專責成御史面奏點差巡按奉君命也必俟巡
歷滿日還京復命考覈之後方可懸然今在地方
漫擬遷擢甚非尊君之體且事多中止官吏奸弊
乘間百出以致之官今後

卷一

六十

不公不法之處

爭執

其餘俱聽交代還京復命方得考覈陞遷且不得
在任改擢以且忌體及照掌道御史視之部屬諸
司職掌尤重必每人專掌一道以稽訪分轄地方
生民休戚官吏賢否凡有大政大疑協衷酌議食
亦建白以振風紀且久歷臺憲明習世務足豫後
用故所掌日期必周年以上方得更替每季輪直
三員對閱題覆章跡及查覆各抄堂呈凡所以之
朝廷下達邦典者必嚴稽察防有差謬即行

糾正至於巡視五城以正風俗以恤商困以詰奸
細培植畿甸根本重地關繫匪輕亦當慎以年月
委任專久不可旋更旋易如此則御史職任方可
責成伏乞 聖裁

六十一

博訪貪謀大 然微 摘知

星象示異乞 賜嚴懲以回 天變疏
臣聞庶民惟星生于 天則是民以君為心君以民
為體上下維繫理象昭彰然君不能以獨治必設官
分職布君之政以致之民官得其人則政理而民安
民安則止感於天順氣成象而禎祥見焉不得其
則政墮而民怨民怨則上干于天逆氣成象而災沴
生焉是天降災祥繫於民心民心得失繫于庶官庶
官賢不肖繫于吏部吏部進退百官樞用舍予奪之
權位天子以駐涉屑僚佐

六十二

以勝端揆之任苟好惡眩於愛憎是非淆於聞見則
不肖得以倖位而播其惡於眾賢能淹抑下僚而弗
見用于時世通志遠疎迷昉闇弗耀于光明遂使
志銷迴習偷玩惕妍巧肆民滋不堪無惑乎兼寄
召戾官人之責容將誰詰且遠地寒踪 先朝棄物
蒙 皇上起用叨貳鉅職竊有報國之志寔歛致用
之才庸祿之疎譴不足以鑒物賡疏行劣信不足
累人上之不能奉揚德意協贊立賢無方之益下之

不能叙勵庶司以軍小人樂利之休旅進養厚類
竊位分操述涯義宜早進自念幸遭 聖明千載三
會需獨狗馬冀效涓埃未敢輒再陳請願今星變垂
戒曉夕憂惶上奉 明旨考察百官當此羣工陳休
之時正切臣負恩聽下之日自思年齒最邁智慮暗
庸在廷之臣莫有如臣之甚者冒忝班行久妨賢路
其首及宜莫如且臣近因南京尚書缺員在廷諸
臣以臣年資推補誤蒙簡用是臣以當首罷之人復
當殊常之擢清夜懷慙悔難 免 天

卷一

六十一

貢伏望 皇上鑒臣愚衷收回前 命俾以原職率
賜最斥獲安愚分以終餘年謹犯老而在得之戒用
警羣工共圖修省以副敬事後食之忠庶官得其人
政得其理民心悅而天意可回臣無任懇切俟命之
之至

此例陳情懇乞 天恩俯賜祭葬以先泉壤就
臣由嘉靖十四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浙江道
監察御史巡按福建以言事被逮恩賜為民隆慶元
年 皇上錄用建言得罪諸臣臣首被拔擢感激殊
遇同母姊氏來京供職一二年來眷沐恩典臣父應
初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前母陸氏贈淑
一母封太夫人榮逾涯分誓報涓埃不幸臣母於
三月二十六日在京病故臣切受 國恩未及報答
豈敢復有陳請以干恩澤但念母氏幼喪且青年明
我即願與臣同趨召命間闕萬望採養未幾遽沒旅
即臣痛恨因極況奉明例何忍自違是以不得不哀
鳴於君父之前臣伏願大明會典一款凡兩京三品
文官并父母曾授本等封者俱照例祭葬又查得見
行事例一品至四品文官并父母曾授本等封者各
得并祭其無封贈者不許及查先任兵部左侍郎張
時敬母陸氏吏部左侍郎歐陽德母蕭氏俱以三品
封太夫人例 賜祭葬時敬父張忭德父歐陽
與俱得并祭今臣父母與二正事體例司犬望

卷一

六十四

原缺

天山草堂存稿卷之二

地方事宜

聞會省警廳與撫臺李公條議
一報至後即會本兵該諸公議處錢糧倉欲於司
道長營解項內等可留者權宜即用一面題請一
面即行功支以濟目前之急夫朝廷錢糧救朝廷
赤子且輸解到京多給邊餉而廣人亦赤心在
本處以波濟彼即准支銷義亦甚當否則待事
補解無不可者至於各省原借之數雖部中題

卷二

一

蕩之績惟明公如意

一兵船被造旋毀可耗膏血投之無用可為憤恨且
造船通津非計之得今若再造須在上流僻壤
河賊不能到處所修造大者二三十隻以為先鋒
其餘當別為區畫且治舟於官費用不貲合宜俯
諭民便稍弛報稅之禁以通舟船之利居民大賈
聽其自行打造隨便販賣則為槽巨艦日漸衆多
一旦有急輸流刷擄可濟險難所用之船勇力給
食舟工篙子皆我士卒事已即發還及給票付照
次數以杜混擄之苦如是則人皆樂從而師旅易
集且弛稅通商生理阜通則驍悍之徒日鮮盜賊
亦是一道也幸加察

卷二

二

一泉苑新會順德香山驍悍之徒慣踏水戰募之即
可克兵但豫處錢糧以時優給則隨在兵皆驍選
將領中以法紀則兵皆可用最不宜遠調客兵日
兵徒滋煩費欽掠之苦伏加裁酌
一重堂與當守門戶仰堂南頭皆海防要害然在尚
廣遠如波羅則省城之門戶也今不守門戶俾

賊徑入堂與計甚左矣往昔與議請宜屯兵守禦
於此實為有見請乞廣集輿議專仗設斷泰為
新會謂宜因波羅傍海鄉村築立土城以為營寨
置造巨艦十餘隻以被戰禦其守禦兵卒多則至
千少或數百即行番南順德東莞數縣分撥民壯
大縣七八十名其次三五十名及將應步焚塘巡
司對鎮兩岫其民壯弓兵工食年照近日錢糧帶
徵分派給領即召波羅上下附近鄉民之勇壯者
及編食水蛋聯之約法以克其役庶使居防可以

卷二

三

經久二項工食不足千數可從長別處或查原額
召募打手限兩移助克給擇選有智畧守條督領
道郡時行散聚以成重鎮則門戶既嚴衝護內地
鄉村共保無虞省城安能突犯此策之上者至於
置鉄橫江之策亦甚可行須選委廉慎有心計官
員集議置造疎鑰即如浮橋抽分所在事體關欄
凡官船渡船商船各色大者立為常規以時改閉
又於近村海邊築造一線平淺水路以便魚米薪
薪小船販賣往來如此則長江隘口截流險固匪

惟劇寇可禦而尋常顯賊舟楫亦必欄截緝捕不
敢滋過亦保城內之一策也請乞待事寧之後亟
賜圖之地方幸甚

卷二

四

奉答制府劉公條議 戊辰八月

一安境內以固根本廣自湖惠有倭寇以來山海不
運之夫相繼煽作征調煩煩供需百出加以括寇
民皆不堪狼兵客兵所經民輒遠徙屋舍物畜盡
罄此至戰壘懸賊業迫遺所擄以啖兵將切家
恣虐殺良以獻退掠子女財帛而公是括內事外
剝肉醫瘡膚指未理本實先摧往事大都若此伏
冀節錢臨鎮之始特賜榜諭以曉台人心明示告
戒下之有司仰體 皇上憂遠特登內帑回急救

卷二

五

三至意旬命百凡軍需上下供億皆出公府不以
勞民召募訓練皆選土兵不煩遠調將任統領皆
遵節制不犯秋毫庶使有眾各安居業及地方宿
患有不便於民者隨在廣集父老於庭細詢疾苦
以振頹極弱是仁聲德意本乎惻怛至情達於宸
告復以申飭明威繕兵守險民獲安撫隨吾所指
易以底績伏乞加意

一招流亡以安民側廣海東中西三路所守及募召
等項兵員俱土著最著柘林戊午缺餉七餘月

核管不行請合眾挾把總赴省告討復雅阿責將
逃卒等楊汎美犯後采料兵悉聽謬計往募外省
多出賊黨本土驍勇一定反棄不用以故強悍無
依流亡四散曾賊懸厚賞以廣招納寔繁有徒為
今之計凡所招募調應均屬恭恭遊把總各部下兵
卒及兵海各道郡邑民壯訂年弓兵等役俱行令
官司隨地召募本境勇壯之人充為兵用則此輩
俱有利賴可以聊生不敢從寇以滋烏合之虐乞
加意

卷二

六

一撫脅從以攜賊黨山海負固竊虎作俑哺腹四方
殲胎亡命皆合日眾小民苦逼誘求困窮東餒甘
心從賊漸成猖獗至於近山旁海村落居民首罹
荼毒控救無門存徒莫及父母妻子命懸戈刃致
有需苦脅從以緩須臾之死亦有被擄良弱俾脫
刀鋸姑就投降者是其黨類之中委有玉石之辨
不容槩焚凡所至請下令道部行縣下官細查賊
剽鄉村被擄之人按其姓名籍貫年貌造報該道
以憑告賞賊首渠魁至一槩戮絕脅從者許其來

歸悉給果時侍以恩誠如此則賊黨日就果魁可獲矣乞加意

一廣屯營以禦夷匪廣南山海多沃壤墾土事畢後乞行部稽查可為屯種處所為之區時營寨召募游手壯勇徒眾給以子粒牛具任其墾種不事輸納而謂之民屯道部以時督比其什伍嚴其訓練使守要害以防出沒遠近大小聯絡犄角有事則合而調用之可以足兵裕食坐策制勝伏乞加意

卷二

七

一增建置以守門戶南頭中路原有城池設立守備但濱海村落如福永西鄉固素皆強悍生長之區其間良善下民十居六七往年父老士民請立為縣以便輸納以辦救應便惠者有所憐善者有所依此宜俯從民便當事者懼順叱止使此方之人混無辨白坐失倚昆所繫匪細請俟事平之後博訪民情果協外司即為題請添設一縣約束強悍以維保障在東莞為藩籬在省城為門戶是一舉而三得也至於添設兵船以防守虎門上下橫

置江疎欄截皮羅海口則又全省保境切近急務前所議議并以前覽乞加意

一禁接濟以杜奸究賊黨驚駭本自寇肆亦由內地奸民外省悍商多掠民間子女杜截硝黃穀粟接濟勾通此輩不除則賊禍本況今番夷窺伺不測隱憂尤甚於曾林諸前乞行該道悉心區畫於舟高出入處所設法關緝嚴為禁革務得杜絕又營屯重兵頭哨密以控制為要則外虞不生境內可保無虞乞加意

卷二

八

一稽流寓以防奸細省城處處近因清省倭寇荼毒輒來避地城內外雜居錯處不下數千百家其本等營生何所不可中間勾引窩藏作歹為非者亦復不少前月賊犯省外王馬二院嚴行稽覈得內應奸細數十人發覺擒治而奸究消弭今至嚴行郡邑申明各隅坊廟舖舍保長保甲之法於流寓之家審編客籍再其同鄉熟識互相保結若無認識即時驅逐則奸細不至潛藏內應外援可伐其謀矣且居住既定即與土著齊民一體輸流地方

更中各項差役毋得巧稱旅客名色倚倚同鄉官
司以專市利貽害居人此亦息盜安民大端乞加
意

卷二

九

約里中諸公條議保障事宜呈當道各衙門

廣省耆老某某各庫生某某謹集羣衆請早酌議以
豫防禦事廣城瀕河四方賈舶輳集奸究易生加之
險阻存臻師旅繁興民之憔悴莫甚此時比鄰重臣
良友相繼捐棄吾民城中惶社各處千百年喬木無
故偃萎天時人事觸目堪悲山海寇盜滋蔓彌布人
心憂感恬無警忌今夏大將擁兵東征過省決旬而
順邑悉以竊發喻城劫縣如履無人之境官民罹毒
慘不忍聞順邑本省僅餘百里矣當震鄰之急省為

卷二

十

十郡根本重地公家貯蓄凶獄所關至重百萬生靈
舉屬安危且今當道有事嶺東上司舊缺銓補未備
衆情洶々懸望倚毗昨者巡本道前臨省視城郭
軍門移檄榜諭嚴飭守備勿忽然遠慮思患預防吾
黨士民情切桑梓若不仰體上意廣集衆思議擬防
守機宜中稟當道以祈裁酌施行萬一設有意外之
虞束手無措噬臍何及某某等杞人私憂過計貪謀衆
見條畫防禦事宜以效芹曝罔知出位實切剝膚况
好問下及于葛藟采善不遺於葑菲用忘鄙陋執

上深惟諸明公望重四民憂同一體仰祈早賜定期會議將眾見所陳事宜逐一詳加商訂務求至當盡一可行亟為轉達當道詳照給示諭眾遵守則地方幸甚人民幸甚所有條陳防守要畧十事條開于後以備裁擇

一聯序屬以脩人和省城周圍九里原建七門城內居民數萬計舖一百三十有奇大舖百餘家小舖數十家間有偏僻里巷隱漏地方今查附入隣近舖內每舖多則二十五家少或二十家編為一甲

卷二

十一

立保甲一人四甲為舖立保長一人五舖為同立隅長一人因七門為七隅上有正立隅正各一人保甲周知甲內人民虛實嫩惡而時省之保長稽而籍之隅長得以通融均節之隅正總率數之以別淑慝程能否居常則諄信脩睦有事則協力趨勤下情幽鬱隅正集議公當會督于當道以聽其政令如此則上下同心遐邇一體革與聯異譬之一人身之運臂七之使指一氣流通內和外順孟子曰地利不如人和此今日救時之急務也

一均丁力以輪班守序屬既聯外虞當慎且有備無患亟當預備苟處置失宜眾情難悅況今日之事乃一時權宜之術此與尋常輪當地方事體迥然不同擬通將省內士民除見在仕途及家居年七十以上者與有疾者優免外其餘縉紳不拘見任未任凡在家居及生儒之輩各役不拘貧富弟男子姓僮僕人等凡同居異爨但年二十以上俱要隸入本甲數內軍衛之家除見任正軍連照差操原定戍守者不嚴列其餘丁舍人等見在各舖

卷二

十二

內居住者一體編隸周給班守保甲籍其數于保長保長實于隅長各得以通融均節之共實于隅正隅正當而行之設有警急輪班登城排立信地固守此權宜協力共保身家關繫非細事率則復舊編路不以為例

一議周給以繫人心在城小民十室九空朝無夜糧平時挑負猶可度日一遇荒歉未償勇費即束手若加警急萬一城門閉守公家策應不暇庾廩無措此革朽腹無路求食勢必懷搖外憂未禦內憂

先作此時各家縱多蓄積其誰與守妻子骨肉不暇顧救雖有餘粟安得而食與言至此良可憫心似宜通融權處周濟以維繫眾心保長集同保甲將舖內人民會數分別上富中富下貧極貧及中間僅能自治者列為五等質于隅長細加詳覈質于隅正大約議處上富倍出中富量出下貧量賑極貧倍賑僅能自治者不出不賑其五舖內或貧寡多寡大相懸絕隅長得以通融均處之議定各該某名下出銀若干出銀若干某人該量賑若干

卷十

十三

倍賑若干數目一一登記于冊以便臨時支給以俟事畢稽考間有尚義加意倍出者特書于冊以俟隅正舉呈獎禮今請于各該出粟出銀各家名下數目大槩銀以三分取一以隆制置範械火藥油燭及一應公費庶免計擾穀以五分為率暫先量捐其一公貯查舖內見有老疾孤幼失所無依之人先行量給以示優恤數勸人心其餘定數俟有緊急乃行散給幸而無虞則止蓋有備而不用不可患至以無謀各舖保長凡有支給一日請于

隅長隅長送于隅正通知乃行動止散記冊以便查考待事畢呈官以行勸懲如此則先事有備人心維繫潛弭奸宄保禦之策似莫踰於此

一定隅位以固防禦城有七門因布七隅大抵以四牌樓十字大街而中繫之自惠慶坊東至迤南至肅政街轉馬鞍街達仙湖街而東抵長塘自長塘鐵鑪巷口大街以西會于惠慶坊計大小若干舖是為南隅南隅正督之以控守大南門城上東西相距計寓舖者幾布列旗幟牌甲率以南門為號

卷十

十四

自孝友坊起迤西轉朝天街由糧儲道後至天濠街西達城北自忠烈坊轉南帽迤東至大石街抵越秀山計舖若干是為北隅北隅正督之以控守北門城上西北相距計寓舖者幾布列率以北門為號自布政司後街轉芳竹街迤北至天關東達城南自番禺縣東大街抵城計舖若干是為東隅東隅正督之以控守東門城上南北相距計城寓者幾布列率以東門為號自天濠街之南由可後轉糧儲道以東歷朝天街轉新店巷市街南大寧

坊大街以西而抵西漢城計鋪若干是為西隅西隅正督之以控守西門城上相距計城窩者幾布列率以西門為號自漢南街口由小巷轉太宰坊以東大街北抵中賢坊東自肅政街而轉于權桶街東計鋪若干是為西南隅西南隅正督之以控守歸德門城上東西相距計城窩者幾布列率以歸德門為號自都司後街洛城街出街大石街之東由布政司街後轉東至河沿天關達城計鋪若干是為東北隅東北隅正督之以控守小

卷二

十一

北門城上計城窩者幾布列率以小北門為號自長塘以東由縣前以達城西北自城隍廟前街北東達城是為東南隅東南隅正督之以控守小南門城上計城窩者幾布列率以小南門為號以上隅位不過大畧如此其中鋪舍多寡街巷大小居民繁簡更望會集履歷計畫均一

一重保中以慎稽察一知分爲四甲二十五家或二十家各保甲由縣知甲內人氏丁田房屋等項之役每甲置長牌一面開明填註某戶人丁成丁若

于下註何項生理及富吏生儒名色自己房屋若干若典賃他人房屋居住者亦開某典賃某隅某舖某人房屋若干凡某人房屋置在某隅舖見典賃與何人姓名亦附註于下以便彼此互相稽考凡有房屋租賃與面生之人居住者須要通奉軍門見行告示慎察來歷必有相識引証之人乃得典居須告於保甲開報姓名圖籍註附入長牌內同遵約法若本保甲稽查開註不的者聽中內人氏互相發覺告于保長若本保長稽查

卷二

十六

不定者聽本舖長中及居人互相覺察告于隅正如此則奸細不敢潛伏無內顧憂凡各舖內原有社會保長保甲量同節序定期為會以致里黨出入勸戒守望相助之意如甲內人氏有違約各項過失許於會日相告小故勸解和息大則達于隅長隅正裁酌開官施行其置書寫之用即於出賑銀內量數支辦毋得聚行科歛

一稽覈械以備不虞城隍戈矛之備公家原有處置但事出急遽一時難得其備故特於內出服銀兩

量行支給製票每舖計小方弩箭號旗旗牌鏢
鎗炮石火藥燈油之類共該若干通共置立若干
務在堅固貯于舖舍籍毀于冊各家自備若干臨
時自行操執今且量支工食給與舖內貧民有力
者預行採拾石塊後屬尖角堪用者挑至各舖原
派信地堆積以備急用此項工食程能量給計所
費不多又須倍積其餘守禦機宜俟諸明公會議
裁酌臨時策應豈敢妄及此項捐處銀兩不足議
請官道每隅給銀二三十兩發賜長保長措以開

卷二

十七

具七銷散毀具報限正轉達司府查考何如再詳
之

一慎食舉以率眾志保甲之法自古稱良上官時常
與舉位懸勢隔不能親董其事下人奉行抵成虛
應反增煩擾今日此舉永上行下因舊為新重在
擇災非圖飾美凡預同事苟非其人則眾情弗協
何以信從各舖原日僉保長保甲立心行事公營
可信者照舊申飭憂懼稍有偏曲拘眾所望以者
俱當另行食補原議集齊各隅鄉耆士會聚將

各舖居人不拘官員生儒耆民中推舉行誼平正
處事公當者一人為保長四人為保甲五舖之內
推舉士大夫為鄉里所稱服者一人為隅長每隅
中推舉士大夫為當道所敬重鄉里所信服者一
人為隅正公論出於輿眾推保協於僉謀吾黨恭
率子弟敦禮造請申稟當道隆書貼貲成行事
仍乞給示諭眾遵守凡我居人務要仰體邦聯
和輯變救時急務至意遵奉上司明文不敢違越
其間有恃奸逞頑幸災樂禍以故違約法及有懷

卷二

十六

私決術以惑眾志者訪得實小則曰予隅長隅
正懲戒省全改過大則眾會眾申呈上司按法究
治其保長保甲人等行事偏執有不公不當眾所
不悅者聽集眾申請另行僉保更替如此則事體
允當約法易行地方幸甚

一飭營衛以協防守省內各違營衛所官舍旗軍調
發成守聽命公府糧餉支給自有定時與編戶庶
民不同況世受廕養役身任其勇事効勞恩百
倍眾庶但恐軍民異轄分別彼此合請上司申飭

各營聽隨彼中便宜稍做鋪甲之意什伍相為聯
屬有無相為周給遇有警急分布七門無同七隅
協謀策應守禦旗軍各照原定城工寓鋪信地嚴
飭各管軍官員整備兼同防守務使軍民一體沐
威相關同心戮力以捍外變共圖保障此無形之
險也

一豫外禦以防衝突城外居民自東迤南而西何止
數十萬設有警急一時難得盡搬入城會議欲於
沿河一帶建築外城一勞永逸固經久至計但工

卷二

十九

程若大卒難遽議今日尤當權宜預為之防禦宜
一體編立鋪甲偶長偶正若無偶正分付城內偶
正其預備處給各項事宜查照城內事務恭酌以
行且先將沿海一帶處置杉木樹立排沙以便防
截各隨街口方便開立水門以通出入以時啟閉
其輪守之法亦編定附近地方分別多寡通輪班
巡邏互相聯絡若聲息緊急各隅正請于當道酌
議在永安橋園計亭驛前官渡頭大觀橋彩虹橋
等處大要營所在各立大營七門外擺列小營各

委謀勇官員督率官兵駐紮協同民兵防禦庶城
外居民免虞卒衝突之患而城內亦可以設修矣
一嚴汛候以通聲息此項事務全在官司處理各隅
正請于當道酌量健壯計道里遠近刻期飛報真
實聲息庶城外則營得以預為調度而人家婦女
可以預先搬移入城無臨時警惶奔仆僮尸之虞
且城內防守事務亦可預備矣

卷二

二十

設立嘉桂縣治議即今新寧范縣

省城後二百餘里而北與清遠從化萬山聯絡最嚴
寇洞鬱為盜藪且各邑界壤遼遠疆理陷窺空缺公
府政令勢難周浹以故逋逃亡命窩聚於此實繁有
徒時出流劫附近鄉里每罹荼毒擄掠官民物畜慘
不可言往年番禺南海三水各縣擢桂神山桃子三
江等堡耆老士庶黃祚昌邱有松等數百人僉議舉
呈于撫按司道府縣各衙門擬在擢桂堡土名嘉桂
嶺地方乃上縣適中交界處時土地瘠平風氣融聚

卷二

廿一

可以建立城濬添設縣治以控制要害聯轄各壤安
戢衆志以保障地方此五縣民情所汲下舉手加額
以望安定者已求准行委勘後以各邑所委簿尉後
先卒至彼中士民有力者俱徙居省城不及豫期回
待登答朦朧具報議遂中沮彼處惡少竊見衆議不
就更益縱恣陸續三年冬擄奪截捕巡檢萬曆元年
秋功役解官黎指揮蓋年冬復掠殺胥江巡檢職官
蒙難莫如之何下民雁殫其誰與理今不早為區畫
以勤恭保民則茲蔓難圖致煩大衆動擾民生虞所

底止孰若而衆所欲與之聚之一勞成逸以垂久遠
尤為得計且立縣有五利提萬山之中區施五縣之
正山川險要控制彈壓盜賊不得勾連潛聚誠能
建立卒捍無復山寇之慮一也向日老父舉呈立縣
之時擬聚十八甲新民老稚相率鉉戎黨類混入
因而招徠之澳黨頑廢二利也縣治既
設則刑教政令易及錢糧詞訟易理禁免保良
為三利也城郭足恃向所成避黎庶
樂業彼中曠土沃壤

卷二

廿二

故墾則田墾日開戶口日增四利也又桂嶺
和足當奇勝工勢平行河
水通流舟楫利導
異時生理蕃阜文物顯
嶺海與區當與番南並美五利也與此五利而
使日免剝掠
無
經畧之洪區
貽經久之休澤疆理上
庶遠難
以
亟荷明臺
民事茲
具大者僅等情切
謹歷興情代為詳
懇伏望明公採納准行委勘具報早賜會議
題請

施行則保障豐功，疆理大計，五邑士民實感戴昭于無極，地方幸甚。

右以某因委官未經同至會期，以備悉興情，遂倡立鎮之說，夫立鎮必因人民，軍廬衆集所在，止以曠遠多故，從而保鎮之以安其居，此人心所至願者。今峽地在萬山之中，據五邑之界，土曠人稀，立存為空鎮，誰肯往居？徒費無益。若建縣則城郭完固，溝池導湖，舟楫早通，上而公府，下而字車，馬駟閑警，序齊舍庫，士樂業而下，膏徒壯，是百役供應，分圖列堡，甲甲快輸。

卷二

廿二

居於漸衆，生齒日蕃，北之鎮寨，何啻倍蓰況，生事觀之，正德以前，十三村諸處，憑山作梗，劫燬大衆，自立三水而地方，南頭福永濱海，渠魁煽誘，已非一日。今建新安而海端欽，輯姑舉二邑，足徵明鑒。昔人謂治廣以狹，誠為確論。今日呈立嘉桂縣治，北二邑尤屬切要，伏望尊慈體念下民，米納衆議，力主新行，亟賜會裁，早為題請，奉有威命，用慰輿情。至于規制式度，指處錢糧，仰仗台鑒，如有裁酌，今各省直添立，治如清蒲，平長軍等縣，新築城池，如

嘉湖銅陵望江桐城等處，當道既有區處，先行議請，繼乃建創，旋即報成。廣

外協順想明臺垂念

項源

保

吉仰

冀鈞總地方幸甚，僕等幸甚。

一嘉桂鎮在權桂堡地方，正當番禺南海三水三縣交界，適中處所，從則連接從化清遠二縣，山峒為盜寇出沒往來之衝，互鄰接壤，界鄉夫官兵自分彼此，不相聯屬，雖有巡司各拘信地，不能管轄。以東南

卷二

廿三

至省城一百四十餘里，西南至三水縣城一百二十餘里，東北至從化縣城二百餘里，西北至清遠縣城一百八十餘里，相距曠遠，公府政令，法制難週，是致盜賊負固，彌布山谷，恣肆荼毒，附近鄉村，悉以被尤，富夥與烟，未通氣，擄掠良家子女，剽掠行商貨財，舟遠梗迫，蟲蠹易滋，自昔已然。於今益烈，數十年來，巨冢民莫不徙避里社，空虛土地，無棄道負日，甚所口詞，為八再滙輿情，伏附上達，謹懇。

天山草堂稿卷之三

雜著

講義

語錄

題春風萬里卷贈郭子孔瞻

萬曆元年正月八日郭主孔瞻赴太學就試北轡告別天山同游諸生聲詩盈冊請題曰春風萬里於是舉酒式踐廣咏勸酌有酌而言曰天朗氣清物熙景融於時為春子為萬里行先生命名道其實也子

卷三

念之有酌而言曰大塊噫氣鼓于橐籥于無垠虎嘯為鳴雀化為動物有從類而起者大鵬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子固鵬也同學於天山者六十餘人前從舉于鄉者三十餘人第進士者十餘人官守於貴靖其譽誇為特推重子夙負才名有聲庠序顧屢以偶於今日茲之行著述而發時至而奮翔于天衢觀光上國萬里鵬途始于跬步子其勉之有酌而言曰四序迭運寒暑推遷無時無風者然燠而焚輪號而妄懷烈而凜凜使人面怍顰蹙嗟離合列乘萬

廣東省
中國書
館藏

指安賦荆轲何取焉故風於四時惟春為宜春之為言養也天地之盛德氣也細能開甲順不搖條習仁徐未幾仁翼入故君子比德焉曾氏舞雩伯子座上洒然無滯於物不言而飲人以和風世春滿音腔義實檢承先生之教而得其大旨矣學者之於學也猶農夫之於田也脩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謂學以轉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有事而匪懈優游以俟成所謂舞雩三三兩兩正在勿忘勿助之間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先生嘗舉此循仁

卷二

二

然開示吾黨所當服膺者如是克之則天地萬物皆歸一闢宇宙分內莫非吾事行此以為政可以育民生立此以為教可以正士行其及至也上之而廣歌喜起可以彌成風動之治不則起頑立懦足以為百世之師是時思今古豪括豪傑者也何啻萬里子其勉之郭生雖然喜拜而實於予曰曰君子之學言近指遠可以悟道此物醜類可以明志利用安身可以致遠諸子之言至矣盡矣勉之哉郭生起而再拜曰敢不敬共夙夜以祇承明訓

書魯橋劉子同心卷

嘉靖壬辰予讀書西樵山中橋劉子從四峰賓公
遊時訪予古梅洞相與徜徉山水間見其年資茂雅
峻已然志上向者予善之別既三十餘年不謂有復
見期逢慶紀元予應召還朝魯橋子以貢入太學
傳聚首談新溫故切切惚惚魯橋子克然有會於予
心者間出道統圖說雖其未叙未必盡期於合而自
得之趣獨苦之心卒為有見非剽襲依倣者至其溫
簡敦復則又異於俗談玄虛無當是用特述其予益

卷三

三

政之既數月還楚遺予同心卷破一言別予撫卷
曰易言出處語默之道而要之斯金如蘭之寔同人
之義備矣予更何言蓋君子不同者迹而所同者心
心具天地之中以貞天下之動四方一體萬物皆同
完全渾成無餘無欠無人無我無古無今自天地聖
人之大以至於愚夫愚婦之可與知與能本無不同
者然庶民太而君子存於是始有不同者心存則同
不存則異故曰君子之所以於人者以其存心也
君子非異於人也人不能存心有異於君子也君子

終日乾乾反復於道自強不息乃見之則先天而天
弗違後天而奉天時置之而參乎天地無弗同也前
乎千古後乎萬古守先生之道以俟後之學者無弗
同也萬里同堂溥之而橫乎四海而四海皆準者此
亦同也苟於身有不誠則私意起而時雖立物我間
而驕吝生父母妻子兄弟朋友且不孚信何以大同
人于望之亨然此之不同者猶待人也乃情實之而
申昭之勸衆視而忽莫親自同者而自異之是不足
與有言也故必致力于著察之常而頻復于幾微存

卷三

四

亡之頃能審慎于取舍之辨而或失于造次顛沛之
時則其自同自異者又相為賓主矣未盡得為同心
之實嗟乎易知易能者同心之良至易行難者事心
之學大哉同乎殷幾微矣知崇以慎微可與幾
卑以能實可以敦復矣敬終以恒守可以一德矣是
之謂能自同必自同而後能可以同人至於出處語
默乃應跡之常其不同正所以為同也吾與魯橋子
離合公就先後進不相同而所以同者固有在也吾
求吾之同以同子之同子求子之同以同吾之同不

要諸大同不止子之鄉有友楚何耿子者善求同者也子歸而語之當有共得夫大同者

書柯子喬可白沙真跡卷

右白沙先生真跡也此不過先生游藝手澤自處不出奇人之上天下後世得其片紙隻字如獲至璧何者重其人而柯子此紙得其真者故謂之真然佳然得先生之真然孰若求先生之真心先生之學以無功為至以忘己為大矣耳目支離之用全圖虛不測之神無所安排矯飾而直達道原不事著述表暴而

卷三

五

忘言自得此先生之真也柯子生於其後不遠千里而但南會過江門造先生墓謁馬既則入西樵問學於甘泉湛子至粵洲問禮於泰泉黃子一日訪予於古林予嘉其志賢於時人遠矣再越月復過予於與二日得以盡知其所學柯子所著有禮學經傳學庸釋原小學小訓等書不下數千言亦卓邇有見予嘉其甚博而惜其用心獨煩且勞也先生不云乎天道自我得之而我言之可也又云千古遺編俱刻諸晚生河改復云云又云莫道老夫嘴新迷真儒不更鄙

康成先生非徒載籍者也惡煩言之旨道欲人學求有諸己而已有諸己則載籍之言皆得我心者之否則如對塔說相輪資者之談金終非一物也且學莫嚴於義利之辨而名實之審也張子曰無所為而為者義也有所為而為者利也有所為而為善則善必不成周子曰名勝耻也實勝善也有一聞知而惡人知者薄也柯子好學由己吾諒其無所為者竊勉其終也致口不怠務定勝焉爾子足跡半天下所與遊所與言者則皆名士也不審有語及此否予與子在

卷三

六

聞有風音之雅敢附忠告之義以期歸於道無孤獨往白沙至意

富春館說

番禺梁生文中子所築華胥洞居之右結屋數間讀書其中扁之曰富春精舍實予言以歲之于領之而結其名義拜而言曰中山人也竊聞夫子端靜之教故恒於此歲為脩焉息焉將為室當庫庫之中萬木羅萃眾芳巖奇好鳥和鳴上下其音芬郁鬱蔥四時不改不出戶牖百爾生意具備又近聞出會城

見聲利喧赫塵鞅難奮輒復首不樂自分為羽時棄
物散竊陵穀富春之意夫子以為何如余莞爾而笑
曰噫嘻汝知春之在物執若求春之吾心為自有之
真汝知德之在山執若求志於平時為可德之實夫
春在天為元於人為仁天有四時而元為統人有四
德而仁為長故易言天地之大德曰生記言仁者天
地之心先儒言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今夫父天
母地民昭物與凡為人者無弗同也但惜于有我之
私而好惡無印驕吝相乘不能及躬雖至戚如父母

卷三

七

妻子且德色反目而尚安論其他乎若配祭誠此體
而故以養之慎於靜以豫動之所發祭夫動以驗靜
之所存翼已昭事不敢有違本心體物人已無間工
下四方往古來今皆歸我闕熙已乎興造物遊而同
其自得體已篤實光輝而天則形見肅又哲謀根心
生色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是謂一月之春施於
有政是為父父已子已兄弟弟夫婦已而家
道正是謂一家之春宗族稱孝鄉黨稱弟朋友稱信
而在彼無惡在此無射是謂一邦之春其君用之則

安富尊榮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信則獨善其身達
則兼善天下是之謂天下之春其至也為天地立心
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是之謂
萬世之春昔者顏子洒然簞食瓢飲處陋巷而志于
不惑以克己復禮而天下皆歸其仁之中至為邦之
間帝王禮樂之道即日可見之行事是王佐之具已
蘊於寤居不改之其樂之時春孰富焉吾子有志于
是則當學顏子之學以求其所以為仁抑何從善夫
隱者之為高或生躍然避席曰中不欲取不欲奉教

卷三

八

遂拜而歸之以銘于座

書冰霜交遊卷

此楊斜山劉情川周訥溪三君下獄時墨蹟金吾楚
望戴君襲而珍之用示外霜交誼萬曆乙亥子再坐
都下戴君出此二映請予記之予讀之有今昔無窮
之感焉世廟初勵志銳精察倫考度誠大有為使博
純良直翼周道可燦然興也惜仕步羣公雖雄才卓
識乃歎已為中行之度東議固正而志氣索自是
制作紛已異同鮮當上心以啟予觀無足與

語而儉夫士人巧為逢說寢移威福天下遂日多事
官競賂賂民惟荼毒當途之士絨口結舌而不敢言
忠憤吐氣倉卒斃杖下即不甯非編遺則幽禁倏忽
變幻易紳作囚殊復不火若三君者則久且烈也彼
時氣焰威熾聞見驚懾婦阿附合羣把酒諧洽意氣
相期許者及眼若不相識其時遭恤楚望君則不然
三君前後各以直言遭朴撻幸不死相繼下獄五六
年間楚望君慨慷周旋得無恙三君蒙難正志固其
所素植者厚乃同心金石之誼無改丁患難擠陷之

卷三

九

時若楚望君者當於古人求之也憶予自癸卯夏至
京始與周君邂逅蕭寺中時海內同志徐存菊程松
漢諸君子月為數會蓋陶工樂樂也是秋周君遽有
此予出按閩已已春余痛恨權奸誤國道揆法紀蕩
然外而憑藉威勢凌虐上下當事者莫敢究詰予首
發其罪狀與 朝政國事之日非及人才之雅推陷
者條疏馳奏言頗懇直疏入果極 詔逮至則與周
君同處一囚溫語新故商確古今評品人物疊工不
倦楊劉二君暨尹介石桂近山盧林江 龍岡四君

則矚親于隔園數君亦順予便隙相對桂梧排立晤
頃刻日僅一二次乃周君則相為朝夕以是備述四
君以予牽連之故予嗟惜愧謝不可為懷已而又知
三君數年現勉應荅賡詠莫非道真險阻憂難用增
固術堅定之貞益裕熟仁脩德之義助乃戴君則左
右調護時復訂析疑義平險交情悉根稟懿正氣浩
然流行宇宙明不可息固如此予嗟壯久之既而周
君謂予曰諸君咸述大疏肥誠懇至切當事情尤宜
港此顧時事未可測奈何予答曰倘不死得從容復

卷三

十

此言笑語亦前生緣際既而取出拷以備極苦楚予
一一以正對牽連四君者亦得白又數日幸 天
恩浩蕩同四君先釋放三君旋亦釋後復捕繫既而
又釋南遷及春楊劉二君相繼下世隆慶紀元惟予
與劉君復錄用忽獲晤對真如昨夢數月周君復以
言外調謫予尋伏疾南歸逾年周君復 召入竟貴
急旅沒不及究用予顧叨有今日竟未得一操柄以
竟之行事使乞骸歸虛此出仰愧諸君子多矣撫卷
太息焉能己己日過楚望君告別則見其蓬牆滿然

若將終身無少外慕習出太極心性圖說種七卷根
要理自成一象言益知其老不倦學懿德之好實有
所本予故樂道之而因以識吾感云

題風木與思卷

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中者天之命也仁義者民之性
也斯理充而字人充足本自完備耳則聰目則明
心則思父則慈子則孝夫則義婦則貞良知良能非
由外鑠天之與於人者固如是其厚也人能篤循厥
良不暴于天在親者親在子為子為夫為夫在婦為

卷三

十一

婦盡其愛而愛焉盡其敬而敬焉盡其義而義焉盡
其節而不敢過失焉是皆求在我者也我固有之也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天壽不貳脩身以俟之
所以立命也故曰生人之性仁與義也嗟乎予觀風
木與思之作而知曲江曾氏之文舉錄其祖母劉之
節與其先子世英之所思慕之情以深慨夫民彝不
容泯天之與於人者如是乎其不可易也曹氏之操
不二所天矢心不渝日烈冰潔先婦送也世英之恩
追維先德稱揚不遺狀已周極子職然也詩曰威儀

棣也不可選也劉之謂也稱其所美又觀其所為以
時思之亡而不忘曹氏孫子之所永孝思者當何如
耶夫子之慕親也致愛則存致慈則著根心色不
言而喻隨感而應無俟外假默而識之率而由之居
處則思笑語則思衣服則思飲食則思莫非思也莫
非吾心自然之風木也何者思者心也心則思已非
自外而至也今夫風與木也無心之感也風不與木
期遇之自成聲也孝子之思親也固心而生也愛敬
之心切感之自形也是故君子求諸心也內重則外

卷三

十二

亦重苟自迷罔顧義而待之於外耳見其感也亦激
矣文舉思乃祖之似行承先志之未遠反之於心思
迪之於彝倫得愛而不寵篤敬而不弛秉義以為行
擇善而固守思所以自盡而自重焉以無棄于其天
則適在而莫非隆恩報親之地矣詩曰王戎蒸民莫
匪爾極又曰無忝生爾所生文舉其嘉謫之舉稽手
曰翔不敏數不易諸

岩富易會說

予記佳時與先山陳子青羅王子論心訂學聖溪亦

泛近自珠江龜石靈洲白雲至于嘉佳中洞西樵大
德諸勝百里內外策筇航常隨所意適渝時藉歲徧
得吟弄無所顧慮後數年山行永宿稍擇處所又數
年終所擇處凜凜有戒心其後數年雖則郭浮丘矩
洲東山環谷咫尺地不敢往回視昔遊如春在蓬萊
九天之上俛首喧囂繁瑣城市時使然也五平古稱
仙都多名蹟率為有力者據獨城西有法性訶林弋
習大體得不廢中有菩提壇種白西空航海而至經
今千百餘年苔翠鬱鬱映日月光然獨成壇下舊

卷三

十三

為大鑒禪師初髮上東度無量眾聞示軍傳之旨流
傳迄今香火烜耀凡遇者遠者居者游者仕者旅者
才人名士莫不造此禪焉丁未之秋予筮得遊之上
九遂即雲澗小窩寓扁天山草堂日與學子游息討
論其中恭悟名理直探本原日乾夕惕察見天則念
念而不滯於念是謂克念應物而不適其物是謂格
物慎辨毫釐詣我精進二三子益洒然得陶然樂也
之數年而吾同志舊友素子歸自梓潼唐山陳
子歸自鍾祥五頃歸子歸自每事獨處子歸自漢

南千里懷人一時併合遂過草堂相與訂析易義月
三會仰觀天時俯察人事凡天地陰陽之運消息
盈虛之理進退存忘之機出處語默之道時昨事物
之宜居安樂玩應時順變蓋時有契于吾畫形象之
外者越二年而勉齋霍子歸自四明艾陵林子便道
過此咸來預會友朋良集雲澗小窩不便分席遂從
東北隅佳持僧岩寓焉又南有容蹟亭亦素予惠陽
樂生伯仲所館處茂樹嘉葩清韻可人鳴禽上下情
境俱適會之日正襟危坐焚香展貝嚴對三聖是猶

卷三

十四

傳折鼓訂是究竟精微觀象得意出入忘言既則收
帙舒談鼓瑟投壺把酒賦詩各極興趣有時擊磬拈
僧而岩窩龕具茶果入坐此中僧不下數百眾然症
於瑜納勾攝及杞菊蔬笋瓊醢之需公府持恒
例呼索供奉不給時作皺眉狀甚於市人惟岩窩常
有好顏容能開口而笑又知所敬重故諸君子樂與
之言於是素子子為書岩窩號諸君報詩華其軸而
予久寓此宜有言予諾之未幾省下有柘林叛卒
之變會尋數年未復會諸君連于言予因叙述來臨

張晤後先如此音人嘆洛陽之會聞氣候感象自今
今此觀之所可慨嘆復當何如夫否極而泰利極
而復易道也循環倚伏安知自今以後不復泰然感
耶君子順時而動也固不礙易曰時以則止時行則
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程子謂讀楞華經一部
不如讀一良封良止也止其所也應天下萬事萬物
各得其所則異乎釋氏之所謂止矣毫釐千里其慎
辨之

天山草堂說

卷三

十五

有朋遠于問曰草堂君名天山其何名子曰予自
請易以來靜觀易道消息之理出休咎之幾居安
樂玩之旨深信易道之無窮實切于變化云為之用
故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必有事于泰筮以定猶豫以
決可否敬而賓之不敢有非日而行事則必踐之嘉
筮已夏有闕被 詔遠幸歸舊廬 十餘年所筮
推養與困及否各得其一餘皆避卦或全象示象或
一卦見頭著先凶或濟行以明失得之報夫避
者退避之象也天崇高而莫及山重厚而不遷自天

而下惟山特立予中有良止之象且曰避而避二陰
居長小人日眾君子日消機兆已形蓋將入于否時
宜止而避避之矣君子觀良止之象則當避而避之
以遠夫小人不可近狎然必不動毅端嚴凝重肅
然使人不敢犯君子處避之時義當如此初六避尾
厲勿用有攸往初居微下尾厲 之象避宜遠且
速若在後則有危厲也而後且厲安可往乎故戒勿
往避而不往可以一安矣六二動用黃牛黃中色牛
順物二居中得正中順曰予其堅固之機而作人

卷三

十六

言不足 以奪之決於避也凡三候避有左厲三陽剛
不中下比于二有 你應不能因決以避為疾厲
困憊致有疾至于危厲 此耽愛之過畜養臣妾則
可其于天下國家大事則力不足以任之矣九四好
遯君子吉小人否四剛健自信不為你累時義當避
可心悅而避之不蹈危厲是以君子以避而吉小人
則柔弱而昧於避矣九五嘉遯貞吉九五居中得正
協時義之宜而止則止其道光明得避之矣善也故
得正其志而吉上九肥遯無不利上九剛健有終表

而在上無所待應明決以避寬裕優游然物表無
入而不自得無所計慮也避之象象交難時義如此
予處避避之時二十年來惟此卦迭示予暇而弗
以敬守而無違出入以度如臨師保志遠適無所
係戀悠然順適無所凝滯此相仰藉先聖啟迪之功
俾知學易寡過能避而亨也扁堂名義取此有朋悅
曰吾今而後知先生冬易召堂之旨也遂出而識之
講義

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

卷三

十七

乙者過則勿憚改

此章言夫子言君子自修之道學以厚重為寶君子
端凝淑貞正其衣冠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
其所學澤善而固執之可與遠道而有立如或內歉
寧靜專一之素外多輕忽暴慢之形則容止不足觀
威儀不足法人得易而玩之雖從事學知及之不
能守之難得之必失之亡而為有虛而為為為而為
泰難乎有恒也學以誠實為貴忘信所以進德也學
者以是為主發已自盡無一念之不盡修物無違無

一事之不寬內不欺己外不欺人君子之道無幾乎
得之矣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友不如己則無益
而有損故所相與切磋而講習者必合志同力營道
同術如己所學之友乃與之友庶乎同觀相應而氣
相求德業相勸過失相規觀摩夾持共進于道若使
遊宴辟之人則遠而絕之不與之為友蓋匪人之比
燕朋之戒不可不慎所與也人不幸不聞過而不下
改是謂過矣君子之省自訟不勝文過以歸非當
風行下取畏難而自恕言者不則口過而脩而省之

卷三

十八

發憤忘食而告寡尤行有愆則身退必懲而戒之深
行浴德而行寡悔是改過而後可以寡過寡過而則
至于無過君子之道庶幾盡之矣夫子舉此四者以
勉學者真寔獎鑒為人處至于莊莊動禮之訓文行
忠信之教損益三友之誠見過內訟之論無非發明
此理以示後學吾儕今日之會諸從事夫子之言小
心翼翼致慎乎威儀動作之則避志時敏多識前言
往行以善其德庸言之信庸行之謹言顏行曰顏言
德曰篤實而不祇于悔尤終日親師以友切己德也

忠告而善道之致之然以脩德講學改過遷善為事
較之牛聖賢之域而不自知則此會為不虛美幸相
與勉之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此章夫子勉人為君子而不可為小人君子小人之
分義利之間焉爾矣夫故自心術之微以至事為之
著無所為而為本吾心之公達之天下而皆宜者義
也有所為而為狗必意之見以濟有義之私者利也
君子質且好義出之以無所為之心以行其所無事

卷三

十九

之智直外方內外深契事物當然之理以協推行時
措之宜寔見得是則一家非之而不顧天下非之而
不顧體經達變可以舍生取義無不為也非其道義
則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知明處當授以
萬鍾千鈞有弗屑也不信不果而義以為質無適無
美而義與之此君子之所以美於人如此小人則不
然操庸鄙陋每懷計功謀利之私夸詐懷柔用濟說
遇傾排之術明燭則趨黷利則奪由便身圖至于崇
貨賈禍亦不之顧在上陵下在下陵上意同伐異其

而蠹民病國亦莫之恤婦姁愚濫巧為機械而無所
用其羞耻難言易悅不辨禮義而甘自失其本心小
人之所以為小人類如此小人之汲汲於利猶君子
之汲汲於義也義利之間幾微之辨君子小人之所
由分不可不慎也吾儕服膺孔訓則將欲為君子乎
欲為小人乎欲為君子則當義以為上不欲為小人
則不可做利而行語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家無
怨在邦無怨人皆稱之曰君子哉若人若狗私以滅
公損人以益己欺世以盜名則人指之曰茲人也小
之尤也嗚呼釣是人也不能為君子使八目之為小
人誠可哀也已

卷三

二十

顏淵問仁章

此章夫子因顏子之問直告之曰克己復禮為仁傳
註以為己者己私也克己私復還天理為仁此說
素以為然但顏子之學知幾之學有不善未嘗不知
知之未嘗復行不待有私欲而後克治之也論語
書未嘗見以己為私欲者也且為仁由己二字說不
得私欲未有一章三己字而分三義者克己之己

與由己之己皆一己也如曰仁者遠乎哉於己取之而已矣夫仁者天理之全體也禮者天理之矩則也皆己之所固有也能求諸己而得本然之則以復固有之良則仁之全體在是矣天地萬物皆備於我上下四方皆歸一闡莫非己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視天下之人猶己故天下皆歸于吾仁之中賢愚大小一切已盡老安少懷各得分願而履歷殘疾顛連無告匹夫匹婦有弗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萬中仁者心體之固有之也我欲仁斯仁至

卷三

十一

矣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夫仁者於一心之微而達之天下之大皆取之己而已矣何待於外何求於人哉此見人之教皆及求諸己古之學者為己顏子上智之資已洞見本體夫子因其間直以為己告之顏子固知以仁為己任然以有復禮之教直以條目為請庶得以自致也夫子以視聽言動語之四者皆切己也有物有則聰明肅人之體皆己之德有也少違其則則非禮矣君子終日乾乾見此天則危微之幾戒慎切至閑邪存誠原見點獨炳幾見

故微有忽則自無不知即慎故曰不遠之復以附身也顏氏之子其居處幾乎此孔顏授受心法即處廷危微精一執中之旨也夫顏以子之高明孔子之善誘悟見本體而猶以條目為請視世之談說玄虛一悟百了至以非禮為禮者無惑乎去道遠而

曲禮毋不敬章

毋不敬內外動靜無不整齊嚴肅脩己以敬也敬若思誠之於思亡無邪也安定辭謹是樞機言不妄發也皆敬也天德所由立王道所由達也至心發政而

卷三

十二

出之有本出身加民而動得其宜故動而只莫不敬也言而民莫不信也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各安於道化之中是之謂脩己以安人也

學記君子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章

此言學也者明德新民之學也致禮以治躬莊敬之體顏然以肅致樂以治心和樂之德油然而生存之為天德之純達之為王道之要略六禮以節民性六禮以和民行一道德以同民俗王道四達而不悖是之謂化民成俗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章

此章孟子以人不知求放心為可哀故欲學者知所
以求放心也學問之道豈有他哉不過求人之放心
而已學於古訓乃有獲多識前言往行以善其德就
有道而正道義由師友有之故學之問之皆所以求
吾之放心焉爾然此不是孟子就世人放心而不知
求者說若學者終日乾乾懼上內無妄待故而求

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章

此章蓋說老者養之以安朋友與之以信少者懷之

卷三

廿三

以恩看來天下之人如此其眾必一一自吾而安之
信之懷之何苦費力夫子之志只是願天下之老者
皆有所終能遂其生天下之朋友皆以誠心相與能
致其信天下之少者皆能幼有所養而遂其懷聖人
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以萬物各得其所為極致物各
付物而已不與焉此是上下同流氣象伊尹以匹夫
匹婦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聖人
之心無窮固如此

盡心知性章

心也者理之所從出也性者心之生理也天者性之
所由命也故能盡其心則可以知生知性則可以知
天理之合一是如此聖人之能事也此盡字猶中身
盡性之盡知字猶中庸知化育之知皆誠者之事也
存心養性以事天學者所以希聖誠之者之功也其
心有未盡必日乾夕惕敬守之而不放性未有知必
勿忘勿助直養之而無害小心翼之昭事上帝于時
保之故曰所以事天也至於天命不貳脩身以俟之
則存心養性謂其平性可以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矣

卷三

廿四

故曰所以立命也立命即是知性知天

大學之道全章凡四段

大學大人之學也大人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實感天
下為己任體用一源物我無間明德吾身之所固有
也天下之道本諸身必自昭明德盡其性以立天下
之大本德人仁所同得也于民而親之以其昭仁使
人昭仁以行天下之達道至善是明德新民本然之
天則大中而正純粹而至善者也明德新民在止
於至善者明德新民以至善為則須規矩以方圓為

則故此止字即言要汝止欽厥心之止即詩所謂
止之止學能其心其所止而後志有定而心不
妄動而靜而後能居之安固不搖安則事至物來
一致而百慮可以揆度其至善而止之矣故曰知至
至之可與幾也知終之何與存義也明德為本新民
為末知止為始能得為終本始所先末終所後知其
先後遠道不遠是故古之大人知天下之本在國故
欲明其德於天下以協和萬邦者必先平章百姓以
治其國之本在家欲正是四國使百姓昭明者必

卷三

廿五

先親睦九族以齊其家之本在身欲儆于有家以
交和愛者必先平章百姓而後有恒其儀不忒以格厥身
心為一身之主必思其邪而先正其心意若心之所
發必毋自欺以先誠其意如者意之所起必知至
之以先致其知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物至而知而
後好惡形焉人所不知而已獨知之其幾至微也大
人致意以立其本乾惕以慎其勤精擇以協厥正若
察以利其用此明善脩身之實學端本之要道也正
其本而萬事理氣之所由齊國之所由治天下之所

由乎也故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無不以脩身為本蓋
自士大夫以上皆有天下國家之責而庶人則有齊
家之道刑于之遠教孝友之政而日此所親厚者處
一家愛其所親故其所尊達之天下無賤貴一也然
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疎也若身不脩則本不
端而求均齊平治之得其理不可得也于其家也有
所辟而不得其正曰所好而不得其齊則所學者薄
而所達之天下為國之大而能治者未之有也是故
君子以天下國家之本在身脩身以道而格物知止

卷三

廿六

為明德是功道之所進莫先於家故規之為大而善
則和親為新多一務其功不可訖序不容紊者此
格物工夫聖門第一切要心法學者須在心上格
去乃可以言格物二天格為是際心者吾身之主也
心之所發謂之意心之明覺謂之知心之應感謂之
物已至而知之知之而意動意動而心發一時感應
三者皆在故曰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君子慎其所
感之者物至而知之反躬內省聞其知說之蔽而不
于物終日乾之見以天則戒懼恐懼以昭其善存

之身不敢有所為施之人不敢有所辟為黎之天下國家不敢不均齊方正焉是之謂物格物格則善無不明而知至至之矣明善則可復不善之動而意可誠矣心之所由以正身之所由以脩也天德之所由成王道之所由達也故曰有天德便可以語王道其要只在慎獨

格物之物即感應之物感應之物其輕重長短皆有自承之天則與言仁人孝子不過乎物詩言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孟子萬物皆備於我中亦誠者物之

卷三

卷七

終始百是物也本自充分俱餘無欠且直下均齊方止所謂純精至善者也但危微之幾至難著察必精擇以協一致虛以執中夫然後可以言格格是深度整齊規矩準繩之意格切即所以贊能聚矩則物之輕重長短皆應之以本然天則在聖人為安汝止在學者為欽歛止是之謂物格物格則善無不明意無不誠心無不正身之所由脩也三者一時並

3
物格工夫須直上細下字而言為微上微下之道

蓋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本有之而無惡然出乎善則入於惡只在教希間爾致上知明幾須應不過於物下學領惡而全好不化於物

用九見羣龍元首吉

一三五七皆陽爻也用九而不用諸陽爻者九陽之成數也天之德也數至九至矣大矣一三五七羣陽莫之與敵矣故曰見羣龍無元首言不可為首也故用九乃見天之德陽明道盛天下所以治也若坤則用六而不可用十者陰不能極也不言敬陽所以以

卷三

卷八

大終而弗敢成也所以利永貞也聖人扶陽抑陰之意深矣

六二屯如遭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六子貞不

字十年乃字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

反常也

初以陽剛為濟屯之主益波波廣求賢才以自輔二以中德比近於物初初波波以求之然二之正應在五五陷於二陰之中方在屯險未是有為不可以往而人為初則所道不致以往矣有屯屯遭乘馬分節不

進之舉然初之求也匪為寇心乃求為婚好二以貞
固自守初非正應故不之許至於十年數窮理極乃
許而寧於初初之與二雖非常道然救時濟世時義
至此不得不然也君子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以民物各
得其所為己責知五之不足有為而不可往以初為天
下民物主求之而終不往則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
君子生斯世也將以斯道覺斯民也時之已極不得
不往於初者九八下也昔者伊尹時桀君也五就之
而不足以有為乃終歸於湯以成伐其救民之功此

卷三

廿九

蓋常道哉蓋君子以民為重以救時為急不得不如此也

九二已荒用馮河不遐遺亡朋得尚于尚中行
象曰已荒得尚於中行以光大也九二段

二以剛中上應六五之君君雖出治輔治者大臣也
故上位大君以成泰道大君臣之責也必光明正大
之君子而後得尚於至弘至剛至明至公中行之德
乃能當此位也九二中德居大臣之位聖人明著以
垂教焉

天下之道中為貴然中行之不可多得夫屬精明
之志者多歎舍容之度持渾厚之體者或乏明作之
功智有所昏隔則急忽於遐遠心有所係吝則比昵
於親愛皆不足以語中德之佳何以成天下之泰惟九
二君子則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以天下國家為一負含
弘光大洞視八荒賢愚大小一切包裹凡天下之懷能
抱藝隨梓器使使各盡其能而不過為刻責求備休
休有容有以通天下之志於天下國家機務必好問
好察以用其中廣思集益以協於一如其道也如其

卷三

三十

義也發謀慮慮毅然任之而不辭實見得是實見得
非用舍舉錯確乎行焉而不援推行變通利涉濟險
必有以成天下之務又慮嚴於淵密知燭於元極獨觀
昭曠之原明見萬里之外凡四海九州之廣舟車所通
之地川谷異宜民生利病吏治威否文物厄塞莫不心
運而神謀之昭昭乎智周天下而不遺遐小且已正於
先我道公於大國其好也必天下之同好其惡也必天
下之同惡其用也必天下之公是其舍也必天下之
公非大公類此在在不得干以私正直靖共朋暉

無所同其黨。夫子不敢有行。好樂而辟於親愛是。弘以居之。毅以成之。明以察之。公以行之。此中行之所得尚也。上匡乃辟。下康兆民。以成泰道。大學稱絮矩之君子。泰誓述斷新之大。生為世道之利賴者。蓋其識慮光明。心術正大。始足以語此。九二剛德居中為輔治保泰之大。生聖人持致意焉。

六二同人於宗。吝道也。二以五為正。應以陰從陽。以陰從陽。得所宗也。然謂

卷三

三十一

之吝者。非謂可羞吝也。界限之嚴。辨別之正。不混於所同。有似乎吝。乃其近當如是也。二以柔中得正。上從十五貞。不從眾其跡。似吝。道則然也。故曰道也。吝如出納之吝。惟恐有泛濫混錯之失。即以類族辨物之意。宗如亦可宗之。宗得其所宗。主非私黨也。二以一陰柔中得正。上從於五。乃是正道。而謂之可羞吝。然則混同雜比。合行同俗。方謂之勿吝之亨乎。必不然也。卦有全體之象。又有變動之宜。於野者。總其太同也。於宗者。從其正應也。亦傳以柔得位得中而

應乎乾。二是也曾何羞吝之有。

大云二以一陰為眾陽所求。同者似乎可吝。二不能與之大同。而惟宗於五。則其吝也。乃道當然也。中正自守。君子之貞。辨物之智。不得不如此也。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享於西山。蒙曰拘係之上窮也。

上六處隨之終極。之而无所之也。然人心固結。而不可解。拘係之。又從而推擊之。上六終極高而亢。民貴而無位。人心雖隨之。時則窮。用其甚矣。昔者太王避狄

卷三

三十二

之難。一臨來岐。山臨人隨之。如歸市。多難興邦。卒之王業於岐山之下。蓋窮而有亨通之機。馬是窮極而必通者也。觀周王之所以興。由人心之所歸隨之時義大矣。

臨元亨利貞。至於八月有凶。象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二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地在上。澤在下。上臨下也。大者陽也。小者陰也。二陽浸長。大臨小也。故曰臨者大也。相臨之義。收此二陽

漸長兆於泰矣坤順也兌說也上順而下說九二剛中六五以柔中應之大事之道也剛柔合德上下順說天道之正也臨道備是所以大亨以正法天所行也自臨至否是為至於八月則是大往小來陽不久而消矣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也

卷三

三

之漸者禍之伏泰者否之基治者亂之微觀天道盛虛之數而人事得失之理可從識矣智者不恃其已然而觀其將然不玩其將然而防其未然憂深慮遠兢陽憂勵不敢至於滿極以免凶也

九二王假有家勿恤吉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假為奏假無言之假取應假之義也九五以剛明之德居中正之位是解正位乎其外也其為父子兄弟之法言無不備行無不敬善則而親身正而家

齊刑于之化格於有家故不俟防閑元彼憂恤一家之內合敬同愛父父子子兄弟弟夫夫婦婦惟以無間交相孚愛吉孰加焉闢離離趾之化文王其至矣士君子有家者不可不反身以率之也

九二見陸夫夫中行元咎象曰中行元咎中未光也

箕菜名俗所謂馬齒莧受陰氣獨多性柔脆至易生之物莧之生於陸猶陰之據于上五比近之則當殺然中以為行夫夫然決而去之可方元咎五剛

卷三

三十四

健中宜元吉止言元咎何也上之陰柔媚悅易以惑人下乘于五恐為所眩則中道未為光明心勇決而後可得元咎自古明君有志盛治而多為小人所惑不能辨於居夫決之勇馴致寇國殃民如宋神宗之惑於姦邪可不謂股鑒哉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元咎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以陰居四順體之下當位而正何咎之有然近君之尊居柔在上宜以順事為得吉而元咎者文王有

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心翼翼敬止以服事殷此
文王之所以為至德而岐山王業之所由以亨也文
王高心哉盡其順事以止於臣道順而在下道當然
也六四爻詞教天下後世之為人臣者宜師文王也
所以保吉而光啓也

九五孚于剝有厲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

陰邪剝陽小人媚君自古然也六以陰柔居重兌之
上引類援黨連迎為說以剝蝕君心者蓋無所不用
其情之五比於上承於剝者然以剛明之德居得其

卷三

三十五

中位正當故能中心無為以守至正而不惑於非
道之說固足感上六而不敢說之以道矣然
小人投閒抵隙窺在上之意而凡可以售其邪媚之
術者無不用也一或不謹則說之易入寢寢乎入於
其中而莫之覺矣人君處此必兢兢業業恐冒於非
幾凜凜然可畏之甚也易著有厲之戒使人主謹未
然之防以遠護邪之說天下治亂之機邦家安危之
繫也剛明之君猶以有厲為戒而況非剛明者乎
嗚呼可慎鑒茲哉

語錄

先生曰白沙先生云終日乾乾只是收拾此而已收
拾便是洗心退藏於密自下學者言便是惺心法
使不放失更無別法此字宜細玩

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此幾字有善而無
惡握此霸柄終日乾乾反復于道察見天則亦可謂
知幾而脩之吉也不然則辨之不早至於屢失而屢
復焉難免於頌復之厲也始學於未信得及須就敬
上漸積久當有得也

卷三

三十

中庸言慎獨最為緊切於此二字最實用其功即所
謂致良知矣良知即是獨知致良知即是慎獨一念
之發善不善無不自知之豈不是良知能勿失其良
知是謂能慎其獨能慎獨即所謂致良知矣
不觀不聞是吾心本體至虛至靈無方無所明日而
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雖
不觀不聞而冥至明至著幾微之動儼然如目所
視十手所指不可掩也故曰莫見莫顯君子所以必
慎其獨也戒慎恐懼只是慎獨工夫能慎其獨則寂

然不動而然大公未變而中感而通天下之妙
物來順應發皆中節而謂之和

古人于好惡二字最緊用功為學只在無有作好無
有作惡為政只在民之所好之民之所惡之為
學與為政致審于好惡更無有分別也學者可深思
焉

語會友曰為學只于人倫日用求之如事親從兄親
師取友無往而非實用其力之地

司馬溫公學自不妄語始雖未達霸柄入乎然却是

卷三

三十七

得力

論語道千乘之國章為政之要終日用之不盡宗時
趙普有半部論語之說趙普只是智謀之士論語脩
己以敬一句且未之能行的況於半部乎

天下之事成於同而敗於異御處國處天下莫不皆
然欲天下太平須是當事者不自用而用其中於天
下之人以天下之見為見故法行而曲盡人胸可以
垂之永久不至朝更而夕改今之人執己之見自以
為是而抑人之謀莫已甚也故一己之見不足以盡

天下之是非法行未幾而孔旁出者多矣須是存
一體之意如家父人子相與共成一家之事始得
反以輔仁義重聚樂居常加朋友講習之功自然矣
持此心提起不放得益更多故曰道義由師友有之
諸君相會切勿悠悠蹉過日子

予乙未歲釋褐在京師與海內有志之士同會一友
問近日作何工夫或荅云有工夫使不造工夫予聽
之甚駭愕蓋以本體即工夫工夫即本體也此豈初
學者一時能悟者來只是龐侗依傍光景全非下學

卷三

三十八

實落工夫夫子教人謹言信行直而方外積漸深造
顏卓曾唯道為遠及年矣謀學思慕庸常務而意高
遠每到作用便即差錯全不得力

學貴反求諸己自得於心必於聖賢之言實見之力
行乃可不宜於訓釋字義上求之

顏淵喟然之嘆首節仰之彌高鑽之彌堅隱之在前
忽焉在後是嘆聖道之妙其無窮盡無方體有如此
迥其得聞傳約之教而後欲不能既竭吾才以至
於卓爾之見然從之未由依舊是無窮盡無方體

此類之學既有得故為此歎若以首節為先難則
恐未然

中庸其次致曲曲者微細之謂與曲禮之曲周三千
三百皆道委曲周匝處致曲推而極之欲其克周曲
暢旁通無少欠缺以完全其全體是謂之有誠
白沙先生詩云春夏誰問發育功百態天地間秋冬
此即藏而後發之意

寡欲而後知有欲改過而後知有過譬如掃地然必
當加掃之功而後覺塵有未盡處不然則雖過不

卷三

三十九

自知也

民之質矣日用飲食而妙道精義存焉惟其因之而
不知是謂行不著習不察故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
知味也

樂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至
於大亂之道也此章最可玩味其言好惡無節於內
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物之感人無窮而
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悟此可以格
物矣其在反躬而不化於物

飲食男女從古聖賢目這裏做工夫真是親切語
士者能成大業致大石決非逸豫可得必自苦刻中
來須有固本警視之意乃可

學者須是實用其力而後能有疑疑而後問問而後
覺故曰沙曰疑者進道之萌芽也若平日無工夫安
能有疑無疑則所問非切問何由信諸已

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古人譬之上灘船一篙不可放

下甚為親切心與力皆一時事分而為二不得

孔子於大人則畏之孟子則藐之此聖賢氣象之別

卷三

四十

學者須學孔子

古人習射所以粹而增美必於志正外體直而後可
以言中此非以玩物適情實為存養之資古人由之
以論其良有深意

自古聖人德業做出來自然大格局與後人氣象不
同如伊尹五就湯五就桀直是以天下為己任後世
豈能學得嘗謂伊尹氣象惟孟子似之如孔子則
是聖之時

易言神武不伐以神武服天下而不用兵革此三誠

賢化大有為之聖人惟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是以當
之故能神以知來智以藏往幽贊神明而生著興神
物以前民用

陳堯山夜坐詩云松風不雜齋前樹夜半焚香啟竹
扉水鳥一聲人獨坐雪梅香冷月斜輝此堯山學有
得處清風潔靜於道殆有見也

堯山少時歲考作克實美大章有云有可欲以至於
無欲由有已而至於忘已之句親莊渠讀之竊然知
歎

卷三

四十一

先生一日問曰汝輩於仕路上浸吞憲文曰文平生
於世態上頗能不介意先生曰世有輕物肆志者世
故之所迫迫意氣之所激昂類能應接剽剽然不得
謂之然也須知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而
以徒教養營為可恥淡之意即在其中惟其有見
於在我者之當盡無見於在外者之可慕故自能淡
得

予入太廟每事問註言雖知亦問謹之至也看得聖
人太高了有所不知何害為聖人惟其不知而以求

知之此所以為聖人也故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
知是知也此理最可玩味知與不知而皆無自欺心
地何等光明豈不是求知之道也

憲文問先儒論理氣有不離不雜之說先生曰理氣
不可分為二如手之持足之行氣也手容恭足容重
理也容重之理即在持行之中理氣原分不得

問存省先曰生省察存養非截然二法也陽明先生
曰存養是無事時省察省察是有事時存養學者
最宜體認

卷三

四十二

問周子太極圖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兩句對言而曰
妙合而凝凡物必有兩而後可言合莫是分理氣為
二蓋先生曰周子之言妙合以二天之精言也非以
理對而言也二氣五行是太極分布太極本無極天
下之動貞夫一生天生地生人生物皆是此一所謂
真精皆一也天地間一氣耳動而為陽靜而為陰一
動一靜分陰分陽自主宰而言謂之一目對待而言
謂之合渾渾渾渾於太虛之中凝聚於化育之始人得之
而為人物得之而為人物皆所謂一也非二也故曰陰

陽不測之謂神

問人心道心先生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人心也飲食男女得其正便是道心故曰動而得其正曰道道心即在人心之中非有二心也中庸云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丹好玩味

問動之不以禮未善也舊說禮就施為上者如何先生曰動是自己上動如動容周旋之動三千三百莫非道之形見者動容周旋于禮則德盛禮恭人儼然望而敬之莫敢不承式方是盡善盡美之學否則

卷三

四十三

太德不踰閑小德出入人且玩慢之矣易傳知崇禮卑之旨夫子傳文約禮之訓中庸敦厚崇禮之述每至舉以示人意備矣此項工夫最要理會

問未學之道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其說與知行合一之說有碍否先生曰講習討論式典訓而親師取友資於人者也自脩脩己者也資於人正所以脩己已豈不是知行合一但義理無窮盡工夫無止息愈深造愈精進永不止至吾乃可

然然而識之章或以為然即不觀不聞熟識即亦俱乎

其所不觀不思懼乎其不聞學而不厭學此者也誨人不倦誨此者也此說若何先生曰亦是但熟識其實體諸心不是口耳之學學與教則所該者廣自是三件事論語書中聖人因事立教隨問而答不可求之太深後儒始說頭腦在夫子發言原無此意學者須要識得

問今之作詩作文可比古之游於藝否先生曰心役於外則難以古之器數名物習古之禮樂射御猶不免為玩物喪志在養心則雖書今之詩文無適非性

卷三

四十四

情之所寓也顧人所患何如耳

問日用酬酢處亦知從容主敬之功但萬感紛集而立不知何以能使敬之周匝而無遺先生曰能使敬之周匝無遺非大賢以上不能敬者整也心常警畏不拘平居與人有事無事皆不敢放逸克積之久則自然周匝無遺此中工夫人替不得

問學文是詩書六藝之文與博文約禮同否先生曰博文就是人倫日月燦然有條上說然詩書六藝之文亦在其中是詩書六藝之文是人倫日用道理也第

子之孝弟謹信泛愛親仁有餘力而後以學文此文雖專指詩書六藝而言然孝弟謹信親愛道理即在此中也博文所以約禮約即在博之中禮即在文之中

問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此味字是性也有命焉之意能品節限制不得踰涯分方謂之知味不知然否先生曰亦是但不可說泥此只謂道不可離人自不察意

問夫子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既俾然自立矣直於

卷三

四十五

事而無所疑何以必待四十而後然不惑先生曰立是立得定動搖不得了不惑是與之為一無復疑滯蓋立之益定而不疑其所行也吾人看聖人地位不宜太重孔子好古敏求終夜以思亦猶學者爾但不厭不倦不知老之時至是以獨覺其進非學者所能及爾且道無終窮學亦無止處使夫子年若衛武九十拜百有十歲想獨覺其進猶不止此但非後學所能測所

明矣昌山詩仙源此去無多路獨自尋芳信馬蹄

竊意上句言道不遠人下句言人不能求道曰信馬蹄言任其氣質自事也曰獨自尋芳言不能之于師問之于友也不知詩意是如此否先生曰以上句譬道不遠人是美下句則求于意太深于初無此意信馬蹄本唐詩薄暮無鞭信馬歸無甚深意文因悟極自尋芳見生先隱然有自任之意信馬蹄是輕車熟路也

問操存舍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不知聖人之心不待勉強之而後存否出入無時舊以出

卷三

四十六

為亡人為存以言心之妙用說得否先生曰孔子此言是說人心本體妙用如此孟子引之欲人知所操存而善養之也聖人之心若不待于操之而存則操與敬止終日乾仁至夕惕若考果為何事但聖人之工夫出于自然不甚費力夫夫造化之中易無方無體變動不居周流六虛者也人心妙用良亦如之故之而攝六合斂之不盈一握至虛至明常感常應寂然不動而有以通天下之故何有止息至無而至動至近而至神不觀不聞可有方所人心本體

原自如此

問養氣之始必由事皆合義自足常直是以無所
作而此氣自然發生於中何如先生曰自足常直無
所鬼作此氣自生所說良是但要察識義原在心不
在事上告子以義為外只緣認義為在事爾集義猶
云種熙集義何以養氣也與義原離不得配義與道
乃直養無害工夫其義氣也配乎道義所以浩然充
塞無是慙也無是無此道義慙是氣從而後也所謂
自反而不慙雖禍寬博吾亦憐焉也若云既養成

卷三

四十七

此氣而後道義為之則本配道義之先此氣安在
何處天下豈有離去道義而可以語氣之充哉又以
無是為無此氣慙為不能行夫道義是倒做直養工
夫美合乎道義則充不台乎道義則慙故須集義以
生之集義所生是集於心而生於心也非義集而取
之也

問朱子云但得心存即足敬莫於存外更加功文實
留心于此必常加警惕把捉得定而後能常存不放
穆任其自然即思想忽然而起強以制之則未免有

過更之病何以使此心常脫洒而不至於放失乎先
生曰此心常照便自能不忘相便是常存書所謂顧
諒詩所謂思無邪禮所謂毋不敬是也莫於存外更
加功朱子此語極好在即敬存外無敬也何等脫洒
若若是把捉則助長矣

問夫子發憤忘食以忘憂不知是一時事抑二者迭
為先後先生曰發憤忘食忘食以忘憂分不得已得未
得樂以忘憂此憂字是性情之憂與憂道之憂不同
樂為吾心本體學所以存吾心之樂也人不知學則

卷三

四十八

常戚也而多憂惟好學而至於發憤忘食則見大心
泰無入而不自得何憂之有愈發憤則愈精進愈憂
勤則愈快樂終日乾乾及復于道終終其身而為之
不厭故不知老之將至此聖人至誠無息之功也學
者大宜發憤以憂身終身之憂

問宇宙內事皆吾性分內事故至誠盡性極之于參
天地贊化育則克齊其人也而先儒以為克齊事業
亦一點浮雲過大虛與不義之富貴何啻蚊蚋先生
曰孟子所說仁者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昭然見於

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與喻故君子之學以盡性也周之則行義以達其道本身而徵諸民推之天下國家之大則致恭贊位育之極莫非吾性分當然非有所加也不用則卷而懷之非有所損也故事業如克舜可謂至矣然皆學者分內事不足異也樂行應違者未只如浮雲過太虛一般先儒云用舍無與於己行藏安於所遇言不可擊應也若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薄之文詞也謂薄不義也非薄富貴也與克舜事業如浮雲詞同而旨異

卷三

中九

問白沙拈一不拈二之詩先生曰一即周子所謂無欲也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二則難矣故夫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天地之道惟一為主悟其為一則此理顯然於心目之間若太陽東出萬物畢照也然其道非以祐而有非以不祐而亡如江河流注千古一日也觀太極圖說云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通書云聖可學乎曰可要乎曰一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虛靜動直皆揭此一以示人此曰應隆千載傳圖書乃宗極昭已聖學扁授我自

照度白沙先生之學以有為為宗分明是得之于漁溪歟此詩乃答東所偶拈之作故云若專以拈字為言近於拈弄矣

問白沙元神誠有定之詩先生曰元神元氣生天生地生人生物造化之樞紐萬彙之根柢也人之所資以安身立命者豈獨老氏乃為此言下化圓其迹百姓日用而不知也上化歸其根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也莫非神氣之所資也天下之至理總括於此舍此之外更無妙道尚何足言哉

卷三

五十

問白沙千休千處明之詩先生曰千休千處明此即朱子所云若非放而終難濶泊若件一要本擔承便有滯碍君子之樂協于天一一則引通公溥靜虛動直廓然大公物來順應會源逢源酬酢萬變豈不自然至妙者乎若二則難已則擾學費存問以存誠致精以主一便是作聖之功即白沙先生所謂終日乾已收拾此而已此理千溪之大無內外無終始無一處不到無一息不運待此攝柄入手更有何事往古人今口方上下一齊身軀一齊收拾隨時隨處無

不是這個克己色、信他本來行著習察不違天則
隨時隨處無不是這箇工夫若不明于此則僅往
來朋從爾思反為物感而撓白沙詩旨大槩如此然
亦因人問答興賦之詞學者不必一一深求此論又
在揣摩中矣

問白沙古人素糟粕之語先生曰下學可以言傳妙
道不由心悟故凡以言傳者皆糟粕粗迹非古人之
真傳矣若由其言而可以積累而成然非自得之也
不足以言求道不足以得道者深造之以道欲其

卷三

五十一

自得之也自得而自悟之豈第之所能傳吾心萬理
具備本自完全發微而不可見况久而不可窮微而
顯達而近隨時隨處無不是這箇克己塞吾能終日乾
乾操此橋樑日用間種種應酬惟吾所欲則不離日
用常行之中而有以見鸞飛魚躍之妙然而誠之不
言而直截而後發明其機矣形而斯存道在我矣自
得之學固如此豈言登糟粕之所能傳乎末言本立
貴自修則又揭學以自然為宗而深明乎過用其心
者之為害也

以為害也然而世之學者不能自強而以用心失之
者多矣若深造之以道之人必不加此而又以素琴
本無絃為喻此詩白沙先生之學括於是矣
問言忠信行篤敬在未言行之前用功則參前倚衡
之謂也此即靜時工夫否與無意無必之學何以並
行不悖先生曰書云顧天之明命所謂常日在之
也此理無時而不在無時而有忽故忠信為敬常若
有見即所謂主忠信也安得為意又禮曰如執虛如
奉盈入虛如有人此理最可玩味

卷三

五十二

問伯夷之隘是氣質之偏也氣質之偏不能變化何
以為聖人先生曰伯夷也然只是氣質非氣質之
偏前輩所謂千鎰萬鎰之說也盡之
問白沙先生云天自信天地自信地吾自信吾甲不
問已供已不待中賜且肯若何先生曰此以萬物皆
備於我足乎已無待於外之意
問素履往無咎履初几爻辭已素是固有之性蓋有
生之初與形體一齊俱備焉者循性而動不以人為
害之是謂素履之往不知是否先生曰素是固有之

素初九率其素履不為物遷故往而無咎即是素位而行之意無往不然而者專以任進為言則非

憲文問學須有頭腦始能有進步處試思人之所受於天以生者以清通之氣而麗於形骸之中由其清通之始則渾然與物而同體自其形骸之隔則截然人已之異觀清通之理之具於人則所謂德性是也惟麗於形骸之中則種_二世俗識情皆其所易動焉者君子終日乾_二求以復其明命之始於其由德性上起者則從而養之於外_{其從}而形骸上起_者則從

卷三

五十三

閑之如此則正念漸多雜念日寡而寂然清通之體庶乎其可復矣蓋求其清虛之始則汚濁之念自無所乘達其德性之用則形骸之累自不能入不知從此從用功是正法眼否先生曰民德天地之中以生即所謂清通之氣清通之氣即具于形骸之中神理形骸一時並賦天地之中理之一也形骸之中物之不同物之清也其渾然與物同體者心之本體也截然人物異觀者失心之體也非在形骸之隔也失心之體而後乃有隔學者猶察夫理之一以豫養夫天

地之中則各本體包含偏廢萬物皆歸一體此即所謂頭腦即白沙先生致虛立本元神灝氣諸說即櫛柄千古萬古皆此一也念者心之幾也念只一念非有清通形骸兩念之別克念作聖固念作狂所謂括一不_二也念有邪正克與不克也克則一矣可與幾矣此是具大法眼者

李良柱問德知者鮮矣夫聞善不行告過不喜由勇於進德矣而云知德者鮮何也先生曰此知字猶孟子子之謂知天易之知至至之知終終之知是明得

卷三

五十四

之於心是而有諸己矣德明德也明其明德方謂之知德者得也行道而得于身之謂德子路雖勇于聞善改過然未知取裁尚有以不知為知至于愠見而猶以正名為近則又安能真知乎德而有得也故夫子呼君而教之欲其求而知也聖門之徒顏曾冉閔而下知此者誠鮮

問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謂不意舜之樂至於如此之美是否先生曰韶之樂盡善盡美夫子心領神會久矣獨未得身親聞教也故仲奔齊能傳韶樂夫子

聞之不費聽之真而之深也謂吾生千百世之下
其聲之樂未之聞也今在齊聞之不意敬仲傳韶之
樂而至於斯也斯指齊也茲慶幸之至而嗟嘆之甚
也

也

列問夫子之幾從前未經人道發自邵子而因于六
日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易曰知幾其神乎而
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故贊之曰其
殆庶幾乎今欲學顏子之學而極其子之幾其道何
如先生曰前輩以亥子中而言幾者蓋以陰陽剝復

卷三

五十五

之交始人心動靜相乘之明也也然剝復之交
一絃之候也亥子之交一日之定也若吾心常應常
應常動常靜則時上刻已無非亥子也惟在默而識
之然必言亥而後子者貞下起元靜者動之幾也潛
者昭之伏也程子言不專一不能直達不翕聚不能
發散而必言歲而後發明其幾矣形而斯存道在我
矣二先生之言最可玩味易曰幾者動之微也言之
先見者也是必有真功而後有真見致虛以立本閑
邪以存誠功在幾先乃見天則故曰知至至之可與

幾也昔者顏子從事于克復博約之訓慎審乎視聽
言動之微參于於擇善固執之守終日不違反復于
道是以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以祇于悔
故能不違不貳以協聖人之一故曰不遠之復以脩
身也二曰顏氏之子其庶幾乎夫以顏子上智之資
得循上之教既竭其才而後可以與幾故夫子獨稱
其好學問冉以下未足以語此則知幾之學信有未
易及者後之學者不加以問精擇之功又欲先端積
累之漸徒剝說光景而曰悟而後修者無惑乎對踏

卷三

五十六

說相輪其於道也遠矣吾契答問已見大意更在默
而識之微而守之則可以學顏子之學
問書云光被四表格于上下非謂功業之大也史臣
稱帝堯心體炯然光明上下天地四海內外一時貫
徹無有毫髮隱蔽所謂被格也此不特帝堯為然吾
人心體原是如此若頃刻之間與天地四海往來
今不相映對便是良知自生隔闕須廓清掃蕩復還
本然是一光而心契何如先生曰民受天地之中以
生人心本體光明正其清通無際今古聖愚本同一

撥但人各分份量是不同如壽稱克克。峻德峻言大也夫子稱大哉堯之為君巍々乎惟夫為上惟克則之至于盡善盡美之贊文王致德之尚不失類名之迷性之反之之別聖人分量太自大小不容一緊語者安之克之德業終非羣聖所能及也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史臣之贊非益美也至于聖人與堯人一而已者蓋指天地生民之原性善之說是也擴而充之則存乎其人故曰苟不至德王道不致焉至云若一刻之間與天地四方古今不相映對便是良知自

卷三

五十七

生隔闕知既良矣天地萬物莫非己也通曉晝夜之道而知何生隔闕若有隔闕豈得為真即非致知之寔際矣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致虛立本慎微應感行著習察格致天則輕重大小不過乎物四方上下皆歸一闕修齊平治之道脩是矣何有間隔是致天下皆歸吾仁必自克己復禮得之

問初學須是習靜神氣始能收歛此程子所以見人靜生每有善學之歎歟動靜時也學貴動靜而一之原無時之可分也所謂動亦定靜亦定習靜者習此

靜而無靜動而無動是之謂真動真靜是致觀理一分殊之妙會真靜真動之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學者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致虛以立本則至無而至動至靜述而至神周子所謂主靜以立極之旨可以熟識之矣

問白沙先生云靜中養出端倪意思端倪而致也養端倪之學即所養也若非能參省思於學者功夫沒著落何如先生曰端倪者幾先之謂有端倪而后可

卷三

五十八

著慎之而正脩之而言者也養端倪則以此心既失之後培養之使復是既亡而復存既失而復生者也此白沙教人方便法門也三代以上教化明士習正所見皆正事所聞皆正言所行皆正理歌詠舞蹈以導其趨父兄師友以掖其進隨時隨處莫非薰陶涵養之功故不須說靜中始有養後世則不然師友道喪教施言淫習染都恣人心惰溺如水澤濁汨具本體若非悟德滋治培養思能有進故靜中存養寧神定志使心猿意馬日漸消除以祛其習染之行以

復其清明之氣無善端日萌生機不戢夫然後可以
行著習察親師取友濯蓋則以來新益如水之既澄
而後清木之既戕而復萌方可以共學改程子見人
靜坐便數其善學蓋此意也若靜養既久端倪日生
則真氣昭著天則流行而可以與美矣哲人知美是
動靜皆慎內外交脩終日乾之只此一事所謂克念
克此者也所謂格物格此者也所謂知止知此者也
所謂慎獨慎此者也此所謂 集此者也日深造則
日精進日篤實則日高明左右逢源定靜相應可以

卷三 五十九

酬酢萬變可以充塞函大與天答德古人皆由靜中
始養之時久矣出著 學善反之功也可與美
者乾知太姤之學也及其成功則一而已
問德之不脩章利 謂四者日新之要是美惡意善
即美也即德不善即不義不義即不德不可分為三
事蓋去乎彼為段入乎此為徙如擇隣以遷居必去
不善以從善則改徙不可分為二功也故人之學脩
德為先而脩德之功正在徙義改不善而其德始成
聖要其德之所由成不須講學永于父兄賢于師友

者又至于審問明辨講習討論以正其修之失得則
師友之功在 必無不有為仁由己之志而後可
受以凡輔仁之益若不能著寔為己惟藉于所講則
易聞易也終非己物夫子舉此四者而先之脩德意
有在矣脩德而繼之講習者蓋以世之學者有知所
自脩乃不至失于古訓正諸先覺問之於師辨之于
友自以為是而居之不疑已入于孤陋寡聞之地而
習之于遷善改過之圖皆非所以語君子之道也是
以並舉而 言之其示 後學者至矣

卷三 六十

後文問孟子論 學問之清求放心不知求
為可哀蓋無知之 也至程子亦云心常在腔子
裏夫為學之本於心固矣不知何所求而得免于故
何所存而不至於可哀何所養而得其常腔子裏乎
先生曰君子之所以異于人者以存其存心也存之
則進于聖賢失之則入于禽獸其可畏也故學以存
心為貴而存之之功則在乎敬君子敬以直內則虛
靜無擾天君泰然常在腔子裏敬者心之所由存君
子之學所由成也故也者敬之心有所敬則日此夕

身臣有威命則不敢也子思有身不存也
妻則不為白也昔古人之有父命者類如此臣章之
不改其其或出于此乎其不威父之惡也乎
抑別其有故乎其中情事必有大不得已者个載
之下難以遂度慈斷不欺以君之命而葬其母亦不
為力自其而然不必者其中之乎然觀
其車之心可謂不敢得非於其父矣而眾以為不孝
其亦未諒也
孟子原其心之大得嘉其
豈父之不

卷三

於所好
與夫一世之
善而無

賢者何憂天下此避兄離母處於於處
上下之倫以其小者賊其大者孟子以甥之而尚
不祗如甥之亦何取哉蓋仲子之寄於世入皆
異視之而以為庶士臣章亦心欲之矣孟子聞而喻
之若此明切蓋眾好必察無可疑者天下之道中焉
止美聖賢取人要之天理之時以揆夫民彝物則
之寄推見隱及以立取舍之極以是進退古今人物
不

字尚梅問朱子論克己復禮為乾道主行恕為坤
道何如先莊曰乾元始物統天高晚上照合同而化
健而不遷乾之所以為乾也坤元承天時行博厚下
凝柔靜則方賢具有秩坤之所以為坤也是故健而
無息之謂乾七知太始聖人之學法之順而有常之
謂坤坤作成物賢人之學效之類子以上知類悟之
資全體備具終日乾之炳明幾先躬而勿以闕非禮
直以仁為天德而弗離擇中庸而得一善則拳服
膺而弗失故曰
行此其

卷三

心三月不違仁
為萬夫之望仲弓以厚重爾之賢能
造之以道直內方外惟積累而後成居敬行簡中有
主而自治屬推己及物事不煩而人下悅故自反而
常綢繆脩而人信而邦家之咸達故夫子許其寬洪
端重凡富而面之尊是故類子之學乾以易知之學
也故謂之乾道仲尼之學坤以簡能之學也故謂之
坤道二子非截然異也分量有大小學力有難易夫
本固材而施教之俾各有成夫子可謂善教二子

古林何先生天山草堂存稿目錄

卷之四

序

賀堯山吳公晉少司馬留鎮慶臺序

賀仁山劉公平翁源山魁序

賀御史大夫吳公晉南京大司空序

賀制府司馬小江吳公奏績薦薦序 恩典序

賀大司馬石汀殷公平冠膺功序

賀司馬趙齊劉公平魁序

卷之四目錄

賀督府擬薊劉公薦膺恩命序

賀翼菴陳侯膺獎序

賀三水陳侯膺獎序

賀司理嚴君考績序

賀明菴詹侯奏績保留序

贈南岑吳人賀 明堂序

贈綠山方公晉太僕卿序

贈川樓吳君督學貴州序

贈督府端峰李公陞南京司寇序

贈石溪林君陞戶部主政序

天山別言序

贈擬薊劉公之任留臺序

贈制府大司馬陳公還閩序

天山麗澤序

賀邵英中守郭公奏績保留序

卷之五

序

壽藩仙直山鍾公八十一序

目錄

賀督府石汀殷公壽序

賀督府文峰陳公壽序

崇榮借壽圖序

壽羅山侯公七十序

壽恩潭許公七十一序

壽鍾寶潭六十序

賀大司馬小江吳公壽序

賀制府司馬小江吳公壽序

壽鍾宜八七十一序

壽郭太母周安人八十一

壽黃母節孺人六十一序

賀封陸太安人七十壽序

賀王母吳太宜人八十壽序

勅封楊母郭太孺人六十一壽序

崔菊坡先主言行錄序

陳子言行錄序

三水誌序

兩廣凱議序

目錄

臺省義議序

三

天山草堂存稿卷之四

序

賀堯山吳公晉以司馬留鎮度臺序

君子弘匡濟之畧以勝重難之任匪才弗利然必本
固心之實以裕不匱之施嚴勅靜之宜以擴仁義之
用然後其才斯可達機以成務堯山吳公蔚負才望
受中丞即鉞開府于度其經畧之猷勲伐之茂人人
能言之至其精神性術之蘊生心發政之原或未之
知也頃予應召晉居大理忝居公後過賴見其器

卷四

廣麗語涵蓄淵達謀事井井然條晰而莫之窮語晤
間知予奉老母同行則慕羨禮幾不已亟稱尊封翁
家居久不相見大理之命冀便省親乃叨此轉復留
鎮茲土夫土茲既竭吾心力勅撫並行三窠底戢可
有殷平之安吾茲時可以內顧吾親今吾親日加昏
瞶日思若一見顧於此時尚未得遂吾私吾心益有
不暇會安者語罷慨然憂容黯黯凝睇至出簪翁家
山讀之父子至愛繫戀真情與公所順志承歡今朝
孝思純篤益有非三公之所能易者夫公孝於事親



則必忠於事君伏梁公有大功於唐論者皆謂其自
望雲一念中來何者蓋其得於心者實也夫心譬之
柱也本之固者華必茂又水也源之深者流必遠故
盡吾心於事親焉則為孝盡吾心於事君焉則為忠
盡吾心以行吾愛焉則為仁盡吾心以行好惡焉則
為義本固而源深積厚以時發學而得此謂之德仕
而序此謂之業非有兩也公越庭也夙聞陽明之學
陽明功業顯赫聲施後世雖在隨策建而寔發軔于
愛

卷四

二

在
之交崇山峻嶺蟠據數百里不
逞之夫負固糾結伏匿至不可測流毒四出侵襲漫
衍視之他類最重而險且難者李業諸苗陽明昔欲
以計順而難擒之察機未易動輒嚴今所謂三寨是
也下歷成苗類清規寔繁有徒眾為雄長今公至鎮
扼其要害知其驚驚不可縱使撫之非計乃移鎮信
置魏督州之始破楊梅牌盤楊桐子等頃其寨穴斬
類清規之高沙謝允等皆因苗江月照威震遠不
自安連結而出公知其窮迫且脅從之眾命撫之即

俯首歸順願為編民夫當其係強之時利用勦吾從
而勦之當其疲苦之時利用撫吾從而撫之撫之所
以行吾心之仁勦之所以行吾心之義仁義並行第
政之大柄也公相時而動察機應變以成昔人之所
難者詩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若公者非耶資於事
父以事君固心之孝博於四海詩曰侯誰在矣張仲
孝友朝兮之上當必有以知公心者予將發水西適
韻令朱君某偕二郎諸邑長來乞言以贈公予不佞
自以為知公且嘉諸公革之勤懇故不辭而因以勉

卷四

三

留
先生有言若親一也在親為親在君為君
世寧有篤於親而遺其君者乎予固以表公之孝以
見公之才之業有所本而益大公之忠將以勵夫世
之為臣子者是為序

賀仁山劉公平翁源山寇序

君子非徒學也明於其體所以致天下之用成之於
已斯以濟天下之人君子以天地萬物莫非一己字
宙分內莫不吾事故明一體之學則誠愛惻怛現失
下類連無告疾痛痾養如病瘵在身必思以救拯保

護之用者康濟之能以行所求之志故仁與義而並
行非兩體也文與武而兼致無異用也君子學成體
立無事則用之於禮樂以行吾仁以昭化成之文有
事則用之於戰伐以行吾義以彰威嚴之武昔者孔
子祖述堯舜軍旅未學至夾谷之會指麾俄頃立誅
君側之惡以伸魯國之威范文正公自秀才時以天
下事為己任出則隨在櫟績不聲至經畧西夏賊聞
膽破是其胸中百萬足以貯先憂後樂之志善學者
上之則為孔子下不失為布文庶乎不愧不作足稱

卷四

成文然亦難矣需陽仁山劉公素講一體之學茂寔
中涵溫文外見筮仕所歷作用迥別頃奉 聖書分
憲南韶以仁起濟端履以慎密翼簡博正身率物作
士宜民蓋人人稱之矣至翁源負固不逞之夫囁聚
資虐實繁有徒公聞榜論以渙其黨未戢則赫然怒
曰吾理兵勅法法以懲不恪兵以威不軌今日事吾
事也吾忍使斯民坐受荼毒而不亟為之拯乎于是
請於兩臺盼戎治餉躬督士卒深入叢險申戒紀律
振勵玩愒故人莫不用命不旬月而罪人斯得械歟

渠魁散其脅從縣緝人民男得以耕女得以織士可
定習民有寧宇郡邑蒸庶交口頌公而翁源人尤悽
切相率圖所以表揚功德介諸生從劉提舉吳章氏
來徵予言予素重公於是進吳君道為源甚事悉予
嘉異久之不覺喟然浩歎諸生前而言曰先生何歎
夫天生天殺天之道也生其所生殺其所殺人之柄
也殺有罪以生無罪政之軌也公用是道以安吾民
先生何歎予曰天地大德曰生君子之德曰好生天
以一元統始以生萬物君子以一心妙運以生萬民

卷四

五

萬泣罪人尹切于辜非弘一體之學明於天之道以
察民之故者不足以語此韶僻在嶺外唐宗名臣碩
輔勲業炳耀首重江南文物顯盛人民蕃庶均于中
川山川封壤猶故乃今賢聲寥曠戶口耗亡迥異往
昔此其故容可不稽乎漢以來吏治精核加意拊循
民困沐息長養和平之福通於上下其列循良之蹟
者率以數教化崇禮俗為重其刑不與焉至于後代
率以懲惡都糞之政教疎畧勤懲典治上著弗親而
占籍朋誼誌稱主弱賓強司牧者莫之省問民不

不轉徙而之盜也嗟乎揆彼所繇豈盡此醜咎哉
察于民之故必有以通幽隱之清明於天之道庶得
乎大公之理弘一體之學斯裕乎化之原公深於學
者而文事武備可當實用諸生請贊二公必有本原
之論其所生萬民澤四方者當不止此諸生躍然請
書以贊于公遂書之

賀御史大夫吳公晉南京大司空序

國家兩家都並峙內列九卿各率其屬展采錯事以
佐治邦國外之輿地險而要者則出御史中丞以綏

卷四

六

撫之重而難者崇其秩以總節制位愈尊而責愈備
大江以南浙閩楚蜀西粵雲貴咸設撫臣吾廣北屏
五嶺南控瀚海介山海之峻華夏之防獨不置撫
每以制府兼之厥任重且難不與他方等膺是選者
必合文武大臣臺省近侍推賢望聲實並茂者畀之
尊重貴寵加於羣僚之上連江吳公始以中丞無西
粵粵故多事公身兼數職淵謀神畧飭戎肅紀宣機
如響始征昭平三七次及北三河池諸寇率用奇布
算不費矢鏃得賊焚萬餘已入為司徒凱歸侍養

上顧西南甚特起公仍故節旋晉御史大夫總帶兩
粵兼撫東省公威惠久著西南邊徼醜屬聞公至莫
不來感久之復平府江勦懷賀金甌諸寇擒程鄉妖
徒散珠池孽黨殲寇罔遺蕞撫瓊崖諸黎先後八上
捷音聖心嘉悅薦錫金幣再任曹子云公猶却避
耻以武畧呈能悉推之同事受成者諸市租轉餉捷
柅最嚴贊士外毫無所與大都惟在惜民命省帑金
安反側戒殺戮好生淵泉根中發外且虛威擊未殫
思天力迎機順動無縱詭隨以邀好事功東西黎庶

卷四

七

陰荷和平之福比年洪潦衝陷昏墊下民其咨公檄
行賑恤奏請蠲豁咸藉倚昆公居粵且十年上念
公勞欲召公而難其代屢廷推輒已今年六月南京
大司空缺乃特晉公南都公輦轂稍憩猶處內外之
間機務簡適諸卿士得雍容商確理要以需大用故
時而勞公以平定安集之勲時而逸公以表儀陰益
之地固程勸衡資有以需之而且豐錫故根本舊地
司空佐王掌邦土居四民下理坤道上和乾元重任
也金陵富麗俗故紛靡日而作為技巧以蕩眾志夸

大凡附以踵洸訛朱郭結朝卓爾鐘威晚之齋豪
右之雅乾沒兼并以年其利蠲黃生食方技治海浮
參相高漸不可長識者每懷德惻今借公之重而臨
之清風俾之賦政于外審度量時四時國無枉理法
錯利清事均民聚以奮庸熙帝之載乃入而典司此
本轉養君德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于公茲行卜之也
白公 命下吾省當塗暨鄉紳咸索予言為贈予以
再三讀辭既而粵西九郡守介蒼梧令李生曰與來
微言業以此辭去逾月梧州守林君喬楠額官中前

卷四

請李生魁子母國遊以此復諸君為公贈

賀制府司馬小江吳公奏續薦薦 恩典序

帝王統馭羣工軍制六合洋洋乎德教沛之天下道
豈遠乎哉蓋體因心之仁以廣錫類之孝秩推崇之
典以勵靖工之忠是故序爵所以辨分也序功所以
上能也士之仕也行其義也臣辟康民非干祿也夙
夜匪懈非希寵也盡其恭而恭焉盡其敬而敬焉盡
其分而不敢過失焉乃寔大而聲弘績彰而寵至外
書直以事上內承恩顧以親斯臣子主顧而不可必

得百得之不得有命得而稱不稱在人得而能稱于
於大司馬吳公見之矣廣屏山控海幅員數千里轄
為重鎮俗樸魯耻黨民柔脆易虐自昔疆理疎濶州
邑遼曠易牧間隔綜核謬悠端繁兆玆珣玩漫覆燭
喜事邀功浮張釀激往往踵襲貽後憂故帥茲鎮尤
憲猷文武能持大體威信可畏服斯能潛弭奸冗長
養和平為一方利賴公至鎮出素蘊日見之行簡嚴
端重正身率屬發謀憲憲勅中機宜燭微察遠而弗
眩虛受廣益而能斷故事集而易成曩聞府蒼梧以

卷四

九

兼東撫駐節茲臺去羊城猶遠威儀懸香戎旅習悍
漸不可長公移鎮會省開誠布公不動聲色帖然馴
服珠艘恣海嶼移檄德諭意咸欽戰僅罪渠首餘釋
歸條畫鹽法商行阜通公私兩利嶺東峒黨構孽諸
道奉方略撲滅尋底定去秋巨潦民罹昏墊嶺西逆
東至于南海順德三水二三十里災化特甚公行賑
錫民賴安終歲無寇警是志重保障功懋寧謐相時
順動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能是之謂社稷之良滿
考大官氏 上請推恩三代嘉襄賢屋丕崇顯揚得

人所難得聲實茂稱吾省文武諸人夫以予受公知
借來質言且謂公嚴一介寸絲不敢讀第不容默已
負公教敢藉名言用紆衆悃予不佞視公履旋吉稽
陰功默運德德猶有餘續行人佐王室勤勤鼎羹上
追先世慶篤無疆益微其所爲祇也故序

賀大司馬石汀殷公平寇廣功序

今上聖質天縱勤政敏學敬承夏啟邁德周成天下
大小臣工莫不顯然奮勵天心宣力以康兆民廣在
南服聲教攸暨督府司馬殷公仰體德意總握事權

卷四

十

章布程軌昨率文武羣吏承式惟謹去年冬陳師東
征春正月全捷三月班師東人咸慶同里縉紳介子
言旅幣以往既而惠潮長佐諸君遣使來徵言予以
已言辭逾旬惠守樂君過五年船中前請謂吾二郡
宿戒意獨至乃言可再予不得辭遂言以附已私廣
土遼遼疆理疎闊叢岩漫瀾易爲盜藪然盜之起必
有所由始勢之激必漸而後成善理者謹其始而杜
其漸條紀平政明罰勅法關於其理明於其惠使人
知所趨避則惠者有所憚而不敢也時或爲發即

勤一旅及早剪難思患預防使患者有所恃賴而不
爲勢之所激以至子蔓之難圖理人如治身然夫人
豈不知愛其身者哉知所愛則知所養然手足之痛
癢皮膚之疥癬苟不先自慎蓄而縱佚失節則流注
於榮衛腫腫於四肢勢必潰裂而后止使遇和扁解
宣洩而蕩滌之幸得不斃然奄喘僅延調元保艾宜
豫亟圖天下事勢何以異此南嶺諸山介惠潮郡邑
內域非如岐黎負固世濟未易馴擾亦非有深謀異
計敢與我角特以幽岷遠窟政法難周含憤苦苛逋

卷四

十一

逃叢集所產礦冶悍鷲爲合號召土著役使牟利失
利則鼓煽嘯聚出肆流劫土人厭聞而莫之省問彼
得日益恣鄉井黎吐子女果帛所過輒空近附居人
屢罹荼毒控籲莫拯父母妻子命懸旦夕不免俛首
緩頰央死載胥及溺實繁有徒當事者目此積蔓徒
付長歎內揣虛懼仍襲招安賊亦以聽撫嘆我陽順
陰逆喜則人怒則獸日以儉城伺上苟不及時悉盡
芟除則腫腫潰裂不止不止東人曷能有瘳公精察
冰理深憂本標痛此大裂極敏不復踵姑息之彰權

伐且料賊情如指掌籌戎務若執券號令嚴明兵行
不犯度支謹節用出有經眾正順動踴躍前進一鼓
而剪羽翼再鼓而執渠魁三鼓而搃巢穴殺紀妖氛
一時銷息費省百倍功收萬全洩神人之宿憤伸邦
家之明威紓主上憂勤之懷貽東人安堵之樂文
猷武烈今昔稱難公抑自歆憂形眉睫每謂吾書生
爾孫吳之學素所不道顧膺茲責撥今時事不得不
大痛創至此然以千萬之命豈無橫罹鋒鏑者乃汲
汲講求善後良圖冀生東人於有永苟為不然則兵

卷四

十三

戈相尋何有窮極天地大德豈容滅怠故憲慮舒謨
建置也禦精覈吏治是在節制聯絡耕守簡比什伍
捍禦禦患是在將領章憲法守謹始杜漸禁克保良
是在監司脩政敦教省刑薄歛愛養拊循是在良牧
我公為東人慮至深且遠幸今文武羣工皆極一時
之選協德宣猷仰贊聖化康我兆民茲在今日而
樂季二君牧守茲土循聲感著益可相與有成者也
因附書之如此

賀司馬疑齋劉公平寇序

世重社稷才豈不謂無資文武丕震明威功著當時
聲施後世者然哉是其中涵崑崙天任事不二之心
遠覽昭融妙相時順動之智察微慎機而控馭有道
思患預防而消弭未形及當事變之衝則發謀慮
力足任重以捍大患既則訢謨定命計可以善後而
貽遠斯其人者豈責任獨殊哉亦其心之不二才足
以勝之爾不則疚中休外忽始忽終視天下事茫不
干涉厭憚玩愒上下交媾甚則掩覆馴致滋蔓不可
收拾有起而圖之者快於一得顧氣血力盡無機戾

卷四

十三

措苟且目前以貽日後無窮之慮予仰仰今古不可
扼腕而歎者無幾嗟乎何若而人之難也吾廣東西
輿地遼曠經理自昔踈濶依負山海奸究易滋又獨
僻遠法紀渝數將偷士懦盜寇日恣而下民益苦昔
人有言嶺海帥得其人則一邊盡治不則往往有事
故督撫之責視他鎮為尤重萬曆己卯先督府洋山
凌公晉權撫督留都廷推少司馬疑齋劉公來踐
是任公之臨武比鄰連陽山川險易民情土俗洞如
指掌又當撫八閩及大江之西文武畧夙著憲矩

莊鎮

羊城詢民利病興之罷行移駐西省通八

公督所部曰必滅此而後朝食遂請師

聲討數月削平古田羅定之役次第定嶺東撫民
已首開隙作梗公命師攻剿獲其巨魁猴嶺以寧林
賊道乾久愚夷島通翔帆海端聞內陷即宵遁是公
先聲所暨莫不來威而尤殫慮盡慎三鎮二堡之建
土官世守之議結舟練兵以雄保障之備者莫不周
至益公以卓敏之識裕勇斷之謀體經國之志以紆
貽翼之善謂非根于不二之心曷能若此然猶未已

卷四

古

也間貽書山中憐仁內治疆理建置之圖是不能一
日忘情於吾民者予僻居南山遙切注望一日總戎
黃君小隊將逾河扣予扁予以病走人辭遂止踰數
日遣其軍武應隆介書幣質子言為公賀予素辱
公知又重公社稷才故因黃君之請而樂道之并附
廣人願望之私如此謹序

賀督府擬齊劉公存鷹恩命序

公蒞鎮專志綏奠 將屬兵山首海醜

咸欽率至麾下廣功茂聞 明廷嘉悅蕃錫進秩

恩蔭特隆項以奏績晉大中丞無以司馬仍在鎮治

二省之武大人暨羣屬庶士莫不稱慶各藩臬閩
長佐諸君子過予質言為賀予曰廣僻在南服然沃
野千里夙為輿區前代賦時吏治精核考所載循績
首重德化民用乂安入明弘正以前咸稱樂土嘉靖
中葉上下淪歎奸慝恣肆海內兵戈相尋無已廣以
表更甚隆慶以來飭蠲脩墜中外改觀至于今日揆
法彰顯小大之臣爭相磨濯以趨事功即廣古田羅
定二役百年前所未能而今成之非 聖明威德率

卷四

十五

勵臣工詎底今茲公承二役甫定之餘視遺孽尚懷
反側夙夜圖經略事宜訐謗入告用當 上心受茲
介福以祉元吉乃予推公心則自視欲然曩道豫章
公開宴江閣深酌道真四顧湖山悠然物外未幾公
駐節羊城過予道風昔泛及廣事謂外寇指麾漸定
似不足虞惟內治是誼是度後貽書言嘉桂介五邑
曠野設縣統攝允宜舉行夫慎脩內治弭寇之大原
廣以 之上務也推公之心未嘗嘗一日不
在吾民之歲月 惠吾民鴻功駿烈富光前

人播之無極嘗稽往 在昔督憲公班班多可稱

若誠巷公仁山劉公公鄉 聞 稱朱公

端方清約自處如寒士居蒼梧惟老蒼頭一人自隨
每一食之費一役之興習習忍民不堪故民愛公若

赤子慈慈母在鎮撫節克積有言以美餘進者公曰

王者嚴富郡邑以備不虞苟進以希寵卒有急餉匱

從何取給言者婉止每有建白皆切愛民一時名卿

以為不可及劉公屏翰廣藩行政公平人倚為重至

至鎮節用愛民嘗言曰官無定制則十羊九牧民無

奉四 未

定役則繁費日滋況司府邑牧名重於利猶知自檢

州縣佐貳利重於名徒增民虐奏章冗員數十民德

之至愛百姓如己子百姓戴之如父母徧觀當世罕

似劉公者此兩公之榮也推公歟然之心用寬大行

之志殊歎懿蹟踵兩公而上之後所宜慶復不止此

諸君子然予言遂書之

賀翼蒼陳侯傳序

庶司百職苟存心愛物即則行而夕致之民親

而 者莫如全政 上下成于邑頃而難

者亦莫如令至當省言之衡事之格曰而不客專其

煩且難則又百治他邑非弘毅廉明敬慎精敏皆不

能勝也吾邑固衝劇民物賦稅諸務中積南加以饑

饉存至師旅頻興煩難視昔何啻百倍豫章翼蒼陳

侯未踐斯任期月政行督府殷公按院趙公獎而異

之有曰才優幹濟力贍經營有曰端方明達節愛和

平至于備餉編船尤惠政之大者此固寔事要未足

盡侯也先民有言居官以心地為本以清慎勤為要

君子之心本然具也虛能鑑物不枯於聞見之私公

奉四 十七

能順應無事夫億逆之智正己而清莫或清之明察

而慎莫或撓之攝要而勤莫或懈之此心之矩而政

之經也善理人者尚焉侯秉心子諒完度汪潛同而

能執圓而匪苛且潔以提身峻拒于託無暮夜之餽

可不謂清乎行政聽獄必至再三端上然恐負乎民

而不苟焉以決可謂不慎乎辨色而出至日晨不違

食北歸蒞政考鞠逾夜分可不謂勤乎然猶冲上焉

不自以為然 左右恐有市私以清君之清玩法

以撓吾之慎慢全以遠吾之勤酒上然思正之尤不

至此而後已推侯心而以察其政益有孚而可恒將見澤不究而不墮治逾久而彌昌昔者由求足民知方之志必比及于三年子產與人之誦亦在再期之後治民如理絲然漸則就緒急則益勢琴瑟之張也調絃審節疏越順成足以反情而和志不則隳奮滌濫感氣藏德安用其為音也侯于茲懋厥心以通民志齊其志不易其宜而又行斯三者以不侵樹績不聲行且表薦以需綸閣清廟之用是獎豈能盡侯然足以覲侯矣先是獎至其佐胡丞徐簿暨邑博士李

卷四

六

子梁子介諸生某謁予請言為賀予不敢推侯心與其政而因及夫需侯者書而質之

賀三水陳侯膺獎序

今之從政言親民者莫如金之賢否一邑之條舒係焉金苟當於民心必優之歲月專其心志俾終其惠澤以致之民然後民心始慰而金之政有成蓋無樂乎轉徙也顧世以掄才為重而不遺恤民隱輒以繁簡調彼屬聞弗肖鉅艱亟宜以處若循聲而著邑雖簡僻宜侯之以需政成速轉之而他徙則前美

盡捐下失所依恃掄才得矣如吾民何况邑之小者或十幾里或三四十或五六十達於四境老者稚者貧者弱者疲癯殘疾及顛連無告者與夫強凌弱而眾暴寡者獎當華而利當興者舉屬令之一身士君子苟存萬物一體之仁切瘼曠在躬之念思境內有匹夫匹婦之不得其所者終日星上必求所以安之懷之拊之摩之剔而祛之振而舉之夫然後可以行吾志以副民望而令責始盡故為令者亦無樂乎其轉徙也三水連自嘉靖丙戌析南海三十六里高要

卷四

九

十有七里合為邑邑當二廣之衝公私上下舟車絡繹祖送供需百出無算令茲土者自昔稱難萬曆六年蕭陽陳侯以名進士來令斯邑侯以博雅之學克精敏之才以肅靜之守出平易之政蒞南穀月農心噴已稱服督府凌公優而獎之且有調繁之諭檄至諸僚屬嘉之遣庠生某輩來請予言為賀予時病弗能操筆辭謝旬邑父老來申前請且星上于侯如赤子之戀慈母惟恐一日離襁抱于慰而安之且吾之曰若邑吾蓋得于聞睹恨矣所自海者迄北

爲豐湖十三村合城獨遠負固通衢爲盜藪時
勤兵革自建茲邑化爲坦途寇盜止息賦役完輸臣
直蕃息正在今日析自高要者與予鄉接壤民風樸
茂清塘白坭諸都里好崇禮讓鮮告訐習頌苦煩擾
日漸澆漓勸懲還淳是在今日且城中人鮮居人生
事落莫百兩供需獨自遠市蓋誌言民俗柔脆主弱
賓強狡商朋債攘利羣虎噬虐愚忠反噬剽竊保良
振刷物耻是在今日吾聞侯省刑薄歛軫念困窮推
其心未嘗一日忘吾民邑之利病稔切聞見日可次

卷四

二十

第罷行而侯之才足以勝之三年政成終厥澤惠詩
稱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侯宣愧此哉汝其安之父老
唯々而出予書以歸之用告邑人且諷掄才者垂恤
民隱用員侯志以專責成異日侯之勲業遠者大者
皆自今基之矣是爲序

賀司理嚴君考績序

國家列官參佐庶務雖有常職以逮所司乃若攝會
衆志協衆化理職分而責無事泛而委重則司理其
人也古者帝王重巡狩巡守土之吏理功罪以行慶

讓無非爲民事者自時厥後王者慎出入遣六祭之
使分隸列省各一人觀風省方生民休戚官屬賢否
地方利病與機務重大者咸周諮詳覈實于報天子
故謂之代巡代巡率職一易又居狹狹聞之地與
國人日益懸隔惟懇懇隨處舉問俗及進父老於
庭虛已廣求庶幾日可見之行顧不能盡然也且衆
務煩夥下情微曖有非一手一足所能悉辦故不得
不廣藉耳目以參吾所見聞凡獻勤必豫訊勤庶幾
得情以行吾意是則理刑事也刑者民之司命也不

卷四

廿一

可不慎也故憲轍所經司理與俱歷郡邑咸取資
則所理非止一郡至于疇諮博訪凡利病休戚淑慝
殿最與夫錢穀委積鉅細庶務咸相參焉則所職者
又非獨刑也歟責重且艱哉苟委信難違匪詭而峻
或隨而比甚則徇昵剝削紀旁落下移匪植表塞違寄
也故寧不淹必惟其人必定心正大而後可以言
公發謀憲慮而後可以言識自靖端嚴而後可以言
審守擇貞固而後可以言斷慎斯以往厥職乃稱滇
南少海嚴君爲推郡理官四年于此矣了今年五月

度嶺循凌江而南每逢人嘖嘖稱嚴君心竊慕之此
還五羊君來自寶安相遇晤對見其貌古言朴恂恂
然不遜時好至扣其中冲澹靖潔厥德有常辨論時
事與推危微隱察俗屢情崇違政體迥出恒調益為
嗟異恨識君晚既而交遊中凡識君者咸首推君且
述其治狀謂佐理雅郡立法嚴明秉心公恕推稅額
數倍昔一介不取署邑仁愛孚決萬口同詞故所至
揆度慎事不吐不茹異而說久而有孚撫臺江公按
院唐公咸疏薦之今院龔公益信任之頃以給由請

卷四

廿二

龔公會同督府凌公疏畱之用是觀之于君復工治
民交孚旁達致之有自矣予聞之喜會保昌劉侯始
與韓侯以余知君千里遣使來乞言為君賀予所喜
謂君畱得義理各郡邑事用答與望且為龔公得人
慶故樂道之以崇勸焉

賀明菴唐侯奏績畱序

望天子惠愛元元加重良牧俾天下守令咸殫慮盡
慎專所責以久其任往內外百官三載滿考必赴闕
類引奏請今悉如別惟守令咸弗赴特令撫按會考

賢否具治狀疏聞下天官考功履覈議報令在任復
職者為全於是守令得專志民事省往返曠歲時之
勞百姓得相安以蒙其壽久之澤治三道宜莫如此
嶺海去京師獨遠尤為切要番禺會城首邑明菴唐
侯以明進士來牧茲土比及三年請于監司於時督
府洋山凌公按院懷川龔公會同考覈疏畱先是藩
臬之長咸以稱職報曰條議之善罷優盤錯言其能
能也鞠斷之公吏無容奸言其明也潔撤素絲民皆
懷惠言其守也昔人稱官官三要曰清曰勤曰慎侯

卷四

廿三

見稱於監司言守則清矣言明則慎矣言能則勤矣
惟清則不屈惟慎則不眩惟勤則有功是故工而監
司信之中而士大夫稱之下而黎庶懷之語曰君子
脩此三者故全也慎斯以往異日入而珪璋廊廟出
而經營四方於斯三者克之久大以弘德業綽有餘
裕矣獨今乎哉畱疏疏上闔邑士庶舉欣欣然有喜
色得侯之久且專也確堂曹君偕里中諸君介予門
下士楊子肖韓金子持甫來請予言為賀予往佐銓
衡惟知侯歸五羊益聞與言嘖嘖稱侯節用以愛人

度嶺循凌江而南每逢人嘖口稱嚴君心竊慕之此
北還五羊君來自寶安相過晤晤對見其貌古

泰西

廿四

贈南岑吳公入賀明堂序

皇帝十有七年冬十一月明堂禮成渙號震影晉賚
咸溥維時天下臣工莫不望風齊慶越明年二月廣
臬副南岑吳君寔奉表入賀其詞長燕峰唐君偕
同宋諸君來問言於古林何子何子舉觴酌之曰維
皇制作丕定休哉茲行得覲天子之光矣再申之
曰五行亦惟艱哉載馳驅竭于天子慎之哉君
子之事君也有三禮焉有慶有頌有規天下有大福
則慶之慶以禮成天下有至美則頌之頌以樂終天

泰西

廿五

下有未脩也則致飭焉斯之謂規慶也頌也不失其
規之謂正我皇上制作統百王之情尊親極周道
之備殊恩異渥被及萬物天下之大福也景雲畫見
瑞氣昭回天下之至美也大福臨而喜慶生至美備
而頌聲作是宜羣工競喜起之歌黎庶效擊壤之樂
天下沐中和之化古今述道德之隆矣子是之行宜
慶宜頌不亦興有榮哉雖然我聞之古者制禮天地
順而四時宜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
此之謂大富然後聖人作為父子君臣之禮以為紀

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以故至德馨香無為而天下
化今予至京師 明廷倘下詔曰咨爾羣工各自省
郡至其各敦陳所對若曰方今天下大化果均調乎
則曰對天地順矣四時當矣然散密不常風雨則未
節也習靡俗澆民則未有德也饑饉荐仍五穀則未
熟也民多夭札水旱頻至災害則未嘗無也 聖君
名相得聞此言必思未備者而求盡焉則至禮行而
不爭王道達而不悖此所謂揖讓而天下治也書曰
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斯之謂規子慎之

卷四

廿六

哉諸君曰慎哉吳子之深于理而信之民也行必有
以規之者南岑子曰聞教矣敢不慎諸

贈絳山方公晉太僕卿序

藩伯絳山方公擢同卿既而進中丞以殿東越報至
邠人私謂曰公隆資望三年始擢何久也一月二遷
又何速也是造物者宰其數耶司衡者擅其柄耶抑
天人默會其然而然耶應者曰然天者人之鑑也人
者天之徵也久者大之豫也速者速之伏也土不厚
不能載物風不積則負大翼也無力天不言而示事

理有常而可稽司衡欽若贊治操予奪以糾羣吏而
責之久者自昔然也况吾廣今日者乎廣夙稱樂土
宣成弘德以來民物殷庶儲蓄充盈兵食強盛惟視
他省醜陋販舶篙工健卒絡繹無晝夜海上晏然聞
有竊發旋即掃蕩不煩內境昔昌黎紀述刺史孔公
德政謂方地數千里不識盜賊山行水宿不擇處所
自予聞故老與少壯所歷覽信斯言不誣自倭倭奴
入犯浙直騷然當事切救焚之急忽鄰壑之虞督促
百餘艘并夫卒以往數年無一返吳越以缺餉告八

卷四

廿七

聞以治舟告川蜀以採木告司府累年所積不下百
十萬緡而他輸於是海防削弱賊據報水之利公歲
空竭內無終月之計山酋海醜現虛投隙恣行嘯聚
警報沓至訖然束手日以招安啖賊工亦以此餽募
彌布滋漫不可收拾蒞茲土者輒冀代去玩惕咨嗟
釀成大慙已非朝夕矣頃年 聖明念遠羣公贊襄
會舉重臣暨文武長佐皆極一時之選且責之久故
莫不思效以趨事功公伯一方統轄十郡出溫博雅
靜之素建慎密弘濟之才經制出入調劑節費舉以

法故贊議臺院中布章程切諭瀕海商民增復巨艦
度支之費慎稽時給不數月東西兩路翔颶擊檣鱗
櫛而至蓋裁大稅米珠薪玉久且彌年黷然告委填
溝壑上下洵一時事孔棘公博米犀議營衛軍糧預
為散給分委下屬循行勸賑雖地廣難周幸父母孔
通人心安戢自相約束寧守饑連甕而攘攘偷盜終
歲鮮有犯者民俗不佻自昔所昭非公福星曷克遐
宣是久公以惠吾民荐擢用酌公勸天人交成以昭
今詔來理則然也公自茲權專職重勲業益隆音寵

卷四

廿八

錫時日躋極顯恒理可豫推也公行儉米庫公別有
贈言急伯新泉江公仁山劉公靜谷何公偕諸公過
予質言予不敏因述邦人相謂之言諸公曰可以贈
公美書之

贈川樑吳君皆學貴州序

高涼郡守川樑吳君皆貴州皆學憲副子門人茂名
金朱子以予知是君托吾友同承德坡鋪一請言為
贈鍾子曰吳君是產也夙負才名發解登第由中舍
選給諫以言事外補十有餘年始拜守郡武邵惟

秩幸公議改守高涼自為郡又十餘年始有今擢坎
珂困頓益人所不堪者予曰物有之松柏之生多歷
年所閱霜雪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而可以需明
堂之用老諒直茂朴淵涵弘蓄井工然而辨於義且
歎歷老練盤錯備試明堂材也坎珂困頓固天所以
增益君者鍾子曰君好學善為文體裁爾雅力追作
者今茲之擢出平生之所優為者以造一方之士良
人為御駟駟車以就熟路誠事半而功倍予曰君子
從政有體值體由心之也者蘊括經綸機樞化理著

卷四

廿九

而不盈時出而不遺君子敏學以存心生心而發政
無事用之於禮義有事用之於戰勝用之戰勝則樹
保障之勲用之禮義則成教化之美文事武備非有
二也今夫山下出泉混口不舍猶之為川澤沛之為
江河放之而至於海皆此水也有本然爾若嘗從于
學知所入者聞始至高涼思欲與民更始而蘇息之
告戒屬吏務去煩苛鋤奸剔蠹以脩內治值時孔棘
山首海醜引召倭奴流毒內境電白蹂躪夜襲失守
進逼化川官兵挾急厚索州莫之應變生倉卒君聞

遣馳大賚兵始怙服倭尋抵郡城上嚴不可犯賊
初至弓矯齊發賊中流矢者七人生擒者數人遂奪
魄遁去先是賊徒殺百餘聚麻里麻里去郡城二十
里君躍馬前進同懷叅將皆兵出其不意大破之斬
首八十餘級人皆謂君全城之功在手麻里戰勝之
日如是則君之所以應世而時出之者非徒文也茲
蒞貴陽崇術立教正士習以同民風用成禮義之俗
言於本原中求而出之當自無窮異日明堂隆棟之
需天所增豈君有德不虛負吾猶及見也鍾子曰然

卷四

三十

可以贈君矣書之

贈督府端峯李公陞南京司寇序

吾廣皆府大中丞端峯李公晉南都大司寇報至客
有過予曰公望隆勲茂節制茲土憂勤備至今擢之
上即因優其進處之南中將吏之以酬其勞歟予曰
非然國政有體濟時以機先後緩急之倫輕重原末
之賦益自有伸縮旋轉之要妙存焉予讀易至蒙初
六曰發蒙利貞小人君子見天下之人猶己也夫人
蒙昧之始也提撕警覺以膺其明用利立法以導其

趨苟教之不從刑之不率至于昏蒙之極則擊之擊
斯兵之矣是則者兵之端也明罰勅法以懲不悛不
得不用而不可過兵者刑之大也陳諸象所以威不
軌不得已而後用而不可暴噬嗑九四得金天而必
利於艱貞師之九二以得中而吉皆言慎也蓋民生
有欲不能不爭不能不訟則不得不以刑刑不
止則亂生而兵起故王者慎刑明辟所以止亂彼人
之情偽微燬其變千狀苟非中正明斷不能治也故
主刑者民之司命也可不慎乎虞廷欽恤惟明克允

卷四

三十

周官大司寇掌三刑之法以聽獄訟蓋無所不致其
慎者我國家歲歲大辟悉自外告成于內必戾平
而後請必得請而後決至慎重也今自輦轂之下至
于專海內外百工庶職固莫不祇共成憲然往往有
恣肆自刑挾威柄以快己私徇喜怒而濫刑以逞使
民無所措手足獄訟繁興盜賊滋熾名生紅變職斯
其由故在今日宜用老成恪掌邦禁作率羣工使不
敢踰越以泮旋治理然艱其人也惟公發重威嚴而

行之以私怨溫易直諒而翼之精勤養遠慮深識周
力定且屢膺軍旅重寄文經武緯階內據外洞悉民
隱歷際時艱亂之所由生兵之所由起急籌之艱矣
今茲之望正欲其老成明斷惻怛哀矜折獄致刑以
佐理邦國為之條其紀綱布之衆親以告詔四方留
都根本重地江南遊僻幽隱得以易達風示而糾率
之者自無不屈百工承式罔敢或肆天下所以汲汲
於公者以此而何逆之可云客曰若然則天下之政
止於刑公所圖政止於斯而已乎予曰未也孔子言

卷四

三十一

治先德禮而後政刑推而行之存乎其人公柄用日
崇行當入與羣公贊襄大政崇體握機惟知人為急
故必用天下之善養者以養民用天下之善教者以
教民有養則鮮爭民有教則耻訟刑罰日清奸究
不存其革可以不試所以弼成 聖天子中興無為
之治其機蓋有在也天下之所以汲汲於公與公之
所以自待者又豈如斯而已哉客曰子言是也拜而
出適吾藩右使張公過予道與同事嶺西蒼梧諸君
子謀所以贈公者予述與客答問之言躍然喜曰是

可贈公矣遂書之

贈石溪林君世戶部主政序

曩余歸自京師即聞吾郡新會有林侯侯者賢越歲
侯以事入省過盧次適經理山中未及面既而鄉邑
父老再侯治行曰節約樽俎不擾不煩冰操日厲狷
介峻絕是其為廉曰典刑剔蠹脩墜振頽令行禁
止悅過學遠考蕩風珍豪橫跡斂島夷畏遁奸究潛
消走知其為能予心慕之比及三年境內又安邑之
黃童白叟婦紳髦士莫不稱之監司部使鎮巡上下

卷四

三十一

莫不薦之今平 聖上厲意求治舉行宴賞之典以
風有位方面以下預者僅十有五人厥令惟三侯首
焉是知侯之治績孚于遠過公道達于上下予益喜
焉然匪為侯也未幾侯以最晉戶部主事邑博某君
某君偕其弟子負陳觀光華述侯治狀造予請言以
贈按狀大都與聞於父老者同而蹟尤詳著及進諸
生與之言則曰侯朔望誦學必與師生講析與義發
明心學慘然誘掖而尤尊信白沙先生之道表厥定
里以崇祀典予於是喟然歎曰侯非直廉能吏爾也

白沙先生嘗因孔程二夫子古今仕學為己為人之
辨合而斷之曰其學為己則其仕也為人其學也為
人則其仕也為己嗟乎古今人何不相及如此哉夫
學所以學其所仕之所行其學為己為人原無二
理天地萬物莫非在己昔者子游為武城宰絃歌之
聲達於四境夫子莞爾而笑對之曰君子學道則愛
人夫子喜之夫學道為己也愛人為人也必學道乃
能愛人必愛人斯可成己侯本所學以達之政究諸
政以進所學日克積則日為賢日為賢則日高明故

卷四

三十四

斯以往何動不宜異日德業崇百倍于此者予益望
之念昔蓋與大計天下屏吏閭庶能之者者數而進
之不啻若自己出矧侯知學之士而又親見其治行
之詳安得不樂道之以告夫學道者之有益於治也
其為序

天山別言序

予按閩至延平謁四賢祠既而校諸邑士行藝之優
者汰錄得二人焉一謝子長卿今為安定尹以清慎
著聞一樂子廷藻分教吾邑士羣居好評品指摘

人乃廷選親身潔真議範端敦教迪知溫而慎簡
而當於理亡論翕然稱重聞嘗過予天山考德問業
與學諸子討論盡之不倦歲大稔承委循行鄉落能
以義勸分戒諸役無擾人德之未幾擢邵武建寧學
諭報至鐸下士望之離其師保旦晚候門牆者僅滿
踵接不忍舍去三席英髦及緒紳交遊者咸殷詩以
贈而余在會諸友招生以旂黃生朴鍾生煥羣數十
人則以天山聚樂之誼請予言為別予念昔之知廷
選也不過以覽訪識廷選於離追問簡而廷選顧能

卷四

三十五

不負予分教則教立委政則政行日而相與親且久
今茲之擢其所不負予者當益弘以遠夫天下之道
一而已矣天地萬物之形盈虛消息之故窮通得失
之理語默取予之微流行今古貴微日用而不可窮
者莫非是道君子學以致其道日就月長行著習察
隨時隨地莫非是學人之在道如魚之在水中無可
離也君子之學大以成大小以成小如飲江河各充
其量無不足也故清諸身者謂之學率諸人者謂之
教加乎民者謂之政要皆反求諸其身而有益於實

用若卑而溺於口耳之離之病高而驚於玄虛儼伺之歸皆不足以通志成務則亦何益於學故學者者所以崇教以達政也昔胡安定受學於范文正公之門而得其先憂後樂之訓其教受蘇湖設立科條稽習治理鑿可稱述故所造士咸究寔用而有裨於世斯為不負于師之大者廷選行矣充其素所服習者以為學則為善學率其學所成者以為教則為善教出其教以達之政則為善治反求諸身行無不待往敬之哉期無負于予謹援筆為序

卷四

三十七

贈北齋劉公之汪留臺序

萬曆九年冬吾廣督府致齋劉公晉大中丞總憲留臺報至同鄉諸君過予山中微言為賀既而私相謂曰公蒞鎮以來章執布畫山川險易內外安撫靡不夙夜殫思備極勞勩權之南中國將速之款有曰大中丞表樹臺綱糾率憲察以左右天子耳目殷責攸重留都根本重地所以屬籍于公者誠非欺小且今之南安知不即此之乎有曰公以文武素望負元老壯猷在鎮震肅而然兩藩將佐莫敢不用命以是

謀所戰克東則猴嶺羅旁島嶼餘孽率皆底定西而岑溪河池八寨諸峒漸次蕩平通光銳意內地保障之圖遣都邑長佐循行要害增置哨艦墩臺守望聯絡嚴舉方殷遠邇戒備若再假歲月事終厥謀昇祛速募練習土著審主客之形握控禦之勢探本標之術豫消弭之原以逸待勞事半功倍其諸疆理建置方略日盡見之行事可貽廣人久遠之計顧膺茲擢而速之行是使訐謗之命甫定而底成之績未終與情噴心其時謂何諸君若有不釋然於心者予竊轉

卷四

三十七

笑曰勞逸情也南北亦也久遠時也大龍命晉錫帝王馭吏之權也體分盡職人臣報國之義也士之仕也行其時義情與跡不與焉是故王臣塞已匪躬之故何有乎勞逸督力方剛經營四方何有乎南北惟君子使竭于天子何有乎久遠況公進總臺憲行將入柄樞衡觀夫子之耿光凡有嘉謀嘉猷入告于內出而行之于外膏澤四達無遠弗届廣之民庶咸在斯澤尚有利子無疆昔者周公召公曰今在于小且下若存大川予往暨汝觀其齊古之大臣為國家

長遠慮每如此曰聞代公者長樂文峰陳公是首憲
廣果有大造于吾民者公體上卿文子告新之忠則
凡所欲為而未備者悉達于陳公陳公行即公行前
後一體物我無間周召大臣之遺也諸君曰子之言
然爰次為序

贈制府大司馬陳公還閩序

萬曆癸未春正月總制兩廣大司馬文峯陳公得敘
政東歸報至四境內外遠邇人士老稚莫不憶惜駭
愕矚目為欲留而不可得既而濱行吾省文武大

春四

三十八

小諸君子過予微言為贈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其
出也必有所為其止也必有所樂公既第進士數歷
中外三十餘年茂樹勲名與望推重即曩時總憲廣
臬克壯其猷恩威兼著未幾還閩庶幾躊躇如失繼
把舊春聞節鉞再至黃童白首頂香懽呼若覩雲霓
經畧昔日難嶺而衝宿蛋渠冠擒悍倭奴奴奴被消
息境內寧謐則公之出也蓋足以有為晉錫蕃庶
恩命寵渥固其宜也今茲之歸時至而止功成身退
自古則然三山蓬蓬環浦蒼蒼侶鷗栖霞皆吾固有

香山之勝事踵洛社之高跡蓋無往不可者昔夫子
有言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何獨與顏子也君子之用
也此辟康民行其道也其舍也韜光晦跡藏其用也
用之而不行能窮位者也舍之而不能藏出位者也
易言兼山艮止也止其所也君子思不出其位與
時偕行其道光明此孔顏獨得之真公有味乎斯言
樂在是矣且未竟之志昭哉嗣服丕顯丕承雖君子
所樂不盡在是然佑啟為慶善繼善述世人所主願
而不可不待者公真得之今茲東歸吳興更無涯也

春四

三十九

予與公有夙昔之雅曰諸君子之請為時以言體入
之誼以所自樂者告公冀公有以樂乎其樂也然不
知公何以處我敬僕之故序

天山麓澤序

武御楊子東歸既辭天山維舟珠江會友贈之詩章
盈映題曰天山麓澤請予釋其義予曰朋友隸于五
倫古今人進德脩業無不資友以成者故曰君子以
文會友以友輔仁其義至重其聚至樂友道之大闢
於世教如此故夫子贊易至克則曰麓澤克君子以

朋友講習重朋友之交也夫先之為言說也澤含漸
漬滋潤之義二先附麗則說之至而愛之深矣有亨
道焉然必利于正然後為以道之悅而得其亨故卦
以剛中而柔外為說之正苟中歟剛健之德自反而
說不能以任重外鮮和順之休徑情直遂不足以成
能茲而剛中柔外則強立不反而內不失己卑以自
牧而外不失人是以利貞二先附麗同心相得聲應
氣求規勉勵實直好義中而切己思己恭敬溫文
外而忠告善道以學之弗諱則知有可敬而陷一偏

卷四

四十

之見諱而弗習則行有不掩而缺反身之誠非君子
相與共學之道也故審問而明辨知之共致其精擇
善而固執行之各求其至敬業樂羣漸漬礪砥相觀
而善其益無方是之謂朋友講習之功悅以利貞而
得其亨者也武卿游處天山朋賢廣益斯夕高析疑
義脩德講學改過遷善之說君子小人義利之辨易
事難說之趨格物慎獨之功知崇禮卑之實益講之
詳而時習之矣夫學而諱之明固難傳而習之篤而
行之尤難崇德廣業精義以致用益尤難武卿歸省

庭園及于家室溫承夫倫樂事既而觀光上國行膺
民社之寄生心發政出身加民舉素所講習者時省
而著祭之觀重先之象體其剛中則確然自立而不
囿於同流法其外柔則樂易溫順而不主于睽異其
發政也好民好而興服惡民惡而勿施以覃潤澤之
惠其應事也義質禮行遜出信成不為非道之悅得
之自是不得自是正己而不求諸人在上不陵在下
不撓素位而不顧乎外利貞以行迪義聽命以順受
其正夫子教人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此就學者言

卷四

四十一

之達于上下者也程子曰則大賢以上不言命矣
義則命在此中此自窮理盡性者言之學者可企而及
也夫命稟於有生之始莫之致而至係之天者也義
為吾心自然之理化裁而推行求在我者也在天者
不可必在我者所當盡君子盡其在我以聽其在天
者則命自我立矣此知明而守固剛中而柔外如是
而信友如是而獲上如是而治民固武卿今日事也
幸勉之以不負于鵬澤者其在茲矣是為序

賀郡侯中宇郭公奏績保壽序

士君子出而從政能存心愛物莫不欲行其志以致
之民然有體勢難易之辨焉監司大吏尊榮細民幽
隱無自上達州邑長牧黔黎集庭下可詢鞠以拊循
然治謹百里且與大吏體分懸隔所欲罷行不得以
自專惟守為一郡之長統帥群邑山川社稷精爽可
與流通封疆險要軍民利害庶屬賢否風俗熾惡豐
歉登耗諸所宜振勵皆可未畫入告大吏商訂備當
舉而措之可朝行而夕致之民是位尊情親責專任
重得以行其志者惟守為然故古之明辟思與二千

卷四

四十二

石共治士君子出則願為良守誠重之也廣郡居
省繁衝輻員數千里屏山控海珍貨兼水陸悍高島
醜貌視競卑土著柔脆蒙攘甘饒不支則傍山海以
寇故守得人則治不則易以召亂責視他郡獨難我
皇御極率土咸賓海不揚波時稱盛治歲癸未維揚
中宇郭公由郎署擢茲守三年政通人和以績上考
功氏兩臺察其治狀會留疏上同寅諸君過予贊言
為賢因得略聞優褒之辭大都謂公以恢弘融通之
量真之以精詳縝密之思以端慎毅之操振之以精

彩博大之用淵涵雅靜不急赫之召使人陰受和
平之福日見之行猷鞠再四務冀得情奸豪利竇悉
穀章程胃濫夙蠹日以釐正諸所建置東州控鎮赤
岡防禦漸底成緒比者條議保甲事宜軫念吾民日
且備至益有古循吏之風焉在昔粵守循蹟却琛還
珠虔視著于支郡若惜陰運甕酌泉沉香高風盛節
為廣守最者聲稱至今為烈顧彼在奇閭之季視今
全盛之世遠甚然秉志堅持克勤明作以致之民古
今君子凡操則一易言恭至三陽盛美乎彼往復之

卷四

四十三

機偵威持盈之直必艱貞乃可無咎况今習尚澆訛
淪浹上下干紀奸究晚伺隱虞加以旱潦饑饉戎民
嗷嗷待哺謹衣衾之戒以豫桑土之防咸仰藉于公
故以是復諸公君莫棄公終惠廣人從此經營四方
入佐王室皆自今基之八賢芳績公宜無為讓敬叙
以俟之

天山草堂存稿之五卷

序

壽蕃伯黃山鍾公八十一序

山川文物之會國天地靈秀凝合之理然嘗觀士君子之家慶澤流遠存綏繫祉者必本其世德之昭篤培而光大之然後可以隆而益胤引而不替傳稱五福首壽則壽難壽而貴則又難壽而貴而賢益難壽而貴而賢而翼承繼述同堂一德則又難以是榮之古今人不可多得今得之者必泰黃山鍾公其人也

卷五

公今八十一歲矣神氣充足慮不必衰矣曰使飯充然自適翽翽若仙侶中人未可以年算計不知公何以得此說者謂寶安在廣土東南受天地之仁氣大海環其東湖以吞吐容受無垠公居茶山出自梧桐宗于羅浮盤礴弘厚英靈孕育故宜有此夫惟岳降神古人禱述類非謾謾然栽培篤佑實惟令德且茶山之居獨公然哉吾聞鍾氏世以善稱至如舉公鄉進士受如舉博士有造士功擢如舉令未克殿用如舉公生公公自少以文學知名篤脩孝行如舉公



捐賓客公讀禮與仲元廬墓三年不入私室癸酉魁于鄉丁丑第進士授南廷評恪奉憲典同寅次崖林公與言官辨論刑名罹譴謫公上疏頌與同罪不報時論義之未獎轉北從公卿議大禮蒙廷責不減後擢憲僉江右尋督叅守正不阿公轄嶺北賴臺當事者以事囑公不曲從遂衍之公竟不屈然亦坐是改滇南公益自信久且十餘年經部始擬借推衡永遷副而公歸計已决遂上疏陳乞得以叅致政事公歸杜門足跡不履公府身率其家遵禮法公

卷五

二

姓班田方伯君少渡公教德冠絕重復公十二年舉進士為郎曾為郡牧為藩臬長歷仕三十餘年正已率物所至咸有惠政于民士林稱重由方伯至公鄉可計日數也乃急流勇退懇疏求歸方伯君歸事公猶父怡顏承志閑迄延益人比之二疏之榮清白齊德顯萃一門約率子弟循之說已不敢踰越里人稱之以為萬石居家不能過也夫洪範先壽必本之攸好德詩人所稱亦曰令德壽且公叔姪為培光大克世其德固宜增勝川岳備百順介景福日昌日熾得

人所益難得者信有在也是月望日為公懸弧之辰
方伯君達令子斯不憚險遠兩造于古林俾相敦詞
連枉書尺皆懇至顧愚非其人也然而方伯君盡志
敦敬以順事于公為于慶者竊於是現之故推本言
之以附封人之祝

賀皆府石汀殷公壽序

嘗讀南山有臺稱君子之壽必德足為國基國乃先
可以父母斯民德乃大保艾永貞乃終有慶君子輔
世康民其責之其所為者匪厥身以天下國家之責

卷五

三

視其身天下國家之欲其壽者非其身亦以天下國
家之責於其身者致其壽其身以壽天下國家之
身壽天下國家之身所以壽其身非有二也吾屬皆
府大司馬石汀殷公今年六月 日為初度岳誕之
辰吾郡侯胡君古端黎君蒼梧林君謂三郡公駐節
專且久德音孔通宜有慶言過子請言予不敏爰述
所聞以復三君子天下人無不欲壽願壽有大者小
有久有近有一人之壽有千萬人之壽有一時之壽
有萬世無疆之壽今夫人無不知愛其身然病瘵痿

痺或不勉焉苟攝導節壽得宜可以延年自耆而期
固一人壽也若致虛返本抱一守中元神元氣闡開
無窮天俛天和保合貞固司命不能制其算籤錐莫
得並其年是魚千萬人而壽者也理人之術何以異
此入而參贊佐理出而經營四方蕩蕩蕩賊弭戎奸
究用以人安中國威服四彝是足起譽當時効勤王
室非欺小矣至于弘敷皇極率理化樞智周萬物而
道濟天下百司承式而庶績咸凝使天下之民厚生
正俗以蒙治體感德大業垂于不朽此萬世無疆壽

卷五

四

也吾廣僻處幽隱鮮由達往之漫易權勢紀號玩愒
滋蔓時事孔棘非朝夕矣今 聖上憂勤群公協德
明不遺微仁不忘遠加志綏莫惠我元元廣選才能
分列庶職復用 廷議推公公負文武重望以廣石
殊勲晉貳司馬總兩省師帥蒞鎮東土至則發謀憲
慮廣益集思區畫兵食鉅細畢備經畧安攘大計鑿
鑿可行挈布章程以正體統慎防內治一以法紀勵
意威嚴以振頽墮自是將佐莫敢不用命監司郡邑
莫不盡慎以趨事功威名遐暨精意督導山南海曉

日爾輸誠款服綏輯人民樂生安堵用紓主工南
顧之懷善後良圖務求可久昭于無極則推公一身
之壽以壽天下後世固自有在予謹繹詩人無疆之
旨以祝冀光重升家焉

賀督府文峰陳公壽序

七月既望吾邑侯周君過予請曰越月念日維督府
陳公岳誕之辰某以年家誼公昔撫楚眷顧特隆茲
備屬員日承教益禮宜申祝敢藉名言介幣往祝予
諾之曰壽也者人也言乎其可久也古人祝壽多舉

卷五

五

天下至久者以爲嶽山阜兩陵疊言高大川流方至
其勢日增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南山厚重而不遷松
栢挺四時而不改柯易葉皆天下至久之物詩人取
譬而喻故謂之善頌善禱然曰俾爾單厚則欲其章
善俾惡以示民厚俾爾多益則欲其益動而興曰進
無疆俾爾戩戩則欲其知明處當備盡善美至于南
山之什稱其德者不已繼之曰保艾爾後則君子福
壽名譽非止于一身而式穀燕翼當引之于後人而
勿替詩人之旨寓規勸于頌祝之中責難于稱贊之

外溫厚和平使人讀之足以感發其心志予深有味
乎其言之也故曰有大德者必得其壽自然之徵也
以是觀公有足徵者公長樂名族奕世顯盛公先而
大之佑啟厥嗣勲名昭服揆厥所由莫非令德夫公
以諒直之心出之爲渾厚之体以卓偉之識達之爲
順動之才殫忠慮之精發之爲宜民之政剏歷中外
聲靈兼茂念昔總憲廣集遠邇孚信今總二廣師帥
兼撫東土移鎮會城至之日境內黎民舉首加額以
爲福星再臨于越秀之陽白首黃童莫不集精神理

卷五

六

此豈咲貌能然哉茲得於所感者素也而公亦快觀
東人若赤子上下維繫精意流通無所強而然者詩
所謂樂只君子公固有之而寡惟俗問諮諏采度惟
恐一事之未歸于厚未益于民未協於善孝且慈惟
日不足則公保艾無已之心也昔者武公九十有五
以禮自防入相于周猶求歲歲作抑以自警老而不
倦有斐之咏天下至壽何以加此公日膺阿衡之任
遠猶展告所以謹侯度用戒不虞以惠順于庶民俾
子孫繩之靡不或承所以先邦家以壽天下則壽之

至也于武公何讓焉此固予所望於公而周侯頌祝
意亦在是故介之為賀

崇榮偕壽圖序

總戎張若自湖走書幣謁予山中請曰勲聞時受知
司馬南明汪公拔自行間目為奇士勲不敢懈以有
今日念此久不報今冬公五十誕辰敬徵名言介中
進祝別迷率履及二親其慶之樂予讀之既作而言
曰義姻家海山陳君按閩還向予道汪公懿蹟甚悉
予慕之宜有言故古稱六十始壽五十非古也公

卷五

七

封翁與太夫人且在恒言不稱老此舉恐非其所欲
然固辭使者以去逾月張君還五年則繪二老榮壽
圖再拜中請曰公昔言然然動至情有不客己者願
公忘言介圖以壽其二老予無以辭於是披圖縱觀
則見朝陽采日曉日騰輝扶桑之上一寫自天而下
老子跨馭於祥雲之表西望瑤池王母奉桃以獻仰
顧層巒矗矗蒼翠龍從瑤房瓊室隱映鮮立可竄而
不可即俯視靈海滄溟渺渺浮天無岬負嶠方壺兒
若仙都森森不可測予輒爾笑曰美哉斯圖此物醜

類托典寓情壽星擬翁王母擬母善譬而喻然啖桃
乘鸞世所希親事或茫昧迺若旭日始旦非詩所謂
如日方升者乎溟渤委輸非所謂如川之方至者乎
重厚不遠非所謂如南山之壽者乎美哉泚泚乎得
詩人之旨矣載釋斯旨壽道脩矣壽也者久也又言
積之積斯久久斯壽今夫山惟積故厚則材木蕃
水積惟積故深則蛟龍現吾聞陳君稱封翁博學
多聞天文地理諸家之說莫不究竟要妙且視身端
慎公撫閩有屬吏潛走幣使翁起居翁叱之貽書切

卷五

八

責公謂此物美旨至此公庶之罪厥吏而號其職夫
人克相夫則用成子美一日夫人病公動心亟欲陳
情乞歸會我務倥傯不敢工走人候夫人夫人色喜
病可愈既而公奉輿車迎養翁不肖行夫人行至則
公與夫人成色喜未幾公為言者論列即求解印璫
入白夫人夫人曰曩吾兒聞吾病欲罷歸幸吾安躬
致怡養至有今日兒今歸吾樂與俱汝勿戚即吾安
公欣然奉夫人還自予聞茲言未嘗不歎翁與夫人
義方之教能嚴辭受而審義命衆行齊德固積久而

深厚者也公負文武壯猷內承翁與夫人之教出則發謀慮以宏保捍綏定之功且知人善任延張君不負所舉發謀樹績廣人德之推原厥自翁夫人所貽也崇崇偕老彌久彌徵此圖之所以作也公今柄用日隆參佐樞務其所以壽國壽天下以壽二老於悠久者則固有在又非茲圖所能盡也因并叙之

壽羅山侯公七十序

人之壽也有自壽之壽有天壽之壽兼之者壽之至也君子之壽其親也有自致者有天人交相致者兼

卷五

九

之者壽親之至也人能兼所壽以壽其身子能兼所壽以壽其親此非德福隆至者不能能是者今予於羅山公見之羅山公者潮郡守星湖侯君尊封公也少業儒嗜學旁綜百家微藝雖潛而未見然積仁累行親身教家具可稱述其尤難者中捐好遠天弗再室大義曉然可謂不負人所天者故心志專一操齒元和年已古稀健爽如強壯上壽之徵也傳曰能者養之以福天固篤厚于公公五男子皆克家星湖君第進士歷今官季子魁鄉省待進大廷是公之教能

使其子推公之壽以壽吾民以壽邦國以壽天下又身膺褒封之貴順適和暢永錫難老天所以厚公也星湖君能敬承公教以克其有為之志蒞仕即曹茂著聲稱當國重其賢權守潮郡潮自倭患以來兵將交綸上下玩惕首山海魄相繼煽虐潮蓋岌岌危矣君至正己率物開誠布公振法紀以脩內治淑人心以培元氣勤拊循以固保障逾年政行教肅與人頌之君益憂勤專志民事以公在萬里外每懷內顧之私遂迎養宦邸暇致起居定省之節自甘澣澣之奉

卷五

十

凡所以順事公者無所不致其情是出盡職以報君八盡誠以事父因心發政推行孝仁顯親揚名善壽其親者也夫孝始於立身中於事親終於事君星湖君有之自公至潮即有抱孫之喜未幾而星湖君晉秩之榮至焉未幾而宴賞之典至焉又未幾而季子鄉報至焉恩光存臨善慶駢集益有難相以壽公者明年正月某日為公七表誕辰閩郡士庶莫不舉手加額曰吾潮無侯君則無潮吾屬幸有今伊誰賜也願世世無忘君侯德推厥所自寔惟我公威顯我公

康且壽俾君無內顧以生吾民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此國人之公也壽孰加焉屆期君之僚友陳君 楊君 章君 因國人之頌以廣朋友兄弟之誼走使來徵予言為公壽余素知星湖君者故本公自壽與君所以壽公者言之而因推天人交助之徵以見孔子仁者壽之言為不誣也是為序

壽惠澤許公七十一序

嶺以南氣常溫煥物生率先時舒茂類難永乃惠翁

卷五

十一

郁鬱歷四時而不改柯易葉歲承貞固其於人也亦然英茂踈達鮮豁含顧多壽何也廣居東南受天地之仁氣又當離明極星炳耀南山肇為漢漫巨浸潮拜汪濊百川滙焉古稱番禺五羊為仙城固壽域也番禺六十里有山隆然曰壽山率障盤薄南與大唐把旗諸峰秀聳環絡山下淵然為澤空洞不測大海自東環其前廣博無垠潮汐拱揖茲山茲山益丹丘也許公世居其下年多近百故以壽曰茲山至惠澤公稟受益是國儀脩德器疑重願然山立蚤以文

學籍仁聲譽厚不校百優一時名士多出其下竟以數奇屢不第貢為太學生授詹曠博士躬範多士士敬之遠近太起復補和州和州士敬如梧士休聞顯者當道優禮而公鑒老氏知止之訓常自言曰矜知者巧炫能者伐心勞竟拙而吾何能與世人相征逐遂決意乞歸就所居之澤徜徉其上以愚名之遂為號人稱為愚澤公夫澤取其潔也愚取其率乎坦然也公托義取此而寔智也晚絕意世營坦易自適日惟課諸子業乃今伯子某惟碩溫文賓為南宮仲

卷五

十二

子某勤迪克世其家子姓蒸蒸然盛公得以無憂益順順養公今年七十有一矣強健如少壯顏亦髮澤克然有啖桃食丹之客行至百未艾也宜可以為壽始猶以為徒老不敢自壽預戒子弟不賀是夏某月某日為公懸弧之辰子弟固強請乃以序進爵賓客幣皆幣八既而其相維欽潘子至日聞公戒賓客幣皆幣八然崇敬與公伯子內兄弟也不可不佳遂為幣以往而又曰幣不可以徒往造子實言介幣以往予與潘子知人如公遂以言言潘子潘子於是予以

言介幣以爲公壽

壽鍾寶澤六十序

吾友寶澤鍾子行年六十八月某日爲懸弧之辰其
同門友相與肆觴矢歌稱慶鄧子某劉子某問壽言
於古林何子何子曰諸君知世之壽矣亦知君子自
壽之壽耶知壽之壽矣亦知所謂不壽之壽耶二子
曰願終聞之何子曰世之壽者天也莊周所謂工壽
中壽下壽之說是也不壽之壽者人也孔子之所謂
朝聞夕可之說是也自壽之壽得天人之脩者也孔

卷五

十三

子所謂仁者壽故人德者必得之之謂也人者可盡
天者不可必君子惟盡其在我以聽夫在天者昔游
孔門者三千類回最早世夫子獨稱其好學於易贊
之爲萬夫之望原懷老矣因其無禮孔子以賊目之
然則君子求所謂不壽之壽以祈自壽之壽顧在此
而不在彼世之徒老而無聞者亦何足壽耶二子復
進曰聞之矣敢問君子之所以壽有要乎曰有周子
曰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一爲要今天地至
無心也其亢者於兩間者莫非一元之所爲聖人至

無爲也其上下與天地同流者皆一心之所運一者
何也誠也天地誠而已矣故恒久而不已聖誠而已
矣故至誠而無息愚誠者聖功之本故曰其次致曲
曲能有誠斯理也極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陰陽而通
乎鬼神窮高極遠而莫測深厚發育萬物顯設日月
壽之而橫乎四海施之後世而無朝夕故得之者天
地與順日月與明鬼神與福萬民與誠百世與名吾
見天地之始吾之始也天地之終吾之終也大哉壽
也斯其至矣顧氏由博約克復之訓擇乎中庸而服

卷五

高

學之以不遷不貳乎聖人之一故語天下之至壽者
莫如顏子鍾子蚤有志希顏之學篤信江門致虛立
本之旨沉潛雅造篤實溫文日與吾黨相切磋以求
吾所謂一者能由此而克之則自壽之道備之矣昔
者武公年既耄猶不忘儆戒乎國人道學自脩日造
于誠德至善故民之不忘也民之不忘古今之壽何
以加此是故顏子之壽不壽之壽備諸己而壽之天
也武公之壽自壽之壽得天人之備者也鍾子學顏
子之學而於武公之年是則慶之尤者諸君請以是

慶之而所以自壽亦兼之矣二子雖然曰得之矣吾人請名壽其壽世徒壽鍾子

賀大司馬小江吳公壽序

秋七月八日總制大司馬小江吳公岳謨之辰吾省文武大夫諸君子請于申南山十有之章用介承筐恭攷凡如之祝余讀詩見古人祝頌必擬諸形容象其物宜以為壽徵定爾凡如之詠城嘉樂無已然享益善走俾爾順備事神治民咸歸于德至于樂得賢九隨材無蓄各盡能以子吾民為邦家光然必申重

卷五

十五

德音繼以保艾蓋欲樹寔不聲廣施孫子是上下嘉美而責難交微忠愛溢于言外溫和之旨使人興起于千百世之下蓋古之賢士大夫以天下國家為一人以祐啟頭承為一身故壽一人必達之天下國家壽一身必推于本夫百世所核至廣而所守則甚至約今天人之肢體殘膚無不兼愛以無所養善壽身者端默內照致虛慎動心知百體皆由順正精神脉絡貫徹周流茹葆天和心氣寧一外邪不侵萬應不擾無煩矧矧自瞻上壽理八之術何以異此心通天

下而智周萬物類連無告切一體匹夫失所引為己事率資拊循休戚維繫厚生正德莫匪爾極不台大其事無所矜其能長養和平使人陰受其賜共躋有壽之域是故觀壽於身天下國家可從推矣公柄兩藩師帥文武為憲理治基本係公一身諸君子壽公之壽正所以壽吾民以達之天下國家嘗聞公秉心實而務德滋克養遠而植本固以子諒基明察以恪慎翼弘恕以溫易濟端嚴敷歷中外所至有惠政聞府西粵發謀憲慮動中機宜訂璵定命允昭久遠

卷五

十六

今茲東撫策輅就熟出素籌畫日見之行開誠集共整無不宜適幸境土無虞日惟慎脩內治俾無虞靖共休息愛養惠我元元東土疆理素疎濶備覆險要增聯牧宰法政周易民藉怙恃昭平新安懿蹟可鏡綢繆桑土脩爾車舟弓矢戎兵用遏殊方以戒不虞安內攘外懷遠能適子孫繩之萬民靡不承中祐自天吉無不利黃蒼若壽何以加此行將入佐明廷扶皇祖以濟人心秉正論以定國是則所以壽天下國家可自今下之也

賀制府司馬小江吳公壽序

嶺西既定二道會遺諸生來請賀制府大司馬吳公壽言予曰曩歲文武諸大夫業此請介幣往公貽書道淵衷不自安茲復兩匪惟再三讀且滋弗憚諸生善為我辭既去數日奉書再至謂此雖無當于公然親會通以行典禮式永懿矩矱敢或渝觀古盛時工下燕享慶祝靡弗尚壽曰樂只君子萬壽無疆曰孔燕兄弟令德壽皇曰使君壽考孔惠孔時曰酌以大斗以祈黃耆曰終我眉壽介以繁祉至于國慶作州

卷五

十七

永錫難老職高者艾壽考且寧諸所紀述淵乎其有壽言蓋人惟壽而後能享諸福故嚮用五福首重壽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于天下久矣是以壽禧之詞似大非誇蓋匪虛實吾二三子日侍公側抑々秋々其德不與無惡無惡俾臧俾嘉平平左右亦是率從天錫公純嘏以介景福視復考祥勿問可知元吉乃文武是愚聞于西國崧高維嶽會逢其適孔碩肆好之頌巷顯藉予奉書釋而言曰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雖先王未之有

卷五

十八

可以義起也而况雅頌所稱述豈復如此公總兩省師帥疆理至于南海爾命明否匪隸式遏寇虐無俾民憂不震不驚惟公之功惠我南國惟公之德我儀圖之綢繆繡戶思預桑土之防繡有衣衾慎嚴終日之戒訐譏定命遠猶辰告所以贊爾人民用戒不虞惟公舉之予心愛矣曷能助之念昔武公既老猶懃戒於國曰自卿下逮師長士無謂我老而舍我必恭恪朝夕以交儆我使人日誦抑詩而不離側是以甚威德而民不能忘今公膺力剛出而總領諸侯經營四方行將入東國均允升於大猷為上為德為下為民用錫爾祉有斐弗謏天下至壽何以加此敬茲復諸君子翼躋公堂稱兕觥用介無疆之祝

壽鍾宜人七十一序

嘉靖癸丑九月既望鍾母宜人年七十一其子模朴恭率懿親及宗黨戚屬以次為壽朴仲子也從子得莊會之友某某等凡三十有五人重同門之誼於是繪瑤池之圖侈南山之壽頌將以登歌之慶而贊言於予予曰古之人之尚夫壽也固以年也然必本

其所可重者而為之壽君子之頌禱也非作而致其情也亦必因其所可壽者而為之詞二三子之壽母也則何以哉二三子相顧避席有進而言曰吾聞鯉母宜人淑慎靜正仰事以孝中事以順備育以慈傳曰順於舅姑和於室人然後當於夫夫是之謂婦順之備有進而言曰始宜人嬪于深庵鍾公也歷貧教慎罄簪珥之飾效鵲鳴之節以相其勤公得專志于學累年舉于鄉從仕于山陽武寧心端口為相之弗懈公得專志于教又數年舉進士從仕於海陵心益

卷五

十九

惴惴焉相之弗懈公得專志于政傳曰公敬不戒毋違夫子是之謂曰助之賢有進而言曰體以養移習以修尊公既貴為郎曾宜人衣衾茹糲春守委積蓋歲以貶集麻饋累之務迄于今無數傳曰貴而能勤富而能儉是之謂內則之宜有進而言曰公損賓客宜人日責二子曰汝模爾罔習于雅爾其改習改行克于爾先人模敬用克于有家曰汝朴順知敦尚爾其崇國學毋比于匪人以毋廢爾先人朴敬用志于學語曰親公乃于其子之謂母家之嚴子之謂

然歎曰有是哉是可以為矣昔壽成風于莊公為全妻於僖公為壽母國人頌之夫子列於閭宮今鍾母賢若凡言不規於二子之歌可以壽美古之人有言曰柔而正者宜歌頌順而信者宜歌大雅勤儉而有禮者宜歌小雅靜而正者宜歌風二三子喜而奉爵以進歌曰稱彼兕觥萬壽無疆賡之曰絃我眉壽介以繁祉再酌以進歌曰遐不作黃耇保艾爾後賡之曰教誨爾子式穀似之又酌以進歌曰孝子不遺永賜爾頤之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朴爾伯氏猶

卷五

二十

首辨子題言曰維予小子夙夜敬止予贊之曰美哉子手苦頌言禱而繼之以規得壽之道矣遂次壽言

壽郭太母周安人八十一序

今上明倫盡制教天下以孝俾天下臣工服政任使之暇咸獲內顧以遂其親之私故凡為人臣子若孫輩盡思私者當仰體廣錫之澤然必本其家之所承積者若何撥厥所自蓋亦有過有不過焉予同年新城俞悅公郭公象子馬周少穎翁學詩冠于鄉

繼以二親皆賢閨門清德弘弘迨至成春雅進士
上第才名籍甚既而分曹視政每懷二親不遠榮養
獨念太母周安人在堂年甫八奏願瞻雲仰慕遊
切圖歸省慶白于大司徒大司徒建之命督輸大同
事竣宵征南歸以茲月念之五日晨練張樂集長幼
為太母壽一念愛日之誠萬里趨觴之孝會逢其適
世人所稀傳稱五福首壽則壽難壽而貴又難壽而
貴則貴難貴而富又難其慶益又難太母既享伯子祿
養慈子復克家乃媳配郡守林子素鴻咸有榮名且

卷五

廿一

黃氏兒齒直逢諸孫之貴躬膺畫錦之慶人之至難
而不可必得者太母得之庸非有所本耶吾聞太母
端淑善事侶石翁又能和於室人而順於舅姑身既
貴茹蔬服紵審慎委積益藏之事率諸婦事女紅無
廢斯夕今乃顯赫益敷播約聲光不露門內外井井
然不侈不譁人或稱之而歸德於太母是德以基福
善無疆子子孫孫引而勿替所謂其積厚者其流
遠若太母者非耶議者以篤周之懷太母擬李密之
事以爲祖張之定古今一也然密處濁世而祖張薄

焉、北際明誠策名天府仲弟賓爲春官季弟勤學
俟時矣業昌茂視密情事迥所不同篤周既仲祖慶
行即志專委任以隆報稱顯親揚名光大先烈是在
篤周子與諸君令先公年友也相率陳詞稱慶謂予
齒後諸君且隣誼宜有言予不辭獨念叨獲恩私衆
久而迂僻庸劣愧未敢涓埃故不腆之詞推本
聖澤以爲太母慶曰及予所愧者爲篤周諸昆勉諸
君不謬予言遂書以致華封之祝

壽黃母鄧孺人六十一序

卷五

廿二

夏六月門人李子學曾鍾子煥黃子澍過予山中拜
曰黃生澍母鄧孺人今年六十有一七月二十五日
爲懸悅之辰諸生謀賢先生言以爲壽敢請命逾旬
瀚偕弟洵及李子鍾子暨梁子紹裘伍子雲璋鍾子
夢蓮萬善拒衣升堂同拜申請于諾之而未之應也
又逾旬復來申前請且曰瀚弟淙領鄧州教事去年
迎母行今冀得吉早申數千里望雲思予曰嘗讀易
望家人六二曰無攸遂在中饋貞吉夫子舉順以巽
替、弟道以順爲正之行不出於閭不致育所直

系 翁俱于安積京任中饋之事順而有常其以守
中是能富于舅姑宜于夫子而和于室人得正而吉
謂之坤道之備又從一而終慎恤厥後體所天未遠
之志式穀以貽繼述之善在昔斯機九熊能成于美
子公有光謂母道之賢然母道不可見而觀于子
子行不可掩而徵于友今觀黃生之為母壽也諸子
與之偕瑜河漢使涉再四不淺非生有孝無如此
也且諸子向于道母賢種之多稱述于論其著者瀚
尊公雅溪君子也君家有世德厥翁標坡公由天

卷五

廿一

曾出翁著頭名于時義方貽翼五子咸登賢科雅溪
嗜學績文嘉靖壬午衰然為舉首溫謙端朴爵為右
士元配鄒孺人早世擇所為繼室者邑有先閨人鄧
公應仁以進士起家守為南安為名宦厥孫世藩號
東山東山雅知君賢以女妻之即孺人也孺人意
睦諸庶壬寅一歲舉三子瀚孺人出宗族鄉黨以為
和氣年雖美君得良泚越二年甲辰君受孝豐令東
山携孺人及諸幼從南入湖郡而表主孺人頃東
山意新強振官所撫諸元與視歸工即盡散諸從令

之還平日所服歸綺美者悉屏去惟躬布素至于
理家祀先則夙夜匪懈每遇忌忌忌忌忌忌忌忌
弟孺人自幼為之黠愔此非婦順之備乎諸孫早失
怙孺人作率撫育視衣視食歲時節俗不令出戶稍
長始就外塾時予門人善士何懋中老成端重瀚宗
兄弟與予長子崇亨同住師之出入循迴周行立則
端拱里人異之暮歸則課誦讀每至夜分既長聞予
論道天山同師懋中來從將日與四方朋聚得聞所
未聞歸而語諸母母喜曰此先子所長者汝兄弟得

卷五

廿四

師矣以是諸子無不修廉習瀚洵有承序序宗以總角
舉于鄉今為鄧州學正孺人愛若己出絮絮懇懇從
此非母道之賢乎孺人在昔為全妻於今為壽母則
為其慶施于孺子由茲而耄耄而期頤黃髮兒齒壽
足徵矣人子祝頌莫大于是然人子壽親貴順親
以誠能明善以誠身則內順外信其日獲上治民不
永世德先而大之以無負師友壽親之道其進無疆
諸子咸宜勉之瀚率諸子拜手曰不敢不勉遂書為

賀封陸太安人七十壽序

士君子上而事君行義達道以盡其忠內而事親承
恩謀養以致其孝斯生人之大義然有得有不得則
存乎遇也士而席珍俟時未必或售能通顯即通顯
或後時弗遇或畏簡書俾煥遠靡監不逞之懷曷其
能已故出而從政入而躬侍致身竭力罄無不宜若
此者世亦罕矣今觀之巡海敬齋之陸公之奉母顧
太安人也承穎崇養之躬必飭豈不謂厚遇哉公其
慶第進士由郡理晉刑曹存拜 恩封禮調駕部改

卷五

廿五

直指使觀察西粵擢叅東藩控守岷江馳驅靡及日
切瞻雲之想音戴臺憲駐節會省始能奉太安人于
官邸晨省而出聽政公堂公暇而入承歡膝下怡愉
悅裕太安人順適如家健興康寧公得以殫慮盡慎
以從王事今年太安人壽七十仲冬某日惟期躬致
稱觴之慶僚案文武大夫君子暨庶屬與吾省縉紳
莫不艷羨徵言介祝門人別駕鄭子某曰明有陳子
某曰義在雲間雅知于公過山中望王中諸君意敬
賀予言予昔避寇公為知己公叔自喬公與予弟同

舉進士愛誼益至因得聞太安人懿履太安人甫生
失恃育于繼母高比歸封君顧菴公女黃安人已早
背事繼姑許宜人太安人克迎女儀備盡婦道溫順
恭謹侍高無異所生事許不知為繼艱阻備嘗貞淑
獨慎勵每教公以義方公在刑曹有所平反太安人
則喜別歷中外克遵母訓無庸重寄端靖敏績惻
小心惟恐有違于太安人是以布令嚴明行法平恕
闡境士民沐公政澤推本所自于今日莫不舉手加
額祈太安人上躋期頤永公德政之宏首讀南山樂

卷五

廿六

只之祝冀保艾于後是閱宮昌熾之頃推原于壽
母公永世德仰迺天休備宗崇養式是燕喜純嘏元
吉天倫樂事世所希親遇良厚矣惟公敬思茂德晉
以先國家安海邦俾咸率諾所以壽吾民達之壽天
下之民致頌揚于無疆者皆自愛日之誠推之予不
佞敬以是介與祝

賀王母吳太宜人八十壽序

人家昌顯率世德昭翼乃杜元吉以厥履旋美子孫
榮貴在服勛趨定然多由內訓俾卑內于邪而玉之

或易所以利女貞主中饋以閑有家作率敬愛順舅姑當夫子宜室人以篤慶後昆所入休以介景福若此者予於如水王大夫事母吳太宜人見之矣太宜人出名族母鄭姪時夢鳳止屋上寤而生太宜人太宜人人生而令淑受母訓通內則諸書記歸博士公也夜讀太宜人篝燈手女紅伺之夜分以粥茗進綜內政勤先百指諸所營策衡量無不手自簿計以故家益裕博士公得專志于學舅足菴公治家嚴太宜人寓誠諸戚獲固不肅作姑傳端人淑躬行湯藥浣濯

喻厲者逾月姑顯天訓 止人曰太榮若女顯女貴女婦賢如女事我上宜人朔望齋沐誦經朝斗祭祀則潔菜盛錫誠敬未嘗少懈所施與即不遠里下多賑人急憐有人啼饑者召令日就食里中有病疫者衆懼染弗顧太宜人令人以器盛飲食置地隙中聽自取食之已復繼疫者愈前而詣謝謂太宜人生我吾生何以爲報每聞人徂捐卧也不復者執簡推座之太宜人既歿書史尤精于支家言家庭選擇石就檢視無不吉應居常講古聞史繼行以勗諸婦傳

七公久困庠序詎已不得意太宜人慰解謂通窮惟公命與時若清學績文韻藻及第上賓觀光振鐸武士可坐而待旦慎脩之報不于其躬于其子孫君胡自苦也時大夫與伯兄某咸受經以藝業相推長太宜人又時稽督務俾厥成既而大夫第進士爲新與令以賢召爲御史出食山東憲戍寅戡博士公實貢受都陽訓太宜人爲置娘遣侍而自與大夫俱齋大夫得專志以從王事大夫自筮仕迄今十餘年治邦 恩封爲太宜人壽博士公雖不以親承而猶

得以怡悅慈闈且膺八十上壽之期聖鑒嘉之曾於天手自述太宜人素履徵立言者言以中華祝南韶二郡邑長佐諸君介司理施君過山中申衆悃非能言者然與大夫誼忝同昔三復撰章益悉太宜人懿行事舅姑爲賢婦事博士公爲令妻訓大夫伯仲爲壽母於是三者足範女貞而況救啼饑之兜起疫者之病收卧地之屍陰功潛德門宜存沐恩光履萬純嘏保文嗣後爲邦家基大夫人而戲絲出則靖其上承 天寵以敘其孝日恩圖報以收厥志同心

黃錫敬以是為大夫顯揚無疆之況

勅封楊母郭太孺人六十一壽序

今年八月望日楊太史母郭太孺人六旬有一前期
六月歸善生某劉生某集同郡士友徵文介祝仲
子某以予知太史為書齋二生來賓言逾旬仲子且
至拜而言曰家大人嗜學績文居汧百技百優文宗
莫不推獎尤為武東楊公鑒識余數不第以賓示
潮郡曰訓伯兄既第進士官內翰遂告休拜
恩封為編脩母封為太孺人

卷五

廿九

省親逾期依戀不忍舍復二年於大人論之曰汝
在天府日近寵光不及時殫故圖報焉云移孝以
忠吾與汝俱往遂戒行李偕如京我母以某及諸
眷不能出門留于家舊年七月六日家大人壽慶
某不能隨伯兄後躬致稱頌自愧碌碌未有表見茲
屆我母設悅之辰親友述二親懿履仰干大君子掄
揚俾某兄弟佩服無數貽之世世子聞言已敬受事
翼期二日太史傳子又至申請祝詞予謂孟子稱三
樂皆人所至願不可必得而兼之者今觀楊太史家

濟萱偕老曷虞迭奏封君數履解外營約東門庭內
外咸建矩矱渝寧晨起諸易從省不以老而倦學
太孺人不改布衣幼姆範以嚴女貞克相夫剛用成
子美伯子入掌絲綸以儲承旨司衡掄才以需啟沃
仲子育菁莪敬業樂羣行將親光上國日而太史
奉命使汾陽禮成奉封君畫錦還廬雙白翁諧二
難戲綵子姓說上天倫樂事世所難得而今兼之
不謂義方昭翼無忝俯仰固積厚而流遠哉世稱夫
婦齊德如棠蔭梁鴻雁公威名淑賢而德也天錫

卷五

三十

然猗式是燕喜令妻壽之伶德而賢之而貴之而
壽而康寧易言視履考祥其旋元吉二老日躋期頤
眉壽無有害則篤其慶施于子孫引之勿替是在伯
仲昭顯承志脩百順以至之日之誠立身行道茂德
音以崇顯揚之大上之如二程善體大中以邇漁浴
真傳次之如二蘇能繼老泉以脩眉山世業此皆壽
親于無疆者予所誠誼敬以是為伯仲勉因復諸生
用廣錫新不遺之祝

崔嵩波先生言行錄序

吾鄉坡前崔先生言行錄已行于世惟廣部未有梓
之者藩叅一吾亦公過予論及出二帙公閱之獨
缺曲云遂以高憲學來溪張公刻之以風示來學
俾予序之予謂英賢之生其所樹立有大過於人者
必其志學知德敬慎于心術幽獨之微以至于辭受
取予之著以處進退之大槩諸道而時其宜者夫然
後可以有聞于天下後世先生存而德清風修映
一代人皆知其治行動業之隆動衆則勉之誠當相
不拜之節五稱之為千一人然以予觀之先生為
志好古敦法聖賢祇服一思九容之訓夙夜兢惕
於不媿不怍之真其言曰毋不敬則內敬常存
思無邪則外邪難入凡起居食息之時無非恐懼脩
省之地而尤憚亡於學術殺天下之世之慮則其謹
微誠切之功中正弘遠之學蓋已獨至故精義所及
大小畢察少有未斂于心者不苟為以取如却甥息
例之接歸于養之由至于祠祿之辭又迥出衆人
之上此非不履於義利之辨者不能時而可仕則毫
毫准蜀宣力矯真而不淪於微遠義所當急則出禦

卷五

廿一

鄉國之慶後然任之而不辭時不可燕雖以端樸重
仕逢之以延許之功則確乎其不可拔是其時止時
行其道光明益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孔子大
聖也孟子稱之亦曰進以禮退以義任止久速各當
其可之謂時然則先生之所樹立非學孔子而有得
者耶念昔與西樵方丈襄公言史記張崔異代齊名
西樵曰張之相業未易及予曰江文章功業固若
所賢臣為坡志學知德則有道氣象其流風餘韻猶
可使人心起於千百世之下西樵以為然後以贊
許予亦皆以予言為然故曰誦其詩讀其書不洩
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尚友君子庶有諒之予言
哉

卷五

廿二

陳子言行錄序

傳稱三不朽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惟晉咸
時大道為公上下熙穆無智名無勇功與天下相忘
於道化之極中古之世城池以為固智勇以為賢天
下多有奇表淫佚之民聖賢出以道易天下始炳然
有可紀之書及春秋戰國孔子志大道之志而弗

遠於是而而一經作七篇則聖賢授受之旨以
詔後世聖賢而之於立言非得己也孔孟既沒聖遠
言湮邪說並興人欲橫流士鮮從心之學故之純心
之德志於事業者曠世低昂時毗捷給未免功利之
習有所記述以貽來者則自開戶牖說異人殊反溺
于影響支離之恆嗚呼契也久矣遂濂洛關閥諸儒
並起元公純公其主矣相與尋孔須樂處發明見大
與欲之懿主靜立極之教廓然大公之體物矣順應
之用見於易遂定住諸篇者真可以羽翼聖經者哉

卷五

三

明道隆儒治理學事興齊先生崛起海隅萬志聖
學始從康齋未有入處此歸白沙築陽者蓋始志十
餘年不出戶閭淵涵靜一致虛立本深契無欲之旨
久之又曰夫道無動靜者也得之者動亦定靜亦定
無將通無內外苟欲靜即非靜矣於是隨動靜以施
其功終日乾仁昭事著察日用間種種應酬隨吾所
欲不運天則真存以得夫定性之力積累既久造詣
益熟德器粹成各自享先生雖屢薦薦聘未嘗一
日輕立乎其位以見之行而德氣遠頓上溫芳流盡

一世而傾側之使天下聞人學止皆知向慕敦崇正
學先生興起斯之功蓋小補且其學專為己不易乎
世近掃末學之習挽回太朴之淳絕意著述不落言
筌嘗謂門人曰孔子之道至矣慎無書蛇添足嗟乎
厥志凋矣逝矣然而醇論答問微詞奧旨或於詩文
見之先生沒門人篤信遺言莫不錄錄以鏡之梓於
泛雜無蓄未就刪正流傳要眇尚多缺畧相暇日取
白沙子各刊本及于友人鍾景星氏得京中初刻詩
之竊窺先生之學之所以自得之所以教人者而

卷五

四

昨之約倫父凡詩之旨可觀者與當時名儒碩
士篤信先生之言並附之為聲為十卷題曰陳子言
行錄夫撷拾緒餘斷章摘句非先生意也獨念孤而
藉是紳學用此章強且俾觀者論世考人而知先生
真實自得之學守己明道之正事親從兄之繼其德
人動物之誠出於辭受之則此應曲當之秋皆可以
式天下而法世後者昔程叔子論著明道曰學者之
於道知所而然後知斯人之為功知所而然後見斯
名之稱於先生亦亦而曰其山仰止景行之止

予心獨佳舊矣爰述其概以誌

三水記序

陶侯脩三水志志來徵予言為叙予讀之感焉縣治肇自嘉靖丙戌析南海高要慈千里合而成邑二當二廣之衝北自須江合武水而西南自祥河合瀾鬱諸水而東距清海汴石門轉折而西而南會于邑是為三水兩藩鎮巡監司命使暨諸郡縣百職各貢獻皆取道出此外車馬晝夜公私浮費百倍他邑即清遠高要各直一路荒僻僑民未吏類惟三水今

卷五

五

城中鮮人居寡貿易生齒蓬蓬四城廩贖百凡饋饋夫徒供億平取辦鄉市倍直而豫需民不堪西南胥江素稱利藪今索然敝轉相逋逃大兵經臨顧河民無寧字邑南境故俗崇樸脩讓習勤力本無奇表世評習諸邑弗如也至於嚴內外秩尊卑謹鄉禮重祀祭睦宗鄰敦里約予行游四方方弗如也乃亦稍已變易微流踵訛此何故也吾聞長者厚土導俗願以迨遂趨承需奉強愆道詎不暇又美民之能恤政建邑且四十年更十數令未聞循聲願權堂

時盡使然要必有分任其咎若侯當吾民惟忤之相譏雖師旅存仍獨能姬乳率育心易政平民是用依而廉慎才敏足以飭彙集事用是克當上意而當貴辱公弘度並容責苛小甄別優勵侯益得以盡所事而又能以暇日率學宮子弟脩邑志夫志非學非詳非公弗覈非才弗達非時弗成是志也詳而覈明而達又得時以成之非茲邑幸耶而侯則自言曰吾何人也曷敢言志然志者藉也藉其往以昭來也猶之家而凡戶產經常之數家之長必籍之以詔

卷五

六

予若孫而吾泰茲土當周知境內人民土地之數以山川之形勝封疆之險易戶口之登耗賦役之繁省風俗之妍惡教化之隆污治蹟之失得惟籍而記之俾後之人有稽焉民所未便者思以生息而舊蹟之勞未而安定之利導而節縮之建翼而振作之經理而整肅之尺籍存庶其布之上下民有所賴利蓋吾志也若夫毀譽是非之事則吾豈敢然善也也倘傳聞之混寔出億之未宣者當懷後之君子嗟乎侯用心勤矣然予又有感焉夫志職也邑典也是非予奪

世道既繁子孟有言蓋信則示如無言武成周書
也止不可蓋信況其他乎司馬以世典同史遷良史
才也猶病其是非謬於聖人後之好譏議人者多以
私意繁賢否其必遺也蓋遠夫君子褒貶美惡載筆
於書所以信今而示後矣可以弗慎也如其弗慎雖
郡乘弗傳省志弗錄豈為邑侯詳覽博采以屬諸史
必無弗慎者而猶欲然有所俟予曰惟侯志誠吾感
以告夫後之君子

兩廣疏議序

卷五

廿七

是編也始廣督府自湖吳公疏議 內而者
開精神心術之蘊以達濟數無愛之才明冲濤憂勤
之志以植開誠布公之體際昌時同德之會以成經
畧底定之勲可以傳矣公負文武重望 上用廷議
授以節鉞來莫茲土屬時倭奴縱橫海壖為潮八
年往美理而至者復以萬計而岩岫負隅不逞之夫
流患惠境慘不忍聞公奉 命蒞梧甫二旬即移鎮
肇東會柘林按年脫巾痛哭突至省外上下震紅
益友之矣公授諸將方畧遠通後先兵有成蓋諸將

奉命惟謹以嘉倭無誠誠治盡汛水余多之援尤為
喘喘而五端業茂諸酋相繼降或逾月戢戢於海
上數年曉然一旦蕩平千里被氛同時消息吾民得
出湯火以就社席伊誰之賜時即表置南頭重將以
控島夷葉省南外城以固根本倦倦為廣人慮者甚
備廣土僻在南服生民疾苦往往未得印達未及
却行行未及可續益天下事變多起於疎遠間隔之
跡而徂之以疑忌阻撓之私人心憤懣每生於猜嫌
彼此之形 歎夫事機倏忽之會所以迄難有成公

卷五

廿八

自泰藩已悉知嶺海形勢要害而熟籌之今茲之至
夙夜疊出所素定者獲謀憲慮動中機宜凡所建
置所謂度所儲備莫不據誠立說陳懇用是克當
上心而 廟模裁決如響斯答中外同心無以難
其數除於下又皆根心之言注意甄拔表賢獎能及
汲然惟恐不及以故將佐莫敢不敷奮力且雅尚
淡泊供需百指皆往昔至勵士卒則超格而時賚脩臨
事機頃刻立斷井已然辨而理絕已然而莫之寤
乃中則翼然而不盈隨在萃采容受淵口乎而不

可涯溪所以蘊展而才達志定而體弘意適而動立
夫人中吉元茂壯猷其在編中故曰是理民可以傳
矣雖然式過亂虐功重當時許謨定命澤垂後世惟
吾廣緒直涯浸易為盜藪說者謂此舉似為得策今
膏壤曠野隨在而是誠度要害相沃衍以一二年征
討之費廣募強壯恣其盤關林藝俟居食稍定比其
什伍使屯即兵工即農足以坐制策購而免自兵調
度之煩窮暇下邑令長收伍大半曠缺即有亦多由
邊調補垂暮之人夫農人市羊而使戕羊者為之

卷五

九

牧安望學思疏中而論新者已達天恩而况復不止
此公受知主上見重廟諭言聽計從及是時外
未與訂凡可以終惠吾人者懇請殺行之以善後為
懷則鴻功駿烈脩增編載傳之不朽惟公圖之先是
刻成公走使山中命序予以懶陋不文辭之既而
駐紮五年復過而言曰素知予不文然知我莫若子
子終言之予故不揣而論者之因附杞人之私如此
云

臺省奏議序

太宰 張公由密樞臺至天宮尚書殿所進奏諸
郎者諸君刻成請予序余曰君子經世理民以才為
用以位為柄以時為會才豫而用可利也位舉而志
可行也時至而業可成也然有能有不能則存乎人
繫乎遇也當觀古今人際曷躋顯顧多舛阿忍滿敢
予茲改自時不則委瑣縮胸無能而即為又鮮中倫
軌高者為超曠崇論闊議濶事清而鑑寬用卑則繁
往槩揣之固與尺寸拘牽無礙不能變通以宜民遇
事喜為前或時取裁請張公大急遠慮以昭後報至

卷五

十

言可冀績乃中強度考難示能往告戒若此者
局于才也雋傑之士弘抱庫清遺塞否睽遠近遊甘
派以終身及過明聖言聽計行頭救弘業澤被生
民拳拳後世則遇所遇者時也方今聖上敬德日
新師禮大臣而股肱輔理夙夜旁求彙登眾正為武
耆蓋弘佐化樞前太宰少師楊公以疾懇乞難其代
廷議推賢公上請公攝焉帝心簡在召自倍京
界嗣是任公感知遇矢效心力圖事撥眾與尚合志
相得其人老我壯重啟中外除四十年宜職通

四方所至蒙惠政令觀茲刻經圖成民之務綏莫節
制之圖險易叔惠之辯進退用舍之宜據事類而求
為可行不驚遠事機得失皆以寔聞不特覆閱居
常渾熟事至況含獨鑒與眾絕慮人莫覩其際故能
決結 上凡久濟時用外此上從得行其志才以位
斯業與時成世所希觀者公以為朱也間與子論易
至泰三言已竟得尚于中行其旨遠其詞文孔子以
光大一言蔽之則何簡易也天道貴剛則剛而為
法用剛資中柔克剛而不偏九二陽德居中平康正
以承于五紮焉心同然之矩溥光明正大之施休
有容罷使而不決偏明作有執力任天下之重而不
辭毋朋比避道以達大公一體之用是初周萬物而
道濟天下所謂光大中行其治泰固如此此足言威
矣而艱貞之戒即繼之何而泰而遠憂也平波復復
之機相為倚伏君子安不忘危治不忘亂日中復隍
之慮恒警惕于豐亨太盛之時是以綏祉元吉而泰
道可永保也公復昌顯隆仁仰體德意久任茲用諸
號酌羣議而行之行至開地利厚民生尤有要論演

是達之天下嘉謨嘉猷保泰治于無疆者公宜無
所為讓予幸從公後樂觀大成也故序

黎民仰燕臺稿序

余友黎民仰氏兩宮 京師得詩若干首索而明之
曰燕臺集出以示余且徵序焉余讀卒業作而歎曰
噫大雅之不作久矣其在斯歟其在斯歟 國初肇
文明之運風軌渾噩時則有采金華王義烏諸公送
唱 留都而吾粵孫仲行從而揚花風雅時學遂闕
于嶺南自是 經之士率無暇工為聲韻官遊四方
者多以簿書斯會歟風塵詠之才率以禁見惟
民仰氏筮仕成均擢京兆尹仰觀 帝京之偉壯出
倍冠蓋之勝遊聲名文物薈蔚彪炳足以資其弘華
廣其聞見又能篤學好古優游厭飫于六經子史魏
晉唐初諸大家宜其詩之富麗而無以窮其勝也夫
詩言志又以窮其性情志與情著之於內而機復觸
之於外故觸時之機而兩陽寒渙皆吾情之所有觸
境之機而山川都邑皆吾情之所游觸物之機而禽
魚草木皆吾情之所托其賦物也工而寄興也適以

民仰氏之得力於詩者也昔平子研京十年太冲練
都一紀比其出也而洛陽為之紙貴負美盛於己者
不期於人而人自傳之斯集之宜行于遠也可操左
券而得矣

卷之六

四十三

廣東省
中國書
館藏

天山堂存稿卷之六

書

答項既東論經權

答既東論性

與屠坪石司成

答王龍溪

與楊夢山以草

答曾中丞

與葉另兆

卷之六目錄

答趙汝泉中丞

答龐惺菴

答劉凝齋督府

答趙寧宇

答俞都閩

贈廣中士友嘉靖乙巳六月

簡周訥溪

奉泉翁

與三洲謝公止梁文川陳三祠

與先學孔癸未

與趙夢宇大憲

復洋山凌制府

與鄒少川

與支文宗

謝冲宇類先生

又

答黃彥博平南大令

答劉素子論春王正月

卷六目錄

與司理魯公祖

與羅山中

答滕少松中丞

答戴梧臺

天山草堂存稿

文傳銘記

曲江縣改脩學記

梅嶺重陰山江張公祠記

皆存吳公生祠記

重修翰林院檢討白沙陳先生祠記

新典文昌橋碑

東莞山先生傳

中離薛君傳

忠烈太華李君死

贈監察御史小壺陳公偕配余氏孺人墓誌銘

中憲大夫江西按察司副使直隸陳君墓誌銘

明昭勇將軍廣東左叅將可竹張君墓碑文

明臨江別駕峻齋唐君墓碑銘

卷六目錄

李濟官傳兩文

至江門謁祠再告文

祭羅整菴先生文

會祭司成白山倫先生

祭太華李太僕文

祭岑小谷文

祭青蘿王先生文

書

答項以京論經權

承教經權之論伊川云權只是經尊見以為此以心
言 朱子云經權亦常有辨尊見以為此以事
言所言之變是良是又論云譬如走路至京師經是
大路權是小路喻得恰好然細思之二路之別猶是
兩途 若伊川之說尤見心事合一只是一路為
精到也夫道一而已矣處常事而直之之謂經處變

卷六

事而直之之謂權常變所遇之時不同經權所處之
理則一 非聖人之精義利用則不足以語權故曰
權 之妙則若知身見以心點分言經權則是
未行時有二非違權者也天下之道中為止矣權者
所以為中之路也故朱子曰道之所貴者中中之所
貴者權也稱強也輕重之順其則變而通之時而宜
之之謂權今天父子天性也告而後娶也非於賢
嫁告則不得娶父子之權變也然以無後為大則娶
為合于中不娶為不合于中而娶權之合于理

元極

無 逃於天地間皆然

武之於梁紂吾臣之變也然以民為貴則順天應人
之舉為中而梁紂已自虐者為非中故湯武之放伐權
也君子諒其非富天下之心理之中也嫂叔授受不
視經也嫂溺不援是豺狼也則援命之不援為非中
故援之手者權也理之中也由夫觀之權正所以處
中變 行而宜之則有異道然非精義入神聖
智慧會者不足以與權故夷齊之清中主之恭皆未
足以語此

卷六

答既東論性

孟子道性善章尊見說得甚出人意表然愚不能無
疑 尊見心性即人物之生意甚是甚是然則生意
落在清水五色土中便和料法明物主出來便善生
意落在蕞坳臭水中便濁雖臭物主來出便惡以
孟子之論性善是確立教安之示為定論如尊見
則是性有善有惡不能同矣愚請以古昔聖賢之言
質之書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詩曰民
之秉彝好是懿德禮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 傳曰

率性之謂道言性善也易曰成性存心道義之所
又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此非孔子之言性即尊見
以生意注在真坑清土之喻則性是性氣是氣理氣
為二矣易曰一雲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
性也天陰陽氣也而曰道則是理氣無二也安有生
意 氣實之謂耶張子云有天地之性有氣質之
性 之也愚不敢以為然也夫孟子之文性善
也參之各性聖而皆合質之後世而無疑如此則性有
善而無惡理氣一而無二足徵美於人之有昏明剛

卷六

三

柔厚薄難操之不能齊者何也性之善理之一也昏
明剛柔厚薄難操之不能齊者分之殊也氣是生生
不已之機理是生也無二之妙理即氣也即理分殊
即全理一之中一時並賦無先後無等侍夫物之不
齊物之情也譬之磨馬一時並運比有全者有截者
不能齊也其實一也譬之槌馬同一生也然幹有
大者有小者不能齊也其實一也木為譬之陶馬一時
火候然有全者有截者不能齊也其實一也觀於
凡則孔子所謂相遠之說正自不能齊者言之孟子

性善之說正自其至一者言之孔孟之無以異也然
後知孔孟之言為定論也何也整暇主靜也而卒至
於允若太甲至敗度也亦圖惟厥庶書曰克念作聖
罔念作狂性之善可徵也而尊論無疑於丹朱者何
也 傲也或困於習也當克之時百官牛羊倉廩
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富貴易動也丹朱為天子子安
知 於富貴其傲也困於習也克舜為天子子得
人子不肖乎已者則不肯輕昇也孔子曰性相近也
習相遠也唯上智與下愚不移所謂相遠者就大下
能善者言之則夫至一之善可見矣惟習然後相遠
則知習之不善者非性之善也唯上智與下愚不移
上智生知安行深造美大神聖之妙以立大中至正
之體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非世之所能移者下愚自
暴自棄狃於卑劣苟賤之行甘為人下而不辭為機
變之巧無所用其耻沉酣溺溺固已深悖頑固覺
終其身而不知其習之不善者是習之而不肯移非
性之不能移也鄙見如斯未知可否再裁

陸屠坪石司成

白水翰教訓言稱物實功改曲存誠應驗微於音趣
卓在心目奉誦真不覺躍然喜猛然省也斯理克塞
宇宙善學者隨時隨地無不著察工夫天地萬物
莫非吾體公已一人莫非吾性慎感順應莫非吾一
有乎發志莫非吾誠三千三百非道吾則終日乾仁
反復乎道際也時昨條理曲當是之謂格物之至行
有不慎反諸其身內省不疚無惡於志自致自成句
信自樂是之謂正己之盡斯理也善學者能之某非
其人也抑嘗從事於斯合下而往不吝少待不敢不
勉以負咎矣
卷六

答王龍溪

足似蓬蒿猶高猶邵大都謂此心全
放下一休百休方是本來面目不着色相此是結然
要妙益真令人耽溺但語太涉玄幻似有一件奇怪
物事學子不肯識却落揣摩更覺不自得也自得之
言如布帛菽粟寒者可暖飢者可飽今觀之孔孟六
經之旨直是平易庸常讀之一過便曉了更不煩想
索公今益有得矣坐於此中眼會意象不若立虛科

坎俾學子有所宗式斯文益不孤矣

與楊夢少少宰

人還祇吟說言論承斯得夫善學者工夫深造直達
本體敬畏常存兢兢落君子乾仁惕厲見此天則
日著察則日活潑日收斂則日廣大日篤則實日光
輝根心生色不言而喻蓋所謂直內方外不疑所行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者自非真積易能實際公益有
得於此矣白少先生所云終日乾仁只是收拾此而
己以此端柄入手更有何事隨時隨處無不是這箇
充塞無不是這箇工夫舞雩三三兩兩正在勿忘心
助之間便都是鸞飛魚躍若無孟子工夫驟而語之
以趣一似說夢近來友朋素歛禮卑之學生
像如崇之見無惑乎對答說相輪終非已有高明以
為何如

答曹中丞

某自總角稍知向往江村僻陋無師友指承日惟
戶取周程諸書樂而玩之弱冠上會城得所刻白沙
子者取而讀之始知先生陽春養出端倪之言既而

益信終日就之只是收拾此而已得此櫛柄入手更
有何事此理干涉至大任古來今上下四方一齊貫
串隨時隨處無不是這箇工夫先生之學直是其積深造
幾真感無不是這箇工夫先生之學直是其積深造
乃見天則不出日用物理之常上達盡性至命之妙
猶是所謂崇效天卑法地之學也世所謂說征逐虛
名 實用固無論至於志士則有勦發聞見各用
其資之所成以成意見之偏發智玄虛則昧禮卑之
實刻意爲行或歛知崇之精故君子之道日鮮周程

卷六

七

以來惟先生之學獨得其宗誠未教所謂周公元
後一人而已某平生服膺宗衣是爲得力茲聞公加
意 言行則夙昔篤信斯學蓋可知已

與葉男兆

使至得書叙及某家平安喜甚喜甚讀來翰議呈稿
直令人喜而不寐也忠信行於蠻貊至誠可貫金石
斯理也恍在目前賢友日見之行事潛孚默感俾負
固不遲之夫一旦群遣子姓就學願散兵歸農請定
跡入爲編民不煩鉅貲坐定百十年未解之黨貽

三省無疆之什斯豈聲音笑貌能然哉可見平日學
力有益於實用也喜而不寐者以此吾廣山海多事
者亦因自昔雖理跡滿法制難周上收縱如下易爲
虐寇每滋蔓以眩民患者大都缺人整頓昔人謂治
廣以佚蓋法政約束易以漏及即如三水新安大浦
諸建置有足徵者頃廣郡有華程桂之議爲源想三
華之遷皆與情所至欲者所欲與聚上人責也三華
鎮與賴相依輔望執事傾力贊美成蓋有待於兩廣
軍門勦報也後回附復直率未備

卷六

答趙汝泉中丞

南城晤對深酌道真逆旅逢知愛婉骨肉多告別
倍切淵衷昔人所謂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語或默
在仰廟則行乎廊廟在山林則行乎山林並非遠遁
形迹所能間隔老明公關心上素蓄之經綸握齊魯
兵民之重要日見之行而行所無事順應以動而動
得其宜操德禮之神機達政刑之妙用說莫化邦一
變至道今日澤于東土異日布之四方公固身其貴
而心與力學才足以勝之若其迂疎寡陋林樾雲

此風態已諧晚際明時謬叨錄用翻然晚出亦欲少
效平生願今老矣力與志違時不我與得聞而請幸
遂所私浩然東歸釋茲形役南山舊迹松菊猶存吾
黨及門友朋其在隱不自懈于此居能拔我夫狂簡
庶幾我望雲不照飛鳥臨水不規遊魚內省寡慾終
日乾之徒飽食求所以不負知己不敢不勉高明
何以教之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具
如蘭蓋今日其與公之謂矣謝遠先儀神馳意任

答寇惺菴

卷六

前月附吏布候想已歷此室矣茲復承諭教心情
誼稠臆祇拜無任感悚三復華城浩嘆以祭時艱舒
民力加意吾民至切也顧壽壽手當務為畫一可久
之現從容點轉次第舉行使人不駭日臻安順樂利
之域斯則士君子之妙用與時會迎別所以惠吾民
者大矣視其旅進素餐空言無施何益哉曩承之入
閩一時父老不圖相愛至此愚直朴表且使情意流
通而已何能大有作用過辱獎與念之為愧梓里文
物豈否日甚可為於邑不知如何可培植挽回惟明

國之不肯徒懷是願力不稱心惟高明裁貶轉于當
道毋徒使君子德愛之澤獨辜他方斯于梓里其不
敏矢力以贊蓋不敢有所遠莫也

答劉凝齋督府

頃者復塵翰教仰仰雅誼何可言盡明公壯猷遠略
計執渠酋於異域克彰捷伐之威擬建副將於南澳
用購車輜之勢所以擒出神以絕禍源控要害而昭
經久不樹閩廣保障之勲毋煩主上東南之慮憲
謀遠慮繫中外安攘生計望高明力成而懷閩之臣

卷六

十

惟海濱一方一時之私爾也使者告行謹此附復并
致恩悃

答趙寧宇

雅定之績汎掃數百年氛祲開拓千餘里疆土非主
議協謀心志齊一則斷難資是能臻此地方之幸也
昨閱善後議詳確鑿可行廟堂嘉納允從獨
建縣一二事尚煩覆議者蓋以事體關係久大亦欲
再集思廣益度地相宜以昭無疆計焉爾想再至即
一一如議舉行無疑滯矣聞雅定表裏多平曠沃土

中原風氣儘有翕聚佳處而邑之則居集安定而
生齒日繁廣名壑種則田里日闢而戶口漸盛誠如
疏議所云然者其諸大小建置其中機的先為石畫
無復遺慮獨念彼中從古幽巖遠隔不見天日安知
有漢官威儀種種日繁艱難充頑通浪之徒又從而
鼓煽之以主益蔓流毒迄是至如此極故在 今日不
得不盡難論之然其中豈無良弱可哀矜者乃荒岡
之列百賴俱焚古今君子雖切一體哀傷之仁難致
玉石之辨勢不得不如此也今既幸一大腐創洞

本

上

而廓清之乘此機會正可以責君子摩下矜遠之心
推本測但以此善後陸久之計竊念公素抱一體之
學且看今日貽遠之寄者當此樞局想更憐切不容
自乞望加珍念百凡經久夫盡事宜細詢人情土俗
曲為酌量裁成六之州邑衛之而次之營寨村落俱
一躬為營寨所司務使得宜備畫格徒還集之街具
必除通匪醜類尚未有落著者似宜分隸名營寨鄉
落俾與向化者雜居計處田廬得以安居樂業而又
俾具子弟之入收可教者聯之以社鄰鄉校延謹厚

師儒教導而政動之俾各敦肄習日知方訓雖欲為
不善不可得也頃聞葉賴川黃鄉之舉率用此道自
立縣治三省接壤藉之無復往昔之警真長寧之上
計也公與葉君志同道合相信素深偶因及之羅定
大計豈不肖所翫歟度風抱桑梓之私謬聞一體之
教不覺喋喋太諒高明見原

答俞都閫

僕與足下雖不恆會然心無日不在足下下承遠使
翰惠存問感荷逾荷尋常書尺經日輒休獨於凡下

本

上

書再四不忍釋手悵悵道百生瘡痍歎然恐無所補
欲下問於不肖是虛已不溢素認真身其可想見海
邦多事得借經畫聞欽廉書已平息無任欣慰又聞
移城瓊崖此尤不肖所至願者悉贊協謀得龍圖老
子如當百萬鄰人復何為助然當聞之曹武惠平定
江南自出師主凱旋放士眾畏服秋毫無犯克城之
日兵不血刃惠武自視欽然後至太祖泣三攻戰之
下必有橫罹鋒鏑者命出米賑之當是時君不知以
得也為喜將不知以克敵為功一念好生之仁洋溢

上下夫黎人爾原非樂為變者特以子言不才敢
海台覺至有今日巨克大慙負愆深著未易彌難則
所執誠傳報豈能盡信耶往歲之役園之寒心今此
方得足下為大人此方之福也首當計撫元惡慎加
玉石之辨尚元惡既誅宜俾懷恤之師於此似不決
者寧誅法以伸恩此則天地好生之德子孫世澤之
慶也事既平賊則又宜保謀盡力務定可久之策一
勞永逸也壞人累世刀鏖之苦母使後之悲今太猶
今之悲昔可也文叔漢臣二子殊勲豈足足下諒耶

卷六

書三

僕伏跡林莽得為太平耕作之民志願足矣奈屬時
艱往濟今卑鄉里饑寒萬狀之在處尤盜竊耕村落
市里劫殺無忌百姓真無安居寧食之日廣郡為嶺
海根本公私俱遺隱然可憂使仰上不誰可恃者賢
瘡刮肉僅決目前其可畏也棄祥情切不覺喋喋太
惟足下可以聞此言也經畧之暇倘遇同心聊一道
及俾得為南土根本之備明者見微足下其謂迂
哉與言至此為之哽咽臨風遙布曷勝傾想

臨廣中 人 嘉靖己巳六月

六月六日奉 旨督械赴京目下拘牽以待笑相也
愚思迂直上無補國家之事內徒煩父母之憂長途
枉枉冒暑兼程一身強答寔所甘心獲罪於天無所
禱自作之孽不可追事已至此安適順受臨事就縛
方寸定靜不自擾亂強強倍飲食學易以行 子愚難
無所悔尤平生學問坐此頗覺得力特念老親在堂
忽聞賊子惡報憂悶煩蒸難為情想致疾病則柏
不孝之罪終天莫贖已為萬幸慰特非言所能盡敬
煩專執素諒情誼時賜枉顧多方為我安慰所親得

卷六

書

保無恙刻刻雖萬里受管而憂親一念可幸無虞至
於此顧我後照佛門中作此則大人之高誼亦賤之
控私也幸望幸望與言及此情際可相解枉私布臨
者不任依依

簡周納漢

己巳秋得奉詩左右朝夕領誨益甚多且於難處間
百凡垂慈周詳同心之誼固於膠漆異姓之情厚如
骨肉其荷 恩先拜歸對父母妻子言未嘗不感
也一向棲勝惟林天涯海遠如坐井底恐不深悉無

從覓使亦難所託進已我心道阻且長非敢忘之也
任君舊體至得領手教情真義腴箴戒策勵至詳至
切待故人遐邇一體之情吾兄日進無疆之德具可
想見已銘之座在朝夕觀警不敢不祇服惜前凡陶
尹書不見至函任在此俱得所依託可免遠處相渠
能達之也眾間動定浣慰已深正儀報候傳聞

恩命克得生還相與傾歡竹帛以兄一身上繫國望
內切親懷海內同歡非但故人之私也緬想歸寧日
待伯母老夫人天倫樂事思孝兩全學業臻極知己

卷六

十五

之慶之況又當何如也其處荒僻獨學無朋遂成孤
陋譬之孤根之木生非其地時而枯槁雖不偃仆工
疏力薄求其參天拂漢之實不可得也吾兄志本固
而增益深刻寧微文獻志士林立日多親承義重服
樂日克日美其能勿恤予陋耶懷音夢想斯以為勞
任子報達謹焚香肅楮專託候間短什素絲火中遙
悃道遠心迫瞻奉未涯臨紙不覺悃悃

奉泉翁

舊臘黃司訓持身翰至約奉祝 聖雅曾以尊敬

君上以傳叙友誼此古道也名義甚正懿德攸心
心感名執敢不祇承僕時色喜心傾樂稱盛事但其
自己已蒙 恩賜還畝野足跡不敢預士夫冠裳之
列以隨班行禮歲時惟於外庭稽首遙致華封之祝
而已今日之舉惟願諸公同心一德敬而行之其觀
勝成志願足矣但條約讀數過中有一二未安者思
欲請上以既不預會嫌於出位又愚菲之輩見不欲
形之筆札祈候面請今月五日蒙惠刻通讀之而
前日所不安欲以請教者復感于寸心得暑路遠未

卷六

十六

得面晤姑以墨為通蓋此刻欲以傳遠且頗有闕誤
故不敢不盡其愚元旦祝 聖禮之大者祝後而宴
以敦宸好此則未安元旦一歲之始時節最重民生
於三事之始一在君為君在親為親故自瞻 天仰
聖之後亟當回家奉獻祖寢拜慶父母爰及尊卑長
幼以至於親友此生人之大紀天倫之樂事今不先
于祖考而親而先於朋友厚薄親疎之等紊矣於心
安乎若先行家禮而後赴會則非所尊 君矣此尤
不可竊擬八月祝 聖壽之日各家無祗禮是日可

以舉會惟元旦則祝 聖之後宜各早回復家之
禮另擇春中一日以補斯會似為穩當築臺祝
聖以崇敬也然以一人之私居另有創立羣鄉士大
夫車馬駢集而至稍涉駭異殆有未安昔者孔子致
仕吉月而朝必於公門未聞有另創立今各省鄉士
夫居城過元旦 聖壽多詣藩司或郡邑隨班行禮
亦未聞有創建若此者其自丁酉在告至癸卯俱赴
藩司行禮歲以為常前此諸公亦有同行者未為不
可此臣子居鄉之節示有敘也或者曰今在會諸公

卷六

十七

或以羣羣之年出門難於步趨或以京師之尊班次
難于序立則不若共詣先孝寺習儀之所上有
萬歲儀位香案可因而行之似有得體此亦一說也
若不能出則各就所居擇崇潔處所者設案行禮此
又一說也序齒而坐居鄉之禮是也但坐又分賓主
亦所未安祝 聖天下臣子之公禮莫敢為主宴會
一城士夫之同情則不宜專於主所若值會治事則
以序輪直所以均勞非主之義又不當獨煩三人蓋
此非一家之私禮也故序坐一以齒為上以數子也

席東西相向不面南俱餘敬也有拘者別席以避尊
也似為正當此二三節所未安者揆之眾論愈以為
然但未奉告其於門下忝有道愛之素且不敢自外
於一體相關之義謹述眾說聞於左右易曰君子以
虛受人詩曰詢于芻蕘此皆門下所宜優為採擇而
更正之以無難者焉若高明必以為有一定不易之
見而非淺學後生之所可及者太乙著示以解犀惑
以惠後學幸甚

與三州諸公止吳文川建生祠

卷六

十八

文川昨送聖鄉會劉子某疾病中未及詳看知真
為督府公立生祠事失督府公與某在昔為同臺之
雅於今荷保障之臨情誼倍切豈不樂承竊念此舉
未為不善顧在今日似有未熟自昔生祠之建必出
於國人之公慕思於既公之後今不起於黎庶而倡
於縉紳不待於公思而急於蒞事數月之始揆之時
義則未協質之事體似有乖況山海之冠彌布戎旅
之務孔殷萬姓倒懸尚未拯解四境氛擾全未銷息
聞督府公所門牌處發謀經略未遑寢食吾輩為士

民之望切杞人之憂正當同心商確地方事宜入告
以助督府公早櫟榷之績此上下遠近所欣心加顧
思見其成者顧未暇及而汲亡於立祠恐督府公六
非所樂聞往者自湖吳公外城之建舊年曾賊突犯
省城賴此保全數萬生靈皆童白叟莫不嘖嘖遺慕
乃今生祠之建逾時越歲未有成議何也不肖孤衆
繫衰絰之中不當預言外事然業有諸聞不能熱然
遂已謹狀竊請教門下望再裁於郡中諸公倘以某
言為然可轉達文川縣止之俟盜息民安功成議定

卷六

九

與沈學孔癸未

之後似未為晚荒迷昧越未知是否乞裁教
自南過山顧一餉即別稍慰風溫更增新歎川途脩
隔無由語三會晤以酌此生未完之責俛仰念愴耿
耿不寐朽生閒坐天山時時玩易儘不輕擲先陰出
則課耕策杖松竹之林看雲聽鳥六足為樂獨念習
俗訛虎象亡此學無人整頓舊時志友零落已半餘
者亦多應亡之出則隨世功名亡則詩酒和衆求
如曩昔詞林聚樂切亡思亡不可復得願望中惟吾

賢友與章純顯葉男兆楊肖韓數君耳葉楊正在寄
用之時純顯嗜學績文達之政事有可觀近六聞
降聞之報想是時局不惟早宜見幾也歸來山中事
業取之無藉用之不竭無求於人無待於外若得三
五同心全不玩愒虛度六足為吾道之助惟賢友圓
之朽有易義而純顯已詳閱數次屢書欲梓念易說
乃因歐章勸令隨日割記未知當否須得一二志友
再三訂析務得至當乃可入刻敬欲俟賢友與章君
共圖之

卷六

二十

與趙寧字景憲

敬者以廣遠南此疆理未周風氣洩漏保障疎缺且
習尚盜縮自生嫌忌是以來遊茲土無感乎玩易而
莫為之備哀此下民莫之救恤也非一朝一夕之故
矣即如會省近議一改設四西濠濠彩虹隨龍之水
環圮城郭以固風氣一建立嘉桂縣治聯五邑接壤
控制行究以保障地方此父老士庶百口同詞者中
間一二恐妨其所便者頗遊揚其說為之陰撓故先
平西河垂舉而未成嘉桂行勛而未獲遂致沮閣此

必伏列位公祖明新方可擔任協贊乃能底績昔年
外城之議自湖公祖采羣議首及二僕工力贊之時
以濱河居積巨家數姓弗使其私騰為浮誇以沮撓
之賴自胡公祖灼見而專斷是以成也人至今德之
而波感于僕工平生無他能也惟是眾所利賴則願
與達而成之眾所怨惡願與達而遠之非有一毫自
為也即新城內外僕並無鋪舍埠頭今西郊嘉桂僕
六無立錫之地在此則所汲之于成者非自為也想
眾皆能諒之我列位公祖亦能祭之也僕今老矣後

卷六

廿

來歲月知復幾何歟身在世間一息尚存不容少懈
於此二事以舊預謀云云所仰望于僕工寔知其為
益地方而不可已者謹并奉告于明臺望諦聽焉意
昨得督府書謂立縣開河二事歲之在心因兵冗中
力有未遑惟築堤一事已據舉行狀所謂急則治標
爾未暇治本也僕聞舉行開濬若立縣已下所司勘
議矣苟有利於地方不敢惜勞費因循廢閣也云
二日又得按院亦懷工及此謂待以征事竣應朝者
回方可定第舉行但又云建縣一事司中以錢糧難

措及如蒲東已設普寧長寧而今士民紛乞欲議裁
革故欲稍詳議之今業已更催促之矣云云僕得一
書不啻解脫附奉閱左右并再述實見嘉桂與議備
刻不贅然此之普寧長寧要僻萃渙似大不侔况嶺
東自建二邑後山路平靖盜賊衰息保障之類亦可
想見其紛乞議裁之者恐亦士民拘牽之見計小費
而遺大計爾不然則土木未隹未能安居亦未可知
近常詢嶺東人士則又甚賴此何所見不同也業已
舉之莫可廢也至於嘉桂則又萬萬愈此矣倫議稿

卷六

廿

附上望賜詳覽訂具日保障之功當與新安同而佳
勝倍之則又聞此中人民百世之利也西河改浚昔
年曾陪叅少松公祖諸公通行體踏食宜在打銅街
第十舖周邊隙地開通全不動民居前冬行時又同
鄉里陪郡邑諸公往看刻云第十舖似遠改為第九
舖僅拆小居十餘間爾近聞有主議在第七舖者恐
妨人家多至三四十間矣似與原議未協及蓋年督
府行文在大觀橋內十餘丈築堤大河近甚順便
已今聞在第七舖上下築堤離大觀橋遠甚舟楫出

入供至半途滯且察其流泉亦非完旋大與原議
未合是以眾望開引上流以濟不通視之曩昔尤為
緊要伏望公祖詳與列位公祖督之前役所議務求
至當開爰上源引幸節彩虹之水迤邐而會太平潭
東挹城廓而出庶風氣完固舟楫利涉始協原議其
開浚合用民田乞詳行公估務照時價分別等則給
賞或查新生沙坦優為處給稅畝即此承補是又簡
而不費順而不擾真一一查度日即停妥至于開浚
工力前督院屢有處金三千之說今督府尤加意地

卷六

廿

方者必更詳處也近得惺庵公書云曾面謁按院有
及此事六慨然能處千金如是則田價公費綽有餘
裕而況處給沙坦則價與稅大為便宜此中事宜收
煩公祖軫念地方推僕梓杞委曲詳對兩臺庶為區
處則二事告成地方之幸吾黨之慶也僭恃以愛不
覺煩賄伏冀垂情早賜玉成用答輿題謹啟

復洋山凌制府

薦承翰教悽亡軫念地方兩省人士舉欣心加額仰
藉尚毗羅定善後事宜脩閱駟儀已極周悉足以昭

達泉西二邑之設署是喫緊要務 廟堂主議無不
允協獨此件更煩覆議者亦以事體重大不厭周慎
意爾僕再疏至即依行無少疑滯矣四所之建以豫
異日添設賑治之基更荷良工苦心營治廣以狹控
制要害疆理安集計之久大者想經督行覈勘必得
風氣融聚善地庶可以阜蕃昌熾培植元氣以安善
類則妖祲邪氛自然消息惟此大務方慶分理有人
贊承程矩用對眾望詎意監而趙道修雅憂太奉讀
大疏云如失左右手其聞之殊增哽咽寢食不寧者

卷六

廿

數日及見會為李端才誠所著則又恃為慰慰當
祇承美遙想翁心當此百務旁午一段精神自流通
于上下達通無少缺遺足現忠誠體國仁愛惠民至
意而又能念及省城陝西河建立嘉桂二事助議
施措具見大意非素養靜定抱負綽裕易能乃此惟
此二端極知言濟外時念久有昔議向在都下時梓
里士夫已悽悽奉懇今春近野萊峰諸君同來見僕
謂其忝鄉望宜導達輿論不勝懇切故於素心更咸
感不吝自安焉者聚會議稿上讀尊覽特蒙賜答對

渠此云更有利於地方斷不敢惜費惜勞因循廢闕
及云築堤一節所謂急則治標尚未暇治本也斯言
也旨而遠曲而中三復躍然矧喜故敢斥附又前奉
憲檄下行權築堤謂在大觀橋內十餘丈築塞庶近
大海以便搬填且使橋河之水長流迴合方為美利
今既在裏面濠中斷塞離大觀橋遠且數百丈并樁
出入半途又更滯閘打銅街人大濠水又中斷而內
外分流亦覺未為週摠似與原行憲議未協故今日
所望以開通彩虹荔枝灣平濠上流以通舟楫以引

卷六

十五

源龍之水使之源長而環合有情則庶幾之生祀前
此更為緊要也復望亟行開復以濟眾懇此件昔年
里中縉紳以僕曾陪邱邑諸公隨下體踏已有成議
今添總憲正身履其地協主斯議者及某前歲行時
復蒙邱邑諸君明約再為體踏將欲有行以西師大
舉未敢煩遠茲定奏捷經理善後事宜已一一傳
悉憲慮餘暇似當及此倘塵岳念頃再諭知邱邑
最開通會合水口所在務求妥當及合用民田處議
費上稅款一一商榷周旋俾無一舉事眾善皆得

民庶永利賴之矣三子嘉桂之議已蒙施行亦乞為
早賜玉成至于錢糧則暫借永豐折色羨金足以濟
事是亦惠而不費也此項曾與局公未期衆面自
確業已承准但云不可為例恐後難繼也希便聞密
以此意諭之郡公當仰成也極知煩聒統乞鑒厚幸
幸

與鄧少川

早承光顧岳愛懷懇繼復勞手書感愧感愧相贈以
言古今所稱美事禮之所不可已者况文宗張公甚

卷六

十六

過夷兩弟忝在教育情誼日真郡博諸君又斯文相
與加之吾丈舊雅三者皆所不可斷但生自罪廢歸
廬抱病杜門於諸當道見顧間有接逕然一切報謁
之禮皆不敢往應酬之字學記志序碑刻間一為之
至于送贈當道則絕無所預蓋語默動靜不失其時
是之謂道天山遊避野人時義當如此守此已十餘
年向可泉公行時諸君亦以此見托生以此辭之容
相見諒吾丈相處已久獨不察原鄙人耶謹此奉復
華早為報達無別長之辭者可也草草未盡

與支文宗

前日歸自江門入城音謁兼承光顧晤對從容殊深
浣慰但未暇論及鄉賢名宦事體通年公論不明各
多冒濫固宜汰其冗者然必廣詢公論稽于耆舊數
其素履以裁去取庶于和衷協當昭往昭來俾益世
勸懲非欺小近聞各處遵奉勒合通行裁革固是整
率標準不宜有所阿好謬及匪人誠美意也但時遠
世移舊說往往新學無聞取決後生難免謬誤項至
古因會諸耆老詢悉疎坡名宦者故居茲斯會同初

卷六

廿七

漳人也及有一二冒邑不士也聞一槩汰之衆論譁
然異矣昨還省奉督指後是晚與諸老友酌會偶論
及此事衆皆起告以事所張先生名調者竟山陳克
主名激衆者南海訓導名世浩者閩人以名宦見汰
張陳二先生以鄉見汰李司訓古心古行為三學所
推重後復縣十掌教僕計借道饒時時特訪之見其
樸雅真實足取也至于張東山自登第拜部署即就
歸從白沙先生之學端居儉養數十年不詣公府事
現從兄之賢居處鄉之宜辭受取予之廉出處進

退之正弱然為邦家光也林見素王陽明及當時
按如高三峯公韶鼎公賢莫不表揚之竟山起自寒
微弱冠讀書至脩己以敬章往云聰明睿知皆由此
出遂一主于敬不設枕席者三年以遊庠序文宗章
模卷諸公頌其文行為十郡生徒式莊渠魏公繼至
下學請書無當意者至竟山講思無邪章甚警切時
師生並稱有不能畢述入尊諸閣待茶云吾以為古
人也今何幸因堂莊渠覽志古博竟山力贊其首重
社學佐成風教後以一二子自尊大者為衆所排竟

卷六

廿八

山能先知卓見悠然物表盡釋羣疑至事兄如父終
身偶坐鄉學宴錫銀物悉歸于兄四十喪偶不再娶
萬學明志安貧樂道茲松洲白沙而有得者仕建寧
見吾陳君謹脩誌列名宦祀于學今祀于鄉通省庠
序不可多得者聞一槩汰未知起于何人出自何
意夫此數公者祀不祀何足口頃竊以斯文仰揚風
教興替攸繫維維公祖主持十部公論特申衆悃仰
冀明臺明博厚謙益教養于張陳恭李數公特遂
舊祀庶通行各郡邑慎防泰取務協輿評倘有差誤

不妨更正庶振興斯文風勵後學誠于吾道有光
時風謹奉寶于喜明幸賜裁察

謝冲宇顏先生

海內交遊中稱明公實學懿履為斯道宗盟金慕
久矣竊以主遂論心實請為平生歡舊冬蒙棄憲副
牌致名製為拙稿光重盛請感塊交集此稿乃閨微
二三友與君吾鄉之盛運皆微拾于散逸之中棄而
梓之迂劣之見管窺之見大非作者顧屏君子之
章獎與逾涯使息無任中間點化提更明切懇至

卷六

三十九

三復仰精邃自得迥出綏格其不材益動就正私
衷獨念朽德不堪遠道題首四明神思意往悲綠葉
使弄楮附候興居兼中謝小 願荷微火寓遠情非
敢言禮統冀道鑒未宣

又

馮令親轉致雲翰城中名詞之惠祇拜嘉映易勝感
載三復教古道義衷洲切磋樂石肯謂同心斷金言
以如蘭幸今見之其銘諸座右以時觀警獨念寡陋
總角學道白首無成時思益友以翼不遠海內同心

如公素切時依欲一樞衣聚首請益而不可得藉藉
來教謂千里心期時日晤對庭派無忝念主翁則
端點即美端萬里固同堂也敢不矢勵慎修求無負
責成至意行止卷舒平生則有成算每慙薄劣在昔
叨叨已逾涯分今朽顏垂盡更何能為益自解組歸
來已漠然如聞雲矣學者到老思善叢結孔子加年
學見不見是而無悶不為乎世不成乎名則又超于
塵世之上者而況以不完之行句反未必是而人弗
見是尤為猛省益地也晚年功課惟此尚當進步
終日乾之一息尚存不容少懈庶幾無忝所生惟望
明公時時惠教不會猶會也馮使報便肅布中覆與
居敬率不備

卷六

三十九

答黃序博平南大令

近士人來自西粵稱循聲藉甚喜慰無量山居缺使
無從致候過承存問辭謝情稠曷已中稱歲即官上
應列宿日與蒼赤相親嘉謀美意頗行而夕致之民
明道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愛物於人必有所濟此正賢
友今日出身加民生心發政時事也視民如傷四字

當求不愧清慎勤三者實為居官要妙之門惟賢友勉之出而治事入而事親從兄天壤間至樂事也老朽近以檢閱載籍過勞目力作熱畏明今皆束之高閣靜攝以俟平復使紀布謝無致規益賄賂草草惟鑒

答劉素子論春王正月書

春王正月晨時與沃水鄧翁評論有說筆之舊稿失之久矣今亦莫能詳為記瞻大意謂春即夏之春正月即寅正月書王者以春秋本公魯魯國則稱公此

卷六

四

稱王者示王朝太統之義也先年云以夏時冠月者決非孔子尊周之道為下不倍訓已嚴矣改月改時之說元為無據今亦不談一一詳記舊稿大槩古之帝主重登極即位改名號以一天下心志易服色以新天下耳目所以示大一統之正也大槩夏以正月登極紀元商以十二月登極紀元周以十一月登極紀元三代不同孔子參而酌之以為不如行夏之時以就之者春之端為正也亦猶冕與輅之言爾至于正月悉皆歸于四時欽若故授以殷正四仲之

舊非真生夏為然也陰陽虛實時迭興循環不咸後天而奉天時一而已何紛紛乎設易之辨此意不肖看得久以定若筆而象之茲未能也各再圖之

與司理魯公祖

伏蒙推念建坊一事僕自忖非時控辭弗獲日間委官仰承德意躬行體踏已在大市街定基擇吉與工亟承明臺親臨俯賜移出小市街口以聳觀望僕豈敢不承但里人羣來山居云大市街弘濶五大餘與眾門路不相妨若移出小市曹花街闊路僅二丈須

卷六

廿二

而遷折却人居數間乃可成址亦見勞以視之大市街昨所定者中正弘闊不擾民居大相迥庭獨小市細民下情難以上達若僕則不敢以小大有間而慢易之也夫闔境士庶在明臺則為同視之仁系梓鄉邦在不肖當切一體之愛是以寧懇辭止庶不舍此病彼况年向順逆方位休咎亦古相察卜擇正理說者謂今年東西向道順利南北不宜作興晚間小市街東西居人羣然喟喟慮家室生聚年辰最忌北方故二請待來年之說然則益不自安是以控辭

以求傳止真表彌切可資神明今承開諭謹以眾情
并由于明臺仰冀早賜裁察借重高車再臨查審原
委蒿穢裁度至當庶居鄰安妥獲兩全而無害天時
地利集人和而咸宜僕始敢承命以受成如或速煩
更易析却遷移決不敢拜賜以貽誚額俟裁示以遵
作止夜分具復朽陋匄率統祈慈鑒

與羅山中

春端出城待奉晤對夙心久慰時以賤腹病憊亟還
燕居未罄室展貴邑羅山公後高北豐日齡輩暨諸

卷六

廿三

生連日宵而銜坭過訪山中脩言適是耆考僉呈羅
山公特祠以崇報祀業舉于邑欲吾黨結紳協成表
揚此義舉也羅山識時知命神猷憲慮竭忠勇以保
鄉邦奉版圖而歸真主使嶺海免罹兵革之害保
全萬姓之命以勞定國以捍大患視之臨安錢王功
不啻過之是時聖祖錫命封伯用章顯報乃不
再傳彼後嗣被烟熏註累削爵則後事也與羅山完
名上節原無干玷今止祀之鄉賢而無特祠誠為缺
典與缺典論素稱歎嘆今日之舉甚愜公議士民既

已舉衍居黨尤宜據贊其生以公為邑望欲公力為
倡率或集鄉紳同詣諸當道請為詳達或聯名具書
申懇以玉成此舉僕雖朽陋亦當附驥冀觀盛美誌
生守俟力疾布楮草率惟鑒

答滕少松中丞

台旌之別五年也江津容與少酌道真規不能稱舟
遠送殊切歎懷乃尊懷不以遐遺度閣孔上翰惠並
臨情深誼賸且厘慎節精神之教武公暮成之旨其
迂陋朽夫也曷敢方駕先哲然知己萬里之心則既

卷六

廿四

銘刻之美竊惟明公秉心塞淵忠信孚感三治廣土
士民翹慕德政遠邇前倅如一日斯民直道而行之
公于今見之茲而入柄樞軸日進無疆吾道之行膏
澤弘沛又非直廣人瞻企之以兩也願俟願俟者
制府移鎮會省兩獲瞻對過承優禮詢及易說亟欲
行梓其辭以聽見俟乃言乃呈諸所憐亡皆推雅愛
見及便間為道意聲謝適原役來山居報便立取回
狀語布附謝並致候表匄率冀鑒

答戴梧臺

戊寅夏舟過章江。水悟。則至。至。盛中。歲。別。計。八。餘。
載。林。居。朽。僻。無。從。致。候。日。當。數。年。樹。績。不。聲。為。鄉。邦。
知。己。先。重。顧。以。持。正。不。諧。時。局。道。難。容。自。昔。稱。歎。
然。士。君。子。樂。行。憂。違。自。信。自。樂。何。足。加。損。耕。莘。釣。渭。
不。失。故。吾。仰。事。俯。教。日。乾。夕。惕。莫。匪。進。脩。之。益。獨。念。
韶。光。易。邁。空。谷。寡。音。師。友。寒。士。才。立。寡。助。非。尚。友。千。
言。昌。能。有。成。惟。賢。者。勉。之。出。而。未。用。究。大。用。索。乎。遇。
也。居。而。守。先。生。之。道。以。待。後。之。學。者。存。乎。己。也。惟。賢。
者。勉。之。入。秋。涼。興。仙。舟。倘。上。會。城。能。過。南。山。溫。話。風。

卷六

四十五

昔。訂。析。疑。義。共。進。斯。道。以。非。時。與。之。所。能。禦。也。顯。
企。願。企。何。生。道。思。湯。山。居。承。華。翰。披。布。而。直。采。或。雅。
託。且。憐。表。章。羅。山。公。化。典。甚。盛。心。也。羅。山。公。彈。忠。
惡。慮。保。境。安。民。畏。天。知。命。機。萬。古。功。德。正。而。起。數。
猷。勸。鼎。彝。視。前。代。實。錢。地。美。詞。輝。乃。今。省。少。竟。無。專。
祠。匪。祀。典。弗。彰。而。兩。廣。士。民。懷。恩。報。德。之。心。寒。曠。匪。
酬。僕。昔。與。富。道。一。知。己。曾。致。函。款。竟。以。吾。鄉。士。紳。
未。得。盡。一。會。遂。茲。得。賢。丈。首。念。及。此。此。不。但。一。邑。一。姓。
之。社。也。通。省。士。庶。老。稚。何。良。不。聞。貴。邑。耆。老。已。歿。

呈。又。得。賢。丈。懇。之。邑。侯。託。已。通。詳。此。機。會。時。宜。之。所。
暨。也。俟。行。動。之。日。敬。煩。道。從。出。會。務。通。約。省。郡。七。夫。
為。之。詳。訂。道。達。事。必。有。濟。如。是。則。國。家。崇。功。報。德。之。
典。庶。乎。不。墜。兩。度。衣。被。表。章。之。恩。亦。藉。火。中。吾。省。司。
心。義。舉。之。正。咸。得。之。矣。道。行。速。謹。布。遐。表。餘。僕。面。
晤。始。悉。臨。諸。神。馳。昌。勝。耿。云。

卷六

四十六

天山草堂存稿卷之六

文

傳

銘

記

曲江縣改脩學記

嶺南文獻之盛前代蓋稱曲江云古今人謂南人入
相自唐張公九齡始天下稱曲江公而不名余襄公
靖仕宋為慶曆名臣二公家世咸顯赫列姓濟美蒸

卷六下

一

蒸然與中州埒顧今之物厄塞且百二年豈人事氣
機汙隆否泰有相為感召者耶諸生則以爲學校賢
子所關學記教誨士習以急故恒汲汲以改學為首
事按是學宋時在城東白雲元人脩之我朝天順
間復脩之弘治十三年郡守蔣欽遷于府治東漱隘
且圯前兵憲劉公穩欲改未果通嘉陽李公渭東守
是邦政通人和百廢具舉且以起斯文為任謂諸
生得以請公曰吾責也借其佐蔡君曉王君嘉會
君承惠詩也尹王子繼芳及鄉紳清江今黃子成

登陟原嶽至于峭峰山麓觀其流泉下有鳳凰池洲
澄可鑑蓮峯當其前湏江武漢合流于城南公顧瞻
曰伏哉天先發斯地靈啟秘高朗清曠無以踰此金
謀既同請于撫按督學諸公咸報可乃易學宮及明
桂書院舊址得金六百有奇外此皆公與王尹捐措
不以擾民詎吉定度鳩工集材以逢慶己巳十二月
日經始俾縣丞葉朝鎮主簿梁柱芳董其役庠生
龔祚卞漳者民周杞使繼統督之學之制若大成殿
若左右廡若戟門若奎星門若明倫堂若兩齋若啟

卷六下

二

聖祠若敬一亭治息庭亭成鼎而新馬壘而設馬而
偶焉榮馬序焉備矣明年月日告成事公率僚
屬師生謁馬入門及階曰禮門也義路也君子所履
小人所視禮成歷階而進瞻視廟廡曰美牆如見誦
詩書論世考人是尚友也降階句右廡入西行數
十燕為明倫堂升馬口亭所以明人倫也登斯堂也
容有不忠不孝不友不悌不忠不信者乎得無惕然
訟翻然改乎悟寐人人懼然省懼非若于訓由堂後
而東禮殿聖祠揭敬一亭曰一者中也敬所以精而

孰之君子莊敬日強德惟一動而不言縱觀於舍至
息虛亭曰君子之於學也歲焉倚焉息焉焉焉讀書
窮理皆敬一事若徒汨沒口耳則以書博利雖多美
為白少陳子有言為學當求諸心以虛明靜一為之
主雖古人書庶有契合不為影響依附以陷於徇外
自欺之弊此心學法門也人心與太虛體同常虛常
明常感常寂惟不知止而蔽於物則不虛善學者不
物物而知所息且其所息不息其息自生且周子
言學以一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真陳子
言學以虛為本致虛之以立本也戒懼以閑之以致
虛也二子皆學孔子而有得者故言旨而盡諸生學
周陳之學以造聖門之奧行張余之志以達三代之
英則曲江全闡播于無極詩法市世榮怡龍利忍負
人國家者匪惟昭銷吾黨山川且羞之諸生唯上既
而請曰名言在茲記諸公然之貴諸生來徵予言
未幾公赴廣興過申前請復命諸生以復諸生歷
述公言差次為記

梅嶺重修曲江張公祠記

梅嶺重修曲江公祠者何重報也勸也初嶺路未開
廣人皆取道樂安通陽而入水陸行僻山復層巒絕
壁鳥道峻嶮行者病之開元四年公為左拾遺上議
奉命蒞茲土履險阻宜碑慮布畫於是鑿重關為周
行羊馬駢連風氣流通實嶺海內外無疆之休夫公
之治嶺之猶禹之治水也罔崇利導不食為能昔人
觀河洛曰微禹之吾其魚乎至今嶺路之行思公之
功而不忘者以公之利民速也公祠處于元人遺戍
明當脩之幾久漫漶不治日就傾圮嘉靖甲辰公仲

春六下

四

弟殿中公裔孫惠安中峰公奉命總督南土過謁
慨然曰守土之責也欲新之廼為文以告明年詔侯
某以其事白淨峰公可之衣白額臺某公某按院某
公某督守巡某公某口公亦咸可之於是經土理財
考度定制紀行與敗者見堂宇門廡翫為具瞻過者
樂而觀之是役也重厥事者某口相慶成者某口工
筆自為一夏越丁未仲冬落成同侯某戴某子某將
淨峰公命俾予記之某公鄉人也素仰公義不當辭
為之言曰公為唐代名臣文章相業炳耀史冊如柳

安社稷之靈常羅仙客之寔封上千秋金鑑錄其風譽
謬為大臣典謨其最重而難考則寢惠妃之諱此貴
妃之諱則本賴以不搖之于請誅祿山以報後惠慶
深言切惜明皇不悟遂至乘輿播遷四海受毒難曲
江二祭之已昭矣公之卓見忠猷繫國家安危類如
此及以直道見黜安義違命不介戚若公者孔子
所謂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者也庚嶺介江廣要
津四方之學者往來于茲謁公祠瞻遺像之攝藥者
仰其文章事功烈者慕其相業尚操節者思其風度

卷六下

五

安社稷者鑒其先誠誠以直道見斥者慰其安義以
奸邪被逐者懼其靈耿仁者報其利澤貧人覩其纖
跡是祠之建實所以昭報勸而廣風教也詩曰周道
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信乎公之道宜
于天下後世大是為記

督府吳公生祠記

生祠之古也華輿情之公而定於太思之後則撥諸
義而協雖古未之有可以義起者也夫義隸于情仁
公乎感順感則有思有思則有報故祠也者所以永

思而崇報示不忘也廣省南城新太平門內有督府
吳公生祠者蓋以義起者也會城外環海而居柳北
鮮水之庶蕃雜何啻數十萬四方避地流寓與遠商
大賈衣食于此者又不下數萬物產所宜及番舶珍
奇居聚于此者又不知其幾千百萬自倭入犯江南
垂涎此二耽虎視已非朝夕往曾翔駿西指幸颶
大作輒為壓溺天意海靈不無有在然人心洶已
懾矣嘉靖甲子柘林戍卒索餉突至省城以得處
率眾三人上下震驚訐然束手城外居人奔徙入城

卷六下

六

陪仆踰蹊蹊者無算公時駐節嶺東聞報亟移檄撫
諭渙散黨與執其渠魁戮之海上還鎮會成集紳
父老圖經計歲時議者欲於沿河楸木柵以防衝突
公曰走費無益孰若一勞永逸以昭久安吾于其外
城之若何士夫國人之有識者贊曰可公于是高于
樓院我渡陳公某青田陳公某登藩臬諸大夫議既
定指授方畧俾廣守王惠君某番馬騰侯某率其佐
屬經理其事東自永安門迄南而西矣太平門為城
一千一百丈有奇高二丈二尺厚一丈八尺櫓樓鼓臺

若千座大門四以便車馬小門若干以便貿易東西
水門二以通舟楫審地定之鳩工集材百兩具脩均
而且節選委分營不敢懈忽不數月而長城毀里截
然肇用隆慶丁卯公推佐本兵還 朝戊辰六月渠
城曹一本燭虐海瑞黨類滿彼時總將馭脩失策
賊糾衆尾其後直犯省下河以南及新城外東西無
不積惟荼毒獨新城完得保數萬室廬以生百萬生
靈之命賊去於是居人士女欣之然舉手以頌曰微
公吾屬其枕藉干戈將靡孑遺矣今日得安全以保

卷六下

七

有室家者非公賜耶流寓羣衆則相謂曰吾屬避地
趨安徽公則如水益深胥溺何援今日得及居差處
者非公賜耶市而賈者則曰吾屬辭父母妻子遠涉
利途微公則死且無歸矣今日幸生存得保所有者
非公賜耶於是相率捐資拓地建立祠宇為堂為室
為門若干楹垣廡緝之徐階翼之檐之然脩矣肖公
像中居之春秋伏臘挈壺漿縈祇脩謁薦既而復相
謂曰祠成矣不可無記述以垂不朽然必於達古而
不苟於詞者父老相率來謁謂予首力贊議以成斯

但宜有言某以不文辭衆申請益甚遂言之以識吾
感夫庸衆之人可與樂成難與謀始自昔記之矣明
於慮患而思以預防視人猶己而惻切一體是之謂
有方之民作率趨和協力圖成是之謂易使之民遷
無可否而因人成事是之謂蠢愚之民賊便則奪見
利則趨幸災樂禍陽合陰離以僨人之事是之謂徂
侮之民蠢而愚者易動徂而憤者難馴恒情則然也
昔公之訪斯議于予也固利之難徇為游訪謗辟口
附和危惑衆聽公申詞戒衆我為汝東人造福築城

卷六下

八

觥俾保我黎民吾青也有沮說者按以法乃議定而
事集戾良之變擇定樂患黃童白髮感喟今昔德公
弗心義之挾疑而危動人者怙然魄服而亦莫不思
附後奔之列噫嘻慈茲祠之所由建所謂撥諸義而
協者也予以是而知人心之天定而君子之所為非
庸衆人所識也故樂為記之以貽來者

重修翰林院檢討白沙陳先生祠記

白沙先生生都會里俗悍先生長遷白沙小廬山下
築春臺壺碧玉樓奉太夫人居之先生篤志聖學德

成道尊天下學者稱為白沙先生東西使節取道進
謁觀風者欲于居南建道德坊以風來學先生止不
可乃改創為嘉會樓今歸然屹于江門之濱過者必
式萬曆辛巳冬維相泛舟江門謁先生居里偕陳子
吾德行釋奠禮其孫觀先奉遺像設位為祭禮咸歷
觀舊廬臺鞠為草莽櫻半歌圯樞躡蹀躞不能安履
遲四久之大令袁侯奎至自邑相對太息有改創之
謀壬午春制府臨武劉公堯誨遺金五十議遂決陳
子吾德登邑博蕭子端升馬子堪郝子神各捐金來

卷六下

九

助越歲黃陽郭公應聘蒞鎮以諸生之請撤瓦徙宜
舊處務底厥成為文遣官祭之于是袁侯得以行其
職捐官田若干畝計直若干金召巨室出資董厥役
而歸之田應之者乃先生門人聶某之孫某矢志殫
力以隆茲創拓樓後隙地建于上為碧玉樓日前接
唐為堂三楹祀其先公與太夫人扁曰貞節存制也
中建祠三楹曰崇正堂以祀先生四方學子謁其威
在此祠前為堂亦三楹賓客告虔式燕亦成在此扁
曰春陽堂之前為門扁曰聖代貞儒志實也告成

袁侯致書山中賁言為記予曰維柏責也栢自薪貴
猶知正學杜局請為篤信李延平默坐澄心體認天
理之旨夙夜端省弗敢有懈逾二年出就省試計偕
至京師取友天下祇見侈談玄虛依傍光景覘其行
類多不掩同心觀磨鮮富意者疏歸西樵山中與一
二同志靜脩討論時諷詠先生詩教風已手有麟世
同然之感及得白沙子與京中初稿參玩要旨竊竟
先生之學先生嘗自言曰僕年貳十七始發憤從吳
吳聘君游然未知入處比歸白沙杜門不出專求所

卷六下

十

以用力之方既無師友指引惟日靠書冊尋之累年
而未有得於是舍繁求約靜坐久之然後見心體隱
然呈露日用應來各有頭緒來歷如水之有源委始
與然自信為作聖之功既而又曰道無動靜也無將
迎無內外尚欲靜即非靜美善學者主於靜以觀動
之所本察於用以觀體之所存動靜周流體用一統
然而識之而吾日用所出固浩浩其無窮也故曰歲
而後發明其幾矣然而斯存道在我矣此先生學力
功業焉時偕進真積克實剏致光大歷可觀述如此

始得于和淑而終身服膺之者惟先生為得力程子
有言孟子沒千載真儒慨自漢唐晉魏以來訓詁
支離溺于影響清談頹悟淪于虛無見鮮搜玄競肆
幻妄詞章踵酒何異昨優入宋理學大明濂洛關關
諸儒並起其間尚有不免各守師說拘於角勝之私
矜勵局持昧于自得之妙高瞻不疑多欺允蹈之實
易簡直截未底涵造之純求其智榮禮卑下學上達
到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蓋自漁漢明道
以來惟先生獨得其宗是故由先生致虛立本之教

卷六下

十一

以深造靜合一之妙過則聖及則賢不及亦不失
其合名是在吾同志法先生事親狀兄之寔以致謹
于家庭宗族之間則可以稱孝稱弟是在其後昆黃
先生樂易溫良之德以敦睦于黨里是在其鄉人道
德齊禮平政明刑迪民知方以崇經歌之化是在良
牧作率臣翼長壽歲失以崇成人之美是在明師矢
旬今生於斯居於斯游於斯仕於斯學於斯各思奮
起于先生之後庶幾崇重之道有在也

新修文昌橋碑

新興古縣與邑僻在萬山千然川岳清淑之氣自昔
間出偉人主著號於庶民賜康年乃然後不致民疲
於決德刻於侵漁盜賊虎豹彌布山谷兵師頻仍訟
獄繁興故士庶無定業民鮮寧宇迹逃四出戶口衰
耗其故已非朝夕矣隆慶壬申歲全縣王君以名進
士出宰廣寧賢聲旁達監司上牧與邑侯至逾年政
通人和百廢具舉邑東北故有橋圯而弗復者三百
餘里者苦之侯往視喟然曰橋梁濟通國官所先
觀其流泉詩人所重茲為忘陽高唐孔道以邑水

卷六下

十一

所出非枯則閘欄空曠流直而駛堪與家以為大忌
小故茲土亭履視耶遂因士民之請鳩工集材捐俸
金以為士民倡士民踴躍爭先輸資協力萬曆元年
孟冬肇工架木為樞閣以祀神更名文昌茲役也費
力浩鉅且富衆流之衝一雨輒溢工難以日月計是
年十月弗雨至明年四月乃雨一鼓而事集勿亟而
子來往與邑取石必於廣之西樵遠數百里費漫不
計侯召工問曰邑境羣山中豈無石可采者一工告
以本邑年累有失石可用命取之皆堅瑛遂用之事

省而不伯人謀孔臧天心默相不數月而告成於是
往者來者行者游者農者商者老者稚者徒而跣者
車而興者由弗病涉履若坦途且交鎖會流悠洋留
頌風氣還萃茲邑之興厥昌且熾邑人士舉欣欣然
交口頌侯功諸生以鄉紳紳書偕諸耆英造予微言
勒石以垂不朽予時伏疚孔懷未有復也逾數月諸
生偕父老復來申請益懇予進諸生問曰公論出自
庠序斯民直道而行世之善仕者得于左右未必得
之諸大夫得之諸大夫未必得之庠序之士得之庠

卷六下

十三

序之士未必得之國人之衆侯若此而豈徒哉諸生
前而言曰侯篤志于學政教之教達之政皆本諸其
身念與士模範而寡聞也則書院一區以漁溪陽明
三公曾過化吾端安而祀之日與士夫庠序及民間
俊秀者羣聚于中商析與理月三課諸生經義以豫
制科之選雖政務旁午亦弗少輟其嘉惠後學惟
不倦故諸生翕然樂從之遊邑有群虎恣噬人使為
文詣神祠之虎患息則賦流毒鄉落侯命其捕逐
且立告以守民藉安堵民以司吏通負運累流移者

便清其積弊而遷集者其衆至其端嚴明恕祛奸剝
蠹禁兇保良善政亦易殫述故闔境耆耄舉手加額
謂百十年來乃此睹聞予之矍然喜曰士君子知一
體之學以豫經世之才然後可通天下之志以成天
下之務蓋天地萬物莫非吾體識得此體雖責不在
己苟見天地萬物之不得其所百職庶政之不得其
理猶皇仁有不吝慈然於心者而況身其責者乎
責在則其心愈不容己苟有濟於吾民莫不殫思竭
力以盡其所當為乃世所謂善仕者往往牽驚於法

卷六下

十四

制之末以從事於簿書之煩尚且違背機警以便私
圖視民休戚茫不相涉予嘗以此概論今昔而深歎
之今侯之振顏舉墜祛蠹聚歆汲汲然思以濟吾民
故一舉事而不莫敢不順承是之謂弘一體之學以
通天下之志豫利用之機以成天下之務觀於今茲
而異時速者大者可從推矣予故樂道之以告來者

傳

陳克山先生傳

先生諱激表字元誠號克山南海人也少孤貧出就
小舅黃金工客有兄先事者曰此子狀貌非常英為
藝此他日所就必大異人科第餘事爾舅聞之謂其
伯氏歸先生遂得專志於學時甫弱冠書字多未識
伯氏每指授之餘月勇至先生請曰某於書每由請
要分詳力行苦不即詳竟曰書有集傳讀可解先生
愈加奮發齋居設孔子先師神位朝夕禮焉恒計勤

卷六下

十五

清以自罰或立或跪託先生之曰激表而有其過
盡改諸深自刻苦家人罕見其而不設枕席者二年
倦則憑几少息復起明燈正衣冠而讀常苦強記因
讀程伯子聰明睿智皆從此出喜曰得之矣自是動
靜起居一主于敬故頽悟日開豁然有得其詩曰聖
賢有青編屬我由來心玩索徒以久涉躋應難尋屬
航覺溟濶騎驥疑山岑求之必有要反之在吾心此
考久以定聖賢無古今每語人曰須將論語熟玩力
行作聖之功在是矣後出從師居某居扣其學大驚

曰聞子學未幾時今若此無以益子矣請辭先生永
別言動端嚴同門憚之或非之謂之時方仲子在列曰
子所為乃古人之學非吾輩所及方語其弟文襄公
文襄最先加敬後與古同客貴者易何延矩游聞白
冰之風而志益奮勵比游郡庠督學章公極以德行
廉之素其學行於學政頌為十郡生徒式藩具有曰
自是咸重先生咸憲副王公大用首禮於其廬既則
皆學余公本下車命請先生居惺然曰吾以無官
人也何幸獲與一堂耶甚知此重者居上上又皆學

卷六下

十五

魏公校蒞學說書無可意者至先生說詩三百一言
以蔽之章公甚稱獎遂與論極其妙喜溢顏色諱嚴
延入尊經閣細論心性輒以為不可及考校以德
行居第一賞其文曰心學淵微深造自得以考友稱
之尋佐公復古禮興社學郡邑孩歌士風翕然丕振
嘉靖壬午領鄉薦為公命列郡生徒以師尊之先生固
辭乃踰嶺泉石日與梁子賢鍾子景星劉子模游處
不樂昌黎子矣知亦時主己丑授建寧教諭生徒常
讀一切却嚴而以身心之學倫理之懿諄口訓誨士

子多所興起督學端峰即公銳按邑屏素聞先生名
殊禮重之從察雙江鼎公豹按省設五經書院成聘
先生主其事至歡嚴之公與論學大稱服以上賓禮
焉未幾陞國子監助教時太宰某公昔惡廣聞先生
名賢見之偶以故不赴憾之至是陰使人以利試先
坐先生不動反加敬服居國子數月以病請改南至
姑蘇復疏乞休會謁雙江公延論旬日贈百金為歸
計因之雷陽耕焉先生志在食力道數奇屢饒窘益
甚遂歸五羊居北園蓬門簾食談道自樂松栢兩在

卷六下

十七

洛城里得相與朝夕商確多所裨益先生氣貌涵養
如楊休山立其體清越磴若金石人聞其歌莫不陶
味閒製六虛琴準古協度以雷張自況詩律江門雅
趣大畜尤奇古又究心字義莊渠公著六書精蘊時
多問析平居寡言笑至與同心討論則終日夕不倦
嘗有言曰學者立志貴剛觀之乾為金三百鍊斯純
純斯剛吾人之學法天非剛不可又曰以吾心善念
之微敵百邪之攻正如盪水勝車薪之火苟非終日
乾亡頓挫警惕惡能立而不變故曰尊德性而道問

學惟尊則不屈于欲然後無以尚學以充之成性存
存道義之所易崩而天下之理得者蓋如此又曰聖
人之教小處即是大處淺處即是深處故曰下學而
上達近而遠隱而彰也或問先生曰學患無師先生
曰天地萬物皆我師也或曰此廢師之說他日質於
莊渠公公曰物且師之何謂廢師有疑先生不講學
先生曰孔子教人為學未嘗徒請其問思辨三者盡
歸篤行上收功必真知實行身心內外無媿聖賢之
所為乃謂之學若徒事講說雖日臻要妙於身心何

卷六下

十八

與大抵先生之學務自得致志趣凝定踐履篤實年
未四十喪偶黎氏矢心不再娶事伯兄終身偶坐財
帛不入私室雖屢空裕如也嘗嘗其居國文表公
乃出賢復之以居先生先生雖居國然終遷其務文
襄公歎曰固於介矣厥後霍文敏公貽巡大陳公大
用余公先後先疏薦洪公垣致禮來助督學吳公鵬
時過論難錄其子鑑於學以衣巾還侍時先生已家
有孀孀終終而見也於人人如此壬寅十月先生
同鄉子元禮元陽元樂楊子佐鄧子珍過予論學至

夜分見先生於思頤咸成訝之別二日先生病予與
夥子往候心子元樂許曰先生病亟矣為之召醫越
癸卯正月予還 朝念厥後事乃謀之巡院姚公虞
命有司以二十金助之二月初十日終于正寢文集
公助之杉棺遠近同志來賻贈者甚眾然喪事定鄺
以兄榮綜理馬子拱閣閱邵武乘載先生官跡甚悉
有司以祀名宦請予可之此歸與諸同志議表墓事
於是鄉先生湛公若水倫公以諒王公漸遠李公綱
區公深李公文綱先公桂奇各以禮來助皆舉可泉

卷六下

十九

癸公克廣博來與議敦祀于鄉賢祠表勸也劉子模
鄺子元樂各為序說以識先生學行之詳栢則本而
為傳云

中離薛君傳

君諱侃字尚謙湖陽人也號介軒後結茅中離山
學者稱為中離先生幼穎邁有志年十九補弟子員
侍讀薛公疾乞孝比棄養哀毀盡禮人皆稱之庚午
舉于鄉甲戌赴南宮不第聞陽明先生講學往師焉
丁丑登進士自諡曰吾斯未信矣以仕為馬歸再修

陽明先生于度湖士學未知要君歸與楊子士鳴兄
榮請明于金山之麓士多信從年已還京授行人奉
使行人事護謁太宜人訃殯絕復蘇五日殆食喪事
墓側晝夜匪懈起復入京適陽明公訃至為位興隆
寺率同志數十人朝夕哭馬求使山東暇即王氏家
經理其事遂自越及魯謁孔孟廟集多士大會于嶧
山列講義以紀其歲并輯司詞再還司正疏請陸象
山陳白沙入祀 廟廷 制從象山又疏復舊章早
定 皇儲詔速廷鞠時當道者顧指羅織刻求主使

卷六下

二十

君對曰為戶盡忠舊典可復則宜上陳乎生所學何
事矣待主使又曰明友君父豈有鬼神首可斷心不
可欺百折不回聞者壯之直道事人威武不能屈誠
丈夫哉既免歸山中日與士友講習既而平諸士白
當道立祠崇山以祀陽明榮勸也江浙諸友寓書期
會君欣然命駕至安成鄺子守益吉水羅子洪先皆
為青原會長四月入浙居天真草集同志式敦師訓
以廣教思學者不惑於良知之旨君之力也返遊
雁序久且 卜求先善士則某副玉壺精舍居之命于

是學馬惠州開風實業大有興起已巳秋還潮冬以
疾終于家著研焚錄圖書實踐行于世君性簡嚴見
善必為不顧非議念昆季子姓顯威地規立訓以戒
族黨建祠增田以崇報先鄉約表節義以勵風俗其
諸橋梁河道開闢墜淫凡可以興利而惠其鄉者固
不彈慮盡力以底于成人以此德之晚蓋弘道弘遠
克然有得發揚宗旨承承要理學陽明而得其宗者
君數人而已同門紹興王子幾許子德洪泰和歐陽
子德孟稱於栢栢心慕之此按閣道志一見如平生

卷六下

廿一

邑溫而氣和言簡而中理虛受唐善於然物未望知
為有道之士吾廣自沙先生鴻道江門獨趨聖域
時有若南川林子光也所張子訓見知頓悟不說所
傳最後則有夷山陳子激表起而卓立潮之楊氏兄
弟與君之姪宗鑑皆曼然有志者無皆先後即世潮
幸有君且居東時地適竊自慶數遷侍左右徧得
山水以事所頌乃蒙歸則君不可作矣嗟已哲人之
薨能不悲哉山川遼曠東粵莫莫益已宿昨秋叙投
維復其懷識者之懷天願奪君之速才幸鮮助報不

重悲哉已巳秋君仲子集持司直君僑於行狀未
揭予山中請傳其不文敬采其畧而伐木空谷之思
因以表見云

忠烈太華李君死事傳

予讀太華李君行狀悲焉作而歎曰嗟乎生死誠大
矣世之委質受託奇命者豈少哉新命河湟漢苟便
身圖至臨利害甘心殉難即負人國家亦不遲恤若
此世何賴焉攷之載籍上下數千年所記述精忠大
節者亦惟嚴穉張許顏段陸張文山段若子此其表

卷六下

廿二

表者爾茲以太華君所事觀之則何希數君子為君
諱先歸字唐遷別號太華世居番禺為生負異質早奮
賢科嘉靖丙辰仕為寧德令事德瀕海下邑民苦客
戶漁害加以倭寇欽提益不堪命君至正己率物鋤
奸剔蠹民用休息乃脩浚城池繕治兵甲其諸為守
禦計者咸先事豫備城明有備三年不敢犯事德既
而按節院駐節建寧察羣吏治召往賊聞君往大舉
入寇居民潰散攝簿挾印走報至建寧亟白歸守按
院壯而遣之其後三晝夜達境上父老泣止勿入城

君曰城吾也吾當與若等死守乃裂帛招集散兵
聲誓衆已感泣進道從入城閭門為死守計酒與賊
突至繞城三面君中全親督民兵且守且戰間有竊
逃者刺耳以洩賊口軍令嚴通去二日復來復遁去
又二日又復來君設伏生擒十餘賊已大沮又適衣
旬日間寇三犯而全城保安臺陟其功為子

朝辛酉秋擢倅處州府冠報益急或諷以遷秩太君
正色曰聞推未遷吾猶為牧也君達公其誰與守先
是君倡義募義兵四百練習克度下從卒以故賊

卷六下

廿三

不設近後撫臺移鎮撤其兵賊遠身處寇攻不與忤
將王壽麟歃血誓衆之戰忠義激士卒莫不思奮
賊有張車登岸者君三六七顆飛血淋漓衣甲皆
赤有進逃避之策者立叱斬之併攻三日夜危甚君
度力獨不可支嘆曰大事去矣具服拜告天地君親
訣別人世解印付家僮曰事勢危感今日外甥更不
至城牆我必死汝輩此毋襲名詭語嚴督戰盡力勢
轉急外援且不至加以颶風大作藥焰漫城已遂陷
君尚憤不賊為賊所害是賊十月二十一日也爾時

其義兵至援痛吾君死情恨鏖戰擊殺賊敗退死
義兵得君屍哀之慟義華自歸有司飲之事聞

朝廷嘉其忠如知縣林成例贈太僕寺寺丞廕其子
翁齡為國子生趙公年貢端觀羊城城中人莫不嗟
憐縉紳耆英髮士相率會真各誄之以詞其姻唐山
陳明府某吾友也偕翁齡持君門人劉進士維嵩狀
來請予傳其事予讀史見古人忠義事則為之掩卷
憤嘆不已今與君同時又同地而又深悉君死之詳
倍切悲感曷已於言倭寇憑凌忠慮隨緒糾悼動

卷六下

廿四

中土華新延吳及楊而浸淫間越毒慘不忍聞七八
年來共陷治城不下十餘守土之吏望風奔潰竟京
聞一人以身殉國者惟君與林君相繼以死二君生
同里居一時並以忠著川岳正氣凜耀寰宇彼林君
憤激挺戰甘蹈白刃勤事以死固其烈矣乃君先事
豫圖志切保障事不避難亡不苟免鞠躬盡瘁精白
一心必欲以生其民至於事變臨極直與此身與城
為存亡是致命慷慨就義從容精誠動天地耿光照
千古西視巡遠諸君子何讓焉孔子所謂殺身成仁

守死古道若大華君者非耶正德間賊伯上蔡知縣
霍恩被執不屈而死天子詔贈恩為光祿少卿優錄
二子勅賜恩節祠祀焉太華君與王泰將贈都督者
同日而死王過惠民園君則挺刃砍賊罵不受執竟
死敵梁上是顛沛危亡無以遂其志正死所蓋與結
縷易貴同得正而斃此非負剛大正直之氣充之定
見定力者不能吾願君自少篤志好學為督學莊渠
魏公所重執親之喪七日水漿不入口三年衰絰不
解禮志孝懿德非由襲取是其所植者然也予故推

卷六下

廿五

本論著其死事始末列為傳俾後之君子考表焉

銘

贈監察御史小壺陳公崇祀余氏雅人墓誌銘
隆慶五年十月江西督學憲副陳公持狀迺予請曰
不肖孤母病幸公時存問且致報得亟歸比終躬親
大事曷敢忘也茲以明年正月合塋于大鴈山先公
之墓祈公一言並誌于石予雅念憲副與吾弟吉士
為同年吾兄長媳許姻也副仲子誼不可辭按公諱
字小壺別號也先世自南雄珠璣巷遷于南海
九江里父早世母黃氏生公兄弟五人公以才克治

卷六下

廿六

家蠶疏屬有子女孤無依者皆子之公善承母意
視如同出族里稱母賢而謂公孝公居室受之先大
父者仲弟婚無居以己之界之別治新室他日季弟
婚無居復以新室界之別徙傍室其友愛若此里中
諸少年緣木蓋覆巢為公叱之諸少年悉羣振公
公挺矛前曰吾戒若輩久敢仇我若輩衆葛能當吾
矛諸少年走匿他日諸少年有私闖公室此解之里
人咸稱公長者於是里中人引不平事而求質公平
待不克松新會當仁為儒生也素為愚劣所困公

以理論急火而直仁卿仁卿德之請以女為公子婦
仁卿遂新會道逢趙振太公其家為之行金謀者
脫仁卿仁卿歸申前請公曰急友義以望報非吾
意也遂不復言遺以白汝先生草書公受之曰此吾
家有道太史公書也公少拔長技即琴棋歌吹諸藝
莫不精絕後屏太折為學一時諸名士皆樂與遊
居常讀易論杜詩旁綜外氏百家而尤專志教子故
憲副學業得早成年十一即補邑弟子員聲聞煒然
起美仁卿所善方士余萬方風鑑與偕見公大奇憲

卷六下

廿

副相謂必太公之門公當食其報但平不及待公太
善萬方術自知不久于世每有不當於心輒呼離浮
親曰然欲得舉也為請幸且某月公在病執憲副手
訣曰吾家世有潛德吾母有大造於宗黨吾子孫必
昌吾止生汝足當之異日成名務自砥礪以大顯
揚吾目瞑矣憲副曰泣散不夙夜祇命某月某日終
于正堂山僅四十有六公捐賓客十有六年為壬子
憲副舉于鄉堂丙辰進士授池州推官地恩贈公
如其官後以治得後為青州道御史改贈公為終榮

御史封母為太孺人昔公所與遊名士每多必其飲
飲即不給謀之鄰出之雖蔬食必防當公讓兩弟居
時太孺人相之全憲副執炬前導自執釜甑以從署
無德色人以為視大夫尤難公死即世太孺人備極
號苦至督憲副夜讀手女紅伺之及長戒慎所與比
為司環語之曰刑民司命不可不慎故池郡稱刑平
太孺人既殯謀養寢織如素同官居其隣署聞軋
轂知為太孺人織謂人曰不意今復見文伯之母憲
副為御史出按閩蜀命友人貽書勸之曰御史為

卷六下

廿

天子耳目官執法秉憲其難其慎苟任情作威何所
不至憲副得書益自祇勵隆慶戊辰夏有今賓學之
命憲副歸過養太孺人曰汝方獲仕吾猶健飯汝第
往以成志先則吾心安且江廣接壤音問易達憲副
遂往越二年庚午九月太孺人病作彌旬慮不及見
命工繪容以俟遣人過予懸連報子謀之當道得津
遣疾馳報至憲副即解印綬南奔在途凍乞歸養踰
旬抵家太孺人喜病尋愈越明年春俞旨至太孺人
多喜既翌日前疾作遂終享年七十有八嗟乎生榮

允哀可謂倫美太孺人既貴壽而又有餘男三人長
鳴陽聘曰知黃宏女仲鳴徽即吾兒榮亨坊表鳴燕
聘肅敬公子舉人與常女太孺人皆親見其成立
慶澤流遠重泉相見可以慰公其時憲副勳名日晉
益光顯無窮當有史氏名華嗣蘭潛幽茲論其著誌
之而系以銘曰辨荆東下進于九江大鴈南峙宗
自衡陽川岳萃止孕秀啟祥偶出小壺公為梅祥東
節服義潛德日彰厥配賢淑安貞有常令妻壽母淑
立名揚昔朝階老今歸心歲澤鍾後人與榮城昌則

卷六下

廿

為其慶施于無疆

中憲大夫江西按察司副使玄山陳君墓誌銘
嘉靖癸亥五月某日江西按察司副使陳君卒于家
其子庶生燦燦自造予泣而言曰不肖孤先人稱重
公知先人莫如公茲將表事敢丐一言志于墓石以
垂不朽予諾之未有應也今年月日將舉墓于某山
某山之巔燦燦特同年明府蕭君狀來申前詣遂按次
君諱善字繼山玄山別號也南海佛山里人其先世
有剛健珠璣巷東居世曾大父諱希愈大父諱厚服

俾有潛德考諱孝生以君貴贈刑部主事東樓執義
鄉黨信殷配霍氏封安人生君君自幼穎悟六歲能
誦孝經小學日記數萬言器宇凝重言動如老成人
主事公喜曰大吾門者此兒也遣從通府石塘梁公
游梁公殊待之年十五補邑弟子員每試輒優督學
公崇其文廩之主事公微時商于瓊越某年卒于峴
州訃至君年才十八兩抱痛哀毀遠涉鯨波不避艱
苦至則謀歸視衆止以不可渡宜遵遺命君仰天號
曰此恨何時已也遂葬峴之大蛋山封林曰禮置祭

卷六下

三十

田屬守者而遂既歸益大肆力於學日圖嘉靖
辛卯領鄉薦第九人乙未以祿仕授全州學正至則
分佈科條日與諸生講學文會豐登不日休束脩常
饒一切却之貧士有志力學及踰時不能婚娶者皆
捐俸量為之助名節信義門下士莫不慕感當道暨
縉紳噴曰君成辛丑登進士上第授刑部主事盡
心刑獄明斷相資多所平反大司寇石塘梁公掌院
大中丞屠公亟稱之三載考最貤恩二親及封厥
配黎氏為安人壽壽賈外郎聞公轉大率設權君為

浙江金亨在洲歷攝諸道署視堂篆聽政浹惟明
惟允或惠大著時數十人採薪海島避者執之撫臺
朱 欲按以大辟君處得其情白而釋之有盜錢糧
者牽連人眾部倖繫論上刑公數寔出之其持法公
平所全活者多類此凡所建白皆切中民隱聞屬二
公甚嘉悅潮人士謂白肯監囚鮮如石者然性直無
嫌阿與李貽察議不合李銜之遂誣論君部院諸公
稔知君之且之晉廣西恭議君至彈慮經畧以平抑
蠻度寇功曜江西清戎副使便道東歸一見霍安人

卷六下

廿一

喜曰自違老母日切憂思奈何幸得侍膝下吾志失
笑遂不之任親舊有勸其進者君曰母老子出豈是
至清一日之食三公莫易知若此者哉日惟承顏嬉
笑俯隨之舉必躬必躬其得安人歡又友愛諸弟甚
篤與人交誼誠相示絕無畛幅平居寡言笑至臨事
則毅然應之取此未嘗苟有以外理干者雖親厚亦
峻拒之不少假借故莫敢犯者吾學弘博為文有奇
思發而當於理行誼脩潔至老嶢然不愆其素蓋可
引於君子之林者矣惜未免歟聞距生其年享年僅

五十有一君三子長即煤庠生黎安人出汝集俱側
室崔氏出女一諸氏出適禮部尚書霍文敏公季子
知貢士與瑞孫男應桂應蘭予與君同邑里同舉于
鄉君心事先期識度汪涵肅修踐篤確孝文慈至且
致嚴義利取舍之辨以審出處進退之幾不事表暴
而淵潛有得視夫飭虛名者善談理迥至稽率履類
多不掩者何啻千里予故論著而系之銘曰曰衡陽
而下南海之中衣冠文物海內稱雄潛修為學策石
顯庸東憲恭誠隨事著功兄幾介石難進之風碑榮

卷六下

廿二

色春真鼎壯胡然遽止予祥令終於體玄堂碑
其崇

明昭勇將軍廣東左叅將可竹張君墓碑文
君諱裕字天祚號可竹其父河南人寓大父祚以武
功歷河南都指揮僉事既而調江西曾大父雲宗寧
藩儀賓大父應隆南昌衛指揮使後調廣州右衛守
御門卒于官遂籍廣東伯翔襲卒子祐襲祐於君
為始從兄由指揮使歷都督同知鎮守廣西副總兵
撫調以尹繼襲嘉靖乙未春君來襲續口緒業庚子

考軍政視察按院姚公楊公咸有嘉獎皆有蔡公委
蒼梧德用示獎與鎮守平江伯陳公會推君可用還
掌衛事已已表薦于朝次年夏督府張公委任封川
擒斬賊首從三首有奇尋委坐營明年已酉移鎮雷
州征進瓊崖君贊勦中興有功是年冬陞江西南贛
守備以都指揮體統行事官領團操江比兩臺喻公
盧公曹公前後皆旌其能庚戌陞廣東都司僉書署
都指揮令事壬子掌本司印務中寅陞左叅將分守
高肇南贛等處後奉 勅改守雷屬瓊崖地方已卯

卷六下

廿三

督府公委討新會劇賊陳文伯等斬獲首級五百
七十有奇俘獲八十五口奪回被虜一百八十二名
仁安院郭公紀勲功次題薦陞俸一級庚申以事誑
論間住壬戌督府張公偕平江伯會推起用公隨師
東征賊首張璉等鎮守潮州夏六月制賊黃伯宣偕
其黨許九等棄必潛入城謀為奸君庶以郡守何
君兼應擒之得無虞後經題荐乃拜 欽賜誥命授
昭勇將軍賜七旌欽大用君君以老疾疏致事長子
均輔襲君職歷江應竭力盡瘁故隨在建甯退居邇

十年某年某月某日終于正寢距生年正德

享年六十有三卜以某月某日葬于番禺上塘村其
向之原其子朝翰輩懇吾同年蕭明府龍石君曰人
有言與有道先生同遊而不得一言為負之自戴也
兄幸同里閭又幸與先公游而不得一言是戴父歟
也自戴可戴父母不可公其為我國之恥石君諾介
明輔兄弟奉狀以進予以夙誼不辭念昔聞城西南
上有可蘭者君勇義人也況家有智畧累著績廣石
且能毅然摘奸屢法不為訛也小丈夫者雖尚文儒

卷六下

廿四

番禺石溪諸公皆與廣和有同聲集又治家嚴而
不禮有學士大夫所難能者里中皆稱為奇男子予
不及見之而猶得見君也雖起自行間然提身端潔
治家整肅克肖伯氏而慎慮發謀足步前緒平居寡
言笑與人恭而信故所交游多名士又敦聘塾師以
崇嚴訓子女婚嫁皆慎選名家大不類武習考武家
以君貴贈昭勇將軍前母左氏贈淑人母萬氏封太
淑人歲時悲念贈公不逮祿養嗚呼生諱二祀
仙極哀思色養大淑人克盡子道又專祠以報前

事嫂氏如母人稱之無間言配楊氏左街指揮女封
淑人子男三長即朝輔次某亡皆業儒女三長適何
二守之子某次適方知州子某餘尚幼吾聞好脩之
家長發其祥植本之固其幹必茂嗟亡張氏先而大
之未有涯也故予表著之而系以辭曰於惟將軍克
慎克勤有嚴有翼治家以以沉謀雅量詠紹前聞禮
師昭訓施于后昆返此幽室幾亡者墳憲言在此勒
三項珉

明臨江別駕峻齋唐君墓碑銘

卷六下

唐君諱安明字允通號峻齋其先雅州遷南海季華
鄉曾祖廣基祖景華所有德德景華始遷居會城籍
番禺景華生綱號東陵君父也東陵公少孤貧不能
自業儒長而快邑配譚氏有子六人咸使之學舍旁
購一室延師肄習其中夙夜令靡懈於是伯兄守勳
定江君嘉靖辛卯舉于鄉登甲辰進士仕終興化太
守贈東陵公南京戶部署郎中封譚母安太安人君
行二賦資世恪克紹家學的冠遊庠序而午領鄉薦
庚戌會試主考學士尹公同考編脩吳君閱茲文大

奇之擬置首卷署榜時遺失策場遂落第相顧嘆嘆
士論惜之予弟守文復以詩經舉進魁君曰吾兄
弟既顯盛吾數拙南宮命則然矣己未謁選拜倅臨
江臨江亡右衛郡民俗崑悍君以疏捕魚賊莊政嚴
明永市良民四十餘人破詎為盜君鞠盡果善刑威
釋之人皆稱服鹽商私販率賂公所聽其志肆君盡
剋宿弊鹽法肅清兩臺廉君才委督瑞州屬邑賦各
課長踵舊習餽以多金君峻却之諸邑剋期集事萬
載歲輸悉由車胥串沒逋負逾萬官此者以課殿罷

卷六下

世

斥會議為君署縣事君至條諭便宜俾民徑自輸納
不數月適負悉完大被嘉獎揮楮巨鎮四方貨物蜂
集時分宜東國其家旋獲利權大為富貴君隨事裁
抑有犯輒繩以法人語之曰宜從寬假君曰吾歲收
茲賦誠不忍長奸流毒且寤違命也吾豈以斗粟視
吾志哉臨江壤接表郡四方輓遺道路相屬多致要
津君獨無所餽亦不一至其門

景王之國相逆供需百出常事者甚懼君承委馳至
九江協理臣畫畫夜不火休以受事聲聞藉甚時劇

知數千流刻郡邑倖入清江或素無脩獨有而兵
乃偽漢遺種頑獷不可羈縻君以義激之咸樂効死
率之往擒賊數百奪獲掠而還倭夷犯浙直集諸省
兵禦之北故回主帥乘於撫馭叛者四起勢甚猖獗
遂犯新淦君竭力防守使潛探其營卒走之境內安
堵如故已而吉安盜起恭政王某副使汪某率兵征
劉君承撫臺之命部兵至其地既投贖宜辭回君以
地方有急分宜戮力不忍遽去乃請自當一隊時二
道以賊平在旦々不欲分人以功遂辭回某其師

卷六下

廿七

敗績汪死之王被執贖歸遺臨江君有言二與
由伺接銜之語人曰唐倖固良吏向吾通難各屬皆
有饒問唐獨不然遂誣以窺避竟落職可勝慨哉君
在官三載去之日行李蕭然郡中人士僚屬相顧嗟
嘆曰惟有遺道垂涕者君笑出境上江歸日守太
安人殺水盡歡善先公道圖為別業日與親舊醵咏
中其類其堂為遠初識遠之君孝友執二親喪哀毀
盡禮葬殯百費與伯兄先後經祀儲蓄而出其私克
之事伯兄如嚴師至過諸弟則相恤之弟摩生才憤

卓擅文譽貴志以沒貧無所居捐產易室以遺諸姓
守久卒壽卒于官子幼君撫如已子守敬嗜學績
父有古作者風當道多禮致之為館客顧鮮事家產
君極力庇覆書云孝子惟孝友于兄弟君庶幾無愧
斯言蓋師湯君介所賢而食始終敬禮周其窘急何
生誠者名士也與諸子姓同館時大比生選疾遽逝
君治棺躬殮而歸其喪師友厚誼當于古人中求之
常誠其子與式毋怠學業以廣先志式明經勵行每
試輒居首當道咸敬重之人謂義方之訓有足徵者

卷六下

廿八

君氣稟剛強平生少疾病晚年痛骨肉彫謝加意藥
餌以保壽延醫初藥石浸漬及成疾症稠沓竟不起
至屬纊時年苦萬狀然不錯亂考終正寢年六十
有四配劉氏淋德宜家壽祺宋艾子一人即與式廩
生女二人一通侯恭政子林勛一遺劉令尹子克脩
皆庠生君嘗自卜壽定于永泰鄉橫枝岡半向之源
與式將以今年正月奉公藏焉介子友耶君某以其
叔某君狀來請于言以表諸墓陞之石予念與定江
君為同年素善既而壽卒君後母弟春官維椅同

集于耶墳虎選秦慶萃一也且子姪振謀足世其家
則為其慶施于孫子哭葉昌賦于昔有光于故論著
之而系之銘曰於惟唐氏世有明德至于東陵善
貽燕冀高鈞義方異世同則有美允通潔行不忒出
倅江郡東是正直早賦歸來怡然家食永慕雲山策
節登陟橫江聳秀差下佳城倏爾告徂于此哀息濟
濟後昆古訓是式世德作求務滋學植丕基允永昭
于無疆

卷六下

廿九

文

李濟官於西文

惟神默矣至造刻著英靈齊施恩澤廣濟衆生嗟我
東人秉心不恆天降酷罰渠惡縱橫民罹荼毒師旅
繁興征輸百出饑饉荐仍膏焚淵溺野殍濟瘠嗟我
東人亦已孔棘今復春徂雨未濡及東作愆期蒸黎
憂迫逝者已矣饒者何貪天胡不弔昂至此極衆禱
皇天祇戒勿欺惟神慈鑒哀此控遏上贊蒼穹靈雨
左即渠古澤遍敷原隰粒我蒸民咸仰神謁其
無任祈禱願望之至謹告

卷六下

四十

謁雲谷白沙先生祠祭文

先生氣完川岳之精德萃中和之懿師事康廟之門
而學志以立靜專陽春之久而端倪日新致虛立本
握要助至神之機勿忘勿助極深造自得之妙簡美
明盡而學崇自然則如程伯子主一無欲而靜虛動
直則如周茂美不事著述而忘己之大則如李延平
主其子已侯詩之屬事親信友之實辭受出處之正
感入於物之誠無一而不概諸道而時其宜者先生

殆明代之儒宗聖門之正裔也某等居雖僻地生
多時懷儀刑之圖觀慚狂簡之莫裁祇繹遺編服膺
已久獲傳緒論窺見寶難哲人已萎依倣之日遠
道澤未斬幸私淑之有聞茲歷名山新脩祠宇敬中
猷常時展素懷不亡者道懿德攸同至著者神聖端
如見仰冀神聰俯垂宜鑒佑啟于後學俾有造同心
興起于斯文庶幾水不淺為幸

至江門謁司再告

某等仰止景行敬奉先生之學曾謁雲谷先生

卷六下 四十一

之祠為著 江門船泊易乾載瞻遺像益切崇依
嗚呼居鄰擇里生後十年雖未及門親承端上之教
旨猶幸私淑竊竊立太之自然碧玉陽春快觀心目
黃雲紫水上汴淵源謹盡朋簪緬敷夙約滌滌豆
羹中無言優口大道不亡者存佑啟後學先生鑒焉
尚專

祭羅整菴先生文

嗚呼三代之教出於一故學術明而士習正後世之
學淪於雜故異論起而聖教微襲記問者則溺於口

耳支離之病而昧自得之真執意見者則陷夫濶闊
莽蕩之歸而耽躬行之冥道之不明或失則煩或失
則虛其所由來遠矣無論漢唐八宗理學大明圖程
至矣延平之下則有朱晦菴陸象山真精分行皆實
學也著述與否不繫焉後之學于朱陸之門者各尚
師說而齊之以角勝之私說始騰而道日漓以迄于
今侈煩飾虛流弊滋甚多論理學則陽明甘復二分
晰矣備矣其皆慕之仰之弟未及門以罄其說若平
生得於己是行可信者則志剛力勇果矣必求有如

卷六下 四十二

吳康齋 深造自得有如陳白沙踐履篤實
議論平正有如薛文清三君子皆予願學恨生也晚
不及見弱冠宦京師與四方學者游則又知有整菴
先生者好古之勤力行之實進退之正諱受之嚴鄉
里稱之天下信之予心嚮往久矣嘉靖癸卯還朝道
泰和謁一日之程遂謁見之素至則先生風采未瘳
杖屨遶庭傳論議確有真的沈及陳王湛三先生
之古以為悔悟後之見學之者未領厥悟而驚歎論
吳斯遠矣且敬服白沙之學之才為不可及某感之

曰王湛二公立言者也諸所述作入下後世必有識
之者若白沙學求自成不事著述蓋有諸己而求諸
己者間有一二援引托喻乃其泛應之語恐未可摘
而疵之也先生首肯某二日各別雖未克成弟子之
望然登堂階間警教素願慰矣計性還源源請益乃
乙己以罪宵斥遂歸蓋隱相云日遠心益不忘丙午
夏得先生手書及惠困知記暇日三復其以理一分
殊論性而性亦流行之妙可徵以動靜體用論心而
道心人心之微以著此皆獨得之見至於立論之確

卷六下

四

攻辨之明皆維道獨苦之心也某學未有成於諸君
子之教不敢方擬獨窺先生履履真實言行相顧生
非所謂躬行君子者耶其私淑先生較為得力故信
益深詎期天不憖遺下未之秋遽聞訃音以侍奉庭
闈不敢遽離峻嶺長江未展几筵之莫賦詞哀帛送
將哀慕之誠嗚呼哲人已萎吾將何哀依臨風悵惘
然懷運而千里寸心萬古一時美壙如見何敢教思
精聖不昧庶幾登茲尚饗

會祭司成白山倫先生文

嗚呼大魄盈虛物無不盡故終始者造化之恆機而
豈獨退便以繫于所值之數象死者生人之大業而
厚薄輕重各因夫所發之情觀之人世縉紛流離
有不齊其之厄也則有所惜者有不足惜者有可深
惜者有無所可惜者生而鄙瑣庸碌與草木同腐則
六不足惜乃若履素違猷碩所遺值寤盛以早壯真
為惜可至于鍾氣英特具資碩雅而罷可大受乃畜
于年畫于力不足者尤所忘而忘成其材斯則尤可深
惜者嗚呼若白公老豈非吾黨之所可深惜深痛

卷六下

四

者哉某等服膺於君知公之素矣竊嘗慨夫世人常
態和而聰警則荒于嬉學而博識則飾智以傲少登
高科則氣盈以侈榮顯世濟則鮮克由禮仕漢華美
則冒昧于進至老而不止公自少聞悟絕倫乃能遠
志于學人稱其敏博識廣聞而自視欲人稱其謙
弱冠登上第兩魁天下而榮光不露人稱其重奮梓
棟美業素映芳則履或滿而不溢善戰陳而不驕人
稱其約官燭花賢最著同時後進者半能善其詞
撫公獨怡然甫二十年始得拜南維國成猶懼之

如非勝人稱其操在國學和易寬博而濟之以積密不苟人稱其慎居器載不遂時好遂引疾懇辭人稱其勇既歸杜門不踰厓缺人稱其靜夫若是則可謂數懿矣行固宜介社膺永乃年未五十而卒不遇其

卷六下

四十五

留惜哉公珪璋璵璠清廟麗也人多以公輔則公天願奪公之速使不得以大其任以究其用惜哉吾廣自昔多稱賢卓至如崔菊坡或德清風跨映宋代陳白沙道成德尊命令今世斯固間氣獨鍾然寔得公所繫之正張由江陳道侔伊呂見知明主而能發光事業為唐賢相李文溪以賢良策名上第六得展布文章氣節為宋名臣雖其知遇之隆然亦由夫所趨之大公秉氣英特其質弘雅而所遇之隆使早得專志正學以進其所趨繼之以年乃以極其所造何古人之不可及也則學其質而斯其力崇其志而奮其年乃未足以竭其當大有為之志而充夫任重致遠之才以成不朽之美嗚呼白山豈非吾黨之可深惜深惜者哉然而公也早有顯名沒膺榮錫且冠群賢綏威於一門視世之寤寐以須者何啻千里兒夫敏

重謙約操慎勇靜生為人所共稱死為人所深惜則異夫世之虛生浪死者而公亦可以自慰矣嗚呼蘇棺無柩歸土則寧眾處時者讀通幽明祖豆告虔禮越斯馨公其有知宜鑒羣誠尚饗

祭太華李太僕文

嗚呼太華世有大言而憤事公則退訥而寡詞世有洩泄以希媚公則平毅以自持世有窺難以苟免公則見義而勇為當倭寇之跳梁曠時事之日非彼漢封之震蕩撫寧德之孤危公不避夫艱險竭心力以圖惟躬率眾以蘭勇為黎庶所倚毗屬有事於外郡賊覘隙而蔓滋薄攝篆以先適民安日而流離公聞報而痛息亟悲辭以暫馳及郊垌而慟哭激義氣以起疲賴公歸之有陷解為合之聖圖藉數年之保障薦表揚於監司領處州之別駕民不忍其去斯遣時艱之薦及際人事之差池嗟權宜之中阻撤民兵於外移殲劇賊之深入痛事勢之乖違且天心之勅來風鶴亡而同盟禍以改之不至信虛邑之莫先公挺身而不顧誓死守以登陴紀天石而鏖戰猶白刃而

不辭嗚呼太華之忠光爭日月太華之為名重華美
美睚陽之激烈諒往駕之可追曰成仁而取義爾斯
言而美疑嗚呼太華人孰無生公不虛生為斯世之
所裨人孰不死公不苟死為天下之共悲且吾陷而
錄子被身後之恩私猗顛忠以勵節寔世道之綱維
顧卹典之常格未酌志節之苛幸公論之不底尼慰
冥漠之知某等誼重大閔情親梓里感公事以擊嘆
涕遺視而懷其陳燕詞以宣意臨長風而酌危惟美
與之不昧厥愴愴以格恩嗚呼哀哉尚饗

祭岑小谷文

大諫議中順大天紹興府知府親家小谷岑君先生
之靈曰嗚呼已矣予君遠至是哉念昔京師予與
公相得甚惟君於雅已岐嶷非凡品矣比予在告專
公宅太夫人憂同歸羊城君與予門人順天吳子遜
者夙夜勤學間出所為文予許知為遠颯亮山陳先
生者予友也君往師之學行燁然聲序已而卿為
上列尊公晉位方伯家世顯盛矣君顧歔歔歎素如
寒儒計偕時手一緘介文字遇予告別輒過家禮甚

恭明年予來謀議卜之吉遂婦姻好情誼益至己未
君第進士為理官池郡稍廣平以治行徵為南京戶
科給事中據直風裁為時敬憚未幾出守紹興僅兩
之政予于上下冰炭之操可質鬼神彼中父老嘖曰
謂百餘年無如君者天下人無間識不識咸冀君日
躋顯職以弘功業顧適時忌迫貶為延安宜川丞公
浩然南歸數月尊公命之行遂行隆冬入關中徂春
二月陵病弗起幸諸當道素重君經理後事甚備而
余門人葉監察者字言諒邵陽走數百里遺喪出
潼關哀之以詞真一字一涕夏四月君親還予偕兒
曹撫而哭嗚呼已予君遠至是哉嗟予窮過得喪
死生妖壽有幾幸之者君子遠觀委運則當順受其
正君年躋知命行耆鄉曲任言責為直臣官守為循
吏庶幾無愧於俯仰則亦何計于脩短而惜君者則
以為焉孤旅斃不得與尊公訣別為無涯恨又謂君
負碩才資志以沒未究厥施可為世道太息噫嘻君
所祗者人也所不能者天也天乎人何尤君之兄弟
子往茲日然哉二子咸傷悼見世君家足為尊公

慰余忝姻誼感今昔法然出涕崇醪修燕陳詞宣
哀直舒悃懷而不以克惟靈鑒之尚饗

祭青蘿王先生文

曩予識公京師邂逅契合未足盡其所長公抗疏指
罷予尋在告歸而服誼樂於越山之陽對榻論心訂
析疑義尚論古今以觀象字各極夫心之所潛藏惟
公習次灑落有得舞雩之趣而達觀鑒止則何美之
紫桑教如寤理既出闊闊之矩而敦敦秉義嘗從事
善取諸人

卷之九

四九

相示于周行荷履澤之既深而敬信之必至遺篋子
以從學冀取益於無方擬卜築於雲屏俾逍遙以終
老公胡遽而遐逝今予茫茫嗚呼公兮茲返玄堂
命舟百里來公故鄉雲山在目恍舊遊之如昨臨風
凄其悲皇泉之永隔慨斯道之日孤商故交之雲各
嗚呼公兮已矣乎不可復作然公積厚流遠墳麓諸
雅居能世其家出能行其學孫子誥之矣榮昌藏足
以慰公室于冥漠東粵遠致深慙如玉同心之
宣表賜尚饗



天山草堂存稿八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何維柏撰維柏字喬仲南海人嘉靖乙未進士
改庶吉士授監察御史坐劾嚴嵩廷杖除名隆慶
初復原官累遷南京禮部尚書諡端恪事迹具明
史本傳是集文六卷詩二卷文集中有講義語錄
二種皆以白沙緒論爲宗其詩亦多講學語蓋維
柏嘗從陳獻章游也朱彝尊明詩綜謂其乞休詩
云樂事尚饒新歲月勝遊不改舊雲山乃侍其父
與鄉人爲九老會時所作今考乞休詩爲萬曆丙
子得旨歸老之作而和其父與九老韻七律二首
則作於嘉靖戊申乃劾嚴嵩後削籍歸里時作彝
尊徵引偶誤殆亦未見此集歟

卷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藏清鈔

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沈鳳岡集

四卷《提要》

於事甚危而其忠則易明公為分宜所中雖
三品滿考未得其正卿以究其所大用家食時
常難也余少從先司寇於斯乎則甚矣人宜之
之被創論分司宜者致仕通顯不平及有節
著見人所嘆焉而致仕通顯不平及有節
至為足信其生平也與公當諫諍可借一
使遂言得行則何至公播惡朝嘉靖末年之
朝政分宜當敗類之使公播惡朝嘉靖末年之
節末路如一敗類之使公播惡朝嘉靖末年之
之公人品定而真材也余於公止之思焉
今公孫念戶部曾以公奏議問序今別駕所
沁州官南戶部曾以公奏議問序今別駕所
余得居念報君為中請始獲序而歸之或
謂公諸里念報君為中請始獲序而歸之或
及其餘議公報君為中請始獲序而歸之或
為論著以俟史官之採若其他則具編無
庸進士第中憲大夫太僕寺少卿前南京大
賜進士第中憲大夫太僕寺少卿前南京大
寺進士第中憲大夫太僕寺少卿前南京大
萬壽寺按察使事奉
勅提督浙江按察使事奉
命典試三晉海陵陳應芳題首撰

四川夔州府通判今考滿臣沈道隆謹

奏為此例陳情懇乞

天恩復阻原職以光泉壤以彰忠直事臣祖先

臣沈良才由嘉靖十四年進士歷官兵部

右侍郎嘉靖三十六年二月內以京官考

察題為自陳不職乞

賜罷黜以嚴考察事奉

聖旨沈良才著改南京別衙門用欽此續經科

道等官趙鉞等題為循舊例公糾劾以正

臣工職禪

聖治事內稱京官自陳荷蒙處分將謝九儀沈

良才改南京別衙門用欽此欽遵不敢再

議外內止恭禮部尚書閔如霖等不職等

因奉

聖旨閔如霖等併謝九儀著致仕孫應奎等及

沈良才冠帶閑住欽此自祖遂以閑住歸

里卒老林泉隆慶元年恭遇

穆宗皇帝登極及我

皇上龍飛之始兩奉

明詔臣祖俱在應准致仕之例是時臣父際可

以官生早卒臣年尚幼穉不知蒲伏

闕下為先臣鳴冤乞

恩久之里中前輩併曰叔父成可數數向日論

說臣祖久應優職且向臣稱說臣祖居官

居鄉人品并及臣祖彈劾權奸嚴嵩及嵩

私人工部尚書趙文華相構之事臣始知

奮激後復累從載籍內睹見先臣楊繼盛

沈鍊等以劾嵩之故身後贈官廟祀如吳

時來董傳策等以劾嵩之故身存起官漸

致通顯臣竊痛恨臣祖抗章論嵩無異楊

沈吳董諸自身存未及蒙

恩身後又不獲

卹典即一原官職銜未獲此惟微臣不肖之故

更何怨尤乃於家乘備查臣祖立

朝之跡始得所為劾嵩彈章及被文華傾危

事跡敢為

皇上披瀝而後臣祖之人品可概見也且祖先

任吏科都給事中親為慎簡輔臣以重恩

命事內稱臣等於本月十五日伏睹

勅吏部成國公朱希忠駙馬謝元輔臣翟璠大

宗伯嚴嵩日侍朕躬忠勤罔懈希忠元各

加太保鑒加少傅謹身殿大學士嵩著兼

武英殿大學士在內閣同鑒辦事仍且掌

禮部事免其奏事承旨餘官俱如故如勅

奉行欽此隨該臣等查得嚴嵩叨掌南宮

於今六載貪污弄權俱有指實人品心術

莫逆

聖明乞收回

成命仍留禮部辦事等語臣祖後任兵部右侍

郎題為辭免兼官事內稱臣原任兵部右

侍郎先該本部會同吏部題為再報緊急

賊情事奉

聖旨沈良才着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督兵應

援罵勅與他上

欽此隨於初七日起

鴻臚寺報名辭

朝間續讀太子太保工部尚書趙文華奏為

乞

恩并住督察丞圖減賊事奉

聖旨沈良才不必去欽此所有原兼憲職理宜

辭免此二疏者臣祖遺稿所具者也由前

觀之則劾疏為嵩所嫉由後觀之則

欽遣為文華所奪使嵩與文華立朝有品臣祖

為得罪正人今嵩與文華歿四十餘年舉

朝無不知其姦者而臣祖與之冰炭不入

臣祖為人品正乎否乎臣祖之去官闕任

嵩為首輔是其所傷乎否乎況臣祖已經

以侍郎自陳改南京別衙門用科道糾遺

又明言不敢再議矣乃復於糾遺疏中令

其間住無端加誣絕其身後祭墓之路此

其毒不待智者辨其從權姦憾中來也夫

臣祖彈嵩毒在嵩之心何異恨楊沈吳

董諸臣之心而臣祖之報獨異與楊沈吳

董諸臣之報者蓋臣祖初嵩在權勢未烈

之日所謂曲突徙薪者也楊沈吳董諸臣

初嵩在權勢既烈之後所謂焦頭爛額者

也曲突徙薪功高而難見焦頭爛額禍顯

而易彰耳或以臣祖既以給諫忤嵩然獨

官至侍郎中間屢遷嵩何事相容不知臣

祖論嵩在拜相之初東政者尚自有人嵩

何能傾害及臣祖官至侍郎則嵩東政矣

數年所蓄之毒是時乃得發故因臣祖自

陳輒棄其調別衙門調未足洩其恨也而

又駕空令之闕任向使是時臣祖不去位

不為繼成之死於市則亦沈鍊之終於戍

耳昔王安石執政士大夫多以為得人獨

呂誨斥其姦回千載以為偉論向使宋神

宗聽呂誨之言則無寧之禍

先帝聽臣祖之言則亦何至使嵩流毒縉紳而

楊沈吳董諸臣之忠一切泯於無可見矣

臣故曰臣祖曲突徙薪者也語曰曲突徙

新無恩澤則臣祖之含冤久而不白也亦足以徵矣總之臣不肯不能為先世開揚以致日與含冤九原無所控訴耳日今以孤微外吏於日祖身沒年久豈敢妄有覲覲但以日祖立朝之品如此終令其一職不復則日所為含哀悲痛不得已而鳴者也查得近奉

明詔內一款罷閑等官原閑住者許復原官致仕又查得近年戶部照磨洪範父洪朝選詹事府主簿何宇度何連皆係大臣閑住統與宇度皆以考滿之日仰恩親恩為父奏乞致仕咸蒙

聖慈俞允日叨祖廕與二臣事體相同而日亦幸以仕滿赴京特取引

詔與例以

請伏乞

勅下吏部覆議如臣所引別達博將日祖開路閑住准令致仕即存以光寵矣若掌故

者熟知先朝賢存故實將臣祖核其忠直果與楊沈諸日同流得以

邱典優異是在

朝廷之上表揚風示非日所敢希望也日愚干冒

天威無任瞻仰悚息之至為此具本親齋謹具奏

開萬曆三十五年十一月初九日上於本月十

八日奉

聖旨吏部知道。

吏部

奏為比例陳情懇乞

天恩復祖原職以光泉壤以彰忠直事驗封清

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四川夔州

府通判今考滿沈道隆奏前事內稱云云

等因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查得

萬曆三十三年十二月十五日欽奉

詔書內一款冠帶閑住者與致仕欽此又查得

萬曆三十四年八月內該通政使司經歷請但

詹廷奏稱祖父詹榮原任兵部左侍郎冠恩典出自

帶閑住乞要復祖原職致仕等因該本部

覆題奉

聖旨詹榮准復原職致仕欽此隨取具同鄉官

戶部雲南清吏司主事范鳳翼結稱原任

兵部右侍郎沈良才委於嘉靖三十六年

二月內京察自陳奉

旨改調南京別衙門用續奉

聖旨冠帶閑住並無違碍等因備結到司今該

前因通查案呈到部該本部署部事左侍

郎臣楊時喬看得原任四川夔州府通判

沈道隆奏稱祖父沈良才原任兵部右侍

郎閑住乞要比例復職致仕一節既查有

侍郎詹榮事例取有同鄉官印結又與見

奉

恩詔相同似應復

請但

恩典出自

朝廷日等未敢擅便伏候

聖裁緣係比例陳情懇乞

天恩復祖原職以光泉壤以彰忠直及奉

聖旨吏部知道事理謹題請

旨萬曆三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奉

聖旨沈良才准復原職致仕

大司馬鳳岡沈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一

奏疏

疏濬山東諸泉以濟漕運疏

備述大臣奸貪實跡懇乞

聖明嚴加究

治以正國法疏

欽奉

聖諭疏

乞 恩簡命本兵大臣以安內攘外疏

厲法禁以正風紀疏

陳愚見廣時議以防 患疏

議處才力不及官員便路使以全人材疏

慎簡輔臣以重 恩命疏

賜行勅以昭公道疏

申 旨權事宜以便遵行疏

卷之二

奏疏

恭 進銀以助城工疏

異常水災疏



薦舉賢能方面官員疏

公舉勅以勵庶官疏

薦舉地方人材以備任用疏

條陳應援事宜以便遵守疏

辭免某官疏

序文

送大中丞李克齋擢南少司馬序

賀郡大夫陳衡野兩臺交獎序

贈郡侯陳石溪擢比部郎序

壽封知縣周野何親翁七秩序

壽同安尹素方洲七秩序

壽徐母高太安人七秩序

壽王近山母六秩序

壽顧竹梧七秩序

壽鳳城兄七秩序

壽朱母徐太宜人八秩序

壽太封君龍溪七秩序

卷之三

記

大憲使白川劉公生祠碑記

右副都御史澹泉鄭公遺愛碑記

傳

大理寺右寺丞漳源張公傳

行狀

贈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先考沈公行狀

封太淑人先妣張氏行狀

雜著

五集會紀引

巧拙辨

齊物論

誌銘

迪功郎尊溪顧公墓誌銘

都御史徐公墓誌銘

封承德郎石公暨配贈孺人公氏合葬墓誌

銘

兵部主事何君墓誌銘

祭文

祭亡姪行可文

祭文江張表弟文

祭次山陳甥文

祭四川布政司叅政後湖張親翁文

祭中丞小石公文

祭岳丈南塘王公文

卷之四

詩

五言古十二首

七言古二首

五言律三十首

七言律七十首

五言絕二首

七言絕十四首

曾孫沈傳曾同男嘉植重校

大司馬鳳岡沈先生文集

奏疏

疏濬山東諸泉以濟漕運疏



體諱張利害巨測擬行起剝糧多船少實難預備欲要於淮徐臨德天津水次置設倉廩以備權時寄固等因奉

先該總理河道右副都御史郭持平題稱睢州地方野雞岡迤下原有新挑孫繼口支河一道河水一向通流無礙本年九月以來太水泛漲衝開野雞岡南行大勢入舊河由渦河經亳州入淮去訖致將孫繼口起至馬家道口一帶支河日漸淤淺約一百里河身中間尚存水溝一道闊約四五丈深約二三尺河水交流至李八老地方由考城舊縣東接賈魯扒頭二河復入丁家道口接到徐州洪看其水勢比之上年日漸消減已經行令挑濬去後等因奉

聖明獻焉夫天下之勢無常形而其應之也有定術相時而動者善治者也因變而通者達權者也夫黃河之在宇宙猶元氣流行於人身順之則利逆之則害通塞之機決非人力可能者修濬隄防特治河之一策耳目害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續該巡撫鳳陽等處左都御史周金題稱黃河支流淤塞徐呂二洪淺阻詢訪故老皆稱六七十之所未見目今楊州等衛兌運報完江南亦將接續過淮事

使過徐見徐呂二洪乾圓舟楫難通訪諸故老詢之士大夫皆云為今之計固要於濬河尤要於治泉何也國初用廷臣之議導汴水由孫繼口以達於徐正以接濟二洪然黃河遷改不常二洪率多頑石攻擊難施非久遠之道也又聞會通河導山東泰安等州汶上等

縣一百七十六泉不獨疏通運道而實兼濟二洪河流之不及也故先年治泉之法極為詳備特置主事一員領其事而兗州又設同知等官添編泉夫人役修濬有衙門閉以時故諸泉會河流以達于二洪為國家無窮之利近年以來徐沛之間河流涸竭泉源微細議者遂謂諸泉無益於洪僅足以濟會通河一帶而已專顧之臣視為泛常漫不加意而同知等官又多撫按別項差委其丁夫人役止備有司奔走送迎之費有閒濬之名而無實用以致前導諸泉日漸淤塞漫不可考其中間有水脉不竭者又豪強兼併曲為隱防護溉田疇牛羊飲牧當時立法之深意遂壞識者於河流未改之先已知有今日不通之患矣當事者不覺之寃諒曰二洪運遠泉流莫達川澤變遷氣化使然自又開之往年山東諸郡春水泛溢合併諸泉奔騰之勢甚於黃河漂蕩民居者有之淹沒田禾者有之堤

岸不修注洩無所雖欲田地中行以達于二洪不可得也若曰川澤變遷通于昔者蓋塞於今豈理也哉方今兩澤愆期自淮甸以至京師數千里荒旱東南糧運次第雲集萬一黃河之勢不可回壺運束手無策而不為之所哉伏乞

初下該部速行管河都御史催催河工刻期底績及行管泉主事併山東撫按親詣各該有泉地方督率管泉人役查其見在者若干淤塞者若干據志窮源多方尋訪立法定制用功疏濬度幾春夏之間兩澤需濬河工告完諸泉畢達為運河之助不小也太平既久政務姑息偶有建議目為紛更然事干漕運在今日當急圖而不可緩者正宜採納群策折衷恭酌務求久遠之規為漕運萬世之利天下國家幸甚

備述大旨并會實跡懇乞聖明嚴加究治以正國法疏

臣等竊聞之忠亮之士不通私交善謀之臣
周期近效皆所以開誠心而濟國事也况夫
大旨身膺重任久沐

洪恩詎可植黨徇私急功謀利以自負其

君哉竊見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守中近以北不達

欽命督理蘭州軍務仰伏

命北征之時適值款邊之日隨該巡按御

史具奏事軍為守中者正當宣揚威武軍數

惠澤整飭兵糧安撫地方速行凱還以慰

皇上北顧之憂可也却乃生事要功肆行紛擾

其黨奸納賄緣由已該給事中章允賢劾奏

外其中未盡事情臣等昧死為

陛下陳之夫足食足兵安邊至計也未聞有築

樓以禦者守中妄行奏

請大啟工役當隆冬洩寒之時驅軍民胼胝之

役督責嚴苛哭聲載道而守中以違人歡躍

一勞永逸奏

聞此其欺罔不忠一也沿邊一帶先年栽植林

木茂密盤拱騎不停長驅邊民倚為障蔽

守中乃以瞻望不見為辭盡行剪伐外示節

省曲遂使漁然經期迫促苟且報完數舊邊

之輒石墾新樓之基址作無益而害有益因

小利而決大防此其陰壞邊計不忠二也因

公科罰有司弊政非大巨事也守中罰蘇州

知州馬儒銀二百三十兩罰昌黎知縣李桐

銀二百二十兩罰泰將蕭賓銀買米三十餘

石買馬二百匹贓私顯著既已不肯其潛通

賄索殆無紀極此其貪婪不忠三也憲臣奉

勅觀兵棘門法宜嚴密守中各處下教場操演

俱有弟三子大官隨從後堂各設酒食今

三與分守等官縱飲通賄入令妻妹之夫

提調馬蘭峪身膺邊關重寄容令親屬往來

事體既乖節制何在此其乖繆不忠四也

朝廷武舉自有常期守中乃敢非時考選擅

自開科取總兵劉洲之子居首花紅迎送外

務虛名挾勢誅求內獲實利軍中所得載送
河南道路傳聞殊為絡繹按臨考校屈辱生
儒補庫補增侵奪職掌此其妄誕不忠五也
五刑五用惟以繩奸不可妄加也守中因山
海守備趙仁偶爾觸犯遂綁縛責打四十衣
服剝嘗隸胥赤身逐出又怪涿州守備福慶
不肯跟隨使用將伊四五歲應襲小兒拿去
伊妻有孕忿掛樓頭身死尊大立威行酒率
皆忝將殘忍成性剪髮遂及指揮此其刻剝
不忠六也計功行賞惟以勸忠不可濫及也
守中乃打造銀牌四面皆面用銀二十四兩
上刻忠勤獎勵風紀振肅字樣總兵撫按皆
令懸掛惟知市已之恩不顧朝廷之體此
其擅作威福不忠七也夫名器不可假人而
華之限甚肅所以防其漸也守中用銀百
十餘兩買紅氍帽八百餘頂紅布數百疋每
人賞帽一項紅布一幅言說太師爺與官
帽了及進貢至京服飾如故鴻臚寺官宣

諭始就解易又每對人言我乃

東宮講官朝廷腹心大臣隨人制我妄生事

端虛張聲勢此其狂悖不忠八也昔裴度克

淮西成功不伐子儀平吳厥謙以自居守中

無二人之功而驕矜特甚近者後

命還京指揮等官軍二千員名跟從擅離信地

直抵私家金鼓宣填餘數十里入城之時身

穿大紅獅子襲衣前立黃旗紅橫從

承天門直行御道而入違例進獻圍屏畫軸

悉用軍職扛抬大臣以陳善為恭肅獻非其

所急且奏詞煩濫上及

東宮此其謫僭不忠九也守中未入京之先差

知縣李桐等載紙通送各該衙門名為公用

臣等相顧駭愕大失事體隨將原紙封記在

科密行肅訪根由以憑奏究夫

勅使大臣無錢穀之寄圍屏畫軸價值千金饋

送紙劄動經萬數前項之費何所從來自知

事體乖方欲行掩飾夫豈能遁情哉此其說

隨不忠十也凡此數者形跡暴白人所未知
而其心術隱微不忠之大者則在交結惡犯
郭勛倚為聲勢及其事情敗露復行奏劾遞
掩故郭勛於會審之時明言恩將離報守中
自裁眾所共知又聞代勛具草策免大臣實
緣為森希圖驟進饒則附人飽則颺去在市
井之所不為而守中以為得計其反復誦詐
之情以冀逃

聖明洞察之下近奉

旨等獲行將伏其辜矣夫一命之士皆知效忠
守中受

皇上浩蕩之恩居侍從清華之選累歷崇階并
兼宮秩不能推誠宣力肅清邊疆乃敢罔
上行私壞亂風紀何勝罪戾伏乞

勅下衛司即將先後論列黨奸實跡一併追問
其科欲賄賂勞民壞法等項情弊乞行巡按
御史從公查勘以正奸欺其奏帶銀兩備邊
工費支銷見在數目逐日根究有無侵欺起

落明白開報以憑查考庶奸邪之情狀無所
遁逃而朝廷之紀綱益能振肅矣

聖諭疏 嘉靖二十一年六月初三日該部察

院右都御史毛伯溫恭捧

聖諭分布到科日等伏請

聖諭近日人事愆違

天垂仁愛方饒雨後木茂民康今日雨下竟朝

夫丞弼之臣宜忠敬清量之人居之故曰災

理調和之職也朕承

皇天寶命以神王二道裁理天下非求僥用夷

荒昧之為止是一早朝始終不一耳然君選

臣勞務本抑末失小顧大先賢一言今亦竊

言之皆有也朕雖失此早一臨門祀夕命攝

愛此身命是

父母遺我者崇禮

帝神一念存心加志天下兆人不曾色荒聲迷

干不省人事之地無一時不思

天下付民上賴為人君之當知懼者奈何世降

人浮求一真材作夾輔無有昨夏言測知東宮擬移朕恕伊保母借一時感受魯君取逸非真為東宮者助惡強朕更廢

母后備制以縱奉子朕心不為但他肆縱恣大性矣成之已不遷於忠謹敬畏之地夫何謂郭勛不領勅下獄矣猶千羅百織言官係朝廷耳目一犬不如專一聽受主使或逆君或沽譽或傾人取位以奉所悅或戕人一家以代報復吁是人為乎所以楊最譏君楊爵諱而巧詐最死言為之悲怨朝廷昨既罪勛矣如何自崇君旨謂不必用勅之語又凡工作有內官監一內官昨撰

大享殿興無高忠勅稿前歲忠代言進玉器祝壽朕曰你替郭勛上銀器此內侍原替皇親駙馬行亦有代進女子者

祖宗家法如何交結文官況東一真人又非致一此這等打成一片不好你只該與東一奏事今果然不用內官勅稿朕稍疑從同計或

通泄朕言正在奉安

上真之期今左右微示朕意使皆知法度言復求留以為與我不相干夫不相干如何不具勅稿是果不通謀邪果無例邪當時深以帝神大事禁唇停刑朕擲之通不究昨又聞來翰苑中朕召引者問之對曰聞亦非翰是片板檮之朕曰就是翰亦有故事若是賜坐則當未奉賜是自擅了你每亦使他知此義次日朕以香葉束髮巾命用皮帛鞋以便跪起盤坐彼即曰時人正瞪目視之不可朕已知所謂夫香巾束髮帽熱而頭暈每見手摩朝服亦用履鞋豈不露護皆禮也朕答一以示言蓋原無公侯二人名故耳今且出不出他瞪目之徒必有造言言却不奉命曰再留別下旨方好去此非變詐何昨夕無故助下愚力稱改

慈慶為東宮府往歲甚稱朕意為正駁郭勛之言今何一用勅言若今為忠正前謂為亦忠

正前謂為非今謂亦非也蓋族忘人之賢於
己美必皆已出亦無歸美君上之意朕不早
朝內閣亦不赴內且一人不入二三歲皆不
入然既一人家理密務其二者入亦不知
軍國大事王言要密豈宜人臣視如戲具這
等大害言官豈一箇不知見却不盡人心為
國思報但只欺誇君上弄法舞文排擠忠直
貪生媚竈通不聞一言片疏論奏糾發今日
神鬼亦怒兩甚可不傷木卿希忠等且併出
之此論亦布之中外欽此欽遵臣等聞
命自天措躬無地捧誦再四惶懼曷勝夏言狂
悖之狀如見肺肝臣等療贖之罪莫逃斧鑕

仰賴

寬仁不遽加擯斥乃分布中外俾罪惡昭聞
皇上曲全之恩真與天地等矣是雖粉骨碎身
何由仰報於萬一竊聞之詩曰夙夜匪懈以
事一人書曰夙夜惟寅直哉惟清蓋所以盡
臣子之職而勵忠貞之節也況夫輔臣任股

肱心膂之托居絲綸密勿之地其忠謹敬畏
之心誠不可一日懈者邇者

皇上加意元元因旱輒祈霖雨時應設方施藥
全活甚多一念精誠上格

天心下清民瘼憂勞於上至矣盡矣有君

如此何忍負之大學士原以諫官受知

陛下不數年間官居台鼎位極人臣諫無不行

言無不聽真千載之奇遇也正宜仰體

聖心恢弘治化鞠躬盡瘁夙夜寅清以副

九重之懷而稱變理之職可也夫何官怠於官

成敬哀於寵盛放逸自恣剛愎自用輔理無

狀致干

天和有臣如此將安用之泰熙大學士叨

居密勿殊乏贊襄幸獲遭逢周知報稱飾

虛譽以誇人昧實心而事

主宴安氣勝戒懼心荒內閣為政本之司取

營私而不入

王言閭機務之重乃居外而專裁掠美市恩妨

賢誤國之休休有容之量自倖倖自矜之私
近禁扛橈周知法例任情交結何有忠誠輔
臣為國之貞豈容變詐人臣榮君之賜
輒敢抗違其諸不法之罪上通于天莫大之
惡貽乎有眾神人共憤法典難容誠不可一
日居乎其位也再照臣等侍罪言官職專論
列素餐尸位職然苟容負

陛下養養之恩之匪躬譽謬之節涓埃莫報療
曠何解不能先事預陳致煩

聖諭切責罪當萬死罪當萬死夫大臣者群臣
之表也不忠不敬已陷覆鉢之羞言官者耳
目之司也惟默惟恂自取辱臺之罪伏乞
皇上亟將夏言特此罷黜以為大臣自君
者之責更乞

聖慈撫

天地父母之德寬且等筆鉞之誅通賜罷黜
以為言官不職者之戒庶大目警畏而調變
有聲言路肅清而紀綱丕振矣臣等不勝跼

伏恐懼隕越待罪之至

乞

恩簡命本兵大臣以安內懷外疏

昨該吏部題為缺官事內開兵部尚書員缺
欲照例會同推舉等因奉

聖旨是欽此臣等考之周官大司馬之職掌邦
政統六師以平邦國我朝準古建官凡兵
馬征伐之事修攘備禦之宜皆隸於本兵而
以尚書領之任甚專也過者北方犯順入我
中原塗毒生靈震驚畿輔

九重憂勞勤且至矣雖選將練兵而經營於外
者靡所不周然立本發源而綜理于內者尚
有未盡故自尚書張璠奉職無狀邊事日額
屢經言官論劾

陛下降詔大匡體貌曲賜優容今幸天厭其
惡自速隕亡正冊道轉泰之機邊陲將寧之
會苟用得其人則振揚

中興之武烈鞭達四方無不如意用不得其人

則將來之事有不可勝言者矣昔郭子儀見用而回紇輸誠軍中有韓范而西北喪膽此明驗也伏望

陛下念生靈殘傷之苦思本兵體要之司乞勅吏部大破常格從公推選不拘見任致仕為民罷閒等項人員凡有忠誠素著德望素隆為中外仰重者推舉三四員疏名上

請斷自

宸衷毅然用之則武略兵機之寄得人而內修外攘之效可致矣再照國家治化難以獨成賢才素征始能共濟故唐虞之世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成周之時周呂夾輔王室而疏附先後奔走禦侮者未乏也故歌其治有曰庶政惟和萬國咸寧有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蓋謂此也且天之生才自足世用無借才異代之理矧

聖明御極二十餘年禮樂明備賢俊登庸可謂盛矣每有任使輒稱乏人近者推用撫臣屢

經論勅豈人才有古今哉蓋由循舊守格者或輿論之未孚高才推度者或掄擬之未及儲養之計疎而進用之途隘也伏乞

陛下念人職之難得思廢棄之可原廣天地造就之仁妙

聖神鼓舞之術乞

勅吏部除見任不舉外凡經近年撫按科道薦舉各處大小官員不拘致仕為民革職緣事等項比照嘉靖十八年該部類題事例逐一查出其中如有才識可用時論共惜者條列上

聞請

旨簡命或遇缺填補或特賜起用如有推舉不公徇情偏聽者臣等遵例糾舉庶使功使過而野無遺材惟賢惟能而朝無佞倖人才之盛治化之隆與虞周匹休矣

厲法禁以正風紀疏

近該福建按察司分巡漳南道食事 廷訓

奏為憲臣打死無辜五品職官多端違法事
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隨該臣等查得 廷訓係
福建巡按御史徐宗魯劾職汙酷暴皆有
指實已該都察院覆題奉

欽依廷訓回籍其事情行續管巡按御史查問
去後續該廷訓奏辯已經該科參駁今復有
此奏目等細閱情詞前後不一且稱係憲臣
例得舉臣不臣于末事之先而言于被劾之
後其挾私撓拾明矣臣等伏讀

憲綱內一款所至之處博采諸司官吏行止康
勤公謹者禮待之汙濫姦佞者戒飭之又一
款凡都察院并監察御史按察司紀綱所繫
其任匪輕行事之際一應諸衙門官員人等
不許挾私沮壞欽此夫御史奉

命出巡既司糾劾之權而復申沮壞之禁止欲
振肅綱紀舉正奸欺以盡激揚之職也昔漢
遣御史八人巡行風俗考察官吏唐設御史

十五人分察百僚巡按州縣當時望風解緩
內外澄清未聞有沮撓而議其後者我

祖宗設官責任甚專而載諸令甲者法制尤備
故百七十餘年公道昭明綱維振舉 朝廷
瑞拱於上而威行於四海九州之外者用是
道也近年以來法令廢弛人心玩愒上無綜
覈之政而以苛察為能士鮮廉靖之操而以
激搏相尚故往年御史王汝楫劾按察使曹
嘉嘉既抗章申辯遂開爭執之門近日御史
包節劾僉事錢世賢賢故率眾誣呼益長杆
頑之勢及查吏部考察二臣皆以不謹罷黜
則論之者是辯之者非矣然雖旋伏其辜此
風至今未已廷訓得以此效尤也且其穢德
之彰聞出於吏民之控訴糾正寔邪御史職
掌凡有不便皆得風聞况其巡歷得於見聞
之真者乎此而不劾地方何賴焉夫廉恥者
君子之美節也貪汙者士人之鄙行也廷訓
身為憲臣職私敗露不知反躬自責乃敢挾

私裝誣干瀆

宸聰沮撓風憲希圖併勘意欲兩傷為目今掩飾之計啟將來僥倖之途法禁不嚴易言無責是以肆行而不忘也伏乞

勅下該部將廷訓奏詞寢閣勘報至日候

旨處分庶為得體等又查得近年御史舉劾不公節奉

詔旨切責近該部御史毛伯溫具題申明已奉欽依通行遵守誰敢不悉心砥礪勉圖報稱等切恐在外三司方面有司等官其賢且能者不為習俗所移或有職汙被論如廷訓者各相倣倣俾持憲之臣難以激揚而事權之間自相繫肘世變江河愈趨愈下不可不為之慮也伏乞

勅下都察院將臣等所奏通行禁約各期開誠秉公思盡職業不許互相交構致啟事端敢有仍前不悛撥拾妄奏者聽巡按御史指實奏劾如有御史舉劾不公奸惡任情者聽都

察院者曷等照例舉正庶上有道撥下遵

法守體統正而朝廷尊矣臣等又訪得近

日有等考察黜閑官員居鄉暴橫生事害人

藩臬莫敢誰何州縣聽其驅使既經軍民奏

告乃敢私自逃脫潛住京師肆行請謁造作

言語動搖國是此風不息則豪強任俠得志

橫行而生事冒進之徒將接踵于後矣伏乞

勅下緝事衙門拏訪得獲即行遞解原問官司

究理務寔法典以雪民冤則一方之害斯除

而清平之俗可致實善治之一機也伏乞

聖明昭察

陳愚見廣時議以防患疏

先該廣東等道掌道事湖廣道監察御史焦

璉等題前事奉

聖旨大同奏報軍情緊急重大這所奏多係備

邊切急要務兵部便斟酌看議限五日來說

欽此續該兵部咨該吏部覆題奉

聖旨是便着嚴加詢訪曾經履歷邊方練達戎

務謀猷才望素孚衆論的從公會同薦舉如有作弊欺罔徇私受誘事發連坐重罪不饒欽此欽遵日等竊謂賢才以效用為心明君以得人為務故旦與相而周興管宴舉而齊霸此明驗也矧今比 犯順寇我中原上履宸憂下貽民害正臣子致命之秋英雄立功之日也若不大破常格何以共濟時艱我 國家大教車數諸賢布列休休良士濟濟在公但修飾廉隅者或乏統馭之才俎豆從容者或昧修旅之事且兵機閫聞貴於有謀殲殲險夷取其已試才質不同器使自異也蓋兼收並蓄廣

天地曲成之仁而使過使功妙

聖神鼓舞之術除見任及文學清修者不敢概舉外今將養病乞休廢棄等項遵奉

明旨曾經履歷邊方練達戎務謀猷才望素孚衆論者從公延訪得十有三人焉如原任刑部尚書起用唐龍原任總制部御史劉源清

原任戶部左侍郎任洛原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張珩原任巡撫部御史陳九疇韓邦奇李珏原任都給事中曾忬鄭自璧原任右給事中錢薇原任御史程啟充原任副使張庠王猷之數臣者或沉毅有謀或忠勇可任或風節素著於朝端或聲名久揚於閭外或剛方持立不奪於權豪或遇事敢為不撓於群議原其廢棄俱各有因即其才猷足堪任使况懲艾於久廢之餘奮發於再起之機上之為總制次之為巡撫又次之司兵憲之寄必能建立奇功以副

陛下拊髀之思也伏乞

勅下吏部再加詢訪如果臣等所言不謬遇有員缺次第推補庶合抱之才不以寸朽見遺而感恩圖報之心倍於尋常萬萬矣再照年來 患山西為甚荼毒之慘真可寒心故奸禦驅逐固當責諸總鎮之臣而勞來安集不能無賴於守巡府縣等官也再乞

命之至

勅下吏部凡見任推選沿邊守巡府縣員缺必揀其謀猷忠勇可任事者布列於諸郡平時則各盡其職寬征薄斂以豐民衣食之源冠至則各保其城協力其心以倡民勇敢之氣兵衛於外民捍於內總制網維於上諸郡聯絡於下則風聲鼓煽軍氣自揚地方備豫而猘抗於襄矣臣等無任恐懼侍

議處才力不及官員便器使以全人材疏

臣等伏照國家定制三年一覲因以考

察天下大小官員賢否以行黜陟以風勸懲

即虞廷三載考績黜陟幽明周官考課式序

在位之典我朝損益尤為明備其治行出

眾者則不次簡擢廉能稱職者則令復任貪

酷不僅及老疾罷輟者則令為民令閑住令

致仕所以彰國典勵庶官求治理也其有

善不足以振俗才未能以敏政求其過行未

致昭露考其心迹未可廢棄者則處之以才

力不及起送赴部量改簡僻地方以曲全之

仁義竝行舉措攸當真天之物因材而篤

周孔不蔽備而器使之義也著之令甲遵

行已久近於嘉靖十八年七月內該吏部題

覆巡按陝西監察御史戴璟劾奏學書等照

才力不及事例令起送赴部量調等因奉

聖旨是這經御史勸奏調官係部裏簡僻地

即時調補不必起送到部著為例欽此又查

得嘉靖二十年正月考察之疏內開才力不

及除來朝官員許令候改其餘在任俱文

書到日遵照近日例回籍聽候調用已奉

欽依允行嗣是以來凡與該調者率皆回籍不

敢赴部仰見

聖心體悉物情恢張政體所以節勞費杜紛擾

便人情堂政令之致意也臣等查得近年各

處撫按奏詞及截拾年考察才力不及者員

數甚多調處尚未及半但人情先於目前而

久則忘事勢急于切近而遠則緩天下司府

州縣寬缺數本有限見今守部候缺者尚選
補不前焉得積有餘之缺以候此家居不急
之人耶原意求通而反致塞本以省費遂致
過時人才難得歲月易流不可不為之處也
其中或才力可用而行事欠詳或年齡方壯
而水土不習者比時撫按欲為陳列似涉紛
更徑行改處別無條法假是例以曲全之意
在惜才情非獲已今復遲留荏苒欲進無門
雖有嚮用之資亦將阻喪而不振矣況下項
考察之期去茲不遠此輩官員例不能無日
積月累愈遠愈多智識昏於淹滯之餘精神
倦於抑鬱之久名雖調用實則罷問使
朝典章浸無差等甚非愛惜人才疏通幽抑
之道也伏乞
勅下吏部查照舊規議停新例凡嘉靖十八年
以後才力不及人量其年資速為改處以
後凡撫按奏劾及考察應調者仍令起送起
部陸續按補庶有序可循有期可守而各官

年力之衰健才智之昏明堂司查審因可考
見量地而任之度才而處之期以暮年自當
補足其中考語素庇老耄不堪者臨時斟酌
徑行去留庶寸朽不遺乎全材陽春復榮于
枯槁感

恩恩報庶得益勵乎初心含舊圖新尚冀收功
於異日

大造薄曲成之仁偏才無遺棄之嘆具於治化
未必無小補也臣等無任惓惓待
命之至

慎簡輔臣以重

恩命疏

臣等於本月十五日伏覲

勅吏部成國公朱希忠駙馬崔元輔臣翟鑒大
宗伯嚴嵩日侍躬忠勤罔懈希忠元各加
太保鑒加少傅兼謹身殿大學士嵩着兼武
英殿大學士在內閣同鑒辦事仍且掌禮部
事免其奏事承旨餘官俱如故如勒奉行欽

此欽遵目等照得

簡命輔臣 朝廷重典皆由

聖明英斷非臣所敢輕議目等竊惟 內閣

之職論道經邦調元弘化上以表率臣工下

以保安黎庶其任甚重必得人品心術為天

下第一流者始克膺茲選

陛下御極以來每有員缺慎加推選未嘗輕授

誠

聖王進賢如不得已之盛心也目等查得禮部

尚書嚴嵩叨掌南宮于今六載其貪汙姦諂

俱有藉實屢經言官論劾章疏甚多人品心

術即是可驗皆莫逃

聖明洞察之下矣今一旦驟膺

簡命首率百僚不惟輕 朝廷絲綸之寄亦恐

失天下仰望之心書曰官不必備惟其所

以慎選也伏乞

陛下收回

成命仍留禮部辦事使其勵忠貞之節庶可挽

鼎鍊之機

陛下若念其供侍之勤則兼官華秩恩賚通常

亦足酬矣况夙夜匪懈以事

一人亦臣子職分之常豈足為勞哉目等侍罪

言官不敢隱默伏乞

聖明重察

撫按舉劾不同乞 賜行勅以昭公道疏

目等於昨初一日接到巡按直隸監察御史

江潯題一本為舉劾五品以上官員以昭勸

懲事內劾池州府知府柯實卿舞小智而驕

恣詐誕逞酷暴而殘忍剋核扶量偏心昏聽

害事性喜阿順寃者遭毒僚屬惡之如蛇百

姓畏之如虎如銅陵縣富家徐正位初問止

因逼認田糧拘獲收監不即問理延之日久

不知有何所為縱放以出院而又不知有何

所為激發大怒招引無賴計二三十年人命

擅移九屍於城下一時濫受讐狀二百餘狀

共集人命一十三屍通無撫按一紙告詞威

令典史陳仲舉陸溫檢骨約歲多無月日混
言成括銀鍊成獄擅入一家父子兄弟死罪
五命括內仍坐逃走弟男徐正倫徐文弼等
三命勢欲滅絕一門仍復牽連家人重罪其
險狠成性大傷

天地和氣却又驚散家口縱人搶奪破蕩財產
情甚不堪又將糧田擅給讐家四千餘畝割
人之肉以醫人籠衆之心以使己道路側目
咸號柯知府籍沒徐家家產又復泛濫追呼
妄差番子民快官役相繼數百人四散拏擾
遠近驚駭欲乞速行罷黜等因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目等隨查得先該總理糧
儲兼巡撫應天等府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今陞南京戶部右侍郎夏邦謨題為薦舉
風力官員以昭賢能以激人心事內開切照
池州府銅陵縣兼爾有豪民徐正位徐正本
徐正誼徐文輔等父子兄弟弟良于謀財雄
一方橫行無忌勢陵縣尹武斷郊原私置困

園禁錮平民睚眦之怨必報錙銖之利必專
侵奪併備准民田計萬有四十餘畝飛詭稅
糧不下數千餘石毆死良民約十數餘命根
株盤據氣鼓掀揚且締交貴將廣於結納平
居則虛為延譽有事則曲為救解養成兇悍
蔑視刑章小民被其魚肉敢怨而不敢言官
府畏其譏誣置而不覆闕地亦患莫大
於此知府柯實卿到任數月痛民害之日深
首思剪除用清大惡遂計擒群惡悉論如律
積歲之患一旦冰消遠近騰歡人情稱快欲
乞早為起邊等因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目等照得生民之休戚係
守令之賢否銓司之黜陟視撫按之舉劾舉
一人而在位者知勸勅一人而在位者知警
故鼓舞之道彰而朝廷之紀綱著矣今御
史江藩都御史夏邦謨先後舉劾知府柯實
卿同一人也或請不次擢用或請亟行罷斥
所論行徐正位同一事也或以為處置得宜

或以為偏私。虧枉臣等私切駭異。職當糾正。夫事體有一定之歸。天下無兩。是之理。今一人一事而議論頓殊。彼此互異。使善惡不明。而邪正莫辨。

陛下所賴二臣以風紀一方。表正庶位者。何如而乃如是。漫然也。矧今

聖明在上。法典秩然。近因撫按舉劾不公。俯從部院建議節奉

旨戒論。如或故違。重治不宥。欽此。二臣正宜開誠秉公奉揚

休命可也。却乃拂衆論之公執。一己之懸狗情。偏聽自蹈。前愆舉措如此。銓司何憑。以為陟黜有司。何賴以為勸懲哉。其奏內人命數多。關係非小。尤不可不為之處者。伏乞

勅下吏部轉行彼處接管撫按衙門提吊原問人奉從公查理。如徐正位等果係刁惡。則柯實卿處之為是。而江濬妾勅之罪不可不懲。如徐正位果係冤枉。則柯實卿處之為非。而

夏邦謨妄薦之罪。不可不治。併將疏內事情一一查處。勅奏。

請發落庶公道昭。而賢否辨別。舉措當而憲度肅清矣。

申

旨權事宜以便遵行。疏

先該都察院題為釐時弊以明

憲綱事。內開近年撫按劾官下至丞尉甚為失體。今后御史出巡六品以下官貪酷顯著。即便拏問。不許一概混劾等因。節奉

聖旨。所陳都依擬務要著實舉行。各見在地方巡按御史即宜精白奉揚。勿負朝廷簡命。如或故違。重治不宥。欽此。仰見

陛下振肅紀綱。警飭臣工之至意。臣等近查得各處巡按御史糾劾之疏。每日除六品以下違例拏問。不敢概劾。而該部具覆。每日遵例不敢擬議。則是於拏問所不及者。付之無可奈何。優游厭飲。以資不才者之妄。為是皆奉

行者之過而非該院陳列

旨處分之初意也臣等切惟御史奉

命出按一方所賴以振揚風紀貞肅百度至於

竣事舉劾則又振揚真肅之最要者舉之得

人則為善者勸勅過得人則為惡者懲鼓舞

之機其應甚速近年所劾下至丞尉誠為失

體乃若通判叅貳群治推官詳獄刑名知縣

親民尤為切近皆出於進士科貢之選其視

州縣佐貳丞尉經歷責望實不同若槩以

六品以下不許指劾其間賢良守責者固多

有一二強悍狡詐者或矯飾虛文以欺上下

或要結權貴以資窟穴或恣暴遂貪緣法怙

勢俾百姓敢怒而不敢言或狎奸黨比巧詆

深文俾僚屬可知而不可問若此類者苟欲

究治恐無告訐之詞輒行訪察或負違

詔之慮即使查提得行究問使其輾轉規圓曲

求僥脫或致踴傷問官否則據詞奏辦量改

他官以必厭飽貪婪若止囑註賢否以候考

察黜罷則三年之間惡肆罔極又其間尚有

罷軟老弱素行不謹者法僅止于去官罪不

至于拏問則將何以治之且如山西地方累

被寇患河南保真等處與有秋防至於他處

災荒宜恤及漕河一帶濬泉導河築堤疏淤

上下倚賴于府佐縣正者有朝不逮夕之急

迺至指劾不行拏問不及遷沿歲月荼毒肆

行債治殃民所關不細夫通變以宜民擬議

而善治均為體國何惜詳明伏乞

勅下該部更加議擬除州縣佐貳丞尉經歷不

許混劾通判以下等官罪惡顯著者違例拏

問外其中如有罪不至于拏問而善政無聞

治果出于尋常而實跡可稱者令得一體舉

劾以憑該部查覆施行則

憲典肅而僚庶知所勸懲官箴飭而黜陟有所

依庇矣

大司馬鳳岡沈先生文集卷二

恭進銀以助城工疏

臣伏聞

皇上恢宏

帝制肇建重城宅中圖大屹然磐石之堅衛

國安民允矣金湯之固風氣咸萃體勢益尊

重光

先烈垂裕後昆誠萬世不拔之基四海無

疆之虞也經營伊始庶民子來臣謬叨祿秩

義當趨事但職守所羈願莫能遽遙望闕

廷使切瞻頌謹備銀壹百兩用助工費固

知涓流無補乎滄海敢將芹藿少效乎微忠

異常水災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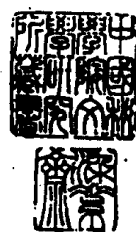
據湖廣布按二司守巡下荆南道副使陳紹

儒右恭議雷賀會呈奉本院案驗據鄖陽府

申准通判梁承華牒覆堪過鄖縣鄖四竹谿

三縣并鄖陽衛災傷除無災并災傷三分以

下不流外鄖縣地名松州武陽等處災傷五



分例免二分鄖西縣地名香口等處災傷八
分例免五分竹谿縣名進峪河等處災傷六
分例免三分鄖陽衛地名尖灘潦窪等處災
傷五分例免二分其已徵在官者出示曉諭
照數給領未徵者查照應免分數於存留糧
內除豁免徵仍嚴禁里書人等不許侵損欺
瞞冒領外將應徵應免田糧照依勅災體例
分數明白及賑恤過軍民姓名用過數造
冊到道會呈到臣案照先准戶部咨該臣題
前事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隨該戶部湖廣清吏司查
得災三分以下不免外全災者免七分九分
者免六分八分者免五分七分者免四分六
分者免三分五分者免二分四分者免一分
其原奏原奉官員若有違限及聽憑里書以
熟作荒以荒作熟受財聽囑增減分數者俱
聽巡按御史查訪提問文職罷職不敘武職
降一級發回原衛帶俸差操等因題奉

欽依俱經通行欽遵。訖今該前因案呈到部看
得都御史沈良才題稱湖廣襄陽荊州鄖陽
并河南南陽四府各屬地方災傷要將崩塌
城池區處修築淹沒人戶酌量賑恤及稱災
傷似應勘奏各該衙門申報已遲秋糧既
經派行徵納例難蠲免乞要量行酌處一節
查得襄陽荊州并河南南陽三府各屬地方
災傷緣由及被災田糧分數衝塌陂塘城垣
等項先該各撫按官俱題前來已經本部議
覆通行各官查照踏勘蠲免優賑修理無容
別議外所據題稱鄖陽府屬沅州等處一帶
軍民房屋畜產盡被淹沒災傷迫切情實可
憫今稱申報稽遲錢糧固難輕免但襄陽等
處災傷既已踏勘徵免賑濟而鄖陽府屬州
縣衝所亦所當恤若照舊規待勘報分數至
日方議徵免賑恤不無愈加愆期有失民望
相應酌處合候

命下本部移咨撫治都御史沈良才并咨都察

院轉行各該巡按御史備行該道各投委官
親詣前項被災州縣衝所從公逐
一踏勘要見某處有收無災幾分某處有災
無收幾分定擬的確分數照例除被災三分
以下不免外全災者免七分九分者免六分
八分者免五分其餘以次遞減俱許存留
糧內除豁不許將起運之數一概中間
如有已收在官者查照原納人戶出大字
告示曉諭如數給領仍要禁革奸弊里書人
等毋得刁難侵損及欺瞞冒領其餘應徵之
數嚴限依期上納完解掣取批收銷繳亦不
許一概觀望致誤圖計仍將被災軍民人
等通行審實議擬等第動支官銀或備荒米
稻量與賑濟用示優恤承委官員亦要盡心
體勘并不得聽憑作弊人員將無災妄作有
災增減分數賑恤不公者悉聽撫按官查訪
提問照例施行事完通將應徵免田糧及
賑恤過軍民姓名用過銀米各數目造冊

奏繳青冊送部查考等因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備咨到目已經奉行湖廣河南各布政司并各該守巡官遵照轉行去後今據守巡該道會呈造報前來猶恐不的覆行查勘相同除襄陽荊州南陽三府各屬災傷先該目等委官勘報明白被淹人戶量行賑恤衝塌城堤估計修築俱有次第已該各撫按官造冊繳報該部覆題不敢請 奏外照得鄖陽府屬田地俱在萬山之中沿江低窪者盡行淹沒而山峻高峻者間亦有收據今勘報災傷隨處有多寡之異被淹有輕重之分固不敢絜免以虧 國賦亦不敢坐視以孤

君恩謹將各官會呈委官踏勘過災傷應徵應一免田糧分數及賑恤軍民姓名用過糧穀各數目理合遵依造冊繳報

薦舉賢能方面官員疏
日本庸愚謬膺

簡命付以湖廣河南陝西連界五府一州之地道里荒遠山林深遠包絡險阻流移離居生理未固易動難安故設撫民兵備守巡等官控制要害宣揚條章而布按二司總維大綱其於地方闡繁非細若使任得其人則一方生民之利害官吏之清濁興革激揚自獲其理如其匪人則政事叢隳民病吏恣臣亦難免瘼曠之罪矣臣歷任二年有餘日夕兢惕其於各官之賢否悉心咨訪頗得其真除賢能任淺如湖廣布政司左布政使劉伯躍按察使陶欽夔副使李凌雲河南布政司右叅政劉廷臣不敢概舉外訪得湖廣布政司右叅議雷賀自厲清修不畏強禦督理太和工役綜核詳明計賑兩郡災傷流移安輯原任按察司副使今降調陳紹儒才幹勤敏智慮周詳身任築城之役不避險難力拯久困之民至今遺愛河南布政司左布政使鄒守愚淵源之學應用不窮精練之才施為自別句

宣兩省聲實懋昭清白一心始終勿替原任
右參政今陞按察使趙正學性資方正心地
光明復久廢之破堰汝民樂利理未完之案
情憲臬肅清按察司副使焦璉蘊剛毅之謀
發英明之政初至恤民報災最實繼驅草寇
督戰奏功原任副使今陞江西布政司參政
潘鉞性有執持守尤端慎立山堡一方之保
障實資計擒巨寇兩府之生民受福陝西布
政司右參議冠陽德器渾成才能蘊藉安靜
不擾地方以寧況毅有謀勇徒志獲原任左
參議今陞山東副使張鐸性行高潔學識宏
深蒂管商洛上下服其嚴明條列事宜防守
見其經濟按察司副使錢津才識明敏幹濟
勤能警官邪以安綏輯而貪暴知懲弭盜患
以靖地方而剽奪不起謝少南才氣英明詞
華藻麗昔參議河南黃冊之弊源盡革今督
學閩內憲臺之風裁益彰此數臣者於巨職
事相關稽之政績察諸士民及巡歷所至知

其為賢不敢蔽而不舉也如蒙乞

勅吏部再加查訪如果目言不謬將鄧守愚等

量資擢用則諸臣奮勵期闕厥猷而目區區

薦賢為國之微忠亦可少罄矣

公舉勅以勵庶官疏

竊惟生民之休戚係於守令守令之賢否係

於激揚誠不可不慎也臣受

命以來夙夜汲汲以安民為心而尤以辨察守

令為急曰所屬地方連年荒歉土著之尺籍

漸耗流附之聚散靡常查究易生蠹弊滋甚

欲興舉廢墜必得夫明作迅厲之才欲翊

扶衰必得夫博裕和平之士然中人之性易

移而改調之官居半得人固難而責其治理

尤難臣於巡歷之時即事以觀其心因文以

考其政凡貪殘害民者徑自拏問其過惡已

著未經敗露者明開揭帖咨部今春考察已

去大半矣續選補者皆新任不敢求備以枉

其才又不敢濫舉以廢大公之典也除賢能

陞任漢中府知府劉夢元襄陽縣知縣周文龍賢能任浚州知州今丁憂余一鵬不敢概舉外訪得湖廣鄖陽府知府黎曉勲志節堅定政事詳明嚴稽察以警官邪風行七邑緩征輸以蘇民困惠及一方襄陽府知府胡汝翼智慮周詳事體練達慈祥之政遠近相安清白之操上下咸服荊州府知府袁祖庚才識英明持守廉潔鋤奸革吏數年之蠹政頓清節費補糧一郡之人心允懌鄖陽府同知方純仁學行優長操履端恪舉屯政而有條署縣策而無議均州知州范大儒器識渾成才猷精練過盤錯而有迎刃之能屬清廉而東如石之介鄖陽府鄖縣知縣許子言有守有為克勤克慎吏畏民懷惠行弊革襄陽府宜城縣知縣郝廷璽質實不欺勤能有守勞撫字於被災之民盡心力於築城之役河南南陽府知府朱尚文心惟自潔事不近名處衝疲之地幹理克勤善上下之交剛柔相

濟推官王汝安剖決詳明庭無冤滯之獄操履端毅人揚冰蘖之聲鄖州知州王道行青年向上雅志懋修數德惠而治化大行剔弊源而嘉豪遠避陝西漢中府城固縣知縣白桂才幹疏通性資明爽守以嚴而無玷蒞政敏而有聲商州學正朱本固儀容偉而師範克端才識優而政事可通湖廣鄖陽府竹溪縣儒學教諭徐光裕學行驗於作人才能可使從政此皆賢能昭著所當薦揚者也湖廣荊州府枝江縣知縣董燧年力精強幹濟通敏吏畏其嚴民安其政陝西漢中府平利縣知縣何承祺勤以集事而案牘不留慎以守身而姦弊知革此皆才力有餘所當調繁者也陝西漢中府石泉縣今丁憂知縣歐陽中人之才易移之性處僻邑而心恣固官成而志怠以銀放金有同市井私債規利取盡錙銖科派里甲載滿歸囊威令難行受侮不恥河南南陽府唐縣知縣吳

原係改

調之官遂肆貪婪之性到任未及六旬還債已踰八百科罰銀兩里老吏胥皆有等第詞訟紙價原被證見靡有漏遺百姓不敢告狀則關外招呼地方朔望打卯則偏令報事富戶無故出銀蔬菜亦皆取稅庶民忿怨百務廢弛若以任淺量留地方難勝荼毒此皆貪汙昭著所當糾劾者也湖廣鄖陽府房縣知縣何性氣頗乖刑罰過當到任未久債主踵門即今亂罰紙錢恐後肆無忌憚但居官尚淺過惡未甚相應改教以保其終也陝西漢中府金州知州郭志知尚上下亦有為因性氣過直見忤上官始起語言之傷遂成盤詰之訟緣事既久展布艱難但其官箴無議殊為可惜相應調用以盡其才也如蒙乞

勅該部再加查訪如果目言不謬將黎克勤等擢用歐陽等罷黜何改教郭調用庶賢能者有所勸而益修不肖者有所懲

而罔肆則政績咸熙兆民允懷矣

薦舉地方人才以備任用疏

竊惟人才之生於世必養之深而後發之盛蓄之久而後施之弘故古之聖王求之恒惟其舊而用之不遺於野良以此爾伏惟

皇上御極以來禮樂教化漸洽海宇英俊之士

濟濟在列但其間或因事註誤或陳疾投閒遂有終身未蒙錄用者然帝臣之念東時思

奮靡不俾冀

大造曲成之仁也臣叨任使當邊疆多事之時

夙夜圖惟期得英雄之才以副

陛下側席之求臣之願也但臣撫屬地方科甲

鮮少人才不多巡歷之下得於見聞者有五

人焉敢潛陳之在河南如原任兵部尚書今

為民王邦瑞在湖廣如原任禮部侍郎今開

住朱廷立原任吏部員外今開住李大魁在

陝西如原任御史今開住咎如思原任知府

今終養傳應詔之數臣者其人品氣節推重

乎縉紳政事文章有裨於治理置之臺省必
有可觀授之藩臬足稱任使皆所謂卿之者
彥國之楨幹也靜修既久悔悟益深精力方
強日月益邁及今不用且恐漸就衰落不無
可惜如蒙乞

勅吏部再加查訪如果且言不謬將王邦瑞等
度德量才隨宜起用傳應詔行令赴部必能
感激圖報思效忠貞之節必求無負於

聖明之世者當倍於恒情矣

條陳應援事宜以便遵守疏

嘉靖三十五年五月初三日該兵部會同吏
部題為再報緊急賊情事奉

聖旨沈 着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督兵應

援罵勅與他上緊去欽此欽遵竊念日本以

庸材幸逢

昌運叨居鄉貳贊理戒樞適值倭奴犯順吳越

傷殘近復延蔓江洋勢更猖獗

陛下不以目為不肖畀以應援之

命且敢不矢心自奮仰仗

天威期靖海氛以圖報於萬一恭候

勅命星馳外謹以行軍切要三事上座

睿覽伏乞

勅下該部作速詳議以便遵行且愚幸甚地方

幸甚為此開坐具本親齎謹具奏

聞

計開

一處調募奄得本部原議調河南睢陳兵
二千復召募民兵一千陝西鳳縣銀兵三
千又欲差官那借兩淮鹽銀選募徐邳氏
兵三千俱奉

欽依遵行意固善矣但應援之舉事在燃眉陝
西銀兵道理紆遠未能卒至且未開有統
領之官誠恐沿途騷擾致生事端必得兵
備恭將各一員統之方為穩便昨陳存留
之兵分隸各衛已久勢難遽集查得入衛
民兵一枝見有恭將統領衣甲器械俱亦

完備合添差兩司官一員催督啟行即將存留之兵以充入衛度乎兩便其召募一節取揚州之銀以至徐邳道經十里不無耽誤合暫借本部太僕寺見貯馬價銀三萬兩差官運送前去隨催鹽銀還補一面先行文兵備作速招集以便本官至日挑選但近該漕運都御史陳儒奏稱賊勢緊急已行徐邳挑選即令堪用之民恐亦不多合聽本官權宜於山東等處經過地方即會同撫按兵備官召募務足三千之數器械悉令齊備不許視為泛常以誤大計伏乞

聖裁

一議軍餉竊惟師行糧從事不可緩且叨承簡命職守與督撫不同應援之師係是客兵經過地方官員亦以客視之行糧料草稿賞銀物一時不能接濟萬師雲集張口待哺勢甚不便查得先年大臣奉

命征討選委精力心計司屬官一員請發銀五萬兩隨目向往以便支給後有匱乏容臣於各該司府州縣見貯本折錢糧并兩淮鹽銀便宜取用隨具題

知一應出納數目悉聽委官造冊登記以憑查

考伏乞

聖裁

一議任使竊照運籌決策固在主師發謀獻慮必資庶官故古之紀室參謀所以集眾思廣忠益也今軍中事務繁多且之智識有限查得先年大臣奉

命征討經畧地方俱奏帶司屬官二員隨行以備咨議訪得本部車駕司郎中郭仁員外郎王遵俱風力老成及照郭仁經本部題奉

欽依召募民兵事完之日一體隨臣前去再照臣所領各兵一時烏合俱非素練要在將領得人方能習服况每枝三十以一參將

領之分調裁殺恐不充用訪得閒住總兵
官徐珏老成練達革任守備何鳳精力尚
強許其隨帶家丁以備差遣并其餘堪用
人員容自取用伏乞

聖裁

辭免兼官疏

臣原任兵部右侍郎先該本部會同吏部題
為再報緊急賊情事奉

聖旨沈良才着兼都察院右叅都御史督兵應
援馬勅與他上緊去欽此欽遵隨於初七日
赴鴻臚寺報名辭 朝聞續該太子太保工
部尚書趙文華奏為乞

恩再往督察丞國滅賊事節奉

聖旨沈良才不必去欽此欽遵所有臣原兼憲
職理宜辭免伏望

皇上俯允容臣仍以右侍郎在部供職臣不勝
感戴

天恩之至

序

送大中丞克齋李老先生擢南京少司馬序
淮揚東控江海南接留都西通滁潁址拱京
師舟車商旅之往來貢賦鹽貨之業集重地也
嘉靖丙辰島人犯順

皇上採廷議開督府置都御史春夏駐劄淮揚
秋冬駐劄廬鳳保護運道防守

陵寢總理兵儲振肅風紀重任也丁巳員缺起
豐城克齋李公蒞其事是時建設日淺規制未
備兵旅饑饉相仍採辦征需百出公私騷然公
至先撫宇而緩催科革軍餉大戶減排門鄉兵
禁有司科派抑刁訟投獻又條列所當施行者
數十事上之 制曰可乃選精銳備器械量征
調處錢糧立什伍以練兵團保甲以糾眾分布
將師謹守要害水具戰艦陸增戍兵修沿海諸
堡築天長寶應二城淮南數千里星羅雲布遠
近連絡軍聲大振戊午夏賊諜知有備遂不敢
近今年春防禦益嚴又奏調邊兵二枝令遊擊

丘陞領之以便策應夏五月倭乃大舉百艘分道並進通州主師不支突入焚掠公馳至泰州諭海防副使劉公泰將丘公屯重兵於如皋先遣精銳趨白蒲據勝地以待賊果大至利於速戰時東南風急公堅壁不出竭誠致禱頃刻風回乃擐甲誓師新一二不用命者由是人人思奮順風縱火直斫賊營遊繫騎兵分兩翼衝之自辰至未連戰數十皆捷斬金盔乘輜酋一人賊乃奔潰由富安東掠海道遊繫受公方畧以水陸之師隨賊追襲公親提大眾間道詣淮安馬羅以期夾攻賊欲分我兵力復以千餘一出西亭一出丁堰公分遣偏裨鐵丁堰之賊於潘莊鐵西亭之賊於小來港白蒲殘孽直趨廟灣意淮安之無備也公先至乃合諸軍一鼓平之三路之賊俱絕公乃班師先是三沙有賊千五百人焚劫江南官兵攻圍數月累戰失利乃假舟潛渡七星港寇我通州公檄諸軍敗之於舊場敗之於仲家莊又敗之於茅家墩三沙之

則又絕是役也大小數十戰前後斬獲首級四千有奇予戡本兵時四方奏報者或擊墮歸或掩不備未有堂堂正正如今日之烈者捷書上聞天子嘉之擢南京少司馬士民父老感其生全之恩扳留莫得也相與建祠祀之寓遐思也於是海防徐隸三大夫請言為贈予曰才野人也聞海上之捷偉矣諸大夫馳驅兵間果得聞其詳乎海防劉大夫曰兵貴萬全多算者勝公凝神蓄智炳於幾先微乎動於九天而不知其高浩乎沉於九淵而莫測其深故運籌帷幄變化若神公善謀矣徐翁大夫曰兵凶戰危猶豫則敗公剖決詳明志慮堅定悉事理於毫芒識事幾於俄頃勿貳以二勿參以三公善斷矣顧胡大夫曰好惡異情常要異勢厲禁則爭姑息則玩公推誠心以御下嚴紀律以統軍號令之布凜若秋霜賞罰之行堅如金石公篤信矣鳳岡子曰有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才有非常之才

必有非常之業公文章氣節海內所宗方其高卧龍門也讀書講學以樂先王之道然觀時勢之艱憫斯民之溺胃中固已籌之熟矣及感三聘之勤際風雲之會指揮經略動中從宜故能殄滅方張之夷發舒華夏之氣夫謀者勇之倡也斷者智之決也信者誠之貞也能是三者致勝之道幾矣昔郭汾陽起於閒廢募散亡以破吐蕃而著克復兩京之勲裴晉公誓不與賊俱生親詣淮西而成平蔡之績垂名竹帛照耀千古白浦之役若非先事豫謀以遏其鋒使賊過如累江淮震驚其害可勝言哉推陷廊清之功真與裴郭比隆矣方今

主上寤寐賢哲而公特蒙

簡知出將入相將來餘事南司馬之命亦試蕭望之三輔意也公何讓焉公行矣諸大夫疏附先後同有其功

朝廷既蕃錫有差矣知海上之利害險夷者莫諸大夫若也 富宁之擬議縉紳之推讓中丞

將次第轉遷同有是功則同有是責妖氛春汛事難逆知其設施措置之方蓋已試之效也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易曰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建人天之業以貽淮南無疆之休野人所深願也諸大夫曰疆場之事得著龜焉敢不拜教請書之以為行贈

賀郡大夫衡野陳公撫按交獎序

崇陽陳侯治泰之二年政迪譽流巡撫中丞劉公操江中丞萬公侍御金公黃公何公戶部員外郎黃公大僕寺丞楊公文獎之詞曰志銳行端才優學瞻卻遠迎供億節新任繁文曰至意愛民小心慎事曰寬嚴相濟清慎兼資不激不隨有為有守曰質直宅心明慎制行招徠饒民勤捕盜賊曰勤事而積案不留惠民而克期無爽曰馬政軍需幹理必勤惜財愛民節慎惟力書考循吏得一節一行皆謹書之况悉有眾善乎在上者夜賢以勸非溢美也於是二守少山楊君別駕三山王君詣於請言故歸圖備禮

張筵陳樂以侈盛事衛野聞之曰百姓流移征苛繁急方戚戚于懷是益吾過也敢辭若贈言固所願焉鳳岡子曰卓哉衛野之行也今之從政者信義未孚惠愛未洽汲汲然求以自售或上知矣則張皇粉飾閎動一鄉甚耆鳩眾欲則以自豐潤今衛野實勝名著撫謙不居賢於人遠矣古之談政理者曰不盡民情不盡民力不盡民財三者無甚高難行求之古今允蹈者蓋鮮衛野湖湘英彥方釋詩書理郡事宜其眩才矜能躡取聲譽為速化計顧下車之初憂民一念見於顏面拯瘡痍恤窮困若慈母之撫嬰也若陽春之煦物也詞訟刑獄委曲詳讞法所當加猶諄諄語之使心服而後已性廉儉自居處服御以至賓客供應不苟取一物見芬華奇麗必感然不安尤惡承奉或有拂意即欲解綬去進退出處澹如也有不得已之工劑量經費度材掄力不累貧民故郡治公宇煥然一新求不知費真不媿茲三言矣吾陵僻居海隅昔稱易

治近遭兵革因以饑饉譬如庭羸之人扶持元氣始獲生理投以瞑眩之劑則仆矣夫相時飾治者達權者也因民立政者通變者也衛野知體要者歟昔漢王成為膠東相勞來不怠復流民八萬餘口治有異等賜爵關內侯後詔檢勘皆其偽增黃霸為潁川守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安全得吏民心治稱天下第一及為丞相功名損于治郡時無實心為民不能永終譽耳良吏且然況其下者乎古今人不相及豈確論哉衛野任一載矣即來上官之褒追三載考績課最上聞

天子璽書旌擢內而郎曹外而藩臬任愈重其望之愈深望愈深其施之愈大書曰沉潛剛克高明柔克傳曰政寬糾之以猛政猛濟之以寬夫人情事變無常以一人聰明取之一于寬柔則威衰不振易流于弛一于剛猛則澤不下究易流於苛故推行操縱聖人慎之今衛野堅持是心克之以才益明神先王之訓異時樹奇績

為名臣安往不利哉友朋道喪久矣進言者無
箴規愛人者以姑息日趨於謫偽今衡野勤身
率下同寅協恭以康吾民二君不過失相規德
業相勸揖讓堂以敦古道此風行轉移之機也
予故述其所已行而推其所未及以答悵悵之
請衡野豈以為贅哉二君起謝曰先生之教豈
獨衡野所樂聞二子將銘之座右日周旋焉遂
登之于軸以賀

贈郡侯石溪陳先生擢南京刑部浙江司員
外郎序

莆田石溪陳侯治泰二年政通譽流
天子知其賢擢南京刑部浙江司員外郎三山
王子過余曰世臣寡學幼承父兄之訓勉強堅
立隨官京師稔聞士大夫緒論矣但臨民之事
未諸今倖于泰惴惴然恐弗勝石溪先生指其
迷而納于善日勤勤為嘗曰居官之道母眩名
母矜功本深木茂水到渠成效自見矣奉以周
旋罔敢踰越今行矣失所依歸乞一言伸仰戴

之意余雅知侯者復何請焉自先王禮讓之教
熄從政者務刑名術數而不修禮樂教化之源
飾節度儀文而罔崇忠誠惻隱之實故風俗日
壞治化隨之灰求之古稱循吏赫赫在人耳目
者惟漢龔黃卓魯為盛夷者傳記所載不過曰
青劍買犢治道去其太甚教民禮讓政有三異
而已無甚高難行之事希世絕俗之能皆名當
時而傳後世擇術者亦何貴于異哉石溪閩海
之英擅文學擬高科出宰劇邑入官春曹凡
國家典章制作皆贊大宗伯以行天下之事計
慮精熟束守吾州也見戶口流移田野不辟憂
形於色曰與其擾之孰若寬之與其急之孰若
緩之遂畧文法除瑣煩不察察為明不矯矯厲
威輕徭息訟與民休息如慈母之撫嬰兒也如
陽春之煦萬物也雖政事旁午羽檄交馳惟鎮
靜處之日與弟子員講經義談詩書增廣學田
以周不給積久化成事集民安真不愧其言也
或者曰政寬則糾之以猛政猛則齊之以寬二

者不可偏也然則孔子之言非歟夫相時飭治通變宜民達權者也昔人以政喻琴瑟大絃急者小絃絕吾秦承兵旅饑饉之後力困於轉輸財靡於聚歛室如懸磬野多蔓草譬之病者延羸元氣已微善醫者培養扶植從容以俟之庶幾生理可復妄投以瞑眩之劑則仆矣君子稱量政理如持權衡所以能成天下之務也若嚴刑峻法取一時之譽於己計得矣如百姓何此石溪不取彼而遺此也方今海內之勢如一人身吾州特一肢耳東南可慮者尚多也石溪今陟郎曹與當道公卿比肩而立上下其議論宣民隱達下情舉一州則餘可推矣使在上者知倒懸之勢如此其急相與軫謀協慮豫圖長治久安之策以紓

九重南顧之懷况悲人窮憂國計又所樂聞者此野人之深願也石溪望重資深行將厯憲司為總鎮照臨茲土舉今日之所行推廣數布駕輕車而就熟路奏膚功樹異績使後人稱之曰

此秦人父母也甘棠遺愛沛於海隅寧有窮乎夫友朋道喪久矣石溪端本率人同寅協恭可謂能信於友三山樂取諸人施於有政可謂善推所為二君揖讓一堂以行古人之道則余言也夫豈徒哉

壽文

壽封山陰縣知縣周野和親翁先生七袞序泰興古名邑其地平衍無高山峻峯南枕大江水自西而東注者蜿蜒環抱維揚至海陵百里間風氣凝萃往往成巨鎮焉黃橫其一也雖無城郭之限然人物繁盛土地肥饒與大邑等今封山陰知縣何周野先生貴家馬筆自國初乞無顯者惟何之先世孔庭公始遷於茲七傳至體素公好義樂施鄉里推重輪粟賑饑詒旌其門十傳至周野公其兄篤齋舉弘治壬戌進士厯任太僕寺少卿堂兄仲長舉正德辛未進士厯任廣平府太守其子豐里舉嘉靖丁未進士厯任兵部職方司主事甲第雲仍宗屬日

盛黃橋之名益著人傑地靈信非偶也周野個
儻有大志少習舉子業種學緝文蔚然馳名以
例入國學授定海縣丞才識明敏處無留事政
不便者數與令事故多惠愛浙人德之未幾以
職方貴遂解纓曰吾有子矣何事于丞歸即杜
門不履城市日與諸父兄教其子弟讀書飭行
勤穡力耕日改月化駿以成俗入其鄉凡尊卑
有序車服有章揖讓雍容威儀端恪者何氏子
弟也阡陌連雲桑麻蔽野棟宇翬飛舍廡櫛比
者何氏田疇也花竹清茂禽鳥和鳴亭榭參差
烟霞掩映者何氏園林也周野杖履逍遙于其
間苟徇世俗之好娛耳目之歡無不可者公獨
澹然益廣義田立鄉約周急拯危汲汲不暇鄉
人譽之頌之公若弗聞也嘗曰上不能據謀策
以裨

君下不能端表儀以範俗天地間一蠹也或者
疑之以問鳳岡子鳳岡子曰鴻鵠高飛志在千
里江湖不洩匯納百川基之宏者受自大也昔

唐臨為萬安丞決獄明恕宋安恭為龍泉丞操
履清貴後皆躋臚仕而流芳名周野有二子之
才而無其遇不得顯白於世然四時之序功名
者退過不過天也何容心哉洪範五福叙壽為
首孟軻序達尊齒居其一此天之所靳人之所
難周野今年七十矣封章榮錫烏紗驚章孺
人偕老鳳冠霞佩蘭馨滿室萊彩迎輝先人之
至榮天倫之樂事備矣達人大官恐不欲以彼
易此也夫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
所以長守富也詩云不顯不知順帝之則易曰
恒其德貞其周野之心與或者之疑淺乎知公
矣我

皇上御極四十年和氣充溢芝草玄龜休徵疊
應其禮樂教化之澤漸被海宇者至深且厚山
林岩谷豈無抱素養真長生久視如喬松輩以
瑞國者但未上聞也周野精神完固福履康
強大耋期頤後尚未艾夫天壽平格以佑殷純
嘏眉壽以保魯壽之有益于邦國也如此子故

即公以驗之不特何氏一門之盛也歲在庚申十二月廿四日值公懸弧之辰方洲袁子雲岡王子謁子請言為壽予因本其家世源流之遠積善致壽之詳所以致此者皆皇恩休養生息之效也備書于軸併質之諸君以為何如也

壽同安尹方洲袁先生七襄序

嘉靖辛酉方洲先生七襄矣十一月十三日實懸弧之辰周野何子雲岡王子竹格顧子臨淮強子詣西園丐言為壽予曰老母九十兄六十方洲皆贈之言矧公行誼有足多者今日之役敢以不文辭哉夫君子之道出處而已矣際風雲之會贊謀陳力勲在廟廊宣化承流澤被黎庶及其功成身退也嘉言懿行能刑厥家洪度清操坐鎮雅俗雖顯晦大小之不齊要之有裨于世而已孟氏曰其君用之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孝弟忠信易地皆然君子之全德也若夫得志則浮沉取容漁獵爵位不得志則藁靡顏

情汨沒貨財雖趙孟之貴陶朱之富天地一蠹也何足有無哉方洲先生幼性穎敏長富問學孝敬著子騫之譽友于敦司馬之風以麟經舉嘉靖乙酉鄉薦蔚然馳名取金紫如拾芥耳禮闈屢奇即曰吾家世清白幸叨甲科老親不沾一日祿養後雖駟馬千鍾懷子路之恐非吾志也乃就選銓曹得宰閩之同安時尊甫質庵公年八十有八康強精健不欲迎養四時供具使者相望于道鄉人榮之同安民窮俗薄公輕其賦稅鎮以廉靜厚學校崇節義謹磨勸以杜奸欺修城垣以嚴保障期年政成然性介直不善逢迎適監司者剛狠自用少忤其意據摺論罷一時士民稱冤申訴竟不能回公嘆曰去就命也求無愧此心而已遂怡然就道士大夫祖饌供帳開動城邑贈送詩章珠璣盈冊百姓攀轅卧轍號呼百里不忍釋者殆千人謠曰天無眼侯坐行決不明侯去程得人心可知矣公歸力耕奉親讀書教子未幾質庵公終喪慕盡禮聞

與小石中丞平野僉憲為真率會葛巾野服觴

同勗哉

咏追隨樂道安貧取予不苟鄉評推重焉昔陶

壽徐母高太安人七喪序

彭澤不束帶見督郵飄然賦歸清風高節照耀

海陵徐母高太安人者大中丞小石先生之配

今古公被誣而黜用不罄才無幾微見于顏面

少保大學士高文義公長孫女也嘉靖壬戌初

出處殆似之然考史策靖節壽僅六十三諸子

度七喪五月二十五日貴維誕辰鄉士夫請言

不事筆硯公年七十精神完固步履輕便令子

壽之予念納交于徐氏伯仲間通家四十年知

好文循禮卓然豎立所得更多矣予與公同居

安人之賢為詳敢以不文辭哉安人正德辛未

里閑同遊郡庠同上春官考德論執其業同美

歸于徐時少司空北屏公張太淑人在堂家法

善疾惡其心同予叨仕官奔走南北幾三十年

嚴整內外肅清安人奉事惟謹得其惟心滌澣

今又憫老于鄉孔子曰及其老也戒之在得凡

豐也庶嘗潔也咸稱其孝先生舉進士官戶部

一念之動于妄一事之畔于理皆得也衛武公

好文廣交常賓朋盈座談詩命局或至夜分安

九十有五猶作抑詩以求戒規崇養懋修雖老

人脫簪珥供具不愆及擢藩臬政事叢脞應接

不倦類如此方洲素習參同悟真之書得煉精

益繁先生性脫略不親瑣細安人綜理周密無

固神之術耄耋期頤後未艾也予少公一紀山

內顧憂咸稱其勤嘉靖丙戌主政考最推

林歲月將來無窮友朋道喪矣矣平居笑語微

封安人雖出華族荷茲寵寵然親女紅勤織

逐握手出肺肝及臨事變反眼若不相識真有

經性厭浮靡身衣弋綈咸稱其食奉叔以禮教

如昔人所言者予與方洲出處大節既同敢不

婦以嚴訓諸子多義方視庶孽若已出和遇姊

脫略世態服膺聖賢之訓敦古人青善之義以

如恩懷感獲咸稱其慈先生拜中丞巡撫順天

比之匪人註誤留京安人避正堂牀褥寢苦飯
糗數年公歸乃已咸稱其敬先生築園城中與
弟西村院幕友愛誨篤終日怡怡偕郡中諸君
子結社賦詩花辰月夕先生無日不遊客亦無
日不從鄉邦傳為盛事予蒙

恩賜歸先生歡動顏色觴咏追隨窮極晝夜凡
茗飲酒漿安人躬為執爨核楚楚雖頻繁弗
怠喜于得朋鮮夫君抑鬱之懷知所重也咸稱
其恭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貞吉詩云無非無儀
惟酒食是議治內婦職也然雖鳴雛佩存於風
令妻壽母歌於頌列傳所載賢母孝姬光映簡
冊夫孝也勤也儉也慈也敬也恭也丈夫有一
善尚欲顯述安人兼之非賢乎是知經以嚴內
外之分立天下之大防也傳以闡幽隱之善垂
天下之大訓也豈可執一論哉安人今年七十
矣耳聰目明氣完神固家嗣服官著清廉之譽
仲氏孀氏有文季氏各膺章服歲時仗臘戲綵
承顏女孫繞膝蘭茅輝映天倫之樂備矣至和

充溢耄耋期頤後福未艾也夫王道始於堯倫
閨門基乎萬化周詩咏文王之德必推本太姒
之賢而太姒之賢亦以彰王化之盛高文義公
昭代名臣徐門累世閭閻小石先生忠厚長者
蓋安人德有所本其享壽也固宜然二氏家教
刑於亦足徵矣詩云樂只君子福履綏之易曰
坤厚載物德合無疆信非偶也予與諸君先生
友也今日登堂稱祝皆景仰先哲叙述安人美
行明家慶源流非一日之積為徐氏子孫者思
先澤之難忘踐芳躅而勿替博典庸禮益懋厥
脩以顯揚於無窮此友朋責善之道亦母氏之
心也遂書之于軸鄉士大名氏列左方

壽中順大夫廣信太守近山先生王公六袞
序

景宇清淑之氣渾淪翕聚及其發也自博厚而
悠久孔子論帝王受命而興曰必世而後仁及
推周室人才之盛上擬唐虞之際世運雖循環
無端而貞元之會休徵應焉在天景星慶雲在

地龜龍麟鳳在人福祿壽考我

皇上御極四紀于茲今秋八月適周一甲子萬
方恭賀蓋為太和瑞鹿僊桃靈芝白虎交致
疊見廟廊濟濟皆耄耋之英窮鄉下邑之士往
往間登百歲詩云周王壽考遐不作人非其驗
歟吾鄉近山王公初度六袞九月七日實維誕
辰郡大夫縉紳恭祝

聖壽之後咸登堂稱慶弓言于余余曰休哉其
明良之會乎夫士生盛時患未得沾一命之榮
既登庸矣又患不能有成近山兼之又逢昌會
譬之滄海波濤涵湧風雲倏遇魚龍乘時奮躍
于化育之中豈非曠世奇觀乎余憶鄉薦時請
書西寺近山朝夕與居探其蘊藉汪洋演迤浩
乎無涯叩其文詞春容藻麗淵乎莫測服義樂
善沛若江河屬志守身嚴若霜雪純明篤實之
君子矣王氏世為海陵著族先曾太父敬庵公
有名郡庠以貢授嵯縣司訓陞蒙陰縣教諭訓
迪有法多士化之家學源流有自云後余舉進

士出官兩都近山名噴噴起登丁未進士授浙
之諸暨尹事繁訟健號稱難治公平易之政清
介之守威惠并施四境大治大司冠夢山翁公
邑人也時貳本兵每頌政績鑿鑿可紀徵拜工
部主政時禁苑大工百務叢勝公從容劑量
賴以克濟繼遷正郎督張秋河道禁革常例授
別奸蠹啟閉有法公私便之擢守江西廣信嚴
以馭吏簡以臨民謝苞苴直以杜請托務節省以
舒民財功名駸駸乎升矣公性恬淡不樂趨走
歲事入

親即解綬歸人共惜之公獨怡然余時里居相
別三十年一旦聚首何歡如之相與結社論文
以續河洛之英吟風弄月以尋舞雩之樂博典
庸禮以定鄉約之規崇雅黜浮以厲廉靖之節
花辰月夕觴咏追隨無間也夫君子大節出處
二端而已出則有益于國處則不愧于鄉孟子
曰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具子弟從之則孝弟
忠信近山舉賢科課中外官轍所至聲稱赫然

方躋耳順金紫奉蛇心平氣和神完守固期頤
耄耄後益無疆且讀書課耕以督子弟分財給
穀以睦宗姻勤儉立家謙恭侍士樂靖節之幽
散履澹臺之高蹈芝蘭瓊樹後先輝映求之人
世可謂無負矣余多公一齡既病且衰倚玉聯
珠自媿弗力辱公教愛無能酬之昔武公九十
有五猶日聞鑒規孔子曰及其老也戒之在得
聖賢勇於自克如此大難制者欲也易良者氣
也將來歲月無窮焉能保其初心乎故君子貴
未然之防哲人謹令終之訓敢不懋明厥德期
與近山共聳哉雲岡王子竹塢顧子曰壽而贈
言美不忘勸古之道也豈惟二君凡我縉紳皆
當服膺也遂登于軸以慶

壽表兄竹梧先生七袞序

君子處休明昌盛之時而能全進退出處之節
當豐亨富貴之會而克享子孫胤祚之隆四者
得一焉人生之大慶況能兼乎兼之者余獨見
表兄顧竹梧公乎竹梧公者海陵舊族也其

父 尊溪公子表舅也故詳其家世尊溪老成
鎮容舉動有法鄉人稱為長者幼通刑書善謀
能斷鄉鄰有疑事皆就之公為區處詳悉人咸
悅服然性謙和循循誘人為善議論悉歸仁厚
仕至都昌縣丞官滿告歸邑多惠政休致三年
給文問訊者不絕吾鄉傳為盛事君子曰顧氏
之興其肇基于公云竹梧繼之以明經為弟子
員每為上官賞識充其才取青紫如拾芥卒奇
于數屢困場屋貢授雲南廣通縣知縣鄉人稱
屈公怡然赴任無何其季子俞舉己未進士授
浙江平湖縣尹以最傲拜御史公一任即解綬
蕭然囊橐不以介意力耕教子修葺舊業結社
賦時逍遙林壑諸郎亦能服勤幹蠶資業日豐
子俞無內顧憂盡心職業名譽隱然動于京師
顧氏恩榮之盛遂稱于淮南矣勃然而興若膏
之方燎也若泉之噴連也若景興慶雲人所快
觀也積之厚者發必大源之深者流必長理有
不可誣者嘉靖丙寅竹梧公壽七袞蜡月二十

三日誕辰先期京師自太學士石鹿公以下及鄉縉紳咸繪圖以文稱祝登其堂見其錦章繡句榆楊贊述珠璣玕琅金碧輝映皆名世之文也鐘鼓在序絲竹成列酒醴惟馨運豆孔楚賓筵之盛也入其室左圖右史玉軸牙籤虞琴點瑟周鼎商彝太古之器也竹梧公烏紗銀章絳袍紫綬出自阼階謙恭揖讓肅肅雍雍有德之容也兒孫滿前承歡戲彩翠竹青松瓊枝玉樹稱家之英也猗歟盛哉厥配徐孺人明年某月同壽翁媪偕老具慶一堂又人世之稀逢也竹梧公即今七袞方且對客揮觴留連繾綣夜以繼日精神內蘊文明外宣將來歲月更無涯涘子俞芳年偉器行將卿相諸季文藻煥發如水湧山峙篋封顯揚不一而足詩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言未艾也是日也珠履紛紜尊交錯雲岡王子舉觴歌曰瞻彼南山穹窿其岡雲霞晦映日月流光上挺千尋之松柏旁引萬里之清江濛濛兮方至脉脉兮未央願公福兮與之

相將近山王子歌曰瞻彼南山白石鑿鑿華蓋於中天散翠微于萬壑上列群像中藏具閑練九轉之靈丹駕千年之玄鶴餐烟霞而常存類金石之堅確願公壽兮無疆渾一氣之磅礴鳳岡沈子歌曰瞻彼南山白石齒齒詒厥謀以燕翼子蘭有馨兮桂有芳鳳九苞兮獸麟趾駕玉謝而非倫驅宵張而並美觀春葉之燁燁收秋實之累累願公子孫兮繩繩未已於是竹梧避席而歌曰眾賓樂兮我心怡薦椒馨兮飛瓊厄感

皇恩兮意無極祝

聖壽兮歌周詩青陽既白離飛霞滿堂拍拍生和嘉高燒銀燭照綺席梅花艷艷生華滋諸公况是當朝彦高情繾綣兼多儀兒童驚喜見此容頓覺光彩生門楣瓊瑤欲報愧不腆口囁嚅兮心遲疑惟願壽筭添海屋同登仙錄躋期頤年年此日張高宴留取朝野觀丰姿歌已賓主陶然東方漸白遂次第其語書為壽言

壽鳳城兄丈七表序

嘉靖丙寅 鳳城兄七表十二月十一日誕辰也先期鄉紳親識咸請文致祝吾叔應詳氏諸子曰鳳城姪七表矣吾今幸度七表有五尚賢姪亦八十有三周姪亦六十有一萃于一時盛事也思吾父兄弟五人皆力耕服賈獨汝祖讀書仕止司訓汝父繼之不仕今大顯於周姪舉進士歷任卿貳 朝廷卿與使五氏子孫得以安于耕商康有餘粟女有餘布享太平之樂者皆汝兄弟所貽也乞一言為賓筵之慶且訓子孫使不忘所自也子曰唯唯夫千尋之臺非一簣所積百頃之陂非稼穡而成吾家海陵近百年始有今日豈偶然哉余多侍諸祖見其丰格稜峻眉目踈朗異於常人皆壽七八十歲先太淑人備道吾祖篤行備理言動有法謙恭雅靜溫然長者植本固而發源深所由來遠矣先考不幸太淑人撫育二孤兄總家政然草昧未造剝極未復仕茲經營功力十倍艱難險阻辛

苦備嘗矣然不屈之節難奪之守確乎金石也予舉進士官京師食指日繁經費益大始盡力于南畝櫛風沐雨穿雲步月廣開阡陌恢洪基業肯堂肯構輪奐輦飛二十年間內外漸有綸緒嘗曰非務豐俎以自潤盡吾分耳弟官達于外而內不理予為不才子矣鄉評極稱之事在五表六表壽文中容當刻之家乘以垂永久但其太節大義人所不知不能謹撮拾以詒後人兄天性孝友不拘拘於滯隨定省之常惟務夫孝養真切之實兄弟怡怡常存規誨良真直復雖費不恤一表一履動至數年斗粟尺布弗歸私帑自甘恬退不履公門却學田辭羨地致美上官博窮貧釋重俘見稱鄉論然性質明辨入不能欺遇事風生善謀能斷故鄉人有事多就之忠告曲處不為面從平生拯人之危最多然嫉惡太嚴面折人過或以致怨者終不較也遇例冠服章身非其所樂每克卿賓常以事辭不赴故君子重之昔孟嘗信陵之在戰國奇謀秘

計救難解紛有聲諸侯今考其事蹟皆概權詭詐不合中正亦能名當時光史冊兄處太平時退伏草野無能表見獨施之家惜矣及余歸休卜築西園兄亦聯生二子岐嶷可愛暇則奉太淑人往遊相與曝背茅簷弄孫抱子葛巾野服徜徉亭榭客至則園蔬野蕈推歌投壺非絲竹而樂不肥鮮而美昔司馬公年六十歸老于洛其兄伯康近八十日拊飢寒而衣食之吾兄精神完固步履矍鑠飲啖如壯夫所得更何如也歲時伏臘延吾叔并五氏子孫燕集嘉樂見一之堂長幼成列獻酬有容陶然而醉蓋忘其老也氣和則形和形和則天地之和應將來歲月寧有窮乎欲知今日豐亨之政當思祖宗積累之難思祖宗積累之難當法諸父行履之實孝友其本也勤儉其要也為善不俾循理而行無淪流俗取信鄉人其庶幾矣吾叔舉觴曰子雖老敢不率子姓以無忘戒規各書一通歸奉以周旋也

壽朱母太宜人徐氏八袞序

太和精靈之氣充塞宇宙及其久也發乎禎祥在天為景星慶雲在物為龜麟鸞鳳在人為福祿壽考生化不息休徵類應其理然也我皇上御極三紀于茲深仁厚澤覆冒涵濡普天率土家詩書而戶禮樂太平之盛比隆三代故揖讓於廟堂以佐

垂衣之治者皆伊呂之耆英通都大邑窮山空谷之逸民如喬松之壽下至閨門蓬蓽之內亦有多歷年所之壽母焉盛矣哉余官之經履耳目之見聞者甚眾今於徐文宜人又一驗也太宜人乃竹莊先生之配東武父母大人之母也徐本山陰望族厥祖通判公選所宜配時竹莊公能詩學行為鄉閭所推遂聘之太宜人既歸克閑婦道治家御人皆有楷法祖姑太孺人鍾愛之太宜人亦能先意承奉曲盡孝敬生二子三女次曰公策長即東武也不幸竹莊公先逝太宜人守節自誓操井舊以力家和膳尤以

教子延請名儒日與講誦竭力供具不計有無東武公得以肆力問學蔚然文名舉辛卯鄉薦吳越之士爭先受業屢有至顯官者今歲以公輔期之後竟屈於春官投筆嘆曰祿不追養古人所恨吾親老矣養之善奚必五鼎千鍾哉遂俛首就選授彭澤令在任四載尤多惠政嘉靖丁巳以最徵拜大夫守奉泰地僻民淳昔稱易治近因倭擾海上用兵羽檄交馳上官又卻使者日相望於道軍旅之往來供應之浩大征需之苛急轉輸之艱難財力困乏歲又大歉東武公下車一意撫綏與民休息際不急務罷無名之征畫則任奔走應接之繁夜則理簿書刑名之細既無傳容又無懼色期年流移者漸復僇仆者少蘇乃舉其政所當先者修葺城隍隸保障也整飭器械嚴武備也移建軍倉重國儲也開通市河興民利也禁絕常例戒苞苴也由是上官旌之士大夫頌之百姓歌之東武公聞之曰子何能哉夫有所授也母氏常庭訓曰居

官之要貴於務實牧民之道在於體仁今之從政者有意近名矣綱緼奔競飾文具以要上官之知民隱不恤也有意立威矣鞭撻陵轢拂百姓以從己之欲惠愛罔施也吾惟勤以集事不期旦夕之功廉以律身不求炫赫之譽如斯而已余何能哉鳳岡子曰服善者心虛識遠者受大丁巳之春吾泰罹兵荒之後當時事勢譬如冠履之人氣息將盡援之則仆矣東武公不動聲色撫摩矜恤如保嬰兒故能轉危為安易亂為治吾人所共睹也乃攝謙不居歸美于親厚矣昔陶大尉家貧勤學母紡績資之孝廉范遠寓宿至剪髮鬻饌撤卧鵠以秣馬王永寧隱居母知其必貴房玄齡杜如晦見過驚喜治具脫簪珥而不恡當時人稱之曰非此母不能生此子今太宜人有義方之訓東武公又能施于有政則享五鼎之養躋大耋之年兒孫鵠立甥壻雲仍豈偶然哉矧山陰古會稽也山水明秀精靈萃焉又人才之淵藪也東武公衣冠舊族世

德家慶積之也必深則發之也必大今官業方
新水湧山峙行將進秩內卿表儀朝著為朝
廷據忠宣力之臣太宜人祿養優崇怡顏順志
精神完固福履康強膺 晉錫之恩拜 重封
之典童顏鶴髮霞帔鳳冠躋期頤上壽以演朱
氏無疆之休不但如今日已也詩云孝子不匱
永錫爾極其斯之謂歟戊午九月二十有八日
實惟誕辰吾鄉縉紳周野何子方洲袁子少墟
諸子臨淮強子相率詣子請言為壽余固喜

聖化大而有徵太宜人賢而多壽郡大夫勞而
不伐皆可紀也遂備述之登于錦軸偕諸公以
進祝

壽大封君龍溪先生七表序

封奉直大夫兵部職方司員外郎龍溪翁者
大憲使白川老先生之父也嘉靖戊午壽躋七
袞十月十一日實惟誕辰泰州儒學學正樊君
城周君濂周君希朱簡君籍率弟子員田恩冒
儀等詣子請言遙祝之夫人之於親無所不愛

也居則溫清定省以致其懽離則輟轉瞻慕以
寓其思故陟岵之詩瞻雲之感亦情之不容已
者也白川公奉

璽書東憲茲土不得稱觴膝下諸君體其情托
之聲歌以慰其思厚道也何敢辭夫天之篤厚
君子成光明俊偉之業者必賦弘毅之才以竟
其施人之敬承乎天享豐亨悠久之福者必備
純厚之德以大其受二者相須而成克全者鮮
矣子獨有見於劉氏乎竊聞龍溪翁楚之英也

性嚴重倜儻不群讀書通大義不務儒生章句
學喜任俠輕財好施拯危濟急常恐不及生白
川公嚴於教迪學成行修舉廢子卿薦登甲辰
進士筮仕宰邑徵拜刑部主政繼陞兵部職方
員外郎以考最封如其官龍溪翁烏紗驚章母
太宜人鳳冠霞帔椿堂並茂蘭桂同芳華堂戲
綵融融如也與與如也鄉閭榮之龍溪翁意不
在也既而白川公擢藩臬每歸省馳驅而請迎
養焉龍溪翁曰人生適意耳崇陽雖小親族恒

於斯丘園恒於斯平居率子姓服事南畝課耕
食力以供國賦以備丞嘗暇則偕朋儕登山
臨水飲酒賦詩俯仰無媿為太平之逸民汝為
天子憲臣承流宣化激濁揚清俾黎庶莫不安
寃歛戢吾雖不汝從吾心樂也否則九鼎千鍾
朝夕環侍恒戚戚矣汝其行哉白川公受命惟
謹即日就道驅車過行越月履任搜剔吏弊訪
求民隱咸行惠敷四境稱治時方用兵調發征
需財力困乏則劑量輕重公私咸濟乃下令繕
城堡選精銳備器械置舟船親歷諸險要某師
將某軍當賊前某帥將某軍當賊左某帥將某
軍當賊右某可以陸防賊奔突某可以水繫賊
墮歸規畫已定關白中丞公中丞公報可遂
行之星羅雲布遠近有備賊謀知之遂遁地方
底寧馳報龍溪翁翁曰吾志也是日吾鄉縉紳
相率登堂稱慶乃以壽龍溪翁之觴觴白川公
鳳岡子進曰侍吏內使昔
聖祖遣湯武裏經畧十餘年而始靖今白川公

新號令宣國威賊遂解遁其功烈矣龍溪翁不
顧兒女之私惟勉以盡忠白川公不急功名之
會惟期於盡孝其根本深固自發源悠長今日
享高年介純嘏豈偉致哉洪範叙五福而終於
攸好德老子以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先於
重積德其理然也矧荆襄乃
龍飛之地方城漢水之雄洞庭彭蠡之勝毓秀
儲靈必生哲人以佐
中興之烈白川公德業聞望為時具瞻春秋鼎
盛官業方新行將入贊廟謨典司政本膺
晉接之榮登台衡之位龍溪翁重封蕃錫
不一而足祿養日隆精神日固期頤上壽綿綿
無疆為國人瑞不特一鄉一家之慶已也雖然
仁者不謀近功智者必先遠慮今日先聲可謂
著矣犬羊之性寧保其不復犯乎嘗考武襄遺
規沿海諸處間有存者但承平日久上玩下悞
盡壞極矣苟能循已試之輒寓變通之機不阻
於難不撓於勢漸以行之勇以決之來則能拒

去則可守建久安長治之策異時歌之曰白川
公之績也推其所自入曰龍溪翁之裔也顯揚
之實寧有涯哉詩曰黃耆台背以引以翼壽考
維祺以介景福敢為龍溪翁祝又云在彼無惡
在此無歎庶幾夙夜以永終譽敢為白川公頌
焉獻酬既畢成禮而退適樊君輩之請備述之
登于軸拜授使者之龍泉之陽

大司馬鳳岡沈先生文集卷三

大憲使白川劉公生祠碑記



嘗聞懷謀國之忠者建英偉之勲有為民之實
者垂悠久之業君子秉機握鈞以照臨一方孰
不欲全此四德以流光於無窮或上信未孚而
非有為之時或下澤未究而無可來之勢求克
濟難矣是故相時審勢以圖其謀猷萬全之道
也淮揚舊無憲司嘉靖乙卯島夷犯順荼毒地
方朝廷採廷議設海防憲副以鎮之開府泰
州丙辰丁巳賊再至縱橫江淮迄於泗上雖設
帥增兵卒無能沮其奔突者戊午崇陽白川劉
公奉

璽書以來適水旱相仍公私困憊公曰司之設
備倭也民不安則外患何禦仰以憲昭風紀也
法不振則姦宄何懲於是竭不怠之務罷無名
之征與民休息阜財興利之政次第舉行惟貪
暴于度者罰無赦一時流移漸復民獲少蘇間
歷海上修城堡謹烽堠塞要害選將練兵為戰

守計是歲倭不敢犯豫與中丞李公議奏調邊兵二枝令叅將領之以便策應己未春汛報至公從容畫守隘之策定應援之規革軍餉大戶減召募義勇申嚴保甲劇量經費雖干戈倥偬之際撫摩小民如保赤子而士民亦依依然如愛戴父母也五月倭果百艘並進狼山主帥不支次第登岸沿江焚劫先自楊樹港入者會合周竈港之賊越通州而西公曰事急矣使賊過如臯維揚震驚前事可鑒也兵法致人而不致於人即率麾下並遊擊丘公疾馳白浦會諸軍以待賊遠來利於速戰公堅壁不出俟其少怠乃擐甲誓眾直斫賊營遊擊騎兵分兩翼衝之順風縱火自辰至午數十戰皆捷斬金盃來轎首首一人賊遂潰亂由富安東掠公與丘公統水陸之師追襲至姚家蕩幾盡賊欲分我兵力先後繼進自廖角嘴入者出丁堰公殲之於曹家堡潘莊自青墩港入者出西亭公殲之於小麥港新河口白浦餘孽徑趨廟灣公合中丞師

破之先是王沙有賊千餘焚劫江南官軍失利假舟潛渡寇我通州公檄諸軍敗之於舊場敗之於仲家莊又敗之於茅花墩江北之賊悉平是役也斬首級二千有奇捷聞起拜憲使將大用也於是泰之士夫顧珙等鄉進士唐洪度等國子生盧炳等義勇官吉賢等耆民蔣圻等商人陳時等會謀曰往者倭奴猖獗虔劉我人民蕩焚我資產倉皇遠徙肝腦塗地今行旅安於途商賈安於市士民安於居公之賜也願祠面祀之各捐資擇吉地於城中務本坊街東泰州知州陳言等欣茲義舉出俸以助封君凌可楚府引禮舍人沈良士相度規制鳩材勸工陰陽學典術劉昆專督焉外為大門知州陳言書匾曰報德內北向為中門東隅為碑亭南向為儀門次生榮堂次正寢塑像在馬廊廡庖園既固且安經始於己未之冬庚申春告成泰州儒學學正樊武訓導瀾源周希朱蘭籍弟子員昌儀劉岩等謁于請言紀其事

夫天下有是非之公人心有真切之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言感應神也白川公為

天子憲臣不有其躬提一旅抗方張之寇親冒矢石跋涉嶮阻蒙犯霜露凡四閱月矣謀國為民之心剛毅果敢之氣真足以貫金石而格鬼神使當明萌一毫自顧之私觀旌旗而色變聆金鼓而膽落不若是烈也祭法曰以勞定國則祀之能裨大惠則祀之諸君不戒以孚成此盛舉亦秉彝好德之不容已也昔召伯布政南國

後人愛甘棠而勿伐羊祜樹勲襄西行者望峴山而興思已郡之祀王堂荊州之祀呂諲理之在人心古今一而已矣或曰公春秋鼎盛宦業日新行將出將入相豐功偉績銘太常圖麟閣固其所也何栖栖於秦耶眾曰不然今之仰名山勝槩者必曰恒嶽太華而山之在天下未必皆恒嶽太華也峙於一鄉者一鄉之望也峙於一國者一國之望也而仰止之心同公仕於茲吾人奔走服役覩繡裳章甫以慰鴻飛遵渚之

懷矣異時鳴騶入朝也瞻遺像而朝夕焉用繁無涯之思亦秦之恒嶽太華也公何與哉予曰然並記之姓名不能具載者列於碑陰

欽差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潘泉鄭公遺愛碑記

先王疆理天下體國經野必內有所備外有所衛斯民得遂生全之樂而後教化可行也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又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我

明臨御海宇綏甸要荒悉歸幅輳大都重百雉衛所羅布郡邑關寨過於天下王制偉矣如皋為揚州屬邑帶汪洋海最為要害考之郡誌自春秋以來無城我

大祖設衛涵港場以禦之慮甚遠也太平既久海防漸弛一有浮鼓之警人心震驚任茲土者往往欲築未果嘉靖甲寅島夷犯順醜類突於江皋烽火達於淮甸特巡撫潘泉鄭公檄海防憲副李公天寵至海上禦之遇賊於如皋近郊

率兵迎戰親冒矢石擒巨魁一人遂遁民免流
移邑賴以全未幾公撫臨賑恤殘傷諭父老曰
賊雖暫退焉保其不復來禦寇無域非計也乃
躬臨相度計畫規制動公帑三萬五千金會巡
按御史馬公斯藏巡鹽御史莫公汝思條列上
聞予叨貳本兵贊大司馬以行

制曰可公令海防憲副張公景賢知府吳公桂
芳監視通判史公朝賓專督知縣陳雍閻士奇
分理焉外立四門周圍七里高二丈五尺上濶
五丈下闊七丈城樓高鋪濬塹悉備六閱月而
告成庚申夏四月賊薄城下山西遊擊將軍丘
陞一戰敗之地方底寧時臨安童侯蒙吉來尹
茲邑寬賦稅恤民隱三月化行鄉士夫薛綸等
弟子員錢相等請曰如阜無域草昧不寧鄭公
請於上而上信之謀於下而下樂之成此金湯
之固士民得保田廬商旅得安壘市風氣完聚
科甲雲仍戰守有恃惠甚大也今雖遷秩吾人
敢忘乎謀所以永其思願捐資建祠祠焉侯曰

義舉也乃擇地於某坊某里築室若干楹有寢
有堂繚以周垣巍然一方之表也乃束帛致書
於海陵屬予紀其事予曰君子建久大之功故
人心有真切之感非聲音笑貌為者公文魁兩
浙名動天下銓司著公明之譽國旣勵廉靖之
操來鎮淮南也身端政肅吏畏民懷甲寅春賊
鋒甚銳沿海之師披靡公厲兵養士一敗於雲
梯闕再敗於清河口當時論功淮南為首公撫
謙不居歸於將士輿論建之循資擢拜少宰其
文以經國武以馭亂蓋素定也鄭子產以來與
濟人於溱洧孟軻氏識其小惠必曰十一月徒
杠成十二月與梁成春秋城楚丘特大書之君
子為政先其遠大者公知體要類如此昔召伯
循行南國江漢有棠之思羊祜樹勲荆襄後
人建岷山之祀然皆出於身後今公受
帝簡注擢大中丞總戎政繼拜大司寇周遊八
座幾三十年今養高林泉偉然係東山之望天
壽平格福履康寧異時

帝思良弼入掌台司霖雨天下為社稷倚重唯
南實過化之地又將蒙其休澤也身膺其榮目
擊其事比之古人所得更多也夫舉重大之役
不煩民力不動民財以奏膚功大臣謀國之忠
也去十數年士民仰戴如一日不戒以乎合謀
奉祀秉彝好德之誠也賢侯倡此義樹之風聲
以勸忠起懦人心之公也上施下報無所為而
為王道也王道行而風化美矣憶在京師侍公
教每曰大臣臨事當正真忠誠不憚於權利乃
濟故公所至功業顯著蓋亦有所云子知公之
深嘉侯之請而喜邦人不忘所自也謹書之使
後異時國乘有考云

傳

大理寺右寺丞漳源張公傳

予在諫垣時交天下士於晉得漳源公公時為
御史凡國有大事臺諫必集議之公慷慨激烈
知無不言至論政體之是非人才之邪正不究
其極不已也嘉靖戊戌

皇上奉

慈壽梓宮而南狩塋

獻陵以巡狩為名臺諫大臣留行不得公獨上
疏言可憂者三時不可者六不報丁亥當兩京
考察冢宰松皋許公大中丞浚川王公密寄耳
目於公是年舉措大懼輿論故事部院有遺者
許臺諫糾奏大臣某剛狠無度依憑權要為黨
比公奮然直書竟劾去其特立取言剛正不阿
類如此公諱鵬字鳴南漳源其別號也晉之沁
州人世業儒曾祖溥任陝西會寧縣丞有遺愛
於民祖顯國子生璵臺丘公時為大司成俱許
可獨加器重嘗密有所授久之以故封還嘆曰
汝之心行吾弗若也書紂王遺事贈之父好古
尚奇節不務瑣屑博學能文自負甚高鄉人亦
以是高之屢舉不第貢遊大學期於大發卒奇
於數時有陝中士人妻亡貧不能歸公傾貲助
之性至孝母龔氏患瘧疾百方不效默禱深思
晝夜求所以療之者至忘寢食忽遇異人授以

鷄鳴時灼艾炙喉下遂愈人以為孝感云配桂 閱淑以忠義軍聲始振適 犯靖盧安定等處
氏沁州望族先卒後以子貴贈公為江西道監 殘傷無慮萬餘總鎮匿不以聞公毅然勅將官
察御史桂氏為太孺人公生而穎異在襁褓時 劉文而下凡若干人重忤權貴弗避總兵時陳
贈公嘗置膝上口授章句一過輒成誦迨總角 貪狼殘虐軍士不能堪公復到其狀抵罪秦氏
即蔚然有文名寄庵張公按部至一見奇之許 快馬羣昌土厚而艱於水公令鑿井數十至今
以公輔松臯許公柳泉馬公相繼督學皆稱賞 稱便泰州太昊廟壞公命有司新之正其祭品
其文因選雋士七人入河汾書院講讀公為首 部憲可泉胡公有記乙未復按山東激揚彈壓
嘉靖壬午舉山西鄉試丙戌登進士第授河南 風采凜凜簿書委積覽理至夜分不寐少暇即
府推官公方弱冠推轂剖決悉當情法老吏弗 課試諸生立湖南書院羅齊魯士擇師儒教之
如甫二年撫按交薦者三時贈公迎養在任病 親為講解經義丁酉庚子鄉試既為得人多公
卒貧無以為歛郡守范君助以俸貲始克歸塋 門下士也憲副丞山劉公有頌先是岱嶽香火
服除補浙之衢州府公年益壯政益建雖崇獄 為五嶽最師巫倡捨身之說民愚多罹非命者
盈庭立能剖折適衛缺守署篆八越月政平訟 公立石示禁民始知悟瀕海以東有秦氏祠梗
理四境歌頌撫按旌其賢者二壬辰徵拜江西 睡毗有司莫制公捕鋤殆盡膠莒之間民多逃
道監察御史即上經畧七達封事 亡遺田數百頃公出令召貧民耕之獲利倍昔
上皆嘉納之癸巳按甘肅甘肅孤懸河外前使 戊戌掌京畿道諸司文卷紛沓公稽勸精明奸
者罕周公巡歷殆遍度形勢塞險要為戰守計 無所容沁城旁漳水傾頽者半公致書當道保
承平曰久武備廢弛將士亦習驕惰公大加教 力脩葺後 入犯賴以無虞庚子擢大理寺右

寺丞值五年會審大辟

欽命內使大臣往蒞其事公悉心贊理多所平反獲羊酒之賜蓋殊典也未幾以疾乞歸杜門延醫而竟不起惜哉公體貌豐腴風神傑偉儼然人望而敬之居家庭對子姪如嚴賓焉至於拯人之危樂人之善孜孜猶恐弗及所與游者浚川王公涇野呂公端溪王公南泉劉公石塘曾公皆知名士明興以來進士起家於沁者公一人而已所著有東巡集西巡集內臺集桂洲夏公可泉胡公半洲張公咸稱其憂時體物得風人遺意諫草十通遺文八卷藏於家撫育同母弟鶴自臨甌以至成人怡怡友愛終無間言以選貢仕終泰州同知配周氏封孺人章丘尹冕之女也孺人盡婦道孝敬舅姑整肅家政故公無內顧憂子另四長曰九思仲曰九功登癸丑科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河南道監察御史叔曰九式州學生季曰九儀女一其相姪族類之盛具載南蒙宰端溪王公誌中公生弘

治十五年六月一日卒嘉靖二十四年八月十

九日享年四十有四餘既獲交於公公弟又遊宦吾秦有惠政仲嗣侍御公讀書中祕京師往來講通家之誼舊矣戊午來按淮揚肅紀貞度綽有父風適子家居間常過從請曰先君列傳未立予心為歎知家世之詳者莫公若也敢授簡焉夫傳者傳也有一善尚可傳况種種耶謹按狀述之論曰君子欲行道策勲以顯名當世者常患無其才又患無其資今漳源公抱經濟大畧為御史拜廷尉駸駸乎卿相矣乃不盡售而其命也夫其命也夫方今海氛未盡邊塵庫驚天子臨軒興乏才之嘆安得若人以慰拊髀思乎雖然亡膏未施貽謀厥後仲嗣柱史白簡象冠龍翔鳳舉蘊金馬玉堂之才倚廟廊主璋之用伊周事業鍾鼎勲名未艾也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詩曰夙夜基命宥密其張氏之謂歟

行狀

贈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先考沈公行狀

良才不幸幼孤痛惟先考懿行無傳日久惶惧
稍長於鄉之親舊詞其略及受學舅氏柱史一
山先生問備請之檢閱舊牘歸侍太淑人歲月
既久所聞益多精神心術之蘊布諸文詞經歷
踐履之詳乎之衆論有足徵矣昔周公咏歌文
武之德宣揚周召之風孔子稱為達孝太史公
叙述先業光昭史冊才之不肖何敢自列於聖
賢然顯揚之心一而已矣謹注述之先考
諱懿字用之世為姑蘇人國祖高祖諱有成
始徙於秦生曾祖諱源皆不仕源生六子大父
行五諱儒德性溫厚昆季析居不較資產諸父
善貨殖豐於財太父獨業儒治蔡沈尚書為郡
庠弟子員安貧守義澹如也鄉人稱為長者以
貢授山東濟南府濱州司訓贈通議大夫兵部
右侍郎配祖母朱氏贈淑人生伯父銳次即公
也公生而隸異習舉子業治書為文豐瞻典則

外祖東園公見而奇之以太淑人聘焉令偕一
山貞庵二舅講讀期以遠大未幾太父赴任資
用匱乏公百計營辦至瀕太父推誠接物士子
悅之教化大行公與同志者會講讀文日夕匪
懈及歸應鄉試督學者重其文勸使入學以親
遠宦不便省問辭之是年伯父卒於家又明年
伯母顧氏卒太父守官清慎俸祿微薄僅五年
亦卒公遭此大故茫然無依士友勸曰二親累
累有勢力者陸行尚難盡從俗火葬獨載一歸
廬少省也公毅然曰吾兄不幸有子女在情何
忍焉即同家屬扶二柩間闕千里每晨五鼓持
故官文帳馳赴前驛稍緩即稽遲數日跋涉之
苦殆不言言歷十數驛始達水次舟至徐州浮
橋夜泊萬艘聚集忽鄰舟火發喧聲若雷倉皇
扶老幼登岸公獨守柩痛哭願天一僕挈舟幸
脫曰視舟首已灼爛矣人以為孝感云抵家室
癸四喪薄田數畝力耕讀書溫習舊業以儒士
六遊場屋未竟一第命也公天性孝友奉太父

朱淑人甚恭有疾湯藥必親憂形於色及沒莫之書禮教姪良臣如已子長為之娶出資令生理嫁姪於吳氏治家嚴肅務敦檢朴士兄尚童稚非時之物華靡之飾戒之弗近恐其生疾肆奢平居無廢言媚色太淑人奉之惟謹相對如賓事必稟命而行鄉稱家法者必曰沈氏諸父親知公私事悉爭皆求就公一言決之各愧服平生交遊仕宦者甚多移書勸之往少助薪水公卒不赴樂恬淡慎取與足跡不履公門剛直

循介害面斥人過故人皆敬憚之然體素羸多疾重以勞瘁不幸於正德九年十月十四日不祿時士兄十六歲才始九齡而命之曰良士汝朝夕勤幹堅立門戶良才汝雖幼無妄吾言明朝以甲科為榮兩世不顯此亦丈夫事勿以為難遂卒公生於成化二年四月二日享年四十有九子二長良士楚府引禮舍人娶戚氏次許氏次王氏次即才前兵部右侍郎娶王氏封淑人次韓氏女一通和平縣尹王之澤卒孫男六

除可官生行可庠生早卒試可庠生獻可成可長壽尚幼孫女四長適國子生陳應雷南京工部主事陳應詔之兄次適庠生陸應昌次適庠生孫大經河南固始縣丞姪又仁子季聘庠生凌鳳毛河南道監察御史凌儒子玄孫三元孫仲孫乾孫吾兄辛苦起家才粗能成立敬養不逮嗚呼痛哉嘉靖乙未才舉進士任翰林院庶吉士丁酉恭遇

大慶例不得封偕同官乞恩及授兵科贈兵科

給事中乙巳任南京大理寺右寺丞

太廟葺恩贈南京大理寺右寺丞丙辰任兵部右侍郎三年考績贈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葬於城東祖塋五十二年矣近太淑人捐養擇以今年十二月十六日合窆焉不肖孤等無能顯揚備述行實奉托當代名公求銘立傳以垂不朽謹具一通奉覽惟賜教幸甚

封太淑人先妣張氏行狀

先母太淑人姓張氏諱季英父諱獻登成化丙

成進士任浙江遂安縣尹海陵國朝甲科自張
始母徐氏封宜人弟諱承仁登弘治乙丑進士
任河南道監察御史太淑人容止端莊言笑不
苟性聰慧涉獵經史大義起居服飾皆有則女
紅技藝一見即能通曉年二十歸先君方婚四
日即侍太父赴官蒲州官家女驟歷險阻備嘗
艱辛無幾微見顏面奉舅姑得其歡心處二姑
妯娌曲盡情疑居常潔酒飯以供賓祭勤織紵
以備服用馭下以恩接人以和伯母卒遺一男

一女撫字如己出太父遘疾湯藥必躬夜則卧
於寢門外以候動定臨終諭之曰自汝歸吾家
內言不出於閭真孝婦也無以報汝遂卒先君
芻蕘在疚內無網紀之儀外無抑力之資太淑
人贊相甚力及扶輿歸舟次徐州鄰舟火發朱
淑人驚悸得疾起居不常太淑人即同寢處常
以身翼之抵家三年亦卒嫁一姑一姪女為姪
兄娶婦其粧奩皆手製先考性嚴且兄幼不率
教每督責之太淑人多方調護先考不幸太淑

人哀毀骨立守喪三年以禮自飭不出庭戶不
燕見親舊含悲茹苦日撫二孤士兄力田不足
惟事貨殖才太淑人親授以書延師講解斷齋
丸膽以勵其勤嘗曰吾見汝祖汝父平居獨坐
時有噫聲以平生讀書未能成名故耳汝宜勉
之飯食起居教之以正尋常不履市井及長猶
不辨世俗語伴讀必至夜分歎曰成敗皆由汝
才應之曰英雄肯讓誰心異之而口不言嘗習
書見古人筆法高妙大言曰異日藝成不使獨

步怒曰即此便是欺心不可不戒義方之訓類
如此嘉靖戊子才舉鄉薦乙未登進士改翰林
院庶吉士丁酉授兵科給事中封孺人迎養京
邸教以忠事君以勤給事己己陞南京大理寺
右寺丞

太廟卑恩封宜人轉大理左少卿時己亥表精
神康強步履輕便暇則觀書史訓孫女輩女紅
時時陳說古今故事以導之及才轉鄧陽巡撫
不能往士兄即迎歸花辰月夕同姑母燕飲歡

會問對小吏以資清道諸婦孝養兒孫滿前與
與如也丙辰陞兵部右侍郎三年考績封太淑

人丁巳才自陳蒙

恩賜歸時躋九袞餘兄弟率諸孫捧觴上壽承
顏戲綵終日忘倦間過西園看花遊觀頤養天
和性儉約厭華靡養老衛生之書皆熟觀故食
飲有節平生無大疾患每有感發形之詩章兩
京館閣部院臺諫諸公壽文具存別錄歲在癸
亥七月二日偶疾遂斃神采不亂生於成化四

年二月七日享年九十有五嗚呼痛哉邇太淑
人始於歸也遭家不造其操心竭力千態萬狀
堅貞之志冰玉之守凜乎若烈日嚴霜及被
榮封躋遐壽富而能勤貴而能儉周旋几杖五
十餘年未嘗見其謬言忒行在君子猶以為難
況女蘊乎嘗考列傳其孝姊烈女一善一行皆
名當時傳後世柏舟之風思齊之雅照耀千古
太淑人悉有求善泯滅無聞此不肖孤輩夙夜
惶惶而不寧也謹具其事如左奉備 太史氏

採擇焉謹狀
雜著

五集會紀引

考政理者觀於家邇慶澤者論其世故周禮重
世祿太史公著自叙之文植本固而發源深有
不可易者後世宗法壞而敦睦之道微數世之
後有不知祖先之名氏其疎遠者視焉途人風
俗所以日偷也戴守沁陽張侯出示家乘五冊
乞一言于簡端予受而讀之自銅鞮氏以至宗

周昭穆不素親疎有等藹然一本之義所以廣
仁也華原君潛德懿行

龍章褒美端儒表揚紀載不遺者所以廣孝也
漳源君為御史持斧二省激揚之烈形於歌詩
會而紀之以圖不朽而已集附焉所以廣弟也
夫修身之要莫大於仁克齊之道盡於孝弟是
編也三善該矣張侯來貳吾州也守之善未嘗
不贊而致之民也及其薨葬也心之善亦未嘗
不決而建諸政也蒞任二載上下相安詩云令

終有倣將幸秦人之卒蒙其福利矣予與漳源
大理同朝東巡西巡二集昔嘗見之詞壯意
遠成一家之言諸序備矣張侯清才博學文思
迭發蓋見其進未見其止豈敢遽擬所至哉予
叨鄖陽之役使道歸省時方苦旱張侯出禱而
兩應精誠格天之速其宜於民者可推矣辭不
獲命書此歸之凡張氏子孫世守弗失篤厚道
於無窮此刻集之意也

巧拙辨

嘗讀柳子乞巧文周子拙賦歎曰甚哉拙之愈
於巧也客曰諾竊有疑之傳曰智譬則巧也又
曰剛毅木訥近仁巧拙聖賢所並稱也子何取
舍之失中哉且人有此性即具此情情之所感
萬事出焉力之所不及機以通之智之所不能
貞以守之實相為用也昔者高祖溺愛戚姬歎
易太子張良謀白四皓其事甚巧卒之國本定
而漢祚不移武后欲反唐而周變易社稷狄仁
傑反復開導其事甚拙卒之中宗安而唐氏復

振拙固不可舍而巧亦未易少之今子之論反
欲高尾生孝己之行而建孔子孟軻之訓耶予
曰不然非抑巧而揚拙也惡夫用巧拙之失真
而酌賢愚之蔽也古之巧拙也以質今之巧拙
也以習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敬以直內義以方
外古之巧也是故處大事而不移臨大節而莫
奪義之所在死生以之常巧於內而拙於外阿
諛逢迎咨咀囁嚅貌柔中險也取行違今之巧
也是故處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
權利之所在隨機取之常巧於外而拙於內求
古人不得見矣居今之世與其汲汲以赴於巧
孰若默默以存吾拙與其逐於利孰若求其近
於義者而取之二公之論微矣昔林放問禮之
本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與其易也寧戚
二者非時中也周公制禮樂取夏商而折衷之
孔子繫之曰郁郁乎文哉郁郁者文之盛也文
之盛者實之衰也及其用禮樂則從先進夫林
放問禮而反大之周公之禮樂每不滿焉蓋天

下之事不患有質而無文唯患文勝而滅質二子之論即孔子大林故從先進之意將以正人心而扶世教也嘗晉之時清談相尚喜放達而惡拘檢賤實行而好虛譽上行下效風俗陵夷而晉室不振當時之責治者則曰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蓋天下之勢日趨於下如江河之日趨於海君子當波蕩風靡之中立極以砥之猶恐不克况欲激揚以導之耶二子之論正當時責治者之意將以迴狂瀾以振風俗也子徒知古人有取於巧而不知理戒於經者庸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繫於詩巧言令色孔士存於書而孔子復斷之曰巧言令色鮮矣仁至於拙無一言及者若陽城之拙於催科王良之拙於詭遇皆足以名當時而傳後世此亦可驗矣且禮義廉耻是為四維君子行己立身自有法度孔孟之在當時其智豈不能動國君以取一時之快然甘於貧賤卒老於行終不以此易彼也蘇秦公孫衍之徒雖相六國懼諸侯自今觀

之其巧拙何如也是故君子修德以立基建倫以建極富貴貧賤安於所遇而已若夫奔競以于進矯飾以取名為今時之巧而素古人之拙不惟得罪於聖賢其有媿於二子者多矣予固嘉其說破客之疑作巧拙辨

齊物論

始子讀莊周書謂其雜經取道果於非聖人者及澄心靜思究極微旨而後歎曰嗚呼彼其有激之言乎若茲齊物論是已今夫上古之民蚩蚩故其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不言而治者也中古之民渾渾故其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悅言而後治者也季世之民察察故其詩曰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訛言出而大亂興矣夫承大亂之後而吾日擾擾焉契精竭神以求其治其勢將有所弗給不若泝其是非得失之故而一歸之無何有之鄉此莊周所以為齊物論也嗚呼物論可以齊乎哉吾聞太上忘言其次立言其次不及言夫忘言者非蚩蚩之民乎近乎帝

之世矣夫立言者非渾渾之民乎近乎王之世
矣夫不及言者非察察之民乎近乎春秋戰國
之世矣今也處春秋戰國之世而欲返乎忘言
之治不亦失之遠乎然而有所激也彼誠見夫
大道隱而民之膠利終也思以救其弊而返之
正于是以名位為桎梏以死生為贅疣以天地
為蘧廬以萬物為蜉蝣舉吉凶禍福窮通榮辱
之事一付之羊亡蝶化而無所謂是與非得與
失者以為如是而物論齊矣抑孰知其言之過
於激哉激則變變則矯矯枉而過直是周之失
焉然其稱詩書述禮樂談道德而談性命亦不
異於聖人者使得聖人為之依歸雖謂之聖人
之徒亦可也善乎蘇子曰莊子之言蓋知尊聖
人而未得其道者也其亦善讀莊子者歟雖然
周嘗為漆園吏矣退而返乎漆梁之上有輕世
肆志之心蓋處世之流也故其言如此嗚呼周
不得為聖人之徒將不得為逸民乎

誌銘

明故廸功郎江西南康府都昌縣縣丞蔣溪
顧公墓誌

嘉靖辛酉十月二十日廸功郎江西南康府都
昌縣縣丞蔣溪顧公卒于正寢訃至余往哭之
鄉之少長皆悼惜焉壬戌十一月長子雲南楚
雄府廣通縣尹雲鳳號月梧自述行實詣予再
拜曰孤不孝禍延先考殯期年矣惟暴露是懼
先妣張氏繼妣張氏塋於城北許原合窆于茲
孤之願也余既於豪強合塋地不能容遷塋勢
有不可近擇地於生村西南蒼龜協吉渭二十
一日奉考榷塋焉惟墓石未有所托敢請太史
氏一言以永墓傳余念先伯兄良臣為公之甥
系本葭莩義不可解按狀而銘之公諱玘字守
中葭溪其號也世為泰州人父諱行字允實由
國學任浙之金鄉衛河南信陽衛經歷母田氏
公甫十六齡經歷公見背弟瓏尚在襁褓公天
性孝友即能撫孤治家凡百井井勵志儒業弗
果嘆曰蕭何明律令以相漢大丈夫立名澤物

奚事章句哉遂精通刑名為郡榛立心正大處
事公平鄉人重之嘉靖甲申授江西南康府都
昌縣縣丞地隘民疲號稱難治公悉心撫字敕
弊補偏適尹未至遵學校改政隍修烽燧時有
黃曉源者草寇千餘人嘯聚為患屢年未能除
公設謀畫策率土兵不避矢石旬日剿平當道
嘉獎吏事勤敏官守公清備載自述修政錄中
歷任六年母老乞休撫巡勉留不得百姓攀轅
卧轍者幾千人乃立思碑建祠祀焉庚寅抵家
以囊索示子姓俸資不滿百金衣數襲而已弟
既長即為婚娶家宅一區俸若干付之無難色
甲午都昌士民具呈遺文達致仕官陳養廉走
數十里造廬恭候區間安於堂鄉邦傳為盛事
後凡詣秦者皆備儀展拜述合郡先達景仰之
意公性儉素厭紛華足不履公門常愛村居與
鄉士大夫結社會集投壺雅歌飲不至亂管絃
之宴絕不赴時和景明道冠鶴覽偕同志登奉
山遊院寺以自適閑居焚香默坐讀玉樞等經

間延玄緇之流談清虛物外之趣頗養性靈曠
達襟度非慕其道也辛卯郡守南昌胡公延鄉
飲肩位歲儀有加平生好義凡廟宇街渠比壞
者即捐資倡之如北山寺井巷街抬賢橋至今
完好里人稱便親戚吉凶事極力周旋之不啻
切身也食指日繁歲或不登資用弗裕怡然自
足月梧續文強學廩祿三十年未獲一第士林
稱屈每加寬慰遇令節命治酒餼戒勿過豐子
孫序昭穆列侍談論世務聞人有善樂道之欲
其勉也聞一不善嫉惡之欲其警也酒三行五
行即止孫廷對廷策遊郡庠文學日著暇則主
館中稽其課業每文會叮嚀勿飲及暮薄設以
節其勞廷對舉戊午鄉薦登己未進士授浙江
平湖尹子書居官節要數十條命揭之私衙俾
朝夕觀法訓族人謹守禮度遇卑幼曲盡情款
疾言厲色不加于職獲如有過弗貸故內外整
肅己未月梧遊雲南楚雄府廣通縣知縣憚行
公切責之不得已之任一年依依北望偶值

進芝之差恨求上官得便歸省辛酉竣事謁堂
下承權幾百日而公逝矣萬里適歸聚首永訣
人以為孝感云公生於成化戊戌十二月十一
日享年八十有四配張氏恭之望族掃道母儀
皆有法繼配張氏皆先公卒子二長雲鳳即廣
通尹娶徐氏次雲鵬娶王氏繼虞氏孫男五長
廷問庠生早卒次廷對即平湖尹政績日著遠
到可期廷謂廷策郡學生俱鳳出廷幹鵬出孫
女六淑英淑蘭淑賢俱鳳出淑芳淑儀思女俱
鵬出曾孫五事主庠生事麟亭熊皆問出事且
謂出壽孫對出曾孫女八七女京女登女元女
更女宜女鸞女官女吾鄉科第甲於維揚然祖
孫三世萃於一堂宮袍戲綵目睹其顯榮者蓋
少則顧氏祖宗積累之厚將來後裔福胤之隆
可徵矣銘曰
位無崇卑居之有則民無智愚感之惟德偉矣
尊溪佐邑何施歸休三年十里問遺景倩之清
唐臨之想慕茲二美庶永終譽壽踰大耋養高

林泉性行純謹操履清堅名在鄉評慶貽孫子
存順沒寧克全終始新阡鬱鬱既吉且安我作
銘詩百世不刊

明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順天
等處地方兼整飭薊州邊俗徐公墓誌銘

海陵有博雅君子小石公者工部右侍郎北屏
先生冢嗣也公諱萬字中望小石其號也徐之
先姑蘇人國初移籍於泰有仕元提舉者為
始祖譜述諱高祖珪不仕曾祖演祖達浙江鄞

縣丞俱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曾祖
妣戴氏史氏祖妣張氏王氏俱贈太淑人考諱
蕃即北屏先生登弘治庚辰進士歷官南京禮
科給事中奉議提學副使泰政左右布政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提督撫治鄖陽工部右侍郎母
張氏封孺人加封淑人以公貴加太淑人生二
子長即公次岱以廕授南京都察院照磨公性
聰慧八歲能屬文長益該博正德初侍郎公在
諫垣勅逆瑾罷官家居篤於庭訓擇郡庠秀異

延四方名士日與講習先達憲副臨海秦公從
簡南京吏部少宰柴墟儲公皆從之游故學有
淵委關中空同事公見其文奇之歎曰吾同年
徐君有子矣正德丙子舉於鄉庚辰舉於禮部
武廟南巡辛巳始得

廷試 賜二甲進士

今上嗣位嘉靖壬午授戶部浙江司主事時大
司徒鳳山秦公少司徒紫山胡公見公器宇沈
靜文議推瞻選入本科凡章奏悉出公手與議

帝興獻大禮伏闕受 廷杖馬大同軍士賊殺

主帥

上命少司徒胡公往平之奏選官屬督軍督餉
公與大司馬守朴趙公錦時為兵部郎中偕行
軍中一應章疏機密胡專委公趙浸不悅公開
誠勸諭辛和衷竣事文選鄭公傑屢薦其才將
改官吏部公力辭甲申陞本司員外郎丙戌陞
本部雲南司郎中會考選漕運軍職甄別允當
人服其明戊子陞保定知府保定畿輔郡舊皆

臺諫轉運銓司掄才畀公地鄰邊關難艱官舍
與民雜居萬全都司復統軍衛月糧仰給於府
又地多貂璫衣蟒橫玉者以百數往往漁獵小
民號為難治公至聽斷明敏清獄緩刑鋤吏之
不法者劑量糧實給散惟時接人以禮故上下
無怨士夫子弟有犯不孝者治如律豪右斂戢
地方巨盜肆掠設法擒元惡餘黨散去歲大旱
公率僚屬徒步三十里虔誠祈禱甘露霑足未
幾蝗飛蔽天下令曰捕蝗一斗者與斗粟由是
積蝗如山木得不害鄰郡傳以為法撫按交章
薦之庚寅侍郎公仆至即日奔喪行李蕭然士
民泣送後立祠焉士辰太淑人繼卒守制服除
赴部乙未補河間路衛民貧道饑饉之後供餽
方殷公請革各驛庫役省財鉅萬有推官李某
性行乖僻公推誠待之不得其歡屢譏于上官
公不較更薦其賢以此視服上官稱公長者而
斥絕之郡人大學士序庵李公大司馬東瀛張
公方得

君有所屬歎曰敢以吾民膏血為進身階乎不
聽丙申陞湖廣按察司副使分巡江防時牛首
山礦徒猖獗長衡二府騷然撫按屬公調集官
兵擇甲督戰一鼓殲其渠魁反側悉平捷

聞獲白金文綺之賜戊戌陞山西布政司右
叅政督理糧儲民俗狡番逋負居多公先撫字
，緩催科民感之爭輸為常年最己亥陞本司
右布政督築沿邊墩堡迄今為平定諸州之利
庚子歲當鄉試右轄例不入簾侍御連公鑰知

公博雅屬以提調錄文多所裁定校閱公明號
稱得士辛丑陞本司左布政晉藩王府叅多
祿米歲支十餘萬且襁褓子亦具名號冒支稍
稽即開于藩司撫按從公議減祿米有差疏
乞宗親仇之掖拾浮詞誣懇賴

聖明停寢四月順天巡撫都御史員缺部疏四
人弗允

上特授公蓋異數也公奉

璽書赴鎮時勲且建開礦之議幾輔震動公條

列利害事竟不行朵顏三衛附夷國初散處
大寧為東北藩屏承平日久知我虛實陽順陰
逆少有不悖即喧然啟釁至是連結北聲言
入貢將圖不軌兵糧未措公深憂之惟盡心籌
畫宣諭賴以款服

朝廷從建議者添設總督大臣而檢人守中
以往播弄威權貪狼不法為言官劾奏下廷尉
命撫按查勘事實時相以公致位通顯為己功
有求弗遂及撫按疏上獨公奉

旨罷官縉紳咸寬之後守中敬薄己罪誣公冒
破逮理三年幸業贖具存駁數明白守中伏法
公竟謫戍宣撫公怡然就道至則屏居絕口不
言曲直後以差歸閉門高卧監司郡守罕得親
接城西開小園構亭植花讀書其中間與親知
遊樂談棋觴咏卜夜不倦公素強健少病善飲
饒秀眉下垂人以百歲期之偶感脾疾不食十
有八日猶中櫛如常問候者必延入談論詢家
事不答惟曰幸弟在百爾必備齋醮無益勿為

也端坐而逝戊午四月九日也距生成化壬寅
享年七十有七配錢氏贈安人繼高氏封安人
少保文義公孫女側室周氏子男五長象賢任
福建布政司都事娶張氏少司馬聰女繼曹氏
憲副某孫女次景賢周出庠生娶王氏單縣尹
廷祀女啟賢國子生娶儲氏食憲洵女嘉賢娶
吳氏京衛經歷柱女胤賢庠生娶蔣氏國子生
勤女女二長適興術凌霄次適庠生韓祖胤
孫二永錫永宗公性至孝侍郎公以謹故棧京

公甫冠率僕一人從陸往省及尹京兆佐冬卿
公為尚書即朝夕承歡寒暑不見比二親終承
卹恩諭祭營兆域于城東經營晝夜不間尤篤
友愛家事悉付照磨君了不問照磨君亦善事
之西園賓客燕會終日相對怡怡閨門雍肅侍
諸姪如已出族屬繁盛諸父間有不睦解忿息
爭俾交驩如初子姓不足者周之才賢者教之
急難者曲為拯救疾病者躬為調視接人和氣
冲融不立城府愈久而愈可愛其中之所存介

然如石不敢以非義干之言行交際一無所苟
平居服食儉素至奉賓必豐自任滿歸俸餘纔
數十金而已徐氏閨閨之盛甲於維揚父子位
列九卿皆以清德著聞尤世之所難者公之學
自六經子史裨官小說無不窮究文章溫醇典
雅根據理要詩清新藻麗有悠然之味文集若
手卷藏於家書備諸體曉出新意自成一家俊
逸可玩丈人墨士得殘篇短簡者皆珍藏之故
屬續之日識與不識皆涕泣告嗟傷老成之淪

謝也予少公二紀辱為忘年交受愛最深照磨
君之托姻婭之好薊鎮被誣顛末余在中朝知
之獨詳今幸家居方圖日侍教範以匡不逮今
已矣嗚呼痛哉卒之前二日予侯於寢猶從容
曰先君六十有七吾亦無憾矣豈謂遂為永訣
之詞耶計至于往哭重哀適都事君以差歸人
以為孝感云照磨君卜今年十二月十二日奉
塋於城東侍郎公塋之次持少參宗公巨狀率
子姪詣予泣曰知兄惟公敢以誌石請予義當

銘豈忍遠銘耶銘曰

燁燁徐氏海陵巨宗積德深厚發于司空先生
繼之益大以肆甲第傳芳父子進士始司印儲
巡邊樹聲繼守畿郡堂然永清藩臬旬宣克紹
世美簡拜中丞

天子所與中比匪人志未竟施逮理三年甘心
受之柄且不藏黨邪嫉正白日青天國是自定
有孫有子壽考歸全惟彼凶殘一蹶而顛佳城
急急兆域之側我銘於幽昭示無極

明封承德郎戶部雲南司主事石公暨配贈
孺人公氏合墓誌銘

郡侯石君治維揚之三年為嘉靖己未正月二
十二日厥考富亭公以疾卒於家計至侯擗踊
痛割幾不能生維揚士夫日夕往慰之百方莫
奪也將行乃馳書抵予曰茂華罪惡深重禍延
先考今歸將卜月日奉嫡母公孺人合窆焉惟
懼潛德弗耀謹以少司馬東瀾蔣公應奎之狀
丐銘於下執事於嘉侯之墳福壽揚人也遂叙

而銘之公諱麟字應期富亭其號也山東青州
府益都縣人曾祖諱景文配曾祖妣張氏生伯
祖瑛國子生仕澤州吏目配曾祖妣王氏生祖
銘舉成化戊子鄉試高第任懷慶河間二府通
判王氏封宜人生二子伯考存仁舉正德癸酉
鄉試知寶豐青縣二縣事考存禮疏來山登弘
治庚戌進士歷任紹興府知府母姜氏封宜人
昆季六人公長子也次麟選貢任永平府通判
鳳鄉進士知真定滎澤二縣事鯨登嘉靖甲辰
進士任刑部左給事中崇早卒棟邑庠生公性
孝友二親漸隨必躬能敬能養來山翁鍾愛之
姜宜人卒時年十二即能勸遵禮制每語及輒
泣下撫育諸弟情義周洽弱冠補弟子員博學
多聞為文下筆立就每試輒先諸生主司咸以
魁解期之同志推長文會資嚴澤以取科第者
甚眾教諸子嚴而有法講論經義家庭自相師
友未嘗出就外傳七舉弗第癸卯侯領鄉薦甲
辰舉進士公喜曰吾可已矣乙巳遂應貢卒業

太學侯尹濬縣地疏衝繁諭以制馭之道時迎
養官邸退食必詢所行數月即歸恐其內顧妨
民事也侯三載獻績例當封公曰吾力學三十
年未獲一試古人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愛物於
人必有所濟將就一官以畢志辭不受後侯
徵拜戶部雲南司主事以考最遂封焉時公已
患痰疾艱於步履丙辰侯奉揚州之命使道歸
省以公疾意不欲行公慨然曰揚為江淮要區
東南步警不可一日缺守以私廢公非忠也且

以清慎勤勉之侯乃赴任時海上用兵郡務既
繁軍需百出侯以身任其難事集而民安揚人
頌之日望迎養不意計至矣公賦性淳謹不事
表飾寡交慎與動止有法足跡不履公門人亦
不敢以非義干之然剛直不容奸面折人過雖
怨弗恤能改即交驩如初來山翁居官無厚貲
公亦不以生產嬰念雖父兄子弟並列宦途朴
雅如寒素出入必步或勸之乘輿答曰里中弗
可矜也平居焚香靜坐以書史自娛暇則偕親

契清醕論心勢利紛華澹如也至於拯危周急
略無恹惜公生於弘治丁巳二月二十二日享
年六十有三配公氏蒙陰縣人都察院巡撫大
同都御史西阜勉仁公女也蒙陰去益都三百
里來山與西阜為同年遂定婚焉孺人多性警
敏家偶有盜警盡室皇皇逃避不及顧孺人獨
護其母曰死即同死奚忍去既而盜亦不至人
咸異之及長歸富亭公不喜華麗女紅中饋身
先諸婢祖姑王宜人性嚴重無所假借孺人左

右承奉得其懽心接人馭僕嚴而有恩內外斬
斬富亭公讀書嘗脫簪珥以資膏火公年二十
四未嗣為娶張孺人共家理政無姑忌心張孺
人亦善事之間閭雍雍鄉人稱家法必歸石氏
愛諸子如己出臨終指侯為公曰是子善讀書
但氣體稍癯慎無過勞恐生疾也遂卒嘉靖乙
未十一月初七日也得年四十有二時侯始十
四歲後侯知縣考績遂得贈孺人張孺人亦贈
封焉張孺人時時懷念舊惡每流涕母之賢可

徵矣生子女皆不育張孺人生三子長茂華登
嘉靖甲辰進士歷官揚州府知府即侯也娶

氏次茂藻娶張氏次茂貞娶高氏俱庠生庶出
一子尚幼女二長適庠生夏質氏太學生文純
子次許聘劉某己酉解元劉大章子俱張出孫
男一尚多孫女二一許聘臨朐縣鄉進士張邦
直子謹卜某年某月某日合葬於祖塋之次公
抱璞未售終沮於疾命也侯日躋華顯官業方
新蓄而未發者其在茲乎銘曰

海岱青州東齊都會石氏系焉族日昌大魏巍
甲第來山肇之子孫雲仍龍翔鳳儀傳之富亭
蓄而未試有子才賢善繼其志厥配淑慎毓秀
名門母儀婦道稱無間言不享其年惟命之厄
贈典示褒光賁幽宅雲門之陽封丘巖然勒此
銘詩是永其傳

兵部職方司主事何君墓誌銘

嘉靖乙卯泰興何君任兵部職方司主事之二
年奉使江南便道歸省以疾卒於家時才貳本

兵計至自大司馬雙江聶公以下皆痛傷之即
繳 內符重

王命也適倭寇淮揚周野公權厝淺土越五年
己未得吉兆於泰州姜堰鎮大目山之陽擇九
月二日合配贈孺人徐氏封孺人馬氏而窆焉
予家居周野詣予曰吾兒幸托姻姻傷其奔走
勤勞方列 朝紳遽爾長逝恐淚泫於後也敢
以墓石用丐一言義不可辭按狀名諱璿字德
齊號豐里世居揚之泰興永豐里傳九世高祖
諱濟曾祖諱顯皆不仕祖諱岱任中城兵馬指
揮司兵馬祖妣許氏贈安人伯考諱柴登弘治
壬戌進士歷任南京太僕寺少卿父諱栗即周
野公也僦儻磊落有烈士風任定海縣丞封文
林郎山陰縣知縣母儲氏封孺人君天性聰慧
能語時周野公教以誦詩即能了悟值暮春立
樹下云此花落知多少方光齡太僕公命對掌
紋可察乾坤理應曰眸子能知心志端公喜持
銀花挿其髻勵之曰繼吾後者此子也十六歲

入縣庠為文警策每試必先諸生監司擊節賞嘆舉嘉靖癸卯鄉薦登丁未進士觀政工部會選庶吉士入讀中秘書有謂求而可得者君曰藉祖宗陰祐得繼世美不取他望素承父師之教士君子出處以正况發軔之初乎且策勲立名奚擇官也竟不赴戊申授浙江紹興府山陰知縣山陰附府疏稱繁劇君精練勤敏事集而人不取欺害曰興利易除害難除弊所以興利也山陰沃野池湖山澤甲於他邑年遠弊滋豪

強占奪狡猾因緣為奸富戶種田貧民當差無所控訴君嘆曰弊無大於此者乃因上官之檄遂謝絕請謁親率鄉耆不憚勤苦沿丘履畝設法丈量終歲始畢得田數萬頃平賦若干石著之令甲百姓方思樂業而不便之踴與矣適寧國宛溪梅公來守紹興出自疎坦風稜頗厲一見權甚後因事忤遂落落難合勢豪不便其私者多方膺翹之遂以利氏者為立名陰欲沮撓正意君曲意承之終不釋事多掣肘惟苦節勵

行求無間而已鄉士夫如大司寇沅溪何公方伯浮峯張公有居下獲上之難河清梅實之語曰侯之惠在民其事業在歌謠君服食簡素俸資外一無所苟癸丑入覲空囊以行遵例上冊天官考最得推恩父母妻室如制馬八月徵拜兵部職方司主事時南北用兵職方政務叢脞雖條奏有專官然採故實資謀議僚屬賴焉君既去山陰凡不遂其私者屢欲變法賴上官知此不為動益見人心之公也乙卯四月以

使事抵家時周野公方病率諸弟供滫瀡侍湯藥公喜尋愈承權戲綵一堂融融竟四越月而疾作矣嗚呼痛哉君生正德丁丑四月十三日卒嘉靖乙卯八月三日享年三十有九配徐氏贈孺人先卒繼娶馬氏封孺人卒於京師是年以喪歸弟五城國子生璫早卒珥邑庠生瑄璫子一金行聘刑部廣西司主事陳淑姪女一適余長男官生際可皆馬出君性至孝能先意承奉父母極鍾愛之友愛諸弟平居無疾言厲

色何氏族屬繁衍君處之有禮有恩故屬續之
日無尊卑皆嘆悼焉嘗憶君讀書海陵其舅氏
僉憲平野諸公指示子曰此吾甥也資質穎異
但翹翹不能下人後舉鄉薦予丞大理見於南
都所養充粹玉潤金輝脫去舊習舉進士官
職方見之愈密叩之愈深然後盡得其淵然之
識確然之守真棟梁主璋當需廟廊大用不虞
天奪之速也君少予一紀誼聯葭莩每以前輩
遇我非緣堂屬之分也故余於君之沒有無窮

之悲况重以周野公之請乎銘曰

既付以才俾不盡售祿以榮之胡奪其壽命耶
數耶渺不可知人之可傳亦豈在茲巍巍甲科
繼厥世美甘棠遺愛重謠邑史均田平賦男耕
女喜有利窮民毀譽安之浮沉斯世所得幾何
明明職方庶幾不磨天目之陽風氣攸聚乃父
經營貽謀孔固百年榮藏既吉且安我作銘詩
慰君九原

祭文

祭亡姪行可文

嗚呼吾姪行可不見者忽十閱月矣追憶婉婉
之儀溫溫之質欲籲天而無從也汝父辛苦起
家僅此一息將以繼本宗之昭穆演將來之懿
斯竟如是已耶嗚呼痛哉辛丑之歲予官京師
汝實初生家書報於捧告汝祖母曰兄有後矣
相對而喜甲辰轉官南都便道還鄉見汝岐嶷
孩笑又相對而喜丁巳歸休汝亦長成知識日
新延師教之既冠既婚期汝堅立嗣耕讀之業
為吾兄弟垂老之歡豈意一疾而逝耶嗚呼痛
哉自汝之沒九十四歲祖母食息靡寧汝母汝
父形志衰阻無以為生幼婦孀居梵梵在疚哀
苦伶仃兄弟失儀悵然無憑朝夕目繫潛然涕
零嗚呼痛哉彼路壽爾顏大兮何春華而不秋
實茲子奪之舛錯兮嗟天道之巨測豈吾兄弟
不德貽伊戚兮抑汝賦命之短促雖鍾情無終
窮今但禮制之難為倚汝祖母之在堂兮棺久

暴而非宜。錫日吉而時良。分層汝於祖塋之側。
庶魂魄有所附麗。分得永安乎玄室。嘆幽明之
隔絕。分薄奠一觴。惟此恨之綿綿。分摧裂心腸。
嗚呼哀哉尚 饗

祭文江張表弟文

嗚呼倚一氣一磅礴。分實充塞乎兩儀。紛運行
之不息。分握造化之神機。福善禍淫有正。則分
謹人事之修。為盜跖壽而顏夭。分何錫與之不
齊。豈定命之不易。分抑培覆之乖違。惟 文江
之初服。分得中正之秉彝。氣純粹而柔嘉。分弘
令德之丕基。憶黼黻之締交。分偕仲氏而遊嬉。
時 外祖之里居。分辟家塾而延師。習句讀而
佔畢。分惟麗澤之是資。迨 舅氏之南歸。分釋
三子而教之。各年齡之漸長。分相與考德而問
疑。佩明月之寶璐。分集芙蓉以為衣。由仁義以
好修。分指聖賢為依歸。究六經之異同。分定百
家之是非。窮天地之高深。分悉義理之精微。朝
然青藜之耀火。分夕下董生之書帷。每聯床而

共被。分聽風雨之淒淒。結金蘭之友誼。分誓功
業而相期。每披藝於文場。分吐琳琅之雄詞。燁
然名動於鄉國。分駕先後而齊驅。暨余竊祿於
朝。分遂離群而索居。伯仲翱翔於黌序。分真群
英之白眉。抱一經以德忠。分屢坎壈於有司。仲
氏充國之賓。分召亦遊辟廋於南畿。幸大小之
各有成。分尚俟得志於秋闈。何天奪仲氏之速
分抱美璞而未施。及予之歸老。分兩人相對而
軟。歎控窮途之窘步。分傷同袍之陵夷。冀優游
林壑。分花朝月夕之追隨。修洛社之盛會。分續
蘭亭之清規。豈意辛酉之夏。分倏一疾而莫支。
何春華不秋實。分傷玉毀而棟摧。心鬱邑而慟
傷。分恨皇穹之不慈。歲冉冉而垂老。分余子立
夫。何依喜蘭桂之森森。分為身後之先輝。書香
庶幾具有托。分足以慰九原之思。惟日吉而時
良。分慨寔岁之在茲。良士等臨棺陳一奠。分涕
浪浪而滿頤。嗚呼哀哉尚 饗

祭次山陳甥文

嗚呼仲龍胡為而生胡為而死謂天無意耶不
宜畧以清逸之才果有意耶不宜奪其方強之
壽恍兮惚兮殆不可知方在髫髻頽悟絕人長
即潛心問學肆力文章遂能沉酣六藝貫通百
家屢校文場輒先諸士與兄孟龍弟季龍燁然
名動淮南四方咸式其文鄉閭皆侈其盛比寶
氏之五芳河東之三鳳舉乙卯秋闈連登丙辰
進士時才相見於京師叩其所藏醞藉深厚方
慶南野公有子矣授棗陽令始釋褐以臨民即

精詳而集事邑刁民梗翊弱鋤強威惠並行幾
年稱治監司謂未足以盡其才也薦之

天子制調浙之桐鄉俗尚浮靡治以簡約革除
冗蠹矜恤民隱上下相安邑又大治以課最拜
南京工部主事苟假之年以充其蘊則鼎彝勲
業可企也公卿爵位可至也僅一疾已矣嗚呼
痛哉譬之華鍾玉磬方懸于大庭八音齊鳴百
僚竦聽忽折簏蒙瑕不能發揚蹈厲條理其始
終以狀耶廟之盛以諧神人之和豈不重可惜

哉夷考其平生雖少年美官科第恩榮簿書奔
走疾病相仍未得一日從容享仕進之樂嗚呼
痛哉然栽培傾覆天道之常禍福吉凶相為倚
伏陳氏為海陵舊族自管竹公擢第於成化間
後望巖公仕而不顯南野公種德弗耀屯膏含
馥九十年始發于仲龍又未竟其用今孟氏季
氏文譽日著顯榮可待而二孤岐嶷穎異蘭玉
生先人定之理所可知者其在茲乎且兄弟天
性孝友善養嫺嫺孺人體貌曰豐教撫二孤恩

義淳至綜理羣事曲盡心力家門日大慶澤日
長替於昔而盛於今前有承而後有繼皆仲龍
啟之也亦可以瞑目矣行將定窆幽明永違薄
奠陳詞靈其鑒之嗚呼哀哉尚 饗

祭四川布政司叅政後湖張親翁文

嗚呼後湖尚忍言哉予處海隅公居淮東各膺
鄉薦來時奮庸乙未之春校藝南宮天下英雄
輻輳景從公既登龍予亦附驥

天子臨軒親策廷對明良幸逢風雲際會錫宴

題名釋褐蒞事公入中書于叨翰林道義相與
過失心箴政務典章研究考尋聚首十年履澤
孔深公轉戶曹尋亦憂去于授諫垣兩塵棘署

後世令嗣報書定有期親喪在殯不克遠離
遣兒恭代薄奠陳詞北望依依曷勝其悲嗚呼
哀哉尚 鑒

祭中丞小石公文

公復舊銜出居幽薊官轍不同音書遽於歲在
庚戌公擢東藩少參督餉復會都門公女我子
遂許婚姻二姓行合世講益敦中遭公誤左遷
群貳復陞黃堂聲績茂異憲臬滇南恩威並施
蠻落肅清地方平治大參蜀省職任旬宣時方
採木勞費獨偏經畫得宜民獲保全偶值內艱

翳一氣之淵穆兮運亭毒而難知邇古昔以驗
今兮何修短之不齊盜跖壽而顏夭兮新尚用
而放逐乎三閭騏驎伏於鹽車兮驚駘縱步於
康衢君子恒戚戚以懷刑兮小人渝渝訛訛於
當時豈造化之定命兮或人事之有違嗟先生

即日解還于貳本兵濫竿三載丁巳乞歸省愆
淮海公方壯年各鼎可待如何中道深罹譴悔
出處定命何足較量青天白日孰掩其光宵漢
浩蕩鴻鵠翱翔俯視塵壤眇如毫芒尚冀少需
婚喪甫畢剡溪買舟陳榻下席洛社優游虎溪
散逸往來交歡以終餘息壬戌蜡月遽聞訃音
續起傍徨涕泗滿襟考公平生實行可欽改厯
中外不朽者存顧瞻身後森森蘭桂賢而有文
謙能服義詒謀既藏垂統可繼用未竟施澤在

之初服兮懋明德以自持危江離與辟芷兮植
九畹之蘭滋登甲科之崔叢兮紹世美以重輝
肇粉署之即官兮揚巡邊之英姿駕五馬於畿
群兮樹甘棠之遺思繼經營于江漢兮肅憲度
之綱維旬宣歷試於三晉兮淑方岳之表儀沐
皇恩之簡注兮拜執法於台司開督府于幽薊
兮宣華夏之皇威遭士人之兆禍兮成貝錦之
變革罹鄧陽之坎坷兮履樂毅之危機將顧天
以明心兮藏渰澣之雲翳思達人之大觀兮齊

得喪于一揆苟吾行之不迷今雖顛沛其何辭
遂甘心於遠戍兮望長途之遙近歷險阻之艱
辛兮懷故鄉而心悲循大行以東歸兮絕口於
既往之是非聞西園於城闕兮就書吏以自娛
慕綠野之勝遊兮集河洛之英耆惟花辰與月
夕兮發幽憤於歌詩奏金石之琳琅兮諧韶濩
於瑤池究風雲之變態兮察鳶魚之精微或登
樓以舒笑兮坐茂樹以談棋翔鳳凰於十仞兮
渺冥鴻於天涯窮生人之樂事兮忘日月之居
諸士等托絲蘿之後進兮坐春風之披離嗟一
疾而長逝兮失山斗之瞻依傷老成之淪謝兮
雖慘痛而莫追念窀穸之屆期兮嘆幽明之永
離羅牲醴以陳詞兮聊以哭吾之私

祭岳丈南塘王公文

維嘉靖三十六年歲次丁巳十一月庚戌朔
越十六日乙丑前兵部右侍郎今致仕春坊洗
遣子際可謹以剛鬣素毛清酌廣饌之儀
致祭于岳丈南塘大人王公之靈曰嗚呼惟

靈純篤之性質而非迂忠信之行誠而不欺父
母克孝兄弟怡怡稼穡是業耕鑿自娛邈彼源
流海陵著族衣冠詩禮百年喬木方盛其時諸
父豐郁一食十指門庭雍肅家政叢脞公實相
之劑量出納稱物平施寸絲斗粟不入于私人
無間言內外咸宜迨及中微甘守恬澹督子力
耕不履州縣與論推賢屢與鄉宴深夜幅巾閑
閭榮美無祿而貴不爵而尊優游桑梓八十餘
春資產日盛子孫雲屯郡之耆老國之逸民
歲在丙辰一疾長逝計來京師使我心博大耄
考終燕翼能繼生順庀安庶幾無愧嗚呼哀哉
才忝門婿

恩賜歸田開門謝事待罪省愆不敢遽出微忱
莫宣遣子際可執紼臨棺卜歸有期行歸窆窆
薄奠一觴用寫哀惻松楸蒼蒼佳城鬱鬱永載
于斯安昌無極嗚呼哀哉尚 饗

大司馬鳳岡沈先生文集卷四

五言古

搗衣篇

九月邊氣寒長風起山阜良人遠征戎歲月亦
云久蟋蟀鳴壁間玉衡運振斗感此欲投衣刀
尺勤素手清砧敲明月流光照踈牖杵杵聲滿
城凜凜露盈肘孤裘知蒙戎葛屨今糾糾萬里
情更生慙慙後何有蘭堂夜滿條金瓶暗雲母
愁看翡翠衾鴛鴦戲春藕掩淚傷朱顏心旌逐
飄柳豈敢怨別離王事方有咎烈士行不來此
意君知不

贈馬石渠尹長葛

嘉靖辛丑京師大旱石渠將行請言為別遂
書此贈之詞雖不工意亦篤至思所以救旱
則知所以恤民矣治長葛也何有

烈日蒸大雲赤地數千里

九重宵旰憂祈禱徧群祀吾聞河東郡災旱亦
如此黎庶日蕭條征輸殊未已平生霖雨心兼

時思奮起慎勿獸牛刀即官應星紀

壽少師桂洲老先生六十六韻

皇極開昌運人文應景期氣鍾龍虎骨天產鳳
凰姿早繫金閨籍班分白玉墀含香隨鳳輦委
珮步龍池首建青羊蹠身臨紫塞陞恩威安反
側談笑戢兵輜保陣開新邑勤勞紀舊碑經營
符

廟算忠蓋荷

宸知汰冗三千衆清田數萬奇權豪皆飲迹朝
野盡歡順魚水君臣契雲龍會合時數年勤夢
卜一見決臯夔中秘文章府南宮禮樂司金蓮
頻送燭御榻每賡詩

郊廟崇分祀尊親畫定規明堂周制度綿蕞漢
威儀王道侔三代皇綱理四維海隅增氣象天
下見雍熙八座思榮極三公寵祿綏星辰隨杖
履日月映采恩決策平江寇懸機靖大夷精誠
運帷幄文武自神奇率土稱元老中朝仰少師
典刑存楷範出處係安危延訪虛前席謀猷入

帝維銀園函寶札玉帶綰金獅開閣延賢俊逢
人間隱遺清平紆啟沃冠蓋總委蛇壽喜逢初
度堂成區更宜雲扉連畫棟錦幃瑩金絲台吉
祥光動蓬壺壽筭遲乾坤應不老甲子任相推
宴引黃封酒庖分玉署犧太平傳盛事彩筆和
新詞山斗瞻依意門牆化育私華封擬頌禱飛
夢協熊羆

題任嶧峰都諫萱花圖壽其母夫人

名花產幽谷雨露敷華姿鍾靈得正色獨幹呈
貞姿上有百尺崖下有千年芝雲霞映蒼壁日
月蒸瑤池丹青落尺素滿室生春滋瞻此北堂
歡敬賦南山詩

嘉靖甲辰夏 張懷虛成均卒業告歸時

方大旱余禱雨齋居書此奉別傷時感事
情不能已六月望日也

入夏可亢旱蘊隆氣如焚黃霞暗天宇赤日蒸
江氛甘霖望不至鄉
國心殷殷之子卒業歸冒暑帆南薰魚潛東溟

水豹隱西山雲行矣懋厥修乘時樹名勲

嘉靖乙巳春育軒先生南遊會余金陵官
舍感念改舊傾倒一月傷其抱才而不遇
也賦此贈之達遊篇

騁騶望千里鴈隼思清秋物類既不群豈甘同
蟪蛄育軒江海士肱臆藏才謀數奇遭坎壈壯
志終未酬平生重交結一飯千金投故人隔淮
水遂作瑯琊遊斷金心已合伐木殷相求朝題
興龍寺暮醉南岡樓珠璣遍竹林冠蓋傾公侯
范張約雞黍管鮑情綈裘此道久寂寞斯人獨
綢繆興盡山陰掉情欣白露洲涉江抗一葦擊
節歌中流建康古名郡王氣開神州龍虎白蟠
踞乾坤相沉浮六朝留勝迹一統恢
王猷形勢吞吳越風雪接魯鄒登臨發慷慨花
鳥生春愁巫山偶入焚精采驚人眸豈意鸚鵡
妃相期木蘭舟餘居傍鍾苑繞徑松竹幽一遵
話今雨共生看浮鷗繁華歎過鳥宇宙嗟浮沤
得失有成命榮枯亦何憂垂楊忽飛絮春色應

難留遊子驚物變浩然思林立起舞拔長劍光
芒凌斗牛佩之當自珍將以投靈修

池亭對奕辱周卿峰都憲詩教次韻奉荅
結廬傍鐘麓端居謝置座秋光淨庭宇池上笑
蓉開剝啄聲在門高軒花下來兒童驚此客無
乃廟廊材蕭葭倚瓊樹離秦聊追陸魯酒不盈
杓玉山何能頽一局暫游行八陣生風雷蛛絲
與蛭甲後心徒纖埃得失兩欣結此意誠悠哉

其二

繁霜萎群卉忽覺秋風臨驚馬服盤車遠道何
能任仰上濂溪翁宛若南山岑一見即傾蓋同
心期斷金性拙寡所諧荷君日相尋貽我陽春
曲雖難驚鳳鳴淹波起宿驚翠竹鳴間禽古來
忘形交芳名流至今願言各努力江海同沉深

題方道長却金傳為乃翁賦

大道至簡易人心本無為一念動以妄便自分
多岐譬之長江水澄徹渾無涯須臾鼓風雷波
浪騰蛟螭卓哉一田翁抱璞江之湄詩書養情

性耕鑿歌雍熙一身重九鼎萬斛均一熟得失
兩無與美計交與解眾人務苟得駭之為新奇
君子辨義利取舍精毫釐日星炳遺訓蒸翼垂
洪基多史青雲器奮庸昌時明白簡立霜臺皎
結丹鳳儀會我金陵城長歌陟岵詩節序既屢
更羹牆恒在茲盛事久倫舜風木生餘悲好德
原降衷慷慨陳燕詞豈獨揚清芬因以懲流漓

題宮保大司馬默齋仙梅流雲圖

二儀吐嘉氣英英自山陞五色絢靈耀群聖生
春姿須臾遍原野咫尺迷林岐勢依銀漢杳影
度秋潭遲遊子懷故園展卷幽意馳來蘇四望
切勉為蒼生竊從龍聳華蓋翼鳳翔瑤池終當
沛霖雨萬國清氛瘴

次小石山樓成

名園員北郭窈然花竹幽引泉通曲沼疊石成
高樓揀雲飛燕雀岩霧隱龍蚪憑虛對南山吊
古懷東周長空一縱目萬象皆兼收靈籟鳴松
杪寒鴉噪城頭豈為茲孫閱亦足消杞憂冠蓋

日過從琴尊恣淹留榻因徐孺下轄為陳連投
揮塵吐雄詞朗朗諧天球明星掛屋角新月生
簾鉤情忘略賓主戲劇爭盛閱四壁張華燈追
歡夜未休朱絃雜瑤管綺席羅珍羞人生潰適
意身世如漚浮樂哉安石翁高卧東山丘

賀蔣竹塢繼孫

江海源流遠松筠歲月長本根惟宥密枝葉有
輝光建國須屏翰齊家在典常克仁先九族舜
孝重三光秩秩遵卑叙明明軌法彰大宗崇正
統昭穆演天潢世佐於功利庭闈少義方繼承
一失次名器俱濫觴美矣竹塢氏偉然文人行
友于奉天性拂冰經冰霜蒲石富文學一德咸
相將祖豫親授受詩禮傳馨香名正言斯順人
和事自康精誠貫金石高義凌穹蒼垂統信可
繼謀何其臧仁風暨頑懦和氣來禎祥即茲燕
翼固會見螽斯昌鄉邦競歌頌滿軸皆琳琅後
嗣宜勉旃寶之如圭璋勤儉力耕讀夙夜毋怠
荒

壽姑母九襄詩

吾宗世敦厚先輩有古風耕鑿養性靈眉宇壽
而豐太父始讀書詩禮開群蒙皇考紹其傳門
戶日以崇文章啓世肖黼黻增華虫姑母時在
室賦秉慧且聰清貞守家法節儉勤女工既長
適望族孝敬隆姑翁相夫力幹蠶教子如莖熊
宜惟善聞政况復名里中數奇失所天百計萃
厥躬精誠貫金石皎潔凌秋空母氏日迎致相
對歡融融團庭姿嬉遊棋史相磨礱今年躋九
袞神采加豐隆孤高似玄鶴軒舉如飛鴻源流
信有本英表非人功二嗣真英傑笑傲輕三公
萊綵迎曙輝芝蘭映簾櫳乙丑冬癸未寶瑟明
淮東吾叔率子姪登堂獻微衷椒酒溢金樽和
氣庭幃充再拜致華祝願言比喬嵩優游陟期
頤福祿綿無窮

七言古

聞邊關有警

朔方八月秋草肥雲中突兀勢邊威千群萬落

不可數惟見萬里紅塵飛羽撒星馳報主將細
柳營開列軍仗寶刀初試黃金裝鐵騎驚看新
虎韜翻身上馬意氣豪坐論却敢如扶毫臨戎
對敵不敢動徒云守備誇旌旄令嚴戍久軍士
苦反使兵驕猛如虎回軍謾唱凱還歌論功列
宴陳仙舞東南膏血輸備邊豈知一飯羅萬錢
國家養兵意何在却令此輩欺皇天如今長城
不可倚貪婪之欲真無已芳草綠遍渾中田空
使英雄涕如水 廊廟惟懸西北憂相臣日夜
生邊愁古來擇將為上策轉移民力歸田疇

贈徐西村赴官南京

憶昔神禹開九州導匯眾水皆東流乾坤清氣
會滄海崑崙龍脉連瀛洲吾鄉寔據東南勝羅
浮直與滄溟應朝暉紫柱騰光人才秀比比水
霜瑩往時周許稱多賢如今科第相雲連君家
父子獨金威文章魁甲夸後先司空忠誠貫天
地論折姦雄倡大義駁歷中外三十年四海兒
童知姓字河間大夫賢吏文踴然孤鶴凌青雲

九霄宮業殊未已坐見廊廟揚奇勲西村德器
人故是承恩襲蔭朝金殿表忠世祿出非常盛
事百年惟兩見柴墟文學吾所師司空山斗紫
遐思創業垂統信可繼遺芳積德今在茲豫章
喬木歸梁棟儒雅風流真伯仲利見天上雙麒麟
不羨河東有三鳳建康自古名章京中丞之
屬閑且清登臨感慨發遠意山川花鳥關詩情
石城三月風光好垂楊綠遍長安道衣爛爛
綰銀章總馬駢駢嘶碧草明朝不次登英才此
行職業莫相類三千數奏報佳政一杯共醉黃
金盞

五言律

春登園表

出郭尋幽事登高傍紫青樹隨天旋轉日繞露
壺明蒼壁龍文合丹梯鳥道迎喜逢周禮樂翻
笑魯諸生

挽鵞湖老先生二首

華嶽鍾山甫蒼生起謝安衮衣虛日月風雨失

金丹功業三朝重文章百代看觀歸歌苑露寂

寞燕山寒 又

先生今已矣吾道竟何如彛鼎勲名在金甌姓

字虛 輟朝頌紫詔華國有丹書帳望銘旌發

春城晚照餘

吉祥寺送客歸過胡少巖夜話有詩咨荅

送客來山寺穿林破野情機忘愛僧靜春淺覺

寒輕佛日明虛殿烟花滿近城歸時忽相憶徑

訪不須迎 又

平生江海意相話更悠然久坐仍添燭頻沽不

論錢對雪懷安道園棋憶謝玄夜深歸馬疾幽

興復相牽

春雪次韻

飛霞迷燕道高情欲剡遊紛紛隨去馬脉脉暗

深流瑞色搖瓊樹春色度玉樓凭欄看不厭獨

酌破先憂

中秋 歲在乙未

此夜中秋月長安客裏看元光動瑤海清氣下

蒼猨鳴鶴歸時晚棲鳥飛正寒白雲迷楚望獨
坐聽更殘

賀壽二首

海氣連蓬島星光動紫微青春宜壽考華髮映

山衣不老丹砂潤無情白鳥依遙知稱慶處蘭

桂滿晴暉

又

共喜逢初度梅開正早春乾坤回淑氣花鳥滿

江津已並三陽泰遙知五福臻山中閱歲月滿

酒任天真

三世鄉賓為同年真學山賦

海嶽鍾佳氣君家聚壽星賓筵三世寵耆德百

年馨

聖代崇遺逸鄉評重典刑貽謀應勿替孫子在

王廷

蓮塘書屋

世路榮桃李君家獨種蓮山深茅屋靜花發野

塘平盛事錄當日遺芳啟後賢清名流百世應

共此溪傳

鐵瓶草堂為同年馬竹理乃翁題

卜築憐金谷移居傍鐵瓶
堅貞存百煉清洒足三靈
楚竹環溪綠吳山擁戶青
乾坤隨俯仰生意滿春亭

送大司空甘崑山兄金山君歸蜀

棠棣情初翕陽關別更難
秋風鴻鴈遠夜月脊令寒
功業歸昆李江湖可自安
峨眉山下地十畝任閑閑

與青蘿夜飲歸馬上口號

歸馬鳴霜鬣胡笳動晚城
流連高士飲珍重古人情
丹闕梧桐老清江草木平
莫將鳴鳳翼閑伴野鷗輕

贈朱松溪分教唐邑

學校賢才地儒官禮樂司
人存道斯顯身正俗能移
河洛十年喬蘇湖百世師
遙知時雨化桃李滿春堤

送雷司訓之任深州

潞水浮仙鷁秋光映薜蘿
錦帆斜帶雨桂棹半侵荷
江海魚龍化門牆桃李多
鱣堂懸虎座環擁聽絃歌

睡起口號戲簡沙賓江工部兼定晚會

最愛幽人宅亭臺碧水
紫柳陰移小艇雲氣鬱
層城夏簟琅玕靜冰壺
紫筍清晚趨東閣話揮
塵拭塵纓

再次

雨急荷珠乳烟濃柳色
紫亭臺斜浸水島嶼半

柳城陽慢笠歌暗迴舟
蓼葍清同遊興不淺談
笑落冠纓

送余國東分教南城

柳蔭長安道青春尺馬
歸沙平金勒穩山繞翠
華園芹藻詩猶在蘇堤
教英連蟬堂絃誦處桃
李競芳菲

贈馮南淮之茂名

盛世收英俊憐君作逐
臣青蠅亦何事白璧本
無塵花柳三春揖江湖
萬里身澠池終奮翼功

莫賦思華

七夕雨飲陳太史宅

天象懸牛女人間漫擬猜長空銀漢渺何處
橋來露冷秋容淡堂深燭影迴虛疑今夕雨應
似會陽臺

送瀛溪大尹歸秦寄壽其兄平野僉憲

四世衣冠盛一朝寵澤新虎符分上國
烏度華辰海嶽騰佳氣江湖隱至人
紫荆花下宴煦煦滿堂春

壽聞寺丞乃翁五十

丹鳳翔天闕封章下
紫宸寵膺初度日花映錦堂春
耆德鄉評重名家世澤新
依依望南斗晴彩射靈樞

咏梅岡隨羅上舍

岡勢全分楚梅花曲繞庄虛屏浮翠碧
古榦歷冰霜清合歸蕭鼎
高應到鳳凰成功須一簪春
早發幽芳

柏高宅同賞牡丹二首

春日符鄉第清鐫偶共開花迎晴日麗香逐午
風來上品憑誰譜孤根每自培繁華厭塵俗幽
賞夜方回

其二

憶侍承明日同看上苑花黃封開賜酒紫
筍薦新茶瑞霏浮瓊帳香塵散玉車春光原不
異斜倚石欄誇

王六大壽七袞先期過稟賦此奉賀

京國重遊日壹連逸興多衣冠存古道林壑養
天和玄鶴迎秋健丹砂映酒曉題詩聊贈別歸
向壽筵歌

雪中同程松谿盧沐西步出

孝陵遊靈谷寺呂成松溪原韻一章
冒雪遊靈谷披林出禁園寒風號萬相陰霧
暗孤舟吻鹿嚼松徑清泉瀉石根如何剡溪棹
乘興只臨門

賀坦齋冒君七袞詩

佳氣騰南極江皋值暮春
榴花飛送酒蕉燕語

依人砌下芝蘭秀庭前綠綺新山林間歲月滿
灑仕天真

又

江邑滄溪近蔥蘢瑞蕩浮瑤池來白鶴玉谷度
青牛滿泛霞觴酒頻添海屋籌神仙即此是何
用訪丹丘

七言律

秋日郊行

足馬西郊試野行紅塵飛盡碧天清山浮翠色

連雲樹鴈帶寒聲度晚城滿地桑麻忘帝力十
年官闕樂時平野情似鶴秋來健此朋後傳欲
萬程

奉次未齊大宗伯師大九日即事示諸子
老成德望歸廊廟山斗瞻依紫莢曾禮樂正逢
三代運文章終補五雲袍山中佳節蒼莖熟勝
下即君玉樹高遙憶登臨觴詠處碧梧秋色蔭
蓬蒿

贈拾同陳水部提舉清江

即曹聲價重中廟使節新傳下九霄畫戟曉行
瑤草映牙樞春望碧雲遠濟川舟楫須英俊補
衣文章出上條淮楚風煙連
帝里夜深猶聽海東潮

花朝

春衫初試綺羅輕客裏佳晨景色明節序百年
驚過鳥風光二月轉流鶯已窺柳眼知消息更
向花神卜雨晴回首上林紅紫合遊人車馬滿
都城

西苑春晴

禁苑深深春晝遲暖風晴日靜遊絲雨痕已過
青山麗霽色初分碧草滋太液池連丹鳳閣翠
芬亭對紫宸居韶華浩蕩同君德燕語鶯啼總
不知

聖駕陵祀畢泛舟西湖嬾街侍行

續紛簇仗擁金輿正是
園陵享祀餘翟羽數重搖翡翠龍章五彩動旂
旗湖光蕩漾迴春棹柳色霏微映綺疏從此西

山倍形勝千年環拱紫宸居

聞雁

蕪葭露冷雁知秋楚客驚聞獨倚樓
嗷嗷一聲天宇靜飛迴數點夕陽愁
天寒塞北空胡磧沙暖江南有杜洲
羨爾雲霄自來往人生踪跡幾沉浮

贈紀鶴洲分教魚堂

曠時禮樂重儒流鳳閣分符到海陬
北斗宮牆歸勝覽東家山水北清遊
春風惠澤榮桃李化

雨新波被魯鄒回首桂花消息近
一枝高占廣寒秋

送盧少谷尹嘉興

斗來朝野諫書稀一疏精忠動
帝聞士論爭誇鳴鳳出丹心環遶
宸龍飛西湖山水歸蘇軾上國風烟憶杜微
此去聲名應不減五臺花木滿春暉

贈武靜庵任德清二尹

七年供奉

承明殿此日分符雨露新鳴騎尚疑清禁曉飛
危先據太湖春已知才大丞無負莫道官卑士
為貧兩浙征求財力盡願將膏澤被斯民

贈沈夷齋掌科以言事左遷浙江照磨

都門餞別意匆匆樓閣新秋爽氣通
尚憶趨朝迎畫省忽看投檄下江東
典刑示我真三益出處於君偶四同
為鄉談會試入翰林曾向西湖留勝迹
微書早晚出龍宮

送羅栢庵赴夔州推官

海陵三世舊儒紳文學於君更絕倫
官列法曹聲價重思法

宸陛寵光新鳳城分袂三秋暮為道看花十里
香莫謂刑名異王道古來明允是何人

周石屏部試不過有詩見道次韻奉答

新詩飛白出精思珍重高情愧舊知
楚圖未終拋尺璧上林應許占全枝
為援才大還成晚王勃名高各有時
宜海浮沉君莫訝且關懷抱對

金卮

贈葛雙溪二尹平湖

都門杯酒憐君別，桂棹相將下潞河。
藏器久馳南國望，離筵無奈渭城歌。
楓江夜泊喧靈籟，花縣秋臨艷越羅。
暇日松亭堪獨倚，霜風霽月送吟哦。

抗城多雨賞月之期屢約屢員錢定軒秋
師有詩次韻

天柱峯頭無片雲，清光端不等閒分。
舉杯待問還須酒，吹管催開却藉君。
含雲浮雨從海度，欲晴鳴鳥隔溪聞。
廣寒來日應如約，東閣披襟看斗文。

魏春野有衣有詩再次

濛濛烟霧銷行雲，咫尺吳山渺不分。
故道婦城頻負客，每投珠玉益懷君。
榴花帶雨離離落，蟬響隨風唱嘒聞。
禮樂百年王化洽，將軍能武更能文。

得邱報恭聞

皇上祈雨有應再次志喜

紫宸臺殿倚青雲，此日鵲鸞雨

闕分入夏驕陽慶上國，應期甘雨荷吾

君三農渴望知應慰，六事祈天幸再聞。
待從小臣恭紀述，乾封翻笑漢虛文。

送袁方洲尹同安

十年京國憶同遊，十里鶯花一葉舟。
白壁聲華歸月旦，清朝科第始春秋。
滄溟日出觀潮湧，秀嶺雲深覺樹稠。
聞說閩南財力盡，勉將功業繼前修。

晦翁曾簿同安故及之

遙賀東岡乃翁媿雙壽

河嶽鍾靈本自奇，一門雙壽值清時。
遙瞻碧海來清鳥，重見丹山毓紫芝。
華極祥光連寶婺，臺春色接龍池題。
詩謾擬華封祝，翹首西南萬里涯。

奉壽一山身史母舅七袞

喜逢初度正清秋，甲子輪回倍十籌。
海上遙迎青鳥信，山中惟伴赤松遊。
傳家甲第三朝威

持斧聲華兩地收
遙憶紫薇稱慶處
極星高拱瑞雲浮

奉和太司馬元川張公新修池亭奉侍慈

閑之作二首 其一

喜見岡陵與壽山
來霜貞節有誰堪
陳情笑捧江南檄
愛日重開竹裏庵
鶴絲迎暉春入座
翟華臨水翠侵簷
玉堂自是添嘉話
孝養尊榮羨獨廉

其二

泰階台次久虛三
天下蒼生望仲堪
鎖鑰暫留司馬節
起居端向白雲庵
荷香風靜生來幕
燕語亭虛繞華簷
退食從容頻上壽
綺筵珠席味常兼

壽大理寺司務張母夫人八袞

八十年華世已稀
西朝標養倍恩輝
庭前雙桂聯春色
堂背名萱翳晚暉
蓮海鳥傳王母信
婺母光動老萊衣
君家積德原源厚
慶澤綿綿願莫違

奉次

宮保周約庵八日郊行七首

牛首山

風物依稀憶舊年
肩輿登陟薜蘿牽
雲間雙闕弘坤軸
塔上千燈淨妙緣
步入烟霞迷法界
生看花鳥媚春天
江流一線三山外
古木陰陰落照偏

諸公登牛首絕頂阻雨不及陪

春淺沙寒漾日曛
霏霏散勢氣衝泥漫阻

青山飛旆蓋^行影風群
百人丹梯懸鳥道
千年蒼柏隱龍文
遙知絕頂談詩處
台斗星移近五雲

同諸公往石岡公彭所後至祖堂寺燕集

四首 其一

歷盡層巒見佛堂
上方鐘磬覺微茫
松梢露滴羅衣濕
洞口風聲薜蘿長
羹煎芥菜清茶味
酒浮椒栢怯春光
停驂謾共高僧話
却咲浮生底事忙

其二

每臨清境愛談禪，塵網蒲團不記年。
聞外鐘聲空覺後，壁間碑影太虛前。
法恭上米千林舞心，遠靈關一鏡懸。
欲向藤床謝纓冕，笑看修竹對山眠。

其三

郊外尋春特地來，振衣同上半山臺。
長安渺渺雙鳬下，芳草依依一徑開。
殿上寶光浮法相，壁中雲氣接蓬萊。
倚欄最愛前峰色，雨洗青螺映碧苔。

酒杯

其四

鶴駕翩跹望氣來，牛眠今已定泉臺。
無前世德真能繼，絕勝山靈信有開。
五色雲霞生石竇，千年松檜陰蓬萊。
主人愛客還投轄，野寺移厨更洗杯。

望獻花曝因晚不及登

曠野濛濛生翠烟，春雲淡點江天。
因觀聚寶峰頭雪，却憶飛花石上泉。
丹洞苔封仙已遠，玄壇

僧定塔空圓，斜陽又送前村。
莫捲幔詩成興惘然。

春日草堂燕集鴻山學士贈詩次韻

玉堂詞藻駕長卿，筆陣能攻五字城。
遠市盤餐留客坐，隔簾風雨送松聲。
烟籠弱柳三山暮，荷淨方塘一鑑平。
昨夜文星聚東壁，草堂時見慶雲行。

諸公有詩再次奉謝

冠蓋堂堂盡列卿，山齋小集近高城。
投枕忽得瓊琬報，擲地還聞金石聲。
却訝蒹葭依玉立，暫從休沐荷時平。
春晴更有登臨約，隨處看花載酒行。

賞公署牡丹

臺榭陰陰生曉寒，瑞烟冉冉護闌干。
輕盈漫擬沉香伴，妖艷疑分玉女丹。
露浥寶粧紅粉滴，日蒸花氣翠團圓。
賞心不為渠顏頰，略畧春風在此有。

壽定軒林老先生八袞

關陵形勢枕滄瀛，哲原鍾間氣。生四省功名歸，
國史一時人物重。鄉評鶯花喜，疾長春宴冠蓋。
爭看沙杜英，從此山中閑歲月。弄孫課子樂昇平。

壽詞春元乃堂八十

堂北萱花春意深，八旬冰雪總華簪。幽關曉度
青牛氣，蓬海時來瑞鳥音。教子每存九膽志，傳
家爭羨墨惟心。杏園三月泥金報，綵綉遙從鳳
闕臨。

壽王岳丈七十

一陽初動值華辰，南極光生壽域新。三代冠裳
存古道，百年林壑見遺民。晴薰棠花連樹日，映
斑衣座有春海國。氣充多大老期，願從此配前
人。歲者數人故云。

清明 陵祭 四詩次栢高韻

陵殿春標兩百條，繽紛冠蓋擁金輅。雲開新曙
明雙闕，月帶殘星傍九霄。山嶽十年隆王氣，乾
坤此日仰

神標良辰休沐堪乘興，載酒尋芳不待招。

諸公同游靈谷寺 寺有鸞永像

野寺春遊不厭重，松陰五里蔭行蹤。定開卓錫
隨金盞，漫向浮屠淡舊容。翠嶽雲深藏古殿，畫
廊風急度疎鐘。每臨勝境偏忘倦，一啜尊前愧
獨慵。

夏至齋居次東洲大司冠韻

一陰潛復歲局分，法省齋嚴淨俗氛。望入靈壇
騰紫氣，瑞符神鼎護黃雲。百年分祀崇周禮，一

代中興仰舜文。尚憶太廟叨侍從，六龍華蓋擁
明君。

喜雨石岡有詩見遺仍用前韻

雨過青林潤色分，水衡故覺淨炎氛。朝霞散彩
常迎日，石燕憑虛尚拂雲。憂切江湖還得句，詩
賡雲漢愧無文。懸知對越忘言處，

明賜由來答

聖君時 皇上禱雨故及之

奉贈寅長淺齋老先生考績詩

三年棘寺魂寢尋山斗光輝麗澤深中土澄清
歌趙史兩都銜鑑得唐臨陽春已覺生寒谷秋
月從今見本心報政

九重應有喜上林鶯囀禁城陰

題雷黃門乃翁逸叟首

從來直道難諧俗早賦歸來意自舒五柳自開
彭聲宅三槐人擬晉公廬評歸月旦稱周鳳郡
佐聲華咏釜魚却有黃門能繼志 襄封先已
肯丘墟

端溪遊靈谷有詩奉次

慈龍雲氣萬山浮古木陰^森繞殿物外烟霞
塵界淨望中江遠碧天流高梁勝跡留禪寺新
虎真形壯市丘乘興偶來尋故事肯從莊吏賦
南遊

送王若潭守九江次首韻

白下分裾意惘然盡替猶憶十年前曾生才大
東都望王粲名高北斗懸五馬暫行江郡轡萬
家今散市廛烟莫言民事非文事明畏由來總

繫天

壽張黃門乃堂屈孺人六十

甲子年華始一周綵衣稱慶正清秋瓊芝香引
千齡鶴賀葵光生五鳳樓葛覃栢舟詩吐美墨
幃九膽志全酬知五色雲花 語藎菴期頤
次第收

送張東阜表弟卒業南雍

一尊相對話平生燈火連床十載情王勃名先
心獨愧馬援才大晚還成群鰓魚藻涵春碧滄

海驪珠照夜明莫向天涯歎淪落君果袍笏未
寒盟

紅梅限韻一首

一枝瘦嶺得春先移倚司空錦繡筵丰格却宜
冰雪後品題應在杏桃前淡粧似浥金莖露幽
色常疑紫禁烟賓主情深看不厭茂樓壽刻任
呼傳

冬日飲大中丞屠東洲宅次韻

霏微香霰弄輕寒玳瑁筵開俯碧闌相制新黃

尊酒觀月生，虛白畫圖看。銀河影落千門靜，玉
塵談傾四座歡。共喜太平耆德健，每從高貴笑
言寬。

壽南野親翁六袞詩

太平和氣盈寰宇，海國儲靈壽考多。盛事喜周
新甲子，名家爭羨葛賢科。雲臨玉樹生祥霧，綠
映朱光散綺羅。百歲堂前孫子又，南山應向慶
筵歌。

鄖臺有牡丹二株，隸人云植維久而未見

花今年盛開，喜而賦詩以貽後觀者

遍地瘡痍費撫綏，不知春色到天涯。凭欄忽喜
花驚眼，報國翻憐鬢有絲。露浥檀心生瑞靄，日
融紅雪散仙姿。追思鳳閣芳菲處，却似鄖臺貯
酒時。

戲贈黃少村同館公賞菊

聞道君家花正開，玉堂詞漫啣杯清。香入酒
還生，暈直氣凌霜未許回。江海十年還喜想，那
堂今日未追陪。來想自合歸玄圃，肯借餘輝娛

草萊

嘉慶靖士子秋八月十八日登太和絕頂

萬山西下入襄封，秀出中天太嶽峰。絕壁崢嶸
瞻玉几，層巒羅列擁芙蓉。玄宮隱見雲霞映，琪
樹葱蘢紫重麗。藻百年荷聖澤，至今譽竭護蒼龍。

晚遊南岩

路入南岩景更幽，憑虛高閣迴生愁。雲移石檻
簷疑動，雨過松林響欲流。別澗泉聲時細細，隔
溪禽語晚啾啾。道人指點神仙跡，烟鎖荒臺滿
目秋。

少宗伯李泉使鄖宜城夜話

二十年前館閣賓，楚江重會更情親。談揮玉麈
窓飄雪，燭映金尊座送春。柱石漸看廊廟用，藍
梅終倚鼎彝新。慚予虛領三藩節，未有涓埃答
紫宸。

題葉中舍柳亭別號

木從根本水從源，此道今誰更討論。却喜舍人

能善繼益彰柱史有賢昆歎南舊業書連屋湖
上新居楹映門遙想鳳池揮翰罷孝思常在故
山村

次 翁少師韻奉送官保雙江老先生南
還二首

朔方二月傳烽火樞府終朝謝簡書疎傳乞身
知自足冠公謀國未全疎都門冠蓋傾供帳驛
路烟花簇使輿白鹿宗盟今有主同心離索却
憐予

其二

世途如蹈箭鋒機
聖主恩深特賜歸心事定知輿論在道根終與
俗緣遠清江彩鷁鳴蘭棹綠野春風映錦衣杖
履優游松菊徑四時烟景自霏微

送復庵都諫擢四川大參并壽其翁媼
七年禁闥含香史此日分符蜀道行
綸命旬宣教

帝澤

封章赫奕樹親情亟聞紫氣騎牛度瑤海仙桃
瑞馬迎忠孝大倫今具美鄉閭爭羨使君榮

次官保雙江大司馬還鶴之章

莫訝仙禽姿遠遊冰霜丰格本宜秋凌風漫試
冲霄翼浴日終依近水丘九轉靈丹玄使至千
年華表月光流也知清獻忘機事翠柏鳴陰類
自求

秋夜齋居次官保虞坡大司馬韻

金門夜永漏聲稀明月流空絢素輝簾外松筠
秋寂寂望中樓殿影依依碧梧風靜鶴棲足華
表霜寒鴈倦飛自幸鸞班陪對越精禋一德敢
相違

次上溪韻

南北邊疆日枕戈還家又見賊經過孤城嚴戒
朝鳴鐸弱旅催征夜渡河推轂有誰紆國計撫
膺無術起民痾海鄉虛一烽烟急極目江天聽
戍歌

送東武父母大人歸山陰詩

兒蓋朱攜出郡時士民遮擁故行進文章飭治
兼三事冰蘂持身畏四知淇海風塵猶在萬間
閭黎庶丰瘡痍續天借冠終無計脚為鄉人紀
去思

贈李克齋都憲擢南少司馬

頻年小醜弄潢池攬轡澄清事絕奇三捷全收
方叔績四方咸戴令公師謀深鈴閣惟圖史令
肅轅門靜羽旗勲業
九重勳夢卜璽書今擬下丹墀

執親丈小石詩二章

予少 石翁二紀辱不棄為忘年交翁守
郡時予已登進士立朝繼而遷藩臬周流
晉時之間拜中丞巡撫順天則予為都諫
矣翁薊鎮被誣顧未予知之獨詳中朝緒
紳咸究之其章奏在秘府者是非皎然人
不得而知也翁重厚長者絕口不言予故
篇中及之俾觀者知所考云 其一

廿年相別嘆飄蓬歸挹丰姿笑語同方喜薰葭

依玉樹忽騎箕尾上蒼穹典刑久矣欽前輩悽
雅誰能繼後風遙指西園舊時路不堪回首恨
無窮

其二

內外經營三十年甘棠隨處口碑傳祇期直道
酬

明主誰意流言逐大賢白壁點蠅難掩潔青天
浮翳豈虧全當時下石人何在重檢遺編一惘
然

賀劉百川海防平倭

憲節驅兵到海灘堂一障新樓蘭旌旗色淨
江淮霧鼓角聲騰草木寒滿目瘡痍沾沛澤一
時刺野覺騰觀吾儒英烈堪羨談笑風流比謝
安

西園看花

節序推遷一氣中物華各競春容懷心宴色
開何晚玉骨冰肌態更濃忽捧珠璣光几席即
看芬馥遠簾櫳懸知造化含深意留取瓊英殿

歲工

送王三山別駕南還

佐郡才華衆所欽，芳年何事早抽簪。已知直道難諧俗，自信初心不愧衿。詩禮西江稱舊閩，甘棠南國有遺音。尊鱸味好滄波靜，短棹茶烟碧樹陰。

次韻奉贈一首

夢洲陸減刑會予於海陵談詩命局盤桓，旬餘風流融藉，不獨刑名精練而已，屢投

佳什，且索近作錄呈，請教弄斧班門效顰。

西子自不覺其拙也。

冰壺法署知名久，傾蓋初歡又暫違。綠醕漫淹高士薦，瓊華故燕侍臣衣。陽生寒谷回枯槁，燭秋毫定是非。莫道于公陰德遠，從來人事即天機。

執文江張表弟詩

少年義氣各崢嶸，勲業相期盡此生。宦海我贏雙鬢白，窮途君一經清簪。纓章有麒麟種，詞翰

翰空遺郡國名，追憶舊盟增感恨。臨風揮淚不勝情。

夏日陪 衆泉憲使省耕次 海樓侍御

韻

憲使巡農出闕人，爭差古風還晴開。阡陌旌旄靜，露浥桑麻鳥雀閒。報國每存心耿耿，憂民時見淚潸潸。杞人賸有江湖念，此日臨流一莞顏。

五言絕

聞蛙

雨餘芳草池塘秋，意深蛙聲滿清聽。虛擬在華林。

和徐西村咏梅詩

自嘆身無事，韶華荏苒催。誰開絨兒靨，句清絕似寒梅。

七言絕

上元會飲康太史二絕次韻

上元燈火散千家，雪月交輝景自賒。最愛清狂

康太史故開春宴對春華

其二

城雪凝寒春較遲御堤楊柳未青時
當筵喜有梅花在風送清香酒自宜

同諸公賞趙西津宅牡丹留題二首

日蒸瓊幄散紅霞獨對東風占物華
聞道靈私出仙園故應春色異人家

其二

主泉臺謝禁城西御水營迴綠映堤
夏葦水漿

留客坐碧梧翠竹聽鶯啼

送張雲石分教海陵二絕 其一

潞河水泮解行舟送子臨歧意更悠
却憶當年絃誦處春風芹藻鳳凰洲

其二

他石之小可攻玉士賴相觀目琢磨
苦道儒官了身事師模範立善人多

鄭臺與陳孟龍話別 其一

華堂燭映畫屏新欲別無言意轉親
忠恕聖門

原實學莫將習俗亂天真

其二

萬山重疊楚江清彩鷁春浮景色明
冉冉白雲東海畔臨歧翹首不勝情

次方洲韻四首 其一

風塵廿載暗貂裘拂袖歸山訪舊遊
從此閒情付鷗鳥烟波到處一漁舟

其二

聖主寬恩許乞身江湖今許作閒人
清風明月

四時景隨意相邀作主賓

其三

欲開山徑傍林丘閒與山公作勝遊
一局圍棋一尊酒綠楊深處繫扁舟

其四

一燈相對笑言親屈指交遊有幾人
世事升沉何必問旋開新酒樂佳賓

次上溪韻二首 其一

故人相見自怡怡共話風烟未靖時
却笑龍鍾

老司馬一身無補國安危

其二

頻年奔走闕，昏晨解綬歸田。及暮春戲綠吹荒

隨分樂五湖，風月伴閒身。

沈鳳岡集四卷

山西巡撫
探進本

明沈良才撰，良才字鳳岡，泰州人。嘉靖乙未進士。

官至兵部右侍郎，其爲吏科給事中時，嘗疏劾嚴

嵩，頗見風采。詩則尚未成家。

陳文岡先生文集二十卷

〔明〕陳棐撰

山西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九年陳心文刻

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陳文岡集

二十卷》提要

陳文岡先生文集序

晉唐相距不百里晉人過唐者輒嘖

嘖誦先令文岡陳先生之賢謂有穎

川陳太丘風焉既余以事如晉得先

生所製戴

思亭銘迺知先生以直諫外遷而忠赤

之肝穠燁之筆直可以光日月而薄

雲霞丁丑春余試政都下日夕與秦

晉趙魏之士尚論昭代文人則莫不

推轂先生謂可與何大復氏李獻吉

氏鼎立中原蓋千人而一口也余脉

脉動執鞭思焉戊寅沿牒授鄆陵令

曩所與日夕尚論者晉謂余曰子願

執鞭陳先生乎且官其地矣即先

生騎箕遐陟而遺馥余芬固可弘哉

予也既抵鄆拜已上生于

所已而識令器壽元心夫子于德
之臺則又知先生迺太丘苗裔宜
人比政于太丘也夫先生以命世
才遠承太丘遺範而又蚤熟詩禮
參藩公之庭慨然慕何李之為文
而相與後先修風雅騷賦之業故
自丘索典墳以及稗官小說靡不披
繹與旨而掇錄其精英由是著為
詩文如

龍文閣先生文集卷六

二

泉湧雲飛金鏗玉耀大江以北即
工鉅匠皆心服先生為詞林之冠
而何李之匹亞也至于奏議數篇
裨世教即使晁賈尸壽鄒枚運穎
誰乎不敢晚後武矣大中丞褚公
謂黜胡一疏可與韓子佛骨表比
功洵非阿語哉迺若荆標人極摸
鑄後學惠浹黎元感服西鄙則所
在人人膾

心文子雕之于德
重世業亦以光太丘之烈也
竟余為序其今昔嚮慕之私如此云
萬曆紀元

龍飛辛巳知鄢陵縣事古唐後學陳
登雲手書

龍文閣先生文集卷六

三

陳文岡先生文集卷之一

賦四篇

門祭郡行祭陳其祭正

大慶賦

維

皇上統天御極二十一祀昨者正月朔日恭
遇元旦令節百寮萬國星羅川會我皇上
聖孝玄思示簡敦朴先期免行大禮大宗伯
疏再上皇上俯順輿情容增潤朔望朝儀
致詞稱賀是日也旭景晴暉天顏和粹退而
群臣咸舉手相慶曰我皇上懋脩靜攝之
門恒不忘乎下一見矧天地交泰之辰正
上下交會之期而有此是帝德加隆治道聿
新之機也非名綴省垣職司飭諭叨隨法從
列侍殿班獲近清光揄揚盛美不辭鉛鈍敬
作賦焉其詞曰

天地得一以清寧兮聖得一而化同乾坤
生成兮王幹元而懋功與龍飛之嗣服兮
紀鳳曆而增崇兮今二十載而加一兮一復
生十十復起一將歷年所於億萬之無窮兮
節遇夫三元兮元復生貞貞復會元必延寶
祚於運世之彌隆是以而

一人之有慶荷四始之躬逢當夫黑帝陰收青陽
今始析木收歲仙蓂發趾禮官請大儀之習綸音
酌御殿之擬已簡迺待御之臣紀名儀制之使皆
齋沐於信宿之前思對越於冕旒之趾慎簪組與
鳥結演登降與舉止矣及夫上日猶夜獻歲未晨
太昊握震勾芒御春五夜見天街之靜三更聞宮
漏之貞夙興戒旦習玉垂紳至止於候朝之署達
聽乎主鑰之人待珎象西來寶絡歎欲於列栢銅
魚中出鐵關滴瀝於闕頤迴首遽停手銀燭鞠躬
遂入乎金闥虎賁勦嚴更於清禁紫宮正環宿手
勾陳於是歷端闈之遠涉瑣掖之鄰暫憇池省遂
詣闕門親飛觀之神麗兮宛五鳳之騫雲矗矗
若雙碣之山對峙而悚惕心魂龍精最南正茲方
挂於巽隅璫光暮東指今徐轉而向坤王表立中
天而迎風承露火珠擎雲際而流耀騰文披象緯
而仰太微兮叫閭闔而叩帝關人辭焉是憂前
而復却朝既盈笑色漸辨而前以徒倚數觀乎彩
霞蒼芒未見乎紅輪少焉樓殿句動雷振闕噴五
門俱開如巨靈之神擘乎太華而掖先啓若增城

之洞闢於崑崙由右掖而轉進平素案而駿奔是時也金水卧白虹而含凍玉齧寒而背以高橫隔蓬山於禁籞貫弱水於皇瀛駐蜿蜒克庭之樂格齊禱苑列仗之龍旌庭燎煒煌於階墀大樂崇設於門楹遂歷西角之黃道由中右之彤閣攀軫軒兮石級稜嶠繞殿隅兮高下迴縈循丹墀與砌履左城而右平遂集於華蓋之牖而傍乎穿殿之局下網戶朱綴上彫栢飛甍方圓應天圯之矩法象麗星宿之名內附謹身之邃密外達奉天之高宏三殿雲連上摩乾昊重闔霞通正位坤靈仰而望之浮棖走棋蚪螭飛騰就而視之承阿結隅碧彩綴衡徘徊焉延佇焉如出埃壘之囂淵嘶曲隆造旬始而遊虞廓之清微含鷄香而更謹嗟嘒曳危鳥而益切凌兢火鳥後道傳呼仙驛翠華來自西清日移星轉天動神行天子乃御乎謹身之內倚斧戾之座扶繡几之凭覽燭龍若木曜變華流精如丹丘現常明之景紫霄開不夜之城綺鏡啓而聲聲輒光爛豁而影通矣於此而先接乎復命之佐遂見乎導從之英五拜伏而容恪三叩首以禮成迴旋出戶拱翼拂振握笏綰牌瞻于前後

挹文欽佩戒乎歌傾遵來路而馳儵轉斜廊之下亟連足而婆娑勃窣以登見垂屋崩檐以下俯遵步欄洞豁而上征迺入殿闔遂至明庭眈鳳虞或陳須側身以過瞻蝦鬚半捲為駐足之程皆北面以候遂委佩以迎矣於時內則臚人跽請乎陞殿天子步出而自房堯行舜趨鳳舉龍翔龍兩導而九華耀耀鸞班雙引而群珮鏗鏘迺御紫宸服皇章像合宮開明堂趨百辟見萬方仰天花之攢頂悉金藻之焜煌楹棟繞環龍之攫擊鑪煙吐寶鶴而飄揚仰紅雲之擁衛座兮九我法從之辟如入清都觀紫微列香案之吏而拱侍乎玉皇臺博效天鷄鳴於蟠木文樓報陽烏出於扶桑聰鞘鳴於龍尾聲磴厓而磅礅閃爍兮列缺迅光而揮霍奮震兮長鯨擊溟渤之神洋於是鼓吹縱振冠劍趨跼內而戚勲文武外而侯甸要荒悍而鉞耳之豪遠而髦首之羗皆獻琛稱貢稽顙來王效華封之三祝願純嘏於無疆是日也屏翳悉收其陰雷義和盡獻其清陽中和之樂雖徹而韶律轉空雲裏送鈞天九奏之響舞蹈之儀雖減而嶽靈來現廷中聞山呼萬歲之長條風入幙即雉尾繡團之

扇布祥雲呈彩即彤旗紫蓋之畢張 皇上雖微
樂簡禮以示謙虛澹泊之德而天之所以助仙仗
而獻靈瑞者益備而孔彰咫尺仰瞻乎天表真如
玉潤而日光神和烝固情豫體康莫不幸大君之
利見歌喜起之明良初重華之嗣基亶聰明之上
智慎萬幾之惟艱酌三朝之高義常日御極憲天
圖治殆堯舜之兢業復出與文武之敬翼一致近
或因靜攝而輟朝實崇慎聖躬之至意然念天地
必會於泰交之時乾坤每見於離麗之次故茲履
端之辰自運咸新之志是知當來之典廼恒在干
宸衷講帷之章亦參厯于睿思由是而盡思覃精
廣納博議察吏與庶正法驅弊明賞罰勵將士建
長策嚴武備理儲畜而足食脩險禦而為恃思患
預防圖難於易上下同心斯須不置必使挽搶落
而三階平妖氛靜而有祥至龔飭四夷莫安萬世
是蓋 皇上全體太極握動靜之機優入至神執
闔闢之契身雖處乎恭默心不忘乎臨蒞時而靜
也靜以益壽年光邁於三皇時而動也動以弘烈
功必高於五帝冠絕前古禹休後系固可必聖子
於神孫益有隆而無替臣忝近從之班得侍殿廷

之際自柔兆涒灘之歲當冬至誓戒之儀繼強圉
作噩之年偕進春慶賀之例既而層維大淵獻之
冬舉慶成之彤筵再而上章因教之春冊頒煥於
丹砌往重光赤奮若之孟夏為七廟而大詔頒此
玄默攝提格之孟陬賀三朔而群臣戾雖一官六
侍乎天顏獨斯辰撫泰初調元氣穆帝容展皇儀
而尤覩乎巨麗無陋小臣文墨職寄願託賴素以
獻忠豈願浮靡於薄儷廼賡載歌曰崔嵬紫極倚
天開兮四門既闢萬國來兮洪鈞壽域同九垓兮
畫拱御正樹亟見丞弼兮已聖愈聖無逸乃逸兮
陳南先生集卷之五
天子萬萬年常如一日兮
大寶賦
我
祖宗創古開天肇造區夏邁唐駕漢繼統軒
虞神靈乾符寶錫之上帝所以昭信表瑞儲
靈備物以授寶祚於萬萬年者陋前代傳國
之製昭我明受命之符雖儲在內廷掌在典
璽而凡誥勅寫完必請寶出於奉天門用焉
中書末僚就列供事觀斯重制敢僭紀述謹
撰為大寶賦其詞曰

事右皇之徵信兮有靈低之神瑞冠三重於玄室
兮配皇極於五位天不愛道以凝精兮地不愛寶
而阜粹人不愛情以獻藝兮乃三才之合會寶鉉
琢而為章兮似圭璧而匪類大一統以握符兮傳
萬年而靡隆當虞廷之章德兮錫師命而頒封奎
爵既登於錦軸兮延請御寶於明宮出自雲屏瓊
閣之際兮行當金墀玉砌之中先奉天之門而設
案兮敬楹陛之崇隆時則晴光和麗旭景曛曛乃
會省署乃趨臣工移牙籤鸞軸而謹恪傍文石蟠
檻而春容或以寶璣掖垣而就列或以吏兵粉署
而在公或以典璽而集或以染翰而從皆懷
蕙潔服虔衷聿觀於止效職惟恭矣火馬瑞霜祥
烟見光隨於綵昇流虹曳翠條熠燿乎彫筵玲瓏
啓左寶蓋開前丹匣餞雲龍之團繞金函煥刻鏤
之晶鮮黃囊兮羅文繡畫錦袂兮紆觀輕綿舳舻
日轉翠鳳旋瑩徽殿庭之際春溫几席之邊飛
觀延閣紫雲而對映兮金甃玉甌皆避耀於高
懸方勝團花鋪霞烟之三疊兮綃幃縠面列瑤案
而相連鳳組繁璽端而並結兮蚪形蟠重背而雙
纓篆吐蟲書之秘文成鳥跡之鐫銀鈎鉄書盤

全懸珊瑚碧樹枝柯踈綠竹經石鼓體法清玄色
出水銀之硃澤加膏蜜之煎和以熟艾之細包以
生帛之圓是以潤同赤血赭逾紅牕明烘海日光
展霞天武都紫泥未若是妍其玉則采於西崑之
岫種自比平之田藏於東序之秘獻自南荆之賢
溫潤縝密七德俱全截肪蒸栗五色相宣價敵連
城之貴光騰照室之烟乃有王府良工藝業精專
切以赤刀之錐磨以玄厲之研苦心殫巧積月經
年故匪鑄而完匪陶而堅常見者猶心駭而睛溢
乍觀者宜魄動而神眩是廼帝王以之受命也胡
惟君子於斯比德焉掌璽大夫揖而言曰子知寶
為鎮國之義乎天生神物如圭如璋聖人則之為
龍為光故太聖合玄黃之運靈昭眷佑之祥龍負
圖書軒受大黃之璽星遊河渚虞承金檢之章貺
昭華之器錫延喜之良制列湯廷與商彝而並重
名垂周典共洛鼎而同長迨秦嬴之世獲藍田之
璧鈕刻螭虎之形象用相斯之畫文鐫八字之書
圖建萬年之策及赤精授運初協芒碁嘉徵迄白
水歸真再掃沙麓遺逆五色耀洛南之井前晉驗
黃星之祥千金購江北之家後晉免白坂之惜自

茲以還湮沒代革隋唐繼世已失舊物趙宋承基
憂開新石元起沙漠腥羶難繼中國統脉維我大
祖帝王有真重荆山河於混沌肇分清濁於渾淪
以軒轅之武開帝功復已焚之華夏以伏羲之文
宣皇德昭既敷之舜倫日月觀重明之麗雲雷亨
一世之屯廼正位而凝命思華故而鼎新制器尚
象彰信託珎團鈕方盤包二儀六合之體狀雙行
聯篆配義分乾畫之停均有奉天之寶最重号以
事帝祗而達明裡次制誥之寶並隆号以光聖翰
而播綵綸遇陞殿而左右分行既雙瞻手龍象号

陳文廟先生文集

卷之

九

當徽表而東西合案並藉之以雲櫺赴郊壇則隨
鸞旂而間豹尾号發乘輿必中黃鉞而導朱輪祖
宗傳授之器著於彝章者一十有四出自今上之
聖作者尤遴瑾象之奇純用有異宜典有常循皆
所以齊七政撫兆民尊黃誥重紫宸範圍天地之
妙參合造化之神承天保於萬壽納乾佑於一人
者也中書小臣趨而進曰子誠重官也知寶之由
起矣能知寶為受命之義乎維明有寶自聖製之
維聖有製自天與之視帝心簡在之處即天命壽
昌之機故觀我 皇祖之受命者不在於鍾山之

陽設壇備儀之日而在於金陵王氣霞光湖水之
時不在於戊申之春即位南郊之際而在於心遊
霄夢天錫帝者之衣鷄籠戰憇龍繞兜鍪較黃龍
翊禹之祥不是過而鯨海波恬神迎幢艦與素靈
啓漢之兆亦何差此 皇祖所以陟寶位而作君
師觀我 皇上之受命者不在於遺詔金符之迓
而在於誕聖應河清之候不在於入嗣大統之際
而在於潛龍得江漢之依赤氣騰霄齊即珎光貫
月之異慶雲見翼軫同樞星繞電之奇此 皇上
所以繼寶祚而懋緝熙然我 皇上不以天命自

陳文廟先生文集

卷之

十

恃恒於人事兢持守大寶之崇重藉群寶而相維
謂九五為臨蒞之寶号統珎圖之大若天監之在
茲謂德信為發動之寶号獲璇極之上思帝命之
不離謂山河為土地之寶号於銀山壁壘金墉紫
塞必嚴防禦而使足隔闕乎華夷謂人民為閭閻
之寶号必固其藩域置之衽席使獻琛奉璋之地
皆含哺鼓腹而遊嬉謂稼穡為庾廩之寶号必恤
其耕作憂其雨暘使瓊糜珠粒皆如京而如坻謂
賢善為布列之寶号凡貞臣弼彜懷璧握瑜用珎
連而才琬琰者皆愛護而無遐遺慎宅中以保乎

泰恒防患而謹於微齊莊存右敬之道至德微無
虞之思此所以祈天永命壽考維禧萬年天子百
世本支而是寶也將與天無極配地同期矣明哉
興哉興哉明哉迺共稽首颺言而稱頌曰朕我
皇祖聖德統天功高湯武道出羲軒受命玄穹寶
玉鼎制式是九圍傳之萬世寶傳基緒心傳道統
精一執中唐虞垂拱我皇受之懋存敬一兢業勅
機始終戒逸惟敬惟一克明克類大寶益崇群寶
畢萃文恭武伐曰惟商孫治長嘉靖億萬斯春

大誥賦

身若稽古帝王時宗稷德廣孝覃恩昭厥彝
常曰誥曰命夫自播告臣庶而言謂之誥自
朝廷命令而言謂之命書有湯誥大誥康誥
微子蔡仲之命畢命罔命諸篇而周官大祝
作六辭內一曰命一曰誥斯典厥維彰哉我
明封贈之制首即誥命次為勅命龍文霞綺
錦而珮旒規製之美如前代天造有錫封宰
部即先題請中書舍人趨內印綬監關軸書
寫以候用寶給散臣非切惟誥勅之典允為
皇國殊恩夫榮及臣之父母臣宜父母乎吾

君榮及臣之伉儷臣宜俾海內皆安乎伉儷
之親榮及臣之子嗣臣宜子視乎吾皇之民
斯義厥維彰哉臣非謹陳括其榮撰賦一篇
揚朝廷寵命之榮為臣子圖報之勸從其重
者立名是為大誥賦其詞曰

繫皇明之履太初而造盤古兮重德合于無疆迨
皇上之幹開陽而應魄兮允躋聖而茂昌重宗盟
以藩社兮列俊又於嚴廊既皇風沕穆以四達兮
垂帝澤湛霽而滂洋始天風而施誥命兮渙汗大
號而輝煌軸燦天機之珎絕兮錦成報日之七襄
雜比之以朱綠兮聯間之以玄黃爛日華呈祥而
流靄兮燦聯珠貫彩之星芒五色雲現而絳霄舒
捲兮晨霞萬縷而銀漢拖光其或素鋪皎潔兮皓
動寒鉉明瑩殿月兮光展輝霜是又蠶取環丘之
覆雪兮繭成園客之飼香綃織蛟人之室兮神輸
海若之藏當其效工造於南都兮開錦院而列塲
鳩越絲與吳匠兮戒織染之必良乃貢之於御府
兮儲之於尚方彼黃麻之古制兮耀紫芝而為章
綃幅昉唐宗之異兮羅紋傳宋室之常彩誥鸞回
極形容於吟咏兮金花龍煥備紀述於縹緗通閱

前朝之矩矱未若聖代之昭彰既昭彰其矩矱
尤品佚之明貞雲鶴帶雲鸞而翔翥兮繡鴛隨繡
獅之颺犇歲莢芙蓉之映乎瑞荷兮仙芝對四李
之敷芬引首象九天之龍而捧篆兮橫心應五土
之色而成文更觀勅命之制兮用錫即職之人內
則白紵之瑩澤兮外亦綵組之續紵是因爵有九
命之別兮廼軸列五等之分飾用以王之貴兮或
取乎羣之溫次加以金之釐兮未俱以角之純皆
比物以象其德兮而因分以示予玆惟贈王則軸
用瑞瑜而嵌寶兮花明龍鳳而繡雲武賁則舊制
柳葉篆文而少別兮新織葵花鎖甲而鱗彬俱綴
華籤以貫束兮而纏錦帶之繆紛廼重演綸之任
兮立染翰之員體一哉之皇心兮撰大哉之皇言
上取法乎典墳之素兮次規效夫謨訓之編崇渾
噩之氣象兮去駢儷之習沿且不詰曲以難澀兮
俾典則溫雅之風旋仰天葩赫奕以煥朗兮詹藻
烟麗而輝宣廼用館閣之楷法兮師今古而皆全
既顏方以歐勁兮兼義俊而鍾妍適逸掛嶺松之
倒折兮脩美樂明月之新懸陣行齊一鋪雲烟之
千里兮疎密錯落列斗宿之層連精神飄灑而融

滿兮結構嚴整而滑圓俱象成於神運兮而意效
於筆前觀元氣淋漓於黼黻神工璀璨於璣璣如
入上林而芳華葩秀開巨藏而蒲藪相鮮真可以
吐玉音於心畫繪華袞於毫顛也於是寶璽用完
奏頌有位乃開明堂諸臣趨會呼九臚而傳給兮
即一門而榮貴既顯揚其父母兮亦褒嘉其匹配
或三葉四代而推勲兮邇種德流光而錫類持下
蓬萊既縉紳之交慶兮捧出閭闔亦騰懼于衢閭
親如子而冠服兮女亦爵而翟珥將必齋明十襲
于龍函護百世傳家之上瑞踞三祝而籲焚望五
陳之開先集
雲於象魏矣於時諸臣心感衷激丹奮勃絕相與
矢心願竭厥職咸若曰曷以報國兮願正基已心
克正兮蘊貞信而不欺已身克正兮庶吾行之不
迷上裨帝德兮效勛與齊下致臣節兮咎繇是期
附謁枉已兮自忖悞禍福攸行兮被訕譏追逐特
好兮成邪欽爾之克正兮工允登懋脩哉臣正基
曷以報國兮願秉庶一介不取兮義利嚴國家養
士兮廩庾霑苞直行而貨色徇兮聖風所熾象有
齒兮身則殲魚貪餌兮口則鈴誰謂暮夜兮昭於
潛誰謂鯁遺兮傷爾恬懋脩哉臣秉庶曷以報國

予願崇儉居官自奉以清約予禮貴直率而簡澹
彼服御宴饗之華靡予厭流則為奢僭求取足焉
屬無厭儉乃德之共予侈亦賢之玷懋脩哉臣崇
儉曷以報國予願明弼家臣職與奭旦匹備股肱
而一體予為百官之表率沉謀默運予在匪翼於
密勿忘家徇國予俾薄海之寧謐天地清而四時
叙予觀聖德之洋溢懋脩哉臣明弼曷以報國予
願貢賢以人事君予在先民而固然灼見知平宅
俊予尤好向之母偏使忌嫉之心一生予奚聖哲
之能比有彼結群駕浮以釣名予或紛鑿乎聖言
陳齊先生文集 卷之五
軟辭曲貌以求合予必節操之非堅遠抑斥之勿
使唯懋脩哉臣貢賢曷以報國予願獻忠言嘉
謀予吾皇咨諏度時可行予方進籌度已能為予
方於人而論求既勿躁刻予亦勿默柔不舉吾之
所親予不擊吾之所仇惟正直而公亮予期賢古
之婉流抗糾斥乎官邪予先請去乎其尤紛紜摶
以張煽予又明德之所羞或觸忤以離咎予誓九
死而靡憂彼懲羹而吹壺予入脂韋之悠悠懋脩
哉臣獻猷曷以報國予願協恭天王一統予六合
通四海俱吾同胞予矧朝列之弟兄美不必自己

出予善則必與人同限方隅而分依背予豈大過
之為公識趨端予憲良從弼謨一予勛樹隆懋脩
哉臣協恭曷以報國予願宣力捐軀結主予臣之
職邊陲此際予鳴弦鑄 天子宵衣予日旰食臣
戒無益予恐妨有益振長策以摧敵鋒予奮旄頭
之是擊效一死能衛乎國家予豈微軀之敢惜壤
有地褒予名在金石惜時予拊髀執勞予運甓懋
脩哉臣宣力曷以報國予願戒盈有功不伐予位
不矜遭逢通顯予當惕兢造物尚忌予多取名鬼
神常闕予高明庭謾藏恣欲予終亦傾食天玩寵
陳齊先生文集 卷之五
予邦有刑驕僕臺以縱踰予怨自嬰挾威望以陵
忽予孽芳萌覆滿思懼予聖之經難進易退之賢
之程懋脩哉臣戒盈於是矢心既終諸臣猶侍益
皆色動神舒暢情吐氣相要以心相勗以義求九
歌之允諸思九德之咸事見風后布列而掌衡天
老慈勤而輔世還淳皞之風躋農軒之治農軒
世遠重華予今遇仰靈脩而未能悵盤桓於清署
大冊賦

我

皇朝頒封親王郡王及妃用金冊並鍍金銀

冊重親親也冊之制見於經者曰納冊於金
騰曰丁卯命作冊度皆以紀錄未以封拜也
然成王命周公留康王命畢公保釐皆作冊
是冊命自周始漢以前冊皆用竹連貫成編
篆書其文唐因漢制謂之冊書未用金也用
金自我朝始冊之制以金銀造冊二葉楷鐫
冊文然書之者必中書臣焉尊聖制也其封
宗藩者近年每造於久臘畢歲事也臣趨事
之餘捧觀盛典述宗子維城之寄願國家磐
石之休謹撰大冊賦其詞曰

瞻青陽雲出而縹緲兮正清祀之嘉晨今日縷於
星紀兮軫中旦而望明春斗杓尚旋於丑建兮調
大呂而司辰 天子將舉發冊之大禮兮展寶玉
於宗親欲及攝提之貞孟陬兮行封典於王春爰
有中書載筆之臣約子墨之客卿攜翰林之主人
出薇垣之清署兮經楓闕之旁門命儔戒侶兮前
案後寅將詣內府之銀局兮謹書楷乎冊文是時
也清霜尚飄於紫禁金堦迤接乎丹氛旭景熹微
而升玉宇兮靈飈颺布兮瑤林循雉城而廻繞兮
聳崇山之連雲仰俾倪之樓觀兮鬼抱角而鈎心

舒和步履兮融液精神沛氣潛回乎陽德兮先春
早覺平皇仁共束曹儀署之郎吏兮入西華內禁
之闔若廼左瞻井幹北望桂宮見榜分而署列經
對闔而連櫺再南折而東轉遂達於禁荷之中爰
有銀瑤爰暨金工冶築是業鳧挑是攻銑盪是鍛
鐸飯是鏤觀其品開軒帝火煥祝融燒扶桑而為
炭熾轉華而飛紅煙以太乙之靈鼓以巽二之風
赤蛟捧爐朱雀臨烽如入燧明之國而四時曦赫
觀榮華之煥而五色騰煥金以從革而為性亦惟
依錕範而為容也見潔室而敷筭兮陳几而設研
徐捧冊樸兮奠之於筵遂謹書乎命詞兮次鐫刻
乎圭言制長尺而濶半兮必兩葉而雙連或以純
金之貴兮或以鍍金之妍分之有二儀成象之矩
兮聯之有兩曜合璧之全開闔既宛乎書帙兮絳
貫則同乎簡編炫黃龍之變煥兮射紫電之燭宣
錦褥藉紅綃而霞榮兮金函飾粉瀝而龍蟠乃蒐
彞典兮預奏吾皇纂人繹兆兮舊氏誦良上告宗
廟兮洞啓朝堂總制傳於玉陛兮觀遣使於嚴節
闡乾坤之戶於魏闕兮明日月之象於大常冠履
燦星辰之列兮綸音發雷電之光遊動闕之貴爵

兮簡侍從之才良威儀可則兮言語有章既足以
不辱朝命兮尤足以取重藩邦乃離簪纓之序
下駕鸞之行玉節既秉兮金冊斯裝副之以英蕩
兮昇之以朱箱迺乘輶軒迺出帝畿華懷皇皇而
於彼原隰使星兩兩而霄漢分馳風伯清塵而預
掃兮雨師汎灑而先施玄冥擁護而後殿兮赤熒
炳赫而前趨蒼龍蚴蚪而左繞兮素虎屯圉而西
移山靈海若間溢而來迓兮魍魎魑魅悉遁迹而
清夷皆所以拱衛乎金冊以崇帝命而恪皇儀也
乃遵驛程兮乃詣藩國先具儀以迎節兮次卜吉
而受冊榮被賜服兮寵霑帝澤冕冠袞服七五其
章兮羣鳳繡翟等差其飾豈刻竹之可倫兮邁荆
桐之遺則神明之肖晶瑩瓊樹之枝兮帝派之親
澄澗銀潢之脉允矣綿綿葛藟之風振振麟趾之
德也受冊既終迺行類會使臣執禮無載爾偽其
貽也繙述聖體臻萬福之安形容聖壽極萬年之
長播頌聖休集萬靈之瑞使伯禽益切於宗周中
山加懷於戀魏其繼也采風問謠比俗詢類遠訪
民庶近察吏最將歸而告之聖明俾知萬里之遙
於九重之內其既也辭綺縠之庭却金弊之餽固

不自為亢倨亦不怵於勢位使藩國重朝廷有清
脩謫謫之臣而自失其王公之貴三禮既完遂巡
將退使臣復上陳堯虞之風下及漢唐之歲推廣
冊命之詞進為宗藩規誨乃曰皇德如堯先厥敦
睦皇制如周封厥親屬繫我宗藩皇家鍾毓惟孝
惟忠祇敬雍穆何以曰孝本原念篤何以曰忠羽
勤是勗既華斯居彤庭綠室亦華斯乘羽幢丹轂
既厚其供被玼食玉亦厚其娛瑩池綠竹戒在逸
遊益在誦讀河間脩學大雅超俗東平樂善芳聞
亦速祀事孔明蒸常弗嬖朝事允脩貢獻能數乞
請勿輕福在知足嬌媛勿充壽在寡慾刑于壺術
肅乎宗族維城維藩皇言是服宗藩敬受訓詞虛
心抑氣如欲獻厥丹誠思於皇國而助益者乃稽
首拜手矢詩而歌曰天語叮寧兮天顏咫尺忠孝
吾心兮藩屏吾職顧宗支與日而俱增兮皇統當
配天而無極恩澤既溥兮樽節攸宜廟建方隆兮
邊防孔棘聖明仁斷兮良弼輔翊觀會通而斯久
兮茲紹述之盛績於是使臣亦遂歌曰於皇帝派
兮顯頌之章於皇帝德兮重華之治猗歟賢藩兮
守敬敦誼願孝願忠兮願輸長議衆輻輳較兮枝

葉根庇王牒仙源号同延萬世

陳文岡先生文集卷之一終

陳文岡先生文集

卷之一

五

陳文岡先生文集卷之二

賦十篇

明人徐郡行奉陳

陳文岡先生文集

訟崇鬼賦

丁亥秋九月以往陳子家災患屢作天者相繼病歿革命詹尹占之曰有鬼為祟其禍也不類昔者柳子厚之患祟也筮於太玄遇干之八作解崇賦以免雖然解之以辭恐口舌之難伏訟之於天則驅除之易必因事直述而賦訟崇豈為有亡是之比徒虛誕以逞哉

其詞曰

陳文岡先生文集卷之二
觀天命之降監兮協人事之素常積善餘慶兮和氣致祥華封三祝符放勲之脩美兮而洪範五福攸好德之來昌何斯今之不然兮是必祟鬼而為殃予家虞舜之苗裔兮竹太丘之心田洪大雅之含容兮遵曲禮而周旋襲南風之曲調兮仁風煽於無邊仰德星之輝光兮望福星臨而保全汝何遭陽九之厄運兮假屯六之奇數遣二豎而潛入兮鼓三彭而暗度使吾家憂與憂之相繼兮真靈均之所苦結朱陳於吾第兮喜琴瑟之方調仙去秦臺忽鳳簫之聲斷兮人孤別國舞鸞鏡之寒窗

汗血新駒兮麒麟俊標王院金槐欲托之以承慶
兮謝庭玉樹未一歲而速周兄不獨哭其子兮節
不獨哭其妻痛家門之殄瘁兮忍骨肉之分離鳥
鳴嚶嚶求友生而亡逝兮麟趾振振思公子而悲
帝且吾祖母兮福履安綏二程遺範兮四德靡虧
金花燦皓兮珠翠萎蕤北堂萱茂兮南極星岳勝
姑射綽約兮追王母瑤池宜與綠華比壽兮宜與
青松齊格奈何忽手足之痠痺兮散精氣之氤氲
雌風勢惡兮寶瑟星曠昔李母九十六兮猶痛陳
情之表文况祖母方七十四兮故我憂心之如焚
已見魯郊之泣麟兮又報長沙賦鵬未絕宋王之
悲兮早續賈生之哭似此禍厲並與兮必崇鬼之
為族將請豐城之寶劍兮命巫咸以誅族時回風
轉蕙兮正洞庭飄梧鷗鷄啁哳而悲鳴兮鵲鴈哀
響於天衢瞻斗柄而祈禱兮步前庭而踟躕雲
霏霏其如霧兮朧月淡淡其如孤既四顧之寥岑
有如人而告予若曰倚歟陳子其知之耶邪顧不
可以下正妖亦有時而勝德陶唐四凶之誅顓頊
九烈之戮厲氣猶存能作妖孽當陽盛而陰微則
蹤潛而迹滅若夫燭龍昏照太阿倒持登崇奸軌

擯弃忠直比干剖心子胥鳩夷彼則投時之間應
已之期磨牙吮血煽禍構危如深山大谷龍藏虎
逝則舞魍魎而號狐狸故載車者著於易舍沙者
詠於詩以如斯之鬼遇於今之時固非德能勝尤
非力能追予聞之既且驚且喜兮益憤益悲忍視
下土荼毒兮往告於上帝之居縱吾轡於崑崙兮
飲吾馬於咸池兩伯清塵兮風師先馳叩閭闔之
天門兮闢虎豹之九關也呼帝開而為導列子臨
玉臺而進歩也聆清都之韶音兮奏鈞天之廣樂
也瞻紅雲之曼藹兮即紫微之至止也予長跪而
陳詞兮訴此崇為善類禍也帝揖予而進之言曰
作善作惡兮殃祥百之惠迪從逆兮吉凶判之茲
道之常兮迺敢違之阿香推車兮過蠹蕩之列缺
施鞭兮迅掃除之弊彼肉兮天吳食之聚彼類兮
天狼躅之吉人為善兮自天祐之凶人為惡兮自
天罰之庶造化大樞兮無妖祟以駁之亂曰世道
左兮詭夫橫兮妖作厲兮訟兮訟兮託一夢兮
逐梟神賦
梟不可逐賦逐梟者陳子自慰也陳子自劬
承過庭之訓今迄弱冠大於今秋有望焉然

而文場未竟偶得罪於賢主司雖無心失禮
已不得其門而入矣於是不勝悲屈辭爵弗
能遣諸懷因思日者臯神之說作賦以自解
且委之於命云耳其辭曰

玄枵紀歲兮南呂為宮堯代明揚兮周禮賓與有
美一人兮鄔庠之生類川涯辭兮文範德星陳地
接壤兮虞舜薰風火學表於良治兮長讀禮於趨
庭杏子紅芳步泮林而戾止兮槐花黃近望梁苑
以馳驅鼓鵬翮於天也兮思鵲薦於秋空胡逢時
之不祥兮豈造化之不公求中式以先達式兮偶

陳南先生集

卷七

四

隔白與曳白其何勝顧棘關之弗竟即桂殿之途
窮使吳剛持斧以空待姮娥有約而開尚蓬萊真
阻於弱水兮浮槎求銀漢而難通慨三年之一舉
兮遲千日之重逢班生值此亦憤然投筆湯源遭
是猶咄咄書空意徘徊兮獨語心勞落兮如惘既
陳詞兮無所聊請卜於君平先生發龜拂策蹶然
而驚曰占子之學昂昂鵷群之鶴觀子之走靈臺
喪家之狗是必登龍門以塞路拂鳳池而回首然
傳紀反常之異易稱无妄之災皆天命之坎軻託
人事而招徠宿在斗牛箕昌黎著三星之定命根

年月日虛中論五行之該今子以日干之所主抗
歲次而相摧是曰臯神為禍之胎鳥鳥不孝其聲
如哀始鳴鳴於吉甫之舍終伏翼於齊景之臺厲
氣猶存弗泯弗埋使子志願不遂心懷不開事幾
成以復敗憂靡召而自來檮杌噴毒魍魎喧豨雖
大禹鼎成難窮其形狀溫嶠羣照罔怖乎焚煨方
子之如試也固已潛躡於後矣時乎夜漏猶滴更
籌運曉晨門洞開火城旋繞方鶴立以如屯忽魚
貫而相紹唱名以入步趨矯矯覓其號門流眄失
木之棲在其校屋兀坐安巢之鳥命題未頒人聲

陳南先生集

卷三

五

寐情飢鶴待哺振鷺窺沼雲生墨池之光寒風送
博山之香歔火馬王版頰題銀光素縞燕山雪片
如席分飛玄圃瓊枝捲來三島於是袖手擊薄走
順宪考遊神八極之外搜索六經之寶豈假后山
覓句聊作禪語創草詞源滾三峽而倒流筆陣橫
千軍而迅掃釣鰲手段雕龍詞藻七篇雖七步難
成八比用八又脫藻此時此鳥固已垂涎閃舌探
頭吐腦欲投間抵隙營作幘矣而子未之知也
及夫角韻催頰日色將宴誇父力疲魯陽戈謾陽
烏返栖燭龍司暗白蓮排紅葢之槌火樹散銀花

之燦三條燒盡鼎中九轉丹成萬蟻戰酣天上五
星光爛或謂長篇而未終尚借短檠而為伴援筆
揮毫煙鋪雲歛寂寂如春蠶食葉之聲掣掣如疾
鳥出林之翰手不停書口惟克念於時臯神呼文
昌以遣去令魁生而渙散合粘素卷之一幅即係
青雲之兩斷固如趙岐夾複壁以屯歌尤似張朔
匿合柱而逃竄李迪賦詩落韻雖出無心何烈對
策稱臣命緣有絆皆臯神之作孽可變占而測美
也陳子聞先生之言惘然自失歸於逆旅是夜掃
除空庭焚蘭燃炬呼臯鬼而告之曰我與汝疇昔
陳文簡先生文集 卷之二 六
非雅幽明異方夫何蛙步之不離且入塲屋而相
妨使我處囊閤悶彈鋏傍徨江上芙蓉又隔東風
之面門前桃李翻為南浦之香我今送子於大漠
之野於無何有之鄉交梨火棗瓊液金漿食惟汝
奪人不汝搶汝去故而就新兮電駕兮雲航不我
去兮有汝歟請豐城之劍氣兮遣驅鬼之巫陽天
吳九首排九尾兮有熊四目而鳴張汝噬汝嚙兮
汝戮汝戕過鱷魚之自徙兮勿桀犬之吠唐言既
乃隱几假寐但見有獐其魁來自燈底頰髮緋顏
鵲頭烏嘴欲止載趨將進復已鼓掌而歌曰恨夫

子兮見尤我何之兮大陸遊煙嵐翠藹兮山木樛
我將去兮歲星我留載歌曰恨夫子兮見疾我何
之兮廣漠墟霜白草短兮伯勞夜泣呼朋逐類兮
我何極歌闌遂跳梁而前謂子既我譴我誠子累
使子虹橋盤半以折梯八翼摩天而復墜但吾以
四柱為侶以五行為寄歲月相值則不召自來運
行已過則不麾自去然知命者不憂藥天者昌至
豹隱霧以成文龍眠珠而澤媚藏器待時慮勝後
食乃知奪子之食者加子以天爵耗子之祿者子
子以良貴胡不我德而反我罪我來也不舟去也
陳文簡先生文集 卷之二 七
不騎凡月終旬水行末季週星紀以回天聲土牛
而犁歲是時我三讓而出門一揖而遂退矣言訖
不見陳子久伸而寤既四顧之寒岑但雲山之蒼
翠
世芳樓賦 書傳 卷之七
緊哲人之脩好兮貴芳譽之攸聞顧盛芳之易歇
兮矧夾世而騰芬伊先德之篤厚兮風氣播而如
薰茲構層屋之崇宇兮卜幽勝而離禁因微前之
積累兮開示後以憂勤天垂柳宿以下耀兮地發
符寶之靈祥當亟關之勝區兮寔古號之名即有

論蕭騷可攀可愛不俗不豪遂引之於上座而酌之以香醪客乃向壁諦觀見圖題就揖謂主人曰斯菊負日精之嘉名載月令而紀侯神農以上藥著經南陽以飲水延壽德重黃中之美色昔金行之秀當墜落而獨芳傲風霜而益茂實比堅操篤履之流宜植正人潔士之右今何幸於噴掖夕郎之家而得觀乎老圃秋容之瘦於是舉手摩摩臨屏屢欲折其枝而盈把挹其香而滿袖實若遊三徑於庭阿思潦倒於石盃之覆主人曰客以是為真菊也乃孫金吾之画菊也孫行惟伯厥號曰陳南生文集卷三十一

泉寄丹墨而戲玩由資稟之清玄惟其藏丘壑於胸次故能奪造化於毫顛蓋巧成於心得而意在於筆前今觀其画有竹脩然聳映於上者不猶其先翁大夫抱君子之德虚心正直月霜凌雪樹高節而播清風於無疆者乎菊之有紅者不猶其伯氏卓偉高占武科巍然狀元冠此衆芳者乎菊之有黃者不猶其季氏超麗發榮藝苑蔚然榜眼葩映玉堂者乎而淺白深紫諸品備出嫩餘新萼芬馥先後不猶其子姪明俊珠昆玉友將次第而際花出色國秀天香者乎是其画也得天趣而臻解

出風味之自然非自欲寫流芳於幅素而不覺露濟美於圖傳入月隴陳君之妙同雲湖陶子之專勾勒欲追乎戴進山石亦效乎吳僊庭章之松或未盡駕而憲章之梅差足以比肩故能移神情於鵝絹敵妙手於龍眠今客欲折其枝而嗅其香乃視真形於幻画故求植卉於高懸殆摧魂於金粟之影生花於銀海之邊乎客乃起身拂鬚揚然而笑曰主人知真之為真而不知真真者即幻乎知幻之為幻而不知幻幻者即真乎今夫光陰一瞬死生一變是人世皆由於幻相也而又奚論於一菊乎生於離園者過十日而香衰繪於屏障者歷四時而不易又焉知在畫之菊非真而在盆之菊非幻乎主人不信乃余亦幻也言訖不見主人悵然自若失顧盼送無人乃知座間之談客或即壁上之花神主人亦遂推几舒吁欠伸頓寤童子侍立展圖如故瞰簾陰方徙於花碑尚天際雲山之未暮

志窮賦

賦志窮者闡明德也葉竊乏禮垣于甲辰之秋見中丞于岡翁考績勉恩給大父母

之語龍章五色貴映重泉門庭婦如美于時
適觀公繪三窮之圖圖公大父母母及公獨
寡孤離之狀作而嘆曰此公之所以三封者
歟三窮者三封之基也既達而不忘其窮久
而常慕乎親此之謂盛德此之謂大孝夫不
忘其窮則能忘其榮常慕乎親則思澤夫人
公之事業位望將益弗可量矣爰作志窮賦
西臺主人顧若清神峻三獨之座總六察之臣三
光補浴萬類陶甄當發摠而已適胡紆軫而弗伸
思蹇產以鮮釋色黯淡而多輝每念今而悼往常
觀物以悲親廼述四世之跡繪三窮之圖狀所遭
於毫素寫氣予於擬摸營錯位置傳移形軀或坐
以立或携與趨但象形而布實不施采以和朱對
之自致乎恭敬感之亦起乎嗟吁使來者因圖而
識意足垂訓而昭謨東省未客過而見之盱衡而
請曰异乎公之圖也世逐浮飾人從俗尚多張麥
其顯榮恒諱言其憂愴故得志者誇行樂之靡寓
目者倖快心之狀虎頭作滄洲滿壁之奇龍眠寫
泉石山莊之障未見寄惆悵憤懷之懷於零丁孤
窘之相列之梓刻之間垂之竹素之上願聞主人

之幽情庶見高賢之慕向主人願雷拱下蹙頞愀
然儼若湛思徐而言曰客以余為圖窮者哉余廼
窮而圖之者也我窮在遇窮我在天處窮惟順守
窮欲堅忘窮弗德達窮斯賢人一窮而已苦余三
者之曾駢有考有考抱器青年通奇陽九初冠而
捐有祖有祖雙白垂顛誰懼膝下誰過庭前有母
有母米家獨憐燈篝誰側機斷誰違余生何暮父
去何先父雖知子未見孤懸子雖知父遺像空傳
嗟一門之坎廙兮悲三世之迷邇嗚呼怨抑當徹
彼蒼昊兮淚交下而徹泉余圖觸目以痛心兮如
陳文廟先生文集卷之三
常偕親者之顛運觀容色而若在予奉德音以周
旋豈徒重此刻畫兮實刻丹局之靈玄且以告夫
來裔兮將用此乎肅弦彼行樂與快志兮悵吾親
之未然徒憐悽以增欷兮但於邑而嗚咽客曰何
為其然也大鈞鑄物渾元播生轉續嘔噓品類紛
萌沕穆茫昧莫可測明胡田而詔胡泰而享雪
鴻跡風落華英方乘忽除既縮還歲因物隨地修
樂而更主人職貳公以弘化聯八座而先卿已具
瞻于澄肅宜大任于台衡今三事崇階之久當三
年考績之成帝命賚三錫之重恩寵三代之榮

余方羨主人三封之赫奕復曷以三窮而繫情主
人將達大觀擴大公弗修通弗醜窮惟不忘手昔
之窮自能忘乎今之通者耶惟能忘乎已之榮自
不忘乎人之窮者耶彼軒宗云遠蒼牒初同如源
分派若支附叢婚喪待助俯仰求豐是或有在族
之窮雨暘愆節田穀歉充曷給征稅常抱憂懷居
者懸磬徙者飄蓬是或有在民之窮僭班同息旃
酪內攻帑儲穢賈邊儲告空灌輸寥洞罷曉靡
是或有在國之窮茲三窮者悉關我慮實切我躬
主人慶雲龍之嘉會感明哲之遭逢企公孫而碩

陳南先集

卷之三

六

西

賈追道德於臣翁必沛蒼生之霖雨而濟斯世之
斯窮困萬姓於羲皇之俗壩八埏為熙皞之風殊
勛麗澤實茂聲焉由是貌麒麟之像勒鼎彝之功
衍孝思于不匱而貽徽號於無窮矣夫豈徒獨抱
三窮之永恨思與天地而長終主人所既欠仰攻
容悚然傾意而復於客口念已之窮者余之思憫
世之窮者余之志夫位有所弗越時有所未遂智
有所漸訖聖有所馴至因窮之談惟窮之義俾斯
人無向隅之悲措天下於咸亨之世回吾之所學
亦無之有事合人已於同途視窮達為一致太

相忘至人無累斯迺造化與遊而萬物作類者歟
收涕解頰卷圖入筭客亦告辭遂巡而避

表貞賦

賦表貞者微皇風也壹儀明信正始攸存王
猷定肇載言者尚之大中丞才同周公之母
天昇冰操迺率埃壻而保訓胎哲毗世亢宗
太人所難移之臣道呼以託孤終事植教厚
倫為烈為忠死生靡二者矣其足以風海內
我爰作表貞賦

陳南先集

卷之三

六

五

緊二儀之儗判兮重資託於坤成德至靜而本少
予質含章而用貞猗碩人之靈淑兮萃秦祇之懿
精體貞觀之恒久兮服貞一之則清遠古氏之秩
倫兮首惟崇乎伉儷虔姆訓與親誠兮載施衿而
結悅雖中饋之主脩兮在宗桃之能繼終一醺而
弗改兮茲天常之匪細顧臺瑞之聖善兮皇厥宗
於安福施千尺以薦蘿兮協百年之風卜迨其吉
而干歸兮爰作嬪於高族婉周家之賢媛兮追任
姒之芬馥相所天而遷歟兮則白首與同歸胡逢
時之艱險兮良人於我而先違望蘭芽之早茁兮
見岐嶷於庭闈胡未聞乎呱呱兮已失怙而誰依

魂與君而俱去兮，掣巾筵而歔歔。身因予而強存，
兮掩頰頰於空扉。時胚兆之未形兮，豈期帝錫夫
元男當顯蒙之未發兮，豈期獄降之大賢世已隔
而再續兮，脉將斷而復聯。寔惠迪之召吉兮，由誠
蘊之動天情。方慰而益悲兮，怛怛而自傷。顧一
門之離懸兮，辭一身而孰當。采蘋藻以效職兮，遵
姬祖之詩章。上致潔乎蒸祀兮，中致饋于翁媿下
撫育其孤胤兮，覲後日之揆揚。此心何心兮，茲辰
何辰。熊九課讀熊不足以喻其苦兮，柏舟矢節柏
不足以比其辛。邁瑤華與瓊靡兮，吾食糲而味珍
勝霞裳與霧縠兮，吾衣麤而自新。助芳香與潔白
兮，端有藉于清貧。方子之未生兮，即死而君之目
曷以瞋及子之未成兮，即死而予之心曷以寧逮
子成而名薦兮，予何美乎脩齡。顧脩短有命之在
天兮，褒典更係於明庭。吾分願之已畢兮，餘非心
之所經。化貞淑之靈魂兮，為貞氣而飛還。豈溘然
此下土兮，迴清都之重關。帝命召此脩潔兮，列太
儀之僊班。虹為旂兮，星旂翠螭。駕雲間照鑑扶
桑兮，光華晞髮咸池。兮潺湲後天地而無極兮，侶
太初而常閒。悼賢母之仙遊兮，見祭靡於哲嗣。貢

環魂之珍奇兮，荷恩榮之靈被。迺閭闔以排雲
兮，上一封於丹地。明世氏之幼宗兮，飈幽人之貞
誼。瀝肝膽以仰陳兮，望楓宸而涕淚。謂向無母之
我鞠兮，今曷有君之能事。君得臣而可使兮，由臣
得母之能字。願錫類於綸音兮，闡重華之孝治。天
子曰：俞余唯汝嘉彼立孤之不易，在女節而尤姤
爰咨宗伯爰表厥家。繡坊高著兮，輝日通霞。杏樑
桂拱兮，玄玉丹沙。金鋪初額兮，炫采流華。徽音遐
播兮，褒自黃麻。母既貞婦而盡節兮，子必貞臣而
盡忠。報母恩而孔速兮，諒君事之能終。伊堂翁之
崇望兮，矧凝靚而清宏。秉德則貞幹之履兮，持惠
則貞肅之公。母被國恩子誓益圖于報主兮，臣勞
國是母封益薦於加隆。職一門忠孝之俱萃，將夾
葉褒顯之靡窮。慨人生之氣節兮，關天地之倫彝。
吾人士之好脩兮，貴所行之不移。屹砥柱而特立
兮，擊氷蘗之自持。彼梯突脂膏既可惡兮，羞嗟嘗
嚙咀之為隨。倘捐生之得所兮，甘鼎鑕之如飴。或
倥偬而闕寄兮，志晨華於邊陲。是剛風而勁質兮，
宜貞母之是儀。使世之夫能如母兮，皆賢聖之可
期。故表貞於朝廷兮，即流芳宇內而為一代之規。

表貞於史冊兮充垂光身後而為百世之師余
伏此靈瑣兮重王風之習尚嘆時俗之曲囂兮聞
方貞而慕向儕彤管於陋筆兮寫蘭雪之形狀庶
高風之永存兮歷萬年而靡喪重曰陰魂高潔夜
亦明兮坤峙山岳柔不傾兮壺有節義圓方是程
兮易載女德守貞吉兮中正居陰安節亨兮惟貞
惟節宜榮名兮賢母高風人士景行兮願事聖君
同此忠貞兮

西雙泊賦

秦浦二河匯而為一故名雙泊流經鄆城之

北子歲丙午得請扶持旋里乃秋初泛舟遊

焉逆流探原而上至徐家湖經宿而返同遊

者三限胡翁東涯劉君暨第二川輩治具者

解子復卷時邑主學師偶公絆未遂往而臨

期與會者則蓬池傳中實馬鹿村諸親交也

聿鷄火之秋孟兮厥吉日之在庚當積雨之初霽

兮天晃朗而氣澄方火流而暑退兮即金爽而涼

清陳子從遊於泊浦兮追被袂之先盟乃出郊墅

兮乃偕交生波新漲以泊岸兮流潦奔注而有聲

顧周行之成蹊兮見馬滑而車傾蓋諸客之或中

止而弗能盡行也陳子徘徊佇望于河之隈思僊

舟之共泛悵美人之遲回乃有二客自北而來鷄

冠鶴氅迥出塵埃將訪停雲之契於聚星之臺陳

子迎揖而笑粒與登舟于時篤文螭張翠蓋天旻

畫圖地收清潁淵澄鏡以開奩水拖藍而縈帶乃

若雲垂高幕兮風動輕扇綠蕪涼生而欲雨不雨

兮青林靄結而似煙非煙望孤蒲之滿岸兮蘋蓼

闊而接天遇左岡而西轉兮離南港而北牽乃見

返照之掛遙岑兮吞吐燭龍落霞之明極浦兮點

映孤鳴優紅擊而林巒應響兮吳歌起而鷗鷺驚

抑幽客吹洞簫而聲香兮靈娥鼓素瑟而方終少

焉暝煙浮動墟落黃昏聯三舟於巨浸兮凌千頃

之無垠天水黝兩儀以同色玄冥混一氣之氤氲

疑近乎龍宮與蛟室兮又安知鼉聚與鯨奔也邪

陳子乃命統燈懸翼兮鷁首焜煌宛瓠珠現光於

淵際兮犀燃耀彩於波央斗酒屬客兮一詠一觴

賡滄浪之古曲兮誦赤壁之新章未俟舟中之枕

藉兮已覺天際之晨光乃復凌波遠涉兮緣浦輕

移烟濛濛而接水兮雨細細以生漪綠荷靜其如

拭兮朱華潤以誇姿觀漁艇交馳而布網兮酒船

飛送以隨醺湖際之風物已勝芳雨中之景色尤
奇有素濤之連乎玉宇兮疑湖光通銀漢之涯客
乃舉盞而酌曰今日何夕其七夕乎非天孫相會
之期乎伊牛渚與鵲橋每佳期之弗易况塵世之
蓬踪尤簪合之難致有相約而不逢有不要而偶
值慨良會之幾何嘆浮生之如寄斯吾與子遊也
一日之間一湖之際陰晴明晦景象頓殊晝夜朝
夕倏忽代替今日之境既非昨日之豫知而明
日之經歷又豈今夕之可筮夫此水出馬頰承雲
之遠過虎牘赤澗之幽合鳥鵲皇岡之派并龍淵
黃水之溝其間為渠為瀆為渚為洲皆委形隨寓
不統弗求而其至於鄢境也予曾見其湖陂千萬
頃芰華菱芡滿焉矣未幾而為平陸一水夾岸而
中流方見其平陸一水矣今忽芰華菱芡又安知
彈指之頃不復為木禾與平疇是以感滄海之屢
更傷歲月之難留觀天河之混漾歷萬古而常浮
遂欲起舞相命挹星潢之素波挾僊羽以遨遊火
焉諸客舍舟登岸遂巡闌散陳子獨乘一舸順流
以歸覺冷風之颼颼泛雲槎之渙渙恍然如入于
瑤京而貝闕瓊樓矗寒光之璀璨彷彿見流黃之

東雙泊賦

機擬其為斗牛之畔有二仙子迎而謂曰子其今
夕泛湖之客乎何故至於斯聞子之談究理數於
天人極慨歎於今昔子固知羨天孫會合之難抑
孰知天地有終窮之厄子亦忽遽視人世為空虛
輕經濟之長策子將貽子以雲錦七襄之章機邊
五色之石石用助補天之功錦火裨補衮之籍子
其早回廊廟之間毋久耽此江湖之宅言訖揖而
別陳子矍然顧視但見舟行已駐於橋梁堤上久
停手僕御欲尋頃者之所從來已迷茫而不知處
予七月泛舟泊河邇回而上時邑侯學師來
同也乃今同泛則翺遊以東夫前後方逾兩
旬而景物頓殊感興各異賓過半非舊遊者
遂復作東雙泊賦邑侯為趙君玉泉學師為
劉一川王華川氏林隱則三源胡火叅翁而
予舊號則泊濱主人也
即歲八月始朔王泉子被徵汴苑校卜秋簾泊濱
主人送之七里之橋雙泊之許于時黃潦灌河禾
黍登塲鶴鴈高蓋鳳集遙岡昇橋東眺美哉洋洋
主人曰玉泉之往也將亦與於鑑文矣夫天下之

至文孰過於風行水上者乎天下之至鑑孰過於
日映澄淵者乎風與水不期而遇無心之文也故
其文至瑩日與水不期而遇無物之鑑也故其鑑
至明懸在我無物之鑑而裁諸士無心之文斯何
讓於文衡今玉泉之往也其於水有合乎予觀玉
泉之疇昔矣邑孰無政而君之出政也欲如水斯
清邑孰無衆而君之蒞衆也欲如水斯平是玉泉
即水之澄水即玉泉之精彼此實異體而同情玉
泉於水其殆有樂乎玉泉子曰吁有是哉主人諦
觀乎水之於風日耶彼風之動波錦鱗鱗鱗風自
迴旋於波間日之映川壁彩金光日自圓闕於川
際夫風與日不隨水以俱逝而水則滔滔汨汨溶
溶瀟瀟不依風日而少留滯是以達人感歲時之
流邁傷世代之遷移等浮榮於漚蘩嘆逝者之如
斯雖云及時以行樂常恐樂至以成悲而亦胡能
樂邪主人曰噫嘻子知之乎水之去而不回者百
代過客之光陰水之流而不息者兩間常在之芳
聲故君子之文章勦烈熒燁炳煥如日之麗天而
照耀乎古今聲名威望洋溢播播如風之吹物而
鼓動乎高深斯風與日每共不息之水長在而不

隨既逝之水向歸墟尾間以湮沉此吾人所恃以
不朽者喜託千載之德音君不見此水西北而來
也其傍有所謂卓茂之祠子產之阡乎今子政惠
比鄭卿之美教化如審令之賢惟政教之既備自
德業之皆全斯令名之不已如此水之潺湲又不
見水傍有鄭莊公望母之臺及穎考叔錫類之宮
乎予亦扶侍竊考叔遺愛之孝建白學封人納牖
之忠但輸臣子之大節敢希位望之兼隆惟願令
聞之不已庶幾此水之無窮乃衆客欣然謂今日
之非徒遊也其特翔牀繞座方舸聯繩有壘酌酒
有肴載登橋烏容與畫鷁飛騰徐至既望彪岡
將轉乎桐丘之下而過天井之陵遂欲由此順流
東下乘長風破巨浪涉淮泗而窺溟渤之滄溟兩
岸斷夕陽之牧笛中流邀別浦之漁燈子是欲酒
樂甚玉泉子歌曰子少居兮泉之傍泉清如玉兮
予日徜徉斯泛流泉之滴滴兮兩地相忘我思古
人兮寤寐不遑仰芳蹤與遺愛兮如見愛瞻三源
子歌曰觀水之源兮少室陽乾三泉鼎足而奇發
兮洎水末合而同瀾我思古人兮恍忽容顏範高
風與清節兮如願襲乎衡蘭一川華川亦遂歌曰

予俱家於川之上兮每濯纓以臨流今觀雙川之
合一兮識道體在此而焉求我思古人兮願與同
遊法象泉以養正兮樂泮水以藏修俾小子盈科
而進兮勿望洋以夷猶衆客歌已泊濱主人欽簞
停杯爵萬舍羽將倚歌而和之擬倩冰夷而為媒
招宓妃而任使託漢臯之仙媛偕蹇脩以為型思
欲通吾之慇懃接古賢之三子忽焉天地暗淩黑
雲四起白浪礪礪驟雨將灑蛟鼉奮作蝸蟻奔駛
景象倏忽變幻殊軌主人解山靈河伯之意恐予
瀉幽潛之形狀露造化之秘詭也遽命回舟向橋
疾艤乃收穎泓爰整簪履揖客登岸言旋庭止獨
宿心況恫以靡寧深夜起傍徨而徙倚少焉日出
風恬晨光閒美枕上猶如聞波浪之聲僅報東牕
之曙矣

黃花澗賦

兩嶺山水奇秀而金華為最黃花澗尤金華
之出勝者也大參適齋翁致政後誅茅結屋
以適性余官同于翁而未能遂翁之適也因
作賦以寓其山水之樂亦用以自適焉

烟金星之下燭兮應秋氣之澄清射光芒于婺女

予生萬物之華菁瞻金英之嘉卉兮堅晚歲而芳
呈生此芳于古澗兮允雅稱乎幽貞峰與仙巖而
相望兮岫連蜷於壽山石龍嵒而山垓軋兮谿曲
沸而水潺湲有挂冠之真侶兮任偃仰而躋攀既
扁堂曰見一兮初寶綸之軒閒彼桂樹叢生而枝
相樛兮茲蘭可佩而地幽松鬱鬱于澗之畔兮梅
紛馥于嶺之頭有中椒與菌萸兮杜蘅併芳茝而
雜糅此江南之佳卉兮供服飾于靈脩胡不是之
信誇兮惟與黃菊而為儔余崧嶽之巖客兮遇天
臺之雲叟述翁為紫微之先達兮知翁為黃花之
故交倚翁內美之風抱兮又脩能之天賦騁騏驎
于康莊兮鳳凰騰翥于先路胡勇退于急流兮早
明農以成趣恐鵲鳩之先鳴兮使美人之遲暮彼
日精之嘉種兮重炎帝之丹經滋南陽之甘谷兮
能養性而延齡植幽品與深澗兮對荒寂而自芳
如逸人之塊處兮味道腴而徜徉時草木之變衰
兮彼傲睨乎霜雪如君子之好脩兮避危險而益
烈矧色韻之間雅兮供丘壑之娛情如君子之懿
德兮召相求之友生圓華准天極之體兮純黃合
后土之色秉白帝之淑英兮毓太陰之矩則惟翁

之備夫諸德乎如翁之兼乎衆美外黃裳而元吉
予內黃中而通理此所以翁惟黃花之尚而非凡
卉之能比也天台雲叟曰子能悉黃花之芳潔與
澗之幽絕矣寧識澗中主人之狀乎嵩嶽巖客曰
圖傳說者非面觀乎操築夢周公者豈時同手姬
且蓋意會則神交心馳則形見余凝想之際如見
葛巾野服龐眉皓髮不問家事而鶴鹿相隨杖履
蕭然者非主人翁耶曲欄橫檻黃芽素壁左右圖
書歌籟床石枕之間看潺湲細流入蓄魚養蓮之
地若非主人翁之池亭耶近而屬目叔牙稜角錦
陳太師先生文集 卷之五 五
川靈壁有雲根蒼雪之趣遠而翹首欽崙磻磻硯
塊磬碗翠壁州崖烟霞出沒者非亭前之山石耶
縹緲菱對古藤惟小枝柯四布陰于砌砌奇詭異
卉呈芳獻秀應接不及者非山石邊之草木耶間
關整軋詭色殊音群飛遠集翔霧嬉風者非花木
間之禽鳥耶花鳥有四時之殊雲山有歲月之異
而翁則羅萬物于曾備四時之氣是宜與物之皆
春而四時之俱適通潤名黃花而居譙獨晚節秋
香之是寄羣青鳥之來海上予遺我黃花澗之編
讀雲錦之字冊兮鋪造化千筆端持是編以出入

予覺斯澗在余懷袖之間展是編而披閱予覺斯
澗在予几席之前顧予方寸之內小兮而依稀有
黃花幽澗之全蓋翁之所居黃花之境真也真猶
汝于形累予之所迷黃花之境似也似又得乎情
致豈徒想像于夢遊之間已得彷彿于靜觀之地
他日將携吾黃花之澗而遠訪乎澗中之翁不知
孰為真而孰為似孰為主而孰為寄蓋天地之間
隨寓而安所至之地暢情屬意混人已黜聰智是
時翁與予皆可謂之主也及知夫浮生過客萬物
逆旅則造化為主而我儕皆為客矣而不可學翁
陳太師先生文集 卷之五 五
之適耶嗚呼塵境雖虛倫懿自實君臣之義莫逃
經濟之時難值是宜輸食芹之忠竭傾葵之赤備
翁柏府之交親槐階之友匹承雨露于楓宸効忠
恭于永弼而翁掉頭不顧也余招隱之賦徒效小
山之篇而巢由之高聽遺跡于堯虞之日
拱辰樓賦 今賦碑尚存
晉陽城之中有譙樓巉巖宏潤高入雲表古
譙樵通採木結構為之故曰譙焉樓重屋也
高明靚遠樓樓然故曰樓顧樓之北面舊榜
拱辰意以宦斯土者每有思君戀闕之懷乎

丙辰歲清和既望月哉生魄麓泉王翁以節
鉞督撫之暇率藩臬閫司開燕茲樓余寓同
席忠赤之懷借席佔畢作斯賦焉

瞻茲土之形勝兮擅名區曰晉陽舜分州為并與
兮周建國而為唐建雄樓之巋巋兮黃閣閣之中
夾西遠矚乎大河兮左平挹兮太行上摩青蒼于
廖廓兮下歷坤甸之無疆浮槎走棋兮層檻脩栢
鈎心抱角兮繡棟彫椽列綺疏而四面兮簇葩井
而層懸既像九天之雲垂下兮尤類海邊碣石之
巖然齊晨霞以疊極兮攀倒影而凌煙比迎風而

陳太師先生文集

卷之三

天

立觀子臺秀出于中天屹對乎節堂之下兮而向
闕于督府之前時維首夏氣鬱清和四民安堵千
里謳歌紫山塵靜青海無波麓翁司馬柏臺主人
廼張禮筵率賓屬萃冠裳命絲竹火馬揖讓洽悅
盃觥交至倚睥睨而遊觀登軒楹而遐視觀夫山
翠四圍泉流雙洎崗阜蜿蜒園籬鱗次平臬衍以
如席蔭蔭而列幟東望則方山嵒岵頂巖冠綖
逶蛇起伏北向改泉是乃軒輶戰勝之跡入晉文
之夢而開霸業之光千秋祠廟古柏寒烟南望則
龍山之下晉水源斯松柏布蔭虧蔽光曦陂渠互

陳太師先生文集

卷之三

天

注霧走雲隨傍有叔虞唐君之祠剪桐封命瓜瓞
靡墮西望則呂梁之山大禹所闢危巖絕岫千仞
崩方洪流盪激聲震天墟殺孟門之波而稍息猶
如千駕之雷卓非賴九年之底績傷我萬姓之為
魚北望則石崩之外九原之崗阡塚壘疊晉臣之
良有句注之險阻陰館之途長界闔鴈門迤邐龍
荒而翹首雲中之冥杳猶如昔日群鵠之翱翔近
望則汾流右遶而拖帶晉山西倚以張屏列石岵
岩寒泉鳴咽宛如寶大夫之遺靈而萬竈青烟千
甍粉雉尚存尹君保障之形百姓時雍四表光被
尤深仰乎堯世之咸寧伯臺主人遂巡降席周旋
出戶步至北極顧謂賓屬曰諸君之覽眺真有達
吟俯暢思古慨今與登臨送目者異矣試隨吾手
所指極目于層漢之表超首于五雲之際大有可
仰觀者乎彼三殿雲連上摩蒼顙雙闕日麗傍峙
金莖應紫垣之正位連璫光與玉繩乃聖人之端
拱時以苑兮西清願泰階之黃潤兮及勾陳太微
之皆平撫搶頓落兮熒惑消明庶臣子輸忠之念
兮偕當時樓扁之嘉名微省賓屬訝然一人趨而
進曰人道貴善乎忠孝懿倫同重乎君親聞有梁

公卓哉偉人登大行之高嶺望白雲而思煩余家
近乎河陽兮先廬在乎洧濱離庭闌之四載兮尤
馳想于斯晨所以登茲樓也南可望乎家山北遙
瞻乎帝國教子牟而志願陳力感仁傑而情亦悽
惻既切戀乎楓柰之前亦懷念乎萱闈之側是以
余情恒注于望雲回首尤先手拱極

陳文岡先生文集卷之二終

陳文岡先生文集

卷二

手

陳文岡先生文集卷之三
四言古體 六章

有石

有石贈節婦也

有石維堅水靡漂止有柏維端風靡摧止貞淑之
行史氏標止

石堅既好纖濁弗濺柏靜而端霜雪弗變貞淑之
行用窮益見

舅姑耄老子幼超類孝敬弗匱愛而能誨一身兩
間庶幾不愧

移舅事父移姑事母我倫不虧我心良苦孝孚二
宗井貧且窶

古有婦德書之彤管今有女節宜勒琬琰梁母之
貞百世不掩

女之貞潔之益足欽士之忠貞窮尤德音彪邇
臣而同此心

有石六章章六句

五言古體

倦游篇輓胡母丁孺人二首

至人解神聖上壽通仙靈嵩高緱氏嶺王母跡曾

經瑤池去不返天際數峯青爾家嵩山左綽約冰
雪形追隨雙松子偃息一松亭朝飲松上露暮食
松下苓迨今九十載更期千萬齡倏尔飛丹臺飄
然凌紫冥三鳳護霓裳五龍駕雲輶去去芙蓉城
時復回萱庭華表千年鶴歸來猶姓丁

虞舜去千載胡公有苗裔獨仰近翁家重華遠紹
世典客四門穆鳴琴五絃繼夫婦歸曰餘兒孫迎
養歲榮養方及時塵寥難久滯忽乘鵠駕仙向
瀟湘際左拍女英袖右執娥皇袂翠竹浹猶斑蒼
苔雲覆地英皇舜家妻原在江南逝

早春聞鴈

曉日發韶景陽鳥自天翔邕邕響和聲藹藹春空
長鹿野衝晨霧龍沙下落光影高雙闕度聲帶五
雲涼太液晴波暖蓬萊曉樹蒼衷心自向北豈為
謀稻梁我來素秋月群飛向江湖一聞嘹唳音雙
泪沾衣裳爾去忽已返吾今滯帝鄉春館人孤閒
仰看歸鴈行鴈飛不我顧竚立徒傍徨冰泮憶梁
河花發思洛陽遊子在天末高樓正相望

上元夜一首

雲碧空靜月照東華東銀河捲絳霄玉繩低紫

宮遊裾飄織翠輕塵飛軟紅來月穿市歸相知馬
上逢借問高門誰云是戚里雄家窳窳垣宇冷冷
閑簾櫳伊昔榮盛時一屋兩族公五宅不足數七
貴難比隆殺羞王庖送僕隸金吾克飛甍壓馳道
修閣摩霄穹隆火雷茲夜萬象羅奇工燭園千炬
麗火樹九枝烘聲歌徹禁內簫鼓沸天中歡樂能
幾時而今但悲風却羨青門士長作種瓜翁

華星夾明月西挂禁城偏照見誰家宇廣庭列長
筵賓朋紛雜遝盈座盡貂蟬夜深遊九衢歌吹遏
雲天寶馬流星遊繡幕香風旋飈云目前樂不憂

陳商先生文集

卷三

三

身後愁移山開第宅傍日開田園位壓三台上身
分九棘權已過姬旦富孰繼汾陽賢君看今夜月
明夜即不圓君看今夜燈明夜即不妍發盛思共
保持盈貴自全秉乾今固聖防漸古則然鉄券山
河誓丹書奕葉傳亢龍戎有悔高岸常為川豈若
潛夫論餘輝照簡編

諸君子郊園會餞二首

斗杓指東郊青楊播南郊晨煙廣陌浮春氣祥風
翺追隨冠蓋侶顧盼盡時髦鳴鶴通芳園亭榭出
林梢盤雜園中蔬盃酌江南醪一座俱知已四海

真同胞承明列侍從共浴鳳池毛天衢各鱗躍致
身殊所遭職固不足異所貴策勳勞乘時當樹立
匹占方賢豪謨謀師稷契事業法夔臯節並冬霜
潔志與秋空高顧余獨貽爲難追騏驎曹寄情嘉
會問永言金石交

芳林同歩猿徙倚拂塵纓日照松陰直風吹石逕
清樹低烏帽側草軟素羅輕豈不慰朋好况復美
園亭主人深愛客就此開軒屏已偕及時樂頗關
青物情綠破池光動青浮柳色明花枝金雀吐木
杪赤龍擎對景襟懷暢論交肝膈傾顧余歡樂極
緬思中土氓流離悲向隅溝壑多縱橫主人胡我
贈不貴瓊瑤英願分和泚景持歸播群生

陳前先生集卷之五

送清泉張君守深州

皎皎鳳姿特達圭璋器光輝傍照人罪談有風
致總角播英聲鹿鳴仙客醉讀書二十年卅尚益
明粹豹登南山文緼待此湏翅天曹藻鑑開皇家
綴輔寄借君八面敵先領一郡刺何必紫鷺翔人
文昭君瑞何必五馬遊行雲見天驥門第接司徒
源流本深淵行行莫遲延聆聽張湛治

海瀛別送趙平園掌教景郡

曾眺廣川郡崇城接海瀛城中有醇儒下帷稱董
卿臺高塔薛合碑瘦石苔青祠廟松風洒猶如絃
誦聲夫子歛經術歲宴未成名和壁在璞志龍泉
耀斗精始領天曹檄往訓魯諸生今鳴郡庠鐸陶
成燕趙費誰言官况冷春風滿軒檻雷雨鳴池泮
魚龍頭角呈啓迺遵六籍樂育在群英音免簿書
苦成材亦自榮寄語景庠士德業交相成願追先
哲步三策獻承明

送北泉馬先生宰洋縣

客來自魯縣尺素手中持云是上世乘示我慰離
居泰論日星懸勛庸鼎彝垂惘然遺像在明采見

威儀地開銅柱界策上金城陴三宣安社稷三記
定邊陲向之亟再拜瞻仰百世師慕召悅井棠思
羊戀峴碑况君文獻裔承家重白眉盃酒論先代
風雲壯夙期近臣方外補東宰復西移我聞漢南
邑山水抱靈奇香柏醴泉院孤臺明月池貧營新
笋發供療清貧飢去去踵芳韻自有騰達時

壽張母代人作

岩崑梁王臺南接古鄢丘岡陵何盤盤泊水引雙
流碩人在涯許曾佐專城侯辭榮回早歲奉母起
高樓樓西植果卉樹下芝蘭抽芝蘭日以長含飴
更何憂壽喜八旬滿人思百歲留三春開綺席列
座衣冠傳仰瞻維氏母嘉節紫雲頭會說蓬萊淺
年年送海籌

南橋雅集

炎景正伊鬱端居汗冠組忽有濠梁招城南問芳
圖兄弟比岑參溪陂携杜甫薄言往從遊春色兄
眉輔未明起盥櫛先夜成童豎宿雨候晴澄潦水
明林莽出郊暑氣薄遊日方午華構列長筵續
紛進醖醑後園有嘉樹春闌花塢撐羅象雲幄
編松成翠宇輕雷乍晚陰催客傍溪許藹藹溢金

塘中洲擷芳杜微風翼蘭橈促席觴飛羽荷簫吸
清香絕勝行金縷舷頭歌采菱擊馬夷鼓盪漾
白鷗翔陰森翠蛟舞水宮仙子迎金支彷彿覩俯
掬萬里流倒影重溟府殘霞照遠岑落日半吐吞
斯樂不可極移舟迴達浦緣浦復徘徊細目歸鴻
數騎馬望城闔昏鴉集樓櫓

贈十一子

十一子今天下士也同官薇省乘時奮庸聞
予奉使將行迺合餞於都城南之李氏園館
予重交敦誼揚美獻勗既賦選體二章留別
又作十一子詩贈焉

王子全野

王子振大雅圭璧燦輝煌文章騰藝苑自然群彥
行出入金閨闥染翰侍明光曾列青瑣選克紹烏
臺芳宗工豈不重清廟映明堂請看垂與禹秉笏
事虞皇

周子為江

湘南產奇秀蜚鳴自弱冠翔翔金馬門三年秉辭
翰吟詩效陶謝為文薄董韓濂溪踵先躅默契事
靜觀沉潛內既粹貞亮外亦端省垣有封事勤翻

九霄看

郭子陶萃

紫宸列近侍抽翰典絲綸與子青雲交知君道誼
真謙光吉自大坤厚人俱親昔為右省客今作西
臺臣西臺仰先哲風采步河津汾陽終顯涉曾是
鳳池人

章子三洲

江海多靈秀章子萃英姿學探九天秘遺經究古
義明達余所愛敏決人共知詞章西掖手今向內
臺移神駒馳廣路健翻凌輕颺風裁有貞肅雲霄
待爾施

饒子任菴

荆楚生豪彥質比龍泉清曾吞雲霞闊詞源亦粹
精先覺慕往哲馳志在阿衡讀書既萬卷讀律司
徒驚隋珠光照乘和璧價連城池邊九苞鳳已向
朝陽鳴

陸子石山

陸子清且潤尚標文筆峯珠璣走毫素星斗羅心
胃器識比敬輿詞藻追雲龍彫闢移粉署退食日
從容煩務豈為苦所貴職業供度支有王佐千載

仰芳縱

胡子象江

重華靈派遠胡子實同系雅會聚皇郊德星霄漢
麗卓凡鳳閣英清徹人鮮儷玉樹皎臨風冰壺炯
無翳嚴冬松柏秀亮節康侯繼白簡列朝端聲听
冰霜厲

林子虛江

林子內供奉文藻動寫臺一朝居爽職青鎖日趨
陪瑚璉自重器廊廟實掄才明暢出天性談笑懷
盡開聖朝容獻納垂衣向蓬萊勉哉竭陳力勲名
入斗臺

汪子七峯

高陽有才子濟美稱世賢三鳳飛丹穴雙玉產藍
田子才內省彥為親即署遷摘藻妙清麗談道契
淵玄柏臺風範近棠庭蔭澤綿芳看扶搖翮九萬
摩雲天

張子石湖

紫薇遶英俊我預識君房璫編究精微玄秘探義
皇養深自典重規矩入趨蹌省闈同秉筆即署獨
含香龍躍在天路豹變炳輝光家傳有金鏡逢時

獻廟堂

周子雲門

山陰奇勝地山水發精華流光開世德衣鉢早承
家壁門參典誥丹陛與宣麻慙直余所諒恬退人
更嘉校書春又半獻賦日將斜徘徊綸閣晚寤寔
對薇花

夏日夜飲學宮

廣堂畫燭明古柏露華清池風歇統翳城月酌金
鉦美人惜良夜浩唱樽已傾徘徊不能去河漢東
西橫

陳太師先生集

卷之三

十

懋功德寺遇老僧圓通

凌晨撫虛曠疋馬清和時袖中無諫草却袖遊山
資竊從四五人携榼復追隨喜遇談空者相將物
外期

亭坐延月

林煙歛夕霏岩壑忽欲暝下界梵音來虛殿飄鍾
磬萬境此俱寐風泉入清听閒雲簷下屯宿鳥枝
閒定款訪羽衣人躡屨煙蘿徑桂魄岫外轉光景
有時瑩雲霞氣候變朝昏從此證顯晦理不殊長
吟發孤興

卧水谷上人生白室

來遊緝樹園一卧白雲屋不見樹傍人白雲伴我
宿夜氣爽夢魂天風冷衣服勝地通仙靈近心忘
幽獨旭日浴金光丹霞森海足窓透赤盤明陽鳥
飛若木披衣起前楹翹仰忻注目遂欲吞沆瀣千
年氣能伏蒼龍煙霧開若上雲何逐

過麥飯亭有感

亭名扁麥飯云在潯河陽飯麥敢誰獻獻之漢主
光古人重賞勛一飯功不忘時遇太平主鼎味雖
芳薌懷芹雖欲薦王食豈屑嘗但有五色錦曾補

陳太師先生集

卷之三

土

蓑衣裳山龍華帝服焜耀滿文章臣忠豈終棄君
恩日方長欲學將軍異無言大樹傍

黎城公寓用途間壁上韻

波聲沙石明落日漳溪過館宿萬籟寂偃蓋松風
和道人夜不眠斜倚松根坐涼露冷衣裳恍若墮
壇卧

僧室晨起

碧落出鍾聲睡覺梅花帳忽有異香來天風散芳
夫清曉陟丹梯煙霞千萬狀松下列盤飧曾襟盈
虛曠靈冷肌骨寒如坐瓊臺上

阿衡祠

商代有良相厥美先阿衡當其未遇時莘野此躬
耕身由三聘起功因一德成一夫無不獲四海皆
均平元化宜符應元聖靡虛生聞昔聖母孕感亥
向東行化為空桑幹中有吳兒聲莘女採桑得撫
育亦弗驚玄鳥契誕異巨跡后含精此理恐或有
况迺載籍明佐湯德豈慚事甲心惟誠既邁惠之
和且逾夷之清任字固為重權字亦非輕寂寂空
澗側森森古木晴想像先民德懿勲後士程我來
拜祠下千秋某令名

謁郭汾陽廟

矯矯郭汾陽英靈在此堂有子貴尚主有爵輕為
皇功業已震世富極誰能方公乃守謙慎不伐不
參張始終保令德既壽考而昌忠誠露車駢數語
服夷羌我來謁廟下赤烏仰冠裳今時有大將但
願學前良

過乾陵

山倚奉天城陵號則天塋乾地宜陽德胡不高宗
名當日飛龍馭止問乳鷄聲所以刑于化閨門在
肅清

冒雨過六盤山

出城路如砥過澗山若倚微雨凌青晨草間流瀾
瀾翠嶺排空開籃輿駕山起舉頭看導騎先入煙
霧裏石路轉逶蛇危壁盤剝施白雲入衣袖玉鑪
香煙比下視萬尋絳茫茫海無涖我欲尋仙靈岩
洞遙瞻企應有遺迹人餐霞高結軌俯視巢許流
乘軒更脫屣

涼泉寺

東西兩泉發狀流同北源雙流前復合如環抱寺
門借此山水佳何不遠孤村安得移此境關作讀
書軒中結幾間屋前開數畝園隙地宜花木乃種
竹與萱萱是忘憂草竹名友義根雲山共嘯傲朋
侶共琴鐔園畦摘蔬果比舍助盤餐豈耽林野僻
淡朴古所致軒冕心頓釋羲皇風自存金馬忘待
詔銅龍悔叫閣予志愛山水近切戀丘樊尚爾馳
輶傳顧此欲何言

登嶽鎮吳山二首

削立太華峯西來交太白吳嶽右拱峙崆峒見三
峯崆峒狀敦龐謙儉主人席三山勢陵厲高視峯
岸憤就中吳峯近峒山更嘯昔既余覽崆峒嶽鎮

深靈跡遠程三百里近嶺七十折晨出隴郡城
經望嶽額忽然轉溪谷崇雲萬峯紫雲頂消
露出棟天石遂欲往從之蒼烟萬重隔嶽麓尚十
里嶽節先一宿好携靈運來預借登山屐

明發起靈沐展謁嶽鎮祠陰廊詩砌石陽牖篆羅
碑既展明裡禮言追登眺奇過谿西入谿循山路
逶迤色品各異狀萬卉披崇崖有時穿蒙密日月
景蔽虧林邊蒼虎卧黃蜂窠路谿余來爾故阻無
乃山靈痴瞪目行不顧石古路細歌風御振衣亭
雲弄洗手池飛泉洒巖雨滿面涼如絲更躡危磴
上上至靈湫涓五峯在霄漢蓮華三兩枝條如五
星化五老立舒遲欲向五老語霞光未易追徘徊
不能去悵望已多時

送劉三川筆任廣平

雲陰暑氣薄送子出神京驅車向長陌遙遙指廣
平昔子尚童丱頭角已崢嶸一見相器重俱期成
令名計偕同省薦秋鷄聯飛鳴飛鳴互南北連理
逐飄萍十年驚聚散一旦喜合併夜雨南宮卷春
風西第迎青袍映晨旭瑩然璧與瓊論文每呼酒
高談河海傾已承松柏托更堅金石盟拜官三輔

邵教弼在刑明明山比君重洺水揚君清聖朝容
獻納明廷貴肅貞暫虛鷄鷩早候鳳凰城離亭
歌席賦回首倍含情

宿礪溪宮

蒼翠入南山近接岐陽陌西來雲閣連茶坪如一
脉東望雲頂蒙晴瞻真太白有溪秦嶺分礪麓流
清碧宿昔商紂暴大老欲歸周祇以養老善豈為
求仕謀誤入非熊卜逗起膺揚籌白旄黃鉞誓四
海功勲優傳說以形求莘野使人聘惟翁遇獨奇
後車親致敬傳之畫圖間丹青亦照映君臣兩相
得萬古無人並誰知千載後遺跡啓琳宮碧珠垂
翠柏丹閣挂瑤虹矯矯丘僊人至論果玄通萬里
勞君召遭逢頗與同

橫渠祠

關中多聖靈儒者昔何疎孔尼不到秦博士曾坑
除龍虎相戰闢焚溺及詩書久之絃誦歇齊魯重
璠璣宋世闢文教生賢近橫渠世每談兵豈為
學攘直高明性玄遠佛老非崇虛講經座徹虎悟
理鳴聽驢絕學真繼聖微言切砥礪浮名輕簪冕
古服雅冠裾所以瀛洛後關西擅聲譽我來拜祠

下一停恤使車祠荒有蔓草遺像猶儼如我聞程
朱裔博士出乘與誰能引此典請之承明廬

題卧虎山

古來重虎臣爾在此中卧北顧嗟天狼天驕遠遁
藏諸獸皆震恐諸邪亦奔悚永鎮萬年安風雲際
會寬

上郡城護月

月魄三五盈秋來更皎潔七寶體圓瑩九宵光映
徹倏然妖物發募精暗吞齧晃蕩銅盆水衝擊動
危惺始焉一隅虧少焉中半劣忽訝光彩沒月體

陳商先生文集

卷三

去

變頑鐵西南黑雲發揮霍赤電掣滿城敲鑼鳴諸
司奏鼓迭余向拜太清齋沐誠亦竭初侯露共鈞
再看燦楚瑛須臾桂魄圓玉宇還澄徹金粟香飄
酒瓊樓勢截嶽舉酒慰月明盈虧理弗別欲上月
宮凭高憑月臺碣但願明宵見清光更昭揭

訪玉華途中即事

宜君山複疊崗岫西南遶與觸亂石接惟星酸棗
細赤白間碧黃野花諸色綴幽香對無人風吹白
搖喬天清玉宇濶秋日遠嵐霽騎已入雲我行
獨不意及我結嶺頭爾停岸谷際谷口老僧迎暨

道披蘿桂

王華宮

在陝西宜君縣西四十里嵩山之南中峰頂上

尋幽入深谷石古松根欹豈憶唐帝宮化為梵王
祠石廊開檻牖陰洞產靈芝翠壁飛流瀑珠簾百
丈垂千歲簷花落洒面寒風吹不見石馬迹壞礎
半紛披陵谷尚有易遺構奚足悲芳名與素節圖
以留無涯

出塞曲九首

金城

暮宿蘭臯下晨度金城關風翻大河浪遊子鬢歎
斑試問充國祠遙指城南山留屯走羌零振旅漢
庭間絕岸虛皇閣俯仰一躋攀一夫怒持戟萬夫
盡奔踰虜穴黃河曲常牧青海灣誰持十二策靜
掃虜巢還

臨大河訪積石

回首望河樓河橋纜方舟隔河風景殊離思懷千
憂城堞無郡縣迎從皆兜鍪雖云古塞外予重馳
軒輶德共恩波浮春隨帝澤流萬里火墩海九度
阿耨丘禹逢滄水使金簡王書留誰取支機石墮
奇博望侯

庄良川

羣蘭三百里城遠在浪河馬牙山下路烏稍嶺上
過過嶺水流北此水東流波迺見朝宗意到海誓
靡他茲土胡戎交當關壯誰何一線懸千絕兩山
高差我習俗固多雜語音亦或回願言此間人報
恩思枕戈北望蕪武廟身衰耿不磨

井泉

金川傍張掖弱水及仙隄遠向井泉去城頭樹牙
旗井泉井露味有田常潤滋子瞰井水源城邊望
靈祠在城長蒲萸出城滙魚池風景江南似人家
塞北熙井心報國上井苦同偏裨願言保樂土永
歲無征聲

天山

馬上望祁連連峯高挿天西走接嘉峪疑素無青
烟對峯拱合黎遙海瞰居延四時積雪明六月飛
霜寒所喜炎雲消舊澤灌入田可以代雨澤可以
資流泉三箭將軍射聲名天壤傳誰是掛弓者千
年能比肩

酒泉

麟遊泉似醴驪山有泉温如何荒徼外乃有酒泉

存厥味淡以永弗尚醴可吞儀狄不必踈飲多德
靡昏大音合齊聲太羹無庖燔孔融此酒星班超
齊王門若逢阮步兵願此亦無言主帥投醪意三
軍挾纊恩

玉門

遙遙金河外巍巍玉門高萬里天方道五年土魯
曹禹貢珠琅玕今來瑣葡萄四夷稱咸賓干予可
戢韜昔因哈密印幾年經畧勞中事夷狄議論
徒紛囂近時稍息肩赤斤類散逃防微戒堅冰憂
心常切切大宛許獻馬西旅絕貢黎中國貴羈縻
閉關起叶按安邊建長策宴席有憂咎

陽關

昔在丘沙地今入花門塲漢時開四郡此日火燉
煌予至皋蘭境契舊錢我觴我行陽關內未遠故
人傍故人莫勸酒願贈瓊瑤章酒醉有時醒名言
佩不忘芝蘭常在懷如坐君子堂室遠人則通斯
以憫殊鄉

青海

北對黑山直南通青海營海中島嶼濶海岸鹽風
驚古來蕃虜地漢將勤遐征旗翻日勒影子掛月

文明往年亦不刺部落已強橫轉捨烏思藏渡入
黃河行近東微弱勢長驅可掃平水見無傳箭誰
能奮洗兵

井泉城外東作堂總戎王王峯郊餞回寺卿

王橫陽分巡劉豫軒兵憲張水石

王成青門外群公祖道周堂題東作前端為省耕
脩西北川武地宜起簾邊樓豈知足兵者仍先足
食謀塞下屯屯國渭濱開武侯腰弓中賦詠賣劍
買犢牛群公此相送清和爽氣浮烟花映榆柳雪
水淮來麴送客何所佐急管隨清謳多冠霜皎皎

陳高先生集

卷五

十

虎旆風悠悠歌關驪將動情高轄又投我來不憚
遠井泉五日留西出玉門近翹首崑崙丘青海三
山接黃河九曲流欲訪增城駕仙人難即求皇恩
願早敷四牡敢停休古稱王相國銷甲事田疇况
有連籌張又有校書劉協心訂國計奮力破胡酋
開地玄冥北馳助黑水陬聖主垂衣治無勞西顧
憂

訪道人不過

東南有道士雲踪海上遐御風西北翔寄跡伯陽
家昔時周柱下飲沆亦餐霞西關騰紫氣遠駕青

牛車未經川蜀往先說渡流沙君曾執節簡明日
斥陰邪日遠鳳羽綴叢低鳴聲譯遂使蓬萊使六
載天之涯我來尋異跡西乘銀漢槎高入卧石室
玄秘叩黃芽青溪隔萬仞翠壁烟蘿遶求之不可
見春暮日方斜空庭久延佇幾樹碧桃花

登卦臺山謁義聖殿示從行諸生

蒼莽秦州西清徹天水泉北去四十里乃有三陽
川天一生造化陽三格畫聯疑結八卦臺實開義
聖先群山八面立一山中巍然八山即八卦或斷
或相連斜正方隅定分明爻象傳中山即太極渾

陳高先生集

卷五

五

沌形亦圓渭水坤隅入流向巽方旋一山包水內
八山沿水邊陰陽相涵抱動靜亦互經東南關似
巽西北高為乾自然成易道混然至理全地靈義
聖出聖洩人文宣何必窺馬圖然後悟象詮憶昔
盤古氏萬八千歲年鴻濛溟滓判自生黃與玄一
目神九變一元開兩有道存無始際易在太極前
所以訓後學常欲探先天眼前皆易四切莫泥陳
編

白崖寺

白崖是朱圉斯名紀禹貢高嶠巒室宮深啟丹霞

洞我來歌攀躋野衲迎仙鞵立馬望巖阿雲裏猿
聲送

丁懋翠岩鋪亭

陰雲低復淡山翠鳥咽秋草香吹谷口溪水橫斜
流碧岩氛霑合蒼茫人正愁雖無翠岩石擬是紅
崖江我行至張掖正門天盡頭昔經柳未放今返
蒲觴浮我記翠岩狀翠岩識我不遑臨悵風駕暫
駐是重留

高平遇張分教

驅車過河陽浮雲望京闕忽見晉山青征途已三
月夜雨故人迎相看半白髮論交感嘆生訪舊多
驚骨盃酒叙平生分岐在明發

書康礪峰太史風木圖卷

木天有高樹晨夕多風聲風吹本無心聽者自有
情蓼莪調良苦寸草慕匪輕况是難栖餘添君鳥
哺鳴露冷宮簾落烟寒禁柳清秋庭風葉下感念
猶自嚮昔抱恩親志終堅事主誠楓宸今雨露槐
棘看滋榮

宿余吾驛

車馬夜半動群山背月明前有五山口松根澗水

聲人行三十里崎嶇路不平曉星稀未落光吐海
東瀛

雲中僧院

不見中山高祇見中天塔我欲往登攀冷風正蕭
颯律變當玄冬陽來近初臘竹徑轉松陰梵宇無
塵雜檀香伴仰蓮簷鐸鳴重閣院靜似無人時逢
一老衲雲起鉢中龍月明鼓應鵲若非執掌願忻
然此下榻

堯廟與王湛泉論聖學

洪濠開至理闡述在前賢心身無二道雖用責躬
全君子崇正學要在紹聖詮三聖相授受精一實
心傳精察在不雜一以守之堅明覺雖物應酬酢
皆心間二業有合一學行有惟專且如事父兄知
行事相連懿倫分可盡知至行亦堅且如事君上
必待仕方然蜜夷塞垣事錢谷甲兵權行雖可待
時知之當豫先知知登太行非行不至巔如知赴
異域非行不至邊謂知即是行能知行即全斯語
似奇特畢竟非精研聖門博約訓大學誠正傳遇
行即知行未行知欲先我家伊洛近志探二程傳
涵養與進學二功在不偏余契明覺理尤切操履

慶豈肯淪虛空而自有精玄萬理燭靈局瑩澄湛

一天

陳文岡先生文集卷之三終

陳文岡先生文集卷之三終

詩

陳文岡先生文集卷之四

七言古體

門人徐郡行藏

青山外送銑先生歸常塗

青山峻拔倚青天三峯迴合迥相連清泉白石鬱
蒼烟靈光浮翠無窮年先生先生生於此嵩嶽中
甫眉燕子斯名斯位望頡頏豈料儒冠成四紀自
從來逐青衿交琴瑟雷名劍龍吼長沙謾嘆汨羅
沉五柳垂垂廿五十二載徒傷瑤草寂滄海茫茫
悵空碧酒酣起舞松月涼放歌拍碎關千石長笑
一聲返故廬故山薇蕨近何如忙呼濁酒別僚友
陳文岡先生文集卷之四終
已矣扁舟裝篋書黃梅急雨添宵漲錦纜牙檣風
蕩漾去去過携詩筒遊江山眼底供吟賦青山之
北采石磯謫仙醉魄尚依依彷彿當初宮錦服乘
流弄月紫簫飛青山之陽對山閣謝朓宅荒遺井
鑿窠窠銀床桐葉飄祗留石甃蒼苔合二老詩魄
秋氣橫化作雲山助筆鋒願予何日能相從濯纓
寒井吊長庚

宵宴行送李之江

廣堂朱夏生微涼風透疎簾銀燭光今夕何夕別
之江醺君清酒霞盈觴君之祖父在高堂君之父

予侍明王父命省而祖忠孝志以彰憶昔周柱史
猶龍非杳茫西行見白帝遺廟蜀之鄉君家殆其
後道德久彌芳令祖之壽似伯陽丹臺石室名已
藏令翁之宦似伯陽鐵冠白簡橫秋霜君揮玉斧
今吳剛是躡月窟凌天香幸余傾蓋金臺傍資君
麗澤日靡長君歸卧之江君來醉曲江九交憐遠
別高歌夜未央余忝文範裔八龍共翱翔請君過
訪君平卜應說德星昨夜燕地聚寒芒

南橋居士歌送商隱羅國器歸壽陽

去歲君來我在北春風未獲瞻顏色今歲君來我
亦南秋堂何幸盤交惟南北相逢時未幾涼蟬聲
送君歸矣宅近青山背海城橋依綠樹臨溪水我
聞濠梁在爾鄉每觀魚樂思莊子君歸有樂可同
周懸知君樂將同已古人六合視為座名利紛紛
安足齒陶朱公鳴夷子白髮逃卿相黃金散閭里
迺知真隱隱於商芳名百世思齊軌

八公引以下三首俱送商國器代三觀筆也

淮南今有八公山八公昔向此登攀舟成已騎黃
鶴去流水白雲空自閑有客羅生字國器下里孤
帆非為利近賢每納文字交遠遊常適江湖意入

生萬事須回首神仙今無理或有君端早伴赤松
遊名並八公公為九

鳳臺吟

岐山威鳳鳴已絕碧梧翠竹無顏色一朝下集壽
陽開千仞高堂又巍則羅君生來有鳳德萬里翔
翺翥八極覽輝飛過頤川墟苞彩呈祥鶯一國須
史欽翼復南端觀者如雲周道塞我碩鳳兮瑞且
壽巢傍煙霞崑止息卅穴鶴鳳將繼飛取食琳瑯
過江北

金山行

淮南山水名清麗紫金之山形最奇劉安賓客留
遺跡丹砂尚變黃金埋美人美人古半儀腰佩長
劍光陸離安陵豪傑新相知送君把酒周道砥君
端時往金山垂結廬誅茅可卜居欲學吞霞食紫
芝好訪劉安問汝師好訪劉安問汝師

壽松篇為寶豐李母作

白雲近接嵩山陽二室三花繞北堂巖嶺曾經王
母駕瑤池千歲御霞觴飛來青鳥寧丁說碧海蟠
桃頻見結壽叅常因綵服增仙郎况是金門傑君
不見寶婺光芒應寶豐風穴擬與蓬萊通紫泥寫

誰可立待更祝遐齡比大松

泊河篇為郭菊野贈

遠水交流雙王龍合漆會洧波溶溶源出雲龍千
仞峯山與頴谷根盤通頴谷封人垂孝名斯人斯
水同流清疏鑿不知經幾禹但見蒸雲潤月遶鄆
城鄆城赤子當春月舊歲凋荒新令欽白晝探九
肆剽攘蒼蠅變汚喜訟訐郭公文采滇南傑高掇
賢科志超絕爵拜一官列郡僚位聯五馬分麾節
大手屈將銅墨攝早看縣庭無滯牘寶劍矚天牛
斗寒神龍出海甘霖浥公暇春風泊水遊泊水下

陳文簡先生文集

卷之四

四

接江淮流對水却思訪親處白雲一片萬里愁送
君冠蓋泊橋邊向我言之意愴然知君大孝能格
天知君孝盡忠亦至君不見郭細侯真而祖當年
出守來頴土河潤九里惠政多芳名千載誰能伍

撤宮殿行

行宮突兀高入雲勾陳環列周廬分內庭既備椒
房燕前殿還同楓陛文丹戶金鋪映霞日重闌洞
闔霽氣氤玉輦已廻寒又盡紫霄空鎖日將曛典
守常勤百縣吏封章誰敢九重聞新歲傳言復南
狩紛紛奔走候明君君王去年巡楚甸盡仁盡孝

非遊宴寢園如望鳳陽墟夙魂每繞龍飛殿星極

暫離紫微垣日御遙經黃道傳帝駕分番走錦衣

元庀奉御隨環鑣君王自約民豈勞廼云群從求

克美我聞髦士重名節離禁貂璫與武弁純德山

前玄寢完慶雲宮裏翠華還翠華還日宣復出玄

寢完時難再還春宮巨僚抗疏論冬卿大臣列奏

篇中有應幾納諫者臺端阿保能幹旋聲色不動

移白日啓沃敷語回青天官殿方撤役即歇材木

賞主地歸田歸田賞主民惟慶絲綸一出群訛爭

牧伯休憶鱸魚風田野漸停鳴鴈詠我願君王天

陳文簡先生文集

卷之四

五

帝然深處法宮垂法令中漠疑神居邃密岩廊恭

已含一敬螭砌頰趨冠冕臣薦興火降山陵命訢

看無為拱舜皇共聽有祝歌堯聖

姑蘇臺行送松溪都子尹吳縣

東南佳麗稱吳會豐裕富為諸郡最俗傳禮讓富

詩書地產名賢萃冠蓋春風鼓棹闔城遍華屋錦

帆相映鮮德人漸易奢靡去良吏常思素朴還洵

美都子往來關隘句聽傳鳳閣恩仙舄南飛雙鳬

鳥綠觴北憶兩椿萱君不見姑蘇臺畔連年旱蕪

人豐裕今飢嘆君能赤土油其霖坐俾皇王免宵

肝移親之孝為民慈古聞召杜今見之爭看楓
旌書下更有棠陰去後思

送邵清夫進士尹六合

我聞浙東山水嘉勝人共推胎珍毓慧皆清資
者聲業煥皋夔次者名位亦不卑君家種德開有
基一門科第絕絕隨祖孫踵接尤為奇六十年前
甲辰歲而祖臚傳丹鳳坪六十年後甲辰又君今
高擢瓊林枝花甲一週恩再被青雲連捷齒同期
靈氣蓄發自有時鳳麟有種理不移間世相符豈
謂遲禎祥希世廼見之去歲南宮叨主司驚覩聯
篇雅麗辭珠璣滿眼燦陸離青萍價重國士知金
陵宰割向江涓薦臺烏府待論思君不見圭璧才
廊廟薦重器自難淹遠縣黼黻正需五色線宜司
褒職趨金殿君才卓卓真堪美倫魁名早東南擅
會稽之美非竹箭尚堅一節承天眷

送都諫周為陽參政陝右

郢客詞章追者少襟度朗潔行皎皎天球不琢粹
而溫明珠在側瑩然好我昔從君右省中鵷聯更
綴日華東南宮同被掄材命左順常隨獻疏忠內
秩華階心不羨清和匹馬辭燕甸十年知已別情

難千里思親端片便君不見河西峰日照金城此
日書生貴講官官居還是紫微省相武應寧細柳
營

西湖壽仙歌寄賀壽仙八十壽

瑤池西嶺仙靈想湖源遠接通靈氣連郊突若出
人寰草樹蘭綠翠蒼蒼蔚月明鶴駕時來往日煥芝
田應瑞長古臺辭合既幽奇秋水煙消益添壽
翁幕府謝官來仙杞移將萬里菱碧海籌者添九
製黃堂綵兒舞多迴噫噫翁壽人鮮比丹顏皓髮
方瞳紫君不見翁家祖是留侯良宦成身退得仙
理神筌益授黃石公高蹤晚逐赤松子

石岑丈人行贈送都諫管石岑陞任廣東太

參

一峯峭拔乾坤秀挿天絕壁層雲透滄海俯接扶
桑枝高標遙並崑崙岫分自赤堇雲霧隨移置青
瑣風霜舊壓外亭亭心古蒼朝端皎皎骨清瘦屹
然砥柱不動搖見者肅容皆歛袖此峯能沛蒼生
澤昔歲彈壓添和奏此峯能止金輿行去年遮過
山陵狩上補乾極天益尊下奠洪龐地益尊孤危
自有鬼神扶正直原因造化就有山曰華坐其旁

有同曰文拱其右有溪清定述其麓宛如揖讓交
綢繆勢不掩帆負交朋序有行列分長幼胡為一
旦拾此大休雅來寄跡方嶽心應副鬼然作鎮
廣之東其勝重匪輕授文章隨處吐烟霞峻節
常時陵卜宿方岳峯巔能出雲霖雨斯民澤易究
佐宜元化出藩垣助運神功瀟宇宙清廟方求柱
石資移鼎尚待明明君

松鶴吟贈封君松鶴翁六十雙壽

靈嶽嶽砢天地中洞天高耿思真宮排錯逢自五
皇龍秀出太古蒼然容青童黃蓋朝帝闕迎霞疑
陳高先生文集 卷之四
碧藏仙蹤霞衣風馭紛來往芝草曼田日應長九
霄白鶴下瑤臺雪翎丹頂青松上松下時雙玉
童紫鳳笙吹洞口逢吹散彩雲迷處所滿山明月
迴香風招邀浮丘公接引候氏仙每年七月夕陪
鶴到峯巔我翁此時張壽筵綠華變成相對開鵲
鶴天邊想共還玄裳先作綵衣翻綵衣北舞瀛洲
屋中車南望松山麓鑿浴神花四樹明雲間曉日
三臺盡太室二十四峯青火室之峯三十六額携
松丘六十峯來效高堂六十祝一峯祝翁加百齡
總遇蟠桃結實一回熟絳桃獻自西王母青鳥早

曾東王公翁母齊眉芳壽永人間日月與仙同東
王之居近紫皇手持金檢長生方教服石髓玉為
漿後天不老洲三光符我松山採藥去還留鶴駕
共徜徉

鳳游篇贈別李東川都諫魚呈四省丈

海月初挂東扶桑赤霞萬里金光涼桃都天鷄叫
大荒時有彩鳳鳴桐岡五鳳飛來丹穴長覽德樓
君紫禁旁王檢金繩貢圖瑞黃扉青瑣借文章圖
瑞文章動天帝天帝置之林苑秘雙龍之闕炫九
苞五雲之樓審十翼宿以瓊樹枝奉以離珠使飲
陳高先生文集 卷之四
之玉池津食以琅玕精耀爾靈異姿閭君文明治
鳳兮鳳兮感帝恩天邊自愛羽毛新華蟲共補山
龍袞袞盤雙扶日月輪聲入簫韶諸律呂趨隨仙
仗引星夜動亦不妄飛飢亦不妄食豈爭鷄鶩肥
那倚鵬鵠力鳴鵲見之禁不敢出聲兮狐狸見之
深伏匿罷澤日以久儀彩日以飾銅當出鼎鼎前漸
近若楓棘胡為秋氣交中道易顏色澹澹暑景薄
颯颯涼風吹令遂金商變思隨素節移條然五色
羽翻落九天垂一集漢更境四分堯帝嶽雲霄待
網羅烟霞聊飲豢飲翼單飛莫嘆嗟世間隨處宜

行樂鳳羽豈微綴鳳翽翽遠遊晒影崑崙頂浴足
砥柱流超勿蒼梧凌八極翱翔碧海第十洲相逢
王子晉結交嵐霧中復過張老仙陪從蓬萊東高
跡亦齊玄圃外下視寰宇皆浮空我聞軒轅古聖
皇此鳳近巢阿閣標又聞周文古聖王此鳳遠止
岐山傍升沉遠近俱康莊江湖未必異岩廊鳳遊
到處向明陽太陽早暮能迴光傳呼天老持寶籙
招爾還之鶴驚行君不見長沙少年才不踈召見
重勞宣室書聖主慈深過文帝看君再入承明廬

雍丘翁壽歌

陳商先生文集

卷四

十一

崔嵬崧嶽嶺卅丘近獲雍丘靈氣浮鹿門老人此
真隱方山白石屋吾菟裘火余匹馬丘傍遊作賦曾
登王粲樓石瞻臺榭古汴州左連浩蕩洪河流晶
英窟宅孰與峙隋珠和璧產奇寶徐家父子名俱
優恨未論交分蚤投余宿燕臺修八載臺上懸金
召燕隄徐君得意長安花一日聲名動文彩學詩
已尋陶柳門操翰欲劇屈宋壘異夢真成雲鳳來
徐家果是石麟在每向蒼丘望白雲忻然祿養親
能待曉露思移上苑桃春風去舞高堂綠開翁今
年七十六睡起閒行課耕讀不尋洪井鍊丹砂未

向藍田翁碧玉青門但種邵陵瓜白衣時醉陶園
菊則翁結廬名曰素知翁窮愁常獨宿若茲便入
鏡影年何勞吏訪嚴平卜仙即況負樵樵材清時
可備崑崙八柱高繫乾宇安杞翁勿慮天崩墜
無慮無營俱壽徵修游泉壑隨猿鹿千齡遐算與
崑崙三度仙籌添海屋爲鵲書卽北極崑崙陵頌
望南天祝我亦祝翁爲壽篇長歌短句滿我先經
綰格調中金石聯綿輝灑鋪雲烟璵璠錦軸壽
筵我期翁壽不等閒尤期翁子同飛翺君不見徐
樵才陳蕃老兩姓通家古來好孺子原收海內名

陳商先生文集

卷四

十一

丈夫欲爲天下掃君聞此語休驚詫今人當並前
賢駕南州高士肯垂過塵居一榻還煩下

張母太老夫人九十壽歌

陳商先生文集

卷四

十一

帝京十月風日晴晶晶碧玉捲雲英菊花香韻晚
更清桂枝連卷蘭翠榮有母九十豫且寧聖善人
間帝與齡高堂不許多客登獨瞻青鳥臨軒溫是
傳金母來玄圃咎鳳鞭駕駕香霧素娥曉月映霞
衣青女微霜冷虛步雙娥妝奏雲和笙飛瓊弄玉
紛陪護碧海常時同見乾瑤池今日群仙赴紫錦
囊開寶鏡軸坐中指點長生錄蟬觀花甲兩廻週

應見蟠桃三度熟大賢管領玉堂仙瀛海蓬山迤
市壘地接五雲通御氣皆翻三秀種瓊田夫人元
是仙官母補袞親曾訓山甫為國生賢姓儀高豈
但婦工工織組香透金猊蝦捲鬚盤燒蠟鳳麟行
肺介壽遙開向北閣爾觴祝慶斑欄舞事君事親
兩難事大賢忠孝兩能全趨朝晚拜天顏近退食
早侍慈容前春暉寸草心原切向日傾葵志自堅
後聲久步星長上鼎味常調雨露邊小子池頭隨
侍從世講叨承垂誼重但願常歌壽母篇仰高並
賦賢臣頃君不見張家相業古最優九齡忠孝今

陳南先生文集

卷五

五

與傅喜看錄毫圖百壽還開金鏡獻千秋

種竹篇和劉掌教一川韻

野堂初竹絕十個清籟濃陰忽繞坐風苞滿徑已
足却龍穆生孫尤可賀春風吹硬曳雲稍綠玉蒼
米摩更敲虛心直德比三益叢生次列如同胞我
室頗無一點俗對此三月可忘肉聲請宮徵入鈞
韶風掃塵污還沕穆西麓原開見一軒今日頻迎
綠髮仙廣文賦就瓊瑤句嗟我愛竹心同然願載
宜城釀葉醕蔗醕茗碗咸相予暇時來訪此君居
有與逕造儂亦許

登滿城西抱陽山

山形波展如張箕或堡尖削若鎗旗崔嵬岌業勢
各出千態百幻呈其奇木若此山端疑而拱峙不
俯不仰中自持屹然丈人紳笏立聲色靡動無阿
隨疎之補天五色備驅之架海萬鈞馳勒躬常効
抱陽狀峻節終存捧日思山形如鳳尾九苞炫鸞鷟
離赤心傾日無回時山形如鳳尾九苞炫鸞鷟
向朝陽清且熙窩隱一珠含明耀潭深雙螭媚幽
姿翠色倒映滿城內迤邐西去連高陲層巒直走
向南折宛列圖畫開屏帷此山若置帝城右可與
琳宮金館紛奢麗為輿輦輦時遊怡胡為蟠此遠
下邑君王欲顧何緣知雲磴七盤空窮窈石廊百
步徒逶迤天工願借孝娥氏力向岩壑引手提俾
與金山玉泉競秀峙崖岸匹敵無崇卑二青奮振
起潭底白晝變化雷雨垂屏翳列缺聽指揮須臾
井霖四海施吁嗟此山雖不過其志肆矧抱陽襄
蘊誰能移

百泉少憩

玉泉之兄邱泉甫邂逅拉我百泉遊疎林斷岸一

村合有泉汨汨繞村流我瞰泉流百孔平地出巨
窪小坎遍園丘明星點點曉沙落碧玉湛湛秋潭
西有盧鴻讀書處塘開缺月連方洲泉鳴響鏗
雜鳥弄猶似吾伊聲未休我來愛之不忍去便欲
誅茅為此留或乃分此一泉去置之郭北文岡頭
待我暮年專一壑石可漱芳枕其流移公移泉兩
難遂此願鬱律何能酬玆泉玉泉英賢傳君今區
畫為我謀好於泉上結亭構修竹栽花更起樓我
來君每為東道不識君家肯許不

安肅北途中大風

陳文簡先生文集卷之四
涿鹿之南肅城路四牡驅馳日未暮韶景浮春沙
際明村墅斜陽掛高樹驛吏延予憩鶴軒暫駐轡
帷固城鋪忽然天地作異狀赤光照增嶺相顧大
風南來向北翔大幕漫天絳赭布半空竄吼若雷
駭四塞黃沙如雨注鼓角劒戈擊撞聲猶如萬馬
空中度掀揚料自土囊來異二奔突飛塵怒村犬
走吠林鴉呼行者載途驚欲仆疑是軒帝顯威神
追戰蚩尤作黃霧須臾驟慘變為黑數步不分眼
如替人如鵬翼雷天雲蔽日摩天溟海赴或者炎
方颶母風北追胡馬爭馳驚我聞援木偃木占不

亦有氣候非災沴遇灾知懼在哲王勤政側
戒荒涵去年風折正陽牌當宁憂勞實不淺今
風吹華蓋殿板落菱花如手舉我皇兢惕慎邊防
綸旨輔卿相發勉天心仁愛示象占帝德緝熙光
袞冕五氣順軌恒時若四夷咸賓戰征翦能使灾
異及禍祥天道維微理則顯君不見風為政令貴
宣和渙汗大號鼓舞多方今天子奮神武威振五
嶽盪九河皇靈赫怒長颺捲穢氣遠徙逃天弋風
伯效靈亦助順掃清沙墩驅胡魔癡我但願猛上
雲屯百萬守邊塞還聽漢祖大風歌

過黃梁祠

陳文簡先生文集卷之四
黃花鋪頭黃梁祠華構新成壯麗奇矯樓丹廡碧
琉璃三重臺殿周軒墀前通塘水像瑤池綠楊翠
柏環其涯金扁新頒聖主題天葩奎翰光陸離傍
開僊院門皆敞瑤草芝田迎日長碧牕朱戶畫帝
閒蒼虬玄鹿時來往天風吹送步虛聲雲和笙奏
松泉響方壺蓬萊咫尺間天台赤城非憶想鍾翁
呂翁各一堂盧生尚卧石為一夢騎白鳳明玉帝
有時騰鶴崑崙翔寶幢終當尊從風為四子霞
為裳往年予過黃花亭見此祠屋覆僊靈顏垣朽

棟欂欂欲墮鼠穴雀壘縱復橫昔為庫廩今何麗夢
裡榮枯實相與靈亦在夢中遊達人一瞬終天
地

雲洲居士歌

我聞海上有仙山島嶼紫迴雲共開十洲盡在海
中間紫虛萬籟傍高懸青華之宮相映鮮金精玉
蓋堆若墳麟角鳳嘴為膠煎上真之侶此安便瀛
洲尤出衆洲先音丘翠水互迴旋塔前芝圃間瓊
田煙霞每與洲相連霞映金烏光有暈煙騰玉蜃
靄無邊到今聞關皇古鄢家園近關小壺天不遠
陳之蘭先生集 卷之四 去
庭前紅塵地自偏碧岫疊成島嶼煙
清江洲頻邀簪履格芳筵衣冠已獲名
斷江飲仍占嵩德全兄長兩京八座賢或復新
回日月遊林泉真是地行仙領袖群仙雅會聯三
島十洲迤邐還駕鹿乘軒鶴覽翻談玄時執赤松
袂論心每拍洪崖有是聞仙洲玉酒方不傳其井
如密香如茶飲之長生壽永延願君酌此酒時奉
兄長前一的同添一百歲一醉都忘萬慮緣祥雲
洲上常如懽物外春光千億年

謁名公祠同郡守劉君山南

召伯祠前古棠樹世代益遠人益慕清蔭當時覆
翠雲端液常能結香露周家德澤厚且深遺愛淪
洽裨國祚古人勿剪誠愛惜今人更植尤培護我
聞孔子櫓今已枯萊公竹今亦無召公矩度儼如
在樹雖換易棠何殊君不見繡嶺宮前野棠開唐
人詩句詠堪哀此棠雖老幹已空餘馨洒洒敷春
風

清水營胡人市馬歌

沙漠地寒風勁產良馬胡兒牽到長城下關筋樵
奇骨格殊行露赤汗沫流赭毳幕三支似雪明雲
陳之蘭先生集 卷之四 去
錦千群遍野原野連邊清水營漢家金綺曉霞
明千廂萬束來吳越一一酬之價值平城中高臺
建黃帷三首遙禮恪不驚設建蒸飯送牛酒臺吉
權騰約誓盟誓言永不南侵掠漢家何必用長城
我言天朝布恩信胡首款塞來賓順處置得宜由
撫臣臬司闡帥咸明慎虜情猾詐尚可憂戰守乘
暇當益脩一朝犬羊敗盟約掃穴提兵瀚海頭
寧夏城南望賀蘭山三首

海流星宿來萬里經繞崑崙崑崙映流峙帶將一隅闕
風頗落向黃河西西北倚黃河右抱環轉左山之背

尾河之渙蒼翠遙張碧玉屏揮天迤邐青雲起山
色湖光遠相映頗似吳杭風物美岩巒深處多仙
靈秋童遇仙問在此玉塔飛來玄圃霞金波通去
瑤池水月下吹簫覓紫芝雲間鞭鳳尋石髓兩翁
對坐何所談道至無言是玄旨求仙不必訪崑丘
但向蘭山高結軌

天遣崇山限胡羯地接朔方豈虜窟中夏昔時英
武臣長車欲碎蘭山關元昊宮殿已成塵荒塚青
山漫陳沒古來僭偽易銷亡况乃腥羶尤倘忽石
勒長嘯數年殂劉曜赤光一旦歿虜運跳梁有幾
陳南先集卷之六
時磐石寧城長突兀關西隴石勢並雄塞北江南
名久揭我願戎臣防禦嚴莫使犬羊肆猖獗胡策
不聞赤木風遶峰自靜青銅月北屏皇明萬萬年
東望海遼同禹碣

合水東號行看山

攢簇群山雲霧頂宛若饅頭翠釜忽開籠主人將
來作一談盡吞元氣鼓腹中餘下撐腸挂肚石片
不消化變作磊砢峙直節張英風峒崖華嶽向
我笑笑我大語非由求我笑華嶽爾昔曾遇巨靈
氏掌推蹠蹠黃河通三峯四削尚隨力何况峒山

未峻崇願倩后土氏輸力助天工海內石山無用
著盡置西北連亘鐵壁遶胡戎却將坐食將卒盡
昇去頓省京運蘓民艱大觀宇宙達者耳俾補造
化方豪雄丈夫志節固有然仰看飛鴻彈素絃

乘月過官山憶吾鄆秋闈諸士

落日官山嶺上行翠岫丹崖盡月明羅襟涼入桂
華清靈籟無聲列宿澄素娥白鳳紛相遇疑是相
邀傍天路凌虛漸起青雲步蠟炬輝騰紫烟霧

書都督魯氏平胡卷

春聲遶城烟火急驟傳虜自常山入紅城子傍行
人絕青石碛中饒帳集草淺平沙馬未肥胡群數
十敢馳圍水頭各占清宵宿要口時窺白日歸狂
言買賣求通市醜虜猾詐藏他志獲我戍卒示疆
梁挾我語言益驕肆近聞醜類來益多盈千羣幕
數千駝逐熊槽過青羊戍飲騎平連黑馬河我聞
魯君當日將樽巢大勝勲猷壯執訊獲醜繪有圖
殘虜曳兵奔北向安得魯君今領兵馳猷先砍吉
囊營斬俘盡數空虜穴頓令漠北一時平

飛仙引

絛髮仙人鞭赤鳳丹霞紫霧常擁送真人獨駕白

龍遊時時棲息白雲洞仙洞曾攀鳳嶺山更見尺
開鸞駕關碧海蒼梧朝夕到玉幢絳節倏迴還最
愛真人輕祿位官掖有與恩寵被辭之不顧若秋
毫甲帳麗姝奚足累飄飄天上仙官侶暫謫人寰
混迹處方朔金馬歲星精瑤池識者金天女天生
骨是冲玄人青華註籍自通真千歲肉芝未必食
五色石英豈足珍君不見巴邛橘叟茅徑寸葛陂
竹杖風雷巽莫訝剪紙白驢成虬龍神異形能述

武關南

春晨微雨陰陰暮千山萬山起煙霧江流噴薄龍
山迴雷電急闌咬龍怒黃土岡邊褒界分小舟獨
坐西河渡舟柳轉上紫霄崖疑是浮槎傍大路

飛鶴篇書松林驛壁

塞外山紅草色白何得青松濃翠積群峯植朽走
蚪龍高嶺森森排紫戟六七十里琴瑟風百十萬
疊蒼綠壁我騎玄鶴五雲來伊洛嵩丘絕咫尺西
登太華傍天壇遂訪河源看積石玄圃增城白玉
樓崑崙窟窟探僊真跡浴鶴瑤池水正清扶桑晒羽
金霞赤須臾返馭過松林頓覺清風生兩腋安得
此山化作飛來峯飛向潁陽如手擲待我晚年藝

空結巢隱其下松陰滿窓鶴一隻閒時鶴舞伴吹
笙松頂月明煙靄碧

晉陽三白歌和督學曹憲使韻

采北執徐之歲當玄冬聖皇裡祀額年豐九關自
照金城月萬里不瀛沙塞風旃裘夜遁幕南空戈
戟春回朔北帶已現福星臨海宇更添瑞雪靜塵
烽三白并州古諺言三晉今占大有年鄆客長吟
歌白雪天家福慶集駢蕃一白兮瑞之初都撫堂
高飄綺疎雄藩忽見春陽布大地仍看化日舒二
白兮瑞未終巡察臺高高益隆光映鐵冠冰玉體
寒生霜簡激揚功三白兮瑞薦至諸司喜看瓊璫
墜紫微花歷覽同清烏柏枝擎更能事我聞王皇
龍駕五雲空群仙採藥蓬萊峰此雪欲獻九天和
芝草豈獨田野慶春農

紫薇堂歌贈別南峽王公赴山東憲長

紫薇花好正三春人對薇花別意真
才余返雲中轡總憲君驅歷下輪
昔余射策向楓宸隨侍西臺
茅角新及余青瑣列番紳霜蹄同蹶俱沉淪功
業四旬成落魄奔馳兩道共風塵
喜得相逢仁平陽常思夜雨幾連床
百年道義吾活計一代斯文

孰主張半載君居紫薇署我在柏臺時歛聚君今
東省臺端長我轉薇垣送君往大明湖中光景餘
年不注山山色住予火遊之今念想長風吹夢海
天涯君今常到山下坐時向湖中浮畫舸我若夢
去每見君君到湖山應憶我

石淙澗

龍門砥柱神禹關至今猶遺斧鑿迹何似此石絕
險奇功出天造鬼工擘一泉流自崧峯來危澗崇
深數百尺到此縈迴亂石間忽下奔流銀河瀉中
有竦削亂峯尖又崖礧礧如鉄壁洞穴疑是神龍

陳文簡先生文集

卷四

七

七

穿硤嵌似經雷斧擲飛雪炎天釐足寒噴珠月夜
驪龍惜一泓澄虛車箱潭凝澄如動更深碧憶昔
唐家女后時行從頻隨遠宮掖絲致珠樓碧澗隅
抱角鈎心形奕奕賦詩賜宴飲群臣嬪娥珠翠紛
狼籍迨今柱礧形尚存剝落碑文無字畫幽澗時
鴛鴦鴈群澄潭空有蛟龍宅我來觀此傷古今寒
日漸低秋草白願言縣宰墓碑來添入古文錄金
石

別古歌奉送閔水東憲長

征旆嚴冬覲帝京交輝雪月送君行雪光可以君

之清月色可比君之明清如一段寒氷出巨壑明
如一奩寶鏡當空橫照天銀燭宇宙徹破膽鉄冠
神鬼驚君昔早遊廣寒窟瓊樓貝闕素鸞迎君又
曾居玉堂署瀛洲御苑相迴縈兩世霜臺巡代晉
一條氷著映臺衡上林尚切瓊琚報海宇遙馳氷
檠名此去明光聞奏霰星辰聽獲繼家聲

宣壽崇陰園歌壽崔臨溪大尹母

北堂高處忘憂章瓊園芝田相映好僊人栽傍萬
年枝靈液滋培長不老年來新植甘棠樹蔽芾鄆
城蔭交互已看堪下霜網緼時向天邊承雨露
國賢人清且淳曾聽臚傳向王宸風吹墨綬松原
曉日照銅章梁苑春梁苑崧山晉土鄰便將絲與
道慈親白白頽魚類入饌青青淇笋味堪珍一年
政理民懷德七袞高堂顏亦悅今飛玉鳥覲神京
仙駕香輿返鄉國事母母悅孝名揚事君君悅忠
且良仍向額封推錫類更聞松祝祝吾皇

送鄭靜山驄馬玉關行

君不見秦宗盤礴青齊魯西望崑崙崙崙若匹伍滄瀛
東下濶無垠河源星宿遠通津玳瑁一人海岱客
曾向金門品射策東南覽盡西北巡馬還萬里同

轍跡西出金城望玉門敦煌五郡漢名存黃河每
聚古愛部河海新移神武也天子西顧安遠人多
節霜綸命近臣地經張掖威儀舊天入渥中雨露
新涼中雲護總馬行抱罕花迎繡服明春到已迴
天水冷風沙不障雲山青兵車奮迅飛霹靂虜騎
奔騰畏推擊一劔雄當百萬師三軍首獻七十狄
悠悠旌旆渡交河聞道前軍奏凱歌將傳細柳軍
容感馬走長楸壯士多月窟祁連春盡返弱水崑
崙知不遠赤霄玄圃書往來石室閨風心繾綣憶
昔周家柱下史神化猶龍隱朝市東隨紫氣過函

陳文簡先生文集

卷之四

五

關手馬丹經傳弟子崑崙問道道可成西行不久
返帝京鄭莊早上推賢疏應繼尚書舊履聲

海桃篇壽劉母七袞

我聞東方僊長東王公玄館卅洲滄海東助成青
帝司陽令掌握木德行春工誰種蟠桃在海邊曾
看結實三千年瑤池伴得西金母霞馭駕驕時往
還相邀近住城東岡日月戶牖雲為房人間共度
古稀歲天上同傳不老方公比群僊樂更真母偕
膝下繞麒麟今年更報蟠桃盛喜見新枝結子頻
憶昔篇贈高存齋大參江右

憶昔逢君大隗寬羨見君髯我未冠去歲同君汾
水上君鬢欲蒼我龍壯廿年交誼情更親慨世論
心意每真金花石末紫微去瞻柏堂邊火一鄰君
家三世五桂芳籍滿金閨趨玉堂文光秋近南斗
傍看君萬斛散天香

盤陀早發時待御朱補菴南巡

作官習慣能起早鷄鳴已出盤陀遁白雲平鋪白
石皓三家村北雲山縞誰云豺虎敢縱橫踪跡難
逃繡斧明一道塵煙靜如洗坐令千里俱冰清

楊漳渠述黃翠岩喜雪因戲作

陳文簡先生文集

卷之四

五

最笑閩人不識雪謂剪冰花光皎潔玉女天工送
巧來用手攬之隨手滅又疑天上修廣寒遂使人
間飛玉屑欲調仙掌獻金莖祇恐寒侵君父舌梅
花飄落香消竭蝶翅飛揚凍欲折坐客一聞新異
說戟干歡呼喜倒絕北人見慣心猶猜誰辨大地
白皚皚上下光連同一色玉壺萬里乾坤開

清澗河

曾見澗水渾今見澗水清碧玉為底岸宛然石鑿
成水滌石堅質性別石故水舊此河說水聲湯湯
今古流日激月漱石成澗君不見齟齬形藏用神理

全震憾感遇精耗煎古來養靜可延年長生非必
求神僊

戰城東

戰城東轟雷掣電震長空流雲結陣騎奔紅大刀
巨斧挽強弓禁中頗牧親臨陣文武全才奏虜公
王臣蹇蹇誓龍躬飛礮中敵連黑霧揚威威虜起
黃風穹廬夜遁漢南空試看鴈門原上草尸僵台
古血殷紅

護紫荆

紫垣象塞關清都燎帝京北亘千里銀山障右倚
三關鐵甕城誰謂當關萬夫阻檀裘十萬志橫行
鳳凰樓迥狼煙照龍虎峯高胡甲明前年胡喻白
羊口今歲無能犯紫荆紫荆守氣崢嶸所恃有公
追虜後虜人喪膽夜自驚因此嫖姚推轂將一時
寄重在書生



陳文岡先生文集卷之五

五言律體

車谷限韻一首

帝郊新霽餘來玩冒池魚花雨飛彫檻荷風動綺
疎日逢申甫降人近少蒿居杜老詩才捷胸中萬
卷書

豪端退食餘高議賦始魚席影林間靜棋聲花外
疎雲莊連帝闕水竹即仙居詞聽征遼話安邊款
上書

登樓望月二首

東岡先生文集卷之五
高閣天將近憑軒月更新明輝流七寶齊漢仰重
輪影揀雙樓迥光搖珠樹真良宵此好立梓里倍
思親
蓮漏將殘夜黎燈欲暗初河明秋水潤月白曉星
疎君志伴公與余才愧子虛鷄鳴趨禁地鷺序接
階除

群岡盡秀以下乃鄢陵八詠

層疊遠孤城遙看蒼翠橫雲連萬少動影抱泊川
明綠楚便龍卧青霄宜鳳簪皇家同此固千載
昇平

雙泊拖藍

渺渺錦紋行虹橋綠漲平波光堤影動沙出浪花
輕共願為霖沛同期到海清孤舟橫渡處幾欲濯
塵纓

漆井賢鄉

中土生賢地淵泉道脉真銀床圍古甃桐葉對秋
旻漢代儀容舊明時祭典新德星映寒冽瞻禮隕
前人

鳳陂治迹

苞彩今何在陂空草自秋碧梧空月影翠竹祇煙
陳文簡先生文集 卷之五
浮昔為賢良至曾聞效數遊垂衣方聖治儀向九
重樓

井祠古棗

千秦獻奇策十二荷朝簪人已歸蒼蘚魂猶抱赤
心禽聲啼密葉螭影動疎陰却羨仲連子解紛輕
萬金

嶽廟靈秋

混茫同年鑿陰森水府寒騰光握碧微澄影侵瑤
壇白日蛟龍起蒼生雨澤寬神功原鎮靜終不動
波瀾

湖檻荷風

城隈雲樹涼一鏡泛湖光碧構雙臺迥紅渠十里
香曉閣橫地出秋水接天長此境亦云樂人方愛
廟堂

議臺夜月

魏武窺炎鼎登臺此大詢不為劉氏計同愧漢家
臣明月一輪滿奸謀萬古真崇高亦傾謝銅雀俱
成塵

贈李竹所

三逕幽人室森森碧玉栽虛心承雨露高節遠塵
埃春靜仙鸞栖月明交鳳來願歌君子德聖世見
逸才

沙門鋪和高禪師韻

月挂孤村樹風揚疊嶺沙蕪荒田野闊高下徑溪
斜敢為紅塵嘆獨與赤子嗟前途莫緩轡燈火起
城鴉

隱村早發次劉春岡韻

殘星明曉布古寺送疎鐘已是客懷苦更兼秋色
濃句新風景助話舊交人逢時多懷素惟望遠山蒼
翠重

高村早發

夜半不覺雨忽驚清曉涼野雲開玉葉海日湧金
光日望望庭遠心馳楓陛長河流成雅奏駐馭一
徜徉

出真定途中曉霽

夜雨連清曉晴開月欲曛殘霞明積水遠岫宿崢
雲古木號鐘急鷓鴣關雀忻嬋娟見新月風笛數
聲聞

九月五日同李中萬郭東野二同年靈濟宮

會飲

陳商先生文集 卷五
新月透霜林微風靜晚陰黃花將入眼綠醕共開
襟文字論丹地清幽羨羽簪夜來騎馬去仙火碧
雲深

送劉嚴岡陞任周藩長史

故國仙官地天邊畫錦回王躬新輔佐相業舊基
培曉日明征旆秋雲映別杯鳳池莫怨奪去有免
園陪

除夜

深更猶戀歲入曉為鶯春頌念椒花遠情馳萱草
頻塵紛隨臘盡志業共年新不寐閒敲句無傷牢

冥神

涿州次嵩陽壁間韻二首

使節鄴亭道山河拱帝川龍峯連遠勢涿水自洪
流鳴鳳桑村曉龍安草色秋長途聞吊古風旆信
悠悠

皇代宗親國明裡動使旌楓宸綸綍命萱砌綠衣
情芳草已牽恨落花愁滿城夕陽臨渡處耿耿綠
波平

琉璃河觀田夫祈雨

望雨三春盡風沙蕩不禁五方龍易舞一足鳥難
陳商先生文集 卷五
尋豈謂魁為管還期傳作霖琉璃通聖水胡不化
雲陰

謁董子祠

下帷人不見滿砌碧苔春碑古瞻遺像臺荒後
塵兩王淹帝佐三策負天人俎豆千年在高風
藻類

送羅子庸離澤署教

十年同鷄薦幾度望龍頭人向都門別名從歲轉
流香飄芹泮曉花滿桂天秋標額成功後還脩五
風樓

挽邑簿陳君母丁孺人

仙臺說今感化鶴海天飛鸞才名著綠衣心事
達願言求祿養豈意謝春暉寒窗冷悲風動
素幃

賀安靜齋掌科曾祖母百歲壽

仙齡登上壽人瑞見慈軒金母雲移駕瑤山露獻
得綠衣趨四世白髮侍諸孫青瑣階台鼎龍章候
帝恩

送石城許年兄擢任南太常

藻鑑星辰上綸書寵渥新轉官仙府地終切戀
陳太廟先生集卷五

心望重夔夷秋名期召傅倫宦遊即桑梓何川憶
鱸尊

登岱至御帳次鳳山秦翁韻

秦帝蒼松在蚪螭走碧空金輿誰速幸王檢又高
封神府崇前代坤靈結此中翠龍思我駕白鹿訪
仙蹤

同懋小龍口贈道士劉洞陽

松風四十里雲磴下璚珞路轉峰腰勢泉噴龍口
津喜逢仙客話為識故鄉人語及懸崖事扶顛倍
有神

書王南谷槐陰亭巷用南渠韻

秀幹雙龍舞團團翠蓋如接離清客座飛羽墜流
渠軒懸塵中歡常邀花外車談玄應得趣重訪子
雲車

園亭印事二首

絲觴春薦暇脩袂迷郊盟池靜魚烹瘦庭閒鶴立
清席攀穎里彥票重蜀賢名煙霞當同戀園林夏
欲更

為適煙霞趣來尋詩社盟客憐花共笑人傍月同

清頻勸樽中物休誇身外名駐顏頰大藥滄海易
遷更

再和胡三原西園對牡丹勸飲

竹院尋春到花神助客盟臨池翻影麗拂檻引香
清絃頌河陽治冠簪洛下名枝頭待明月洗盞酌
纔更

邑侯趙玉泉藩司招飲

綠樹紅塵隔招尋物外盟棠庭坐日永薇省引風
清虎映連錢炳龍占奪錦名夜深渾不覺銀燭見
頻更

夏日西園雨霽

雨歇閒亭晚沾衣徑竹掀鳥驚青杏落蓮響白魚
翻坐久渾忘暑幽尋為滌煩片雲天際懶心了亦
何言

分司與王泉對飲竹外設炬即事奉贈

薦鷄魁金榜飛鳧下玉京楓宸重墨綬花縣福蒼
生直幹還多節虛心自微明仰攀君子德盡醉已
殘更

宿碧雲寺二首

紅雲回首遠一宿碧雲深院靜風弄竹天低月在
林露涼醒鶴夢泉聲帶龍吟喜遇知音伴傳心結

陳文簡先生文集

卷之五

八

綺琴

花宮望復迴松路識曾來地覺諸天上山從三面
堆泉經香積滿洞授化城開暫此聞簪組相逢莫
過猜

玄福宮贈姜瞻隱同曲周許文

君似磻溪後發桃溪年玄風一泓遠金籙九霄
傳方外煙霞客壺中雲水僊松牕斜日靜龍虎檢
璫編

春日曲園詩卷約過李東溪道院小坐

旌陽携送侶來尋仙陽家玉府塵寰隔蓬壺歲月

餘神爐藏九轉闕訣運三車共眺留紅照相攀吞
紫霞

謁河汾書院三賢祠

山川鍾秀遠瞻禮秉心虔蘋藻春秋薦芳馨世代
延經綸曾獻策誠教自相傳願學平生志直符在
簡編

鉅鹿南賈庄早發

鷄聲茅店徹殘月影斜橫霜落荒林靜寒催野火
明羅衿呼僕易官况帶愁生莫厭驅馳苦壯遊須
遠征

陳文簡先生文集

卷之五

九

上對華亭

迥立望華山憑欄俯大川芙蓉雲際見鐵鎖日邊
懸漁笛滄茫外商船欵乃前山靈與河伯助我興
無邊

高平道中

草樹被層岡雲陰生暮涼塵途一大夢客路幾回
忙霄漢瞻仍近焦枯見可傷何時謝簪冕漁笛聽
滄浪

壺關山

驅車路子國翹首紫雲山瑞應昭唐主風雷起晉

關運來乘日馭時隱尚龍吟
訝孤臣召君恩有賜環

訪古賢里

澗深夾削壁山折路充迂
水響遠仍聽嵐光近却無
崖松真可友茅屋亦堪圖
何必桃源路丹霞即閨壺

贈王穎谷

風流江左舊世冰晉汾來
玉塵清談妙醉鄉雅量
開飛鳧乘月至跨鶴有仙
陪須盡山陰興王猷遇戴回

陳文閣先生文集

卷五

十

贈邢後坡

美人頽陽彥詩禮舊家聲
九萬鯤鵬翮三千麒麟
程膏車勞訪顧倒屣喜逢
迎計我趨朝日同君謁聖明

贈賈洛東燕訊乃九崧麓

白馬生葛巾冒暑泊河濱
紫閣勛庸舊黃堂矩範
新能文逢賈至留客婉陳
遵雙鳳同飛日仍看向王宸

夏日劉春翁治具北河泛舟五首

林間薄暑氣水曲對芳尊
危巖紅香濕盤供銀膾

發客懽蘭共饒主渥玉同溫
暫向鷗波仰勛名麟閣存

雲幕雙舸轉綠堤載綠尊
共持蓮柄吸仍雪藕絲
發景被前人道詩將古句
溫江湖元老讎疑是畫圖存

尚方還舊履北斗騰新尊
玉井水何羨綺霞光欲
發榜歌船並進鑪載酒重
溫散髮扁舟興清風千古存

輕風生兩岸橋下晚宜尊
渠有新醅送盤多蕪味
發青龍浮水濶玉螭飲河
溫野渡舟橫處心猶惠濟存

陳文閣先生文集

卷五

七

水香迴棹遠涼檻復開尊
桃核宜仙酌尊綠共容
發蟬鳴林益靜鷺浴水還
溫謝傳東山卧風流此日存

東村翁諸君子見招禪堂讌敘

寶地秋開宴珠林夜聚賢
庭留雙樹古席列五燈
傳梵樂天花落名篇雲錦
懸無生端可學遠社約尋違

秋夕同諸君子讌西洲城南別墅

日暮碧雲合主人偕我來
名門八座舊佳會二難

該格井金風動蘭觴綺席開揮毫述勝賞
婉火適
仙才

亦樂亭即事

良會今何夕中秋欲近時林塘開綺宴
盡燭對金
危爽氣潛消酒高懷共和詩主賓須盡醉
莫問夜
何其

三元洞夏千兵招宴

磊落松平土原來松洛居將軍能習武
自幼且知
書邀我過金澗留賓入玉虛芳鄰從此卜
伊曲結
吾廬

龍洞

山從神禹鑿水自陸渾來鐵壁雙門開
丹崖百丈
開朝霞明梵相靈籟響空臺幻巧何窮
極終成劫
火灰

訪龍門奉先寺

招提尋舊跡寂寞對香山地盡三秦勝
灘餘八節
灣鳥聲斷續裡虹影有無間獨坐秋岩上
白雲心
共閒

硤石阻雨

雨益弭關硤星輶阻驛程客心千里夢
獨館五更

情白帝連秦野青山帶洛城天河誰挽去
沙塞洗
胡兵

遊鷄足山迎祥觀同馬東渠

不見虎巖洞同登鷄足山隔河分晉界
踰谷即秦
關峯起龍鸞舞洲晴鷗鷺閒僊翁曾此
隱何樹駐
丹顏

挽馬年伯母張太孺人

烏府高門閭熊九勸義方壽傳黃石訣
子重白眉
良駕返瑤池宴星沉寶婺光遽違三金
養風木志
堪傷

挽劉樂亭年伯

遐齡逼上壽馳馭返僊城河洛鍾人瑞
冠裳被國
榮五朝鵬電過兩榜見雲程莫遽悲長
逝天台採
藥行

孫真人洞

山過上門經八尋磬玉來青松幾里遍
紫澗數層
回勝境疑三島高峯名五臺真人丹竈
洞深處接
天台

物外栖霞客人間得與壺神方常濟世
高閣自凌
虛洞轉飛仙路碑存鍊藥書何時問寶
訣崧嶽賦

雲車

富平往蒲城道中

銅斗方尋勝先看金幟巔村居林覆塋河水野分
田白是唐陵雪蒼含晉渡烟輕風惟自捲不必漢
輶寒

蒲城赴同州即事

征旆出蒲郊停車慰屈號洛河翻日脚華嶽轟雲
梢寺古知僧去林空見鳥巢樓頭悲角動忽聽晚
鍾馱

宿洛南

曉從秦嶺過暮宿洛川隈山縣鷄聲遠鄰家接
哀書堂猶積雪藥殿只空苔曾見卿圖鳳飛從玄
菟來

甜水河口次大復韻

亭舍依雲蓋程途經石門水聲長伴客山色近連
村棧斷緣沙降崖盤露樹根素心諳世險白首負
乾坤

三岔南途中

山嘴分三岔沙頭合兩河河通江內去山接漢中
多濕翠淨楠葉迴風動女蘿危途深夜過回首長

岩阿

觀唐馬圖碑

功定施封賞銘勛馬亦頒方知六駿刻原近九
山麟閣圖追漢燕臺骨買丹細看神俊貌血汗尚
班班

望唐昭陵

青山列九峯英武冠唐宗碑殿餘秋草宮垣衰夜
蛩白雲橫嶺雪裂石立巖松直棘墳相近明良依
舊逢

秋日有懷

差池同社燕羽旆望金閨萬里皆行館三秦是客
栖雲司烏樹北畫省鳳城西仙仗翻飛去烟霞路
欲迷

謁問道宮訪北臺仙洞

遠訪廣城室仙橋渡碧岑雲迷玄鶴影風送紫鸞
音圖裏形先看天邊駕可尋徘徊不能去思向此
抽簪

華亭阻雨

馬嶺南征路遙瞻隴鳳間雨來金佛峽雲度寶龍
山澤物霖常洒除煩暑已還催詩知幾看半日未

應聞

華亭南曉行陰雨

雙瞻王吐殿川隘度三鄉霧南南山晴風林西龍
長龍水生繡綉蝸象上苔墻白帝貞源近吳峯當
更涼

獻頭店阻雨晨赴寶鷄

南望益門關東通函谷關鷄鳴猶有石鳳吹已無
臺雨歇三秋靜風聲萬壑哀夜來愁傍險古寺坐
蒼苔

舊栢山寺禪房二首

陳文閣先生文集卷之五

宋

雨經黑水寺夜宿栢山峯錫杖何年駐緇衣此日
逢松稍驚睡鶴雲裏送敲鍾西土皇恩遍非關慈
教宗

初秋涼雨歇塔寺更清幽僧定無人話燈孤有客
留篆烟分曉霧松韻合溪流北望龍華近渾疑到
虎丘

延安東途中即事

新秋初霽後滿目是詩題地勝多逢寺山開每見
溪滴泉晴洞濕避雨翠巖低欲漫畫壁石松稍日
已西

文安曉行望延川

上郡榆遶道中途延水清霽烟蒿雀叫旭日柳蟬
鳴易馬聞開市防胡見調兵何當先戰守西北重
干城

延川北渡

地古看雙嶽亭高見一郵北來清澗漲西下黑龍
浮白雨翻新浪黃沙帶急流早施皇澤遍今轉少
吳秋

過棗林寺

松門臨古道樓閣對殘陽蓮宇金雲落祇園玉露
香病僧仍俗帽破殿即空囊拂石看名額誰題在
粉牆

宿上郡館

亭館翠微昇清宵霽景澄幾莖鬚懶翦三尺法能
矜山鬼夜飛石泉帶曉送燈蕭然心不繫野鶴伴
孤僧

延川阻雨

千峯雷送雨群壑水奔川馬畏前途險人思石土
乾麻傾徒四壁狀漏欲三遷好救終南旱平施遍
首田

井泉途中晚行

斜陽下西嶺嵐翠暝前川遠火亂星影悲蛩雜夜
泉涼侵松露濕香送夢風乾猶憶青岑墨題崖試
一研

三川道中

今日三川路晚山依舊稠地猶連北塞天歌近中
秋初月向人嫩新星背水流前村噴燈火蒼翠暗
煙浮

觀龍口泉

山寺臯蘭迴春泉瀑布流泉聲成雅奏山色擁仙
遊落日關河抱浮雲世事悠登臨覽形勝指點豁
吟眸

過黑山渡河向巴州驛

曉雨過前嶺仍疑棧閣行馬分蒼靄破人看白雲
生筏渡雙流急檐寒兩岸清河深胡騎隔好趁此
時耕

鳳凰山堂同郭省亭憲僉序譙

萬里孤槎客仙舟此會君山光看互合春色已平
分勝覽乾坤際論交氣聚群詩談虎谷雪人坐鳳
臺雲

南谿曉行

一程三百里信宿野亭栖山靜籬解葉雲低渡柳
溪有興書帙火手匣頰泓携細路村橋過詩成山
鳥啼

沙泥驛曉行

微雨夜不覺塵清見曉痕孤雲生復白淡日吐還
吞岸圻迴沙路溪流漱石根春深柳半綠知是塞
垣村

摩雲嶺

關河在嶺麓步步上摩雲崖赤簷阿出烟青旅炊
焚山高看樹小水入見田分知有人家近桃花映
夕曛

觀積石河次楊臨溪韻

崑崙此不遠星海是源頭地判華夷界功除昏墊
流水凝銀漢渡春逐玉濤浮禹鑿尋將遍乾坤愧
壯眸

坐紀山文宗宅即事一律

言尋僊館主忽到舊蓬瀛海內斯文共局
中此樂并人逢涼可飲花過雨尤清入眼成圖畫
何勞更寫生

人日喜雪和程古川東曹紀山韵

新年無雨雪忽見六花飛
梅影侵書幌桃符濕座
雍喜聞新鵲噪仍索舊貂衣
徒欲程門立詩才柳絮稀

宿猛山大雲寺二首

卅殿凌霄起青松到寺門
有緣來福地無障息塵
根洞閣龍蛇遠危岩虎豹蹲
何年蓮社入數與遠

公論

一宿招提界逢僧試問禪
身從塵外下人自日邊
還鐵塔摩挲洪松門鬱紫煙
諸天更回首想伴白

雲眠

訪靜樂寺

騎馬石板水天風吹我衣
望於碧雲合心懷白日
暉誰人採芳倦尋得探奇
崑徘徊洞下戀戀不

能違

孟津渡河

碧草傷雨國青山望北原
霜明兩岸樹風淡一牕
軒櫓推看雪浪柁轉失煙
村欲訪觀兵處千年孰

與論

梅山留別

紫山瞻曉色汾水戀晴波
別此王孫去其如春草
何斯文情自重芳譽衆誰
過南縣梅花發思君意
更多

再遊天龍洞用古川程大參韵二首

招提在靈境賓從此登臨
梵像煙霄接僊岩雲洞
深天花飄雪蓋地籟動
風林共訪傳燈法如如是
我心

橋過七靜度境了四天空
洞外看馴虎鉢中養毒

龍方山倚層閣僧院對群
峯崑去日將午登攀興
未終

陳南先生文集

春日過清源時推陝按察使

地落靈泉勝泉分不老名
江南風景似春後野烟
明蓮浦園官舍魚橋近
泮雙歌窮登覽興祇恐悞
王程

邀進士林南樞登陝城明遠樓

杏花承恩近榆關運餉
新廣雲遙極目秦樹倍傷
神一年今夜月萬里倚樓
人莫說離群苦天涯客
自親

過王母宮

崑崙東盡慶涇水遠仙祠
盤獻金桃核羞分靈樹

枝雙成青鵲降獨輦翠龍移願言祝常寧常添萬壽期

會寧阻雨

細雨濕征鞍斜風吹宴冠玄雲屯欽木碧澗落烏蘭聞道胡兵洗還將雄劍彈軍中范韓在西賊膽先寒

訪燕塔遺跡

唐士題名處高賢同我遊風霜形更古霄漢氣常浮謝館人何在曲江水斷流閒來增慨嘆麟閣美名留

陳文閣先生文集

卷之五

五

書通渭公館壁

尚憶徽秦路崇山萬木連藤鉤輿幙破石嚙馬蹄穿既似商山隘尤如棧閣偏危途比塞北只少見狼煙

定遠途中

漸覺金城近頗看烽候過亂山荒草合沙磧野雲多傳箭消青海揮戈靜黑河鳴琴逢故舊投筆意如何

座勝寺泉傍

廣勝何為勝靈泉此最奇清音雜詔談淨色一玻

琉璃日金霞走奔渠雪浪馳閒來川上坐道體養如斯

同謝四溟登安陽北城適拙軒李太僕携酒至

喜與高人會清樽共此樓層軒晴日抱雙塔冷雲浮昔憶郢中曲今逢鄴下遊瑤函燕北望早遣慰離憂

送馮存齋長科擢守維陽

十載南宮第三年東省關文章占氣節議論見光輝日月依皇里江山擁帝畿思君南斗望一鶴海

陳文閣先生文集

卷之五

五

天飛

涇西山王母祠

漢武求仙地丹梯步紫宮班龍來殿上青鳥下雲中海濶桃曾實香乾樹欲空願邀金馬客携手訪崆峒

陳文閣先生文集卷之五終

陳文同先生文集卷之六

七言律體

傳臚後雨

雲葉參差鬱紫宸九天雨露沐儒紳恩波乍近龍
池曉寵澤初回鳳闕春紅濕宮花簪帽重綠添禁
柳映袍新從今莫負為霖意感荷容酬大造仁

傳臚明日同謁元相宅述懷

鳳凰快覩心徒切此日登龍願始償左轄聲名先
八座中興禮樂備三王斗南獨仰文星燦海內同
瞻御月光竚看上台扶紫極洲添五桂接天香

陳文同先生文集

卷之六

放榜後同鄉諸老迎宴黃錦衣宅

早聽臚傳九陛前隨趨洞府會群仙隔簾雨細笙
歌度入座花香景色鮮價重龍門思漢士名聯虎
榜媿唐賢秀鍾河嶽鄉先達鎮日周旋侍錦筵

釋褐遇雨

玉漏初闌聽雨聲衝泥款段謁春嚳焚燹壁水浮
光合圯圯瑤山王氣橫霧起魚龍白日變烟籠桃
李綠陰成清和令節今井澤會見年豐頌聖明

研岡招宴黃錦衣園亭同鄭車谷高薦卿谷

子廷劉汝質和韻

同里張
氏甫主
四庫書

名園朱夏啓柴扉曉日銀臺照繡衣綬烏幸隨河
朔飲石林迥與市廛違羽觴低泛花陰合烏帽清
歌樹影稀三巡動余歸省念此心原不為牙緋

慰研岡用前韻

長夏虛堂晝掩扉滿懷幽悶惜傳衣清流原是鍾
情客玄化苦將人意違薛氏嘗誇三鳳俊徐家莫
道二鵷稀繼今滾滾明珠現蘭砌香風傍玉緋

研岡宅中秋詠月限韻

簾捲虛堂夜氣清
水輪望斷海天生
花間此際五
無影樓外誰家笛有聲不遺金風回暮謁如何璇

陳文同先生文集

卷之六

斗見秋橫浮雲願掃長空碧為放銀蟾萬里明

雨霽見月

霽月澄輝宵景清
扶疎仙桂滿輪生
九霄靜映樓
臺影獨客愁聞砧杵聲
葛潤芳林知露下
杯殘綺
席見參橫故園擬有高堂宴兩地同瞻此夜明

送張元洲之南水部

朔雲燕鴈動離
盆拂拂霜花
劒氣開丹陛
曉分鵷
鷺影清江春近鳳凰臺
明時丹楫湏文士
吳地山
川助妙才
埭見粉闌回紫禁
懸知南斗接中台

賀解半塾考諸縣簿

風塵遶海峯來日流品天曹定價時春映枳花爲
穩棲雲飛玉鳥鳥相隨燕山讀律抱高志泮水談
經慰舊知學社公平能佐縣况君儒雅更丰姿

夜宿彭岡鋪

晴光泊水動離杯暝色彭岡落日催城郭漸看遠
故國夢魂猶覺繞親闈家園定負東籬菊朋思憑
將此龍梅卧聽秋風鴛鴦歷起看曉月安排徊

題南山樂意

高閣釣簾見翠微白雲片片弄晴暉遠峯千仞開
舞障漫嶺三春長蕨薇不仕豈圖登捷徑無營端

陳文簡先生文集

卷之六

三

爲愛幽居携樽每看山遊履攀葛何愁石挂衣

贈陳前山擢山東僉憲

使君意氣通元龍攬轡今澄東海封霧起蓬萊樓
閣見雲開岱嶽旆旌從明刑已定銓曹價執法仍
瞻憲節容顏我鳳池疎散客秋元灑翰賦同宗

送王鏡堂任長蘆運判

文章聲價重當年大政人鵷兩地傳萬里驛驕收
北苑九霄驚鳳下南川賢勞去煮滄溟際薦味還
調金出前應憶紫微詞翰侶慇懃遥寄白雲篇

元旦早起書懷

雲堦鳴珮歌朝天自酌屠蘇誰讓先十里禁城傳
竹爆九霄蟻炬動蘭煙少陵舊和絲綸句大復新
題近侍篇誰道鳳池多冷落春來雨露亦無邊

郭李二年兄雪晴小集

君家自是仙舟客雪霽同追對雪盟玉樹禁城搖
凍影冰花樓閣滴寒聲九重已慰宮中祈三白應
懽野外情會有梁苑能賦客一簾清景送詩成

春夜雪

霏霏入幕薄寒侵梅蕊當窻冷不禁應是天工忙
一夜遍將春色點千林祥飄玉闕陽和布雲繞皇
穹曉霽陰才拙漸無白雪句漫歌短曲似巴吟

報國寺閣春望

闌干十二珠林上世界三金地寬柳色鶻人春
滿眼松陰繫馬客追惟北瞻宮闕晴雲抱西望峯
巒落照寒却憶倚門嵩顙際星槎思欲泛河端

題北川書屋圖

源出承雲雙派遠晴光渺渺一川平雨色夾岸桃
花潤煙鎖垂堤楊柳明習隱暫宜沁水樂蓬萊此
濯滄浪清春濤待有魚龍化曉漲還尋鷗鷺盟

兩世同年會席間呈陳德輝魏師孟二大理

閔水東侍御

先朝人醉杏園花嗣世重盟誼更加海內弟兄同
骨肉日邊姓字共雲霞一門科第聯三紀兩榜恩
榮見四家燈下放歌須進酒明朝分手又天涯

林雲溪世兄宅飲過海印寺用前韻

春日鶯啼禁苑花客懷寥落似無加應多豪興吞
明月喜共深盃泛紫霞樓閣雲移僧梵院蓬瀛水
繞帝王家歸來謾說逢君晚別後思君更有涯

奉使承郊餞寄謝春岡翁

帝郊出祖曉城陰三世葭莩親誼深雲省後塵隨
輿裾雪門先世重連襟春風迤邐趨庭道斜日紆
徊悲闕心聚首幾時驕別去頻瞻青鳥寄瑣音

富莊驛次春岡韻

皇華道路幾朝昏驛吏移葵向石盆日午庭堦黃
鳥啾春深館舍綠陰繁衆輶遠覺登臨倦爭渡遙
聞人語喧駐看前途征旆繞夕陽流水傍柴門

春日登開福寺慈絕頂

上盡梯層十二梯望中瀛海帶燕齊天晴頗覺煙
窗近風靜還看燕雀低雲裏青山迷帝園城邊綠
水長堤王孫復訝遊晚驛路迢迢春草萋

往泰山過靈巖寺

珠林盤倚玉符山度壑緣崖一叩關園樹高低青
嶺麓僧家疊疊翠微間理泉遠帶煙霞落寶塔懸
從霄漢攀共話禪窟聞定語恍如身世出人寰

登龍巖寺閣

五花高閣接蒼穹繡栱瓊簷萬鐸風雲壁四圍開
紫翠霞窻八面出玲瓏身經層漢空香際目盡諸
天色相中偏訪少林還有約壯遊勝覽興何窮

登岱嶽中峯

凌空長嘯孤峯上挂影秦碑對落暉羽蓋繽紛通
帝座霓裳縹緲降仙衣遙看二水瀉環細下瞰群
山蒼翠微却想松高靈氣接好乘玄鶴馭風歸

四月三日宿岱頂

朱明一宿芝雲洞寒氣陰森若素秋孤嶂乍看微
月吐千崖俯見暗煙浮虛窻但覺星河近清夢渾
驚天路遊曉款題詩向青壁境幽神爽不能留

東峯觀日出

璚壇夜半下仙鍾石磴宵盤上絕峯遐想每存瀛
海外人觀今盡蓬萊東星明斗極中天動光透扶
桑半壁紅城闕金銀原彷彿雲霞常是望虛空

坐玉女池亭

翠頭聖水何神鑿一鑑虛明絕點埃仙過紫霄鸞
鶴谷雲飛丹壁虛闢開天孫瓊珮三春冷客子珠
璣五色裁玉女流霞真妙句寓言誰識李公才

迴馬嶺留贈秋月上人

寒泉洞口碧蘿煙芝草琅玕不記年駐馬當時聞
幾帝觀駕此日望群仙雲霞一榻浮生外塵劫千
迴禪定邊巖畔道人棋局在少留只恐欄柯還

和恭敏李公視坐元作

晚辭丹鳳乞閒餘早得青烏相地書天作佳城瞻
陳文簡先生文集 卷之六 七

氣象靈含秀木見扶疎千年慶澤流泉屋八座勲
庸載石渠濟美况逢嗣胤盛驅車何日拜遺墟

次韵書劉伊坡是閒堂

背城綠竹舊誅茅三徑重開亦近郊嫩荷乍翻擎
雨蓋新篁已見拂雲稍聲傳林外來驚友翰茶池
邊識鳳巢從此草玄學閉戶無嘲何用解人嘲

送許勤甫官漢陽池水

種德原居洎水頭旧園肥潤林塘幽青年新領東
曹徵白日喜從南國遊劍倚楚天無暮客舟經漢
水有安流五陵匹馬多逸興遠眺還登黃鶴樓

送及泉李侍御宣大巡按

驄軺牙節出神京百二重關壯此行沙漠豺狼千
里遁雲霄鷹隼九秋橫兵嚴鐵柱黃河靜烽歛霜
威王塞清野聽籌邊應有疏君才原重洛陽名

送李小樵中翰奉使南河

天齊新將下玉京王藩晉錫報丹誠蟬摧潞水秋
風棹樹擁相臺曉日城四帝恩沾千載遇二難官
著兩都名園林家慶東吳便聚會休寒右掖盟

雪中春宴二律和春岡翁韵

天工剪巧助春筵滕六飛花雜曉烟瓊屑杯從仙

陳文簡先生文集 卷之六

七

八

掌下瑤池盤列御堦鮮清虛却憶蟾宮步羽翰真
遊鶴島田和氣融來成湛露周臣同祝萬斯年

鳳池曉步侍恩筵罷關寒光清禁烟兩座相看圖

畫出六花交映錦袍鮮千門西接瑤山色萬里東

鋪銀海田春酒鎬京全盛事小臣醉此歡年年

送劉伊坡再承使命兼得省親周邸

白馬仙郎出帝州錦袍回指嶽雲遊神駒汗血豈
無傳鶴鳳崑崙不易求梁邱雪朝迎賦客燕臺兩
夜憶詩流秋風漢使堪乘興與綵筆新題滿驛樓

送三峯黃年兄陞山東僉憲

論文西寺舊聯盟同第南宮更有情聚會幾時聞
割竹淹留一別念分萍鑑懸省月雲霄烟堆捲臺
霜海嶽清光足明刑資弼教談經還泚魯諸生

寄賀張母壽八十

大藥誰傳住世方慈齡不老應春長綵衣早見回
南因錦軸重看慶北堂樓近仙皆明玉樹池開別
園會瑤縹雲軒天際瞻鸞鵲歲歲常迎綠柳瞳
送何敬所攸縣分教

明經當日數何休此去長沙賈傳儔白鹿儀刑三
楚重青瑣事業一生謀花巖雨過儒林潤鳳嶺雲

文淵先生文集

卷之六

九

移講榻秋曉歲更遊佳勝地人間何必訪丹丘

封君西園翁八十復軒司諫得請展覲

一封曉上大明宮暮捧恩綸帝澤隆囊草暫停左
省客蟠桃返獻東王公芝香紫誥龍鸞翥綠薦璚
觴桂樹叢月照三花笙鶴駐翁家仙蹟在緱松

祭泰陵發京

衝星鸞繡辭丹闕映日驂花動翠袍青瑣暫停三
畫草碧雲遙展一陵高岡分古道橫斜樹橋帶寒
流清淺濤百里有誰供野興滿天秋色入揮毫
隨諸省夫午懸清河張翁宅憶去歲九月同

行高陽訥溪二子

葵堦院落看帶識茅店人家喜再來四海弟兄佳
會合一簾風日好懷開青山招我催新句白髮留
賓出舊醅却憶去年同此駐有人共醉菊花杯

過沙河望鞏華城

崑閬增城仙府環畫樓粉雉映青山雲屯千騎貔
貅隊月照三重虎豹關鳳輦未巡金殿閉龍沙無
戰鐵衣閒寒鴉似識皇恩冷獨倚南枝候聖顏

入紅門北望諸陵

絳雲縹繞白雲隈佳氣葱蘢王氣培帝遣九龍扶

陳商先生文集

卷之六

十

日下神驅萬馬自天來金精霞起樓軒館紫極風
連鎮朔臺千載宏圖文祖定乾坤振古一雄才

午至泰陵神宮監同諸丈小坐留東東道二
王子

丹宮絳節奉瑤壇停午榴陰似疊圍雨送千峯雷
不過雲開四壁霞宜餐棋聲頻逐松花落鹿影時
隨橡實歡坐久恍疑緱氏嶺吹笙跨鶴遇雙仙

謁泰陵監陪祀禮

銀漢初斜斗柄橫神宮漏箭報雙聲赤城殿啓金
扉敞玉座障開寶燭明雨露秋濃三祭紫星辰夜

列百官盈途空翠羅衣濕萬壑松風滿袖清

祭陵夜回再宿齊氏宅呈六科諸丈

仙館還留一枕眠鷄鳴催起早朝天齊齊六子分
乾象兩兩三階捧帝驪共舍舊情聯共事同升新
詎比同年青燧夜話梅腮月對榻連宵豈偶然

昌平道中曉陰與松溪年兄並駕畏雨

宿雲壓山山欲沉欲雨不雨曉陰陰馬回跡見西
峯電龍近今愁北海霖晴弄川原堪並轡京生草
樹好披襟邊城爾去淋胡騎甲洗天河靜國侵

會溪石峯往視行宮予以去歲曾觀今不往

陳文剛先生文集

卷之六

七

繡嶂晴嵐接近空層樓複殿霽行宮翠華日獻蓬
萊迥玄圃虹橋弱水通六館綺牕閒曉日重扉金
鑰鎖秋風侍臣莫獻甘泉賦擬待宸遊帝燕工

送胡三源陞蜀川少參

十二年來玉笋行每赴金殿侍清光仙堦初引三
曹履卽秩終含兩署香菊蕊有情離席艷薇花得
地錦城芳看君龍鶴將琴去萬壑松風閣道長

慶源堂詩書少傳許松皋翁卷

名公爲重先廬美輪奐方新青扇光三鱗舊樓槐
蔭遠五精曾降恩庭香春風門巷容高蓋勝日簪

袍疊滿床家近黃河星漢接崑崙萬里共流長

送劉龍田奉使濟南安慶便道扶持旋中牟

喜見臚傳三殿名螭頭簪華鳳池英使旌曉拂文
星動畫繡春將綵憶行翠岱雲晴仙履健清淮水
濶十搖輕翠園詞客于今盛時訪製枚續舊盟

別郭諫沈國樞南大理

仙官靈漢仙槎下山水蓬萊壯帝畿一榜齊聯青
瑣長九霄先傳紫泥輝鳳苞原是天涯翼鷗鳥能
消海工機他日想思在白下吳雲燕樹兩依依

時六科都諫皆乙未而沈君尤
爲人所忌故中二聯寓此意

陳爾先生文集

卷之六

七

送王雙湖任涿州判

相逢曾記傍花臺此日長安勸別杯千里風烟接
山海九霄露雨下蓬萊手標自是青雲器超拔終
非黃綬才洗耳瑣闥听消息憲臣蚤有薦書來

送易台山蜀中督學

氷銜畫省列帶仙妙簡綸音下九天雲嶺寒生霜
憶捲文瀾光燭錦江鮮車隨化雨沾新輟琴鼓陽
春改舊絃朝論卽今推力望佇看聲譽滿西川

挽許翁南林

箕穎仙翁壽筭長丹成化鶴白雲鄉東離潤長陶

潛菊南墅荒涼蔣翊堂早見乞閒能怡老共知辭
世更留芳賢即擬待恩綸至猶有龍碑映柏岡

謁陵回次日善果寺錢李秋南

陰陰蘭若洞扉開送客清秋並轡來定使皇恩沾
朔塞故勞文彩動燕臺松節圓影留冠履花散空
香入酒杯頽月嵩雲遙在望菊觴端為舞衣回

省中遇雨

鳳城輕覆夏雲涼風送濯枝雨脚忙但願皇居清
暑氣何愁丹禁濕衣裳低垂宮柳依牆綠細浥池
蓮過苑香水殿飛龍煙霧裏蓬山簾捲午陰長

送南先生文集

滿城桃李春風時邂逅初逢又別離去泛仙舟移
柳岸好鳴教鐸向芹池五雲樓畔元龍化萬卷堂
邊振鷺趨懷袖早收丹陛獻而今清廟正相資

送陳西坡南歸

年少高風說寫生聲名忽在帝都城虎頭金粟毫
端妙烏帽朱門儀度明鄉國三秋應悵望交遊四
海謾留行五雲宮闕重回首綵服剗花遠繫情

挽北崖趙都諫

中丞勛業久馳名羗虜猶驚出塞行臺月滿時胡

馬適劍霜明慶牛斗橫歸來絳縣留仙馭忽漫片
丘化羽旌鳳闕龍章頌恤典還看朝野倍哀榮

追挽楊母太恭人

北帝霜風凋玉芝西山雲日慘丹旌靈椿千歲不
同彩鳳三鴛應共悲寒夜珠星沉寶婺玄冬金
母返瑤池終龍素重年家分惆悵追吟雅露詩

送王雙川周邱教授

鶴上高人王子喬秋風飛下紫雲霄鄒枚價重梁
蕭客董賈名淹漢邱條體設綺筵存宿範裾飄朱
戟翊皇朝明刑楚國仙郎妙並看鵬騰九萬遙

送李中崧同年恤刑吳四郡

五嶽當年約共遊三江今爾泛仙舟梅花官閣迎
詩興草色都關喚別愁雨露春從天北去文章日
向斗南留登龍曾羨承家學萬卷遺經自鄴侯

書李東岡都諫題翁雙壽卷翁號河澨

平林錦席譙封君芝洞蘭堦生瑞雲鶴齡從青
瑣去龍輿渡碧溪聞東溟桃獻三春實南極星
垂五夜文紫氣丹丘先世事况逢雙壽邁清芬

送吳泊南以內庫副使陞登州知事

溪田茅屋泊河邊奔走京塵忽四年御府一官

屬禁黃堂九品是驚蓬萊日
萬仙山動岱嶽雲
高帝座連送子東遊覽奇勝乘風令我興翺然

送趙子燮泉任永和尉

才名三語自超群
幕下蓮花官亦文
馬向行山看
曉月人從汾水渡
秋雲垂簾應佐神明宰
倚劍將
清明淡氛幸有龍門崇故舊
豈無茅府獎清勤

郊亭送傅中實賈蕉岡

雨園林已素秋
嘉賓勝日此攀留
商家舟楫君
堪繼漢代賢良孰與傳
綠野池臺瞻去馭
青雲人物見來遊
碧筒共吸幽香透
不數高樓醉玉甌

送魯邑幕朝京還任

花幕春風待子還
鳳城曉日陞辭慶
孤傳孔國源
流遠家在堯封俗
化賢價定冰衡方
績奏恩頒丹
禁荷綸宣鳬堂好
佐垂簾政鶯谷旋當喬木遷

贈劉君省祭南嶠無得雙鸞別號

銅龍晚出秋雨寒
扣門有客為言旋
燈前動引典
墳句醉後常稱朋
舊寬七載泮遊終
落鰓日年塵
路始衣冠中丞新
旣理重便結綵松傍兩鸞

送金陵張孝堂赴尹鄆邑

鳳凰飛下鳳凰臺
鄆堊重鸞彩鳳來
黃石三書傳

世爵丹墀一策濟
明才琴聲自合陽
春調鸞影入
瞻霄漢來保障
近年需上策
卽星指日映中台

都城外周氏宅會錢新拜郡邑辛卯同榜諸

丈即事二首

郊扉喜隔軟紅塵
庭館幽閒接上賓
樽俎奉攀千
里客襟期同是十年人
日移花映烏紗影
雨過簾
開鴈序倫雅會佳辰
真樂事不堪薶聚更傷神

玉倚珠聯座映鮮
風流儒雅盡才賢
崧河靈秀今
展聚星斗文章舊日傳
五馬曉分官路柳
雙鳬春
散帝城烟懸知別後相思夢常在
都門樹色邊

送太學生曹子南川歸省

堂上雙親雙黑頭
綠庭歸去俊儒流
賢關已透雲
霄路儀監先經禁
闕遊泊水晴光搖屋樹
彭岡秀
色到閣看君益拓箕裘業
萬卷還開百尺樓

賀東崖授良醫

誰年烏紗傍紫宸
中丞阿阮領符新
曉和朱戟長
生露夜煮丹壺不老春
三世俱傳醫國術
一門都
切濟生仁欲知官品通仙秩
原是天台採藥人

送淦溪許兄尹獻縣

箕穎高風賢且清
承家節操足儀刑
文章同點朱

衣首事業今垂墨綬榮拱極近時瞻北闕承流深
虞接東瀛漢王封國絃歌滿會有褒章下帝京

送胡順夫歸省

秋風曾共驛途塵對酒論文氣味真奉使愁予初
返闕含情送爾欲歸人家傳更有青雲步履訓還
聞黃卷親一曲陽春寄玉軫妙年清趣已超倫

竹谿童掌教自鄢陵陞尹平陸寄詩

舊歲家山使節回看花與子共登臺有年文藻追
佳賞千里關河阻別杯仙影遙看雙鳧去政聲應
傍五雲來今秋全晉知無事賴有群公保障才

陳南先生文集

卷之六

七

賀解平楚遷任寧國縣簿

重霄新命下長安海國花城蒞舊官福自天增緣
失馬祿因地進尚栖鸞孝稱先世衣冠繼德範時
英行誼端南望蓮峯三卜六高蹤擬滿碧雲壇

掖垣晚出

西山獻翠入金門東省陳疏出瑣垣並馬垂鞭遵
御路群鴉投樹報黃昏天章乍布雲霞爛爽氣輕
迴禁禦恩擬向九霄歌帝德早看宸翰答春溫

送李麓亭以銀臺觀政除尹宿遷

璋自是明堂器暫借淮南為簡才花裏聲隨

鶴到日邊鳥影送鳧來一川舟楫憑君濟萬井逃
亡待子回記取李膺名價著還看臺省極風裁

送曹右文進士奉命督運軍器赴陝便道謁

蜀展觀

君來楚峽煙濤壯蛟虓三春舊帝京此去秦關氛
霧靜甲兵萬里振天聲星軺故國羞題柱畫繡恩
光照錦城幸莫久留桑梓戀五龍樓閣每牽情

送陳淮濱任徵學司訓

元龍啣詔五雲端佳麗吳城伴杏壇屏列萬山樓
璚映堂開四寶都齋寒瀛洲阿阮亟新贈瑣省留
陳南先生文集

卷之六

文

送章栗水仕蘄州推府

日霽天曹藻鑑空符分大郡廣雲東池塘春夢留
青瑣臺簡霜威伴玉驄恩綈早辭雙鳳闕綵衣先
過九華峯三盃未盡離筵夕風雨催人嘆轉蓬

至日同王太史朝天宮習儀和韵

上清地迥客來稀綵仗今看繞太微雲裏願移仙
鳳輦簾開似見衣龍衣曉隨瀛海飛鳧至午伴蓬
山駕鶴歸松月窟虛宵夢爽恍如物外離塵機
和冬日王太史卜居之韵

甲第樓臺滿玉街幽栖美子與余諧天連內苑通
皇澤地近西涯接相堦小閣雲山拱眺眼閒庭花
鳥助詩懷于今雲夜堪乘興傍舍先開卜榻齋

壽晉山周翁六十三初度

南嶽峯頭近老人翁家雲構絕紅塵紫芝巖洞指
仙伴丹井煙霞舊令倫壽酒遠添金掌露夜垣遙
憶綠衣長欲知此後長生助每見椿山帝澤新

送中牟冉村南道長按蜀

茅簡朝趨禁籞煙鳳樓西動使星蹕雲開閣道甯
惟迥花映錦江繡服解按郡仍褒二異政傳家應

繼四科賢高人試問嚴平室牛斗仙槎幾日還

九月欽揚德軒都城西別業會廼弟起嚴

青瑣連朝諫草忙西風出訪子雲庄菊開石檻迎
新客馬度龍沙帶早霜鸚鵡拉成香稻獲鵲鴿原
近棹花芳瑤山蒼翠漁臺古回首烟霞拱帝鄉

賀張母壽

崧臺洎水兩城連聞說司徒胤祚賢金鏡千秋傳
世德蟠桃三獻啟仙筵絲蘿締誼聯青瑣圖繪含
情綴錦篇我亦北堂同祝者遙分春酒介長年
贈柏橋趙良村表弟冠帶歸省

世德承家春滿門雨花煙柳送晴懷除書未拜大
曹命烏角先帝恩闕恩賓鴈喜同千里酒慈烏好
哺九旬萱渭陽今古親情重水木從來念本源

送東麓魏掌科奉勅查覈邊儲

霜花曉拂劍光清帝捷天聲壯此行旆出邊關綸
綍重鑑燁霄漢度文明三春馬過秦乾渡五夜人
歌鐵甕城驅涉定躋青瑣長帟旋野看紫袍卿

送鳳臺李大理念憲蜀中

五年棘寺重持平萬里風煙壯此行吏作函關迎
氣煞惟寒校閣捲霜清多岐世路愁新別易老秋

光慘舊盟舟泛錦江仙客去校書劉向遠含情

壽傅若王掌科年兄尊堂七旬初度

曾見潘輿過帝京西瞻金母祝長生綵觴客獻瑤
池酒甘旨人調傳鼎羹天外絲鷄啣紫詔日遶珠
樹映仙城畫堂稱慶笙歌沸寶瑟當空夜正明

將母南行承鹿道中遇雪

聖主精禋格上玄喜成三白足靈占雲迷帝闕皆
瓊樹光映仙都遍玉田儋應宸居停寶籙頌成列
辟寫瑤編侍臣將母承恩命回望先天賀有年
入磁州界

五年官寄日華蹤此日乘輅故國封歷歷川原如
舊色茸茸草樹似迂僂謾誇畫錦人爭羨深慰春
輿自得從隨處彩觴聊獻壽勝如退食每從容

和趙玉泉借王梅岩春日謁文清祠聯韵聞
時有二學師雨中同集

正學微言耀簡編瞻依廟貌仰名賢晉山郭阜人
相近洛水汾河道共傳帝紆穹碑能護篆儒替雅
會錦成篇春風化雨同今夕賡有芳蹤異代聯

送馬臺東郡幕承委便道省親事完回任

承家才望白眉良三載黃堂有贊襄萱草庭趨春
彩繡蓮花暮付夏幽香親恩孝養原當重王事驅
馳每不遑最我同君情分者白雲紅日兩無忘

春日自穎還徑造道傍王氏園觀竹

芳郊雨霽日斜遲茅屋柴關少風期好鳥自迎閒
客到鳴鶯惟恐主人知綠陰五畝依寒井翠篠千
竿出短籬暫對此君能爽骨何時重訪子猷居

贈杜消南

君昔才名我少年相逢意氣凌雲煙千金夢畔迎
徐榻雙泊河邊訪戴船都下共稱大雅作家中自
得少陵傳雪翁兄是審言敵魯讀初唐刻幾篇

和趙玉泉試士韵

廣庭風裊傳山香堦下槐花正吐芳一雨魚龍看
變化九霄鵬鷄待騰翔主司藻鑑中天朗多士詞
鋒此日強攘擁好收清廟用還期千載際明良

送趙玉泉赴汴克秋試簾官

苑李鄴城政可褒梁園今効薦賢勞五星光聚棘
圍靜萬斛香飄桂影高河岳盛時生秀哲鳳麟中
土網英豪却思較藝南宮日早識青年映綠袍

夏日西園讌集一十二首用三源翁韵

園林一雨添新賞蓬海群仙雅趣同賸有嵩峯來
爽氣爭如漢闕舞迴風花間最喜衣沾潤竹下還
披詩滿筒燈火樹涯賓客散主人獨醉翠香中
疏草暫停青瑣侶觀花未逐碧山同雲霏柳閣千
林澗香送荷亭四面風掩口听歌因楚曲飛觴勸
酒愧那箇黃昏未盡登臨興鼙鼓逢逢細雨中
五年侍從羈垣掖樽俎招邀今歲同家醞久為高
客具盤餐聊効古人風疎簾急雨催詩句芳沼苔
磯看釣筒回望崇岡樵徑濕依稀人過翠微中
癡翁俗眼耽妖艷小府仙姿迥不同珠玑鮫盤擎
曉露香浮玉井動晨風紅英承盞花當姬翠盞流

雙葉作筒最我愛蓮蓮似客分明外有裏虛中
歌玉芙蓉高下換飲銀鑿落淺深同四筵生濕侵
窻霧雙蛾挫光入幌風累榭穿雲高滑磴飛泉噴
石暗流筒天公苦解人狂興靜掃長空月正中
兩旬不見甘霖降四野三農憂旱同酒慢忽隨令
尹雨披襟更借大王風常分濃蔭流膏澤花共清
香吸翠筒聞說山公多美政不妨頻到習池中
勛名共願夢龍接詞賦寧誇枚馬同自合長才騰
藝苑還將大雅振玄風音賡岡鳳禪王治律人簫
韶諧帝簡隨客倚蘭瞻北極垂衣軒御五雲中

陳文簡先生集

卷六

五

五

離家五稔悲鄢俗寧許清脩與往同我願賢明先
正化何愁淳朴不還風衣安臥隱無投刺廣漢稱
神有鉅筒回首早承金馬詔激揚更待禁垣中
承明出入恩深重夢遶丹霄此日同輩駐旋坡非
避暑簾開太液好披風人隨絳闕緱山侶樂奏鈞
天解谷筒却念聖躬勞內典慈情能袞直廬中
臨流背麓先廬在青扁高懸與昔同松菊久閒綠
野徑琴樽今赴紫岩風忍看舊案開楸局愁對危
壺監竹筒華表尚存鶴逝遠更闌捲泣夜堂中
夜來花下潘興過邀客今朝諸弟同五嶽余期少

室駕三君爾繼犬丘風香生荆樹聯珠綴丹結芝
施森玉筒京南西堂清夢迥松牕梅壑半醒中
雅志學仙仙未遇閒看幻世蟬蛸同款知天上懸
真籙始信人間有閨風卷捧丹書綠玉杖經幽金
宇碧瑤筒海邊願訪黃門子與客遨遊汗漫中

祀文範日添片別墅候玉泉學師邑彥

一望秋原木黍成橫林如林沙煙平稼軒暫解簪
袍累節屋欣將冠蓋迎雅會英朋科光甲賢祠秋
祀日先庚極星方祝亮庭壽又見德星天際明

聞王泉公與修賢祠述感

陳文簡先生集

卷六

五

五

先賢祠久歇荒涼賢宰來臨草木光廟貌重明看
麗正褒崇有世戴元方雨中古柏喜添翠塔下新
苔潤益蒼舊日潁川生四長潁川今更遇循良

賀王泉趙公親闢六十雙壽

人間難老借尤難况是承顏鼎金爐玄圃變成隨
白鶴瑤池丹叟伴青蒿千年佳氣松河並五夜星
光霽敷瓊花甲共添花縣酒紫泥同待紫雲端

寄賀分教王華川趙翁雙溪六十六壽

春日郡城片洋香思貽秋水奉高堂遐齡人邁非
赤老仙孤家傳謬鶴翔嶺嶺少三花遙獻彩星甯九

曲近浮觴大年共說靈椿壽翁比靈椿壽更長

賀三岡胡翁壽七十

兩藩出入待彤彛真隱園林逾古稀春借醴筵添
壽筆恩移桐陛蔭椿闈雲聯三鳳開袍彩增舞雙
鵝振羽衣更願白頭花下侶百年偕老喜無違

秋日赴許締姻魏少穎宅郊行即事

清埃濃露素秋天郊野寨帷望遠田潦水明橋侵
草徑曉雲逗樹暗村煙兩宗舊締朱陳約一榜今
成秦晉聯更喜松蘿獲倚托蒼岩翠篠晚同堅

宴少穎宅

賓從紛紛百里來畫堂深處綺筵開冠簪喜會高
陽里揖讓咸逢洛下才共醉沅霞浮爵蓋更邀明
月照螺杯看君已得碧山趣還有聲光入上台

坐公寓風節亭

四面牕開竹幾竿一簾疎雨翠濤寒清標自合三
秋爽直節人鶻千仞看此際雲邊欣倚玉有時月
下聽鳴鳶森森君子堪攀戀鎮日淹留興未闌

許還魏少穎徐漢岡王震岡盧許田朱守謙

留飲東觀

西湖積雨負相期東郭攀留又酒卮寶鼎煙消人

醉夢琳宮瑞霽日何時擬琴嘯若皆仙侶化鶴吹
笙臺浴姿吳近紫雲同道派願訂白杜數相隨

陳文岡先生文集卷之六終

陳文岡先生文集

陳文岡先生文集卷之七

七言律體

趙玉泉出錢北園杜消南自扶亭來會

祖錢芳園錦席開小春斜日轉蒼苔竹間喜盡王
獸興菊後欣逢杜甫杯却憶舊遊吟舊句共携新
泰釀新醅臨岐客醉猶攀戀月上花梢人未回

雨中坐後樂亭

十月不冷氣氤氳侵曉雨聲聽外聞雲岫近看還
戀母江湖遠夢豈忘君亭邊落葉黃猶濕池上生
苔綠有紋試問先憂憂底事九原誰起范希文

夜渡大河諸弟送之同濟

迤邐燈光遠岸明凄清霜夜奏笳聲霏霏水氣生
煙霧杳杳波流浸斗衡雲際未分鴈影沙邊誰
伴白鷗盟擢歌一曲蓬窗下更覺孤舟繫別情

訪延津樓舍蔡子斷碑

搜六尋幽涉大河平沙漫草夕陽多人從酸棗題
名氏石共蒼苔漸成磨綠是神明收寶物故教雷
火碎差幾龍麟鳥跡摩莎久可比當時石鼓歌

汲郡景武堂

每觀墳典欽先哲今入封疆益慕之綠竹倚倚其

問田園
民書
四

有斐白圭皎皎欲無疵詩同淇水流遺裔人並行
山寄仰思景武祇今須繼武高風千古有餘師

望行山

太行西北突崔嵬紅葉霜寒遠翠微天險難攀千
騎勝中原登臨萬重圍設停征轡聞支笏欲上危
峯獨振衣更是家山回首處晴雲渺渺白雲飛

過三仁祠

撥憶荒郊問故墟蒼涼祠宇一停車商家城館人
誰共其水波流恨未除但使臣心如日月同教公
論重璫璫演壽存祠俱成事直諫丹衷最爛如

淇北郊望懷潭邑王太傅

萬峯北去拱神州駐馭郊原豁遠眸龍從遙山馳
白鹿盤陀近嶺荒余牛燕雲獨喜無戎馬關陝誰
能破虜酋地下黎陽如何作靖邊一慰九重憂

二首

過彰德謁文敏崔公祠有述和春岡劉翁韻

伺宇重來拜謁餘喜從几閣見遺書梁塵落月儀
容雅門掩春風樹木疎帷座誦停思董傳臯比講
輟憶橫渠千年剩有高風在鄴阜澄流遶故墟
先若共醉的江餘公上蓬山校秘書獨剩一時能

價重同袍四海不情疎
台衡地步嗟何日
伊洛源流在此
崇勝榜英賢
今有幾
長風吹湫
洒天煙

磁州學宮觀射遇雪和璧間韻

霜風獵獵度安陽
磁守新開射圃堂
周禮聞之在此
國孔門觀者如堵
牆制備已占文物
盛樂和自致
乾坤祥趨闕
謾停一日
鐔思親却慰九回腸

明倫堂飲宴同胡鳴山地官喜雪再和前韻

天十月布春陽
偶爾雪洒洋
官堂欲向九重獻賦
頌且看三尺立門牆
尋梅漸無杜陵恩
宜變權勝
豫上祥快觀
當時名諫刻共鵲
錦繡詩人腸

陳圖南先生集

卷七

三

同劉三川登真定寺天寧閣步舜澤中丞韻

七層傑閣萬風鈴
佛頂平臨山色青
縱覽此心常望闕
壯懷舉手可捫星
大千世界原甘幻
二八形軀汝覺靈
斜日倚闌猶共眺
長風吹面酒還醒

和春翁怡椿軒詩韵

仙樹靈分帝苑春
柏陰疎影助精神
共瞻老幹雲霄舊
喜見芳枝雨露新
武接庭堦還曳履
訓承忠孝久
書紳大年更祝
衍壽聰報籌添海屋頻

諸公郊餞至暮宿張氏庄述懷留別

淡雲疎雨酒杯濃
未別先期何日逢
惆悵便分天

上桂吟哦去伴淵
遜松虛窓尚依鵲
班夢伏枕誰聽
鳳闕鍾明發
郊畿堪賞眺
馬啼不禁紫嵐峯

曉坐張氏園亭

春日尋春身未閒
今得身閒春已還
簾捲花亭三石陞
逕開蔬圃幾柴關
藥當雨後紅芳褪
竹向風前玉碧斑
金鑰曉殘青瑣迥
銀魚焚燬即家山

出都城次日郊行赴甲辰同經諸君錢

燕冠鶴氅曉風吹
花圃郊西有夙期
城柳拂人情共繁
宮雲入望意俱遲
微官亦有居官分
去國當存報國恩
天地君親恩不負
平生惟願古今師

陳圖南先生集

卷七

四

坐望湖亭

回首萍蹤十五秋
招邀覽勝是重遊
四圍山色供吟興
萬頃湖光豁壯眸
聚散匆匆南北客
川原歷歷古今愁
慈直思羽化乘風去
碧海丹丘跡可求

登香山寺

珠宮碧殿映彤彤
亭午聞鍾到上方
風帶泉聲鳴珮韻
日烘嵐氣射金光
百層石級丹梯轉
雙樹松陰翠蓋長
何必維摩尋勝境
人間即此是清涼

坐來青亭

峭壁層臺拱一亭
軒窗虛敞舊來清
千尋松閣圍

金地萬疊峯亦展翠屏霞映九華分玉葉雲開五
老合蒼真莫嗟咫尺連天關喜有群真列帝庭

來青亭望月

嶺龍宮近王宸月望望月望尤真山空萬籟寂
無嚮僧定諸天迥絕塵光映珠林千樹白影搖寶
閣一輪新夜深步向青雲立兩地同情知有人

自香山渡嶺訪平坡寺

少訪蒼崖學操芝今晨涉險亦探奇謝公自有登
山屐遠社能無講法師人過嶺頭衣挂石馬行松
頂足騰枝誰將秘訣囊中妙相結幽襟物外期

過清涼寺

一帶名山名翠微翠微深處梵宮扉法傳盧氏來
沙界地自隋朝駐錫飛龍出二青雲每護池泓一
壁早常祈松陰立馬徘徊之更欲岡頭獨振衣

話平坡寺僧室

渡澗攀崖到上頭望中蒼翠四山流丹青像古經
唐宋殿閣形高侵斗牛半日得閒何日再三生說
破此生浮山門無物能為重玉版光瑩綵筆留

回望西山

煙蘿雲磴歷躋攀七日探奇一日還天轉渾河看

北極地連紫塞壯西關展輕不覺羊腸險馭返猶
瞻兔耳山王氣萬年常拱護參差樓閣五雲間

宿李氏宅

朝市煙林分十里村居已近白雲隈塵心初破繁
華夢盛世能無落魄才對榻山窗忻共語開樽野
老豈相猜莫言浮世江湖遠繞出都城即釣臺

九日登蒲城東臺

西風飄颻傍城樓演武臺高豁壯眸碧樹近連梁
苑暮白蘋早報漢宮秋生涯落落蓬雙鬢浮世悠
悠蕪一丘南望頓雲知不遠令人亦動故園愁

秋日滑臺眺望

返照滑臺道轉長落霞秋水遠森芒田家停耒遲
冬種行客塞帷上暮航波漲古津迷白馬流通大
澤接紅羊誰能疏濬平民患底績千年見禹疆

訪歐文忠畫舫齋舊址

名賢出判大河濱一舫名齋意趣深花傍高樓餘
瓦礫臺邊幽洞尚陰沉居官每厭風波惡處世當
存濟險心任使孤舟橫野渡何須碧海早投簪

曉行

蕭蕭木葉淨群峯野濶沙明秋意濃一飯憑誰思

鉅鹿千金魏我學
層龍雲連襄國民風近霧鎖燕
臺王氣重納納乾坤原自大遙遙隨處寄萍蹤

鉅鹿謁唐魏相文真公祠觀元碑

唐宗治敘說貞觀賢相勳名百代看自是英若客
十漸豈綠善諫得三難空祠木落瞻遺像荒砌苔
侵對古壇碑什更看石不轉鑑亡誰照此心丹

出隆平西登堯山

清秋出郭近看山雲裏穹碑突兀間初遠蜿蜒躡
巔徑漸踞虎豹上松關根蟠燕晉中雄峙頂接虛
無獨躋攀一望滔天今底績洛雪漳月共潺灣

拜堯祠

路入空山拜古祠人從中古動遐思石牆猶似階
封土松瓦渾如茅覆茨歌听牧樵存擊壤字看苔
蘚有殘碑更觀舜禹微欄在一體君臣同謨時

宿真定府南彌陀寺和許松皋翁韵

紺樹林間近帝鄉玉毫入夜照迷方香消僧室禪
初定炬傍詩窗看款詳愁听淖泥寒鴈陣喜聞峰
火靜龍荒五更鍾磬殘夢月淡松窻雲滿房

張相照公讀書堂

石堂天鑿四山圍丹閣蒼松倚翠微龍睡洞雲封

夜戶鷄鳴海日昇
非文彌燕國誰就數策中然
公此息機叢桂願隨松隱客
嵒寒不遣道心違

觀順德城西龍岡達活泉水

龍化曾聞在此岡泉深今擬有龍藏每時簫鼓迎
千里幾見雲霖沛八荒草裏殘碑餘斷石樹邊古
廟只和牆與修尚賴專成力不為山翁醉曲觴

坐柳溪亭

雄堞風煙俯郭壘果然城市帶林泉塘間倒映危
樓檻橋跨達分活水川綠蔭淵明原種柳紅芳茂
叔迨裁蓮但將公事亭中了絕勝西湖闊綰絃

夜宿輪龜河寺僧房

燈火春宵歷翠微豈妨昏黑叩禪扉潭深俯瞰蛟
龍窟崑崙暗傍臨魑魅栖法鼓梵音催巖月山村上
室听鄰鷄虎溪相送成三笑正印誰傳惠遠衣

登大伾山

四壁晚巖立翠屏千尋澗頂接蒼冥俯觀二水分
合碧平瞰三山遠近青禹跡西來通砥柱堯封北
去望天庭月明五女鸞笙下猶見霞衣駐羽輶

商中宗陵

國殽沙陂古帝立烏號遺去幾千秋巨碑屹撼彫

鶴動亂風鳴蛇遊末至文章留薄翰明時裡
祀示崇優况今德厚流光遠其湯孫繼聖猷

回降泛舟至艾家口

觀風夜半上孤航月映平河萬里長
忽看雙流清濁混喜聞兩岸麥禾香
星垂牛斗疑通漢風送鷗舟駛若翔
就枕一時聞擊鼓起看曉日晃扶桑

趙王泉考縣令績北上寄送

藟燈雨閣坐元城聞說琴隨上帝京
行路定逢綸詔拜過家先著綠衣明鵬過
六月凌雲起鳳近重樓向日鳴英長
諫臺多嶮巖看君平步到公卿

清豐遇呂王憲掌科冊使過家

玉節金函帝命崇故人再喜遇清豐
傷弓我蜩蟻雲鶴避弋君誠戲海鴻仙
著迎聯天苑直隕關近接日華東
塵泥回首今岐路飄泊西風嘆逐蓬

過南樂會賈松麓

遷客馬行昌樂邑故人作宰此相迎
潁川循吏聞名郡洛下通才見賈生
雪霽平沙明編素水淅淅渡咽寒
聲哀綸祈為塗山下賴有春融伴恰情

輓牛母郭夫人

昨年官邸奉萱幃此夜清霜獨玉芝
孝養喜分君

綠重忠勤計自帝京馳行山雲慘丹旌
遊晉水風寒素懷移况是國哀新綽降
滿天緇雪助悲思

輓高母太夫人

戶外當年拜星躔通家誼重比雙金
二鵬北引慈烏哺一夜南鴻瑞發沉
地接鄭原遠執紼交聯元體為沾襟
蒲城羈宦秋半落况復霜芝露薤吟

討君河涇八十翁李年伯輓章

聖編曾和祝千春風木哀音遽怗神
園比素封能怡老草傳青瑣更榮親
礪溪隱並非熊客蓬海僊邊軫鶴賓
五夜起觀乾斗畔少微南極兩星淪

元戎陳威曉別野會修志再學博並諸友月

下即事口占

月淡花香松樹陰璚琴一曲對知音
相看湖海井時俊共約雲霄遂夙心
魏我日華方落羽攀君風閨暫披襟
春城不醉無歸去短拍清歌夜未深

曉發易州上紫荊時戊申重九日

金飈瑟瑟動衣襟一路峯巒步障圖
河斷遠山流拒馬徑穿危嶺入飛狐
千年龍虎扶宸極萬壑龍貅靖朔
更喜烟烽消白日共知廟廟有良謨

九日壯氣荆高頂北極觀來月半摩廣堂

丹梯盤繞凌霄閣粉堆斜連鎮奠臺覽勝舒千
里日思親強對九秋杯鴈回沙塞隨陽去菊傍仙
壇應節開坐待月明嚴聲靜開城鼓角慶生光

過趙州南橋

驅石拖虹古郡連騎龍仙去幾千年形呈太古經
唐宋勢俯中原入薊燕沙岸澄波明返照孤村遠
樹靄浮烟風塵遷客角與過猶記承恩綠駟還

寧晉文廟丁祭有述

道德宮牆萬仞高漢家秩祀盛崇褒千年組豆光
賢哲百里冠裳走俊髦驥足淹途拙我拙龍頭接
武望君遭三春桃李東風管九萬鯢鵬北海翱

丁祀後北壇省牲早祭

二月河城未解貂前旌風動轉溪橋清平原楚鷺
凰遠荒鹵丘墟狐兔嘯鼓角戍樓催夜箭壇畔煙
燎燭宇膏駸奔忽憶當年事猶披龍澤候聖朝

曉祭風雲雷雨壇簡色庠諸君

海日扶桑未啓暉人家猶自閉柴扉珮聲清切石
壇冷燈火光寒星宿微雷兩助君仲蠡屈風雲隨
我際龍飛職衡順若民為祈玉燭均調願不違

春祭後同儒庠師友餞飲霜臺之水玉堂

湖海斯文會此堂簪裾儒彥古寧昌喜供蘋藻隨
同侶肯逐萍蓬嘆異鄉禮樂百年須後學文章一
代規前良嗟卑傷往非吾事且對春風漫舉觴
首夏過百尺溝訪孟恒原書舍

再過濮南李氏宅

抱村溪水遠迴紫綠樹陰垂高士亭文字逢君非
邂逅乾坤識我豈飄零孟嘗愛客延簪履陳子交
賢聚德星應主未成南郭隱尋真端媿北山靈
天涯謫宦已三霜族姪還經舊濮陽賓似雪鴻消
印迹客如海燕認彫彫翠芭蕉葉人鴉侵座簾蔭稍
新下過墻却憶家園程不遠一樽喜對九秋芳

觀龍祠井

昏黑初疑到上方夜深突兀見龍堂井分爻象來
今古神逐風雷異顯藏白叟听經曾傍座青藜化
綢歌隨裝相看意氣橫雲海且對燈前漫舉觴
飲錢龍化祠話郡守姚雙峯祈雨有感

靈湫百尺老龍眠賢守來寧即沛然事業格天從
此兆飭庸霖雨自今傳雲霓滿慰三農望膏澤平
流萬頃山剎有絃歌宣德政豈無簡冊紀豐年

郡守姚雙峯設餞在聖少楨魏親家憲副暨

親友丁月斌王震岡王雙湖李六虛并予六
人醉後口占以紀其事因東謝雙峯云

數日淹留向許中雖是十里意偏濃斯文湖海皆
知己岐路萍蓬幾見公會六龍齊拱帝喜同五
馬遠觀風古來豪士今休讓一醉須傾百斗空

觀晉祠三靈也

鑿開原是巨靈神展禮常停過客輪渠壚亂分疏
鳳尾哇嚙斜界疊龍鱗晴雷磧下噴霜夜蒸藹橋
邊吐雪晨欲問波濤歸宿處更看滄海浩無津

贈趙成宋尹入覲兼賀子婿同中鄉科

名家積慶從來遠兒婿同攀仙桂株父子借來成
二宋門楣權取配三橋橋芳梓茂家聲振玉潤水
清宅相殊此去朝天燕樂事鳬飛雙引九苞雛

過霍舍郡守陳賓川入覲

當年豪氣過元龍文藻師謨在壁雅出守晉疆先
列郡遠分環派恭同宗身經韓嶺雙蓬嶺路轉行
山丘馬踪二載喜逢爲序友五雲還聽鳳樓鍾
至翼城同學博劉東郭王三泉賈靜軒登路

公軒眺望

幽華高閣仰前賢琬琰詩章滿坐邊萬疊雲山紫

曉日一川花樹帶晴煙亭因臺聳添愁迥城抱河
流取勢偏白晝疑能生羽翰飛來瓊園會群仙

翔山下古寺見梅盛開

冬嶺深藏野寺梅先春爭放待余來金英喜占中
央色珠遊何殊南國開疎影暗香吟客句參攬月
落夢仙才座中盡是文章彥明歲同收上苑魁

登灤池上高閣

山下泉池一鑑明氤氲陽氣帶煙生波翻石眼蘄
湯沸日映金鱗動藻行倚閣俯看分水碧憑欄更
見遠峯青雲山何處迷京闕且向滄浪自濯纓

陽城途中大雪二學官送余三郵詩以命回

潮橋吟客登詩有三白還期慶有年銀海光搖千
里凍玉山色映萬峯寒瑤瑤誰剪水花碎具闕俄
栽愛樹連莫訝廣文能耐冷春風座底是青毡

春暮遊碧落寺

出郭尋春春未殘芳村桃李待追惟玉山復疊圍
屏幃碧澗紆迴繞帶擎一片謾驚風物減三盃自
覺酒腸寬莫傳鍾鼓催歸急燈火穿雲興不闌

登碧落雙閣

滿城風雨怕春歸今日尋春願不違高閣添愁舒

迥望危橋履險識深機心依北闕瞻堯座身向西
林扣遠扉塵世近知成幻夢空門便欲問傳衣

春日訪先文憲舜澤張翁舊居

曾訪流泉到小山今瞻綠壁碧雲閑柏庭仰識霜
臺範竹砌還思王笏斑萬卷起樓開燕翼二難承
闕羨龍攀已知積慶流光遠更有芝泥帝闕頒

春暮陳玉泉別墅登春樓小坐

元龍樓檻倚層穹碧樹瑤山入望中花卉四時留
淑景冠簪滿座藹和風蓬萊歲月人難老金谷壺
觴酒不空大史漢家新奏報德星今聚晉城東

訪青蓮寺

青郊朱夏遠尋芳石磴深藏古佛堂相吐玉毫傳
法幻經留貝葉啓函香宅幽真與紅塵隔山爭如
添白晝長共得浮生閒半日人間此是小清涼

有夏出南郊將有事廻車廟

聖蹟行山並仰高和風曉日引雙旄柔桑遮道摩
青蓋秀麥隨車映碧袍田野碩看人賣劍雲烟歆
助我揮毫憂民戀主隨吾意莫羨封侯歎一毛

登松嶺謁唐衡公廟

丹梯路轉入青冥絕頂孤峯車暫停聲靜松聲餘

氣槩陣殘花影鎖空庭天門試望黃河細雲暮休
愁白日曛便欲凌虛遊汗漫共邀仙客駕鶴軒

漢郡諸君子招謙王泉別墅

芳筵勝日集名流冠帽沉塵襟樂考樂適邈青林羅
廣席陰森朱夏生微寒喜看元愷聯金馬莫厭卑
微次知高仙侶論心多道氣人間不羨九華丹

五月寧山堂試郡庠諸生詩以促之

夏木迎風午蔭清廣堂長日較群英雲噴禹鰲魚
龍化雲欲行山鵬鵬騰莫待三條燃蠟炬早看五
色煥簷樞時因憂旱求多士好作商霖答聖明

壽龐應憲東臬七十

日華東省領群賢歸向林泉已十年青瑣聲名留
諫草碧山事業重歸田無憂靜裡皆成福難老人
間即是仙翹首夜來霄漢望陽山峯頂極星懸

過平順縣

複嶺重巖阻且長壺關儘日到青羊當時自為邀
功計今論誰歸籌策良百堵斜包十室邑兩山橫
迥一清溪更憐斗水分金買極渴賢侯故急方

憩龍祥觀

龍祥琳觀拱仙靈端謂唐皇舊此經清濁總看漳

水合淡濃俱是路山青欲窮遠日曉庵極更上高
樓接香窠好種芝田雜瑤草九重時去獻修齡

宿陵川崇福寺

幾年卓錫白雲隈青綠圍屏四面開手却金蓮從
地湧雙株銀杏倚岩栽泉流碧澗爐烹茗石砌丹
牆字長苔我昔玉皇香案吏暫便兜率講如來

登九仙臺

翠壁丹崖數百尋攀蘿躋磴九雲岑仰穿石洞龍
蛇窺靜聽松風驚鳳音容我乾坤真浩蕩同君天
地幾登臨青囊自有長生藥何待抽簪學道林

陳商先生文集

卷三

七

公行喜雨樂齋諸宗室郊送步韵以謝

冒雨筍輿慰我心凌空鶴蓋更追尋長歌共喜遊
金地對酒還思上碧岑霄漢羽毛難困濕乾坤砥
柱肯浮沉明宵扣憶知何處月滿樓前桂樹陰

遊海會寺承陳容山王及泉二進士見邀

孤塔岩巖登鷲嶺一泓澄澈瞰龍泉鳬飛先集王
君鵲榻下同開陳子筵清吹碧雲香奉梵塵消玉
塵塵塵玄已跨雙壁藍田出仍共仙槎到日邊

登蘭眺望

奇探真搜方外遊憑高共喜豁吟眸周齊腰闊宴

中閭晉魏山河平底收煙樹人家瞻白菴石泉崖
洞是清淨的僧供我青精飯懶眠曾無玉帶留

必水途中雨霽

龍封江海八荒愁喜沛井霖望有秋龍際木苗青
款汎澗邊桑葉綠仍個日烘嵐氣山含潤風帶溪
聲水急流好採歡謠歸獻闕九重正為萬民憂

贈蔣邱奉別

楚國諸王獨擅名百年風義漢東平青雲高閣藏
書滿修竹名園作賦成雨過春池魚共適月明秋
夜鶴同清淮南如我曾為客別去能忘設醴情

陳商先生文集

卷三

八

送別熊玉山以扶亭掌教遷令齊河

三鱣若祥譽不浮遷喬切見氣橫秋江亭酌酒咽
雲重客路分襟笑語優五載芹香遺上愛兩岐交
秀待民謳懸知當寧虛青瑣嗣有徵書下帝州

庚戌八月念二日上御奉天殿頒勅諭侍班

十年簪筆傍螭頭遷逐風塵又四秋宣室忽塵明
主詔堅冰切抱小臣憂帝容肅穆垂衣見佳氣氤
氲仙仗浮此日禦戎需有策誰追方叔壯其猷

冬至齋宿司寇曹郎署

禁垣西畔貫星橫靜室寒床對短檠書讀明經陪

秩祀益虔蘇沐竭誠夢違青瑣無因想署列白
雲有契盟願到水雲窻未曙鳳城霄漢度鍾聲

久客還陪祀

璚堦寶檻三層起班引客臺此得陪陽道是從七
日復皇恩新自九天回燎爐煙上浮綺閣律管春
融飛霞灰奏罷仙韶清珮轉星光霄漢尚徘徊

送中丞陞以司寇主事改本兵謫萊郡節推

幕捲白雲映玉管一對新奏上彤庭絕陳職守身
先去欲竭丹誠官已輕真氣吐時秋氣壯福星到
慶法星明諫垣我亦曾遷逐放晚還期金石盟

陳文國先生文集

卷七

九

書靈椿圖卷為沈翁八表壽

仙根老幹燕山舊海上今移祝大年雨露遙沾天
北極煙霞高卧斗南邊望雲心切圖瓊繪愛日情
深寄錦綸藏通八千方更紀合當百遍慶芳筵

賀宗室雲菴母八十壽

璚池深處奏雲歌王子天孫舞彩袍漢澤派分皇
澤永行山秀與壽山高靈鷲引河東風仙室
承海上苑我亦逢春進介酒聊將錦軸寄揮毫

挽崔荆山都尉

玉簫聲斷鳳樓寒仙苑人虛供事也幾日關河

主姓早時珍玩出民間姚黃踏去添牛園蜀錦裁
來飾馬騶世事少陵悲感在宜將棊奕比長安

宿涿鹿臺館有懷李方村諸友次已巳留題

韻

良朋昨夜憶談玄南國燈花定有占雨露獨承分
陝命烟霞誰卜傍松田群龍振翼扶黃道雙鯉留
情寄素編惆悵萍蓬如宦跡歸朝遙計是明年

宿定興次韻

燈火春城款二更通宵常事戴星行封章昔效高
岡鳳淹滯今慚喬木驚幾處謳歌聞責劔誰家院
宇聽吹笙光垂台斗無黃潤喜看中天午夜晴

定興早發次韻

魏闕秦關道路長誰安燕寢凝青香川原泛綠鋪
春色車蓋飄青映曉光但使窺縲能洗雪願教陰
谷早回陽王孫况說歸來晚寸草萱花在北堂

再登定州塔

昔年曾上十層巔今日重登駭若僊鳥過雲前
鴈墮僧綠剎頂出螺旋遠川村樹浮春霧近市人
家起午烟紅日白雲南北望君親千里此心懸

新樂遇丁祭拜先師廟同大理熊明軒時孟

邑侯洛川亦辛卯同年

千里星輅逢舊友邀予丁祭謁賢宮澤存過化衣冠盛報在明裡禮樂崇人滿芹池歌振驚客同棘寺遇非能當時魯國尊司寇弼教誰追百代風

宿趙州行臺感舊因憶浹濱杜吏

憶昔承恩慈母將椒花獻頌在斯堂一鳴斥落更三地再捧音綸已六霜平棘城高蒼靄合太行山近白雲長橋邊浹水東流去却憶賢人住水陽

內丘道中

沙起城邊二月中田家望雨日多風愁聞虜騎三

陳商先生集

卷七

主

暮壯忍見逃亡萬井空菜色有人需拯救楓宸何

術慰疲癯鵲山醫扁留祠廟願爾能醫百姓痼

春日會張南溪書樓同劉濟川諸友

春風開宴應奎樓四座巾衫憶昔遊林外漫飛紅雨陣燈花共勸紫霞觥彭罔不改乾坤秀泊水常涵今古愁况是王孫端恨晚萋萋芳草在汀洲

壽外祖母張逾九袞

人間上壽地行仙况是慈軒福慶全履曳正卿揮錦軸烏飛明宰致華筵冠裳兩見開佳宴鶴鶴仍期祝大年並喜五萱傳壽骨願同難老後於天

題臺閣獎母姊趙孺人貞節

節操冰霜誰可追更難無倚又無覓買主鵬賦人先道趙女鵲孤志不移幾句拍升千載恨半生茶

別墅望蓋堂邀靜泉諸公會飲立秋前一日

便節來過錦里遊堂開三徑背雙流招邀阻一旬雨冠蓋何妨五夜留花下園基銀漢轉仙門飛羽紫霞浮東君豈是攀宵宴明日西風屬早秋

出莊梅圃再飲蓮筒

靄靄輕陰九夏涼酒闌留客更徜徉雨餘幽菖金

陳商先生集

卷七

主

塘溢風送茶蘼石檻香自昔吾師稱痛飲而今君子愛清狂林梢雲際露微月莫管東方海曙光

北亭候尉氏尹魏蓮崖同張靜泉公燕坐

園林新霽絕氛埃遶客郊亭步綠苔柳映金塘天

接樹倚承玉露地聲杯輪和喜近西成望積雨愁

為南畝炎明府筍輿勞遠出能令帝澤遍蒿萊

景色蒼涼雲水涯隔林茅舍午煙炊因聞車馬凌

晨出故遣樽嚮向早移細數幽花開曉砌聞香墜

葉下秋池習家風物今昔有但願山公倒接離

題袁弟趙貞村東林別墅

題袁弟趙貞村東林別墅

君家積善應餘慶四世家門託汝賢每奉慈輿惟
竹下時邀高蓋醉花邊迎仙洞落天光近延秀亭
開風物全把酒東林何所祝願看蘭桂滿階前
劉龍田見招借令王甫原南河序堂與松謙
集

見龍兩世際文明再覩田龍作瑞禎原上雲連台
座動河中雷引禹門聲堂開鴈序敦天樂砌近萱
慈展孝情松嶺三花仙樹舊今森五桂與同清

秋夕許昌魏少穎池亭同穎南八君子讌敘
用古韻一律

月上高城照碧山烟蘿翠篠簇杯盤池灣九曲通
銀漢樹映三珠傍玉林景到輒逢詩句就年來數
會酒腸寬八龍穎水今宵宴幸我叨隨會列僊

靈井祠

水有龍潛靈可知此因龍井建神祠松稍雲護千
年鶴池底光搖百尺螭歆共銀河洗虜甲且分玉
液種僊芝烟霄一宿清人骨秋月寒潭味自宜

六盤李宅讌敘

烟漸蘿絲倚柏松屏開孔雀映芙蓉一門舊日飛
三鳳二妙年來足八龍褐蓋多冠飄謫謫金腰象

笏積重重拜瞻壽母瑤池上紫詰還看幾國封

六盤錢連右峯南庄用前韻

三徑門前茂菊松一樽席上唱芙蓉清秋幸親連
城壁佳會先登李氏龍地近三山蓬閣接姻聯九
棘錦花重古來四海皆兄弟况是鈞駟秦晉封

三菴祠

當日謫仙無定居空餘古木映寒蕪眉山秀毓生
前里汝水流環沒後墟萬里飄零兩丘骨三翁文
字一家書而今山水猶清勝待我懸車近結廬

秋日登風穴山白雲寺同遊者汝守裴君陽

南

五里青松映碧泉幾層寶閣現金僊穴開山澤原
通氣洞啓清虛別有天萬朵芙蓉雲際出九苞鳳
鳳日傍鸞叨借五馬尋三乘豈是空明老禪

觀大慈泉

詎人卓錫此山清泉引方池一鑑澄碧澗曉聲春
雨落香林秋影旭光晴若無虎嘯風常動壑有龍
藏雲自生再憇濯纓期後約天漿且對飲霞觥

崆峒山廣成觀

至道何人斯處留赤成玄圃即丹丘千年陵谷今

多換三島蓬壺昔此浮東嶺金霞封恠洞西峯玉
水護神遊我來雖為星輶過僊跡常存物外謀

懋龍泉寺觀泉

層陰見月龍泉勝烟雨菴能引我來欲懋珠宮夕
景看却愁玉宇暮雲開山非天柱孤峯迥水映冰
輪七寶臺囑付衲僧勤試驗好傳奇事待予回

雲夢山鬼谷洞

不見青谿洞理人松風蘿月幾千春萬方虎闢此
真隱數卷龍輶曾共論三里陰森垂玉乳一潭清
徹隔紅塵予心素愛烟霞侶聞說高踪意自親

陳文簡先生文集

卷之七

奎

高泉洞同斗山諸君讌集

主家曾洞寒烟霧飛瀑珠簾琴瑟鳴白石清泉消
客慮金風二樹動幽情秋逢宋老悲何壯山遇謝
公險亦行湖海斯文卜道氣古人傾蓋即同盟

張氏水心亭留飲

宦海歸來專一丘芝泉高挂桂山秋已離城市少
塵想更設池亭候客留君守丹砂龍虎伏我同玄
圃鳳鸞遊一宵風景尤佳處萬里水輪天際頭

登三途山二首

蜀地根盤脉逶迤周家形勝立封基三千虎奮興

師後八百鳴圖真鼎時熊耳西來一派遠龍門北

去衆山奇清秋共眺同登日欲慰山靈一寓詩

雲燈丹梯路轉深群山萬壑氣蕭森誰開彩幄迎

僊客共駕鸞輶高會臨此際胸前鷲鳥過有時澗

底聽龍吟鼻真不用蓬壺遠即此烟霞是道林

望雲陳君長春亭讌會

家起元龍百尺樓讀書近闌林塘幽地連蓬苑三
山近水效顰亭九曲流雲外笙簫明月夜坐中花
燭碧天秋附前蘭桂森森茂一笑烟霞傲五侯

贈陳蓮峯

陳文簡先生文集

卷之七

奎

君翁兩郡蓮花幕君住蓮華一派峯玉井生成金
齒苗青天削就碧芙蓉幾年夜雨吹墳史三徑春
風種菊松報道德星今夕聚高賢不忝是吾宗

謁邵子祠

盛代賢人聚洛城獨將數學主宗盟千年運會開
皇極數卷圖書碑聖經墓草青連蒿嶽色祠荒寒
咽伊河聲尤憐祠墓無人主時歲儒生奠一觥

邵子文樂齋

嵩名安樂主無名春晚花朝遊洛城開弄化丸含
造

逢世大平勝蹟洛陽多蕪沒窩前竹木自餘清

洛城懷古

西去秦關道略長東經洛國暫倘餘銅駝金馬餘
芳草林館津橋帶夕陽墓失碑碣疑漢晉址存樓
觀是隋唐應風雨占休增慨但祝明朝萬里疆

遊桐洞山二首

青崖碧水走回廊紫玉府丹霞似赤城不向高山尋
橘樂却來幽谷對楸枰機關堪比塵寰擾勝負休
爭浮世名何日帝閣求蚤退管教鍾鼎白雲輕

遠尋石室愛探奇雲裡笙簫一派吹招隱久栖叢

桂嶺求仙常傍洗丹池泉聲幽咽龍吟慶松影參
差鶴到時試上紫蘿高頂看石盤猶有着殘基

魏處士草堂二首

烹茶燒葉刈蓬蒿地迥雲霄見羽毛閒引兒童教
鶴舞却聞使命抱琴逃君王圖畫觀常勝宰相傳
呼顧襁袍高嶺巖難可同調清風石代仰猶高

高人亭檻紫山隈茂竹修林幽徑開洞門霞藏
日月池中風縹緲雲雷台衡不到畫綸與繡帛難
招召鼎才宋主當時誠審象畫圖今比漢家臺

秋日登七子宮玉皇閣用謝岷山韻

層棟凌虛倚寥寥河山滿目興偏饒東馳萱念松
峯隔北抱葵心魏闕遙昔列清班供瑣闥憶趁香
案引宸朝五千言在尋烟駕十二樓高空霞標

望氣臺

至人原自識仙風瑞霽升光遠鬱葱靈蹟才辭周
柱下祥氣已入函關中不從紫氣臺端候何得青
華觀裡逢款訪乘牛求寶符願隨鶴駕過瑤空

三石堂望峯山

巖巖峯巖不群遠觀蒼翠更氤氲帝軒湖鼎留
仙跡神禹山圖勒聖勳粉映雙城危岸隔清流三
水秀原分五峯高架凌雲筆翰染邑賢名世文

陳文同先生文集

卷之七

天

陳文同先生文集卷之七終

陳文剛先生文集卷之八

七言律體

同州公署和壁間韻

馬翺從來名勝州南溪亭下俯溪流三冬星旆心
獨苦再宿霜臺夢亦幽驚載千年金塔曉龍噴九
派王泉秋郡賢先後居青瑣諫草還多人告猷

九月三日登華山二首

三峯如削倚天壇風磴穿雲十八盤幽鳥一鳴山
益靜長藤亂挂石如攢素華開應金商節仙掌高
扶司寇冠欲借山靈洗冤枉泉流玉井瀉清寒
陳文剛先生文集卷之八

少華山潭用文谷風泉二公韻

澄潭遠際山為岸山接天光當面青月映蟾霄開
兩鏡漢道牛渚抱孤亭浸涵地軸疑無底化轉天
機豈有停萬斛玻璃同盞色馮夷出水獻仙醪

華陰赴洛南山行

入峪崎嶇二百里鳴泉帶洞咽寒渠鷄聲茅舍山
村遠雅噪荒祠古木疎雪滿征鞍秦嶺馬風欺官

錦華陰驢一封我亦曾遷客恩放金鷄乘使車

謁倉史書院黃崖李叅伯燕敘

當面山橫文壁秀松節月影動寒雲堂開乾阜層
巒合池引蒙泉一泓分試看蒼苔餘鳥跡更于玄
水見龜文檄垣席散人歸處古寺鐘聲杳霽聞

四皓祠二首

西山祠下一停車疎木寒蕪落照斜千古聲名高
日月四人形跡共烟霞冥鴻已自逃秦網羽翼何
圖入漢家真道當時終不出能知去就更堪誇
遺容鶴髮羽為巾一真椒漿採澗蘋簞策蕭曹當

陳文剛先生文集卷之八

後駕卷舒巢許愧非倫老來總墮留侯計歸去終
逃漢祖臣誰說清風仍可繼眼前不見茹芝人

過虎嶺用白洛原山陽壁間韻

霽色寒光映雪山山腰細路曲如環六龍轉日天
回首疋馬穿雲客苦顏樹列畫圖千仞底崖藏籬
落幾家彎刊平虎亦聞風去幽鳥閑猿自往還

虎嶺東望天柱峯亦用洛原韻

遙看孤嶂挿人奇登躡肯辭助力疲真隱自甘木
石伴仙人獨抱雲霞姿壯遊每喜尋幽勝世路何
勞慕坦夷晚歲遠求高守帖芳鄰近卜漢賢芝

梅花舖見梅有懷是日小雪

誰以梅花名此地臘殘嶺際見黃梅芳姿豈占先
春艷清韻還當晚歲開巖日微微輕雪舞谷風習
習暗香來一枝折寄同心友欲待京師驛使回

鎮安山行即事

東青巖畔晚尤清水拍山桃亦自帶帶雪黃楊色
鮮好經霜紅豆翠分明香檀芳氣含風遠刺柘圓
珠映日晶遲暮招尋三支外諸君同作歲寒盟

宿青峯舖館再用前韵

行人盡日在溪山溪曲山迴繞壁環山色已能餐
野興溪聲端為洗愁顏翠巒夾走七十里碧水縈

紆三有灣日暮長亭聊憩鶴恍疑人自赤城還

洵陽道中

征輶盡日溪山裏霽色遙有淑氣還風涼一川金
耀彩天晴群壑翠浮煙編籐歷亂園蔬圃排石杈
杆護麥田落日漢江上望地連楚蜀浩蕩邊

洵陽浮漢江至石梯

簪嶺三旬星旆忙今晨雙槳泛滄浪經霜水帶疏
璃碧近暖山鋪翡翠光殘月墮波小尤淡晨霞映
水澗仍長美珠解佩渾虛事祇想同登仙客航

分守金州劉亦齋專經閣邀譙對雪

層樓雪洒泮橋清方岳邀賓雪裏迎曲檻撥簾疑
月色行厨烹茗作春聲左垣風厚紫微省東閣今
承瑤草情川蜀文翁兼政教立門夜恐候諸生

訪香溪洞阻雪不果步遂菴楊翁韵

翠嶺丹崖千里重香溪因雪隔橋東玉樓銀海迷
蓬島瑤草琪花失閨風詩句洞邊人欲讀碁碑石
上路難通王猷寧阻山陰興豐歲還收滕六功

入洋縣道中

玉冊遙瞻大白嶺赤書近渡小龍溪偶舒望眼便
開豁况覺征輶離險躋沃野平千里去金城歷

歷四山齊開情更羨村居美春綠池塘水滿隄

除日坐城固御史臺後竹軒偶成

四年四地經除歲今歲除宵在漢川青鏡光陰容
鬢改綵庭第妹客心懸筠軒竹破厨人爆柏館枝
香屠酒傳龍幢演儀逢此縣遙添聖壽上雲邊

元旦次日立春遊寶山寺同春元方昇岡廡

鄰軒

赤城近在白雲隈聯轡還看雙壁來翠水分明千
派潤碧山層疊四圍開人尋勝地携新釀春到空

明長舊若早見漢廷傳姓氏二君原是制科才

立春日遊寶山寺是日白子隨行

寶宇大開分惠有金鑾殿金蓮地湧累
千巖若何芳數百靈芝英絕隨虎曆換綵
已入宮庭好乘春今宜皇澤應見仙鳧傍帝鄉

遊斗山用寶山寺韻二首

春亭福地盤旋去嶺自慶山迤邐來丹室深深
洞啓青溪曲曲五門開松稍動影棲玄鶴石上題
名繡綠苔思擬雕龍作短賦香成吐鳳愧長才

春到春山嵐翠融丹梯高處啓珠宮金泥玉簡千

陳爾先集

五

年閑玄圃青城萬里通漠漠秦山遙得北明明漢
水近流東歸途羽駕乘風去回首笙簫在碧空

人口坐漢中臺玩芳亭

秀挹軒窗十竹黃楊更對玩芳亭禽無雨雪窺
金勝鴈少音書下綠汀遠客逢梅腸欲斷官情看
柳絮愁江邊詩叟同袍友一笑一談忘兩形

將置錢雲江招讌同傳築野

高臺今日聚衣冠漢主當年此拜韓月下追鞍三
傑過天邊授鉞萬鷺看春陰想見風雲合城樹猶
疑龍虎繞時際清平無勝集詩長擣引亦登壇

十五夜錢雲江邀飲恭臺同傳築野

漢陽江頭逢上元金蘭三益此開樽九枝火樹融
霜館十里燈城似絳園對飲真同昆仲侶清歌直
應披吹繁幾年契闊今來倒樂極翻愁往事論

上元次日登漢中郡城樓邀雲江築野

縹緲聲聲突兀臺春幡綵幄綠樽開入城遊冶紛
穠李背郭園林乍放梅圖繡江山真一覽萍蓬踪
跡可千杯九衢百戲隨風物鮮道星軺問俗回

同傳築野訪中梁山寺步韻二首

春江早渡舟為梁鴈去沙明兩岸霜日照山花空
佛界風來岩桂散天香千峯回合連屏翠二水交

陳爾先集

卷六

六

流拖練長端是西林曾有約白雲司卧白雲房
江邊極映幾家村雙蓋穿林共探春花鳥少梁真

富貴雲泉太守總清貧論心今日龍山畔回首富
年鴈塔人臺史只應勤奏報德星漢水聚荀陳

翠微亭同傳築野小坐用洪兩峯韻

停午鍾聲到上頭迴廊小院境清幽金銀不見雲
間閣遠闌何處海畔別喜遇虎溪同笑友願隨鷺
嶺幾宵留莫愁臨別難消却剩有松濤碧玉甌

漢江夜泛再用前韻

尋春歸去到江頭春棹山陰景亦幽乘興蘭橈輕
雪浪何期綵鷁困沙洲風前笛弄滄浪晚月裏簫
橫赤壁留聯句定教詩滿卷頻斟莫惜酒盈甌

謁飛鳳山馬伏波祠

回首當年馬伏波馳勛銅柱定如何報君萬里丹
常在教子數言耿不磨汨沒墮為千載夢儀容飛
鳳一山阿平生載政心終白漆津東流芳譽多

謁李杜祠二首

豺虎中原日月昏側身天地幾家村草堂尚在東
柯谷秀句常題西嶼屯官退披垣城落魄客遊隴

陳商先生文集卷之八

七

蜀蓋銷魂文光萬丈同祠廟李杜齊名詎更存

百代宗工出一時千年俎豆此同祠少陵自負有
神句太白獨推無敵詩泗水梁園誰共醉江雲渭
樹起想思賡金和玉盟壇歌寥落希音騷雅祠

臨溪楊憲使同遊華西天竺禪院

何處飛來鸞嶺宮雲山西去接崕峒低圍蒲座禪
方定高振金鈴音在空文雀蓋留文祖澤繡獅旛
繞繡佛躬清談此會草玄客詞賦應過西蜀雄

濡川楊少參守泉王念憲邀視肇昌書院

兩君山斗重聲光招客同登明德堂學業古來

孔孟文章今日屬王楊花盈綺歷氣賦吹香傲金
壺秋露長叔問皋陶原在泮鳳飛鸞舞萃冠裳

登五泉山寺閣

背山危閣倚闌干勝日幽尋春欲殘夜雨飛巖鳴
石溜晚風拂席傍梅檀山連翠岫蜿蜒龍尾河帶洪
濤振馬寒有客並誇天柱秀願飛羽翰到峯端

肅藩命官僚設錢望河樓

樓對金城翠靄輕開窻萬里河流聲心朝滄海終
非曲原出崑崙本是清入座水從天上至隔橋人
似畫中行更看星宿祥光遠千載銀潢一派明

陳商先生文集卷之八

八

撫臺崇溪翁鎮城修文堂招燕即和翁韵

烏府初成有美堂朱明啓候送青陽邀賓開閣書
聲近移席穿林花氣香崇蔭龍分椒影合谿流羽
泛酒泉長紫邊塵靜多清暇閒寫新詩在粉牆

龍潭劉大巡井州振旅堂坐讌

鷹揚練武畫旗閒多史論文此列筵金奏清和井
塞曲玉缸傾瀉是甘泉九重雨露中天沛萬里風
雲此也寒繡斧過君龍勒外絲綸記我鳳池年

總戎姜東臯遠餞同憲使張永石年丈

晴日樓頭畫角鳴旌麾遠送臨城金樽頻勸三

入共玉臺飛談四月清黃石圮橋麻練武丹書
水樓論兵方今待相求文武寵詔行看入帝京

贈別永石張憲使年丈

嚴更刀斗徹宵鳴星宿光寒不夜城萬隊雲屯鐵
騎盈三秋塵靜玉關清漢家塞下無庭暮苑老宵
中有甲兵聚首匆匆復悲別曲江同醉憶神京

贈別姜東臬用永石張兵憲出塞韵

天山神箭羽鵬鳴西北能當萬里城三世元戎皇
澤遠一門忠義祖風清吐蕃稽顙求通貢台吉移
營乞寢兵好將勛收陝右三錫早下五雲京

東樂途中遇雪

滿室飛雪舞迴旋姤殺楊花大放顛乍見黃雲
四野即看白浪起長川玉龍有萬拋鏹甲堆圓
千降鶴仙塞下有田方苦旱願消澗水出祁連

入山丹城

古戍刪丹舊月次遙看群木暗仙隄青衿候廟還
清藻綠水穿城入圃畦地接金川春浩渺風連玉
塞夜寒迷井泉尚喜無烽火愁聽雲中多鼓鼙

望龍頭山

幾年豹尾侍仙班今見龍頭塞上山月照 庚

亢旱霜鱗高許士躋攀奇標直挂黃雲際速報
陵青海灣欲借山靈玄甲萬河邊擊碎虜巢還

新河即事

停午河城捲暗沙盤發移自總戎家樽前屢出鷄
尸豆厨裏先烹懶卜花雪後遠山供塞酒風前斜
日送胡笳殊方盡喜天王地恩施何愁萬里槎

水泉驛舍見燕

已過春風四月寒呢喃雙燕未垂簾天涯傳館原
為寄社後歸還又是年多少謝家開畫閣差池秦
巢宿修椽要知宇宙皆逆旅碧海烏衣別有仙

永昌述懷和璧間韻二首

玉門只在燉煌郡紫塞仍看朔漠臺雨露陪虛
瑣閣雲霄獻納憶蓬萊五年使憶將春到萬里孤
槎泛斗回玄圃瑤山聞不遠勝遊何必訪天台
記得往時優詔許承恩將母出金臺每思衣職還
供俸且喜班衣暫舞萊河隴今勞千里麥輶輪原
擬隔年回遙瞻北極連西極敢羨中台映下台

同馮遊師坐古浪社氏池亭是日聞警二首

主人景物自天然訪勝相邀入紫烟老後將軍不
好武城邊林館即如山雲山四面開圖畫流水潺

尋送管絃此日折衝樽俎上試聽窮虜遠奔還

征南元賴杜家聲武庫羅賁貯甲兵有子庭前竹

至樂無憂身外總浮名園林自與烟霞共池沼閒

尋鷗鷺盟偶隔北城邀道侶西原佳境更雙清

莊浪馬參戎宅賦用范柏峯韻

歌鍾高會金城外胡騎合圍王戎東驅虜君追龍

勒帥馳勳我聽燕然功請看半夜崑崙奪早息通

霄烽火紅累世漢家名將種伏波銅柱有遺風

簡范兵憲柏峯舊太史

曾見題詩在木天即看南省列曹仙聲名借鎮龍

陳南先生文集

居塞藻麗還推鳳掖邊千里雪山移舊幕幾年青

海靜烽煙從來范老曾中富西賊真令破膽還

書曾西崑號卷

曾瞻紫氣過函關西望崑崙又得攀銀漢真通星

宿外理池亦在閩風間高標此欲求仙往先世常

聞破虜還已著威名功報主赤松晚節乞歸山

僧房邀客話和韻

昨尋道侶真崑崙右今許相談借講筵香雲幾杯傳

法界閒雲一片在青天樹變尚記中臺柏坐對遙

同遠社蓮喜晤天涯莫惆悵臨風長嘯共悠然

入古鄯回望莊浪

山空草白轉輶車憶昨莊南五月初百里懸軍無

幕井兩傍番族有窮窟入遄便覺烟村接近鄯仍

看風物舒愁恐北來烽火急一時收保莫教疎

愈寇趙潛齋總帥孫麟川固城南池迂會逢

謝與視督學

夜雨開城草滿庭安遙樓下午車停荒涼累月栖

山驛清勝今辰到水亭海內交遊心谷素天涯聚

會眼同青麟腰象角相輝映後分訂盟豈浪萍

少保王石翁固城北池亭錢謙

陳南先生文集

亭開池上對峯巒柳幕苔烟洗王盤日映仙容烏

角雪湖明繡服鶴頭丹遊魚舊聽尚書復飛鴻今

占宰輔難聖主酬勞均內外三邊六載已全安

入古靈州城

荒沙蔓草野蒿腥忽見山河抱地靈渠堰細分金

積潤峯巒遠送賀蘭青漢家形勝原歸朔唐代興

圖已屬寧夏謂少安輕虜備將軍期勒燕然銘

夏城南塘鄭總戎設餞簡撫臺張東谷

長夏陰陰水接烟將軍清酒載樓船遠山倒浸清

浮座高樹隨波影入庭胡月不驚黃峽口

熱黑山田主人後樂還希危豈慕風流學水仙

石潯南川壘間韻

十日星昭往復過傳聞市馬虜情和牙旗畫捲三
城戍組騎秋閒五夜歌月照金梁鄉夢遠泉經鐵
柱客愁多驅馳王事丹情忙回看霜蓬上鬢何

寒村蕪大叅北城園坐飲

北地城中見大蕪一談一笑足相娛林開何氏園
城隱池過山公興不殊整架青松移雪洞亭消赤
日坐水壺君家舊記無三絕看寫新詩在畫圖

過合水

城下槐庭城上山聖公泉出嶺之間地開城勢胡
麓細門越山形阜筵灣層疊下家岩洞落交流二
水板橋開瑣垣舊識神明宰列舊坡梁翰班

邢庄驍行

古縣東邊百里程面山臨水驛樓明群山合處白
雲起亂瀑飛時丹壁清愁見戍兵填北戍喜看禾
黍兆西成幽情款拂懸崖石紫筆玄書王字橫

望郿城

城倚龜山對壽峯丹崖翠水繞重重平原草樹連
蒼峪高巖雲霞接粉塋東谷碧波千澗落西岩爽

幾仙從却思韓范當年事經畧宜追百世蹤

崧野同登城西宋公山堂

崧野道人自姓朱尋幽招我郿山隅誰開陰洞令
嵐霧更散虛堂宛畫圖人卧少微星宿伴鑪封太
乙鶴松乎幾年兩室三花樹卜築鄰芳二老夫

市義村

西望梅柯嶺下路路人云此舊義村一官妻子綠
何寄千里蜀門已是奔尚有赤雲吞日脚空餘烏
雀噪柴門無情鳴咽三川水似哭來陽江上魂

謁杜子祠

松影苔痕映宇扉少陵儼範尚依依百年治亂憑
詩史一奏騷陀是諫闢供奉自餘青瑣夢拾遺誰
惜白頭歸許身稷與官牢落何恠當時願拂衣

延城晚眺

金城粉堞倚雲螭寺下延河一水寬萬宇簾櫳烟
靄碧層霄樓閣氣流丹摘星臺迥青山舊幕井亭
高古戍殘常得當時經畧在遙連北極萬年安

登上郡西寺

曉尋幽勝出郊廛拂霞煙輕輶祇樹遶群岫平臨懸
白日千家俯見起青煙湯池河抱雙紅遶鐵壁山

圓五虎連傍有蕪恬荒塚在泉流千古尚鳴咽

登上郡南山望月

丹輦粉雉映青山山下雙流遠翠環風遂樂聲蒼
靄際水輪萬里海雲間榆邊凄切胡宵迨桂殿扶
疎土早攀庭下長松老龍瘦赤霄玄鶴任飛還

靜寧臺館次壁上韻

劉慶青山便問名煙嵐每日馬前生近涇更是關
西界通渭初離隴右行石峽雙門連嶺斷翠屏疊
錦接雲橫桑弧已定男兒分何憚恩報萬里征

王靜所周少川邀坐平涼城北萬竹園先過

暖泉池看蓮

當年愛菊稱陶氏此日名園竹萬竿已報王猷開
徑閣先從周子過池欄三君座上清風滿四美亭
中翠色寒今會松偃攀鶴馭明朝隨鳳隴雲端

登崆峒頂懸眺豐亭

秋林五色錦霞鋪八月崆峒似畫圖萬壑浮烟迎
羽節五峯飛觀即蓬壺仙壇映日遺宮在塵世延
年大藥無天遣至人開至道我尋真隱授真符

涼郡城南道中

涼城晚出向南轅神策名留東底村聞道三邊已

馬市緣何五郡復兵屯山幽雀叫還爭關野曠戢
鳴似訴諠秋雨銀河欲注瀉乾坤洗甲共民寬

憲副錢雲江年友同上鳳翔北城樓

春日南樓望漢洋北樓今共上岐陽淒清風物三
秋杪快帶河山四顧長客裏情深尤恋別醉中句
好莫教忘鳳峯鷄嶺周秦地翹首紅雲拱帝鄉

登釣臺

八十歲翁知我到三千年我識翁情垂綸豈意丹
書出佐主應教鳴業成滕印石邊常共穩心隨水
上自同清我婦欲掃崧川石不必磻溪與呂爭

過涇陽逢初度

行遍三秦非浪遊山川人物卷中收懸弧志已馳
車馬把劍光猶射斗牛涇水晴雲心喜看瀛洲春
草鬢鴉秋喜原極目崧山左消曲蘆華堂北樓

過唐武氏父順陵

門楣端不羨封侯眠底唐家已是周鸚鵡難回千
載夢麒麟空卧九原秋滿朝當日多巾幗三尺今
看俱上丘獨有惡名誰洗得涇河依舊尚東流

同王僉憲曲年兄訪說經臺

草樓今日啓仙壇紫氣當年在此看遠近峯巒迎

翠蓋高低殿閣黃冠千千柏蔭石牛卧十月松
風金夢寒辛與王喬同駕鶴瑤瑤訪訪玄丹

訪鄧西空翠堂溪坡舊迹

蒼老荷乾霜滿林水邊景物尚蕭森白雲剝近飛
晴影紫閣峯高送晚陰覽勝誰能追杜子好奇今
亦以岑參碧山人去開亭在惆悵西風此獨尋

過草堂寺

曾聞大士此翻經僧寶原來屬地靈雲引山光穿
近廡松節日影滿閒庭鶴隨仙駕尋樓懸龍化人
形傍座聽舊日客遊今在否獨留碑刻映蒼青

鄧縣赴藍田道中

燈火宵經御宿川神禾原上曉含烟林綠漠漠
村且樓閣重重巖嶺仙雲際連池開有邑天邊花
雨墜無過此間山水名佳勝况有人家在關川

宿棧光孝院

建壇高慶明霞引樓殿靈動遠通靈鎖玉台丹
路接岩關三洞碧雲封唐朝舊訪翠微寺聯志新
標黃閣峯好向終南深結屋赤松玄鶴侶仙蹤

文公韓昌黎氏廟

諫垣我亦一封書尊嚴蒙恩又召予山斗名高誰

此似衡湘路遠獨何如異端餘骨面無氣千聖傳
心道不沮欲真椒顛來廟下雲深松桂蔭塔除

即事一律僕仇駕以異謀被刑聞詔賦此

雲司前歲叫楓宸草疏曾攻駁臣惟碎作威持
大阿大君有命降音綸一時早奪毡裘氣萬里如
添鐵騎陳寄語主恩端莫負共將忠赤答堯仁

贈齊捧郡庠生李文卿兼訊迺舅盧書庵

匹馬西風挂殺仙丹書捧下九重天斯文湖海三
杯酒此會雲烟一幅箋紫禁回瞻雙闕近玉山正
對兩峰寒渭陽情厚君須勉接翼盧耽雲鶴騫

過鄴冬夜訪謝四溟不遇

月滿瑤臺仙路遙詩仙騎鶴海雲霄人傳秀句變
三謝才重明時勝六朝此日兔園誇雪賦往年燕
地想風標洹川欲鼓山陰棹知在安陽第幾橋

梅圃莊司訓陞虞城長教

君是華陽國裏人錦江玉壘助精神藟家格調文
章富杜老源流詩句新五鳳修時傳巨斧六鰲釣
慶搜長綸門墻定有倫魁士到處梅花一園春

劉母黃太孺人挽詩

姑侍理池王母仙班附自列綠華前慈城霞錦迎

為主芝蓋雲駟召暫還附鳳諸郎科蚤擢九熊慈
訓素能傳玉簫聲徹金貌冷仍看綸章貫龍遼

挽蒲邑王雙泉

整服綸巾太古民才迴花甲遽湮淪正宜鳩杖近
賢社忽報鶴僊觀帝宸子守一經遵禮義俗從三
善播清貞銀臺近作逸人傳讀罷秋旻對愴神

送兩城趙君內黃長教

彈劍高歌志不群燕臺邂逅喜論文行將振鷺興
周士先此登龍會李君秋殿十年攀月樹春風千
里采池芹水晶盞在資調鼎入殼英雄是策勲

又代人

玉塵高談每共尋金罇良夜數開襟情深夢裏松
蘿契誼重庭前桃李陰黃水遙連洙泗澤青衿切
望斗山臨都門曉日添惆悵那更相知別酒斟

北菴鄒君宰即墨

膠東禮義古稱賢邑宰花封近海邊政暇行看書
帶草心清坐對墨山泉澤通溟海滄波潤思入春
雲島嶼閒聞說青齊有群盜掃平應不數田單

南山賈君宰雲縣

月殿雲階昔與同除書新拜大明宮琴鳴不羨丹

似地應憐村來紫閣風當日建安稱郡下今看賈
誼赴關中懸知為政多清暇覽勝尋幽詞藻工

孟葵菴宰平谷

除書先捧亦遭逢日霄天曹藻鑑空軻室風傳宣
聖訓燕門雲擁帝堯封皇都形勝銀山遠紫塞遼
迤鐵騎雄峙看雙鳧朔望到來朝五鳳闕庭中

李西野宰河間南皮

有人玉立整而修墨綬銅章呼你侯畿輔共宣千
里化恩波同播九河流飛鳧仙駕青霄往射雉高
臺白日遊頻歲征輸此縣苦惠綬早慰九重憂

中秋京邸內集携群兒望月

去歲憶登王母岫今年月向帝都明時當人與同
圓候境在天臨不夜城彩泛金莖傳玉露光侵銀
闕是瑤京群兒愧比三株樹喜看冰輪挂影清

侍御尚仰山出按廣東

明形畿郡著風裁交海乘驄帝命催萬里霜飛炎
瘴息九霄鷹擊鬼狐哀文星此夜侵南斗法座他
年接上台回自鹽池梅嶺去商家調鼎屬君才

侍御陳梅峯按貴省

帝京十月曉霜清守史南巡繡斧明風靜龍江消

水在雲間徑洞走山精地連六詔襟喉重天入諸
番冠蓋迎御筆點特知簡命定將貞肅慰蒼生

叨擢晉省督學憲使陛辭即事

日晃龍樓散曙煙拜恩猶得伴群仙金支遙捧丹
書下玉陛先隨絳服邊科第念年愚直在官階十
轉聖恩綿那堪瑣掖僚情重猶具盤餐一款延

過良鄉尹同鄉鄭進士

南宮甲第起麟經曾向西曹視政刑黎庶凋殘存
惠綏皇都輔翊堂飄零泥塗但惜瑚璉器為鳳難
同叔棘翎忽謾相逢復話別柏臺寒日轉空庭

陳太師文集

卷之八

七

圭

真定撫臺居麓艾翁留坐喜雪二首

璇霄雪舞慰中丞烏府堂開幸此登萬樹凍連恒
嶽白六花寒映潭沱冰春回豸角人惟共酒出羊
羔客量增才愧梁園依賦手臨軒逸思亦飛騰
遠布陽春關隴回早衝白雪冀恒隄陰陰清曉飛
梅蕊漠漠玄雲落蒼灰萬隊龍驅帝闕九霄玉
鳳舞仙臺前途聞有中山酒却恐中山作雪堆

麓翁席上口占即事

雪宵歌吹滿仙臺烏府深深綺席開上相基培朝
野望中丞節鉞古今才賓客已有醺醺意從吏星

料淺淺杯况是主人能愛客金壺漏半始教回
蔥蔥佳氣滿樓臺恩下丹霄紫誥開江左衣冠原
濟美世間文武自全才名高青瑣留遺草情重芳
筵飛羽杯指日彤圖麟閣去當年凱奏鴈門回

閔水東自右轄轉左宴紫薇堂即事

薇花佳燕對芳辰天意為霖兆有神雨雜壺聲喧
綺席風隨扇影動青蘋文章鳴世同時彥衣鉢相
傳在座人不用層冰消暑氣共拚一醉倒綸巾

夏日同水東方伯古川新洲二大參暨小竹

楊念憲四公內園惜雨

陳太師文集

卷之八

七

圭

霧起西山山有雪海神萬里助風霆幽懷方惜園
花艷多興同看夏木青却訝豐隆收水去誰教屏
翳阻雲停晚來一雨還三日願扁坡公喜雨亭

王窓呂都諫自陝大參擢晉憲長暑夜公宴

用紀山督學韵二首

廣庭同燭絳臺光銀漢斜橫斗柄張暑避微風消
玉宇涼隨夜氣入金觴交朋意每傾湖海疎遠心
常憂廟堂偃蹇廿年成失馬拚留一醉且亡羊
瑣掖論交逾弟兄憲臺今會總群英壯遊尚憶關
中約直節常欽海內名往夕夢魂馳魏闕近年踪

跡遍幽并逢君永夜情何極祇恐深杯量不勝

憶去秋共中丞水東公登樓再用紀山同二

楊登燕之韵

去歲清秋澄夜光曾軒高棟素屏張孤飛鳥鵲繞
高樹萬里銀蟾落巨觴西省當年應訪使中丞此
日伴登堂登樓楚客偏能賦閣閣揚雲不逐羊

督撫水東閣公太平宴集席上一律

中丞廟畧絕天驕奏凱張建集衆僚風靜紇山胡
騎遠月明青海陣雲消諸司盡會冠裳盛星斗騰
文霄漢高一曲昇平人共醉恩從湛露感皇朝

陳文簡先生文集

卷之六

三

燕張滄涯秋部

汾流草樹動微茫八面才華君獨當綺論一宵權
地主綸音千里奉天王秋卿自古稱明允帝德于
今賴播揚民自不冤彰世美驚車爭覩漢冠裳
錢中丞水東公用前韵

三台元日他年事萬里長城此日當足國足兵先
足食擒胡擒將要擒王王關風靜遶塵熄鉄騎雲
屯士氣揚早獻九天飛露布還依五色佐垂裳

會議堂呂原西陽二山舊部諫黎樂溪年丈

曹紀山督學舊山翰陽置桑同錢即席賦別

襄陵遠寄一尊來惜別情深數舉杯羅綺設誇金
谷富冠簪不管玉山頽盤供生菓當春細花近元
宵入夜開年台况逢同掖舊朋親更有少微才

謝

霜華蟾月滿庭軒列炬張屏客席寬四座杯頻金
奏沸五星光近玉樞寒登樓賦就今追聚鎖院文
傳舊仰韓薛聚幾時雙鬢白蓬蹤四海一心丹

仲冬望泉臺正己堂設錢杏里王翁

月明十五似中秋玉闕光寒銀海流柏省陳蕃共
掃榻山陰王老謾回舟百年氣節同滄海一代文

章愧侶儔憶昔梁園初會日臯枚尚有錦篇留
送易菴郭公陞浙省大參

雪滿烏臺張別筵春回薇省候行旂才從破厦銀

川返又向薜蘿王塞還巾過太原留折角舟行越
水望登仙海洋早使蜚烟息絃管西湖似舊年

同汪北津兵憲登上黨有瑞閣遇雪

絳幘張筵粉雉高成池日浴崑崙腰樓臺朱邱當
年事伴侶青雲此夜招但使德風還往日不勝喜
雪坐今宵清時更得賢為瑞圖畫麒麟君

少叅潘春谷偕弟真泉招燕即席口占用紀

山韻時真泉將太夫人至自雲中二首

憶弟曾看千里雲春暉寸草最關心每時愛日情
偏切此後斑衣喜不禁鳳誥恩重沾北闕熊九價
自比南金滿門簫鼓仙堂宴畫水三山碧海沉
絃管吹開蔽月雲良宵佳會此論心浮名塵跡渾
如幻把劍談基興不禁雅趣只消盤座客傳家何
用滿籬金清時共勉忠和孝仕路都忘升與沉

河汾書院宴集即席口占送楊小竹兵備昌

平

陳齊先生集

卷之八

重

錦席銀箏酒半醺香煙蠟炬鬻氣氲從來價重關
西裔此去才空冀北群萬隊星羅嚴虎賁七陵雲
起護龍文玄冬別後梅花發月影橫窓疑見君

常平曉發

銜泥冒陰急王程戍鼓樓頭報曉晴千里庭闈瞻
戀切兩年骨肉夢魂驚林鳥忽起樹霜白塞鴈孤
飛隴月明漫過當年坑卒處愁雲慘淡遠山橫

冬日過芹泉驛

一水分明出兩泉霜天流遶驛樓邊食時美味思
君獻飲後清操益自堅傾藿每懷丹闕戀濯纓好

兵白雲賦浮踪碌碌漸無補此地年來數往還

坐環翠亭餞客

四圍蒼翠遶寒山萬棟參差俯市關笑語渾疑通
帝座笙歌猶恐落人間情牽魏闕層霄近望入長
空雙鳥閑逢跡三年三過此玄冬今又上榆關

雪後壽陽早餐憶黎樂溪年丈

滕六平鋪冷霧橫衡星燈火出高城乍看晴日連
山照每見寒水幾倒迎銀海萬尋白浪湧玉田千
里翠煙清樂溪暖閣應堅卧踏雪觀風我獨行

望霍山贈門人喬經魁淑格

此中似與天都近玉笈丹爐隱上真行去煙霞生
腹背夜來臺殿逼星辰翠連條嶺開屏嶂紅遠汾
流接漢津崧嶽降神相拱峙千年鍾秀見生申

春日再遊天隱寺同門人張子鸞解元王永

齡杜殿用舉人楊學望二子

往年一繖靈山境今日重來慰夢思石磴層層當
面處夕途熾煥悚神時龍頃客共尋龍洞虎榜人
從過石溪下過煙霞處外侶一般青味有誰知
半山鈴響下諸天雲霞生簾櫳下前閣經餘寒明

差祇樹圓上日曾來雙鶴駕斯遊留共後人傳

春日過祁縣門生王舉人子修宅訪祁溪遺

跡

晉國良臣能薦賢芳名今並縣名傳當年圖霸人
何在此日明經爾撥先去去青春還作伴行行白
日未應眠倚門忽聽樽前曲遙憶北堂萱草邊

謁郭林宗祠

有道祠堂何處尋介山之北縣城陰草茅價敵三
公貴韜隱名高百代欽後輩教人空折角前賢為
學在論心陶鑄曾忝斯文任教取青囊子衿

介子推祠

荒涼遺廟此城隈晉國高賢仰子推同列未燒心
已熱諸臣後死骨皆灰早春焚檣寒猶奠古壁龍
蛇畫半頽一十九年無祿報百千萬載使人哀

環鑒年丈擢江西憲長贈行

念年附驥五雲京又向雲司後勒名檄省山西來
課足柏臺江右去刑清北門鎖鑰曾開重南海風
濤已報平汾水行山雪後別梅花相憶更牽情

送王東園擢湖省少參提督太徽

江右河東見豸冠又馳雀憶楚江干鄉情酒對平

山色友思春隨漢水寬紫詔日邊銜帝命丹臺雲
裏擁仙官年來雅志遊名檄天柱圖成早寄看

原竭暖泉

行山西畔多寒谷榆石東邊有暖泉冰凍岩傍汀
草碧雪明岸下沙花旋窮難離遠揚和住厚土還
藏陰火燃便欲頻來泉上座嚴冬猶得弄潺湲

春翁承慶堂招宴

銀燭瓊筵綠野堂滿庭猶帶菊花香仙容自合千
年壽福澤還應百世長雅曲謾歌青玉案高情頻
勸紫霞觴東山人係蒼生望北闕恩沾奕葉光

坐豫田竹素齋

肯構塔連見一堂垂花相映紫芝香牙籤縹緗圖
書滿蘿幄松屏石逕長閒日揮毫抒雅思每時娛
彩侍春觴留賓更盡西園趣杯酒頻斟琥珀光

入賀回赴晉王龍岡柏梁寺設餞

緝園黃葉坐深秋秋老談空銷客愁日淡雲閒雙
鳬下雨涼風靜一山幽古來沈沈覺誰超悟今去崧
林青再遊湖海襟期欲盡與王程未許久淹留

衛源會陳節菴大參馬璞岡方伯

路遠洪園綠竹傍人登錦里紫薇堂衣冠喜見烟

霞色盤饌都聞泉石香華胄久推黃髮隱清時數
問白眉良當年同榜渾如夢相繼臨岐酒滿觴

春翁西墅賜錢口占奉謝

携諸弟雲湖覽龍田與高

二水城西見一堂碧山綠野護雲庄駕勞八座來
青郭酒送百壺傳玉觴兩阮芝蘭爭秀爽同宗春
草夢池塘清朝擬有蒲輪詔暫輟東山堵墅忙

王龍岡邑侯送別黃龍寺口占奉謝

龍岡送我黃龍寺聖主龍飛六六春龍應先天敷
至治黃從中土育吾民空花片片隨征旆靈草茸
茸觀客輪破衲幾僧談靜寐爭如蓬島去尋真

登松鶴翁山樓

暇底河山共一覽望中花柳尚三春翠烟日午千
家靜綠樹天晴四野新經史滿樓堪教子琴樽入
座可怡真聞翁春老為同榜平地神仙兄兩人

讌胡鶴皋東園同胡龍池劉龍田嗣臬在川

東郭探春春不殘朋親四載更交惟萬竿移得洪
園竹五文人將洛社看佳宴幸追修契後酒酣任
倒接離冠君家共是唐虞後我亦宗明遠未寒

題鶴皋東園用王龍岡韵

片片花飛隨水東春來岩桂小山叢玉琴調月心

同遠白鶴盤霄驚欲耕三迳謾勞誇將謂一亭端
不數楊雄君君似是青城客勝地時聞仙侶逢

送魏萬麓年兄以關中大參擢山西憲長

邂逅山河百二京驪駒歌歎兩三行泉臺總憲分
秦晉桂籍同經共弟兄入書善隨燕市酒還山肯
負頻陽盟方今西北方宸顧投筆端令瀚海清

贈黃南胡年兄擢晉省北道憲副

當年登第聲名共每會論文笑語溫禁禁右邊鄰
屋巷日華東省接廬垣甲兵已見騰西夏鎖鑰還
期壯北門喜得相逢念相別羨君才思尚勝掀

送大理王成齋恤刑事峻言旋

寬恤綸音下九霄壯遊萬里北還朝終南秀色詩
懷戀渭北春天別思遙羨子無冤追定國慚予淑
問北臬歸東行跨鶴嶽峯頂試訪仙人王子喬

大中丞魏槐川以井肅擢任巡撫山西奉送

人仰中朝大雅風皋蘭山下一搏同王門詔入迎
班老錦里行來誇魏公促膝願聞平虜策臨流仍
羨濟川功已看烽火燉煌靜還掃瓊裘沙漠空

行赴井肅過平涼李鹿泉程南樓邀會陶將

軍園池

彭澤重尋五柳庄依稀猶見舊門墻池亭水浸樹
涵影簾幙風來花送香素牋遍看銀管筆蒼苔不
見綠沉槍初秋林館無殘暑一雨能生昨夜涼

簡謝李程二公

終南佳氣接空同秋日園林晚照紅來處幽閑迎
紫氣座間伊洛滿春風壯遊喜遂秦中約真侶忻
從海內逢此日仙舟同李老在時傾蓋憶崔翁

鵲山唐公招讌陶氏園

曾眺高樓酒幾巡重來便覺趣尤真三花樹近思
崧嶺萬竹堂開即渭濱嘉會盡逢攀桂籍華宗應

陳文岡先生文集

卷之六

三

是剪桐人登臨滿目皆詩興敢謂詩成覺有神

散女槐院竹亭仍月下對酌

翠幃槐籠陰四垂金樽頻送立斯近陰森竹裡能
消酒契澗人前自有詩細看月輪知我意漫教斗
柄對君移玉門此去三千里明日關山起夢思

東原謝憲使見招遊五泉寺用舊韵

當年雲際倚闌干壁上紗籠墨未殘亭畔綺筵開
勝舉鑪中香篆裊沉檀千峯日落山風翠八月天
高月色寒安石蒼生原係望舒看丹詔起臺端

侍御甄龍庄同泛北湖步觀槐川壁上韻

邊城城北接煙林四座風來吹我吟自信中流雙
槳動共看曲岸一絲沉山圍面面丹青出水奏潺
潺韶濩音人散月明橫渡處夜深還聽有龍吟

憶去春同鄭侍御靜山坐北湖亭亦用舊韵

小隊郊坰水次師看花却憶去年邊封侯志在頻
看劍破虜功成數舉危但擬燕然同勒石不妨虎
賁共登碑曾聞白面談兵者肯負赤心報主時

安定遇雨

問予何事使車勤弓掛祁連待策勳馬過鳳凰山
下雨人看龍鳥陣邊雲鄉園滴破三更夢烽火消

陳文岡先生文集

卷之六

三

除萬里紛流血虜酋歸闕下請纓奚獨羨終軍

陳文岡先生文集卷之八終

陳文岡先生文集卷之九

五言排律

門人徐郡行

四月二日殿試

玉曆朱明肇璇穹紫極開雲征多士集星落曙光
催仗影丹霄動鐘聲碧漢來臨軒垂策問夢象起
蒿萊虞藻昭雲漢元臣列斗台微軀欣際會清世
荷栽培精白承休德鋪張待聖裁九材沾雨露大
塊錄消埃禮樂看千字山河憶九垓少年通國體
愧乏洛陽才

哭尚寶少卿薛鳳臺

玉露傷搖落金閨哭舊知薇屏逢我地蘭若送君
時道誼交情厚乾坤岐路悲三年驕遠隔一別是
長離夫子河東鳳徘徊右省池螭頭春草制龍尾
曉趨輝棘寺銜無綰楓宸寶晉持宣麻黃映紙典
瑞紫泥芝器重連城璧汪涵千頃破崇階需大受
清局祇循資君祖明初彥嘗官鄆學師文清嗣世
德理道探精願予覽先賢傳心推後學規斗山懷
景仰俎豆議專祠趨闕緣何幸逢君慰所思承家
欽節操同家重威儀胡遇龍蛇識俄傳樑木萎回
頭成古昔舉目失丰姿竊擬仲宣誄誰追蔡子碑

遙將炙絮意千里寄連而

贈與川葛儀制擢任河南憲副督學

蚤歲雕龍彥當年薦鶚先斗南收重價歷下聚名
賢秩禮星辰上儀常日月邊永壺素歿清廟響
朱絃夙夜含香省班行玉笋聯宰衡知慎選臺泉
見喬遷使節分朝列綸章捧帝前梁園桃李待松
野旆旌翺月鑒青天朗霜帷白晝寒奎壺光燭地
化雨灑隨軒議論金華講條章白鹿編龜龍訪靈
秘伊洛探源淵生近魯鄒域人追孔孟全育英同
軻氏振鐸即尼宣况職宗卿屬原司教化權範模
能正肅識覽定精玄瑣掖連春署芳鄰接曉椽燈
花談塵對風雨韵筒傳出祖情深戀中州望久懸
疇當台輔入休苦別離筵

寄賀南坡魏翁八十壽

釣玉非熊老磻溪八十年無心向朝市有興托林
泉習靜臨郊宅明農負郭田信陵簪滿席居士鶴
馴垣素髮煙霞外清樽月露前竹風鳴檻玉荷雨
點溪錢悶覽神仙傳流觀山海篇莘耕南畝樂義
夢北窗眠三晉遙垂派一門曾聚賢府為原超接
宜柏是枝連鳳彩朝陽見鷹威秋漢驚龍鱗膏觸

昨貂豎自潛陰勁節驚朝縉聲光動斗躔掖垣師
範想卿邑步趨傳南阮稱阿姪東山重謝玄藻詞
真倒海雄辯實談天閑武六韜講學芳層札穿郊
原如可作沙塞定威宣兄姪君家盛瞻依我輩虔
唐朝徵繼敢諫漢室尚驚籌邊翁不矜門閥何嘗
藉勢權白雲閒意取丹壑任情專虛室惟三徑空
衙只一官索駝閒種樹蒲褐靜觀禪春日移花塢
秋山對稼軒馳鞍猶矍鑠逐兔尚盤旋足試神情
健還為賓客畋每追白社約時檢紫芝編姻婭聯
卿保者英會里墨兒即連璧秀天地一身便射欬

陳南先生文集

卷之九

三

咸推德班行總讓先造廬詢舊事促席聽玄言疑
是龍城隱當為鴻背仙壺挑肩上市局爛洞中鞭
茲遇懸弧旦能逢介壽筵圖飛五老瑞扉迂八公
軒瓊宇雲邊下幔亭天際寒水冠端聚慶簫鼓正
喧闐寄贈誠難已稱觴未得緣岡陵裁祝頌星極
正南懸

送侍御饒任庵年兄詔允歸養

秋飈動征旆旭景燬城闔繡服明霄漢綸音荷陛
宸陳情緣救水婦志豈鱸尊價定南宮選名高右
掖人臺端聞執法柱下見垂紳主聖方隆孝臣忠

本戀親庭闈全至樂斑綵及芳辰百壽由斯致三
公未足夸皇仁原浩蕩子道許疏陳今古綱常重
乾坤出處真徘徊岐路側悵望潞河濱知已胡為
贈修齡祝大椿

赴謫蒲城王泉諸公北園郊餞即事

芳園官道左竹圃野乘中亭覆千竿翠池殘數葉
紅老榆巢白鵲亂條挂青蟲冠蓋臨雙泊樽壘列
八公淺斟還謾謾惜別未匆匆絃管催斜照談呼
起夕風已能忘爾我豈復計窮通白雪賡烏帽蓮
房當碧筒洗觴燭屢換移席饌尤豐待解醉中快

陳南先生文集

卷之九

四

何嫌狂後賦昨年曾此地勝饒荷宗工竟日懷猶
戀通宵興益雄屢借山簡到恨少習家翁螺藏冗
庭戶熊羆叫野叢鳥留曾過客花識舊隨童交義
乾坤重君恩天地隆琴雖焦吳會劍欲倚崆峒試
聽驪駒詠安辭杯竿空含情依折柳回首雙飛逢
茅店殘更月穿窻對赤裘

秋日讌中岡存甫東墅席上述舊遊

忽憶曾來日雲霄初謫僊登樓將作賦東燭且清
談燈火明雕檻笙簫簇綺筵童歌且緩拍客醉半
偷眠景色逢秋夕攀留已暮天左岑并海月後龍

扶林煙天井蒼冥接岳臺碧樹連酒闌情更樂漏
下典尤顛遊宦經三轉回頭又六年北岡龍卧士
更序虎鬪賢上國觀光返高堂舞綵翻楊雄玄正
王績易尤專次第開花園逡巡關稼軒莫教荒
舊業仍可整新編預擬頻相訪星槎自陝還

謁范文正公祠

祠初高漁石宮除大像名堂瞻原畔迴碑惜草遶
橫崇教婦文正褒忠示法程青山圍郭近霜葉下
林輕闊外當經畧胸中富甲兵官方離郡刺身益
繫朝廷刀斗清榆塞牙旗靜柳營北岡容儼若西
賊膽猶驚允矣先民望賢哉後樂情征夫他日泪
奏凱舊時聲千里苟與過三杯桂醑傾長風征旆
急短句寓微誠

延城楊西坡董嘉嶺二公邀登清凉寺

忻逢兩鉅公携我鷲峯東身入清凉界神怡烟靄
叢絳雲穿石磴踏翠上蓮宮層殿倚霞嶺千廊揀
碧空四門城郭俯阡陌閭閻同萬梵呈虛像何年
勞幻工病餘思亦瘦秋爽氣偏雄促席臨危檻清
歌送遠風嘉山復嘉水秦中似越中山開西北岫
夕照滿樓紅

上郡回清澗北暴雨避宿村舍即事

邊城所未伏秋孟眇中元山路倏蒸熱塵軺覺鬱
煩天晴旂影轉邑近馬嘶騫未見商羊舞誰看宋
燕翻雲頭群嶺今日脚片時吞急雨透衣濕猛風
吹幕掀猶途長峽漲旁壑橫流奔倒仆喧臺僕傾
危惧荀軒疾驅五里舍栖避一家村下馬觀綸符
回頭數吏門惡道奔者殿仍諭溺相授土榻曲肱
枕煤塚舉手捫篝燈即圃稼木樨宛家園興皂倭
黑密旌招捲捩垣殷殷雷震屋白白雨傾盆巢燕
驚隳壘羈羊慮觸藩怒濤漂日月轉石盈乾坤驛
陳南先生集卷之九

戎姜東泉同于井岸明倫堂讌會

紫府迎賓慶寶堂綺席開香風迴玉樹明月滿瑤
臺四美良宵具雙清賢主陪雲司京闕石星駕隴
河隄欽恤虞廷典於因大禹哀恩從月殿下春到
上門來布德綸材重明刑弼教該春言張掖士久

受泮岸培器備棧標用牆先桃李裁留情師孔孟
喬志授倫魁桂子中天落槐花指日催鳳苞飛嶺
穴鵬翼駕雲雷聖代求文武名臣白草萊漢家帶
羽扇商鼎待盟梅莫謂邊方遠還思勛業恢有賢
皆輔世無地不生才飲酒招芹藻論文親斗台禁
中聞頗牧座上今羣枚談吐珠成噀觴浮金酌壘
丁寧髦士勗銀箭王壺催

過桑遠城

桑蘭接古戍雄鎮望姑藏石合平途乳溪分濶野
長山光遙點淡雲氣薄蒼茫駐馬投前驛聽鶯憶
上陽米陳紅碧飯茶煮麥椒湯六月峯凝雪三時
氣帶霜林稀無衆鳥夏半少群芳隨地馳春憶殊
方任冷腸蘭山路尚遠榆塞地尤荒長劒崆峒倚
芒寒天外光

夏至日方澤陪祀

帝德乾坤並郊壇南北宜典章崇太拆埋瘞祀皇
祇位卜陰疑界人嚴靜闕恩黃琮欽玉薦靈鼓耀
金支余忝秋曹末躬逢夏祭期節常長至日候應
祝融時精志齋三日虔居戒百司大夫從尼孔小
相企夔夷路速玄禧右饒聯太液涯湖平丹閣吹

山近碧雲披殘雨看斜疎殷雷翁晚颼禮昭坤德
厚法象地儀卑誰作洪麗配帝張玄祖帷兩成壇
設幕四面水為池壇表中央色池存方澤規海同
濟渟漾微與鎮岐疑八變成英奏三公裸獻儀冠
裳明列辟對越引雙墀涼浸天河落更深斗柄移
元勳旌騎返宰相火城馳僕皂呼相失僚朋紛莫
追遂巡過衢陌遙到門楣想像汾陰祭鋪張右
土祠揮毫猶燭影就榻已晨曠謾詠雞鳴什容儂
曉起遲

觀霍泉渠

官旅文園渴遙尋山寺幽山間郭氏柏寺下霍泉
流崖竇亂淙出田溪千派浮鉄門啓復閉石匣放
仍留降雨渠初決屯膏澤即收封泥鈴地印鑿未
引天溝神運坤靈液人加疏濬謀越吳移此地杭
稻通西嚳磴舊逆波驚屬屐入市游樂飢魚愈瘠
其獨可忘憂

七言排律

總制少保王石翁射圃堂招敘

天上文昌懸節鉞兼中戎務握衡鈞兵迴天地三
邊肅武權川原萬隊陳已見東麾清朔漠曾聞聽

銀上星長遙開射圃原觀德幕傍花壇此會賓雅
詞程首節笙吹簧鼓鹿鳴親庭聯珠樹翁專
杯送瑤池母借頻六月正聞徽仇服千群並賀
可汗臣風流江左公齊謝星聚河南我愧前上相
分附司馬舊中丞無職盡熊新蒼龍關下三更夢
花馬池邊六度春內地常需經畧手清朝還重老
成人赤松未伴留侯去丹禁麻傳有玉綸

五言絕句

贈僧廣明號月潭

秋月照空林寒潭映碧岑了然惟湛寂相對是禪

陳文閣先生文集 卷之九 九

心

過新關得句

窻迥看星近岩行見日遲重關訪屢騎千里衛王

畿

沁水途中

昔逐東流水今從逆浪舡清和時亦好切莫惜春

殘

題良鄉察院後樂軒

分定後何樂心定先何憂不若兩忘却時同大化

遊

夜上槓山寺三首

古松斜覆道危石自成橋樺炬盤雲上山空夜寂

寥

山鳥暎月出林暝覺煙深忽慢逢僧語蕭然塵外

心

鍾聲隔嶺外梵樂九霄來知有僧居近松門羅徑

開

過韓信嶺

功在興劉日忠存拒蒯時祇因騎未去千古令人

悲

陳文閣先生文集 卷之九 十

柳陰勸飲

沙暖眠花鴨林幽啼竹鷄三杯垂柳下不覺日將

西

舟駐華陰

名山兩次過祇成八韻詩嶽神應索賦留待再來

時

慶陽臺館即事 三首

昨暮案牘歇今晨睎起遲窓前鳥雀鬧殘夢到家

時

風吹花檻香沙燕幾群翔不作啣泥壘閒來繞畫

梁

向晚呼門更亭邊扶蜀葵夜來風雨過吹倒兩三枝

七言絕句六言附

送鄭掌教言歸

骨瘦神清老鄭虔六春桃李汭河邊飄風忽送歸帆去高卧盧桐深處煙

送崔德貞分教元城二首

二月長安花已開九天宮闕綺霞堆東風漢苑分春去桃李河邊萬樹栽

陳商先生文集卷之九

卷之九

七

有泉泉出藕門丘東向元城饒郡流好溯支流尋道派泮池活水有源頭

宿卧雲窩次壁間韻

雲經清宵倍爽神白雲來伴五雲身煩開妙悟超三昧盡洗九襟絕六塵

坐井泉亭用前韻

飛泉一酌即清神雲裏釣天世外身金界珠光明赤日蒼崖碧樹隔輕塵

西亭贈答少頴口占和韻

湖南聲價重霜臺綠野偏宜樂聖杯今日相逢全

不飲祇令虛負好花開

過比干祠次吾山韻二首

皇天已切興周意故使殷家積惡深可嘆昏迷不知悟剖開方識聖賢心

殺身誰說為成仁此語知君亦未深宗社將亡惟有死無求方是古人心

鄴臺有感

漳水潺湲不盡流西陵高樹半平疇總惟歌吹今何在野草蒼茫今古愁

遊李閣老珣謨書院二首

陳商先生文集卷之九

卷之九

七

延芳庭閉池臺靜秀野皆閒竹木殘試問乞身何太晚當時只展畫圖看

高閣珣謨雲幾層明良千載重弼丞可憐調鼎留身住東燭西樓亦未登

往太山慈故山草堂

故山西望在高松泰嶽群峯勢與同他日卜居我岱下兩山皆得主人翁

白溝二首

春日乘輶過白溝楊花飛岸夕陽愁當時一道清清水隔斷燕雲十六州

萬國星羅拱帝京，堯封原是薊門城。天驕北徙三
邊靜，嵩祝南呼四海平。

題張璧山冊畫二首

石上松根坐不回，崗連遠勢抱丹臺。東山道者遙
相訪，看是晴天孤鶴來。

流虹噴雪紫崖間，嶺月松風萬古閒。為說出山泉
水濁，無言此際坐潺湲。

和少穎魏觀家韵四首

綸音五色鳳城開，特許潘輿送母回。春日未斜官
道直，遙傳多節韻瀟來。

陳太師先生集卷九

清夜雙花蠟炬開，清樽歌舞未多回。荀龍遠會元
方宅，莫訝頻頻勸酒來。

金瑣鐵關晨未開，九衢報道使車回。急呼僕馭攀
留去，共說霜帷挽不來。

瘦竹西園三逕開，清陰久待主人回。同袍喜和陽
春曲，還想抱琴客再來。

送朱東源任廣平司訓二首

淵源家學接光庭，曾坐春風宛古經。此去郡庠文
價重，却看滿座播芳馨。

德星臺畔論文日，君正才名我尚童。今日送君驪

白鬢，好將師範振儒風。

張家西墅和少穎韵

高樹蟬聲忽變秋，輕雲淡日對霞浮。園林物色堪
題品，總被詩人筆底收。

遊西山宿興教寺二首

一宿祇林曉夢清，南窗風鐸枕邊聲。朝來爽氣侵
人骨，除却新愁更舊醒。

雨中更覺梵音清，幽咽韶璫金吹聲。試看西山松
柏裏，幾人早悟世間醒。

過楊家橋梁氏次陳平岡太史韵

陳太師先生集卷九

幽居卜築白雲隈，古木橫橋茅店開。斜日籃輿青
蓋過，夕郎亦自瑣關來。

過磁州吊王君祠和春溪韵二首

崆峒高倚劒光雄，壯志平吞朔漠中。飲血仰天獨
戰死，黃沙白草起悲風。

忘身報主古稱雄，氣奪天驕萬隊中。回首滄陽祠
廟在，千年血食想遺風。

春日同郭常統西高近溪凌溪李龍岡

四學友登紫山用許默齋詩口占留書峯頂
道院三首

登陟春山消客愁浮雲入世內悠悠斯文四海皆
知已榮辱都忘道自由

綠草青山今古愁達人襟度自悠悠春深不盡登
臨興渡嶺綠崖徑亦由

蒼煙翠靄午凝愁丹路瑤臺物外悠出處卷舒原
在我不由自己更誰由因許作有不及沙鷗得自由之句

平泉草堂春日讌集贈嗣臯三首

槐黃曾錢早秋天回首名園二十年今日重來渾
似夢好花迎客笑樽前

銀臺池館面東岡翠竹含煙洎水傍八座重光開

綠野一門二妙接鄰芳

櫻桃屏展侵南砌花藥闌開對北闌此景此時真
是畫相看俱是畫中人

書張母壽卷代人

仙家阿母宴瑤池翁與赤松有夙期已見蟠桃曾
獻實仍看慈竹長孫枝

弔公冶長墓

合卺東家配淑媛丁寧可妻豈虛言知君緣絳原
非罪好待予來為洗冤

貴妃粉

曾傳鉛華奉至尊霓裳破散香魂要知粉黛傾
城國何用今時洗面痕

馬嵬坡

太真原是壽王姬坡下成塵未足悲若遇刑官俱
論死蜀門旋日死還遲

盤屋任子以春秋鄉試中式

才名此地數諸王今看學優登廟堂三傳自來能
輔世青年黃甲早聯芳

秦嶺二首

龍樓絕隔一程山吾道重逢路阻艱天為唐朝留

直節故教風雪滿藍關

文公此地遇韓湘正氣爭高日月光不為姪兒仙
術動但期收骨到江鄉

華清溫泉二首

誰說曾經浴太真天香國色去千春我來再浴華
清水要學盤銘日日新

朝元高閣望銷魂試浴瑤光玉甃溫先洗一心無

點垢方能洗得小民冤

臨潼張汝謙鄉試中式

仙郎昨到清虛殿桂子天香滿袖吹得意春風遊

上苑瓊林遠近萬年枝

贈鳳翔周子以詩經鄉試中式

周室寶興聖治年葩經况是鹿鳴賢鳳樓飛大岐

山彩早驚龍聲丹陛傳

贈鳳翔周子以詩經鄉試中式

我同三禮金春榜文字曾刊海內傳看子南宮聯

去春園又得一枝先

過五丈原三首

渭水秋風五丈原民居猶似孔明丞相星若不當

時隕天下應無曹與孫

陳壽先生文集

王佐仍興王者師古來鍾重却如遲卧龍若遇劉

高帝席捲能同信布奇

望太白山二首

蘇人綠髮雪霜顏太白曾登太白山誰謂去人三

尺雲霄抵隔尺餘間

金方白帝太陰冷頂有積雪十萬頃秋夜凌虛最

上峯看他爭似水輪影

靈武臺二首

霓裳舞作馬心塵靈武臺萬世事新臺上舉頭南

望不羣華蜀道是何人

數垣黃屋去千秋城倚群山草樹愁三二百年唐

世業依然環水向東流

張南川見贈四絕步韻呈謝

誰將成趣扁林園春日低簷懷負暄筆下品題三

百首閒中道德五千言

鳳城市裏蓬仙館烏府中丞此就居山引入簾侵

座几泉分洗藥到塔除

八座三巡節鉞時忠勛已見滿邊鄙却依北地蟠

神馭每傍南山獻壽卮

謫居終日不書空早有蒼生起謝公春草玉閨靈

運夢憑予傳送棧樓中

題落星石

井泉南崖畔方石屹立舊有題天上星落

數字於上者人或辨其弗似予為解之云

誰人題爾落星形看是稜嶒四面停天為世間圓

者衆故教霄漢落方星

龍潭劉大巡井州振族堂坐譙二首

鷹揚猷武畫旗開身史論文此列建金秦清和非

塞曲玉缸傾瀉是井泉

九重雨露中天沛萬里風雲北地寒繡斧過君龍

勒外絲綸記我鳳池年

古城阻風寄王客王總帥

綠柳青山井水東
昏沙黃霧起晴空
守邊猛士丁
今在不必高臺歌大風

破石口

四月風威透絮襦
遠山積素雪晴初
早來餘水輕
水合吟就新詩呵硯書

聞邊警四首

連年風塵塞日黃
紅旗閃火甲鋪霜
龍城管有嫖姚將
縛取扒沙台吉狼

塞草青青初夏肥

胡人數百敢成圍
漢家後裔將

軍用野馬黃羊盡奪歸

旅將長矢射天狼
頃見旄頭夜火光
投筆請纓白

面事吉囊聽報遁歸忙

胡從青石碛邊遁
予向黑松嶺下回
須是大工

兵甲黃沙一雨靜無埃

入靜邊堡

青碛飛傳烽火明
漢家雲陣好連營
緣何虜賊
窺逼不見將軍只見城

驛中是世有述四首

春殘塞上氣猶寒
白日黃沙塵滿鞍
鏡裏恐驚容
鬢改倩教門僕看簪冠

水明白雪山岩頂
風緊烏稍顛
路頭常記邊城六月冷
篋中數問舊狐裘

泛泛星槎弱水迷
悠悠風旆崑崙齊
綬光直倚青
天外却望崆峒山勢低

黑松嶺下交馮異
莊浪河邊識馬援
自是漢家飛
將種定縛台吉到轅門

莊浪行署三月夜雪

雪舞殘春凍不消
曉來低壓杏花條
却疑臘月江

陳南先先生集卷之七

南地幾樹寒梅傍市橋

兩當驛二首

連雲閣去汴東京
驛路三十又六程
今夜兩當春

蝶夢家園萱採遠含情

自古中途說兩當
我今前路更難量
帝京轉下六

千里尚有三邊萬里長

宿伏羌公署楊潘川王守泉使者至

雙使璫函見遠情
傳君今日發蘭城
春窻曉夢寒
雲繞碧樹高枝紅鵲鳴

望旗鼓山

當年野戰龍泓間形狀猶存旗鼓山聖世而今月
馬通雁雄息鼓白雲間

和鮮繆紳先生登河州鎮邊樓詩六首

瑤池僊去幾千秋白玉增城十二樓西到崑崙稱

五萬河州猶在儘東頭

居延晴映海光秋風動瓜沙連成樓漢使曾聞博

望路王門還在更西頭

先朝謫客此悲秋萬里思親獨上樓回首白雲何

處在江流浩渺地南頭

辭下神京已逾秋夢魂常繞鳳城樓虞臣矜恤來

輶日五色雲瞻北極頭

畫棟層軒五月秋緱嵒道士此登樓衆香黃鶴冲

霄去知有仙人到上頭

萬頃原邊一雨秋河湟佳勝此高樓繞欄口面蒼

山合烟霞還生足下頭

寄莊梅圃學博

去臘河邊送我時淡林晴日北風吹君行諸第應

來此頡頏樹梁雲動遠思

弘法寺送客步磴間文衡山頭二首

雲林煙閣帝城灣古柏蒼松映一山暫借蒲團成

午夢醒來鳥語在窗間

門對溪橋一逕灣舉頭忽地見西山鷲心却憶前

年事曾卧千重紫翠間

張北涯西園留別

去年送我菊花天此會飛花落酒邊相約明春斟

壽酒主人已入古稀年

太丘祠谷敬齋請友送別

不到荒祠已十年浮生奔走太華巔德星臺上重

翹首又見賢人聚此間

雪茶

金刀裁雪取茶芽

金刀裁雪取茶芽意覺比蘭家味更清興罷清風生

兩腋瑤臺相引步虛聲

冬日松溪貽詩有懷安韻二首

青瑣交朋雙鬢殘且憑杯酒換丹顏君家兄弟多

清思烟岩水壺映雪寒

雪明遠岫日悠悠樹底寒泉咽不流野渡孤舟還

自在漁簑東住在溪頭

屯留道中雪二首

天津銀漢通牛宿松嶺瑤軒下鶴臺欲上玉樓看

凍合不知誰是長公才

寒光滿路把清輝轉見霏微客衣黃雀道人吻
雪立忽聽鳴道却驚飛

贈吳蘇塘方伯入覲二首

花金繡鶴去朝天憶昔相逢已十年此夜紅燭
盡飲明朝汾水朔風前

紫微堂上送君行紫微堂下月華清我憶披垣紫
微客知君久擅游東名

壽陽道中

雪後山行六百里冷風吹面絕纖塵道人笑指千
山白天起瓊臺座座新

權店驛途中

盤陀南來一百里宛如閬道蜀門行荆華茅屋人
家少盡日潺湲聞水聲

和宛洛壁間韻

山路經行已四秋豈因蕭索動鄉愁予不用荆
州賦自有元龍百尺樓

湧泉亭二首

聞絲遠映幾家村花樹差參東望夜管到明年三
二月依稀風景似桃源

泉水冷冷山送清流觴幽勝此蘭亭石門修禊諸

賢在借問鄉人識管寧

詞平選尹公祠用宛洛壁間韻二首

文武勛庸澤未休感懷今古迥生愁周家鄉士俱
煙草祠廟猶存迹堪樓

萬邦為憲先民聖一代中興後世思北伐誰能追
往昔清風好詠穆如詩

冷泉大雲寺用壁間韻二首

梅影松陰竹牖涼僧家清茗滌詩腸去年曾向靈
峰宿猶記中庭月一方

冷泉閑對小清涼到此塵勞去客腸只用靜中
上界何須遠路覓西方

過靈石縣二首

當年一石解通靈此地曾聞輦道經瑞石至今無
覓處汾流環遶四山青

靈石比來三十里介山聞有介神祠山花變幻皆
誣說留取松風千古悲

君子亭三首

昔年曾此竹亭過好對琅玕發嘯歌今日向余蓬
鬢舞清陰更比舊時多

弭節幽亭澗水東數竿翠竹洒清風此君應未
肯

忙者日逐紅塵世界中

亭後假山二丈高晚陰候月坐山腰煙消雲散清
光吐贏得一園綠影搖

沁水道中二首

流水斜陽如有意空山破廟無人行若少尋
幽興寥落長途亦愴神

山靜長如太古色水澄覺與道心閒年來山水渾
相契厚重周流總一觥

坐條岩雲洞

一塵不到小壺天芝草琅玕孰記年欲取茶枰敲
一局出門只恐欄柯還

題招隱閣

此處雲林遠市朝小山叢桂屢相邀平生雅好煙
霞賞待我重來不用招

宿壽陽和昌黎韵三首

積雪山程至太安重裘夜半覺猶寒却思鐵甲邊
城卒寧得紅爐坐一團

今年八月在長安誰說瓊樓高處寒及到家園重
九後小亭涼露菊花團

為憂民瘼政求安祗望春回窮舍集千里霜飛隨

穿角一杯雪乳吸龍團

過仁義驛聞許憲副視歲暮經此有感二首
同年曾未哭書崖洒淚豪門却似乖丙字驛門期
不負莫將時俗慟幽懷

三載官居晉水傍不知此地有潘郎新楊嫩竹相
依後花引滿城蜂蝶狂

書鶴洲星士卷二首

青城道士忽相逢明日丹霞過碧峯却悟爾身即
是鶴崑崙瀛海本無蹤

吹簫月夜紫雲天崧嶺飛來伴鶴仙人謂我形真
鶴相豈勞星卜問長年

宿青橋驛

亂雲擁翠可休堂閣道春江太白長一枕水聲千
古事半天風雨送窓涼

松林驛二首

流水橫橋帶石田懸崖茅屋起青烟松林嶺北多
寒谷春色隨人到柳邊

青松丹嶺翠嵐遮路轉山迴石棧斜春日陰陰鷄
唱午隔溪西畔有人家

安肅城南

遠水澄明一練光秋蟲歷亂點衣裳遙知鄉國重

陽近雛菊初開柳漸黃

宿瓦亭驛

驛亭原是瓦亭關南去重重接隴山我有獵貅千
隊蕭坐令虎豹九邊閒

金佛破

往年曾記到原州未向金佛峽裏遊今日征途新
認取崆峒回首五經秋

植槐

撫綏井城是柏臺三槐今日向庭栽安邊報主忠
心亦願使兒孫有雋才

西園獨步

公餘散步小池幽紅白花開傍畫樓同伴看花人
離遠却教閑處總生愁

六言絕句

懋起庄道院二首

深院蘿陰靜密高林鳥韻清圓雲裏霞衣綵緲石
壇未冷香煙

高閣青林日照平原綠蕪煙消鄉夢頻宵耿耿塵

途終日遲遲

詩餘

喜遷鶯賀馮兩山邑侯朝覲獎勵有序代人作

伏以心馳北闕臨諸侯述職之期政著南河兆賢
令陟明之慶花縣紀儲蓄之績蘭臺頒獎勵之儀
喜溢縉紳惟騰閭里恭惟某官荆楚人豪湖湘間
氣標致並黃山之爽秀文瀾蘊赤磬之波濤庠之
彥也聲名齊雙鳳之亭國之禎考手段展六鰲之
釣玉斧早寒手蟾桂和鈴小試乎牛刀居官得要
曰清曰慎曰勤從政希賢曰藝曰達曰果不剛不
柔優優敷政可嘉可樂顯顯宜民甘棠垂蔭仁恩
廣被于一同桃李敷榮培植良由于多術鼎新文
廟益振武城之絃歌創濬洎河茂長池陽之禾黍
秀變應張堪之瑞嘉禾呈周代之祥惟科匪拙際
萬寶之告成慶置得宜令千倉之皆滿損下非所
以益上在官實欲以資民奚啻斯土之神君可比
昔時之循吏是以嘉貺下彤弓之美康侯膺蕃馬
之錫豈曰大賚之常真是懋功之賞褒勳百里珍
重十朋即星耀彩且當拱極之宵鳧寫飛雲正爾
八之日製錦才優尚期補衮烹鮮理得猶望調
羹愛莫助之我侯自此升矣其等快觀鴻休

清深燕賀謹裁短綺用綴蕪詞詞曰

飾逢春小喜鄒陵倉稟允聖人共熙皞露靈雄

才經綸偉器試聽那頌聲清濁况如今綵幣稠

疊銀花照耀獎我這古顏襲黃南陽莊消息

好一時大展天池翅定千里雲垂海嶠桃綻河

陽柳垂影澤已有昔人才調芳名北洎流長公

事西瀛都了顧此行奏向天朝身居上考

又水龍吟有序

恭惟某官黃甲遺才青雲偉器資稟毓江山秀麗

中和由學問充融為親捧毛義之檄操劄效洛陽

陳商先生文集

卷之九

元

之刃初啓鵬程於洎水暫棲焉枳於鄆城善政善

教霖雨無化雨以洪施宜民宜人即星政德星而

聚耀力致百廢之悉舉尤慮九年之未備乃積乃

倉既優既渥是以憲臺馳獎僚幕騰懽羨學道愛

人之刃追緋水銀魚之錫上裁絢帳下索蕪詞走

素承教愛幸捷鄉科媿乏陽春白雪之音賦寫畢

鳴螽躍之意詞曰

陽春有脚到鄆來二年餘暫借經綸手比野桑

麻滿城絃誦忽然易舊軍父名高蒲城政美古

人與偶羨雲程萬里功名本是真儒事君才有

况負着文章山斗對槐庭垂簾清晝人盡說父

母賢明鼓舞舞綵黃童白叟花裏鳴琴常陰聰頌

習池尋友待來春報政了定遷喬流做到金章

紫綬

慶清朝賀張近川邑侯獎勵有序代人作

伏以花縣絃歌百里異神君之政拍臺檄獎十朋

嘉循吏之功動喜色於霜威良以陽春有脚播寵

光於星宰固知水鑑無私賀舉緒紳惟騰士族恭

諡某官江海鍾英吳松儲雋秀並九峰峻系清收

三湘精華池近書聲雲影天光湛璧泉開文脉一

陳商先生文集

卷之九

序

泓五色流香惟人傑產於地靈故賢出應能昌國

玉斧取瞻宮之挂劍光射牛斗之墟鈞學仕公驚

橫海上才過陸子龍起雲間鵬運天池六月暫息

洎水鳧飛仙島千年又自南來濟政事以文學作

間和韻御繁繁以簡靜花裏鳴琴革吏弊而素讀

自裁擊氏兇而猾奸盡伏品藻明則負選得素器

之士城隍繼則董工簡新任之僚由其賢屬書名

探淵源於世學故能兩岐秀變獲治效於家傳是

以撫臺下旌淑之章費舍主懋功之賞美按華表

榮比彤弓某以林下疎庸深仰江東政蹟侯有南

之高也興每動於思鱸余固頽之人焉心恒切於
借寇兩年簪盃即星垂映於德星指日喬遷甘雨
大施為霖雨我侯自此升矣吾黨愛莫助之統表
微忱用述奇事謹裁綺帳強綴蕪詞詞曰

碧海蛟翔青雲鵷薦起東南萬丈文光簾垂清
畫喜邵陵日轉井棠報道臺邊獎檄推名茂實
相賞奇絕處花紅耀鼓吹堂憶故園張家庭
院舊有清忠賜篆御墨猶香他後來經綸勲業
彞鼎難忘願仰前人餘韻賢聲千古更同芳雙
洎水滔滔東去名與流長

陳文國先生文集

卷九

毛

水調歌頭贈郭菊楚政成旋汴有序

伏以爵拜楓宸雲裏遙分乎使竹旆臨花縣春陰
廣被乎井棠取兩月振作之功成千載絃歌之治
縉紳交慶黎庶騰惟恭惟共官質稟二儀清淑粹
鍾六詔山川學究先天竹聖賢衣鉢才超後進吐
翰墨珠璣溟海鵬搏早擊浪池之水雲霄躋步高
攀月窟之香乃較藝南宮遂觀光北闕萬里壯遊
歷覽上追司馬兩都妙賦辭華直擬班生顧清白
以傳家志忠赤而報國分符天部朝朝望清捧檄
日邊郡僚興替見風流之丰刺羨家傳以專城李

祖在澶已著公輔之量呂公作判預占鈞軸之資
令行捕盜白波盡捲于梁封望重攝邑朱紱屈臨
於鄆境六事修而克備百廢舉以無遺號令始下
而精采自加整頓方施而規模即立教化大行再
見漢時之黃霸貧窮得賑獨追潁土之韓詔河堤
築而瑞麥有秋井霖沛而誠禱輒應允矣斯民父
母果哉茲上神君士元非百里才胡可久留乎驥
足子游豈一邑宰但宜暫借乎牛刀我公旋旆之
有期吾黨攀轅之無既走竊領芳譽幸接光容汾
陽真有喬喜瞻車騎之餘風林宗何如人每歆折
巾而效慕茲當送別情切挽留聊綴詞章用伸情
素詞曰

陳文國先生文集

卷九

毛

春風五馬使攝篆洎河濱共喜陽春有脚到處
一番新堤上連雲秀變郊外隨車甘雨德澤滿
鄆人瘡痍隨手去風俗即時時聽稱說明決處
總如神果是推情問事照膽鏡無塵為甚烏臺
移取促使鹿車早駕父老卧廻輪願存鄆土念
旌旆復南巡

沁園春贈趙玉泉邑侯

桂苑名儒杏園仙侶二載花城喜霄漢飛鳧日

遶歸觀琴書伴鶴錦里經行國典旌賢都臺
德馳檄三春事最榮君辭避顧韜藏弗摧寵譽
無窮青遠大功名看金馬銅龍候俊英更陟
列巖御瑚璉清廟敷宣中外霖雨蒼生絕四知
金多三異政早見鄢陵化有成君從此定益崇
恭慎直到孤卿

觀瀑水簾西江月

鉄壁翠雲堆裡懸崖細路縈迴丹河轉處境天
開玄圃瑣田髮王鳳九苞倒下銀河幾派低
垂樓臺回首過言歸落日鐘聲雲外

陳文圖先生文集

卷之九

三

陳文圖先生文集卷之九終

陳文圖先生文集卷之十

奏議

戶科左給事中臣陳棐謹題爲正岳祀以大一
統尊帝名以昭一德事切惟一統者聖王之治功
一德者聖王之治本關一統之治功則撫千古與
圖之大而宅中於帝王所自立之地協一德之治
本則極有世襲表之儀而尊崇乎帝王所自得之
師此五岳方位之所在五帝本源之所出俱所當
重况北岳爲五岳之尊而奠此冀土與聖朝之
帝都允近唐帝爲五帝之冠而有此冀方與聖
明之帝德尤同者廼今祠祀之地徽崇之典顧
有誣謬嬗犯之陋臣因道途所經深究其失而不
能已於言也臣叨居言職竊祿數年未敢一日曠
離省闕乃於去年十二月伏蒙聖慈往臣給假
送母回鄢陵原籍臣于是行也沾沐皇澤以展
孝思弗遑飽恤今歲還京於九道里所經山川風
俗官民利病稍加採訪以圖少竭忠悃今先將所
得二事爲典禮政治之關要者爲聖明獻焉
何謂正岳祀以大一統臣過真定府聞有曲陽縣
乃北岳恆山廟焉朝廷秩祀之所者在於縣

及查其實則本縣之境原無所謂恒山者恒山實在迤北渾源州南北相去甚遠區省各別氣脉不屬俗傳曾有飛石一方自恒山坎窩中飛來墜於曲陽故立廟祀今其廟扁有飛石殿而又妄言渾源州見有飛石窩臣竊駭疑之臣攷恒山北岳建自陶唐自封十二山之時此山已封北岳舜典十一月巡狩至于北岳註北岳恒山是惟恒山名北岳而他山不可假也周禮載恒山為并州之鎮在正北是恒山在幽并極北之地而他州不可假也水經謂北岳為玄岳天文志大梁析木以負北

陳文簡先生文集

卷之十

海其神主恒山星辰位焉是北岳為玄冥幽都之界而他神不可假也故我朝一統志明載恒山在渾源州南二十里即北岳其山高侵霄漢山有天風崩通玄谷步雲路得一麓等勝蹟二十有二由此觀之則北岳當在渾源州為無疑三代而下歷漢唐隋俱於渾源州恒山致祭石晉失燕雲十六州之地宋有天下未能混一北為契丹所據宋以白溝河為界無緣至幽薊之域而覩所謂北岳者所以直得祭之於曲陽詭言飛石之謬以粉飾其削弱之迹耳然宋都汴而真定在汴京之北以為

北門不得已奉宜祭之猶之可也我太祖高皇帝驅胡復夏奄有萬方首定岳鎮海瀆之號非不留心於岳祀但時建都金陵觀真定迥在京師之北所以因循未嘗釐正迨我成祖文皇帝遷都北平而真定已在京師之南當時禮官亦未建明更改仰惟成祖奮有聖神武之作抱千古英雄之見於陵寢之營尚出京都之北百里之外真可以氣吞胡虜威鎮沙漠定聖子神孫萬萬世奠安之基況於北岳之當在北者使當時有禮官建明顧有南向而祭踵宋人削弱之迹茲恭遇我

陳文簡先生文集

卷之十

皇上稽古以庸五禮建極以臨四方誠宜亟正岳祀之謬況近年北虜跳梁窺我邊境臣愚懷激祭之志謂雖封狼居山勒燕然石在今日且無不可所以尤宜定玄岳於朔界樹封疆以歷胡志表山河以壯帝居使山川受職岳神效靈明作士氣而替虜虜魄者端必有賴若信其飛石妄誕之說則自有天地以來未聞實有巨石能飛之理且臣聞恒山之石黑而曲陽之飛石則白是色不同也恒山之窩圓而曲陽之飛石則方是形不肖也况恒山之離曲陽多靈關巨壘重山復嶺之隔即使

其石能飛方此石飛墜於曲陽也誰又見其自恒山飛來耶高峰峻谷人跡罕到之處誰又即見其自此窩洞中飛出耶此其謬矣廷誕不攻自破何乃今以朝廷秩祀之重而禮一怪誕之片石耶若以爲望祀之宮古四望之禮乃天子於國門四向望而祀之即今之方澤祗壇總祭岳鎮海瀆是也若五岳廟祀之建告祭之遣則但當在其原山而不可言望况恒山謂之恒者常也夫地道惟靜山形惟凝所以恒久而永貞岳在渾源而果石能飛於曲陽祠可移於曲陽則山而不恒其可以爲北岳也哉聞渾源北岳近日祠廟頗葺規制奕嚴松柏森茂但秩祀不在此耳臣謂北岳斷當祭於渾源州而曲陽之祀宜罷之爲便臣因此而論及五岳焉臣觀祀典所載嵩山中岳在河南登封縣泰山東岳在山東泰安州衡山南岳在湖廣衡山縣華山西岳在陝西華陰縣祠祀皆近在本山之麓而恒山北岳則即此大同府東南渾源州者是也今時不惟北岳之祀缺謬而東岳行祠則遍天下且多設釋氏輪迴果報不經之像尤爲惑戾如蒙乞勅禮部將臣所言試加考議如言

不謬即行具奏將渾源州北岳恒山定爲秩祀之所其廟制量加修拓以後凡遣告祈禱皆詣此致祭其曲陽祠廟但令有司致祭飛石殿扁并令改撤再行各省撫按於凡東岳行祠除京師及齊魯之境外其餘釋方向便宜者量改書院社學餘仍不許加修初建庶亦省費約民有益國需臣所謂正岳祀以大一統者以此何謂尊帝名以昭一德臣至保定府有慶都縣者臣考縣之所以得名因陶唐帝堯之母家於此後遂以帝母之名名縣臣亦竊駭疑之臣少讀史記載帝嘗娶陳鋒氏女生放勳帝紀曰帝堯母慶都十四月生堯是堯之母實名慶都見之姓源諸書又班班可考信乃今相襲以爲縣名是以聖母之名而名縣非先有地名而用以號聖母也今城內有帝母陵墓往年皇上因臺臣建論奉旨堯母克生大聖有功德世義當崇報遂下禮官議覆行有司修建祠寢見今陵旁有祠秩祀臣竊謂萃廟嘉享以神禮之者尊崇之至也斥言不諱以名呼之者輕賤之常也今既立廟祀以尊崇其神而顧斥其名稱何以稱尊禮之實耶孰謂古聖帝之母而名可稱耶以名

名縣則簡籍文移稱之居民行旅稱之移口呼名
轉頭觸諱雖至微賤之人皆得稱聖母之名氏于
心安耶况唐帝初自唐侯十六歲而為天子體如
天之仁運如神之知其德與 皇上同也其母由
聖帝之妃為聖帝之母在 皇上錫類之孝必不
忍天下之人得以稱聖母之名蓋避古聖之名在
皇上為景德崇聖之典而在臣下則養其忠敬之
心崇古之帝王即所以敬今之 君父也臣謂慶
都縣宜別加美名而避聖母之名二字方可為訓
臣又因此而論及五帝焉曰太昊伏羲氏炎帝神
農氏黃帝軒轅氏帝金天氏帝高陽氏帝高辛氏
帝陶唐氏帝有虞氏此數君者開天立極經世軌
物有功萬世者也自今考之史記帝王本紀黃帝
號有熊氏姓公孫後改姓姬名曰軒轅通鑑亦以
軒轅為黃帝之名是自伏羲以至有虞氏皆號謚
也惟軒轅則黃帝之名也我朝于古帝王祠廟陵
寢之禮備極崇重但於三皇五帝皆稱號而獨于
黃帝則稱其軒轅之名臣謂黃帝生而神靈德配
天地用干戈以征弗享作孤矢以威天下禽獸尤
於涿鹿之野以致諸國賓服正我 皇上今日欲

奮起武功掃清胡孽所當法尚者豈可於秩祀
報之地而顧斥其名耶臣謂帝王祠廟陵寢其題
額神版告文之類宜改稱黃帝有熊氏而避其軒
轅之名至於堯舜之稱據司馬遷則以堯舜為號
而以放勳重華為名廼謚法翼善傳聖曰堯仁聖
盛名曰舜者也據朱熹堯沈則以堯舜為名而以
放勳重華為贅辭廼引虞書有鰥在下曰虞舜謂
當側微之時無遂有謚號之理即舜可以律堯也
夫先儒既亦以堯舜為唐虞帝之名今其廟祀崇
報所在於堯則宜稱曰唐帝於其母則宜稱曰陶
唐聖母而避慶都與堯之名方得謚以尊名之義
如蒙乞 勅禮部將臣所言并加考議如言亦是
通行具奏即將慶都縣名議擬更改并擬唐帝及
母祠墓之名行移本處撫按有司遵奉施行并
請更定黃帝稱號行太常寺與九臬掌衙門換易
遵守臣所謂尊帝名以昭一德者以此夫治人莫
急於禮而為政當先正名方今牧岳入 覲正萬
方述職之期青帝將臨近萬象咸新之候此臣以
正岳祀尊帝名二事為 陛下首陳之也伏望
皇上出情處覽俯賜採納待議定之後更乞 勅

翰林院撰文勒碑北岳恒山及唐帝祠之縣以紀
更革始末并行史局纂入 大明會典諸書以垂
示永久以昭 皇上釐正典禮之盛則治道幸甚
嘉靖二十五年十二月初三日題初五日奉

聖旨禮部看了來說

戶科左給事中臣陳恭謹題為循 詔旨陳時

政以裨 聖治以仰答 聖恩事臣竊祿言官叨
職民省近以道里所經係于典禮二事先塵 聖
覽外其事涉生民利病者尚未敢及緣臣給假數
月深惟曠負厥職是惶是惧謂暫居賦輒廼心自

陳文簡先生文集

卷之十

九

一

一

一

一

不忘 君而雖遇芻蕘其言或皆可採于九閭閻
之疾若官民之所宜得之父老之談訪諸道途之
論正欲回任列疏上 聞以圖報稱伏聞今歲七
月奉有 明旨命臣科道等官指陳弊政臣彼時
未與條對之末今日尚及補塞之期况臣職既與
民部相關志尤以民事為重邇當觀民風以初旋
懷有恤民瘼而宜吐謹據切於斯民者十有二事
以為 聖天子憂民圖治之助臣謀雖若迂遠而
籌則熟詞雖涉淺俗而意則至萬一可採伏乞
聖明俯賜容納俾議施行則臣愚幸甚天下幸甚

緣係循 詔旨陳時政以裨 聖治以仰答 聖
恩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計開

一裁冗員以節民費臣聞書曰官不必備惟其
人孔子謂官事不攝焉得儉官貴攝而不貴
備其來尚矣古人謂官多民擾者非直以食
俸糧居宅解使用馬皂隄子而費乎民也蓋
有一官須有一官之事無事而設官且至興
事以擾衆臣見在外各省郡縣多有濫設之
員往年曾議裁削經行撫按查議但彼處視
為泛常未即議報或議當革矣其官又非任
滿陞黜之際有難於處者今當朝 觀天下
官員俱在于此伏乞 勅下吏部計議令無
於考察前後空閒日期遞將各省布按二司
府州縣等衙門應朝官員會集部堂查問其
僚屬其官可以無攝其官可以裁削其事可
以停罷一二日而可畢其當裁革者其官如
在黜調之列遂不必補其官在存留之列者
陞改別用乘時遽會事體不煩而規制易定
矣伏俟 聖裁

一重儲養以厚民望臣見在外郡縣之官百責攸萃兼以上下奔走之勞必待累次薦舉歷任三年絕無物議方得行取蓋重風憲之選宜此其慎也臣親近日行取奏內開補進士同選意者見今各衙門進士所餘無幾辦事俱將三年故查舊例因急缺而欲選之也但今行取之事已奉明旨待朝覲考察後行計待明年行取之來則今辦事進士俱已選盡而與考選者乃新科進士也臣愚竊謂新科進士但當考授庶吉士以備儲養臣見近來庶吉士之選每間一舉行豈一科多有可儲之材而一科通無可選之士耶合無今後進士於庶吉士之儲每科則必選每選不必多蓋每科必選則公而遍通則無遺珠之嘆每選不多則精而當當則無濫竽之人宜著為定例每科殿試之後該衙門奏請恩旨舉行則碩儒由此而出矣均乞聖明裁擇一勵師儒以風民教臣見在外教官其係舉行出身多有年力精壯才器可取者舊例在行取之例得選風憲近例謂其未更民事惟陞

有司使練治體故今雖有超邁等倫得在行取者考選之後亦止授以通判等官但此輩再補外官將來不惟絕行取之望塞風憲之途而京官之轉亦難矣夫舉人教官竭力樹立勤苦萬狀方得一行取而竟若此使人謂渥廩為無效視欽取為徒然伏乞命下該部議處合無今後舉人出身教官行取考選之時寧授以推官知縣國子博士等官待其更歷益久志行不渝則依舊取選御史或推陞京職其才堪別用者目下雖授府佐州正後來職業益修亦量遷京職庶乎選取之途重而風化之官知所勉矣

一平賦役以恒民產臣聞自禹平水土列九州辨其土之質與色以定其田之等第所謂咸則三壤成賦中邦者也田有高下糧有輕重自古為然不可易矣臣見近年各省丈量地土之後名偽均糧實有不均之大弊蓋舊時地有自來膏腴而糧重者亦有開墾荒瘠而原不起科者今皆一槩均攤下田已不支矣况有司籍畫一之說為苟且之政凡審差徭

並額外雜役再不較其產之厚薄但惟照其糧之多寡執簿檢名一吏可了是以下田糧多而差復重則必賣地辦納富者以高下地差糧等也但圖買高地而下地雖棄之亦在不取于是貧民棄田而逃民逃則流移者多田棄則荒蕪者廣錢糧無處征輸國課由之而損今當創觀之後合無申諭各處有司但係天壤均地地方其編派差役各擬其田之高下無以產之厚薄不可偏以糧之多寡爲則以興民怨其有託名別方商賈逃避原

陳文國先生文集

卷之十

十一

籍差徭爲住本處日久資本豐厚者估其財產准折糧數一例編審雜泛差役著爲定制庶幾逐末者還務農者衆又各處未經丈量地土再不可生事丈量復蹈前弊但嚴加清查其有地多糧少者必由詭寄飛灑之奸或有地去糧存者每受包納負累之苦此弊江南江北各省皆有合行各處有司務爲區處其允遇審戶合管上司須擇委風力公嚴推官知縣彼此更調編差毋得付之本處佐貳假手吏胥致有不平之弊均乞 命下戶部

計議施行

一處流荒以復民業臣經過有隸河南地方見各處人民流徙遺下田土拋荒詢之南直隸山東皆然而淮揚登萊尤甚蓋由各處民貧役衆所以暫避鄰近苟免一時督責而已遺撤地內差糧負累戶族里甲包賠本人益不敢歸間有歸者里鄰即行拘絏責追數年拖欠是以其類聞風惟恐逃之不遠寄債傭佃扶老攜稚離親戚去墳墓豈其本心哉伏乞 命下該部議處合無行各省撫按自三十六

陳文國先生文集

卷之十

十一

年春朔 觀官回任爲始各府州縣查本境逃移人數荒蕪田數造冊回報存驗責令各行用心行文掛榜設法招撫查照 大明會典撫治流民事例酌量施行復業者免其以前負欠糧役其無牛銀種子者官爲區處待熟償官限以一年造冊申報與原冊查對其招撫復業者多者准獎保舉其尤得良法而兼以治行卓異者比照近年救荒知府陸塘事例疏名上 聞知府知州陸京職知縣行取推陞京用其有招撫無方漫不加意者奏行

降罰庶幾流亡安集而國賦充矣

一寬糧長以保民富臣切惟國家財賦取給東南東南民力不可竭也周禮大司徒以保息養萬民六曰安富謂平其徭役保其常產以安之也故善為國者藏富於民今江南南直隸浙江等處一縣糧多者即數十萬而糧長不過十萬名收糧至一二萬少亦數千稍遇人戶拖欠或糧長自行花費但有包賠即至破產近因糧長負累每名派貼戶數名故今江南收解戶等項有擯數人之姓而為一人

陳文國先生文集

卷之十

品

姓名者不惟事不穩便設或有拖欠侵欺罪至發遣者不如摘一人之姓而認罪乎若摘一人以往則有姓而無名矣若凡姓在內者皆認罪則是一罪而發遣數人矣不知至此當何以處伏乞 命下該部議處合無行彼處督撫等衙門議照各處糧數或一千石派糧長一名多不過二三千石一名庶幾衆力易起縱有包償亦或易辦且糧數少而人數多亦不賄囑求免以損有司名節臣又聞江南糧長困踣者不止收糧一事蓋糧長除收

輸兌運等項費用外凡官府供費往來餽應輪流直日所費尤多今當朝 觀官俱在合無 命下議行戒諭有司寬恤糧長惟責以收糧一事其糧長直日通行禁革斯民富可休而國常有賴矣

陳文國先生文集

卷之十

五

一除水害以祛民患臣切見北直隸山東河南兩直隸大江迤北地勢平衍率多滲下每雨連日即成淹沒如今年京畿大雨至屢 聖憂夫水之為性善利萬物者也惟罔知修而為利所以溢而為患臣謂古井田之法雖難行於今而溝洫之通則有不可廢者若使今時江北地方畧效江南水田之法仿古時遂人之制每郡縣以境內河水為主督責長吏先疏通其大河使深闊無所壅滯夾岸築堤以容水乃隨地勢田中各挖大溝深廣一丈以上者以達於河又田中各開細溝深廣四五尺者以達於小溝大溝則衆田主共為之而共償其地小溝則各地主自為之而自出其地如此則縱有經旬之雨田間之水由溝以達於河海而淹沒可免矣且聞成周以前

胡馬不能馳騁於中原者以中原地多溝渚故也春秋晉責齊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疆蓋晉在西而齊在東必東其疆方利于行車宋人與虜以平地爲界而多修塘淀尚恃以爲守自古田間溝道足爲險阻如此方今邊防嚴備虜騎未易深入然防患未然則溝渠實禦戎之上策况溝渠既濬則塘堰可興江北之稅稍能種則江南之漕運可減此其有益國家關係匪細惟在有人主持行之耳伏乞 命下該部議畫合無以溝渠一事重委

陳文淵先生文集

卷之十

七

各省河道水利屯田等官管理嚴責守令漸此舉行撫按時加督察以甄賢否其山陝平驛地方并沿邊可修屯田去處皆宜照此舉行如此則不惟水患可祛而虜患亦藉之以防不惟水利允修而地利亦因之以寓古人經綸心術之妙默用之於今日矣

一禁投獻以息民奸臣見各處王府祿糧皆輸自本省之田田畝之額有限宗室之飭日增識者猶爲深慮近日兼以地之厚薄等賦役輕重無章中下之田其稅役與高地相埒

陳文淵先生文集

卷之十

七

於是小民日困歆皆棄之而逃又恐日後糧役不免追徵于是多投賣與王府管業使效尤不已將來百姓辦稅之田盡歸王府則祿糧將何以供况其雖種民田而不肯輸納糧役仍累小民臣見 大明會典一款各處王府不許置買田地霸占民業又 大明令凡民間賦稅自有常額諸人不得於諸王駙馬功臣安獻田土遺害於民違者治罪伏乞 勅下該部計議合無行各王府並地方官嚴加禁諭如有以後將田投賣與王府者地主牙人並本府使令人俱問以篡遣重罪其承買年久者將其地內應辦糧稅逐作本府食米祿糧免致小民賠納庶民力少紓民奸可革而祿糧有所自出矣

一業太學以官民材臣見在外府州縣官其舉人出身少壯者多向上可觀而衰暮者多尋常可議究其所以衰暮由其會試後不即入監回家營私玩日及至累次不第意氣消沮思得一官了事白首塵途有何志向不過爲囊橐肥潤之計其壯齡入仕者乃經會試而

即入監選期到而遂授官仕路之年華尚未
眼前之地步猶寬所以冷行多有可觀伏乞
命下禮部計議合無今科會試之後通查前
科舉人曾經兩次會試者俱送入監不准給
引其新科舉人下第者原其資與計偕而來
豈有爲連獵科第哉正有受業成均爲造士
以觀王化耳尤當盡數送入南北二監不准
遽告歸省及入監數月若果新舊人多後恐
不繼量許次第給假限以月日回監庶幾人
材得及時需用國事其益民受其澤矣又近
日歲貢告就教職者太多積至累千揆選不
及回家坐待夫謂之貢者獻之天子而使
之卒業國學也今既不令一入胄闈以沾着
善之化又不即令之早任教職以爲學校之
益可謂兩不得濟矣並乞 命下今後歲貢
考教職暫議停止待以前揆選將盡再許考
就如如此則太學充實而選法亦不壅滯矣
一止調發以紓民供臣見近年虜犯山西宣大
以其迫近畿輔調陝西遼東人馬防禦而內
則調各處鎗手礮徒等項住扎河北等處近

議陝西等營人馬不調矣臣切謂鎗手等項
尤有不必要調者臣過磁州以北見彼處居民
其言調來人馬之擾三五爲群徑入人之房
室奪人之飲食甚者攫人之財物污人之閭
閻胡虜未見而地方先受盜賊之劫矣伏乞
命下該部行總撫議處以後鎗手等更不宜
輕調如臨時必欲調用合先揀選嚴正將官
領束如有照前搔擾許被害之人陳告巡按
御史將領軍官并行劾奏治罪臣又見近年
防邊北直隸山東河南等處於原額民壯之
外又僉義勇多者近千少亦數百本處每名
派銀四五兩以備調取盤纏之用徵銀在官
收貯但近年調取義勇一處不過十數名或
通不調是其所徵銀兩一年合用不多餘剩
者儘足下年之備若每年徵派民實不堪並
乞 命下該部行各處撫巡其義勇籍名在
官除擇期操練一二次閒常放歸業農不許
羈留以供役使勾攝其義勇銀不許年年徵
派見貯庫與給散過者俱要清查造冊不許
別項取行以啓侵冒之弊

一慎京宥以服民志臣以見國家慎用刑獄惡天下獄以有愷及無辜者凡五年差刑官於各省審恤蓋虞舜欽恤之典也自開道日在外刑官審鞠之際巡按兩司或礙於成案郡縣有司又欲承平親臨原問上官刑官曰可於藩臬兩司曰未可於刑官曰矜之則謗議起於兩司矣刑官曰可宥郡縣有司曰未可宥刑官曰宥之則謗議起於有司矣或指為徇已偏見甚者議有請託貨來使朝廷欽恤之典返為刑官玷名節之地至于掣肘縮足不敢主斷合無今朝觀之期命下該部申諭布按并有司官於刑官審錄之際務各虛心取公勿拘成案勿分彼此以洗冤澤物仰體朝廷罪疑惟輕之德再乞命下刑部行移差去恤刑官員於有事地方務過私書察交接阻問遺防吏胥於審錄重犯情可矜疑者必同衆細加研審詢其證佐察其辭色若其平素問其長牧咸以爲可矜然後矜之若止憑招案一言稍可空際遂欲翻其舊案焉非知平日奸慣有財力之徒於成招之

始買免吏胥故於招眼緊關字樣致有空隙以爲今日輾轉解脫之計乎古人嚴怙終之刑律例重縱出之罪此又恤刑者之所當知均乞聖明裁擇

一或河役以藹民困臣按黃河爲中原大害自古治之而未能深治之者蓋大河萬里西來其勢湍猛至孟津而下地平土疏潰決遷徙不常失禹故迹故論者田不與水爭利但運河藉黃河之水以通南徙則恐闕泗州之

祖陵北決則壞運河斯欲疏道均停所以用

山東河南等處大役逐年修濬以河南一省言之每年修河之夫合做工役銀堡夫三項共該三萬六千八百餘名實該銀一十三萬一千八百餘兩差役之重至此極矣臣聞夫之徵銀并合扣工食計其所入用之常餘積二年可餘一年之費積三年可以餘二年之需故往年曾開借河道銀數十萬兩列用矣近日又有議借者矣夫黃河之夫原爲河患而設皆額外之征非徭役之正設今河患稍平而大役當減固不必積銀於無用亦不可

借支以他用况河南之民舊供宗室祿糧今則日繁增矣舊雖南北之衝今固都邑鼎建而如往來迎送矣舊無虜患之備今則年年防禦矣加以水旱相仍流離轉徙稍遇卅歲飢荒輒見人自相食使今不爲之慮民將何以堪河南如此山東南直隸可知夫別項差役舊之所無者而今日可增則河夫雖舊日之所有者而固不可量減乎合無於山東河南等處費河做工并保夫勞役重者量減其半于徵銀夫役勞費輕者減三分之一即行編審定爲規制臣聞近日管河道軫念民隱亦有量減夫役賑救民困之議但未經題請卒難究竟伏乞 勅下工部并行總督河道等官詳議則力役寬而民少蘇臣愚再照泗州祖陵乃國家根本所在今恐河水侵萬年年培築所費工力不貲合無計議於當水之衝或用磚石包圍或多栽樹木封植務使河不能侵且於風氣有助此不過用見斯河夫一二年之銀而爲一勞永逸之道伏乞 命下通行議處

嘉靖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題二十七
日本 聖旨該部看了來說
戶科左給事中臣陳鼎謹奏爲敷演 聖訓獻官歲餘應職明臣下交勉相成之義祛吏弊以裨治道事臣切聞賞罰黜陟王者厲世磨鈍之具而誥令訓戒則人主鼓舞臣下之方二者常相須也今當朝 觀考察之後已行黜幽陟明之典 皇上於朝 覲還職官員各頒以 勅諭之文曰云臣仰讀敬服之餘臣因伏惟念古人有云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紵者謂 君上之制命每貴乎精約而臣下之奉行則存乎推廣也故 皇極之訓輒有敷言而聖人之經必資訓演臣不揣疎謬謹因 勅諭要切之八語演爲交瑛條朱之十箴臣見今歲考察其諸臣被黜者首重於酷仰讀 聖訓曰仁曰公曰無淫刑以逞正所以戒將來之酷也臣恭演之後東公箴存恕箴諸臣被黜者次重於貪仰讀 聖訓曰廉曰清曰無賈貨以肆正所以戒將來之貪也臣恭演之爲服庶箴獲後諸臣被黜者次在于才力不及仰讀 聖訓曰勤事正所以戒其不及也臣恭演之爲匪

辭歲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明臣職也能匪懈則有勤事而無不及矣諸臣被黜者次在於素行不謹仰讀 聖訓曰忠誠正所以戒其不謹也臣恭演之爲維格歲詩曰溫恭朝夕執事有恪明臣職也能維格則有忠誠而無不謹矣諸臣有以罷軟而被黜者能體 聖訓體國之言則罷軟者知自立矣臣恭演之爲疆立歲諸臣有以老疾而被黜者能守 聖訓守身之語則老疾者知早退矣臣恭演之爲明退歲近因吏科之臣預有抑躁進之論諸臣趨兢者多被黜仰讀 聖訓曰無阿媚以干進正所以戒將來之趨兢也臣恭演之爲崇讓歲近因刑科之臣預有儆苛刻之論諸臣矯僞者多被黜仰讀 聖訓曰無欺詐以飾名正所以戒將來之矯僞也臣恭演之爲尚實歲此十歲者雖臣掇拾古人經傳之言然皆申重 皇上勅諭之語且歲之所以由名取實家鍼砭之義 皇上訓戒之辭如義軒對病之方諸臣貪酷等愆如膏肓受病之虞而臣之十歲不過即 皇上聖濟神方之內詳列藥味之品開陳分劑之宜以效鍼砭之勞於人人耳然豈出於 聖明範圍之內哉願

臣叨職諫官而規勸寅僚實亦諫道所在臣竊古諫箴尹之體據工誦箴諫之言撰此十箴又願對揚 聖訓係涉官常弗宜過自韜匿輒不揣蕪陋用獻於 聖明當丁之下臣冀庶幾倡明此風使穆穆布列者聞風鼓動知臣工交勉相成有僚師師爲唐虞盛世氣象咸興起其德業相勸之思實據臣忠告之愚矣倘蒙 皇上俯賜覽觀更以臣言頗有可採 命下吏部看議刪潤風示在外臣工亦必少於 聖訓有助 聖治有裨然臣愚則切以騁文沽譽獵美于澤爲惧而未敢存是觀圖也緣出臣下自相告戒之言不敢裝錄書帙以獻謹準唐臣進奏六箴之式隨本具列于後臣不勝竊冒隕越之至爲此具本親齎謹奏以 聞伏候 勅旨

一秉公箴維天無私維 辟法天至公之道臣善宜先臣莅庶政臣決庶獄私念或有民虧法曲基以窒欲布以開誠俾心如淵之洞俾心如石之平順事而施隨形以付不偏聽聞不作好惡勿立意於擊富勿甘心於茹柔勿憑一而之語勿惑三至之謀當奉法勿阿所

厚遇舉賢勿避所仇公能生明公能悅衆大
道爲公四方風動

一存恕箴天愛蒸民俾臣牧理視常如傷保若
赤子古之君子後已先人胡今之職厚於奉
已而薄於養民古之君子推已及人胡今之
職薄於責已而厚於責民洙問臯陶克昌厥
後羅織張湯自惟其覆憫無知而法踰矜無
妄而厲遭勿急如束濕勿細若吹毛豈不云
立法貴嚴行法貴恕又不云論道當嚴取人
當恕民自不究人自能全終身行恕天下歸
賢

陳文簡先生文集

卷之十

美

一服簾箴維皇立極設官分服食民之力享
國之祿忠孝爲大操守實先一介審取四知
畏賢顧富平民顧富平國圖富於家國蠹民
賊謾藏誨盜多財累愚象焚緣齒蚌剖因珠
勿假公以培勿倚法以削簾自生威淡中有
樂食進者匿食名亦疑邇臣司諫是切箴規
一履儉箴先民在昔厥有令名由能處約聿濟
其清禹曰克儉伊曰慎儉約則鮮失奢則或
僭衣不必

珍亦勿多典以邀賓惟羔羊之化美斯碩鼠
之風煙居室以陋而爲華器用以質而爲貴
於官則省手繁文於民則節乎浮費考父饒
粥致美孟僖敬仲鏤盤取鄙宣尼儉德之共
儉世之寶惟懷永圖令名永保

一匪懈箴有爾有位職在虔恭承宣禁肅勵翼
奮庸業廣惟勤奚力不足勉策以馳佩弦自
勗抑勿沮繁劇必勝素餐是懼怠宜懲
人一能之我力有倍人晝理之我夜不廢或
遇艱險盡瘁匪躬或兼戎旅累革存忠以事

陳文簡先生文集

卷之十

美

毛

一人德曰匪懈罔戒不勤願服明誠
一維恪箴服正蒞官爰本正己倫彞爲先闡門
伊始一念不謹素履以傷一事不謹敗厥官
方謹之云何維恪斯臧勿曰天高臨下昭
赫勿曰君遠威嚴咫尺欽厥起居敬供朝
夕內抑僕從外杜交私室省嬖御門絕媼師
與其巧飾於末孰若拙戒於茲玩人喪德勿
近乎狎侮昵比玩物喪志勿耽乎博藝圖器
三風悉戒百度惟貞德修罔覺懋永芳聲
一疆立箴哲臣秉德正直愷悌柔貴能立寬歆

有制每逐時浮沉毋與勢推移惟克果斷無
縱詭隨模稜弗失含糊莫判民亦何依政固
斯孔法彼砥柱中流屹然法彼勁鸚霄漢孤
審易事乎脂韋頹靡持之必力胡爲乎遽條
威施守之惟一氣以直養功以志崇中剛立
事易我寅工

一明退箴惟士之則進禮退義惟臣之節進難
退易明明 聖后大臣是優引年疏告曲荷
眷留顧惟外臣蕃宣之職經營四方寔資督
力既老既病胡不遄歸陳納印綬誰固爾達

陳文岡先生文集

卷之十

元

奚老謝職良病辭祿知止不殆勇退惟穀日

晏鼓缶歲早抽簪戀官縻爵明聽斯箴

一崇讓箴官貴謙虛尤宜沉靜勿事交託勿爲

趨競資深則敘課最則遷拔攀何用鳴漸推

賢師德及門王旦戒最韓維晦憂彥博甄祿

是恬退者未必遲而奔謁者徒爲辱允讓虞

官三讓晉臣福曰惟 辟善則補人莫美超

階莫歆華秩在此才堪在彼或失百官有讓

四海靡爭 重華再拱至治聿成

尚寶箴維 皇於穆履豐保泰宜體之成

裕敦大家者流研察匪情深文密網市與
徇名以矯厲煽風裁以峻急濟威令重愛已
官輕殘民命周貴平易漢紀循良惠綏之澤
撫字之方罔以迎承而喜人亦勿庸是以授
上罔以浮華而取人亦勿庸是以養望茲謂
實政茲謂實心實勝者善佩此德音

嘉靖二十六年二月十六日具題十七日奉
聖旨云 好生狂妄着回將話來

陳文岡先生文集卷之十終

陳文岡先生文集

卷之十

元

陳文岡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奏議

禮科給事中臣陳鼎謹題為乞稽古典弘

祖烈 詔舉二禮以昭一德以圖萬世治安事臣聞自昔聖帝明王成一代中興之盛治者必新一代中興之文教成一代中興之文教者必振一代中興之武功武功奮揚而後文教益以闡敷此安內攘夷之迹為長治久安之道也 陛下臨御以來稽古建典聖作明述禮樂大備巍然煥然文教之盛真三王無統而五常齊助者矣見今有度惟貞群工咸秩藩戚勲守分安常無越志者攷之前代誠為治朝惟彼北虜跳梁連歲深入軼逾我關險荼毒我生靈仰屋 聖慮札諭內頒至傷聖心召醫用藥臣諫垣待罪念切 主憂弗效消埃實為鰥曠臣竊惟古先哲王大猷遠圖制治未亂保邦未危欲君臣上下一德咸有無時刻而忘乎武備者在大閱之禮焉在大射之禮焉大閱之禮 天子自閱武也我 二祖開創征伐之際固常親閱將士矣其載於 大明會典者有曰洪武六年定教練軍士律凡騎兵必善馳射及槍刀步

兵必善弓弩及槍凡在京衛所每衛以五千人為一則內取千人令所管指揮千百戶總小旗領赴御前試驗餘以次輪班在外都司衛所亦然至今閱武大教場內將臺屹立雖提督諸臣未敢登躡謂求為大駕躬臨之備是大閱之舉我 祖宗朝已著為定制而俾後之舉行矣大射之禮 天子命習射也 我二祖平安輯之初嘗令群臣合射矣洪武三年定制凡遇 郊廟之祭先期命文武百執事行大射之禮 詔成均博士弟子及郡縣庠序之士皆使習射各立射圖今 大明會典所載自 天子以下一品以至九品文武官射禮各有等差其射鵠則虎鵠以至布鵠為類有七其射中則樹中以至鹿中為類有五其官則司正司射司射器舉爵請射待獲執旗引禮為類有八 大明集禮所載有射器圖有各行省射圖有各衛府州縣射圖有各學射圖職掌射式儀注備焉國初命禮部所定圖式儀注頒示天下者與之畧同是祖宗射禮之制內而公卿大夫外而各省郡縣學校無不行矣但累朝 列聖繼文守成乘胡運之治衰視武功為可偃大閱大射二禮漸廢夫 聖

哲每因時而盡制 帝王必歷世而備章仰惟我
皇上真不世出之主今時正當大有為之時誠宜
修舉二禮以紹 二祖之洪規補 列聖之隆典
實震漠之雄謨安邊之偉績也豈美觀文具比哉
臣請得而備攷論之臣謹按周禮中冬教大閱賊
傷伯謂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以教軍實昭文章明
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春秋書大閱公羊
曰大閱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自軒
轅習用于戈以征弗享閱武之規其來尚矣商周
中興之君尤以武功為先高宗伐兇方三年克之
陳南先生文集 卷之十一 五
詩曰撻彼殷武奮伐荆楚有截其所湯孫之緒是
奮發者固高宗也宣王伐玁狁詩人美以我車旣
攻我馬旣同之詩是選車徒者亦宣王也此三代
以前大閱之典也漢承秦制十月車駕幸長安水
南門會五營士為八陣進退文帝玄默之仁匈奴
入寇親自勞軍武帝以後時嘗 輿重漢制以立
秋日自郊禮畢揚威武斬牲於南門也 薦陵
廟武官肄兵習戰陣 漢 武帝 元封六年
兵講武平樂觀下起 壇 壝 壘蓋
天子親出臨軍魏晉東晉宇文後魏以季後齊後

大明之升陽精赫熾已潛旋環轉於坤輿之表靈耀光華徐勃勃於扶桑暘谷之間直與宋日相接矣胡元豈能干之哉臣所以決謂胡元不可承中國帝王之正統者明我太祖得國甚正得統甚正自不承乎胡統也炎漢之興在於秦併六國之後似乎漢承秦紀也然漢儒之論謂秦爲閹位而直以漢接周之正統是則我明之正統豈不直接乎宋哉胡元得比於秦亦已幸矣而能亂中國之正統哉今日胡君之祭不祭胡君之拜不拜關係胡君之統不統也一祭拜之間而天下萬世之大義在是又豈可輕耶臣聞鄭衆之在漢也爲給事中而決不肯拜單于乃其言曰誠不忍持節以拜邈裘胡銓之在宋也上封事而論不可拜金虜乃其言曰誠不可相率而拜犬豕臣愚任同鄭衆給事之官職有胡銓封事之責誠不忍見行拜胡之禮於廟庭之中爲二臣之所羞也况鄭衆所處之位小臣也胡銓所處之時弱國也而猶知拜虜之爲非則夫際全盛之朝列通顯之秩者又當何如耶此臣之所以切有望於今日也臣之所論止胡之奉魁而已猶未及其黨也

固萬壽無疆者也斯又助我 皇上剛健勵精發揚振動以大張神武掃清沙漠此其幾也今霜降之後正農隙之時乘勞退之暇 陛下誠一煥布綸音大講武事參酌歷代舊章修舉 祖宗成憲預定儀注俟十一月 聖情暇豫風日晴美之時先期命官戒備至日 陛下御龍威之炫服整鑾輿之法駕 幸臨閱武大教場之上以 親閱將士大加誅賞張皇六師獎率三軍則將材可擇士卒可精器械可自堅利壯勇可由是而招徠冗費可由是而停減餉用可由是而儲足紀綱由是振而號令由是行其效驗甚速其關係甚大且是日也旌甲萬隊耀日光華郊野生威山嶽拱奮 皇靈以之遐布 聖武於是赫昭如剛風鼓轉於九天之高震雷迅發於九地之上不惟胡虜聞之相顧震聳枕塊奪氣而薄海北人間聲共奮智者願竭其謀勇者願死於圍富者願輸其貲其於靖邊威虜豈小補哉 陛下見高千古禮備百王 親耕之行非莫為之耕也所以風天下之農也 親蠶之行非莫為之蠶也所以先天下之桑也斯親閱之舉非莫為之教閱也所以倡天下之勇敢

也夫禮樂征伐皆出自於 天子文事武備莫不可以偏廢 陛下登極念年於茲親視太學矢親較多士矣文運士習彬彬然與已收禮文之效矣舉大閱以章武伐又可緩乎國之大事在祀與戎陛下四郊之典每年定四次之行是祀 天之敬也 七陵之祭每行出百里之遠是祀 祖之孝也今大閱之典每年不過一行每行不過數里而戎事以開大事以舉過 陛下之聖優為之也臣非不知國常有操練提督有重臣也然大臣徒受提督之寵任委無操練之實功昨年數千赴敵未見虜而寬斧今歲三門揚兵不旬日而怨訛古之治兵可使赴蹈水火者似不如此豈盡區處之未周哉昔簡閱未精爵戮未行之所致也提督者虛應故事 亦必懼 陛下身親見之矣此臣愚所以慙慙望 陛下舉大閱之典也臣又謹按大射之禮古之射禮有五一日大射二曰賓射三口燕射四曰鄉射五曰主皮之射而大射為重攷之儀禮曰大射之儀君有命戒射宰射百官有事於射者射人或諸公卿大夫射司士戒士射觀此是 天子命公卿大夫士習射皆謂大射也周

官司表於王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共熊
侯豹侯卿大夫共麋侯皆設其鵠觀此是天子
以下至卿大夫皆有大射也射義曰古者以射選
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飾之以禮
樂也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為以立德行者莫若
射故聖王務焉觀此是天子攷較侯卿大夫士
亦用大射也自揮作弓夷年發矢孤矢之利以威
天下而射之制已出桑祚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
而射之義已行武王射於郊學左射狸首右射騶
虞而射之教以立孔子射矍相之圃公罔之裘序
禮文周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點揚解之語而射之道以嚴三代以前重射久矣
自周而下兩漢君臣承平之際皆從事於矢後漢
明帝永平二年臨璧雍行大射禮唐貞觀五年賜
文式五品以上射於武德殿唐開元中論著儀式
其一曰皇帝射於射宮其二曰皇帝觀於射宮損
益古禮具於禮官三月三日賜百僚射宋太宗淳
化五年詔定射禮有司取唐制為大射圖並畫其
冠冕儀式表著之位此漢唐末射禮而我祖宗
定為禮制以示天下後世也近年以來國湮擇士
之典士鮮觀德之具自上而下射禮不講是以國

威未振而士氣亦不揚今禍臻虜患為之卿士大
夫者思金吾同胞之耻正臣職欽泣雪耻之時願
醜虜異類之威正臣職請纓繫頸之日而急國家
之事正臣職惜陰待旦矢心畢命奮不身顧何以
家為之時也臣見近日士風殫赤竭智憂國如家
留情典獻馳志經畧者誠多有之但其次者完案
牘之文移畢衙門之公座了訪謁之人禮遂謂職
業盡矣每有餘閒則講虛學者固為飾偽而耽奕
棊者亦或喪心仰俯飲醇流酒送日委靡墮落渙
散之習不可收拾間有負特立而志遠邁者合數
人而會於射則又既無射所又無射期必出城郭
問墅園醖醢食告休沐一往返而神疲精倦以為
勞矣豈能數行之哉今之兩京堂官卿貳皆有總
督巡撫之階臺省即署皆有藩臬府郡之補夫總
督巡撫一過有事保障地方調度人馬實將帥之
責而守巡長令亦皆捍蔽境土防衛城池實備禦
之任也使非武畧素閑能無煩事殃民者乎臣愚
竊謂宜擇都城內近便之處或廢寺沒產或他有
空閑官地仿古射官澤宮及燕園初射圃之制創
闢數區每地長一百五十步餘闊三十步餘為一

圖地倍則分為二三圖園建廳立門閭以垣繼
在京大小衙門文職官員並進士分撥附近三五
衙門共一圖輪日更番入射每圖吏部撥官吏二
三名司其政開滌除並管分排日期報請各官其
射日官屬預白堂官堂事畢午刻即令散回行射
大約每月三次其儀一遵儀注射竟又相與論難
遠圖陣圖武經兵法之要與凡餉牧籌畫之方而
畢太官即時札記射者姓名分為三等其一等曰
精射其二等曰習射其三等曰觀射送堂官慶以
識其材藝每季終堂官備開冊籍送吏部以備採
錄超拔之用南京則行南禮部各省布按二司府
州縣則行撫按三司則行提學各就空閑去處為
射圃著實舉行其係職官俱行冊報將見人習於
射射精其餘雄偉不群之材出摧陷廓清之力呈
任之於京則得頗牧於禁內用之於外則委韓范
於軍中文武為憲如古用說禮樂教詩書如邠般
者由此其進而効俗丕變我武維揚臣愚謂大射
之禮當修舉而亟行之者此矣臣見近者彌庸防
邊事宜吏禮兵等部湖廣等道所論列如用人足
財二事募壯勇積糧餉六事查議巡撫查慶將官

十事防守附近隘口文補短少兵糧十二事皆經
國之長策救時之急務如醫家按病之名方對證
之良劑也誠得陛下以大閱而風示於上是有
是而用之精矣臣工以大射而服勤於下是
日收而公立使之任矣則方皆取效藥悉奏功雖
古初毒疾無不攻療不然則雖名方良劑知而未
必用用而未必當不幾為紙上之空言乎比歲虜
至則驚惶而莫知所為虜去則忝然以為無事兩
年怠玩之態誠有如此言者今秋山西之失策後
時養集貽患贖虜志而損國威者實坐於此迨今
言之徒皆追恨於前之謀國者矣可使明歲又有
追恨於今哉今欲恢先事預防之圖而不蹈縱敵
誤國之轍惟在時刻不忘武備而已故行大閱者
示皇上先不忘武也行大射者示臣下俱不忘
武也上下交不忘乎武備虜賊有期矣醜虜祇欲
逞其屠掠之心至無日而忘中國而我中國為萬
世慮遇有時而忘靈寇何其輕重之失較量哉戎
務邊防也久矣今欲事事而謀人人而易畧而
之則有遺遺悉舉之則屢牘未必能盡夫群物之
至於樞而萬事皆統於要幹其樞宰其要以運

下 聖主所以振海內也今之樞要誠莫過二禮
臣愚伏乞 陛下俯念武備廢弛之久憤胡虜驕
橫之極憫生靈荼毒之慘重 杜稷真安之圖將
臣所言 勅下禮部會同兵部歷攷經典所載並
漢唐宋以來大閱故事及查 大明會典所載
御前試驗條例證古準今博引詳議定為大閱儀
注上 聞以循一代典章以俟 皇上酌時舉行
再 勅禮部會同工部查 大明會典集禮所載
大射諸禮並禮部原定圖式儀注頒示天下者申
明修舉恭酌事宜各定儀注在內擇地立圃行在
京衙門舉行併行南京及各省府州縣併學校一
體遵行誠修舉二典則 一人天動四海風行上
下有協心之助內外有同體之誠臣庶盡干城之
器國家結磐石之宗矣臣員備該科叨司典禮切
未敢泛陳群策亦未及摘論群工首以當今之切
要而又職掌之所存者冒昧為 陛下陳之仰惟
皇上聖度兼涵聖裁精允伏望 俯垂聽覽留神
採納賜之施行臣不勝幸甚天下幸甚緣係乞稽
古典弘 祖烈 詔舉二禮以昭一德以圖萬世
治安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題十三日奉

聖旨該部看了來說
禮科給事中臣陳鼎謹題為祈定 聖衷受
大慶以答臣民仰望事臣竊惟我朝稱 慶賀大
禮有二曰 萬壽聖節曰 元旦令節曰 冬至
令節我 皇上法天圖治對時茂育雖在 靜攝
崇讓之間遇此 三大慶賀未嘗輕免前於本年
正月遇 元旦令節八月遇 皇上萬壽聖節俱
蒙 皇上隆殿俯受賀儀彼時臣先以中書舍人
侍班繼以給事中導 駕二次俱得周旋殿廷之
內快覩 龍顏 大君利見其喜何如群工萬姓
以及四夷來貢之使見者驚忭聞者雀躍其喜同
於臣者又何如蓋人臣之事 君真如子之事父
母久不見則必思慕而願見既一見則必喜有出
於情之真者而非勉強也茲者新歲 元旦在迺
履端之慶尤為歲事之看禮部奏 請習儀已蒙
聖明俞旨至期 皇上端御紫宸洞開闔闔臣下
得以仰瞻 天表其效萬呼天下臣民之至願是
日也洪鈞律轉於機衡而乾坤交泰太陽光全於
王宇而氣象益新條風暢播淑景時回 陛下迎
祥納福順承 天慶尤在於斯况 天地交泰之

候正 上下交會之辰在 陛下聖度淵衷自欲
接見臣下而群工萬姓仰望誠積亦必有感動
天心者此不待臣之贅言也 臣念昨者 冬至令
節 皇上臨期以風寒暫免時冬令方殷 陛下
誠宜保愛今春令已還九有輕寒微風之至者亦
皆和氣之暢達 陛下為太和凝萃與元氣流通
臨期端不因之或免臣但恐臣工因見前次有臨
期暫免之時預行測料緩於駿奔以致或習儀而
先後參差入賀而班行缺少四夷瞻視關係匪輕
伏望 皇上命下禮部告示曉諭文武百官除公
差註病外其餘習儀並至日朝賀俱要夙興早集
整齊嚴肅不許先後參差以致班行缺少如有臨
期失誤者許各衙門堂上并掌印官當日查舉的
實送糾儀官處指名叅奏庶朝儀有充整之盛臣
工遂瞻仰之私矣臣 員該科職司典禮茲遇慶
賀大禮又在導駕 爭之列輒敢畧陳惓惓葵藿
之悃伏願 聖明俯賜容納施行臣不勝隕越侍
罪之至緣係祈定 聖衷受大慶以答臣民仰望
事理未敢擅便請題請 旨題本月二十七日奉
聖旨云 再似這等不饒該衙門知道

禮科右給事中臣陳恭謹題為憤切醜虜橫逆
震斷除胡邪正祀典以昭華夷大分以明
綱常 弘聖作以預消虜患事臣惟天極尊
於上地雖真於下聖人立乎其中惟天地立聖人
於中國是以函夏為中國帝王所自立之地此天
地立華夷之限臨隔之以山川區界之以風氣殊
別之以言語辨異之以衣服乃二儀開闢之所建
而非人力之可潤也故內夏以外夷而夷不可僭
華如夜不可為晝獲之不可加首此萬世之綱常
天地之大義也故蠻夷猾夏征誅必加戎狄是膺
陳爾厥功春秋予奪炳若日星已臣見近者北虜
與強稔惡逞毒犯我中土往年犯太原次年犯澤
潞昨年犯紫荊矣而我邊境連掠在彼導之攻劫
往年有石天爵次年有白通事昨有王三矣夫
北虜而犯我中國是以夷猾夏也我城而附乎北
虜是以夏從夷也履霜堅冰漸不可長臣愚竊謂
今日治禦安懷之方固欲群策之畢舉而第一莫
大之務尤自於嚴心夏外夷之辨明萬世之綱常
以正百代之典禮始今日綱常典禮之極有關係
於胡元之鬼不可記於我中國聖帝明王之例是

也既當祀胡虜之君又何以禁胡虜之侵則當禮其祖又何以遏其人此臣愚之所以晝夜思輾轉而竟不可解腐心疾首扼腕而不能手者也臣按帝王廟之建所以崇德報功昭極明統奉上天以尊中國也故自盤古以迄于今上下數萬千年歷數百君而所取者止十五六人曰三皇曰五帝曰夏禹商湯周武曰漢高祖光武唐太宗宋太祖茲數君者純金美玉無少疵議不惟功德俱盛而且大統相承所謂功德者有功德於中國非謂強其本國也所謂大統者承帝王之正統非但言其一統也擇之甚嚴取之甚精矣夫何十數帝王之下乃使蒙古忽必烈元人稱為世祖者廁於其間夫蒙古之元其先則孛端叉兒其姓則奇渥溫氏其居則烏桓之北其所謂鐵木真而元人稱為太祖者雖蒙古中原猶未殄滅南統迨忽必烈時力愈強而惡愈肆直乘宋之弱而吞噬之冒中國以胡俗言中國以胡語譯中國之書以胡字官中國之正以胡人濁我寰宇數我曩倫始則以夷猾夏既則變復於夷當是之時吾天地所開之中土吾萬古中國帝王所自立之區域盡淪胥而為夷狄

斯皆忽必烈之巨罪也得罪於我中國帝王實得罪於天地也若以為功是功於夷狄而非有功於中國也若以承統是統於夷狄而非得統於帝王也伐太祖膺圖撫運起而驅之神功聖烈所以歆揭宇宙超越古今正以其驅開闢以來中國所本無之夷狄復開闢以來帝王所本有之中國胡元為中國之所當驅是中國決非胡元之所當居夫中國非胡元之所當居是胡元決非中國之所當祀矣故必除胡君之祀而後驅胡之功彰今欲存胡君之祀者顧不自小聖祖驅胡之功耶臣嘗捧誦我太祖諭中原之檄有曰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居中國治天下者也荷歟大哉我聖祖森然數語凜如秋霜據斯言也使聖祖興於忽必烈之時則忽必烈亦必在驅逐之首夷狄生饑不可以居中國而治天下沒豈可以廟中國而享帝祀哉臣固知祀忽必烈於帝王廟者非聖祖之本心也是則當黜也臣又謹攷閏初我太祖皇帝因禮部尚書牛諒奏三皇閏天五極大育功德於民京都有廟春秋享祀宜令人等言

上諭曰五帝三王及漢唐宋創業之君俱宜於京師立廟致祭初不言元君同祭帝王廟也臣益知記忽必烈於帝王廟者非聖祖之原議也是則當黜也臣又按誦大明會典洪武六年議定三皇五帝三王及漢唐宋創業之君俱於京師立廟每歲春秋致祭遂建帝王廟於京師止言漢唐宋則無元可知矣而下列位號乃及元世祖夫不序其代而祀其君臣益知祀忽必烈於帝王廟者非聖祖之定制也是則當黜也夫祀此胡君既非我聖祖之本心原議定制也而乃冒列祀典以至於今者何也國初諸臣定禮議制者成之也諸臣多會中元進士受元爵秩於此不過欲強假元以帝統謬予元以帝祀以掩其初仕元之非耳顧胡元蔡養之私恩而不念中國天地之大義臣為國初諸臣深惜之也然聖祖不斥正之者何也聖祖國初見於詔諭者每曰朕准右庶民曰朕本布衣明非元臣也聖祖之意祇以生於元世不忍遽成元迹姑亦暫祀之耳厥見淵衷豈不謂一再傳世聖子神孫既與胡元無關涉自有善繼其志而黜之者孰料寥寥有餘模稜常陣舊

當然因而弗改臣知太祖在天之靈亦必切望黜此胡鬼於冥漠之中矣夫禮樂必待百年而後興制作當俟千聖而不惑此所以黜祛更正不能不望於今日也仰惟皇上道合重玄權操三重郊廟群祀之典無不釐正精當於太廟之祀字者曾去姚廣孝矣以其嘗從胡教也於孔廟之從祀者曾去吳澄矣以其嘗仕胡朝也而胡君之鬼顧可祀於帝王之廟而不去哉我皇上崇正黜邪於胡佛之宮之像之骨屢闢除之夫佛氏誠宜除之然猶胡邪之無位者耳乃若忽必烈以強有力干取大器藉雄偉憐尤胡邪之渠魁也此而不去顧廟貌而神禮之彼豈不陰助其黨以梗皇上聖神驅除胡邪之妙用哉胡君之鬼決不可崇祀於中國如胡佛之鬼不可崇奉於中國也胡佛不可以繼道統而胡君豈可以繼帝統哉自伏羲以迄唐虞三代漢唐宋中國帝王之正統也秦晉宋齊梁隋中國帝王之變統也胡元盜居中土變統之變者也此儒賢之定論而我皇上明晰之素也今帝王廟所祀皆正統者變統皆弗祀矣而變之變者顧可祀乎秦晉隋有元之一統

非元之夷狄而顧不得同元之祀秦晉隋諸君亦不平之矣非但秦晉隋不平之而宋太祖尤深贊之德祐景炎之末忽必烈於宋之子孫何如也讀史而至此當為乾坤一墮淚而宋祖以骨肉之恨與忽必烈實不共戴天之讐也而乃使之共座一室共享一牢臣知宋祖之心必不安也非惟宋祖讐之也諸皇帝王實羞之諸帝王咸以神明之胄居中國而馭四夷豈意數千年後天翻地覆有胡元一大變也今使腥羶之鬼被髮左衽之裔列之於一堂臣知諸帝王之心必不安也蓋其與夷狄並列也非止羞其為夷狄也羞其為禽獸也何也大明一統志我朝欽修之信史也內載元氏之祖實蒼白狼所出志載之言必有明徵若誠然也是胡元無夷狄而禽獸矣而可與諸帝王同廟以微精禋之享乎皇上抱千古獨出之見正百王未備之章能決去此胡無疑難也失今不去後鮮能去之者臣不忍令天下後世謂中國祀胡君自我明始也帝王廟之初建修撰姚涑已嘗奏稱元世祖不當與祀當時禮官不能集議一洗前訛而謬引夷狄而中國則中國之之陋說竟使涑之正奏

沮格未行迄今流患夫春秋謹華夷之辨故韓愈氏曰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足明指諸侯而夷行者如春秋荆吳之類耳進於中國謂慕義稟命臣於中國也如是則中國之焉非謂竊中國之統盜中國之土如胡元之真夷者而可中國之也禮官引此語以寬假胡元而不識夷字遂至背鑿聖經誣民惑世是之謂邪說甚於洪水猛獸之災實啓夷狄侵亂之禍者也如曰待勝國常厚臣謂太祖於元之末主縱之北遁封其孫為崇禮侯正使之存其宗祀也其優厚已過矣夫彼原為胡地之人沒有胡地之依亦奚賴於我土之廟而顧以堂堂中國強祀一漠北胡鬼以示厚哉如曰在祀典已久臣謂但當論其理之可否不當論其祀之久近我皇上登極以來所釐正者孰非國初之典秩耶胡元竊據中夏有六十年非不久也我太祖一旦起而驅之漠外無遺蔓焉是我太祖之驅胡君不因其久居而存之而皇上之驅胡鬼顧可因其久祀而留之耶惟我皇上乾斷奮然議黜其祀是聖祖驅胡元在世之君皇上驅胡君既沒之鬼掃盪廓清之功

皇上當與聖祖一也臣謂帝王廟祀當議黜胡君者若此臣因此尤有大惑者焉國朝於歷代帝王陵寢之祭傳制令官各有歲時甚重典也臣攷方輿圖志自伏羲以至宋孝宗三十五陵所祭之虞俱實有陵墓惟順天府所祭元世祖陵臣遍攷府志絕無陵所不知何憑祭之臣問胡元沒皆返葬漠北之谷不加築爲陵不知去我朝邊圉之外幾千百里也今每遇祭但權於府西廟址掃埧席幄以畢事夫旣曰祭陵而祭實無陵旣非祭地而祭於空地以禁闕之旁而望空祀一舊嘗竊據之胡鬼其誰曰宜乎况陵墓無望祭之禮而華夷天限隔閼封疆其何所望乎臣以爲祭元世祖陵義亦無據通罷之便臣自家食已知此胡君之決當除此祀典之決當正旣而承乏言官無竊禮省職司如彼其專也遂叨連任已幾三年籌度如彼其久也而竟使畏難前却不敢建明是自待如彼其卑也臣念是輒不量力審勢獻一得於聖明之前以求不負於心不負於所學不負於中國帝王伏望皇上俯賜察納行令該部會議備攷太祖撥諭并諸華元之旨質以春秋內夏外夷謹

微之大義將帝王廟所祀忽必烈及木華黎博爾忽等五臣并行黜祀毀其木主送之塞外永絕根本仍勅該部詳查所謂元世祖陵委實在何地方攷經據理較之伏羲以下帝王見有諸陵應同否致祭如果順天府原無此陵或遠出國家輿圖之外即議罷祀然後皇上以黜胡尊夏登正祀典大義詔諭海內必有以發舒華夏之氣震懾旃夷之心續議重委本兵嚴責總帥練軍閱武招亡行間倡勇設奇以爲必可勝敵之計是太義旣明則士氣自奮士氣旣奮則兵威自揚斯可以繫不孩之頸梟台吉之頭致之闕下以奠中國萬萬年磐石之安誠大聖之作爲曠世之事業也臣鄙見如斯胡鬼有知當先自愧遁或能歟咎宜加臣身臣憤切衷懷不自覺其詞之過激惟冀皇上優容體悉虛聽勇行臣不勝干冒戰越之至緣係憤切醜虜橫逆懇乞宸斷除胡邪正祀典以昭華夷大分以明萬世綱常弘聖作以預消虜患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旨題二十日奉聖旨該部看了來說陳文岡先生文集卷之十終

陳文周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奏議

閏月明閏位

禮科右給事中臣陳斐謹題爲以閏月明閏位
申論胡祀當黜之極以仰裨 聖明裁斷事臣竊
聞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夫二者之係於國家其大
實相等而其事亦實相須也故臣於昨者具題謂
聖天子欲振威胡之策當先革祀胡之典伏蒙
皇上俯納臣言下部看議臣但當降伏下風以俟
觀 聖天子作新禮度之正亦復何言但臣昨疏
祇歷推 聖祖革命之心竝發明聖人賤夷之義
而於胡元之非統者猶未詳論臣謹再披瀝以
獻臣惟天帝運四時以成歲功人帝參三極以立
世治故天帝運於上而歲統以禪人帝繼於下而
世統相承是歲統之與世統交相明者也故世統
之有閏位如歲統之有閏月即閏月之日不可以
建 廟則知閏位之胡不可以祀廟矣蓋正月者
四時之首也大居乎正履端於始君位之象也故
春秋書春王正月所以重五始之要大一統之治
也夫既曰正月宜乎無閏矣而於此有閏焉周書
周月解曰閏無中氣斗指丙辰乃附月之餘分也

故胡元雖竊據中夏不過閏位如此閏月而已閏
月爲天之餘分而非正候如閏位爲國之變紀而
非正統我 皇上撫五辰而凝庶績齊七政以校
人時故舉大事不用閏月如近日欽天監擬閏正
月爲 太廟上梁之吉 皇上神智天聰擯而不
用改卜二月之中夫閏月之餘分不可以豎 太
廟而閏位之胡裔豈可以祀帝王廟乎故以胡元
而使常祀帝王之廟固非所以重帝王之祀亦非
所以重帝王之統矣胡元竊帝王之統自有書契
以來所未有之變也惟其變爲書契所未有故其
統亦書契所未論惟論之當自我 明始故論亦
當自我 明定臣試舉我朝二三儒臣之正論以
定胡元之是非惟 聖明裁焉臣謹按國朝儒臣
方氏所著統論有曰正統之說立而後人君之位
尊變統之名立而後正統之說明有天下而不可
比於正統者三其一夷狄也彼夷狄者先王以禽
獸畜之不與中國之人齒苟舉而加諸中國之人
之上是率天下爲禽獸也夫犬馬一但據人之位
雖三尺之童皆能憤怒號呼持挺而逐之士大夫
誦先王之道者乃不知怪又或爲之辭其亦可悲

手臣據此言是謂胡元決不可予之以統也又
我朝儒臣丘氏之言有曰鞭韉遠在朔漠不毛
之地一旦恣其虎狼之毒據我帝王所自立之地
我朝自稱曰皇帝亦從而曰帝之生其時者在其
天下亦無知之而大後世之史臣背吾孔子
之教而謂之曰夷狄之大戒世道之責將奚
焉臣據此言是謂胡元決不可予之以統也又
按我朝儒臣蔣氏之言有曰元乃夷狄耳不足以
承宋之正統也明矣當以我太祖高皇帝神功
聖德取天下於群雄之手直接宋傳故接三代之
正統者如漢如唐如宋如我皇明也秦晉六朝
隋五代之與胡元俱以變統書之此古今之通義
萬世不易之公論也臣據此言是謂我朝之統當
直接乎三代漢唐宋而不承乎胡元也夫我太
祖高皇帝雖未親紹宋統而其正統自相傳繼况
宋之恭帝實浚於胡元祚滅壬申之間而我太
祖即帝位於大明戊申之歲相去止三十餘年
計我聖祖誕生之始尚當宋帝在生之時是共
大意天統自有默相授受者當胡元純陰之世如
晦冥之夜宋之日雖淪薄於虞淵受谷之際而我

周及隋大業皆舉行唐太宗引諸衛將卒習射
顯德殿庭高宗講武渙水之南設次尚書臺以觀
又講武并州城北上御飛閣臨觀玄宗以十月講
武驪山之下徵兵二十萬戈鋌金甲照耀天地帝
親擐戎服臨觀開元禮皇帝講武儀注特盛宋太
祖建隆三年十一月講武近郊太宗興國詔築講
武堂於西郊九月大閱真仁以後皆講此禮高宗
則幸白石教場登臺御甲冑其儀尤詳漢唐以來
大閱又如此然三代以後主或中才儀或未備而
監於古今郁然舉一代之典誠有望於皇上也
仰惟陛下燕閒之際憂非常之患求非常之為
想陛下之所以清問輔臣之所以承宣德意對
揚休美因事納嘉猷入告者端必重乎武備但
內苑深嚴外廷迥隔雖拔垣禁近未得悉聞而况
六軍萬姓四方之遠何能盡知皇上憂勤振勵
之至意雲從景附而響應之乎臣昧者恭遇萬
壽聖節叨以侍從之末導駕自內殿而出侍立奉
天殿中金臺之下咫尺清光冕旒宸容適仰瞻
皇上玉色充和天步精健比前願養益全退而舉
手加額曰斯迺天祐玄祐保我皇上聖躬強

子賢者則九仕元朝而歸元史者皆不能無
以胡人而仕於胡元之朝尚可恕也以吾
中國之人而仕於胡元之朝忍心事讐未可盡恕
也故以元史而稱胡元為帝尚可通也修吾中國
之史而稱胡虜為帝曲筆叛經未可盡通也此皆
臣欲次第論之者如許衡諸人是也然猶未敢遽
論也何也如治盜者當先討其有惡而已其被賊
脅從與夫為賊出脫者其罪稍有等差故未敢遽
論也此非臣之過說而必欲以賊加之也書曰蠻
貊猾夏寇賊姦宄是以夷狄與寇賊同也詩曰戎
狄是膺而孟子曰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有姓寧
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是以戎狄與猛獸亂
賊同也書傳聖賢之論已如是也孰謂盜賊猛獸
之流而可祀哉或謂忽必烈入我中國亦必漸用
中國之禮樂文物矣臣以為此未致之甚也志載
之言且未悉數臣有易見而明徵者矣都城內金
城坊別有忽必烈舊廟稱為元世祖廟者春秋順
天府官每於此祭三年傳 制遣太常生祭陵亦
於此祭其廟收有忽必烈舊像祭則取其像設之
堂中置其簪履冠履衣膝衾帽則胡帽靴

則胡靴斯則忽必烈之真形也公然一毫子也則
此則忽必烈之在當時雖僭竊尊號而依舊全用
其夷俗豈可以吾 皇朝鼎建景德崇聖之殿而
崇祀若此之胡鬼使感天下而辱帝王哉夫盡言
論事愚臣之職也據經守禮陳之於一時者也議
禮制度 聖主之權也 立極昭範垂之於萬世
者也不遺封葬者 明之精也謀及鄉士者 聖
之公也伏望 皇上採臣一時之言重念萬世之
則不為對葬之遺而攷鄉士之謀 勅下禮部將
臣所言及諸儒臣論說與臣前奏通行詳議並查
陳文淵先生文集 卷之五
忽必烈舊像係何等形貌冠服實悉具奏庶驗臣
言合乎天下之同情而匪一己之膚說然後 皇
上奮九五位龍德之剛明以去百十年胡君之冒
祀不為天下萬世一大快事哉臣不勝惓惓懇祈
待 命之至緣係以閏月明閣位申論胡祀當與
之極以仰裨 聖明裁斷事理未敢擅便謹題
旨題二十九日奉 聖旨這所言說的是禮部
併會議來說 又奉
聖旨元本胡夷又甚於五季者著 帝王廟并
祭都黜罷

禮科右給事中臣陳蕃謹題爲仰荷 聖明勇
撤胡祀備陳釐正未盡事宜以昭新大典事臣聞
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臣叨列
禮垣之官切念祭典之重因於本年閏正月十七
等日冒有黜胡邪正祀典等奏節蒙 聖旨謂元
本胡夷又甚於五季者着 帝王廟并墓祭都隸
罷臣見 綸音一布士論咸孚群情交賀悉謂
皇上一舉事而正 累朝八葉相因之迹開百八
十年未明之惑我 皇上超等邁倫正大光明決
烈俊偉萬世不朽之事業茲亦一端矣禮官隨將
帝王廟所祀元主並木華黎等五臣神牌等項并
置他所靜掃胡氛拔除夷本即覺我中國之景象
如乾坤更益清明日月更益光華者廼於今月二
十二日正逢春祀之期 皇上遣官往祭是晨祥
雲氤氳和氣蒸洽薌燎旁達美爽來歆誠若諸帝
王之靈歲華聚相慶而 天心亦爲之悅豫矣顧
茲典禮之正雖曰因臣建明豈臣之薄誠遽足以
乎 臣而微言設能以動 主哉實由我 皇神
謨廣弘先定於上而輔弼廷臣又咸贊議於下是
皇上之心克與 天同而臣下之心亦無出於

聖心淵見之外是以臣言方一再而 上下俱歆
懽然交欣沛然至順翕然大同也臣言官之體祇
知以建白爲職初惟期於理而不敢預期於行惟
謀於道而不敢預謀於衆所賴道理之在天地間
者一而不殊所以臣言不要於同而自無不同然
亦臣偶發 聖衷具而未發者而已大舜之言曰
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者其我 皇上之
謂歟緣臣昨疏所陳并禮部會議之奏止論胡祀
之當黜而黜後更定事宜猶未詳擬臣謹掇前疏
所未盡者條列以獻伏望 皇上命下禮部議處
陳蕃先集 奏
覆 請施行且事關更正重大典禮或依禮部并
臣原請 頒降 明詔以示天下則有代之秩祀
以完而萬世之綱常以定矣帝王幸甚世道幸甚
緣係仰荷 聖明勇撤胡祀備陳釐正未盡事宜
以昭新大典事理謹題請 旨

計開

一 并撤南京廟祀胡像臣按南京帝王廟在欽
天山之陽祀三皇五帝三王及漢唐宋四君
俱有塑像而元主忽必烈之像亦列於末其
服雖帝王而貌則夷也緣國初建此廟之

後我成祖皇帝即定鼎北京繼是累朝
列聖皆未曾一至南都而見其所謂帝王廟
者所以多年無人整理而元主得以冒竊姓
姐安享無虞也是胡元之生也既能盜居中
土之位百餘年而其後也猶能盜中土之
廟百八十年今者已奉明旨省都罷黜則
南京胡主之祀通宜停罷而其胡主之像亟
宜撤毀伏乞勅下該部將近日前後疏議
備行南京一體施行則規制不殊而祀典俱正矣
一政撰 丙京廟祀碑文臣按洪武二十

一年南京帝王廟成太祖命詞臣宋訥撰
記立碑紀列所祀之主其文載皇明文衡
者可攷緣訥大名之滑縣人其父爲元南臺
御史訥登元至正進士授鹽山知縣父居元
土世受元恩故於胡元推崇太過實昧正變
之統有紊華夷之防不可爲訓今廟既黜胡
君之位則碑宜削胡君之號理當改撰碑記
伏乞皇上親灑宸翰審藻天文記述今日
建廟黜之誼勒於北廟以垂示萬世惟或
勅令輔臣撰記則金閨宿彥深識鉅筆亦足

以對揚休德尊夏明統如此庶有以昭既
往而範將來矣

一遠瘠罷祀胡夷神牌臣聞昨者奉命黜罷
胡祀禮官即將元主并木華黎等五臣木牌
撤去因未有明旨屏置何所乃暫收本廟
神庫之內臣按禮家之論謂人家奉祀當毀
之主洗除其題書而埋之臣又見往年皇
上命除禁中釋殿盡毀大善殿佛像謂佛骨
佛牙皆屬朽穢不得瀆留清禁初擬勅
下有司瘞之草野旣而綸音又謂雖埋之
將來必有竊竄以惑民遂命都着燬銷此
誠皇上卓越千古之見出於尋常萬萬者
甚盛舉也今黜胡祀宜用此法但茲既係木
主料無竊竄之患惟望皇上勅下禮官議
將忽必烈等木主六座先行刮洗字書取其
木片瘞之郊外草野以示棄逐之義庶爲永
絕胡本永清華夷矣
移定合祀帝王神位臣按帝王廟原祀神位
三皇居中一室五帝居東一室三王居西一
室漢高祖先武唐太宗居東二室宋太祖元

主居西二室今既黜元主宜移唐宗之位與
宋祖同室享一壇之祭則高亮以祖孫相
近而氣脉當通唐宋以統緒相承而英誼並
列似為得宜因禮官未結請故朕祭未
敢多動仍舊漢唐三君同享東一壇而宋祖
獨居西一室似未適均合無 勅下禮部議
移相繼則一十五君熙洽一堂中旁分配先
後賁輝聚精會神咸宅其所斯足以備儀文
而來陵止矣題二十八日奉 聖旨禮部知
道 又奉 聖旨准議

欽差巡撫甘肅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陳宗題為條陳地方事宜以固邊圉以圖永安事
照得甘肅一鎮孤懸河外南番北虜西控回夷三
面受敵五郡連列臣奉 命巡撫甘肅爰自入境
之初適值套陰虜盤住西海兼以西番不時侵擾
土魯番王子沙速壇之子脫列速壇欲占哈密
謀侵犯臣晝夜圖惟除將戰守事宜逐次第佈
舉外臣惟河西乃自古用武之地必須營伍充實
兵馬強壯器具足備墩臺完固將領得人供餉不
乏官屬堪用斯可充敵制勝保境矣臣今照各

事宜諸凡不備劾事在列牀不得鳴子 君
之前也謹將地方目前緊急要務條為十事開列
上陳伏望 皇上軫念極邊重鎮乞 勅下該部
速為議處 早賜施行地方幸甚臣愚幸甚緣係
條陳地方事宜以固邊圉以圖永安事理未敢擅
便為此開坐具本專差承差楊良滿親齎謹題請
旨

計開

一議處清勾以實營伍臣惟禦侮安邊獨賴于
行陣浪管伍充實斯軍旅振揚况今番虜交
馳邊務孔棘尤用武之際豈可漫然弗之講
耶臣待罪地方節據各營堡呈稱所部軍士
十逃五六以致行伍空虛不敷戰守乞要清
解填實等情臣反覆籌度逃亡軍士固當清
勾若不分別地里遠近一槩取解如南方解
到者不惟不服水土隨到隨逃亦且用費脆
弱無益實用惟陝西八府密邇本鎮以人之
氣習論之風土攸宜就近清勾其歸順易若
使訓練知方緩急殊當有濟臣陝西按二
司并各府清軍官員與臣原非

移文清勾往視如該紙爲今之計相應題
請如蒙乞 勅該部再加查議合與聽臣將
甘州左等一十五衛所逃故老家軍并充募
軍人係陝西一省者行令預各備造籍貫文
冊二本發陝西布按二司清軍官分行西安
等八府仍容臣選委關住將官二員內一員
前去西延平慶四府一員前去臨鞏鳳漢四
府各公同該府清軍同知順圖挨里逐一清
查坐拘精壯戶丁連真正妻小起解布按二
司清軍官每季終將解過本鎮軍數分別府
分備細造冊付差去將官齎臣稽考臣隨將
文冊親註已未到邊緣由封識發回以防虛
捏影射之弊每年終仍查照軍數多寡將布
按二司并各府清軍官應奏薦者奏薦應論
勅者論勅其各官新任務要開具歷履脚色
行臣知會遇當給由必須聽臣批允方許起
送度法今既嚴勸懲亦必嚴聽臣批允方可漸
次充實矣伏乞 聖裁

一處補馬匹以壯軍威臣惟國之大事在戎戍
之大用在馬須千

敵制勝臣待罪地方閱視本鎮兵馬驗得各
營馬匹不敷騎操蓋因京運馬價先年該兵
部題奉 欽此不蒙給發止靠本鎮撥朋地
畝馬價銀糧以于數少買補不前雖有西寧
茶馬司茶易及查每歲額該茶易馬二
千三百匹嘉靖三十年該巡茶衙門會議奏
行兵部覆議若官有餘茶番有餘馬不必拘
定原額盡數報中節年俱添中馬一百匹共
二千四百匹內除將五百匹解發陝西苑馬
寺奉牧外止將馬一千九百匹派給各營缺
馬官軍領養騎操數本不多豈能充實營伍
軍威不振率由於此况今防剿番虜回夷各
營官軍東征西援殊無休廢有軍少馬豈能
濟事爲今之計相應題 請聖恩乞 勅該
部再加查議合無不拘常格將太僕寺馬價
量動二三萬解發本鎮聽臣督同甘肅行太
僕寺官約定價值查給各營缺馬軍人買補
堪征好馬以備騎操仍乞將西寧茶馬司茶
易番馬每歲該解陝西苑馬寺奉牧之數姑
免解發憑本鎮給單應用自

年為始量借三年以補查給甘肅欠營缺馬
官軍併召選殺實家丁領養騎操什伍相保
庶軍威克振而戰守有賴矣伏乞 聖裁

一議處官俸以資養廉照得河西一鎮文職俸
撥除甘肅行太僕寺卿佐與夫守巡兵備各
道叅政副使應得本折俸糧柴薪俱于本衙
門開給及甘肅行太僕寺并陝西行都司十
五衛所首領儒學教官俸糧本色隨倉關支
外其折俸柴薪齋夫銀兩先年原係陝西布
政司于收貯缺官柴薪銀內動支解發分巡

陳太師先生文集

卷五

五

西寧道給散近該臣待罪地方節據各衛所
首領教官稟稱歷年前項銀兩俱未開領情
詞懇切查理間隨據陝西按察司分巡西寧
道副使王繼洛呈稱查得嘉靖二十九年該
陝西布政司解到嘉靖二十一年二十二
甘肅一鎮文職官員柴薪折俸齋夫銀二千
二百八十四兩陸續支放盡絕以後自嘉靖
二十三年起至二十四年止各官共該柴薪
折俸齋夫銀一萬六千八百七十二兩俱未
解到節蒙前巡撫王都御史批據各衛所首

領教官呈討柴薪折俸齋夫銀兩批行本道
議于庫貯本院并本道紙贖贖罰及賞剩還
官冬衣布花銀內借給各官領用候解到柴
薪等銀照數補還及移文關領去後隨准該
司照會內稱河西十五衛所文職官員柴薪
折俸等銀原未坐泐州縣徵解其前解銀兩
原在本司收貯缺官柴薪銀內議借動支及
彌近奉勘合本省缺官銀兩專備各邊巡撫
鎮守副總兵及京差郎中衙門柴薪等項應
用有餘解京此項銀兩不可輕動備由移文

陳太師先生文集

卷五

五

本道將河西各衛所首領文職并儒學官員
每年共該柴薪折俸齋夫銀若干明白回覆
編入均徭規則徵解給散准此查得本鎮前
項銀兩一年共銀一千三百五十一兩九錢
六分八釐乞批該司照依均徭規則編派徵
解等因到臣除依擬批行外看得本鎮首領
文職官員跋涉數千里攜家而來官卑祿薄
全資俸薪等銀以養其廉但河東徵派必待
嘉靖三十七年審編非目下可以解到支給
而各官寒苦延頸以救然眉之急况前借過

乞 聖裁

銀兩除贍罰之外還官銀兩各有行頭亦應
補還爲今之計相應題 請如蒙乞 勅
部再加查議合無將陝西行都司庫貯開納
事例銀六千三百六十五兩照數動支給散
各官嘉靖三十五年三十六年未支折俸柴
薪齋夫并補還前借過還官冬衣布花銀兩
以後若有應給之數暫于續收事例銀內借
支仍聽臣催行陝西布政司將編派前項銀
兩作速徵收解發待河東派定餽解到日住
支庶邊官養廉有賴而委用亦可以責成矣

乞討京運以濟供餉臣惟師行糧從兵家所
急故欲足兵必先足食神農之教曰有石城
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弗能守也
粟乃王者大用備邊之道莫重于此臣待罪
地方查得先年本鎮每歲預發京運事例銀
八萬兩并河東各府坐派本鎮民糧徵解完
足並必糧草及時輸納且地方稍寧客兵罕
到是以倉廩僅足支費邇年爲因河東地方
災傷民運糧銀率多拖欠未能一一完解及

查本鎮每歲額該京運年例銀八萬兩除前
年照數解發外查得嘉靖二十五二十六兩
年分該本部共解銀八萬兩尚欠銀八萬兩
嘉靖二十八年分該本部解銀四萬兩尚欠
銀四萬兩嘉靖二十九年分全未解發嘉靖
三十一年分又新增募軍三千名該銀二萬
五千二百兩共該銀十萬五千二百兩該本
部解銀五萬二千六百兩尚欠銀五萬二千
六百兩嘉靖三十二年分該本部二次解銀
五萬兩又該本部補解本年分年例銀一萬
八千兩尚欠銀三萬七千二百兩嘉靖三十
三年分該本部解銀四萬兩尚欠銀六萬五
千二百兩嘉靖三十四年分該本部解銀二
萬兩尚欠銀八萬五千二百兩嘉靖三十五
年分該本部三次解銀四萬一千四百兩尚
欠銀六萬三千八百兩嘉靖三十六年分該
本部題 准于陝西行都司免支事例銀一
萬兩又該本部解銀一萬兩又准本部咨爲
稽考邊儲事該本題 准本鎮年例銀一萬
兩未准解到尚欠銀二萬五千二百兩節年

通共欠銀五十七萬九千二百兩且額派鹽引又因倭寇作梗道路阻絕各商不肯上納以故倉庾恒虛雖有本鎮額徵屯稅糧草為數不多矧連年山永莊浪各衛禾稼屢被鼠虫戕害今歲涼州等各衛所役被水雹災傷該臣初蒞河西經過之慶節擬各該軍民人等遮道控訴情可悲憫彼因勘報稽遲未得奏請減免將欲追徵民力不堪將欲暫停軍餉告匱不得已通行各道查審不拘色樣雜糧或銀布折納以從民便仍候來春賑恤

陳晉先生文集

卷之十一

九

外及接帶卷查先准戶部咨為稽考邊儲事該前巡撫都御史魏謙吉查明計籌甘肅一鎮倉場官庫見在錢糧止勾本鎮主客兵馬挨年支用緣今歲套虜騰境節該調到河東客兵五千七百有奇并本鎮各枝兵馬供億不肯俱係額外之數即今大虜仍復盤住西海兼以防禦番夷且值地方災傷見今具奏請調河東各枝兵馬六千餘員前來截殺所據合用錢糧若不早為區處隨時坐困為患匪細當奉之臣誠可憫愛臣亦知南北多

事內帑有限不敢額外乞請伏望皇上軫念甘肅孤懸重鎮今歲動調河東兵馬數多供億浩繁乞勅該部再加查議合無將嘉靖三十五以前年分未發年例銀兩早為題請差官補解一兩年或將見嘉靖三十六年者全解前來聽臣督同守巡兵備各道分投召買本色糧料草束專備緊急客兵支用不許別項支費庶客兵有所仰給士飽馬騰而地方可保無虞矣伏乞聖裁

陳晉先生文集

卷之十一

十

為先臣待罪地方查得本鎮各營用使京降神槍銅佛朗機快槍并本鎮製造鉄線等項火器數十樣固足戰守舉放應用及接帶卷查先該兵部咨行查議操演等項事宜會議奏請等因又該臣催行各道候查議至日另行具奏外臣復查得近年兵部製有地雷砲用木筐鉄線引火砲于地中及新演鳥嘴銃併舊造猛虎離山銃俱利于戰守緣各邊未經造有此項火器相應題請如蒙乞勅該部再加查議合無將前項火器每樣各

解發數百副如該部成造數少要每樣量數
數副聽臣動支官銀收買料物督匠依式成
造分發各營隨軍應用庶戰守自賴而夷虜
不足平矣伏乞 聖裁

一催解料價以造軍器臣惟戎事以甲冑為主
以器械爲用故曰善穀乃甲冑又曰器械不
利以其卒與敵也是以成造不容少緩臣待
罪地方查得陝西布政司西鳳二府徵解本
鎮甘州左等十五衛所民七料物每歲額該
熟鐵一十萬二百七十斤鋼鉄七百六十三
斤八兩并白錫紅銅鵝翎牛角弓面魚鱗生
漆青白布等項例該換年解運本鎮給領各
該衛所成造軍器除已解外及查嘉靖十二
年起至嘉靖二十七年止各年料物欠一季
者有之欠兩季者有之俱未完自嘉靖二
十八年起至嘉靖三十六年止共九年料物
通未解到况今番虜旁午地方多事所據盜
甲弓矢等器亟當營造以備應用緣前項年
分拖欠料物節該前巡撫都御史楊博等移
文催解但陝西布政司每視如故紙未行解

發以致稽誤成造如蒙乞 勅該部再加查
議聽臣催行該司將節年拖欠未解料物照
數差官解運前來督令陝西行都司并各衛
所管局都指揮指揮等官按季成造查給各
營官軍披執庶軍需充備而戰守有賴矣伏
乞 聖裁

一修築墩堡以禦虜患臣惟堡砦墩臺禦虜防
邊要務班史所謂城障列亭均奴傳所謂建
塞徽起亭隧即今制也臣待罪地方看得河
西一鎮邊壕逼狹墩臺低小且疎密不一缺
略未備除臣備查詳議另行具題外獨以西
寧一衛尤僻在萬山之中所轄軍民多在各
川居住原未建立壯固堡砦且墩臺壕塹俱
欠周全先年北虜罕到其防禦者惟西番海
寇而已况該衛地方田土膏腴人稍富庶虜
素垂涎今歲套虜偵知涼莊調有主客兵馬
防禦頗嚴遂由南山不哨之地直犯西寧南
川隨被我兵追逐出境幸未大肆馳突矧
虜既知道路將來糾衆復犯實難逆料若虜
既犯西寧則可踏冰橋用渾脫渡河而東侵

犯河州不惟臨鞏地方可虞而全陝重地亦爲之動搖矣所據西寧各川亟宜修築堡砦增置墩臺挑挖壕塹以防北虜深入之漸緣衆工一興所用夫役必衆所費工食不資恐該衛軍民不足供役臣與該道處備錢糧不敷支費爲今之計相應題請如蒙乞勅該部再加查議合無聽臣將已委官查勘過西寧地方應修設堡塔墩臺壕塹去處計處明白行令西寧兵守衙門委官督併所在軍民修築挑挖仍乞行巡按御史轉行分守隴右道嚴督河州等處量行起撥夫役兼同本處軍民併力修築再乞行巡按茶御史各量處銀糧以助工作候事完臣備將起過夫役修過工程用過錢糧造冊奏繳庶居民有所保障烽火賴以嚴明而河州臨鞏亦可安枕無虞矣伏乞聖裁

一查慶驛站以通公使臣惟供應繁難莫甚于驛遞而驛遞狼狽莫甚于河西緣齎奏之往來聲息之傳報軍需之轉運貢夷之經過差使雜沓日不假給必須夫馬充足斯無稽滯

臣待罪地方查得河西自沙井兒驛起至黑松林驛止共二十民站先年俱于臨鞏二府人戶編解應當繼因路遠不便該陝西布政司改徵站價解赴本鎮雇募應當及查各驛遞每年額徵正貼馬贏驢牛工食料草什物雇差鋪陳支直等項共該銀二萬九千三百一十一兩若使如數徵解以時給散則驛遞無累奈何該司視河西驛站爲末務將徵完站價每遇別項公用輒行借支該前巡撫衙門不次行催一二年間方纔解發萬餘或數

千兩接濟各該募夫應支銀兩經年不得開領往往逃避不肯應募且選除驛丞大使因見地方寒苦隨到思逃人無固志又無有司官員管轄所以馬贏等項任其倒死募夫任其逃去驛遞狼狽實由于此若不及早整理將來真知紀極爲今之計相應題請如蒙乞勅該部再加查議合無容臣督行陝西布政司自嘉靖三十七年爲始將額徵河西站價嚴限催徵每年終照數起解并嘉靖三十六年以前拖欠未解銀兩盡數徵完各解

赴分守西寧道與西寧兵備道交割按月給
散各驛遞募大倭養頭畜以備走遞仍聽臣
行令守巡兵備四道自今以後各將所轄地
方軍民驛站查照總理其係叅將守備操防
等官該管地方驛站亦就責委本官督理提
調敢有剋減料草併前項倒失逃避等弊及
公使人等越過驛站就便挈問懲治庶驛站
疏通而公使不至稽滯矣伏乞 聖裁

一議處被叅將領以安地方臣惟將領乃三軍
之司命為士卒之表率故將必知兵主必擇

將方能取勝臣待罪地方見得各該副叅遊
守操防等官或因地方失事或因不職不法
事情被督撫巡按巡叅等衙門論劾緣候題
覆且甘肅去京七千餘里地方遙遠邸報部
咨必得數月方纔可到彼預聞消息自度不
免則已氣沮志銷惟營歸計大肆誅求益無
忌憚苟且偷安決無奮勇敵愾死綏邊疆之
志以致營伍空弱虜寇侵軼往往有之况此
等之徒既被叅論素必貪懦不立若仍留任
殊非地方之福為今之計相應議處如蒙乞

勅該部再加查議今後副叅以下將領但有
地方失事或有不職不法事情聽臣并總督
巡按巡叅衙門一面具本叅奏一面將所管
兵馬事務會委相應官員暫代令行本官革
去管事聽候 明旨庶士卒相安地方有賴
而武弁亦知所警戒矣伏乞 聖裁

一請選科目以振文教臣惟興學造士固在
于師範之畫陶尤資于吏職之提調臣待罪
地方查得甘肅一鎮治皆衛所而無郡縣官
胥武弁而鮮文吏止有監督通判二員并陝
西行都司及各衛所首領官員率多選除年
老監生與夫雜徒出身之人既不能提調學
校勘事又多鹵莽及查見任甘肅等處倉場
通判張一廉監督涼莊等處倉場通判馬應
龍陝西行都司經歷司都事胡自化俱係舉
人出身既能振作文教委勘又復勤敏殊于
政教有益誠恐遷轉之後却以貢士選補為
今之計相應題 請如蒙乞 勅該部查議
如遇張一廉等遷轉之後仍用科目出身之
人銓補并陝西行都司斷事司斷事經歷司

經歷與各衛首領等官俱揀選壯年貢士及
南方學問優長告就遠方之人使之更換一
以興文教一以備委用庶地方得人而政教
均爲有賴矣伏乞 聖裁

陳文岡先生文集卷之十二終

陳文岡先生文集

卷之十二

志

陳文岡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奏議

欽差巡撫甘肅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臣陳鼎謹題爲重招徠厚優恤乞 處投歸人口
以消虜患以廣 聖恩事臣惟祛弊有要啓以利
則弊斯祛矣有方喪其真則妄斯塞止殺有術
賞招徠則殺降之患斯免招降非小務也招之多
則邊圉復舊克實殺降非小害也殺不已則邊圉
靡有孑遺今人皆知憤乎邊事之日非而不知其
本于邊勢之日弱人皆知邊勢之日弱而不知其
本于邊氓之日削士氣之日消夫校虜者日衆而
校歸者被戮邊氓焉得不日削不思殺真虜以敵
愼惟欲殘被虜者以冒功士氣焉得而不日消此
臣之所以平生憤恨不平而今欲得以矯正其奸
祛除其弊振刷其弱而鳴之于 君父之前也案
查先准兵部咨該總督宣大尚書楊惲條陳內一
款痛革殺降該本部覆議今後允殺降之人特爲
具奏覆 請即便處決梟示又准本部咨該兵科
給事中鄭茂題四曰明戰守該本部覆議巡按御
史審驗功次務以臨陣斬獲真正強壯者爲准不

許將掇拾零騎及投降幼小一聚冒報以掩飭罪
過希異功賞又准本部咨該臣條陳內一款重賞
罰以廣招徠該本部覆議以後但有在邊通夜人
等有能收獲降人一名口賞重五錢銀牌一面布
一疋哨近虜營計誘來降者每名口賞重一兩銀
牌一面布二疋官軍通夜臨陣收獲傳諭招徠如
虜營陣有釋兵棄馬及赤身步行投我營陣即係
歸降收獲者每名口照依斬獲虜級本鎮量先賞
犒爲首官軍事規給賞不必奏陞降人審察原籍
或收充通事等因節題奉 欽依備咨前來除通
行欽遵外夫吾邊氓之被虜也官軍既不能禦既
搶而去又不能遮留邀奪或邊人若于征戎被乎
枉屈走入虜中守地方者又不能撫綏隔搃及其
投歸或至沿邊或于臨陣返殺戮以爲功使吾人
不畏乎虜搶而曰在虜備得苟生切畏乎投歸而
曰欲歸十回九死使皆日夜延頸垂涕登望鄉臺
而竟不回鄉者此多邊將之罪而邊氓之巨誠亦
不能追其責也夫一婦含冤三年不歸其夫結怨
六月隕霜此冤乃形跡涉疑之間而不能明之耳
至于投歸之人其心甚真其跡甚明乃求生而返

得乎死原向順而返以爲背實當論功而返以爲
罪其冤然尤甚所以致乎炎沴水旱者率由此也
臣謂招徠投歸之人其要有四其效有十四要者
何一曰正名古稱將家殺降有禍如秦白起坑長
平降卒及杜郵之死則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
卒降者我誅而坑之是足以死是程普殺降皆使
投火伊即病瘞而死所謂天道好還禍倍而入自
然之理此降乃敵人之勢窮兵敗降服于我者耳
今之所謂投降降者乃原係我人被虜羈繫而去日
念家鄉思父母而不得回此正所謂吾之赤子同
胞兄弟之顛連無告者此輩一旦乘間而奔我中
國之地乃投歸之人非投降也若稱曰投降未
其爲華爲夷猶在可生可殺之間若名之曰投歸
則斷乎無可殺之理殺之當論故殺謀殺抵死聖
人爲政必先正名春秋之義謹于一字今必正此
投歸之名而後歸者得于生焉二曰定義夫義者
宜也凡事適宜斯得其義如近日大同夷婦因事
投歸我境彼虜攻圍索逼竟復逸去此乃弗慎厥
始失策于終處未適宜者也如唐維州悉怛
事當時牛李之見不同而宋儒司馬

各異夫悉恒謀吐蕃之種叛其本土歸附于唐論
者固難定而德裕與寅猶深以送回悉恒謀爲非
知此則知大同夷婦當自有處况今投歸原係我
中國之人被虜捨去乘隙逃來譬之富室盜入其
家其弱子亦被挾持而去久之逃回厥家盜復跡
而索之厥主翁必奮呼制挺率族以逐盜寧以死
而護其弱子決不肯復與之今之投歸義亦類此
但宜收養保恤或彼虜跡之來索我當執義拒而
弗與彼若攻圍我惟敵戰如近日俺荅虜衆經過
永昌高古城堡招徠投歸之婦二口原北京人虜
隨覺之攻圍討要被我官軍用命敵退復又叛人
周元者教化逸花印番文求討臣不之理已將各
婦解回原籍給親完聚今必定此拒執之義傳聞
被虜之人則必忻忻相告而私語源源相率而來
歸投歸日衆矣三曰設罔夫罔之鳥有謀曰罔取
鳥者先取生鳥日調習而養之久之馴使以聲
招致其類夫鳥乃山林之族原非樊籠之物也馴
則爲人役使而招致其類况投歸之人原我族類
能厚加遇恤感恩養而顧不能招致其類乎今
當于投歸數內多擇慧給而心向之誠者或賞以

銀兩或給以冠帶或給以鮮美綵紵之衣使之周
歷臨邊墩堡與夫虜賊經過道路令其招諭謂我
投歸中國既得糧餉或配家室又給冠帶衣服與
鄉里父母相見何等受用臨時且無人戕害爾相
率投回俱是如此此四一設而投歸益莫過矣其
四曰速核臣查舊規各邊收獲投降降人口年終類
奏此謂平時在沿邊墩堡及獲被虜之人每來時
亦不定數亦不多所以必待年終類奏若大虜入
境搶掠我軍與敵或虜衆經過地方與我軍營壘
相望此時執旗懸牌招徠之夫其招呼之際雖彼
之黨奔我之營我軍易于殺而不殺使奔來者易
于死而不死此與平時招徠者大不相同當隨聲
息奏報蓋虜入境侵搶凡有斬獲首級奪獲馬匹
頭畜及被虜人畜皆即時題奏夫首級顧爲功次
不過一死骨耳若臨陣收一投歸之人乃活首級
能飲食動作而可役使者尤當隨首功題奏况我
軍奪獲馬匹頭畜既隨時奏聞而收獲投歸固
候年終可以人而不如畜乎虜人搶我一人一畜
皆即奏聞不敢隱而我所得虜中之人顧可隱
而有待乎夫有級有妄殺冒功之寃者祇以死者

口不能言目不能認耳若投歸之人口固能陳目
又能視其鄉里年甲及被虜原由皆能說之詳而
收獲之人尤能識之真所以斬獲首級容有不真
之疑而收獲投歸萬無不真之事以後各邊有前
項臨敵收獲投歸者本鎮查審明白即送總督及
巡按衙門驗看然後發回原籍及收為家丁通事
其逃出經由地方收獲人役俱隨聲息功罪題奏
隨功次陞賞使投歸者固戮不旋踵而招歸者亦
賞不踰時激勵昭而人心思奮矣能行是四者則
在邊無妄殺之事被虜有生還之想獻馘無不真
之功虜黨有日散之機在虜無不知之情我管增
勇驚之卒虜酋有相疑之心明彰 皇上好生之
仁默為 聖主玄修之助而薦成 聖神功化位
育之效一舉而十效備焉夫何在邊無妄殺之事
緣投歸之人不惟走向墩堡者得以生還而雖臨
敵兩陣之間有棄仗奔來或赤身徒步口稱漢人
歸順者即不殺之則所殺者必真虜或殺有原係
漢人者亦必堅于從夷為彼嚮導為彼出氣力持
白刃而加于我軍者此其罪尤過于真虜固在所
當殺矣當生者生而生之者非奸當殺者殺而被

殺者無妄固無有含歸順之心負冤屈而死者矣
故曰在邊無妄殺之事此其效一也夫何以被虜
有生還之想蓋我邊氓被虜而去離我城郭之境
處被毡毳之傍初受羈縻繼為奴役食以殘冷怒
則射以撲頭貫耳割鼻我人思父母念親戚無不
欲歸祇逃回而在于邊墩或牽馬而驅隨入犯間
有被我軍剿以為功者此風一聞不惟吾人之在
虜中者互相傳告相戒勿還而虜亦以此譴惑之
曰爾歸漢人即殺之矣是以我人皆堅其從虜之
心絕其歸向之念而甘為沙漠之鬼今蒙朝廷立
法招歸則皆以為我回既有生之樂又無死之患
且離此之苦莫不相招相率逃回而有生還之想
矣此其效二也夫何獻馘獲真正之功緣每常不
辯真虜我人投歸返有被殺者或首級有不真之
虞矣 聖明紀驗之遺費勘官辯認之力每有炎
疤巾痕之疑羅冒功妄殺之謀今舉招歸之典雖
臨陣投回亦不得死則斬獲者必真虜及被虜而
堅為彼用操戈反射之人是斬獲無不真之功矣
此其效三也夫何以虜黨有解散之機先正謂虜
衆不充足畏以吾中國之人而從虜者衆斯足畏

開虜中太半漢人爲之奸細導之步戰引之穴掘
教之攻堡爲僞帖造爲妖語幻誘我愚氓俾之
開門延敵輿車隨虜者大都漢人也所以虜黨日
益今舉招歸之與我人相率而來則虜衆日減虜
日消况一人投歸每騎胡馬一二匹則我人馬
俱增人皆可戰勝于真虜之腥髀馬皆可騎勝于
往日之市易而虜黨有日散之機矣此其效四也
夫何謂在虜無不知之情蓋虜中情狀緣有山川
限界且彼言語狡詐我境每不能知必有投歸之
人因在虜營日久或爲虜親信所以彼中動靜間
陳文國先生文集 卷之三 八
或知之如彼送老小遠離我邊各帳房互相告結
是有欲捨之約如晒肉空馬是已逼入捨之期如
多帶駝羊皮襖蹄蹄是有久捨之謀如携老小是
爲久住之計如馱鐵鑊釣竿等具是爲攻城堡之
設緣前項虜情消息若非投歸之人一一供報我
則焉能先知而預待之乎此其效五也夫何謂我
營增勇驚之卒蓋北虜氣習鳥健便捷雖所稟賦
亦由習也今我邊城久在虜地耐其寒苦化其腥
羶經其戰陣識其情狀遇之不驚敵之不法所謂
習風雨罷勞上下谿澗者與虜同也况彼招徠優

恤之下彼離死之地感生之恩所以輕生誓死以
圖報今一時當先發後衝鋒破敵出入虜境覘察
賊營大率皆通事家丁也固有一人而勝十數軍
之用我營勇驚之卒增矣此其效六也夫何謂虜
酋有相疑之心虜人得吾人役使之而不疑以吾
人從彼之堅所以從彼之堅者以無歸國之念今
招歸一舉吾人漸次逃回初則恐吾人竊彼之馬
繼則恐吾人竊彼之婦甚則恐吾人竊彼之頭顱
虞生肘腋之變而不敢有腹心之託左右若敵國
之防而胡越無一家之合虜有疑吾人之心則吾
人自疑而不爲彼用相疑日甚則逃者日多此其
效七也夫何謂昭 聖明好生之德我 皇上至
仁如天愛民如子軫念閭閻切于民隱必使宇內
無一物不得其所而 聖心始遂必若被虜者不
得歸歸而不獲生則吾人生爲異國之人死爲絕
域之鬼使父母兄弟妻子離散顛沛鰥寡而無若
聖人于此恒戚戚于懷也今招徠之典行則被虜
者恒得歸歸而且各安其所投者即得不疑在異
國者恒相率來投是合化工包含徧覆之體而至
惻惻但之懷流通無窒 聖明好生之德昭矣此

其效八也夫何以爲 聖主玄修之助我 皇上
心與道會道與 天通事天一念極其誠敬內建
玄極外事 皇穹所以昭事 上玄一本于爲民
之心也一星辰之失度一水旱之愆期一災沴之
或至 皇上必爲民致禱是以嘉祥協應福祉駢
臻矣或邊民一有不得其所是 皇上敷飲錫之
福而在下有向隅之悲則未有遂 皇上陰陽下
民之心昭格 上帝之本今廣招徠則每年一邊
即活數百人各邊該數千人積則萬人矣以萬人
而各得生還完聚則萬家之父母兄弟親戚皆惟
忻慰樂其感戴 皇恩籲祝 聖壽增益 帝福
爲 聖天子祈天永命之端而下 玄修之典真
有少助矣此其效九也夫何謂贊 聖神功化之
效夫自古聖人建中和之極致位育之效至矣而
解之曰位者安其所育者遂其生若寰宇之內設
有一物不安其所一民不遂其生則位育之效歟
矣今廣招徠即其不殺歸之心原于不欺是近于
無偏倚之中原于不忍是近于無乖戾之和自是
而推極之中國之人得還中土是使內夏外夷各
安其所謂陰陽動靜各止其所者即此而在使

同居聚樂各遂其生所謂惟忻交通充塞無間者
即此而在由是而天不愛道地不愛寶兆民允殖
萬物咸若休徵疊至太和成象是 聖神功化不
在于古帝王而在我 皇上矣此其效十也大抵
天下窮人無告者莫甚于被虜之人彼其遭繫縛
而去思父母宗戚墳墓思朝廷中國境土寧甘爲
中國之鬼不肯爲異域之人此心何如其良也奴
役撻割之辱既不能甘受將欲歸也又以道里遠
阻沙漠路迷或爲彼所覺即刈戮之且具至我邊
境被人取其首以爲功此心何如其苦也及其投
歸或近境而至我墩堡或臨陣而造我營壘彼未
離虜群既不敢謀之于人以明其心臨時又不敢
預棄衣仗馬匹恐虜識其欲逃之情及近我軍呼
吸俄頃之間又不能遽變爲赤身徒步之狀尤恐
我軍資其衣仗以爲証而取其首以獻馘焉其心
何如其危也夫是皆人之難也以及投歸之人有此
三難所以當厚其恤遇者也而我軍招歸亦有三
難者夫虜既入境人畜難保盡無剽掠軍士難保
盡無損傷恒情但得可剿取以爲功者亦爲之求
以掩失事之罪耳于此而不妄殺謂吾寧甘失事

之罪而無寧殺一不辜以爲功吾寧干天討而無寧達天理以達已之戾此其心亦何如其良也及其交鋒對壘或將領志不妄殺而軍士有貪功之念固遵禁諭或軍士懷天理之心而將領有邀功之想抗之則有違令之誅上下心違勢態多變此其心亦何如其苦也夫敵有詐降所以臨陣之際雖有投歸之人難辨真偽藉寇以兵放虎自衛誠亦可虞所以恒情于此倉卒之際謂寧殺之以免禍無寧受之以啓釁于此而辯其投歸之真于易淆之際自非卓然有見確然有守不恤已私不顧身患者不能此其心亦何如其危也夫是亦人之所難也以招歸之人有此三難所以當重其酌賞者也夫殺歸以爲功各邊謂盡有此事臣固未之敢信也各邊謂盡無此事臣亦未敢之信也即近日言官所指各邊容或有之而陝西三邊及河西一鎮每時固少邇來嚴殺降之禁臣啓重招歸之賞此事常絕無矣臣往日叨任言官聞有殺歸之事切痛咽之但彼時言之而未必盡能行及後恤刑督學爲藩叅臬憲之長遍歷山陝家邇諸邊亦扼腕此事願言之既非其職行之又不得專臣

陳文淵先生文集

卷之三

五

切抱此念矣所以今日身任其事以爲司言可行之時近日本邊與虜臨陣對壘一時招歸一百四十一名口北直隸順義等縣白學等一十三名口內白學供年三十三歲順義縣人徐錦衣衛軍白福男嘉靖二十九年八月內被虜搶去山西宣大等處齊登科等七十八名口內齊登科供年二十四歲係山西大同府馬邑縣生員嘉靖三十四年三月內前往大同府帶管提學處考試至懷仁縣地方被虜搶去榆林寧夏延慶臨河蘭固等處高舉等一十七名口本鎮地方張滿倉等二十八名口失迷鄉貫嚴保等三名口以上投歸人口除願回原籍者差人伴送回籍給親完聚願留者收充通事家丁食糧差操擬隨聲息題奏及查先爲欽奉聖諭事嘉靖二十二年三月內該兵部會題內一款招降事例今後各邊如有自虜中逃回或智謀過人衆所信服能率其黨類歸順者計其衆寡以次犒賞如十人即與小旗百人即與百戶等因續該總督陝西三邊軍務尚書王以旂題寧夏收獲降人許老哇子攜帶一家六口投歸議稱如有各邊降人全家五六口來歸及招引來降不

陳文淵先生文集

卷之三

五

及十名者俱照例賞銀三十兩或給與義官冠帶等因該兵部覆議題奉 欽依准行又續題寧夏收獲降人谷廷丙率其兄弟妻子一十二名口投歸議將谷廷丙照例陞授小旗仍與冠帶賞銀三十兩等因該本部覆議題奉 欽依遵行訖又聞嘉靖三十五年被虜山西馬邑縣生員張惠自虜營逃回已將張惠授以鎮撫之職冠帶食糧見在宣大總督軍門贊畫營督陣今照本鎮投歸數內被虜生員齊登科者乃中國之儒生也而來歸益見文明之化白學者乃 皇上之親軍也而來歸歸益見爪牙之臣二人雖已伴送回籍俱應厚加恤遇以慰其來歸之誠如蒙乞 勅該部再加詳議合無將前重招徠四事及兵部會題招降事例并許老哇子谷廷丙張惠等項事宜准行本邊及通行各邊遵照施行仍將齊登科比照張惠事例量陞鎮撫職銜冠帶食糧察本鎮贊畫白學斟酌谷廷丙等事例行錦水衛查勘若原係正軍加以校尉原係餘丁收當正軍按月給糧一石以後投歸人口有如齊登科白學者俱照例行如此則朝廷之恩信益彰而在虜之人聞之悉然投歸之

陳國先生集

卷三

七

心則漸收十效之功以為三難之勸禪邊鎮桑土之防益國家磐石之固其于各邊不為小補也緣係重招徠厚優恤乞 處投歸人口以消虜患以廣 聖恩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承差太世登親齋謹題請 旨嘉靖三十八年正月十六日具題

陳國先生集

卷三

五

欽差巡撫甘肅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陳恭謹題為議處地方利弊保安孤懸邊鎮事臣惟天下之事有可已者有不可已者有當因舊者有當義起者作事不厭更革但須輿情允愜臣待罪地方蚤夜圖惟九戰守事宜軍民利病事在當行者次第脩舉其事體重大應請 旨而行者先已條列具題外臣復詢之官民質諸父老所有革除奸詰戎禦侮如選文職以掌刑名發官茶以易番馬築邊牆以遏虜衝築圍城以安遠夷挑壕塹以防番患改參將以重事權重賞罰以廣招徠是皆在我亟當議處誠所弗容已者臣不敢緘默謹釐為七事上塵 睿覽伏望 皇上軫念河西孤懸重鎮乞 勅該部再加詳議上 請倘蒙賜之施行地方幸甚臣愚幸甚緣係議處地方利

弊保安派懸邊鎮事理未敢擅便為此開坐具本
專差承差王應鈞親齎謹題請 旨

計開

一選文職以掌刑名臣惟河西刑名動關邊情
軍國重務但委之衛所首領等官緣各官職
望本輕往往勘辦鮮得停妥雖設有監督通
判二員又以錢糧專職亦不便於責成相應
題請如蒙乞 勅吏部再加議擬合無於
新科進士或揀選舉人內選除添設推官二
員就在臨鞏兩府帶衙一員駐劄山永一員
駐劄在涼九遇邊情勘報錢糧盤查一切刑
名聽撫按衙門及各道隨宜行委果能清慎
盡職薦接行取則所自愛自待者必重而一
時相處武弁未必不遏恣縱之志嚴檢束之
心錢糧之隱冒有所稽功罪之勘報有所準
且各倉既設有監收以分司其事監督以總
責其成而又設此刑官以稽察其弊庶為邊
方軍儲之一大裨益也若猶以添設為多查
得河西一十二衛每衛經歷知事二員止留
經歷其知事內量裁永昌鎮番山丹甘州中

前後六員省其俸薪以為添設推官之屬則
所省者多所增者少但此增設必須科目精
選若止以老耄庸鈍或不及改選者充補殆
非添設本意雖增無益也伏乞 聖明裁定
一發官茶以易番馬臣惟茶易馬匹獨於西寧
以罕東四衛申藏十三族國初給 金牌納
馬者皆在內地故也然給 金牌者固西番
也而迤西諸塞亦同為西番也亦同嗜茶也
亦皆有馬也查得西寧易馬舊例三年一易
後更一年一易馬數如故而番亦易償此朝
四暮三之術巧於謀邊者也若因西寧各族
之制而擬及於迤西之番則獲馬之利殆不
止於西寧之數矣及查迤西屬番往往告討
買賣緣無題 准事例節該撫鎮衙門會議
俯順夷情准 界開市然判服無常終難控馭
相應題請 如蒙乞 勅該部再加議擬合
無轉行巡茶 史每歲將西寧茶馬司收貯
官茶量發若干 委官前赴甘州并涼州永昌
各處一體招茶 易馬就彼給軍騎操不惟官
軍免其遠赴西寧給領馬匹亦且各族屬番

易於羈縻不敢作梗縱或反側其黑白亦易分別而兵馬便於進剿實爲地方之益伏乞聖明裁定

一築邊牆以遏虜衝臣惟肅州一衛僻處大西古酒泉燉煌故區也海賊據其南瓦剌窺其西套虜歷其北而番達四面環繞不減萬數其東關廂畏兀兒新舊各剌灰其寢處我卧榻之下土魯番五地面回夷且睚眦于關門之外本衛南至雪山不及百里西到嘉峪不及七十里北至鉢和寺不及四十里呼吸掣兵間不容髮此其勢甚迫其機甚危也誠如古人所謂貞疾者目前苟安之計不過隨宜羈縻從便抵當幸此數年僅免大咎若曰善後之圖曷敢置喙查得先年回虜每每有抵附廓數罹大衄兵備副使李濟有嘉峪關牆之議南自雪山北至石關三十里暨工完之次年大虜十萬自計來川潛由舊路賁夜而入抵關駭其有牆掏挖二日始入其肅州一帶直抵甘州悉行收斂戰守整暇卒以獲功時議多賴之但西自石關東去濫泥湖五十

餘里一望平漠漫無險阻逼近城市宜其此危轍查得石關之南有嘉峪關牆濫泥湖之東有舊古長城中間只此一空况乃入犯之故道而該衛軍民寢不安席亦其談虎而變色者爲今之計相應題請如蒙乞勅該部再加議擬合無聽臣行令肅州兵守衙門委官於前二處邊垣工頭順梁直下接築牆垣一道其合用做工軍夫就於肅州衛并所屬臨近城堡摘撥肅州叅將仍統領精銳有馬官軍架梁防護緣肅州去關未及百里前項官軍俱不許支給行糧做工軍夫計日量給犒賞塩菜銀粮候事完臣備將撥過軍夫脩過工程用過錢糧造冊奏繳庶民足以及肩四塞之固此真天頭之鎖鑰也伏乞聖明裁定

一築圍城以安遠夷臣惟西域回夷或貢或市皆叩由嘉峪關而入緣外夷入關事體重大肅州兵守衙門必須通呈總督撫按詳允應否准入至日遵行但關外露野東西虜寇不時內觀前一襲縱搶掠而刁回借口深有不

便往年入貢之時亦曾有此覆轍相應題

請如蒙乞 勅該部再加議擬合無聽臣行

令肅州兵守衙門委官於嘉峪關外擇有

草地而築一圍城可容人馬三五百之數仍

立一墩于中名曰受夷城凡遇有入貢互市

回夷到關即令將頭商貨物盡數收入受夷

城內安住度可守候明文而遲速在我竟無

意外之虞待前項邊牆工完次第修舉其合

用做工軍夫就於肅州衛并所屬臨近城堡

摘撥肅州參將仍統兵架梁防護緣前項做

陳文顯先生文集

卷之三

六

手

工架梁官軍遠在關外已出百里相應准給

行糧其做工軍夫仍計日量給犒賞塩菜銀

糧候事完臣備將撥過軍夫修過工程用過

錢糧造冊奏繳不惟遠夷有所依憑而我之

官軍尋常亦可以哨望亦可以按伏竟非虛

器也伏乞 聖明裁定

一挑壕塹以防番患臣惟在浪迤西自大沙溝

通遠站至雙墩子西大通一百二十里番賊

不時出沒搶掠經行通遠站二十里外取水

往回四十里經由番夷巢穴緣取水不便難

以安插馬軍雖有按伏步軍二百員名但通

賊路口數多皆係坦途更無險阻番騎長驅

來往無忌難以提備不惟公差經行時每遭

劫且淫浪食用百九之物鮮少皆仰給西寧

路阻不便百物騰貴均屬不便况番夷猖獗

漸不可長除整兵設法另令防禦外相應題

請如蒙乞 勅該部再加議擬合無聽臣行

令西寧兵備莊浪參將委官將大沙溝西大

通一帶比照莊浪迤北至古浪等處掘修壕

塹一道闊一丈深一丈五尺其應用人夫即

陳文顯先生文集

卷之三

六

手

令秦州衛備禦軍人在莊浪者及西大通通

遠站按伏官軍各分丈尺立限責成除本等

口糧之外量給犒賞塩菜銀糧則人忘其勞

工可易就候事完臣備將撥過軍夫修過工

程用過錢糧造冊奏繳庶番夷不能長驅縱

使輕騎掬空亦須費力逾時瞭望可以先覺

行人可以趨避官軍可以追逐而不至於疎

虞矣伏乞 聖明裁定

一改參將以重事權臣惟鎮番一衛孤懸沙漠

密邇虜巢實涼永之藩籬地方要衝首於他

衛雖設守備主其兵馬緣守備官卑望輕以無寡不惟點虜易於侵軼亦且豪官悍卒率皆藐視去歲大虜臨城幾至不能號令致煩發兵策應賴以保全查得先該巡按御史張坪條陳該巡撫都御史傅鳳翔查議具奏該兵部議擬要於鎮番西南永寧堡創建守禦千戶所添設操守兵馬等因題奉 欽依仍行新巡撫官議奏定奪其後竟議具奏停罷然初議永寧堡建所增兵無非聲援鎮番并設涼永之意但永寧堡相去鎮番有八十里縱是在彼添設操守兵馬亦不足爲鎮番裨益爲今之計必須就彼增重事權斯得易於展布相應題 請如蒙乞 勅該部再加議擬合無比照西寧守備改設叅將事體將鎮番守備改設叅將仍聽甘肅撫鎮官節制用於軍多衛分摘撥軍士若干并鎮番牛備原領見在兵馬若干仍照近日該科題議召派兵馬共二千之數交付叅將統領防守若改設叅將則官益重增添兵馬則兵威振揚名位既隆則風聲所至人皆畏服兵

威既振則醜虜震懾使孤懸之城隱然有虎豹在山之勢縱有警急不煩調遣策應而木營主兵自足戰守藩籬既固而涼永亦可奠枕矣伏乞 聖明裁定

一重賞罰以廣招徠臣惟被虜人口身雖在於虜營心實慕平鄉土率欲乘隙逃來投降降祗恐我軍戕殺遂沮歸侮之心臣自待罪以來咨詢北虜入犯率皆被虜漢人爲之導引隨製招降木牌給餐各營責令深哨人役於停賊水頭揀立一則使被虜之人互相傳播糾合歸附一則聞彼虜酋使之不信任任及屢經出示禁諭各營并拔伏壕哨官軍人等但有投降報功者事發定將主使及下手之人依律問擬抵命斬罪同伴守墩出哨之人連坐治罪仍懸賞招人計自自是殺降之弊遂息及近准兵部咨該總督宣大尚書楊得條陳內一款庸革殺降該部覆議今後凡殺降之人特爲具奏覆 請即優 獎以示其法禁已嚴無容再議但收降之人未經議立賞格似無以爲勸相相應題

請如蒙乞

勅該部再加議擬合無今後墩軍夜不收但有收獲降人者每名口賞重五錢銀牌一面布一疋若深哨夜不收逼近虜營計誘來降者每名口賞重一兩銀牌一面布二疋若官軍臨陣堅立招降旗幟或令通事傳諭招徠但有虜營陣前丟棄弓箭什物馬匹投附我陣或赤身步行奔赴我營即係歸降收獲者每名口照依斬獲虜級本鎮量先犒賞爲首官軍事規給賞免其具奏陞級仍將招獲降人審有父母者解發原籍給親完聚無父母并失迷鄉貫者俱發各營充應通事其有陣前若遇此等歸降之人不問來歷即行殺害者以殺降論每年終將收獲降人給賞過官軍姓名用過銀布各數目造冊奏繳庶殺降者既知所警戒收降者亦有所激勸招徠日衆不惟虜情藉以周知抑且在我則得彼之用而軍威日漸振揚在彼則黨類潛消而虜勢日漸分散區區醜虜不足畏矣伏乞聖明裁定

嘉靖三十七年七月十九日具題

陳文岡先生文集卷之十三終

陳文岡先生文集

卷之十三

五

序

送滕養晦轉長陽尹序

雲南古滇國也去京師萬里永昌古南詔也去雲南又千里茲所產士出而官於江南者間有之遠而官於河南者蓋鮮豈弗克官也弗欲也天地異方燥濕異宜寒燠異氣剛柔異稟而習俗異尚也嗚呼弗欲也安得無弗克者哉滕君養晦永昌產也筮仕得鄢今人難之君毅然命駕觀其言曰難者勢無難者理也平日所學謂何而視天下有難

陳文同先生集

卷之十

序

慶事哉故其始至人見颺颺寬人厥政清靜寧一而吾鄢日以治頌者仁暴者革而訟者帖也上安下順政通人和於是鄢之士皆曰直氏牧也有姓皆曰真我民父母也若滕君者豈有克官無難哉茲者三載考績黜陟幽明君書最於有司循名責實樹德懋賞彤弓嘉貺康侯藩錫立可以待而君顧以二親年躋八旬壽並椿萱養達桑梓孤身萍梗萬里睽違愛日之誠瞻雲之思每一興懷未嘗不撫膺浩嘆曰陳情之請方達而長陽之命下矣夫長陽湖南之地而湖南雲貴接境迎養有幾則

綵戲萊衣庭趨鯉訓曾參三釜榮養及時季路累

茵不為遺慕居此者皆國家賜也其所以圖報

稱者當何如耳昔大師揚文貞公嘗恨不為令董

子謂令者民之師帥今夫居是任豈徒坐膺七品

章綬奔走百姓黎庶已哉荊州之域水冠藪澤而

長陽為縣民淳事簡固稱易治守三正之道盡六

事之責而體有姓之休戚政教並施恩威相濟則

薛恭政栗邑何達遷武康其刻績紀惠蜚聲著舉

君端不使專美於前也君以少年英雋發解南州

當其歌鹿鳴而上帝都人皆動色避文星矣顧

陳文同先生集

卷之十

序

二

乃滯於兩縣焉栖在棘驥伏在櫪豈君久處地事親孝則忠移於君者大事君忠則榮及於親者亦大君其志之君此行而就途也尚審仲尼執轡之論乎正鞫勒齊鞭轡以御馬祗見馬皆良也因而逸之縱之必有踰齟而不循軌者及其不循軌者而難御則曰此馬不良豈馬之性也哉太叔為政繼嚴以寬鄢國多盜荏苒盡坑之盜乃止嗚呼大忤其去鞫勒鞭轡而怪焉之不良者耶長陽之民吾鄢之民今不全異不異不可知然馬一馬也滕君其圖諸君之行也邑士大夫皆懷賴川借寇

之願而未敢相率求予言以贈予與君雅素故不辭而書之

送趙南麓令曲沃序

趙子登乙未進士明年夏六月天官部以曲沃乏令薦趙子往同鄉同第者屬陳子以贈言循約例也陳子曰今也居踈遠之地則外膺繁劇之務則勞屈藩郡之末則卑亦孰知夫一邑者天下之象也體統備焉今夫邑有四時之政有六典之修有百司之役禮樂獄訟錢穀甲兵無不攸萃故任茲者足以行己之志足以樹吾之業足以宣上之德

東商集卷之四

三

足以恤民之情足以協神人之和致福祥之至是以哲才達器不為宰相當先為令相固宰乎天下而令則宰乎一邑令者相之基也或曰曲沃晉地也成師之所封而霸業之餘也民勇而悍土曠而磽路衝而崛茲令亦難哉陳子曰吁若亦知夫沃非平陽之屬乎非堯之所都而孔之所嘗領蓋者乎志稱其其俗克讓敦和好謀崇禮夫克讓則弗爭敦和則能睦好謀則效忠崇禮則達分沃邑之俗有四善焉趙子往矣趙子習聞孔子之教矣昔者子路治邑三年孔子入其境曰善哉恭敬以信

入其室曰忠信以寬至其庭曰明察以斷夫臨事不忽曰教發語不違曰信盡已不貳曰忠秉公不刻曰寬分難不爽曰明剖決不疑曰斷治邑之政有六善焉夫俗之四善堯之遺風也而沃邑存之政之六善孔之遺教也而趙子備之以趙子而今曲邑是以孔之徒治堯之民也亦胡有於難耶自古稱君之大聖必曰堯稱師之大聖必曰孔趙子將遵孔之教以復堯之風必能兼師帥之任而盡令之職者矣則其臺諫之超部寺之擢可立以待而日躋華要位列台鼎豐功懋績大受洪闔舉此一邑者而措之天下無難矣趙子以行著於家以文鳴於校以魁選於鄉茲登進士是其長民輔世之術固不待試諸令而後見然未必不因令而益大其所學故曰令相業亦相基也趙子其勉之哉是為序

送陳滄洲出判青州序

汝陽有陳滄洲者奮身巾幗聲名朝籍振翼天衢揚光霄漢環瑋共清廟明堂之上者也然而秀眉脩髯方瞳廣額仙骨道宇風韻超塵每宅心於事外常遊情於物表雖混迹埃場而渺然寄滄洲之

思故人或呼爲滄洲先生而先生而自謂爲滄洲
道人滄洲道人云先生初以進士授邑今惠民守
已澤浴聲流亦既克令繼以邑令遷即署勤事恪
職持廉履素亦既克署政有清暇談多玄理葛洪
爲今鍊海上之丹砂王喬爲即飛天邊之王鳥先
生心慕而鍾稔焉定適吏之隱而仙之官者乎顧
靜默之資獨與道合而方絜之操輒與世忤今茲
得出爲青郡判或曰滄洲是行也內外之迹以地
分隆殺之等以位殊榮辱之機以勢異先生志能
安乎安誠難也先生意能樂乎思玄子曰不然真
機淺者境變而情更神理浮者因物而動志成病
未能全其天耳果全其天則隨在自得優游俱足
中有定主外若浮雲陟廟堂之上不以爲高屈郡
邑之末不以爲卑依日月之光不以爲近走塵海
之濱不以爲遠享萬鍾不以爲侈食五斗不以爲
少何者其天全而世幻不爲之累也今夫龍驤者
奮翼伏乎光景窮乎茫洋震電隨之霖雨四布及
其蟠也則至微而極細是龍之能大能小者因夫
時也今夫鵬背負青天翼若垂天之雲水擊三千
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及其下也則以六月息

陳南先生集

卷之四

五

是鵬之能運能息者順夫勢也方能之大也能固
不知其大及其小也能亦不自知其小何者化而
已矣方鵬之運也鵬固忘其爲運及其息也鵬亦
忘其爲息何者適而已矣先生先生既究玄理必
洞性命之源達超曠之域柱下猶龍之喻漆園大
鵬之遊知之素矣無大无小我自利用先生一龍
之化也无運无息我自逍遙先生一鵬之適也化
則隨所往而皆安適則隨所安而皆樂先生行矣
尚將隨分樹業因時建德齊魯著循良之譽漢廷
下徵召之章矣視夫有沮抑即多岐生嗟窮途動
憤居而執轅行而咄咄者何其致我何其狹哉先
生啓行有日同鄉縉紳名公大人悉委余言以贈
余以先生知道者也爰申達人之論以大先生之
觀是庸爲序

陳南先生集

卷之四

六

送牛篁亭南還序

鄢陵有奇士世卜鄢城之南以居居之南開讀書
之廬前結草亭環無雜卉惟修篁扶疎滿焉因名
其亭曰篁亭牛君常於其中誦淇澳有斐之章誦
禮器有筠之義以周旋於此君也人遂稱之爲篁
亭主人焉主人之志也實戰文省試少需當龍躍

高科雲登正途也。邇去年來遊京國，遂業成均，頃之充然若有所得也。遽辭親友而歸。文岡子聞之，曰：異哉！篁亭子之歸也，胡抱奇而弗欲售者耶？篁亭當早吐其奇，以即見於用者也。而又何圖歸也？予今尚惜子來之遲矣，而肯舍之歸哉？客曰：何爲具然也？文岡子曰：篁亭子系出微子厥姓，著于司寇牛父氏，種德開先世，濟其美，父宰畿縣，多惠政，而思比甘棠，兄領鄉科，歷部郎而陟官，麟運家，貴水樂族，有聞人。篁亭子於是乎有基矣。篁亭子孝父天成，少業庠校，而家城之南，以弗便於溫清也，辭侍養者數年，乃結鄉社，以會耆英，邑里有其統靡矣者，咸請質于篁亭子，至即數言而決人，皆帖然隨以定，且服其公邑大夫有稽疑，亦時與謀，尤能盡其誠。篁亭子於是見其養矣。篁亭子整儀修餘音，吐洪清與人談，則然似磻磻，滿座聳聽，遇有宣播，王命則舒揚亮徹，響入雲表，尤善射藝，能發矢至百二十步外，矢連發中的，篁亭子於是見其材矣。然篁亭子不以此自狹也，邇又北走趙燕，叩太學交友，天下士凡天下士來蒙太學者，無不踰同堂共省不也，皆與之再議論，議採其聞見。

詢其方域，前司業重之命之典禮，大司成重之就之難經，篁亭子於是廣其交矣。篁亭子之來上國也，自上闕廷郊廟之制外，而有官庶府之司，無不縱觀遠覽，我大中丞春岡劉公者，貞肅臺端，譽望隆赫於篁亭子，則姻親也。大精膳三原胡公者，春署水曹，清標雅度於篁亭子，則姊夫也。篁亭子遨遊二公間，僕亦以葭莩之故，時致延款，故篁亭子每與縉紳遇，每與談及朝章政要，未嘗不反覆究論，時出所見，亦每中肯綮。篁亭子於是大其觀矣。夫世積者所以流光，養深者所以弘業，材兼者所以濟用，交廣者所以進學，觀大者所以識政，篁亭子於是爲亟用之具矣。今天子軫憂西北，採求文武奇異之士，列布海內，如牛君者，使其遺迹巖穴，託隱樵漁，尚當勞子旌之，召蒲帛之徵也。今固已卒業賢關，收名宰部，歷政法臺矣，而又可舍之歸哉？此吾所以挽留而不欲其去也。客曰：有是哉！夫入病無用世之具，與不見知于人耳，才不用世則實不立，人不見知則名不彰，牛君者五善備焉，而其暫旋也，至使體國之士不欲舍其歸，則其才果適用，而又人皆深知矣，是則牛君之歸也，豈能久。

係桑梓之情哉吾固知牛君之用世有日也雖然牛君茲歸而復來也其用世之具必將有益奇者共

送李鳳臺擢任蜀川僉憲序

靈寶李子若虛以辛卯歲同陳子舉於河南戊戌舉進士拜官大理評事職獄詳刑惟明克允引經摘例盡慎竭情在官四年律義既融文術益闡乃於今歲癸卯之秋以寺副擢任四川僉事循資簡望也迺過陳子而問曰內逸外允適理遐禁寺之體要道之務煩蜀道既難蜀俗未諳憲何以僉陳

陳文簡先生文集

卷之四

九

子曰內者外之達也邇者遐之準也今夫廷尉之責也傍而司寇諸司獄無大小必送之評焉廣而兩畿十三省獄無遠近必達之評焉君既能持天下之平迺固不能使一方獄訟之平乎既平人之論所者而自固不能論斷乎悉厥聰審致厥誠愛成案罔拘世權罔畏移焉而已耳子行矣何慮於憲何慮於僉李子曰明刑之職既聞其義矣然厥所掌則屯塩也歲久政渾法弛民偽紀藉易奸僻險多欺田則轉售靡常井則開塞不定茲行也其何以屯其何以塩陳子曰茲重務也關于國

家而通乎治亂者也方今國計匱乏邊需告勞大倉舊儲取用幾盡有志人士畫足國之謀一則曰屯田塩法二則曰屯田塩法號為探本知務今子一官而兼二事子固能秉忠謁智因時補弊使蜀之屯田蜀之塩法復乎始制協乎今宜靡事虛文有裨實效整飾精詳規條井井以是而移之天下則可以足國可以強兵可以敵愾而紓九重宵旰之憂真國家磐石之固善政良法推于天下而李子亦克膺天下任矣豈宜以一職而輕之乎隨職秉路者存乎忠即此達彼者存乎才因時樹績者存乎志保終罔怠者存乎德持是以往僉何難哉於是李子輟然而吟曰余問一官而得三善知刑獄之大焉知屯塩之重焉又知內外遠近之一理而盡于一官者可通之百職效于一省者可達之天下焉僕敬聞教矣僕敬聞教矣於是陳子於李子之行也隨所交厚者餞之爰書此而為之序

送大叅東村曹公擢浙省憲使序

東村曹公以河南副臬擢晉省大叅甫八越月卅擢浙省長憲知厚知為公喜曰遷轉之速丞弼之

漸也陳子曰在人可喜其速在公則人以爲遲在
人可喜其漸在公則宜以不次之階公之在河南
也迺癸丑之秋時擊師寇之黨于襄城之野賊恃
技迎敵我分兵圍之未次公奮然起曰兵不可久
師老則氣竭乃麾衆而進又艱然怒曰律之不嚴
戰何能力見二人稍却手刳其耳以徇麾戈先馳
所向無堅于是賊衆敗走潰於交陵擒於五河黨
後悉平中土底寧且聞賊寇之起勢亦熾甚能動
天垂象致太白晝見經天天鼓鳴天狗星墜黑氣
起扶溝白氣入安亭亦甚異矣而旋即成擒間里
陳文簡先生集 卷之四 十一
以真鄆鄭士良咸歆沮豆笙鏞於我公以圖報奚
管陸秩我公之始陞晉藩也守邊得寧武係虜衝
地公嚴保聚以清野集餉犒以助軍備火器以振
先聲于是虜役他道入寇未能大逞公之功名多
是時人望即授公以臺撫之任矣又何循資待次
之足賀耶或曰習鉛槧者多委靡徒議論者鮮膽
畧公雖文儒而能陷陣敵愾公其勇敢而已也公
之臨事矢心激烈慷慨自任委質而不二履險而
不懼公其忠鯁過人矣雖然不惟忠鯁而已也公
之與人慈祥愷悌謙退舒徐有耻言人過之風不

立已于峻之地公其仁厚過人矣文岡子曰子知
其三未知其一東村動容惻怛言論直慤禮遜由
衷無矯飾容悅之度行與言符口與心一述公之
所爲一本于誠焉公惟本于誠是以不求人知而
聲聞自著不求悅人而人無不樂與交無上人之
心而人知敬服皆誠之効也或曰東村亦以是才
著乎子曰古今之所謂才者有有德之才有濟時
之才有德之才明作祭於道義濟時之才摧詭拂
乎常經祭於道義者惟實畔於常經者多偽東村
公者才充于德而本始于誠者故其事業隨地而
陳文簡先生集 卷之四 十一
樹公以進士起家爲名尹爲真御史爲藩臬之良
兩試于戎旅已能輸畫揚勳矣今試於總臬必能
清刑正法矣將來用於撫臺則綏土衛民用於內
臺則肅僚正紀用於鄉貳則宣德浚明用於衡鈞
則秉公澄污於台宰則導主上而臻至治公之
才無所不宜者也苟爲無本而惟才望之取焉者
合情延譽卑微美官一遇艱險則圖求免計日玩
時終不能直節宣猷實濟于國亦何取于才望
哉公之才望庶幾乎正人良士之全才乎乎願自
今而後用公于朝爲在內之張仲孝友爲王所

居州善士尤足以維 君進賢為社稷福其視澤
及于一方一省者又何如耶予以是而日為東村
望且為天下之正人良士望也于東村之行也而
先望之切焉如此于是乎述而序之

送東溟程公擢憲副兵備易州序

士君子之見用于朝者由遠以及近由疎以漸密
由散而聚要則效忠之心益切而報主之節愈堅
唐廷賓于四門漢室試于三輔上之求下君之用
臣每若此也東溟公內蘊淵茂外行弘達以進士
歷部郎擢僉憲臬即榆林邊備因制復起則兵備

陳太師先生文集

卷之四

序

嵩汝之間乃擢參晉藩分守河東澤民樹勛河東
士民已像祝而祠祀之而防禦鴈門三關之日尤
部下擒胡 奏績論功遂擢憲副駐易州夫嵩汝
為天地之中河東亦股肱之郡固重地也而近年
北虜跳梁一時所重尤在邊關以鴈門三關較之
榆林則鴈門為尤重以鴈門較之紫荆易州則易
州為尤重何也蓋于京師益近則 輦轂之地切
而拱衛之勢聯畿輔之界鄰而屏翊之當厚故也
人之當是任者思所以塞是重責宜何如哉其道
有三焉夫求盡拱衛屏翊之道曰忠遠是忠之蘊

曰精濟是精之然曰累忠者何恭與恪是也精者
何才與力是也累者何謀與決是也夫一心報主
之謂忠委質不二之謂恪八面應敵之謂才萬夫
莫奪之謂力神于九地之謂謀動于九天之謂決
公兼有之六德具焉而茲三重地皆所歷任不惟
克稱今職將來內遷崇陟則忠以沃心恪以翊
主才以輔世力以回天畧以贊機決以斷國可以
安常可以濟變可以專閫可以入揆乃知先生之
器無所不宜者也是其切效忠之心而堅致節之
趨者豈止于邊關之任哉予往在掖垣公適為刑
曹予識公于 京都繼予為刑曹公則為憲臬予
再識公于豫土及予叨學憲公則為藩叅予又識
公于晉藩予三識于公者也所以知公效忠致節
益切益堅然公亦三識于予知予之心矣其能以
效忠致節繫予始終不渝之志者非公其誰耶詩
曰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予能知公之遐心者也
又曰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公之好愛我者厚其必
以大道而期予我示以予于公之行而先以周行
冀之也

送靜泉張邑侯 欽取回京序

古滕靜泉張公治鄆陵甫三朞月而治成撫按兩臺文章薦達 天子曰俞天官卿其達材用之俾爲予耳目方今內務孔棘邊疆弗靖俾之論議以佐佑朕躬其母稽於是靜泉公之行取將赴 闕下客問於文岡陳子曰公何以治鄆也何其譽流政和乎民獲上而達於 天子之庭也陳子曰考德者可以觀政即始者可以占終余於公也即其始德而見之矣初公莅鄆之數月當道獎之余嘗述公之德在于誠是誠于始也固所以要公之誠于終也公初至有條章之布矣有委用之人矣有起居之勤矣有操守之定矣有交與之厚矣及觀公之之既久也條章之布者行之始終如一而不一之更也委用之人信之始終如一而不之疑也起居之勤習之始終如一而不繼之以倦也操守之定繩之始終如一而莫少縱也交與之厚處之始終如一而不至于久而衰薄也傳曰故至誠無息無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博厚則高明此聖人之事也賢人君子思之以誠踐之以實亦必能收久徵之效公之所以流譽所以和政所以孚民所以獲上皆是之由矣雖然余因是

陳文簡先生文集

卷之四

五

五

五

五

知公尚有誠之大效驗者公之此行必當妙選清要之職以副 天子耳目之求公尤必以誠于官守者而誠于言責精白厥心披瀝其肝膈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或裨補 君德或敷陳時政或勅諭 宸邪或條奏邊務咸一本于誠而無沽名市恩怙寵行私之萬一則上可格 君心遠可以格 天心下可孚民心殆言無不聽聽無不行行無不遠矣由是而敷歷中外左右 聖明弼謨寅亮以成上下咸有一德之美荷仕而不由于誠哉此予之所以厚望于公而謂公之所必至者也公之行也

陳文簡先生文集

卷之四

六

六

六

邑之士若夫多有篇什以贈行予書此而序其端予素蒙公以誠意相與者亦欲知予之言發于由衷之實而非佞云

送都閫單四泉陞宣府南路叅戎序

今國家之重務在邊圉邊圉之尤重在宣大宣大者京畿屏蔽而海宇藩牆也余少遊黃金臺下踰居庸北顧獨石巍然經上谷南瞻順聖古川眺天城樓雉入庸中詢問漢白登之地歷可紀述乃喟然嘆曰嗟嗟形勢之壯地險之設也古今禦虜何其周備若此哉邇來忽焉三紀乃去歲視學三晉

因陳復舊規余新歲人日後即出考大同乃循五臺之北尋澤沁三泉之源登玄嶽跡飛狐靈蔚之區渡桑乾宿甕城復至雲中又涉句注之塞經朔應之域徘徊金龍池上訪尉遲荒祠彷彿單騎避稍之虱若有存焉由鴈門吊李牧而歸又喟然嘆曰將師之傑人險之設也尤所以助乎形勢矣故老指而告予曰北望隨山高下粉堞數處迤邐臺榭聯絡者邊牆也然非國初之舊矣聞文祖三黎之後出塞立邊三匝相去每百里有後大邊而邊堦葦侵軼今所守者乃三邊也近歲虜每大舉入寇輒毀既多而我即不能及時修築以致宣府東西胡馬弗靳商旅不行有邊無邊矣軍卒飢疲而馬不足半將數易而困于責望有兵若無兵矣將雖新任者其亦難哉陳子曰翁之言固然也然將主于練軍養馬修垣葺障有形之險固于將是賴然足資糧以充士之養推恩信以結士之義施威嚴以作士之氣明號令以鼓士之精運謀筭以示兵之神如是則無形之險敵人之所不測而甚畏之者也晉之都閭單君以京胃武會與于虞者三年于茲文論蔚然有英風偉卓之度其殆古之

詩書禮樂之將者乎則其公廉智勇以變士之精神義氣者必有其方行見無形之險既蓄而有形之險自此單君今擢宣府南路參將正余所曾經遊之地于其行也爰書所知以贈之

贈劉師行序

余師劉先生來分教鄆庠者越七祀明德慎履崇古遯思黜利泊嗜布訓宣典以振余鄆庠士于是鄆之士咸以作于是先生之弟子多以才名著考優於郡會名於邑舉聯於鄉第登於都官列於廷者不乏人焉君子曰劉師也夫弟子之才也成於師師之賢也徵於弟子今先生之擢也安知不以教鄆者爲教又安知人不以吾鄆之服先生者而服先生教乎先生生於海岱之區幼學宣尼之言上探六籍之英旁搜百是之奧循時進業趨俗效文而名未成也乃博求之事物之迹遠窮之宇宙之表凡天文之昭地理之載軒岐素難之學無一不究而卒茫然無歸猶未有得也乃反而求諸身心之近體之性命之貞加之敬靜之功持以淡泊之效抱一守玄索微欽迹而齊魯之間皆知先生爲賢而先生之師道立矣于是教于鄆人鄆人叔

之訓于鄢人鄢人從之聞于都人宰部擢之則其
今之之清澗也將無施不可無往不利矣或曰先
生之來茲其年則始艾也其地則中土也其官則
分教也今則年變艾而耆矣耆則漸衰地去中而
西矣則近鄢官易分而長矣長則任難將來之師
也殆非師鄢比乎余曰吁是非知先生者也先生
性靈中涵神明內固夷險如一始終靡二年及者
則道益高地漸西則俗易化職居則長教易行先
生無倦而已無倦則操持同暇訓誨不忘其地必
有棖桶棟梁者出以著先生之績而先生之高轉

陳南先生文集

卷之十

九

內遷尚可待矣何地不克官何官不克擢乎先生
齊魯之賢也習夫子之道者也余聞仲尼之所以
地無不宜而動無不化者良由教人不倦得之吾
鄢陵之人與清澗之人固必誠服而師先生矣然
則先生其必以仲尼為師乎哉

贈郭菊野政成旋汴序

吾郭公通守開封承委攝視鄢邑篆甫月餘令洽
澤流偷熈民安軌度齊一上下畏憚居者惟然後
者肅然鄢邑政觀客謂陳子曰美哉政也理絲者
惡琴張瑟者戒急為政者歎久鄢者久壞者也必

久而後可治公之治何其速也陳子曰美哉政也
美而速者也夫鄢之壞者今也而前固稱善邑也
先政讓而行教化漢之遺風也士詩書而民稼穡
志之紀實也而今或有不盡然者矣胥役者猾兒
俠者黨頑器者訟窘困者盜令之失也郭公易其
令而整其壞是故速德以本之風以先之政以出
之幾以相之是故速今夫德與人以誠明刑以慎
蒞事以勤待士以體慈民以惠擊惡以威德之大
也郭公者六德備焉今夫政鋤巨兇擊大盜完滯
牒催逋租修賢祠築河堤葺司館公賑貸實公帑
賙士喪政之大也郭公者庶政舉焉威望先著是
之謂風壞亂思治非幾而何幾以行風風以達政
政以彰德是故速噫政成既速而攝鄢可久哉公
之速成者政也而不可久留者職也郭公之賢美
稷雖有復來之望寇恂之政河內徒興願借之思
是公之不可久屈於鄢者亦勢也非惟鄢邑難久
屈也開封亦難久屈也蓋公移所以治郡者施之
邑則鄢治其治郡也如治鄢則郡治將必騰名紫
闕通籍金閨其名與位豈止于治郡哉且聞郭公
純孝人也父抱經術遠宦而途亡公之孀孀未從

陳南先生文集

卷之十

序

也求訪五六載跋涉萬境程竟遇異人得父遺囑
公之孝能如天如此公之名位又豈止于郡已哉
別駕王祥聲稱晉代古今言孝者莫過焉然嘗列
于郡佐而著股肱之忠邦國不空之譽終涉三公
之位傳數葉而興不衰純孝感天之報也公之孝
可追乎祥其並仕也官復與祥同將來崇顯之陟
子孫之興遽出詳下哉信如余料是亦天道之有
知也公有遺愛于鄆公之旋無所贈因書此以重
其行

贈劉丞署鄆序

陳南先生文集

卷五

主

劉君丞於開封之杞也而何署鄆簡才也客問於
文岡子曰鄆古邑也然撫新衆則勢難贅舊政則
時難兼狡訟則化難而君之來也貳也而非長也
攝也而非真也暫也而非久也夫貳若不足以服
衆攝若不足以革政暫若不足以洽化鄆邑誠古
也而際茲三難劉君誠才也而領茲三不足願聞
所以署也文岡曰署哉竊聞之君之自持也公以
施惠敏以剖繁諭以昭勸夫公則衆服敏則政舉
諭則化行而且操之以清履之以勤出之以信清
以秉公勤以濟敏信以發諭六德備矣是故君署

於月耳觀於鄉里甲省賦稅輸通逃董矣觀於
邑城隍後門樓繕警柝嚴矣觀於市飲博息豪橫
飲爭忿解矣觀于學聖祠完誦堂飾祿廩足課
讀供矣觀于庭無私訟無舞文無留獄無滯牒矣
所刑不怨所役弗賢所用匪科政舉化行衆斯悅
矣劉君其意寧矣客曰君之充署既聞命矣然邇
功者以飾而顯治與暑者以矯而成方嘉君之始未
卜君之終願聞所以終也文岡子曰終哉竊聞之
君之自許也曰不愛官不愛名夫輕官者無飾辭
名者無矯不矯不飾一德永懷故君任杞矣而杞
治近署尉氏矣而尉氏治今署鄆矣而鄆復治今
天子立賢無方三途並用安知劉君將來之長於
邑守於郡內之於都畿外之於藩省不猶今日之
遺愛鄆民者耶劉君其充終矣於是客欣然而喜
曰君之充署也以君之六德君之充終也以君之
二言然則劉君誠才也歟客遂爲之賦南山曰樂
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謂其有不
己之德也德不已則充終已文岡子爲之賦有客
曰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熱以熱其馬謂恐
其不久留也人云其不久留則充署矣劉君其誠

才也矣劉君名時義字 別號南岡陝西秦州之醴縣人來署鄠邑事在於嘉靖癸巳仲秋之後也

贈鄭肅齋陸任介休學諭序

容城鄭子分教鄠陵之七祀志明業樹化洽聲流儲俊掇英允有勲效績上天曹擢晉之介休統師諭事鄭子忻然有行色矣張君西湖魏君南坡解君白泉過委陳子文之陳子曰師重任也鄭之擢自佐而長自分而專厥任尤重鄭何以師也西湖君曰師哉鄭子予之賓飲於鄉志在尚賢見先生之爲人也整潔彬度謙恪自執克有敬德先生於是乎可尚矣介其師哉陳子曰敬斯斯已乎南坡君曰師哉鄭子予之君隱於鄠志在樂賓見先生之爲人也往來交際笑語相忘克有和德先生於是乎可樂矣介其師哉陳子曰和斯斯已乎白泉君曰師哉鄭子予之迪成乎子志在服教見先生之爲人也升講課誦誦寅罔倦克有勤德先生於是乎可服矣介其師哉陳子曰唯唯敬以聚德和以行敬勤以正和勤敬和秉教是以作三德克備師乎鄠固所以師乎介也介邑古西河地也史

稱山河之表志紀信義之尚氣秀也靈代徵文獻郭有道之屬介教授弟子至數千人風動一時折巾效慕教以師立何患乎教之不行文彦博四朝將相豐功偉烈異域知名想望丰采而亦介產焉才以教成何患乎才之不生鄭子茲行也尚當茂有成績再取喬樞矣豈干廣文止也唐之鄭廣文者名重當世才妙三絕而之祖也杜少陵深交厚之有才名三十年之詠末且不免惜其坎軻嘆其獨冷焉人之鄭廣文固可樂乎唐之鄭也而其上遷內補猶未可重有非度之終於擯棄流落所得比擬是宜鄭子之所然於行矣乎予愧無少陵之作以重之也鄭子名昂字文謙號肅齋代爲容城人祖官邑令抱經術當亦無忝家世云

贈冷子歸蜀序

蜀地寰宇名都也古今寔多名士人因地而重乎地因人而益重乎陳子少探古秘向往前哲留神詞賦之宗馳想人文之奧見司馬相如子虛上林之賦及大人之篇曰卓哉逸氣幸真飄飄然有凌雲之意者乎見揚子雲甘泉校獵之作曰沉思共諷以辨乎真降太乙之精而照藁火之光者乎見

李長庚之詩曰志氣豪邁真天仙之才而論諸人間者乎見杜少陵之歌咏曰渾涵汪洋千橐萬狀真切傷時之意而忠不忘君者乎四子之生獨步霄漢爭光日月不生於他所而皆於蜀地或寓之焉是豈偶然哉觀其神區天府氣秀地靈劍閣峨嵋之重阻瞿唐滄瀾之流峽錦江春色玉疊浮雲鍾和萃美英哲載生四子固因蜀地而生也然至今讀四子之作必嘆蜀地之多才非地因人而益重乎蜀士冷子伯氏特澤仲氏時望莠二難媲美雙玉迺父朴庵公以賢良來令吾鄆伯仲因省親先後至茲土陳子與之語而嘉之維厥伯氏率易謙怡維厥仲氏清潤和粹慕交樂文崇古服訓其仰相如子雲諸公之高致而興起者歟其得山川之清華而炳靈者歟今二子之歸也遠遊歷覽之餘襟懷益大思益舒瞿唐滄瀾之波潯劍閣峨嵋之峻拔錦江之流麗玉壘之高標收之胸中放之筆下出之議論發之製作將必有追效相如之富麗子雲之精辯太白之俊逸少陵之渾涵者矣是則冷子者始也固鍾蜀地江山之秀而其將來所就不尤爲蜀地江山重乎冷子之來也爲觀

陳文簡先生文集

卷之五

五

父而來欲承顏而暫以事親其往也爲嚴師而往欲考業而基于事君事親之謂孝事君之謂忠忠孝人之大節也而冷子務之其知所重者哉冷子之在鄆朴庵公命之擇交冷子遂時與二三友人談二三子者皆鄆之名士端人也講學論心之外惟近眺郊原遠挹景物俗事一無所雜有坤之得朋之吉無比之匪人之謂冷子其賢也歟雖然往者縣大夫貴公子亦屢至矣二三子不之友也于冷子之賢則友之是則二三子之賢亦從可知哉冷子之行也谷子春吳子壽卿王子惟靜牛子存甫輩皆冷子友也約予言以贈始述此以重其行冷子行矣尚期有以重蜀也哉

贈長垣尹白酒曲庸獎敘

關中酒曲子白君以明進士筮仕令蒲倅歷八月仁膏旁流政聲上達畿內御史王君移檄於縣若曰彰善國之典也揚清憲之職也風衆監之柄也予奉明天子命監理離政而所以肅三省察庶官者匪專以饒也予于白令取焉淪神鑑歆莫如清令其能清慎止矜情莫如淑令其能淑絕賄養威莫如廉令其能廉集事振廢莫如勤令其能

勤以是惠民懷其愛以是貞德德斯有恒矣余于白令嘉焉于是縣之僚吏奉檄喜動走告白君君曰吁嗟哉人以是善加於我而我未敢以是善足於已者志欲法乎古人也人謂我清而吾之寅清必欲如夷人謂我淑而吾之淑問必欲如臯人謂我廉而吾之廉必欲如孔人謂我勤

而吾之勤必欲如周夷臯周孔吾之師也吾之善必如吾之師可也豈敢以人之褒而自足乎陳子聞之曰美哉君子之相成也其有古道哉名者實之符也始者終之端也王君考實而褒其名占終

陳南先生文集

卷之十四

七

而進其始白君因譽而益懋其其實即始而益慎其終在彼者非虛美以市澤在此者非養望而延譽是交相成之道也匪但成其官實所以成天下之治也是則所當賀也獎勵未足實能因獎而勵者實可賀也予聞訓者之說矣曰獎者崇也稱也崇其稱顧所以勸之也勵者勉也述其已能而勉其未至也能因獎而知勵則名著而心益謙官成而志靡怠將見臺史之獎不已而朝廷之旌隨之朝廷之旌不已而天子之殊擢隨之官成而天下之治亦成矣顧不宜賀乎哉倘特獎以自

晉為真巡按肅條糾繆一省憚之是其權今任也以內臺而轉于外臺同一法官也以巡按而移為按察同一晉地也其聽獄也于明慎公恕之中又有更練體察者在是固不啻憲臬重乎予與公往歲同預臺諫之選今復同陞晉臬之官行則同途出恒山潯水之南入獲鹿井陘之道後先相望朝暮繼見者旬日及入省而同日蒞任每辱示教誠所謂同寅者矣然公與余之齒且同丙寅歲余長于公兩月是公與予之同寅又有出于官爵之外而由于天定者推斯義也以往則公之與同寅有如兄如弟之義書曰同寅協恭和衷哉予顧以協恭之助望于公也易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公其以予之言為蘭哉

贈春臺趙公榮擢江右大參序

嘗謂天下之事不一而君子之才莫難於會其全惟春臺趙公以東魯宏儒少登高第自滁守遷民部郎出為兩淮師師並懋丕績逮以憲副備薦門則鷹揚虎踞卓有保障之聲文武兼資而智勇俱備豈非所謂全才也歟至甲寅冬乃擢大參江右蓋嘉其功也於是晉之藩臬諸寅合而送之汾之

禁慎則足以優恪而弗乘之以怠詳則足以周慮而弗窺之以忽既若此矣又基以無妄之貞行以不息之恒占外知內即始保終而又蘊之以誠九德俱矣德俱則可以得民可以獲上可以最績可以彰譽四美俱矣德俱美興則致聲被獎曷有于不速哉客曰邑令理民之職也太僕司馬之官也今靜泉公以理民之政先受司馬之知也何歟文岡子曰此無他此尤足以見靜泉之政本於誠也詩曰思無邪斯馬斯臧又曰秉心塞淵騶牝三千夫以一馬之臧本於思之無邪三千之騶本于心之淵塞是馬政之修誠心之著也由馬政以達於民治由民治以及于物瑞由此以成格天之政享弼亮之治入密勿之寄皆靜泉公之有事也而吾士民焉得而不頌哉公被獎之旬日即當有入觀之行爰書此言以爲公贈豈敢以一獎爲公榮尤當候 天子旌賢之典考最爲天下第一賜服錫宴爵侯拜公然後少足爲公榮也是以爲序

贈許守曹西野入覲序

嘉靖癸丑春王正月適天下伯牧迭職入覲之歲奉 欽命恤刑旋自關陝便道省鄆恭敬桑

梓娛志冢庭卜日北展 明堂以告竣事乃許昌四客過余訪曰有國恤刑堯之好仁舜之欽哉古今天與也夫子之將 命也何以予曰以寬寬者使平斷者使續何以不寬客曰請益予曰有制弛禁則廢法縱奸則長惡何以無制客曰宜哉然吾郡伯曹西野公之爲政得是道矣公本之以寧靜之德行之以詳密之矩運之以敦大之體出之以恒一之方居之以澹簡之要持之以制節之度精而不苛寬而不縱夫寧靜足以致遠詳密足以敷敷敦大足以數仁恒一足以守固澹簡足以明志制節足以貞度嚴以濟寬精以行恕政是以和政和民服上下攸宜可以報政矣余曰願聞政之大端客曰公之蒞許也始至即省里甲之費修倉廩之室多爲粟之儲恤流亡之氓而澤民于是乎有政矣既而推俊乂之良闢書院之舊聚麗澤之材督講課之業而誨士子是乎有教矣余四人者樂觀其政而服其教者也于其報政也祝頌愛戀之切安能已於情耶余曰休矣曹公之入 覲北京也將以其爲政之述而奏績于 朝曰子之赴試南宮也亦將以其愛教之餘而倫冠于 廷是曹

公之行價自此重而四士之行亦名自此登公亦將以四士之所望者望四士矣詩曰愷悌君子福祿攸宜曹公有焉又曰王國克生維周之禎四士其不日為明廷之楨乎余遂書之為序以送曹公之行曹公黃梅人庚戌進士四士為魏子環岡李子六虛盧子許田李子靜觀俱許昌舉于鄉薦者云

贈殿右使虛川公陟陝西左使敘

自古設官於外而方伯厥職寔崇階矣今是職列于寰宇者十有三職果安在曰無乎不階在一官

陳商先生文集

卷之四

主

二而已人何由理神何由歆財何由卑禮何由秩禁何由析訟何由聽皆原于德不難于理本於有仁不難于歆本于有誠不難于卑本于有度不難于秩本于有敬不難于析本于有明不難于聽本于有斷一德而六善行之者也右使筮仕為邑諸責萃矣諸蘊彰矣然具而未大也試而弗究施也及簡御史三巡輔省糾肅百度海內稱直貞矣然貞而非牧也既而抗言邊事忤旨權譴落職暮宰轉司錢穀牧矣然牧而匪崇也既而僉分臬事督餉靈夏籌畫惟精崇矣然崇而匪優也迺推學

憲再轉兵司文武惟允優矣然優而未蒞也廼改潼關長叅河豫才猷益茂蒞矣然蒞而未正也殷公遷右使而後正正而且蒞貞與牧兼焉崇與優備焉公之蘊其見矣乎雖然右轄之任同而弗躬視而弗事中無出納之實外有幹館之名是必遷左轄而後右使之蘊益著予嘗稽古建官王畿千里之外設方伯二有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伯者長也成德之稱也以其為二有一十國之長匪成德靡以當之殷公之德善其于左轄而著其雖然關中名省以地則三邊四鎮極其廣濶以務則兵馬器物尤為繁細以民則凋殘殘闕之餘是殷公之德善尤當于陝之左轄而益著其自是而秉鉞持衡與師保擬丞分左右又未嘗不由兩轄者而運之也予往列諫官以言事被謫嘗慕公侃侃不回之節及審恤刑獄與公始遇于陝西公曰毋以成案而拘母以避嫌而憚予既資公以明刑矣及視理學政與公復遇于山西公曰勿以淳古為不可復勿以躬行為末務予復資公以弼教矣今公棄予以陞去然公之一德與夫六善者在焉欲取公以為表法者其從事于斯乎其從事于斯乎

陳商先生文集

卷之五

主

贈憲長水東閣公陟右轄序

任丘閔公總憲于晉之泉八閔月遷右轄客曰相基也暫逸靜觀以蓄台輔之度三事虛席四尊客薦矣蓋斯職位尊而事閒位尊則簡怡怡以玩心簡以持體事閒則靜息靜以蓄德息以存神四懿具焉皆大任之地陳子曰水東公一德有恒而吾未見其靜逸也少脩靈業與道偕行有勤總早登甲第明刑大郡官脩其方有敏德及擢六察耳目之任揚清貞度有恭肅德載官董學生徒斤斤激勸藻飾有明慎德一德不易六德咸備今雖右岳何有暇逸客曰公入史館讀中秘書垂將十年木天冊府所見益該所學益邃此之謂翰材所以養相天下之學追轉右轄則拱手虛心出納處分惟左轄是聽與其籌畫罔執事權可以佔俾可以端默故亦謂之外翰所以養宰天下之度心恭而形則逸志勞而體少舒譬之樹果一歲歇則明年之果必繁譬之天時春日暘則長夏之雨必多譬之龍蛇之蟄所以為倏然變化之神譬之鯢鵬之息所以遂九萬扶搖之翮故曰公之暫官靜逸者所以為台輔之受也陳子曰噫嘻誠有是哉公之家

已兆矣以一邑而言任丘為文物之邦首相正卿輝映先後而今一時則列鼎棘者暫虛矣以一家而言閔氏為文獻之宗公之父負明粹之德官至憲使泊焉而止公之叔抱遠大之器雖有百揆未能久于位皆宜大受卿相而厄于時幾其未盡之蘊家門鍾毓靈秀蘊蓄之極而發洩之出必有燭映天垓駭愕宇宙為奇祥瑞瑞于世者端在于水東公也公聞之曰余陟官薦膺矣履盛之謂何豈敢有他冀余父余叔以明德同擢余自顧弗式豈敢望躋邁邑先達碩德弘勛卓然名世余又何敢逾客曰位高而惧盈者謙也思乃考乃叔而欽其明德者孝也不敢先于鄉先達者讓也而兼畜乎三者則度也有三善而將之以四懿六德水東公台相之度益著矣哉爰書此以貽之序

贈齊公雲江陞山西憲長序

雲江齊公樞按察使客過于文同氏曰齊公經濟才也用由茲大矣夫天之道陰與陽而已治之道經與權而已夫陽以濟陰而動靜全川以濟微而流峙會智以濟形而性命滋潤以濟權而體用備齊公才望允著世方以經

濟之畧自任公其秉陰陽之秀鍾川嶽之靈存形智之妙達經權之理爲當代之偉人者乎權者濟經之所不足者也天下有經常可守之道三綱五典軌物圓民一日不可離而有世不能變斯聖人之大經時有所當通執而行之則亂勢有所宜順泥而議之則惑度時審勢流通罔滯上下咸宜而卒之不畔于道斯哲人之大權故曰權者濟經之所不足者也必達此而後謂之經濟才矣文岡氏曰齊公茂著詞猷夙登甲第初宰劇邑抗厲不屈及遼臺史風裁獨持按行三晉鷹鷂搏擊憲巡漢

陳文岡先生文集

卷之四

七

而成文如五味相濟而成和不載觀易濟卦之義乎既濟初九曰曳其輪濡其尾無咎言既濟之初進當慎也九五曰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言既濟之後慶當約也及未濟之九四則又曰貞吉用代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言濟天下之道居當正也齊公能濟者也于茲濟之義體之熟矣其無咎受福而獲吉乃理之必然者不日當入踐貳卿超補三事膺濟川舟楫之任以弘濟時艱康濟小民與當路丞弼同心共濟以濟斯世于真安之域是則公之事也予將日望之文岡氏曰公誠經濟才也然公之氏爲齊且齊人也周禮讀齊爲濟有濟量和調之意予因公之氏之土而喜客論濟之義足以發公之德也爰書而爲之序

贈雲汀齊公陞任山西憲長序

甲寅仲冬余以刑部郎叨承 上命擢司臬司督理晉學時雲汀公以晉藩大叅伯入賀 聖節禮成出京擢晉臬按察使總司刑獄余獲侍同日莅任三司諸公將舉贈言爲雲公賀以文屬予予舊刑官也今有司教之責於我公明刑弼教之始任安可以不文辭嗚呼夫惟內歷刑部而後知外按

察之重也獄者民之司命先王重之是以內設司
寇以詰姦匿刑暴亂今內之刑部是也而外設
按察使則自唐始貞觀置十道按察使開元改
訪廩置乾元改爲觀察其實一也其重今與刑部
埒蓋刑部者理天下之刑獄者也按察者理一省
之刑獄者也凡天下之獄先經於按察之鞠而後
達於刑部必按察之鞠無冤民而後刑部之駁無
疑獄書曰汝陳時臬事曰告爾祥刑臬司之任在
于祥刑而已近者民多法外之愆律有未該之犯
例成摘引之煩是故刑獄之任必明而後下無道
情必慎而後斷無枉獄必公而後意無偏重必恕
而後用無苛法智以燭下曰明敏以臨事曰慎虛
以應物曰公推以度情曰恕齊公四善備者也以
是按察先一省無冤民而達之刑部即天下無冤
民矣易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
獄言明慎乃聽獄之本也記曰悉其聰明致其忠
愛以盡之言公恕乃聽獄之道也蓋刑期無刑辟
以止辟憲臬之長可不重乎雖然齊公不惟克任
臬憲之重而且能重乎憲臬者也公昔欽取在
朝爲名御史執法抗疏天下稱之繼而奉命來

陳商先集

卷之四

七

晉爲真巡按廉使糾綱一省憚之是其權本任也
以內臺而轉于外臺同一法官也必選拔而移爲
廉察同一番地也其聽獄也于明慎公恕之中又
有見練體察者在是固不爲重乎予與公往
敬同預臺諫之選今復同陞晉臬之官行則同途
出恒山潯水之南入獲鹿井陘之道後先相望朝
暮繼見者旬日及入省而同日莅任每辱示教誠
所謂同寅者矣然公與余之齒具同丙寅歲余長
于公兩月是公與予之同寅又有出于官爵之外
而由于天定者推斯義也以往則公之與同寅有
如兄如弟之義書曰同寅協恭和衷我子顧以協
恭之助望于公也易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公其
以予之言爲蘭哉

贈春臺趙公榮擢江右大參序

嘗謂天下之事不一而君子之才莫難於全其全
惟春臺趙公以東魯宏儒少登高第自縣守遷民
部即出爲兩淮師師並懋不績逮以憲副備鴈門
則鷹揚虎踞卓有保障之聲文武兼資而智勇俱
備豈非所謂全才也歟至甲寅冬乃擢大參江右
晉爲其功也於是晉之藩臬諸寅合而送之汾之

辭其始有言者曰昔寇準守天雄契丹使以望重
不在中書為疑準曰北門鎖鑰非予不可耳夫鴈
門之險不亞於天雄而公者固今之可為鎖鑰者
也公去矣誰其嗣之繼有言者曰東國有緩有急
人亦有能有不能方今南倭北狄疊繼憑陵若公
明邊界請戒機而以才力見聞於 當守也有日
則夫起陸路入預備務佐本兵以殄二虜而慰
中外之望公其一也而今散用之于江右晏然之
地則掃蕩廓清之謨其孰建之愚曰二客之云似
矣然知其一未知其二也蓋禦侮存乎兵振兵存

陳商先生文集

卷之五

五

乎食食不充則兵隨憊矣此積貯之議徒粟之令
賈誼晁錯所以諄諄然為漢白也首逆虜犯順以
來師老於外財竭於內大司農告乏者屢矣獨江
浙之地昔號富饒苟不得其人以經理則足用之
計且虧尚可望其折衝以禦侮耶此厥職之遷所
以不容已於公也昔漢宣欲重用望之必先試於
三輔公也器偉而量宏志高而學博其負濟時之
望久矣然則斯行也其正 聖天子所以博試其
材而將大其用者歟余每即人之好尚而覘其心
春臺嘗撰杜律測旨矣乃詩學也嘗彙扶壽精方

矣乃醫學也公撫是術也以往則賦詩者可比長
城濟人者可以醫 國于大用何有哉嗚呼余尤
有一說焉足食乃足兵之原也富民斯富國之本
也故張士遜轉運江西王子明語曰朝廷權利至
矣士遜用其言人咸以為識體公才踰於士遜適
操士遜之權愚抱子明之慮素矣敢述其說以俟
公擇焉併書以贈其行

贈大參小東馬公擢任憲長序

小東馬公以晉藩大參進泉司憲長時藩司諸憲
以 覲京陞移咸不任省而攝司篆者則南峽王
公南峽周于董學大夫安陵氏曰東公以藩轉臬
在本省也未可以言錢當謀所以賀陳子曰以大
參擢長憲亦稍資也未足為東公賀當為全省之
人賀是賀也非錢也所以賀者在人也不在東公
也余之所以賀東公者有三重公知之乎客曰有
其邦重在民東公之德明以恕明以察情情以辯
獄恕以輔之民刑不濫而國本紓此可以為群黎
賀陳子曰尚有加焉客曰臺重在吏東公之德靜
以嚴靜以鎮詭嚴以禁奸奸詭不肆吏皆守法而
保厥身家底于成績此可以為邵吏賀陳子曰尚

陳商先生文集

卷之五

五

有加焉客曰官重在僚東公之德端以享端以宰
物厚以協恭心孚誼亮德讓師師而各譽流業美
始終不貳此可以爲群僚賀是三重者皆所以賀
東翁也所以爲吾人賀也陳子曰嘻余尤有爲東
翁之身賀者焉司寇者天下刑獄之本由司寇而
服外僚則刑以明邊圉者經畧之地由邊圉而入
省僚則政以達郡邑者六曹百務具焉天下之象
也由郡邑而陟卿輔則體以備小東公青年甲第
宰試河洛即老成即知事繼官司寇遂著聲稱治
郡成都益洪厥蘊薦陟蜀憲再補宣大俱邊圉要
地而公處之綽有餘力是刑明政達而體備者由
此省僚而撫總卿貳而台衡百僚而登八座皆
公所素具是將有大裨益于朝廷有大裨益于
天下生民真安疆圉寅亮天工潤澤海內如唐之
裴郭宋之韓范端有望于公是所以賀者不止在
公之身而在朝廷不止在一方之人而在天下
以公之德業名位不止于今之人而將並駕古之
人也余與東公同乙未榜進士且同官之久所以
知公之稔而所以擬望公之德業名位者將來端
可驗矣端可驗矣爰書以序之

贈都閫顧君榮擢掌司序

武會顧君順章晉都閫長帥而帥閫司事莅事之
餘厥寮請賀適陳子奉命來任文教于臬臺乃
颺言曰君之位其益崇矣乎恒情崇則易滿滿則
易張張則易逸逸則或志沮而業墮君之心其益
慎矣乎顧君崇而能慎者也將來位益崇重不筮
可知矣其斯可賀也歟方今將帥之職外至都閫
元戎方而等威亦曰隆矣與藩臬二司追遊談讌
接跡比肩與撫按兩臺長揖而立分庭而坐體貌
亦曰尊矣天下必歷衛總守備中軍然後得此上之
曰參遊曰副將曰總戎皆由此其選焉信宜顧君
之崇而慎也顧君京衛羽林之胄先中武舉鄉試
第一繼中會試第二歷指揮守備之銜而後專閫
其古人說禮樂而敦詩書之將乎晉作三軍謀元
帥歸之郤欒且曰詩書禮樂義之府也謂非一方
之將耶周之盛時文武吉甫萬邦為憲是以六月
之師至太原而成薄伐玁狁之功古之全才固如
此此乃天下之將也顧君敦說如郤欒固已任晉
地三軍之帥矣然等而上必以文武為憲者取法
焉奮猷化之伐殪太原之功以佐聖天子中興

之烈則世世傳績彪炳常川歷歷後世永錫祿施及之自一方之將而拜為天下之將自一時之功而建為不世之功予于賴君望焉賴君既以武科而進夫武科之格馬步之射武也藝也論策之試文也畧也賴君兼之所以予既擬以晉國謀帥之穀又期以太原成功之用也予司文教于晉於文舉之士則教之以射儀款其以文而兼乎武於武胄之士則教之以經書欲其以武而通乎文諸士其咸以賴君為法亦可兼文武而取科第矣然賴君不以此自滿者也孔子六經垂訓而有墮都卻某之勇尚父六韜運奇而有膺揚東麾之氣是則經天緯地之謂文戡定禍亂之謂武者尤諸士之當法也余教諸士必以宣尼尚父之文武為師而祭遵之在軍旅不忘俎豆魯肅之在軍陣手不釋書文皆其次矣賴君其必取法乎上而以三聖為範哉能法大聖之矩而賴君之位將益崇矣乎是可賀也爰書而為之序



陳文岡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序

賀大司寇春岡劉翁七十壽序

今上憲之三十一禩歲在壬子我大司寇春翁壽七稔吾鄢人士將圖稱賀于靜宜堂陳蔡氏曰知翁之靜宜即知翁之壽之宜也天道靜而能久清地道靜而能久寧人道靜而能永齡人之所以永齡實有合天地之蘊履恒一之矩合神明之運得葆養之真者若我春翁全之矣翁繼世科奮登甲第幾四十年歷官臺寺進陟正卿表儀部院出入兩京芳聲茂德弘業丕績士類尊服海內仰重煥若日星高如嵩衡廣若洞庭簡重凝之體敦龐寬亮之規貞毅嚴密之操持慎莊敬之容辨別文理之章一本之以仁厚之德合生育之性順發揚之光記曰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東方者春產萬物者也夫春以發仁仁以居靜靜以延久久以臻壽我翁居岡曰春構堂曰靜茲春者實壽之源而靜者實壽之樞也翁之壽其合造化之仁氣者乎翁之自留都而趨召也承 聖天子明命簡

列法部首位秋卿平反淑明訊獄祥慎至其職
詔建諸君子一事消縉紳之禍回 君上之怒身
任綱常之重而不計乎榮辱之機賢士大夫有國
之元氣也斯扶國家之元氣其精神命脉必有與
元氣流通於無窮者天地間萬形皆有敝惟元氣
無盡翁之壽其同造化之元氣者乎翁之歸三載
矣方 今聖神治化作新人惟求舊端撥重任每
起用老成翁今七袞矣壽域雖登吉人未老再十
年尚父方將再十年武公猶相我翁行當重膺召
用踐斗秉鈞冢卿臺老耄調元氣俾人文熙洽協
陳南先生文集 卷之五

賀三岡胡翁七十壽序

或問壽道陳子曰壽有道也或因居而壽或因官
而壽或因子而壽山谷盤紆水深土堅習俗朴茂
風氣完美人人生其間者多壽豫有南陽蜀有青城
是之謂壽於居壽於居者得氣之厚給符佩章任

職散閒仕宦山林衣冠吏隱晡伏柱下莊寄漆園
是之謂壽於官壽於官者得靜之逸庭王森峙和
樂怡怡就養服勞堂構有托萊之娛心參之養志
是之謂壽於子壽於子者得養之安客曰鄢之胡
公壽其有是哉鄢地故多丘阜嶽立龍走故鄢之
邑以陵名而胡公之宗家城之東有岡轟崇胡公
之號以岡稱頌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言壽徵也
胡公兼之非壽於居而得氣之厚者乎公幼而儒
業長承 恩待次謁選天曹授官藩邸往來汴鈞
間宦遊之區不離桑梓休沐之暇即至田園雖爵
而散雖官而閒非壽于官而得靜之逸者乎公有
二子長仕南畿心切祿養穀紆差果遺珍于親今
謝職言歸尤能以俸入之餘稍葺庭舍時會賓戚
以爲其親惟其季者亦卒業太學讀書郊墅治田
課穡以服親之勞又非壽于子而得養之安者耶
陳子曰然有是哉然客知其二猶未舉其二也公
之上世固多壽厥考頌頌年幾百齡仲弟季弟已
逾六袞皆風骨峻秀鬚頤豐準兩雁早起斯皆主
壽是公之壽乃傳于祖而源發有原者也其不可
謂世壽乎以養而壽者由于人以逸而壽者由于

已以居而壽者由于地以祖而壽者稟於天以予之地以成之已以基之人以助之明公之壽其真有道乎哉予由是而進焉洪範五福一曰壽而必曰攸好德公之壽純和靜修睦于倫族宜於鄉邦廼南山之樂只而遐不肩壽巷阿之愷悌而純嘏爾常此也公之壽其又不爲德壽矣乎德而壽焉宜世其壽矣壽而德焉宜世其德矣予是以既祝公之世壽且復頌公之世德也同省之官於京者素聞公德咸欲爲公壽也爰述此以道之

賀封君如泉林翁雙壽序

天地之氣推運不齊而人之受是氣以生者亦綿促綴完參錯靡定故世之胎而折者幼而殤者壯而札者民鮮克壽而伉儷之間先而往者後而續者尤鮮克雙壽自非天錫純嘏合德媿秀安能享偕老之榮獲多男之慶駢壽域之登茲稽之載藉所稱如鼻缺之敬少君之高麗德之逸甘心畎畝輕渺浮榮斯固夫婦同德而隱矣而或未必同壽老萊子與妻道蒙山之陽不受楚王之聘能同壽而或鮮富裕康寧之樂是則同隱而德同德而壽同壽而樂者古難其人廼今于林翁夫婦見之焉

翁聞之閩人也閩士好學喜講頌耽文章出而時翺翔則謁場屋取科第登廟堂膺軒冕馳四方播聲華以圖顯榮而翁則恬然弗之歆也獨與藍裙人孝養於家躬修勤儉視布衣若將終身不舉子時俗之尚而能諳詩書意旨識古今更變之槩所行多道義尚轍而足矜範鄉閭不金門玉堂之入而家政濟一力本所致有素封之享不勛名四方之馳而桑麻林壑有優游頤養之安是則科第軒冕聲華世所難遣之三累也而翁甘遠之曰德曰富曰寧世所難備之三福也而翁甘有之廼見翁與孺人藏以消華靜以養性適以怡神和以睦衆教以訓嗣施以濟物而六善斯具矣夫遠三累者壽之基也臻三福者壽之助也具六善者壽之美也則夫翁與孺人之壽之雙者豈偶然哉翁孺人始而共難入而宜家中而並封老而齊壽則將來同邁期頤之歲同見曾玄之孫又豈無必然者哉翁之仲子都諫君以進士列職諫垣糾論建明風裁懋著厥名位宜未可量也以翁與母並濟六旬遙思家慶廼同寅張子浮峯鮑子三峯因不肖與蘆江同乙未榜同兩省官也乃致六科諸丈之

意委頓言以述將引稱觴之祝余素聞閩地
水而省城內峙三山外連江海英靈鍾萃夙多顯
仕達官廼如翁獨抱名德而隱定殆天移翁之爵
以增益翁母之壽移翁有餘不盡之貴以予翁之
後乎余既以山海崇深爲翁母大年之祝尤將以
山海之陰澤而祝翁母之餘慶衍于子孫者常無
盡藏也是爲序

賀趙王泉親闈雙壽序

邢臺王泉趙公以前進士第令鄆即事未幾政治
入悅吏貧民瞻通籍後省奇蹟殊譽衆擬神君一
陳南知安集 卷之五
邑盡伏僉喜曰我民有父母矣願爲父母父母養
公于時適迎其父母於邢來就鄆署公得以時拜
家慶日展觀溫清旦暮自上食遂宦邸至情得人
間貞樂邑之人僉又喜曰吾父母得養父母美願
爲父母父母壽陳子時以諫職蒙 上恩旨送母
還鄆聞而嘉之曰予見近代之制郡邑流品皆不
于其鄉故欲迎其親者每苦於川谷燥濕寒燠之
異宜水陸舟車之異制風土宜矣而或齊秦楚越
道里跋歷之際即道里近矣則又未必際貞室之
會當強健之時均于就養有闕焉今王泉公家于

邢而官於鄆相隔一河之間數日程耳而趙魏土
風言語尚多不相遠公之二親又當雙耄未耄
之年生子而榮享其報固翁母盛德之致子養而
正逮乎時尤王泉公孝誠之應歟公始于鄆人也
召流徙停勾攝撫館病省里甲鈴胥卒龍豪右辨
等威使鄆之民勞者息匱者紓良者安弱者植休
養滋育以恬以熙是公所以壽鄆之人也于是鄆
之人咸欣欣然相與語曰公之福澤我鄆人如此
能使我鄆人父母室家胥樂以嬉如此咸舉手加
額祝我公百千歲壽則是公父母之壽非三五士
夫同壽之也乃一邑之人同顯祝也惟公克副民
之父母之任而民亦愛及公之父母公能壽乎斯
民之生而生民亦願公父母之壽斯壽也殆所謂
達壽歟余因是而進焉我 國朝之制凡通籍之
士多先試郡邑然後晉補京貴今公甫令一邑而
賢聲懋樹如此行將召而入內列華要備獻納司
康濟由是而上致吾君弼謨贊襄俾 主上收精
怡神致和達順歟時納祐以延萬禩無疆之休是
上而壽 天子之躬由是而下澤吾民撫綏保障
使無凶荒夭札之患咸得遂其天年是下而壽乎

天下之氓公因亦位踐台衡功垂曩而父母獲重封累錫之榮享重祔列鼎之養而其美哉之壽天子錫之天下願之天時與之將益百千萬禩之無涯是壽也乃所謂天壽者矣至是則人之所以壽公之父母者又豈止吾一鄉一邑已哉南山之詩曰樂只君子遐不作壽公之父母有焉又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王泉公有焉公之父峻儀修翰勿諳書文通法體老益醇朴母張同郡士族嚴重慈惠皆壽徵也翁母今年壽躋六旬鄒縉紳人士咸為歌什以祝頌之

陳文簡先生文集

卷之五

八

雙壽遙祝序

齊公雲汀總憲于晉之暮月違親舍甫一年矣每倚太行遠眺雲汀之上有白雲縹緲嘗動秋公之思瞻望久之諗惟公之父母年逾八旬步履神明望若二仙褒貞履和允為姬美晉之同寅繪圖叶詠稱觴遙祝鄒陵陳子曰夫人之所切望于親者壽也然七十已稱古稀而上壽期順人所鮮到也若乃父母俱存同躋壽域鶴髮兒齒娛志庭幃斯

偕壽尤鮮焉至于懷刑守法循理樂天與物委蛇以遐其天年尤人之所難也雲汀公之二親逾八躋九既得乎上壽矣齊眉難老又見乎偕壽矣秉懿攸好且享乎德壽矣三壽既備純嘏駢臻其所謂美哉壽者乎按圖有柏近臺紀遙祝之地也有鶴有鹿有山有泉有芝有日夫柏者植而壽者也鶴者飛而壽者也鹿者動而壽者也山者峙而壽者也泉者流而壽者也芝則獻壽之瑞而日則象壽之升繪物不同而祝翁與母之壽者同也自日之外其數皆兩斯祝公父母之雙壽也然所以寓乎壽德者何在歟夫諸物皆具乎壽之德也貞姿動節傲雪凌冬柏之德也狎霄而皓鳴陰而和鶴之德也呦呦食萍濯濯與詠鹿之德也廣大而含厚重不遷山之德也澄瑩而平周流無滯泉之德也九華產秀五色含英芝之德也而日則桑榆雖暮結愛惟誠則日之德也圖繪七物諸德備矣齊之父母具斯德矣惟具乎壽之德而後能享乎壽之上而得乎壽之偕也洪範五福一曰壽而歸之于攸好德蓋為此耳夫翁之與母作德逸休所以獲斯壽也然厚德者流光世德者作求翁之諸嗣

陳文簡先生文集

卷之五

九

聲稱位望赫然當世而雲汀公尤日陟學顯入秉
鈞銜將來以壽其二親者而上壽國脉下壽生
民其要歸有以壽其身而福祿無疆延綿祚胤斯
之謂世壽而壽道盡矣乎予敢以茲爲齊是爲序

山西通志序

夫易分象器書陳政治詩采風謠禮述儀物春秋
紀列國時事而志之端以肇周人小史外史之制
今已無可徵後世莫善于漢班固氏書志志夫象
器政治風謠儀物時事之變之臚備于傳今之志
皆有之然不能微約其詞或寡要實而義無指歸

陳文簡先生文集

卷之五

十

其極至于流綴溢簡踳維而不可覩余于是蓋慨
然有思命世作者之意焉夫志可易言哉是故欲
其不畔道也不得其人不可也欲其不害成也不
得其時不可也欲其不詭俗也不得其意不可也
得意而後風可溥也得時而後績可奏也得人而
後經可稽也夫志可易言哉自唐虞以來山西爲
歷代名都當有以傳其文獻而闡略廢壞如今日
豈官程格于口禍理道蓋于議端莫或振之亦由
屢兵薦殄而公私不得以隆其業也 明興幾二
百載典章文物前此莫之或先我 聖天子聖德

孚化三十又四年九厥制典並加釐正天下章
之士歌詠誦說駸駸洪武永樂之舊闕者漸全
略者咸備 廢者以興壞者復故可謂郁郁

同文矣而鹿泉王公保釐茲土邊境又安吏就典
列民有恒心惟時有可爲者黃公春野省方觀民
暇則檄藩臬開館集英禮聘某某從事纂脩鉅典
督學憲使實職專董焉屬詞比方名義罔紊闡幽
攝顯論譚悉精可謂括倫鑒之要深墳素之情者
矣豈不足以上班良史之矛而徵一方文獻之傳
乎余忝同行役方慶觀厥成迺藩司以序請夫既

陳文簡先生文集

卷之五

十一

或序之矣余何言哉竊謂疆宇之闢加夫昔也土
田之墾加夫昔也民生則日感民俗則日偷民習
則日渝綏陳有可嘆者昔堯茅茨土堦不宮爲帝
舜飯糗茹草若將終身禹惡衣菲食吾無聞然此
三聖者制節東儉開萬世阜財裕用之源若遺跡
故址所在雖田夫野老猶能識其大而學士大夫
乃漫不之講忍使侈靡浮誕車服宮室玩好技巧
之類動踰規制外則逸備日殷內則 王祿歲益
而民復不知檢宜乎生理蕭條俗習偷渝至此極
也夫導民莫先于教化納民莫要于軌物昔孔子

嘗嘉唐虞之治而志三代之英蓋傷時之靡而思振之古也通志之作意亦類此將成秦野公代去抑軒劉公住觀風茲土乃今再至稽古程今用意彌切真天相人協理通數會肆集大典多與謨所未悉者 聖天子寤寐民瘼敦仁崇儉以化天下憲三聖之治于無窮是編翊贊殆非小補春秋成而百王之法寓晉志成而三聖之道存讀是編者其尚知作者之意云

山西五魁集序

膏刻乙卯諸士魁卷之文非侈其文也讀其作詞藻蔚然蘊蓄淵然名實允稱等差相符見主司者秉心之虛也懸鑑之明也茲事之慎也然此真卷皆自諸士肺腑中流出見諸士造詣之深也志術之正也事業之遠大也六者闢而卷不可弗刻矣晉省墨卷舊無刻刻自壬子始然是科登進士者倍常實文運漸盛之端也今科得士彬彬循循將必駸駸乎益盛也哉刻成總題之曰觀光錄取易利用賓王之義然用者體之運道德者事業之本也諸士其務充道德之光以爲光至治之基亦庶幾乎觀之義矣

賀封夫人劉母七袞壽序

國之將興良臣必生以翊聖君家之將興哲配

必生以翊賢夫蓋天既爲清時而生良臣亦必爲良臣而生哲配故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地蘊珠琤精光預發理道常然恒不誣也預爲中土自古垂靈高嵩大河體兼流峙陰陽動靜鍾毓斯存世臣之家淑德之嬋首出者其河南之許申乎文靜以父光于前正獻以子繼于後方正忠良台弼濟美而許國申國姑婦疊封貞靜幽閑嗣音閨壺寔名播前朝芳騰著姓矣求之近時足追遐軌者其我鄂之劉乎怡閒翁如橋而早陟中丞兩階司寇春岡翁如梓而踵連司寇三任尚書然聞昔王母之輔我閒翁也弼成乎清慎閑通之望雅有許國之風今程母之輔我春翁也裨益乎直節勁氣之資事有申國之德豈不光垂彤管炳映綸翟哉直今劉母夫人出伊洛之賢裔生詩禮之名家仁惠柔則婉婉聰從含德在躬作嬪名弼介乎景福以入遐齡寔惟其宜迺今年七袞適際冬季之半正逢初度之辰是宜圖繪錯陳衣冠駢集近取彭岡之

樂遠藉瑤池之母以稱觴致慶也于時有客言于
衆曰劉母之壽家世傳流昔我怡翁名德顯庸逾
八望九矣而我王母慈範淑祉年尤逾九焉優游
林泉平地二仙鹿車共牽鶴髮翩翩將來我春翁
之壽必登願筭逾于間翁而程母之壽必滿百齡
過于王母是乃壽骨之相傳而永年之是禪也又
何必外取乎彭岡遠求乎金母哉于是陳裴在晉
聞之曰倚嶽盛哉允矣客之言也予聞古有世貴
伊尹有一德而伊陟佐大戊巫咸又王家而子賢
事祖乙惟夫我公世篤忠貞服勞王家乃克奕葉
陳文簡先生文集 卷之五 五
執法四莖首卿是所謂世臣之貴而程母其偕貴
矣予聞古有世德皇陶淑問稱邁種德于公平允
云積陰德我公兩世明刑一門積善天下無冤在
家無怨是所謂世德之昌而程母其婉德矣予聞
古有世壽南陽壽谷代獲綿美海瓊宋姓每見仍
孫我公天錫純嘏是介眉壽將必有如文路公之
裴出衛武公之右是所謂世壽而程母其同壽矣
詩曰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言
劉母同翁之壽也又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言願
劉母之壽與嵩高大河同其永也壽母所以輔贊

乎我公壽翁所以輔贊乎我明輔贊我公斯廼壽
乎家輔贊我明斯乃壽于國鄆之宗姻士夫素法
母之懿矩者千里伉來款予有言也因貽此以爲
國壽頌焉

賀封太孺人劉母八袞壽序

丁巳之春予自晉藩遷陝臬取道來鄆省覲時百
物益然萬卉榮暢引古人春酒介壽之誼致祝慶
于慈闈而劉母封太孺人梁之壽誕在茲四月十
有二日當八袞之期太孺人之孫太學生曰裴曰
襄偕諸群從咸在膝前具綵觴之獻予弟泉暨輩
陳文簡先生文集 卷之五 五
同姻眷胡鶴皋公會議舉賀徵予文余曰壽者
福之大也德者壽之本也母勤必姆侍竭節履恪
有貞德承顏姑室必躬必夙有孝德正身結行婉
婉听後有順德翟冠象服委蛇攸宜有莊德怒容
靡作厲言不出有靜德惠育嗣孫恩及僮婢有慈
德酒食組織至老不倦早起晏寢膏沐必時有勤
德夫貞以從一孝以怡情順以致和莊以居敬靜
以順神慈以招禧勤以求養七者皆壽道也夫劉
太孺人之壽七德備而世德基者也古者公侯之
配有賢明之德奕世相繼如詩人所詠必有端一

誠在惟德之行而生子明聖者以開之于先即有
幽閑貞靜且夕勤勞以進婦道者繼之于後太孺
人以怡閒翁配焉之姑則姑有開先之賢以春岡
翁配焉之姪則姪有繼後之德而太孺人居姑姪
之間具頗美之善則其將來之壽必與姑氏同入
九壤之遠而引姪氏同登百壽之高矣太孺人之
人之子雖弗永其壽而天移夫子之壽以厚太孺
人以成育諸孫使孫姓麟趾振振螽斯蟄蟄永錫
胤祿受福無疆者皆太孺人之壽啓之是又所以
壽諸孫而壽劉氏之闕也魯公之頌以俾爾昌而

賀封太孺人蔣母七袞壽序

蔣大夫僉臬憲于晉方陳子寔焉越明歲春大夫
迺其母封太孺人趙至晉展寧慶之餘允與大夫
有協恭和衷之義者重通家之雅拜母于戶外于
時母濯衣象服副笄六珈止于戶內幽閑矩則淑

慎其儀衆咸曰賢哉母也然母髮變而素神質而
清迥若姑射動若婉嬙衆又咸曰美哉壽也蔣大
夫因命于衆曰先君見背母尚予孕逾三月始大
期時及免身母報于姑曰今生矣男也予祖母喜
走曰亢宗者其在茲乎其天乎是母時年二十有
一相與哺育調護至有今日前歲臺巡者上封事
母以貞節荷被綸音旌表及予以大理考績叨獲
封命焉衆迺言曰蔣母之貞可謂難哉族姓無依
柏舟自誓已難矣而將遺腹矢靡他為尤難鞠保
遺孤卒至成立已難矣而母儀示訓俾賢且顯為
尤難第才一身奉姑不匱已難矣而生事沒葬悉
克如禮為尤難失厥所天粗供朝夕已難矣而倚
託外氏竟立門閭為尤難夫守志慕潔之謂節奉
姑無違之謂孝成子顯揚之謂義立業不墜之謂
勤是母之能貞而四德備焉子且聞蔣大夫之報
于母也亦能自盡者耶 恩錫命華棖金題是謂
榮養取諸虞錄以充甘旨是謂祿養官邸奉迎溫
清問視是謂色養而且動遵慈誨恪守官常是謂
志養夫養以榮則名令養以祿則體適養以顏則
情怡養以志則心悅是子之能養而四德全焉

貞而含四德益見母之善盡養而兼四懿益見子之賢母善已具享壽之道子賢尤有顧壽之誠是母之壽豈有涯哉于時廼有客颺言曰蔣母貞壽矣殆由貞而壽者歟徒論化理者恒曰貞下起元惟其有正固之德所以生意流通亨嘉而利循環無端母惟貞也如南山之靜如松柏之堅將與一元並運矣母其化理無窮之壽哉再有客颺言曰母壽在陽復之月殆與陽道共長者歟彼論天時曰剝極復又母之孀節育孤是剝極純陰之候而一陽始生無往不復母之壽也如三陽漸泰如化日漸舒將與一陽並運矣母其天道無窮之壽哉于是陳子揖于眾曰蔣母之壽基之于躬之德成之于子之賢質之于化之理協之于天之時母之壽道備矣其誠無涯者哉是宜諸寅之稱賀也因述為文以壽之

賀邑侯崔臨溪母太孺人樂壽堂序

鄢陵古多丘阜蜿蜒窪起虎踞虬遊往稱壽土北有彭岡在焉乃錢鏗遺迹比稱壽者取詩人如岡如陵為喻長治臨溪崔公以進士筮仕鄢公有母在侍年入八旬淑度慈懿足徵祺考公曰古人一

日之養不以三公易三釜之娛可與列鼎倫吾治邑親民任也而遺吾親吾弗忍也于是紹符章道板輿將壽母同至鄢時甲寅仲冬也是月也吾鄢誥封太夫人劉母壽七袞鄢之閭邑人士咸拜於階舉觴稱壽鄢人實走晉徵余文以祝先是歲夏五月誥封太恭人余母壽七袞鄢之閭邑人士咸集於堂舉觴稱壽余實徵晉文走鄢以祝既而崔公之母赴鄢方逾設悅之辰未歇蟠桃之韻伊時余實為詩亟獻以祝鄢邑人士喜曰吾邑之壽母適逢雙慶而我侯之壽母適會一時瑤山金闕鸞輶鳳軸碧桃紫芝交相輝映詩所謂三壽作朋如同如陵者真若為今日設耶鄢人慶二母之誠移祝乎崔母崔母遐齡享之尤偕乎二母其同登上壽共景介福斯厥兆乎而崔母將來重封累錫由太恭人晉太夫人雲書霞帔荷天之渥其亦徵于此矣臨溪公既得溫清奉引旦暮自工食而蒞民敷政尤必告于母曰今日行某事便利于民今日斷某獄釋民冤枉母心為之喜及政成舉耆上下咸宜左右走告于母曰下之民如何頌我侯也上之官如何旌我侯也母心為之益喜喜之適意

通則體安體安則氣和神全而壽益永是崔公之奉母不以口體而以志崔母之獲壽不在奉養而在樂于是鄢之人士目公所居之堂曰樂壽今歲仲冬復過崔母之辰鄢人將致祝斯堂余弟暨子謂余當有文以壽也余但即去歲今月所以壽崔母及子所以壽鄢之二母者申說以致壽焉

賀常文用冠服序

今天子龍飛藩服入登太寶首議立孝尊親之典既而上 獻皇帝尊謚暨兩宮徽號錫恩臣庶遂詔民間年高行純者榮冠服焉於是邑侯庶其實

陳南先生文集

卷之五

序

學士定其論僉曰常君文用其人也官之嗚呼尚齒養老之禮通乎四代也舊矣飲射之文杖鄉朝之制給肉帛之令與允就見珍從所以優逸之者咸備而官不與老則官之其國朝盛典歟今之官者三有生而遽及者有壯而遽及者有老而方及者生而貴以天壯而賢以人老而壽天人備矣閭閻勲戚父兄爵廕未離襁褓輒榮金紱是乃定於天而不可強以人也若夫修辭立誠懷器挾翼列縉紳薦絢笏此則在於人而不可委之天也至若寵眉鶴髮步健神朗如詩之壽考書之老成必其

得於天者厚而克養諸已者完而碩天功人力兩無遺闕然後獲之冠服加之也固宜常君之壽殆天人備者乎迹其所居岡阜盤迴溪流滌帶田疇沃竹風氣完萃宜人之產也多壽君生於此是所得於天者已足培壽之基然而朴茂質實直率恬退柴桑翁自樂田園鹿門隱不履城府君兼有之則其含精葆和觀順自養以弗戕其生者固矣而且勤不勞儉不吝慙不野樂善循理愛賢慕士皆壽道也故曰常君之壽其天人備者焉或曰常君豐於貲豐則養養則樂樂則安安則久君殆因富

陳南先生文集

卷之五

序

而壽歟是不然洪範敘福一曰壽二曰富康寧攸好德尤次之蓋謂人有壽而後能享諸福也豈福亦有功於壽哉常君固非富而壽者也且君有子四人孝友醇篤克紹前烈而孫選亦入邑庠充弟子員異時崢嶸事業高大門閭固未易涯孔子曰仁者壽常君亦既壽矣傳曰仁者必有後常君亦既有後矣常君其殆近于仁人乎哉陳子于朝於君託有姻好子書此俾贈之而卒重以仁且從而爲之歌歌曰吾欲生而貴兮或無以垂令名吾欲壯而仕兮或無以享長庚弗仕弗貴兮聊保吾生

堯封擊壤兮飲鑿食耕年來八十兮冠服是勞豈
曰天之功豈曰人之貞仁者有報厥聖之經洪開
壽域頌我 皇明

賀姚廷寶賓鄉飲序

太康姚君以齒德孚於鄉鄰人重之遂言之於庠
復以齒德孚於庠庠士重之遂言之於令令廣以
詢知其果可重乎庠之士鄉之人也遂亦重之舉
之於鄉飲之位而賓禮焉廼扶亭高子宗元者其
親也以齊子續之爲先容走謁文岡子舍而函請
文以重之陳子曰姚君之賓鄉飲也鄉飲重姚君
乎姚君重鄉飲乎或鄉飲姚君相重乎客曰請問
陳子曰四代養老之禮考諸經可見也而其焉禮
也至重賓主經夫天地介僎紀夫陰陽三賓之數
象三光四面之坐象曰四時是禮之行以人而合
乎天也而可以輕言哉故鄉飲之人必六德具焉
曰隱曰貞曰惠曰敬曰慈曰文是故隱以養晦貞
以避賢惠惠廣惠施敬以尊神慈以裕後文以泚
宗六德具而鄉飲之禮斯重矣鄉飲之禮必六養
具焉曰食曰服曰樂曰法曰儀曰安夫食以滋氣
服以文身樂以導和法以興善儀以飭躬安以適

體六養具而後鄉飲之人斯重矣客曰有矣吾嘗
聞姚君之德自樂曰園是謂隱以養晦不履城府
是謂貞以避賢賙貧助葬是謂惠以廣施勸官修
寺是謂敬以尊神訓農業於五子是謂慈以裕後
供儒業於一姪是謂文以泚宗姚君之德其六德
備有乎吾且聞康邑令之行鄉飲矣飲饌獻酬是
謂味以滋氣滌衣幅巾是謂服以文身鍾鼓詩歌
是謂樂以導和讀誥諄諄律是謂法以興善揖讓拜
立是謂儀以飭躬杖几鄉園是謂安以適體鄉飲
之養其六養備者乎鄉飲之六養備足以重姚君
姚君之六德備足以重鄉飲姚君因鄉飲而重鄉
飲亦因姚君而重然則姚君之鄉飲也其俱重矣
夫陳子曰寧重哉然余因茲而重君以壽道乎德
者壽之基養者壽之資壽之基俟于已壽之資係
乎上姚君之六德備足以立壽之基矣鄉飲之六
養得又足以垂壽之資矣意天欲厚姚君之壽而
君之壽適天人備者乎故曰余因是而思重姚君
以有壽道矣

賀鳳岡生子序

丙申歲孟冬今 天子前星炳靈篤生聖哲載越

月既蜡賴川鳳岡氏宅佳氣鬱葱誕育元子宗戚里閭無不忻悅僉謂異日明良之會或兆于斯于是文岡陳子叨官侍從寄跡禁苑期游於鳳池之上有客過而言曰鳳岡今子美慶哉瑞哉借言賀哉余曰願聞所以賀也客曰夫杜氏者一邑之望族也祖邁種德世稱濟美文思公長發其祥質齋公克成厥子奮甲第而一榜同登曜天衢而二難並起納言沃相於楓宸諫議退閒於梓里效潘安仁絳與奉母之高追白樂天香山放情之偉今鳳岡之育子也寔袍笏繼於家庭故蘭桂生於砌壘上足以承乎宗祧下有以開乎詩禮信乃亢其宗族而大其門閭者乎請為一家賀焉余曰未也客曰夫賴川者一省之名邑也清賴崇岡流峙攸分尚書臺古文教恒存是以蜚英而騰茂者每芳聯而踵接仰賢才之輩出為邦國之良臣今鳳岡育子也將必冠泮庠之彥膺儒席之亦王斧與寒乎金粟瑤觴曉醉乎瓊林遠而三蕪秀鍾於眉郡近而八龍譽妙於賴陰信乃閭氣每不虛出而人傑產於地靈者乎請為一邑賀焉余曰未也客曰今時者一代之昌辰也禮備樂和河清海宴自度

維新重華正變故彈冠結綬皆思會際於風雲而士之生斯時者咸期皋夔而企韓范今鳳岡之育子也天蘭入夢啟服媚一國之占蓬矢懸祥廣馳志四方之見出而黃扉紫閣追先達之鄉賢入而青瑣彤闈法家傳之文獻信乃清廟之瑚璉而明堂之棟榦故聞聲已知其為英物而况見其頭角之嶄然者乎請為天下賀焉余曰嘻是可以賀鳳岡矣夫鳳岡者今之雋才也馳名翰苑著節諫闡使展所學而盡其蘊卿相立致也顧乃審六可逸之幾退而隱於鳳岡所謂不在其身在其子孫者非歟卷阿之詩曰鳳凰于飛劔劔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瞻彼鳳岡之墟鳳毛五色是鳳鷄見矣則其為王之吉士為王之所使豈期然而然者哉故余既以鳳鷄之生為家國天下賀且以天下國家之賀賀鳳岡也賴客姚君程君道王子之意以庸余言因述此以贈之是為序

禮元剩語序

先正云聖賢教人皆從平實地上做去余深佩服斯語然觀近日高人達士著書立言語臻玄妙由

其擺脫世故而玩心高明賦稟清虛而境超煩悟
天地間自少此一種道理不得如菽粟穀穀之切
于食範金合土之切于器布帛絺組之切于服參
苓朮藿之切于醫舉世人皆知之舉世人皆用之
然亦有不此之藥而訪空青丹粒不此之服而製
荷衣蘭佩不此之器而蓄芝盤珊瑚不此之食而
吞日精朝霞謂斯四者可獨濟衣食器藥之用予
固未敢信然謂空青丹粒荷衣蘭佩芝盤珊瑚日
精朝霞為天地間所無之物者蓋亦非也余嘗即
詩道而喻盛唐詩人其妙處瑩徹玲瓏不可湊泊
陳文廟先生集卷之五
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所謂
不涉理路不落言詮者上也其論理道而入妙者
亦是之倫歟余嘗董晉學同寅楊子出唐翁刺語
一編示予予讀之覺其詣與識微境入幽妙不涉
方體不著事跡想見其人必其內性朗徹迥然玉
立絕塵想遠宦情斷烟火食已久而宵中豁豁無
一物如藐姑射之神人然後到此宜乎楊子之尊
崇之也然予夙慕聖賢切問篤行之學而于近代
每以薛文清誠敬踐履為師楊子雅服文清亦同
于予而尤深重乎唐翁之語錄者其猶世人雖慕

乎空青丹粒之類奇瑰通雲而自不能離乎布帛
菽粟之用者耶有清虛之識趣兼之以格正之階
梯則駸駸乎上智之境而透徹之悟賢聖之學其
在斯歟其在斯歟

刻薛文清公讀書全錄序

言者心之聲也文者道之華也言匪原諸心則徒
言而弗貴文匪闡乎道則雖文而弗傳文清薛公
言本實行行本實學學本于心之誠故其言皆體
驗之真而非枝葉之靡也粵若玄黃既判顓蒙始
開而言駸駸彰矣昉助華姬孔迨周程張朱其立
辭昭範紹往邇來莫不發于由衷闡厥靈蘊故曰
精一曰博約曰誠明曰涵養進學皆知行並進始
終條理之功也而我文清夫子邇聖真之統緒述
往古之微言脩己教人以復性為主夫自恒性之
訓及盡性養性之說以至定性之論性善之中無
所不備人惟復性則知行並到體用俱全如醫家
之謂王道禪門之謂上乘皆正途也公後雖有
理學之臣然或主致知或主致虛或務體認而妙
講究或玩高明而畧事實以惟公為理學第一
人也今觀文清以心之所行而見之力行行政案

達不貳死生以之篤信善道非談空養望者比沈
子刻公之書其于道化豈小補哉葉家世鄆陵公
之父曾教諭吾庠而公以隨任之例補弟子員于
鄆發解登仕爲鄆先達是以予自少讀文清之書
竊知嚮往及承乏禮垣適廷臣議公從祀孔廟未
定予奮然上疏表明公之理學請建祠樹坊
于鄆頒刻公書于天下予自宦晉首至河東入公
之故里謁公祠墓訪其宗裔蒐輯手澤散失備詢
其懿則微行以淑諸躬是予瞻禮文清之遺矩有
此三遇其會也予始奏刻公書一時人士同心

陳文簡先生文集

卷之五

天

仰重初以全錄奉趙王枕易王即刻之藩邸繼以
全錄貽侍御趙君王泉君即刻之闕省今以全錄
復沈君維藩沈即刻之聞喜是予刻梓文清之遺
書有此三遇其人也予志表明文清之學而獲禮
于公之家則爲尤真予志傳布文清之書而獲梓
于公之鄉則爲尤切是聞喜于文清全錄之刊乃
允宜而弗可后者沈子其最知務真切者哉予聞
公之督學山東依朱子白鹿洞規所至先訪力行
而後及文藝予叨公之職任而校士亦以德行為
重其文清啓予之衷耶然山東諸生感佩公之德

教想望彌服以薛夫子目之嗚呼斯上之七將來
能如山東諸生待予斯諸士無愧于公之鄉人而
予師法于公有明效矣豈但共讀文清所讀之書
賀許守黃南松母八十三壽序

許郡古之潁川也黃守蒞許之二載爲嘉靖丙午
九月其母太夫人壽八十三許縉紳大夫衣冠造
士將賀之以言往詢諸陳子曰黃母之壽踰望八
九神清氣爽步履健體康矻劑妙施膏肓弗擾黃母
其能自養者歟余守之迎養其母也甘旨之調起居
之節必躬必親咸用其極母能自養而獲養於

陳文簡先生文集

卷之五

天

子者歟且聞予守之退食也母動以古訓律之謂
允守已臨民宜範往哲庶不墜令聞斯有德者之
言也母能自賢而又賢其子者歟陳子曰然斯予
固聞之然鄆邑側鄰於許予頃至許入其境見其
于野詰其城郭見其政于市履其庭見其政于堂
且識守之政矣母之壽其資於子之政乎即其路
絕怨言閭閻靡玩家鮮擲蒲衢息探丸門無滯鞫
獄寡留繫惟見其民嘔嘔然以居熙熙然而遊欣
欣然相告語也是故知其政和政和則民和民和
則和治成於上和俗以於下厥母心用寬舒體閑

怡而形神無不和孰謂政不有助於壽哉予聞漢
潁川守黃次翁者外寬內明仁政大行得吏民其
治效所及至於嘉禾生鳳凰至協氣休徵鍾聚瑞
物今之黃潁川殆學漢之黃潁川者也其和氣致
祥獨見於母壽夫鳳凰嘉禾固爲物之靈壽母則
爲人之瑞物靈固山川之異人瑞實天地之精是
則黃之壽母雖與鳳凰嘉禾同瑞而其瑞之所關
尤非鳳凰嘉禾之可比者是知今黃潁川之政其
即漢黃潁川之政歟雖然次翁之在漢治行爲天
下第一天子下詔稱揚賜金賜爵徵拜封錫極其
隆寵今黃君以明經英彥發迹賢科歷治三郡操
履如一則黃守當有不次之擢而黃母亦當受不
次之封其壽之榮不卜可知將來且有循吏之傳
使人指其姓名曰此守如漢之黃潁川者因述其
母曰此潁川黃循良之壽母也則其壽之名又將
並循良之傳同垂于無窮而母之壽且與潁水漢
山同久長矣其誠可賀哉黃號南松江西豐城人
世代雖遙水木有在或者即次翁之裔耶予但願
其人之與次翁並傳也郡人少穎魏憲副公暨賢
良王子也賢重其母之壽過俱能稱黃守之也愛書此以遺之

同觀錄序

錄名同觀者觀同三晉之文而錄之也晉有四郡
而大同一府士舊咸隸山西督學人不寓者幾二
十年余甲寅叨晉學職興議當復舊矩因草疏白
于撫按爲請于 朝朝議是之俾仍舊然新 命
于乙卯六月方至晉余適即代北考應試士一周
明歲春王正月遂趨雲中歲試看出平刑抵渾源
次大同鎮城次應州三集多士閱月而十八學完
矣卒無絳綬羽檄之囂先是科場甫畢余再考澤
潞太原士併茲行綜其文之優者梓之于晉名同
觀錄以關北一郡幸同關南諸士並觀其文故曰
同又以考大同士乃古大同之政也同之時義大
矣哉易之觀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而同人之
卦則曰同人于野亨必同人心而後能同德同人
德而後能同文文同自能同其政同政自能同其
化政化同而 一統之治靈長矣雲中地界邊圉
往襁悍卒疑貳 聖天子無思不服化與誠孚括
大公同體之心視朔漠遐荒咸吾赤子綏徠戡定
迨今底寧不出乎大道爲公之跡顧斯時尤不可
視爲遠外而弗加之圖文之當同正以見政之當

同而疆宇之不可稍殊大同之治大順之世也故曰同之時義大矣哉

星海詩集序

星海者 肅昭憲世子別號也集者集星海之詩而梓之以傳也世子生而聰穎長而篤厚入而孝友出而惠理上而忠愛下而慈仁譬之于水百川不能方也猶星海焉今夫大河源出星宿海西去中國數萬余里遠登高望之惟見鏡湖千百靈光漾漢神氣燭天堂徹煥耀若宿然雖在地而或與天通者而其淵泓渾濶無所窮際流之不停測之無涯其源也何其神秀哉自此經九度通達崑崙之傍洗增城閼風之靈合瑤池翠水之派而東懸注于積石乃至于臯蘭之下浸潏潤漬育秀胤靈鍾為粹哲為 帝藩翰自此而過于藍山榆塞轉于朔方塞外逾于雲中乃南而出于龍門放于河津漾于蒲坂華岳之下而東南噴薄于三門砥柱遂馳于成臯汴宋之間茫無際涯一瀉千里矣再東而入乎大伾灌于大陸之澤分爲九河溢于碣石入于大海焉夫大河源于星宿其異若此而世子之性質學門謂與之同夫河之靈徹煥耀者

即其稟之清明也河之淵泓渾濶者即其度之涵蓄也河之逶崑崙仙域者即其發之神秀也河之歷龍門砥柱者即其行之操履也河之竟碣石入海即其福澤之延長也而今讀其集見其詩之清明涵蓄神秀之景與夫操歷延長之狀俱亦類此是 昭憲之詩文乃出于天全而豈人力造就者可比哉 世子慨然而起溘然而化人之在蘭者莫不曰如星海之流入見其自積石而來至蘭而至矣而不知其從來之遠其將來之長如流之經崑崙而砥砥石也矧之德之文與元氣流通與天運不已其演派天潢成文雲錦即黃河之與銀漢相接牛斗浮槎海天上下旋轉無端其元氣呼吸之息天運循環之妙真有不可得而窮者而世孫頴勿清資雅度定綿祚胤又文德之世作者也奚帝崑崙碣石式雖然 天子以四海爲土王者以一國爲土星海之本源流即莫言崑崙碣石天漢牛斗但自蘭山金城之崖瞰大河流潤滔滔汨汨洎萬古如斯不惟 世子之文德澤業聲光流舉與之無窮而 肅藩之祚胤 世孫之壽祉與我明太祖累朝之深仁厚澤 皇圖鞏固俱同斯河

斯水之延長矣荷歟休哉裴歲壬子以部郎奉
命恤刑全陝曾謁 世子歲丁巳以庶訪奉 命
巡撫河西獲謁 國主今歲已未奉 命東移乃
謁 世孫初見三世一德如圭如璋令望切
欲形之歌咏而 世孫以星海集序見屬藩內相
何君保郭君朝四人及外相賈君璋咸以爲請裴
義不可辭因述之此以爲序

再刻河南辛卯齒錄序

河南辛卯同鄉辛卯齒錄者錄同鄉試者之齒而序
之于宴會之間先倫長以重友誼也歲戊午予叨
承 上命巡撫河西五郡適同錄彭子昭知臨洮
府事會于張掖取舊錄閱而益之計今距彼二十
八載將更一世回視鹿鳴鴈行之始秩然文儀惟
然笑語可謂久矣而予二入官于七千里外視宦
于 畿輔近地及家居河崧之間者何遠近相懸
也而歷指舊錄之人仕者止若干而休遯者已若
干或仕或隱總止若干而物故者已若干是舊錄
者錄一時中式之名祇見其跡之同今數吾同中
式者晨星相望惟見其跡之異其能已于懷然興
懷耶是重刻斯錄者示不忘也久不忘舊還不忘

近仕不忘隱沒不忘存厚之道也所以復古也夫
上古之俗淳龐而後漸漓 國初之風渾淪而
其後漸澆人情定交之始盟締契密而後漸淪
何也由厚而至薄者理勢然也今崇是道便相憶
問存念一如初定交之始是復 國初渾淪之化
復 國初之化即歸古初淳龐之治也記曰反本
脩古不忘其初夫不忘其初是反本之情即所以
復古之治矣子昭是錄之刻也其得古道也哉

賀邑侯龍岡王公序

先達之士以文章政事炳然名世者果二道乎文
章所以立體政事所以達用而後德業始全三代
而若叔向子產晏嬰之賢雖非完德尚能兼而用
之炳然名世不可謂非先達之士逮漢則儒林指
吏分爲兩傳而論者始岐而二之間有一節可觀
要不免爲偏曲之士又何貴於先達也哉龍岡王
侯河汾名士少負奇特褻然不群擢藻勒詞下筆
輒數千言識者知爲三晉之良蚤賜鄉薦甲第可
望然數奇不偶丙辰以祿養捧 聖天子檄來戶
吾鄆侯下車正以持已公以率物仁以及民清以
秉操慎以慶事勤以臨政官箴克脩催科之中有

撫字之心而賦稅時集訟者盈庭迎刃而解而獄
無滯囚夢郡疑獄不決者數年侯片言而折人稱
神明濟南即應至誠感神祀蝗轍去實意動物墾
田千畝迹復業文案簿書親自覽註而吏不得
上下其手舊有巨猾舞文侯明正憲典而惡者知
懲且秉冰玉之操不惟里甲無所科歛而常祿之
外秋毫不取至于朔望每五鼓至學升倫堂與諸
生講學疊疊不厭進士之俊秀者課業品題士果
彬彬然興矣今歲文宗校士褒獎者甚衆與進者
倍常咸侯之作養有方好學不倦成之尤達士之
所難能者斯非文章政事褒然名世者乎詩曰惟
悌君子民之父母子夏曰學優則仕其侯之謂子
笠江潘翁撫綏中州選吏之賢者獎勵之而王侯
居守今之首先侍御孫公嘗獎於秋矣今撫臺又
獎之宜乎復登薦剡循良擢用必矣也日爲諫議
爲柱下史以其文章政事達之黼黻皇猷贊翊化
理尤當有名世之事業可預期者豈但今日之獎
已哉郡簿劉子北川致書抵關求予言以賀予肯
校文三晉知侯之深矧以文章政事父母吾郡其
福鄙民也至矣而又重以劉請遂書之以爲王侯

贈亦以風夫四方之爲郡縣者云

賀邑侯王龍岡初度序

嘗聞之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其次立功三者謂之
不朽不朽曰壽蓋自堯舜在上治曆明時分官設
職厥有典章彙倫攸敘是道被昆蟲後之頌堯舜
之功至今不衰當時益稷皋陶齊襄左右化中天
下功埒群辟澤被無窮孔孟承列聖之統昭明古
典開示來學所以迴狂瀾於既倒躋天下國家於
仁壽之域而萬世仰之如一日斯道賴以不墜此
皆不朽之極也厥後德鏗李耳壽數百年王喬赤
松之屬鍊精凝神號爲長生然皆令之不聞此無
他蓋德之不立無功與言之可述者也奚足以言
不朽哉惟我龍岡王公竹河汾之正派承伊洛之
真傳其居家也克孝克順言動惟時接人以禮公
之德真三晉傑出者也然銳志聖經敏學有家而
尤精通於易其文雄偉奇特盤回而端悍鈎聯而
隼厲凌軼前修之士進逼古人之法年方弱冠藝
圃馳名早魁晉士名公鉅卿仰重之汾陽地乘廢
墜者數十年公操班馬之筆加刪正之功予校文
晉省取而讀之其體正其文精其事核規矐人目

殊非他郡志之所及焉公之於言其足以傳世也
貳丙辰歲承 聖天子之命來令吾鄢慎而能勤
廉而有守一時稱爲良吏吾鄢力役素號煩穢公
捧撫察臺檄編而正之東公持正民胥悅服至於
審旁邑之驛遞並有如神之譽又且省試學校課
其功程明賞罰以作其氣士皆翕然知所向復選
士之敏慧而英特者數輩授之館日爲之講古今
得失據經傳究義理正文體勵其志業以大其就
吾邑於今益稱文化之鄉矣若夫除姦匿發隱伏
興隆典明刑辟撫善良詰兵戎繕城郭此皆善政
之餘事也今吾鄢居者安外者至群黎百姓鼓舞
皇澤感沐公惠悉安夫仁壽之休公其有功於斯
民者乎日軒廊廟爲 天子貴臣謨猷家勿著
續邊陲保三壽以作朋對萬年而揚休天下國家
壽於無疆金縢王鉉紀名不朽其盛德之必然者
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公寔有焉茲丁巳夏季
念三日公初度辰也予將何以為壽乎夫人生五
十曰壽壽則慶公今二十有幾矣予何敢以慶然
人無不朽之實者雖壽匪壽而能全夫不朽者斯
天下之至壽公今不朽矣非人之至壽者乎詩曰

歲時甘棠勿剪勿伐子素被棠陰之有懷勿剪
之誠惟執不朽之說以爲龍岡公壽而已若夫茂
綏福履以躋壽考君子之餘休也夫何頌

八陣圖序

八陣者何原於一者也天道之妙太極分而爲兩
儀兩儀分而爲四象四象分而爲八卦八卦分而
爲六十四卦此自然之理也八卦之有奇正即天
之有陰陽也奇正之各四即兩儀之爲四象也奇
正各四而成八陣即四象之爲八卦也然兩儀則
原于太極之分奇正則本于一心之運武侯之八
陣其本于心之一乎武侯每曰開誠心布公道集
衆思廣忠益此心一誠尤公忠之本而謀略之基
也由心之誠一分而奇正由奇正分而爲八陣爲
六十四陣而變化無窮亦猶天道之四時五行萬
物化生皆誠之流通也八陣其天道之寓乎詩曰
上帝臨汝母二爾心又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必
有不二之忠存匪懈之志然後可以事一人而講
八陣武侯本之以誠心而後爲一代之絕臣是誠
一者用兵之本也變化者用兵之權也外此法于
陰謀專尚詭力匪所以爲訓矣今之講八陣必以

侯之誠心爲本而以一代純臣自期然後可

火車陣圖攷序

嘗謂法古者貴宜於今謀近者歆合乎遠然猶今常戾乎古而勤遠多忽於近也裴往因胡狄之盛講防禦之策求兵車之可爲全勝者常懷念于心也曾以給諫而出京經畿輔恒山之左見造成兵車之大者置之閒館闕庭之內長如連屋上可立十餘人乃用周時元戎大車之式也及過相衛之間見造成兵車之小者在鄆舍卑厦之下其高大僅如案止一人二人推挽乃用近時運物小車之

陳文岡先生文集

卷之五

單

式也裴曾以刑即而入京于東王河橋畔輸死之鄰開造兵車厥予入諦觀見諸制悉備咸出廷議而尚未試於諸邊及以戒刑而赴陝于固原三邊取諸兵火車觀之見各車多種或因邊俗而未必出於廟謨今制兵車法元戎而不至於大準推挽而不至於小綜內制而諸式咸備考邊制而衆技皆集準古而酌宜於今用邊而考制於朝然後謂之集成然後可圖全勝也其制作損益之間管陣運用之方皆裴翔自於思智驗之以歲時而後成其實本於一心而已裴既造火車尤彙緝其圖考

陣法而爲編分上下二卷命行都司刻之頒布各道將領俾皆習講不惟知兵車火器之用化而裁之推而行之則臨陣開闔奇正之方應變出險之法備矣不於邊鎮少有益耶然裴竊有說焉古人有云兵猶火也弗戢則自焚火之爲車合兵與火而一之其尤當戢也可知近歲北虜吉囊俺探相繼強驚黃河青海俱爲巢穴所以邊備當藉講及火器而尤制及火車自足以破氍裘而震沙漠矣矧我皇上脩及中和脩明禮樂德威廣被玄佑昭格靈茲不日獻載蕩平傳曰德車結旌武車綏旌將見聖天子馭金玉象木之輅重結旌歛戢之制而不務綏旌奮揚之觀以道德爲車以禮樂爲御以宸席皇鑒爲王良造父運之一心而有餘自推之四海而皆準矣豈必雷轟電掣如動于九天之上而後足以却胡靖虜哉此裴區區所以望于清時也是講武而尤知止武治兵而終圖戢兵爾斯古人之志得矣

陳文岡先生文集卷之十五終

陳文岡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記

尊經閣記

六經在天地間炳如日星崇如山嶽流如江河未嘗卑闇汚塞若可眇忽輕棄之是未始一日不尊也尊若待於人佩之於衷服之於躬達之於政尊在是矣亦何賴於閣哉嗚呼閣之者尊六經之書也乃所以尊六經之道也尊其書而叛其道者有之未有不尊其書而能重其道者也故尊六經之書以閣尊六經之道以心惟知閣其書而後知心其道矣自周以來六經膏晦蝕而卑孔子者出刪述垂憲巍然莫然而六經大明既而或火或黃老或佛是經之再厄也有宋諸儒表章訓釋我朝列聖編輯頒賜而六經復明當今之世家禮樂戶詩書矣而經復有不尊者何耶予觀寧晉古邑國初淳朴完結經尊道明即有大魁海內如曹文忠公者出以符其盛自侍御蔡公後科目乏人風氣囂悍黨踰分悖親先長凌上殘官由罔知尊經故罔知尊道罔知尊道故罔知尊倫此悲於莅政之初而首論人士以尊經也使邑之觀斯閣者仰形

之傑峙於上如太山之登如天之不可階而升聖道之崇高在是矣使邑之登斯閣者見經之羅列於旁如入宗廟之室而寶玉璫積如遊大洋之海而蛟龍群翔聖道之廣闊在是矣是故竊古今天地之變極皇王帝伯之理該巨細洪纖之度皆載此閣而其究不外五常之性五典之彛是則知尊六經之文斯知尊聖賢之道斯知尊朝廷之化由此可以息豪黨之風革囂悍之習振科目之英步狀魁之舊而寧之文物駸駸盛哉閣在明倫堂之左即廟之良隅閣四楹周十八楹上層高二丈餘下層高丈八尺臺基高四尺餘木石甃鐵皆勸諭措處罔動官帑一錢罔科里社一物經始於春正月之初落成於夏六月之末閣北建亭亭成而適渠被聖天子眷問展拜於介因名曰戴恩亭閣前啓坊直東學道門西則初建射圃堂堂前左立觀德坊而櫺星門南則砌鑿泮池引洙水流其中池上一橋二亭池北豎樂泮坊坊之西豎文獻坊東與賢林坊對其明倫堂齋號廡門祠廡庖庖咸撤新之皆附書此以備考焉

盤陀山孔子石堂記

晉陽之南百餘里即多山有山名盤陀亦名千佛
上多佛像龕洞鄆陵陳裴氏先督晉學政後叅政
守興寧顧瞻有懷命祁縣李尹鑿石堂于龕之左
堂鑿孔子及顏魯像或曰先師託茲石而久陳子
曰弗孔子之道與天地同功與日月並明與四時
無窮與山川相依以始終而茲特寄諸山川以爲
宮非孔子之寄諸山川而久乃山川寄于吾道之
中夫孔子之道高明博厚其體至大顧斯山磊砢
磊砢砥道中之一際塊耳聖人者道之精華也山
者道之疑結也精華爲疑結之主疑結爲精華

陳商文集

卷六

三

之郊廓吾道分判而後有天地天地分判而後有
山川今分判山石以爲龕爲堂彫鑿岩洞而爲孔
像而曰孔子之道因是以久而不知聖道出于天
地山川未判之先洪濛無像之際無極之真而聖
人之體也知無極爲聖人之真則知有像爲聖人
之幻故曰大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
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孔子氣形質具
而其妙存是不離乎渾淪此聖之全也發而爲四
端數而爲五品達而爲萬善載而爲六籍道已離
而聖已鑿也今不救六經之鑿乎聖人之道而籍

一石以鑿乎聖人之像而不知聖人之妙實藏于
未鑿之先秘于無像之際而寄于所地之山石耳
學孔氏者因茲石而至于盡石之慶因茲山而至
于盡山之處因茲地而至于盡地之處無不有以
見乎孔子焉可也今夫石之石也盡乎石不石
之石也今夫山山之山也盡乎山不山之山也今
夫地地之地也盡乎地不地之地也觀物而至于
無山無石無地之慶無往而無非道無往而無非
道則孔子之真包乎山石之外而寄于山石之中
超乎形像之表而存乎形像之間是則學孔子之
陳商文集

卷六

四

八蜡祠記

祀八蜡者古典也伊耆氏堯始爲蜡而三代行之
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秦漢謂之臘蜡祭
八神一先嗇神農二司嗇后稷三有種爲諸穀四
農爲田畯五郵表綴爲設亭舍以標田畔相連之
慶六禽獸爲獮虎七坊爲隄障八水庸爲溝道八
者功于農事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蜡也

者索之義也而行于歲終所以報本返始息耨
農也有司皮弁素服牲體鬪辜六縣六變而吹豳
頌擊土鼓舞舞舞其神雖合聚萬物而所重
者八以尤有功于田故也我朝祭典大備惟缺
蜡禮矧極絕域豈知咸秩之文先吾鄉王公崇
溪撫斯鎮之再基謨初斯宇已命官鳩材估費未
及肇工而公擢去後三載爲歲之丁巳鄢陵陳某
繼撫是方即外城東南之隅城門內通衢之南就
官地一區建之有堂有廟棟楹椽腐材既良輪
役維臧前啓碑亭載勒成工次二旬而祠成繪形
陳南先生集卷之六
設主擇日告祭爰定每歲季冬上戌日舉祀用休
老勞農之義孟春上辛先行祈穀之典俾成規憲
爲後式循陳子乃歸于助祭者若鎮守徐公仁黎
卿堯勲王憲副繼洛曰蜡者報本之祭也而所以
重農者務本之舉也自古兵出於農而軍所以衛
屯也今邊鎮或知保全軍伍而于堡砦屯餘有莫
掠之患則罔惜或知練實兵營而于田畝禾稼有
妨奪之苦則罔惜殊不知無農則無兵無屯則無
軍是本之所以當重也知重本之義則知報本之
禮萬物本乎夫人本乎祖治本於農德澤本於上

體膚本於親木本於根水本於源無本則非化忘
本則匪懿傷本則非性故曰蜡之祭報本反始又
曰仁之至義之盡也斯舉蜡祭當知所祭八神以
有功于人耳虎能食田豕貓能食田鼠以除民害
雖禽獸亦祭報之而王玄冕盡虔與祀天同典能
惟是義而致報焉爲臣而竭忠以報君爲子而
盡孝以報親爲民而供職以報上有才者服其政
有智者運其謀有勇者効其力有貨者輸其財而
居家者盡其倫一或不幸而獲危難尤當捐軀殫
職誓死以圖報國家是則內順治外威嚴四海
陳南先生集卷之六
永清殊圍底寧故曰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報之
時義大矣哉矧天道福善禍淫天知所以報乎人
君道賞善罰惡賞功罰罪君知以報乎臣而酬獎
旌別飭戒視奪上之所以報下者亦不爽人可不
自靖而爲受報之地哉若天與君上間有施報之
弊則又天之未定者所謂不在其身在其子孫祇
宜責報于後耳豈以是而沮其報上之心明報之
義而益知蜡之當脩矣

奎壁樓記

澤郡庠明倫堂後舊有貯書閣前志名書閣樓

者即此或曰今戟門內皆墀乃向者聖謨閣基址
後移廟近北因移閣於明倫堂後嘉靖癸卯甲辰
間改樓前敬一亭爲啓聖祠乃居 聖製碑於樓
下扁爲敬一亭夫以亭爲祠則失亭之制而樓前
有蔽塞之狀以樓爲亭則失樓之制而樓上廢貯
積之宜非以諫垣謫外去冬移守茲郡始至謁
先師周視垣宇庠師生進曰往澤庠鄉科索征者
多甲科雖夥亦不乏今科乃多者夥矣夥者乏矣
信乎風水之說有徵也非視先師廟左有地空隙
且應生育之方坐陽明之位即於其地初建啓聖
祠旋移樓下籤碑列 亭內亭扁懸於樓者撤之
更題樓扁曰奎壁樓專爲藏貯制書之所伴亭與
樓各還舊制復以樓不可虛也遂檢書囊得書數
十種并印山西省城及運城諸書十數種適敗書
者載南都全史文獻通考等書共五箱葉捐俸買
之俱遷學貯於樓之上夫風水之說虛敞高明氣
象疏達風景完萃科目之助也學者誦詩讀書尚
友古人因言詮以求道妙不徒爲糟粕之習出其
緒餘以積舉業科目之本也經史者載道之具科
目之輔也是風水助之於氣數者天也性道養之

於心身者內也經史資之於訓典者外也是一舉
也其歆天人交盡而內外皆備者歟自是以後屋
宇常葺而使風氣益完美者有司之事典守常恪
而使經史不散失者學官之責則夫遜志時敏上
希賢聖務心身有本之學尤于學問必如顏曾程
朱達於事業必如魯蕤召傳是則諸士之望也豈
特科目盛而魁元衆多也哉予與諸士其共勗之
官路柳栽記
寧晉邑雖弗衝然東達清源西走趙郡者必由於
斯亦乃齊晉之要莊而恒准之通途也自邑城發
輞東抵新河界三十五里西抵趙州界二十里其
間徑塗狹仄尤鮮樹陰間有一二又大小禿雜弗
列無以息行旅識里舍是政條之闕也余謫官宰
此即春臘之交下令於民今照各隴首栽樹樹疏
密有度坎封有則脩畫齊一如繩如戟數日報完
既而經春入夏不雨有司祈神獲一雨因是生者
三之二乾者一焉嗚呼榮枯傾植造化自然安能
必其皆齊乎但令去其乾者載供壑造碑甍以助
學工以杜爭竊查記東路活者得若干株西路活
者得若干株俾謹澆護之詩曰 嚴霜甘棠勿剪

勿敗召伯所爰語曰十年樹之以木是樹木者異世之思而數年之力也予不量力計日遽然樹之使將來繼余者繼繼余者皆能體予迂遠之志植者保之缺者補之則疏可密小可大自徑方而盈尺盈尺而合抱綠陰滿道赤日生涼庶或有興思於異世收効于十年矣若或漠不留意視為罔急則缺木不補生幹日枯行者或折以為械炊者或竊以為薪余既去之後猶夫余未來之前甚非余今日之心而亦非所望於後之人者也

甘肅邊防記

陳文國先生文集

卷之六

九

關中出嶠函之西去今京師二千七百里皋蘭大河所經與禹導水積石相接去關中一千二百里而張掖去皋蘭復一千二百里酒泉尤遠六百里撐突河外孤懸絕塞開一路以通西夷之貢所謂斷北虜之臂義則次矣乃我境開拓於戎狄之區而迤邐祁連北阻龍荒南遶青海西引陽關之外瓜沙之墟皆自古龜息象之區千里異途三面鄰虜今之勝算不在于能逐之在能禦之耳禦之方城守為上而河西城堡土沙鹹而制低薄全無磚石券洞皆板門關無鐵窰之即頽燒之即煨

乃知金墉玉闕徒為稱美全無事實也予歲丁巳夏以陝臬廉訪奉命撫茲土大以弗稱為懼渡河即行四道各將令於大小城堡俱築垣陴浚也湟莽更磨石門表鐵索切慮近歲囊橐蕭條以周丘攻城輒以鈞竿梯繩繫架空墜填壕洞堤鑿門燒櫓諸巧併力環以甲騎射陴人陴人不敢倚堞而暇彼即毀堞登陴雖垣塹稍修仍不足恃乃鎮城先築敵臺屹倚城外臺圍夾牆濶開放火器孔洞向外者遠擊出壕堤向兩傍者順城雉而擊孔洞留三層下層用石鑿孔徑五七寸可放將軍砲擊賊近城下者中層用木刺通中孔徑三四寸而放蓋口諸砲擊附城而上者上層孔可放快鎗強弩擊賊已攀近睥睨者每臺周圍洞孔開向八方而城每面六臺則火器往來交擊繞一城矣鎮城先築東南面十二臺乃照式行各衛所城堡各設四隅四座雖小堡亦各二座河西新設敵臺一時僅千座以聯接不可無大墩因敵臺之式推廣之先製木墩為式今各築大墩中連實臺臺用懸洞天橋而上墩外築城垣四面暗砌鉄門放將軍大砲多安放火鎗孔券名曰鐵城連擊臺

陳文國先生文集

卷之六

十

前墩之式于墩之圍城外二隅建火洞砲眼敵臺
五座臺制如城堡者而差小中厝火器向外默放
二臺護城四面名曰轟電却胡臺復廣前墩之式
中建一臺即安火砲鉄門券洞于臺之下通出四
面以大將軍砲諸火器向外擊賊臺上有房多儲
器糧臺中之底鑿井防久攻因名曰玉空飛震臺
復廣前墩之式中建墩臺四隅築二實臺二虛臺
虛臺中設火洞砲眼懸空安門置梯從此以上下
名曰風雷太極臺造轉軸翻拍鹿角陷馬品字坑
木鑽地網總名曰扼邊六險以城堡敵臺雖增而
守之不可無械乃造諸械一日夜叉懸木礮併架
一曰懸石併架一曰流星鐵飛砲併架一曰鈞頭
鉞一曰鐵巨斧一曰四股飛叉總名爲守城六將
鎮城造一千二百座件衛所次之雖城堡小者亦
造六十座件計河西各城堡摠造萬餘又鑄鉄飛
砲萬餘以諸械雖可守而行可爲陣止可爲營尤
莫便於火車乃竭智殫思先造飛輪遊刃八面應
敵萬全霹靂火車一百輛召選家丁勇士千二百
立一營考火車陣圖爲書付主者習演脩整舊旋
風砲火車百輛令其水黑城等五堡共造百輛脩

整衝鎗飛火獨脚車四百輛諸種車通行各道各
衛照樣製各千餘輛安置兵火器各萬餘名爲破
虜三車以勝敵莫利於火器而大砲尤可以擊厚
敵破堅陣乃奏討京製大將軍二將軍砲各十
位三將軍十五位討京製爲嘴銃二十杆隨用火
藥什物及皮袋藥規藥管等皆備再行分巡道行
局用京降式造爲嘴銃造金剛腿諸大砲連珠雙
頭諸鎗及鑄生鉄石榴砲共二千餘行各守兵備
三道各造砲數稱是再發山西造快鎗等近千件
以火器尤資于硝黃馬子行闔鎮地方各熬硝各
俾人赴局學製未幾各處俱能熬硝製火藥逾數
萬且令局鑄石榴砲一千餘鑄生鉄馬子及磨石
者而尤慮鉛則難繼泥則易碎有獻計謂磁窑造
磁子可多辨試之大小八等堅圓光滑可用乃令
鎮城燒百萬個每萬個量一石今已造五十餘石
行各道俱如式造先是委官向京領年例硫黃逾
年未返子遣驛督責廼領硫黃三千斤來而往晉
省造火器者亦需硫黃二千斤至顧火器已夥資
硝更繁硫足配合鐵磁子盈屋堆積剩供習放於
是河西火器雄甲諸鎮矣此皆分巡王憲副繼洛

協謀効力分守張大叅批兵備陳憲副其學太僕
寺黎卿克勲咸資畫理諸務稍次第而總戎徐雙
峯公仁適至將城垣敵臺未完者相與督責築完
即議併堡浚壕凡闔鎮之堡城隘人叟者歸大堡
而堡垣之趾俱浚壕深闊以三丈爲佳足堪障禦
予惟在昔哲臣問學功業致極中和寅亮天地而
今膺籌邊之寄者祇從事於制度修爲之間雖悉
心綜理未免馳情機械宜乎來曲智之評而非輔
世之畧也客乃謂予曰古人因時躬物隨用治具
咸運謀涉巧精思入神顧皆經濟之方關用兵之
要乃應世之不容已行所無事之知也如伶倫之
律管灰室羲和之璇璣玉衡禹之治水鑄鼎周公
刻漏土圭及與越裳之指南車斯數聖臣合德成
務制器尚象而其精微玄奧之處得造化之蘊成
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秘觀數類物通變宜民定
神智之運而不可以偏智目之者也自後如漢之
諸葛孔明宋之范文正稱百代殊絕人物然諸葛
之治軍流馬木牛以供運餉制作精妙後世莫傳
而營成八陣開合奇正予觀魚復江邊之壘見者
稱爲天下奇才文正之治邊通斥堠城十二岩細

微纖悉予觀其峽山之屯取水秘井偵卒間道舊
迹故在也二公當中夏稍弱虜敵方張故于此求
殫心盡職道事補裨固開誠布公之運用先憂後
樂之敷施豈可以煩細而議二臣哉不此從事而
清淡廢事沉湎玩時以惜陰爲俗吏以名教爲贅
物卒至荒嫗墮落靡可收拾此晉魏之所宜戒而
近世亦或崇尚浮虛論議空寂鈞奇延譽至目經
畧爲曲智彼自謂棄知之學不自覺其爲不智之
歸矣以若人而任之鎖鑰其能克副哉後來者以
茲爲鑒庶脩此防邊之緒而不使墜焉矣

甘鎮儒學貯書記

甘州鎮城爲陝西行都司城內東南隅儒學建焉
學之東北隅巍然端爽者尊經閣也閣上舊無書
因亦無貯書之具予撫治之明年戊午爲天下鄉
試之歲拔學之諸生及山丹高臺優者群於閣傍
廂號講讀會文令司佐府二之科目出身者三人
遙往考授無何時即彬然蔚然可觀紙諸弟子執
經之際殘編斷簡而予史集文之書有未及一見
者予檄分巡王憲副繼洛動木臺紙贖銀若干兩
遣人齎赴陝省購買諸書及摹印各府書板凡各

家詩文撰集天文醫古法律之書亦略具其若干
快令造大廚櫃四盛之書首末用印記本臺既立
崇崇命道司各存移劄儒學刻木扁于明倫堂復
紀書名立于閣之下庶乎有所稽查而免散
大編匿之患自是河西有積書矣或曰河西用武
之地錢穀可多積者甲兵可多積者多積書何謂
也予曰孔子以足食足兵民信三事為政而復曰
去兵去食民無信不立經書以明信義尤甲兵錢
穀之本也或曰古者五服甸侯千里之外為緩服
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甘肅在禹貢為荒
陳商先生文集卷之六
服之地文教奚俟焉予曰不觀之西被于流沙聲
教訖于四海耶古註謂流沙在瓜州西其沙隨風
流行故曰流沙又曰在張掖合黎山之西大都今
甘肅迤西之地乃帝王聲教漸被之所也孔子曰
天之未喪斯文文不在茲乎是文教乃降衷秉彝
之性五常之典尤武衛之本也夫孔子之所謂信
實理之貫乎四德者也孔子之所謂文至道之寓
于五典者也其實一也人非是則失厥性違其生
奚可乎哉而文可去乎哉閣以尊經名謂以貯六
經之書也貯書先六經謂以載道也文所以載道

讀其文而不究其道則輪轅徒飾矣閣所以貯經
建其閣而不積以書則棟宇徒具矣閣既立不可
為虛器而實以書書既積不可為虛文而究其理
文具乎道道具乎心文在其心暢于四肢蘊之為
德行發之為事業充之為經緯文之至也亦文之
實也斯文一有不幸而遭時之變尤當竭伏節盡
命之烈知親上死長之矩忠信甲冑禮義干櫓以
事君則輸忠以守土則盡瘁是亦明經讀書之
效也考之自古人傑關乎地靈尤係乎世運河西
人物自兩漢六朝張奐蓋勲及索靖陰鏗輩凌時
軼類盛矣嗣是寥闕其山川蘊淑含秀固積久而
發也丙辰西寧登進士一人張子問仁今科永昌
登進士一人胡子執禮適予崇閣積書之時而碑
且適立二子奇出玫瑰璋將來經世華國為鄉明德
為時名臣光裕后先是人文之會而協氣之積也
河西諸士其尤知所觀善興起也哉書藏見在者
勒其目於上方亦尊經之意後有增入宜續于左
鄆陵縣題名碑記
今 皇上登極二十四載為嘉靖乙巳邢臺趙王
泉以名進士令鄆越二載政績茂異名列薦疏與

古循良軼美乃枉謂予曰鄂名區也且繁名哲而
令於此者題名未備實爲隆典今檢故牘得令若
千人次厥姓氏履歷圖勒諸石願託名文以述斯
義余惟邑令重職也論者稔矣世之人多知之令
之題名亦重典也世之人未必知夫太上立德其
次立功其次立名名者功德之末宜乎世之未知
重也嗚呼亦孰知名實相須之道哉書其名將因
而考其實考其實將因而較其德業是故評既往
之優劣以決已之從違定今日之歸趨以爲右之
師戒其所闕實要而所益誠大詎不謂重典耶余
嘗承乏諫員試以諫官明之司馬公之記陳院題
名也謂後將指其名而議曰某忠某諫某曲某直
凜凜可懼夫諫諍之職切係君德朝政誠不可
有曲諛者參之第建白以言即使其言謹足以上
裨國是中袪官邪下澤民生或爲當道者沮忌於
內有司者廢閣於外則所言徒付之空談而忠直
之懷弗能究施且獲戾焉若今體綜六曹秩敘廢
務最爲親民其政善朝發公庭而夕通聞閭澤流
化覃速於置郵其政慝亦然足令者寔生民之命
治道之紀而安危之樞也其重可與諫官埒故今

列今之名也庖人亦將指而議之曰若也賢若也
否若也民沾其福若也民罹其辜若也民思之不
忘若也民怨之未已是其題名之可懼亦有司馬
所言者矣而詎可緩耶鄂陵自國初迄於弘治
一百四十餘年今之題名未有也而海山王公有
之自弘治初迄今又餘六十年今之題名未備也
而王泉趙公備之王公由縣令擢御史歷總內臺
晉陟官保弼亮勛譽炳如丹青顯於世爲名臣
祀於鄂爲名宦趙公將來名位高厚余切以海山
望之是趙公之所以繼踵於王公者亦惟盡令之
實耳嗚呼後之令思繼於前人者其尚無負於令
之名哉能無負於令之名斯亦無懼於題名矣夫
雙君子亭記
余丁未之秋謫貳蒲政醇醑佑神次第咸秩乃邑
之東三里有李路祠亟往拜之於邑之南十里有
蘧伯王祠續往拜之竊意二賢曾居一邑生在一
時而今瞻禮不能同處禮祀不能同期也心固歎
之暇日偕邑學賓僚往觀河內公書舍堂后隙地
前圩然而厥者窪也中屹然而起者臺也上翼然
而覆者亭也亭有軒窗上無題扁白子進而命曰

有貳名也河內公之在聖門也孔子稱其從政之
果折獄之信有聞行之之勇而公則每求君子之
道于師蘧伯玉之在衛國也孔子稱其卷舒以道
嘆美其爲君子而伯玉則寡過知非之誠老愈不
怠是二賢者固有代殊絕君子也然子路宰茲邑
孔子嘗入其境而有三善之稱伯玉則茲土之產
孔子嚴事而至必主其家是孔子之一友一徒當
時固嘗簪聚一庭之間而周旋笑語如家人父子
者矣則子路所居之堂固伯玉之所必曾至者也
斯亭也宜名之曰雙君子使吾人登斯亭也想見
當時景象大聖名賢傾蓋斯土冠履交錯談道論
心有如陟崑閬之墟而寶玉森列升虞夏之廟而
詔濩鍔鳴者焉想法當時二賢爲邑大夫者效子
路之政治有可疑請而咨問于鄉士夫爲鄉士夫
者效伯玉之粹誠心與善必求實有裨益于邑大
夫不左說行私撓法以干所悅有如春風時雨之
交物而使暢達滋潤于四野焉若是則斯亭也不
亦大有助于斯邑矣乎陳子進而揖曰嘉貳名
也是因地以思賢也是因賢以思範也是因範以
思政也是因政以思民也因地思賢則定趨足以

明志因賢思範則效美足久崇德因範思政則考
跡足以達治因政思民則厚下足以究澤志以本
之德以充之治以行之澤以成之一名而四美具
焉君子之立名也不亦大有助于斯亭乎白子曰
斯固亭中之雙君子也余見亭旁下兩窪者可池
也將種以蓮上而平者可圍圃將栽以竹古人謂
竹爲水中之君子貞姿勁節子路之德以之謂蓮
爲花中之君子中通外潔伯玉之德似之二賢之
丰韵體貌不可得而觀矣得二物而觀之則二賢
之神采精魂宛然常在吾目而吾亭之旁不亦更
有雙君子之雙貳于是庠師溫子丘子進而喜曰
子從二君一觀而得三益知伯玉子路之迹知君
子顧名而思義又知君子託物而比德也詩之雅
曰樂只君子德音不已二賢而焉詩之風曰蒹葭
甘棠勿剪勿伐其二君子之心乎觀既退余命載
筆之史書之白子大用渭南人以進士來知邑事
陳子裴鄆陵人以給事謫丞而溫子則教諭尚武
丘子山則訓導也遂列而爲之記

平陽書院祀南洲閣公記

平陽郡城建晉山書院昔人群師儒以養上所也

廼於中設祠宇崇祀憲賢爲士表式報德顯庸焉
書院祀前太守徐公鐸繼李公琮繼閔公入焉而
曰三賢蓋採輿論以風後學也閔公尚缺記以勳
石紀迹王太守楠率府諸寮白其事於予予以記
學履郡得給閔公之遺化且公與先大夫弘治乙
丑同年進士而公之子大中丞水東公與予同祭
嘉靖乙未榜進士有世講焉悉公世德記可辭耶
按公姓閔氏諱槐字公父別號南洲冲年英敏與
尚書南湖公楷兄弟自相師友馳譽膠庠已而聯
登科第公歷官刑部主事員外郎郎中多平大獄
陳文簡先生文集 卷之六 主
正德乙亥陞知平陽府郡隸縣三十有六境連河
陝二省表裏山川土曠民衆樹建宗室間設屯戍
最號難治公推誠運聰研閔馴致獨照以酌理玄
解以釋紛始而民以悅久則化成郡人思之沒世
不能忘也純心妙理有難殫述統纂纂凡用垂後
鑑粵公治郡時宗藩在境上者以常祿未克侵凌
吏民肆行兇害公偵知端疊有爲補給以厭其心
徐察左右之不法者律以科條懷惠畏威舊染悉
革 武廟西狩寧彬弱禍衆志俱喪公毅然以自
當之鎮靜調停民用弗擾辛巳陝寇馬革田偪自

郃陽犯鄉寧剽掠河東衆至數千官軍屢挫公練
民兵往禦一敗之於稷山再敗之於蒲坂寇窘急
度河西奔淪沒斬獲幾盡生俘賊首十七人餘黨
悉平先是郡學科第中式者其寡公至始教之立
會約程課業月季有考親爲定高下朔望謁 先
聖畢升堂講藝諸生辨難者皆爲解釋豐饗不倦
士率相淬勵人才彙升遂稱得人張西磐公潤以
大中丞在告公時過其廬與究極性命商確治理
曲盡精奧爲世所宗政暇省方覽勝詢民疾苦鰥
寡無告咸得遂所願以身先群屬吏作勤儉情郡
中肅然無敢縱平徭役清獄訟加意要囚不敢枉
慎積貯倉陳至數萬蝗沴水旱輒以振卹民不知
歲凶至若修城池導水利纂郡誌崇廟祀凡一時
之建制皆百代之宏規無不可傳者民感之如父
母去之日擁衆攀留車行日數里不能進今三十
年矣稱善治郡者必曰閔父云公歿百姓聞之皆
隕涕追思郡學師儒採摭遺政請於觀風者准立
主名宦附祀孔子廟庭不惟與二守同祀爲三賢
稱扁而已上妥我公之靈下慰士民之望傳之百
世風之四海不可變也此公治郡之畧澤在堯舜

之故都者耳若夫懿行之孚於鄉閭謨謀之載於典籍勲勞之著於朝野自有邑乘 國史紀其詳茲不贅也噫予聞之有大德者必有厚報公之仁洽於一郡而獲報於天者延於祚胤今水東公方以碩德重望撫鎮西陲焉 朝廷屏翰奇勛茂陟登臺拜相垂功名於竹帛世澤流光引之勿替矣嗚呼盛哉為之記

婉德堂記

邾城西郭有蒼谷公祠者祀 國朝布政使貞孝文子王公也公藻質天成機穎夙發詞章行業宦履始終高明奇逸為時彥臣為世碩儒其沒宜有謚哀宜有誄祀宜有祠者所以示勸彰教也王公云沒十年而邑學申請於上既附祀鄉賢祠矣邑士民之心靡稱也廼相與謀專祀公合力輸資卜地辨方城西之陽有堂有廂有門有坊有田在旁祭期有常忌辰弗忘備厥儀章矣巡撫石疊公貞度緩黎尚德崇化移檄繼葺公祠更建會餐之所於祠堂之右公元子曰同因於堂後載建寢堂三間奉貞孝公及配靖懿君像以致著存而展孝思今嘉靖二十年月堂成同至京師造文岡子舍而

述其狀避席言曰茲堂名敢請願之余曰僕固知然可名曰婉德哉同復進曰願名有義敢請終之余曰余固文其何以記婉德哉雖然余固竊知貞孝靖懿之婉德者矣夫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而德相須焉故賢者之化基始於閨門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夫匪其婦無以顯刑于之風婦匪其夫無以昭內助之益交相成者也今觀貞孝之與靖懿也公之幼學有敏德而君則夜紅黃者以佐其勤公之會文有敬德而君則錯饌精具以成其友公之慕親有孝德而君則脫珥治葵以共其哀公之居官有清德而君則服寒履素以翊其儉公之疏歸有隱德而君則躬績督蠶以輔其貞公之教子有嚴德而君則責糲縫紉以明其訓六德合焉二美並焉男教端焉婦順備焉可以闡家可以蒞政可以範俗可以贊化是故夫知合德而百行著君臣合德而萬化行天地人合德而儀正家人之教曰男女正天地之大德曰父子兄弟兄弟第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是則公之夫婦婉德其關係於世教者如此其大固不止於一家一鄉也而祀止於一家一鄉者重始而

篤近也所祀在一家一鄉而所風在天下也余又聞貞孝公養病危澗讀書密止君力供炊爨相敬若賓凡二十二載而不渝其素如真缺麗德之匹靖懿君杜齡仙逝公獨居廸子囂然自怡不繼耦不媼嫠歷十四年而必踐其約有子與王駿之節是則公夫婦之所爲尤有婉德古賢者其受職祠祀而風示天下也有以哉同讀禮趙庭嚴君克肖以鄉薦領海州符寔以公遺集未梓遺宇未完是懼故將赴郡而猶以祠寢之記爲託公羊傳曰祠者物始生而思親嗣也周禮說祠之義曰文詞多

陳文簡先生文集

卷之六

墓

也同之于父母嗣也言之輒彈淚哽咽不能仰視其平居之思可知矣惟思之故祠之惟祠之故懇文詞以紀之余也顧可竟以弗文辭哉因敘其堂之始末如左且欲使公之子孫思婉德於公之夫婦公之鄉人思婉德於公之家由是而天下被其風者咸思婉德於公之鄉邑則斯世斯民亦將婉德於上古淳龐之俗矣婉德名堂時義大矣哉公之世系年譜子姓姻戚載在志狀碑記者已詳茲不復錄

洹濱書院記

余有洹濱先生集並所石刻

侍御蔡先生家寧昌邑里洹水流邑城南一里餘先生少遊庠校濯纓而樂之及舉進士授行人擢監察御史糾列大僚忤旨罷官歸未幾復起復罷歸先生遂構書院於洹河之傍以處諸士之來學者中有屋名景泉堂其兩翼有廂前有門二重後有退室傍東有樓樓下有石刻存息箴蓋先生往聞甘泉湛翁講明合一之學得程朱孔孟之派嘗從之遊景泉者景甘泉翁而存息箴則泉翁所書也嚴以不華儉以有度名欽孚實扁其坊曰洹濱書院文岡子他日造焉諸士進曰宋有四大書院初皆前人自闢爲藏修之所後遂彰彰表著顯其白鹿洞黉麓石鼓諸名皆名以地而無他義至於洹則於先生之素有相繫者夫洹源於平山受洹水治水東入於大陸澤水經云洹泉濯濯泉甘可資灌溉夫源於平山其源遠也入于大陸其委閤也泉甘可資灌溉則其用大也其用既大宜即用以潤下土澤生民利斯世也而世不能大其用祇見瀕河之家引井灌畦取沾濡於一桔槔之間譬之先生之學具弘濟之遠謨一再試於臺諫而泊焉以休退而林野者數十數載課生徒訓子姓

陳南先生文集

卷之六

墓

養高抗俗以仰以漁臺史撫巡薦疏屢上而猶未見奮庸三事漸陟崇顯與淡之弗究其用同也義亦何取于淡而效之耶文岡子曰爾言淡水之同於先生者出處之迹也孰知先生之取於淡水者學問之道乎今夫學誠明智禮勇義仁七者其本也誠以恒業明以燭物智以圓神禮以居謙勇以靡沮義以不污悉始之仁以弘德七者其用也淡之水七德俱焉以言其體源源混混流續不息者淡之誠也澄徹瑩虛毫髮不隱者淡之明也隨勢而運緣理而趨者淡之智也順下而安循序而出者淡之禮也蹈深不疑遇折不止者淡之勇也載清載潔善利而宜者淡之義也且淵渥有容芳潤而甘者則淡之仁也水之體體此德矣由是載重致遠炤妍察媼歷險能通居卑不爭履坎流行脉絡分明而又五味以和五色以成萬物以滋百谷以生二儀以寧淡水之用其有極耶人之七德本于仁而水具之水之仁在于甘而人同之仁者心德之要而甘者水德之最也先生之蘊蓄既同淡水之甘美厥用大厥利博矣而先生且以甘泉湛翁為師是淡水之甘以得甘泉之源哉疏源而

陳文岡先生文集

卷六

七

達之委養德以弘諸業因體以致於用學術端風俗正而貞才出矣淡濱先生行將以有本之學大於用諸士其尚以先生之學自勗諸學淡濱即學甘泉學甘泉即學程朱以尋孔孟之緒者也諸士其尚勗諸先生名暨字天章其別號即其書院之號云

收春亭記

賴左王君曰楊自髫髻業儒壯而有聲於所業既廼囊譽沉彩習隱肥遯卜築於賴之僻臨郊擇勝依郭結停玆英靈翰致遠搜艱溢園充闡吹香獻秀君於暇日嘗集斯亭舉觴而屬客曰大人與物君子對時斯亭之物春益繁滋巖有富春高尚所居焉有歲春貞隱所怡斯亭之名其收春乎客曰亭胡以獨收春也春胡以獨收于亭也今夫春之為氣也動於青陽起於震方瀾灑於無何有之鄉着之者發融萌達和同光華春無處而不到物無地而不春也君之亭欲收天下之春耶賴上之圃未或盡天下之植圃中之亭未或盡天下之玩春何以聚于一亭亭何以長留春住乎君子聞之曰意收春之景是謂逐物逐物者迹收春之德是謂

陳文岡先生文集

卷六

七

道體道者心王君之收春將體道也非逐物也君之事母也有順德隨分懽承居閒色養婉容和氣滿於庭闈其春一也君之處昆也有友德思往愛存懿敦手足難離棣萼永言式好其春二也君之遇諸子姪也有惠德悅而不狎訓而不惡期振家聲忘形爾我其春三也夫是三者天倫真樂性分自有之春也而君收之于是君之優游斯亭襟懷舒暢俯仰無累不知天壤之間復有何樂可以過此滿目春融習習然如春風之中熙熙然如春臺之登矣是之謂收天下春也以天下之春而收於一家以一家之春而收于一亭以一亭之春而收於一心收春而至于以心則春不一時也而四時可長春矣春不一處也而四海可同春矣故曰收天下春歸之肝肺非收春于心乎王君之心可以收春言而空洞無物清虛無象不可以收春名也心惟不可名故用以名其亭

陳文岡先生文集

卷之十六

元

陳文岡先生文集卷之十六終

陳文岡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辯

巨靈擎太華辯 以下十八篇係恤刑閣中獄外辯冤錄

太華山三峯特立四面削成高五千仞與他山不相聯屬杜少陵謂西嶽峻嶒竦屢尊諸峯羅列似兒孫者也乃昔人謂華嶽與晉首陽本一山當河河水過而曲行巨靈胡手盪脚踢開而為兩今掌足之跡仍存此言自左丘明國語及開山圖啓之今人遂謂信然使華嶽不得為全體之尊巨靈蒙剖割山川之譏陳子曰冤哉冤哉山川自天地分時即成謂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是天開地闢之時未有人也安得巨靈如人狀而有手掌耶一山當河河過而曲行是山已疑結堅定矣巨靈既能擎之何龍門之山又水出孟門之上必禹鑿之而後通乎巨靈何獨能擎太華而不能擎龍門耶以太華視首陽諸山如丘垤也今謂原一山所分不亦崇首陽而貶太華哉以太華屹然壁立豈隨物蹴蹋逐勢流通者哉水經載昔有人故升華嶽而觀巨靈之跡自上宮東北出四百五十步有曲嶺東南望巨靈手跡惟見洪崖赤壁而已乃

知今之所謂仙人掌者祇自下遠觀有此彷彿形似耳乃遂謂為巨靈手迹誣矣誣矣至於班孟堅賦曰高掌遠蹻以流河曲李太白詩曰巨靈咆哮擘兩山此則詞賦之家組述之言未必謂實有是事茲不必辯

陳圖南集衆趨汴以圖代周辯

予觀史傳稱陳希夷初隱武當後移華山靈臺觀不樂仕或又曰搏陰有平世安民之志周末嘗集衆欲趨汴以圖代周中途聞宋太祖已著黃袍遂笑墮騎下曰治世有人吾山中牢睡而以已搏之

陳圖南先生文集

卷之七

輕世超物而以陰謀圖代之事加之客或質之陳子陳子曰冤哉冤哉搏之時雖曰世亂數易危主然自有一朝廷也搏以布衣素非項育拔山舉鼎之勇亦無卓操黨翼之衆集數十百市野之人趨汴欲何為哉不量力不審機不伸義而效盜賊之跡焉奪篡之事此豈搏之舉動耶既不樂仕又何圖於代主耶據史稱搏性愛睡小則旦月大則幾年是其浮雲世故塵芥六合古今一人而已周世宗召至禁中問以神仙事搏對當以蒼生為念放還賜號白雲先生宋太祖三宣乃至留數月放還

是其不希意取寵屈已徇世出處自重得古聖之矩以是人而較之集衆陰謀圖代如虬髯子之所為者似耶不似耶或曰搏無此志而何以大笑墮驢也余曰史固言之天下自此定矣此固搏之所以笑也此搏所以得中山之睡之牢也

華清泉被汙辯

予觀東坡蘇子論湯泉曰驪山當往來之衝華堂玉砌獨為絕勝然坐明皇之累為楊李祿山所汙使口舌之士援筆唾罵以為亡國之物辱孰甚焉及題惠州湯泉又曰雖無傾城浴幸免亡國汙真

陳圖南先生文集

卷之七

若華清為太真輩所汙者陳子曰吁冤哉冤哉湯泉能洗人之汙豈被人汙耶今夫王女之池水出無窮不舍晝夜所謂前水復後水古今相續流者也浴楊李祿山之水隨即流去後來之水固與楊李祿山一無干涉其清其溫瑩潔如玉絕無纖汙若以為一經纖德者之浴遂為此泉之辱孰知岱山蓬海曾駐秦始皇之駕嵩嶽汝井嘗經武后之遊今不聞以秦始之故而貶海岱援武后之迹以議汝嵩顧獨以楊李諸人為溫泉病何耶雖然溫泉固不受人之汙但人之浴於此泉者亦當求不

斯水之辱予嘗爲溫泉之說曰欲洗其身者先洗
乎德欲洗其德者先洗乎心人能洗心洗德而後
洗此水焉庶幾水無被汙之憂矣

桑落酒辯

桑落酒者長安之佳醞也寄之四方傳之京師四
方京師之人咸尚之庶幾海內之佳醞也乃近謂
其昔有烏頭人飲之弗甘陳子曰冤哉冤哉予觀
史補載桑落之由以河中桑落坊有井每桑落時
取水釀酒甚佳因名焉庾信所謂蒲城桑落酒者
此也然世說載晉宣帝時羌人來獻桑落酒九日
賜百寮飲或又謂劉墮善釀酒酒熟於桑落之辰
謂晉時桑落河所獻乃馬乳酒是不可以名麴
朱之味而桑落之辰木葉皆下顧酒獨以桑名哉
大都河中之說得之今河中之蒲去關中不數百
里宜長安造蒲城之酒也桑落酒方有梓傳者絕
無所謂烏頭之數今名爲桑落而實有烏頭乃市
沽罷利之家或然徒名桑落而實非桑落也若士
大夫之醞忠實之壚固無非真矣但桑落之真者必
得價而後售高酒譬之高人士陵之明察諒議
大夫之所能屈桑落之甘美豈較銖論釐之所可

易古人以花馬換美酒駿馬之骨尚待千金之
美酒之味奚啻三分之酬故曰沽之哉沽之哉我
待價者也

黃四娘妓者辯

黃四娘者見於杜少陵之詩所謂黃四娘家花滿
蹊千朵萬朵壓枝低留連戲蝶時時舞自在嬌鶯
恰似啼者也先輩以齊魯大臣史失其名致慨恨
謂黃四娘獨何人因託少陵詩以垂不朽以爲黃
之幸是自來不知黃爲何人也後乃傳爲妓女居
在曲江陳子曰冤哉冤哉不惟冤其人而尤誤指
其地也少陵之詩乃成都時作公到成都劔南節
度使裴冕爲公卜成都西郭浣花溪作草堂此詩
以江畔獨步尋花七絕句爲題乃錦江非曲江也
觀其詩之四章曰東望少城花滿煙五章曰黃師
塔前江水東註皆在成都擬黃四娘必錦江傍住
老嫗有園墅者即詩中之景象可見故少陵本題
詩又曰江深竹靜兩三家多是紅花映白花若曰
妓女則江深竹靜之處兩三家之間安得即有妓
女之居乎或曰戲蝶嬌鶯之句似指妓女而言予
謂唐人詩句狀園林富逸之景言鶯啼燕舞者極

多安得以此而遂爲妓乎或曰四娘之稱似是妓女之名予謂古之婦女以行數稱娘者極多若以四娘之名而據以爲妓則傳奇所紀如趙五娘者不得爲賢孝之婦而李三娘者不得爲苦操之女矣雖然黃四娘者不惟不知何人然實無是人也古人寄興達情每設爲無是烏有之名而唐人小說傳奇此類尤多舊註謂此詩駘蕩稱情政是子美借四娘耳若然是所謂黃四娘者即子美也使古今天地有子美風流文藻之妓則騷人詩侶雖爛醉佳人錦瑟傍也亦宜

陳文同先生文集

卷十七

六

四皓安劉是滅劉辯

予過商州謁四皓祠問商山更在州南九十里一名商洛山高峯邃谷人迹鮮到而漢初唐宣明崔少通吳子景周元道四老避秦霍政入居於此其紫芝之歌曰唐虞世遠吾將安歸駒馬高蓋其憂甚大是心非不欲仕但無可仕之主耳其羽翼太子一節尤偉卷舒自在如龍翔鳳舉神化莫測後人目其山曰知亭而或人之詩乃曰雨軍不袒左邊袖四皓安劉是滅劉陳子曰冤哉冤哉此詩人好奇反經者之說非確論也漢高以豁達英雄之

陳南先生文集

卷之七

七

主乃惑於嬖姬之言以倖剌后以廢謀適以寵奸倫此而不正則主自此危世自此亂海內又秦項時矣是遭時之可出也而太子者屈已厚幣以延之是遇主之可事也太廟一從高祖一見使儲位安如九鼎漢室奠於太山其功匪細乃一出即退輪蓋還山丹青炳若此四皓之出處最正者也或以爲四皓雖安太子然呂氏竟禍天下以是歸罪四皓予謂君子之處世惟顧義之可否而成敗非所計四皓之時豈逆料呂氏專制之日哉若曰四皓能預知之然亦已預計之謂必別有安劉者出而不至滅亡也後來呂氏之雲焰甚熾天下之詛怨甚深當時縱左袖不袒安能必海內之盡從諸呂諸呂亦必不旋踵而敗而劉豈遂滅哉今論四皓者掩其已然之成功計其或然之敗滅信乎詩人之好奇者而或至叛理反經者而未必合道也予故曰欲知四皓出處之正當知四皓識見之高

濁涇清渭辯

詩云涇以渭濁解之者謂涇水本濁及合渭水以清者比益見其濁杜少陵之詩亦曰濁涇清渭何由分又曰回首清渭濱又曰腸斷秦川流濁涇是

皆謂涇濁而渭清也陳子曰寃哉寃哉予嘗於涇陽之墟池陽之谷觀涇水之流衝沙帶泥其水固濁及於盤屋磻溪之濱秦鞏卦臺之畔觀渭水之流其濁與涇水畧似也余又嘗於渭源之竟探鳥鼠之山觀渭水之源甘寒瑩徹如水晶然其源固清及於崆峒之傍白巖之麓觀涇水之源亦碧石磷磷水尤湍潔其清亦與渭源相似也夫二水其源之清相似其流之色亦相似而自古有涇濁渭清之說者緣其末流渭水紆徐其中泥沙尚少涇水湍急其中衝帶沙泥爲多所以相合之處見其

太公于周辯

昔孟軻氏云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何歸乎來予聞西伯善養老者是其入周祇以有養老之政耳所以渭濱垂釣者將終身而司馬遷氏既謂其爲處暑爲逐夫且曰以漁釣于周陳

子讀史記而至此未嘗不掩卷而嘆也曰寃哉寃哉夫所謂于者求也使太公求仕於世必謀進取於強壯之齡而不偃蹇於老耄之歲當其垂釣磻溪之時坐慈泉之上何以知文王有出獵之行獵也何以必其有非熊之卜而至於後車之載不期而獵不期而卜不期而遇乃天厭商紂之德將開蒼姬八百之業神啓既齋之田以予王者之師實陰扶默運之妙乃意外之奇豈容設意之千哉伊尹以割烹要湯要之一字必遇孟子而辯其非于周之論干之一字出於孟子之後所以無人爲之辯者太公者伊尹之流匹也伊尹無要湯之事呂尚豈有奸周之心雖然孟軻氏固亦辯之矣曰吾聞西伯善養老者惟其以善養而來即其無欲仕之于也軻之於伊尹辯之辯也軻之於太公不辯之辯也故曰予豈好辯哉

移山潭辯附山走

太華之西山曰少華以山峯差低故曰少又或以正爲太以傍爲少如嵩嶽之有太室少室云太華於宋熙寧中山摧而餘其半今摧慶十里餘亂石猶存山趾有潭週數里其深莫測人猶爲移山潭

陳子往觀之曰寃哉寃哉寃山壓地陷爲潭耳非山移也山能崩豈能移哉且地以承載爲職故曰載華嶽而不重茲云地陷而致華嶽之崩者何耶地氣有虧而失其職也地失其職而陷故山失其性而崩非山之罪也且混沌氏既生以肉膺爲厚土以骨節爲山嶽以腸脉爲江河腸脉運動不停骨節堅凝不動使骨節若動則肉膺窒塞矣使山嶽若移則厚土壅阻矣是山嶽決無動移之理惟以地氣虧竭失其承載故土陷於下而山折於上土陷則地塌山縮則水溢斯潭之所以出也或曰

陳文國先生文集

卷之七

十

少華固非移矣近歲同州獨邑澄城有山走數里者守土之臣曾上其事傳駭天下此言誣耶陳子曰予亦聞之彼亦山崩非山走也澄城西北七十里山名紫金紫金南下有丘名麻林陂山其居人土人咸曰山之前舊有深溝溝之內有流泉泉之傍有積潦所以前歲大雨浸漱之久其山坐陷入前溝溝平則山低是以習見之人遂以爲山走而不知爲山崩實非山走也山崩猶常山走甚異今人情習常而喜異遂信山走爲真爾易取民之象爲山亦尚其靜止不移之義夫山巖然屹立堅定

不搖實未定而人謂之走予又因而悲悼此山之不幸也吁

杜少陵江漲漂尸辯

予過郾州三川驛傍有杜少陵之墓人疑其非而引小說以證然小說亦非也按子美本傳大曆三年寓來陽嘗至衡嶽廟阻暴雨涉旬不得食來陽令知之自具舟迎還令嘗饋半炙白酒大醉而卒據此言近實而小說謂子美宿江上酒家江水暴漲爲鷗端漂其尸不知落于何處玄宗還南內思子美詔求之聶令積塋土於江上以白酒牛炙大醉面卒以聞陳子曰寃哉寃哉古人謂死於水者不得爲正終少陵果死於水乎此小說之言甚誣也使子美實爲江水漂沒已葬於江魚之腹必然無墓今既有江上巖然之墓聶令又以死葬於此上聞是子美醉飽之卒江上之葬皆實也使果漂沒無尸縣令何敢妄爲之墓以欺玄宗當時即以江漲漂尸以聞玄宗亦何罪於縣令而自蹈虛誣欺君之罪觀縣令具舟自迎子美是令非孟浪者而有此舉動之謬妄乎余又見河南鞏縣志有杜子美墓蓋子美雖襄陽人先世徙鞏縣或者子

美初葬來陽後子孫遷葬輿歟但由此而觀來陽之墓輦縣之墓必一有子美其墓者在而小說之誣益驗矣况輦鄆州又有墓耶以三墓為不足憑而一小說為足信信乎詩人之命窮而遺身後之謗也吁

鸚鵡能言被累辭

世之論鸚鵡者多矣有作賦以述之者曰禽鳥之性宜適於山林今茲鸚鵡徒事言語文章招累每見囚籠中有為詩以議之者曰能言終見弃還向隴山飛觀此詩賦是謂鸚鵡始而見囚終而見弃陳商本集卷之七
昔由能言也陳子聞之曰冤哉冤哉傳曰鸚鵡能言不離飛鳥是鸚乃鳥中之最能言者然在山林時不能言也能言乃人教導之耳余至隴州詢之士人得鸚鵡之狀云其巢必擇極高之木挺直少枝幹可緣者其亦知避禍矣士人以鐵為長釘釘樹攀踏而上取其鷄其母旋繞飛鳴哀叫久之後去然其老者亦不能言也鷄至人家節其食警其睡調習教之然後能言噫嘻鸚鵡教禽耳人教導之言而竟以言見囚弃在人亦誠有然者以文辭取士而辭葩者或見忌以議論設官而言忤者亦

見黜然不思取士設官之意原若此乎雖然鸚鵡之能言無實之言也人之立言本之以持養發之以義理運之以機化吾見吐之文辭為道德之光敷之疏議裨脩治之要將有炳若丹青格之神明流通三極鼓吹六經者矣而何榮辱利鈍之足云故曰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

黃楊厄閏辯

舊稱黃楊厄閏謂黃楊之植者每遇閏月年退二寸陳子至漢中見邸館之後亭子之傍植黃楊二株時臘盡春初枝葉扶疎而蒙茸綠翠如新經膏沐實乃歷冬夏而常青經霜雪而不改柯變色者訪之居人士夫謂此木增長極遲數十年止得盈把之幹然閏月年亦不見其縮也陳子曰冤哉冤哉實未自縮而謂其縮於黃楊何辜焉且增長由於造化退縮由於自己木之真固若增長每遲惟其增長之遲所以體益堅定凝結歷年所然黃楊亦不自厭其遲矣但謂之遲不遇閏月之年氣候不齊滋液稍缺此年或不增長如大鵬之飛六月息者也人見其不增長也遂謂為退縮二寸以氣候滋液之虧缺不足者以為黃楊病不歸

罪於造化而歸罪於嘉木乃黃楊於是乎受厚誣也况黃楊數年祇能增長以寸而謂遇閏月即縮二寸則所長不能副其所縮而縮當盡矣豈通論耶雖然厄閏之說亦託言耳戴記以松栢竹箭比德楚辭以香草比君子而閏者數之奇羨不齊者也昔人以黃楊之厄閏而不長之數奇而未達耳奚必黃楊有自縮之實哉黃楊雖遲而自不厭其遲士雖淹而自不嘆其淹是故賢人每數奇而不偶君子貴居易以俟命

諸葛孔明屯兵五丈原辯

陳壽先主集卷之七
子謂孔明將畧實其所長其五丈原之屯司馬懿按其營壘猶嘆曰天下奇才五丈原行兵善地予嘗經寶雞由磻溪東歷郿色憇五丈原之下徘徊周覽見原當斜峪之口即通蜀之路斜峪水近出其傍渭河遠當其面高平廣大誠所謂守不可攻而攻不可取進不可禦而退不可追先據不可勝以示敵之可勝者司馬懿示諸將惟懼孔明之屯武功而以爲屯五丈原不足畏先正謂懿之言謫也實畏孔明之屯五丈原耳斯得懿之心矣予亦嘗經見武功無山可依四面受敵非五丈之比

懿亦知諸葛之心不屯武功而必屯五丈乃預爲謫言以安衆心或者不察形勢遂謂懿之言非謫五丈原誠爲死地嗚呼使五丈原果非善地屯此果不足畏而諸將可以無事何以懿亮相守有餘日而懿不敢出甘受巾幘之辱而怯於一戰若曰敵持重以老孔明之師而孔明當時分兵屯田爲久駐之計亦不賴於速戰者懿何所見而不一戰乎是知懿之心別無所爲但一味畏孔明也亦畏其屯兵之得地也而後之人以大星隕墜孔明未捷而亡遂謂五丈誠非善地信乎世之不可以成敗論人也若以成敗論人則坎圻于運數者俱矣

麒麟不祥辯

子過陝省聞郡藏貯有麒麟乃正德十六年西安府民家乳牛所產者人以爲異鞭死子完審恤事命取觀之有口皆似牛蹄則類馬歷歷有肉甲彷彿龍其色微青若象然外已乾而橐實其中陳子諦觀之良久曰惜哉惜哉其此所謂厲身馬足牛尾而一角有肉者乎其所謂舍仁懷義合規應矩而音中律呂者乎其所謂不折生草者乎誠宜列四靈之首也然出大野遇

鉏商而折其左足以爲不祥韓昌黎氏亦曰惟麟
也不可不知則其謂之不祥者亦宜陳子曰吁冤哉
冤哉麟豈不祥者哉周末明王不生治道不興世
之病也不病夫世而病麟之出非其時過矣氣數
不齊天之生麟麟亦不得而知也雖造化亦不可
知也不可知而出莫之爲而即使麟生非其時麟
於此謂之不幸可也謂之不祥不可也孔子生於
周末顏回生於魯巷祇謂之窮不謂之不祥而麟
可謂不祥哉或又曰麟之瑞國也如芝草如甘露
慶雲倏見即隱非久於世者故麟雖生而即斃非
如羊豕麋鹿然可以長久養養之物陳子曰吁有
哉黃帝時麒麟在囿周成康時麒麟在郊數又何
說耶使非壽物詩人何取於麟趾以爲仁厚之喻
乎余既知麟之爲祥又因而知其能壽也

西王母辯

按西王母之說始見周穆王傳謂穆王於崑崙側
瑤池上觴西王母王母爲天子謠曰白雲在天道
里悠遠山川間之又曰嘉命不遷我惟帝女彼何
世民又將去子今味此辭言似非人世間語昔人
謂必西王之配得養而延年如商彭之類者此言

似是竹書亦載舜時西王母遣使獻玉環見禮三
朝王母誠爲鬼怪幻異之流舜大聖也豈肯以禮
受其獻乎後自漢武內傳始以爲仙而青鳥之使
班固之證錄堯之實其說浸衍而不可繩矣今據
謂之仙者固未必信而山海經載西王母之狀載
勝處尚有豹尾蓬頭善嘯此亦誕說也洪荒之世
固有殊狀者周穆去洪荒之世遠豈有豹尾而爲
人爲僊乎本傳稱吉日甲子天子賓于西王母執
玄圭曰璧獻錦組及紺西王母再拜受之若西王
果如前之狀貌何天子賓見禮俗之如是哉雖然
此皆懸料臆決之說也安得人焉御列子之風駕
王喬之羽直抵崑崙之上造王母之石室而面諦
其形狀焉然後王母之說始信

黃河濁曲辯

予聞河乃四瀆之精五行始焉萬物之所由生元
氣之腴液也是故聖王重之故曰河者水之伯上
應天漢又曰四瀆之源河最高而長古之祭者先
河而後海是河者寰宇間第一水也然人每因其
色之黃也名之曰濁河因其行之折也目之曰曲
流唐人至焉詩以詠之曰解通銀漢應須曲自出

崑崙使不清陳子曰吁冤哉冤哉斯言也使未履其地者聞之必信矣予嘗訪崑崙經積石石門之下涉河州過臯蘭眺望金城之關而東至於朔方金積之峽又嘗登龍門觀禹鑿之迹歷砥柱三門七津探大坏往來於大陸九河故道之間然後知大河之寃也河之源于崑崙也奇發於星宿海西域稱火墩惱兒者旁履高山下視巖若列星此慶水極清也經旬日程流入赤宿其流寢大始名黃河然水清人可涉及經九渡通四五日程水方混濁乃知黃者衆川之流濁之也况漸東則陝之涇渭豫之伊洛晉之汾沁諸水多濁者濶之而大河益黃矣今但見其未流而遂信其本原曰自出崑崙便不清不亦厚誣河伯也哉至其曲者亦因其流之長也流長則隨地旁付過坎轉旋而有曲矣窮河源記曰河有九折在異域有三折入中國六折千里一大折蓋自河源至積石約五千里自積石抵海又不下七千里以萬數千里之餘而止九折今溪澗之水數里之間即有數折若不論河流之長但謂其曲之多且以解通銀漢致嘲誚尤爲河伯厚誣矣余嘗更其詩曰心朝滄海何妨曲

出崑崙本是清正所以洗大河之寃也嗚呼河伯河伯自余之入關曾用爾水以洗民之寃因亦洗及爾之寃但願爾入余中原勿壞廬舍漂桑棗以損吾百姓之田

秦人無義辯

先師有云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今秦人三代之人也余攷秦初封在今天水隴西縣秦亭之地而今全陝之地乃周之所以興王業而漢唐之都也周以農事開國積功累仁輔以旦奭繼以成康禮樂教化流於歌雅俱在今汧岐豐鎬之間况周之忠厚承以漢之經術唐之紀綱而都此今不曰周人漢唐人而每曰秦人且曰秦人無義陳子曰冤哉冤哉義最秦人之所服習者今天秦西方之地也於五刑屬金於四時屬秋而於五德則屬義是義最秦人之所秉而得分數之多故發而爲果敢爲斷決焉剛毅爲奮激爲廉辯爲羞惡傳曰西方者秋守義者也又曰有義之謂勇敢所貴於勇敢者貴其能以立義也今秦地在西方而性多勇敢義固非其所執耶人徒見秦自商鞅造禮弄仁并心進取使民見刑而不見德知利而不

知義至于借鉏諄語如賈誼之所太息焉乃曰秦之風也固如是獨不察文武成康之舊何如耶子至關中見其水深土厚屋勢華繪民性醇朴勤儉士質直而好禮堯仕宦者則易直磊落罔屑繩拘慷慨任事與人信厚而弗尚虛浮此正關中之好義也而可謂之無義哉若曰鄉鄙居人挾忿而好鬪為小利兩或干重法因私昵而薄懿親誠或有之但以此而懸謂一方為無義則天下皆秦人矣吁

坑儒辯

陳國先生文集 卷之七 坑儒辯
甚矣哉儒之不幸而生於戰國之餘也余往讀史籍載秦始皇怒盧生等譏議使御史按問諸生四百六十人皆坑之咸陽後予道出武功之東詢咸陽無坑儒處乃知此謂坑者坑殺之也乃予事竣東出臨潼聞有坑儒谷者在縣西南五里馬谷之岸謂秦既焚書愚天下不從所更定法乃畧令種瓜於驪山谷中溫慶實成詔博士諸生七十餘人往觀論難因發機從上填之盡壓此所謂坑乃坑陷之也當時始皇坑儒坑非一事事非一時乃知儒之生於秦始皇時者可哀也哉夫秦破義軒之制

并丘索之文悖百聖之訓罪九流之夫乃坑儒而使為學隕身青衿并命實可哀哉儒固無罪也而或者乃歸罪於儒以申屠蟠之賢亦曰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卒取坑儒之禍以丘瓊臺之識見亦謂盧生等激怒始皇而招其誅為宜陳子曰吁冤哉冤哉夫儒準古議今談道說德而矯時厲俗其責若抗而詞每過激今不罪始皇而詬病于儒不以儒為無辜而謂秦為有所因甚矣哉儒冠之誤身也唐天寶中毀坑儒谷為旌儒鄉嗚呼儒乎與其得唐天寶之旌寧無遵秦始皇之坑

崆峒辯

或問于予曰禹迹之內三崆峒黃帝立為天子往見廣成子于崆峒之上是何所歟陳子曰前人謂黃帝問道在汝州杜詩崆峒熟在臨洮又其一在安定斯失負矣其謂在安定者實黃帝問道之處而亦杜詩之所詠者歟今平涼古安定郡地府城西四十里有崆峒山勢擁翠霄位據金野五峯突起四壁蟠結林深谷邃岩岫幽轉徑磴歌不而其中多洞冗空而相通不可枚數名尤著者曰皂鷄曰廣成曰歸雲曰金真至于穿羊諸洞則孔竅

亘透數十里此則崆峒之所由名也載籍又曰廣成子住崆峒千二百歲以斯山靈秀龐複足稱至人修道之所余曾過汝州之崆峒祇一土阜而已斷非廣成載棲之處而黃帝至襄城之野七聖皆迷乃見大隗于具茨山之事耳非見廣成于崆峒也今乃混而爲一而指汝州有崆峒亦近謬矣史記黃帝西至于崆峒登斧頭山今山在平涼崆峒之傍則黃帝所登之崆峒必在平涼可知然杜詩之所詠者亦斯安定之崆峒也水經河水過安定北界交田山逕安定祖厲縣又有交田城有交田

陳詩先生集

卷七

七

而行涉歷之而已非踰之而西也廣成問道之崆峒在安定者爲正如汝州如臨洮如雍錄謂麟州亦有崆峒陝通志載鞏昌西和亦有崆峒斯皆襲其名而或彷彿其形者非真也能折于此則天下似是而非者可以辯矣

介女祠辯

唐史載則天后幸汾陽宮道出妬女祠下欲別築道以避之謂神于衣飾醜麗者每有雷電風雨之阻今平定州東娘子廟古承天軍之地有唐妬女祠碑大都謂妬女爲介子推妹兄寒食女則溫食與兄違振故名妬女子曰史志之載或亦有由但名爲妬則誣也女誠爲子推之妹亦必猶潔貞亮憤侈疾俗儉素幽閒不好華靡故沒爲神明尤能致雷電風雨以警衣飾侈麗妖蠱之女實惡之也非忌之也介而直也非妬也因姓取義名曰介女可矣豈宜沿俗以妬女名哉昔者伯夷叔齊于鄉人之冠不正者望望然去之武王伐商叩馬而諫不食周粟是豈妬鄉人與周主哉因已所不屑者亦心所不容也介子推不言祿祿亦弗及隱于綿山非妬人之享祿乃耻人之貪天功而獵君祿也

子推之不言晉祿與夷齊之不食周粟其心一也夷齊子推不可名曰妬夫則此女亦女中之夷齊子推也清風迥識超然物表豈可名曰妬女哉狷與妬迹似而實不同愧已所無嫉人所有曰妬已所不為亦不欲人為其名曰狷孔子曰狷者有所不為是已狷介義同致茲女之神宜名曰介女斯稱情焉

皂鶴主兵革辯

余曾觀古今注曰鶴千歲則變蒼又千歲黑所謂玄鶴也及讀相鶴經曰鶴陽鳥也而遊于陰因金氣乘火精以自養千陸有年形定飲而不食鸞鳳同為群聖人在位則興是玄鶴者已逾千陸有之期所謂鸞鳳同群聖人在位則興者也關中志謂崆峒山東巖洞中有皂鶴每見必主兵革斯亦証鶴矣鶴之白者稟金方也白而變于玄得水之精也尤清之甚而色之正也象天之光為仙之靈羽族之宗長而至人之騏驎也栖于岩洞而每振迅翺翔于天亦其常性而謂與兵革相關者無是說矣易著鳴陰而其子和詩詠鳴皋而聲聞天是即物之靈者識造化流形之理以見隱顯昭著之機

是鶴者借于仙而契乎道矣若此靈明之性世將有兵革彼必深藏固閉而豈肯出以被網弋哉而其數見必應 明王之在上感賢人之遊或天氣之霽爽或時候之佳勝被方一出是出而為世之端而為福之徵也不以為端而比之鳴鴉鬼車之流占其形聲之見以為凶崇示嗚呼賢人之隱見亦可駭矣

陳文岡先生文集卷之十七終

陳文岡先生文集

庚

五

陳文岡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祭文

祭南洲程勸夫代父筆

惟靈質美才清志高氣銳玉壺冰瑤林瓊樹翰墨遊情琳瑯佳製非承顏鶴髮之慈父垂手蟾宮之第西洛家傳南洲幽栖泉石同盟松筠託契允矣閭閻之英而衣冠之裔奈何千鈞一絲孤身兩世既無叔伯終鮮兄弟蘭砌未立萱堂又逝悲夫當枕塊之中亦易簣而斃嗚呼哀哉我母汝姑汝父我舅而情同魯衛之篤也本秦晉之締生死骨肉往來交際始聞汝疾以駭驚每駕柴巾而問諸執子之手斯人斯疾琴書用盡已知四字非祥霜露初驚猶賦七言自閔勸夫病時粉書琴書用盡初驚之句此所以當未壯之年而養成不醫之瘡玉樓作記才多李賀二年泉府修文還短顏回三歲嗚呼哀哉思我外祖宦途多惠似續延長栽培理勢茲伯道之無兒即子文之絕系何天道之無知而降此大戾嗚呼哀哉

祭蕭坡牛公并馬夫人

嗟嗟先生志銳才清鄉曲之彥邦國損月窟天香

早踏三秋蟾步天曹擢秀有博萬里鵬程執法烏臺有嚴有翼詳刑粉署惟允惟明繼理監司課稅能令國計充贏珠玉談笑米藥風聲惟先生令德之備而且良配之并柔嘉其德泝慎其行惟婦之令惟女之貞錦機竟斷而相夫有道芳鄰用卜而教子有成

鳳詔金花之獎魚軒珠翠之榮慎且不矯約而不盈是以內政之無闕而大家之有名三休得趣二美合盟東籬菊茂北海樽橫鶴齡八袞雪刺千莖桂子承芳進旨甘於衣彩蘭孫毓秀襲事業以登瀛顧夫五福之備宜乎百壽之膺何遽兆白鷄之窈夢返黃墟之元精雲飛四鳥雨浥雙旌是所謂同歸白首而偕老赤城者也嗚呼哀哉某也葭莩素倚絲羅聿索辦香致敬祭酒伸誠臨風三酹有淚如傾

祭賈南塢夫人 承沙村楊宗師命代布按三司筆

惟靈穎水鍾靈沙麓儲精金昭玉粹霜潔冰清柔嘉維德泝慎厥止橫渠之孫留之裔敬主中饋式遵內則翊助仲中位登台極豈曰組織補衮資忠豈曰酒食調鼎呈功一品榮封五福兼備

鳳誥金花魚軒霞帔克勤克儉有翼有嚴膠木樂
履彤管安恬宗戚儀刑閨門雍肅芳譽姬姜家法
韓穆錦還南塢萱茂北堂靜好琴瑟偕樂靈觴龜
齡望享鷄夢先逃玉隕於成蘭碎於茂黃壤壁潛
赤城霞寓月暝猿啼雲愁鶴淚某等晚生遊宦茲
土懿德備聞訃音脩普素憶馳臨生芻致奠殯露
歌長況也永嘆

祭王母胡孺人代父筆

惟靈羌內則之柔秉兮主中饋於名賢翊夫躬之
碩德兮彰婦順之克全兩鳴鐸於庠舍兮洽和氣
陳文廟先生文集 卷之六 三
於青氈繼輔德於 代邱兮助衮補乎王愆况今
子之教成兮奮雲翼之孤騫初筮仕於萊陽兮旋
貳令於吾鄆鬱黃龍之氣映兮佐仙鳧以承宣紫
三金欲迎養兮胡一夢爾不還嗟之哉霜殯萱叢
兮蕙帳香殘星沉寶婺兮碧海籠煙眇予涼薄兮
老向林泉休亭驕訃兮使我愴然白鶴雙吊兮羽
衣翩躚生芻一束兮敬拜几筵

祭毛公

嘉靖癸巳夏孟四日年友毛子受學成均將歷司
禮監事而尊甫老先生之訃以聞越五日辛巳寓

京年家生某人等訂約進奠於几筵而致辭曰瞻
彼許劬之舊里兮重月旦之新評士多浴德而礪
行兮樂耕讀以自營嗟我翁之產茲所兮秉剛介
以寬闊抱龍德而惟隱兮與鹿門以同清用一經
以訓嗣兮奮萬里之雲程况有諸子兮難弟難兄
亦有哲孫兮如玉如瓊躋高年以醇篤兮薦賓飲
於州黌遠公庭而不履兮法澹臺之至行既攸全
乎福德兮宜壽比乎松彭享祿養於鼎金兮受封
命之恩榮胡白鷄之入夢兮騎黃鶴而上征太山
忽頽兮梁木遽傾予綴今嗣之榜末兮顧年誼之
陳文廟先生文集 卷之六 四
匪輕素切山斗以仰韓兮未覩光霽而識荆翁終
在寢兮訃聞在京今夕何夕兮此情何情真耶夢
耶兮堪信堪驚嗟之哉人生天地能幾時予何哭
夫子而失聲蓋敬其子則愛其父故聞其沒猶哀
其生生芻一束兮表微誠臨風三奠兮涕淚盈
盈嗚呼哀哉尚饗

祭胡母丁孺人

嘉靖癸巳孟夏晦日胡母丁孺人訃至自松今季
子碧原時司禮部之務帥廼室簪焉位以哭越夏
仲丁卯寓京鄉春生即夔解臣過文岡陳葉之館

訂約進奠於几筵而告之以辭曰吁嗟孺人心曰
慈懿行曰淑貞產曰丁族配曰胡公中饋有主內
治有成有子俱仕有孫見曾五福之備百壽之隆
鄉邦之範圍閭之刑伯子典膳母教恪忠孝子典
禮母教直清仲子佐邑父宦之城母念舊遊曰予
汝從仲氏能養季氏能榮子粹顯要母擬褒封胡
遽而終胡沒於松人曰遽終予曰如生人曰沒松
予曰來京昔母未南碧原曰歸歆歸以寧母之既
南碧原曰歸歆歸以迎夢寐之思時人親庭千里
聞訃一痛幾傾朝夕奠獻恍惚音容氣渙能萃心
陳文閣先生文集 卷之六 五
感則通是曰來京生忝鄉眷夙仰芳聲敬陳薄奠
齋鑒愚誠

又代人

惟靈清和之萃聖善之名四德克備五福咸并雙
鴛共翠三鳳齊鳴其生也祿養甫及於二月其沒
也榮哀遠備于兩京誌銘筆妙歌謠辭精皆發一
人之潛德足垂千古之芳聲故如恒者餘不必復
贅但孝切親末而獨以孺人之壽為無與衡蓋人
曰夫婦每難于偕老而壽至期願尤鮮于同登昔
我翁近百年之齒而云逝今孺人復延九袞之特

盈仙島蟠桃殆經三獻燕山靈幹更見雙清固造
化栽培之力實家庭孝養之成旋將褒贈泉壤光
生若茲壽者豈特鄢邑之罕而真為昭代之殊楨
時騰愚第託婿高閭維恒有母每接音容維恒有
姪恩切孫甥孺人逝矣涕淚盈盈几筵設奠用表
衷誠尚望以祐恒母亦同登乎上壽再祐恒姪作
寒門幹蠱之英嗚呼哀哉尚享

祭李母

嗟柔嘉之坤德兮相夫子而靡怠含螽斯之順美
子生燕翼而惟賢少從事于廬扁而為學之卓冠
服之榮沾古稱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兮觀夫今
時則異然既同室而和處兮沒則同殯而遷延嗟
之哉雙萱宣茂兮一疾登仙風霜動夜兮玉芝凋
殘家庭淺殯兮二十餘年泉臺今日兮地下長眠
其忝眷兮仰德惟虔生芻一束兮三酌風前嗚呼
哀哉尚享

祭孫母李孺人

嗟令德之柔嘉兮容質比乎琅玕協名門之鳳卜
兮相夫子之鵬搏飛雙鳧于仙縣兮俟五馬而選
官義方教子兮鷄鳴兮鸞成熊九霜風一夜兮玉

芝凋殘慨良時兮既卜善地兮新安牛眠兮得兆
馬鬣兮如鸞靈輻兮難駕薄奠兮椒蘭

祭常處士

嗚呼人人知嘆君之死而不知君之死爲无愧於
夷也夫兄既承乎父弟則相乎兄君既爲一家之
相而能死于家則家以成使爲一國之相者能如
君而死于國則國以興爲天下之相者能如君之
死于天下則天下以平死于家乃盡子之孝死于
國與天下乃盡臣之忠是君之死已關係于綱常
之大而又何愧於夷也耶嗚呼哀哉尚享

祭劉母王老夫人

曰天祐國家生此碩輔兮必產淑女以爲儷主中
饋以貞吉兮追前修而可繼緊蘋蘩之敬供兮迺
官職之肇脩顧絲蘿之願託兮實君子之好逑含
鵲巢之順美兮弼羔羊之素節履宦途而有聲兮
本家政之無缺嗟尊靈之坤德兮覽一世而罕共
遇天孫以授巧兮定貴徵於神夢殆協鳳占之佳
約兮相隱約以成文效古女之鸞戒兮進規勸於
夫君神帝都之鯤化兮遂龍見而在田勤歟歷於
中外兮垂三十之餘年觀大禹之宣勞兮頽塗山

以內治孰使我公內顧之無憂兮惟尊靈之委寄
及登庸於八座兮典邦刑於九棘既泝問之允明
兮邁臯陶之種德昔歐翁之詳獄兮死者皆求其
生乃歐母之秉燭兮含憾惻而同情果文忠之嗣
出兮位三台而光映允尊靈助我公之仁恕兮卜
高門之益盛倚令子之大賢兮擬文忠之名位謫
今孫之濟美兮悉國家之珍瑞娛含飴於終日兮
樂舞綵於餘年視葛陂之龍逝兮忽鳩杖之成僊
已矣哉寓形宇宙兮曾幾何時碧海揚塵兮人世
堪悲王母西還兮雲馭安追瑤池至止兮其樂无
涯顧余列兮耆耄佩懿德兮興思仰仙容而莫及
聊薄奠以陳辭嗚呼尚享

又

惟靈大河騰粹寶婺垂精乾坤合秀閭閻儲英鄂
城之南鳳坡盤盤駕鳳呈瑞苞彩高鶯嗟太夫人
桑嘉維則少有貴徵生有令德夢夢天光神示染
藍果助我公五色補天爰夢帝衣神教織錦果助
我公九重補衮養姑愈疾天天道相夫定亂理
獲君報宜褒其名爲書錦軸宜責其躬程冠象服
公勞于國母明于公家有賢配國有名卿入觀母

后究與夢符饌分王食頒自天厨兩宮恩賚一品
榮封五福咸備百壽宜膺廼曰公止知止不殆履
滿持盈急流勇退廼曰公歸早歸不辱弄月吟風
山顛水曲錦還東野萱萱茂北堂家法韓穆芳譽姬
姜公怡其閒母偕其樂在御琴瑟盈堦棟夢丕承
令子益振家聲河東三鳳今古同鳴繩武諸孫勤
趙庭訓頽左八龍後先繼奮偉哉侍御誰能與耦
象賢於父馳恩於母績著烏臺寵承罷詔異典輝
煌重光榮耀出則能貴入則能養疾獲躬調沒遵
禮葬帝頒卹典諭祭有章生也榮豔沒也盡傷侍
御孝全人子深願嗟太夫人亦復何憾某忝春晚

又

惟靈金玉其粹冰雪其清天與之吉神授之慎廼
遵內則曰誠曰訓及主中饋克敬克慎公學已成
母贊之力誰謂苦其甘如飴公勲已成母贊之
退誰謂鑒昭其明韋頴我公徽降今之申甫母能

組紱衮職資補我公箕精今之傳說母勤酒食和
羹允籍令子惟賢典儀司直諸孫克肖蘭森玉立
五福之備百壽是膺母儀一縣女範三宗星晦月
沉天愁地慘正寢考終夜臺長掩其忝春姻佩德
良多臨風三爵傷如之何嗚呼哀哉尚饗

祭保定梁侯

嗟嗟梁公秉厚而洪幼習庭訓早繼家聲惟公之
先深仁厚澤伯益啓佑周封諒伯延及而祖萬里
折衝爲誰汗馬淮甸飛龍或鎮西陲或征南土
風靜玉關雲連銅柱公承閥閱奕世簪纓元勲之

陳先公集

卷之六

報利建之榮武而通文富而知禮氣象糾糾威儀
濟濟奮然按劍志倚崆峒恥爲圉虎徒食豐盈令
肅五軍懸鞬奔走細柳方屯天狼授首工監九門
翬飛樓櫓帝宅金湯規模千古山河佩帶鍾鼎銘
功陳列左右眷託始終衆與機密屢蒙寵渥何以
來之維勤維恪曰金曰幣賜之天府彤弓之錫懋
功是補曰燕曰鮮頌之天厨湛露之恩素餐允殊
繩家以孝奉國以忠凡厥勲舊是則是崇美公有
兄難兄難弟同氣一原爵祿相繼美公有嗣是父
是子崇德象賢勲名益起純嘏既備永壽宜成胡

嬰二豎遽厄三彭星殞營川天長驃騎月曠休咻
雲愁鶴唳遶起妖氛國須良將有如公者復何但
喪其公鄉識設奠陳詞上為國慟下哭吾私嗚
呼哀哉尚饗

祭石母李孺人

曰絜大化之蘊靈兮賦貞淑之惠質秉含和以柔
嘉兮行履則而端懿既組紃之惟工兮兼酒食之
是儀備文德于有容兮奉姆訓之無遺載寒飭以
灼好兮寔鳳卜之協昌天作合以于歸兮顧閨閤
之相當借伉儷于君子兮恒祗慎之弗違主中饋

陳文廟先生文集

卷之六

土

以克敬兮遵內則而不忘植義方以式嗣兮成德
器而大賢振斯文之弘兮登甲第以高鶩倣授爵於
內史兮列近侍而周旋命豸冠以觸邪兮遷烏府
而階遷白簡霜飛而肅治兮紫闥塵靜于巡遶慶
前星之誕降兮荷 恩章之錫被首珠翠以雲趨
兮麗魚軒之霞帔子既清廟之棟梁兮孫復芳庭
之蘭桂美純嘏之承膺兮宜遐齡之可致胡二豎
之為疾兮始三彭之作祟正祿養之及時兮遂考
終而永棄實娶條其沉銍兮蟠池馭而仙征闌章
碎而芳歇兮萱樹頽而失榮值寒歲之既暮

風寒戾以肅清况除夕之云晦兮迺氣數之將更
嗟人與歲而俱去兮實造物之無情某等夙同寅
於令子兮契四海之弟兄素欽仰乎慈範兮忽聞
訃而震驚噫嘻悲哉西日馳兮傷如何東流逝
兮無回波登堂一吊兮哀思多臨風三酌兮酒盈
螺噫嘻悲哉尚饗

祭大司馬王公

嗚呼岱嶽崇峻溟海泓深萃精儲秀篤生異人翁
之生也睦在宗族仁在鄉閭忠業在朝廷籌策在
邊隅德澤滿于黎氓威望播乎夷狄有以垂之史

陳文廟先生文集

卷之六

土

志昭之昂鼻固不待小子之贅揚而僭加乎誅述
矣至其厚重襟懷汪洋器度鎮靜含納真有喬嶽
溟渤之可擬者誠為天下之仰望而後學之瞻依
况夫躬膺純嘏子茂英聲八龍競爽一鶚高騰詞
林儒彥翰苑文宗是復象賢濟美為國之楨者我
翁昔持夫憲節常撫制乎雲中余考少官于郎署
適督餉手邊城先人辱承乎教誨小子亦觀其光
容及岱麓 欽命主河省之文衡走倖鄉闈而見
錄乙未復迄於南宮此門牆兩世而誼分重訂也
走奔先人之訃時於祔歲之正既南旋故里每東

企企蹤方託起居於短素聞翁觀化於修齡訃音
千里痛悼何勝嗚呼公之完名全節景福遐祉真
可無憾矣而知者咸謂東山之未起猶懸想于蒼
生霜風慘兮栗冽寒日吊兮凄清緘辭兮薄奠寄
瀉兮哀衷嗚呼尚饗

祭王司廳母太淑人

惟靈女媛之英閨闈之秀出自名門歸于華胄兩
族俱簪冕之承奕葉見門閥之舊相厥夫君馳聲
文囿天不假年抱玉未售訓諸子以義方俱揚光
於前後仲早奮平倫魁效寅清於君后母端內則

陳文廟先生文集

卷之六

七

組教是究子也承之施彰黼黻母之中饋酒食是
授子也承之職司俎豆顧器度之高明諒勲名之
崇懋子既三鳳兮如薛孫復五桂兮森實備聖善
於懿躬尤克昌於厥後年已躋乎八袞域宜登乎
百壽胡二豎之爲孽遽一疾而云遘歸王母於瑤
池沉星光於婺宿嗚呼傷哉昔祠部之在官扈春
王之南狩思奉使以歸依竟夙心之未副是忠於
國者母雖領乎私家而效乎忠者亦母志之能酬
者也亦等昔與今子銓省同官寅恭誼厚欽仰德
徽未獲瞻候忽訃音之遠聞嘆川流之不復致薄

奠以獻忱懇陳詞於靈右嗚呼尚饗

祭高母李太夫人

曰母德昌顯子姓是占子德昌就慈訓是全惟母
有子文章名世振古之豪程今之製陶鎡齊魯晉
陟御寮商家台佐玉鉉元調惟母有孫難兄難弟
連城之璧盈庭之桂長登甲第次擢倫魁超異之
器瓌璋之才子惟克賢生也能養孫惟象賢沒也
能葬能養稱孝能葬盡仁子既碩輔孫必名臣光
於邦家錫于祚胤夫人之澤子孫振振非居鄢邑
近接鄭封素聞芳譽未拜慈容於母令子風範夙

陳文廟先生文集

卷之六

七

欽嘗接烏獲犹憶德音於母令孫 契篤弟兄伯
也同薦季也同經通家之厚年誼之真相違百里
相會無因 帝命欽承王陵裡祀使輶載馳言經
茲地敬陳束芻來拜高堂霜風短晷益助盡傷尚
饗

祭憲副陳后岡

惟公稟扶輿之淑美兮萃江海之元精迥地靈之
奇秀兮宣天賦之聰明自垂髫而選異兮傲弱冠
而蜚英先黃甲之豪傑兮步霄漢而嶧嶧宜儲才
於館閣兮領群彥而登瀛廼含香於粉署兮載夙

夜而惟清明然明珠之照映兮粹然和王之光瑩
培梁園之桃李兮收穰桶於名城文豈韓柳之是
法兮直與秦漢而馳衡詩豈李唐之是慕兮直追
騷雅而為程蓋其取法于上古之學兮宜非中古
之能并動日翻風之橡樟兮滄溟破浪之長鯨寔
大才之超絕兮迺時俗之駭驚宜作圭璋于廊廟
兮任清粹之公卿擅百年之製作兮登八座而通
亨胡為疾纏于二豎兮遽嬰禍於三彭往修文于
地下兮作館主於芙蓉實鬼神之忌才兮與造物
者之忌名如麒麟之難久存於世兮如鳳凰之不
陳太師先生文集卷之六
聞其久鳴如慶雲之倏聚而忽散兮如芝草之隨
發而即傾公有子兮足以大未盡之蘊公有文兮
足以垂不朽之聲辭翰常留於天地兮又何羨乎
王喬與錢鏐公之心兮成就諸生公之沒兮含有
怡情公上而為星宿兮必為後學之覆照下而為
海嶽兮必為後學之涵宏播而為春風兮猶必後
學之鼓舞潤而為化雨兮猶必後學之滋榮此士
林之所以深悼兮每哽咽而不能平吁嗟兮悲哉
仰文模兮失所景行傷道範兮亡所宗盟顧小子
兮末學來承乏兮鄂異率生儒兮趨吊致芻束兮

將誠嗚呼尚享

祭先考澹亭翁

曰子能仕而受殊恩於國者必思有以及其親
君之錫恩而每及於其父者良亦所以勸乎臣罪
以薄方忝竊甲科叨官侍從 皇儲篤啓荷被恩
封綸命及家父早仙遊吉凶異與未搆王言茲者
螭首勒成龍碑肇立宸章肅藻輝映松楸况遇周
年之期一舉焚 黃之禮 天恩深厚爰在俱沾
千古泉臺蒸泥炳煥靈其不昧來格來歆嗚呼尚
饗

陳太師先生文集卷之六

祭周恭王陵文

維王純德懿行金玉其相高封大國允矣君王克
慎爾止不愆于儀持身自恪為善自怡子有嚴訓
壹有儀刑家人是式邦人是稱天寵薦被千祿百
福壽考維祺千齡是祝胡為一疾觀化仙遊泉臺
既宅二載松楸悲承帝命祀事是將國陵載謁啓
慶不遑家也鄢邑王封是鄰繼陳薄奠庸表私忱
尚享

祭海山王公文

曰嗚呼海山胡遽淪湮公之生也清澄岐嶷稟海

山之秀公之學也汪洋瑰峻萃海山之珍公之出也敷庸澤洽發海山之蘊公之歸也優游泉石歛海山之春是公之抗節奇行進既為一世之名臣完名遐福退亦為一世之全人考終餘慶沒不為一世之明神也耶惟我公之筮任初試宰乎鄆民闢關迄今而歌頌冠簪猶傲其陶甄是公之宦跡自內臺而外臺自司馬而司寇事業滿乎朝省而不如吾土為知公之真公之遺愛自北畿而西蜀自湖南而關右仁恩遍於宇內而不如吾土為思公之親矧迺祖明德之彥來吾鄆長吾邑之辰我

祭中含張子潛文

曰嗚呼張子胡倍靈傷耶子稟有淑質躬有懿行文有哲悟其毓於天者粹耶童即英聲冠即甲第官即內省其懋於已者成耶然而封命未貤嗣胤未立卿輔未登此其數之窮奇而所難料者實可

駭耶將必第以學顯配以節旌親以壽怡此其理之乘除而所易期者尚可償耶天耶已耶數耶理耶於子之身悉有慟耶於子之家深有望耶於子之日異稍瞑耶於子之思詎能已耶嗚呼哀哉尚享

祭岳母王太安人文

嘉靖甲辰時維仲春余叨侍從羈樊東省借室人子女居禁城西偏告沐邸舍廼聞 頤王母太安人李外姑屬續厥家室人悲慟茹血損心清泪傷目余亦酸動悼咽迺今歲冬月寔其寒期遠遣東

陳文甫先生集

卷之六

文

芻致奠筵下爰為辭以吊之其詞曰有微伊人兮家彼潁城合德坤厚兮稟毓溫清幼奉姆教兮圖史是程出富族而不驕以怠兮蚤占飛鳳於儒生似少君之貞素兮入門遂更乎練荆相夫龍躍於天衢兮歷二署而騰英旋身服而臬憲兮馳三省而澄清吁嗟所天之弗永兮繫中道而遐征顧婚嫁之未畢兮又田廬之未成此日何日兮此情何情幸次第而完立兮庶逝者瞑目於九京宜天道之乘除兮當歲晚而益榮享諸福之錫羨兮登百襲之長庚胡歎纏於四末兮遂嬰疴於三彭吁嗟

室人在茲燕土兮忽聞訃而震驚望長天而灑泣
兮傷五內之如焚余亦念外家之多難兮氣慘愴
而失平聊緘辭於千里兮寫楚些於遙誠嗟嗟傷
哉清霜一夜兮玉芝凋傾秋風颯颯兮寂歷前楹
流波東逝兮恨無聲青山四野兮暮雲橫嗟嗟傷
哉曷維其已

寧晉修孔廟上梁祭文

寧晉縣知縣前戶科左給事中陳棐叨列諫垣謫
居茲土朝夕匪懈志存振舉環視覺官率皆傾圯
遷材鳩工欲為興理甚至缺典次第修舉切念明

陳南生文集

卷之六

倫堂室并及齋屋實為養育人才之地肄業進修
之基迄今隘陋弘化無機非我太祖躬制慎重
之意誠我司令首務之急剔穢摧朽恢宏增飾革
故鼎新軒翬峻起深為國家育賢之計豈徒觀
美粉飾之圖爰卜良吉章程教護堅柱上梁集工
伊始敬祈神明歆茲佑茲納多士以正學之門
培賢才以棟梁之器啟我文明崇我桃李教化覃
敷風俗淳美成人小子有造有德鳳林高擢龍頭
接武探學海之淵源復寧昌之故物升堂入室衍
吾道以慰夫在天之靈散黼皇猷弼我明以永

夫應地之福庶幾不愧夫守令政教尚冀乎有補
爰屬修梁神祇降祉

創尊經閣祭文

曰當天下之廓清頒御製於覺宮意將示乎偃
武諭特詔其守成明王盡制以垂訓郡今建閣
以尊經慨百年之曠典何一旦之肇興嗚呼天耶
人耶數耶時耶予不勝其義激以經營方位辨正
風氣攸鍾舊墟新剏映北極之炳耀前先後裕萃
東壁之精英詠崇石文冠辟靡而交冲漠地占玄
武尊昭代而應奎星規畫稽允於衆志棟隆獻
古於龜微萬拱流丹筆金鑿而壯建千楹結綺繪
彩鳳以飛鳴率作如雲識人心之借樂開先自帝
知天命之默成嗚呼天以人傑而定時因數極而
亨冀皇圖於有永保聖制於無窮延斯文於
有寄亘天地於不終於昭龍神來格將忱尚享

丁未祭先大夫墓文

曰於惟我父仙遊星霜屢易背違當丁酉之春今
忽更丁未之季曆年歲倏週乎十千葉展拜歸來
乎三次常時抱思慕之懷今尤倍痛切之意時值
秋容正逢生忌望郊墟以興哀向松楸而洒淚蓋

我父初通籍於金閨遂持衡於棘寺因不屈于權
當曾左遷於邑貳禁官禁迫之臣謬任言責之寄
惟盡職分之當為豈暇禍福之敢避是以一封朝
奏于承明夕貶長垣之外地敢云無忝於所生但
視芳蹤而不愧古人有殺身以成仁亦舍生而取
義况一官亦何榮顧百年之清議顧吾身係乎綱
常豈可但圖乎祿利顧始終而一心永忘私而委
質靈格洋洋真鑒愚志嗚呼尚享

武鄉祭先大夫主于名宦祠告文

曰嗟嗟余父毓厚而清履方而貞躬冠甲第簪仕

陳南先生文集

卷之八

五

廷評讞獄力抗乎奄瑾謫貳此邑以西征素位無
顧慶困而亨擇地移學爽塏高閣聚徒講學造
英移尹陽曲益振厥聲旋擢北京民部而仍督雲
中之餉繼擢東藩叅伯而嘗分海右之旌乃歸林
下優遊者幾二十載今歸泉下幽隔者又一十四
載之更顧余小子坡垣給事疏奏 天楹謫官蒲
邑之二移宰寧邑之秩既二年於戲縣復一麾於
昔城荷賜環之恩渥命比部以旋京乃道經武
鄉之境尋夙昔之芳馨聞名宦之祠宇已秩祠余
父之銜名固知余父遺愛流風在人心者不泯而

亦見此上秉懿好德之情嗟予小子直道被謫同
余父之衣鉢而秉忠抱一願守余父之法程守傳
家之詩禮眷當守之神明仰余父兮英魂若生或
沛而為雨露之布兮或列而為星辰之晶或奠而
為山嶽之峙兮或流而為川河之澄願佑此方之
士兮科第崢嶸芳臨踵接兮龍躍鳳鳴再佑此方
之民兮時和歲成災青不作兮虜寇靡譌此余父
不忘舊土之意而亦余小子顙祝如在之誠嗚呼
尚饗

河津祭薛文清公墓文

陳南先生文集

卷之八

五

曰吁嗟乎世之人人知公名有重于今人學不愧
于古人而不知公理學為我 朝第一人流品為
百代殊絕人人知公講道龍門可繼文中軌轍為
河汾之偉人而不知公天資粹美造詣精到每希
體乎聖人頓悟類顏淵篤實似曾與高駕軼躋乎
孔子之門人人知公家于晉方卒于晉方祗以為
晉人而不知先學諭公鐸鳴鄆邑司檄域以作人
模範教端陶鎔德厚有大惠於鄆人而公亦采芹
鄆泮掇桂梁園首冠乎豫省之人况公鍾海岳之
英靈秉扶輿之清氣直可為斗南海內之名人而

今逝矣神氣無不之也擬充塞宇宙之內而豈于一方之人裴素承家學爲穎野之鄙人叨登甲第列侍從乎一人近者以進言見黜流落下邑爲遷斥之旅人今幸過公之里一拜公之祠下矣仍致辭香來謁公之隴墓訪公之後人從此讀公之書學公之學求異乎俗人而公如肯陰扶默啓潛淑心授不棄乎愚人則裴雖不敏亦求不負于天地間之全人梁木顏子孰起哲人生芻束兮一奠至人嗚呼尚饗

轉澤過家祭祖塋文

陳南先生文集卷之十
裴居臣職切欲盡忠胡爲斥謫今幸再遷裴居子職切欲盡孝胡去墳墓倏及二年驅馳兩縣雖隨處少有所釐治而回看隴墓松楸弗治荆榛摧折裴不免有愧于前賢今幸瓜期之尚緩得梓里以言旋節氣既濡乎霜露哀悰不免于涕漣謹陳薄奠酒淚旻天嗚呼哀哉尚饗

陞北部過家中元日祭先塋文

吁嗟茂哉我父之明德也吁嗟升沉內外哉我父之宦轍也吁嗟似我小子之謫也吁嗟仰企哉先人之德業也惜昔我父弱冠甲第筮仕廷評遽忤

權貴謫丞武鄉移尹陽曲乃擢戶曹拜官粉署自此而升別歷中外裴給事左遷亦遊晉地曾經武鄉即詢舊迹見父已俎豆於豐宮享名宦之祠祀裴至陽曲再詢故迹見父已題名於豐碑在儀門之旁豎今昔隔越雖四十餘年故老言父之德政丰姿者輒對之嗚咽而流涕見父德厚之流光垂遺于嗣裔間非叨荷賜環秋曹明弼便道展謁掃除蒿藋白揚蕭蕭臨風三酌嗚呼尚饗

春秋祭祖塋文

曰於惟我祖邁德行惠拓業流光爲千葉計列祖承家益固其蒂伯叔與考濟美弗替是以土居於此已百八十年而蔓衍及今幸七八九世顧予支庶之繁皆力耕讀之藝出仕者既不肯負手君而居者亦靡有依乎勢共敦仁厚之風同樂雍熙之治非由啓佑於前修胡以昭垂於後裔今茲雨露之濡嘉遇清明之際借我宗親敬陳奠祭望靈爽之如存來歆格而降諸聚賢臺迺神光夜耀手星芒積善堂開靈蔭尚垂乎雲庇嗚呼尚饗

祭肅藩昭憲世子文

曰惟靈胤承仙牒派演天潢清姿玉立淑度金

相才高藝苑價重文塲雪山婉潔星海流長誠哉
毓粹允矣君王宜富且貴既壽而康胡為壯歲一
疾云亡蘭凋冬夜芝隕秋霜嗚呼傷哉昔珪闡
而司諫移雲署而為郎奉命恤刑于全夾曾瞻
拜乎冠裳因聞令問每讀華章惠我大書飛白宛
然鴈鳳騰翔昨來五郡叨撫一方再過皋蘭之下
已聞病入膏肓計音繼至揮涕盡傷今茲九月日
云重陽玄宮載啓丹旒悠揚崇岡瘞玉泉壤埋香
謹遣官而設奠伸祖祭于樞傍靈其昭格如在洋
尚饗

甘泉謝雨文

天道無為而幹玄化者在乎神神運無方而契冥
漠者在乎人惟天人之交應貴感格之精裡粵自
徂暑而維夏旱魃為虐而弗仁凡有斯土之寄俱
切疚患于身顧禾苗之稿如吾毛髮之剪落顧黔
黎之厄如吾赤子之災屯叩靈泉而零祀獲靈雨
之通晨且南畝甘澤之降適西寧獻馘之辰獲北
虜七十一首奠中朝憶萬千春考古昔勝敵而
年豐師興而即雨由神人之胥悅洒霖霖之惟勻
所以惟聲比雷動勇氣若雲陳注銀潢而洗甲驅

昇翳以清塵也造化無私而當報如膏消滴而為
珍謹竭虔而致奠託謝悃之斯伸與靈神之錫
貺更霖雨之浹旬使三農之望滿而五郡之施均
伏惟神鑑尚饗

山西同三司禱雨文

嘉靖三十四年祀春三月不雨越首夏二日晉省
諸司同寅率屬禱雪三日又不雨撫臺憂焉協謀
巡院移文三司致齋撰詞再興禱事乃六日庚午
山西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吳惺等按察司副使高
捷等都指揮使司署都指揮僉事畢輔等昭曰

陳商先生文集

卷之六

天

天主萬物而陰陽流峙之神佐天以幹化工之柄
君主萬民而百司庶府之臣佐君以出惠綏之政
天之愛民甚矣爾諸神失職雨暘不時則違生物
之性君之愛民亦甚矣而我諸臣失職法令不時
則拂生民之命顧幽明實相感通天人每以類應
為吾屬者或培克之未盡息或蒙宗之猶肆橫或
供稅之未盡平或逃移之未安定或邊氓之害未
盡除或武威之未能盛或教化之未盡敷或冤黷
之未能靜有一于此皆足以乖天地之和招沴災
之病切自咎而首躬竭虔而致敬望神靈之鑒

夷降膏澤而沾渥使年豐而五穀登兵食足而國
賦正是諸神能體上帝之仁亦諸臣不負吾
君之聖君心允合乎天心人慶順承乎天
慶某等憂三農之撓枯奉兩臺之戒令誓我僚屬
豐潔腆覲神其歆格洋洋來聽尚享

祐善觀謝雨文

曰河西五郡漠南千里富龍見之月逢魁管之駛
邊櫛燎之舊儀效禱雩而籲祀齋三日以精禋走
諸司于貞宇隨布玄雲即施靈雨墮塊霑濡農畷
慰喜憶去歲維夏予以旱致禱于甘泉之神而一

陳太廟先生集

卷之六

毛

雨應時浹旬靡止且湟中之獻馘亦惟動乎人士
而今歲之西寧適捷音之到耳顧皇天之鑒予
豈無愆於素履何感應之孔速信天人之一理古
人有言天道遠而人道則邇今胡不然人實遠而
天鑒在此皇矣上帝昭赫維貞前后左右不遠
吾身吾夙夜匪懈天即鑒予之盡職吾肝膈畢瀝
天即鑒予之盡心吾志恤遘患天即鑒予之體國
吾心勞民瘼天即鑒予之憂民飯不忘君天寔
鑒予之戀主居常念母天亦鑒予之思親蓋日在
天上舉頭而天日即見心在人肩舉意而彼蒼即

臨予奚有動天之至德懇誠諷格乎靈神胡今斯
之世有感天捷于桴鼓而未幾遠信于人人風聞
倡引聲和成篋籌邊而綜理微悉則目之為小智
保守而城堡全則訛以為大軀校士先崇德行而
劣類共忌其訪察規切既遭擯落而摧黨返誣以
迓逐憤世激發摘之為狂佻守默遲訥誤以為辨
速惟黑白之顛倒故方正之傾仆苟一言之或歸
矢萬死之莫贖天實鑒之大公未服謂之何
我誓惟心求道合而不必與世合動歆天謀而罔
肯徇人謀天道可恃人世何尤獲于古訓迪厥身
修庶永終譽以垂令猷展禮廟下虔謝玄幽侑以
茲言並告朋儔嗚呼尚享

陳太廟先生集

卷之六

天

祭李母太恭人文

曰古今交執年誼為先二難與我兩榜同年鄉土
親情婚姻為厚予託高門絲蘿締舊予少總角文
試鈞陽登龍識李玉立成行予逾弱齡鄉闈梁汴
乃與元方賓興同宴一見如故拔分苻深郢中調
諧海內知音乙未南宮仲方同第蒹葭魏倚芝蘭
意契柏臺兄任棘寺弟遊予時薇省鄰比綢繆同
馬季方成年亦中予叨鳳池獲交三鳳乃為世講

乃締朱陳時拜伯母京邸慈闈豚兒受室之子于
歸母來我家仙駕光輝子拜母家恤刑開陝迄今
五年流光荏苒常期此後時詣釣臺百回拜母仙
海桃開子宦晉方謬司學憲計音遠聞不勝駭頌
中秋望後此夕何夕真耶夢耶堪信堪疑余羈一
方靡克匍匐遣第與子生芻蕘哭子賢且貴福厚
而備一代共知匪言可既暉暉寒日皎皎冬霜緘
詞千里地老天荒嗚呼尚享

祭李荊陽太叅文

曰吁嗟哉寓形宇宙之內孰能久不歸貞所貴生

陳南先生文集

卷之八

卷一

而為名德庶乎沒則為明神德雖考其勛業而幸
本于彝倫內敦父子外重君臣觀乎兄弟尤謂懿
親惟公之出而事君也烏臺鐵柱英風直節論劾
公相無所畏避竟謫倅於海濱惟公之內而事親
也承顏順志迎養歸省每遇誕辰必圖彌慶而問
安致膳之續紛惟公之處第也怡怡閭閻易衣共
被切連枝同氣之分而手足之愛聿均惟公之誨
子也早薦賢書決科穎出而義方庭訓之能遵茲
三善之既備斯百行之皆純所以少登甲第薦列
朝紳宜躋上壽位據通津胡為乎官不過乎三品

衰末逾乎五旬初回轅於關陝倏易簪而況淪焉
呼傷其甚也與公榜同韓李誼結朱陳去歲相逢
於秦省今秋聞訃于燕園見令弟銀臺慟哭其兄
長感眇余葭葦念切於盟姻嗚呼傷哉公之乞歸
俞允而遂疏廣勇退之志者賴君上之仁公之嗣
息有託而了尚平婚嫁之願者賴母氏之身公之
沒而推業讓產使門閥之益拓者賴諸弟季方之
友愛公之沒而肯堂用譽使光裕之無窮者賴慈
明令嗣之彬彬是公之忠厚足以流垂世之澤而
公之文業足以貽不朽之珍公雖云沒公澤無垠
嗚呼傷哉松蘿蠹蠹兮潁水潁潁臨風酌酒兮洒
淚秋旻嗚呼傷哉尚饗

祭葉孺人文乃同寅李君東明配也

繁氣數之參錯兮有修短之殤彭嗟賢媛之早世
兮乃造物之虧盈德美由于秉粹兮而早謝由于
質之清是良玉之易瑩兮而芝草之弗榮荷吾寅
之良配兮族相望于儒壘夫若同幼而撥乎仙桂
兮遂婉素娥以齊衡夫君方冠而馳乎杏苑兮配
非桃李之允英是乃鍾七閩之靈粹兮尤得三秀
之靈精上應女星于分地兮蓮花疊翠而傍星

闔儀之難狀兮予惟微見于東明予夫君秀明而
烟若兮知厥內柔則幽貞觀夫君鑒識而中蘊兮
知其厥內之重然而怡承觀夫君巾履弗垢兮知
厥內之修整而絜瑩觀夫君裾襦工密兮知厥內
之組紃之咸精夫君食我之饌必品具甘芳而餅
飢加滑兮知厥內能主饋而調烹夫君銀鹿馴厚
曾不見其紛譁訶譴之爲累兮知厥內有御下之
嚴平問賢淑之甚疾兮胡遽傷生其始也因胤嗣
之夭碎兮哀痛靜嬰繼也因姑之歸里兮思慕牽
索思子既謂慈母之德兮而思姑乃孝婦誠惟慈
陳蘭先生文集卷之六

黃劉室張孺人文

嗚呼孺人地卿曾孫宮保孫婦義官愛女鴻臚主
陳良人伊何封駁銀臺叔舅中丞位躋三台嗣即
膠彥館甥胃掄詩誦碩人敘此宗親嗚呼孺人方

爾肇絲淑德孔純幽閑貞靜慧穎慈仁姆教是率
女紅咸精孝經文傳大義能陳允矣其爲令女也
已逮其結褵克婉德門孝友媛嫻壹儀攸存重慶
在堂甘旨晨昏奉事孀姑愛敬彌敦允矣其爲順
婦也已及嗣內事亦莫有貳薦繁展誠賓燕式脩
勗爾夫子力學自肆成均卒業天曹銓次允矣其
爲好逑也已爰帶弓鞬析厥棋祥神授之福載美
之璋亦載美瓦嗣胤繁昌胥養胥誨鳳鸞愴允
矣其爲賢也已嗚呼孺人女兮婦兮妻兮母兮令
而順兮好且賢兮慶名宗而能飭歸盛族而謙撝
陳蘭先生文集卷之六

祭風穴山文

鄢陵陳裴奉使關陝謹以辦香楮幣投汝州風穴
山 風伯之神而告之曰大塊噫氣其名曰風鼓
動萬物裨助天工茲曷有乎風穴實山澤之氣通

顧此山不東以西不南以北而真豫上之中占稱
風雨之所交陰陽之所會者而爲樞極元化之宮
故穴之所出必披拂煦育而爲生物之仁風融熙
溽澤而爲海宇之和風施之家國有以布麗厚之
淳風而施之天下有以變於穆之皇風是廼王者
之雄風而非士庶之雌風願自斯以往惟爲禎祥
之景風爲壺達之條風爲解愠之薰風爲除苛之
清風勿中人而爲疵戾之邪風勿侵物而爲眩癘
之淫風庶足天地之仁氣而稱造化之崇隆也余
奉命欽恤青亦忝於觀風入國問俗志亦切於采
陳文岡先生文集 卷之十八
風美斯土尚存周家之古風足昭明代之文風星
輶經此敬仰惟同投文遣告以達斯衷惟神其歆
鑒之

祭馬寨礦山文

惟神氣歆蒸而上徹於太清體磅礴而平臨乎衆
壑涵地之粹合天之精聳崇鎮於一方標大觀於
三晉出雲雨而民生是賴興寶藏而國計有裨
焉者也方今北胡虜南難倭夷兵多而餽餉繁
滋費廣而司農耗竭民財不繼神貺是祈雖開
山鑿石神不免於震驚又鳩工聚財民必至於騷

動然事非得已礦務窮搜况天子藏寶於山原
非橫取而明神效靈於國亦非濫施伏望覃被
洪庥速輸珍惠山應祈而出寶數踰甫由國資
用以除克功成折首頃聞王旺峪之錫美皇心
載欣今見馬寨山之流金封典且逮矣神幸
聽之幸歆之

陳文岡先生文集卷之十八終

陳文岡先生文集

卷之十八

五

陳文岡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墓誌銘

明詩人深澤縣令梅巖王君墓誌銘并敘

余未冠時與梅巖王君爲會文友君上舉業兼能古文文章抉精掇華劇目鉢心炳如也及余登第又屢見君詩讀而愛之其過雙溝曰浙浙鳴颺楓葉花絲涼雨豆花秋晚霽曰晴光山色外幽意鳥中郊行曰沿岸柳陰一逕遠隔溪茅屋半村斜陽春曰紅紫紛紛花半落閉門猶作未看人九日曰半城衰柳風初急一逕寒花野自香過舊館曰山郭雨來鳩喚急杏村風軟馬嘶頻遊道院曰千年松老猶巢鶴滿地雲深故鎖窻其詩體格師杜而情致清洒有岑孟之風余每屬和于是與君爲詩友君既舉鄉科久之授深澤令余方望他日懸車各歸林下相與爲丘壑之侶而君逝矣嗚呼悲哉按狀君諱璣字勿齊其先家世鹿邑高祖曰十二公者元末徙鄆而籍焉曾大父敬先大父振皆長者弗仕父經以明經歲薦釋褐太學授吳江簿妣付氏實生君君幼而穎異特出警敏神氣口授詩文輒不忘吳江公喜曰亢宗者此兒也逮就

外傳勤于學日誦記將萬言爲文輒過人正德丁卯吳江公觀化君方十二齡百凡喪務一如成人禮事付孺人孝遵其訓淬志歆紹先業年十五補學宮弟子員督學者及縣有司試每居首

今上嗣統之元年爲嘉靖壬午君秋試已中式在魁選將登榜爲藩臬擄落曰是面有痕而步迂蹇者也初君以劉齊寇鄆母付孺人老而病君守之不去寇遂以刀傷其面至是投卷君且居首是以藩臬識之竟爲之黜後司考者言其事聞者罔不嘆詫稱屈君不怨不尤曰求賢顧以貌耶令言者陳文岡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勿再自是益矢厥志探討六籍考究百家誓期有成嘉靖辛卯復當歲比督學教公閱其文驚異陟上等會有司復以孝行稱教公優禮倍資焉壬辰丁付孺人憂益致哀盡禮服闋嘉靖丁酉公四十三始領河南鄉薦人皆榮之公自視歆然無異未舉時四試禮闈不第庚戌再不第謁選天曹膺命拜深澤令六月初九日履任深邑小政繁適稱凋敝公急綏牧後催科興滯補偏縮濫伸乏甫月而四境政觀深人悅謂真民父母焉深自己酉秋迄庚戌夏不雨民切憂惶公手香餼禱不二日果

嗣而數大雨深人又頌謂隨車甘雨焉無何嬰疾檢諸方弗廖廼以退牒達當道促裝南歸不數日疾革而卒蓋嘉靖庚戌閏六月一十三日也卒之日囊無俸錢庖無飯米棺槨衣衾俱爲假貸聞訃兩地人士罔不悼痛距生弘治乙卯十月十七日得壽五十有六耳嗚呼悲哉公天性純和而內實侃侃且不輕言笑人無大小事無巨細悉以道義處之辭受取予之際尤一芥不爽甘蠶蠲未嘗有求於人安於命不以數奇爲憂居家嚴而有法教諸孤惟義方少有違即撻之逮奴僕不假辭色

陳文簡先生文集

卷之九

三

內外之分斬如也初號介菴今大司寇春岡劉公素雅重君謂君有清淡之姿芳香之德且以魁元期之復更其號爲梅巖配胡氏早卒繼配李氏五子俱李出長承家次承恩邑庠生次承烈次承明次承憲亦曾舉子業五女首二女胡出次三女亦李出承家取太學生牛紹女承恩取周藩典膳劉峴女承烈取庠生于夢坤女承明聘庠生于夢乾女承憲未聘長女適鄭子迪次適李子萃次魏子俊聘次郭子時相聘次尚幼男孫二曰太孫啓孫文孫一承家等奉君之柩歸鄆將以君卒之明年

八月十七日遷胡孺人視同塋於城東新塋昭位來祈余銘余惟歐陽永叔論梅聖俞之詩曰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蓋非詩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君有過人之才而不成其名有長人之德而弗究其蘊晚獲策名官七品才四十日何其遇之窮哉然君有諸集足以傳世諸子足以傳家是君之所以窮於生前而達於身後者其在斯歟爲之銘曰

於戲梅巖天藻厥思曷靳厥施而薄厥資祿不更時壽不入者嗚呼梅巖天實有以默厚者在君之所遺而非人之所知東郊之原墓歸而千秋萬祀永不夷後考德者銘有辭

陳文簡先生文集

卷之九

四

明故端懿牛室陳氏墓誌銘

明嘉靖三十四載歲在甲寅孟陬十日陳子視學山西居憲使解以考少參濬亭公忌爲位哭奠於中庭逾日倅來自鄆報妹氏訃云客歲十二月一日亡矣陳子行哭向內既而曰禮兄弟之喪哭諸廟解無廟也乃設位於考位之旁率家人哭之三日遂述其懿行以抒此哀曰余宗世有聞人及於以進士起家正德五載仲冬月十八日考爲戶部

主事母趙太恭人生妹於京邸能語即內性明慧
外履端開不輕笑言勤女紅紋繡澹考相攸歸于
牛存甫氏存甫名尚性父王藩典膳祖官南部郎
浙省運司同知居官廉靖以清白遺後昆澹考每
謂牛氏後有興者遂許字焉嘉靖丁亥歸于壻家
牛素無厚貲妹入門克遵婦道既廟見易裳入窻
下躬調飪以奉舅姑夙興奉沃與于姑前暮必侍
立承順不去晝夜讀書則縫紵坐於傍正色無嬉
壻或倦則煮湯茗以進每夜分始寢崇儉素戒侈
腴非歲時歸寧不服綺縠督蠶置紡績所用布帛
陳商先生文集卷之九 五
不市鬻畜鷄豬議酒漿賓至取諸家足以供久之
漸有贏餘稍稍增附郭田二百畝園種樹雜蔬
果不假于邑因是夫無治生之慮得專力學業焉
庠廩生入太學上胄皆予妹相成之焉夫第二人
曰尚情尚恪就兄攻讀嫂職其挾策走鬻舍勤儉
俾即為之供食飲取浣衣衿製履襪若嬉游則不
問夫諸妹未嫁向嫂學女紅即咸教之女紅助組
錦鴈管自是夫族被恩禮無不感悅妹始生男不
育惟育女子三人咸勤婉絜慎動不逾軌則仲女
歸曹公季女歸常公長女聘解公未行適治養資

遣而姑宋背捐妹哭之過慟摧心毀容漸羸弱骨
立比姑殯于階又極勞瘁乃寢疾旬餘竟不起年
四十有五哀哉哀哉予及弟泉集樂同胞者共四
人而中獨一妹澹考及母趙倍鍾愛之考向疾亟
猶以妹未有成業為念母在堂而予官在外賴妹
足以怡親予既悲妹之無子而早世無以慰考于
九京又慮子母或過悲哀損性靈寤寐親之心焉
如割然予妹仁孝純至上必能陰佑母家而使母
氏之多壽旁必能陰佑夫家而使牛氏之有子母
多壽則予家以享夫有子則夫家以成是天雖靳
陳商先生文集卷之九 六
妹之年而其神明福澤固有涯哉固有涯哉牛氏
將以今年三月一日塋妹于先塋之次兄誌之于
石系之銘曰
父列徵母稱恭二兄兩弟中肅雍慈孝宜家範爾
宗胤必丘澤已鍾嘒嗟吁宜正位于祖隧之幽宮
明承事即易庵劉君墓誌銘代父筆
君諱訢字思善姓劉氏別號易庵家世鄢陵大司
寇怡閒翁季子也成化二十三年怡閒翁時知松
江府事君適生其地始髫髻即無戲動見者器之此
長賴悟過人好觀經史尤究心醫卜書正德初年

逆瑾擅政翁將以司寇請老廼語君曰他日竭忠
盡職報國恩厚焉之汝二尤矣禮垂一子不從政
之文茲其需汝乎君遂膺例以承事即冠帶隨侍
南歸七年流賊寇鄆入怡開翁舍迫之以兵君對
賊張目讓曰汝與殺我父寧殺我賊賊感而去十
五年教皇南狩仲兄侍御君忤閹宦張忠誣繫詔
獄禍且巨測君壽畫拯救畫則遠庭而走夜則擁
衾而坐憂憤成疾迨聞無虞始安十六年伯兄鴻
臚君與侍御君並官南畿君奉養二親人無間言
家事允洽嘉靖敗元十一月怡開翁寢疾君侍湯
藥無惰容衣不解帶食不下咽者月餘翁薨哀毀
骨立五年太夫人王病幾不救君號泣籲天願以
身代旋即獲瘞人以爲孝感七年鴻臚君疾劇君
禱神檢藥有方求療既而不起一慟幾暗十年十
月初君忽中風不語召群兒書字示之曰養而祖
母順而世父孝而母氏友而同氣不及他事十一
日病革歛手端坐面色如常仰天垂淚而逝享年
四十有五配黃氏名家女孝恭恭慈克盡婦道子
五人迺述俱邑庠生有天性至行迥絕遠尚幼女
一君性稟剛直罔事徂諛人有拂意者雖在親友

亦面斥不恤然亦頃釋初不留於懷也熟於素問
本草等書凡遇名醫輒與論難咸慙面頤祭赤抑
首伏氣退屈出君下合藥濟衆求者無不與服之
者輒愈默契數學尤精于皇極經世太乙六壬占
問休咎屢有奇驗嘗擇醫卜書要手錄成編簡約
精明可刻傳世一日恐諸子讀書易倦出黃檗煎
湯命飲之助其勤苦常伴至夜分始寐而迺遂爲
提學政者所器場屋甚有聲焉君沒之月餘是爲
嘉靖辛卯十二月庚寅迺等將謀塋君于新阡昭
次侍御君馳書來告余曰迺姪竊狀亡弟之行實
欲得吾子志銘余聞之憂常易飾變難偽易處
孝友之行所以太過人者每每於父母伯仲疾難
急遽時見之至其斥賊救父祝天代母二事尤偉
雖古之純孝何以加此執是而律則其平居暇日
持已接人敦本睦族信有可稱是宜銘也銘曰
學不必官仁不必壽天壽其年而昌厥後豈曰捐
親兄適來歸兄之來歸親其有依豈曰捐家子適
克承子之克承家其有興親託於兄家託於子行
託堅我令聞不已

明故承事郎易菴劉公配黃太孺人墓誌銘

太孺人姓黃氏父讓有隱德母高氏生孺人幼而聰慧長而孝敬及笄適易菴公易菴公父為大司寇怡閒翁母則王太夫人也孺人上奉下睦克盡婦道太夫人悅之對姻屬稱不容口易菴公性嗜學每閱簡編夜分始寐孺人躬親羹茗呼重侍無倦公以是益勤誦習遂精易卦皇極之數暨卜之屬正德辛未春怡閒翁歸田逾歲邑有流賊之變勢猖獗攻城迫甚家人業已瘞金帛引去孺人謂易菴公曰城陷賊必先掠致吾家賊志在金帛索之不獲禍且叵測乃盡指其所私瘞者而去即

陳文簡先生文集

卷之九

九

夕城果陷賊突入執怡閒翁及易菴廣索金帛屋宇盡焚易菴公乃引之瘞所賊獲所需斜怡閒公及易菴怡閒公泣謂太夫人曰吾父子蒙大難賴某婦所瘞金帛得免後王太夫人盡以其服飾賜之曰報爾曩日免難耳孺人泣辭第受兩壓駭自茲人益敬重稱賢嘉靖改元怡閒公薨蜡月境內有劇賊作亂食以兵燹弗利於極卒然計無所出太孺人贊易菴公藏柩地下人許其智辛卯孟冬易菴公觀化孺人率諸子慎終以禮克襄大事嘗謂進夫諸昆弟曰累世書香今又屬汝宜及時為學

以奮庸治家嚴而有法下逮戚屬無不感恩王大夫人喜慰云吾兒雖早世幸有此賢嬪也孺人性仁慈稍有餘貲即賙卹姻屬之貧其無居者各以宅一區處之雖佃傭貧死罔不惠以棺木歲大侵嘗設糜粥救困窮託內兄弟黃祿主焉賴以全活甚衆服食器用恒從簡約群兒中服御有頗奢者即面斥改之有王太夫人質朴之風今年夏偶達和鑒弗奏績至孟秋疾革召進夫兄弟泣告曰我得從汝父於地下足矣汝各務友恭勿遺人嗤旬日乃終距生弘治二年四月初五日卒于嘉靖三

陳文簡先生文集

卷之九

十

十一年七月初五日得年六十有四屬續之日溽暑煩蒸人皆有憂色比夕雷雨大作涼風浙浙如深秋邑人無問識不識罔不異之茲豈偶然哉子五人俱庠生長即適字進夫娶散官丁燾女次適娶大理寺丞魏公璋子歷城縣丞訓之女繼娶于氏李氏次適娶周府典膳曹富女適孝友儻儻有大度先孺人十日以疾逝然孺人之疾寔以憂適之故也嗚呼可勝悼哉次適娶散官程天錫女次適娶寧國主簿解臣女女一適太學生牛紹子藻

子十長褒庠生娶蜀藩叅伯胡公東魯子太學

生勃如女次襲聘知深州事張時興女次襲聘庠
生程相女次襲聘太學生胡裕如女次虞表襲襲
襲表俱尚幼孫女五曾孫女二卜以明年正月初
八日將歸柩于易菴公兆余惟古稱女中君子曰
女中丈夫豈不以淑度貞才高識定見超情適俗
爲恒人之所難歟今名爲士夫者猶有貪財以亡
身昧幾而觸禍私積以棄親而况孺人富門庭之
冠際卒迫之時乃能出示私藏以全舅夫非有絕
人之識應變之智重親之義者能之歟予謂孺人
平日奉親相夫睦宗訓子遵理敦懿即此可見宜
諸子有繩武聯芳樹登甲第是則孺人可謂女中
之師矣故宜銘銘曰

龍岡之阡官保之原塚壘壘其左右兮妻義村夫
子孝從母古親者殉胡悲乎雙樞兮公恒家食母
膏國封有子顯揚此天道之必祐兮余父銘公
余今銘母世襲諱斯表之信厚兮道澤在嗣
遺德在石千秋萬祀卜芳名之永茂兮

明故中憲大夫大同府知府楊公墓誌銘

嘉靖二十三年七月二日雲中太守次嚴楊公歸
老京師卒余明日走吊厥家公之子崇儒等跽走

几筵前救淚言曰先君臨逝屬云余身後若固請
誌然誌之義筆貴直辭貴文人貴端茲得司諫文
岡君稱矣儒等敢遵遺誠稽顙以請余先君與公
同舉進士晚得拜公於京邸與公之諸子約會通
家之誼銘弗宜辭按狀公諱總字克平先號敦齋
後更號公嚴公遠祖顯於元世衣冠蟬聯故稱甲
族國初曾祖得春占籍房山祖青潛德弗仕後
贈武畧將軍父禮以軍功授錦衣衛千戶遂爲錦
衣籍始家配京師宜人田氏生公公自幼舉動不
凡及長業儒不事膏學弘治辛酉領順天府鄉薦
乙丑登進士第內寅授山東青城知縣在任二年

天官卿以才宜理劇調任長青戊辰欽命行取
公蒞兩邑東公行恕庭無私謁人以楊震公稱之
異政去思俱有紀頌啓行日百姓攀留遮道至不
能行時暨瑾恣橫人不敢言言者輒得重譴公時
有臺諫首望方厲必言之志會弗值選期陞戶部
主事公轉自喜慰曰茲今言責難盡官守固可勉
修也在任出納平允操持益厲庚午丁母憂哀毀
踰節儀文悉遵禮制斥俗尚弗作壬申服闋再授
主事陞員外郎尋陞郎中奉勅督大同邊儲

武宗巡幸權臣挾勢請才公不顧家分毫所名
權宦羅織竟不能有加於公庚辰秋書諭第恒齋
君曰久矣就養竟我我心予當告還奉親理家俾
爾專力於學遂連疏病以歸恒齋得免家務益大
感舊遂中終未進士是公友于一體之義成之也
丙戌春以病痊到部時大同多事天官卿方以得
人為憂一見公名籍喜曰此官練達老成克副此
任雖資望稍屈然為官擇人不論也遂陞大同府
知府公之任以廉持已因時建事聚之於政譽之
隆而公日見軍士強梗懲各鎮亂卒之禍遂懷先
陳國先生文集卷之五
幾飄然乞隱大同人迄今稱慕後修府志者有操
持清謹不受宗室餽遺等語通寶錄云壬辰丁父
憂時公兩弟且相繼沒公家居撫教子姪每遇時
祭群召而至祭畢輒會講說道義忠孝之矩因諭
口近日禮法大壞吾門既叨詩禮正當勉強振作
以矯俗耳好事不可讓人也公見公一門子姪文
謙雅飾蓋家教焉公生平不近姬媵辛丑冬公配
劉恭人先逝諸子託公親厚乘間勸之納妾公曰
吾父緜居三十年吾輩侍奉無間克享遐齡仰德
立範多矣吾固復為此以遺累子孫哉乃約張氏

五七老若艾山夏公蕙亭林公西野西峯張公騰
川蔡公鳳橋鄭溪李公脩纂貞耆英會蓋取唐宋
諸公故事與公風流圖詠追映洛賢歲月優游登
躋上壽而遺疾弗醫士林悲悼距公生於成化丁
酉閏十二月十一日得年六十有八第二人仲即
少參恒齋君銳李鑑錦衣百戶兩娶王氏皆早世
繼室乃劉恭人子男三長即宗儒錦衣百戶次惟
任次朴俱翰林院生員女一適孫都憲子鍵順天
府學生孫男三弘滋弘濟弘澤尚幼卜公年八月
公日啓劉恭人合葬於房山縣青林之新原為之
銘曰
陳國先生文集卷之五
伯僑靈裔武開文繼益振其世有美令終芥如其
封丘首新宮厥名聿芳厥後聿昌視茲銘章
明故散官趙公太孺人張氏合葬墓誌銘
嘉靖壬子子奉 命恤刑陝西事竣便道過鄠省
覲外祖散官趙公卒二十二年矣外祖母張去年
卒其孫楠將以今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啓公兆於
祖塋合葬謁余請銘余先大夫澹亭公嘗言趙氏
家世及祖妣之行履甚悉予綜為之志曰趙氏之
先出自帝臣伯益之後至造父事周穆王賜趙城

因以為氏歷代有顯官聞人始祖得用元末揚州
路判居鄢之北福村即今圪塹頭云揚州公之孫
十一人避亂相失亂定惟六公名司圖者還是為
高祖曾祖太享祖寬寬生祥配孫氏生公公諱鏗
字德和孝友勤儉好施與弘治六年奉例輸粟賑
飢賜七品散官公因益以濟貧為事與族兄弟
三人結社貯谷遇婚喪弗能舉者嘗之弗聊生者
輒施不取償爾貸而久不能償者輒焚券示之其
復來貸輒復與一儒生補廩用束修公輒予錢以
為束修族人嘗有負雜犯贖受拷禁公輒予金以
贖之

陳文簡先生文集 卷之九 五

完贖訪隣境歎輦谷數十斛往給貧人暨乞丐緇
黃之流故少林濟源諸勝境皆曾經涉公性能容
忍每惡少醉辱徑避不較鄰隣謝某被酒辱詈公
公偉軀幹有力探袖示之曰吾能擊尔斃然弗擊
爾吾忍爾已其夜謝姓者卒厥病死公自慶曰使
吾彈渠一指朝日誣毆殺矣自是遇事益能容忍
平居著疏屢必出家人紡績者裙裳未嘗用松布
常戒子孫以為法公醇朴慈良而衷存識鑒心不
慕榮誇言不及私昵足不履入府始終如一鄉邑
稱焉善人於嘉靖六年正月二十六日無疾卒配

張氏朱大司徒張公宗姪繼之女生而聰慧中涵
柔懿夙蘊女誠女工備閑及笄通散官公公兄弟
初析居妣入門即止鉛服練勤鉅躬饁助夫成業
家道日豐尤孝始睦族訓子育孫內外無間今
上紀元上有九祀妣壽八奏適子奉使過家承母
命微今春坊侍讀東野郭公文稱壽又十年為今
上二十九祀母壽九十闔邑縉紳往賀太司寇春
岡劉翁製詩掄頌今侍御靜泉張公登堂稱觴人
咸榮之于嘉靖三十年十二月初一日無疾而逝
距公生天順四年庚辰三月初六日享年六十八

陳文簡先生文集 卷之九 六

歲批生天順五年辛巳十一月初六日享年九十
一歲子一達抱純履謙援例周府典膳卒年四十
九配張氏孫男二長桐藩司知印授廣德州廣安
巡檢司巡檢勵志盡職圖建勛勩奮力補盜為群
賊所圍罵賊不屈被害官為歸觀尚需表著娶賈
氏次楠膺例授周府引禮舍人敏慎好禮人樂與
交娶常氏女三長適儒士賈湖夫早喪以貞節聞
學道移檄表樹於門次即余母太恭人先君澹亭
少叅登進士第方請命歸娶以先君貴封安人
又奉敕恩晉封太恭人生恭及弟太學生泉榮榮

大適賈璣生士鍾士銀孫女四長適太學生常仁
仁亦早卒生子應進次適牛尚廉次適奉祀生張
大功生子淮次適儒士許立勛余惟外祖氏世積
仁厚恭往謁邑顯祐祠見有透明碑載 國初封
號文精瑩堅 碑陰刻趙氏祖曰寬曰祥所施楊
州公船自吳中者其好施類此非一世矣語曰仁
者壽曰仁者有後然自典膳公以下壽未五旬而
嗣胤不廣者何與是天道之定而積善之報端在
補歟端在楠歟為之銘曰

邑西鬱蒼面注負岡是善人鄉助 國輸貲賑貧

子糧豈惟仁惠而重疊常姑姪二義內外四孀米
清玉潔柏勁蘭芳宜壽而長宜盛而昌將其孤之
必振而抑之愈光者耶

明故文林郎通政使司經歷平臯劉君墓誌

銘

嘉靖丙午春三月庚申通政司經歷平臯劉君疾
終于家時予叨諫省疏假扶侍旋鄆遂往哭于其
室既越月君之子泰持廼從叔庠友劉君進夫之
狀介予季弟太學生陳槃來泣請銘予素雅重君
且篤姻好誼不可辭按狀君諱 字紹夫別號平

臯世居開封之鄆陵祖怡開公環刑部尚書太子
少保附資政大夫配王氏封太夫人父頴谿公誥
鴻臚寺署丞仕太學士石齋楊公誌少保公墓今
太學士桂洲夏公誌太夫人而頴谿之卒實先君
少叅澹亭公銘之其家世恩典攷載已詳鴻臚公
配梁氏於弘治十五年九月二十日生君寔維元
嗣君幼有異質弗好嬉戲年甫十二三輒勤學能
文大父喜動顏色語所親曰斯又亢宗兒也會嬰
痞體弱父母憐愛之止其習舉子業然以天資聰
穎故動閑禮節靜覽史墳且沈默有度喜怒未嘗

遽形善措書鄰晉帖每每逼真尤工篆隸得秦漢
以來諸名家體遠近求書者造請相繼不絕君亦
樂為之應嘗校刻李西涯篆體偏旁點畫辨之無
少爽誤由是字學益精君善鼓琴每按譜撫弄一
曲清越洒然可聽因美於諸品絃絲多能諳解人
益咸敬慕之正德乙酉頴谿公官南鴻臚寺序班
未及挈家公隨侍左右孝敬兼備戊子頴谿公以
疲濕疾作疏乞骸骨詔晉本寺司賓署署丞致仕
君侍父疾湯藥必親晝不離席夜不解帶父疾尚
延二其人以為孝感公慎終不苟哀毀骨立食謂

之賢哉劉伯子云丙申服闋從侍仲父今司寇春
岡公如京會有詔錄大臣後公以適長孫例得卒
業成均大司成呂涇野公雅器重之登名詮部待
次家食者七年日益潔礪蘊涵與同邑諸耆彥爲
會率履正俗一宗真率之矩勸族訓子循循謙裕
卿評歸美焉甲辰除通政司經歷君蒞任每晨趨
朝省進付奏章詣司則受牒理務綽有能聲居無
何乃致仕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栢齋何公終于
家訃聞 上命工部營葬事當道舉君往督其役
君謂栢齋公海內高賢僚貞履朴德未究施公生
而予不能負笈門墻乃今獲少碑誠効規畫於宰
如之墓以承上德意予心惟是忻願遂膺綸命有
河內之行且得過家省覲經以爲榮先是君以厥
配張賢而早世遠懷沉鬱及歸觀其室物悼亡念
舊悵然成病閱一載力疾竣事未克復命廼遣人
疏病於朝俞旨方下而君竟不諱矣嗚呼盡傷哉
得年四十有五耳先一歲乙巳今上以九廟新成
兩京七品以上文職詔許給應得誥勅公獲沾恩
命實授文林郎配張氏贈孺人父母加晉贈封
如之君同母弟遂周藩醫正子男三表邑庠生襄

陳商先生文集

卷之九

裏尚幼女三長適即太學生陳際次許聘寧國檢
校張君時孝子大賀次則與化主簿胡君翕如子
一龍孫女二公孝友性成事母至孝能養厥志孤後
二十年怡愉無間祖塋東北百步許有別業荆亭
開池多植松竹時蘭菊恒奉母於此承惟終日與
弟隣正及進夫諸君俱篤友愛病時但拳拳以國
恩未報叔德未酬母養未終爲恨與人言之輒汨
滿目匡回面橫流哽咽將屬續猶連呼其母則其
平日可知矣予嘗謂氣數參錯難持定論而乘除
更互其軌則同孔門高第回也啓則亡之慟伯牛
來命矣之悲然明德超群垂芳遠耀平臯君少以
多病而靳其學長以弗壽而靳其位然資稟合道
才藝絕人今雖弗祿詎能泯其令聞哉此君之所
以宜銘也爲之銘曰
考為昭伯君昔安考之宅君為穆伯考今撫君之
魄少保祖阡嵬正壁三世峙如離數尺面有崇岡
走穹脊背負雙流深且碧君今於斯兆窀穸千秋
萬禩永無圯重君休明觀此石

陳商先生文集

卷之九

雜著說表上表文書

李生字說代筆

余方署教鄆庠濠梁陳子持天曹敏至邇來為南陽令拜命既廼集生徒列樽俎歌詩以賓之少焉陳子避席言曰蒙城李生鉄也僕有段干雅敢請字說以重其名予曰鉄刑具且兵儀也聖人托之以昭義宜以秉義字之夫義之用大矣執書著制事易美利物統斯道也鉄鉄以制之正保全以利之矣天之有秋即聖人有義故嚴凝之氣必來自西南而盛於西北商傷也金行之音屬乎商夷戮也七月之律謂之夷則天豈好是殺戮哉蓋陽不肅則過亢物不歛則過淫天地義氣存焉耳

陳南先生文集 卷之五 三

聖人之於鉄也亦然鉄不用義不行矣禮曰鉄鉄聖人之所以飾怒也傳曰君子不怒而民威於鉄鉄怒以鉄飾厥怒非暴威以鉄立厥威非猛鉄之秉義亦大矣哉神農治斤斧軒轅氏造兵鉄之形製已出然則白臧黃鉄與周紀鉄功而鉄不與雖然人有恒言一則曰鉄鉄二則曰鉄鉄鉄不敢先鉄不肯後鉄其為國家之重器鉄猶非所擬耶其不輕於用而功無迹者耶故曰鉄一物而三善具焉剛其體利其用斷其德剛則守之堅利則裁之正斷則決之勇李生其秉此義乎昔者尼父

鳳德歌殘麟經垂義而字凜於鉄筆代夫誅秉鉄之義而已奚必貞鉄哉生以鉄之三善勉焉歛鏹華顛率鋒溟渤礪郢人之風斤磨浪仙之霜刃使一日備尚方之用必正朝綱明邦憲剪黜姦軌割正浮邪而削平僭亂節錯根盤匪撓弗折吾知大義之秉不在於真鉄之器而在於名鉄之人矣今生雖挾藝而未售也尤將以鉄而施於家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使家庭內外斬然齊一以之訓則義方以之周則義田以之名則追古之義門而正國之本其不在於斯耶生其勗之哉勗之何如曰顧

陳南先生文集 卷之五 三

名思義

裕如菴說

養晦軒之後有屋焉屋既綖淺壁牖中界左圖右史後屏前几匡牀旁置丞丈間席地其餘幾賓寮四五同戾庭止冠履相觸齒密櫺比客病以為狹也顧曰子以羈謫而來時假憇於此宜寬綽所居美厥堂宇庶足怡暢心神舒適形體胡為栖栖是慕爾也陳子曰狹亦何病余顧裕如也已裕如者正余而不在所居也夫人之處世也當曠然達觀我榮我辱我富我乏我矣我

無貴無賤無榮無辱無富無之也化工雖能福我
禍我生我死我彭我殤我矣我顧無福無禍無生
無死無彭無殤也外境雖殊內粹自俱是造化不
能美人以爲吾之苦化工之伎反爲我所窮化工
之伎爲我所窮而難施其柄則造化在我我外無
造化與道合真神遊八表可以闔闢元氣枕席廖
廓以天爲宇而居之吾奚往而不裕如哉雖然能
裕於天者聖之運也求裕於德者賢之階也順理
之裕考祥元吉好問則裕大畜所知下民敦裕移
風善俗後昆垂裕重先烏莫是則寬裕之儒列於
陳南先生文集卷之九

傳而浮裕之美著於易此裕如之所由名也菴中
之人將坐進此道耶即君子之潤屋而大夫夫之
廣居矣苟徒隆棟環楹供張侈腴以爲裕而或志
玷行闕聲譽不章自視每汗此在額芒刺在背天
地雖高厚而一身跼蹐不能容若是則雖耽耽之
宇渾渾之居亦胡能一朝之裕如也是茲所謂裕
如者不裕於菴而裕在於方寸中也

可新樓說

寧邑之中有樓焉爲置鍾鼓報晨昏設籌漏之虞
即麗譙也歲久頹落榱桷朽露下則券砌俱壞繞

覽齒齒歎隆行其下者心常惴惴目上瞰疾趨而
過恐僥僥之墮於顛額之間也余始至寧即欲議
撤修葺以首先學校次及城池橋關而後可及此
迨夏六月學校城池俱漸完美已卜日兆工興事
于斯而余改澤州之命下矣一日借宿寮過樓下
顧曰斯樓余雖未及新然則可新也今見斯樓者
莫不曰敝壞之甚工費之大修之若難也然孰知
可新之機在彼能新之志在我則新之將無難譬
之寧邑之人予未至之初人皆謂其狡健訟數
盜匪奸怙財結黨武斷于鄉抗法于庭故諺語以
陳南先生文集卷之九

替皇之民與寧青之民並稱爲刁其風之來已久
矣然余始至雖有戒刁橫正風俗之約初未嘗以
峻令繩之以嚴刑禁之也然暮年之內吾百姓絕
無一狀詞入于司府無一吏胥被人告牽無一人
沒鞭撻之下無一囚故監禁之中無一家被盜劫
之衆而余亦未嘗使有一請託輒至吾庭未嘗有
一苞苴敢及吾門民皆恬然安靜斬然帖服熙然
樂從何其回心向化洗手奉法之速哉蓋民性本
善民心愚而神我能潔已正身一塵不染無心應
物一私不存則民雖刁而無所施其刁民俗汚染

雖舊將轉而爲新矣夫民傳之舊而吾治理稍新
即能使民德之從新况此樓之舊而吾材木稍新
亦有以見其新矣新之何難哉樓之可新者在乎
人之能新民之既新者在乎上之常新使相繼者
志趨少異不惟可新者未必能新而已新者亦復
舊矣以見樓之新匪難而使樓之常新爲難民之
新匪難而民之常新爲難也雖然樓之新存乎人
而人之新則各存乎民苟非吾民有自新之機亦
何以施吾欲新之術而成維新之化哉是則民之
可新者固在于今之能新然要之自上之克新其
德始惟上有新德而後使民之同新惟民同新而
後保治之永新也

愛蘇亭說

扶風城南一里有山曰飛鳳山之上有序舊曾題
曰遠愛亭相傳蘇長公軼之所書今不存余曰山
去城里許非遠也山之亭仰面即可見舉足即可
登可愛甚近也而名曰遠愛者長公之寄興於遠
耳予更題爲愛蘇亭昔蘇子之所愛者山亭也今
人之所以愛此山此亭者以曾經蘇公之所愛也
山亭經蘇翁之所愛而山之可愛者益增是今人

之所以愛此山亭者實愛蘇翁也更名愛蘇義矣
不宜雖然陳子能愛蘇翁之所愛其繼而來者又
焉知無愛陳子之所愛者乎愛陳子之愛即愛蘇
子之愛而愛蘇之說益明盡矣因爲愛蘇亭說

夢說

張子夜寐夙興聞陳子火災之事過而問焉且曰
茲文明之兆也陳子曰咈在易離爲火而其象曰
繼明以照貴爲火而其彖曰文明以止故凡火
屋與坊者爲祥夫夢形神不接而因想不存無其
實而有其兆焉是足以爲祥若實火則爲災張子
曰吁夢足以爲兆况實乎予知夢之爲夢而不知
實之亦夢耶實實夢也夢夢中之夢也張子出陳
子曰富哉張子之論夢也然茲火其木夢耶夫木
之託根於山林也而葉而拱而合抱其間日月之
所暄雨露之所滋潤風霜凍雪之所摧折凋落者
不同也幸而至於成材爲工師之所錄而任乎棟
梁之用內安主下庇民不震不騰屹如山嶽謂千
載可如一日矣茲木一夢之中固歷乎榮華慘瘁
困厄之境而至於庸顯休逸之地也一旦數窮理
極爲火所災化爲寒灰飄爲清風木之夢其覺也

耶夫木自山林而梁棟自梁棟而煨燼大率百年也而始終一夢人之自勿弱而強仕自強仕而衰老太率一百年也而始終獨非一夢耶木之夢木不自知其爲夢也而其覺也人見之人之夢人亦不自知其爲夢也而其覺也天見之此淳于槐柯之遊師雄梅花之適以木夢明人夢也然則不夢者惟天乎雖然元會數盡混沌再乘一氣震蕩萬類消滅至是陳子抱太乙履玄化而諦觀于所謂天則斯時也天亦一夢也夫

夢說

陳文簡先生文集

卷之九

七

或問於頴川氏曰黃梁夢信乎予曰有此理也然術也非仙也夫夢出於思有思則有夢思治者夢華胥之國思賢者夢傅巖之像思之極則精以會之神以通之氣以乘之數以出之境以遊之幻狀若實浮行若僂變感有出遭遇各異頃刻之間更百千年一榻之際倏千萬里而夢境即覺境矣方其夢境也不復知更有覺境也夢徹而覺境始見方其覺境也不知其亦如夢也覺盡而夢境亦同夢雖幻而思則真真思之通真境之遊也廬生之遇亦出於此方生之被褐乘駒沉迹畎澮意欲致

身日月垂光虹電困鼎冰爵之時其志意之所注者惟在於榮樂富貴也乃於旅邸而邂逅道流授之以枕歌之以榮適如意則廬之平生切願而不可必得者悉勃勃於心想之上故其一賦之頃而其神之所遊歷者皆心想之所至身雖兀然如此志固飛揚於彼而氣隨之以運矣魂與魄交象以境殊而夢之變幻委伏自始至終光景悉著是黃梁之炊雖事之異也亦理之順也唐遺事記龜茲遊仙之枕枕之則十洲三島皆見於夢黃梁之夢亦若是班耳豈必于遇仙乎雖然道者於生之歎職也而要以必夢即生之既寤也而知其所夢其揣度符契殆亦有術也哉齊諧夷堅諸書載呂翁之事最夥儵忽變化惟誕殊甚大段好事者之幻術耳豈真呂仙能至今常留於世哉談者謂仙竊造化之柄久之亦漸消滅漸盡者是則呂翁誠亦不免於夢如達者之論矣於是爲夢說

擬文華殿新造九五齋恭默室成廷臣賀表

伏以羲畫演文天啓河圖之秘商王思道帝錫岩築之臣聖人高拱於飛龍良弼旁求於審象落成齋室名取易書臣等誠懼誠忤稽首頓首上言

竊惟上棟下宇垂於大壯之辭勤樸塗丹著厥肯
堂之訓燕處不規於宏麗閒居義在於藏修學自
君德備發於乾文聖學昭垂於說命柰徵言之既
絕慨妙道之無聞遜志少時敏之功修業失天行
之健顧茲有觸於宸衷因是遂頒乎睿命新
成華構旋定嘉名揭金榜於層霄輝煌耀日飾旋
題於萬拱洞達生煙雲漢與之昭回奎壁於焉射
映欲顧名思義將目擊以道存由知至知終之
功求啓心沃心之益雲龍風虎正聖作物觀之
時霖雨舟楫致上下交修之助是廼帝心之有
陳文廟先生文集卷之九 元

在誠爲名義之相乎命與俱美哉允宜祝頌周禮
盡在是尚切瞻衣蓬萊隔弱水三千玉府近瑤天
尺五從容左右即高宗傳說之周旋密勿森嚴宛
義文周孔之如見初立明王之盛制聿隆昭
代之洪規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體乾剛健憲天
聰明定大禮以明倫立圓丘而分祀永命祈而
欽天作頌心法妙而敬一有箴 皇極建臣民
之中元德乘御天之位曩者河清三日諒徵聖
哲篤生近年室聚五星端緒文明啓象恒思臣欽
君民從又咸有賴於爲君而無窮高無民殆不

足以言治勉夕惕而若厲務允茲以克明丹衷垂
戶牖之箴武書再見黻黼象山龍之袞舜采重施
念始終典學之全入天地合德之妙臣敢不利
見大人輔成舊學修辭以立其誠多聞乃見乎
事塩梅是職期竭力於焚調言行無違敢希圖乎
淵躍體君子自強之意愧阿衡專美於前伏願德
溥而化道積厥躬含正中純粹之精副 右王君
公之位星重暉海重一潤索得乎乾男地與久天
與長萬世真平商鼎

寧音縣明倫堂上梁文

陳文廟先生文集卷之九 手

伏以守令六事之尤在當務之爲先綱常五倫之
理須講習之有地道尊魯舍堂重明倫顧我寧昌
之學校建自先朝聖明陪出之賢豪多於異代第
久則極極則弊棟宇傾圯湮迺廢廢迺蓋人材希
闕當茲大弊極壞之秋宜有整舊爲新之盛文否
是傾故不嫌於改作天荒期破亦何憚夫更張思
追前哲之高風狹小舊時之制度陋小以斥大半
水生輝楹五以超三士林增重美輪美輿垂成碩
德碩材樂育闕官稱頌僖公庶免絕德於前魯邑
絃歌了偃安能專美於昔 東杏壇化日喜初升

序宮樂育菁莪士春後春前起鰲龍 西不速文
風自爾疾桂子飄香槐逼目倚雲和露楚天低
南洋水波澄浸月涵長鯨預養金鱗就桃花乘浪
禹門三 北培養全才期報國千古衣冠孔衍香
蕪湖經義勤勤迪 上弟子明倫知孝養莫道牛
刀宰武城寧昌從此知仁讓 下作興此地端風
化但將仁義正學術悉曉尊上及賤霸伏願上梁
之後英才濟濟彥聖彬彬天運隨氣運以垂隆士
風與文風而不變登科擢顯精進於事功德業之
高入室升堂並濟乎正大光明之域

上張方伯書

伏以龍門披接欣承光霽之私燕厦忭懽深荷吹
嘘之力已逢石上三生又困雲中六翮廢狂狷而
自艾託緒頤以陳言蓋書契起結繩之後蒙需開
訟卦之端原天水違行致槐棘論決自是無情罔
赦何嘗君子有爭降及大道既漓嗟爾小民愈熾
鼠牙雀角每能穿踰屋墉白壁蒼蠅且慮汚沾潔
素是以惡其人者欲投之豺虎畏其諱者至比於
萋菲自古爲然於今獨盛走少讀禮於趨庭長求
師於鼓篋仰我祖德星光耀邇鄉賢伊洛淵源舊

進學于孔子志學之年茲筭策於賈誼獻策之歲
暹眼槐花映色搔頭桂子飄香偶揭白蓮式遂飛
黃塞路豈期長鬚上狀負屈盧全非罪縲絏來尋
公冶天有霜而歎墮地無孔以藏身恭惟 執事
以萬人傑爲九州長名高崧嶽澤潤黃河不以禹
顏易慮常篤管鮑久交伏念走父早年同醉曲江
壯歲先歸錦里敢曰急流勇退實爲問舍求田用
疏廣賜金買洛陽負郭此豈世間異事料皆林下
同情柰觸蠻爭地本爲蝸角之微致虞芮訟田來
造周文之室鬼域含沙射影虺蛇噴毒傷形險夫
之險比蛇蝎以尤凶誣善而誣無形影以生謗安
流使渚爲巫峽平地敢起乎太行想是造謗叔鮮
能誣姬旦何如投杼慈母不信曾參幾被漢廷械
繫之危卒受梁獄上書之厄當此冰霜時候正逢
瘟疫流傳生者病卧房間死者疊尸戶外獄吏牢
卒遽同白眼寢苦枕塊極困青衿况仇敵無知憑
陵愈肆其渠魁四子真堯代四凶協從五人過宋
時五鬼攘馮婦臂公然倚惡噬師德面徒爾吞聲
較勝下之辱何殊雖市中之撻不愈縱使湯在夏
臺亦思脫三面之網文居姜里也無心六畫之書

虛我師困心衡慮仁思遂小人投井下石奸計規
囹圄爲片泮有玷衣冠伍罪犯爲孔顏恐傷風化
陽道已復七日時冬至後也陰庇有望二天伏願
念通家之舊好垂及屋之深慈鮒魚涸輒使得活
水於西江黃雀報環卒感恩波於東逝臨楮忙然
不勝 惧之至

陳文岡先生文集卷之十九終

陳文岡先生文集

卷之九

七

陳文岡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雜著 錄 頌 辭 述 狀 對 原

戴恩亭記銘

今 皇上御極二十八祀夏六月中潯寧晉
縣戴恩亭成昭異典也先是臣斐以戶科左
給事中上書言事謫長垣縣丞遷今寧晉傳
聞我 皇上於二月十日夜漏下二刻詢問
左右謂臣斐今任何官在何地方左右對曰
謫出 上曰因何事左右莫能對趨問西苑
供事內閣輔臣對亦未悉乃問之吏部吏部
具札復奏備開詳委 上留中以待部慶鳴
呼此覆載之殊恩古今之曠典也翌日即都
下盛傳縉紳交慶不數日風聲四達海內皆
知謂斐將有異數矣蓋王言如絲其出如綸
王言如綸其出如綽况夜半清問咨及外廷
宜乎事之彰播如斯也伏念臣斐一介微軀
七品卑職流落補外轉徙塵塗自 皇上於
稠臣視之如庾之一粟廐之一毛耳迺荷
皇上淵衷存記於三年之久 王音眷問於
千里之隔斐揣分省躬始則疑駭中則感激

終則奮發思報莫能自已也非自叨乙未榜
進士授中書近職選授禮科給事中初請詔
舉大閱大射二禮次請重選舉四事次請勵
學政五事其疏俱蒙 皇上嘉納舉行既而
乞 宸斷除胡邪正祀典三疏尤蒙 皇上
乾剛獨運御筆親批決然依允且諭札示輔
臣曰給事中非之言若有神明教之者臣非
計從言聽被 聖明知遇之恩迨爲不淺最
後官箴一疏乃臣下自相規勸之言使得
皇上親經睿覽尤必深用嘉悅而爲彼時推
力忌蔽擬票罪謫出而爲丞 皇上未之知
也是以 皇上忽動天情於漏夜祭天語於
玄宮雖父母於子可以加此夫爲人子喘息
呼吸氣通於親疾痛痒病舉切於 皇上一
問而悲感激戀慕之懷憂思輾轉之意益爲
切至顧萬乘尊嚴九重邃密迺從容眷問省
掖舊臣殊恩曠典實難戴負非將拜之於署
扉署扉不敢承將拜之於縣庭縣庭不敢承
適儒庠新建尊經閣成爲藏朝廷頒賜制書
之所乃齋沐引請望闕叩首展拜於斯遂於

閣之北建亭以紀其盛名曰戴恩亭夫驥因
一顧而貴士爲知己者死而今而後非雖削
迹朝端而益廼心帝室矣龜勉圖報盡瘁鞠
躬上帝臨女母貳爾忠斯質也非將銘之於
心乃并銘之於石蓋銘之於心心或有時而
易銘之於石庶心與此石而不磨銘曰
維 皇作辟臣非屏翳勢分相懸遭逢靡易元首
心膂一體而連喜則造膝怒亦犯顏臣奏官箴
帝心嘉喜推力一伎君門萬里 聖主眷念重於
燕金臣誓操礪與金同心 聖主眷問布如和風
臣感披拂向風懷忠擬票罪盈權力以戮公論彰
明世道亨穆矢心補報效力驅馳國爾忘家公爾
忘私素位而行隨職而盡豈繁原祿思竭忠蓋彼
忌沮者忍負 君心尹心非知佩德實深莫高匪
天莫厚匪地臣戴 主恩天地無旤
底柱銘有序
晉南境平陸之東五十里黃河中有底柱焉
禹闢三門河過此則流湍迅急而柱在三門
之下正當其衝乃屹然峻整不震不搖是天
造地設禹貢載之以志水非禹斬鑿所留出

于人力者也予覽之起敬有况于聖哲之道
乃知斯柱爲石中之正人君子而正人君子
爲人中之底柱也因作銘以共勗焉

天與元氣地結元形下係后土上直蒼冥山闢三
門河遭一束既離衆嶺勢尤傾觸柱自巖定水自
流澌如揖如讓不迫不隨中立不倚有似君子無
偏無頗無黨無比獨立不惧有似大人直詞正色
端笏垂紉富貴不淫權寵不覲窮困不撓威武不
避並乾坤秀同日月清比冰霜繁與烟霞盟由正
乎心斯正乎體內有方樞外有直履不依形時不
恃力存造化獨厚鬼神共尊靜固中道威亦中道
河之中央道之堂奧以疏以鑿神禹之功禹德若
柱精一執中繫思禹功當法禹德厥中允執立我
心極

觀盆榴銘有序

古人因物製銘歆託物以警心也癸卯歲季
夏維朔厥日向晨文岡子從都諫三年丈竝
諸賓於東長安閣閣之坤觀盆榴焉其形也
上則綽縛其末枝比葉附平若張蓋穿如蟠
蚓走螭下則撓制其餘成二圈相亞如鈞而

啣如環而連其套而圈衆皆諦觀鳳岡子曰
異哉圈乎世之人爲物糾纏率由圜者多
矣君子無所繫累龍變鳳鸞固自超然胡拘
而圈峨川子曰異哉詰屈延蜷何曲之甚耶
木之直者天性也而其屈者人爲也君子全
天不全於人湖東子曰異哉奚若是圓也以
方用圓則其圓也正以圓用圓則其圓也隨
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自不孤矣何隨之
有文岡子曰旨哉三丈之言也其能觸物而
警心者歟其直節貞幹不爲人繫縛而隨時
移易者歟觀此三言者則君子之所養可知
矣恭天性樸直弗能隨物圓柔因人圓曲也
久矣然自願有終之義因銘以自警銘曰
曲似超時圓如用智絃係矯操胡植禁地爾蔭則
微爾葉則比圈套不離恐遭遠棄嗚呼嗟吁豈能
美爾之巧而易予之直志哉

潼關銘有序

粵惟嘉靖三十禩 皇上當五年之期分遣
秋官臣審天下獄情時用加恤于是臣恭受
陝右之命亦惟欽體 明德罔不敬慎迺

季秋朔入潼關周歷八郡三圍開紂死刑幾
三百跪請於朝者百五十人餘擢憲臣嚴
減之其戍配杖笞得減者近萬迺明年十月
事竣復至潼關親惟潼關在河山間華嶽西
來黃河北遶秀環雄峙靈爽森迺言曰予
承聖天子命諄切以人命爲重諭臣曰爾
其精白一心予以爾山靈河伯亦惟爲聖
天子爲秉度分職爾其亮予之心爾石惟堅
予心不磷期擬爾堅爾水惟潔予心不緇期
擬爾潔爾其鑒予凡予開紂死刑跪請于

陳文簡先生文集

卷之十

六

廷其一有行直賄於吾前者乎直賄自保不
能至吾前也其有干勢權肆行請託而吾爲
所撓者乎請託自保不能撓予也其有予但
預知其姓名而屈法申恩者乎三而有一於
此凶于而身災而家褫爾祿爵有如此石瘞
之爲灰有如此水逝而不回予始而過此準
諸山河以爲吾之師今而旋此要諸山河以
明予之志山河寔知我者歟因爲之銘銘曰
截崇崇山湯湯大河山河許河近山阿鎖天中
樞控地九域玉關門戶金城險塞西通汧隴東據

函嶺秦居百二以拱帝郊大城似鐵戰格靡烈
兵偃隆平塵清胡滅爾恒作屏我願輸忠矢志罔
渝盡瘁鞠躬山比不搖河北不染坎亦直前剥亦
弗貶我銘門石尤佩諸身罔師棄繻願學書紳山
河靡改我行靡易庶幾夙夜令聞不墜

祖塋門銘有序

塋有門何也緣情循禮而創也凡人生聚有
門其父子兄弟夫婦祖孫咸出入是門也久
之分數十百門移布占著四方而門遍天下
枝疏流遠世異地遙罔知一門始也而族之

陳文簡先生文集

卷之十

七

聚於里者則宜知也故塋焉門之俾歲時展
謁於祖念吾族始自一門其姻睦孝敬由此
與乎吾鄢東望陳都古虞舜之裔胡公之封
也百里而遙吾塋北望漆井漢陳太丘墓也
二里而近故世傳陳氏爲舜後而吾族爲文
範裔余八世祖諒元至正間授鄭州路學正
其墓在福村塋七世祖希賢國朝洪武初
授鐵冶都提舉至六世祖願爲陰陽訓術乃
改卜兆于斯奉厥考葬焉余高曾祖祖咸以
昭穆敘從兆嘉靖丁酉余考叅伯澹亭公不

祿余率第營葬坐週築垣共二百丈高六尺
四寸厚三尺六寸頂覆以甃垂翼瀉溜脚封
土堅築護垣前啓三門中扁曰世德佳城左
曰函靈右曰育秀凡歲時俎品凡壽考而安
者由中門入凡卑幼生而來並殤而耐者與
雖出殤而在宗子爲卑及婦皆由旁門落成
余號於族曰吾族知斯門之內爲祖考所在
而子孫所獲者乎吾族如有仕而弗恪共厥
職居則忤於父母弗左右孝養于兄弟大弗
友於妻子弗能刑者不可履此門也其有棄

陳文簡先生文集

卷之十

八

四民本業儒不苦讀農不躬耕交狎非類博
奕崇飲又罔知治生或稍知居積而駟僮狡
詠者不可履此門也其有不能訓子義方且
納於邪異變別產不相顧者不可履此門也
其有挾一秩一藝凶戾悖戾弗恭尊長弗字
孤嫠者不可履此門也其有於塋墓不能修
拓及侵損之折樹木壞甃石伐荆榛以殖已
且竊貿焉者不可履此門也其有春秋不修祀
節忌不上食家不供主士不設祠者不可履
此門也生既履此門而有愧祖考不佑之沒

則入此門而有玷祖考不安之吾族可不念
執族之人咸起而拱曰諾宗人雖不敏將求
不負于規誨庶不愧於祖考矣因識而系之

銘曰

天蓋有門地蓋有戶樞機所招爲災爲祐門以防
邪者弗佑門以納佑佑者弗邪中正崔嵬平直洞
開正則安固歌則傾頽吾宗念之去邪從正處善
厚倫畏法修行族原一門支別派繁歸根復命仍
同一原今雖千指始於一祖所貴敦睦母相疎侮
關戶乾開闔戶坤閉陰陽一索死生共帶所以事
死當如事生如天之敬如在之誠是以藏魄垣以
藏墓氣萃風藏柏楊斯護戒我後人益大門垣千
秋萬祀重此本源

陳文簡先生文集

卷之十

九

古酒器銘

爰君子清明在中厥腹既太厥量則洪用占時制
崇古人風飲德者醉令名無窮

落雲石銘 鄭此有石自山巔雲際而落於河澗故云

就下而安臨流而潔屹立無依萬夫之傑

謁闕里頌有序

維庚子歲夏孟余叨官右掖奉 命周藩秩

祀取靜由東道而南載瞻魯路非紆遠因思幼讀孔氏之書爲孔氏之徒幸忝甲科入仕籍乃不能一詣先師所生之地周覽聖蹟以考其流風餘韻不亦歎乎况觀風者使臣之職也聖里者遺風之存也遂出德州過泰安於四月八日抵曲阜後依岱嶽前拱鄒峯洙泗交流汶沂環遶真育秀儲祥之域孔廟即古闕里孔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一年至哀公十六年而薨明年門人即其故宅爲廟祀之自漢高以後世修祀典以迄于今一統志載闕里在縣西八里今孔廟乃在城內以嘗經兵寇後遷城以衛廟才二十餘年云余至縣息公所竹聖公聞詔來顧余余出迎以進聖公行則由右坐則讓主屋賓位詢之左右僉曰往日皆然嗚呼溫良恭讓聖人家法自別也易服先趨謁廟門廡深嚴齋宮宏敞殿陛之制垂於帝庭天下孔廟或無出其右者秉拜退作而言曰荷歟盛哉我先師其中天地而一人亘古今而獨盛者乎余觀上自義軒中迨堯舜下及湯文皆資懋聖哲位極

皇王今攷其嗣裔祿賞弗延秦漢唐宋無論也而孔氏之子孫世安鄉土聚守家墓榮受封爵誠古今天地一家而已今夫世之人于君上能畏敬之于父母能親愛之而于吾夫子也尊之如君上慕之如父母千百世之下億兆人之多其心悅誠服一如七十子之在當時也古云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余謂極生民以後亦必未有夫子矣猗歟盛哉名賢登謁多勒詩章顧吾夫子正雅刪詩明靈在上難乎其爲作也然而對揚休美鋪抒悃素又弗能靳于言爰作頌辭用紀茲盛夫子其尚昭鑒之焉頌曰瞻彼魯阜靈氣攸鍾少昊之都姬旦之封泰山崇峻滄海洪深合德毓哲超古邁今麟祥吐玉星精降庭天縱其資地肖其形功在刪述賢於堯舜兩化一神金聲玉振教深誼重身屈道亨即宅爲廟自魯諸生嘗聞厥聲金石絲竹迺聖之赫神衛其屋嘗驗厥書几履車壁亦聖之哲靈棲其宅世有祀典孰加孔聖四海共尊廟貌斯盛世有孔廟孰如闕里千祀益新自周開始有繪在闕有杏拂擅

手澤俱在心法斯觀奎文閣燦詩禮堂開星緯懸
象雲漢昭回居亞于帝位列于王巍我駸闕高廣
宮牆四時致享三年遣使徽號日隆封爵世繼
余讀聖籍未親僊源驅馳徒事仰止空存奉使
南河道出東途泰山既登曲阜遂趨入孔子里升
尼父堂冕旒邃窳環珮鏗鏘謁聖公載瞻博士
遺澤萬年流芳百世靈光殿古誰見端然書雲臺
地惟有寒煙獨茲孔廟不震不騰旋拱鳬嶧並峙
龜蒙尼山在前孔林在後生而降神次尤孕秀景
行素切志願今酬幸追勝覽豈效漫遊周歌清廟

陳商先生文集

卷之十

七

魯頌閟宮勉成歌頌以詠高風

誥封一品夫人許母袁頌有序

維皇蒞阼二十三祀咸秩禮文神人叶和

瑞物駢貢天子曰咨輔佐卿子歆居靜參

化弘益治理爾其毗翼予乃今少傳靈寶許

公先任鈞衡秉公熙載爵罔及隱後人在庭

天子爰立作弼曰予懋乃德嘉乃不績汝其

入于文淵竭忱匡朕往哉汝謂公拜稽首退

而語厥元配曰天子命予輔治汝其輔予

家助予不逮以祗承於帝惟乃之係越明

年乙巳八月公配不祿公上疏乞歸曰臣惟
廢子一人以弗能違厥父母乃辭厥郡守為
部省吏今子當歸母喪臣靡子則胡以依
天子曰朕謀眷卿卿勿眷悼汝室朕命春卿
錫祭三壇朕命冬卿營厝朕命行人襄爾室
喪卿其勉留輔朕於是中外人士咸知夫人
之所以輔公者如公之輔主上上之所
以眷公者如公之眷其室君臣一家上下一
體猗歟休哉公悼其室而弗得自遂乃士若
夫咸為文以相其哀禁謹據其狀效前良而

陳商先生文集

卷之十

七

作頌馬頌曰

天祚明朝錫之良弼天毓淑媛厥德與齊德貞

而信含章履順並秀華遠比清洛潤于歸名閎克

相名公薦封極品婦階聿崇崇觀清宮禮桑

內苑侍宴錫恩殊裕繡幃在簷有鑑靡鑑其容

而欲其明助公衡司鑑天下儔英在簷有澤靡澤

其貌而俾之好助公台司澤天下枯槁荷嗟夫人

羨集厥身既壽昌穀福綏無垠既有今子為侍從

臣必衍公姓麟趾振振猗嗟夫人寔肇伯陽符寶

坤蘊長發其祥豈其溢化遊白雲鄉玄妙玉相日

月同光夫人終堂公 疏辭位誰謂家難亦邦之
瘁 皇恩載渥几建寵賁赫奕 龍章錦之幽隧

定官石頌有序

陝城徽省後堂有石焉名曰定官辛亥歲冬
月余恤刑關中獲諦視之石頸刻定官石三
字全陝通志云隋唐間星隕化為巨石在鄠
縣人家園中後移府城九耀街唐時舉人就
試以鐵釘釘之驗其中否後復置公署以卜
官曰官清者釘入之又曰官大者釘入之否
則弗之因號定官余曰定官二說雖殊但官

陳文同先生文集

卷之十

十四

清則自大大益彰其清此星在天爲官星亦
清而大者歟余近見陝省左轄則殷公虛川
右轄周公受蕃粹明外朗淑德內蘊余所侍
教而夙欽者一時藩臬諸公亦俱英聲文望
光彩射人咸冰雪其心而圭璋其價者也皆
必此星之下臨歟其官之大不試可知予近
轉晉藩因憶舊觀交識並敬慕之爲作頌曰
積氣光耀森布爲星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太微執
法鈞陳上台有官有象無物不該曷隕自天乃真
於地厥體堅剛厥形瑰瑞歷自隋世移自鄠離既

能定舉尤能定官釘同堅利石同密緻有釘而難
有釘而易或躍無迹或納無梗或折其腰或沒其
領躍匪石堅乃志異余志同則入豈柔則茹納匪
金堅乃氣無迂氣迂則離遇剛則吐彼意誠一虛
心以受如能納善包含承負彼德正固開襟以容
如能納友道洽氣同鐵豈曰利石豈曰頑誠貫金
石火冊斑斑星有五緯金列五行同氣殊質分類
合情所以知德尤能知位厥德既優厥位必貴斯
迺異石胡置一方當爲重器當薦廟堂鍊質補
天成天五色立柱擎天正天八極矯矯群公布列
關中奎壁耀彩台斗登崇不啻定官厥惟定民三
邊息燧九夷獻珍雨暘時若嘉祥協應 宵旰無
憂 皇心泰定保大定功諧弼定價尊隆定名奕
赫魏巍官石有裨官方考石之德視茲頌章

甘酒石頌有序

古浪城南入峽十五里道左有石與兩山趾
脉弗連屹立突起如崇臺巨屋居人釀酸者
剗片石熾投酒中即變佳醞因名酸酒石余
曰酸酒者酸在酒也因石而甘是甘者石之
功也迺更名甘酒石夫甘在五行屬土在五

陳文同先生文集

卷之十

十五

臧屬脾在五方屬中土主於生脾主於養中
主於和西北邊圉自來苦寒之地而得生養
和厚之氣以虛煦之斯變寒苦而俾躋仁壽
之域矣豈惟一石之甘已耶余既學三大書
刻於石上且爲之頌頌曰

維石巖巖厥德則甘甘性溫厚甘體滋涵其堅若
珉其白似玉玉鎮天開巍然迥俗甘用於和五味
斯調甘施於化萬類能陶氣協汾銷人安物順兵
食自克兵威自振帝施甘澤天降甘霖五郡沾
被千部謳吟是豈甘酒所甘惟政品物呈祥休徵
兆慶鎮曰甘泉郡曰酒泉茲石之功甘酒安全萬
里寧謐一人垂拱四夷咸賓皇圖益鞏

謁橋陵頌有序

鄔陵陳裴以給事中遷秋官郎奉命恤刑
關中過中部之邑謁軒后橋陵之上山水
遙環風嵐神秀松柏鬱茂靈氣攸肅真神
聖宅幽之所廼知美衣冠劍履者不忍有言
也墮龍髯焉者攀號莫及也後人遂以爲
升仙者過矣過矣裴覲展廟貌周視寢封述
紀弗悉瞻仰彌切謹作頌焉

三才始立三皇代繼混混既開人文漸賁有巢營
居燧人火烹宮室飲食用洩玄精誰繼義農寔維
軒帝先天立極首物創制既受河圖以察五星又
作合宮以接萬靈以雲紀官尚土爲貴乃舉六相
乃和六律生而神靈是曰生知而敦敏作之君
師習用干戈既威既服榆罔校泉蚩尤涿鹿願將
神武今破朔胡再持玄籙獻壽玉除保我聖
躬純嘏壽考同海嶽綿後天地老龍山若盤沮水
如輦帝之玄宮此焉攸安百官既理九州攸奠升
馭還元于仙何羨不震不驚靈氣闕昌佐我皇

圖萬世無疆

先師孔子迴車廟解

鄔陵陳子給事諫垣以進言謫外稍遷知澤郡經
太行天井關關有孔子廟號曰回車石上轍跡深
尺長數十武廟則傾敝朽漏弗堪後講堂惟故址
偏又陳子至郡有葺廣之完展壯麗矣客有問回
車之說者陳子曰孔聖之車未嘗登太行也按史
記世家孔子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
聞竇鳴犢舜華之死臨河嘆曰美哉水洋洋乎丘
之不濟此命也乃還息乎陬鄉作陬操以哀之而

返乎衛素王事紀則曰西至河又曰回車息陬鄉
且載陬鄉有還轅息陬傷予道窮之語今而觀之
斯世家所謂至河者黃河也禹貢道河東過潁洧
於大伾北過降水至於大陸括地志曰大伾山
在黎陽東山索隱曰大陸在鉅鹿及入我朝黎
陽即北直隸濟縣而鉅鹿之大陸澤則寧晉境也
是古之黃河過潁洧郡東北流而衛國在其東故
自衛之晉必西過河而後太行過太行而後晉境
孔子當時既臨河而返是未濟河也既未濟河是
未詣太行之下也其曰回車曰還轅者皆在臨河
處也今太行之巔有回車之轍者妄矣客曰孔子
無回車太行矣何以有廟歟陳子曰予聞其說矣
水經魏鄴道元註曰野王西北有故邢城當太行
南路邢水又東南逕孔子廟東廟庭有碑魏和元
年孔靈度等以舊宇毀落上求修復野王令范衆
愛河中太守元貞刺史咸陽公高允表聞立碑於
廟且云按諸子書史籍之文並言仲尼臨河而嘆
是非太行迴轅之言也魯國孔氏官於洛陽因居
廟下以奉蒸嘗斯言至矣蓋孔因遷山下追思聖
祖故立廟存饗耳其猶劉累遷魯立堯祠于山東

陳文公先生文集

卷之十

七

矣水經之言明可考見如此夫鄴道元後魏人也
太和魏孝文年號也已云舊宇毀落擬此廟元魏
以前兩漢三國時所建然之自孔氏始客曰誠若
此何以漢魏水經即以回轅稱也陳子曰欽往晉
而卒未往者孔子之實也適晉之路而當晉之境
者太行也昇太行之巔遠望而可指見者黃河濟
渡處也後人思孔聖者徘徊行山之巔而望孔子
臨河旋轅之處廟曰迴車亦何不可况我孔聖道
在天下功德在生民自國都以追鄉塾皆宜祀之
故先正曰自天子至於郡邑通祀遍天下惟社稷
與孔子又曰仲尼之道與王化遠邇蓋春秋對真
于先師者詩書禮樂之師也孔子則人道之主也
有君臣父子之所在即祠祀之所在也廟於閭鎮
未爲多矣客曰車轍石跡則何始乎陳子曰此不
可據爲信也斯不由于天成則出于人爲耳古之
人亦有精誠動金石者如射石而矢沒羽刺山而
泉湧出者蓋其一時事際迫切義氣憤激動觸天
地偶然事也即使孔子回車於太行亦何所迫切
憤激而志動於石乎况太行路逕數十里何獨此
尋丈之轍跡乎地志沁水西孔山穴洞內石有車

陳文公先生文集

卷之十

九

鐵跡者舊傳云此自然成者非人功所就也予謂此跡若非穴內車所不及之地則後人亦必指為仙靈之蹟孔廟轍跡或類此不然則好事者因回轅之名而為之耳胡可據以為信耶客曰此地名天井闕然俗亦名欄車者父老傳為孔子見黃鼠拱立或曰小兒拱揖因之回轅也今車跡曰安矣父老之傳豈必盡誣陳子曰天井名闕舊矣古地志曰高都縣有天井闕蔡邕曰太行山上有天井闕在井北遂因名焉故劉歆遂初賦曰馳太行之峻坂入天井之高闕史漢光武建元二年遣司空陳商先至集

德星臺述

鄆有德星臺者漢太丘長陳文範先生遺蹟也太丘世家鄆其舊宅在鄆城西數里許宅有漆井今

立祠春秋祀焉因名其地曰漆井村見有河南一統志者可攷舊臺在縣東城之側乃後人慕太丘之賢即其與荀淑高會太史所奏之事而築歲久圯穢不治無以稱名德走先祖坦窩公高蹈不仕竟為封君嘗歆新斯臺而未克少保公南鳩賈氏謂其正身率物有太丘之風無忝太丘之裔云家君弱冠登乙丑進士第授大理寺評事讞獄持正不苛獲忤奄瑾謫丞武鄉瑾敗乃得回京遷郎署歷官山東布政司叅議疏病歸田今將二十載適日訓子會文即鄆城之西郭去文範宅最近築別業焉扁曰德星書院中初堂廡堂後有室室後有亭亭覆以茅朴素無華額以澹亭家君日遊息所也亭後起德星臺臺高幾二丈廣闊倍之砌以磚升以階上覆以亭亭名聚賢堂四面各懸以榜前曰光騰絡水後曰秀挹文岡左曰湖臺漾碧右曰漆井傳香臺俯方池池聚石為島荷菱魚鳬之類滿焉旁植花卉後羅蔬圃家君於暇日芳辰延賓携侶觴咏其中講道論心罔口世務非及第三每侍伏屨於側雖未克倫古人道德之盛竊亦隱居之真樂也夫陵谷以世而移形勝因人而著德星

舊臺未必文範故宅之所在也而可以德星名今
吾陳氏之建臺者奚必其舊臺所在而後名以德
星乎來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則數世之下安知不
謂今臺之爲舊而舊臺之爲非耶况今臺建於吾
陳氏之業去文範宅最近則其志名賢之隱蹟寄
仰止之遐思者尤切矣走敢畧述其原請立一石大
君子紀其始末勒之堅珉以詔後世使吾陳氏子
孫尊祖考德興其原本之恩而紹述於不墜是走
之幸願也謹礪石以俟

鄆陵陳氏尊文書院事狀

陳文簡先生文集

卷之十

五

陳氏世居開封之鄆陵茲建尊文書院者爲尊漢
宗賢太丘長陳文範公明寓賢禮部尚書薛文清
公而設也文範公諱寔字仲弓漢潁川人史稱潁
川四長仲弓其一鄆陵漢屬潁川郡今仲弓祠墓
在鄆城西漆井村春秋秩祀禁宗族墳墓距仲弓
祠南二里許自上世來傳爲公裔先少叅不溥每
捐貲葺公祠更鑄公像從漢制上司每舒寒族一
人衣巾供祠祭掃見於南塢賈公浚川王公爲先
祖考碑志者俱載其詳是文範實禁家之宗賢也
文清公諱瑄字德溫本山西河津人公父貞曾任

鄆學諭公以時例補鄆庠增廣生中河南庚子解
元明年登進士歷官禮部侍郎入內閣贈尚書謚
文清鄆陵於公之存也曾暨解元坊而於公之沒
也復祀之於鄆賢祠禁自幼讀公遺書景仰尤切
前歲叩官禮科爲公題請建祠於鄆專祀并修解
元坊於鄆學宮之右禮部題復允行頗稱表揚是
文清實禁土之寓賢也非以二公鄆雖祠祀然皆
公典而私淑展禮之義 未仲乃於邑中置宅基
地一區四面通衢週以聯屋外向中建堂扁曰尊
文堂堂之後曰在茲軒若云文猶在茲耳用以藏
二公遺像碑籍前後各東西二廂外立石坊額曰
陳氏尊文書院禁時勤瞻謁且延邑英集族彥於
斯以爲講誦之所思挹二公之餘芳騰馥以自溫
其身庶不大謬於先民也今年秋八月落成將勒
堅珉以紀始末敢請立言大君子海內名賢矢筆
垂範以規不朽伏冀俯賜偽記則不圖爲陳氏之
幸亦二公之永榮也臨楮不勝企望之至

後樂軒對

甘城撫院敵嚴端迥前有蒞軍之廳顏曰體國後
有退食之屋書曰退省屋之內盈扁題炳朗後樂

先憂內安外攘文岡陳子出入瞻對如見大賓如
趨庭誨古戶牖銘比之欽佩客有過予而言曰在
昔聖賢樂莫大焉舜飯糗茹草終身樂之孔疏食
水飲樂在其中顏簞瓢陋巷不改其樂是皆隱居
求志隨寓皆樂與身安之何有于後而何有於先
耶惟夫身以天下為任而德尊輔世之責於是始
有先憂之論以及後樂之說公當天下之憂者固
憂之矣迨乎退而至將息之亭燕寢之室斯後樂
之地也暇而聚宴會之間玩適之際斯後樂之時
也顧高牙大毒似足為公榮華冕繡裳似足為

陳文岡先生文集

卷之十

五

公貴組甲綵旂似足為公觀美是則公之可樂也
謂之樂其在是乎予曰是非予之後樂也古有哲
人為民先覺事先天下而憂亦後天下而樂天時
未得思所以順之地利未獲思所以宜之庶事未
洽思所以理之品物未亨思所以育之思之深故
憂之切憂之通則樂斯生如為民水旱之災而憂
一遇雨暘時若即樂焉為民草竊之奸而憂一遇
盜賊屏息即樂焉為民夷虜之患而憂一或犬羊
退遯則樂焉至于食殘之吏豪橫之黨工役之繁
昆蟲之害兵馬之疲財用之匱患至則隨事而憂

憂即隨事而樂吾心有天全之憂樂斯能先天
下之憂樂是所憂樂體大公而非為私也同大眾
而非為己也在于官政而不係乎身家也惟其與
民同憂與民同樂即其先天下憂而憂後天下樂
而樂動以天而不徇以人所謂天全者矣是所謂
後樂乃古人順理之俗依德之休夫趣之真天賴之
和也若徒以後樂之地後樂之時而論顧予遲鈍
之質焦勞遑遑風夜靡遑或經月不至內寢之室
或兼旬不涉園圃之亭或據案牘達曙而竟弗就
榻或登陴櫓連夕而衣不解帶宴會眺適舉皆踈

陳文岡先生文集

卷之十

五

渺是永懷憂思而無一時之樂耶抑樂亦未嘗不
在其中蓋樂以民而動以天也雖然古之達人乘
化以樂天大心以體物不愧不怍無怠無荒心即
理而理即天靜與天寂動與天隨固無所于憂亦
無所于樂而憂樂兩忘矣亦何先而何後哉予往
書京南郵館之壁曰分定後何樂見定心何憂不
如都忘却心與造化遊亦為後樂評也請以是言
而再書此軒之壁焉

域原以下十三篇係脩大名府志郡縣原

禹迹天地間九州域耳大名一郡延袤一二百里

間而得古三州之域豈由於人爲哉亦地勢設也
元城大名漳魏內黃冀州域也而今屬茲郡開滑
清豐南樂兗州域也而今屬茲郡東明長垣豫州
域也而今屬茲郡說文曰冀從此異聲豈不謂地
真高明之方而爲秀異之萃歟元命苞曰充端也
信也豈不謂地鍾正厚之氣而毓誠一之英歟易
卦曰豫安和也地志曰豫飾也豈不謂地稟中和
之氣而飾安舒之性歟徵之於人冀之正域堯舜
都焉充之正域孔孟生焉豫之正域周召出焉實
乃地靈人傑者矣夫大名人土既居三州封域之交
陳商先生文集 卷之三 三

郡原

郡何以名大名也因舊爲魏地也魏地何以名大
名也因卜偃之言也晉獻公以魏封畢萬偃曰魏
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按魏城在河東解州

平陸之北非此大名府地今府地至魏文侯斯始
屬魏予攷史記自畢萬封魏城之後魏悼子徙治
霍魏絳徙治安邑魏斯城少梁至斯爲諸侯二十
四年始書曰秦伐我至陽狐地志曰陽狐在魏
州元城縣東北是今府地爲魏有至文侯始見於
史似不可以畢萬始封之言名也嗚呼大名因魏
而得魏在平陽則平陽爲大名魏在元城則元城
爲大名何不可歟但求有大之實匪徒有大之名
而已山川以高深名大草木以奇秀名大土地以
廣闊名大民物以繁夥名大茲府以是爲大名歟
陳商先生文集 卷之三 三

元城原

予讀易象乾元之義及春秋書元之說未嘗不掩
卷太息潛然出涕也夫以四時言而元在于春以
四德言而元在於仁元以天地好生之德也訓者
曰元大也長也斯義彰矣前良以黎庶爲元元若

謂黎庶乃天地之所好生而專意長大者耳城而名元是見有元元而后可以為城失元元而不可以為城也子願司牧理者必切愛養元黎如護元氣以裨贊天地之元化庶乎人臣調元之業而亦仰副 聖天子體元之道矣况元者首也元城且為十縣之首用民力者必首之此元元之所以尤當惜也不體此義而恒曰茲魏武侯子元之食邑故名曰元嗚呼前人知食其邑而不務恤其民此魏之所以弗永存後之食斯邑者而不鑒前人將使後人而復哀後人嗚呼其亦可深長思哉

貴鄉原

大名名郡矣縣又曰大名則古元城之貴鄉也酈道元曰沙丘堰有貴鄉即貴鄉在沙麓之丘夫春秋沙麓兆祥而漢王賀以興地稱曰貴豈以是歟始也人應地而貴末也地因人而貴貴鄉其貴乎人而貴於人者耶予每驗公侯將相其生也固鍾地靈而貴或地氣發洩已盡理數轉移則貴有時衰歟惟貴於天者不然夫天子我以良貴懷之於身為主為璋施之於用為瑚為璉炳之於言為黻黼為琳瑯是則所性而有雖大行不加雖窮居不

損可與日月同光明山川同流峙金石同堅確變化歷萬世而無敝者也不此貴之求而役役於外物之貴嗚呼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矣藉貴於地者有時而盡惟貴於天者無盡焉

魏原

魏大名也大名屬皆魏也而魏縣何獨以名也豈不以魏地固諸郡之大而魏縣尤諸縣之大歟余往至其境詢厥幅員亦猶夫鄰耳未見其大也然察其田土膏沃草木煙潤閭閻輻輳民物饒裕魏之大其以是歟然予聞理大邑者歆小古語曰治大國者如烹小鮮民擾則疲是也夫魏大邑也而治之歆小焉是必節以制用而小其費儉以訓民而小其侈且慎以莅政而小其心大斯永矣昔者吳子季札來聘工為之歌魏曰美哉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夫魏之美固在於大而大之實則在於儉儉之行尤在於德嗚呼古之魏顧亦今之魏也居此者審諸

南樂原

書傲淫樂禮防極樂邑何以樂名蓋因舊也漢東郡有樂昌縣嘗以封樂昌侯至南唐始改南樂其

世當時列所隸州郡之南而民物豐茂故以名樂
予讀詩曰遠彼樂土又曰遠彼樂國國土固欲其
樂也余向經南樂之邑見其民居朴而不華民風
儉而不侈勤動矻矻無乃樂其本業者歟過此而
繁麗妖蠱佚逸之樂感隨之矣通論曰小曰喜大
曰樂何曰喜居曰樂居此者能不樂乎小而樂乎
大不樂于獨而樂于衆其亦庶乎知樂之道哉

清豐原

邑名清豐何也取豐而清之義也舊志謂以隋孝
子張清豐而名縣按此人者隋史傳及一統志俱
不載矧唐大曆始置清豐而遠襲隋人之名其然
歟者必曰以人名而名縣也則周王至豐邑澤高
起豐沛秦地有豐谷楚地有豐城以及新豐寶豐
弗可勝數是皆以人名歟使誠有是人也又安知
非史失其名而以縣名名人歟說文謂豐乃豆之
滿者易著豐象詩詠豐年禮設豐侯皆取盛多之
義以斯名邑若謂此地之土俗豐腴物產豐登耳
是故君子居是邦也無豐於財而豐於德母豐於
已而豐於人母豐於家而豐於國母豐於昵而豐
於賢從是則爲豐之清又豈爲豐之濁矣嗚呼

看子尚知所擇哉

內黃原

內黃何以黃名因水也黃水何以黃名因山也予
按地志黃水出隆慮縣神菌山黃華谷懸水注壑
直瀉巖下狀若鷄翹蓋天台赤城流也水東入洹
水又東過內黃縣北入于白溝匯爲黃澤縣名內
黃自漢始其以是歟或曰以在黃河之內故曰內
黃夫大河重河而不重黃地名河內河東河中之
類皆廣該其一區而言若取名一縣則黃河迤北
之縣皆可名內黃矣况今開封之東南有古外黃
城東北有古小黃城又皆別以黃水得名亦非取
義於黃河也或者以爲古黃池地夫春秋公會吳
子於黃池史記魏惠王侵宋黃池是黃池乃宋地
而近于吳者也杜預曰黃池在陳留封丘縣南有
黃亭是也內黃非古黃池地明矣而又豈可以黃
池名邑哉究而論之黃爲中央之色邑不貴乎水
之黃而貴乎土之黃禹貢厥土惟黃壤者厥田惟
上上有以也予往經內黃之境見其土色白墳彌
望斥鹵居民多刮土煮塩以供征稅奚免黃民之
蒼黃哉所望在上者黃中通理寬愛宜民使得逐

其塩販之利而更導以樹藝之法時蠲其賦後之數庶乎既富方穀俾其君子遂黃裳之文小民享黃耇之壽尚可復見黃虞之民矣若今不為之所民用蕩折離居罔有定極行見黃之境赤耳悲夫

濬原

餘登大伾之山東輟大河遺迹草樹雲煙猶若波流有聲也比望大陸及九河碣石迷漫難求矣又西望昔豫之間竚想積石龍門底柱之險乃知大禹之功真可萬世祀也夫禹之功大而總曰濬川濬川之功多而總曰決九川矩四海濬畎澮距川

陳之國先生文集

卷之十

五

黎陽在大伾之右宋政和以來名曰濬者其識禹功也哉嗚呼禹有天下之責固濬天下之川今有一方之責者當濬一方之川顧大名水患多於他郡而濬之水患尤多於他縣豈濬返失其所以濬哉蓋必能先使大水有所入又使小水有所歸法禹之所以濬者為濬可矣又按濬者深也䟽淪也地之宜濬者莫如水人之宜濬者莫如德故君子居是邦也願衷浚明之美戒浚恒之凶以無負我濬哲之聖斯亦旁通乎濬之義矣乎

滑原

春秋有滑伯國左氏曰虞虢焦滑皆姬姓也以國為氏是滑國乃周封矣括地志曰緱氏故城在洛州緱氏縣東二十五里滑伯國也一統志河南府緱氏廢縣為古滑國按此則古滑與今滑甚遠非一地也史記秦繆公襲鄭兵至滑鄭賈人弦高犇新鄭是也秦兵未至鄭而先至滑然今縣有滑伯是滑在新鄭之西當以緱氏為正之墓是又非有二滑也史記鄭文公三十七年鄭入滑滑聽命已而反與衛於是鄭伐滑周襄王使伯耆請滑鄭文公怨襄王之與衛滑故不聽意者滑為鄭所伐而歸衛因留衛邑而遂為今之滑歟

陳之國先生文集

卷之十

五

夫滑利也達也又澤也諸物之滑配五味之甘禮曰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配以滑甘釋者謂四時皆調以滑甘象土之寄也故滑之在人乃中央之德為和順為光澤為醇厚為信實君子體滑之義求其在已使和順積中而滑於心英粹發外而滑於身周旋元吉而滑於行滑之時義大矣哉不循滑之美而蹈滑之敝則非古人名國之義

開原

開者開也鴻濛開而兩儀立疆壘開而萬國出文

契開而六書制風物開而有度備氣化必開而後盛也開州之開其開於古乎澶淵之地古高陽氏之都開厥兆矣其後名雖屢易未以開名也宋建寧年始陞爲開德府是天將開斯土之盛歟然宋弱而金元夷雖開未開也迨於我明開天立極開萬世太平之基而斯州列畿輔之地至今名儒碩輔元愷之才彬彬輩出蓋必先有以開之者豈偶然哉記曰者欲將至有開必先降時雨山川出雲復引詩曰崧高維嶽峻極於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是亦開之山河靈秀蓄而未洩鍾萃于此

長垣原

天有三垣皆蕃衛森嚴以象禁垣而太微垣又有長垣四星相聯斜映于西南舊說長垣名縣以此予謂垣星天象之尊縣邑之名寔非此義酈道元曰白馬縣有馳道自城屬於長垣衛地也故首垣矣陳留風俗傳曰縣有防垣故縣氏之是漢縣之所以名者以有古垣而已後改長固或稱長羅俱

斯垣義說文曰垣院也周統之意釋名曰垣援也人所依阻以爲援衛書之既勤詩之耳屬是也今居民上者能體垣之義存周民之心行援民之惠而爲民之所依則吾身立有百姓之垣矣其產于斯者亦各垣以自防守禮以坊德懷刑以坊淫安命以坊欲無自潰裂于垣斯不愧于垣之人焉予從諫垣之後因發垣之義以規

東明原

懸象著明莫大于日月日月合而爲明生而於東東者明之方也然東而亦有不明者今於晦之夜焉起而東瞰固不明也何也蔽於時也今於藹之屋焉起而東瞰亦不明也何也蔽於物也民之心固本明矣然爲氣質所染則蔽於時也爲利聲所驅則蔽於物也緣是或亦有時昏者乎殆如鑑也塵翳之昏而鑑之體本明始如水也風蕩之昏而水之體本明民之暫昏者無亦失其本體也歟大名郡縣十有一而東明獨以明稱然邇者民風之純返若出諸縣之右是亦猶暫晦于夜蔽于屋者耳而明者乃其常也嗚呼君子其尚明德以新人而人亦各自明以從新爲士者明乎

平農居家者明乎倫服官者明乎政商藝者明乎法總之皆所以明乎善庶有以仰禪乎 休明之治而爲我 聖明之民矣書曰德明惟明

原州以下係廣平郡縣原

若稽古帝分州曰冀冀之爲文從北從異謂北方殊異之州也帝堯都冀爾河之間皆爲帝畿廣平之區帝堯時正畿內之地今入 聖明亦在畿內謂非先聖後聖其揆一者歟矧今西河之東通爲晉南河之北半爲豫而廣平獨得與帝堯時同焉官列甸服之班士沾首善之化謂非廣平之慶哉

陳文閣先生文集

卷之十

三六

原國

趙何以名國也因趙氏建國於此也趙何以爲氏也因封趙城也趙氏之先帝顓頊之苗裔伯益有孫曰造父事周穆王賜以趙城乃晉州縣今屬太原府一統志云春秋時趙簡子居之自造父至叔帶去周事晉文侯建趙氏於晉國五世而生趙夙晉獻公十六年賜以耿夙之子趙衰從晉文公返國爲原大夫居原衰之曾

孫趙武攻屠岸賈報下宮之難復其田邑武之孫

趙鞅是爲簡子晉定公二十一年拔邯鄲有之按

前賜取居原此按邯鄲猶未是定居之邑而封邑尚在趙城也故史記拔邯鄲之士書曰簡子能附

趙簡子之子毋邱是爲襄子平代而以封兄子代

成君及知伯攻趙襄子奔保晉陽襄子傳於代成

君之子獻侯即位治中牟在河北湯陰縣西有半山非鄭之中牟蓋趙界

自漳水以北不及河南也管子按水經河水故瀆運昌黎縣東北有平邑城是也又地理志曰今代城有平邑縣

於代獻侯復立城平邑按水經河水故瀆運昌黎縣東北有平邑城是也又地理志曰今代城有平邑縣

非此 獻侯傳烈侯烈侯傳敬侯敬侯元年趙始

都邯鄲敬侯傳成侯肅侯武靈王惠文孝成悼襄

俱都邯鄲至繆幽元年始成栢人而爲秦所滅是

邯鄲正爲趙國之地而今爲廣平之屬此趙國之

因地因氏也歟說文又曰趙者趙也嗚呼先民居

此地者多矣有哲有狂學步乎哲則日趨于高學

步于狂則日趨于下

原郡

廣平古漢郡也說文廣闊也闊也平舒也正也爾

雅曰大野曰平郡之名義無乃是歟嗚呼此獨以

形勢言也地有大小險易固弗宜專以形勢言也

予讀典謨贊堯曰帝德廣運曰百姓平章廣平堯封也名郡者以古治望於世歟理斯郡者務廣其仁惠平其政刑使郡之生聚田野日廣而閭閻稱平焉則上之德意宜廣而天下太平之階可馴致矣官此者其思為堯庭之牧而使斯民為堯代之民哉

永年原

永年之名始見於隋然往固有之矣前漢廣平國有廣年後漢鉅鹿郡亦有廣年隋易廣以永耳祖已之訓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永

陳商先生文集

卷五

三

非天夭民民中絕命言民永年之道在於所行也予謂永民之年雖在於民之所行尤在於上之所行永年於民而自永年於上永年於上而自永年於國是故勿以小民淫用非彝用又民此之謂祈天永命之道

曲周原

高帝之初封酈商曲周侯曲周之名漢以前有之說者謂曲委曲也閭里曰鄉曲懷抱曰心曲邑在河曲水旋而周故曰曲周其然歟或者云盜泉之水君子不飲曲非所宜名地也誠若是也將謂闕

里之至聖人亦不居乎君子居是邦但敬以有內理以直躬使斯民也為三代之直道而行者斯可矣不務直其行而惡曲之名顧新室之改曲稱有予何取焉

肥鄉原

予覽水經有肥如國地志有肥縣城舊矣今攷其地則在東垣之境泉水詩曰我思肥泉茲之永嘆釋謂衛女思歸肥泉為自衛而來所渡水今此水當在邢衛之間予往經是縣泉流又不多見也但觀其土壤沃饒優於鄰境肥之名其以是歟使產於斯者能究肥義毋求肥於口能求肥於心勿徒肥於貨利能圖肥於今聞而官於此者亦寧瘠己以肥人毋寧肥己以病民予見由肥鄉而國而天下可肥矣此之謂大順之世

鷄澤原

鷄以氏澤澤以氏邑夫翰音登天風雨鳴晦禮令異象精稟玉衡鷄或是之取歟予謂因以見王政而已耳蓋王者教樹畜重蕃息養老厚生懿化基之八口之家鷄有五馬井丘聯比可以盈澤是故周末之地澤曰鷄澤丘曰鷄丘先王式風未漸泯

廣平原

郡名廣平矣縣複名者何也志古也氣數離合世
 道興殘於茲見矣今之都地舊曾屬於縣今之縣
 治舊亦曾置郡予嘗問津于其縣焉則見文物亦
 縣之文物也生殖亦縣之生殖也室館亦縣之室
 館也民吏亦縣之民吏也九有皆縣而已矣不復
 知其向之曾郡焉豈不興覲風者之慨哉予諗前
 良治縣稱最則升縣為郡是郡邑之升降亦有由
 於政治者有土者其勉夫

邯鄲原

訓曰邯山名鄆盡也邯山至此盡故名邯鄲水經

源山北通川常縣故予讀且義至此未嘗

不廢書而悲也嗚呼良其可盡也哉邯鄲自六國
以來郡會之區號稱繁麗嗣是而后攷之史冊今
日圍邯鄲明日破邯鄲今年徙邯鄲明年坑邯鄲

自周迄今魚肉厭殫不啻數十百次而生民殘滅
盡者屢矣焉望其有昔時之邯鄲哉 聖朝休養
培息百八十年民生稍蘊然饒凶嚙噬每苦尽民
是故不尽民之財不尽民之力不尽民之情正今
日治邯鄲之急務也誠如是焉民有保障 國如
磐石而斯民斯山俱與之而無尽矣邯鄲輿哉

成安原

六國趙時縣有成安名趙王歇因以封成安君非
先封而邑後名也訓者曰成善也平也安止也定
也若邑之可稔而安居也然是邑一號斥丘漢書

陳文岡先生文集

卷之十

望

謂地多斥鹵故云水經謂成南有赤丘因丘以氏
縣鳴呼惟其赤所以斥也豈尽成且安哉禹貢稱
冀州厥土惟白壤厥賦惟上上今稱赤而且斥乃
地利之不同歟抑人力之未及歟觀之楊州厥土
泥塗厥田下下而今爲沃壤之區謂非人力之勝
地利耶牧土者能轉斥而爲沃豈惟治成而民安
亦名成而身安

威原

傳稱有土曰先慎乎德縣何以威爲名也尚威或戾于德予攷威之初置在井陘后乃移介漳井陘

者山之阨塞也斥漳者河之津要也屏蔽天邑防禦暴客此其所以用威也歟書曰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威縣在王畿千里盡處正奮武衛之地歟然必文以治內武以治外斯可矣故曰德威惟畏又曰外無敵內順治此之謂盛德

清河原

清河縣以清河得名史記蘇秦說齊曰西有清河張儀說趙曰今秦告齊使興師渡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俱謂河而言也然今縣之傍無清河流也何以清河名按水經清水出修武之白鹿山瀑布乘嚴懸河注壑雷杼之聲震動山谷又合數泉進七賢祠所謂山陽舊居者東北過獲嘉及縣入於黃河按一統志清水源出輝縣西南山陽鎮下合淇水入於衛河古今所載清水并源之縣雖異而經山陽則同况修武與輝相近實一清水矣往黃河流北故淇清皆入黃河今大河從南故淇清皆入衛河此所以人知衛河而不知其即清河也郡史氏曰嗚呼予讀此地志至清河之并輸而知夫水之為德也予向遊蘓門山陟孫登肅臺徘徊百泉之上一鑑瑩然澄徹見底斯衛水之源而清水之

源謂之瑤溪竝天下之至清也故自有泉以下遊淇門惟淇清之水故其水皆清自回隆以下至衛清清河因雜以濁漳諸水故其水方濁嗚呼源清則流清濁濁則流濁其可以達政矣夫

陳文岡先生文集卷之二十終

陳文岡先生文集

卷之二十

刻文岡先生集後序

今之爲文者豈不夥哉而其文文者又豈不侈然盛哉顧文必中竅當物而後可爲文可爲文者必能爲文者文其文而後其文愈重故有可爲文者必得乎能爲文者而能爲文者尤必待夫可爲文者斯文之也兩者恒不易相值也然則欲使其文之愈重

陳文岡先生集後序

一

於世也苟得夫可爲文者豈不急於得夫能爲文者哉文岡陳先生文之可爲文者也若賦若詩若序若記諸所雜著所謂中竅當物者非邪其取重也稔矣今

撫臺愛所楮公按兩河時刻先生集于藩司文之令嗣心文子又爲求善本者之復相錯也刻諸家塾

邑侯南濱陳公又文之夫愛所公素少

與可南濱公又藝壇高步並以爲

文能鳴世而世未易得一言爲世重

則先生之文之可重可知已晉昌黎

氏文起八代之衰而評柳河東文曰

雄渾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

也安定皇甫隄亦以昌黎之言爲然

河東固可爲文者不有能爲文者相

陳文岡先生集後序

二

與閑揚之何令後世愈重若是邪棟

梁之材超逸之足群千萬人而脾睨

之何足輕惟匠石伯樂一顧而後取

重者十倍焉觀斯集者其將謂子厚

之與退之後先相輝映者邪其將謂

二公今之匠石伯樂也邪某千萬人之

人也何敢論文顧有感於可爲文者

與能爲文者之兩相值也又有感於

心文子之基而能搏使可為文者托
能為文者以不朽而能為文者所可
為文者文之而交相重也用識諸末

簡

武林後學同學易頌首撰

陳文岡先生集後序

陳文岡集二十卷

內府藏本

明陳棐撰棐鄞陵人文岡其字也嘉靖乙未進士
官至甘肅巡撫是集詩文多率筆奏疏亦多迂論